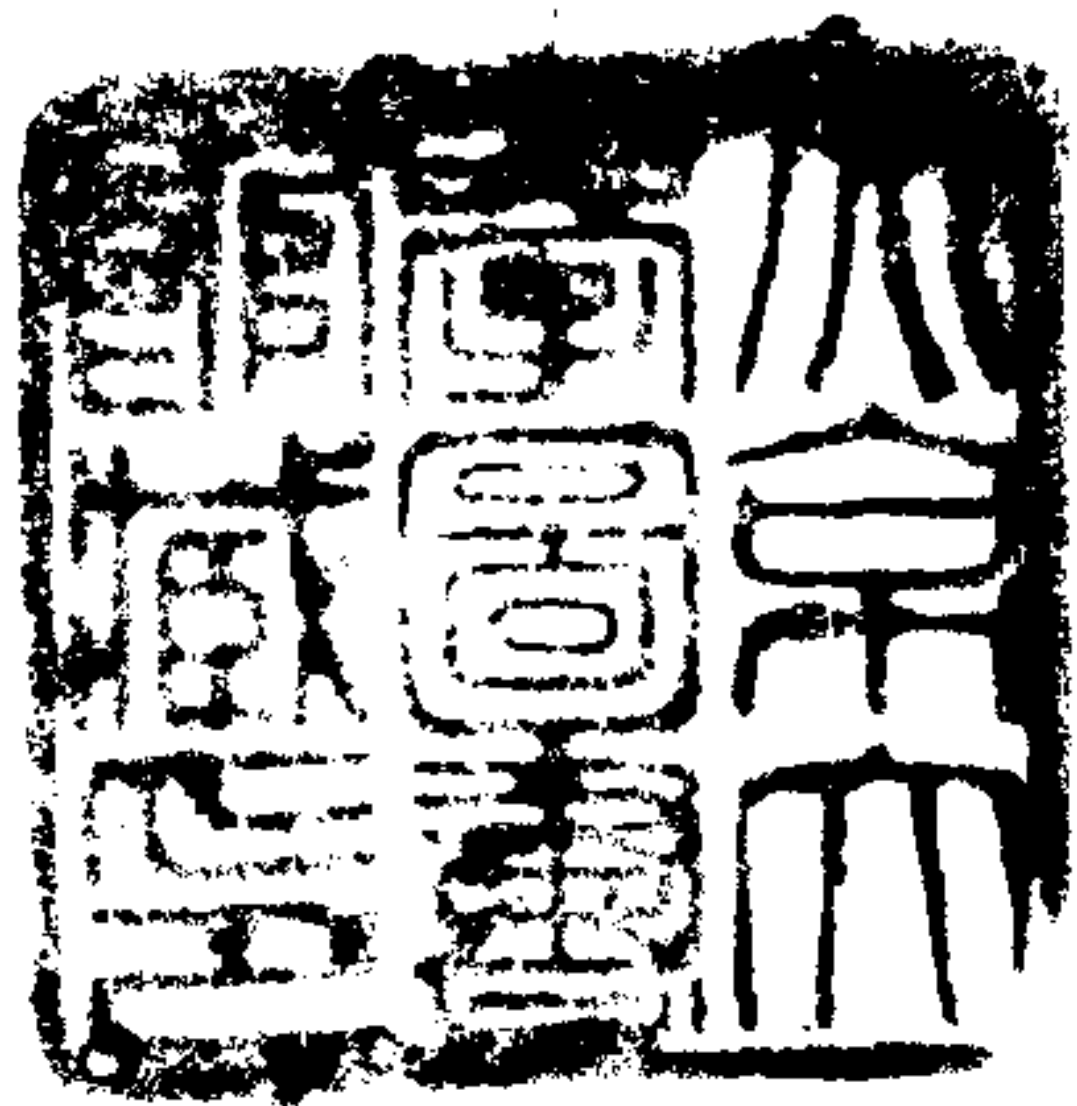


續修四庫全書

《續修四庫全書》編纂委員會編

續修四庫全書



上海古籍出版社

三二〇・史部・別史類

宋史新編二百卷(卷九十九至卷一百七十四)

[明]柯維騏撰

2285/10

宋史新編卷九十九

列傳四十一

明南京戶部主事莆田柯維騏著

范仲淹子純祐純禮

范仲淹字希文蘇州人二歲而孤母更適朱氏從其姓名說既長知家世感泣辭母依戚同文學晝夜不息冬月憊甚以水沃面食不給以糜粥繼之登進士第為廣德軍司理參軍迎母歸養改集慶軍節度推官始還姓更其名監泰州西溪鹽稅遷大理寺丞徙監楚州糧料院以母喪去知樞天府晏殊召宣府學上書請擇郡守舉縣令斥游惰去冗僭慎選舉撫將帥凡萬餘言後以

宋史新編卷九十九

妹薦為祕閣校理每感激論事奮不顧身由是士大夫多矯厲尚風節天聖七年章獻太后將以冬至受朝仲淹言天子與百官同列而朝不可為後世法且疏請太后還政不報尋通判河中府徙陳州上言建太一宮及洪福院非所以警天戒又言恩倖多以內降除官非太平之政仁宗以為忠太后崩召為右司諫言者多暴太后時事仲淹曰太后受遺先帝調護陛下十餘年宜掩小故以全后德帝為詔中外毋輒論及初太后遺詔以楊太妃為皇太后參決軍國事仲淹言太后母號自古無因保育代立者事遂止諸路蝗旱仲淹請遣使循行

未報乃請問曰宮掖中半日不食當何如帝惻然迺

仲淹安撫江淮條上棟敝十事會郭后廢率諫官御史伏閣爭不能得明日將留百官揖宰相廷爭俄有詔出知睦州徙蘇州州苦大水仲淹疏五河導大湖注之海拜尚書禮部員外郎天章閣待制召還判國子監遷吏部員外郎權知開封府時呂夷簡執政進用者多出其門仲淹上百官圖曰如此為序遷如此為不次如此則公如此則私况進退近臣凡超格者不宜全委宰相夷簡不悅他日論建都事仲淹曰洛陽險固汴為四戰之地太平宜居汴即有事必居洛陽當漸廣儲蓄繕宮室

宋史新編卷九十九

帝問夷簡對曰此迂闊之論也仲淹迺為四論以獻大抵譏切時政且曰漢成帝信張禹不疑舅家故有新莽之禍臣恐今日亦有張禹壞陛下家法夷簡怒訴曰仲淹離間君臣所引用皆朋黨仲淹對益切由是貶知饒州殿中侍御史韓瀆希宰相旨請書仲淹朋黨揭朝堂祕書丞余靖上言仲淹以一言忤宰相遽加貶竄臣請追改前命太子中允尹洙自訟與仲淹師友且嘗薦已願從降黜館閣校勘歐陽脩以諫官高若訥坐視不言移書責之三人偕坐貶明年夷簡亦罷自是朋黨之論興士大夫論薦仲淹不已仁宗再下詔戒飭歷徙越州

元昊反召為天章閣待制知永興軍改陝西都轉運使
會夏竦為陝西經略安撫招討使進仲淹龍圖閣直學
士副之夷簡再入相帝諭仲淹釋前憾仲淹頓首謝曰
臣鄉論蓋國家事於夷簡無憾也延州諸砦多失守仲
淹自請行遷戶部郎中兼知延州請脩承平永平等砦
稍招還流亡定堡障通斥候於是羌漢民相踵歸業既
而元昊歸陷將高延德因與仲淹約和仲淹為書戒喻
之屬任福敗好水川元昊答書不遜仲淹對使焚之大
臣以為不當輒通書又不當輒焚其書宋庠請斬仲淹
帝不聽降秩知耀州徙慶州遷左司郎中為環慶路經

宋史新編卷九十九

三

略安撫緣邊招討使諸羌嘗陰助元昊為寇仲淹至部
即奏行邊以詔書犒賞諸羌閱其人馬為立條約皆受
命自是始為漢用矣改邠州觀察使表言觀察使班待
制下臣守邊數年羌人頗親愛臣呼臣為龍圖老子今
與王興朱觀為伍第恐為賊輕辭不拜城大順築細腰
胡盧諸砦葛懷敏敗於定川賊大掠至潘原仲淹率眾
六千由邠涇援之聞賊已出塞乃還帝聞大喜曰吾固
知仲淹可用也進樞密直學士右諫議大夫特已命文
彥博經略涇原帝以涇原傷夷欲對徙仲淹遣王懷德
喻之仲淹謝曰涇原地重恐臣不足當此路帝迺復置

陝西路安撫經略招討使以仲淹韓琦龐籍分領之仲
淹與琦開府涇州而徙文彥博帥秦滕宗諒帥慶張亢
帥渭仲淹明號令撫士卒諸羌來者推心接之故賊亦
不敢輒犯境慶曆三年元昊請和召拜樞密副使改參
知政事仲淹固辭願與韓琦出行邊命為陝西宣撫使
未行復除參知政事帝銳意太平數問當世事再賜仲
淹手詔又開天章閣召二府條對仲淹皇恐退而上十
事一曰明黜陟二府非有大功大善者不遷內外須在
職滿三年在京百司非選舉而授須通滿五年乃得磨
勘庶幾考績之法矣二曰抑僥倖罷少卿監以上乾元

宋史新編卷九十九

四

節恩澤正郎以下若監司邊任須在職滿二年始得陞
子大臣不得薦子弟任館閣職任子之法無冗濫矣三
曰精首舉進士諸科請罷糊名法參考履行無闕者以
名聞進士先策論後詩賦諸科取兼通經義者賜第以
上皆取詔裁餘優等免選注官次第人守本科選進士
之法可以循名而責實矣四曰擇長官委中書樞密院
先選轉運使提點刑獄大藩知州次委兩制三司御史
臺開封府官諸路監司舉知州通判知州通判舉知縣
令限其人數以舉主多者從中書選除刺史縣令可以
得人矣五曰均公田外官廩給不均何以求其為善耶

請均其入第給之使有以自養然後可以責廉節而
法者可誅廢矣六曰厚農桑每歲預卜諸路風吏民言
農田利害堤堰渠塘州縣選官治之定勸課之法以興
農利減漕運江南之圩田浙西之河塘墾廢者可興矣
七曰脩武備約府兵法募畿輔彊壯爲衛士以助正兵
三時務農一時教戰省給贍之費畿輔有成法則諸道
皆可舉行矣八曰推恩信赦令有所施行主司稽違者
重寘於法別遣使按視其所當行者所在無廢格上恩
者矣九曰重命令法度所以示信也行之未幾旋即釐
改請政事之臣參議可以久行者剛去煩冗裁爲制敕

宋史新編卷九

五

行下命令不至於數變更矣十曰減徭役戶口耗少而
供億滋多省縣邑戶少者爲鎮併使州兩院爲一職官
白直給以州兵其不應受役者悉歸之農民無重困之
憂矣天子方信嚮仲淹悉采用之獨府兵法衆以爲不
可而止又建言倣周漢以來之制分委輔臣兼判三司
司農等事臣請自領兵賦章得象等皆曰不可久之乃
命賈昌朝領農田仲淹領刑法然卒不果行初仲淹以
忤呂夷簡放逐者數年值陝西用兵天子以仲淹士望
所屬拔用之夷簡罷召還倚以爲治中外想望其功業
仲淹日夜謀慮興致太平然更張無漸規摹闢人論者

以爲不可行及按察使出多所舉劾人心不悅而任
恩薄磨勘法密僥倖者不便於是謗毀行朋黨之論寢
聞上矣會邊警因與樞密副使富弼請行邊乃以爲河
東陝西宣撫使比去攻者益急仲淹亦自請罷政事以
資政殿學士爲陝西四路宣撫使知邠州在中書所施
爲稍稍沮罷以疾請鄧州進給事中徙荆南鄧人遮使
者請留仲淹亦願留許之尋徙杭州再遷戶部侍郎徙
青州病甚請頴州未至卒年六十四贈兵部尚書諡文
正初仲淹病帝遣使賜藥既卒嗟悼親書墓碑曰褒賢
之碑仲淹雅以天下爲己任其言曰士當先天下之憂

宋史新編卷九

六

而憂後天下之樂而樂也性內剛外和隆於孝義母在
時方貧後雖貴非賓客不重肉妻子衣食僅自充推其
奉以食四方從學之士置義莊以贍族人馭吏嚴明而
莅民之政尚忠厚邠慶民與屬羌皆立生祠遠近聞其
死莫不歎息羌酋數百哭之如父齋三日而去四子純
祐純仁純禮純粹仲淹嘗謂純仁得其忠純禮得其靜
純粹得其略云純仁別有傳

純祐字天成性英悟自得尚節行方十歲能文章父仲
淹守蘇州首建郡學聘胡瑗爲師瑗學規良密生徒數
百多不率教仲淹患之純祐尚未冠輒白入學齒諸生

未盡行其規諸生遂不敢犯自是蘇學為諸郡倡仲淹
將兵純祐與將卒錯處鈞深摛隱得其才否由是仲淹
任人無失而屢有功純祐事父母孝未嘗違左右不應
科第及仲淹以讒罷純祐不得已陰守將作院主簿又
為司竹監以非所好即辭去後得心疾年四十九卒

純禮字彝叟以陰歷比部員外郎知遂州瀘南有邊事
調度苛棘純禮一以靜待之辨其可具者不取於民
圖像于廬而奉之如神名曰范公庵累遷刑部侍郎進
給事中凡所封駁皆關國體累遷龍圖閣直學士知開
封府前尹以刻深為治純禮曰寬猛相濟聖人之訓今
只史新編卷九十九 七

若益以猛是以火濟火也拜禮部尚書擢尚書右丞侍
御史陳次升乞除罷言官並自內批勿由三省進擬右
相曾布力爭不能得乞降黜次升純禮曰次升何罪不
過防柄臣各引所親且去不附已者爾徽宗曰然乃寢
布議純禮因從容諫曰邇者朝廷命令莫不是元豐而
非元祐以臣觀之神宗立法之意固善吏推行或有失
當以致病民宜仁聽斷一時小有潤色蓋大臣識見異
同非必盡懷邪為私也今議論之臣有不得志故挾此
藉口以售其姦不可不深察也純禮沉毅剛正曾布憚
之激耐馬都尉王誥曰上欲除君承旨范右丞不可誥

怒誣以事罷為端明殿學士知穎昌府奉祠崇寧中啓
黨禁再貶靜江軍節度副使徐州安置徙單州五年復
左朝議大夫提舉鴻慶宮卒年六十七

純粹字德孺以陰遷至直龍圖閣為京東轉運使與蘇
軾同建募役之議軾尤服其精詳復代兄純仁知慶州
時與夏議分疆界純粹請棄所取地以弭邊患所言皆
略施行純粹又言諸路策應舊制也今宜脩明戰守救
授之法朝廷是之及夏侵涇原純粹遣將曲珍救之曰
臣子之義忘軀徇國無謂鄰路被寇非我職也珍即日
疾馳三百里破之於曲律擣橫山夏衆遁去元祐中除
宋史新編卷九十九 八

賢文閣待制再任召為戶部侍郎又出知延州紹聖初
用事者欲開邊釁御史郭知章遂論純粹元祐棄地事
降秩明年復以寶文閣待制知熙州章惇蔡卞經略西
夏疑純粹不與共事改知鄧州歷河南府滑州旋以元
祐黨奪職知均州徽宗立復故職知太原加龍圖閣直
學士再臨延州改知永興軍尋以言者落職知金州奉
祠又責常州別駕鄂州安置錮子弟不得擅入都會赦
復領祠父之以右文殿脩撰提舉太清宮黨禁解復微
猷閣待制致仕卒年七十餘純粹沉毅有幹略才應時
須嘗論賣官之濫以為天下士大夫服勤至垂死不

世恩其富民猾商捐錢千萬則可任三子切為朝廷
之疏上不聽凡論事剴切類此

論曰自古賢豪出應世務其規畫皆預定於平居仲淹
自為諸生毅然有任天下之志及為參政更張庶事與
曩時在制上宰相書無異惜沮於讒忌不獲究所欲為
也考仲淹之學好明經術當時諸儒鮮有崇信子思之
中庸者而仲淹舉以易張載其倡道淑人實不在濂洛
後矣彼謂韓范皆天資不由講學何哉

宋史新編卷九十九

宋史新編卷九十九

宋史新編卷一百

列傳四十二

明南京戶部主事莆田柯維騏著

韓億子綜

韓絳子宗師

韓維子宗武

韓億字宗魏雍丘人第進士累遷司封員外郎兼侍御
史知雜事吳植知臨江軍使人賂宰相王欽若因牙吏
至京師審之語頗洩欽若知不可掩執吏以聞詔付臺
獄億窮治并按欽若詔釋不問三司更茶法課不登億
劾之宰相而下皆坐失當之罰除龍圖閣待制使契丹
還知亳州歷右諫議大夫樞密直學士知益州景祐二
年以工部侍郎同知樞密院事時承平文武備弛請二

宋史新編卷一百

府各列才任將帥者數十人試用之又言武臣宜知兵
而書禁不傳請纂其要授之帝乃親集神武祕略賜邊
臣范仲淹獻百官圖陰薦億可用仲淹既貶帝以諭億
億曰仲淹舉臣以公臣之愚陛下所知舉臣以私則臣
委質以來未嘗交託於人遂除戶部參知政事會忻州
地大震諫官韓琦言王隨陳堯佐非輔弼才又言億子
綜為羣牧判官不當自請以兄綱代之遂與宰相皆罷
知應天府尋加資政殿學士知成德軍改澶州復知毫
州至尚書左丞以太子少傅致仕卒年七十二贈太子
太保諡忠獻億性方重治家嚴飭雖燕居無惰容親

孤貧者常給其昏葬每見天下諸路有奏擲拾官吏過者輒顏色不懌曰今仕者大則望為公卿次亦望為侍從職司二千石其下亦望京朝幕職奈何錮之於盛世八子綱綜絳繹維縝緝緬綱尚書水部員外郎中慶曆中知光化軍性苛急不能撫循士卒帥眾為亂欲殺綱坐除名編管英州

綜字仲文陰補將作監主簿遷大理評事復第進士歷三司戶部判官同脩起居注使契丹契丹主問其家世喜曰與中國通好又父子俱使我宜酌我酒綜率同使者五人起為壽契丹主亦離席酌之歡甚既還陳執中

宋史新編卷百

以為生事出知滑州徙許州遷至刑部員外郎知制誥卒綜嘗為契丹館伴使使者欲為書稱北朝而去契丹號綜曰自古未有建國而無號者使慙遂不復言子宗道為戶部侍郎寶文閣待制綱子宗彥字欽聖亦以蔭補官舉進士甲科累遷集賢校理歷提點京西京東刑獄仁宗春秋高未有嗣宗彥上書曰漢章帝詔諸懷妊者賜胎養穀人三斗復其夫一歲著為令臣考尋世次帝八子長則和帝而質安以下皆其系胃請脩胎養令且曰人君務蕃毓其民則天亦昌衍其子孫矣

兵部員外郎判三司鹽鐵勾院卒

韓絳字子華舉進士甲科歷右正言仁宗謂曰用卿自朕卿凡論事不宜沽激要令可行毋使朕為不聽諫者道士趙清貺出入宰相龐籍家以賂敗開封杖流之道死絳言籍諷府殺之籍與尹俱謫去未幾復進絳力爭不得遂解言職明年知制誥乞守河陽召判流內銓李仲昌議開六塔河河患滋甚命絳宣撫河北時宰主仲昌人莫敢異絳劾竄嶺表遷龍圖閣學士知瀛州歐陽脩率同列言絳宜在朝廷乃復留擢至翰林學士御史中丞真定守呂溱犯法從官通章請貫之絳曰法行當自貴者始更相請援則公道廢矣并劾諸請者溱遂

宋史新編卷百

絳富弼用張茂實掌禁兵絳言人謂茂實為先帝子豈宜典宿衛不報闔門待罪詔召之及出不秉笏穿朝堂坐論罷知蔡州數月以翰林侍讀學士知慶州加端明學士知成都府召知開封府為三司使建白錢穀為英宗所獎內諸司吏數千恩澤絳輒執不可為帝言身犯眾怒懼有飛語帝慰勉之神宗立以韓琦薦拜樞密副使帝嘗問天下遺利絳請盡地力因言差役之弊願更定其法役議自此始矣代陳升之同制置三司條例王安石每奏事必曰臣見安石所陳皆至當可用安石恃以為助熙寧三年參知政事夏人犯塞絳請行邊

亦請往終曰朝廷方賴安石臣宜行乃以爲陝西宣撫使既又兼河東十二月卽軍中拜同中書門下平章事昭文館大學士開幕府於延安絳素不習兵事注措乖方慶卒遂作亂罷知鄧州明年以觀文殿學士徙許州進大學士徙大名府七年復代安石相既領處中書事多稽留且數與呂惠卿爭論乃密請帝再用安石安石至頗與絳異有劉佐者坐法免安石欲拔用佐絳不可議帝前未決卽再拜求去帝驚曰此小事何必爾對曰小事尚不伸况大事乎帝爲逐佐未幾絳亦出知許州歷鎮江軍節度使開府儀同三司封康國公北京留

宋史新編卷一百

守元祐初請老以司空檢校太尉致仕卒年七十七贈太傅諡獻肅絳臨事果敢不爲後慮好延接士大夫數薦司馬光可用終以黨安石復得政是以清議少之子宗師字傳道以父任歷州縣既登第安石薦至集賢殿脩撰知河中府卒初宗師在神宗朝數賜對常弗忍去親側屢辭官不拜云韓維字持國以進士奏名禮部方億輔政不肯試大廷受蔭入官父沒後閉門不仕宰相薦其好古嗜學安於靜退召試學士院辭不就富弼辟河東幕府史館修撰陽脩薦爲檢討知太常禮院議陳執中諡曰榮靈

宋史新編 卷一〇〇

諡曰恭維曰責難於君謂之恭執中何以得此議訖不行乞罷禮院以祕閣校理通判涇州神宗在王邸維爲記室參軍語及功名維曰聖人功名因事始見不可有功名心左右史闕英宗謂執政第擇人不必專取高科遂以維同脩起居注侍逾英講進知制誥知通進銀臺司御史呂誨等以濮議得罪維諫請詳議以盡人情復誨等以全政體旣而責命不由門下維又言紀綱之失無甚於此乞解銀臺司不從遂闔門待罪神宗卽位維進言天下大事不可猝爲人君設施自有先後因釋滕文公問孟子居喪之禮推後世禮文之變以伸規諷帝

宋史新編卷一百

皆嘉納除龍圖閣直學士以言事求去知汝州數月召兼侍講判太常寺熙寧二年遷翰林學士知開封府明年爲御史中丞以兄絳在樞府力辭安石亦惡其言保甲事復使爲開封兼侍讀學士充群牧使考試制舉人孔文仲對策入等以切直罷歸維言陛下母謂文仲爲一賤士黜之何損臣恐賢後解體忠良結舌何諛苟合者將窺隙而進爲禍不細安石益惡之一日奏事殿中以言不用請郡帝曰卿東宮舊人當留以輔政對曰使臣言得行賢於富貴若緣攀附舊恩以進非臣之願也遂出知襄州改許州召爲學士承旨入對帝曰天

雨狀日夜焦勞奈何維謂當責躬求言舉行故事
足應天變退又上疏謂動甲兵危士民匱財用於荒夷
之地朝廷處之不疑行之甚銳至於蠲除租稅寬裕通
負以救愁苦之民則遲遲而不肯發望陛下奮自英斷
行之過於養人猶愈過於殺人也帝悟即命維草詔求
直言詔出人情大悅有旨體量市易免行利病權罷方
田保甲是日乃雨安石罷會絳入相加端明殿學士知
河陽復知許州帝幸舊邸進資政殿學士曾鞏當制稱
其純明亮直帝令改命詞維知帝意請外祠帝崩赴臨
宣仁后手詔勞問維對曰人情貧則思富苦則思樂困

宋史新編卷一百

六

則思息鬱則思通誠能常以利民為本則子孫觀陛下
之德不待教而成矣起知陳州未行召兼侍讀加大學
士嘗言先帝以夏國主秉常廢故興問罪之師今既復
位有蕃臣禮宜還其故地因陳兵不可不息者三地不
可不棄者五又言范鎮在仁宗時首開建儲之議未及
稔顯鎮於是復起元祐更役法命維詳定時四方書疏
多言其便維謂司馬光曰小人議論希意迎合不可不
察成都轉運判官蔡曠附會定差維惡而劾之執政欲
廢安石新經義維以當與先儒之說並行論者服其平
拜門下侍郎被讒分司南京尚書右丞王存抗聲籛前

曰韓維得罪莫知其端臣竊為朝廷惜乃還秩知郟州
兄絳為請改汝州父之以太子少傅致仕轉少師紹聖
中坐元祐黨再謫崇信軍節度副使均州安置諸子乞
納官聽父里居許之卒年八十二徽宗初追復舊官
韓縝字玉汝登進士第歷殿中侍御史參知政事孫朴
持祿充位權陝西轉運副使薛向赴闕樞密院輒畫旨
除為真劉末年以外戚除防禦使內侍史志聰私役皇
城親從縝皆極論之仁宗為罷朴寢向末年之命而正
志聰罪遷侍御史度支判官出為兩浙諸路轉運使夏
人父不脩貢適秉常嗣立求冊封朝廷欲擇人詰其使

宋史新編卷一百

七

縝適陞辭神宗命之往縝至驛問罪使者引服夜奏上
帝喜後歷中外以天章閣待制知秦州嘗宴客夜歸指
使傅勅被酒誤隨入州宅與侍妾遇縝怒令軍校以鐵
裹杖箠殺之其妻訴於朝坐落職分司南京秦人語曰
寧逢乳虎莫逢王汝父之還待制知瀛州累遷太中大
夫知樞密院事哲宗立拜尚書右僕射兼中書侍郎未
幾御史中丞劉摯諫官孫覺蘇轍王覲論縝才鄙望輕
在先朝出使割地六百里以遺契丹邊人怨之切骨章
數十上罷為觀文殿大學士知頰昌府移永興河南任
安武軍節度使知太原府易節奉寧軍請老為

宮使以太子太保致仕卒年七十九贈司空謚莊敏
外事莊重所至以嚴稱雖出入將相而寂無功烈厚自
奉養世以比晉何曾云子宗武

宗武第進士徽宗即位為祕書丞因日食上疏言近世
事有微漸而不可不察者五大臣不畏公論小臣趨利
附下一也人主急於政事威柄下移怨讟歸上二也左
右無輔拂之士守邊無禦侮之臣三也開境土以速邊
患耗賦財以弊民力四也歲穀不登倉庾空竭民人流
亡盜賊數起五也哲宗將祔廟中旨索省中書畫甚急
宗武言哀慕方深不宜有丹青之玩陛下踐阼如日初

宋史新編卷二百

八

升當講廟典訓開廣聖學好玩易志正古人所戒也尋
除都官員外郎改開封府推官外為淮南轉運判官
前使者貸上供錢禁庭遣使來索宗武奏具狀詞極艱
切坐貶秩罷歸久之蔡京欲以知潁州帝語祕書事京
不敢復言遂致仕官累太中大夫年八十三卒
論曰有宋大臣閥閱如范仲淹韓億兩家豈不誠鮮哉
億諸子雖不皆如諸范賢而其爵位並顯要非偶爾考
仲淹好施與為政尚寬厚億不欲以小過錮仕者於盛
世斯非夏侯勝卜丙吉之必昌者耶

包拯

吳奎

趙抃

子屹

唐介

子叔問義

包拯字希仁合肥人第進士除大理評事知建昌縣
父母老辭不就監和州稅父母又不欲行拯即解官
歸養後數年親繼亡廬墓終喪喪徊不忍去父乃赴調
知天長縣徙知端州遷殿中丞端產硯前守緣貢率取
數十倍以遺權貴秘命製者才足貢數歲滿不持一硯
歸拜監察御史裏行改監察御史與唐介等共論張堯
佐除官涉私語在堯佐傳又嘗建言國家歲賂契丹非
禦戎之策宜練兵選將務實邊備又請重門下封駁之
制及廢錮賊吏選守空行考試補陰法時諸道轉運加
按察使多撫細故奏劾吏不自安拯請罷之使契丹典

宋史新編卷二百

九

客謂曰雄州新開便門欲誘叛人刺疆事耶拯曰涿州
亦嘗開門矣刺疆事何必開便門哉其人無以對歷三
司戶部判官出為京東轉運使改尚書工部員外郎直
集賢院徙陝西又徙河北入為三司戶部副使解州鹽
法率病民拯往經度請通商販除天章閣待制知諫院
數論斥權倖大臣請罷一切內除曲恩又列上唐魏鄭
公三疏願置之坐右以為龜鑒又上言天子當明聽納
辨朋黨惜人才不主先入之說凡七事仁宗嘉納除龍
圖閣直學士河北都轉運使徙知瀛州權知開封府遷
右司郎中拯令訟訴得無至前陳曲直吏不敢欺

築園樹侵惠民河悉毀去之貴戚宦官為之斂手人以
包拯笑比黃河清童稚婦女亦知其名呼曰包待制京
師為之語曰關節不到有閻羅包老遷諫議大夫權御
史中丞奏曰東宮虛位天下以為憂陛下持久不決何
也仁宗曰卿欲誰立拯曰臣為宗廟萬世計陛下問臣
是疑臣也臣年七十且無子非邀福者帝曰徐當議之
張方平為三司使坐買豪民產拯劾罷之而宋祁代方
平拯又論之祁罷而拯以樞密直學士權三司使歐陽
脩言拯蹊田奪之牛罰已重矣又貪其富不亦甚乎拯
家居避命父之乃出遷給事中為三司使數日拜樞密

宋史新編卷一百

十

副使頃之遷禮部侍郎辭不受尋卒年六十四贈禮部
尚書諡孝肅拯性峭直惡吏苛刻務敦厚雖甚嫉惡未
嘗不推以忠恕也與人不苟合不偽辭色悅人平居無
私書故人親黨皆絕之雖貴服器飲食如布衣時嘗曰
後世子孫仕宦有犯賊者不得放歸本家死不得葬大
塋中不從吾志非吾子孫也有奏議十五卷

吳奎字長文維州人於書無所不讀舉五經至大理丞
監京東排岸慶曆宿衛之變奎上疏遂乞召對面論仁
宗深器之再遷殿中丞策賢良方正入等擢太常博士
通判陳州入為右司諫改起居舍人同知諫院彭思永

論事詔詰所從受以奎言罷不問皇祐中頗多災異
極言其徵唐介論文彥博指奎為黨出知密州加直集
賢院徙兩浙轉運使入判登聞檢院同脩起居注知制
誥奉使契丹會其主加稱號受入賀奎不往歸遇契丹
使於塗要奎盛服奎殺其儀以見坐是出知壽州嘉祐
元年大水奎上疏謂儲嗣未立恐倉卒之際柄有所歸
帝感其言拜翰林學士權開封府奎應事敏捷吏不敢
欺除端明殿學士知成都府以親辭改鄆州復還翰林
拜樞密副使居父喪毀瘠廬於墓神宗初立奎適終制
以故職還朝踰月參知政事時已召王安石辭不至帝

宋史新編卷一百

七

顧輔臣曰安石歷先帝朝召不赴頗以為不恭今又不
至果病耶有所要耶曾公亮曰安石文學器業不敢為
欺奎曰臣嘗與安石同領群牧見其護前自用所為迂
闊萬一用之必紊亂綱紀乃命知江寧奎嘗進言帝王
所職惟在判正邪使君子常居要近小人不得以害之
則自治矣帝因言堯時四凶猶在朝奎曰四凶雖在不
能惑堯之聰明聖人以天下為度未有顯過固宜包容
但不可使居要近地爾御史中丞王陶以論文德不押
班事詆韓琦奎狀其過詔除陶翰林學士奎執不可陶
又疏奎阿附陶既出奎亦以資政殿大學士知青州

馬光諫乃召歸中書及琦罷相竟出知青州明年卒
五十八贈兵部尚書謚文肅奎喜獎廉善有所知輒言
言不從不止也少甚貧既通貴買田爲義莊以賑族黨
朋友沒之日家無餘貲諸子至無屋以居云

趙抃字閱道西安人進士及第歷殿中侍御史彈劾不
避權倖時目爲鐵面御史其言務欲朝廷別白君子小
人謂小人雖小過當力遏而絕之君子不幸誣誤當保
全愛惜以成就其德吳充馬遵呂景初吳中復相繼被
逐歐陽脩賈黯求補郡抃先後論薦仁宗悟召還充等
而脩黯亦獲留一時名臣賴以安焉請知睦州移梓州

宋史新編卷一百

十三

路轉運使改益州蜀地遠民弱吏肆爲不法州郡公相
餽餉抃以身帥之蜀風爲變召爲右司諫內侍鄧保信
引退兵董吉燒煉禁中抃引文成五利鄭注爲比陳升
之副樞密抃與唐介等極論之章二十餘上升之去位
抃等亦罷出知虔州虔素難治抃御之嚴而不苟歷擢
天章閣待制河北都轉運使加龍圖閣直學士知成都
以寬爲治蜀民大悅榮譔除轉運使英宗諭譔曰趙抃
爲成都中和之政也神宗立召知諫院及謝帝曰聞卿
匹馬入蜀以一琴一鶴自隨爲政簡易亦稱是乎未幾
擢參知政事朝政有未協者密啓以聞帝手詔褒答

安石變法抃與同列屢爭之安石謂衆人曰公輩坐不
讀書耳抃獨折之曰臯夔稷契何書可讀安石默然韓
琦疏論青苗帝語執政令罷之時安石家居求去抃請
俟安石出及出持愈堅抃大悔恨卽上言近者臺諫侍
從多以言不聽去司馬光除樞密不肯拜事有輕重體
有大小財利於事爲輕民心得失爲重青苗使者於體
爲小禁近耳目之臣用捨爲大因懇求去拜資政殿學
士知杭州改青州京東旱蝗青獨多麥蝗退飛墮水成
都以戍卒爲憂遂以大學士復知成都召勞曰前此未
有自政府往者能爲朕行乎對曰陛下有言卽法也奚

宋史新編卷一百

十一

例之問因乞便宜從事既至治益尚寬蜀郡晏然劔州
民私作僧度牒或以謀逆告抃從輕比謗者謂其縱逆
黨朝廷取獄閱之皆與法合乞歸知越州歲大侵疫死
者過半抃療病埋死而賑其餓者下令脩城各得食其
力復徙杭以太子少保致仕卒年七十七贈太子少師
謚清獻抃長厚清修人不見喜愠不治貲業不畜聲伎
嫁兄弟之女及他孤女三十餘人施德厚貧甚衆晝所
爲夜必衣冠露香告天不可告則不敢爲其爲政善因
俗施設寬猛不同要以惠利爲本晚學道有得與于訖
訣詞氣不亂安坐而沒韓琦嘗稱爲世人標表云

岷字景仁由蔭登第歷權監察御史以父老請外提舉
兩浙常平元祐中復為御史疏言治平以前大臣子弟
多處筦庫甚者不使應科舉與寒士爭進自王安石持
內舉不避親之說始以子雋列侍從由是循習為常今
宜杜絕其源又言傅堯愈王巖叟梁燾孫升以事去宜
召還所言皆切時務歷鴻臚太僕少卿卒初扞廬母墓
三年縣榜其里曰孝弟處士孫侂為作孝子傳及岷執
父喪甘露降墓木岷卒子雲又以毀死人稱其世孝
唐介字子方江陵人父拱卒漳州州人知其貧合錢以
贖介時尚幼謝不取擢第為武陵尉調平江令歷通判

宋史新編卷一百

古

德州入為監察御史裏行轉殿中侍御史張堯佐驟除
宣徽節度景靈群牧四使介與包拯吳奎等力爭之又
請中丞王舉正留百官班廷論奪其二使無何復除宣
徽使知河陽介謂同列曰是欲與宣徽而假河陽為名
耳不可但已也而同列依違介獨抗言之仁宗謂曰除
擬本出中書介遂劾宰相文彥博守蜀日造間金奇錦
緣閣侍通宮掖以得執政今顯用堯佐益自固結請罷
之而相富弼又言諫官吳奎表裏觀望語甚切直帝怒
卻其奏不視且言將遠竄介徐讀畢曰臣忠憤所激鼎
不避何辭於謫帝急召執政示之曰介論事是甚然

至謂彥博由嬖嬖致宰相此何言也進用冢司豈應得
預時彥博在前介責之曰彥博宜自省即有之不可隱
彥博拜謝不已帝怒益甚梁適叱介使下殿脩起居注
蔡襄趨進救之貶春州別駕襄與舉正皆言太重帝旋
悟明日改置英州而罷彥博相吳奎亦出梅堯臣李師
中皆賦詩激美由是直聲動天下士大夫稱真御史必
曰唐子方而不敢名數月起監郴州稅通判潭州知復
州召為殿中侍御史遣使賜告趣詣闕下入對帝勞之
曰卿遷謫以來未嘗以私書至京師可謂不易所守矣
介頓首謝言事益無所顧他日請曰臣既任言責言之

宋史新編卷一百

五

不行將固爭爭之重以累陛下願得解職換工部員外
郎直集賢院為開封府判官出知揚州徙江東轉運使
御史吳中復言介不宜久居外文彥博再當國奏介向
所言誠中臣病願如中復言然但徙河東又之入為度
支副使進天章閣待制復知諫院御史中丞韓絳劾宰
相富弼介與王陶論絳中傷大臣絳罷介亦請外以知
荆南敕過門下知銀臺司何郊封還之留權開封府旋
以論罷陳升之亦出知洪州加龍圖閣直學士河北都
轉運使樞密直學士知瀛州英宗特召為御史中丞介
因面對言曰自古欲治之主在順人情而已祖宗遺德

餘烈在人未遠願覽已成之業以爲監則天下蒙福
明年以龍圖閣學士知太原府神宗立以三司使召遂
拜參知政事帝欲用王安石曾公亮因薦之介言其難
大任帝曰文學不可任耶吏事不可任耶經術不可任
耶對曰安石好學而泥古故論議迂闊若使爲政必多
所變更退謂公亮曰安石果用天下必困擾諸公當自
知之自是數與安石爭論安石強辯而帝主其說介不
勝憤疽發背卒年六十介爲人簡伉以敢言見憚每言
官缺衆皆望介處之觀其風采居政府扼於安石少所
建明聲名減於諫官御史時比疾亟帝臨問流涕復幸

宋史新編卷一百

六

其第弔哭以畫像不類命取禁中舊藏本賜其家贈禮
部尚書諡質肅子淑問義問孫恕

淑問字士憲第進士擢至監察御史裏行力數中丞滕
甫之短神宗以爲邀名乃詔避父嫌出判復州久之知
真州提點湖北刑獄坐言新法黜知信陽軍以病免數
年起知宣州徙湖州入爲吏部員外郎又引疾求外帝
以爲避事降監撫州酒稅哲宗立司馬光薦其行已有
恥難進召爲左司諫以病致仕卒

義問字士宣善文辭辟京西轉運司管勾文字風力強
敏爲神宗所稱歷擢湖南轉運判官移使京西會育

悅之者免歸元祐中起知齊州提點京東刑獄河北轉
運副使用文彥博薦加集賢修撰帥荆南請廢渠陽諸
砦蠻酋斷之以叛卽拜湖北轉運使討降之復砦爲州
進直龍圖閣以集賢殿修撰知廣州章惇治棄渠陽罪
貶舒州團練副使後七年復故官知潁昌府卒

恕崇寧初爲華陽令以不能奉行茶法忤使者謝病免
其弟意方爲南陵令亦以病自免兄弟杜門躬耕靖康
初御史中丞許翰言恕高行起監察御史意亦以宰相
吳敏薦召對而貧不能行竟餓死江陵山中

宋史新編卷一百

七

爲政嚴而能恕其惠不亦博哉奎卅王安石於未用可
謂善觀人林之退介之死皆以安石故殆寒寒匪躬者
耶

宋史新編卷一百

宋史新編卷一百一

列傳四十三

明南京戶部主事甫田柯維騏著

邵亢 從父必

馮京

錢惟演 從弟易子產

邵亢字興宗丹陽人羣茂才異等時布衣召試十四人獨亢策入選除建康軍節度推官或言策字少不應式宰相張士遜與之姻家私焉遂報罷而士遜子實娶亢邵士遜不能直亢亦不自言趙元昊叛獻兵計十篇召試祕閣授潁州團練推官入為國子監直講館閣校勘同知太常禮院張貴妃立園陵禁京城樂亢累疏罷之進集賢校理仁宗繼嗣未立亢言國之外患在邊圍然禦之之術不過羈縻勿絕而已內患則繫社稷安危不可不蚤定歷度支判官選為穎王府翊善加直史館召對英宗曰學士真國器權同脩起居注建言穎王授室願采用古昏禮公主下降不宜厭舅姑之尊尋以知制誥知諫院東宮建為右庶子神宗立遷龍圖閣直學士王陶劾韓琦吳奎與之辨亢詆奎欲併撼琦琦與奎竟同日去進樞密直學士知開封府亢遇事敏密奏為哀止拜樞密副使夏人誘殺知保安軍楊定朝廷謀西討亢曰天下財力殫屈唯當降意撫納俟不順命則師出有名因條上其事詔報可未幾夏主諒祚死國人執殺

定者來請和或欲乘此更取塞門地亢謂幸人之過非義乃止亢在樞密踰年無大補益帝頗厭之嘗與諫官孫覺言欲以陳升之代亢覺遽劾亢薦升之帝怒其希指黜覺亢亦引疾辭以資政殿學士知越州歷鄞鄞臺三州卒年六十一贈吏部尚書謚安簡從父必必字不疑第進士為上元主簿國子監立石經必善篆隸召充直講選為唐書編修官必以史出眾手非古人撰述之體辭不就歷提點淮南刑獄京西轉運使必震厲風采始至郡惟一赴宴集行部但一受酒食之餽以為數會聚則人情狎多受餽則不能行事非使者體也

宋史新編卷百

二

入修起居注知制誥累遷寶文閣直學士權三司使加龍圖閣學士知成都道卒年六十四
馮京字當世江夏人少雋邁鄉舉禮部廷試皆第一時未娶外戚張堯佐欲妻以女擁至其家束以金帶曰此上意也頃之宮中持酒殺來出奮目示之京笑不視力辭出後試知制誥避婦父富弼當國嫌歷翰林學士知開封府數月不詣相府韓琦語弼以為傲弼使往見京曰公為宰相從官不妄造請所以為公重非傲也出安撫陝西請城古渭通西羌喚氏界木征官以斷夏人右臂除端明殿學士知太原府神宗立為御史中丞極論

王安石更張失當安石指為邪說請黜之帝不聽樞密副使進參知政事數與安石論辨會鄭俠上書薦京河相呂惠卿因譖與俠通罷知亳州移涓州惠卿告安石罪發其私書有曰勿令齊年知蓋京與安石同年生帝以安石為欺復召京知樞密疾未至以觀文殿學士知河陽哲宗立拜保寧軍節度使知大名府改鎮彰德范祖禹言京中立不倚之樣為先帝稱挹且昭陵學士獨京一人在宜付以樞密時京已老遂以為中太乙宮使兼侍講改宣徽南院使拜太子少師致仕卒年七十四贈司徒謚文簡嘗過外兄朱适出侍妾詢知為同年

宋史新編卷一百

三

妻承請而嫁之為郡守事無壅滯人服其敏云

錢惟演字希聖吳越王俶之子歸朝歷右神武軍將軍博學能文召試學士院以笏起草立就真宗稱善歷翰林學士工部侍郎樞密副使會靈觀使兼太子賓客更領祥源觀至工部尚書仁宗立進兵部初惟演附丁謂逐寇準序樞密題名刊去準曰逆準削不書謂禍萌惟演慮得罪遂擠謂自解宰相馮拯惡之因言惟演太后姻家不可與政罷為保大軍節度使知河陽踰年請入朝加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判許州滯留冀復用為臺臣表劾乃去天聖末改武勝軍節度使明年來朝上言

先壻在洛陽願守宮鑰即以判河南府再改泰寧軍節度使惟演雅意柄用抑鬱不得志及帝耕籍田求侍祠因留為景靈宮使太后崩詔還河南中丞范諷劾其擅議宗廟通婚后家落平章事為崇信軍節度使歸本鎮未幾卒特贈侍中太常張瓌按謚法敏而好學曰文貪而敗官曰墨請謚文墨其家訴于朝詔章得象等覆議追悔前過曰思改謚思復訴乃改文信惟演文辭清麗名與楊億劉筠相上下於書無所不讀家儲文籍俸祕府尤喜獎厲後進所著典懿集三十卷又著金坡遺事飛白書敘錄逢辰錄奉藩書事嘗曰吾平生不足者惟

宋史新編卷一百

四

不得於黃紙上押字爾蓋未嘗歷中書也子暖晦暄從弟易晦字明叔娶獻穆大長公主女累遷霸州防禦使為奉牧副使暄字載陽以父蔭累官寶文閣待制子景孫尚仁宗女生子忱見外戚傳

易字希白自儆歸朝與兄昆並刻志讀書昆字裕之第進士為治寬簡便民能詩善草隸書累官右諫議大夫以祕書監卒于家易年十七舉進士試崇政殿三篇曰未中而就以其輕俊特罷之然自此以才藻知名太宗嘗與蘇易簡論唐世文人軟時無李太白易簡曰今進士錢易為歌詩殆不下白易舉進士就開封府試第

自謂為有司所屈乃上書試材索賦六馬與意涉謫
 真宗惡其無行降第三明年第二人中第補濠州團練
 推官召試中書改光祿寺丞通判蘄州奏疏曰四方長
 吏競為殘暴使嚴刑可誠於眾則秦之天下無叛民矣
 景德中舉賢良方正科策入等擢至翰林學士卒易才
 思敏贍數千百言援筆立就真宗封泰山獻殊祥錄祀
 汾陰命脩車駕所過圖經獻宋雅一篇其卒也傑直未
 滿仁宗憐之召其妻盛氏至禁中賜冠帔易又善尋尺
 大書行草及喜觀佛書嘗校道藏經著殺生戒有金閨
 瀛州西垣制集等書子彥遠明逸相繼以賢良方正應

宋史新編卷一百一十五

五

詔宋興父子兄弟制策登科者錢氏一家而已
 彥遠字子高以父蔭補官登進士第歷通判明州遷太
 常博士又舉賢良方正能直言極諫科擢至右司諫請
 勿數赦擇牧守增奉入以養廉更息土木以省功費又
 遷起居舍人直集賢院知諫院會諸路奏大水彥遠言
 陰氣過盛在五行傳下有謀上之象請嚴宮省宿衛未
 幾有挾刃犯謔門者特賜五品服復上疏曰農為國家
 急務所以順天養財禦水旱制蠻夷之原本也唐開元
 戶八百九十餘萬而墾田一千四百三十餘萬頃今國
 家戶七百三十餘萬而墾田一百一十五萬餘頃其間

逃廢之田不下三十餘萬是田疇不闢而游手者多也
 宜置勸農司設法勸課歲終農隙轉運司考校之第其
 賞罰諸所建白仁宗多從之卒于官

明逸字子飛繇殿中丞策制科轉太常博士為宰相呂
 夷簡所知擢右正言首劾范仲淹富弼更張綱紀推薦
 多挾朋黨二人皆罷其夕社行亦免相明逸之疏蓋希
 章得象陳執中意也累擢知諫院為翰林學士自登科
 至是纔五年加史館修撰知開封府妾人冷青自稱皇
 子捕至府明逸方正坐青叱曰明逸安得起明逸為
 起坐罷為龍圖閣學士知秦州荐歷中外加端明殿學

宋史新編卷一百一十六

六

士治平初復為翰林學士神宗立御史論其傾險險薄
 文辭淺繆罷學士久之知永興軍卒贈禮部尚書諡脩
 懿從子藻字醇老幼孤刻厲第進士又中賢良方正科
 為祕閣校理歷知制誥樞密直學士知開封府平居樂
 易無崖岸而居官獨立守繩墨為政簡靜有條理不肯
 徇私取顯數求退改翰林侍讀學士知審官東院卒年
 六十一贈太中大夫景臻從兄景謚繇殿直巡轄兩京
 馬遞復第進士初赴開封解試時王安石得其文以為
 知道者既薦送之又為延譽自是執弟子禮安石提點
 府界景謚為薦主簿又以文薦之執喪居許聞安石得

政喜因事來京，調之方盛。夏安石與僧智緣臥於地，一最親者，祖坐其側，願景謚褫服脫帽，未及它語卒。然問曰：青苜助役如何？景謚曰：利少害多。又問孰為可用之人？曰：居喪不交人事，而知人尤難事也。遂辭出。後調官復來安石，已作相，又往詣之。安石令先與弟安國相見，安國亦與之善，謂曰：相君欲以館閣相處而任以事，景謚曰：百事皆可為，所不知者新書役法耳。及見安石，欲令治峽路役書，且委以戎瀘蠻事。景謚曰：願擇知兵愛人者。安石大怒，坐上客數十人皆為之懼退。就謁舍賞激之，與詆以為矯者，參半。景謚笑曰：自古以來，好利

宋史新編卷一百一

者，眾顧義者寡。故天下萬事皆由人而不在己。苟為利所動而由於人，則盜亦可為也。遂與安石絕。熙寧末，從張景憲辟知瀛州，終身為外官，僅至朝請郎卒。

總字穆父，彥遠子也。熙寧中試應旣中，祕閣選廷對入等矣。會王安石惡孔文仲罷其科，遂不得第。以蔭知尉氏縣，授流內銓主簿。神宗將任以清要官，安石使弟安禮許以御史總劄。曰：家貧母老，不能為萬里行。安石知不附已，命權鹽鐵判官，歷拜中書舍人。元祐初遷給事中，以龍圖閣待制知開封府。老吏畏其敏，宗室貴戚為之斂手。為眾所憾，出知越州。徙瀛州，召拜工部戶部侍

郎進尚書加龍圖閣直學士，復知開封府。事益精，乘其据案時遺之詩，總操筆立就以報。軾曰：電掃庭訟，響答詩筒，近所未見也。哲宗治政，翰林缺學士，章惇三薦林希，帝以命總，仍兼侍讀。以嘗行惇謫，詞懼求去。帝曰：豈非鞅鞅非少主之臣，經歷無大臣之節者乎？朕固知之，毋庸避也。惇諷全臺攻之言不已，罷知池州。卒年六十四。後追復龍圖閣學士。

即字中道，吳越王諸孫也。第進士，歷陝西轉運判官。徽宗召對，問曰：靈武可取乎？對曰：願敕邊臣先為不可勝以待，曩庶可得。帝曰：大砦泉可取否？對曰：是所謂瀚

宋史新編卷一百一

海也。其地皆曷鹵，無水泉，或以飲馬，口鼻皆裂，正得之無所用。帝然之。除直龍圖閣知慶州，至鎮築安邊城，歸德堡，包地萬頃，縱耕其中，歲得粟數十萬。徙知延安府，連進徽猷閣待制，總劄閣直學士。童貫宣撫陝西，計司承望風旨，減市價，民至罷市。又行均糴法，關內騷然，即屢疏其害，被貶數月。還待制知興仁府。徙太原，以童貫宣撫本道，辭不許。居二年，以疾提舉洞霄宮，復直學士。睦寇作，起知宣州，即自力上道。至則悉意應軍，須貫上其功。進龍圖閣學士，貫遂引為河北河東參謀，以老固辭。乃轉正奉大夫致仕，卒。贈金紫光祿大夫，諡忠定。

論曰邵亢為樞密之嘉謀觀其平生建白庶知以禮為國乎邵必辭預脩唐書謂著述不宜假眾手何歐宋之見不及此耶宋進士自鄉舉禮部至廷試皆第一者纔三人馮京歷四朝始終完節均之不媿科名矣錢惟演優詞藻而易父子兄弟皆登制科又宋所僅有也其間履行無疵惟一彥遠周書曰飾言無庸信哉

張方平 王拱辰 張昇

趙槩 子宗炎從子 宗愈字同

張方平字安道南京人少穎悟絕倫舉茂材異等為校書郎知崑山縣又中賢良方正選遷著作佐郎通判睦

州趙元昊且叛為媿書來規得譴絕以激使其眾方平請為不可勝以待之時謂其論姑息決計用兵方平土

平戎十策不果行當召試館職仁宗曰兩策制科何試也命直集賢院俄知諫院夏人寇邊方平乞合樞密之職于中書從之時調諸道弓手刺其壯者為宣毅保捷方平連疏爭之弗聽既而兩軍驕甚合二十萬皆市人不可用如其言西師久未解元昊亦困弊方平請因郊赦引咎示信開其自新之路帝用其策元昊竟降既以脩起居注使契丹還知制誥權知開封府進翰林學士元昊既臣與契丹有隙來請絕其使方平曰得新附之

小羌失父和之強敵非計也拜御史中丞改三司使王拱辰議權河北鹽方平見上請直降手詔罷之河朔父老迎拜於澶州為佛老會七日以報上恩加端明殿學士判太常寺帝以豐財省費訪羣臣方平既條對又獨上數千言帝甚悅且大用坐事出知滁州頃之知江寧府入判流內銓以待講學士知滑州徙益州復以三司使召方平西鄙用兵兩蜀多調發方平為奏免橫賦四十萬減鑄鐵錢十餘萬緡又建言漕運以汴為主天聖已前歲調民浚之故水行地中其後浚妄者爭以裁減役費為功汴日以蹙是利尺寸而喪丘山也乃畫上十

宋史新編卷五 十一

四策悉行之遷尚書左丞知南京未幾以工部尚書帥秦州謀告夏人將壓境方平料簡士馬聲言出塞已而寇不至御史中丞司馬光論其輕率曾公亮護之得免譴方平不自安請知南京英宗立遷禮部尚書請知鄆州還為學士承旨帝不豫召至福寧殿帝馮几言不可辨方平進筆請乃書云明日降詔立皇太子方平抗聲曰必賴王也嫡長而賢請書其名帝力疾書之乃退草制神宗即位召見請約山陵費又請差減錫賚以乾輿為準費省什七八方平進詔草帝稱其典雅善以豐為約意博而辭寡書誥無以加也拜參知政事同馬光

疏其不當用不聽光解中丞曾公亮議用王安石方平
以為不可父憂服闋以觀文殿學士留守西京入覲留
判尚書都省力請知陳州陞辭極論安石新法之害曰
民猶水也可以載舟亦可以覆舟兵猶火也弗戢必自
焚臣恐有覆舟自焚之禍帝憮然召為宣徽北院使留
京師安石沮之以為青州未行帝問祖宗禦戎之要對
曰太祖不勤遠略如靈夏河西皆因其酋豪許之世襲
環州董遵誨西山郭進關南李漢超皆優其祿賜寬其
文法諸將財力豐而威令行間謀精審吏士用命故能
以十五萬人而獲百萬之用及太宗謀取燕薊又內徙

宋史新編卷百一

十一

李彝興馮贖朝廷始時食矣真宗與契丹盟澶淵至今
人不識兵革三朝之事如此近歲疆場之臣乃欲試天
下於一擲事成微利不成詭患不可聽也除中太一宮
使又論安石弛銅禁之害帝頗采其言而方平求去進
使南院判應天府帝曰朕欲卿與韓絳共事而卿論政
不同欲實卿樞密而卿論兵復異卿受先帝末命訖無
以副朕意乎遂行時南京宋闕伯微子廟例斥賣以方
平奏天下祠廟皆得免語在劉摯傳數請老以太子少
師致仕哲宗立加大子太保卒年八十五贈司空謚文
定方平慷慨有氣節既告老論事益切至於川兵起獄

心反覆言之且曰臣且死見先帝地下有以藉口矣平
亦未嘗以言徇物以色假人守蜀日得眉山蘇洵與其
二子軾轍器異之嘗薦軾為諫官軾下制獄又抗章為
請故軾終身敬事之敘其文以比孔融諸葛亮而軾亦
為請諡晚受知神宗安石方用事疑然不少屈以是望
高一時守宋都日富弼自毫移汝過見之曰人固難知
也方平曰謂王安石乎亦豈難知者方平頃知皇祐貢
舉或稱其文學辟以考校既入院凡院中事皆欲紛更
方平惡其人檄使出自是未嘗與語也弼有愧色蓋弼
亦素善安石云

宋史新編卷百一

十一

王拱辰字君明咸平八元名拱壽年十九舉進士第一
仁宗賜以今名通判懷州入直集賢院歷翰林學士契
丹使劉六符來求關南十縣斥太宗伐燕為無名舉朝
莫知所答拱辰曰王師征河東契丹既通使而寇石嶺
關以援賊太宗怒遂回軍伐之豈謂無名契丹得報書
遂繼好如初帝喜謂輔臣曰非拱辰深練故實殆難答
也權知開封府拜御史中丞夏竦除樞密使拱辰因對
極論之帝未省遽起拱辰前引裾乃納其說竦遂罷又
言滕宗諒在慶州所為不度宜施重責未聽即家居求
自貶帝乃徙宗諒岳州救拱辰赴臺蘇舜欽於進奏院

召妓宴客王益柔醉作傲歌拱辰風其僚魚周詢劉元瑜舉劾兩人被竄廢同席者俱逐時杜衍范仲淹為政多所更張拱辰之黨不便舜欽益柔皆仲淹所薦而舜欽衍堦也故因是傾之由此為公議所薄復以翰林學士權三司使坐舉富民鄭旭出知鄭州徙澶瀛并三州數歲還為學士承旨兼侍讀至和三年復拜三司使聘契丹見其主混同江設宴垂釣每得魚必酌拱辰酒親鼓琵琶以侑飲謂其相曰此南朝少年狀元也使還御史趙抃論其輒當非正之禮異時北使援比以請將何辭拒之湖南轉運判官李章知潭州任顯市死商真珠

宋史新編卷一百一

十三

事敗具獄上拱辰悉入珠掖庭抃并劾之除宣徽北院使抃言宣徽之職本以待勛勞拱辰安得汙此選乃以端明殿學士知永興軍歷泰定三州河南大名府積官至吏部尚書神宗登極恩遷太子少保未幾復以北院使召還王安石執政惡其異已乘二相有故出為應天府歷改武安軍節度使三路籍民為保甲拱辰抗言其害主者指為沮法拱辰曰此老臣所以報國也上章不已帝悟於是第五等戶得免哲宗立徙節彰德加檢校太師卒年七十四贈開府儀同三司諡懿恪論曰張方平初仕仁宗已被眷固奇才也同馬光謂其

文章之外無可取且目為貪穢蓋包拯亦嘗有言云王拱辰才名不在方平下然未免為趙抃何郊所指摘况傾陷時賢久矣見薄於士大夫也雖然二人晚年力爭王安石新法何害為老成人哉

張昇字杲卿韓城人第進士為楚丘主簿歷六宅使涇原秦鳳安撫都監未幾以母老求歸故官得知絳州改京西轉運使知鄧州又以母辭許歸養歷知雜御史昇質樸不善擇言至斥張貴妃為一婦人謂楊懷敏得志將不減劉季述仁宗不憚以語陳升之升之曰此忠直之言不激切則聖意不可回矣帝乃解以天章閣待制

宋史新編卷一百一

十四

知慶州改龍圖閣直學士知秦州至和二年召兼侍讀拜御史中丞劉沆在相位以御史范師道趙抃嘗攻其惡陰欲出之昇曰天子耳目官奈何用宰相怒而斥上章力爭沆竟罷去帝見昇指切時事無所避謂曰卿孤立乃能如是對曰臣仰託聖主致位侍從是為不孤今陛下之臣持祿養望者多赤心謀國者少竊以為陛下乃孤立爾帝為之感動嘉祐三年連遷參知政事樞密使昇愛惜官資凡內降所與多持不下見帝春秋高屢進言儲嗣事卒與韓琦同決策英宗立請老帝懇留司馬光疏昇患謹清直不可干以私若使且居其位於事

亦未有曠廢也昇請不已始賜告令養疾遂以彰信軍節度使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判許州改鎮河陽三城拜太子太師致仕卒年八十六贈司徒兼侍中諡康節趙槩字叔平虞城人少篤學器識宏遠為一時名輩稱許登進士第歷集賢校理開封府推官奏事殿中仁宗面賜銀緋出知洪州加直集賢院知青州坐失舉澠池令張誥免久乃起監密州酒知滁州山東寇李二過境上念公青州有惠愛不忍犯率眾去召脩起居注歐陽脩後至朝廷欲驟用之難於越次槩聞請郡除天章閣待制糾察在京刑獄脩遂知制誥踰歲槩始代之蘇舜

宋史新編卷一百一十五

五

欽等以羣飲逐槩言皆館閣名士舉而棄之缺士大夫望非國之福也不報求知蘇州終母喪入為翰林學士聘契丹還兼侍讀學士歷擢樞密使參知政事數以老求去熙寧初拜觀文殿學士知徐州自左丞轉吏部尚書前此未有也以太子少師致仕退居十五年嘗集古今諫爭事為諫林百二十卷上之卒年八十八贈太子太師諡康靖槩秉心和平與人無怨怒雖在事如不言然陰以利物者不少議者以比劉寬妻師德坐張誥貶念之終不衰誥死卹其家歐陽脩遇槩素薄又躡知制誥及脩有獄槩抗章謂不可以天下法為人報怨脩得

解始服其長者為鄆州時吏按前守馮浩侵公使錢三十萬槩知其貧為代以已奉其平生所為類此槩初名禪嘗夢神人金書名簿有趙槩遂更云

胡宿字武平晉陵人登第為揚子尉縣大水宿率公私船活數千人以薦為館閣校勘進集賢校理通判宣州知湖州築石塘百里民號曰胡公塘久之為兩浙轉運使召脩起居注知制誥慶曆六年京東兩河地震登萊尤甚宿兼通五行之學上疏曰明年丁亥歲之刑德皆在北宮陰生於午而極於亥然陰強未即伏陽微不能勝此所以震也是謂龍戰之會其位在乾若西北二邊

宋史新編卷一百一十六

六

不動恐有內盜起於河朔又登萊視京師為東北少陽之位今二州置金坑多聚民鑿山谷陽氣耗洩故陰乘而動明年王則果以貝州叛皇祐五年正月會靈宮災明年大旱宿言五行禮也殆郊立並配之失乎即建言並配非古宜用迭配如初唐介貶嶺南帝遣中使護以往宿言介不幸道死陛下受殺直臣名帝為止遷翰林學士涇州卒以折支不時給欲相扇為亂既寘于法乃命劾三司使使包拯護弗譴宿謂拯不宜拒制命廢紀綱拯懼立遣吏拜樞密副使曾公亮任雄州趙滋顯治界河事宿言於英宗願守兩朝法度以惠養元元天下

幸甚宿數請老治平三年以觀文殿學士知杭州明
以太子少師致仕未拜卒年七十二贈太子太傅諡文
恭宿清謹忠實內剛外和群居不譁笑言必思而後對
故臨事重慎不輒發發亦不可回止居母喪三年不至
私室少與一僧善僧有祕術化瓦石為黃金且死將柩
宿使葬之宿曰後事當盡力他非所冀也其篤行自勵
至於貴達常如布衣時子宗炎從子宗愈宗回

宗炎字彥聖由將作監主簿鎖廳登第累官鴻臚少卿
逐遼吊使境上使者不易服宗炎以禮折之須臾命乃
相見暨還升為卿俄以直龍圖閣知穎昌府歷密州卒
宋史新編卷一百一

宗炎善為詩藻思清婉歐陽脩稱有鮑謝風致云

宗愈字完夫舉進士甲科歷集賢校理久之兼史館檢
討遂同知諫院王安石用李定為御史宗愈言御史當
用學士及丞雜論薦又須官博士員外郎今定以幕職
不因薦得之是殆一出執政意即大臣不法誰復言之
蘇頌李大臨不草制坐絀宗愈又爭之安石怒出通判
真州累遷御史中丞哲宗嘗問朋黨之弊對曰君子指
小人為姦則小人指君子為黨明日具君子無黨論以
進拜尚書右丞因言者罷知陳州徙成都蜀人安其政
召遷至吏部尚書卒年六十六贈左銀青光祿大夫

宗回字醇夫用蔭登第歷寶文閣待制知慶州先是
河將王贍下邈川有功帥孫路不樂贍奪其兵與王啓
朝廷知之以宗回代路加直學士任伯雨再疏其罪奪
職知蘄州還為待制歷慶渭陳澶州兄宗愈入黨籍
宗回亦罷郡居亡何錄其堅守涅鄆之議起知秦州進
樞密直學士徙永興鄭州成德軍復坐事去大觀中卒
贈銀青光祿大夫胡氏自宿始大及宗愈仍世執政其
後子孫至侍從九卿者十數遂為晉陵名族

論曰張昇斥貴妃抑宦侍沮內降不附時宰非遇仁宗
孰諒其忠直乎趙槩仁孚盜賊義行於寮友其不校
宋史新編卷一百一

陽脩力為辨誣以全朝廷大體長者哉胡宿行古之道
通天人之學世號鉅儒至於振溺活萬人之命祚及子
孫宜夫

宋史新編卷一百一

明南京戶部主事莆田柯維騏著

歐陽脩子發策

劉敞弟放子奉世

曾鞏弟鞏孫志

歐陽脩字永叔廬陵人四歲而孤母鄭守節親誨之學家貧至以荻畫地學書幼敏悟過人及冠疑然有聲宋與且百年文章體裁猶仍五季餘習鏤刻駢偶泯忍弗振士因陋守舊論卑氣弱蘇舜元舜欽柳開穆脩輩咸有意作而張之而力不足脩慕唐韓愈所為文苦志探蹟至忘寢食必欲奔轡絕馳而追與之並舉進士試南宮第一擢甲科調西京推官從尹洙游為古文議論當

宋史新編卷一百二

世事迭相師友與梅堯臣為歌詩相倡和遂以文章名冠天下入朝為館閣校勘貽書責司諫高若訥不論救范仲淹語在若訥傳若訥上其書貶夷陵令慶曆三年由集賢校理知諫院初尹洙余靖皆以直仲淹與脩同見逐目之曰黨人自是朋黨之論起脩乃為朋黨論以進謂小人無朋惟君子則有之退小人之偽朋用君子之真朋則天下治矣脩論事切直人視之如讎帝獨獎其敢言面賜五品服顧侍臣曰如歐陽脩者何處得來同脩起居注不待試即除知制誥奉使河東自西方用兵議者欲廢麟州以省餽餉脩曰麟州天險不可廢

是州得存又言忻代許嵐多禁地廢田願令民得耕

不然將為敵有朝廷下其議久乃行歲得粟數百萬斛使還會保州兵亂以為龍圖閣直學士河北都轉運使方是時杜衍等相繼以黨議罷去脩慨然上疏曰杜衍韓琦范仲淹富弼天下皆知其有可用之賢而不聞其有可罷之罪自古小人讒害忠賢不過指為朋黨欲動搖大臣必須誣以顯權正士在朝羣邪所忌謀臣不用敵國之福也於是邪黨益忌脩因其孤甥張氏獄傳致以罪左遷知制誥知滁州居二年徙揚州潁州復學士留守南京母憂服除召判流內銓時在外十二年矣帝

宋史新編卷一百二

見其髮白問勞甚至小人畏脩復用有詐為脩奏乞澄汰內侍為姦利者其羣皆怨怒譖之出知同州帝納吳充言而止遷翰林學士俾脩唐書奉使契丹其主聞其名加尊禮焉知嘉祐二年貢舉時士子尚為險怪奇澀之文號太學體脩痛排抑之既畢事向之鄙薄者同脩出聚謀於馬首街邏不能制然場屋之習從是遂變加龍圖閣學士知開封府承包拯威嚴之後簡易循理不求赫赫名京師亦洽旬月改群牧使唐書成拜禮部侍郎兼翰林侍讀學士脩在翰林八年知無不言河決啻胡賈昌朝欲開橫隴故道回河使東流有李仲昌者

導入六塔河脩竝以為不可語在河渠志宰相陳執
 主昌朝文彥博主仲昌竟為河北患執中被論猶遷
 固位脩上疏請罷之樞密使狄青有威名帝不豫訛言
 籍籍脩請出之以保其終皆從之帝在位久而儲嗣未
 立脩嘗因水災上疏曰昔漢文帝初即位以羣臣之言
 即立太子而享國長久為漢太宗唐明宗惡人言儲嗣
 事不肯早定致秦王之亂宗社遂覆陛下何疑而又
 定乎既由樞密副使拜參知政事與韓琦同心輔政遂
 協定大議語在琦傳英宗以疾未親政皇太后垂簾左
 右交構幾成嫌隙太后泣語琦琦以帝疾為解太后意

宋史新編卷二百三

三

不釋脩進曰昔溫成之寵太后處之裕如今母子之間
 反不能容邪太后意稍和脩復曰仁宗在位久德澤在
 人故一日晏駕天下奉戴嗣君無一人敢異同者今太
 后一婦人臣等五六書生耳非仁宗遺意天下誰肯聽
 從太后默然久之而罷脩平生與人盡言無所隱及執
 政士大夫有所干請輒面諭可否雖臺諫官論事亦必
 以是非詰之以是怨誹益衆帝將追崇濮王脩引喪服
 記以為為人後者為其父母服降三年為期而不沒父
 母之名以見服可降而名不可沒也若本生之親改稱
 主伯歷考前世皆無典據進封大國則又禮無加爵

道故中書之議不與眾同於是御史呂誨等詆脩主
 議爭論不已皆被逐惟蔣之奇之說合脩脩薦為御史
 眾目為姦邪之奇患之思所以自解脩婦弟薛宗孺有
 憾於脩造帷薄不根之謗推辱之辰轉達於中丞彭思
 求思求以告之奇之奇即上章劾脩神宗初即位欲深
 護脩訪故宮臣孫思恭思恭為辨釋脩杜門請推治帝
 使詰思求之奇問所從來辭窮皆坐黜脩亦力求退罷
 為觀文殿學士刑部尚書知亳州明年遷兵部尚書知
 青州改宣徽南院使判太原府辭不拜徙蔡州脩以風
 節自持既數被汗蠟連乞謝事帝輒優詔弗許及守青

宋史新編卷二百三

四

州又論青苗為安石所詆故求歸愈切熙寧四年以太
 子少師致仕明年卒年六十六贈太子太師諡文忠脩
 始在滁州號醉翁晚號六一居士天資剛勁見義勇為
 雖機穽在前觸發之不顧放逐流離至于再三志氣自
 若也學者求見所與言未嘗及文章惟談吏事謂文章
 止於潤身政事可以及物凡歷數郡寬簡不擾所至民
 便之嘗曰以縱為寬以略為簡則政事弛廢而民受其
 弊吾寬不為苛意簡不為繁碎耳母嘗謂曰汝父為吏
 常夜燭治獄書求其生不得則廢書而嘆脩聞而服之
 終身其為文天才自然豐約中度簡而明信而通引物

連類折之於至理超然獨鷲衆莫能及故天下翕然
尊之獎引後進如恐不為賞識之下率為聞人曾鞏
安石蘇洵及子軾轍布衣屏處未為人知脩即游其聲
譽謂必顯於世篤於朋友生則振掖之死則調護其家
好古嗜學搜輯周漢以降金石遺文研稽異同立說於
左的的可表證謂之集古錄自撰五代史記法嚴詞約
多取春秋遺旨蘇軾敘其文曰論大道似韓愈論事似
陸贄記事似司馬遷詩賦似李白識者以為知言子發
字伯和少好學師事胡瑗得古樂鐘律之說不治科舉
文詞獨探古始立論議以恩補將作監主簿賜進士出

宋史新編卷百一

五

身累遷殿中丞卒年四十六蘇軾謂發得文忠公之學
漢伯喈晉茂先之流也中子棐字叔弼亦博學能文用
蔭為祕書省正字登進士乙科調陳州判官以親老不
仕親終始為審官主簿累遷職方員外郎知襄州曾布
執政其婦兄魏泰倚聲勢來居襄規占公私田園莫敢
誰何至是指州門東偏官邸廢址為天荒請之棐竟持
不與泰怒譖於布徙知潞州旋罷去元符末還朝歷吏
部右司二郎中以直祕閣知蔡州未幾坐黨籍廢
論曰歐陽脩文章學唐韓愈蘇軾推其衛道之功與愈
並然觀其著論升羸秦曹魏朱梁於正統豈得春秋

旨童子問斥繁詞易道殆未深究也其主議漢王典
尤為當時所非而脩自謂援據禮經俟百世而不惑晚
年作五代史於晉出帝父敬儒周世宗父柴守禮皆有
論說發明父子之倫甚悉無乃護其前議耶

劉敞字原父新喻人第進士通判蔡州直集賢院判尚
書考功仁宗賜夏竦謚文正敞言謚者有司之事竦行
不應法今百司各得守其職而陛下侵臣官疏三上改
謚文莊中貴人預定大樂敞諫儒學滿朝辨論有餘而
使若趙談者參之臣懼為袁盎笑也歷同脩起居注未
一月擢知制誥宦者石全彬領觀察使意不愜有愠言

宋史新編卷百一

六

居三日為真敞封還除書不草制奉使契丹順州山中
有異獸如馬食虎豹契丹不能識問敞敞曰此所謂駘
也為說其狀且誦山海經管子書曉之契丹益歎服使
還求知揚州狄青起行伍為樞密使每出入小民輒聚
觀相與推誦其拳勇至壅馬足不得行帝不豫人心動
搖青益不自安敞辭赴郡為帝言陛下幸愛青不如出
之以全其終帝領之使出諭中書青乃去位天長縣鞠
王甲殺人敞曰寃也相傳以為神明徙鄆州先是父旱
地多蝗敞至而雨蝗出境召糾察在京刑獄嘉祐禱享
羣臣上尊號宰相請撰表敞上疏曰今歲來頗有災異

當深自抑損帝嘉納蜀人龍昌期著書以詭僻惑眾
 彥博薦諸朝賜五品服敞與歐陽脩俱曰學非而博士
 制必誅又何賞焉敞以識論與眾忤求知永興軍拜翰
 林侍讀學士召判三班院英宗初立兩宮方有間敞進
 讀史記至堯授舜以天下拱而言曰舜至側微堯禪以
 位天地享之百姓戴之非有他道惟孝友之德光于上
 下耳帝為改容知其以義理諷也皇太后聞之亦大喜
 積苦眩瞶屢予告疾少間復求外以為汝州旋改集賢
 院學士判南京御史臺卒年五十敞學問淵博佛老卜
 筮天文方藥山經地志皆究大略朝廷有禮樂之事必
 宋史新編卷百一
 七
 就其家取決焉為文瞻敏掌外制時將下直會追封王
 主九人立馬却坐頃之九制成歐陽脩每有疑問對使
 揮筆答之長於春秋為書四十卷弟攸子奉世
 攸字貢父與敞同登科仕州縣者二十年始為國子監
 直講熙寧中判尚書考功同知太常禮院建白多施行
 王安石在經筵乞坐講攸曰避席立語古今常禮君命
 之坐所以示人主尊德樂道也若不命而請則異矣禮
 官咸同其議後皆仍之考試開封舉人與同院王介甫
 晉坐劾罷禮院廷試始用策考官呂惠卿列阿時者高
 等許直者居下放覆考悉反之又嘗詒安石書非新法

安石怒斥通判泰州又知曹州曹為盜區重法不能止
 攸曰民不畏死奈何以死懼之治尚寬平盜亦衰息歷
 京東轉運使徙知兗亳二州吳居厚代為轉運使能奉
 法令致財賦追坐攸廢黜之哲宗初起知襄州入為
 祕書少監以疾求去加直龍圖閣知蔡州給事中孫覺
 等言攸博記能文章政事倅古循吏身兼數器守道不
 回宜優賜之告留京師至蔡數月召拜中書舍人竟以
 疾不起年六十七攸著書百卷尤邃史學作東漢刊誤
 預脩資治通鑑為人疎儻不脩威儀喜諧謔數招怨悔
 奉世字仲馮第進士累官直史館國史院編脩官以忤
 宋史新編卷百一
 八
 蔡確謫後歷樞密直學士簽書院事章惇當國奉世乞
 免去紹聖初以端明殿學士知成德軍改定州踰年知
 成都府過都入覲欲述朋黨傾邪狀曾布言於帝曰元
 祐變先朝法奉世最為漏網恐不足見明年責光祿少
 卿分司南京居郴州邪怒又劾之再貶隰州團練副使
 徽宗立還其官歷知數州崇寧初再奪官責居沂充赦
 歸後復端明學士卒年七十三奉世性簡重洽尚安靜
 文詞雅贍亦精漢書學常云得喪常理譬如寒暑加人
 雖善攝生者不能無病正須安以處之
 曾鞏字子固南豐人幼警敏能文甫冠名聞四方登嘉

祐二年進士第歷集賢校理為實錄檢討官出通判
州知齊襄洪三州皆有異政加直龍圖閣知福州福無
職田歲鬻園蔬自入常三四十萬鞏謂太守不宜與民
爭利罷之後至者亦不復取也徙明毫滄三州鞏久外
徙世頗謂偃蹇不偶一時後生輩鋒出鞏視之泊如也
過闕神宗召見勞問甚寵留判三班院疏議經費以節
用為理財之要帝稱善帝欲合累朝國史為一書加鞏
史館脩撰專典不以大臣監總既而不克成會官制行
拜中書舍人尋掌延安郡王牋奏居母憂卒年六十五
鞏性孝友父亡奉繼母益至撫四弟九妹於委廢單弱
宋史新編卷一百一

中宦學婚嫁一出其力為文章上下馳騁本原六經斟酌於司馬遷韓愈時鮮能過也少與王安石游安石聲譽未振鞏導之於歐陽脩及安石得志遂與之異神宗嘗問安石何如人對曰安石文學行義不減揚雄以吝故不及帝曰安石輕富貴何吝也曰勇於有為吝於改過耳呂公著嘗告神宗以鞏行義不如政事政事不如文章故不大用云弟布在姦臣傳幼弟鞏孫志鞏字子開第進士歷同知太常禮院太常自秦以來禮文殘缺親祠皇地祇於北郊蓋自鞏發之兄布以論市易被責亦奪鞏主判再遷右司郎中為神宗實錄檢討

元祐初擢中書舍人論葉康直知秦州不當執政訐先白御史因攻之鞏求去范純仁力言於朝曰若善人不見容吾輩不可居此矣乃得釋蔡確貶新州鞏先與汝礪約極論會除給事中汝礪獨封還制書言者謂鞏賣友略不自辨以實文閣待制知潁州徙鄧齊陳州應天府入為吏部侍郎是歲當郊鞏堅抗前說既而合祭天地乃自劾改刑部請不已出知徐州徙江寧府帝親政更用舊臣數稱鞏議禮趣入對鞏言宜選忠信端良之士真諸近班以參謀議備顧問與夫深處法宮親近警御其損益相去萬萬貴近惡其語出知瀛州與兄布

宋史新編卷一百一
易地時方治實錄譏訕罪降為滁州稍復集賢殿修撰歷泰州海州徽宗立復召為中書舍人日食四月朔當降詔求言鞏具述帝旨詔下投匭者如織章惇惡之欲因事去鞏帝不聽遷翰林學士兼侍讀布拜相鞏適當制國朝學士弟草兄制唯韓維與鞏為衣冠榮建中靖國元年太史奏日又當食四月鞏請對言比歲日食正陽咎異章著陛下宜痛自克責以塞天變言發涕下帝悚然順納只布在相位引故事避禁職拜龍圖閣學士提舉中太一宮未幾出知陳州歷太原應天府揚定二州崇寧初落職連貶濮州團練副使安置汀州四年

潤卒年六十一自熙寧以來四十年大臣更用事邪
相軋黨論屢起聲身更其間數不合凡布與韓忠彥並
相日夕傾危之聲既居外移書告之曰兄方得君當引
用善人却正道以杜惇卞復起之萌而數月以來所謂
端人吉士繼跡去朝所進以為輔佐侍從臺諫往往皆
前日士具時惇卞縱未至一蔡京足以兼二人可不深
慮而不能從未幾京得政布與聲俱不免聲天資仁厚
而容貌端嚴自少力學為文溫潤有法更十一州多善
政紹興初謚文昭子統左諫議大夫孫悟

宋史新編卷百

七

年金人陷越志被執見其帥琶八辭氣不屈且數其叛
盟欺天罪於是家屬四十口同遇害

悟字蒙伯登進士第靖康間為亳州士曹金人破亳州
悟被執抗辭慢罵眾刃廟之妻孥同日被害

論曰劉敞剛正之氣發而為嘉謀忠言扶國是而動主
聽奚但醞藉之足多乎放有兄之風未免失之疎曠昔
人謂盡飾之道惡可廢耶曾鞏與聲並優儒術精吏治
鞏尤善文章追當時歐陽子與之齊驅三蘇諸人勿論
也假令仲也作相世弗與姦邪者比其家聲不為當代
冠哉

蔡襄

呂溱

王素從孫

余靖

彭思永

張存

何郊

吳中復從孫

蔡襄字君謨仙遊人第進士為西京留守推官館閣校
勘范仲淹以言事去國余靖論救之尹洙請與同貶歐
陽脩移書責司諫高若訥由是三人者皆坐譴襄作四
賢一不肖詩都人士爭傳誦契丹使購於營書之肆以
歸慶曆三年仁宗更用輔相親擢靖脩及王素為諫官
襄知諫院襄喜言路開慮正人難久立上疏曰任諫非
難聽諫為難聽諫非難用諫為難三人忠誠剛正必能

宋史新編卷百

七

盡言臣恐邪人不利必造為禦之之說其說不過有三
臣請辨之一曰好名夫忠臣引君當道論事唯恐不至
若避好名之嫌無所陳則土木之人皆可為矣二曰好
進前世諫者之難激於忠憤遭世昏亂死猶不辭何好
進之有近世獎拔太速但久而勿遷雖死是官猶無悔
也三曰彰君過諫爭之臣蓋以司過舉耳人主聽而行
之足以致從諫之譽何過之能彰至於巧者亦然事難
言則暗而不言擇其無所忤者時一發焉猶或不行則
退而曰吾嘗論其事矣此之謂好名默默容容無所媿
恥躡資累級以挹顯仕此之謂好進君有過失不效之

於未然傳之天下後世其事愈不可掩此之謂彰君過願陛下察之母使有好諫之名而無其實時有旱蝗日食地震之變襄謂災害之來由君臣上下皆有闕失語甚激切進直史館兼脩起居注襄益任職論事無所回撓開寶浮圖災下有舊瘞佛舍利詔取以入宮人多灼臂落髮者方議復營之襄諫謂陛下當脩人事奈何專信佛法彼所居尚不能護何有於威靈夏竦罷樞密使韓琦范仲淹竝在位襄言陛下此舉人士莫不相慶然臣切憂之天下之勢譬猶病者陛下既得良醫矣信任不疑非徒愈病而又壽民醫雖良術不得盡用則病且

宋史新編卷一百一

三

日深保州卒作亂戕官吏已而推懦兵十餘輩為首惡殺之以求招撫襄謂不可開驕慢暴亂之源詔盡誅之以毋老求知福州改福建路轉運使開古五塘溉民田奏減五代時丁口稅之半復脩起居注唐介擊宰相觸盛怒襄趨進請全貸既貶春州又上疏謂必死之謫得改英州進知制誥除授非當職輒封還帝遇之益厚賜其毋冠帔以示寵又親書君謨兩字遺襄遷龍圖閣直學士知開封府襄精吏事談笑剖決破姦發隱吏不能欺以樞密直學士再知福州徙知泉州距州二十里萬安渡立石為梁其長三百六十丈種橋於礎以為固至

今賴焉又植松七百里以庇道路閩人刻碑紀德翰林學士三司使英宗不豫皇太后聽政為輔臣言先帝既立皇子宦妾更加熒惑而近臣知名者亦然幾敗大事近已焚其章矣已而外人遂云襄有論議帝聞而疑之會襄數詣告因命擇人代襄襄乞為杭州拜端明殿學士以往未幾居母憂卒年五十六贈吏部侍郎襄工於書仁宗愛之命書元舅隴西王碑其溫成后父碑則辭曰待詔職也篤於朋友聞其喪不御酒肉為位而哭乾道中諡忠惠孫佃仲俱登第仲二沈有傳呂溱字齊叔揚州人進士第一歷知制誥出知杭州入

宋史新編卷一百一

一四

為翰林學士疏論宰相陳執中姦邪仁宗還其疏溱曰願出以示執中未幾執中去溱亦以侍讀學士知徐州賜宴資善堂詔自今由經筵出者視為例徙成德軍溱豪侈自放簡忽於事與都轉運使李參不相能還判流內銓參劾其過貶秩知和州歷復集賢院學士加龍圖閣直學士知開封府豪惡斂跡以病改樞密直學士提舉醴泉觀遂卒年五十五贈禮部侍郎神宗詔優恤官庀其葬以厲臣節溱開敏善議論名輩皆推許然自貴重在杭州接賓客不過數語時目為七字舍人云工素字仲儀太尉旦季子也賜進士出身至屯田員外

郎孔道輔薦為侍御史道輔貶出知鄂州仁宗擢知院素方壯年遇事感發適皇子生將進百僚官頒諸軍賞素爭曰西夏畔渙契丹要求縣官之須且日急矣宜留爵秩以賞戰功儲金繒以佐邊費議遂已王德用進二女子素論之帝曰朕真宗皇帝之子卿王旦之子有世舊非他人比也德用質進女然已事朕左右奈何素曰臣之憂正恐在左右爾帝動容立命遣二女出賜素銀緋擢天章閣待制淮南都轉運按察使素不摘細故即有貪刻必繩治窮竟以故下吏愛而畏之改知渭州以市木河東降華州又奪職徙汝俄悉還其故遷龍圖

宋史新編卷三十一

五

閣直學士以樞密直學士知開封府出知定州成都府凡為政務合人情蜀人紀其目號曰王公異斷復知開封素少知名出入侍從將帥久頗鞅鞅厭倦劇煩事多鹵莽不治盜賊數發坐劾出知許州治平初夏人寇靜邊若召拜端明殿學士復知渭州於是三鎮涇原蕃夷故老皆歡賀比至敵解去換澶州觀察使知成德軍改青州觀察使熙寧初還以學士知太原府汾河大溢素亟命具舟楫築堤捍之一夕水驟至人賴以安入知通進銀臺司轉工部尚書仍故職致仕故事雖三公致仕亦不帶職朝廷方新法制素首以學士就第卒年六十一

七謚懿敏子鞏從子靖從孫震鞏長於詩從蘇軾游軾守滁鞏往訪之與客遊泗水登雕山吹笛飲酒乘月而歸軾待之於黃樓上謂曰李太白死世無此樂三百年矣軾得罪鞏亦竄賓州數歲得還豪氣不少挫後歷宗正丞以跌蕩傲世為時議所短故終不顯靖字詹叔蚤孤自力於學好講切天下利害以蔭歷太常少卿直昭文館知廣州入為度支副使卒子古字敏仲第進士歷遷戶部侍郎詳定役法與蔡京多不合詔徙古兵部歷戶部刑部尚書攻不已以寶文閣直學士知成都坐黨籍責衡州別駕安置溫州復朝散郎尋卒

宋史新編卷三十一

六

震字子發以父任試銓優等賜及第歷龍圖閣直學士知開封府震與章惇皆呂惠卿所薦而素不相能府奏獄空哲宗疑不實震謂惇抑已會頴昌蓋漸有訟許賂惇子弟震捕治頗得蹤跡惇懼以獄付大理徙震樞密都承旨遂坐折獄滋蔓傾搖大臣奪職知岳州卒余靖字安道曲江人少不事羈檢以文學稱鄉里第進士起家為贛縣尉試書判拔萃改將作監丞知新建縣遷祕書丞建言班固漢書舛謬命與王洙并校司馬遷范曄二史擢集賢校理范仲淹以言事貶靖言沒黯在廷以平津為多詐張昭論將以魯肅為粗疎漢皇吳

熟聞訾毀兩用無猜益損令德陛下自親政以來屢
言事者恐鉗天下口疏入落職監筠州酒稅歷遷校理
同知禮院慶曆中帝銳意欲更弊事增諫員使論得失
以靖為右正言進脩起居注靖論夏竦姦邪不可為樞
密王舉正不才不宜在政府狄青武人不宜獨守涇州
張堯佐以脩媛故除提點府界公事非政事之美太常
博士王翼西京治獄還賜五品服靖曰嘗有工部郎中
呂覺以治獄祈易章綬陛下諭之曰朕不欲因鞫囚與
人恩澤陛下前日諭覺是則今日賜翼非矣小人望風
希進無所不至幸陛下每於事端抑其奔競其說多見

宋史新編卷一百一

七

納擢知制誥元昊既歸款朝廷欲加封冊而契丹以兵
臨西境來言為中國計賊請毋和朝議難之會靖數言
契丹挾詐不可輕許即遣靖往報卒屈其議而還朝廷
遂發夏冊臣元昊西師既解嚴北邊亦無事靖三使契
丹亦習外國語嘗為番語詩為御史所劾出知吉州靖
罷劾太常博士茹孝標匿喪坐廢靖既失勢孝標詣闕
言靖少游廣州犯法受榜靖聞之不自得求侍養去改
將作少監分司南京居曲江再遷衛尉卿知虔州丁父
憂去儂智高反朝廷方顧南事就喪次起靖祕書監知
潭州改桂州詔以廣南西路委靖經制既而朝廷遣

孫沔將兵共討賊賊平遷尚書工部侍郎初青
至前戒部將勿戰靖迫鈴轄陳曙出鬪敗走青至按軍
法斬曙及指使袁用等於坐靖瞿然起拜及諸將班師
獨留靖廣西擒智高母子弟三人生致闕下加集賢院
學士徙知潭州又徙青州交趾蠻寇邕州以靖安撫廣
西知廣州官至工部尚書代歸卒年六十五贈刑部尚
書諡襄靖嘗夢神人告以所終官而死秦亭故靖常畏
西行及卒則江寧府秦淮亭也

宋史新編卷一百一

六

彭思永字季長廬陵人第進士歷侍御史皇祐祀明堂
將進百官秩時張堯佐已責觀執政王守忠已寵求旌
節命未出思永抗疏曰陛下覃此謬恩豈為天下孤寒
哉不過為堯佐守忠取悅眾人耳外戚秉政官侍用權
非社稷福也仁宗怒中丞郭勸諫官吳奎為之請乃以
汎恩轉司封員外郎解臺職為湖北轉運使累遷御史
中丞濮王稱親之議言者爭之皆斥去思永更上疏極
論二親之嫌英宗欲施行而中書持甚力卒不果神宗
即位御史蔣之奇糾歐陽脩陰事挽思永自助思永以
為惟薄之私非外人所知但其首建濮議違典禮以犯
衆怒不宜更在政府詔問語所從來思永不肯對而極
陳大臣專恣朋黨秀出知黃州改太平州以戶部侍

致仕卒年七十一思求仁厚廉恕為兒時旦起就學金釵於門外默坐其處須臾亡釵者求物色審之良是即付之始就舉持數釧為資同舉者過之出而玩或墜其一於袖間眾相為求索思求曰數止此耳客去舉手揖釧墜于地眾服其量居喪窶甚鄉人餽之無所受子衛亦孝謹以父老棄官家居十餘年

張存字誠之冀州人第進士為安肅軍判官天禧中詔銓司以身言書判取士才得二人存預其選改著作佐郎知朝城縣屢薦為殿中侍御史遷侍御史仁宗初親政罷百官轉對存請復之又言曹脩古輩忤旨廢黜布

宋史新編卷三十一

九

衣林獻可上封事竄惡地恐自今忠直之言與夫理亂安危之機蔽而不達因歷引周昌朱雲辛慶忌辛毗事以開帝意歷京東陝西河北轉運使戶部度支副使西邊動兵以天章閣待制為陝西都轉運使黃德和之誣劉平也存奏言身既陷沒又為讒狡所困邊臣自此無復死節矣朝廷采其說遷龍圖閣直學士知延州以母老憚行徙澤州還為待制踰年知成德軍復學士契丹與元昊結昏陰謀相首尾聚兵塞上而求關南存言河北城久不治宜留意乃以為都運使盡城諸州入知開封府復使河北三則反坐失察降知汀州歷吏部侍郎

致仕凡十五年積遷禮部尚書存性孝友收恤宗屬聘窮瘝不使一人失所家居矜莊子孫非正衣冠不見與賓友燕接垂足危坐終日未嘗傾倚卒年八十八諡恭安

何郊字聖從成都人第進士由太常博士為監察御史轉殿中侍御史言事無所避楊懷敏以衛卒之亂猶為副都知郊與魚周詢論之仁宗召諭云懷敏實先覺變宜有所寬假郊等皆言不可卒出之郊爭辨尤力帝曰古有碎首諫者卿能之乎對曰君不從諫則臣有碎首陛下受諫如流臣何敢掠美歸過君父帝欣納之夏竦

宋史新編卷三十一

十

負罪不去郊等奏出知河南竦乞留京師郊奏復上竦遂行時詔羣臣陳左右朋邪中外險詐久而無所行郊請閱實其是否因言曰誠與疑治亂之本也君臣交疑而欲天下無否塞之患不可得矣都知王守忠以脩祭器勞遷景福殿使給兩使留後奉又詔許如正班守忠移閣門欲綴本品坐宴郊極論之知雜御史闕帝越次用之郊遍歷三院有直聲晚節頗回畏因地震言陰盛臣強以譏切韓琦又乞召還王陶以迎合上意由是聲名損於御史時以母老求西歸乃以知漢州人知梓州擢至天章閣待制還判銀臺司唐介出荆南數過門

郊封還之介復留諫院遷龍圖閣直學士為河東都轉運使歷知永興河南治平末再知梓州居三年老而病猶乞進用神宗薄之詔提舉成都玉局觀從臣外祠自此始遂以尚書右丞致仕卒年六十九

吳中復字仲庶永興人父仲舉仕李煜為池陽令嘗殺曹彬所招使者城陷被執曰世祿李氏國亡宜死彬義而不殺中復進士及第知峨眉縣代還不載一物通判潭州御史中丞孫抃薦為監察御史初不相識也或問之抃曰昔人恥為呈身御史今豈有識而臺官耶遷殿中侍御史彈宰相梁適適罷中復亦通判虔州未至復

宋史新編卷一百一

三

還臺當弼主李仲昌開六漯河內臣劉恢密告所斷岡與國姓上名同賈昌朝陰助之欲以搖弼詔中復往治促行甚急中復馳至較其名乃趙征村也亦無岡勢欲得止又彈宰相劉沆沆罷改右司諫同知諫院遷至龍圖閣直學士知江寧府歷成德軍成都府水興軍河北行青苗法拒不聽關內大旱民多流亡中復請加賑恤執政惡之遣使往視謂不實前一階提舉王隆觀起知荆南坐過用公使酒免卒年六十八從孫擇仁擇仁字智夫以父任為進士主簿金水河隄壞諸縣皆選屬元役得詣朝堂白事宰相范純仁獨異之知大

縣十貴人譚植奴犯法按致於理植羞恚造譖徽宗

戶部郎中宋喬年往鞫喬年仇吏也疾驅至不能得辜毛罪笑謂擇仁曰來為察君罪顧乃得一奇士遂薦之召遷至集賢殿修撰為京畿都轉運使拜戶部侍郎兼知開封府宦官楊戩中以事出為顯謨閣直學士知熙州徙永興軍走馬承受藍從熙言其擅改茶法奪職免再閱歲以徽猷閣待制領江淮發運還直學士知渭州以病提舉崇福宮起知青州不克拜卒年六十六論曰治辨之才易匡救之忠難君子多蔡襄諸人者獨才乎哉王素余靖初不見容於朝既而仁宗徵還與蔡

宋史新編卷一百一

三

襄並可言責擊官邪廟主躬各竭惻款斯不孤簡任矣彭思永沮王守忠張堯佐何郊出夏竦楊懷敏吳中復劾梁適劉沆張存請貸曹偆古林獻可亦皆克舉厥職呂湊非諫官乃能暴陳執中之罪豈不以立朝循默為可恥耶

宋史新編卷一百一

宋史新編卷一百三

列傳四十五

明南京戶部主事莆田柯維騏著

鄭懈

陳襄

錢公輔

孫洙

呂誨字由誨

劉述

劉琦

錢顛

鄭俠

鄭懈字毅夫安陸人爲文峭整舉進士第一歷官知制誥英宗立懈言昭陵制度不宜效乾興有傷儉德又言郡國馳表稱賀例官其人此五代餘習不可因仍以開僥倖皆不報又上疏言陛下所與共政者七八大臣焉能盡天下聰明願詔中外盡言至於臣下進見虛心詢

宋史新編卷一百三

訪必能有益治道帝嘉納之出知荆南治平中大水求言懈上疏曰前世之君求諫者甚衆能用其言載於行事者蓋鮮願陛下采羣臣章疏容而聽之無令徒掛牆壁爲虛文而已還判三班院神宗召拜翰林學士朝廷議納橫山懈曰兵禍必起於此已而神宗取綏州懈言尊用變詐之士務爲掩襲如戰國暴君所尚豈帝王大略哉又請因諒祚告哀遣使立其嗣子識者疑之權發遣開封府斷謀殺獄不用按問新法爲王安石所惡以侍讀學士出知杭州徙青州方散青苗錢懈言不忍民無罪而陷憲綱引疾祈開提舉鴻慶宮卒年五十一

陳襄字述古候官人少孤能自立出游鄉校與陳烈

希孟鄭穆爲友相與倡道海濱聞者皆笑以驚守之不爲變卒從而化謂之四先生襄第進士調浦城簿攝令

事民有失物者捕偷兒至數輩相撐柱襄語之曰某廟鐘能辨盜犯者捫之輒有聲乃率同列詣鐘所祭禱陰

塗以墨而以帷蔽之一人手無所汗遂服罪知河陽縣始教民種稻富弼爲郡守禮遇之襄留意教事進縣子

弟於學或讒之於弼襄講說不少懈弼入相薦爲祕閣校理判祠部歷知諫院改侍御史知雜事論青苗法乃

管商之術非聖世所宜行望貶斥王安石呂惠卿以謝

天下又乞罷韓絳政府以杜大臣爭利而進者且言韓

維不當爲中丞皆不聽召試知制誥以言不行辭補外

安石欲以爲陝西轉運使帝特留脩起居注襄懇辭手

詔諭之乃就職踰年知制誥安石又欲出之帝不許尋

直學士院安石益忌之擿書詔小失出知陳州徙杭州

以樞密直學士知通進銀臺司兼侍讀判尚書都省卒

年六十四贈給事中襄莅官以興學爲先平居以講求

民間利病爲急旣亡篋有手書數十幅盈紙細書大抵

皆民事也神宗嘗訪人材可用者襄以司馬光韓維呂

公著蘇頌范純仁蘇軾至于鄭俠三十一人對請純

仁

純

仁

仁

公著不當久外謂俠竄瘴癘使得生還帝不能盡
錢公輔字君倚武進人少從胡翼之學中進士甲科歷
知制誥英宗卽位陳治平十議又作帝問一篇上之王
疇爲翰林學士未久擢副樞密公輔謂其望淺不草制
謫滁州團練使起知廣德軍神宗立歷知制誥又知諫
院宰相富弼謂曰上求治如飢渴正賴君輩同心以濟
答曰朝廷所爲是天下誰敢不同所爲非公輔欲同之
不可得已王安石雅與之善旣得志主薛向更鹽法出
滕甫於鄆州公輔數於帝前言向當黜甫不當去拂安
石意罷諫職旋出知江寧府明年帝欲召還安石沮之

宋史新編卷五

三

但徙揚州以病乞越改提舉崇福觀卒年五十二
孫洙字巨源廣陵人羈北能文未冠第進士歐陽脩等
舉應制科進策五十篇指陳政體明白剴切韓琦讀而
嘆曰今之賈誼也再遷集賢校理知太常禮院治平中
求言洙疏時弊十七事後多施行兼史館檢討同知諫
院凡有章奏輒焚其藁神宗主王安石新法多逐諫官
御史洙知不可而鬱鬱不能有所言但力求補外得知
海州免役法行常平使者欲加斂取羸洙力爭之旱蝗
爲害致禱於胸山徹奠大雨蝗赴海死尋勾當三班院
同修起居注進知制誥帝獎其文自直學士院擢翰林

學士踰月得疾時參知政事闕帝將用之數遣中使
醫勞問洙小愈在家習肄拜跽債不能興於是竟卒年
四十九帝臨朝嗟悼常賻外賜錢五十萬洙博聞強識
明練典故出語皆成章雖對親狎未嘗發一鄙語文詞
典麗有西漢之風士大夫共以丞輔期之

論曰鄒解之擢甲科也仁宗先期焚香祝天願得忠孝
狀元解後來多獻納不肯詭隨以圖富貴謂之忠孝非
耶閩士自游揚以前鮮知性命之學陳襄挺出流俗力
爲之倡觀其論列權臣加意民間利病豈空談無用者
哉錢公輔孫洙皆神宗朝諫官也公輔忤王安石解職

宋史新編卷五

四

洙噤不言及領方州爭免役晚矣
呂誨字獻可宰相端之孫性純厚力學不妄與人交登
進士第歷殿中侍御史時廷臣多疏訐人罪誨言臺諫
許風聞言事非職侵官請詔懲革御藥供奉官四人遙
領團練使御前忠佐當汰復留誨劾樞密使宋庠結援
徇私詔罷庠而用陳升之爲副使誨又論之升之旣去
誨亦出知江州時嘉祐六年也上疏請登建皇嗣謂宸
謀已定當使天下共知萬一有姦臣附會其間陽爲忠
實以緩上心此爲患最大不可不察也召爲侍御史改
同知諫院英宗不豫誨請皇太后日命大臣一員與淮

陽王視進藥餌都知任守忠用事又帝之立非守忠
數間謀東朝播為惡言內外洵懼誨上兩宮書開陳大
義多人所難言者帝疾小愈遂論守忠罪并其黨史昭
錫竄之治平二年遷兵部員外郎兼侍御史知雜事濮
議稱皇伯與中書異誨七上章不聽乞解臺職亦不聽
遂劾宰相韓琦不忠五罪又與御史范純仁呂大防劾
歐陽脩首開邪議陷陛下於過舉皆不報已而詔濮王
稱親誨等知言不用即上還告敕居家待罪且言與輔
臣勢難兩立帝以問執政脩曰若臣等有罪當留御史
帝猶豫久之乃下遷誨工部員外郎知蘄州神宗立歷

宋史新編卷百三

五

擢復知諫院拜御史中丞王安石執政時多謂得人誨
獨不以為然著作佐郎章辟光上言岐王顥宜遷居外
邸皇太后怒帝令治其離間罪安石護之誨請下辟光
吏不從遂上疏劾安石曰大姦似忠大佞似信安石外
示朴野中藏巧詐陛下悅其才辨而委任之安石初無
遠略惟務改作立異罔上欺下文言飾非誤天下蒼生
必斯人也久居廟堂必無安靜之理辟光之謀本安石
及呂惠卿所導故力加營救願察於隱伏質之士論然
後知臣言之當否帝方注倚安石還其章誨求去帝謂
曾公亮曰若出誨恐安石不自安安石曰臣以身許國

宋史新編卷百三

六

陛下處之有義臣何敢以形跡自嫌苟為去就乃出誨
知鄧州誨之將有言也司馬光勸止之誨曰安石好執
偏見輕信姦回喜人佞已聽其言則美施於用則疎置
諸宰輔天下必受其禍且上新嗣位所與朝夕圖議者
二三執政而已苟非其人將敗國事此乃腹心之疾救
之惟恐不逮顧可緩耶誨既斥安石益橫光由是服誨
先見自以為不及也明年改知河南旋以疾提舉崇福
宮表求致仕曰臣本無宿疾醫者用術乖方妄投湯劑
率任情意差之指下禍延四支一身之微因無足即奈
危族之託何蓋喻朝政也誨病困猶憤歎以天下事為
憂既革司馬光往省之目已瞑聞光哭聲然而起張口
強視曰天下事尚可為君實勉之光曰更有以見屬乎
曰無有遂卒年五十八贈通議大夫季子由誠
由誠字子明以蔭歷通判成都府知雅絲溫嘉四州皆
有治績靖康初宰相唐恪薦召與恪議不合且憂其言
縮不足濟時艱力求退差知夔慶府時京東諸郡兵驕
多內訌由誠拊循有方士樂為用一日金兵四集由誠
嚴立賞罰厲以忠義敵急攻矢石如雨人無叛志判官
趙令佳同心誓守城陷被執敵欲生降之由誠不屈乃
殺其子仍於前由誠不顧與令佳同遇害于傲野家蜀

四十口皆被執無生還者贈通奉大夫錄二子

劉述字孝叔湖州人第進士累官都官員外郎提點江西刑獄六年不奏考功課改荆湖等路轉運使再遷刑部郎中神宗立召為侍御史知雜事又十一年不奏課帝知其又次授吏部郎中王安石爭謀殺刑名述兼判刑部駁之及敕下述封還中書奏執不已安石白帝詔開封府推官王克臣劾述罪於是述率御史劉琦錢顛共上疏曰安石執政未數月中外人情囂然胥動蓋以專肆胸臆輕易憲度無忌憚之心故也安石自應舉歷官尊尚堯舜之道以倡率學者及遭時得君乃首議財

宋史新編卷三

七

利務為容悅言行乖戾一至於此剛狠自任則又甚焉豈宜處之廟堂以亂國紀願早罷逐以慰天下元元之心曾公亮陰自結援以固寵趙抃括囊拱手但務依違大臣事君豈當如是疏上安石奏先貶琦監處州鹽酒務顛監衢州鹽稅司馬光上疏乞留不報開封獄具述三問不承安石欲置之獄光又與范純仁爭之乃議貶為通判帝不許以知江州踰歲提舉崇禧觀卒年七十二紹興初贈祕閣修撰

劉琦字公玉宣城人博學廣覽立志峻潔以都官員外郎通判歙州召為侍御史既以言王安石貶終通判鄧

州年六十一

錢顛字安道無錫人知贛烏程二縣皆以治行聞治末為殿中侍御史裏行既坐王安石貶將出臺於眾中青同列孫昌齡曰平日士大夫未嘗知君名徒以媚事王安石宛轉薦君得為御史亦當少思報國奈何寧欲附會以求美官我視君犬彘之不如也即拂衣上馬去後徙秀州家貧母老處之怡然蘇軾詩曰烏府先生鐵作肝世因目為鐵肝御史卒年五十三

宋史新編卷三

八

鄭俠字介夫福清人初隨父官江寧閉戶苦學遂受知王安石進士高第調光州司法參軍疑獄讞議安石悉依奏俠感為知己思欲盡忠秩滿徑入都時重試法安石以語俠俠以未習辭問所聞對曰青苗諸法與邊鄙用兵在俠心不能無區區也安石不答俠退不復見但數以書言新法之害久之監安上門方置修經局安石又欲辟為檢討遣客諭意俠辭曰俠竊來求執經相君門下耳而相君發言持論無非以官爵為先所以待士者亦淺矣果欲援俠而成就之取所獻利民便物之事行其一二使進而無阻亦善乎俠因客又列民商若免役未幾詔小夫裨販者免征重商十損其七他皆無所行是時自熙寧六年七月不雨至于七年三月東

流民每風沙飄噎扶攜塞道羸瘠愁苦身無完衣並
民買麻粃麥麩合米為糜或茹木實草根至身被鎖械
而負瓦揭木賣以償官累索不絕俠繪所見為圖奏疏
詣閣門不納乃假稱密急發馬遞上之銀臺司其略云
去年大蝗秋冬亢旱麥苗焦枯五種不入群情懼死方
春斬伐竭澤而漁草木魚鱉亦莫生遂願陛下開倉稟
賑貧乏取有司培克不道之政一切罷去冀下召和氣
上應天心延萬姓垂死之命今臺諫充位左右輔弼又
貪微近利便抱道懷識之士皆不欲與言陛下以爵祿
名器駕馭天下忠賢而使人如此甚非祖宗社稷之福

宋史新編卷五十一

九

也竊聞南征北伐者皆以其勝捷之勢山川之形為圖
來獻料無一人以天下之民質妻鬻子斬桑壞舍流離
逃散遑遑不給之狀上聞者臣謹以逐日所見繪成一
圖但經眼目已可涕泣而况有甚於此者乎如陛下行
臣之言十日不雨即乞斬臣宣德門外以正欺君之罪
疏奏神宗及覆觀圖長吁數四袖以入是夕寢不能寐
翌日命罷青苗等法凡十八事民間謠叫相賀又下責
躬詔求言越三日大雨遠近沾洽輔臣入賀帝示以俠
所進圖狀且責之皆再拜謝安石上章求去外間始知
其由羣姦切齒遂以俠付御史治其擅發馬遞罪呂惠

御史緘默不言而君上書不已是言責在監門而臺中
無人取懷中名臣諫疏三帙授俠曰以此為正人助
惠卿暴其事且嗾御史張琥劾馮京為黨與俠道還
對獄惠卿議致之死帝曰俠所言非為身也忠誠可嘉
豈宜深罪但徙英州哲宗立始得歸蘇軾孫覺表言之
以為泉州教授元符七年再竄于英徽宗立赦還故官
又為蔡京所奪自是不復出布衣糲食屏處田野然一
言一話未嘗忘君宣和元年卒年七十九里人揭其闕
為鄭公坊州縣皆祀之於學紹熙初贈朝奉郎官其孫
嘉正

宋史新編卷五十一

十

論曰呂誨三為臺官三見黜其發王安石之姦於未露
雖富歐之知弗之及不特司馬也劉述錢顛劉琦並以
爭新法得罪其職宜然鄭俠小官乃能憂國家事疏論

群姦竄逐窮阨而不悔當時厚祿嬖阿者何心哉

陳薦 王獵 孫思恭 周孟陽

齊恢 楊繪 劉庠 朱京

陳薦字彥升邢州沙河人第進士為華陽尉從韓琦定州河東幕府性木彊簡澹琦語人曰廉於進勇於退嫌疑間毫髮不處與人交久而不變如彥升者無幾也琦輔政薦為祕閣校理判登聞檢院知太常禮院英宗諸王出閣選為記室參軍直集賢院神宗即位自太子右諭德進至知制誥知諫院論薛向謀取橫山功不就近處以王恢之罪楊繪劾宰相曾公亮不宜罷諫職俱不

宋史新編卷三十一

報除龍圖閣直學士河北都轉運使河決棗彊水官議於恩冀深瀛之間築堤三百六十里期一月畢工役夫八萬薦曰河未能為數州害民方方困願以歲月為之還判流內銓太常寺議學校貢舉法請會三年貢士數均之諸路計口察萃廉如漢制權主管御史臺坐論李定罷臺事又以議典禮不合出知蔡州召為寶文閣學士兼侍讀進資政殿學士屢求退以為本州命兩省燕餞資善堂擢其子厚為御史臺主簿未幾提舉崇福宮卒年六十九贈光祿大夫

士獵字得之長垣人累應進士不第乃浴生積錢既而

歎曰此敗吾志也悉以班諸親族以范仲淹薦得出身

為求與藍田主簿徙林慮令縣俗不知學獵立孔子廟擇秀民誨之居官無絲髮擾吏民愛信共目為清長官入為王宮教授歷諸王侍講英宗即位拜天章閣待制兼侍講方議濮王稱以問獵獵不可帝曰王侍講厚亦持此說邪對曰臣不敢以非禮名號加於王所以報王也帝自是不復議神宗立進龍圖閣直學士求知襄州未行改滑州以本曹侍郎致仕卒年八十

宋史新編卷三十一

孫思恭字彥先登州人擢第後即遭父喪不肯復從官尋十年間纔三書吏考為宛丘令轉運使以水災時調春夫爭弗得乃棄官去吳奎薦補國子直講加祕閣校理事神宗藩邸為說書又為侍講直集賢院及即位擢天章閣待制歐陽脩初不知思恭脩出政府思恭盡力救解出知江寧府鄧州以疾移單州管幹南京留司御史臺卒年六十一思恭精關氏易尤妙於大衍嘗修渾儀者堯年至熙寧長曆近世曆數之學無有及之者周孟陽字春卿海陵人第進士為潭王宮教授諸王府記室英宗居環列以其質厚禮重之及為皇子堅臥不出孟陽以為言英宗曰非敢徼福以避禍也孟陽曰今已有此跡設固辭不拜使中使別有所奉遂得燕安無

患平意乃決帝即位歷遷集賢殿修撰同判太常寺兼侍讀神宗初立拜天章閣待制卒年六十九

齊恢字熙業蒲陰人唐宰相映之裔第進士歷官僚拜

天章閣待制知通進銀臺司出知相州召知審官西院

糾察在京刑獄卒年六十六恢居鄉里恂恂稱君子臨

政明白簡約不苛擾所至人愛之贈工部侍郎

楊繪字元美綿竹人少而奇警讀書五行俱下進士上

第歷知興元府神宗立召修起居注知制誥知諫院會

公亮請以其子判登聞鼓院用所厚曾輩為史官繪爭

曰公亮持國名器視如巨物帝為寢其命繪亦解諫職

宋史新編卷三十三

改兼侍讀繪固辭不拜未閱月復知諫院擢翰林學士

為御史中丞時安石用事賢士多謝去繪言老成之人

不可不惜當今舊臣多引疾求去范鎮年六十有三呂

誨五十有八歐陽脩六十有五而致仕富弼六十有八

而引疾司馬光王陶皆五十求散地陛下可不思其故

乎又言方今以經術取士獨不用春秋宜令學者以三

傳解經免役法行繪陳十害安石使曾布疏其說詔繪

分析固執前議遂罷為侍讀學士知亳州歷應天府抗

州再為翰林學士議者欲加孔子帝號繪以為非禮又

言不宜用遼曆改置閏悉從之御史蔡承禧言其私通

饋賂坐貶後歷天章閣待制再知杭州卒年六十二繪為吏敏強主愛利而受性踈曠訖以見斥然表裏洞達一出於誠為范祖禹所咨重有文集八十卷

劉庠字希道彭城人八歲能詩蔡齊妻以子用齊遺奏補將作監主簿復登進士第為高密廣平院教授英宗

求直言庠上書論時事帝嘉重之除監察御史裏行帝不豫儲嗣未正庠拜疏謂天子天下本漢文帝於初元

即為無窮計穎王長且賢宜亟立使日侍禁中閱四方章奏帝行之神宗立遷殿中侍御史為右司諫言中國

禦戎之策守信為上昔元昊之叛五來五得志海內為

宋史新編卷三十三

之困弊今莫若示大信捨近功為國家長利進天章閣

待制河北都轉運使契丹侵霸州土場或言河北不可

不備庠上五策料其必不動已而果然歷知開封府庠

不肯出事王安石安石欲見之戒典謁者勿納有語庠

者曰王公意如此盍一往見庠謂見之何所言自彼執

政未嘗一事合人情脫問青苗免役將何辭以對竟不

往奏論新法神宗諭之曰奈何不與大臣協心濟治乎

庠曰臣知事陛下不敢附安石會與蔡確爭廷參禮遂

以為龍圖閣直學士知太原府又知成都府乞禁西山

六川與漢人婚姻勿詣土蕃取維州之害徒秦州坐失

舉降知虢州累徙永興軍元祐初加樞密直學士知州
州年六十四卒宣仁聞而惜之庠有吏能淹通歷代史
卒後蘇頌論庠治平建儲功錄其子

朱京宇世昌南豐人父軾有隱德京博學淹貫登進士
甲科教授亳州應天府入為大學錄神宗數召見論事
擢監察御史時中丞及同僚多罷去京抗疏曰御史假
之則重略之則輕今耳目之官屢進屢卻則言者不若
靜默為賢直者不若柔從為智偷安取容雖得此百數
亦何益國邪京風神峻整見者憚之目為直御史未幾
論大臣除擬有私謫監興國軍鹽稅歷遷國子司業辭

宋史新編卷百三

十五

不拜徽宗初立復命之踰月而卒

論曰陳薦等或由官僚或由諫官皆歷侍從薦請罪薛
向黜李定王獵對典禮不阿非直臣哉齊灰在民有惠
愛孫思恭未為歐陽脩所知而力救其難非仁人哉皇
儲國本也老成腹心也臺諫耳目也周孟陽劉庠楊繪
朱京舉以為言非嘉猷哉

宋史新編卷一百三

宋史新編卷一百四

列傳四十六

明南京戶部主事莆田柯維騏著

蔚昭敏 高化 周美 閻守恭

孟元 劉謙 趙振子詢 張忠

范恪 馬懷德 安俊 向寶

蔚昭敏字仲明祥符人父興龍尉都虞候昭敏在真宗
時歷貝州行營兵馬都監定州行營鈐轄又為鎮定高
陽關三路先鋒累有破契丹功遷至殿前都指揮使保
靜軍節度使卒贈侍中

高化字仲熙真定人少不事耕稼學擊劍善射應募留

宋史新編卷百四

楊業戲下使捕賊曾大鵬翼獲之後隸禁軍選為襄王
牽鞵官累遷天武右廂都指揮使蜀州團練使天聖六
年夏大雨命護汴堤時夏守恩方典軍積材木城隅化
盡取塞堤乃得無患歷鄜延涇原真定高陽關諸路副
都總管遷至殿前副都指揮使歷建武軍節度使以老
辭管軍改武安軍節度使知相州部有大獄化疑之移
訊果出無罪者三人踰年復告老以右屯衛上將軍致
仕卒年八十贈太尉諡恭壯

周美字之純靈州人少有材武隸朔方軍後隸禁軍真
宗幸澶州美慷慨自陳願假數騎縛契丹將致闕

壯之常令宿衛歷廊延路兵馬都監賀州刺史初美
靈武來上其所服精甲詔藏軍器庫至是加飾黃金遣
使即軍中賜之加本路鈐轄遂為副總管遷至副都總
管召還授耀州觀察使又進馬軍副都指揮使卒贈忠
武軍節度使諡忠毅自陝西用兵諸將多不利美前後
十餘戰平旋帳二百焚二十一招內附者十一族復城
堡甚多每邊書至諸將各擇便利獨美未嘗辭難然所
向輒克諸將以此服之祿賜悉分戲下及死無餘貲
閩守恭弁州人聞都巡檢使郭進有寵太宗慨然曰進
不過主亦行伍爾吾自度豈不及進邪遂應募隸拱聖

宋史新編卷一百一

二

軍權殿前押班咸平中累遷左第二軍指揮使乾州刺
史明道中落軍職以德州刺史為未與軍兵馬鈐轄徙
并代路守恭性沉勇御軍嚴雖家居如對賓客常訪求
士大夫取郭進事而師法之所得奉祿悉散予人在并
州因春社會賓客曰守恭太原一貧民爾徒步位刺史
老復官鄉里踰分多矣今日與卿輩訣後十日卒
孟元字善長洛州人性謹厚喜讀書少隸禁軍由殿侍
歷并代高陽關真定大名諸路鈐轄又歷諸路副都總
管遷至馬軍都虞候卒贈遂州觀察使元在大名也平
貝州王則實預有勞又嘗權知滄州民齋鹽為生歲荒

多不售元度軍食有餘悉用易鹽民賴以濟云

劉謙字漢宗開封人少補衛士遷至博州團練使環慶
路馬步軍總管兼知邠州謙不讀書然聞訟曲直皆區
處當理前守者多強市民物以飾廚傳謙獨無所撓邠
人愛之夏竦奏為涇原路總管以破賊功擢龍神衛四
廂都指揮使象州防禦使卒贈永清軍觀察留後

趙振字仲威雄州人真宗時起卒伍為邊將仁宗時累
功擢至捧日天武四廂都指揮使初為慶州沿邊都巡
檢使時金湯李欽等三族悍難制振募降羌哨以利令
相攻破十餘堡欽等詣振自歸振為置酒取細仗圍射

宋史新編卷一百一

三

數分植百步外共射欽等百發不中振矢皆貫欽等
皆驚誓不復叛及為廊延副都總管知延州代范雍會
元昊寇塞門若按兵不救被圍五月才遣百餘人赴之
若遂陷將士皆沒振坐貶官潭州安置累進博州防禦
使改解州致仕復起為左神武軍大將軍卒振剛強自
負喜謀畫輕財尚氣眾樂為用子珣瑜皆工騎射珣初
試便殿授三班借職景祐中復召試又試策畧于中書
得進秩未幾除濠州兵馬都監初珣隨父在西邊訪得
五路徼外形勝利害作聚米圖經五卷詔取其書并召
珣至又上五陣圖兵事十餘篇陳執中薦為緣邊巡

使呂夷簡宋庠又薦擢通事舍人招討都監珣自以
少新進辭都監授兵萬人御賜鎰仗令自擇偏裨參佐
居涇原兼治籠竿城麻毘党留百餘帳處近塞為暴珣
自府引兵二萬自靜邊歷吳抵木寧襲賊俘獲數千
計靜邊將劉滄殿後為賊所掩珣登阪望見從騎數百
復入拔滄之衆以出膳毘居龕谷無所屬珣與書招之
遺以綈綿遂聽命改本路都監詔追入朝將行適元昊
大入府檄留珣葛懷敏不聽其謀越界壕抵定川未及
陣夏人引鐵騎來犯珣與瑜戰甚力詰朝懷敏退走珣
遂被擒後卒賊中瑜以身免珣美風儀性勁特好學恂

宋史新編卷五

恂類儒者贈莫州刺史瑜弟璞亦知名

張忠字聖毗開封人初隸禁軍累遷齊州團練使擢知
滄州鈐轄楊懷敏言其御下急徙澶州總管卒

范恪字許國開封人初名全亦起自卒伍康定元年元
昊數寇邊由禁衛選為慶州北路都巡檢使累功被進
擢歷環慶路都監鈐轄權秦鳳路總管擢至侍衛親軍
馬步軍副都指揮使歷保信軍節度觀察留後以疾出
為求興副都總管卒贈昭化軍節度使恪有弓勝一石
七十其箭鏃如鐔名曰鐔弓羽間識官稱姓氏凡發
中至一箭貫二人臨難敢前故數有功

馬懷德字得之祥符人父玉東頭供奉官言懷德可
引弓擊劍角觝補三班奉職歷鄜延環慶諸路副都總
管遷至靜難軍節度觀察留後卒贈安遠軍節度使當
仁宗時西賊猖獗懷德數有戰功矢中額鏃入於骨以
弩弦繫鏃發機出之韓琦范仲淹龐籍咸論薦焉其為
鄜延都監也軍旅之後民多亡散懷德招輯有方梁適
奏請推其法於諸路云

安俊字智周其先太原人仁宗為皇太子俊以將家子
謹厚選為資善堂祗候及即位俊歷環慶諸路都監鈐
轄總管其間歷知忻代滄涇數州虢原二州刺史遷至

宋史新編卷五

五

侍衛步軍都虞候陵州防禦使卒贈閬州觀察使俊父
在邊差人識之環州嘗獲俘虜知州种世衡問之曰若
屬於吾將孰畏曰畏安大保指俊于坐曰此長髯將軍
是也

向寶鎮戎軍人歷真定鄜延副總管遷龍神衛四廂都
指揮使嘉州團練使卒寶年十四與敵戰斬首二級及
壯以勇聞有虎踞五原卑邪州東西百里斷人跡寶一
矢殪之嘗至太原梁適授寶矢射之四發三中適曰人
之飛將也神宗嘗以比薛仁貴及死厚卹其家
論曰許昭敏而下皆真仁時諸將効勞邊鄙者固

擇利而立功閻守恭御下嚴而能愛視張忠少恩趙
晚節怯懦優劣判如已振子珣兼習書史諳輜略籠竿
之戰大挫夏兵且從容拔殿將劉滄於死其後為葛懷
敏所制師敗身隕亦足蓋前人之愆矣高化孟元劉謙
范恪馬懷德竝能加意民事平訟賑窮其惠甚渥第可
以武夫目乎安後為西羌所畏向寶亦以勇聞惜無積
累功也

石普 張攷 許懷德 李允則

張亢 星 劉文質 子漢 趙滋

石普太原人幼給事晉邸以謹信見親補寄班祇候遷

宋史新編卷一百一十五

六

至內殿崇班帶御器械李順叛普為西川行營先鋒與
諸將平之遷西京作坊使欽州刺史順餘黨復寇邛蜀
僭王號普又為西川都提舉捉賊使時蜀民懷疑多欲
為盜者普因馳奏蜀亂由賦斂苛急農民失業宜稍蠲
減使自為生則不討自靖矣太宗許之普遽還勝論莫
不悅服累遷洛苑使廣州團練使咸平三年王均叛以
普為川峽路招安巡檢使佐雷有終率諸將進討至天
回鎮賊出拒戰普領前陣力擊破之賊退保益州王師
圍城數月不下普繕軍砲又為地道攻城城破均夜半
突圍遁普引兵追擊于富順監均自殺餘黨皆平遷

州團練使故事正任不兼帶御器械真宗特以命普
丹犯邊為保州兵馬鈐轄北面行管押策先鋒歷定州
永興副都總管請立軍中傳信法又獻禦戎圖請設
陷敵騎并上所置戰械甚衆徙莫州總管歷拜河西軍
節度使知河陽徙許州築大流堰引河通漕京師上軍
儀條目二卷用將機宜要訣二圖特崇符瑞而普請罷
天下醮設以贍國用繇是忤帝意大中祥符九年上言
九月下旬日食者三又言商賈自秦州來言喃嘶囉欲
陰報曹瑋請以臣所獻陣圖付瑋可使必勝帝以其言
踰分下普獄驗九月下旬日不食除名貶賀州徙房州

宋史新編卷一百一十五

七

稍遷至左領軍衛大將軍仁宗立再徙再貶後以左
將軍分司西京給官第居蔡州遷大將軍卒普倜儻有
膽略凡預討伐聞敵所在即馳赴臨陣善戰數有功頗
通兵書陰陽六甲星曆推步之術太宗每厚遇之後
罪廢每歲大宗忌日必盡室詣佛寺齋薦焉
張攷開封人母入宮乳悼獻太子攷方在襁褓真宗以
付內侍張景宗曰此兒貌厚謹視之景宗遂養以為子
蔭補三班奉職遷至供備庫使恩州團練使真定路兵
馬鈐轄歷知莫貝瀛三州慶曆二年副富弼使契丹議
論雖出弼攷亦安重習事以勞進秩累遷昭信軍

觀察留後馬軍副都指揮使孜長於宮禁中內外頗
疑似言者請罷孜兵柄乃出為寧遠軍節度使知瀋州
從陳州仁宗以其無他復召為馬軍副都指揮使御史
中丞韓絳又言宰相富弼薦孜請黜弼弼引咎求罷語
在絳傳諫官御史皆言進擬不自弼絳家居待罪曰不
敢復稱御史矣絳謫和蔡州而孜尋以罪罷知曹州卒
贈太尉諡勤惠孜初名茂實避英宗舊名改焉

許懷德字師古祥符人長六尺餘善騎射擊刺以父任
為東西班殿侍累為邊將擢至殿前副都指揮使寧遠
軍節度使會從妹亡無子懷德欲冒有其田事覺罷管

宋史新編卷五

軍知亳州徙徐州歲餘復為殿前副都指揮使祀明堂
進都指揮使更保寧進雄二節度年八十猶生子筋力
過人在宿衛十四年數乞身帝不許懷德曰臣年過矣
倘為御史所彈且不得善罷詔為減數歲卒贈侍中諡
榮毅懷德當元昊方熾連以畏懦謫已而與功臣並進
典軍及得罪去而復還時遭承平故保寵終祿云
李允則字垂範謙溥子也以蔭歷供備庫副使知潭州
歲饑先發廩而後以聞明歲饑又如之所活數萬人初
馬氏暴斂州人出絹謂之地稅潘美定湖南計屋輸絹
謂之屋稅營田戶給牛歲輸米四斛牛死猶輸謂

骨稅允則請除三稅并減茶稅之半民便之畢士安嘗
薦其賢至是安撫陳堯叟疏治狀召還連對三日真宗
曰畢士安不謬知人者遷洛苑副使知滄州允則巡視
州境濬浮陽湖葺營壘官舍間多穿井未幾契丹來攻
老幼皆入保而水不乏斲冰代砲契丹遂解去帝復召
勞轉西上閣門副使鎮定高陽三路行營兵馬都監押
大陣東面請對自陳之武藝不可當邊劇帝曰卿為我
運籌策不必當矢石也賜白金二千兩副以幃幄什器
凡下諸路宣勅必先屬允則省而後行契丹通好徒知
瀛州又知雄州遷至東上閣門使煇州刺史允則以敵

宋史新編卷五

九

情難測治城壘不輟契丹主曰南朝得無違誓約乎其
相張儉曰李雄州長者不足疑也歲修禊事召界河戰
棹為競渡縱北人遊觀潛寓水戰隙地悉種榆久之榆
滿塞下顧謂僚佐曰此步兵之地不利騎戰豈獨資屋
材耶嘗宴軍中而甲仗庫火允則作樂行酒自若副使
請救不答樞密院請劾不救火狀帝曰允則必有謂姑
詰之對曰兵械所藏燬火甚嚴方宴而焚必姦人所為
舍宴而救事或不測又得謀釋縛厚遇之言燕京大王
遣刺緣邊金穀兵馬之數因賜以金縱還未幾謀遽至
出彼中兵馬財力地里委曲以為報一日民有訴為焚

丹民毆傷而遁者允則不治與傷者錢二千衆以為快
逾月幽州以其事來詰荅以無有蓋他謀欲以毆人為
質驗比得報以為妄乃殺謀雲翼卒亡入契丹允則移
文督還契丹報以不知所在允則曰在某所契丹駭即
歸卒乃斬以徇歷客省使知潞州仁宗即位領康州防
禦使卒允則不事威儀間或步出遇民有可語者延坐
與語以是洞知人情訟無大小而訊立斷善撫士卒皆
得其用盜發輒獲人亦莫知所由身無兼衣食無重蓋
不畜資財在河北二十餘年事功最多其方略設施雖
寓於遊觀亭傳間後人亦莫敢墮至於國信往來費用

宋史新編卷一百一十四

儀式多所裁定云

張元字公壽自言後唐河南尹全義七世孫家于臨濮
少豪邁有奇節事兄奎甚謹進士及第歷通判鎮戎軍
上言趙德明死其子元昊喜誅殺勢必難制宜亟防邊
因論西北攻守之計章數十上仁宗欲用之會以憂去
既而契丹聚兵幽涿間河北增備遂起為如京使知安
肅軍因入對曰契丹主孱而歲歉懼中國見伐特張言
耳非其實也元昊反為涇原路兵馬鈐轄知渭州累進
右驍驍使忠州刺史徙鄜延路知鄜州手疏事宜後多
施用進西上閣門使改都鈐轄屯延州又奏邊機軍

措置失宜者十事既而復詳對面陳利害不報會元昊益
熾以兵圍河外康德與無定德才屬戶豪也囉叛去導
夏人自後河川襲府州兵至近道纔覺而蕃漢民被殺
掠已衆攻城不能下引兵屯琉璃堡縱遊騎鈔麟府間
二州閉壁不出民乏飲黃金一兩易水一石時豐州已
為夏人所破麟府勢孤朝廷議棄河外守保德軍未果
徙元為并代都鈐轄管勾麟府軍馬事築東勝金城安
定三堡置兵守之禁兵皆敗北無聞志乃募役兵敢戰
者夜伏隘道邀擊夏人遊騎比明有持首級來獻者元
以錦袍賜之禁兵始奮奮曰我顧不若彼乎又縱使飲

宋史新編卷一百一十五

十一

博方窘乏幸利咸願一戰元知可用始謀擊琉璃堡使
謀伏敵若芳草中見老羌多羊髯占吉凶驚曰明當
有急兵且趣避之皆笑曰漢兒皆藏頭膝間何敢元知
無備夜引兵襲擊大破之夏人棄堡去乃築宣威砦于
步駝捍寇路時麟州餽路猶未通勅元自護賞物送麟
州敵既不得鈔遂以兵數萬趨栢子砦來邀元所將才
三千人元以語激之士皆感厲會天大風順風擊之斬
首六百餘級相蹂踐赴崖谷死者不可勝計奪馬千餘
匹乃修建寧砦夏人數出爭遂戰于兔毛川元自抗以
大陣而使驍將孫岳伏短兵強弩數千于山後元以萬

勝軍皆京師新募市井無賴子弟罷與不能戰敵日東軍素易之而怯虎翼軍勇悍亢陰易其旗以誤敵敵果趣東軍而值虎翼卒搏戰良久伏發敵大潰斬首二千級不踰月築清塞百勝中候建寧鎮川五堡麟府之路始通會契丹欲渝盟領果州團練使知瀛州葛懷敏敗遷四方館使涇原路經略安撫招討使知渭州亢聞詔卽行遷引進使徙并代副都總管御史梁堅劾亢成都市易奪引進使爲本路鈐轄及夏人與契丹戰河外復引進使副都總管知代州兼河東沿邊安撫事范仲淹宣撫河東復奏亢前所增廣堡皆宜使就總其事蕃

宋史新編卷五

十一

其

漢歸者數千戶歲減戍兵萬人河外遂爲并汾屏蔽復知瀛州加領眉州防禦使復爲涇原路總管知渭州因事屢降屢復終客省使眉州防禦使徐州總管卒亢好施輕財凡燕犒餽遺類皆過厚至遣人貿易以助費以此人樂爲之用馭軍嚴明所至有風跡民圖像祠之奎字仲野亦登第歷殿中丞通判瀘州罷歸會秦州虧鹽課數十萬事連十一州被詔往按還奏三司發鈔稽緩非諸州罪因言鹽法所以足軍費非仁政所宜行若不得已令商人轉貿流通獨關市收其征上下皆利孰與設重禁壅闕之爲民病朝廷從之悉除所負又歷

中侍御史知滑州徙邢州母病割股和藥以進母愈其後母卒廬于墓自負工植松栢服終累遷右諫議大夫知江寧府還判吏部流內銓徙審官院知河南府初全義守洛人德之有生祠及見奎偉儀觀曰真齊王孫也因復興舊祠歲餘以能政聞遷給事中歸朝京東盜起加樞密直學士知鄆州數月悉捕平之奎治身有法度風力精強其爲政吏不敢欺第傷苛細亢豪放喜功名不事小謹皆知名一時于壽自有傳

宋史新編卷五

十三

劉文質字士彬家世在外戚劉文裕傳中初授左班殿直累擢西京左藏庫副使歷知慶州李繼遷入寇文質將出兵而官吏不敢發庫錢乃以私錢二百萬給車士皆感奮遂大破賊徙涇州充麟州清遠軍都監又破敵于枝子平咸平中清遠軍陷坐逗撓奪官雷州安置起歷秦州鈐轄知代州先是蕃部獲逃卒給絹二匹茶五斤卒皆論死時捕得百二十九人文質取二十九人以赦後論如法餘乘配隸他州再遷內園使知邠州復徙秦州鈐轄領連州刺史再知代州卒文質性剛喜評刺於貴近無所避故不大顯于十六人渙瀛皆知名渙字仲章以父任爲將作監主簿監并州倉章獻太后臨朝又渙上書請還政觸后怒仁宗親政擢爲右正言

郭后廢漢與孔道輔等伏闕爭之皆罰金會河東走

承受奏漢官并州時與妓遊黜通判磁州尋知遼州歷

知邢恩董涇澗數州威著威令遷至鎮寧軍節度觀察

留後熙寧中還為工部尚書致仕渙有才略尚氣不羈

臨事無所避然銳於進取方開拓洮岷討交南渙既老

猶露章請自效不報卒年八十一

渙字子濬頗知書傳深沈寡言有知略以蔭補三班奉

職累遷右侍禁康定中為渭州瓦亭砦監押權靜邊砦

遷左侍禁韓琦范仲淹薦授閤門祇候西南去洛陽二

百里中有城曰水洛川平土沃又有水輪銀銅之利環

宋史新編卷一百一十四

十四

城數萬帳漢民之逋逃者歸之教其百工商賈自成完

國曹瑋在秦州嘗經營不能得瀘進城章川收善田數

百頃以益屯兵密說城上鐸斯那令內附會鄭戩行邊

瀘遂召鐸斯那及其酋屬來獻結公水洛路羅甘地願

為屬戶戩即令瀘將兵往受地既至而氏情中變圍以

數萬兵夜縱火呼嘯期盡殺官軍瀘兵才千人前後數

百里無援瀘堅臥因令長炊緩食坐胡床指揮進退一

戰以潰追奔至石門會皆稽顙請服遂盡驅其衆隸廢

下以通秦渭之路又敗臨洮氏于城下遷內殿崇班戩

以三將兵士廉助築城功未半

四路招

使而涇原路尹洙以為不便令罷築且召瀘不聽日

版趣役洙怒使狄青械瀘士廉下獄氏衆驚收積聚殺

吏民為亂朝廷遣使往視氏衆皆請以牛羊及丁壯助

工役乃復以瀘權水洛城砦主城成終以違節制黜一

官為鎮戎軍西路都巡檢復內殿崇班瘍發首卒居人

留其喪葬水洛立祠城隅歲時祀之經略司言得熟戶

蕃官狀願得瀘子弟主其城乃命其弟淳為水洛城兵

馬監押城中有碑記瀘事

趙滋字子深開封人父士隆天聖中以閤門祇候為邠

寧環慶路都監戰沒錄滋三班奉職滋少果敢任氣有

宋史新編卷一百一十五

十五

智略康定初以右侍禁選捕京西叛卒有功遷左侍禁

後為涇原儀渭鎮戎軍都巡檢范仲淹韓琦富弼屢薦

遷至西上閤門副使歷知安肅軍保州滋強力精悍有

吏能所至稱治會契丹民數違約乘小舟漁界河中後

又遣大舟十餘自海口運鹽入界河朝廷患之以滋可

任徙知雄州滋戒巡兵舟至輒捕其人殺之輦其舟移

文還涿州漁者遂絕契丹因使人以為言而知瀛州彭

思求河北轉運使唐介燕度皆以滋生事請罷之朝廷

更以為能擢嘉州團練使遷天武捧日四廂都指揮使

英宗即位領端州防禦使步軍都虞候賜白金五百兩

再任未幾卒贈遂州觀察使滋性廉謹御軍有威嚴繕治城壁樓櫓至於簿書米鹽皆有條法在雄州六年契丹憚之契丹嘗大饑舊米出塞不得過三斗滋曰彼亦吾民也令出米無所禁邊人德焉

論曰石普鷲而知兵兩平劇寇竟以輕議時事敗司刃七敢與知防信不可哉張孜安重無他長其獲譴胡足惜許懷德器不踰致乃能保寵終祿非幸耶李允則廉約善籌畫守邊最久績最優趙滋其次歟張允與兄奎皆發身儒科著政跡劉文質死事之孤與二子渙滬各自奮立功名而允以將略稱渙以文階顯蓋兼才云

宋史新編卷一百四

六

宋史新編卷一百四

宋史新編卷一百五

列傳四十七

明南京戶部主事莆田柯維騏著

劉平

弟兼濟

任福王珪武英桑梓

劉平字士衡祥符人父漢凝從太宗征河東岢嵐憲州累遷崇儀使平剛直任俠善言馬讀書彊記進士及第歷官州縣有擊賊功寇準薦為殿中丞知瀘州召拜監察御史數上疏論事為丁謂所忌久之歷殿中侍御史陝西轉運使徙知襄州仁宗即位遷侍御史歷環慶路副都總管進侍衛親步軍都虞候坐被酒破鎖入甲仗庫落管軍知同州上疏自列復為步軍都虞候知澶州

宋史新編卷一百五

又徙滄州副都總管呂夷簡為相臺諫數言事平奏書曰臣見范仲淹等毀訾大臣此必有要人授旨欲逐而代其位者論者以謂希夷簡意也遷至邕州觀察使為鄜延路副總管兼鄜延環慶路同安撫使頃之兼管勾涇原路兵馬進步軍副都指揮使靜江軍節度觀察留後獻攻守之策疏奏未報屬元昊盛兵攻保安軍時平屯慶州范雍以書召平平與石元孫合軍趨土門既又有告敵兵破金明圖延州者雍復召平與元孫救延州平素輕敵督騎兵晝夜倍道行明日至萬安鎮平先發步軍繼進夜至三川口西十里止營遣騎兵先趨延州

爭門時都監黃德和將二千餘人屯保安北碎金谷巡檢方俟政郭遵各將所部分屯范雍皆召為外援平亦使人趣其行兵悉至將步騎萬餘結陣東行五里與敵遇時平地雪數寸平與敵皆為偃月陣相嚮有頃敵兵涉水為橫陣官軍並進殺數百人乃退敵又蔽盾為陣復擊卻之奪盾殺獲及溺死者幾千人平左耳右頸口流矢日暮戰士上首功及所獲馬平曰戰方急爾各誌之皆當重賞汝語未已敵以輕兵薄戰官軍引卻二十步黃德和居陣後望見軍卻率麾下走保西南山衆從之皆潰平遣子宜孫馳追德和語以併力破敵德和不

宋史新編卷五

二

從驅馬遁赴甘泉平遣軍校杖劍遮留士卒得千人轉聞三日賊退還水東平率餘衆保西南山敵騎自山四出合擊遂與元孫皆被執初德和言平降賊朝廷訊得實德和坐腰斬而延州吏民亦訴平戰沒狀遂贈朔方軍節度使兼侍中謚壯武後降羌多言平未死及元孫歸乃知平戰時被執後沒于興州弟兼濟兼濟字寶臣善騎射知兵以蔭累遷左侍禁鄜延路兵馬都監權知保安軍歷同提點陝西河東刑獄徙知籠竿城夏人寇邊衆號數萬兼濟將兵千餘轉戰至黑松林敗之屬兄平戰沒特授內殿崇班知原州入辭仁宗

曰國憂未弭家仇未報不可不力也徙寧州又徙鄜州元昊既稱藩徙梓夔路鈐轄又徙知鎮戎軍轉運使言其嚴急多怨請徙諸內地改涇原路鈐轄復知寧州又知原州徙冀州遷至西上閤門使管勾三班院卒

郭遵者開封人家世以武功稱遵隸軍籍稍遷殿前指揮使歷延州西路都巡檢使元昊寇延州遵屬劉平遇敵馳馬入陣殺傷數十人敵出驍將揚言當遵遵揮鐵杵破其腦兩軍皆大呼復持鐵槍進所向披靡會黃德和先潰敵戰益急遵奮擊期必死獨出入行間軍稍卻即復馬以殿又持大稍橫突之敵知不可敵使人持大

宋史新編卷五

三

綦索立高處迎遵馬輒為所斷因縱遵使深入攢兵注射之中馬仆地殺特贈果州團練使四子尚幼仁宗賜名忠嗣忠紹忠裔忠緒官之遵用鐵杵槍稍共九十九斤其後耕者得其器併與衣冠葬之弟達自有傳任福字祐之開封人由殿前諸班歷忻州團練使為鄜延路副總管管勾延州東路蕃部事尋知慶州復兼環慶路副總管聽便宜從事以功拜龍神衛四廂都指揮使賀州防禦使改侍衛馬軍都虞候慶曆元年春安撫副使韓琦行邊趨涇原聞元昊謀寇渭州琦亟趨鎮戎軍盡出其兵又募敢勇行萬八千人使福將之以取傳

參軍事都監桑懌為先鋒銜朱觀都監武英王球各以所部從福節制琦戒福等併兵自懷遠城趨得勝砦出敵後諸砦相距不遠糧餉便度勢未可戰則據險設伏擊其歸師福引輕騎數千趨懷遠城捺龍川遇巡檢常鼎劉肅與敵戰于張家堡南斬首數百敵棄馬羊橐駝伴北懌引騎趨之福踵其後謀傳敵兵少福等頗易之薄暮與懌合軍屯好水川觀英屯籠落川隔山五里約翌日會兵川口路遠芻餉不繼士馬乏食已三日追奔至籠竿城北遇夏軍循川行出六盤山下距羊牧隆城五里結陣諸將方知墮敵計勢不可留遂前格戰事

宋史新編卷五

四

具夏國傳懌肅戰死敵分兵數千斷官軍後福力戰搶中左頰絕喉與子懷亮俱死乃併兵攻觀英戰既合王珪引兵四千陣于觀軍之西都監趙津將騎兵二千繼至珪屢出略陣陣堅不可破英重傷不能視軍敵兵益至官軍遂大潰英津珪傅皆死內殿崇班訾贊西頭供奉官王慶侍禁李簡李禹亨劉鈞亦戰沒唯觀以兵千餘保民垣四嚮縱射會暮敵引去與福戰處相距五里然其敗不相聞也是時元昊傾國入寇福臨敵受命所統皆非素撫之兵既又分出趨利故至其敗帝震悼贈福武勝軍節度使兼侍中錄其子

王珪開封人拳勇善騎射能用鐵杵鐵鞭擢至禮賓副使涇州駐泊都監康定初元昊寇鎮戎軍珪將二千騎為策先鋒敵圍之數重珪奮擊披靡叩城中請益兵不許惟縱糗糧予之師既飽因語其下曰兵法以寡擊眾必在暮我兵少乘暮擊之可得志也復馳入有驍將持槍直珪曾而傷右臂珪左手以杵碎其腦繼又一將復以槍進珪挾其槍以鞭擊殺之敵遂引去仁宗下詔暴其功以厲諸將是歲改涇原路都監明年為本路行營都監勒金字處置牌賜之使得專誅殺會敵大入以兵五千從任福屯好水川連戰三日諸將皆敗任福陷圍

宋史新編卷五

五

中望見麾幟猶在珪欲援出之軍校有顧望不進者斬以徇乃東望再拜曰非臣負國臣力不能也獨有死報爾乃復入戰殺數十百人鞭鐵撓曲手掌盡裂奮擊自若馬中鏃凡三易猶馳擊殺數十人矢中目乃還夜中卒鎮戎之戰以所得一槍植山上其後邊人即其處為立祠贈金州觀察使錄其子光祖光世光嗣武英字漢傑太原人父密隨劉繼元歸朝仕至侍禁鎮定同巡檢與契丹戰没于望都錄英官歷遷禮賓副使兼涇原行營都監與任福合諸將戰張家堡斬首數十百敵棄羊馬偽遁諸將皆趨利爭進英以為前必有伏

眾不聽已而伏發福等既敗英猶力戰自辰至申矢盡
遇害贈邢州觀察使錄其子永符永孚永昌永錫

桑懌雍立人膂力過人善用劍及鐵簡有謀略其為人

不甚長大與人接常祇畏若不自足語言如不出其口

卒遇之不知其勇且健也兄愷舉進士有名懌以再舉

進士不中徙居汝潁間耕龍城廢田以自給諸縣多盜

懌自請補耆長得往來察姦因召里中惡少年戒曰盜

不可為吾不汝容也累以捕盜功補郟城尉天聖中移

澠池尉有宿盜王伯者尤為民害朝廷每授巡檢使必

疏姓名使捕之懌至官巡檢偽為宣頭以示懌牒招致

宋史新編卷五

六

之懌不知其偽也因挺身入賊中與伯同臥起十餘日

伯遂與懌出至山口為巡檢伏兵所執懌幾不免懌曰

巡檢懼無功爾即以伯與巡檢使自為功巡檢俘獻京

師而懌不復自言朝廷知之為黜巡檢擢懌右班殿直

永安縣巡檢明道末京西旱蝗盜起樞密院召懌授以

渠魁名姓懌部分軍士盡擒諸盜其尤強梁者懌自馳

馬以往士卒不及從惟四騎追之遂與賊遇手殺三人

凡二十三人者一日皆獲還京師樞密吏求賂為致閣

門祇候懌曰用賂得官非我欲也竟除兵馬監押未行

會宜州蠻叛殺海上巡檢官軍不能制因命懌往盡手

殺之還乃授閣門祇候懌欲讓其賞於位在已上者曰

毋令疑我蓋其功而自伐也或譏以好名懌嘆曰若欲

避名則善皆不可為矣益辭之不許遷至內殿崇班廊

延路兵馬都監踰月徙涇原路屯鎮戎軍與任福遇敵

好水川力戰而死贈解州防禦使

耿傳字公弼河南人祖昭化為蜀州司戶參軍盜據城

欲脅以官昭化大罵至斷手足不屈而死傳少喜俠尚

氣初以蔭為三班奉職歷通判慶州會元昊入寇參任

福行營軍事遇敵姚家川諸將失利敵騎益至武英朱

觀以傳文吏無軍責皆勸傳避賊傳指額自若被數創

宋史新編卷五

死始傳與觀營龍落川夜作書遺福戒以持重自寫題

觀名以致福軍中傳死後韓琦得其書奏之贈傳右諫

議大夫官其子瑗瑛璋珪琬

王仲寶字器之高密人為縣尉累有捕盜功擢至巡檢

使積官內殿承制天聖初知鎮戎軍改供備庫副使破

康奴族詔獎之累遷四方館使領濮州團練使為涇原

路總管安撫副使兼管勾秦鳳路軍馬事與西羌戰六

盤山俘敵數百人任福大敗好水川別將朱觀被圍姚

家堡仲寶拔觀出圍乘以從馬時諸將皆歿獨仲寶與

觀得還徙環慶路副都總管知慶州未幾兼本路經略

一第 210 十 續修四庫全書 第 4 卷 反 正 內

安撫招討副使破金湯城徙潭州副總管安撫使明年
以磁州防禦使知代州除左屯衛大將軍致仕卒

論曰仲尼贊微桑之詩為知道觀劉平任福輩相繼戰
沒豈不徵哉自太宗真宗弭兵和戎之後君臣第賞花
賦詩講求禮樂以飾太平延及仁宗文致日臻武備益
弛故元昊得以乘間肆侮遂成陵夷之勢有國者鑒哉

景泰 王信 蔣偕 張忠

郭恩 張岳 張君平 史方

盧鑑 李渭 王果 郭諮

田敏 侍其曙 康德興 張昭遠

宋史新編卷五

八

景泰字周卿普州人進士起家歷尚書屯田員外郎通
判慶州上言元昊雖稱臣恐包藏禍心當備不虞三疏
不報俄元昊反又上邊臣要略二十卷遷都官知成州
奏平戎策十五篇會有薦泰知兵者召對稱旨換左藏
庫使知寧州任福敗徙原州元昊入寇泰率兵從間道
赴原遇敵彭陽西乃依山而陣未成列敵騎來犯泰陰
遣三百騎分左右翼張旗幟為疑兵敵欲遁去將校請
進擊泰止之遣士搜山果得伏兵與戰斬首千餘級以
功遷西上閤門使知鎮戎軍兼兵馬鈐轄久之領忠州
刺史徙秦鳳路馬步軍總管卒子思宜忠州防禦使知

河川思忠左藏庫副使遂州駐泊都監繼死王事

王信字公亮太原人家故饒財少勇悍大中祥符中應
募籍軍與其徒生擒劇盜七十人歷官西京作坊使知
保安軍兼鄜延路兵馬都監始至之夕敵眾號數萬信
領勁兵二千夜出南門與戰失其前鋒因按軍不動遲
明潛上東山整軍乘勢而下擊走之獲首級馬牛居多
累功拜感德軍節度觀察留後召為步軍副都指揮使
未至卒贈武密軍節度兼侍中

蔣偕字齊賢華州人幼貧有立志嘗剗股療父疾舉進
士累遷北作坊使歷潭州鈐轄知冀州因事再降知坊

宋史新編卷五

九

陸

州儂智高反除宮苑使韶州團練使為廣南東西路鈐
轄賊方圍廣州偕馳傳十七日至城下戰士未集會儂
智高徙軍沙頭安撫楊政激偕焚糧儲退保韶州坐此
再降北作坊使忠州刺史命未至軍次賀州太平場賊
夜入營襲殺之贈武信軍節度觀察留後初偕入廣州
卽數知州仲簡曰君留兵自守又賊平民幸賞可斬也
簡曰安有團練使欲斬侍從官偕曰斬諸侯劍在吾手
何論侍從左右解之乃止卒以輕肆敗
張忠開封人初隸龍騎軍坐事配鼎州既遁去為盜復
招出隸龍猛軍以材武補官累遷廣東鈐轄領英州團

練使初智高圍廣州時都監察保恭及知州蘇緘以兵八千人據邊渡村扼賊歸路忠奪而將之謂其下曰我十年前一健兒以戰功為團練使若曹勉之於是不介騎而前會先鋒遇賊奔忠手拉賊帥二人馬陷澤不能奮遂遇害官其子求壽永吉永德

郭恩開封人初隸諸班出為左侍禁閤門祇候累勞補崇儀使為秦隴路兵馬鈐轄徙并代州鈐轄管勾麟府軍馬事夏人歲侵屈野河西地至耕獲時輒屯兵河西以誘官軍經略使龐籍每戒邊將斂兵河東毋與戰嘉祐二年自正月出屯至三月然後去通判并州司馬光

東史新編卷五

十

行邊至河西白草平數十里無寇跡是時知麟州武戡通判夏倚已築一堡為候望又與光議棄敵去出不意可更增二堡以據其地還白龐籍如其議五月恩及武戡走馬承受公事內侍黃道元等以巡邊為名往按視之會訶者言敵兵盛屯沙黍浪恩欲止不行道元怒以言脅恩夜率步騎一千四百餘人不甲者半循屈野河北而行無復部伍比明敵騎四面合擊恩眾大潰夏倚與推官劉公弼率城中諸軍閉門棄城武戡走東山趣城東挾門以入恩道元及都監劉慶皆被執恩不肯降迺自殺贈同州觀察使錄其子弟有差

張岳字子雲府州府谷人以貴為牙將天聖中西夏觀察使阿遇背約安撫使遣岳詰問岳徑造帳中諭以逆順阿遇語屈留岳共食阿遇抽佩刀貫大轡嚼岳引吻無所憚阿遇復弦弓張鏃指岳腹而毅岳神色自若阿遇撫其背曰真男子也翌日又與岳縱獵雙兔起馬前岳發兩矢連斃之阿遇驚服遣岳馬橐駝悉歸所虜州將補為來遠若主手殺偽首領奪其甲馬時年十八名動一軍元昊犯鄜延詔麟府進兵岳以都教練使從折繼閔破浪黃党兒兩族射殺數十人斬偽軍主教保以功補下班殿侍三班差使歷麟府駐泊都監累遷洛

東史新編卷五

十

苑使前後數中流矢創發臂間卒張君平字士衡磁州人以父承訓與契丹戰死補三班差使殿侍黔州指揮使以破徐寇功遷奉職為容白等州巡檢又以捕賊功遷右班殿直以薦擢閤門祇候管勾汴口建言歲開汴口當擇其地則水湍駛而無留沙歲可省功百餘萬又請沿河縣植榆柳及蔡汴河流屍悉從之天聖中兩為滑州修河都監遷至西作坊使本州鈐轄卒君平有吏材尤明於水利自議塞河朝廷每訪以利害河平錄三子官鞏嗣其父職云論曰莊周有言筋力之士矜難勇敢之士奮患然靡頓

寡謀詎易制勝彼景泰儒生王信執袴子乃能知兵持
重大挫西賊輕肆如將偕張忠宜隕軀於徭寇也郭恩
知難冒進實為黃道元所怵宋以內臣預戎事豈良法
歟張岳臨白刁弗懼其免禍其立功皆幸耳張君平治
兵治水並優為之蓋審勢度宜事異而術同云

史方字正臣開封人自殿侍累功遷至西頭供奉官知
辰州兼沿邊溪洞都巡檢使徙夔州時富順州蠻田彥
晏寇施州方領兵蕩其巢穴遷內殿崇班改內殿承制
歷益州鈐轄徙秦鳳路遷西京作坊使

盧鑑字正臣金陵人累舉進士不中授三班奉職監坊

宋史新編卷五

五

州酒稅歷遷閤門祇候利州都監初繼遷聲言石隕帳
前有文曰天誠爾勿為中國患鑑時為承受入奏事真
宗問之鑑曰此詐為之以欺朝廷也宜益為備至是繼
遷陷靈武帝思其言特遷右侍禁知儀州州有制勝關
號險要繼遷欲乘虛襲取之放言將由此大入有詔徙
老幼芻粟于內地鑑曰此姦謀也且示虜弱搖民心卒
不徙已而賊亦不至再遷西頭供奉官知利州秋滿民
請留詔留一年累遷西京左藏庫使恩州刺史為環慶
路鈐轄兼知環州改西上閤門使知秦州卒
李渭字師望河陽人進士起家為縣簿累官至太常博

士會河決滑州上治河十策為修河都監歷益利鄜延
路兵馬鈐轄再遷四方館使寶元初元昊將山遇率其
族來歸且言元昊反狀渭與知州郭勸謀卻之既而元
昊果反再降右監門衛將軍白波兵馬都監卒

王果字仲武饒陽人舉明法歷審刑院詳議官遷殿中
丞奏邊策試舍人院改衣庫副使知永寧軍歷知定州
兼真定路兵馬鈐轄叛卒據保州果坐多傷士衆徙知
密州又知忻州鄜州權秦鳳路兵馬總管遷西上閤門
使徙知滄州卒

郭諮字仲謀趙州人八歲始能言聰敏過人第進士歷

宋史新編卷五

五

遷殿中丞知館陶縣康定西征諮上戰略獻拒馬槍陣
法擢判鎮戎軍會三司議均稅法知諫院歐陽脩言惟
諮方田法簡而易行詔諮與孫琳均上蔡縣稅居母喪
宰相呂夷簡薦起為崇儀副使提舉黃御河堤岸歷知
丹利二州王則叛文彥博薦知冀州運糧助攻討賊平
徙忻州興水利置屯田轉運使任顯言諮有巧思自為
兵械皆可用詔以所作刻漏圓楯獨轆弩生皮甲來上
仁宗嘉之除益州路兵馬鈐轄累遷英州刺史改鄜延
路許置弩五百募土兵教之詔立獨轆弩軍以西上閤
門使知澂州又作鹿角車陷馬槍請廣獨轆弩於他道

因上疏曰臣自冠武弁未嘗一日不思禦戎之計臣慶曆初經畫河北大水界斷敵疆其術也若設臣所創車弩助以大水取幽薊如深裏中物爾時三司議均田租召還諮陳均括之法四十條復上平燕議帝壯其言詔置獨轅弩一萬同提舉百司及南北作坊以完軍器諮嘗謂作汴乘索河三十六陂之流危京師請自鞏西山七里店孤嶺下鑿七十里導洛入汴可以四時行運詔都水監楊佐同往計度歸未及論功而卒

田敏字子俊本易州牙吏補易州靜若指揮使端拱初以所部兵屯定州屢却契丹累功領涿州刺史王均亂

宋史新編卷五

五

從雷有終敗賊於靈池山遷馬步軍都軍頭咸平中契丹入寇敏從王顯為鎮定先鋒大敗契丹於遂城西羊山真授單州刺史後為邢州兵馬鈐轄未幾從王超屯定州遇契丹于望都逆戰斬首二千級歷遷北平岩總管賜御劔聽便宜從事契丹復入寇與戰楊村敗之敏諜知契丹主去北平十里蒲陰駐紮夜率兵襲破其營帳契丹主大驚問撻覽曰今日戰者誰對曰所謂田廂使者契丹主曰其鋒不可當引衆去歷遷環慶路都總管坐受賕枉法左降既而復舊職至儀州防禦使卒敏在邊二十餘年多戰功雖晚不自飭每優容焉

侍其曙字景升父種左監門衛大將軍曙以父任為殿前承旨改右班殿直咸平中歷遷左侍禁領東西排岸司與謝德權提舉在京倉草場嘗於倉隙地牧牛羊為德權所訟真宗以問德權曰牛羊食倉粟邪曙聞而自劾帝勉諭之它日召曙問汝才孰與德權對曰德權畏法慎事臣乃敢於官倉牧牛羊是不足也人多稱之鄂州按李琰獄三十餘人皆伏法琰辭連已所不快者數十人一切不問累遷西京作坊使惠州刺史知桂州徙滑州遷西上閣門使徙鄆州提舉在京諸司庫務卒曙為人沈敏有幹略善論利害事朝廷數任使之

宋史新編卷五

五

康德輿字世基洛陽人父贊元嘗以作坊使從曹光實襲李繼遷獲其母妻擢崇儀使武州刺史贊元死真宗錄德輿三班奉職歷并代兵馬鈐轄管勾麟府路軍馬事有蕃部也羅為殿侍求錦袍驛料德輿不與也羅頗出怨言後有譖也羅與賊通也羅無以自明乃謀附賊指揮張邑言也羅不可不殺時元昊屢入寇德輿不聽曰今日豈殺蕃部時邪賊果以也羅為嚮導自後河川入龔府州蕃漢欲入城德輿閉門不納或降賊或為賊所殺不可勝計賊既圍府州德輿與諸將王元楊懷忠按兵不出戰德輿坐降尋復累遷西上閣門使領果州

團練使知冀州歷陳州鈐轄卒

張昭遠字持正滄州人父凝寧州防禦使契丹內寇疑與康保裔伏兵瀛州陷圍中昭遠年十八挺身掖出之擢左班殿直寄班祇候每出使還奏利害多稱旨累遷西上閣門使知雄州獻言歲會四權場入中銀真宗謂輔臣曰先朝置權場所以通貨非計貿易之利也歷領忠州刺史知成德軍遷四方館使滹沱河決壞城郭乃修五關城外環以堤民至今為利歷步軍馬軍都虞候嘉州防禦使知代州召還改冀州防禦使罷管軍授左龍武軍大將軍昭州防禦使卒贈應州觀察使

宋史新編卷一百五

六

論曰郭諮以書生達世務兼通戰略巧創戎具且有志於平燕斯為一世豪士侍其曙有治辨材數陳便宜亦其流亞歟史方檮蠻寇巢穴盧鑑燭李繼遷詭謀王果優刑名肅軍政張昭遠固城築堤為民永賴其績各昭如也時方備邊故不計田敏之瀆貨而錄其戰功元昊橫不可遏李渭康德輿並失制禦機會而德輿棄民與敵非其甚焉

宋史新編卷一百五

宋史新編卷一百六

列傳四十八

明南京戶部主事莆田柯維騏著

王安石

王安石禮

王安石國

王安石字介甫臨川人父益都官員外郎安石少好讀書一過目終身不忘屬文動筆如飛見者皆服其精妙友生曾鞏攜以示歐陽脩脩為延譽登進士上第簽書淮南判官舊制秩滿許獻文求試館職安石獨否再調知鄞縣起堤堰決陂塘為水陸之利貸穀與民立息以償俾新陳相易邑人便之通判舒州文彥博為相薦其恬退尋召試館職不就脩薦為諫官以祖母年高辭脩以其須祿養言於朝用為群牧判官請知常州移提點江東刑獄入為度支判官時嘉祐三年也安石果於自用慨然有矯世變俗之志乃上萬言書以為今天下財力日以困窮風俗日以衰壞患在不知法度不法先王之政故也法先王之政者法其意而已因天下之力以生天下之財取天下之財以供天下之費自古治世未嘗以財不足為公患也患在治財無其道耳後安石當國其所注措大抵皆祖此書俄直集賢院先是安石屢辭館閣之命士大夫謂其無意於世恨不識其面朝廷每欲畀以美官惟患其不就也明年同修起居注疏辭

宋史新編卷一百六

一

至八九乃受遂知制誥糾察在京刑獄自是不復辭官
矣有少年得聞鶉其儕求之不與特與之昵輒持去少
年追殺之開封當此人死安石駭曰不與而持去是盜
也追而殺之是捕盜也遂劾府司失入事下審刑大理
皆以府斷為是詔放安石罪安石不謝御史舉奏之帝
亦不問以母憂去終英宗世召不起安石本楚士未知
名於中朝以韓呂二族為巨室欲藉以取重乃深與韓
絳絳弟維及呂公著交三人更稱揚之名始盛神宗在
穎邸維為記室每講說見稱輒曰此維之友王安石之
說也及為太子庶子又薦自代帝由是想見其人甫即

宋史新編卷三頁

二

位命知江寧府數月召為翰林學士兼侍講熙寧元年
造朝帝問為治所先對曰擇術為先帝曰唐太宗何如
曰陛下當法堯舜何以太宗為帝曰卿可謂責難於君
一日講席群臣退帝留安石坐曰有欲與卿從容論議
者因言唐太宗必得魏徵劉備必得諸葛亮然後可以
有為三子誠不世出之人也安石曰陛下誠能為堯舜
則必有皋夔稷禹誠能為高宗則必有傅說彼二千者
何足道哉二年拜參知政事帝謂曰人皆不能知卿以
為但知經術不曉世務安石對曰經術正所以經世務
爾帝問卿施設何先安石曰變風俗立法度最方今所

急也於是設制置三司條例司命與樞密陳升之同領
之安石令其黨呂惠卿任其事而農田水利青苗均輸
保甲免役市易保馬方田諸役相繼並興號為新法遣
提舉官四十餘輩頒行天下青苗法者以常平糴本散
與人戶出息二分春散秋斂均輸法者以發運之職改
為均輸假以錢貨凡上供之物皆得徙貴就賤用近易
遠預知在京倉庫所當辦者得以便宜蓄買保甲之法
籍民二丁取一十家為保保丁授以弓弩教之戰陣免
役之法據家貲高下出錢雇役單丁文戶原無役者一
槩輸錢謂之助役市易之法聽人賒貸縣官財貨出息

宋史新編卷三頁

三

二分過期不輸者加罰錢保馬之法凡五路義保願養
馬者戶一匹以監牧見馬給之或官與其直使自市歲
一閱其肥瘠死病者補償方田之法以東西南北若干
步為一方歲計量其地驗其肥瘠定其色號分五等以
定稅數又有免行錢者約京師百物諸行利入厚薄皆
令納錢與免行戶祇應自是四方爭言農田水利古破
廢堰悉務興復又令民封狀增價以買坊場又增茶鹽
之額又設措置河北糴使司積糧穀于臨洺州縣以
備饋運由是賦斂愈重天下騷然御史中丞呂誨論安
石過失十事帝為出誨安石薦呂公著代之韓琦諫疏

至帝感悟欲從之安石求司馬光答詔有士夫沸騰
黎民騷動之語安石抗章自辨帝為異辭謝今呂惠卿
諭旨韓絳又勸帝留之安石入謝因為帝言中外臣僚
朋比之情且曰陛下欲以先王正道勝天下流俗故與
天下流俗相為重輕流俗權重則天下之人歸流俗陛
下權重則天下之人歸陛下帝以為然安石乃視事安
石與光素厚光三詔書勸之安石不樂帝用光副樞密
光辭未拜而安石出命遂寢光遂求去公著雖為所引
亦以議不合出潁州御史劉述劉琦錢顛孫昌齡王子
韶程頤張戩陳襄陳薦謝景溫楊繪劉摯諫官范純仁

宋史新編卷五

四

李常孫覺胡宗愈皆不得其言相繼去李定以附新法
驟用為御史知制誥宋敏求李大臨蘇頌御史林旦薛
昌朝范育並坐定罷逐翰林學士范鎮三疏言青苗奪
職致仕三年拜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初蘇轍以阻青苗
黜茲復欲罪其兄軾遂解館職明年開封民避保甲有
截指斷腕者知府韓維言之帝問安石安石曰今士大
夫睹新政尚或紛然驚異百姓蠢愚何足怪也東明民
或遮宰相馬訴助役錢安石曰帝曰知縣費蕃好附流
俗致民如是又曰治民當知其情偽利病不可示姑息
帝用韓維為中丞安石憾襄言指為善附流俗因維辭

而止歐陽脩乞致仕馮京請留脩安石曰脩附麗韓琦
以琦為社稷臣如此人在一郡則壞一郡在朝廷則壞
朝廷留之安用乃聽之富弼以格青苗解使相安石謂
罰輕不足以阻姦至此之共鯨文彥博言市易與下爭
利致華嶽山崩安石閱其奏出彥博守魏靈臺郎尤瑛
言天久陰星失度宜退安石即黜瑛英州七年春天下
久旱饑民流離帝對朝嗟嘆欲盡罷法度之不善者安
石曰水旱常數堯湯所不免監安上門鄭俠獻流民圖
曰旱由安石竄嶺南前後坐新法廢黜者不能悉數慈
聖宣仁二太后流涕謂帝曰安石亂天下帝亦疑之遂

宋史新編卷五

五

罷為觀文殿大學士知江陵府自禮部侍郎起九轉為
吏部尚書始呂惠卿遭喪去安石未知所托得曾布信
任之亞於惠卿及惠卿服闋安石朝夕汲引至是白為
參知政事又乞召韓絳代已二人守其成模不少失時
號絳為傳法沙門惠卿為護法善神而惠卿實欲自得
政已安石復來因鄭俠獄陷其弟安國又起李士寧獄
傾安石絳覺其意密白帝請召之八年二月復拜相安
石承命即倍道來三經義成加尚書左僕射兼門下侍
郎子雱為龍圖閣直學士惠卿勸帝允雱辭由是嫌隙
愈著惠卿為蔡承禧所擊居家俟命雱復風鄧綰論惠

卿華亭為姦利置獄鞠之惠卿出守陳十月彗出求言
安石率同列疏言天道遠先王雖有官占所信者人事
而已帝曰聞民間殊苦新法安石曰祁寒暑雨民猶怨
咨此無庸恤帝曰豈若并祁寒暑雨之怨亦無邪安石
不悅退而屬疾臥帝慰勉起之華亭獄久不成零以屬
門下客呂嘉問練亨甫共議取鄧綰所列事雜他書下
制獄安石不知也惠卿以狀聞且訟安石矯令罔上又
發安石私書曰無使上知者帝以示安石安石謝無有
歸問雩咎之雩憤悲疽發背死安石暴縮過遂與亨甫
皆得罪安石之再相也屢謝病求去及雩死尤悲傷不

宋史新編卷五

六

堪請益力帝益厭之罷為鎮南軍節度使同平章事判
江寧府明年改集禧觀使封舒國公元豐三年復拜左
僕射觀文殿大學士換特進改封荆哲宗立加司空未
幾卒年六十八贈太傅紹聖中謚曰文配享神宗崇寧
中配食孔廟列顏孟之次追封舒王楊時言於欽宗降
從祀高宗復停宗廟配享削王封理宗復停孔廟從祀
初安石訓釋詩書周禮頒之號曰新義晚居金陵又作
字說多穿鑿傳會其流入於佛老一時學者無敢不傳
習主司純用取士士莫得自名一說先儒傳註一切廢
不用黜春秋不列於學官至戲目為斷爛朝報安石未

其時名震京師性不好華映自奉至儉或衣垢不澣面
垢不洗世多稱其賢而吳奎張方平李師中唐介鮮于
侁蘇洵獨深惡之洵作辨姦論謂王衍盧杞合為一人
安石強枝自信執意不回匪直新法為然其主開邊疏
河之議及割河東地界遼人還信祖於祧廟定殺傷減
等律在廷咸不能奪理宗以安石謂天變不足畏人言
不足恤祖宗不足法為萬世罪人云

宋史新編卷五

七

學字元澤性敏甚未冠著書數萬言聞素平言洮河事
歎曰此可撫而有也後安石力主王韶開邊蓋兆於此
舉進士調旌德尉雩氣豪睥睨一世不能作小官作策
三十餘篇極論天下事又作老子訓傳及佛書義解安
石鑄板鬻于市傳達於上鄧綰會布又力薦之召見除
太子中允崇政殿說書擢至天章閣待制兼侍講安石
更張政事雩嘗導之常稱商鞅為豪傑之士謂不誅異
議法不行安石與程顥語新法數為人所阻雩囚百跌
足攜婦入冠以出大言曰鳥韓琦富弼頭于市則法行
矣安石遽曰兒誤矣年三十三卒贈左諫議大夫
唐垌者以父任得官熙寧初上書云秦二世制於趙高
乃失之弱非失之強神宗悅其言又云青苗法不行宜
斬大臣異議如韓琦者數人安石亦嘗之薦使對賜進

士出身為崇文校書上薄其人除知錢塘縣安石欲留之乃令鄧綰薦為御史遂除太子中允數月將用為諫官安石疑其輕脫將背已立名不除職以本官同知諫院非故事也垌果怒奏二十疏論時事皆留中乃因百官起居日和陞請對垌至御坐前搢笏展疏目安石曰王安石近御坐聽垌子大聲宣讀凡六十條大略以安石專作威福會有等表裏擅權天下但知憚安石不復知有陛下王珪曲事安石無異厮僕且讀且目珪珪慙懼俛首元絳薛向陳繹安石頓指氣使無異家奴張琥李定為安石爪牙張商英乃安石鷹犬至詆為李林甫

宋史新編卷一百一十六

盧杞上屢止之垌慷慨自若讀已下殿再拜而退侍臣衛士相顧失色閤門糾其瀆亂朝儀貶潮州別駕鄧綰申救之且自劾繆舉安石曰此素狂不足責改監廣州軍資庫後徙吉州酒稅卒

論曰王安石天資凶狡人也為侍從時仁宗發其釣魚待宴之詐內懷忿恚晚著日錄指斥之君父且然何有於百家哉神宗問王韶邊費安石喻韶不必盡對其為罔豈特呂惠卿之密札耶夫古人之修於家而行於國者仁義而已後世虛無功利之說興而道術衰矣安石悅熙寧之管商往往見於言與行事顧及援王道以自

文欺世孰甚焉昔少正卯魯之聞人仲尼察其心其言其學術足以亂國故誅之安石與若人酷相類幸不遭仲尼得享寵榮休首領以沒而宋不幸受其植黨亂政之禍延數世而彌烈也

王安石禮字和甫安石弟也早登科從河東唐介辟熙寧中鄜延路城囉兀宣撫使韓絳檄河東所發四萬民負餉者以佐役後帥呂公弼將從之安禮爭曰民兵不習武事不為寇所乘則凍餓而死公弼遂遣歸而他路遇敵者全軍皆覆公弼執安禮手曰四萬之眾豈偶然哉果有陰德相與共之公弼薦于朝得召對欲驟用之安

宋史新編卷一百一十六

石當國辭以為著作佐郎崇文院校書他日得見命之坐有司言八品官無賜坐者特命之遷直集賢院出知潤州湖州召為開封府判官嘗借尹奏事既退獨留訪以天下事帝甚鄉納直舍人院同修起居注蘇軾下御史獄勢危甚無敢救者安禮從容言自古大度之主不以言語罪人軾以才自奮謂爵位可立取顧錄錄如此其心不能無缺望今一旦致於理恐後世謂陛下不能容才帝曰朕固不深謹也卿第去勿洩軾方賈怨於寒恐言者緣以害卿也軾遂得輕比進知制誥尋出求言安禮疏曰陛下有仁民愛物之心而澤不下究意者左

右大臣不均不直謂忠者為不忠不賢者為賢乘權射利者用力殫於溝壑取利究於園夫足以干陰陽而召星變願察親近之行杜邪枉之門至於祈禳小數貶損舊章恐非所以應天者帝嘉歎諭之曰王珪欲使卿條具朕嘗謂不應沮格人言以自壅障今以一指蔽目雖泰華在前弗之見近習蔽其君何以異此卿當益自信以翰林學士知開封府剖決滯訟未三月三獄院及畿赤十九邑囚繫皆空書揭於府前遼使過而見之歎息誇異帝聞之喜曰昔秦內史廖從容俎豆以奪由余之謀今安禮能勤吏事駭動殊鄰於古無愧矣特升一階

宋史新編卷五

十

帝數失皇子太史言民墓道逼京城故不利詔悉改卜無慮數十萬計衆洵懼安禮諫曰文王卜世三十其政先於掩骼埋胔未聞遷人之冢以利其嗣者帝惻然而罷元豐四年拜中大夫尚書右丞轉左丞是時王師伐夏不得志李憲又欲再舉帝曰唐平淮蔡唯裴度謀議與主同今乃不出公卿而出於闈寺朕甚恥之安禮曰淮西三州爾有裴度之謀李光顏李愬之將然猶引天下之兵力歷歲而後定今夏氏之疆非淮蔡比憲材非度匹諸將非有光顏愬輩臣懼無以副聖志也帝悟而止後欲除憲節度使安禮又以為不可徐禧計議邊事

安禮曰禧志大材疎必誤國及永樂敗書聞帝曰安禮每勸朕勿用兵少置獄蓋為是也久之御史張汝賢論其過以端明殿學士知江寧府元祐中加資政殿學士歷揚青蔡三州又以言者失學士移舒州後復之知永興軍又知太原府苦風痺臥帳中決事下不敢欺卒年六十二贈右銀青光祿大夫安禮偉風儀善論議常以經綸自任而略細謹故數詒口語云

王安石字平甫安禮弟也年十二以文章名數舉進士又舉茂材異等有司考其所獻序言為第一以母喪不試廬于墓三年熙寧初以韓絳薦召試賜及第除西京

宋史新編卷五

十一

國子教授官滿至京師上以安石故賜對問曰卿學問通古今以漢文帝為何如主對曰三代以後未有也帝曰但恨其才不能立法更制爾對曰文帝自代來入未央宮定變故俄頃呼吸間恐無才不能至用賈誼言待羣臣有節專務以德化民海內興禮義幾致刑措則文帝加有才一等矣帝曰王猛佐苻堅以蕞爾國而今必行今朕以天下之大不能使人何也曰猛教堅峻刑致秦祚不傳世今刻薄小人必有以是誤陛下者願願以堯舜三代為法又問卿兄秉政外論謂何曰恨知人不明聚斂太急爾帝默然不悅田是別無恩命止授崇文

院校書後改祕閣校理屢以新法力諫安石又質責曾布誤其兄深惡呂惠卿之姦先是安國在西京頗溺聲色安石貽書曰宜放鄭聲安國復書曰亦願兄遠佞人惠卿銜之及安石罷相惠卿遂因鄭俠事陷安國坐奪官放歸田里詔以諭安石安石對使者泣下既而復其官命下卒年四十七

論曰王安石導神宗變法斂財興獄用兵謂正論為流俗是以人言不足恤也謂水旱為常數是以天變不足畏也謂漢文帝無可取是以祖宗不足法也安禮安國皆反其兄之說與韓維之非絳曾肇之不足於布無異

宋史新編卷一百六

五

為人臣者不以私恩廢公議何害其為弟哉

宋史新編卷一百六

宋史新編卷一百七

列傳四十九

明南京戶部主事莆田柯維騏著

李清臣 安燾 張璟 蒲宗孟

黃履 元絳 蔡挺 王韶

薛向 章燾

李清臣字邦直魏人自幼敏悟能文章韓琦以兄子妻之第進士為和川令應材識兼茂科歐陽脩以比蘇軾試祕閣韓維以比荀卿擢祕書郎簽書平江軍判官名聲籍甚英宗曰韓琦太避嫌如李清臣者顧可抑之乎既而詔舉館閣歐陽脩薦之得集賢校理同知太常禮

宋史新編卷一百七

一

院因事黜久之復官出提點京東刑獄作韓琦行狀神宗讀之曰良史才也召擢至知制誥翰林學士元豐新官制并吏部尚書歷尚書右丞哲宗立轉左丞持釐正熙豐法度清臣固爭罷為資政殿學士知河陽徙河南未興召為吏部尚書給事中姚勔駁之改知真定帝親政拜中書侍郎勔復駁之不聽紹聖元年廷試進士清臣發策意主紹述國是遂變范純仁去位清臣獨顯中書亟復青苗免役觀為相顧蘇轍軋已迺擢轍掌以漢武比先帝激上怒轍罷召章惇未至清臣心益覲之已而惇入相復與異惇既逐諸臣并籍文彥博呂公著

以下三十人將悉竄嶺表清臣曰是皆累朝元老必大駭物聽上曰豈無中道耶揭榜朝堂置餘人不問上幸楚王第有狂婦人遮道叫呼告清臣謀反屬吏捕治本澶州娼而為清臣姑子田氏外婦者清臣不引去用御史言以大學士知河南尋落職知真定府初蔡確子渭上書訴父冤造奇譖以危劉摯等清臣知其誣弗之省坐奪職徽宗立入為門下侍郎僕射韓忠彥與之有連惟其言是聽出范純禮張舜民沮呂希純劉安世入朝皆其謀也尋為會布所陷出知大名府卒年七十一贈金紫光祿大夫清臣起窮約以儉自持至富貴不改然

宋史新編卷七

二

志在利祿操持特認竟不如願以死後追論復孟后罪

連貶雷州司戶參軍

安壽字厚卿開封人幼警悟登第用薦為祕閣校理判吏部南曹荆湖北路轉運判官提點刑獄兼常平農田水利差役事時方興新法壽列其泰甚於朝後使京東過闕入見神宗偉其儀觀留補近職累遷戶部尚書同知樞密院夏人款塞乞還侵疆壽言羌情無厭不應示以厭兵之意哲宗立仍前議二府遂欲奔棄熙河壽固爭但歸葭蘆等四砦蔡確輩更用事壽循循其間不能有所建明元祐二年進知院事時復洮河擒鬼章青宜

結二邊少清而並塞猶苦寇掠壽言為國者不可好用兵亦不可畏用兵好則疲民畏則遺患願復講攻擾之策且乾順幼豎梁氏擅權族黨酋渠多反側顧望若有以離間之未必不回戈而復怨此一奇也其後夏人自相攜貳使來修貢悉如壽策毋喪除拜觀文殿學士知鄭州徙頽昌及河南府入為門下侍郎宣仁之喪宗室既為三年服才越歲章惇拜相欲革為期壽爭之曰上以先后保佑之久追崇如恐不盡茲用明道故實耳遽改之播諸天下非佳聲也乃止壽與惇布衣交覲其助已壽不肯少下之遂與惇隙惇遂譖出知鄭州徙大名

宋史新編卷七

三

徽宗立壽適免父喪復知樞密院以老避位命以學士知河南將行上疏曰白紹聖元符以來用事之臣持紹述之名誣惑君父自為謀則善矣未嘗有毫髮為公家計者也夫聽言之道必以其事觀之臣請以神考之事為證熙寧元豐間中外府庫無不充行小邑所積錢米亦不減二十萬紹聖以還傾竭以供邊費使軍無見糧吏無月俸而又謂紹述豈不厚誣哉又言東京黨禍已萌願戒履霜之漸語尤激切初建涅州議者以為可棄壽在樞府奏還之崇寧追議其罪降秩再貶寧國軍節度副使漢陽軍安置涅州復又降祁州團練副使鄆州

之復又移建昌軍然棄鄆州時壽居憂終不敢自明
再歲始復通議大夫還洛卒年七十五後五歲悉還其
官子扶靖康時為給事中金人責取金帛扶與梅執禮
等皆見殺事在執禮傳中

張璪初名璪字邃明洎之孫也未冠登第王安石與兄
璪善乃引璪歷同修起居注自縣令至是才歲餘後坐
事解三職已而復之以集賢殿修撰知蔡州復知諫院
鄭俠事起璪媚呂惠卿劾馮京與俠交通致京等於罪
判司農寺出知河陽元豐初入權度支副使遂知制誥
知諫院判國子監薦蔡卞可為直講建增博士弟子員

宋史新編卷一百一

四

學官之盛近代莫比其議多自璪發之蘇軾下臺獄璪
與李定雜治謀傳致於死卒不克詳定郊廟奉祀禮文
為翰林學士詳定官制四年拜參知政事改中書侍郎
哲宗立言者合攻之謂姦邪便佞深交舒亶數起大獄
皆不報最後劉摯言璪初奉安石旋附惠卿隨王珪黨
章惇諂蔡確數人之性不同而能揀情變節各得歡心
今過惡既章不可不速去踰歲乃以資政殿學士知鄭
州徙河南定州大名府進大學士知揚州卒贈右銀青光
祿大夫謚簡翼璪別有傳

蒲宗孟字傳正閬州人第進士歷集賢校理提舉帳司

助荆湖兩路奏罷辰沅役錢及湖南丁賦遠人賴
患卿制手實法然猶許災傷五分上不預宗孟
以豐凶弛張其法民於是益病矣累遷翰林學士
讀舊制學士唯服金帶宗孟入謝神宗曰學士職
清地近非他官比而官儀未寵適加佩魚遂著為令帝
欲大用拜尚書左丞帝嘗語輔臣有無人才之歎宗孟
率爾對曰人才半為司馬光邪說所壞帝不語直視父
之曰蒲宗孟乃不取司馬光邪只辭樞密一節朕自卽
位以來唯見此一人他人則雖迫之使去亦不肯矣宗
孟慚懼未幾御史論其荒于酒色及繕治府舍過制罷

宋史新編卷一百一

五

知汝州踰年加資政殿學士徙亳杭鄆三州鄆多盜宗
孟痛治之雖小偷微罪亦斷其足筋方徙河中御史以
慘酷劾奪職知虢州明年復知河中還其職帥求與移
大名宗孟厭苦易地頗默默不樂復求河中卒年六十
六宗孟趨尚嚴整而性侈汰藏帑豐每旦到羊十豕十
然燭三百入郡舍或請損之愠曰君欲使我坐暗室忍
饑邪常日盥潔有小洗面大洗面小濯足大濯足小大
澡浴之別每用婢十數人一浴至湯五斛他奉養率稱
是嘗以書抵蘇軾云晚年學道有所得軾答曰聞所得
甚高然有二事相勸一曰慈二曰儉蓋鍼其失云

黃復字安中邵武人第進士歷官禮部尚書時閩中患苦鹽法獻言者衆復適除喪赴召神宗恃以為決復陳法甚便遷御史中丞哲宗立徙翰林學士履素與蔡確章惇邢恕相結確惇有嫌惡使恕道風旨即排擊之至是更自請有定策功劉安世發其罪以龍圖閣直學士知越州復坐事降秩歷知諸州郡紹聖初復龍圖閣直學士為御史中丞論呂大防劉摯梁燾垂簾時事乞正典刑又言司馬光變更先朝之法為罪先是北郊之論雖定猶不果行復又建言遂定郊議語在禮志拜尚書右丞會鄒浩以言事貶新州復乞徙善地坐罷知亳州

宋史新編卷百七

六

徽宗立召為資政殿學士兼侍讀復拜右丞未踰年求去加大學士提舉中太一宮卒
元絳字厚之初姓危臨川人曾祖避兵亂奔杭州易姓元祖德昭仕吳越至丞相途為錢塘人絳幼敏悟登第調江寧推官攝上元令甲與乙被酒相毆擊甲歸臥夜為盜斷足里長執乙詣縣而甲已死絳救其婦曰歸治而夫喪乙已伏矣陰使信謹吏迹其後望一僧迎笑私語絳取僧執懸下詰婦姦狀即吐實人問其故曰吾見婦哭不哀且與傷者共席而襦無血汗也歷元西轉運判官知台州入為度支判官儂智高叛嶺南宿軍邕州

而歲漕不足絳以直學士知開封府拜三司使參知政事數請老神宗命其子

若數十以待通寇絳治十五處樓櫓器械皆備軍食有餘以功遷工部郎中歷兩浙河北轉運使累擢翰林學士知開封府拜三司使參知政事數請老神宗命其子考學校書宗文院慰留之會大學訟連耆學罷知亳州入辭帝曰朕知卿一歲即召矣卿意欲陳訴乎絳謝罪願得穎即以為穎州明年加資政殿學士知青州過都留提舉中太一宮力疾入謁曰臣疾憊子弱儻一旦不幸死則遺骸不得近先人丘墓帝惻然曰朕為卿辦葬雖百子何以加又明年以太子少保致仕絳所至有威名而無持操少儀矩仕已顯猶謂遲晚在翰林諂事王安石及其子弟時論鄙之然工文辭詔令多出其手神宗寵眷焉卒年七十六贈太子少師謚章簡

宋史新編卷百七

七

論曰王安石與其黨呂惠卿更法制屏忠良國政已紊矣蒲宗孟傳會手實又以壞人材歸司馬光之咎張璪傾馮京又鞫蘇軾獄欲寘之死是投薪於火而益其焰也逮元祐更化凡八年黨黨嚮至治矣李清臣倡紹述黃復許宣仁垂簾時事是噓既灰之燼而延其燎也元絳諂事安石謂鮮恥則可謂助虐則非安燾歷數朝無附麗其論紹述之疏不可以暴清臣等之罪哉

蔡挺字子政宋城人第進士歷官開封府推官提點府界公事部修六漯河用李仲昌議塞北流入千六深一夕復決兵夫芟使漂溺不可計坐勒停越數歲稍起知南安軍提點江西刑獄提舉虔州鹽挺諭鹽賊首納器甲又絕私販之弊歲增賣鹽四十萬改陝西轉運副使進直龍圖閣知慶州因上書論攻守大計夏人大入挺盡斂邊戶入保戒諸若無出戰諒祚親帥軍數萬攻大順挺料城堅不可破而柔遠城悉亟遣總管張玉將銳師守之先布鐵蒺藜大順城旁水中騎渡水多躓驚言有神過三日不克諒祚督帳下決戰挺伏強弩壕外飛

宋史新編卷三

八

矢貫其鎧後寇柔遠玉夜斫其營遂潰去神宗即位加天章閣待制知渭州舉籍禁兵悉還府不使有隱占建勸武堂五日一訓練偏伍鈺鼓之法甚備儲勁卒行間遇用奇則別爲一隊甲兵整習常若寇至累進龍圖閣直學士熙寧五年拜樞密副使帝問挺涇原訓兵法召部將按于崇政殿善之下以爲諸郡式契丹議雲中地挺請罷沿邊戍人示以無事因乞置二十七將皆行其策七年冬奏事殿中疾作而仆罷爲資政殿學士判南京留司御史臺半年六十六贈工部尚書諡敏肅挺諳而多知人莫能規其城府初爲富弼范仲淹客頗泄幾

事於呂夷簡以自售在渭久鬱鬱不自聊寓意詞曲有王關人老之歎中使至則使優伶歌之以達于禁掖神宗愍焉遂有樞密之命云兄抗

抗字子直第進士調太平州推官聞父疾委官去稍遷睦親宅講書英宗在宮邸器重之請於安懿王願得與游義兼師友歷廣東轉運使英宗立召爲三司判官諭曰卿乃吾故人勿以常禮自踈也以史館修撰同知諫院方議安懿王典禮抗陳禮爲人後之誼涕淚被面帝亦感泣大臣畏其諫列白爲知制誥遷龍圖閣直學士知定州帝曰第行且召矣帝不豫趣命爲太子詹事未

宋史新編卷三

九

至而神宗立改樞密直學士知秦州居數日夢英宗召語眷如平生驟得疾卒年六十特贈禮部侍郎王詔字子純德安人第進士調新安主簿建昌軍司理參軍試制科不中客游陝西訪采邊事熙寧元年詣闕上平戎策三篇神宗異其言召問方略以詔管幹秦鳳經略司機宜文字蕃部俞龍珂在青唐最大渭源羌與夏人皆欲羈屬之諸將議先致討詔因按邊引數騎直抵其帳諭其成敗遂留宿明日兩種皆遣其家隨以東久之龍珂率屬十二萬口內附所謂包順者也詔又言渭源至秦州良田不耕者萬頃願置市易司頗籠商賈

之利取其贏以治田帝從其言李師中言秦州自此益多事所得不補所亡王安石主韶議為罷師中以賣舜卿代且遣李若愚按實若愚至問田所在韶不能對舜卿檢索僅得地一頃既地主有訟又歸之矣若愚奏其欺安石又為罷舜卿而命韓縝縝遂附會實其事師中舜卿皆坐謫而韶為太子中允祕閣校理後帥郭逵上韶盜貸市易錢安石以為不足校徒達涇原帝志復河隴築古渭為通遠軍以韶知軍事五年七月引兵城渭源堡遂城武勝建為鎮洮軍進右正言集賢殿修撰更名鎮洮為熙州以熙河洮岷通遠為一路韶以龍圖閣

宋史新編卷五

十

待制知熙州六年三月取河州遷樞密直學士降羌叛韶回軍擊之勝征以其間據河州韶破走之河州復平行五十有四日涉千八百里得州五斬首數千級獲牛羊馬以萬計捷聞帝大喜以安石主議解所服玉帶賜之進韶左諫議大夫端明殿學士七年韶入朝又加資政殿學士賜第崇仁坊還至興平聞景思立敗於踏白城賊圍河州日夜馳至熙熙方城守命撤之選兵得二萬議所向諸將欲趨河州韶曰賊所以圍城者恃有外援也今知救至必設伏待我且新勝氣銳未可與爭當出其不意以攻其所恃此所謂批亢擣虛形格勢禁則

自為解者也乃直扣定羌城破結河族斷夏國通路進臨寧河分命偏將入南山臨征知援絕拔柵去初思立之覆師也羌勢復熾朝廷議棄熙河帝為之旰食數下韶戒韶持重勿出及是帝大喜韶還熙州以兵循西山繞出踏白後焚八千帳寤征窮蹙句降俘以獻拜韶觀文殿學士禮部侍郎資政觀文學士非嘗執政而除者皆自韶始未幾召為樞密副使熙河雖名一路而實無租入軍食皆仰給他道因事與安石異數以母老乞歸韶本鑿空開邊驟躋政地乃以勤兵費財歸曲朝廷帝不悅罷知洪州又坐謝表怨慢落職知鄂州數年還其

宋史新編卷五

十一

職復知洪州卒年五十二贈金紫光祿大夫諡襄敏韶起孤生用兵有機略每戰必捷交親多楚人依韶求仕乃分屬諸將或殺降羌老弱為功級既病疽洞見五臟蓋亦多殺徵云子十人厚宋最顯厚字處道官累通直郎元祐棄河湟厚上疏陳不可且詣政事堂言之不聽紹聖中用薦者換禮賓副使幹當熙河公事會羌酋賧征隴拶爭國河州守將王瞻與厚同獻議復故地元符中出師連降二酋遂定湟鄯進厚東上閣門副使知湟州既而他種叛合兵來攻厚不能支朝廷遂棄二州賜隴拶姓名曰趙懷德而厚再貶

賀州別駕崇寧初蔡京復開邊還厚前秩於是羌人多羅巴奉懷德弟溪賒羅撒謀復國懷德奔河南種落更挾之以令諸部朝廷命厚安撫洮西遣內客省使童貫偕往多羅巴集衆以拒厚與偏將高末年異道破殺之遂拔湟州以功進威州團練使熙河經略安撫三年四月厚與諸將擊走溪賒羅撒降鄯州遂入廓州超拜厚武勝軍節度觀察留後明年羅撒復入寇末年戰死羌焚大通河橋以叛新疆大震厚坐追邇降鄯州防禦使已而懷德約降未決厚以書諭之懷德即納款還厚舊官入朝提舉醴泉觀卒贈寧遠軍節度使諡莊敏

宋史新編卷五

十一

宋字輔道好學工詞章登第至校書郎忽若有所覩遂感心疾唯好談神仙事得鄧州書生託左道自言天神可祈而下因習行其術須兩人共爲乃驗徽宗方崇道教林靈素自度技不如願與之游拒弗許戶部尚書劉易家外兄也又以爭進絕還往神降家使因易以達家言其故神曰第往與之言汝某年月日在蔡京後堂談某事有之否易驚駭汗洽不能對蓋所言皆陰中傷人者乃言之帝即召家帝大喜約某日即內殿致天神或謂靈素但勿令鄭書生偕家當立敗即白帝家父兄皆在西邊密與夏人謀反國遲至尊候神且圖不軌帝

疑焉及是日靈素戒門卒獨聽衆人帝齋潔敬待越三夕無所聞乃下宋大理獄成棄市易竄瓊州

薛向字師正以祖顏任歷邠州司法參軍夏人叛秦中治城侍御史陳洎行邊上向所陳三敝悉從之監在京權貨務歲羨緡錢當遷秩移與其兄三司判官董沔議改河北便糴行鈔法向非之有司主沔議既而邊糴滯不行沔坐黜以向知鄜州又論河北糴法之弊以爲度支歲費錢緡五百萬所得半直其贏皆入賈販家今當有以權之遇穀貴則官糴於澶魏載以給邊新陳未交則散糴價以救民乏軍食有餘則坐倉收之朝廷是向

宋史新編卷五

十三

計始置便糴司於大名以向提點刑獄兼其事入爲開封度支判官權陝西轉運副使制置解鹽兼提舉買馬監牧沙苑養馬歲得駒三百而費錢四十萬占田千頃向請斥閒田予民收租入以市之乃置場原滑以羨鹽之直市馬一歲得萬匹昭陵復土計錢糧五十萬貫石三司不能供億將移陝西緣邊入鹽中于永安縣向陳五不可以爲失信商旅遂舉所闕之數以獻因事罷知汝州甫數月連進陝西轉運使坐種諤再貶知信州移潞州神宗知向材以爲江浙荆淮發運使均輸法行以向領之遷天章閣待制進權三司使明堂禮成有司罷

遷向右諫議大夫詔罰吏而向官不奪河洮用兵向未
嘗乏供給及解嚴上疏乞戒將帥裁溢員汰冗卒省浮
費節橫賦手救褒納進龍圖閣直學士遼人求代北地
北邊擇牧加樞密直學士給事中知定州遷工部侍郎
向控辭弗允元豐元年召同知樞密院向幹局絕人尤
善商財計甚者不能無病民所上課間失實時方尚功
利王安石從中主之御史數有言不聽也向以是益得
展奮其材業至於論兵帝所通暢明決遂得大用及在
政地同列質以西北事則養威持重未嘗啓其端會詔
民畜馬向既奉命旋知民不便議欲改爲於是舒宣論

宋史新編卷二五

十四

向反覆無大臣體斥知穎州又改隨州卒年六十六元
祐中諡恭敏子紹彭有翰墨名中子嗣昌

嗣昌亦以吏材奮歷延康宣和殿學士拜禮部刑部尚
書前後因事六七貶多以欺罔獲罪言者併論之降爲
待制卒初徽宗志圖北方遣譚稹銜命訪諸帥韓粹彥
洪中孚皆力云不可嗣昌乃潤飾謀詞以開邊隙及論
事帝前語至興師或感激流涕人皆咎其造亂焉
章棨字質夫浦城人祖頰別有傳棨以叔得象蔭爲孟
州司戶參軍應禮部試第一擢知陳留縣歷直龍圖閣
知慶州時朝廷稍葺蘆安疆等四砦夏得砦益驕棨言

宜稍取其上疆如古削地之制以固吾圉然後諸路出
兵擇據要害不一再舉勢將自蹙遂乘便出討以致其
師夏果入圍環州棨先用間知之遣驍將折可適伏兵
以待斬獲甚衆又預毒於牛圈潛水馬飲者多死歷集
賢殿修撰江淮發運使哲宗訪邊事對合旨命知渭州
至卽上言城胡蘆河川據形勝以備夏乃帥四路師築
二城于石門峽江口好水河之陰不浹月而成賜名平
夏城靈平砦方與夏衆來乘棨迎擊敗之旣而環慶
鄜延河東熙河皆相繼築城進拓其境夏人睥視不敢
動夏主遂奉其母合將數十萬兵圍平夏疾攻十餘日

宋史新編卷二五

十五

不能克一夕遁去夏諸將皆勇悍善戰棨謀其弛備遣
輕騎夜襲直入其帳執之盡俘其家虜馘三千餘牛羊
十萬帝爲御紫宸殿受賀累擢至端明殿學士夏自平
夏之敗不復能軍屢請命乞和帝亦爲寢兵棨立功爲
西方最時章惇用事棨與同宗頗爲世所疑及進築鄜
湟棨諫曰自兵興以來儲蓄一空今者正休兵息民清
心省事之時惟深察臣言裁決斯事若更詢主議大臣
恐誤聖聽大臣指惇也徽宗立請老徙知河南入見留
拜同知樞密院事俾其子緯爲開封推官以便養踰年
力謝專授資政殿學士中太乙宮使未幾卒贈右銀青

光祿大夫諡莊簡賻恤甚厚案在邊久薦拔偏裨不問
厥役至於夏降人折可適李忠傑朱智用咸受其馭蓋
有帥畧云七子緯綜最知名綜第進士歷戶部員外郎
中書侍郎劉逵之妻綜姊也逵復元祐之政綜多替之
蔡京欲擠逵且恚綜不附已出綜湖州又差主管西京
崇福宮綜縮緹績與孫菱蓋俱登仕及京復相遂與制
獄傾章氏風言者誣緹與蘇州人郁寶鑄私錢詔鞫連
繫數百人卒無實獄多死者京大怒別遣孫傑鞫之傳
致如章緹刺面配沙門島籍其家竄緯以下各遠州擢
傑龍圖閣直學士知蘇州張商英入相始辯前獄敘復

宋史新編卷一百七
綜終龍圖閣直學士致仕卒

論曰王安石富強之說行於熙豐延於紹聖興利談兵
之臣乘時立功躋政府者何限也蔡挺出韓范之門泄
機事於呂相以自售豈忠信之士耶王韶偽奏墾田希
旨僥寵既因開邊柄用乃以勤兵費財歸曲朝廷豈人
臣過則稱已之義耶薛向嘗謀取橫山不就幸免王恢
之誅後來握樞持重蓋鑒於前事耳章案平夏大捷足
洩求樂之憤夏人雖困而中國亦弊矣老子曰佳兵不
祥之器其事好還王章之後並罹慘禍有所從來也
宋史新編卷一百七

宋史新編卷一百八

列傳五十

明南京戶部主事莆田柯維騏著

常秩 鄧綰 李定 舒亶

寒周輔 徐鐸 王廣淵 王陶

王子韶 何正臣 陳繹

常秩字夷甫汝陰人舉進士不中屏居里巷以經術著
稱嘉祐治平中賜東帛累授以官皆不受神宗立三使
往聘辭其後詔郡以禮敦遣詣闕即拜右正言直集賢
院管幹國子監俄兼直舍人院遷天章閣侍講同修起
居注仍使供諫職復乞歸改判太常寺進寶文閣待制

宋史新編卷一百八

兼侍讀命其子立校書崇文院熙寧九年以病提舉中
太一宮判西京留司御史臺還穎卒年五十九秩平居
為學求自得歐陽脩王安石皆稱薦之翕然名重一時
初秩隱居既不肯仕後安石為相更法天下沸騰以為
不便秩在閭閻見所下令獨以為是一召遂起在朝低
首抑氣無所建明聞望日損為世譏笑秩長於春秋至
斥孫復所學為不近人情著講解數十篇自謂聖人之
道皆在於是及安石廢春秋遂盡諱其學紹聖中蔡京
屢薦立為崇政殿說書又請以為諫官下方與章惇比
曾布傾之坐詆毀先帝貶監永州酒稅

鄧紹字文約成都人舉進士禮部第一稍遷職方員外郎通判寧州時王安石得君專政縮屢上書論事謂當事更化勿移浮議且謂得伊呂之佐安石喜薦於神宗驛召對帝問安石及呂惠卿以不識對帝曰安石今之古人惠卿賢人也退見安石欣然如素交宰相陳升之馬京以縮練邊事屬安石致齋復使知寧州縮聞之不樂誦言急召我來乃使還邪或問君今當作何官曰不為館職得無為諫官乎曰正自當爾明日果除集賢校理鄉人在都者皆笑且罵縮曰笑罵從汝好官須我為之尋同知諫院獻所著洪範建極錫福論帝曰卿當

宋史新編卷八

二

堅淫朋比德之人規以助朕明年遷侍御史知雜事制司農寺時常平水利免役保甲之政皆出司農故安石藉縮以威衆富弼在毫不放青苗錢縮請付吏究治畿縣民訴助役詔詢其便否兩行之縮與曾布輒上還堂帖中丞楊繪言未聞司農得繳奏者不報凡呂公著謝景溫所置推直官主簿悉罷去而引蔡確唐垌為御史擢御史中丞加龍圖閣待制安石去位縮頗附呂惠卿傾安石及安石復相縮欲彌前迹乃發惠卿置田華亭事出知陳州又論三司使章惇協濟其姦出知湖州初惠卿弟和卿創手實法縮言其非便詔罷其法遷翰林

學士仍為中丞縮慮安石去失勢乃為乞錄蔭賜第京師帝以語安石安石曰縮為國司直而為宰臣乞恩澤極傷國體又薦彭汝礪為御史安石不悅遽自劾失舉帝謂縮頗僻姦邪斥知虢州累進龍圖閣直學士知鄧州元祐初徙揚州言者論其姦改滁州未行卒年五十九子洵仁洵武洵仁大觀中為尚書右丞

洵武字子常第進士歷國史院編修官撰神宗史專右蔡下詆宣仁后徽宗改秘書少監用蔡京薦還舊職御史陳次升陳師錫言其父獲罪神宗豈能公心直筆不聽遷起居郎時韓忠彥曾布為相洵武因對言忠彥父

宋史新編卷八

三

琦在先朝嘗論新法之非今忠彥更先帝法是忠彥能繼父志陛下為不能也必欲繼志述事非用蔡京不可京出居外鎮帝未有意復恩也洵武言陛下方紹述先志群臣無助者乃作愛莫助圖以獻能紹述者列左僅一二人害政者列右舉朝無遺焉帝示曾布揭去左方一姓名布請之帝曰蔡京也洵武謂須相此人以與卿不同故去之布曰洵武既與臣所見異臣安敢豫議明日改付溫益益欣然奉行請籍異論者於是決意相京連進洵武至刑部尚書崇寧三年拜尚書右丞轉左丞中書侍郎妖人張懷素欲與坐與其黨連昏出知隨州

歷保大軍節度使未幾知樞密院遷特進拜少保封莘國公卒年六十五贈太傅謚文簡鄧氏自縊以來世濟其姦而洵武阿二蔡尤力京之亂天下洵武爲之也

李定字資深揚州人少受學王安石登進士第歷秀州判官熙寧初孫覺薦之召至京師謁諫官李常問曰君從南方來青苗法何如定曰民便之常曰舉朝方共爭是事君勿爲此言定卽往白安石安石大喜立薦對如曩言於是諸言新法不便者皆不聽命定知諫院宰相言前無選人除諫官之比遂拜太子中允監察御史裏行知制誥宋敏求蘇頌李大臨封還制書皆罷去御史

宋史新編卷頁

四

陳薦疏定聞庶母仇氏死匿不爲服定自辯言實不知爲仇所生故疑不敢服曾公亮謂定當進行服安石力主之改爲崇政殿說書御史林旦薛昌朝言不宜以不孝之人居勸講之地併論安石章六七上安石又白罷兩人定亦不自安漸解職元豐初召拜寶文閣待制同知諫院進知制誥爲御史中丞劾蘇軾湖州謝表侮慢逮赴臺獄竟竄黃州遷翰林學士坐事罷知河陽留守南京召爲戶部侍郎哲宗立以龍圖閣學士知青州移江寧府言者爭暴其前過又謫居滁州卒舒亶字信道慈溪人試禮部第一調臨海尉民使酒罍

逐後母至亶前命執之不服卽自起斬之投劾去王安

石當國聞而異之御史張商英亦稱其材用爲審官院主簿遷奉禮郎鄭俠被逮亶奉命往捕搜俠篋得所錄名臣諫草有言新法事及親朋書又悉按姓名治之竄俠嶺南馮京王安國諸人皆得罪擢亶太子中允提舉兩浙常平元豐初權監察御史裏行加集賢校理同李定劾蘇軾作詩譏亶又言王誥輩公爲朋比司馬光張方平范鎮陳襄劉摯皆不可不誅帝覺其言爲過但貶軾誥而光等罰金未幾同脩起居注改知諫院論商英干請言路坐青監江陵稅始亶以商英薦得用及是

宋史新編卷頁

五

反陷之歷爲御史中丞氣焰熏灼見者側目亶在翰林受廚錢越法又詐爲錄目追兩秩勒停亶比歲起獄好以疑似排抵士大夫雖坐微罪廢斥然遠近稱快後復官至龍圖閣待制卒贈直學士寒周輔字緡翁成都人第進士歷戶部侍郎知開封府事多不決授中書舍人不拜改刑部侍郎元祐初言者暴其立江西福建鹽法措克欺誕負公擾民罷知利州徙廬州卒年六十六周輔彊學善屬文神宗嘗命作答高麗書屢稱善爲吏深文刻覈故老而獲戾子序辰序辰字授之登第歷起居郎中書舍人同修國史疏請

編類姦臣司馬光等章牘以示天下後世大戒由是縉紳之禍無一得脫者遷禮部尚書以使遼無狀黜知黃州復除龍圖閣待制知揚州徽宗立除名勒停蔡京為相復拜禮部侍郎為翰林學士進承旨有言其在先帝過密中用音樂者黜知汝州二年徙蘇州坐事謫單州團練副使江州安置又坐事移永州會赦復官中奉大夫遂卒序辰亦有文善備會深刻似其父云

徐鐸字振文莆田人熙寧進士第一歷給事中直學士院蹇序辰議編類元祐章牘詔鐸同主之遷禮部侍郎徽宗立以龍圖閣待制知青州御史中丞豐稷論序辰

宋史新編卷百八

六

與鐸編類事狀率視章惇好惡為輕重序辰既黜鐸不宜獨免詔落職知湖州崇寧拜禮部尚書進吏部卒論曰干旌之章云彼姝者子何以告之神宗命郡國敦遣常秩豈非隆眷時在廷紛然爭王安石新法秩噤無一言寧不為詩人所吟乎鄧維季定舒嘗援臂助虐俾安石逞志時賢益不足道蹇序辰附章惇以禍元祐諸臣視三子者何殊才如徐鐸不幸與序辰同傳仕於濁世欲不已免難矣序辰洵武竝世濟其德而洵武推轂蔡京以助紹述宋遂至大亂罪可勝誅哉王廣淵字才叔大名人第進士為大理法直官編排中

書文字裁定祖宗御書十卷仁宗嘉之以知舒州留不行英宗居藩廣淵因見昵獻所為文及即位除直集賢司馬光言漢衛綰不從太子飲故景帝待之厚周張美私以公錢給世宗故世宗薄之廣淵當仁宗之世私託陛下豈忠臣哉不聽用為群牧三司戶部判官加直龍圖閣神宗立以泄禁中語出知齊州改京東轉運使廣淵乞留本道錢帛五十萬貸貧民歲可獲息二十五萬事與青苗合安石以為可用召至京師呂公著撫其舊惡還故官程顥李常又論其迎朝廷旨以困百姓會河北轉運使劉庠不散青苗錢奏適至安石曰廣淵力主

宋史新編卷百八

七

新法而遭劾劉庠故壞新法而不問舉事如此安得人無向背故顥常言不行徙使河東擢寶文閣待制知慶州以盜發所部削兩秩二年進龍圖閣直學士知渭州廣淵小有才而善附會所辟置類非其人下詔切責卒年六十贈右諫議大夫弟臨臨字大觀亦起進士簽書雄州判官治平中詔求武略用薦自屯田員外郎換崇儀使知順安軍改河北沿邊安撫都監上備禦數十策大略皆自治而已歷寶文閣待制知廣州府河中卒王陶字樂道萬年人第進士歷監察御史裏行以論陳

升之知衛州改蔡州明年復以右正言召英宗知宗正寺踰年不就職陶上疏因請對仁宗曰今當別與一名目既而韓琦決策遂立為皇子英宗即位歷太子詹事神宗立遷樞密直學士拜御史中丞郭逵以簽書樞密宣撫陝西詔令還都陶言韓琦置遠二府至用太祖故事出師劫制人主琦必有姦言惑亂聖聽罷逵為渭州帝不可陶既不得逞遂以琦不押文德常朝班劾其跋扈陶始受知於琦驟加獎拔因帝初臨御不悅執政之專料必有易置欲自規重位故視琦如仇力攻之琦閉門待罪帝徙陶翰林學士旋出知陳州入權三司使

宋史新編卷五

呂公著言其反覆不可近又以侍讀學士知蔡州歷河南府許汝陳三州以東宮舊臣加觀文殿學士帝終薄其為人不復用卒年六十一贈吏部尚書諡文恪陶微時苦貧寓京師教小學其友姜愚氣豪樂施一日大雪念陶奉母寒餒行二十里訪之陶母子凍坐日高無炊烟愚亟解錦裘質錢買酒肉薪炭又捐數百千為之娶陶既貴尹洛愚往謁之陶對之邈然但出尊酒而已王子韶字聖美太原人登進士第王安石引入條例司擢監察御史裏行迎安石意發祖無擇在杭州時事無擇遂廢中丞歷禮部員外郎改庫部元祐中累遷太常

少卿諫官劉安世言熙寧初士大夫有十鑽之目子韶為衙內鑽指又陷祖無擇於深文搢紳所共鄙薄改衛尉卿安世復言因彈擊而獲超遷是啓僥倖也乃出知滄州歷集賢殿修撰知明州卒贈顯謨閣待制

何正臣字君表新淦人九歲舉童子賜出身復登進士第元豐中用蔡確薦為御史裏行遂與李定舒宣論蘇軾得五品服領三班院歷吏部侍郎銓擬多牴牾事聞以制法未善為解王安石曰法未善有司所當請豈得歸罪於法乃出知潭州歷刑部侍郎知宣州卒

宋史新編卷五

九

英宗臨政淵嘿纒獻五箴同判刑部多所平反帝稱其文學以為實錄檢討官神宗立歷知制誥拜翰林學士以侍講學士知鄧州繹不能肅閨門子與婦一夕俱殞於卒伍之手傲然無慚色召知通進銀臺司命權開封府父之還翰林仍領府治言者論其徇宰屬縱有罪出知滁州郊祀恩復知制誥言者再論之得祕書監集賢院學士元豐初知廣州庫有檀香佛像繹以木易之時繹已加龍圖閣待制知江寧府乃貶建昌軍奪其職後復太中大夫以卒年六十八繹為政務權豪黨而行與貌違暮年繹為敦朴狀好事者目為熱熟顏回

論曰士負鑿銳之氣者用以脩職業則為直道用以規利祿則為凶德所貴人主察其公私而已王廣淵附王安石行新法培克厲民王陶揣摩帝意攻擊韓琦不遺餘力王子韶何正臣竝朋姦誣善深文與獄乃李定張璪之儔耳陳繹立朝論事不避權貴知開封務推豪黨然徇情宰屬又何其戾也

任顥 李參 郭申錫 傅求

張景憲 竇卞 張瓌 孫瑜

許遵 盧士宗 錢象先 韓壽

杜純弟絳 杜常 謝麟 王宗望

宋史新編卷頁

十

王吉甫 蘇宗 馬仲甫

任顥字誠之壽光人舉進士得同學究出身至衛尉丞上其文乃賜第擢鹽鐵判官夏人納款遣使要請十一事甚者欲去臣稱男顥押件一切曉以義辭折而去又再遣使來欲自買賣且通青鹽增歲賜詔許置權場其議多顥所發出為京西轉運使奏計京師時元昊為下所殺遣楊守素來告哀守素乃始為元昊謀不稱臣納賜節者也復命顥押件問守素其主所以死不能對訖去不敢肆改知鳳翔府仁宗眷之留判三司憑由司為諒祚冊禮使采撫西夏風物山川道里出入攻取之要

為治戎精要三篇上之歷龍圖閣直學士知渭州徙徐州以太子賓客致仕積官戶部侍郎卒年七十八

李參字清臣須城人以蔭知鹽山縣通判定州都部署夏守恩貪濫不法轉運使使參按之得其事守恩謫死歷右諫議大夫為河北都轉運使與郭申錫同視決河議不協又與真定呂溱相惡二人皆得罪參移使河東知荆南嘉祐七年召為三司使孫抃曰參為主計外臺將承風刻剝民重困矣乃改群牧使詔王安石王陶置局經度國計參言官各有職臣若不任事當從廢黜不然乞罷此局從之累遷樞密直學士知秦州閱歲不以

宋史新編卷頁

十一

邊事聞英宗遣使問故對曰將在邊期於無事而已不敢妄以寇貽主憂以疾判西京御史臺起知曹濮二州神宗久知其才以知未與軍不行卒年七十四參無學術然剛果嚴深喜發擿姦伏時稱能吏

郭申錫字延之魏人第進士歷御史臺推直官數上疏論時政京東盜執濮州通判遷申錫知州事未閱月悉擒凶黨召為侍御史遂知雜事余靖引胡恢有醜行高若訥引范祥啓邊釁皆奏劾之屢詆權倖無所避仁宗謂曰近世上大夫未達時好指陳時事及被進用則不然是資言以進耳卿勿為也為鹽鐵副使坐訟李參

黜知濠州明榜朝堂稱其欺誣以做在位後復副監鐵
進天章閣待制知鄧州以給事中致仕卒年七十七
傅求字命之考城人進士甲科歷齊州路轉運使夷獠
寇合江求馳往按所以狀乃縣吏冒取播州曰獠恐而
叛即黥吏置嶺南患遂息事間進秩徙陝西關中行當
十鐵錢盜鑄不可計求請變法時州縣已散二百八十
萬緡亟下令更為當三民出不意蕩產失業多自經死
然盜鑄遂止自康定用兵移稅輸邊民力大困求令輸
本州而轉錢以供邊糴民受其惠而兵食亦足召為戶
部副使累遷龍圖閣學士權開封府求有幹局至是春

宋史新編卷五

五

秋寢高且病賸斷獄數差為御史所論出知兗州卒
張景憲字正國河南人以父師德任歷淮南轉運副使
令鄭昉賊累巨萬親戚多要人景憲首案治流之嶺外
貪吏望風引去徙京西東轉運使王逵居鄆專持吏短
長求請賄謝如所欲景憲上其惡編置宿州歷集賢殿
修撰為河東都轉運使改知瀛州元豐初知河陽徙同
州以太中大夫卒年七十七仁宗吏治尚寬景憲獨多
舉刺及熙寧峻急反濟以寬方新法之行不効一人居
官不畏強禦非公事不及執政門自負所守於人少許
可母卒一夕鬚髮盡白世以此稱之

賈下字彥法寬句人進士第二歷集賢校理開封府推
官皇城卒捕犯禁銷金為末者屬下治以中禁為言奏
曰真宗行此制自掖廷始不正以法無以示天下且非
祖宗立法意英宗從其請出知深州熙寧初河決滹沱
地大震流民自恩冀來踵相接下發常平粟食之吏白
擅發且獲罪下曰俟請而得報民死矣吾寧以一身活
數萬人累遷天章閣待制判昭文館將作監始下官汝
時與殿直王永年者相接頗厚及在京師永年求監金
曜門庫下為禱提舉楊繪薦為之末年置酒延繪下至
出其妻侑飲且時致薄餉末年以事繫獄死御史發其

宋史新編卷五

十三

私下坐奪職提舉靈仙觀卒

張瓌字唐公洎之孫也舉進士以婦父王欽若嫌召試
學士院賜第除祕閣校理同知太常禮院謚錢惟演曰
文墨其子過登聞鼓上訴乃賜謚曰思歷直史館知揚
州即拜淮南轉運使三司下諸道責羨財淮南獨上金
九錢以賦數民貧對入脩起居注知制誥坐草劉沆制
為貶詞出知黃州然其子瑾亦竟不敢請謚語在瑾傳
還判流內銓英宗時論第先朝請建儲者進左諫議大
夫翰林侍讀學士為瑾所訟復出濠州歷太平州瓌當
官遇事輒言觸忤勢要至屢黜不悔卒年七十

孫瑜字叔禮博平人以父任歷祕閣校理兩浙轉運使仁宗謂曰卿父爽大儒也久以道輔朕因面賜金紫徙知蔡州毀吳元濟像以其祠事裴度更相克維單四州累官工部侍郎卒年七一九爽卒時朝廷錄其子孫瑜子為諸孫長瑜曰吾忍因父喪而官吾子乎以兄之孤上之瑜天資整敏齊家以嚴稱善與人交所薦士有過或教使自言曰已知之而復擠之吾不為也論曰仁宗之治尚醇厚神宗之治尚精明當時中外之臣膺寄而分治者不有純篤之守通敏之識求其歷終始無咎難矣尚何聲譽之有如任頴書戎略李參靖邊

宋史新編卷頁

古

疆郭中錫詆權倖傳求約均輸實下便宜賑饑張瓌不貢羨財與夫張景憲孫瑜之克孝克友非其尤可稱者哉

許遵字仲塗泗州人第進士又中明法擢大理寺詳斷官知長興縣興水利邑人立石紀之為審刑院詳議官知宿州登州遵累典刑獄強敏明恕及為登州執政許以判大理遵欲立奇以自鬻會婦人阿云獄起初云許嫁未行嫌壻陋伺其寢田舍懷刀斫之十餘創不能殺斷其一指遵按云納采之日毋服未除應以凡人論讞于朝有司當為謀殺已傷事下刑部以遵為妄詔以贖

宋史新編卷頁

五

論未幾果判大理復直云詔司馬光王安石議廷論紛然安石竟主遵出知壽州再判大理寺請知潤州又請提舉崇福宮尋致仕累官中散大夫卒年八十盧士宗字公彥昌樂人舉五經累官龍圖閣直學士知審刑院通進銀臺司仁宗祔廟禮院請以太祖太宗為一世而增一室以備七世之禮士宗以為僖祖親盡當遷不當增室不從出知青州入辭英宗曰學士忠純之操朕所素知豈當又處外命再對及見論知人安民之要勸帝守祖宗法御史言其罕通吏事且衰病改沂州熙寧初以禮部侍郎致仕卒年七十一士宗以儒者諳刑名而主仁恕故在刑部審刑前後十數年錢象先字資元蘇州人進士高第歷天章閣待制知審刑院加龍圖閣直學士知蔡州徙知河南府陳州復兼侍講知審刑院象先長經術侍通英十餘年多啟沃仁宗亦厚遇之旁通法家屢為刑官裁定條令率依平恕復知許頴陳三州以吏部侍郎致仕卒年八十一韓琦字君玉衛州汲人登進士第由縣令為開封司錄嘉祐寬恤諸道分遣使者琦曰京師諸夏本具徭役利害上之遂革大姓漁奔之弊歷梓州路轉運使首議併綱減役王安石言於上褒賚之入為鹽鐵副使以右諫

議大夫知澶州坐失舉降秩上念扞決河有勞復故官
歷太中大夫判將作監轉正議大夫致仕卒年七十七
璿吏事絕人閱按牘終身不忘澶州民懷思之繼者或
欲有所爲民必曰已經韓大中矣以故輒止

杜純字孝錫甄城人以蔭爲泉州司法參軍熙寧初以
河西令上書言政王安石引宣條例司數與論事薦充
審刑詳議官秦帥郭逵與其屬王韶成訟純受詔推鞠
得詔罪安石主韶變其獄免純官韓絳爲相以檢詳三
司會計安石再來乃請監池州酒久之爲大理正曹州
民王坦避水患以車載貨入京坐匿稅議黥純爭之卿

宋史新編卷八

十六

楊汲奏爲立異又廢于家元祐初范純仁韓維王存孫
未交薦之除河北轉運判官初更役書司馬光稱其論
議詳盡予之書曰足下在彼朝廷無河北憂召擢至侍
御史言者詆其不由科第改右司郎中尋知相州徙徐
州陝西轉運使還拜鴻臚光祿卿權兵部侍郎謝病以
集賢院學士提舉崇福宮改修撰卒年六十四弟紘
紘字君章第進士爲末年令神宗聞其材用爲大理評
斷官檢詳樞密刑房紘議獄必傳經誼擢刑部郎中元
祐初使夏國不跪受詔紘責之夏人畏懼加敬他日使
來請地紘復却之歷大理卿權刑部侍郎加集賢殿修

撰爲江淮發運使知鄆州徙知應天府卒年六十二紘
事兄純禮甚備純卒悉以奉錢給寡嫂推其子恩官其
子若孫一人宦京師時里人馬隨調選病臥逆旅紘載
歸醫視之隨竟死爲治喪第中其風義蓋天性云

杜常字正甫昭憲皇后族孫也折節學問登進士第積
遷工部尚書以龍圖閣學士知河陽軍大河決直州西
上埽勢危甚常親護役徙處埽上於是役人盡力河流
遂退郡賴以安卒年七十九

謝麟字應之甌寧人登第再調石首令縣苦江水爲患
隄不可禦麟壘石障之人號謝公隄章惇使湖湘拓沅

宋史新編卷八

十七

州麟自辰州通判薦爲守招捕徭賊一方以寧詔使經
制宜州徠降種落四千八百人納思廣洞民千四百室
累遷直龍圖閣歷知江寧鳳翔府渭桂二州卒

王宗望字礪叟固始人以蔭累擢夔州路轉運副使哲
宗卽位行赦賞軍萬州彌旬不給庖卒朱明因衆怒自
晝入府宅傷守臣左右驚散他兵籍籍謀亂宗望聞
變自夔疾驅至先命給賞然後斬明以徇且竄坐視不
救者乃自劾朝廷嘉之歷倉部郎中司農少卿江淮發
運使又代吳安持爲都水使者歷擢工部侍郎以集賢
殿脩撰知鄆州卒年七十七元符中治其導河東流事

以為附會元祐追所得恩典云

王吉甫字邦憲同州人舉明經試斷刑入等為大理評事累遷刑部員外郎南郊起幔城役卒急於畢事董役者責之曰此殆類白露屋耳卒訴之吏當非所宜言論死吉甫求對神宗怒曰得非為白露屋事來邪吉甫從容敷陳帝為霽怒其人得釋蘇軾南遷所過郡守有延館之者走馬使上聞詔鞠之吉甫議當答宰相章惇不悅吉甫曰法如其持論寬平類此請知齊州梓州梓戶口最盛轉運使欲增折配以取羨餘吉甫謂其寮曰吾寧貽使者怒忍為民基禍為國斂怨哉竟却之歷提

宋史新編卷頁

六

點梓州路京畿刑獄開封少尹知同邢漢三州以中大夫卒年七十吉甫廉介不回但一於用法士恨其少緣飾云

蘇家字公佐磁州人登第歷侍御史知雜事判刑部使契丹還道聞英宗晏駕契丹置宴仍用樂家謂此而可忍孰不可忍遂徹樂累轉給事中知河南府入知審刑院卒家長於刑名故屢為法官數以讞議受詔獎焉馬仲甫字子山廬江人太子少保亮之子也第進士知登封縣歷淮南發運使建議鑿洪澤渠六十里以通漕民便之拜天章閣待制知瀛州秦州古渭介青唐之南

夏人在其北中通一徑小警則路絕仲甫得筆乘城故址自雞川岩築堡北抵南谷環數百里為內地詔賜名其谷堡熙寧初守臺許揚三州糾察在京刑獄知通進銀臺司復為揚州提舉崇禧觀卒

論曰嚴而少恩典憲之常態惟是儒者優經術兼通法家鮮不稱平如盧士宗錢象先王吉甫蘇家杜氏兄弟是已許遵晚緩登州獄未免失刑不然豈不得與數子班乎韓壽杜常謝麟王宗望馬仲甫並能為民興利捍患而治水之績尤著宋盛時之吏各稱其職有若是夫

宋史新編卷頁

九

宋史新編卷一百九

列傳五十一

明南京戶部主事莆田柯維瑛著

孫長卿 羅拯 馬從先 周沆

李中師王君卿 孫構 張詵

俞允 沈邁弟邁 李大臨 呂夏卿

祖無擇 程師孟 張問陳翁樂京

苗特中 韓贊 楚建中 盧革子秉

孫長卿字次公揚州人以外祖朱巽任為祕書省校書郎天禧中巽守雍命隨所取浮屠像入見仁宗方權聽天下事嘉其年少敏召對欲留侍東宮辭以母疾遷官

宋史新編卷一百九
知楚州糧料院通判河南府詔汰三陵奉先卒汰者群諫府下長卿矯制使還具言不可汰之故朝廷為止歷開封鹽鐵判官諸路轉運使江浙荆淮發運使議者謂楚水多風波請開盱眙泗白淮趨高郵長卿言地阻山回繞役大難就事下都水調上數百萬卒不可成時又將弛茶禁而收其征長卿條其不便不從改陝西都轉運使踰年知慶州州據險峻乏水長卿鑿百井皆及泉泥陽有羅川馬嶺上構危棧下臨不測之淵過者惴恐長卿訪得唐故道闢為通塗進至龍圖閣直學士知定州熙寧初河北地大震城郭舍庾皆隕長卿盡力繕補

神宗知其能轉兵部侍郎留再任未幾卒年六十六長卿無文學而優於政事性潔廉不以一毫取諸人定州當得園利八十萬悉歸之公既沒詔中使護喪歸葬羅拯字道濟祥符人第進士歷知榮州秀州江西轉運判官福建轉運使歷江淮發運使諸所興革民便之加天章閣待制徙知永興軍青穎秦三州卒年六十五拯為發運使時與副皮公弼不協公弼為御史劾拯力為辨理諫官錢公輔論拯短而公輔姻黨在拯部內往往薦進之或議以德報怨拯曰同僚不協所見異也諫官所言職也又何怨乎時服其長者

宋史新編卷一百九
馬從先字子野祥符人少力學父當任子推以與弟由進士累官太常少卿知宿州宿在淮汴間素難治從先厚賞以求盜禁屠牛鑄錢嚴甚水災賑活流亡數十萬代還知壽州以老辭英宗諭曰卿治行籍甚壽尤重於宿姑為朕往既至治如曩時由太子賓客轉工部侍郎致仕從先性嚴整雖盛夏不袒跣晚學佛預言其終時年七十六卒

周沆字子真益都人第進士歷開封府推官湖南續唐盤二族寇殺居民官軍數不利以沆為轉運使朝廷用其策二族皆降加直史館知潭州他道兵來戍者率

兩期乃代多死瘴癘沆請以期為斷戍人便之徙河東入為度支副使儂智高亂定仁宗命安撫廣西諭之曰嶺外地惡非賊所至處毋庸行對曰君命仁也然遠民羅塗炭當布宣天子德澤遂往遍行郡邑擢天章閣待制陝西都轉運使改河北李仲昌建六塔河之議詔沆行視沆言所規新渠視河廣不能五之一此役若成河必汎溢齊博濱棣之民其魚矣既而從初議河塞復決如沆言又徙河東轉運使遷龍圖閣直學士知慶州召知通進銀臺司判太常寺英宗既即位契丹賀乾元節使至沆館客欲取書樞前使者以非典故不可沆折之

宋史新編卷九

三

曰昔貴國有喪吾使至柳河即反今聽於几筵達命恩禮厚矣尚何云使者立授書進樞密直學士知成德軍俗方棄親事佛沆閱按斥數千人還其家以戶部侍郎致仕卒年六十九

李中師字君錫開封人第進士由集賢校理歷龍圖閣直學士知河南府一矯弛緩之習號為治辦然用法刻深煩碎無大體唯厚結中人初神宗嘗對宰相稱其治狀富弼曰陛下何從知之帝默然中師銜弼沮已及再至弼已老乃籍其戶令出免役錢與富民等又希司農指多取餘視他處為重洛人怨之朝廷以中師率先推

行召為群牧使乞廢河南北監牧省國費而養馬於民不報後竟行其說民不堪命權發遣開封府卒有女嫁為陳執中婦坐夫事誅死時有王居卿者字壽明登州人第進士歷天章閣待制河北都轉運使知秦州太原府卒言利至從官稱俗吏云

孫構字紹先博平人登進士第歷知黎州遷度支判官以平夔州夷獠功加直昭文館徙湖北轉運使章惇興南北江蠻事構諭降懿治二州納歸附州十四初渡辰溪舟毀而溺得援者僅免神宗憫之賜帛三百五溪皆平進集賢殿修撰賜三品服交趾入寇拜右諫議大夫

宋史新編卷九

四

知桂州寇聞引去以疾提舉崇福宮換太中大夫卒年六十四構喜功名勇於建立西南邊事自此始云張詵字樞言浦城人第進士歷夔路轉運判官錄辟土功加直集賢院改陝西轉運副使召對帝曰每閱章奏獨卿與蔡挺有所論請使人了然當以帥事相屬歷知秦州熙州遷至天章閣待制董氈遣鬼章逼岷州詵往討董氈迎戰大破之斬首萬級元豐初加龍圖閣直學士知成都府徙杭州將行命權經略熙河事會靈武師罷乃赴杭過京師帝訪西事對曰彼勢雖弱而邊備未飭願圖以歲月累官正議大夫卒年七十二詵性孝友

廉於財既建拓瀘夷地被進用終不違清議云

俞充字公達明州人登進士第熙寧中為都水丞提舉
沿汴淤泥溉田為上腴者八萬頃歷成都路轉運使茂
州羌寇邊充上禦戎十策神宗遣內侍王中正司經制
建三堡復永康為軍因詐殺羌眾以為中正功與深相
結至出妻拜之以中正薦召判都水監進直史館中書
都檢正為御史彭汝礪所論命遂寢充護曹村決河還
陳河防十餘事加集賢殿修撰提舉市易歲登課百四
十萬故事當賜錢充以常職請罷賜詔聽之擢天章閣
待制知慶州慶陽兵驕小絕治輒肆悖充嚴約束斬妄

宋史新編卷五九

五

言者五人於軍門聞有病苦則巡撫勞餉死不能舉者
周之以故莫不畏而懷焉充之帥邊實王珪薦欲以退
司馬光之入充亦知帝意屢倡請西征後言夏酋乘常
為毋梁所囚不得與政母宣淫凶恣國人怨嗟願得面
陳興師問罪之略未幾暴卒

論曰孫長卿等竝以治行至從官然不能無優劣長卿
不苟取廉也羅拯怨不校厚也馮從先推父恩與弟讓
也周沆撫民不避險惡地仁也李中帥結納左右口為
非正其侮富韓公與向拱待寶貞固無異亦太薄矣上
居卿言利孫構張詵俞充竝開邊尤無取焉

沈邁字文通錢塘人以蔭為郊社齋郎舉進士廷唱第
一大臣謂已官者不得先多士乃寘第二通判江寧府
歸奏本治論仁宗曰近獻文率以詩賦豈若此十篇為
可用也除集賢校理俄修起居注遂知制誥以父扶坐
事免求知越州徙杭州為人疎雋博達優吏治令行禁
止嘉祐遺詔至設次於外不飲酒食肉者踰月召知開
封府遷龍圖閣直學士治如杭蚤作視事午而畢出與
親舊還往沛然有餘暇拜翰林學士判流內銓英宗閱
其以憂去賚黃金百兩既葬廬墓下以卒年四十弟邁
從弟括

宋史新編卷五九

六

邁字叔達好學尚友傲睨一世縹緲然有物外意用兄
任歷審官西院主簿邁故受知王安石安石與詩有風
流謝安石消洒陶淵明之稱至是當國邁議論凌峭意
罷去久之以大常寺奉禮郎監杭州軍資庫攝華亭縣
他使者適有夙憾文致其罪奪官流末州更赦徙池州
得九華秋浦間林泉之勝即築室居之名曰雲巢邁追
悔平生不自貴重悉謝棄少習杜門隱几間作為文章
雄奇峭麗尤長於歌詩曾鞏蘇軾黃庭堅皆與唱酬然
竟不復起卒年五十四
括字存中以父任為沐陽主簿登進士第編校昭文書

籍為館閣校勘南郊新式實依括所上書省萬計神宗稱善遷太子中允檢正中書刑房提舉司天監日官皆市井庸販法象圖器漫不知括始置渾儀景表五壺浮漏語在天文志招衛朴造新曆募天下上太史占書雜用士人分方技科為五後皆施用歷遷太常丞同修起居注時大籍民車人未諭縣官意相挺為憂又市易司患蜀鹽不禁欲盡實私井而輦解池鹽給之言者論二事如織皆不省括侍帝側顧曰卿知籍車乎曰知之帝曰何如對曰敢問欲何用帝曰北邊以馬取勝非車不足以當之括曰古人所謂兵車者輕車也五御折旋利

宋史新編卷百九

於捷速今民間輜車重大已不能三十里世謂之太平車但可施於無事之日爾帝曰人言無及此者遂問蜀鹽事對曰臣恐得不足償帝領之明日二事俱寢擢知制誥兼通進銀臺司自中允至是纔三月為河北西路察訪使所陳利病詔皆可之遼蕭禧來理河東黃鬼地曰必得請而後反帝遣括往聘括詣樞密院閱故牘得近歲議疆地書指古長城為境今所爭蓋三十里表論之帝召對曰大臣不究本末幾誤國事命以畫圖示禧禧始屈賜括白金千兩使行凡六會契丹知不可奪遂舍黃鬼以天池請括乃還括圖其山川險易迂直風

俗之純龐人情之向背為使契丹圖抄上之拜翰林學士權三司使丞相吳充問免役何如括曰微戶本無力役而亦使出錢則為可念若悉弛之則善矣充表行之蔡確論括首鼠乖刺陰害司農法以集賢院學士知宣州明年復龍圖閣待制知審官院又出知青州未行改延州以副種諤西討拔銀宥有功加龍圖閣學士機事不暇請者皆得專之徐禧城末樂敗沒括以先救綏德不能援末樂坐謫均州團練副使元祐初徙秀州繼以光祿少卿分司居潤卒年六十五括博學無所不通多論著又有筆談載朝廷故實者舊出處傳於世

宋史新編卷百九

李大臨字才元成都人登進士第歷祕閣校理仁宗嘗遣使賜館閣官御書至大臨家大臨貧無阜謀方自秣馬使者還奏帝曰直廉士也以親老請知廣安軍徙邛州還為群牧判官開封府推官神宗擢至知制誥糾察在京刑獄言青苗法有害無益忤王安石會李定除御史宋敏求蘇頌大臨相繼封還詞頭以累格詔命皆歸班大臨以工部郎中出知汝州辰溪貢丹砂道葉縣其二篋化為雙雉鬪山谷間耕者獲之人疑為盜械送于府大臨識其異訊得實釋耕者徙知梓州加集賢殿修撰復天章閣待制用七十致仕大臨清整有守因爭李

定後名益重世并敏求頌稱爲熙寧三舍人云

呂夏卿字縉叔晉江人第進士歷直祕閣同知禮院仁宗選任大臣求治道夏卿陳時務五事且言天下之勢不能常安當於未然之前救其弊朝廷頗采其策英宗世歷史館檢討同修起居注知制誥出知潁州得奇疾身體日縮卒時纔如小兒年五十三夏卿學長於史又通譜學創爲世系諸表於新唐書最有功云

祖無擇字擇之上蔡人進士高第歷直集賢院時封孔子後爲文宣公無擇言前代所封曰宗聖曰奉聖曰崇聖曰恭聖曰褒聖唐開元中尊孔子爲文宣王遂以祖

宋史新編卷九

九

諡而加後嗣非禮也於是下近臣議改爲衍聖公出知袁州首建學官置生徒郡國弦誦之風由此始盛歷龍圖閣學士知鄭杭二州神宗立知通進銀臺司初詞臣作誥命許受潤筆物王安石與無擇同知制誥安石辭一家所饋不獲義不欲取置諸院梁安石憂去無擇用爲公費安石聞而惡之安石得政乃諷監司求無擇罪御史王子韶使兩浙廉知明州苗振贓賄事連無擇自京師逮赴秀州獄成無貪狀謫忠正軍節度副使安石猶爲帝言陛下遣一御史出卽得無擇罪乃知朝廷於事但不爲未有爲而無効者尋復光祿卿祕書監集

賢院學士主管西京御史臺移知信陽軍卒無擇爲人

好義少從孫明復穆脩學及死蒐輯其遺文以傳以言語政事爲時名卿微累放棄訖不復振士論惜之

論曰世謂沈遘數子嫺於辭令而兼優於吏事此特其槩耳遘居君父喪盡禮而死也以孝其篤行有如此者沈括精天官呂夏卿擅史學其博物有如此者大臨祖無擇皆以忤王安石廢絀其直道有如此者一門備美如沈氏蓋尤鮮儷云

程師孟字公闢吳人進士甲科歷度支判官知洪州入判三司都磨勘司接伴契丹使蕭惟輔曰白溝之地當

宋史新編卷九

十

兩屬不宜以北人漁界河爲罪師孟曰兩朝當守誓約君舍文書滕口說遽欲生事耶惟輔愧謝出爲江西轉運使加直昭文館知福州徙廣州以功進給事中集賢殿修撰判都水監賀契丹生辰至涿州契丹命席迎者至南向涿州官西向宋使介東向師孟曰是卑我也不就列自日昃爭至暮從者失色師孟辭氣益厲叱僮者易之於是更與迎者東西向明日涿人餞于郊疾馳過不顧涿人移雄州以爲言坐罷歸班復起知越州青州遂致仕卒年七十八師孟爲政簡而嚴罪非死者不以屬吏發隱擿伏如神所至民爲生立祠

張問字昌言襄陽人登進士第歷通判大名府群牧地在魏歲久官入於民有司按舊籍括之地數易主券不明吏苟趣辦持詔書奪人田至毀室廬發丘墓問至則曰是豈朝廷意耶具上以聞仁宗喜立罷之歷集賢殿修撰河東轉運使坐誤軍須貶知光化軍未幾復使河北熙寧末知滄州歲饑為神宗言民苟免常平助役之苦反以得流亡為幸語切直驚人歷知河陽潞州元祐初為秘書監給事中累官正議大夫卒年七十五問處已廉潔嘗仕鄜延幕府與种世衡善父喪世衡遺汝州田十頃辭弗受使歸未至而世衡卒其子古用父治命

宋史新編卷五十九

十一

亦不納田蕪穢者三十年後汝守請以給學朝廷命反諸种氏其知滄州也王安禮力薦引帝以其好異論不用時有陳舜俞樂京劉蒙亦以役法廢黜舜俞字令舉烏程人博學強記舉進士又舉制科第一熙寧中以屯田員外郎知山陰縣詔俟代還試館職辭曰爵祿名器砥礪多士宜示以至神鳥可要期如付劑契繳中書帖上之青苗法行上疏自劾責監南康軍鹽酒稅舜俞始嘗棄官歸居秀之白牛村自號白牛居士已而復出遂貶死蘇軾為文哭之稱其學術才能兼百人之器一斥不復士大夫識與不識皆深悲之云

京荆南人在鄉以行義聞用薦得校書郎為湖陽赤水二縣令神宗求言京以畏天保民為請知長葛縣不奉助役法自列勾去坐奪官經十年乃復監黃州酒稅以承議郎致仕元祐初召赴闕不至終于家

蒙字子明渤海人恥為詞賦不肯舉進士習茂才異等又不欲自售都轉運使劉庠舉遺逸召試第一知湖陽縣常平使者召議免役法蒙條上其害即投劾去亦奪官歸鄉教授養親卒年四十門人誄其行號曰正思先生元祐初賜其家帛五十四

宋史新編卷五十九

十二

請開導以溉田人謂之苗公河歷梓州轉運副使韓存寶討蠻乞弟逗遛不行時中以為非計存寶不聽卒坐誅林廣代存寶乞弟既降復逸將士相視失色及暮刀斗未鳴時中問廣對曰既失賊故縱兵追之不暇恤爾時中曰天子以十萬眾相付豈以一死為勇耶廣悟亟止追者整軍以進會得詔班師軍行時中以糧道遠創為招運法食以不乏遷兩階為發運副使河東轉運使加直龍圖閣知桂州進寶文閣待制至戶部侍郎卒韓贄字獻臣齊州人登進士第歷知諫院宰相梁適樞密狄青內侍王守忠皆奏劾無所諱出知滄瀛二州遷

龍圖閣直學十河北都轉運使入判都水監權開封府
政簡而治知河南府建永厚陵費省而不擾神宗稱之
還知審刑院糾察在京刑獄知徐州以吏部侍郎致仕
贊性行淑均自奉至約惟所得祿賜買田贍族黨退休
十五年謝絕人事讀書賦詩以自娛年八十五卒

楚建中字正叔洛陽人第進士歷主管鄜延經略機宜
文字夏人來正土疆往莅其事衆暴至兩騎傳矢引滿
向之建中披腹使射曰吾不憚死騎即去衆服其量元
吳歸款建中白府築安定黑水八堡以抗東道夏人果
來聞有備不敢入累遷提點京東刑獄鹽鐵判官昭陵

宋史新編卷百九

十三

建命裁定調度省數十萬計歷夔路淮南京西轉運使
進度支副使神宗用兵西鄙以建中嘗爲邊臣所薦召
欲用之言不合旨出知滄州又之爲天章閣待制陝西
都轉運使知慶州江寧成德軍以正議大夫致仕元祐
初文彥博薦爲戶部侍郎不拜卒年八十一
盧革字仲辛德清人少舉童子知杭州馬亮見所爲詩
嗟異之秋貢士密戒主司勿遺革革聞語人曰以私得
薦吾恥之去弗就後二年遂首選至登第年才十六歷
提點廣東刑獄福建湖南轉運使復請外神宗謂宰相
曰革廉退如是宜與嘉郡遂爲宣州以光祿卿致仕卒

年八十二子秉

秉字仲甫未冠有雋譽嘗謁蔣堂坐池亭堂曰亭沼粗
適恨林木未就爾秉曰亭沼如爵位時來或有之林木
非培植根株弗成大似士大夫立名節也堂賞味其言
中進士甲科浮湛州縣二十年人無知者王安石得其
壁間詩識其靜退累擢提點兩浙淮東刑獄顯提舉鹽
事持法苛嚴追胥連保罪及妻孥歲中犯者以千萬歷
集賢殿修撰知渭州五路大出西討唯涇原有功進寶
文閣待制龍圖閣直學士秉守邊久以父老乞歸移知
湖州未至復詔還渭慰藉優渥已而革疾亟乃得歸元

宋史新編卷百九

十四

祐中知荆南劉安世論其行鹽法虐民降秩奉祠卒
論曰程師孟九人槩稱濟時之彥考其志其識各有卓
然越人者師孟奉使不辱命苗時中達兵家之變張問
爲郡守陳舜俞樂京劉蒙爲縣令竝懇陳青苗免役之
弊於條例既成之後豈不知異議之觸禍誠恥夫緘默
之尸位也韓贛推祿賜以贍宗黨庶幾范希文之風楚
建中當元祐治朝徵爲戶部侍郎不拜同時范景仁不
得專美焉盧革少年廉退爲天子所獎傳謂天下舉廉
而上不與焉取也革其免夫

宋史新編卷一百九

宋史新編卷一百十

列傳五十二

明南京戶部主事莆田柯維祺著

滕元發 李師中 陸詵子師 趙齒

孫路 游師雄 穆衍

滕元發初名甫字元發後改字達道東陽人九歲能賦詩舉進士廷試第三歷鹽鐵戶部判官同修起居注神宗立召問治亂之道對曰治亂之道如黑白東西所以變色易位者朋黨汨之也帝曰卿知君子小人之黨乎曰君子無黨辟之草木網繆相附者必蔓草非松柏也朝廷無朋黨雖中主可以濟不然雖上聖亦殆帝以為

宋史新編卷一百十

名言太息久之進知制誥知諫院御史中丞王陶論宰相韓琦不押班為跋扈帝以問元發對曰宰相固有罪然以為跋扈則欺天陷人矣拜御史中丞夏人誘殺將官楊定元發疏言諒祚已納款不當失信邊隙一開兵連民疲必為內憂又是時中書樞密制邊事多不合元發言戰守大事不宜異同願敕二府必同而後下帝善之語在職官志京師郡國地震元發疏陳致災之由大臣不悅出知秦州帝留不遣河北地大震命元發為安撫使民賴以安除翰林學士知開封府夏國有難元發言繼遷死時李氏幾不立當時大臣不能分建諸豪

以全地主之至今為患今秉常失位諸將爭權天以此道陛下若再失此時悔將無及請擇立賢將假以重權經營分裂可不勞而定百年之計也帝奇其策不果用因事以翰林侍讀學士出知鄆州徙定州初入郡言新法之害且曰臣始以意度其不可既為郡乃親見之歷青州應天府齊鄧二州坐婦黨為逆黜為池州未行改安州流落且十年猶以前過貶居筠州或謂復有後命元發笑曰天知吾直上知吾忠吾何憂哉遂上章自訟有曰樂羊無功謗書滿篋即墨何罪毀言日聞帝惻然即以為湖州哲宗立徙蘇揚二州除龍圖閣直學士復

宋史新編卷一百十

二

知鄆州徙真定又徙太原元發威行西北號稱名帥以老力求淮南乃為龍圖閣學士復知揚州未至卒年七十一贈左銀青光祿大夫謚章敏

李師中字誠之楚丘人年十五上封事言時政又請宰相辯父緯降職無罪由是知名第進士廊廡籍辟知洛川縣籍為樞密薦其才召對轉太子中允知敷政縣權主管經略司文字既又提點廣西刑獄儂智高子宗保火峒眾無所屬前將規計以幸嘗遂固守師中檄諭禍福降之邊人化其德多畫像立祠稱為桂州李大夫不敢名歷官天章閣待制河東都轉運使西人入寇

命知秦州神宗賜以班超傳師中亦以持重總大體自處乃簡善守者列塞上而使善戰者中居今寇至堅壁固守須其去出戰士尾襲之約束既熟常以取勝王韶築渭涇上下兩城屯兵以脅武勝軍撫納洮河諸部下師中議言非便詔師中罷師事韶又請置市易募人耕緣邊曠土師中奏阻其謀王安石方主韶坐以罪削職知舒州徙洪登齊復待制知瀛州師中言時政得失又自稱薦口天生微臣蓋為聖世有臣如此陛下其舍諸呂惠卿赦其語以為罔上貶和州團練副使安置還右司郎中卒年六十六師中始仕州縣邸狀報包拯參知政事或云朝廷自此多事師中曰包公何能為今鄞縣王安石者眼多白甚似王敦他日亂天下必斯人也其志尚甚高每進見多陳天人之際君臣大節請以進賢退不肖為宰相考課法在官明恕去之日民擁道遮泣杜衍范仲淹富弼皆薦其有王佐才然好為大言以故屢黜而氣不少衰云

遂乃效順召為天章閣待制知諫院英宗戒代者毋得改詵法道除知延州諒祚寇慶州以敗還聲言益發人騎且出謾辭復攻圍大順城詵謂由積習致然不稍加折請則國威不立乃留止請時服使者及歲賜而移宥州問故帝喜曰固知詵能辦此諒祚聞之大沮盤旋不敢入乃報言邊吏擅興兵今誅之矣朝廷遣使詔諭詵以為未可明年又乞留賜冬服及大行遺留二使而自以帥牒告之諒祚始因詵謝罪共貢職銀州監軍嵬名山與其國隙扣青澗城主種諤求內附諤以狀聞遂欲囚取河南地詵戒諤毋妄動諤持之力詵詵與轉運使薛向議撫納詵向言輕啓西釁非計也乃共畫三策令幕府張穆之入奏而穆之陰受向指詵言必可成神宗意詵不協力徙知秦鳳諤遂發兵取綏州詵馳見帝請棄綏州而上諤罪帝愈不懌罷知晉州既諤抵罪向穆之皆坐貶以詵知真定改龍圖閣學士知成都青苗法出詵言蜀峽刀耕火種民常不足脫歲儉不能償逋適陷之死地願罷四路使者詔獨置成都府一路年五十九卒子師閔

師閔以父任補官熙寧末李稷提舉成都路茶場辟幹常公事不三年提舉本路常平遂居稷職在蜀茶額三

十萬稷既增而五之師閔又行爲百萬稷死師閔訟其
前功詔賜稷田十頃進師閔都大提舉成都未與路權
茶位視轉運使又兼買馬監牧事權震灼建請輒遂所
行職事他司莫預聞元祐初朝廷遣黃廉入蜀訪察右
司諫蘇轍論其六害廉奏如轍乃貶師閔久之起知蘄
州會復置常平官李清臣在中書即以師閔使河北尋
加直祕閣復領秦蜀茶事於是一切如初既又奏券馬
事安壽韓忠彥議頗異獨曾布用其策明年太僕會綱
馬之籍死者什二券馬所損纔百分一詔獎之賜以金
帛累遷戶部侍郎歷知河南永興軍延安府卒

宋史新編卷五

五

趙禹字公才邛州人第進士累遷直龍圖閣知延州夏
人屢欲款塞每以虛聲搖邊詔問方略禹審計形勢爲
破敵之策以獻初鄜延曠土爲諸酋所有禹因聽募丁
家使占田充兵諸酋皆感服歸募悉補亡籍又檢括境
內公私閒田得七千五百餘頃募騎兵萬七千禹以異
時蕃兵提空簿漫不可攷因議涅其手屬歲饑禹令蕃
兵願刺年者貸常平穀一斛於是人人願刺因訓練以
時精銳過於正兵神宗嘉之擢天章閣待制交趾叛詔
禹副郭逵宣撫逵至輒與禹異兵敗二人俱坐貶禹後
復天章閣待制權三司使時西師大舉五路並進以禹

爲河東轉運使領降卒赴鄜延餉種諤軍諤抵罪禹又
坐餽輓不給連黜知淮陽軍居數月盡復故職知慶州
夏人欲襲取新壘大治攻械禹具上撓夏計及夏侵蘭
州禹遣曲珍將兵直抵鹽韋俘馘千驅率畜五千其酋
棟厥鬼名宿兵於賀蘭原爲邊患禹命將分兵各三千
左右夾擊又遣耿端彥率重兵趨賀蘭原選三蕃官各
以輕兵取間道出敵背後邀其歸路敵敗潰生擒鬼名
遷龍圖閣直學士復帥延安元祐初梁乙埋數擾邊禹
俘斬甚衆遂入貢乙埋終不悛使問以善意問乙埋何
苦與漢爲仇能改之吾善遇汝遣之戰袍錦綵自是乙

宋史新編卷五

六

埋不復窺塞禹乃縱間國中疑而殺之拜端明殿學士
遷太中大大朝廷許還葭蘆米脂浮屠安疆四砦以禹
領分畫之議夏既得四砦猶未有恭順意未幾復犯涇
原會禹卒年六十五贈石光祿大夫紹聖四年以禹與
元祐棄地議係名黨籍

孫路字正甫開封人進士及第神宗時爲御史召對不
合新政下遷元祐初爲吏部禮部員外郎侍講徐王府
司馬光將棄河湟邢恕曰此非細事當訪之邊人光亟
召問路以嘗判蘭州也路挾輿地圖示光光幡然曰匪
訪君幾誤國事歷知慶州熙州遷至龍圖閣直學士建

取青唐之策大將王愍王瞻擣邈川瞻先至下之愍與爭功路右愍顯屬以兵贍有請輒弗應瞻懇諸朝拜路兵部尚書以龍圖閣學士知成都未行坐他事削職知興國軍徽宗立歷太原河南未興軍河中府卒

游師雄字景叔武功人學於張載第進士元祐初為宗正寺主簿執政將棄四岩訪於師雄對曰此先帝所立以控制夏人者也若何棄之不聽因著分疆錄遷軍器監丞吐蕃寇邊其酋鬼章青宜結乘間脅屬羌構夏人為亂謀分據熙河乃釋師雄與邊臣措置聽便宜從事既至謀知夏人聚兵天都山前鋒屯通遠境吐蕃將攻

宋史新編卷百一

七

河州師雄欲先發以制之請於帥劉舜卿舜卿曰彼衆我寡奈何師雄曰在謀不在衆遂分兵為二姚兕將而左种誼將而右兕破六通宗城又攻講朱城斷黃河飛梁青唐十萬衆不得度誼破洮州擒鬼章捷聞百僚表賀遣使告求裕陵言者以為邀功生事止遷一官歷集賢校理為陝西轉運使召詣闕哲宗勞之曰洮州之役可謂雋功但恨賞太薄耳拜衛尉少卿帝數訪邊防利病師雄具慶曆以來邊臣施置臧否朝廷謀議得失及方今禦敵之要凡六十事名曰紹聖安邊策上之歷知邠州河中府秦州陝州進直龍圖閣自復洮州之後諸

國悉入貢卒年六十師雄慷慨豪邁用不盡其材云

穆衍字昌叔河中人第進士調華池令後知淳化衍從韓絳官撫陝西遇慶卒潰亂衍念母在耀亟謁歸比至慶卒嘗戍華池知行名不敢近衍考課為一路最元豐中种諤西征參其軍事元祐初大臣議棄熙蘭衍與孫路論疆事以為蘭棄則熙危熙棄則關中震唐自失河湟西邊一有不順則警及京都今二百餘年非先帝英武孰能克復若一旦委之悔將無及議遂止改陝西轉運判官全部戶部員外郎熙河分畫未決詔衍視之還請界二壘之間城李諾以控要害明年遂城李諾名曰

宋史新編卷百一

定遠累遷直龍圖閣知慶州徙延安又徙秦州未行卒年六十二後追錄不棄蘭州議官其一子

論曰宋郡守率兼帥權而莫難於並邊諸郡蓋備預以弭患捍禦以振威豈書生習空談者能辨耶自神宗圖河湟哲宗主紹述於是邊郡之寄彌重而副任使者亦不乏人名震西北者滕元發也持重知大體者李師中

也致夏人納款沮种諤邀功者陸詵也擒鬼名制梁乙

埋者趙鹵也破洮州獲鬼章者游師雄也取青唐者孫

路也城定遠者穆衍也彼皆學士大夫閑於戎略其才

蓋不在同時蔡挺章察之下第用之未究爾詵與元發

師中之滯淹良以忤王安石故出罰及身後以與元祐棄地議斯尤可惜云

楊佐 從弟 沈立 張棧

張燾 劉瑾 周詢 葛宮 字思

張田 榮誼 李載 姚渙

朱景 字 李琮 朱壽隆 盧士宏

單煦 楊仲元 余良肱 潘夙

張頴

楊佐字公儀及進士第累遷河陰發運判官幹當河渠司皇祐中汴水殺溢不常佐度地鑿清以通河流於是

宋史新編卷三十一 九

置都水監命佐以鹽鐵判官同判孟陽河舊跡佐排衆議請治從之出為江淮發運使孟陽之役夷丘墓百數怨聲盈塞詔鞠治官吏獨捨佐不問劉敞請黜不聽召為鹽鐵副使拜天章閣待制判都水知審官院權發遣開封府英宗崩佐告訃契丹道卒年六十一
李兌字子西臨穎人登進士第歷擢天章閣待制知諫院兌在言職十年凡所論諫不自表襮故鮮傳世出知杭州仁宗書安民二字以寵徙越州加龍圖閣直學士知廣州獨著清節還知河陽帝又寵以詩徙鄧州歷守名郡為政簡嚴老益精明自鄧歸力勾退英宗以為集

賢院學士判西京御史臺積官尚書右丞轉工部尚書致仕卒年七十六謚曰莊從弟先

先字淵宗第進士歷知信州南安軍撫楚州江東淮南

轉運使人日以俚語在信為錯安頭謂其無貌而有材

也在楚為照大燭稱其明也積官至祕書監致仕卒年

八十三子庭玉年六十即棄官歸養人賢其家法云

沈立字立之歷陽人第進士簽書益州判官提舉商胡

婦采樵大河事迹古今利病為書曰河防通議遷兩浙

轉運使茶禁害民山場榷場多在部內歲抵罪輒數萬

而官得錢無幾立著茶法要覽乞行通商法三司使張

天吳新編卷三十一

方平上其議竟罷榷法累遷京西北轉運使都水興六

塔河立請止修五股等河以省役從之歷右諫議大夫

判都水監出為江淮發運使居職辦治以優養之知越

州杭州審官西院江寧府徙宣州奉祠卒

張棧字文裕歷城人第進士知益都縣當督賦租置里

胥弗用民皆以時入戶介獻息民論請以益都為天下

法累官龍圖閣直學士知成德軍入判太常司農寺遷

至戶部侍郎致仕卒年八十棧性篤孝幼時割股療父

疾後又與兄揆廬母墓所從遊劉潛李冠死率里人葬

之置田贍其孀事揆如父理家必諮而行鄉黨稱焉

張燾字景元樞密直學士奎之子第進士歷江淮發運副使泗州水城且壞燾悉力營護詔寵其勞入爲戶部副使官修睦親宅議取民居以燾言而止遷天章閣待制陝西都轉運使保安二土豪善騎射爲邊人所憚故縱善馬誘使取之而彊以漢法燾按得其狀俱以隸軍加龍圖閣直學士知成都府改知瀛州歷判太常寺知通進銀臺司提舉崇福宮卒年七十燾才智敏給英宗時三司前奏事帝詰鑄錢本末皆不能對燾悉論無隱帝顧左右識其姓名後欲以爲觀察使守邊曰卿家世事也燾乃辭乃止

宋史新編卷百十

十一

劉瑾字元忠沆之子也第進士爲館閣校勘沆亡得褒贈張瓌草詞譏貶瑾闔門衰絰邀宰相自言朝廷爲改書命黜瓌瑾亦坐罷職後復之歷天章閣待制知瀛州改鎮廣州與樞密院論戍兵不合改虔州坐事廢于家踰年復待制知江州歷福州秦州成德軍卒瑾素有操尚所莅以能稱然御下苛嚴少縱舍好面折人短以故多致訾怨

閻詢字議道天興人登進士第又中書判拔萃科累遷鹽鐵判官使契丹詢頗諳北方疆理時契丹在鞞從述者王惠導詢由松亭往詢曰此松亭路也胡不徑還嶺

而迂枉若是豈非夸大國地廣以相欺耶惠慙不能對歷諫議大夫知邠同諸州與祠卒年七十九

葛宮字公雅江陰人第進士授中正軍掌書記善屬文士太平雅頌十篇真宗嘉之召試學士院進兩階又獻寶符閣頌爲楊億所稱知南充縣東川饑部使者檄守資昌兩州以惠政聞歷知滁秀二州積官工部侍郎卒年八十一宮性敦厚宗黨孤嫠賴以存者甚衆弟密亦以進士仕至太常博士天性恬靜年五十卽致仕號草堂逸老八十餘乃終平生爲詩慕李商隱有西崑高致子書思踵登第調建德玉簿時密已老書思曰曾子不

宋史新編卷百一

十二

肯一日去親側豈以五斗移素志哉遂投劾歸養十餘年近臣表其志行以爲泗州教授弗就密許以他日偕行乃乞監新市鎮旣終喪不忍去家舍累年乃出仕至朝奉郎亦告老不待年云年七十三卒特謚清孝子勝仲孫立方皆至侍從勝仲自有傳

張田字公載澶淵人登進士第知應天府司錄歐陽脩薦其才通判廣信軍夏竦楊懷敏建策增七郡塘水田奏論其害調監郢州稅父之通判冀州攝度支判官給事太廟請自執政下差減資費唐介論其虧損上恩出知蘄州俄提點湖南刑獄介與司馬光又狀其傾險改

知湖州徙廬州治有善迹移桂州上豪素為邊患者訖
田去不敢肆京師禁兵來戍往往病於瘴癘田以兵法
訓峒丁而奏罷戍熙寧初加直龍圖閣知廣州廣無外
郭民悉野處田始築東城環七里賦功五十萬兩旬而
成初役人相驚以白虎夜出田戒邏者曰今夕有白衣
人出入林間者謹捕之如言而獲暴卒田伉直自喜好
嫚罵氣陵其下然臨政以清作欽賢堂繪古清刺史像
日夕帥拜之蘇軾嘗讀其書以侔古廉吏云

榮諲字仲思任城人父宗範知鉛山縣詔罷縣募民采
銅民散為盜宗範請復如故真宗嘉異擢提點江浙諸

宋史新編卷一百一

十三

路銀銅坑冶諲舉進士歷京東轉運使萊陽產銀砂安
撫使以劫盜論私採者諲曰所盜豈民財耶貸免其衆
又便成都府路召為戶部副使以集賢殿修撰知洪州
以疾故徙舒州未至卒累官秘書監

李載字伯熙黎陽人登進士第載性篤孝侍母病不解
帶六為州一以寬厚稱以光祿卿提舉仙源觀卒

姚渙字虛州普州人第進士歷知峽州大江漲溢渙前
戒民徙高阜及城沒無溺者因相地形築子城墉臺為
木岸七十丈繚以長隄捷以新石厥後江漲不為害民
德之徙知涪州賓化夷多犯境渙施恩信拊納酋豪訖

渙去無警終光祿卿

朱景字伯晦偃師人第進士歷知壽州歲荒發廩勸富
者出穀活數萬人城西居民三千戶建請築外郭環之
公私稱便遷光祿卿熙寧初河北水災地震景病革自
占遺表願省躬弭咎無一語求恩年七十一子光庭
光庭字公揆用蔭入官復登第調萬年主簿數攝邑人
稱明鏡歷四縣令皆有惠政神宗以薦召見問再舉安
南之師對曰願陛下勿以人類畜之何益於廣上闢地
也又問今中外有所聞乎對曰臣下奉行新法或非聖
意故有便有不便誠能去其不便則天下受福矣帝以

宋史新編卷一百一

十四

為疎闊不用簽書河陽判官哲宗立司馬光薦為左正
言首乞罷青苗等法論蔡確章惇韓縝言甚切遷左司
諫又論蘇軾試館職發策仁宗神考以媿刻立論傅堯
俞王巖叟相繼論列宣仁后曰詳覽文意非諷祖宗也
遂止歷拜侍御史論蔡確怨謗竄之拜右諫議大夫給
事中乞補外除集賢殿修撰知亳州數月召還復為給
事中會封還劉摯免相制帝先入中丞鄭雍朋黨言落
職守亭歲餘徙潞州加集賢院學士卒年五十八紹聖
中追貶柳州別駕元符初錮其諸子徽宗立復其官光
庭從孫復治經又學於胡瑗瑗告以為學之本在忠信

服之終身二程亦及門或曰光庭論軾以頤故也

李琮字獻甫江寧人第進士調寧國軍推官呂公著薦知陽武縣役法初行琮處畫盡理旁近民相率揭登聞鼓願視以爲則擢利州路江東轉運判官行部至宣城按民田詭稱逃絕者九千戶他縣皆然言於朝命以戶部判官使江浙選彊明吏立賞剔抉吏幸賞以多爲功琮亦因是希進民患苦之進度支判官又爲淮南轉運副使徙梓州路元祐初坐論黜知吉州諸括田受賞者悉奪之歷遷戶部侍郎以寶文閣待制知杭州永興軍河南瀛州卒子回紹興初參知政事

宋史新編卷三

十五

朱壽隆字仲山諸城人蔭歷鹽鐵度支判官京東轉運使以少府監知揚州卒年六十八壽隆爲人和厚而不屈於權貴狄青討賊欲殺裨將不用命者數人壽隆極論罪不當死孫沔在坐曰儂賊害民萬計此何足惜壽隆曰王師之來以除民害顧可效賊爲暴耶青爲止盧士宏字子高新鄭人以父任屢更州縣洋州圭田多虛籍士宏考覈令隨實以輸自部使者而下皆十損七八文彥博包拯以廉能薦擢至夔州路轉運使遂知廣州代還囚便郡知鄭州以光祿卿致仕卒

單煦字孟陽平原人第進士由州縣歷御史臺推直官

江南人誣轉運使呂昌齡以賄中丞張昇訊而論之鞫

未就救煦往治煦不肯阿其長卒直之乞外遷知濮合二州累官光祿卿卒年七十七煦友愛兄熙嘗毆人至死未有知者煦曰家貧親老仰兄以養義當代死卽趨詣闕所以待捕已而死者甦驚問其故感數爲輟訟楊仲元字舜明管城人第進士調宛丘主簿歷知沁水鄆鄉縣宰相張士遜先瑩在境內將屬之召不往至則榜籍均役之雖堂帖求免不爲減歷知光虔虢三州官光祿卿改中散大夫戒諸子曰吾入官五十年未嘗以私怒加人雖杖刑之微苟有兩比不敢與輕法以是爲

宋史新編卷三

十六

報國耳卒年七十五

余良肱字康臣分寧人第進士調荆南司理參軍屬縣捕得殺人者旣自誣服良肱驗屍與刃疑之曰豈有刃盈尺而傷不及寸乎未幾更獲真殺人者民有失財物逾十萬逮平民數十人方暑榜掠號呼聞于外或有附吏耳語良肱陰知其爲盜亟捕詰之賊盡得改大理寺丞出知湘陰縣通判杭州知虔州皆有惠政後爲三司使判官却內府腐幣曰若賦諸軍軍且怨不則貨諸民民且病請付文思以奉帷幄歷遷光祿卿知宣州治爲江東最請老予祠卒年八十一七子卞爽最知名卞字

洪範奕字荀龍皆以任子恩試校書郎六博學多大略
歷知沅州加奉議郎五溪蠻叛斷渠陽官軍不得進下
適使湖北帥唐義問即授卞節制諸將陰選死士三千
人夜銜枚繞出賊背伐山開道漏未盡入渠陽黎明整
衆出賊大駭與戰大敗之鼓行度險賊七遇七敗斬首
數千級蠻遂降尋有詔廢渠陽軍爲峇盡拔居人護出
之紹聖初治棄渠陽罪免歸徽宗立復舊職未幾復渠
陽爲靖州又論前事免終於家爽尚氣自信不少貶以
合世應元豐詔上便宜言過剴切元祐末復極言請太
皇太后還政章惇憾不附已以謗訕竄之起知明州未

宋史新編卷五

七

行以言者罷監東嶽廟崇寧中與卞俱入黨籍

潘夙字伯恭美從孫也天聖中上書論時政授以官邵
州蠻叛以夙爲湖南轉運使專制蠻事親督兵破其團
峒九十歷官司封郎中直昭文館再知桂州神宗詔
心經度夙遂上書陳交趾可取狀未報徙河北轉運使
歷度支鹽鐵副使知河中府潭州再遷光祿卿知荆南

鄂州卒

張頡字仲舉鼎州桃源人第進士歷開封府判官提點
江西刑獄廣東轉運使熙寧中章惇取南江地建沅懿
等州克梅山與楊光僭爲敵頡居憂於鼎移書朝貴言

南江殺戮過甚無辜者十八九浮屍蔽江民不食魚者
數月惇疾其說欲分功啖之乃爲奏命益陽時首建
山之議詔賜絹三百匹累進直龍圖閣知桂州爲轉運
使馬默所劾罷職知均州哲宗立還故職知鳳翔廣州
召爲戶部侍郎頡所歷以嚴致理而深文狡獪右司諫
蘇轍論其九罪執政以頡才可用不報踰年以寶文閣
待制出爲河北都轉運使徙知瀛州湖北溪狂畔朝廷
託頡素望復徙知荆南至都門暴卒

宋史新編卷五

六

乎哉楊佐沈立之治水姚渙潘夙之安邊李兌張田之
廉介張揆李載單煦之孝義張燾劉瑾閻詢之敏辨葛
官朱景盧士宏余良肱之惠愛榮譚朱壽隆楊仲元之
欽恕皆表表負名臣之望張頡李琮方之劣矣

宋史新編卷一百十

宋史新編卷一百十一

列傳五十三

明南京戶部主事蕭田柯維祺著

徐禧 李稷附 高永能 沈起 劉彝

熊本 蕭注 陶弼 林廣

徐禧字德占分寧人少有志度博覽周游以求知古今事變風俗利疚不事科舉熙寧初王安石行新法禧作治策二十四篇以獻時呂惠卿領修撰經義局遂以布衣充檢討神宗見其所上策曰禧言朝廷用經術變士下已八九然竊襲人之語不求心通者相半此言是也宜試於有用之地即授鎮安軍節度推官中書戶房習

宋史新編卷五

學公事歲餘召對顧問久之曰朕多銳人未見有如卿者擢太子中允館閣校勘監察御史裏行與中丞鄧綰知諫院范百祿雜治趙世居李士寧獄王安石故與士寧善百祿劾士寧而禧故出之朝廷遣官參治而百祿坐報上不實貶進禧集賢校理檢正禮房安石與惠卿交惡鄧綰言惠卿昔居父喪嘗貸華亭富人錢五百萬買田事詔禧參鞠禧陰右惠卿綰劾之會綰貶獄亦罷禧出為荆湖北路轉運副使元豐中擢至御史中丞鄧綰守長安禧疏其過帝知其以惠卿故雖改綰青州亦左遷禧給事中神宗西討得銀夏宥三州不能守欲城

橫山延帥沈括議城永樂詔禧與內侍李舜舉往相其事令括總兵以從轉運使李稷主餽餉禧定議城永樂神宗還自京師極言城永樂非計禧怒曰君獨不畏死乎敢誤成事諤曰城之必敗敗則死拒節制亦死死於此猶愈喪國師而淪異域也禧度不可相奏諤跋扈異議詔諤守延州城凡十四日而成屬總管曲珍守之禧與括舜舉還米脂未幾夏人率兵來爭禧曰是吾立功取富貴之秋也亟赴之或說曰被詔相城非禦寇也不聽與舜舉稷俱行夏兵傾國而至官軍不利死及棄甲南奔者幾半遂受圍城依山無水泉而水皆為夏人所

宋史新編卷五

據士卒多渴死曲珍白禧請突圍而南都監高永能亦勸李稷盡捐金帛募死士力戰以出皆不聽夜大雨城陷四將走免禧舜舉稷死之未能沒于陳帝聞禧等死涕泣悲憤為之不食贈禧吏部尚書謚忠愍稷工部侍郎事詳夏國傳禧好談兵每云西北可唾手取恨將帥怯爾呂惠卿力引之故不次用自靈武之敗秦晉因棘天下企望息兵而沈括神宗陳進取之策禧往謀輕敵至於覆沒帝自是悔咎無意西伐矣子俯自有傳李稷字長卿邛州人父絢龍圖閣直學士稷用蔭歷管庫提舉蜀部茶場兩歲羨課七十六萬緡擢鹽鐵判

官詔推揚其功以勸在位遂為陝西轉運使制置解鹽秦民作舍道傍者創使納侵街錢一路擾怨與李察皆以苛暴著稱時人語曰寧逢黑殺莫逢稷察神謂起與靈議稷坐乏軍興貶為判官末樂城南就稷輦金銀鈔帛充物其中欲夸其敏所積既多故受圍愈急而稷守之不敢去以及于難子舜舉別有傳

高末能字君舉世為綏州人末能始家青澗少有勇力善騎射由行伍補殿侍累轉供備庫副使治綏德城闢地四千頃增戶千三百即知城事元豐初為鄜延都監轉六宅使夏人患之令曰有得高六宅者賞金等其身

宋史新編卷三

三

累功進四方館使策州團練使末樂之役獻謀皆不用城既陷其孫昌裔欲掖之從間道出末能歎曰吾結髮從事西羌戰未嘗挫今年已七十受國大恩恨無以報此吾死所也顧易一卒蔽衣戰而死其子世亮與昌裔求得尸以歸詔贈房州觀察使錄世亮為忠州刺史末能家世州將拊士有恩惠故能得死力末能之亡延州將皇城使寇偉亦力戰而沒贈均州防禦使

沈起字興宗明州人進士高第調滁州判官聞父病委官歸侍有司劾其擅去既終喪仁宗謂輔臣曰觀過知仁特遷知海門縣包拯舉為監察御史乞采漢故事擇

卿大夫子弟入宿衛選賢良文學高第給事宮省勿專任宦官宗室祖免親令補外官復府兵汰冗卒書數十上以論事不合出通判越州改知蘄楚二州歷官知吏部流內銓奉使契丹至王庭其位著乃與夏使等起曰彼陪臣爾不當與王人齒辭不就列遂升東朝使者自是為定制熙寧六年拜天章閣待制知桂州自王安石用事始求邊功王韶以熙河進章惇熊本亦因此求奮是時議者言交趾可取朝廷命蕭注守桂經略之注本造謀至是復以為難起獨以平蠻自任乃以代注蘇緘知邕州以書抵起請止保甲罷水運通互市不聽劾緘

宋史新編卷三

四

沮議起坐邊議罷命劉彝代之交人疑懼率眾犯境連陷數州死者數十萬人事聞貶起團練使安置郢州徙越又徙秀卒起嘗以兵法謁范仲淹注孫武書以自見卒用此敗

劉彝字執中福州人幼介特居鄉以行義稱從胡瑗學瑗稱其善治水凡所立綱紀規式彝力居多第進士熙寧初為制置三司條例官屬以言新法非便罷神宗擇水官釋除都水丞歷加直史館知桂州禁與交人互市交趾陷欽廉邕連貶為民編隸涪州徙襄州元祐初復以都水丞召道卒著七經中義明善等集

論曰易載高宗伐鬼方三年克之言勝敵之難戒後世
黷武爲民病也王安石呂惠卿不師古訓導主以富強
希旨倖功之徒輒輕舉事永樂安南二役生靈罹禍
慘矣彼徐禧輩之死何足惜而沈起之貶秩何能贖哉
劉彝之罪不亞於起甚矣有負於稽古愛民之教也

熊本字伯通番陽人進士上第稍遷祕書丞知建德縣
熙寧初上書言陛下師用賢傑改修法度得稷卨臯夔
之佐由是得擢用六年瀘川羅旻夷叛詔察訪梓夔得
以便宜治戎事事平遷刑部員外郎集賢殿修撰同判
司農寺神宗勞之曰卿不傷財不害民一旦去百年之

宋史新編卷五

五

患至於檄奏詳明近時鮮儷賜三品服西南用兵蠻中
始此河湟初復本爲秦鳳路都轉運使渝州南川徠木
斗叛詔本安撫遂知制誥又上疏云天下之治有因有
革期於趨時適治而已陛下出大號發大政安常習故
之群圍視四起交驩而合謀今雖少定彼將伺隙而逞
願陛下深念之意專以媚王安石也范子淵創浚河之
役文彥博爭之命本行視議如彥博安石白出本分司
西京久之起知滁州改廣州宜州蠻擾邊除龍圖閣待
制知桂州至則諭溪洞酋長戒邊吏勿生事請選將練
兵代戍益市馬以足騎兵宜州遂定是時旣以順州賜

李乾德疆畫未正交人緣是輒暴勿陽地而逐儂者會
智會來乞師本檄問狀乾德斂兵謝本因請宿桑八洞
不毛之地賜之南荒遂安入爲吏部侍郎踰年力請外
知洪州言者謂棄八洞失謀奪一官徙杭州江寧府再
知洪州召還道卒有文集奏議共八十卷

蕭注字巖夫新喻人磊落有大志尤喜言兵第進士攝
番禺令儂智高圍廣州數月方舟數百攻城南勢危甚
注自圍中出募壯士得二千人乘大舶集上流因颶風
起縱火焚賊舟破其衆即日開城門納援兵積芻粟民
乃無恐自是每戰輒捷擢禮賓副使廣南駐泊都監狄

宋史新編卷五

六

青始疑注後聞其功以知邕州智高走大理其母與二
弟寓特磨道注帥師討擒之又募死士入大理取智高
至則已爲其國所殺函首歸獻連拜閣門使疏言交趾
不取異日必爲中國憂未報而甲洞申紹泰犯西平五
將被害坐論罷爲荆南鈐轄提點刑獄李師中又劾其
沮威嗜利貶泰州團練副使淮南轉運使言注推牛屠
狗招集游士部勒爲兵教之騎射請徙大州以糜之詔
改鎮南軍節度副使有訟注廣州功者起歷知寧州復
閣門使時有言交人控於占城衆不滿萬可取也遂以
注知桂州入覲神宗問攻取之策對曰昔者臣有是言

是時溪洞之兵一可當十器甲堅利親信之人皆可指
呼而使今兩者不如昔交人生聚教訓十五年矣謂兵
不滿萬妄也既至桂有獻征南策者輒不聽帝因以沈
起代之罷歸道卒注有膽氣嗜殺而能相人自陝西還
帝問韓絳何如對曰廟筭深遠臣不能窺然知絳當位
極將相問王安石曰安石牛日虎顧視物如射意行直
前敢當天下大事然不如絳得和氣為多惟氣和能養
萬物爾其他無不驗者

陶弼字商翁永州人少倣儻放宕一見丁謂謂妻以宗
女因從學兵法能持論縱橫慶曆中楊敞討湖南徭弼

宋史新編卷五

七

上謂敞授之兵使往襲大破之以功得陽朔主簿儂智
高犯南海敞為安撫使辟參軍謀調陽朔令歷遷崇儀
使知邕州邕經儂寇并隲蕩然弼緩輯惠養至忘其勤
諸洞獻土物求內附弼降意撫答謝其誓皆感悅無犯
邊者邕地卑下夏雨彌月弼亟室垠江三門諭民即高
避害俄而水大至弼身先版甬召僚吏賦役為土囊千
餘置道上水果從甬入隨塞之人皆乏食則為發廩以
振於內方舟以儲於外水不及女墻者三板旬有五日
乃退公私一無所失自橫潯以東數州皆沒弼又於邕
請便郡徙鼎州章惇經理五溪蠻事薦為辰州降北江

彭師宴郭達南征復移知邕州建所得廣源峒為順州
批榔為縣積官至西上閣門使留知順州交人終弼在
不敢犯加東上閣門使未拜卒弼能為詩好士樂施所
得俸祿無存者既死妻在鄉里僦屋以居

林廣萊州人以內殿崇班從環慶蔡挺麾下李諒祚寇
大順城廣射中之攻白豹金湯皆先登累功遷禮賓使
以韓絳奏遷本路都監詔入對神宗獎前功慰賜甚厚
歷擢步軍都虞候韓存寶討瀘蠻乞弟追撓不進詔廣
代之廣遣使開諭猶未效順乃決策深入陳師瀘水率
將吏東鄉再拜誓與戮力眾皆踊躍師行有二途從約

宋史新編卷五

八

溪抵江門近而險從寧遠抵樂共垣遠而平蠻盛兵阻
江門而官軍趨樂共出其不意蠻狼狽遁去廣分兵繞
帽溪掩江門後破其險水陸皆通每戰必捷乞弟遣叔
父阿汝約降求退舍又約不解甲廣策其有異設伏以
待明日乞弟擁千人出降匿弩士氈裘猶豫不前謝廣
發伏擊之蠻奔潰斬阿汝及大酋二十八人乞弟以所
乘馬授弟阿字大將王光祖追斬之軍中爭其尸乞弟
得脫走進次歸徠州窮採巢穴發故酋南望箇怨塚天
寒士多墮指而乞弟竟不可得遂班師拜衛州防禦使
為軍都虞候還部至閔鄉疽發斷頸卒年四十八廣輕

財好施學通左氏春秋臨事持重長於料敵以智損益
八陣圖又撰約束百餘條列上邊地頗推行之其名聞
於西夏然在瀘以敕書招蠻既降而殺之斯道家所忌
云

論曰太宗自幽州喪師務舍垢固圍以安輯元元真仁
之世遼夏肆侮二君亦不惜金縉以結和好神宗獨奮
然有為積財練兵欲雪累世之恥士之喜功名者率乘
時自勵効其所能若熊本蕭注陶弼林廣之戰功胡可
泯也注晚沮征南何州敵之審弼愛士樂施有古名將
之風廣殺降蠻宜不免陰禍本慕王韶之進用上書媚

時宰其小人之雄乎

宋史新編卷五

九

種世衡字仲平放兄子也少尚氣節昆弟欲析皆悉推
與之以放陰補官累遷太子中舍嘗通判鳳州州將王
蒙正恃后媚橫恣以干請不聽誣以事流賓州徙汝州
弟世材上一官以贖為孟州司馬久之李紘為辨誣宋
綬欲裴繼言之除衛尉寺丞歷簽善同州鄜州判官事
西邊用兵守備不足世衡建言延安東北二百里有故
寬州請因廢壘興之以當寇衝朝廷從之命董其役夏
人不能爭然處險無泉議不可守鑿地百五十尺始至

宋史新編卷五

十

石世衡命屑石一畚酬百錢卒得泉城成賜名青澗城
遷內殿崇班知城事開營田募商賈城遂富實慰勞酋
長屬羌皆樂為用再遷洛苑副使知環州蕃部有牛家
族奴訛者素屈疆未嘗出謁郡守聞世衡至遽郊迎世
衡明日冒雪至其帳往勞部落奴訛率其族羅拜聽命
羌酋慕恩部落最強世衡能得其死力諸部有貳者使
討之無不克其後百餘帳皆自歸莫敢貳葛懷敏敗率
羌兵數千人援涇原無敢後者繇是數年敵不敢近環
境遷東染院使環慶路兵馬鈐轄范仲淹檄令與蔣偕
築細腰城世衡時臥病強起蒞役城成而卒初世衡在
青澗城元昊未臣其貴人野利剛浪凌遇乞兄弟皆號
天王親信用事邊臣欲以謀間之有僧王光信者趨勇
善騎射習知蕃部山川道路世衡出兵常使為鄉導數
盈族帳奏以為三班借職改名嵩世衡為蠟書遣嵩遺
剛浪凌趣其歸附以棗綴畫龜喻其早歸之意剛浪凌
得書大懼自執嵩歸元昊元昊疑剛浪凌已錮嵩穿
中使其臣李文貴報世衡世衡以白籍籍諭以國家寬
大開納意元昊得報出嵩禮之甚厚使與文貴偕來自
是遂稱臣野利兄弟並坐誅籍疏嵩等得優遷後復進
侍禁閑門祇候世衡死籍為樞密使世衡子古上書訟

父功為籍所抑古再上書乃贈世衡成州團練使錄古官籍既罷古復辯理下御史考驗詔以其事付史官世衡在邊數年積穀通貨所至不煩縣官善撫養士卒及卒羌酋皆朝夕臨青澗及環人並畫像祠之子古諤診皆有將材關中號曰三幼子諤孫朴師道師中

古字大質不事科舉當任官辭以與弟時稱小隱君世衡卒錄古天與尉歷環慶末與軍路鈐轄坐訟范純仁奪一官知寧州徙鎮戎軍又徙鄜隰二州卒古明達孝義弟諤坐擅興繫獄乞納官贖其罪張問不受其父田終不復納然其父受知范仲淹因立青澗功而古以私

宋史新編卷五

七

憾訟純仁士論少之

諤字子正以父任累官左藏庫副使延帥陸誥薦知青澗城夏將鬼名山部落在故綏州其弟夷山先降諤使人因夷山以誘之疏聞不待報悉兵長驅而前名山遂舉眾從諤而南得酋領三百戶萬五千兵萬人將築城誥以無詔出師召諤還軍次懷遠晨起方櫛敵四萬眾歷集傅城而陳諤使名山帥新附百餘人挑戰諤兵繼之追擊二十里俘敵甚眾遂城綏州坐擅與下吏貶秩四等安置隨州神宗悔復其官韓絳宣撫陝西用為鄜延鈐轄絳城囉兀規橫山令諤將兵二萬出無定川命

諸將皆受節度師敗詔棄囉兀責授汝州團練副使再貶賀州別駕又移華州絳再相訟其前功復官歷鄜延副總管上言夏主秉常為其母所囚可乘難擣其巢穴遂入對大言曰夏國無人秉常孺子臣往持其臂以來耳帝壯之決意西討以為經略安撫副使諸將悉聽節制敵屯夏州諤率兵攻米脂三日未下夏兵八萬來援諤禦之無定川大破之捷書聞帝大喜群臣稱賀遷鳳州團練使龍神衛四廂都指揮使諤謀據橫山之志未已遣子朴上其策帝召朴問狀擢為閣門祗候將進城橫山與徐禧議異乃移諤守延語在徐禧傳既而未樂

宋史新編卷五

七

受圍諤觀望不救帝冀其後效置不問且虞賊至就命知延州疽發背卒諤善馭士卒臨敵出奇戰必勝然詐誕殘忍左右有犯立斬或先剗肺肝坐者掩面諤飲自若自熙寧首開綏州後再舉西征皆其兆謀卒致求樂之禍議者謂諤不死邊事不已

誼字壽翁神宗問古家世命誼以官從高遵裕復岷州又平山後羌至熙河副將累轉西京使元祐初知岷州鬼章誘殺景思立後益自矜大有窺故土之心且結屬羌為內應誼刺得其情上疏請除之遂與姚兪合兵出討俘鬼章以歸進秩徙知鄜州遷至東上閣門使保州

團練使卒誼儻有氣節喜讀書在軍整嚴過敵度不勝不出故每戰未嘗負

朴以父任右班殿直積勞遷至皇城使昌州刺史徙熙河蘭會鈐轄兼知河州安撫洮西沿邊公事河南蕃部叛屬羌阿章率他族拒官軍熙師胡宗回使朴出討朴至州才二日以賊鋒方銳且盛寒欲姑徐之而宗回微迫不得已出兵伏發被害以馬負其尸去羌乘勝追北師還遇險進不得行偏將王舜臣者善射以弓掛臂獨立敗軍後羌來可萬騎其酋七人介馬而先舜臣引弓三發隕三人皆中而四人反走矢貫其背萬騎聘駘

宋史新編卷五

七

莫敢前舜臣因得整衆踰險事聞贈朴雄州防禦使師道字彞叔少從張載學以蔭補三班奉職試法易文階爲熙州推官權同谷縣又通判原州提舉秦鳳常平議役法忤蔡京旨換莊宅使知德順軍又謂其詆毀先烈罷入黨籍廢十年後擢知懷德軍累遷龍神備四廂都指揮使洛州防禦使知渭州詔帥七路兵征賊成城入白克之徽宗得捷書喜進秩從童貫爲都統制拜保靜軍節度使貫謀伐燕使師道盡護諸將帥道諫曰鄰有盜不能救又乘之而分其室恆乃不可乎貫不聽遼使來請曰女真之叛本朝亦南朝所甚惡也今射一

時之利棄百年之好結豺狼之鄰基他日之禍謂爲得計可乎貫不能對師道復諫宜許之又不聽密劾其助

賊王黼怒貫致仕而用劉延慶代之延慶敗績盧滿帝思其言起爲憲州刺史知環州俄還保靜軍節度使復致仕金人南下趣召之如檢校少保靜難軍節度使京畿河北制置使師道方居南山豹林谷聞命卽東過姚平仲有步騎七千與之俱北至洛陽聞幹離不已屯京城下途徑逼敵營金人懼徙營增壘自衛時師道春秋高天下稱爲老种欽宗聞其至喜甚問曰卿意如何對曰女真不知兵豈有孤軍深入人境而能善其歸乎帝

宋史新編卷五

七

曰業已講好矣對曰臣以軍旅之事事陛下餘非所敢知也拜檢校少傅同知樞密院京畿兩河宣撫使諸道兵悉隸焉以平仲爲都統制師道請緩給金幣使彼情歸扼而殲諸河執政不可种氏姚氏皆爲山西巨室平仲父古方以熙河兵入援平仲慮功名獨歸种氏乃以士不得速戰爲言達乎上李綱主其議介城下兵聽平仲節度帝遣使趣師道戰師道欲俟其弟秦鳳經略使師中至奏言過春分乃可擊時相距纔八日帝以爲緩竟用平仲所營以及于敗既敗李邦彥議割三鎮師道爭之不得李綱罷大學諸生都人伏闕願見种李金師

退乃罷為中太一宮使御史中丞許翰上奏師道智慮未衰尚可用於是加檢校少師進太尉換節鎮洮軍為河北河東宣撫使屯滑州既而師中戰死姚古敗朝廷震悚召師道還太原陷又使巡邊遇王汭揣敵必大舉亟上疏請幸長安以避其鋒大臣以為怯復召還既至病不能見卒年六十七帝臨奠哭之勳贈開府儀同三司京師失守帝搏膺曰不用種師道言以至於此金兵之始退也師道申前議乘半濟擊之不從曰異日必為國患建炎中加贈少保諡忠憲

師中字端孺歷房州觀察使奉寧軍承宣使金人內侵

宋史新編卷三

五

詔提兵入援未至而敵退乃以二萬人守滑遣副姚古為河北制置使古援太原師中援中山河間時大臣立議矛盾樞密主破敵而三省令護出之師中渡河即上言黏罕已至澤州臣欲由邢和間捷出上黨擣其不意當可以遲朝廷疑不用幹離不還師中遂出境黏罕至太原悉破諸縣詔師中由井陘道出師與古犄角時黏罕避暑雲中留兵分就畜牧覘者以為將遁告諸朝知樞密院許翰信之數遣使督師中出戰且責以遲撓師中歎曰吾結髮從軍今老矣忍受此為罪乎即口辨嚴約古及張灝俱進輜重賞犒之物皆不暇從抵壽陽之

后坑為敵所襲五戰三勝回趨榆次去太原百里而古灝失期不至兵飢甚敵知之悉眾攻士卒發神臂弓射退金兵而賞賚不及皆憤怨散去師中鬪死師中老成持重為時名將諸軍曰是氣奪贈少師諡莊愍當師之趨榆次也制置司參謀黃友亟白師中地勢非利論不合仰天歎曰事去矣迨曉敵兵果四集力不能支友亦死之友溫州人登進士第積官直徽猷閣嘗語子弟曰天下升平日久武事玩弛萬一邊書告警馬革裹尸吾素志也欽宗書忠節傳家旌其間錄官者八人

論曰種氏本洛陽儒家自世衡而下三世產名將顧不

宋史新編卷三

六

異哉然為將之道善謀為上善戰次之兼之者其世衡乎諤也綏州之役得不償失矧西師再舉禍結而不可解耶方姦臣童貫王黼用事師道數諫伐遼不售無足怪者金虜入寇大臣忠亮可倚任者惟李綱許翰其人顧不能用師道師中遲重之計而國遂至於大劫可慨也夫

宋史新編卷一百十一

宋史新編卷一百十二

列傳五十四

明南京戶部主事甫田柯維騏著

司馬光 子康

呂公著 子希哲

司馬光字君實陝州夏縣人父池終天章閣待制光生七歲凜然如成人群兒戲於庭一兒登甕沒水中光持石破甕兒得活京洛間畫傳其事寶元初登進士甲科年甫冠性不喜華靡聞喜宴獨不戴花同列曰君賜也乃簪其一歷官直祕閣開封府推官交趾貢異獸謂之麟光言真偽不可知且非自至不足為瑞願却之又奏賦以風修起居注判禮部丞幾同知諫院光進三劄子

宋史新編卷一百十二

一

其一論君德曰仁曰明曰武其二論治道曰任官曰信賞曰必罰其三論揀兵曰務精不務多又進五規曰保業曰惜時曰遠謀曰謹微曰務寬仁宗皆納之始帝不豫國嗣未立人莫敢言諫官范鎮首發其議時光為并州通判聞而繼之疏三上且貽書勸鎮以死爭至是復奏乞檢會臣昔所上三狀決意速行疏再上帝感悟曰送中書光見韓琦等曰諸公不及今定議異日禁中夜半出寸紙以某人為嗣則天下莫敢違皆拱手曰敢不盡力於是遂立英宗為皇子進知制誥固辭改天章閣待制兼侍講知諫院時朝政頗姑息胥史喧譁則逐中

執法輦官悖慢則退宰相衛士凶逆而獄不窮治軍卒詈三司使謂非犯階級光言皆陵遲之漸不可不正英宗立光預奏漢宣帝為孝昭後終不追尊衛太子史皇孫光武上繼元帝亦不追尊鉅鹿南頓君此萬世法也後詔兩制集議濮王典禮學士王珪等相視莫敢先光獨奮筆書曰為人後者為之子不得顧私親議上與大臣意殊御史六人爭之力皆斥去光乞留不可請與俱貶仁宗遺賜直百餘萬率同列三上章辭不許光以所得珠為諫院公使錢金以遺舅氏義不藏於家任守忠反覆交構以光言遠竄天下快之詔刺陝西義勇二十

宋史新編卷一百十二

二

萬光抗言其非持白韓琦琦不為止不十年皆如光慮進龍圖閣直學士神宗立擢翰林學士光力辭帝曰古之君子或學而不文或文而不學惟董仲舒揚雄兼之卿有文學何辭為對曰臣不能為四六帝曰如兩漢制詔可也且卿能進士取高第而云不能四六何邪竟不許已而代王陶為御史中丞張方平參知政事光論其不叶物望帝不從還光翰林兼侍讀學士光嘗患歷代史繁人主不能遍覽為通志八卷以獻英宗命置局續其書至是帝名之曰資治通鑑自製序授之俾日進讀西戎部將嵬名山欲以橫山之衆取諒祚詔邊臣招納

光上疏極論不聽遣將種諤發兵迎之取綏州費六十萬西方用兵蓋自此始矣執政以河朔旱傷國用不足乞南郊勿賜金帛詔學士議光與王珪王安石同見光曰救災節用宜自貴近始安石曰常袞辭堂饌時以為袞自知不能當辭位不當辭祿且國用所以不足者以未得善理財者故也光曰善理財者不過頭會箕斂爾安石曰善理財者不加賦而國用足光曰天地所生財貨百物不在民則在官彼設法奪民其害甚於加賦此蓋桑羊欺武帝之言太史公書之以見其不明耳爭議不已會安石草詔引常袞事責兩府兩府不敢復辭安

宋史新編卷三十三

三

石得政行新法光逆疏其利害適英進讀至曹參代蕭何事帝曰漢守蕭何之法不變可乎對曰寧獨漢也史三代之君常守禹湯文武之法雖至今存可也漢武取高帝約束紛更盜賊半天下元帝改孝宣之政漢業遂衰由此言之祖宗之法不可變也呂惠卿言先王之法有一年一變者正月始和布法象魏是也有五年一變者巡守考制度是也有三十年一變者刑罰世輕世重是也光言非是其意以風朝廷耳帝問光光曰布法象魏布舊法也諸侯變禮易樂者王巡守則誅之不自變也刑新國用輕典亂國用重典是為世輕世重非變也

且治天下譬如居室敝則修之非大壞不更造也公卿侍從皆在此願陛下問之三司使掌天下財不才而黜可也不可使執政侵其事今為制置三司條例司何也宰相以道佐人主安用例苟用例則胥吏矣今為看詳中書條例司何也惠卿不能對則以他語詆光帝曰相與論是非耳何至是光曰平民舉錢出息尚能蠶食下戶况縣官督責之威乎惠卿曰青苗法願取則與之不願不强也光曰愚民知取債之利不知還債之害昔太宗平河東立糶法時米斗十錢民樂與官為市其後物貴而和糶不解遂為河東世世患臣恐異日青苗亦猶

宋史新編卷三十三

四

是也帝曰坐倉糶米何如光曰不便惠卿曰糶米百萬斛則省東南之漕以其錢供京師光曰東南錢荒而粒米狼戾今棄其有餘取其無農末皆病矣侍講吳中起曰光言至論也它日留對帝曰今天下洶洶者孫叔敖所謂國之有是衆之所惡也光曰陛下當論其是非今條例司所為獨安石韓絳惠卿以為是耳陛下豈能獨與此三人共為天下邪帝欲用光訪之安石安石曰光外託廟上之名內懷附下之實苟在高位則異論之人倚以為重韓信立漢赤幟趙卒氣奪今用光是與異論者立赤幟也安石以韓琦上疏臥家求退帝乃拜光

樞密副使光燾曰陛下徒榮以祿位不取其言是以天官私非其人也臣徒以祿位自榮不能救生民之患是盜竊名器以私其身也陛下誠能罷新法雖不用臣臣受賜多矣初章至七八帝猶未允安石起視事光乃得請遂求去以端明殿學士知未興軍徙知許州趣入覲不赴請判西京御史臺歸洛自是絕口不論事而求言詔下光感泣欲嘿不忍乃復陳六事又移書責宰相吳充事見充傳帝欲復用光沮於蔡確曰國是方定願少遲之帝謂資治通鑑賢於荀悅漢紀數促使終篇及成加資政殿學士凡居洛陽十五年天下以爲真宰相田

宋史新編卷五

五

夫野老皆號爲司馬相公婦人孺子亦知爲君實也帝崩赴闕臨衛士望見皆以手加額所至民遮道聚觀曰無歸洛留相天子活百姓哲宗立太皇太后遣使問所當先光請開言路詔榜朝堂大臣有不悅者設六語云若陰有所懷犯非其分或扇搖機事之重或迎合已行之令上觀望朝廷之意以微倖希進下眩惑流俗之情以干取虛譽若此者罰無赦后以詔示光光曰此非求諫乃拒諫也人臣惟不言言則入六事矣乃具論其情改詔行之光又奏修心治國之要其目各有三卽仁宗朝所陳者而英宗神宗初立皆嘗以爲獻乃申其說曰

臣觀治亂安危存亡之道舉在于是是以區區首爲累朝言之起知陳州過闕留爲門下侍郎時議者猶謂三年無改於父之道光曰先帝之法善者雖百世不可變若安石惠卿所建爲天下害者改之當如拯焚拯溺况太皇太后以母改子非子改父遂罷保甲諸法或謂曰熙豐舊臣多儉巧小人他日有以父子義間上則禍作矣光曰天若祚宗社必無此事元祐元年復得疾時青苗免役將官之法猶在而西戎之議未決光嘆曰四患未除吾死不瞑目折簡與呂公著云光以身付醫以家事付愚子惟國事未有所託今以屬公乃論免役五害

宋史新編卷五

六

乞直降敕罷之諸將兵皆隸州縣軍政委守令通決廢提舉常平司歸之轉運提點刑獄邊計以和戎爲便監司不用新進少年又立十科薦士法皆從之拜尚書左僕射兼門下侍郎遂罷青苗復常平法是時兩宮虛己以聽遼夏使至必問光起居救邊吏曰中國相司馬矣毋輕生事開邊際海內之民得離新法之苦歡若更生君子稱其有旋乾轉坤之功云光自見言行計從欲以身徇社稷賓客憫其體羸謂宜少節煩勞光曰死生命也爲之益力病革不復自覺諄諄如夢中語然皆朝廷天下事也是年九月卒年六十八太皇太后聞之慟與

帝臨其喪檢以一品禮服賻特厚贈太師溫國公諡文正賜碑曰忠清粹德京師人罷市往弔鬻衣以致奠巷哭以過車嶺南封州父老亦相率具祭都中四方皆畫像以祀飲食必祝光孝友忠信恭儉正直居處有法動作有禮兄且年將八十奉之如嚴父保之如嬰兒自少至老語未嘗妄自言吾無過人平生所為未嘗有不可對人言者耳誠心自然天下敬信陝洛間師其學化其德有不善曰君實得無知之乎於學無所不通惟不喜釋老曰其微言不能出吾書其誕吾不信也文集八十一卷他著述二十種五百餘卷云紹聖初御史周秩論其

宋史新編卷三

七

誣謗先帝章惇蔡卞請發冢斲棺詔奪贈諡卞所立碑惇言不已連追貶崖州司戶參軍徽宗立復太子太保蔡京擅政復降正議大夫京撰姦黨碑令郡國皆刻石長安石工安民辭曰司馬相公者海內稱其正直今謂之姦邪不忍刻也府官欲加罪泣曰乞免鐫安民二字於石末恐得罪後世聞者媿之靖康初還贈諡建炎中配饗哲宗廟庭子康

康字公休幼孝謹博通群書以明經中第光修資治通鑑奏檢閱文字元祐元年自祕書正字遷校書郎光服除召為著作佐郎兼侍講疏陳賑飢備災之策謂非獨

消患而太平之化可與也復拜右正言以親嫌未就職疏言守天下大器曰德曰才曰識三者皆由學也且勸太皇太后每於禁中訓迪邇英進講又言孟子書最醇正陳王道尤明白所宜觀覽上詔講官編修孟子節解為十四卷以進康力疾成二卷康自父喪居廬蔬食寢於地因得疾會除諫議未受猶且所當言者以待曰得一見天子極言而死無恨年四十一卒贈右諫議大夫康制行淳備口不言財光立神道碑帝賜白金二千兩康力辭所得遺恩悉以與族人云

宋史新編卷三

八

古人之學欲大濟斯民身之利害弗計也故諫不行則辭副樞之命晚而遇合則夙夜盡瘁以死斯其出處大致有過人者勳業文章姑未論也或問呂公著在元豐拜樞密范鎮在元祐欲以為門下侍郎竟不起無乃與光異歟曰呂隨勾退其受也非耽榮范已老年其辭也為中禮易地則皆然矣

呂公著字晦叔父夷簡恩補奉禮郎登進士第召試館職不就通判潁州郡守歐陽脩與為講學之友判吏部南曹仁宗獎其恬退賜五品服除崇文院檢討同判太常寺進知制誥三辭不拜改天章閣待制兼侍讀英宗

親政加龍圖閣直學士呂誨等坐論漢王去公著爭之不聽遂乞補外知蔡州神宗立召爲翰林學士知通進銀臺司司馬光以論事罷中丞還經幄公著封還其命詔以告直付閣門公著又言制命不由門下則封駁之職因臣而廢願理臣之罪以正紀綱帝諭之曰所以從光者賴其勸學耳非以言事故也公著請不已竟解銀臺司熙寧初知開封府夏秋淫雨京師地震公著疏論弭災之道宜去偏聽獨任以寢邪說明年爲御史中丞時王安石方行青苗法公著極言自古有爲之君未有失人心而能圖治亦未有能脅之以威勝之以辯而能

宋史新編卷五

九

得人心者也昔日所謂賢者今皆以此舉爲非而主議者一切詆爲流俗浮論豈皆賢而今皆不肖乎帝使舉呂惠卿爲御史公著曰惠卿姦邪不可用由是安口滋怒誣以罪出知潁州八年以彗星求言公著疏曰陛下臨朝願治爲日已久而左右前後莫敢正言使陛下有欲治之心而無致治之實此任事之臣負陛下也起知河陽召還元豐元年爲端明殿學士知審官院帝從容與論治道遂及釋老公著曰堯舜知此道乎帝曰堯舜豈不知公著曰堯舜雖知此而惟以知人安民爲難所以爲堯舜也未幾同知樞密院事時有議復肉刑者

公著力言其非便又議舉西師公著曰帥不得人不如勿舉五年以疾去除資政殿學士定州安撫使俄末樂城陷帝臨朝嘆曰邊民疲弊如此獨呂公著爲朕言之耳徙揚州加大學士哲宗立以侍讀還朝太皇太后遣使迎問所欲言公著謂宜擇端士以講求天下利病至則陳君道十事曰畏天愛民修身講學任賢納諫薄斂省刑去奢無逸拜尚書左丞門下侍郎元祐元年拜尚書右僕射兼中書侍郎與司馬光同心輔政光卒公著獨當國科舉禁主司不得以老莊書命題舉子不得以申韓佛書爲學經義參用古今諸儒說毋得專取王

宋史新編卷五

十

氏復賢良方正科三年拜司空同平章軍國事宋興宰相以三公平章重事者四人而公著父子居其二士豔其榮詔建第東府之南啓北扉以便執政會議凡三省樞密院之職皆得總理間日一朝蓋異禮也明年二月卒年七十二太皇太后痛閔之帝亦悲感卽臨奠賜金帛萬貲太師中國公諡正獻御書碑首曰純誠厚德公著自少講學卽以治心養性爲本平居無疾言遽色聲利紛華泊然無所好暑不揮扇寒不親火簡重清靜蓋天稟然識敏量閑遇事善決苟便於國不以利害動其心與人交出於至誠每議政事博取衆善至所當守

毅然不回奪神宗嘗言其於人材不欺如權衡之稱物尤能避遠聲跡不以知人自處始與王安石善安石兄事之安石博辯騁辭人莫敢與亢公著獨以精識約言服之安石嘗曰晦叔爲相吾輩可以言仕矣後以新法異同故其交不終紹聖初與司馬光同削贈謚毀所賜碑再貶昌化軍司戶參軍徽宗追復太子太保蔡京擅政復降左光祿大夫入黨籍尋復銀青光祿大夫高宗悉還贈謚子希哲希純

希哲字原明少從焦千之孫復石介胡瑗學以蔭入官父友王安石勸其勿事科舉遂絕意進取安石欲用爲

宋史新編卷五十一

十一

講官希哲辭曰辱公相知久倘從仕將不免異同安石乃止父作相時二弟已官省寺希哲獨滯管庫久乃判登聞鼓院力辭父嘆曰當世善士吾收拾略盡爾獨以吾故置不試命也母聞而笑曰是亦未知其子矣終父喪始爲兵部員外郎范祖禹言於哲宗曰希哲經術操行宜備勸講其父常稱爲不欺臣以婦兄不敢稱薦公方將引去竊謂無嫌擢崇政殿說書又擢右司諫辭不拜會紹聖黨論起以祕閣校理知懷州中書舍人林希又言希哲成其父惡不宜汙華職於是但守本秩俄分司南京居和州徽宗初召用希哲力請外以直祕閣知

曹州旋遭崇寧黨禍奪職知相州徙邢州罷爲宮祠羈寓淮泗間十餘年卒希哲樂易簡儉有至行遠近皆師尊之子好問有傳

希純字子進登第歷宗正太常祕書丞遷著作郎以父諱不拜擢起居舍人權太常少卿宣仁太后崩希純慮姦人乘間進說搖主聽卽上疏曰先帝功烈萬世莫掩間有數事爲小人所誤勢雖頗有損益在於聖德固無所虧且英宗神宗何嘗不改真宗仁宗之政乎小人旣誤先帝復欲誤陛下不可不察未幾拜中書舍人同修國史內侍梁從政劉惟簡除內省押班希純以親政之

宋史新編卷五十二

十二

始首錄二人無以示天下持不行由是閣寺側目章惇旣相出爲寶文閣待制知亳州諫官張商英攻之力又以外親嫌連徙睦州歸州自京東之浙西自浙西上三峽名爲易地實困之也公著追貶希純亦連責舒州團練副使道州安置建中靖國元年還待制知瀛州徽宗聞其名數稱之會布忌希純因其請覲未及見亟以邊遽趣遣之俄改潁州入崇寧黨籍卒年六十論曰呂公著王安石二人者疇昔相慕用何其誠哉及安石當路銜公著不附已擠之如仇時居鎮大臣韓琦等以論新法遭挫折孫覺爲神宗言若在唐末五代必

有與晉陽之甲以除君側之惡者帝他日誤憶為公著以語安石遂解中丞知潁州向使公著稍暱舊交吳待元祐始作相哉公著與父夷簡俱以司空平章軍國事自蒙正以下四世三執國柄世家之盛未之前聞也

范鎮從子百歲

范鎮字景仁華陽人舉進士禮部第一故事殿廷唱第過三人則首禮部選者必越次抗聲自陳率得實上列吳育歐陽脩號稱耿介亦從衆鎮獨不然自是舊風遂革調新安主簿歷擢起居舍人知諫院仁宗天性寬仁言者競為激訐至及帷箔曖昧之事鎮務引大體略細

宋史新編卷三

三

故陳執中為相鎮論其無學術非宰相器及嬖妾笞殺婢御史劾奏欲逐去之鎮言今陰陽不和財匱民困盜賊滋熾獄行充斥執中當任其咎若因一婢逐宰相非所以明等級辨堂陛識者趨之帝在位三十五年未有繼嗣嘉祐初暴得疾中外寒心莫敢先言者鎮獨奮曰天下事尚有大於此者乎即拜疏曰置諫官者為宗廟社稷計諫官不以宗廟社稷計事陛下是愛死嗜利之人臣不為也昔太祖舍其子而立太宗天下之大公也真宗養宗子於宮中天下之大慮也願以太祖之心行真宗故事以繫億兆人心章累上不報執政諭之曰奈

何効希名干進之人鎮貽以書曰比天象見變當有急兵鎮義當死職不可死亂兵之下此乃鎮擇死之時尚何顧希名干進之嫌哉又疏言大臣畏避之意恐陛下中變耳中變之禍不過一死萬一有如天象所告急兵之變死且有罪願以臣章示大臣使其自擇死所聞者股栗鎮見上面陳者凡三言益懇切鎮泣帝亦泣曰朕知卿忠卿言是也昔十九上待命百餘日鬚髮為白朝廷知不能奪乃改他職遂知制誥然鎮每歲猶申前議因裕享獻賦以諷未幾韓琦遂定策立英宗遷翰林學士時議追尊濮王典禮鎮判太常議觸執政怒會草制

宋史新編卷三

三

誤遷宰相官改侍讀學士明年出知陳州神宗即位復為翰林學士兼侍讀知通進銀臺司舉蘇軾諫官御史謝景溫奏罷之舉孔文仲制科以論新法罷歸故官鎮等力爭不報即上疏曰臣言不行無顏復立於朝請謝事臣言青苗不見聽一宜去薦蘇軾孔文仲不見用二宜去李定避持服遂不認母壞人倫逆天理而欲以為御史御史臺為之罷陳薦舍人院為之罷宋敏求呂大臨蘇頌諫院為之罷胡宗愈王韶上書肆意欺罔以興造邊事事敗則置不問反為之罪帥臣李師中及御史一言蘇軾則下七路倚撫其過孔文仲則遣之歸任以

此二人况彼二人事理孰是孰非孰得孰失其能逃聖鑒乎其後指安石用喜怒為賞罰曰陛下有納諫之資大臣進拒諫之計陛下有愛民之性大臣用殘民之術疏入安石大怒自草制極詆之以戶部侍郎致仕寢所得恩典鎮表謝曰願陛下集群議為耳目以除壅蔽之姦任老成為腹心以養和平之福天下聞而壯之蘇軾往賀曰公雖退而名益重矣鎮愀然曰君子言聽計從消患於未萌使天下陰受其賜無智名無勇功吾獨不得為此使天下受其害而吾享其名吾何心哉日與賓客賦詩飲酒或勸使稱疾杜門鎮曰死生禍福天也吾

宋史新編卷五

五

其如天何久之徙居許哲宗立韓維言鎮在仁宗時首啓建儲具上其疏拜端明殿學士起提舉中太一宮兼侍讀且欲以為門下侍郎鎮不欲起從孫祖禹亦勸止之遂固辭改提舉崇福宮復告老以銀青光祿大夫再致仕累封蜀郡公鎮於樂尤注意自謂得古法神宗時詔鎮與劉几定大樂而几不用鎮法至是樂成賜詔嘉獎楊傑復非之竟不用語在樂志鎮時年八十一樂奏三日而卒贈金紫光祿大夫謚忠文鎮與司馬光相善議論如出一口獨大樂之議往復論難數萬言凡三十餘年終不能相合然未嘗以此廢平生歡也二人約生

則互為傳死則為銘光為鎮傳服其勇決鎮復銘光墓其詞深詆熙寧群姦光子康屬蘇軾書軾曰懼非三家福乃易他銘鎮清白恭儉遇人以誠口不言人過臨大節決大議雖在萬乘前無所屈篤於行義奏補先族人而後子孫鄉有不克昏葬者輒為主之其學本六經不道佛老申韓之說外國皆傳誦其文少時賦長嘯却胡騎晚使遼其人曰此長嘯公也

百祿字子功鎮兄錯之子也第進士又舉才識兼茂科時治平水災大臣方議濮禮百祿對策謂簡宗廟廢祭祀則水不潤下入三等熙寧中鄧綰舉為御史辭不就

宋史新編卷五

六

提點江東利梓路刑獄召知諫院坐治李士寧獄忤王安石貶監宿州酒誥在徐禧傳累遷中書舍人元祐初為吏部侍郎都水王孝先議回河故道呂大防意向之命百祿行視百祿以東流高仰而河勢順下不可回即馳奏所以然之狀且取神宗詔令勿塞故道者併上之乃止俄兼侍讀進翰林學士為帝言分別邪正之目凡導人主以某事者為公正某事者為姦邪以類相反凡二十餘條以龍圖閣學士知開封府勤於民事獄無繫囚僚吏欲以固空聞百祿曰千里之畿無一人之獄此至尊之仁非尹功也不許數月復為翰林學士拜中書

侍郎右僕射蘇頌坐稽留除書免百祿以同省罷為資政殿學士知河中徙河陽河南卒年六十五贈銀青光祿大夫子祖述歷主管西京御史臺靖康多難避地至汝州汝守趙子櫟邀與其守於是旁郡盡陷汝獨全累官朝議大夫卒從弟祖禹

祖禹字淳甫一字夢得其生也母夢異人入寢室曰漢將軍鄧禹因名焉進士甲科從司馬光編修資治通鑑在洛十五年不事進取書成光薦為祕書省正字時王安石當國尤愛重之祖禹竟不往謁富弼疾篤授以密疏大抵論安石誤國及新法之害弼卒上之哲宗立累

宋史新編卷五十一

七

遷著作郎兼侍講神宗既祥上疏宣仁后曰今卽吉方始服御一新奢儉之端皆由此起宜崇儉敦朴以輔養聖性則學問日益聖德日隆夏暑權罷講祖禹言陛下今日之學與不學係他日治亂如好學則天下君子欣慕願立於朝以直道事陛下而致太平不學則小人皆動其心務為邪諂以竊富貴且凡人之進學莫不於少時今聖質日長數年之後恐不得如今日之專竊為陛下惜也拜右諫議大夫首上疏論正心修身之要蔡確既得罪祖禹言自乾興以來不竄逐大臣六十餘年一旦行之流傳四方無不震聳確去相已久朝廷多非其

黨若一切去之懼刑罰失中而人情不安也蔡京鍾勳祖禹言京小有才非端良之士如使守成都其還當使執政不宜崇長遷給事中兼國史院修撰為禮部侍郎聞禁中覓乳媪祖禹以帝年十四非近女色之時上疏勸進德愛身又乞宣仁后保護上躬言甚切至既而宣仁諭祖禹以外議皆虛傳祖禹復上疏曰外議雖虛亦足為先事之戒凡事言於未然則誠為過及其已然則又無所及言之何益陛下寧受未然之言勿使臣等有無及之悔拜翰林學士宣仁太后崩祖禹慮小人乘間害政乃奏曰陛下方撥庶政延見群臣此國家隆替之

宋史新編卷五十二

六

本社稷安危之機生民休戚之端君子小人進退消長之際天命人心去就離合之時也可不畏哉先后有大功於宗社有大德於生靈九年之間始終如一然群小怨恨亦為不少必將以改先帝之政逐先帝之臣為言以事離間不可不察也此等既誤先帝又欲誤陛下天下之事豈堪小人再破壞邪初蘇軾約俱上章論列草已具及見祖禹疏遂附名同奏曰經世之文也有旨召內臣十餘人祖禹言陛下親政以來四海傾耳未聞訪一賢臣而所召乃先內侍必謂陛下私於近習望即賜追改因請對曰熙寧之初王安石呂惠卿造立新法多

引小人以誤國又用兵開邊結怨外夷天下愁苦百姓
流徙賴先帝覺悟罷逐兩人而所引群小已布滿中外
不可復去蔡確連起大獄王韶創取熙河章惇開五溪
沈起擾交管沈括徐禧俞充种諤興造西事兵民死傷
皆不下二十萬先帝臨期悼悔以謂朝廷不得不任其
咎以至吳居厚行鐵冶之法於京東王子京行茶法於
福建蹇周輔行鹽法於江西李稷陸師閔行茶法市易
於西川劉定教保甲於河北民皆愁痛嗟怨比屋思亂
賴陛下與先后起而救之天下之民如解倒懸惟是向
來所斥逐之人窺伺事變妄進姦言萬一過聽而復用

宋史新編卷五

十九

之臣恐國家自此陵遲不復振矣又論漢唐之亡皆由
宦官自熙寧元豐間李憲王中正宋用臣輩用事總兵
權勢震灼中正募兵州郡死亡最多憲陳再舉之策致
末樂摧陷用臣興土木之工為國斂怨此三人者雖加
誅戮未足以謝百姓憲雖已亡而中正用臣尚在其子
今在召中他日必將復用願陛下念之時紹述之論已
與有相章惇意祖禹力言惇不可用不從遂請外乃以
龍圖閣學士知陝州言者攻之連貶武安軍節度副使
昭州別駕安置永州賀州又徙賓化卒年五十八祖禹
平居恂恂口不言人過至遇事辨白是非不少借隱在

通英獻納尤多嘗講尚書至內作色荒外作禽荒拱手
再誦却立云願陛下留聽每當講前夕必正衣冠儼在
上側命子弟侍先按講其說開列古義參之時事言簡
而當無一長語蘇軾稱為講官第一嘗進唐鑑十二卷
帝學八卷仁皇政典六卷建炎二年追復龍圖閣學士
子冲在儒林傳

論曰司馬光為范鎮作傳舉至難之事三而均贊曰勇
蓋仁宗朝首倡建儲一也英宗朝論列濮王典禮二也
神宗朝年僅踰六十以言不行謝侍從終身不復起三
也夫獻忠而忘禍守道而遺榮此豈懦夫所能光之論

宋史新編卷五

二十

誠弗易矣觀光深服於鎮似若不及然當時物望並屬
台衡曰君實景仁不敢有所軒輊蓋鎮之忠言光實和
之光辭樞密歸洛十五年亦非耽寵利者况兩人之學
術正而操行篤又皆相類耶百祿祖禹俱直道弗徇于
時可謂能守家法也夫

宋史新編卷一百十二

宋史新編卷一百十三

列傳五十五

明南京戶部主事莆田柯維騏著

蘇軾子過

蘇軾字子瞻眉山... 冠博通經史好賈誼陸贄莊子書嘉祐二年試禮部歐陽修第二復以春秋對義居第一殿試中乙科後以書見脩脩語梅聖俞曰吾當避此人出一頭地五年調福昌主簿復對制策入三等自宋以來制策入三等惟吳育與軾耳除大理評事簽書鳳翔府判官治平二年入判登聞鼓院英宗自藩邸聞其名欲以唐故事召入

宋史新編卷一百十三

翰林知制誥宰相韓琦曰軾遠大器也他日自當為天下用要在朝廷培養之今驟用之則天下之士未必以為然適足以累之也且請召試及試一論復入三等得直史館軾聞琦語曰公可謂愛人以德矣父喪除還朝適王安石執政素惡其異已以判官告院既而安石欲變科舉與學校詔兩制三館議軾曰得入之道在於知人知人之法在於責實使君相有知人之明朝廷有責實之政則胥史卑隸未嘗無人而况於學校貢舉乎雖因今之法臣以為有餘使君相不知人朝廷不責實則公卿侍從常患無人而况學校貢舉乎雖復古之制臣

以為不足夫時有可否物有廢興方其所安雖暴君不能廢及其既厭雖聖人不能復故風俗之變法制隨之譬如江河之徙移強而復之則難為力願陛下留意於遠者大者區區之法何預焉議上神宗即日召對軾曰陛下天縱文武不患不明不患不勤不患不斷但患求治太急聽言太廣進人太銳願鎮以安靜待物之來然後應之帝悚然曰朕當熟思之安石不悅命權開封府推官將困之以事軾決斷精敏聲聞益遠時安石創新法軾上書論之其略曰臣之所欲言者三言而已願陛下結人心厚風俗存紀綱昔漢武帝用賈人桑羊之說

宋史新編卷一百十三

買賤賣貴謂之均輸于時商賈不行盜賊滋熾幾至於亂孝昭既立霍光順民所欲而與之遂以無事不意今日此論復興臣願結人心者此也聖人非不知深刻之法可以齊眾勇悍之夫可以集事忠厚近於迂闊老成初若遲鈍然終不肯以彼易此者知其所得小而所喪大也仁祖持法至寬用人有叙專務掩覆過失未嘗輕改舊章以言乎用兵則十出而九敗以言乎府庫則僅足而無餘徒以德澤在人風俗知義故升遐之日天下歸仁焉議者見其末年吏多因循事不振舉乃欲矯以苛察齊以智能招來新進勇銳之人以圖一切速成之

效公卿侍從跬步可圖俾常調之人舉生非望欲望風俗之厚豈可得哉臣願厚風俗者此也祖宗委任臺諫未嘗罪一言者將以折姦臣之萌也今法令嚴密朝廷清明所謂姦臣萬無此理然養貓以去鼠不可以無鼠而養不捕之貓畜狗以防盜不可以無盜而畜不吠之狗臣聞長老之談皆謂臺諫所言常隨天下公議今物論沸騰怨讟交至公議所在亦知之矣臣恐自茲以往習慣成風盡爲執政私人以致人主孤立臣願存紀綱者此也軾見安石贊帝以獨斷專任因試進士發策以晉武平吳獨斷而克符堅伐晉獨斷而亡齊桓專任管

宋史新編卷五十三

三

仲而霸燕噲專任子之而敗事同而功異爲問安石滋怒使御史謝景溫論奏其過窮治無所得軾遂請外通判杭州徙知密州又徙徐州河決曹村泛溢匯城下漲不時洩賊將敗軾詣武衛營呼卒長爲盡力卒長曰太守猶不避塗潦吾儕小人當效命率其徒持畚鍤以出遂築東南長堤雨日夜不止城不沈者三版復請於朝增築故城爲木岸以虞水之再至徙知湖州御史李定舒亶何正言撫謝表語并媒孽託諷詩以爲訕謗逮赴臺獄欲寘之死帝獨憐之以黃州團練副使安置軾築室於東坡自號東坡居士帝嘗語宰相王珪蔡確命蘇

軾成國史珪有難色帝曰軾不可姑用曾鞏鞏進太祖總論帝意不允手札移軾汝州軾未至汝上書自言飢寒有田在常願居之朝奏夕報可道過金陵見王安石曰大兵大獄漢唐滅亡之兆今西方連年用兵東南數起大獄公獨無一言以救乎安石曰二事皆惠卿啓之安石在外安敢言安石又曰人須知行一不義殺一不幸得天下弗爲乃可軾戲曰今之君子爭減半年磨勘雖殺人亦爲之哲宗立連擢起居舍人元祐元年遷中書舍人朝廷以范純仁言復散青苗錢司馬光請申嚴抑配之禁軾繳奏光是軾議請對遂止初祖宗行差役

宋史新編卷五十三

四

充役者多不習又虐使之有終歲不得息者安石改爲免役使戶差高下出錢雇役行法者過取爲民病光欲復差役軾曰差役免役各有利害光曰於君何如軾曰法相因則事易成事有漸則民不驚三代之法兵農爲一至秦始分爲二及唐中葉變府兵爲長征之卒自是農出穀帛以養兵兵出性命以衛農雖聖人復起不能易也今免役實大類此公欲驟罷免役行差役正如罷長征復民兵蓋未易也光不以爲然軾又陳於政事堂光忿然軾曰昔韓魏公刺陝西我勇公爲諫官爭甚力韓公不樂公亦不顧豈今日作相不許軾盡言耶尋除

翰林學士二年兼侍讀學士祖宗寶訓因及時事軾歷言今賞罰不明善惡無所勸沮又黃河勢方北流而疆之使東夏人入鎮我殺掠數萬人帥臣不以聞每事如此恐寔成衰亂之漸軾嘗鎖宿禁中召對便殿宣仁后曰卿官遽至此乃先帝意也先帝每誦卿文章必嘆曰奇才奇才但未及進用卿耳軾不覺哭失聲宣仁后與哲宗亦泣左右皆感涕已而命坐賜茶徹御前金蓮燭送歸院四年軾度不為當軸者所容遂請外拜龍圖閣學士知杭州未行諫官論前相蔡確罪大臣議遷之嶺南軾密疏朝廷不宜深罪為仁政累宣仁后心善其言

宋史新編卷五三

五

而不能用既至杭大旱饑疫並作軾請減本路上供米又減價糴常平米多作饘粥藥劑活者甚眾杭本近海地泉鹹苦居民稀少唐刺史李泌始引西湖水作六井白居易又浚西湖水入漕河溉田十頃民以殷富湖水多葑宋廢不治葑積為田水無幾矣漕河失利六井亦幾廢軾見茅山一河專受江湖鹽橋一河專受湖水遂浚二河以通漕復造堰牒以為蓄洩之限以餘力復完六井又取葑田積湖中南北徑至十里為長堤以通行者堤成植芙蓉楊柳其上望之如畫圖杭人名為蘇公堤浙江潮自海門東來勢如雷霆而浮山峙於江中與

漁浦諸山大牙相錯河湫激射歲敗公私船不可勝計軾議自江上流地名石門鑿漕河自慈浦北折抵小嶺浚古河以避浮山之險復言三吳之水潴為太湖太湖之水溢為松江以入海慶曆以來松江築挽路扼塞故今三吳多水欲鑿挽路為十橋以迅江勢俱不果用人以為恨軾再莅杭有德於民家有書像飲食必祝作生祠云六年召為吏部尚書未至以弟轍除右丞改翰林承旨數月復以謫請外乃以龍圖閣學士知潁州七年徙揚州未閱歲召為兵部尚書兼侍讀郊祀為鹵簿使皇后及大長公主乘犢車不避儀仗軾劾奏之駕回詔

宋史新編卷五三

六

皇后而下毋迎謁遷禮部尚書兼端明殿翰林侍讀兩學士高麗遣使請書朝廷以故事許之軾曰漢東平王請諸子及太史公書猶不肯予今高麗所請有甚於此其可予乎不聽八年宣仁后崩哲宗親政軾乞補外以兩學士知定州時國事將變軾不得入辭既行上書言陛下聽政之初當以通下情除雍蔽為急務臣日侍帷幄方當帥邊顧不得一見而行况遠小臣欲求自通難矣古之聖人將有為也必先處晦而觀明處靜而觀動則萬物之情畢陳于前臣願陛下虛心循理默觀庶事之利害與群臣之邪正以三年為期俟得其實然後

應物而作使既作之後天下無恨陛下亦無悔定州軍政壞弛會春大閱軾命舉舊典帥常服出帳中將吏戎服執事無敢慢者定人言自韓琦後不見此禮至今矣初宣仁在時侍御史賈易監察御史董敦逸黃慶基先後論軾及弟轍所作文詞譏斥先朝三人者皆坐黜及紹聖初御史復以為言謫軾知英州未至貶寧遠軍節度副使惠州安置居三年又貶瓊州別駕居昌化昌化故儋耳地非人所居藥餌皆無有初僦官屋有司猶謂不可軾遂買地築室僦人運甃畚土助之獨與幼子過處著書為樂徽宗立連徙永州更大赦還提舉玉局

宋史新編卷五十二

七

觀復朝奉郎軾自元祐以來未嘗以歲課乞遷故官止於此未幾卒于常州年六十六軾與轍為文章俱師其父弱冠父子兄弟至京師一日而聲名赫然動於四方軾嘗自謂作文如行雲流水初無定質但常行於所當行止於所不可不止雖嬉笑怒罵之辭皆可書而誦之其體渾涵光芒雄視百代有文章以來蓋亦鮮矣洵晚作易傳者究命軾述其志軾成易傳復作論語說後居海南作書傳又有東坡等集奏議內外制和陶詩一時文人如黃庭堅晁補之秦觀張耒陳師道舉世未之識軾待之如朋儔未嘗以師資自予也自為舉子至出入

侍從必以愛君為本挺挺大節每為小人忌惡身後猶編名元祐黨毀文集刊行者高宗即位贈資政殿學士以其孫符為禮部尚書又以其文寘左右讀之忘倦親製集贊賜曾孫嶠遂崇贈太師諡文忠三子邁迨過俱善為文邁駕部員外郎迨承務郎

過字叔黨軾知杭州過年十九以詩賦解兩浙路及軾為兵部尚書任右承務郎過性至孝軾帥定武謫英州惠州遷居耳漸徙廉未獨過侍凡生理晝夜寒暑所須者一已言為不知其難初至海上為文曰志遠軾覽之曰吾可以安於島夷矣因命作孔子弟子別傳軾卒於

宋史新編卷五十二

八

常州過葬之汝州郟城小賦首山遂家穎昌營湖陰水竹數畝名曰小斜川自號斜川居士卒年五十二初監太原府稅次知郟城縣皆以法令罷晚權通判中山府有斜川集二十卷其思子臺賦颺風賦早行於世時稱為小坡

論曰鄙諺有之入田觀稼從小看大蘇軾自童時聞母程讀漢書范滂傳慕之蜀傳石介慶曆聖德詩軾歷舉詩中諸賢以問其師趨向固可占矣軾與轍同應制科仁宗讀其策喜曰朕今日為子孫得兩宰相而軾坎壈竟不獲大用或謂軾不自韜戢所致天下有義榮有勢

榮軾豈願以此易彼哉

蘇轍族孫元老

蘇轍字子由年十九與兄軾同登進士科又同策制舉仁宗春秋高轍慮倦勤因極言得失而於禁廷之事尤切曰自西方解兵陛下棄置憂懼之心二十年矣古之聖人無事則深憂有事則不懼夫無事而深憂者所以為有事之不懼也今陛下無事則不憂有事則大懼臣以為憂樂之節易矣臣聞近歲以來貴戚至以千數坐朝不聞咨謨便殿無所顧問久而不止直欲將出之而出今海內窮困生民愁苦而宮中好賜不為限極臣恐

宋史新編卷五十三

九

陛下以此得謗而民心不歸也考官胡宿以為不遜請黜之仁宗曰以直言召人而以直言棄之天下其謂我何宰相不得已寘之下等授商州軍事兼官徙大名神宗立之二年轍適除喪上書言事得召對時王安石與陳升之領三司條制命轍為之屬呂惠卿附安石轍與論多相掎安石出青苗書使轍熟議轍曰錢入民手雖良民不免妄用及其納錢雖富民不免踰限如此則恐鞭筆必用州縣之事不勝煩矣唐劉晏學國計未嘗有所假貸有賤必糴有貴必糶以是四方無甚貴甚賤之病此當平舊法公誠舉而行之晏之功可立俟也安石

曰當徐思之既逾月河北轉運判官王廣廉奏乞度僧牒於陝西漕司私行青苗法與安石意合於是青苗法

遂行轍以書抵安石力陳不可觸其怒徒他職後坐兄軾以詩得罪謫監筠州鹽酒稅五年不得調移知績溪縣哲宗即位召入元祐元年為右司諫蔡確韓縝章惇轍皆論去之而呂惠卿亦被論從寘典司馬光欲復差役轍言行之徐緩乃得審詳光又欲改安石新義試士格式未晚光皆不能從初神宗以夏國內亂用兵攻討乃於熙河增蘭州於延安增安疆米脂等五砦二年夏

宋史新編卷五十三

十

遣使相繼來朝廷知其有請蘭州五砦意大臣議棄守未決轍言一失此機必為後悔於是朝廷許之夏人遂服遷起居郎中書舍人朝廷議回河故道轍為公嘗言河決而北自先帝不能回今乃欲取而回之是謂智勇勢力過先帝也進戶部侍郎轍因轉對言曰財賦之原出於四方而委於中書善為國者藏之於民其次藏之州郡既寧以來言利之臣不知本末內帑別藏雖積如丘山而委為朽壤無益於筭也尋又言數十年以來利權分而用度無藝願罷外水監提舉北河事及諸路都作院司皆歸轉運司至於都水軍器將作三監皆兼

戶部從之惟都水仍舊朝議以元豐更額冗濫命轍
事裁減轍曰此群吏身計所係乃具以白宰執請據實
立額缺者勿補不過十年羨額當盡矣代軾為翰林學
士尋權吏部尚書使契丹還為御史中丞時元豐舊黨
多起邪說以搖撼在位呂大防劉摯患之欲稍引用以
平夙怨謂之調停宣仁后疑不決轍面斥其非復上疏
曰君子小人勢同冰炭同處必爭一爭之後小人必勝
君子必敗何者小人貪利忍恥擊之則難去君子潔身
重義沮之則引退人臣被禍蓋不足言臣所惜者祖宗
朝廷也宣仁后命宰執讀於簾前曰轍疑吾君臣兼用

宋史新編卷五十一

十一

論

邪正其言極中理諸臣從而和之調停之說遂已轍又
奏言大臣宜正已平心無生事要功因弊修法以安民
靖國雖有異黨誰不歸心黃河北流正得水性而水官
穿鑿欲導之使東西夏青唐外皆臣順而熙河將吏觀
功造孽如此二事則臣所謂宜正已平心者也熙寧出
賣坊場以雇衙前民間不復知有衙前之苦及元祐之
初務於復舊官收坊場之錢民出衙前之費四方驚顧
眾議沸騰尋知不可旋又復雇去年之秋又復差法如
此二事則臣所謂宜因弊修法者也六年拜尚書右丞
進門下侍郎初夏人相繼求和朝廷許約地界久之不

決夏人乃於疆事多方侵求熙河將佐范育种誼等遂
背約西邊騷然轍乞罷育誼別擇老將宣仁后以為然
大臣竟主育誼不從轍又面奏曰人君與人臣事體不
同人臣雖明見是非而力所不加須至且止人君於事
不知則已知而不能行則事權去矣臣今言此蓋欲陛
下收攬威柄以正君臣之分而已若不以漸制之及其
太甚必加之罪不免遂去事至如此豈朝廷美事故臣
欲保全大臣非欲害之也會熙河奏夏人十萬騎壓境
殺人三日而退乞因其退急移近裏堡砦於界乘利而
往不須復守誠信下大臣議轍與呂大防劉摯極辨用

宋史新編卷五十一

十一

論

兵曲直復上奏曰此非西人之罪皆朝廷不直之故臣
欲詰責帥臣生事耳後屢因邊兵深入夏地宣仁后遂
從轍議時三省除李清臣吏部尚書給事中范祖禹封
還詔書三省復除蒲宗孟兵部尚書轍奏前除清臣給
諫紛然爭之未定今又用宗孟此與去年用鄧溫伯無
異恐朝廷自是不安靜矣議遂止紹聖初哲宗起李清
臣為中書舍人鄧潤甫為尚書左丞二人久在外不得
志稍復言熙豐事以激怒哲宗會廷試進士清臣撰策
題即為邪說轍諫謂事有失當何世無之父作之於前
子救之於後前後相濟聖人之孝也且及漢昭變武帝

法度事哲宗以爲引漢武方先朝不悅落職知汝州再
責知袁州未至降秩試少府監分司南京筠州居住三
年又責化州別駕雷州安置移循州徽宗卽位徙永州
岳州已而復太中大夫奉祠蔡京當國又降秩罷祠居
許州再復太中大夫致仕築室于許號潁濱遺老自作
傳萬餘言不復與人相見終日默坐如是者幾十年卒
年七十四追復端明殿學士淳熙中謚文定轍性沉靜
簡潔爲文汪洋澹泊似其爲人高處殆與軾軋其使契
丹也館客能誦其茯苓賦及洵軾文云所著詩傳春秋
傳古史老子解居許時乃成編又有欒城文集並行於

宋史新編卷百三

十三

世旣入黨籍詔毀三蘇文三子遲适孫族孫元老

元老字子廷幼孤力學長於春秋善屬文黃庭堅見而
奇之曰此蘇氏之秀也第進士調廣都簿歷軍器監司
農衛尉太常少卿元老外和內勁不安與人交梁師成
方用事自言爲軾外子因緣欲見之且求其文拒不答
言者遂論元老蘇軾從孫其學術議論頗倣軾轍不宜
在中朝罷與祠元老嘆曰昔顏子附驥尾而名顯吾今
以家世坐累榮矣未幾卒年四十七有詩文行于時
論曰蘇轍與兄軾自弱冠以文章齊名又皆達於世務
歷四朝隨事獻規數論斥姦邪與宰相爭可否曾不少

回隱爲徵寵避禍之計故二人出處榮辱大槩相同獨
轍至政府差優耳兄弟自相師友風雨對牀時形於倡
和故世盛稱二蘇非直其才與節美也而友愛又奚加
焉

宋史新編卷一百十三

宋史新編卷百三

志

宋史新編卷一百十四

列傳五十六

明南京戶部主事莆田柯維騏著

呂大防 兄大常第 劉摯

蘇頌

范純仁 字正平

呂大防字微仲其先汲郡人祖通太常博士父普比部郎中通葬藍田遂家焉大防進士及第調馮翊簿丞壽令縣無井遠汲於澗大防疏泉為渠民賴之號呂公泉歷官權鹽鐵判官英宗立自太常博士與范純仁並命為監察御史裏行疏言紀綱賞罰未厭四方之望者五進用大臣而權不歸上大臣疲老而不得時退外國驕蹇而不擇將帥議論之臣裨益闕失而大臣沮之疆場

宋史新編卷一百十四

左右之臣有敗事而被賞舉職而獲罪者京師大水陳八事曰主威不立臣權太盛邪議干正私恩害公遼夏連謀盜賊恣行群情失職刑罰失平時議僕王稱考又奏人君臨御之始宜有至公大義厭服天下以結其心今大臣欲加非正之號使陛下顧私恩而違公義非所以結天下心也章累上出知休寧縣神宗立歷知制誥出知延州環慶兵亂落知制誥知臨江軍數月徙知華州除龍圖閣待制知秦州元豐初徙永興彗星求言陳三說九宜曰治本曰緩末曰納言養民教士重穀此治本之宜三也治邊治兵此緩末之宜二也廣受言之路

寬侵官之罰恕誹謗之罪容異同之論此納言之宜四也進直學士居數年知成都府哲宗立召為翰林學士權開封府遷吏部尚書元祐元年拜尚書右丞進中書侍郎封汲郡公三年超拜尚書左僕射兼門下侍郎哲宗年益壯大防以勸學為急撫乾興以來四十一事足為勸戒者分上下篇標曰仁祖聖學哲宗御邇英閣召宰執講讀官讀寶訓至丁度所論祖宗家法大防因推廣以進曰自古人主事母后朝見有時祖宗以來皆朝夕見此事親之法也前代大長公主用臣妾之禮仁宗以姪事姑之禮見獻穆大長公主此事長之法也前代

宋史新編卷一百十四

宮闈多不肅本朝宮禁嚴密內外整肅此治內之法也前代外戚多預政事常致敗亂本朝母后之族皆不預此待外戚之法也前代宮室多尚華侈本朝宮殿止用赤白此尚儉之法也前代人君雖在宮禁出輿入輦祖宗皆步自內庭出御後殿此勤身之法也前代人主在禁中冠服苟簡祖宗以來燕居必以禮此尚禮之法也前代多深於用刑本朝臣下有罪止於罷黜此寬仁之法也至於虛已納諫不好畋獵不用玉器不貴異味此皆祖宗所以致太平者陛下不須遠法前代但盡行家法足以為天下大防朴厚素直不植朋黨進范純仁並

位同心戮力以相王室進退百官不可干以私不市恩
嫁怨以邀聲譽凡八年始終如一懇乞避位宣仁后曰
上方富於春秋公未可即去少須歲月吾亦就東朝矣
未果而后崩為山陵使復命以觀文殿大學士左光祿
大夫知潁昌府尋改永興軍使使其鄉社紹述說行連
貶舒州團練副使安置循州至虔州信豐而病語其子
景山曰吾不復南矣吾死汝歸呂氏尚有遺種遂卒年
七十一大防自少持重無嗜好過市不左右游目燕居
如對賓客每朝會威儀翼如神宗常目送之與大忠及
弟大臨同居相切磋論道考禮冠昏喪祭一本於古關

宋史新編卷百四

三

中言禮學者推呂氏嘗為鄉約薄俗為敦焉徽宗立復
其官高宗又復大學士贈太師宣國公諡正愍

大忠字進伯第進士簽書定國軍判官熙寧中王安石
議遣使立緣邊封溝大忠與范育被命俱辭行大忠諫
五不可以為恩信不洽必致生患罷不遣令與劉忱使
契丹議代北地會遭喪起復知代州換西上閣門使知
石州契丹復使蕭禧來求代北地神宗召執政與大忠
忱議知不可奪議卒不決罷忱還三司大忠亦終喪制
其後竟以分水嶺為界焉元豐中為河北轉運判官上
生財養民十二事徙提點淮西刑獄時河決飛蝗為災

大忠入對極論之詔歸故官元祐初歷知秦州進寶文
閣待制馬洵以進士舉首入幕府自稱狀元大忠曰狀
元云者及第未除官之稱既為判官則不可今科舉之
習既無用脩身為己之學不可不勉又教以臨政治民
之要洵自以為得師謝良佐教授州學大忠每過之聽
講論語必正襟斂容曰聖人言行在焉吾不敢不肅紹
聖二年加寶文閣直學士知渭州付以秦渭之事大忠
奏對欲以計徐取橫山不求近功既而鍾傅城安西王
文郁亦用事章惇曾布主之大忠議不合又乞以所進
職為大防量移惇布陳其所言與元祐時異徙知同州

宋史新編卷百四

四

旋降待制致仕卒詔復學士官佐其葬
大鈞字和叔父蕡六子五登科大鈞第三子也中乙科
調秦州右司理參軍歷諸王宮教授求監鳳翔船務制
改宣義郎會伐西夏鄜延轉運司檄為從事既出塞轉
運使李稷餽餉不繼欲還安定取糧使大鈞請於种諤
諤曰吾受命將兵安知糧道萬一不繼召稷來與一劍
耳大鈞性剛直即曰朝廷出師去塞未遠途斬轉運使
無君父乎諤意折疆謂大鈞曰君欲以此報稷先稷受
禍矣大鈞怒曰吾委身事主死無所辭正恐公過耳諤
許稷還是特徵大鈞盛氣謂諤稷且不免未幾卒年

五十二大鈞從張載學能守其師說尤喜講明井田其制謂治道必自此始悉撰次為圖籍可見於用雖皆本於載而能自信力行載每歎其勇為不可及

大臨字與叔學于程頤通六經尤邃於禮嘗論選舉欲立士規以養德厲行更學制以量才進藝定試法以區別能否脩辟法以興能備用嚴舉法以覈實得人制考法以責任考功庶幾可以斬復古矣富弼致政于家為佛氏之學大臨與之書曰古者三公內則論道于朝外則主教于鄉若夫移精變氣務求長年此山谷避世之士獨善其身者之所好豈世之所以望於公者哉弼謝

宋史新編卷五十四

五

之元祐中為太學博士遷祕書省正字范祖禹薦其好學脩身如古人可備勸學未及用而卒

劉摯字莘老東光人十歲而孤鞠於外氏就學東平因家焉嘉祐中擢甲科歷冀州南宮令與信都令李冲清河令黃莘皆以治行聞人稱為河朔三令累擢檢正中書禮房默默非所好也才月餘為監察御史裏行欣然就職未及陞對即奏論亳州獄數事及入見神宗而賜褒諭因問卿從學王安石邪安石極稱卿器識對曰臣東北人少孤獨學不識安石也退而上疏曰君子小人之分在義利而已小人希賞之志每在事先奉公之心

每在私後陛下有勸農之意今變而為煩擾陛下有均役之意今倚以為聚斂其有愛君憂國者皆無以容於其間今天下有喜於敢為有樂於無事彼以此為流俗此以彼為亂常畏義者以進取為可恥嗜利者以守道為無能此風浸成漢唐黨禍必起矣願陛下虛心平聽審察好惡使會於大中之道又論率錢助役十害會御史中丞楊繪亦言其非安石使張琥作十難詰之琥辭不為司農曾布請為之且劾摯繪欺誕懷向背詔問狀繪懼謝罪摯奮曰為人臣豈可壓於權勢使天子不知利害之實即條對所難以伸其說且曰臣所向者義

宋史新編卷五十四

六

背者利所向者君父所背者權臣語甚激切不報摯明日復上疏曰青苗之議未允而均輸之法行均輸之法方擾而邊鄙之謀動邊鄙之禍未艾而助役之事興至於求水利行淤田併州縣興事起新難以徧舉其議財則市井屠販之人皆召至政事堂其征利則下至歷日而官自鬻之推此而往不可究言今西夏之款未入反側之兵未安三邊瘡痍流潰未定河北大旱諸路大水民勞財乏縣官減耗聖上憂勤念治之時而政事如此皆大臣誤陛下而大臣所用者誤大臣也疏奏安石欲竄之嶺外神宗不聽但謫監衡州鹽倉繪出知鄭州琥

亦落職摯乞詣鄆遷葬然後奔赴貶所許之久之簽書南京判官會司農新令盡斥賣天下祠廟依坊場河渡法收淨利併及南京闕伯微子廟摯歎曰一至於此往語留守張方平方平瞿然托摯為奏曰闕伯遷商丘主祀大火火為國家盛德所乘微子開國此地本朝受命建號所因又有雙廟者唐張巡許遠孤城死賊能捍大患望留三廟以慰邦人崇奉之意帝謂慢神辱國莫甚於斯詔悉罷鬻入同知太常禮院元豐初再遷右司郎中初宰椽每於執政分廳時請問白事多持兩端伺意指摯如請以公禮聚見共決可否或不便摯所請坐以

宋史新編卷百五

七

事罷歸明年起知滑州哲宗即位擢至侍御史講筵進讀至仁宗不避庚戌臨奠張士遜侍讀曰國朝故事多避國音國朝角音木也故畏庚辛哲宗問果當避否摯進曰陰陽拘忌聖人不取如正月祈穀必用上辛此豈可改也漢章帝以反支日受章奏唐太宗以辰日哭張公謹仁宗不避庚戌日皆陛下所宜取法哲宗然之又疏蔡確罪大略有十論章惇凶悍輕佻無大臣體皆罷去初神宗更新學制有司立為約束過於煩密摯上疏曰學校為育材首善之地教化所從出非行法之所雖群居象聚帥而齊之不可無法亦有禮義存焉治天下

者過人以君子長者之道則下必有君子長者之行而應乎上若以小人犬彘遇之彼將以小人犬彘自為而况以此行於學校之間乎願罷其制又請雜用經義詩賦取士復賢良方正科罷常平免役引朱光庭王巖叟為言官執憲數月百僚敬憚特人以比包拯呂誨元祐元年擢御史中丞連進尚書左丞中書侍郎遷門下侍郎摯與同列奏事論人才摯曰性忠實而才識有餘上也才識不逮而忠實有餘次也有才而難保可藉以集事又其次也懷邪觀望隨時勢改變此小人也終不可用六年拜尚書右僕射摯性峭謹燭機輒發不為利怵

宋史新編卷百五

八

威誘子弟親戚入官皆令赴銓部以格調選未嘗以干朝廷與呂大防同位國家大事多決於大防惟進退士大夫實執其柄然持心少恕勇於去惡竟為朋讒奇中先是邢恕謫官永州摯故與恕善嘗書有第往以俟休復之語鄭雍楊畏方交章擊摯遂箋釋其語上之曰休復語出周易俟他日太皇太后復子明辟也又章惇諸子故與摯之子游摯亦間與之接雍畏謂為牢籠之計以冀後福以觀文殿學士罷知鄆州七年徙大名又為雍等所過徙知青州紹聖初來之邵周秩論摯變法集地罪再貶光祿卿分司南京蘄州居住將行語諸子曰

上用章惇吾且得罪若惇顧國事不遷怒百姓但責吾曹死無所恨正慮意在報復法令益峻奈天下何憂形於色無一言及遷謫四年陷邢恕之謗貶鼎州團練副使新州安置惟一子從數月以疾卒年六十八摯嘗論列文及甫又論其父彥博不可為三省長官故止為平章重事彥博既致仕及甫自權侍郎以脩撰補外母喪將除摯與呂大防猶當國恐不得京官抵書邢恕曰當塗猜怨於鷹揚者益深其徒實繁司馬昭之心路人所知也濟之以粉昆必欲以眇躬為甘心快意之地可為寒心粉昆者世以駙馬都尉為粉侯韓嘉彥尚主以兄

宋史新編卷百四

九

忠彥為粉昆也恕以書示蔡碩蔡渭渭上書訟摯及大防等丁餘人陷其父確謀危宗社引及甫書為證時章惇蔡下誣造元祐諸人事不已因是欲殺摯及梁燾王巖叟等以為摯有廢立謀遂起同文館獄用蔡京安惇蹇序臣雜治及甫託其亡父言以眇躬指上以昭比摯粉謂土巖叟面白如粉昆謂梁燾字况之况猶兄也又問實狀但云疑其事勢如此會摯卒京奏不及考驗遂免其子官與家屬徙英州凡三年死於瘴者十人徽宗立詔反其家屬得歸葬遂賤及甫并渭於嶺外復摯中大夫蔡京為相降朝散大夫後又復觀文殿大學士太

中大夫紹興初贈少師諡忠肅摯嗜書自幼至老未嘗釋卷家藏書多自讎校少好禮學晚好春秋其教子孫先行實後文藝每曰士當以器識為先一號為文人無足觀矣子歧能為文章遭黨事為官拓落家居避禍以壽終

蘇頌字子容南安人父紳葬丹陽因家焉第進士歷知江寧縣調南京留守推官留守歐陽脩委以政曰子容處事精審脩不復省矣皇祐五年召試館閣校勘同知太常禮院遷集賢校理富弼與韓琦為相同表其廉退以知潁州通判趙至忠本邊徼降者頌待之以禮至忠

宋史新編卷百四

十

感泣曰身雖夷人然見義則服平生誠服者唯公與韓魏公耳歷擢知制誥知通進銀臺司知審刑院時知金州張仲宣坐枉法贓罪至死法官援例杖脊黥配海島頌對神宗曰古者刑不上大夫仲宣官五品雖其人無可矜所重者汗辱衣冠耳乃免杖黥流海外遂為定法大臣薦秀州判官李定權除監察御史裏行宋敏求知制誥封還詞頭復下頌當制頌奏隳紊法制未敢具草次至李大臨亦封還於是並落知制誥歸工部郎中班歲餘知婺州方沂桐廬江水暴迅舟橫欲覆母在舟中幾溺矣頌哀號赴水救之舟忽自正母甫及岸舟乃覆

人以爲純孝所感徙亳州加集賢院學士知樞天府凡更三赦大臨還侍從頌纔授祕書監知通進銀臺司吳越饑選知杭州及脩兩朝正史轉右諫議大夫使契丹遇久至其國曆後宋曆一日北人問孰爲是頌曰曆家筭術小異遲速不同如亥時節氣交猶是今夕若踰數刻則屬子時爲明口矣或先或後各從其曆可也北人以爲然使還以奏神宗嘉曰卿所對殊善因問其山川人情向背對曰彼講和日久頗竊中國典章禮義以維持其政上下相安未有離貳之意昔漢武帝自謂高皇帝遺朕平城之憂雖久勤征討而匈奴終不服至宣帝

宋史新編卷百四

十一

呼韓單于稽首稱藩唐自中葉以後河湟陷于吐蕃憲宗每讀貞觀政要慨然有收復意至宣宗時乃以三關七州歸于有司由此觀之外國之叛服不常不繫中國之盛衰也頌意蓋有所諷神宗然之元豐初權知開封府有獄連祥符令李純頌置不治御史舒亶糾其故縱貶祕書監知濠州後又被譖在開封時寬國子博士陳世儒夫婦重獄逮御史臺神宗察非頌罪猶坐世獄情罷郡未幾知河陽改知滄州入辭帝曰朕知卿久然每欲用輒爲事奪命也夫卿直道久而自明頌頓首謝召判尚書吏部兼詳定官制因陞對神宗謂頌曰契丹通

好八十餘年盟誓聘使禮幣儀式欲有所考據非卿不能早成此書耳書成帝讀序引喜曰正類序卦之文賜名魯衛信錄除吏部侍郎遷光祿大夫元祐初遷至吏部尚書兼侍讀奏謂人主聰明不可有所嚮有則偏偏則爲患大矣今守成之際應之以無心則無不治每進讀至弭兵息民必援引古今以動人主之意既又請別製渾儀因命頌提舉頌既遂於律曆以吏部令史韓公廉曉筭術有巧思奏用之授以古法前此未有也遷翰林學士承旨五年擢尚書左丞七年拜右僕射兼中書門下侍郎賈易除知蘇州頌言易在御史名敢言既爲

宋史新編卷百四

十一

監司矣今因赦令反下遷爲州不可爭論未決諫官楊畏來之邵謂稽留詔命頌遂上章辭位罷爲觀文殿大學士集禧觀使繼出知揚州徙河南辭不行告老以中太一宮使居京口紹聖四年拜太子少師致仕方頌執政時見哲宗年幼諸臣太紛紜常曰君長誰任其咎每大臣奏事但取決宣仁后哲宗有言或無對者惟頌奏宣仁后必再稟哲宗有宣諭必告諸臣以聽聖語及貶元祐故臣御史周秩劾頌哲宗曰頌知君臣之義無輕議此老微宗立進太子太保爵累趙郡公卒年八十二贈司空頌器局闊遠不與人校短長以禮法自持雖貴

奉養如寒士自經史九流百家之說至於圖緯律呂星官算法山經本草無所不通尤明典故嘗議貢舉欲先行實而後文藝庶幾復鄉貢里選之遺範論者韙之

范純仁字堯夫以父任為太常寺太祝登進士第調知武進縣以遠親不赴易長葛又辭時胡瑗孫復石介李觀皆在仲淹門純仁從之游講肄至夜分不寢置燈帳中帳頂如墨父沒始出仕以著作佐郎知襄城縣諭民植桑有罪情輕者視所植多寡除其罰民號著作林歷江東轉運判官召為殿中侍御史遷侍御史會議濮王典禮純仁言宜如玉珪等議繼與御史呂誨等更論奏

宋史新編卷五十四

十三

不聽純仁還所授告敕家居待罪既而皇太后手書尊王為皇夫人為后純仁言陛下以長君臨御奈何使命出房闈恐異日為權臣矯託之地尋詔罷追尊起純仁就職純仁請出不已遂通判安州改知蘄州歷京西提點刑獄京西陝西轉運副使召還神宗以陝西城郭兵食為問純仁勸帝且無留意邊功若邊臣觀望將為他日意外患拜兵部員外郎兼起居舍人同知諫院奏言王安石變祖宗法度倍克財利民心不寧書曰怨豈在明不見是圖願陛下圖不見之怨帝曰何謂不見之怨對曰杜牧所謂天下之人不敢言而敢怒是也帝曰卿

善論事宜為朕條古今治亂可為監戒者乃作尚書解以進加直集賢院同脩起居注帝切於求治多延見疎逃小臣咨訪純仁言小人知小忘大貪近昧遠其言不可不察又論安石欲求近功忘其舊學尚法令則稱商鞅言財利則背孟軻鄙老成為因循棄公論為流俗異已者為不肖合意者為賢人宜速還言者而退安石答中外之望不聽遂求罷諫職改判國子監去意愈確執政遣人諭留已擬知制誥矣純仁曰此言何為至於我哉言不用萬鍾非所顧也凡所上章語多激切帝悉不付外純仁錄申中書安石乞加重貶帝不從命知河中

宋史新編卷五十四

十四

府徙成都路轉運使純仁戒州縣未得遽行新法安石怒左遷知和州徙邢州未至加直龍圖閣知慶州過闕入對帝曰卿父在慶著威名今可謂世職卿隨父既久兵法必精邊事必熟純仁揣帝有功名心即對曰臣儒家未嘗學兵先臣守邊時臣尚幼不復記憶且今日事勢宜有不同陛下使臣繕治城壘愛養百姓不敢辭若開拓侵壤願別謀帥臣帝曰卿之才何所不能顧不肯為朕悉心爾遂行環州種古執熟羌為盜流南方過慶呼冤純仁以屬吏非盜也古避罪謫詔御史治于寧州純仁就逮民萬數遮馬涕泗不得行至有自投于河

者欲成古以誣謫亦加純仁以他過黜知信陽軍移齊州丐罷提舉西京留司御史臺復知河中哲宗立復直龍圖閣知慶州召爲右諫議大夫以親嫌辭改天章閣待制兼侍講除給事中時宣仁后垂簾司馬光爲政將盡改熙豐法度純仁謂光去其泰甚者可也差役一事尤當熟講而緩行不然滋爲民病願公虛心以延衆論不必謀自己出光持之益堅純仁曰是使人不得言爾若欲媚公以爲容悅何如少年合安石以速富貴哉元祐初進吏部尚書數日同知樞密院事三年拜尚書右僕射兼中書侍郎純仁在位務以博大開上意忠篤華

宋史新編卷五十四

五

士風章惇得罪去朝廷以其父老欲畀便郡既而中止純仁請置往咎而念其私情鄧綰帥淮東言者斥之不已純仁言臣嘗爲綰誣奏坐黜今日所陳非爲綰也綰既左降不宜錄人之過太深宣仁后嘉納因下詔前日希合附會之人一無所問王覲言事忤旨純仁慮朋黨將熾與文彥博呂公著辨於簾前未解純仁曰朝臣本無黨但善惡邪正各以類分彥博公著皆累朝舊人豈容雷同罔上昔先臣與韓琦富弼同慶曆柄任各舉所知當時飛語指爲朋黨三人相繼補外造謗者公相慶曰一網打盡此事未遠願陛下戒之因極言前世朋黨

宋史新編 卷一一四

之禍并錄歐陽脩朋黨論以進知漢陽軍吳處厚上蔡確車蓋亭詩以爲謗訕廷議欲寘典憲唯純仁與左丞王存以爲不可爭之未定問太師文彥博欲貶於嶺嶠純仁謂左相呂大防曰此路自乾興以來荆棘近七十年吾輩開之恐自不免大防遂不敢言及確新州命下純仁於宣仁后簾前言聖朝宜務寬厚不可以語言文字曖昧不明之過誅竄大臣今舉動宜與將來爲法此事其不可開端也且以重刑除惡如以猛藥治病其過也不能無損焉又與王存諫於哲宗退而上疏確卒貶新州大防奏確黨人甚盛不可不問純仁面諫朋黨難

宋史新編卷五十四

六

辨恐誤及善人退復上疏論之司諫吳安詩正言劉安世文章擊純仁黨確純仁亦力求能明年以觀文殿學士知穎昌府歷拜右僕射因入謝宣仁后曰或謂卿必先引用王覲彭汝礪卿宜與呂大防一心對曰此二人實有士望臣終不敢保位蔽賢宣仁后寢疾召純仁曰卿父仲淹可謂忠臣在明肅垂簾時唯勸明肅盡母道明肅上賓唯勸仁宗盡子道卿當似之純仁泣曰敢不盡忠宣仁后崩哲宗親政所用二三大臣皆從中出侍從臺諫官亦多不由進擬純仁言陛下初親政四方拭目以觀天下治亂實本於此舜舉皋陶湯舉伊尹不仁

一一九

者遠縱未能如古人亦須極天下之選又群小力排宣
仁后垂簾時事純仁奏曰太皇保佑聖躬功烈誠心幽
明共監議者不恤國事一何薄哉遂以仁宗禁言明請
垂簾事詔書上之李清臣殿試策問為紹述之說蘇轍
奏辨引漢昭變法事哲宗震怒曰安得以漢武比先帝
轍下殿待罪衆不敢仰視純仁從容言武帝雄才大略
史無貶辭轍殆非謗也且進退大臣不當如訶叱奴僕
右丞鄧潤甫越次曰先帝法度為司馬光蘇轍壞盡純
仁曰不然法本無弊弊則當改帝為少霽轍平日與純
仁多異至是乃服謝曰公佛地位中人也純仁凡薦引

先皇新編卷五十四

七

人材必以天下公議其人不知自純仁所出或曰為宰
相豈可不牢籠天下士使知出於門下純仁曰但朝廷
進用不失正人何必知出於我邪帝既召相章惇純仁
堅請去遂以觀文殿大學士加右正議大夫知穎昌府
徙河南府又徙陳州呂大防等竄嶺表會明堂肆赦章
惇先期阻其事純仁聞而憂憤上疏為申理且曰臣曾
被大防等排斥陛下所親見臣之激切蓋仰報聖德耳
惇不悅詆為同罪落職知隨州明年又貶武安軍節度
副使永州安置時疾失明聞命怡然就道或謂近名純
仁曰七十之年兩目俱喪萬里之行豈其欲哉但區區

之愛君有懷不盡若避好名之嫌則無為善之路矣聞
諸子怨惇純仁必怒止之江行起敗所舟覆扶純仁出
衣盡濕顧諸子曰此豈章惇為之哉韓維責均州其子
訴維執政日與司馬光不合得免行純仁之子欲以役
法與光異議為請純仁曰吾用君實薦以至宰相昔同
朝論事則可汝輩以為今日之言則不可有愧心而生
者不若無愧心而死其子乃止居三年徽宗即位即日
授光祿卿分司南京鄧州居住遣中使至永賜茶藥諭
意虛相位以待不數月連除觀文殿大學士中太一宮
使賜以優詔又遣中使賜茶藥促入覲純仁乞歸許養

先皇新編卷五十四

六

疾帝不得已許之因遣上醫視疾復從所請賜章服酬
醫疾革口占遺表以宣仁后誣謗未明為恨疆場未解
嚴為憂凡八事卒年七十五詔厚賻官給其葬贈開府
儀同三司謚忠宣御書碑額曰世濟忠直之碑純仁夷
易寬簡不以聲色加人誼之所在則挺然不少屈自為
布衣至宰相廉儉如一在洛與司馬光諸賢為直率會
晚粟一飯酒數行而已所得奉賜皆以廣義莊前後任
子恩多先疎族種古之獄不少芥蒂且念先世契誼薦
擢之嘗曰吾平生所學得之忠恕二字一生用不盡每
戒子弟曰苟能以責人之心責已恕已之心恕人不患

明南京戶部主事莆田柯維騏著

王存

孫固

趙瞻

傅堯俞

不至聖賢地位也又戒曰六經聖人之事也知一字則行一字要須造次顛沛必於是則所謂有為者亦若是爾親族有請教者純仁曰惟儉可以助廉惟恕可以成德有文集五十卷行于世子正平正思

正平字子夷有學行父卒詔特增恩澤正平推與幼弟紹聖中為開封尉與蔡京有隙及當國乃言正平矯撰父遺表又言李之儀所述純仁行狀妄載二聖虛佇之意遂逮御史獄捶楚甚苦驗皆實獄遂解正平羈管象州之儀羈管大平州正平家屬死者十餘人會赦得歸穎昌唐君益為守取所賜碑額表所居為忠直坊二子

宋史新編卷一百四

九

竟撤去之正平晚益工詩著荀里退居編以壽終

論曰呂大防劉摯蘇頌范純仁咸先朝宿德負忠直之望元祐相繼秉政殆不媿溫公申公矣然調停回河西邊之議蘇轍於呂劉弗滿焉故曰知者千慮必有一失二人竝為姦邪所構死於竄豈不冤哉純仁雖不能如頌之無咎然皆被眷徽宗以壽終牖下何四賢之禍福若是殊也申包胥曰人眾勝天天定勝人係於所遭焉耳

宋史新編卷一百十五

王存字正仲丹陽人年十二辭親從師于江西五年始歸登進士第由簿令歷館閣校勘集賢校理史館檢討知太常禮院存故與王安石厚安石執政論事多不合在三館歷年不少貶以干進累上書陳時政因及大臣無所附麗皆時人難言者元豐初神宗察其忠實無黨累擢右正言知制誥同脩國史兼判太常寺論熙寧以不群臣緣論事得罪或詐誤被斥者宜隨材召擢語合上意收拔者甚衆又言赦令出上恩而議法治獄者乞不以赦降原減官司禁謁本防請託而弔死問疾一切杜絕皆非便執政不悅五年遷至兵部尚書轉戶部元祐初連遷尚書左右丞蔡確以詩怨訕存與范純仁欲薄其罪確再貶新州存亦為確罷知蔡州蓋存初轉兵部確力也人善其能損怨云又知揚州進至資政叅事士召為吏部尚書時朋黨之論寢熾存為哲宗言慶曆中或指韓琦富弼范仲淹歐陽脩為黨賴仁宗聖明不為所惑今日果有進此說者願陛下察之由是復與任事者共除知大名府改知杭州紹聖初請老提舉崇寧

觀遷右正議大夫致仕舊制當得東宮保傅議者指存
嘗議還西夏侵地故殺其恩典既而降通議大夫卒年
七十九贈左銀青光祿大夫存性寬厚平居恂恂不為
詭激之行至其所守確不可奪司馬光嘗曰竝馳萬馬
中能駐足者其王存乎

孫固字和父管城人登進士第始仕州縣為宰相韓琦
所知歷官穎王宮侍講穎王為皇太子又為侍讀即位
擢天章閣待制知通進銀臺司種諤取綏州固上言兵
凶器也動不可妄動將有悔大臣惡其說出知澶州
還復領銀臺封駁兼侍讀判少府監神宗問王安石可

宋史新編卷五十五

二

相石對曰安石文行甚高處侍從獻納之職可矣宰相
自有其度安石狷狹少容必欲求賢相呂公著司馬光
韓維其人也凡四問皆以此對及安石當國更法度固
數議事不合又極陳青苗匪便時議尊僖祖為始祖固
議曰漢高以得天下與商周異故太上皇不得為始封
光武中興不敢祖春陵而祖高帝宋有天下傳之萬世
太祖功也請以為始祖而別為僖祖立廟禘祫之日奉
祀主東向以伸其尊韓琦是其議而安石主僖祖語在
禮志出知真定府又知開封府進至樞密直學上元豐
初同知樞密院事諫者告夏人幽其主帝欲西討固數

言舉兵易解禍難必不得已請整其罪薄伐之分裂其
地使其酋長自守馬帝笑曰此真鄙生之說爾其後師
果無功帝曰朕始以孫固言為迂今悔無及矣改太中
大夫樞密副使進知院事以疾避位拜觀文殿學士知
河陽尋奉祠哲宗立歷拜門下侍郎復知樞密院事累
官右光祿大夫卒年七十五贈開府儀同三司謚溫靖
固宅心誠粹不喜矯亢與人居久而益信故更歷夷險
不為人所疾嘗嘗曰人當以聖賢為師一節之士不足
學也又曰以愛親之心愛其君則無不盡矣傅堯俞銘
其墓曰司馬公之清節孫公之淳德蓋所謂不言而信

宋史新編卷五十五

三

者也世以為確論紹聖時奪遺澤元符列黨籍徽宗以
固嘗為神宗宮僚特出籍悉還所奪
趙瞻字大觀永城人父剛太子賓客徙鳳翔之藍屋瞻
登進士第初歷州縣有惠政治平初自都官員外郎除
侍御史上疏曰英斷獨化人主至權也審至權者當主
以天下之大公揆以天下之正論如是而後權可一也
英宗稱善時議追崇濮王瞻引漢師丹董宏事力爭會
使契丹及還聞呂誨等以誦濮議罷乞與同貶不報趣
入對英宗曰卿欲就龍逢比干之名孰若効伊尹傳說
哉瞻言臣不敢奉詔使朝廷有同罪異罰之議遂通判

汾州神宗即位累遷開封府判官神宗問卿知青苗法便乎對曰青苗法唐行於季世擾攘中措民財誠便今欲為長久計愛養百姓誠不便初王安石欲瞻助已使其黨餌以知雜御史瞻不應由是出為陝西轉運副使改永興軍轉運使以親老請知同州歷知滄州哲宗立擢至樞密直學士同知院事初元豐中河決小吳北注界河東入于海神宗詔東流故道淤高理不可回其勿復塞乃開大吳以護北都至是都水王令圖請還河故道瞻固爭之卒罷役如瞻議瞻又奏廢渠陽軍紆荆湖之力乞詔諭西夏使歸永樂遺民夏人聽命卒年七十

宋史新編卷五十五

二太皇太后語輔臣曰惜哉忠厚君子也車駕親臨贈銀青光祿大夫諡懿簡紹聖中追奪所贈官列十黨籍瞻著春秋論二十卷史記牴牾論五卷唐春秋五十卷奏議十卷文集二十卷西山別錄一卷

傅堯俞字欽之濟源人十歲能為文未冠登第石介每過之未嘗不在介曰少年不以遊戲為娛何也堯俞曰性不喜雜雜介奇之歷知新息縣累遷太常博士嘉祐末為監察御史仁宗春秋高堯俞請建儲以慰天下望及英宗為皇子有司闕供餽堯俞言非所以隆親親重國本也於是詔供具甚厚英宗即位轉殿中侍御史遷

起居舍人內侍任守忠讒間兩宮堯俞諫皇太后曰天之可信者無大於以天下與人亦無大於受天下以公况皇帝以明睿之資貫通古今而受人之天下乎如誅竄讒人則慈孝之聲並隆矣於是皇太后還政遂守忠堯俞言於帝曰皇太后給事左右之人宜頗錄勤勞少加恩惠上慰母后下安反側遷右司諫同知諫院帝眷遇堯俞嘗問曰多士盈庭孰忠孰邪堯俞曰大忠大佞固不可移中人之性繫上所化帝納其言大臣議濮王稱皇考堯俞與侍御史呂誨抗論凡十餘疏遂易考稱親堯俞又言親非父母而何夫恩義存亡一也先帝

宋史新編卷五十五

既以陛下為子當是時設濮王尚無恙陛下得以父名之乎又因水災言簡宗廟則水不潤下今以濮王為皇考於仁宗之廟簡孰甚焉俄命堯俞與趙瞻使契丹比還呂誨等皆以諫濮議罷堯俞請同貶遂出知和州神宗即位徙知廬州熙寧三年至京師王安石素與之善方行新法謂之曰舉朝紛紛俟君來又矣將以待制諫院處君堯俞曰新法世以為不便誠如是當極論之平生未嘗好欺敢以為告安石慍之但授直昭文館權鹽鐵副使俄出為河北轉運便改知江寧府徙許州河陽徐州再歲六移官困於道路知不為時所容請祠先

徐人告有談天文休咎者堯俞坐不節捕刑官職稍起
監黎陽縣倉草場郡掾行縣堯俞從衆出迎盡禮守爲
遣他吏代主出納堯俞不可曰居其官安得曠其職凡
十年哲宗立自知明州召入連擢御史中丞奏言人才
有能有不能如使臣補闕拾遺以輔盛德明善改失以
平庶政舉直措枉以正大臣臣雖不才敢不盡力若使
窺人陰私扶人細故則非臣所能亦非臣之志也御史
張舜民以言事罷堯俞請留不聽遂以龍圖閣待制知
陳州未幾復舊職前宰相蔡確坐詩誹謗貶新州宰執
侍從以下罷者七八人御史府爲之一空堯俞曰確之

宋史新編卷五十五

六

黨其尤者固宜逐餘可一切置之且言以陛下盛德乃
於此不能平願聽之如蚊蟲過耳無使有纖微之忤以
奸太和之氣事至以無心應之聖人所以養至誠而御
遐福也進吏部尚書兼侍讀元祐四年拜中書侍郎六
年卒年六十八哲宗與太皇太后哭臨之太皇太后語
輔臣曰傅侍郎清直一節終始不變金玉君子也方倚
以相遽至是乎贈銀青光祿大夫諡獻簡坐元祐黨奪
贈諡後黨錮解下詔褒贈錄其子堯俞厚重言寡不設
城府人自不忍欺論事君前略無回隱退與人言不復
有矜異色司馬光嘗謂邵雍曰清直勇之德人所難兼

吾於欽之見焉雍曰欽之清而不耀直而不激勇而能
溫是爲難爾從孫察見忠義傳

論曰方士安石得君當國平生交遊誰無希望王存係
固趙瞻傅堯俞寧輟舊好終不肯依阿受其誘餌及與
政多獻替然一切持平無或矯激至謂蔡確不宜深罪
與范純仁彭汝礪所見皆同何主議者弗之諒也羅仲
素有言士之立朝要以正直忠厚爲本存等得之矣

梁燾 王巖叟 鄭維 孫永

梁燾字况之須城人以父舊任爲太廟齋郎舉進士中
第歷集賢校理通判明州檢詳樞密五房文字元豐時

宋史新編卷五十五

七

又早上書論時政曰青苗之錢未及償而責以免役免
役之錢未暇入而重以淤田淤田方下而復有方田方
田未息而迫以保甲其爲害之實雖有言者而上下相
蒙竟成就其事臣謂天下之患不患禍亂之不可去患
朋黨蔽蒙之俗成使上不得聞所當聞故政日以敝而
禍亂卒至也內侍王中正將兵千賞不以法燾爭之不
得請外知宣州未幾提點京西刑獄哲宗立召遷太常
少卿右諫議大夫文彥博議遣劉奉世使夏國御史張
舜民論其不當遣被黜燾力爭之時同論者傅堯俞王
巖叟朱光庭王觀孫升韓川七人悉召至都堂敷論以

事當權其輕重故不惜一新進御史以慰老臣。燾又言御史者天子之法官不可以大臣鞅鞅斥去。章十上不聽。燾又面責給事中張問不能駁還。民制命為大職。坐詎同列出為集賢殿脩撰。知潞州辭曰臣以罪冒美職守劇郡如此則朝廷命令不能明辨曲直以好惡示天下矣。不報。明年以左諫議大夫召上書言帝富於春秋未專宸斷。太皇保佑制政。簾帷姦人易為欺蔽。願正綱紀明法度。采用忠言講求仁術。兩宮嘉納焉。前宰相蔡確作詩怨謗。燾與劉安世交攻之。乃竄確新州。鄧潤甫除吏部尚書。燾為御史中丞。論潤甫柔佞不立巧為

宋史新編卷五十五

進取不聽。元祐七年自翰林學士連拜尚書左丞。蔡京帥蜀。燾言京輕險貪。復不可用。又與同列議夏國地界不合。遂丐去為資政殿學士。同醴泉觀使。故事非宰相不除。使遂置。同使以寵之力辭。改知穎昌府。紹聖元年知鄆州。朋黨論起。哲宗曰梁燾開陳排擊。蓋出公議。朕不記之。以故最後責。竟以司馬光黨黜。知鄂州。連貶雷州。別駕化州。安置。卒年六十四。燾自立朝。以汲引人物為意在鄂。作薦士錄。具載姓名。客或見其書曰公所植桃李。乘時而發。但不向人開耳。燾笑曰燾出入侍從。至位執政八年之間。所薦不得盡用。負恨多矣。其好賢

樂善如此

去嚴叟字彥霖。清平八。仁宗初置明經科。嚴叟十八鄉舉。省試廷對。告第一。調樂城簿。涇州推官。甫兩月。聞弟喪。棄官歸。養。熙寧中韓琦留守北京。辟為屬。韓絳代琦。復欲留用。嚴叟謝曰。嚴叟魏公之客。不願出他門。士君子稱之。後知定州安喜縣。有法吏罷居鄉里。導以為訟。嚴叟捕撻於市。眾皆竦然。守呂公著歎為古良吏。有詔近臣舉御史。舉者意屬嚴叟而未及。識或謂可。一往見嚴叟。笑曰。是所謂呈身御史也。卒不見。哲宗即位。劉摯薦為監察御史。入臺之明日。即上書論社稷安危之計。

宋史新編卷五十五

九

在從諫用賢。不可以小利失民心。又極陳時事。謂不絕害本。百姓無由樂生。不屏群邪。太平終是難致。李定不持所生。毋服嚴叟論。其不孝。定遂分司宰相。蔡確以定策。自居嚴叟言。確貪天自伐。章惇不忠之罪。蓋與確等於是。二人相繼斥遷。左司諫兼權給事中。時並命執政。其間有不協。時望者嚴叟。即繳錄黃上疏。諫既而命不由門下省。以出。又疏曰。臣為諫官。既當言承乏。給事又當較非。臣好為高論。喜忤大臣。恐命今斜出。尤損紀綱。疏凡八上。命竟寢。又言省吏月饗厚奉。歲累優秩。而朝廷每舉一事。輒計功論賞。不知平日祿賜將焉用之。姑

息相承流弊已極望飭勵大臣事為之制即詔裁抑僥倖定為十七條選侍御史坐張舜民事政起居舍人小拜以直集賢院知齊州明年復以起居舍人召嘗侍選英講進讀寶訓至節費嚴叟曰須每事以節儉為意則國用自饒讀仁宗知人事嚴叟曰人主常欲虚心平意無所偏係則是非邪正自然可見司馬康講洪範至又用三德哲宗曰止此三德焉更有德蓋哲宗自臨御淵默不言嚴叟喜聞之因欲風諫退而上疏曰三者足以盡天下之要在陛下力行何如耳嚴叟曰侍講奏曰聖賢之學須在積累積累之要在專與勤屏絕它好始可

宋史新編卷五十五

謂之專久而不倦始可謂之勤進權吏部侍郎天章閣待制樞密都承旨質孤勝如二堡漢趙充國留屯之所自元祐講和在蘭州界內夏力爭之延帥欲以二堡與夏蘇轍主其議嚴叟曰形勢之地豈可輕棄乃止夏人侵定西之東通遠之北壞七厓峴堡掠居人轉侵涇原及河外鄜州朝議或欲以七峴經毀之地皆以與夏嚴叟力言不可定遠遂城皆嚴叟之力拜中書舍人復為樞密都承旨權知開封府元祐六年拜樞密直學士簽書院事言於哲宗曰陛下今日聖學當深辨邪正或聞有以君子小人參用之說告陛下者此乃深誤陛下

也上清儲祥宮成將拜赦嚴叟曰昔天禧中祥源成治平中醴泉成皆未嘗赦古人有垂死諫無赦者此可見赦無益於聖治也哲宗選后既定嚴叟曰聖人言正家而大下定當慎之於始太皇太后以是語哲宗者再嚴叟又取歷代后事可為法者類為中宮懿範上之宰相劉摯右承蘇轍以人言求避位嚴叟曰元祐之初排斥姦邪緝熙聖治摯以救之功居多願深察讒毀重惜腹心無輕其去就後摯為御史鄭雍所擊嚴叟連上疏論救摯去位御史遂指為黨罷為端明殿學士知鄭州言者猶未厭太皇太后曰嚴叟有大功今日之命出不

宋史新編卷五十五

獲已耳明年徙河陽數月卒年五十一贈左正議大夫紹聖初追貶雷州別駕司馬光嘗以嚴叟進諫無隱稱之曰吾寒心栗齒憂在不測公處之自如至于再三或累十數章必行其言而後已有易詩春秋傳行于世鄭雍字公肅襄邑人進士甲科調兗州推官歷擢起居郎進中書舍人鄧潤甫除翰林承旨雍當制制未出言者交章攻之換侍讀學士雍言二職皆天下精選以潤甫之過薄不當革前命以為姦邪不當在經幄今中外咸謂朝廷姑以是塞言者如此則邪正何由可辨善惡何由可明若每事必待人言是賞罰之柄不得已而行

非所以示信天下之道淵甫仍為承旨使契丹還徙右
諫議大夫侍御史賈易活激自喜中丞趙彥若懦不自
立雍弁論之遂罷易左轉彥若以雍為中丞初那瑟以
書抵宰相劉摯雍與楊畏釋其語論摯威福自恣又論
王巖叟朱光庭梁燾等三十人皆為摯黨及摯出知鄆
州光庭方為給事中繳還摯麻詞巖叟燾力救之哲宗
以先入之言不納事詳摯傳拜尚書右丞改左丞雍在
政地哲宗稱其事上有禮紹聖初治元祐衆臣雍頓首
自列諭使勿去二年始以資政殿學士知陳州徙北京
留守初章惇以白帖貶謫元祐臣僚安燾爭論不已帝

宋史新編卷百五

十一

疑之雍謂惇曰王安石作相常用白帖行事惇大喜取
案牘懷之以白帝遂其姦雍雖以此結惇然卒罷政坐
元祐黨奪職知鄭州數日改成都府元符初提舉崇福
宮歸未至卒政和中復資政殿學士

孫永字曼叔長社人祖冲蔭將作監主簿登進士第自
縣令擢為諸王府侍讀神宗為皇太子進舍人即位累
擢龍圖閣直學士知秦州王韶建取熙河策永以生事
折之新築劉家堡失利衆請戮偏裨以塞責永曰尤人
以自免於我安乎竟用是降天章閣待制知和州後以
詳定編敕知審官東院召還神宗問青苗助役便否對

曰法誠善然疆民出息輸錢代徭不能無重斂之患議
復肉刑永奏曰漢文帝所不忍陛下忍之乎不果行復
學士知瀛州進樞密直學士知開封府時行市易抵當
法神宗詔永及韓維究實御史張琥劾永棄同即異罷
予祠元豐中判軍器監出知太原入判將作進端明殿
學士病不能朝神宗虛樞密以待辭去益力乃予祠踰
年起知陳州徙穎昌哲宗召拜工部尚書徙吏部又屬
疾改資政殿學士兼侍讀提舉中太一宮未拜卒年六
十八贈銀青光祿大夫謚惠簡永外和內勁論議常持
平事或惇于理雖逼以勢亦不為屈未嘗以矯亢形于

宋史新編卷百五

十一

色辭與人交終身無怨仇范純仁蘇頌稱為國器云
論曰山有猛獸則群妖伏國有直臣則百寮肅梁燾工
巖叟之在朝不其然耶第蔡確新州之貶啓紹聖之報
復議者尤其已甚孫永不激不阿為堯夫子容所稱許
將其器量有相符乎鄭雍晚易所守任情攻擊及章惇
得政復與為黨以陷元祐諸賢鄙夫患失何所不至哉

宋史新編卷一百十六

列傳五十八

明南京戶部主事莆田柯維騏著

許將

鄧潤甫

林希

蔣之奇

陸佃

吳居厚

溫益

許將字冲元閩人舉進士第一簽書昭慶軍判官代還當試館職辭曰起家為官本代耕爾願以守選餘日讀所未見書宰相善其志以通判明州神宗召對得美除又自太常丞超改右正言明日直舍人院又明日判流內銓進知制誥特勅不試契丹以兵二十萬壓代州境遣使請代地歲聘之使不敢行以命將將入對謂北人

宋史新編卷一百十六

萬一言及代州事何以答之遂命將詣樞密院閱文書及至蕭禧館客果以代州為問神宗善之歷進翰林學士權知開封府為同進所忌蔡確舒亶陷以罪黜知蘄州明年以龍圖閣待制起知秦州改楊州又改鄆州上元張燧吏籍為盜者繫獄將曰是絕其自新之路也悉縱遣之自是無一人犯法三圖皆空父老嘆曰王沂公後五十年今再見也召為兵部侍郎條奏八事西方用兵神宗遣近侍問兵馬之數將立具上之明日訪樞臣不能對也以龍圖閣直學士知成都府元祐中復為翰林學士遷尚書右丞中旨用王文郁姚兕領軍執政復

議用張利一張守約將始與執政同議復密疏利一不可用言者論其希旨賣友罷知定州移楊州又移大名紹聖初入為吏部尚書拜尚書左丞中書侍郎章惇蔡卞奏發司馬光墓哲宗以問將對曰發墓非盛德事方黨禍作或舉漢唐誅戮故事帝復問將對曰二代固有之但祖宗以來未之有本朝治道所以遠過漢唐者以未嘗輒戮大臣也哲宗皆納之徽宗進門下侍郎累官金紫光祿大夫以復河滸功轉特進凡居政府十年御史中丞朱諤謂將左顧右視見利則回幡然改圖初無定論言者不已降資政殿學士知穎昌移大名加觀文

宋史新編卷一百十六

殿學士奉國軍節度使凡六年數告老召為佑神觀使卒贈開府儀同三司謚文定子份龍圖閣學士鄧潤甫字溫伯建昌人第進士為上饒尉武昌今熙寧中王安石以為編脩中書戶房事神宗覽其文除集賢校理直舍人院改知諫院知制誥同鄧綰張琥治鄭俠獄深致其文入馮京王安國丁諷王堯臣罪擢御史中丞李憲措置熙河邊事潤甫率其屬上書切諫云豈可使國史所書以中人將兵自陛下始不聽又言前代帝王陵寢近議請射耕墾小人營克不顧大體願絀創議之人一切如令從之遷翰林學士因論奏相州獄

爲蔡確所陷落職知撫州移杭州以龍圖閣直學士知
成都府召復翰林學士兼掌皇子閣歲記一時制作獨
倚潤甫焉哲宗立惟潤甫在院一夕草制二十有二進
承旨後爲吏部尚書梁燾論其草蔡確制妄稱定策功
乃以龍圖閣學士知亳州閔歲復以承旨召數月除端
明殿學士禮部尚書請郡得知蔡州移永興軍元祐末
以兵部尚書召紹聖初哲宗親政潤甫首陳武王能廣
文王之聲成王能嗣文武之道以開紹述遂拜尚書左
丞章惇議重謫呂大防劉摯潤甫不以爲然曰俟見上
當力爭無何卒贈開府儀同三司謚安惠

宋史新編卷六

三

林希字子中福州人第進士歷集賢校理同知太常禮
院遣使高麗希聞命懼形於色神宗怒責監杭州樓店
務後復官遷至禮部郎中元祐初歷進中書舍人言者
疏其行誼浮僞不足以玷從列出知蘇州更宣湖潤杭
毫五州加天章閣待制紹聖初進寶文閣直學士知成
都府道闕下會哲宗親政章惇用事嘗曰元祐初司馬
光作相用蘇軾掌制所以能鼓動四方安得斯人而用
之或曰希可惇欲使希典書命惇毒元祐諸臣且許以
爲執政希亦以久不得志將其心焉遂留行復爲中書
舍人哲宗問神宗殿曰宣光前代有此名乎希對曰此

石勒殿名也乃更爲顯承時方推明紹述希皆密豫其
議自司馬光呂公著呂大防劉摯蘇軾轍等數十人之
制皆希爲之詞極醜詆至以老姦擅國陰斥宣仁讀者
無不憤歎一日希草制罷擲筆于地曰壞了名節矣遷
禮部吏部尚書翰林學士權同知樞密院始惇疑曾布
在樞府間已使希爲貳以相伺察希日爲布所誘且怨
惇不引共政遂叛惇會邢恕論希罪惇因并去之罷知
亳州移杭州布不能救也旋以端明殿學士知太原府
徽宗立徙大名朝廷以其詞命醜正之罪奪職知揚州
徙舒州卒贈資政殿學士謚文節第三

宋史新編卷六

四

日第進士歷寧中由著作佐郎主管淮南常平擢太子
中允監察御史裏行居臺五月以論李定事罷守故官
久之復罷去累年乃簽書淮南判官入爲太常博士工
部考功員外郎元祐初拜殿中侍御史甫莅職卽上疏
曰去歲詔求讜言士民爭欲自獻及詳觀詔語約束丁
寧使不得觀望迎合犯令干譽於是人人知戒言將出
而復止初詔乃蔡確章惇造端其詞盡出於惇今二人
旣去其餘黨常懷醜正惡直之心願深留宸慮以析邪
謀遂論呂惠卿鄧綰雖罷揚州猶莅小郡小郡之民奚
罪焉乞投之散地以謝天下又論崔合符賈種民舞文

深酷之罪皆逐之歷右司郎中秘書少監太僕卿終河東轉運使子膚坐元符上書陷黨籍

蔣之奇字穎叔宜興人以蔭得官登進士第中春秋三

傳科至太常博士又舉賢良方正試六論中選及對策

失書問日報罷英宗覽而善之擢監察御史神宗立轉

殿中侍御史上謹始五事曰進忠賢退姦邪納諫諍遠

近習閉女謁初之奇為歐陽脩所厚制科既黜乃詣脩

盛言濮議之善以得御史復懼不為衆所容因劾脩惟

薄事語在脩傳神宗批付中書問狀無實貶監道州酒

稅仍榜朝堂改宣州累擢直龍圖閣江淮荆浙發運使

宋史新編卷五十六

五

元祐初進天章閣待制知潭州言者皆謂之奇小人不

足當斯選改集賢殿脩撰知廣州加寶文閣待制徙河

北都轉運使知瀛州入為戶部侍郎未幾復出知熙州

夏人論和請畫封境之奇揣其非誠心務守備謹斥候

常若敵至終之奇去夏人不敢犯塞紹聖中召為中書

舍人改知開封府進龍圖閣直學士拜翰林學士兼侍

讀元符末鄒浩以言事得罪之奇祈簡別之責守汝州

閏月徙慶州徽宗立復為翰林學士拜同知樞密院明

年知院事崇寧元年除觀文殿學士知杭州以棄河隄

事降中大夫以疾告歸提舉靈仙觀卒後錄其官陳紹

述復其官之奇為部使者十二任六典會府以治辨稱

且喜薦士在閩薦處士陳烈在淮南薦孝子徐積每行

部至必造之特以畔歐陽脩為清議所薄云子壻至侍

從孫興祖用蔭歷官知武陽縣治最畿邑靖康初金兵

來攻力不敵死焉曾孫芾有傳

陸佃字農師山陰人居貧苦學映月讀書熙寧三年應

舉入京適王安石當國以嘗受經造焉安石首問新政

佃曰頗擾民又訪外議佃曰頗以為拒諫安石笑曰邪

說營營顧無足聽佃曰是乃所以致人言也明日安石

召謂之曰吾與呂惠卿議云私家取債亦須一雞半豚

宋史新編卷五十六

六

已遣李承之使淮南質究矣既而承之還詭言便佃說

不行擢甲科歷國子監直講安石以佃不附已專付之

經術不復咨以政神宗問佃大喪襲袞佃考禮以對神

宗悅用為詳定郊廟禮文官每有所議神宗輒曰自王

鄭以來言禮未有如佃者累擢中書舍人給事中哲宗

時去安石之黨事多諱變所從安石卒佃率諸生供佛

哭而祭之識者嘉其無向背遷吏部侍郎以脩撰神宗

實錄徙禮部數與史官范祖禹黃庭堅爭辨大要為安

石晦隱庭堅曰如公言蓋佞史也佃曰盡用君意豈非

謗書乎進權禮部尚書鄭雍論其穿鑿附會改龍圖閣

待制知潁州加直學士又爲韓川朱光庭所議詔止增秩徙知鄧州未幾知江寧府甫至祭安石墓紹聖初治實錄罪坐落職知泰州改海州朝論灼其情復集賢殿脩撰移知蔡州徽宗卽位召爲禮部侍郎上疏曰近時學士大夫相傾競進以善求事爲精神以能許人爲風采以忠厚爲重遲以靜退爲卑弱相師成風莫之或止正而救之實在今日夫善績前人者不必因所爲不者更之善者揚焉元祐紛更是知更之而不知揚之之罪也紹聖稱頌是知揚之而不知更之之過也願咨謀仁賢詢考政事惟其當之爲貴大中之期亦在今日也遂

宋史新編卷五十六

七

命脩哲宗實錄遷吏部尚書拜尚書右丞諫官陳瓘上書曾布怒佃曰若不能容是成其名也佃執政與曾布比而持論多近恕每欲參用元祐人才尤惡奔競嘗曰天下多事須不次用人苟安寧時人之才無大相遠當以資歷序進少緩之則士知自重矣又曰今天下之勢如人大病向愈當以藥餌輔養須其安平苟輕事改作是使之騎射也轉左丞御史論呂希純劉安世復職太驟請加鑄印且欲更懲元祐餘黨佃爲徽宗言不宜窮治乃下詔申諭揭之朝堂讒者用是詆佃名在黨籍恐自及耳遂罷爲中大夫知亳州數月卒年六十一追復

資政殿學士佃著書二百四十二卷於禮家名數之說尤精如埤雅禮象春秋後傳皆傳於世

吳居厚字敦老洪州人第進士歷武安節度推官熙寧奉行新法計勞得大理丞轉補司農屬元豐間提舉河北常平歷京東轉運副使居厚精心計善籠利擢天章閣待制都轉運使當時與利之臣所在成聚居厚最爲倍克劇盜王冲因民不忍欲乘其行部取投諸治居厚聞知間道遁元祐治其罪責成州團練副使安置黃州章惇用事起爲江淮發運使召拜戶部侍郎尚書以龍圖閣學士知開封府坐事罷知和州崇寧初復尹開封

宋史新編卷五十六

八

連進中書門下侍郎以老避位後知樞密院政和中以武寧軍節度使知洪州卒贈開府儀同三司居厚初以聚斂躡侍從又在政地惟以周謹自媚云
溫益字禹弼泉州人第進士歷諸王府記室出知福州徙潭州鄒浩南遷過潭暮投宿村寺益夜逼登舟而去他逐臣在其境內若范純仁劉奉世韓川呂希純呂陶率爲所侵困用事者悅之未及用而徽宗以藩邸恩召遷給事中兼侍讀陳瓘指言其過謂不宜處經帷不報改龍圖閣待制知開封府猶兼侍讀遷吏部尚書建中靖國元年拜尚書右丞鄧洵武獻愛莫助之圖帝初付

曾布布辭改付益益得藉手以為宜相蔡京天下之善士一切指為異論特人惡之布與京爭事帝前辭頗厲益北曰曾布安得無禮帝不樂布由是得罪而京遂為相進益中書侍郎益狡諂傳合蓋天稟然及是乃時有直異京頗憚焉踰年卒子萬石至尚書

論曰自熙豐迄崇寧君子小人迭當國仕於時者當論其心術何如詞學吏治弗與焉許將諫止發冢及誅戮士大夫庶知匡救然見利改圖亦云鄙已鄧潤甫深治詔獄妄表蔡確功又首開紹述之說凶恣類如此迨與國政乃稍持平與章惇異謂可以蓋往愆耶林希草制

宋史新編卷一百一十六

九

忍於醜正士斥宣仁以圖柄用擲筆之嘆豈誠有悔心將之奇素行反覆兼贊紹述其好賢薦士或者假以自文吳居厚以聚斂見黜元祐後為章惇所拔歷通顯擬擬可知溫益侵困遷人已失之刻至於汲用蔡京為社稷蠹是同惡也陸佃出王安石門數有規諷晚雖與曾布比而能不失平恕俾元祐之黨免窮治不優於諸人哉

宋史新編卷一百一十六

宋史新編卷一百一十七

列傳五十九

明南京戶部主事莆田柯維祺著

孫覺

李常

孔文仲

黃廉

鮮于侁

彭汝礪

呂陶

張舜民

龔鼎臣

盛陶

孫覺字莘老高郵人甫冠從胡瑗學登進士第調合肥主簿歲旱州督民捕蝗覺言民方艱食若以米易之是為除害而享利也守悅推其說諸縣嘉祐中進館閣校勘神宗擢至右正言帝將大革積弊覺言革而當其悔乃亡帝稱善嘗從容語及知人之難覺曰堯以知人為難終享其易願觀詩書之所任使無速於小利近功則王道可成矣帝語覺欲用陳升之為樞密而罷邵亢覺退即奏疏如所言帝以為希旨奪官兩級覺連章去云去歲有罰金御史今茲有貶秩諫官未聞罰金貶秩而猶可居位者乃通判越州已而復右正言徙知通州熙寧二年詔知諫院同脩起居注知審官院王安石早與覺善驟引用之將援以為助青苗法行議者謂周官泉府民之貸者至輸息二十而五國事之財用取其焉覺條奏其妄曰成周賒貸特以備民之緩急故以國服為之息然國服之息說者不明鄭康成釋經乃引王莽

宋史新編卷一百一十七

計贏受息無過歲什一爲據不應周公取息重於莽時况載師所任地漆林之征特重所以抑末作也今以農民乏絕將補耕助斂顧比末作而征之可乎聖世宜講求先王之法不當取疑文虛說以圖治安石覽之怒始有逐覺意因請遣覺行視畿縣散常平錢利病覺既受命復疏辭且言陳留不散一錢以此見民實不願望賜寢罷坐及覆出知廣德軍歷知蘇州福州連徙毫揚徐州知應天府入爲太常少卿易秘書少監哲宗卽位兼侍講遷右諫議大夫論宰相蔡確韓縝進不以德進吏部侍郎擢御史中丞數月以疾請罷除龍圖閣學士奉

宋史新編卷五十七

二

祠求舒州靈仙觀以歸卒年六十三覺爲王安石所逐不以介意安石退居鍾山覺枉駕道舊追其死又作文以誄其德量如此紹聖中以元祐黨奪官徽宗卽位復之所著有文集奏議春秋傳弟覽

覽字傳師擢第歷司農主簿舒宣判寺且兼諫院欲引覽自助拒不荅嘗怒用帳籍違事劾之出提舉利州湖南常平改京西轉運判官累擢戶部侍郎與蔡京論役法不合以龍圖閣直學士知太原城葭蘆策勳加樞密直學士覽雖立邊功議論多觸執政屢遭劾歷知河南未與徙成都辭不行降寶文閣待制卒年五十九

李常字公擇建昌人擢第歷宣州觀察推官發運使楊佐將薦改秩常推其友劉琦佐曰世無此風久矣并薦之熙寧初爲祕閣校理王安石與之善以爲三司條例檢詳官改右正言知諫院疏言均輸青苗斂散取息傳會經義人且大駭何異王莽猥析周官片言以流毒天下安石見之遣所親密諭意常不爲止落校理通判滑州歲餘復職知鄂州累徙淮南西路提點刑獄元豐中召遷至禮部侍郎哲宗立進戶部尚書常轉對上七事時役法差免二科未定常謂法無新陳便民者良論無彼已可久者確今使民俱出貲則貧者難辦俱出力則

宋史新編卷五十七

三

富者難堪各從其願則可久爾乃折衷條上之拜御史中丞兼侍讀加龍圖閣直學士諫官劉安世力攻蔡確常疏論以詩罪確非所以厚風俗安世併劾常徙兵部尚書辭不拜出知鄧州徙成都道卒年六十四所著有文集奏議詩傳元祐會計錄常與孫覺齊名俱受知呂公著其論議趣舍大略多同云

孔文仲字經父新喻人舉進士南省擢第一歷台州推官熙寧初翰林學士范鎮薦制舉對策萬言力論理財訓兵之法非是王安石怒啓神宗御批罷歸故官齊談孫固封還御批韓維陳薦孫末皆言不當黜上章不

聽范鎮言之亦不聽蘇頌歎曰方朝廷求賢如飢渴而不見錄豈其論太高而難合邪言太激而取怨邪後為國子直講學者方用王氏經義進取文仲不習其書因改官出通判保德軍哲宗累擢左諫議大夫會日食疏陳五事曰邪說亂正道小人乘君子遠服侮中國斜封奪公論人臣輕國命又論青苗免役首因天下保甲保馬茶鹽之法為遺孽留蠶改中書舍人卒年五十一蘇軾拊其柩曰世方嘉軟熟惡嶸嶸求勁直如吾經父者今無有矣弟武仲平仲並以文聲起江西特號三孔文仲後追貶梅州別駕元符末復之有文集五十卷

宋史新編卷五十七

四

武仲字常父進士甲科歷遷禮部侍郎以寶文閣待制知洪州請從臣為州者杖以下公坐止劾官屬俟獄成聽大理約法以全朝廷體貌之意遂著為令徙宣州坐元祐黨奪職居池州卒年五十七元符末追復之所著詩書論語金華講義內外制雜文共百餘卷

平仲字義父登進士第又應制科用呂公著薦為祕書丞集賢校理紹聖中言者詆其元祐時附會常路譏毀先烈削校理知衡州徙韶州又坐前上書之故責惠州別駕安置英州徽宗立召為戶部金部郎中出提舉永興路刑獄帥鄜延環慶黨論再起罷奉祠卒平仲長史

學工文詞著續世說釋解稗詩戲諸書

黃廉字夷仲洪州人第進士歷州縣或薦之王安石白神宗召訪時務對曰朝廷立法之意則一而四方推奉紛然不同所以法行而民病陛下不盡察也河朔被水河南齊魯旱淮浙飛蝗江南疫癘陛下不盡知也帝即命廉體量振濟東道除司農丞還報合旨擢利州路轉運判官復丞司農為監察御史裏行論愈充結王中正致宰屬并言中正任使太重帝曰人才蓋無類顧駕馭何如耳對曰雖然臣慮漸不可長也河決曹村壞田廬受詔安撫凡所活二十五萬加集賢校理提點河東刑

宋史新編卷五十七

五

獄遼人求代北地廉言分水畫境失中國險固啓豺狼心其後遼人果包取兩不耕地下臨鴈門父老以為恨王中正發西兵潰歸嫁罪於轉餉廉坐貶元祐初累遷起居郎集賢殿脩撰樞密都承旨上官均論其往附蔡確獄改陝西都轉運使拜給事中卒年五十九

鮮于侁字子駿閬州人第進士為江陵右司理參軍慶曆中天下旱詔求言侁條當世之失有四其語剴切唐介與同鄉里稱其名於上官文章論薦侁盛言左參軍李景陽枝江令高汝士之美乞移與之介益以為賢歷通判綿州趙抃使蜀薦於朝未及用從何郯辟簽書永

興軍判官神宗詔求直言侂爲蔡河撥發應詔陳十六事詔近臣舉所知范鎮以侂應選除利州路轉運判官初王安石有重名士大夫期以爲相侂惡其沽激要君語人曰是人若用必壞亂天下至是乃上書論時政曰可爲憂患者一可爲太息者二其他逆治體而召民怨者不可槩舉其意專指安石安石怒毀短之神宗曰侂有文學可用初助役法行詔諸路各定所役緡錢利州轉運使李瑜定四十萬侂爭之曰利州民貧地瘠半此可矣瑜不從各以其事聞神宗是侂議論司農頌以爲式因黜瑜而升侂副使仍兼提舉常平凡居部九年治

宋史新編卷一百一十七

六

所去閩中近姻戚旁午待之無所私各得其歡心蘇軾稱侂上不害法中不廢親下不傷民以爲二難徙京東西路河決澶淵作議河書上之神宗嘉納後兩路合爲一以侂爲轉運使元豐二年召對命知揚州蘇軾自湖州赴獄親朋皆絕道揚侂往見臺吏不許通或謂侂宜亟焚軾所往來書文以避禍侂曰欺君負友吾不忍爲以忠義分譴則所願也爲舉吏所累罷主管西京御史臺哲宗立復以侂使京東司馬光言於朝曰以侂之賢不宜使居外顧齊魯之區凋敝已甚須侂往救之安得如侂百輩布列天下乎士民聞其重臨如見慈父母召

爲太常少卿侍從議神宗廟配享有用王安石吳充者侂曰先朝宰相之賢誰出富弼右乃用弼拜左諫議大夫首言君子小人消長之理甚備又言王安石用事諱人詆訾新政廢制舉科今方搜羅俊賢廓通言路宜復六科之舊又乞罷大理獄許內有諫官相往來減特奏名舉人嚴出官之法復三路義勇以寬保甲罷戎瀘保甲以寬民力事多施行甫三月以疾求去除集賢殿修撰知陳州居無何卒年六十九侂刻意經術孫復與論春秋嘆其迥出時輩所著詩傳易斷范鎮孫甫並稱譽之作詩平澹淵粹尤長於楚辭蘇軾讀九誦謂近屈原

宋史新編卷一百一十七

七

宋玉自以爲不可及也彭汝礪字器資鄱陽人舉進士第一歷彰州軍事推官王安石見其詩義擢至太子中允既而惡之中丞鄧綰將舉爲御史召之不往既上章自列失舉神宗怒逐綰用汝礪爲監察御史裏行首陳十事一正已二任人三守令四理財五養民六振救七興事八變法九青苗十鹽事指擿利害多人所難言又論呂嘉問市易聚斂當罷俞充詔中人王中正至出妻拜之不當檢正中書五房事帝爲罷充詰其語所從汝礪曰如此非所以廣聰明也及中正與李憲主西師汝礪言不當以兵付中人

因及漢唐禍亂之事帝不憚語折之汝礪拱立不動伺
間復言帝為改容元豐初以館閣校勘為江西轉運判
官代還提點京西刑獄元祐初再遷中書舍人賜金紫

論詩賦回河事尤力吳處厚得蔡確詩以為怨謗諫官
交章請治之欲寘之法汝礪曰此羅織之漸也數以白
執政不能救遂上疏論列及確謫命下汝礪封還除目

辨論愈切諫官指為朋黨遂落職知徐州初汝礪在臺
時論呂嘉問聚斂事與確異趣徙外十年後治嘉問宅
欲以不阿執政少奪二官至是又為確得罪人以此益

賢之歷拜吏部侍郎哲宗躬聽斷脩熙寧元豐政事人
宋史新編卷五十七

皆爭獻所聞汝礪獨無建白或問之荅曰在前日則無
敢言於今則人人能言之矣進權吏部尚書言者謂嘗

附會劉摯連降待制知江州數月召為樞密都承旨命
未至卒以告賜其家年五十四汝礪讀書為文志於大

者言動取舍必合於義與人交必盡誠敬少時師事桐
廬倪天隱既死并其母妻葬之且衣食其孤所著易義
詩義詩文凡五十卷弟汝霖汝方

汝霖字巖老第進士以曾布薦歷侍御史執政李清臣
與布異布先諷江公由擊之將處以諫議大夫公望弗
聽汝霖竟逐清臣果得諫議元祐禍再興吳材王能甫

排斥不已汝霖言諸人罪狀紹聖案籍具在不必俟指
名彈擊於是司馬光以下復貶布失位汝霖謫濮州團
練副使後以顯謨閣待制卒

汝方字宜老以汝礪蔭為滎陽尉歷通判衢州權知州
事方臘寇至汝方守孤城三日而陷罵賊以死年六十
六超贈龍圖閣直學士通議大夫諡忠毅

呂陶字元鈞成都人年十三能文為蜀中蔣堂所獎登
進士第歷知壽陽縣府帥唐介辟簽書判官暇日促膝
晤語告以立朝事君大節曰君廊廟人也以介薦應熙

寧制科陶枚數王安石更法之過謂陛下措意立法自
宋史新編卷五十七

謂庶幾堯舜然陛下之心如此天下之論如彼獨不友
而思之乎及奏第神宗顧安石取卷讀讀未半神色頗
沮帝覺使馮京竟讀謂其言有理司馬先范鎮見陶皆

曰自安石用事吾輩言不復效不意君及此平生聞望
在茲一舉矣安石既怒孔文仲科亦隨罷陶雖入等纔
通判蜀州徙知彭州李杞蒲宗閔來檄茶西川騷動陶

言立法太嚴取息太重宗閔怒劾其沮敗新法責監懷
安商稅或往弔之陶曰吾欲假外郡之虛名救蜀民百
萬之實禍幸而言行所濟多矣敢有榮辱進退之念哉

起知廣安軍召為司門郎中元祐初擢殿中侍御史首

獻邪正之辨曰蔡確韓縝張璪章惇在先朝則與小人表裏為賊民害物之政在今日則觀望反覆為異時子孫之計安燾李清臣又依阿其間以伺勢所在而歸之昔者負先帝今日負陛下願亟加斥逐於是數人相繼罷陶與同列論張舜民事不合傳堯俞王巖叟攻之太皇太后不納遷陶左諫議繼出為梓州淮西成都路轉運副使入拜右司郎中起居舍人大臣上殿有乞屏左右及史官者陶曰屏左右已不可况史官乎大臣奏事而史官不得聞是所言私也詔定為令遷中書舍人奉使契丹歸乞脩邊備哲宗喜進給事中俄以集賢院學

宋史新編卷五十七

士知陳州徙河陽潞州例奪職再貶庫部員外郎分司徽宗立復集賢殿脩撰知梓州致仕卒年七十七張舜民字芸叟邠州人登進士第為襄樂令王安石倡新法舜民上書言人主不可與小民爭利時人壯之元豐中環慶帥高遵裕辟掌機宜文字王師無功舜民在靈武賦詩紀其事坐謫放還司馬光薦為監察御史上疏論西夏疆臣爭權不宜加以爵命當與師問罪因及文彥博左遷累擢直秘閣陝西轉運使知陝潭青三州元符中罷職徽宗立擢右諫議大夫居職七日上六十章徙吏部侍郎旋以龍圖閣待制知定州改同州坐元

祐嘗謫楚州團練副使商州安置復集賢殿脩撰卒舜民慷慨喜論事自號浮休居士使遠見其大孫禧好音樂美姝名茶古畫以為他日必有如唐張義潮挈十三州來歸者後如其言紹興中贈寶文閣直學士

龔鼎臣字輔之須城人父誘衷武陵令鼎臣幼孤自立第進士為平陰主簿歷秦寧軍節度掌書記石介死論者謂北走契丹仁宗詔充州劾狀郡守杜衍會問隸屬莫對鼎臣獨曰願以闔門證其死衍採懷出秦彙示之曰吾既保介矣君年少見義如是未可量也舉為祕書省著作佐郎知萊蕪縣大臣薦試館職坐與石介善不

宋史新編卷五十七

召歷知安丘縣以賢良方正召試秘閣轉太常博士賜五品服知渠州渠故僻陋無學者鼎臣請建廟學選邑子為生立課肄法始有登科者郡人繪像事之召擢起居舍人同知諫院累擢兼侍御史知雜事賜三品服轉吏禮二部郎中英宗登位屢乞延訪臣下親決國事上疏勸皇太后早還政又極論昭陵宜儉葬景靈神御殿不宜增修以彰先帝恭德鼎臣在言路累歲闊略細故至大事無所顧忌然其言不為峻激使人主易聽退亦未嘗語人故多施行改集賢殿脩撰知應天府徙江寧召判太常寺兼禮儀事神宗即位判吏部流內銓王安石

石侍講欲賜坐事下禮官鼎臣言不可安石不悅求補外知兗州改吏部提舉西京崇福宮復判太常寺留守南京時河決曹村流殍滿野鼎臣勞來振拊歸者不勝計拜諫議大夫京東東路安撫使知青州改太中大夫請老奉祠尋以正議大夫致仕年七十七卒

盛陶字仲叔鄭州人第進士熙寧中為監察御史慶州李復圭輕敵敗國程昉開河無功皆疏其過二人實王安石所主陶不少屈累遷侍御史劉安世等攻蔡確為謗詩陶謂不可長告訐之風安世疏其附會觀望出知汝州徙晉州歷龍圖閣待制知應天府順昌府瀛州元符中例奪職卒年六十七

論曰宋世宰臣得君秉政未有如王安石之專者曾公亮休違其間諉之於天蓋亦無可奈何已孫覺李常乃其故人極論傳會周官之非黃廉奏對呂陶孔文仲應制科彭汝礪張舜民鮮于侁陳時務並列新法病民甚甚剴切龔鼎臣出坐講盛陶劾李程敗績亦甘與安石忤不少忌避詩曰人知其一莫知其他安石之蔽也又曰猶之未遠是用大諫數子其有見也夫

顏復 鄭穆 李周 顧臨
李之純 王觀 馬默 喬執中

孫諤 孫升 韓川 朱服

章衡 黃裳

顏復字長道魯人顏子四十八世孫也父太初以名儒為國子監直講出為臨晉簿嘉祐中詔郡國敦訪遺逸京東以復言試中書第一賜進士為校書郎知永寧縣熙寧中為國子直講坐王安石罷元祐初起太常博士建言令禮官會舉古今典範為五禮書以為士民式又請改正祀典為後世法累遷中書舍人兼國子監祭酒以疾改天章閣待制未拜卒年五十七王巖叟等言復學行超特宜加優賻詔賜錢五十萬于岐門下侍郎

鄭穆字開中候官人性醇謹好學進退容止必以禮門人于數與陳襄陳烈周希孟友號四先生舉進士四冠鄉書遂登第歷集賢校理求外補通判汾州熙寧三年召為岐王侍講嘉王出閣改諸王侍講有僚闕員御史陳襄請擇人神宗曰如鄭穆德行乃宜左右王者凡居館閣二十年而在王邸一紀非公事不及執政之門元豐三年出知越州加朝散大夫未滿告老與祠元祐初召拜國子祭酒諸生皆尊其經術服其教訓故人張景晟者死遺白金五百兩託其孤穆曰恤孤吾事也金於何有反金而收其子長之三年揚王荆王請為侍講乃

除直集賢院復入王府荆王薨為揚王翊善大學生乞為師復除祭酒兼徐王翊善明年拜給事中又明年除寶文閣待制皆仍祭酒又明年請老提舉洞霄宮給事中范祖禹疏留不報太學之士數千人以狀詣司業又詣宰相請留亦不從於是公卿大夫各為詩贈其行空學出祖都人聚觀嘆其稀見云逾年卒年七十五

宋史新編卷五十七

十四

近臣孫固薦召對謂曰知卿不游權門識今執政乎對曰不識也識司馬光乎曰不識也訪御邊之術曰四邊手足爾若疲中國以勤遠略懼成腹心之憂神宗頷之翌日語固曰李周樸忠之士也朕且以為御史執政意其異已請試以事除提點京西刑獄竟以直道罷判西京國子監哲宗立召為職方郎中累遷集賢院學士知邠州徙鳳翔府河中府陝州提舉崇福宮政集賢殿脩樞卒年八十紹聖中追貶賀州別駕後復之周自為小官沉晦自匿薛向使三司欲辟為屬及相見卒不敢言退而歎曰若人未易屈也以是不偶於世

顧臨字子敦會稽人通經學長於訓詁皇祐中舉說書科為國子監直講遷館閣校勘同知禮院神宗以臨喜論兵詔編武經要略且召問兵對曰兵以仁義為本動靜之機安危所繫不可輕也因條十事以獻出權湖南轉運判官提舉常平議事及執政意罷歸改同判武學累遷直龍圖閣河東轉運使元祐二年擢給事中朝廷方事回河拜臨天章閣待制河北都轉運使於是翰林學士蘇軾等言臨資性方正學有根本宜留左右以補闕遺諫議大夫梁燾亦言都漕之職在外豈無其人在朝求如臨者恐不易得皆不報臨至部請因河勢回使

宋史新編卷五十七

五

東流復以給事中召還歷龍圖閣學士知定州徙應天河南府轉運使郭茂恂徇時宰意劾臨奪職知歙州又以附會黨人斥饒州卒年七十二徽宗立追復之李之純字端伯滄州人登第歷成都路轉運使數歲始得代神宗勞之曰邊方不欲數易大吏使劔外安靖年穀屢豐以彰朝廷綏遠之意也遷至太僕卿元祐中累遷御史中丞建言衆賢和於朝則萬物和於野聞者國論稍虧雅睦語言播傳動係觀望不可以不謹董敦逸黃慶基論蘇軾託詞命以毀先帝蘇軾以名器私所親之純疏其誣罔乃更黜之以疾改工部尚書紹聖中劾

極劾其阿附轍出知單州卒年七十五從弟之儀
之儀字端叔登第三十年乃從軾於定州幕府歷樞密
院編脩官通判原州元符中監內香藥庫御史石豫言
其嘗從蘇軾辟詔勒停徽宗初提舉河東常平坐為范
純仁遺表作行狀編管太平遂居姑熟久之徙唐州終
朝請大夫之儀能為文尤工人牘賦謂入刀筆三昧
王觀字明叟泰州人第進士歷官司農丞神宗時司農
為要官進用者多由此選觀拜命一日即求外韓絳高
其節留檢詳三司會計絳出賴昌辟簽書判官坐公累
免屏居累年起歷太常丞哲宗立擢右正言進司諫疏

宋史新編卷七

十六

言國家治亂係於大臣今執政八人姦邪居半使一二
元老何以行其志哉因極論蔡確章惇韓維張璪朋邪
害正章數十上相繼斥去又劾竄呂惠卿朝論以大姦
既黜慮人情不安將下詔慰釋之且戒止言者觀言舜
罪四凶而天下服孔子誅少正卯而魯國治當是之時
不聞人情不安亦不聞出命令以悅其黨觀言雖切然
不能止也時復行差役而罷免役觀言法無新舊惟善
之從因采掇數十事於差法有助可以通行者上之遂
論青苗之害乞盡罷新令復常平舊法又言刑罰世輕
世重熙寧重法行之已久今可以適輕之時願擇質厚

通練之士載加茂正於是置局編彙觀預焉大抵皆用
中興元祐敕是也朱光庭許蘇軾策問呂陶辨其不然
遂起洛蜀二黨之說觀言學士命詞失指其事尚小使
士大夫有朋黨之名大患也帝為置不問遷至侍御史
右諫議大夫坐論尚書右丞胡宗愈出知潤州加直龍
圖閣知蘇州民歌詠其政徙江淮發運使入拜刑戶二
部侍郎與豐稷偕使遼為遼人禮重紹聖初以寶文閣
直學士知成都府徙河陽連貶鼎州團練副使徽宗即
位累遷御史中丞改元詔下觀言建中雖取皇極然重
襲前代紀號非是宜以德宗為戒時任事者多乖異不

宋史新編卷七

十七

同觀言堯不去四凶而舜去之堯不舉元凱而舜舉之
文王作邑于豐而武王治鎬文王關市不征澤梁無禁
周公征而禁之不害為善繼善述當國者忿其言遂改
翰林學士日食下詔觀當制忤宰相乃方請外以龍圖
閣學士知潤州徙海州罷與祠安置臨江軍觀清脩簡
澹人莫見其喜愠持正論始終再罹譴逐不少變卒年
六十八紹興初復舊官從子俊義
俊義字堯明游學京師資用乏或薦之董貫欲厚聘之
拒不答林靈素設講席寶籙宮詔兩學選士問道車駕
將臨視惟恩司成以俊義及曹偉應詔俊義辭焉曰使

辭不獲命至彼亦不拜倘見困辱則以死繼之逮至講所去御幄跬步內侍呼姓名至再俊義但望幄致敬不肯出次呼曹偉偉回首俊義目之亦不出既罷皆為之懼俊義處之恬然以大學上舍選奏名列其下徽宗親程其文擢第一顧謂侍臣宜超用蔡京邀使來見俊義不往僅拜國子博士居二年乃得改太學博士遷至右司員外郎為王黼所惡以直祕閣知岳州卒年四十七俊義與李祁友善首建正論於宣和間當是時諸公卿稍知分別善惡邪正兩人力也祁字肅遠官不顯

馬默字處厚成武人家貧徒步詣徂徠從石介學登進

宋史新編卷百七

六

士第調臨濮尉知須城縣為守張方平所知治平中方平還翰林薦為監察御史裏行遇事輒言無顧方平傲之曰得無累舉者乎默謝曰辱知之深所以報也時議尊崇濮王臺諫呂誨等悉補外默請還之不報遂上言濮王稱親義無可據願詔寢罷又言致治之要求賢為本仁宗以官人之權盡委輔相故士趨權門必得顯仕願陛下明日達聰歷試而超升之以幸天下西京會聖宮將創仁宗神御殿默言事不師古前典所戒漢以諸帝所幸郡國立廟知禮者非之况先帝未嘗幸洛而創建廟祀實乖典則神宗即位以論歐陽脩事通判懷州

上疏陳十事曰攬威權察姦佞近正人明功罪息大費備凶年崇儉素又任使擇守宰禦邊患除知登州沙門島囚衆官給糧者纔三百人每盜數則投諸海默為奏請更定配島法凡二十條盜數而年深無過者移登州自是多全活者其後蘇軾知登州父老迎於路曰公為政愛民得如馬使君乎徙知曹州召為三司鹽鐵判官以默與富弼善且論新法不便出知濟兗二州還提舉三司帳司為神宗言用兵應對如流神宗喜將用之大臣滋不悅以提點京東刑獄剛嚴疾惡部吏有投檄去者改廣西轉運使安化蠻歲饑內寇默上平蠻方略以

宋史新編卷百七

七

疾求歸知徐州召為司農少卿司馬光為相欲盡脩祖宗法問默以復鄉差衙前法如何默曰不可如常平自漢為良法豈宜盡廢去其害民者可也歷寶文閣待制復知徐州改河北都轉運使初元豐間河決小吳因不復塞縱之北流元祐議臣以為東流便水官遂與之合默與同時監司上議以北流為便時不能用其後河竟決而北云久之告老予祠紹聖時坐附司馬光落待制致仕元符復之卒年八十贈開府階加贈太保喬執中字希聖高郵人人太學補五經講書五年不謁告王安石為群牧判官見而器之命子弟與之游擢進

士調須城主簿安石為政引執中編脩熙寧條例選提
舉湖南常平章惇討五溪擢執中取大田離子二峒峒
路險絕期迫執中但走一校諭其酋即相率歸命錄功
當遷秩辭以及父母就徙轉運判官召為司農丞歷提
點京西北路刑獄元祐中累擢中書舍人論邢恕蔡確
之黨不宜以赦甄復遷給事中刑部侍郎紹聖初上官
均樵執中為呂大防所用以寶文閣待制知鄆州執中
性仁厚屢典刑獄雪活以百數明年夢神人界以騎都
尉詰曰為客言之少焉談笑而逝年六十三

孫諤字元忠睢陽人父文用以信厚稱鄉里死諡慈靜

宋史新編卷五十七

五

居士諤少挺特不群登進士第調哲信王簿選為國子
直講陷虜蕃獄免元祐初起歷左正言紹聖治元祐黨
諤言漢唐朋黨之禍其監不遠蹇序辰編類章疏諤又
言朝廷當示信以靜安天下請如前詔一切勿問帝每
患臺諫乏人諤曰士豈乏於世顧陛下不知爾立疏可
用者二十二人章惇惡其拂己出知廣德軍徙唐州提
點湖南刑獄徽宗立復為右司諫首論大臣邪正政事
可廢置因革者帝稱其鯁直遷左司諫俄以疾卒諤與
彭汝礪以氣節相尚汝礪亡諤語所知曰吾居言責不
愧器資於地下矣及再入諫省不能旬月時論惜之

孫升字君孚高郵人第進士簽書泰州判官元祐初政
升為監察御史多建明遷殿中侍御史梁燾責張問升
從而擊之執政指為附燾出知濟州又提點京西刑獄
召為金部員外郎復拜舊職進侍御史鄧溫伯為翰林
承旨升與賈易論之尤力不報擢至中書舍人直學士
院以天章閣待制知應天府董敦逸等樵升過改集賢
院學士紹聖初張商英等又劾之屢貶果州團練副使
汀州安置卒升嘗為哲宗言蘇軾文章學問中外所服
然德業器識有所不足為翰林學士已極其任矣若使
輔佐經綸願以王安石為戒世譏其失言

宋史新編卷五十七

五

韓川字元伯陝人進士上第歷開封府推官元祐初為
監察御史極論市易之害遷殿中侍御史疏言近制太
中大夫以上歲舉守臣遇大州闕則選諸所表他雖考
課上等皆莫得預然唯馳騫請求者得之為多至於淹
歷郡縣治狀應法者顧出其下則是履身脩潔之人不
若營求一章之速化也於是詔吏部更立法張舜民論
西夏事罷御史梁燾等為舜民爭之川與呂陶上官均
謂舜民之言實不可行燾等去川亦改太常少卿不拜
加集賢校理知潁州歷進中書舍人吏禮二部侍郎以
龍圖閣待制復守潁徙虢州與孫升同受責岷州團練

副使道州安置徽宗立得故官知青襄二州卒

朱服字行中烏程人進士甲科歷國子直講祕閣校理元豐中擢監察御史裏行執政章惇遣所善袁默周之道達薦引意以市恩服舉劾之惇補郡免默之道官後直龍圖閣知潤州徙泉婺寧廬壽五州當元祐時未嘗一日在朝廷不能無少望紹聖初因表賀乃力詆變亂法度之故召為中書舍人除喪拜禮部侍郎湖州守馬城言其居喪疏几筵而處他室謫知萊州徽宗即位加集賢殿脩撰再為廬州徙廣州哲宗既祥服賦詩有孤臣正泣龍髯草之語為部使者所上黜知袁州又坐與

宋史新編卷一百一十七

三

蘇軾游貶海州團練副使斬州安置改興國軍卒

章衡字子平浦城人嘉祐二年進士第一歷鹽鐵判官同脩起居注三司使忌其能出知汝州潁州熙寧初還判太常寺出知鄭州奏罷原武監弛牧地四千二百頃以予民復判太常知審官西院使遼燕射連發破的遼以為文武兼備待之異也使歸復命言遼境無備因此時可復山後八州不聽德慕歷代帝系名曰編年通載神宗覽而善之面賜三品服判吏部流內銓未幾知通進銀臺司直舍人院拜審文閣待制知澶州徙知成德軍坐事免元祐中歷秀襄河陽曹蘇州加集賢院學士

復以待制知揚廬宣潁州卒

黃寔字師具陳州人登進士第歷京東河北轉運副使哲宗以寔為監司久議召用曾布陰沮之林希曰寔兩女皆嫁蘇軾子所為不正不宜用乃以知陝州累擢寶文閣待制知瀛州徙定州卒贈龍圖閣直學士寔孝友敦睦世稱其內行紹聖黨禍起寔以章惇甥獲免然亦不得久於朝著焉

論曰顏復鄭穆在熙豐朝不阿不競經術操行允矣為世表儀李周論樂邊先洽內顧臨論用兵本仁義是以王道輔其君也喬執中恤刑獄馮默更定配鳥法近古

宋史新編卷一百一十七

三

之循吏歟李之純斥誣罔孫諤戒黨禍與大王觀孫升韓川黃寔為姦邪所忌蓋皆履正君子哉阿意倖功若朱服章衡者復等蓋恥之

宋史新編卷一百一十七

宋史新編卷一百十八

列傳六十

明南京戶部主事蕭田柯維騏著

劉安世

鄒浩

陳確

任伯雨

陳禾

豐稷

劉安世字器之魏人父航第進士歷知虞城犀浦虞城多盜犀浦民馴航寬猛不同兩縣皆治為河南監牧使使西夏還上禦戎書云辨士好為可喜之說武夫傲莫不皆之寵或為所誤不可不戒為河北西路轉運使熙寧大旱求言航論新政不便者五又上書言人主不可輕失天下心宜乘時有所改為則人心悅天意得矣不

宋史新編卷一百十八

報乃請祠起知涇利二州王師西征徙知陝虜時倉卒督餽餉急民多瘵用廬或至自盡航獨期會如平日事更整辦終太僕卿安世自少持論已有識航使監牧時文彥博在樞府有所聞輒呼安世告之安世從容言王介甫求去外議謂公且代其任彥博曰介甫壞天下至此後之人何可為安世拱手曰安世雖晚進竊以為不然今日新政果順人所欲而為人利乎否則公當去所害興所利反掌間耳彥博默不應他日見航獎其堅正登第不就選從學司馬光咨盡心行已之要光教以誠且自不妄語始調洛州司法參軍司戶以貪聞轉運使

將按之問於安世對云無之事遂止安世常悔對不以誠吾其違司馬公教乎後讀楊雄法言君子避礙則通諸理意乃釋哲宗立光入相薦為祕書省正字光曰光居閒足下問訊不絕光位政府足下獨無書此光所以相薦也呂公著又薦權右正言時執政頗與親戚官安世言祖宗以來大臣子弟不敢受華要之職自王安石秉政遂壞舊章今廟堂之上猶存故態因歷疏文彥博以下七人皆魁舊不少假借章惇以強市民田罰金安世言惇與蔡確黃履邢恕素相交結天下指為四凶今惇父尚在而別籍異財滅絕義理止從薄罰何以示懲

宋史新編卷一百十八

會吳處厚進確安州詩安世謂確指斥乘輿與梁壽等極論之竄之新州宰相范純仁及御史十人皆緣是去遷起居舍人兼左司諫進左諫議大夫有旨暫罷講筵民間謠傳宮中求乳婢安世疏諫甚切鄧溫伯為翰林承旨安世言其出入三呂黨中始終反覆乞行免黜不報遂請外予祠數月召為寶文閣待制樞密都承旨呂惠卿復光祿卿安世爭之不聽出知成德軍章惇用事三貶新州別駕安置英州同文館獄起蔡京乞誅滅安世等家竟徙梅州事在劉摯安惇傳惇與蔡卞必實之死因使者入海島誅陳衍諷脅安世自裁又擢一土豪

為轉運判官使殺之判官疾馳將至梅梅守遣客勸安世自為計安世不為動對客飲酒談笑徐書數紙付其僕顧客曰死不難矣客密從僕所視皆經紀同貶當死者之家事甚悉判官未至二十里嘔血而斃劉賢如立為后惇下發前諫乳婢事以為為后設時鄒浩既貶詔有司以檻車收二人赴京師行數驛而徽宗即位赦至乃還凡投荒七年甲令所載遠惡地無不歷之移衡及鼎然後以集賢殿脩撰知鄆州真定府曾布又忌之不使人朝蔡京既相連七謫至峽州羈管稍復承議郎卜居宋都宣和六年復待制中書舍人沈思封還之明年

宋史新編卷八

三

卒年七十八孝宗賜諡忠定安世儀狀魁碩音吐如鍾初除諫官入白母曰官須明目張膽以身任責脫有觸忤禍隨立至若以老母辭當可免母曰諫官為天子諍臣當捐身報國得罪流放無問遠近吾當從汝所之安世乃受命母亦竟如其言云安世面折廷爭旁觀者蓄縮涼汗目曰殿上虎家居無情容作字必措絕聲色貨利之好梁師成用事求得小吏吳默嘗趨走前後者使持書來啖以大用默因勸為子孫計安世笑謝曰吾若為子孫計不至是矣吾欲為元祐令人見司馬光于地下還其書不荅有與蘇軾論元祐人才者軾曰若器

之真鐵漢也死後二年金人發其冢貌如生相警言曰異人也為之蓋棺乃去

鄒浩字志完晉陵人第進士調穎昌府教授元祐中上疏論事蘇頌為相用為太常博士來之邵論罷之後哲宗親擢右正言陝西奏邊功中外皆賀浩言願申救將帥毋狃屢勝圖惟厥終蹇序辰看詳元祐章奏公肆詆欺輕重不平浩言陛下之威福操柄下移近臣願加省察以為來事之監章惇獨相用事威虐震赫浩所言每觸惇忌仍上章露劾數其不忠慢上之罪未報而賢妃劉氏立浩言郭后與尚美人爭寵仁祖既廢后并斥美

宋史新編卷八

四

人所以示公也及立后則不選于妃嬪而卜于貴族所以遠嫌也望陛下不以一時改命為難而以萬世公議為可畏追停冊禮帝持其章躊躇四顧凝然若有所思付外明日章惇詆其狂妄乃削官羈管新州蔡卞安惇左膚繼請治其祖送者王回等語在他傳徽宗立亟召還復為右正言遷左司諫上疏謂公議不可不恤獨斷不可不謹伏見朝廷之事頗異於即位之初願陛下深思之改起居舍人進中書舍人又言陛下善繼神宗之志善述神宗之事孝德至矣尚有五朝聖政盛德願稽考而繼述之以揚七廟之光貽福萬世遷兵吏二部侍

郎以寶文閣待制知江寧府徙杭越州初浩還朝帝首
及諫立后事獎嘆再三詢諫草安在對曰焚之矣退告
陳瓘瓘曰禍其在此乎蔡京用事素忌浩乃使其黨為
偽疏竄之昭州五年始得歸語在太子茂傳初浩除諫
官恐貽親憂欲固辭母張氏曰兒能報國無愧於公論
吾顧何憂及浩兩謫嶺表母不易初意稍復直龍圖閣
瘴疾作危甚楊時往省之爾然僅有餘息猶眷眷以國
事為問語不及私卒年五十二高宗贈寶文閣直學士
賜諡忠浩所與游口畫王回曾誕皆良士也

宋史新編卷一百八

五

浩以氣節相激勵元符中浩為諫官書監京城門往見
浩曰平生與君相許者何如今君為何官浩曰天下事
固不勝言意欲待深相信而後發貴有益也畫然之既
而以病歸許邱狀報立后畫謂人曰志完不言可以絕
交矣浩得罪畫迎諸塗浩出涕畫正色責曰使志完隱
默官京師遇寒疾不汗五日死矣豈獨嶺海之外能死
人哉願君毋以此舉自滿士所當為者未止此也徽宗
立入為太宗正丞曾布數羅致之不為屈欲與提舉常
平官亦辭請知淮陽軍卒淮陽人祀以為土神云
回字景深仙遊人第進士歷宗正寺簿元符中葉祖洽

薦為睦親宅講書與鄒浩友善皇后劉氏立浩將論之
密告回回力贊之且曰移孝為忠亦太夫人素志也浩
南遷人莫敢顧回斂交游錢與洽裝且慰安其母逮詔
獄停廢祖洽亦坐黜徽宗立召還擢監察御史數日卒
年五十三錄其子蔡京為相奪之仍列名黨籍
誕公亮從孫也孟后之廢誕三與浩書勸力請復后浩
不報及浩以言南遷誕著玉山主人對客問以譏之蓋
倣韓愈諫臣論云誕仕亦不顯

宋史新編卷一百八

六

陳瓘字瑩中沙縣人中甲科歷越州判官攝判明州章
惇入相瓘從衆道謁惇聞其名邀與同載詢當世之務
瓘曰天子待公為政將何先惇曰司馬光姦邪所當先
辨瓘曰果然將失天下之望惇厲色曰光誤國如此非
姦邪而何瓘曰不察其心而疑其迹不為無罪若指為
姦邪又復改作則誤國益甚矣為今之計唯消朋黨持
中道庶可以救弊意雖忤惇然亦驚異頗有兼收之語
至都用為太學博士會蔡卞與惇合志正論遂絀遷祕
書省校書郎紹述之說盛瓘奏天子之孝與十大夫不
同執政憾之出通判滄州知衛州徽宗卽位召為右正
言遷左司諫瓘論議務存大體未嘗及人晻昧事惟極
論蔡卞章惇安惇邢恕之罪御史龔夬擊蔡京將被譴

璿遂草疏論京未及上時皇太后已歸政璿言外戚向宗良兄弟與侍從希寵之士交通使物議籍籍謂皇太后今猶預政由是罷監揚州糧料院璿出都門繳四章奏之并明宣仁誣謗事帝密遣使賜黃金百兩后亦命勿遠去芥十僧牒為行裝改知無為軍明年還為著作郎遷右司員外郎兼權給事中宰相會布使客告以將卽真璿語子正彙曰是欲以官爵相餌也若受其薦進復有異同則公議私恩兩有愧矣吾將投書決去就旦持入省布使數人邀相見甫就席遽出書布大怒爭辨移時至箕踞許語璿色不為動徐起白曰適所論者國

宋史新編卷一百一

七

事是非有公議公未可失待士禮布矍然政容信宿出知泰州崇寧中除名竄袁州廉州移郴州稍復宣德郎抗守蔡薺京黨也因正彙告京動搖東宮執送京師璿併逮開封制獄正彙坐流海上璿安置通州璿在明州嘗若尊堯集謂紹聖史官專據王安石日錄改脩神宗史變亂是非不可傳信張商英為相取其書既上而商英罷及是璿自通州徙合州空相何執中善京令璿所過州出兵甲護送至合母十日一徙且與疑謀命凶人石恢知州事執至庭大陳獄具將脅以死璿揣知其意大呼曰今日之事豈被制脅邪恢失措始告之曰朝廷

令取尊堯集爾璿曰然則何川許使君知尊堯所以立名乎蓋以神考為堯主上為舜助舜尊堯何得為罪時相學術淺短為人所愚君所得幾何乃亦不畏公議于犯名分乎械慚揖使退執中猶以械為怯罷之在台五年乃得自便纔復承事郎帝令再敘一官仍與差遣執政持不行卜居江州復有譖之者至不許輒出城旋令居南康纔至又移楚璿所論京下皆披摘其處心發露其情慝最所忌恨故得禍最酷不使一日少安卒年六十五靖康初贈諫議大夫召官正彙高宗賜諡忠肅任伯雨字德翁眉山入父次字遵聖名與蘇洵埒仕至

宋史新編卷一百一

八

光祿寺丞其弟汲字師中亦知名嘗知瀘州當時稱大任小任伯雨登進士第由縣簿知雍丘縣撫民如傷御吏如束濕歷擢右正言徽宗初政納用讜論伯雨首擊章惇章八上貶惇雷州繼論蔡卞六罪語在下傳建中靖國改元當國者欲和調元祐紹聖之人故以中為名伯雨曰自古未有君子小人雜然並進可以致治者蓋君子易退小人難退二者並用終於君子盡去小人獨留唐德宗坐此致播遷之禍建中乃其紀號不可不戒又言比日內降濫多或恐矯傳制命漢鴻都賣爵唐墨敕斜封此近監也居半歲所上一百八疏大臣畏其多

言俾權給事中密諭少默即為真伯雨抗論愈力且將
劾曾布布覺之徙度支員外郎尋知虢州黨事作削籍
編管通州為蔡卞所陷與陳瓘龔夬張庭堅等十三人
皆南遷獨伯雨徙昌化姦人猶未甘心用匿名書復逮
其仲子申先赴獄妻適死于淮報訃俱至伯雨處之如
平常曰死者已矣生者有負朝廷亦當從此訣如其不
然天豈殺無辜耶申先鍛鍊無所傳致乃得釋居海上
三年而歸卒年七十三長子象先登世科又中詞學兼
茂舉有司啓封見為黨人子不奏名調秦州戶曹掾聞
父謫棄官歸養終身不復仕申先以布衣特起至中書

宋史新編卷八

九

舍人高宗詔贈伯雨官采其諫章追貶章惇蔡卞邢恕

黃履明著誣宣仁事告天下孝宗賜諡忠敏

陳禾字秀實鄆縣人第進士徽宗時初歷殿中侍御史

蔡京遣酷吏李孝壽窮治章縱獄禾奏免孝壽京千僮

及何執中壻蔡芝皆疏其罪罷之遷左正言俄除給事

中時童貫黃經臣與御史中丞盧航表裏為姦搢紳側

目禾曰吾位言責此而不言一遷給舍則非其職矣未

拜命首抗疏劾貫經臣願亟竄遠方論奏未終上拂衣

起禾引上衣請畢其說衣裾落上曰正言碎朕衣矣禾

言陛下不惜碎衣臣豈惜碎首以報陛下此曹今日愛

富貴之利陛下他日受危亡之禍言愈切內侍請易衣
却之曰留旌直臣翌日貫等懇禾不祥語盧航奏禾狂
妄謫監信州酒放還里初陳瓘遣子正彙從學後正彙
告京罪瓘竝就逮經臣在獄檄禾取證禾答以事有之
罪不敢逃或謂失對禾曰禍福死生命也可以死易不
義耶願得分賢者罪坐停官起知廣德軍歷知秀州王
黼得政禾不欲出黼門力辭改汝州辭益堅曰寧餓死
黼聞而銜之禾兄秉時為壽春府教授禾侍兄官居適
童貫領兵道府下謁不得入餽之不受貫歸譖於上上
曰此人素如此汝不能容耶久之知舒州命下卒南渡

宋史新編卷八

後贈中大夫諡文介所著有易春秋傳論語孟子解

豐稷字相之明州鄞人第進士為穀城令以廉明稱從

安燾使高麗大風擣折舟幾覆稷神色自若知封丘縣

神宗召問海中風波何以不畏對曰憑仗威靈尚何畏

帝悅擢監察御史治章惇請託事無所移撓出惇陳州

歷殿中侍御史上疏哲宗願以洪範為元龜祖訓為寶

鑑擢右司諫多糾正累遷刑部侍郎兼侍講帝親政召

內侍居外者樂士宣等數人稷言陛下初親萬機未聞

進忠良而首召近幸恐累大德以集賢院學士知類

事寧府兼吏部侍郎又出知河南府加龍圖閣待制

章惇欲困以道路連歲亟徙六州徽宗立以左諫議大
天召道除御史中丞入對與蔡京遇京越班揖曰天子
自外服召公中執法今日必有高論稷正色答曰行自
知之是日論京姦狀既而陳瓘江公望皆言之未能動
稷語陳師錫等曰京在朝吾屬何面目居此擊之不已
京遂去翰林曾布得助嬖倖將拜相稷約其僚共論之
俄轉工部尚書兼侍讀布遂相稷謝表有佞臣之語帝
問為誰對曰曾布也陛下斥之外郡則天下事定矣改
禮部論宋用臣不當賜美諡不為書救哲宗升祔議配
享功臣稷舉司馬光呂公著或謂二人嘗得罪稷曰止

宋史新編卷五十八

十一

論其有功爾如唐五王得罪中宗何嫌配享帝待稷厚
將處以尚書左丞積忤貴近竟以樞密直學士守越蔡
京得政貶海州團練副使道州別駕安置台州除名徙
建州稍復朝請郎卒年七十五高宗追復學士諡清敏
初文彥博嘗品稷似趙抃及賜諡皆以清得名稷三任
言責每草疏必密室退多焚藁未嘗以時政語人云
論曰劉安世之諫乳媪鄒浩之諫寵妃皆敢於觸人主
忌諱又焉肯默默於章惇輩哉惇謫之南荒備歷艱險
徽宗既召擢復為蔡京所傾與豐稷陳瓘任伯雨相繼
遠竄陳禾則坐擊童貫勒停彼讒亦太甚矣然此三凶

者並不得其死而安世等身後咸霑卹典錫之美諡累
孰榮孰辱耶

陳次升 陳師錫 張庭堅 龔夬

江公望 陳祐 常安民

陳次升字當時仙遊人入太學時學官以王女石字說
訓諸生次升作曰丞相豈秦學邪美商鞅能行仁政而
為李斯解事非秦學而何坐屏斥既而第進士知安丘
縣以薦為監察御史哲宗立使察訪江湖提點淮南河
東刑獄紹聖中復為御史轉殿中初章惇蔡卞以次升
在元祐間外遷意其不能無怨望下又與同鄉里故延

宋史新編卷五十八

三

寘憲府欲使出力助排衆賢而一無所附且上章論惇
下植黨為姦乞收還威福之柄又論下客周種會鄒鄭
居中檢佞由是惇下交惡之乘間白為河北轉運使帝
曰漕臣易得耳次升敢言不當去更進左司諫宣仁有
追廢之議次升密言先太后保佑聖躬始終無間願勿
聽小人銷骨之謗帝曰卿安所聞對曰臣職許風聞毋
詰其所從來可也呂升卿察訪廣南次升言陛下無殺
流人之意而遣升卿出使升卿資性慘刻喜求人過今
使逞志釋憾則亦何所不至哉乃止不遣次升累章劾
章惇皆留中蔡卞誣其毀先烈搆謫監全州酒稅帝以

為遠改南安軍徽宗立召為侍御史極論陛下曾布蔡京之惡遷右諫議大夫獻體道稽古脩身仁民崇儉節用六事言多規切崇寧初以寶文閣待制知穎昌府隆集賢殿脩撰繼除名徙建昌編管循州皆以論京下故政和中用赦恩復舊職卒年七十六次升三居言責建議不苟合劉安世稱其有功於元祐人謂能過呂升卿之行也它所言曾肇王觀張庭堅賈易李昭玘呂希哲范純禮蘇軾等公議或不謂然

陳師錫字伯脩建陽人游太學有雋聲神宗知其材廷試擢第三調昭慶軍掌書記郡守蘇軾器之倚以為政

宋史新編卷八

七

軾得罪捕詣臺欲親朋多畏避師錫獨出餞之又安輯其家知臨安縣為監察御史上言宋興享國長久號稱太平者莫如仁宗切考致治之本不過延直言御群下進善退邪而已願稽皇祖以興治功時詔進士習律師錫言陛下方用經術訓迪士類不應以刑名之學亂之用事者謂倡為說說出知宿遷縣元祐初蘇軾三上章薦入為祕書省校書郎歷考功員外郎知宣州蘇州徽宗立召拜殿中侍御史疏言元豐之末中外洶洶宣仁聖后再安天下委國而治者司馬光呂公著爾章惇誣其包藏禍心至於貶貶三相陛下發潛繼統而惇猶據

高位光等贈諡未還墓碑未復願早據宸略以慰中外之望蔡京為翰林學士師錫言京與弟卞同惡而京好大喜功交結內侍戚里以覲大用若果用之天下治亂自是而分祖宗基業自是而隳矣京援引死黨至數百人鄧洵武內行汙惡豈可滓穢史筆向宗回宗良亦陰為京助是皆國之深患若出之于外社稷之福也帝曰此於東朝有礙卿為我處之對曰臣當具白太后遂上封事俄改考功郎中師錫抗章言臣在職數月所言皆當今急務若以為非陛下方開納褒獎若以為是不應遽解言職如蔡京典刑未正願受竄貶於是出知穎廬

宋史新編卷八

十四

滑三州坐黨論連削官置郴州卒年六十九師錫始與陳瓘同論京下時號二陳紹興中贈直龍圖閣張庭堅字才叔廣安軍人進士高第歷官樞密院編脩文字坐折簡別鄒浩免徽宗召擢至右正言帝方銳意圖治進延忠鯁庭堅與鄒浩龔夬江公望常安民任伯雨皆在諫列一時翕然稱得人庭堅在職逾月數上封事其大要言世之論者必曰紹復神考然後謂孝夫前後異宜法亦隨變而欲纖悉必復則將散於一偏又必有不便於民而招怨者如此謂之孝可乎是時議者往往指元祐舊臣在廷者太多庭堅為帝言司馬光呂公

著之賢又薦蘇軾蘇轍可用頗忤旨曾布因少其論帝命徙爲郎俄出爲京東轉運判官改知汝州李清臣從而擠之改通判陳州初蔡京守蜀庭堅在幕府與相好及京還朝欲引以爲已用庭堅拒之京大恨後遂列黨籍又坐葦談瑤華非辜事編管虢州徙鼎州象州久之復故官卒年五十七紹興初贈直徽猷閣

龔夬字彥和瀛州人進士第三簽書河陽判官從曾布於瀛紹聖初擢監察御史以親老求通判相州知洛州徽宗立召拜殿中侍御史始上殿卽抗疏請辨忠邪以致太平時意惇蔡卞用事夫極論其惡請正惇典刑而

宋史新編卷八

五

申明示譴黜又論蔡京治文及甫獄本以償報私仇上誣宣仁歸咎先帝引用方天若賴其傾險以爲腹心立起行獄多斥善士天下冤之皆京與天若爲之也願考證其實以正姦臣之罪於是三人者皆去又上疏乞正元祐后冊位號及元符后不當並立崇寧初元祐后再廢言者論夬首尾建言詔削籍編管房州繼徙象又徙化徒步適貶所持扇乞錢以自給逢赦令得歸卒年五十五高宗加贈右諫議大夫官其後二人弟大壯少有重名清介自立從兄官河陽曾布欲見之不可得乃往謁決邀之出從容竟日題詩壁間有得見兩龔之語夫

爲御史大壯劾使早去夬以爲畏友不幸早卒

江公望字子遠睦州人第進士建中靖國元年由太常博士拜兵部諫上疏曰神考與元祐之臣非有射鉤斬祛之隙近帝信仇人而黜之陛下若立元祐爲名必有元豐紹聖爲之對有對則爭興爭興則黨復立矣陛下政元詔旨思建皇極皇天后土實聞斯言今若欲渝之奈皇天后土何內苑稍畜珍禽奇獸公望力諫他日入對帝曰已縱遣之矣唯一白鷗畜之夕終不肯去先是帝以拄杖逐鵬鵬不去乃刻公望姓名於杖頭以識其諫蔡王似府史以語言疑似成獄公望論救出知淮陽

宋史新編卷八

六

軍語在似傳召爲左司員外郎以直龍圖閣知壽州蔡京爲政編管南安軍赦還卒建炎中贈右諫議大夫陳祐字純益仙井人第進士徽宗初自右正言遷右司諫言林希在紹聖掌書命草呂大防劉摯蘇轍梁燾等制皆務求合章惇之意陛下頃用臣言號其職自大名移揚州而希謝表具言皆出先朝大抵姦人詆毀善類事成則摭已所憤事敗則歸過於君希再降知舒州文論章惇蔡京蔡卞郝隨鄧洵武忤旨通判滁州下乞貶伯雨等祐在數中編管澧州徙歸州復承議郎卒安民字希古邛州人年十四入太學王安石稱其文

部侍郎商英去亦出守越八年知中山府加寶文閣直
學士朝廷議北伐渙之以疾提舉明道宮卒渙之恬於
仕進每云乘車常以顛墜處之乘舟常以覆溺處之仕
宦常以不遇處之則無事矣其歸趣如此

劉嗣明祥符人入太學解褐補承事郎至給事中時鄭
居中雖以嫌去樞密然陰殖黨與窺伺益固嗣明與之
合計傾宰相張商英得遷大司成士子肄雅樂被恩嗣
明亦升班與學士等言者論其取悅權貴妄升國子生
預舍法以抑寒士黜知潁州未幾入為工部侍郎翰林
學士工部尚書卒贈資政殿學士太中大夫

宋史新編卷八

七

論曰傅楫而下竝徽宗朝侍從也楫乃曾布所薦恥為
之用李昭玘於侯蒙有舊恩却其延致孫蕃雅善蔡京
而守法節財浸兵規諷良切京嘗曲意結徐勣勣不少
貶且奏其惡均可謂不黨矣方京倡豐亨豫大之說陳
軒則曰宜遵恭儉董貫王黼相與經營北方吳時則曰
必召亂徽宗喜祥瑞路昌衡則曰陰盛致災耽翰墨吳
師禮則曰當志其大均可謂不阿矣若陳暘導紹述席
且擠蔡王張閣以花石蕩上心俞泉王漢之劉嗣明媚
權貴視數君子者何霄壤也

宋史新編卷一百八

宋史新編卷一百十九

列傳六十一

明南京戶部主事莆田柯維祺著

沈疇 蕭服

張汝明

黃葆光

毛注

石公弼 張克 附

洪彥昇

沈疇字德侔德清人第進士崇寧中擢監察御史六察
無言事法疇詣匭上十事言花石擾民土木弊國冗費
多恩澤盛議論異同下情睽隔其論當十來錫錢最為
剴當進殿中侍御史蔡京與蘇州錢獄欲陷章經兄弟
遣開封尹李孝壽御史張茂直鞠之株逮至千百強抑
使承盜鑄罪帝獨意其非辜遣疇及御史蕭服往代京

宋史新編卷八十九

啖以顯仕疇至即決釋無佐證者七百人嘆曰為天子
耳目司可傳會權要殺人以苟富貴乎遂閱實平反以
聞京大怒貶監信州酒稅既而獄事竟復羈管明州已
卒矣建炎初贈龍圖閣直學士子濬為右正言
蕭服字昭甫廬陵人第進士調望江令訪古跡得王祥
臥冰池孟宗泣筍臺皆為築亭俾民知所嚮歷將作少
監以使事得入對論人主聽言之愛纏纏數百言徽宗
謂有爭臣風擢監察御史奉詔作崇寧備官記帝稱善
俄偕沈疇使鞫獄坐羈管處州踰歲得歸張商英當國
引為吏部員外郎以父老得請知蘄州卒

張汝明字舜文廬陵人少入太學有聲國子司業黃隱將妻以女汝明約無飾華後協承親歡然後受室登進士第滯州縣二十年未嘗干進大觀中召直學制局改宣教郎擢監察御史嘗攝殿中侍御史即口疏劾政府市恩招權以蔡京為首帝獎其直京憚之徙司門員外郎出通判寧化軍與遼人文移名觸其諱坐貶遇赦簽書漢陽判官最晚知岳州卒年五十四汝明至孝母病疽刺血調藥傅之而愈居喪飯脫粟飲水無醯鹽草木之滋浸病羸行輒踏夢父授以服天南星法用之驗人以為孝感汝明學精微研象數貫穿經史百家所著書

宋史新編卷三十九

三

不蹈襲前人語有易索書張子厄言大究經傳於世黃葆光字元暉徽州歙人應舉不第以從使高麗得官試吏部銓第一賜進士出身歷擢左司諫始莅職即言三省吏猥多大弊有十徽宗亟命釐正蔡京怒密請降御筆云當豐亨豫大之時為衰亂減損之計徒符寶郎帝念之明年拜侍御史遼人李良嗣來歸擢祕書丞葆光論其五不可帝感悟自崇寧後增朝士兼局多葆光以為言乃命蔡京裁定京陽請一切廢罷以激怒士大夫葆光言如禮制局製造局濫員最多豈不能省夫一一以副上意時皆壯之後因歲旱又上疏曰陛下恭儉

敦朴以先天下而太師蔡京侈大過制陛下以紹述為心而京所行乃背元豐之法太宰鄭居中少宰余深依違畏避不能任天下之責疏入不報京中以他事貶安置昭州京罷召為職方員外郎改知處州州當方臘殘亂後盡心牧養民列上其狀加直祕閣再任卒州人祠之葆光善論事會文切理不為橫議所移本出鄭居中明故極力攻蔡京無所顧然亦有迎時好者方作神霄萬壽宮温州郭汝實泗州葉點皆坐是得罪葆光遂疏建昌軍陳并秀州蔡岳岳州傅惟蕭祁門令葛長卿不即奉行制書悉坐停廢議者尤之

宋史新編卷三十九

三

毛注字聖可西安人第進士歷官殿中侍御史蔡京免相留京師注疏京擅持威福結葉夢得為腹心徽宗遂夢得而遷注侍御史遂極論京受孟珙妖姦之書與逆人張懷素游處引凶朋林摠置政府用所親宋喬年尹京時論者相繼京遂致仕彗再見注又言蔡京怙恩恃寵宜早令去國消弭災咎京始出居錢塘注遷左諫議大夫張商英為相言者攻之力注亦言其無大臣體然訖以交通商英罷奉祠卒於家建炎末復諫議大夫石公弼字國佐新昌人第進士調衛州司法參軍章惇方求太學官或薦公弼使往見謝不往後歷宗正寺主

薄入見言朝廷比日直諫學問頌聲交至願崇忠正通諫爭微宗善之權監察御史進殿中侍御史三舍法行上子計等第頗事告訐公弼言設學校者夢以仁義漸摩欲人有士君子之行願使之相告言非建學本意也由右正言改左司諫遷侍御史論蘇抗造作局擾民之害請稍罷進奉帝納之蔡京始與公弼有連故因得進用至是意寔異京忌焉徙太常少卿遷起居郎兼定王嘉王記室故事初至宮賜金緡二百萬公弼辭不受大觀二年拜御史中丞京西轉運使張徽言欲因方田籍增立汝襄鄧三州稅以公弼言罷之公弼遂劾蔡京罪

宋史新編卷百九

四

惡章數十上京始罷又言京員役冗戾元豐舊制於是堂選歸吏部者數千員罷宮廟者千員都水知婦六十一員縣非大郡悉省丞在京茶事歸戶部諸道市舶歸轉運司仕塗為清涼雖上相印猶提舉脩實錄公弼復言願持必斷之決以消後悔又因旱變言之竟出京杭州劉逵反京所為公弼論其廢紹興良法啓用元祐邪黨學術人知其非一意於正者進兵部尚書兼侍讀張商英入相欲引為執政不果以樞密直學士知揚州改述古殿直學士知襄州京再相責秀州團練副使台州安置踰年赦歸卒年五十五後復其官初名公輔徽宗以

與楊公輔同故改云

張克公字介仲陽翟人第進士歷殿中侍御史京再相克公與中丞石公弼論之京罷徙克公至右諫議大夫京留京師克公復因星變論之京致仕張商英為相與鄭居中不合克公為御史中丞治堂吏訟歸曲商英且疏其罪商英罷京復召衞克公弗置徽宗為徙吏部尚書京欲以部事稽違中克公既又摘其知舉事帝不問卒贈資政殿學士

宋史新編卷百九

五

洪彥昇字仲達樂平人第進士歷監察御史遷殿中侍御史彥昇孤立任言責閱五年疏論蔡京再居元宰朋黨誤國既已上印而假蹇都城上憑眷顧之恩中懷跋扈之志願早賜遣何執中殊不事事唯貨殖是圖願解其機政呂惠卿與張懷素厚善序其所注般若心經云我遇公為黃石之師張良為漢祖定天下惠卿安得輒以為比他如鄧洵仁蔡疑劉拯李孝稱許光凝許畿盛章李諲任熙明皆條摭其過右僕射張商英與給事中劉嗣明爭曲直事下御史彥昇蔽罪商英去遷給事中嘗謁告一日而商英復官之命下言者以為顧避封駁出知滁州尋加右文殿脩撰進徽猷閣待制知吉州久之知潭州未行卒贈太中大夫

論曰蔡京託紹述以竊國權譬如蠱疾蝮螫朝士誰不
惴惴臺諫沈疇蕭服恥承風旨大獄悉平反張汝明黃
葆光洪彥昇論誤國罪發其隱慝毛注石公弼張克公
攻疏連上務逐去乃已蓋皆激於忠憤寧慮後患乎徽
宗頗疑京則宜庇疇等何京每去即召其所中傷自克
公外無免者知昏而聽惑資儒而權移可以主天下哉

賈易

董敦逸

上官均

來之邵

楊畏

劉拯

錢適石豫左
膚附

吳執中

吳材

賈易字明叔無為人進士甲科調常州司法叅軍元祐

宋史新編卷百九

六

中歷左司諫劾呂陶黨蘇軾兄弟併及文彥博范純仁
宣仁后怒出知懷州御史言其謝表文過從廣德軍明
年提點江東刑獄召拜殿中侍御史疏彥博至和建儲
之議為不然彥博不自安竟解平章重事去蘇轍為中
丞易引嫌改提點淮東刑獄復入為侍御史上書言天
下大勢可畏者五志於抵阨時事無他奇畫蘇軾守杭
訴浙西災潦甚苦易率其僚楊畏安鼎論軾姑息邀譽
乞考實詔下給事中范祖禹封還之易遂言軾頃在揚
州題詩以奉先帝遺詔為聞好語草呂大防制云民亦
勞止引周厲王詩以比熙寧元豐之政與弟轍皆誹怨

無人臣禮至指李林甫楊國忠為喻者由是薄焉出
知宣州除京西轉運副使徙蘇州徐州加直祕閣元符
中累謫保靜軍行軍司馬邵州安置徽宗立召為太常
少卿歷寶文閣待制知鄧州尋入黨籍卒

董敦逸字夢授永豐人第進士歷梓州路轉運判官元
祐六年召為監察御史同御史黃慶基疏言蘇軾為制
誥指斥先帝其弟轍相為表裏宰相呂大防奏曰元祐
以來言事官用此中傷士人兼欲動搖朝廷意極不善
轍復奏曰臣昨日取兄試所撰呂惠卿告觀之其言及
先帝者曰始以帝堯之仁姑試伯鯨終然孔子之聖不
宋史新編卷百九

七

信宰予亦豈是謗毀邪臣聞先帝末年亦自深悔已行
之事但未暇改尔元祐改更蓋追述美意而已宣仁后
曰先帝追悔往事至於泣下大防曰先帝一時過舉非
其本意宣仁后曰皇帝宜深知於是二人並罷敦逸為
湖州運判改知臨江軍紹聖初軾轍失位劉拯訟敦逸
無罪哲宗曰非前日白鬚御史乎復除前職論常安民
為二蘇之黨凡論議主元祐者斥去之緊遷侍御史瑤
華祕欲成詔詣掖庭錄問敦逸察知寃狀握筆弗忍書
郝隨從旁脅之乃不敢異欲既上終不自安幾兩旬竟
上疏謂臣恐得罪天下哲宗怒蔡卞欲加重貶章惇曾

布以為不可而止明年用他事出知興國軍徙江州徽宗即位加直龍圖閣知荆南召為左諫議大夫敦逸極言蔡京蔡卞過惡遷戶部侍郎卒

上官均字彥衡邵武人神宗熙寧親策進士擢第二為北京留守推官國子直講元豐中蔡確薦為監察御史裏行時相州富人子殺人讞獄為審刑大理所疑京師流言法官竇莘等受賕蔡確引猜險吏數十人窮治莘等慘酷無敢明其冤均上疏言之乞以獄事詔臣參治坐是謫知光澤縣莘等卒無罪天下服其持平還都監進奏院哲宗即位擢副封府推官復為監察御史自熙

宋史新編卷五十九

寧以來京師百司有謁禁均言以誠待人則人思竭忠以疑遇物則人思苟免願除開封大理外餘皆釋禁以明洞達不疑之意遂論青苗願罷之而復為常平糴糶之法又言官冗之弊認有司議又之不能有所省復上疏又因請對力陳之宣仁后曰當從我家始乃自后屬而下至大夫悉裁其數蔡確弟碩盜貸官錢萬計獄既上均請正確罪以厲百官張瑛李清臣執政與正人異趣相繼擊去之歷殿中侍御史西夏怙勝氣驕朝廷嘗乘四峇與之至是又請蘭州為砦地均疏謂蘭州復乘川熙河數郡孤立難守若繼請熙河故地將何辭以拒

之不如治兵積穀畫地而守使夏人曉然知朝廷意也時執政傅堯俞許將韓忠彥論事多同異俱求罷均言堯俞等事皆緣公無顯惡大過望令就職詔從之御史中丞蘇轍等尚以為言均上疏言許將舍同列之議上奉聖旨是能將順其美不當友以為過惡也將罷均又言呂大防堅疆自任同列不敢異唯許將時有異同轍素與大防善盡力排將期於必勝臣恐綱紀法令自此敗壞矣遂乞罷出知廣德軍改提點河北東路刑獄紹聖初召拜左正言時大防轍已罷政均論大防轍六罪並再黜大防史禍由此起宰相章惇出吏部尚書彭汝

宋史新編卷五十九

九

礪知成都府召朱服為中書舍人均言汝礪不可出服不可用惇怒遷均工部員外郎尋提點京東淮東刑獄歷梓州淮南轉運副使知越州徽宗立累遷給事中宰相欲盡循熙豐法度為紹述以風均均曰法度惟是之從無彼此之辨由是不協以龍圖閣待制知永興軍徙襄州崇寧初與元祐黨籍奪職未祠後復集賢院脩撰久之復龍圖閣待制致仕卒

來之邵字祖德咸平人第進士元豐中黃履薦為監察御史未幾買倡女為妾履劾其汙行左遷哲宗即位累遷殿中侍御史之邵資材敏論與楊畏合攻蘇頌論頌

稽留賈易知蘇州之命又論梁燾緣劉摯親黨致位
弼又論范純仁不可復相乞進用章惇安燾呂惠卿紹
聖初之邵逆探時指先効呂大防惇既相擢爲侍御史
王安石配食神宗之邵又請加美諡疏司馬光等咈道
逆理典刑未正獨劉摯尚存實天以遺陛下其阿恣無
忌憚如此進刑部侍郎陽翟民蓋漸以訟至有司之邵
二子皆娶蓋氏誣漸非蓋氏子以規其背諫官張商英
論之以直龍圖閣出知蔡州卒蔡京爲相特贈太中大
夫

楊畏字子安其先遂寧人父徙洛陽畏幼孤好學事母

宋史新編卷九

十

孝不事科舉其後第進士調成紀主簿不之官刻志經
術以所著書謁王安石呂惠卿爲鄆州教授自是尊安
石之學以爲得聖人之意除西京國子監教授舒實薦
爲監察御史裏行時有御史中丞出爲郡守監司薦之
畏言侍從賢否上所素知監司乃敢妄薦蓋爲異日地
爾乞戒其觀望實有盜學士院廚錢罪爲王安石所發
畏抗章爲辨實罷畏坐降宗正丞出提點夔州路刑獄
元祐初請祠歸洛畏恐得罪司馬光嘗曰民官夔峽雖
深山群獫聞川司馬光皆相賀其盛德如此至光卒畏
復曰司馬光若知道更是事變稷契以不知道故於政

事未盡也呂大防劉摯爲相俱與畏善歷擢殿中侍御
史畏劾大防攻擊十事并言梁燾王巖叟劉安世朱光
庭皆其死黨必與爲地既而燾等果救摯皆不納摯罷
相蘇頌代之畏復攻頌頌罷畏意在蘇轍而宣仁后特
召相范純仁畏又攻純仁不報畏本附轍知轍不相復
上疏訕轍不可用其傾危反覆如此百僚莫不側目遷
侍御史宣仁后崩大防欲用畏諫議大夫范純仁以畏
非端十不可乃遷禮部侍郎及大防爲宣仁后山陵使
畏首背大防稱述熙寧元豐政事與王安石學術哲宗
信之遂薦章惇呂惠卿可大任廷試進士李清臣發策

宋史新編卷九

十一

有紹述意考官第主元祐者居上畏復考悉下之拔畢
漸爲第一惇入相畏遣所親陰結之曰畏前日度勢力
之輕重遂因呂大防蘇轍以逐劉摯梁燾方欲逐呂蘇
二人覺罷畏言職畏迹在元祐心在熙寧首爲相公開
路者也惇至徙畏吏部引以自助中書侍郎李清臣知
樞密院安燾與惇不合畏復陰附安李惇覺其情又曾
布蔡卞言畏平日所爲於惇遂出知真定府天下於是
目爲楊三變謂其進於元豐顯於元祐遷於紹聖也後
竟落職奉祠入元祐黨蔡京爲相畏自明出黨籍尋復
實文閣待制政和二年洛人詣闕請封禪嵩山畏上疏

累千餘日極其諛佞方治行得疾卒畏頗為縱橫學有
才辯而多捭闔與邢恕締交其好功名富貴亦同然恕
疎而多失畏謀必中其究俱為指紳禍云

劉拯字彥脩南陵人進士及第知常熟縣有善政元豐
紹聖再為御史言元祐脩先帝實錄以司馬光蘇軾之
門人范祖禹黃庭堅秦觀為之竄易增減誣毀先烈又
言蘇軾醜詆厚誣並請正其罪時祖禹等已貶軾謫英
州而拯猶鵲視不恤也累至給事中徽宗立歷戶部尚
書論朋黨及財賦事違蔡京意徙兵部旋罷知蘄州徙
閩州張商英入相召為吏部尚書左轉工部以樞密直

宋史新編卷百九

其

學士知同州商英罷言者併劾之削職與祠卒

錢適字德循婺州人進上甲科徽宗時兩為殿中侍御
史劾罷右相曾布遷侍御史旋進中丞乞治元符末大
臣嘗請復孟后廢劉后者韓忠彥曾布李清臣黃履及
議者曾豐稷陳瓘龔夬皆坐貶復與殿中侍御史石
豫左膚言元祐皇后得罪先朝當國大臣因一布衣何
大正狂言復還廢后位號當時物議固已洶洶乃至疎
適小臣詣闕上書天下公議從可知矣今已貶削忠彥
等及追褫大正誤恩則元祐皇后義非所安宜崇正厥
事明日又言之由是始廢適豫遂言元符皇后名位未

正乃冊為崇恩太后適所言小臣上書者昌州推官馮
解也解因得鴻臚主簿蔡京謀取青唐通助成其議會
籍元祐黨適以為漏略給事中劉逵駁之左轉戶部侍
郎俄遷工部尚書兼侍讀踰年知穎昌府言者疏其罪
黜為滁州徙宣州復為工部尚書舉馮澥自代言者又
疏其罪以顯謨閣待制知秀州中書舍人侯綬封還之
又奪待制久之還故職改述古殿直學士屏居十五年
乃臘陷婺適逃奔蘭溪為賊所殺

宋史新編卷百九

十三

石豫者寧陵人第進上以安惇薦為監察御史與左膚
鞫鄒浩欲文致重比以論邊事不稱旨出為淮南轉運
判官陳瓘又追論羅織鄒浩事降通判亳州崇寧元年
召拜殿中侍御史遂同錢適造廢元祐皇后議亟遷侍
御史至中丞景靈宮繪像臣僚請削文彥博司馬光呂
公著呂大防范純仁劉摯范百祿梁燾王巖叟諸人既
以論罷軍器監蔡碩碩訟豫平生交通狀黜知陳州徙
鄧州歷刑部侍郎卒膚廬州人亦用安惇薦為御史履
歷大略與石豫同累至刑兵戶三尚書以樞密直學士
知河南府改未興軍卒

吳執中字子權松溪人登第官州縣同門壻呂惠卿方
貴盛不肯附以進取三十餘年始提舉河南常平歷若

司郎中大觀中擢至御史中丞疏論外戚鄭居中不宜在政地帝還其章諭所以用居中意初蔡京忌張康國故引執中言路執中先劾劉炳兄弟宋喬年父子皆京客帝嘗語執政嘉其不阿康國曰是乃為逐臣地耳已而章果至帝怒黜知滁州歷知河南府過都復拜中承京以星變逐執中謂大臣當全體貌於是得不重貶遷禮部尚書張商英罷御史張克公言執中與商英皆由郭天信以進除樞密直學士知越州竟奪職卒于家吳材字聖取龍泉人登第歷左司諫首論范純禮為朋附黨與不宜復其職程之元為蘇軾心腹不宜亞九卿

宋史新編卷九

十四

惇等凶焰愈熾者極輩之為也徽宗釐敝政召用正人錢適石豫吳材乃疾視巧詆連及益眾然則使建中之治遽變者適輩之為也蔡京以星變逐吳執中從而營護之然則使姦相為國蠹既深且久者執中輩之為也若均者其他建白頗切時病且能非紹述與京忤罪差薄云

張近

鄭僅

宇文昌齡

許幾

程之邵

蒲卣

張近字幾仲開封人第進士累遷大理正哲宗命鞫發運使呂溫卿獄諭之曰此出朕命毋畏惠卿對曰法之

宋史新編卷九

十五

所在雖陛下不能使臣輕重何惠卿也歷大理少卿以集賢殿脩撰知瀛州遼為夏請地而宿兵以臨我近請亦出秦甲戌北道伐其謀邊吏執北盜呂讎兒遼略我民為質近言朝廷方繼好息民當使曲在彼釋之便出鎮高陽累加顯謨閣待制直學士徙知太原府以疾奉祠先承詔買馬三千給牧戶近悉斂諸民不予直為御史所劾失學士二年而復之鄭僅字彥能彭城人第進士累遷直龍圖閣陝西都轉運使論餽餉河湟功進集賢殿脩撰顯謨閣待制改知寧州諸軍多殺老弱持首要賞僅下令非彊壯而能生

致者賞半之有內附羞追寇得老人不忍殺擒之乃其
父也相持哭一軍感動時諸路爭進討奏捷僅獨保境
不生事寇亦不犯徙秦州復為都轉運使召拜戶部侍
郎改史部侍郎知徐州以顯謨閣直學士通議大夫卒
年六十七贈光祿大夫謚脩敏子望之自有傳

宇文昌齡字伯脩成都人進士甲科歷太常少卿詔議
郊祀合祭昌齡力辨合祭之非後竟用其議改直祕閣
知梓州歷壽州河中府鄧鄆青三州徽宗立擢至戶部
侍郎陝西餽芻糧於邊舊制令內郡轉給為民病昌齡
建言止輸其州而令量取道里費助邊糴從之歲省糴

宋史新編卷一百十九

價五百萬公私俱便以寶文閣待制知開封府復為戶
部侍郎知青杭越三州卒予常

常字權可徽宗時提舉成都路茶馬是時馬政大壞率
虧歲額提舉官歲以所入進羨餘吏緣為姦市馬裁十
一二且負其直夷人皆怨常盡革其弊馬遂溢額加直
祕閣改知夔州進祕閣脩撰官累中大夫卒

許幾字先之貴溪人第進士歷顯謨閣待制知鄆州梁
山濼多盜皆漁者窟穴幾籍十人為保使晨出夕歸否
則以告輒窮治無脫者幾善理財入戶部至尚書坐
事再貶水州團練副使安置袁州遇恩復中大夫卒

程之邵字懿叔眉山人曾祖仁霸治獄有陰德之邵以
陰歷夔路轉運判官除主管秦蜀茶馬公事徙知鄭州
元符中復主管茶馬歲有增羨童貫用師熙岷不俟報
運茶往博釋發錢二十萬億佐用度連進秩為熙河都
轉運使秦鳳出師命之邵經制即言已備十萬騎可食
二百日矣徽宗喜擢顯謨閣待制敵犯熙河攝帥事俄
卒贈龍圖閣直學士子唐至寶文閣學士

蒲自字君錫閬州人母任知書里中號任五經自第進
士歷提舉湖北北京西常平崇寧均田轉運使將度費定
稅自曰詔旨所以嘉惠元元非增賦也提點湖南刑獄

宋史新編卷一百十九

知鼎遼諸州復提舉潼川路刑獄有議權酷於瀘敘間
云歲可得錢二十萬占言先朝念此地夷漢雜居故弛
其權禁以惠安邊人乃止累官中大夫卒

論曰衛國在兵裕國在賦二者非得良有司鮮不病民
况當哲徽紹述時乎張近剝下此何足齒若鄭僅不微
邊功宇文父子能酌邊餉脩馬政許幾弭盜理財各著
其績程之邵經制茶馬以給軍需蒲自議稅權以惠民
安邊為本斯謂之良有司非耶

宋史新編卷一百十九

宋史新編卷一百二十

列傳六十二

明南京戶部主事莆田柯維騏著

鍾傳

陶節夫

毛漸

王祖道

張莊

趙適

鍾傳字弱翁樂平人本書生用李憲薦為蘭州推官坐對獄不實羈管郴州章惇與邊事奏還其官得入對為哲宗立夏衆夥而勇難以一舉滅但當擇城險要以正不朝削地之法坐待其弊帝然之命幹當熙河涇原秦鳳三路公事以功累進集賢殿修撰知熙州傳自始仕至此僅再歲遂擅帥熙秦騎四萬出塞無功而還惇方

宋史新編卷百十

主其議不加罪初傳請合三路兵築天都城工既集復言水源不壯不可與役坐所奏乖異褫職俄而詐增首虜事覺再貶連州別駕崇寧中復起知河中府歷鄆瀛渭三州擢顯謨閣待制建言河南要地靈武為根本條上十四事未報詔諸道進討傳遣將折可適至靈州川有功進龍圖閣直學士會別將高永年沒於西而可適遇雨失道為虜所乘傳以迎撓黜知汝州奪學士未幾復為杭州真定未與太原延安府以故職卒贈端明殿學士傳所行事大抵欺妄故屢起屢償云
陶節夫字子禮鄱陽人晉大司馬侃之後第進士崇寧

中知延安府以招降羌有功加集賢殿修撰築石堡等四城石堡以天澗為隍可趨者唯一路夏人審粟其間以千數既為宋有其酋驚曰漢家取我金窟塢亟發鐵騎來爭節夫禦之斂兵退連擢龍圖閣直學士方議城銀州謀告夏人已東節夫料必西趨涇原乃遣裨將耿端彥疾驅至銀州五日城成夏人果從涇原至則城備已固遂遁去進樞密直學士節夫久在延安蔡京張康國從中助之故唯京意是徇尋領經制環慶涇原河東邊事陳取興靈之策加龍圖閣學士會朝廷罷經制司且棄所城地節夫乃求內郡歷青秦二州太原府坐疏

宋史新編卷百十

二

留本道兵勿移戍降待制知永興軍卒追復故職
毛漸字正仲江山人第進士知寧鄉縣熙寧經理五溪漸上利害於察訪使章惇遂諉以區畫建新化安化二縣擢著作佐郎知安化召為司農丞提舉京西南路常平哲宗時歷廣東荆湖轉運判官江東兩浙轉運副使浙部水盜案錢氏有國時故事起長安堰至鹽官徹清水清入于海開無錫蓮蓉河武進廟堂港常熟疏涇梅望入大江又開崑山七耳茜涇下張諸浦東北道吳江開大盈顧匯柘湖下金山小官浦以入海自是無水患累遷祕閣校理陝西轉運使攝渭秦熙三州復攝帥涇

原日夜治兵乘夏人犯邊擣其虛破沒烟些進直龍圖閣知渭州命下平贈龍圖閣待制

王祖道字若愚福州人第進士又舉制科會罷調韓城尉歷官中外累典方州最後知桂州積遷祕書少監直

龍圖閣蔡京開邊祖道乘時徵富貴誘王江曾使納土夸大其辭言向恭者百三十峒六千家十餘萬口王江

據諸峒要會幅員二千里宜開建城邑控制百蠻以武臣為守置溪峒司主之詔以為懷遠軍又言黎人願為

王民得地千五百里遂以安口隘為允州中古州地為梧州增提舉溪峒官三員又言地州文州蘭州那州皆

宋史新編卷三十一

三

內附請於黎丹山心立鎮州為下都督府賜軍額曰靜海知州領海安撫都監徙萬安軍於水口南丹州莫

公佞獨拒命亟兵討擒之遂築懷遠軍為平州格州為從州南丹為邕州并允地文蘭那五州置黔南路連擢

龍圖閣直學士召為兵部尚書未行徭黎渠帥不勝忿蜂起侵剽圍紅萬安軍及觀州殺官吏初祖道徙城時

言黎人伐木以役及是詔問不能對京兆之猶除端明殿學士知復州召為刑部尚書卒贈宣奉大夫祖道在

桂四年厚以爵金帛挑諸夷建城邑調兵鎮戍輦輸內地錢布鹽無復齊限地瘠瘠戍者歲亡什五六實

無尺地一民益於縣官蔡京既自以功至謂汪公

風氣之殊當天下輿圖之半祖道用英為相治其誕周追貶昭信軍節度使京再輔政復

還之然所創州縣不旋踵皆罷是後程鄰皆以拓地受上賞大抵皆規模

張莊應天人第進士累遷龍圖閣直學士廣南西路轉運副使王祖道建請立朱崖諸州縣

覆相度實與祖道相表裏授莊集賢館修撰代知桂州奏安化諸州納土幅員九千里尋又

幅員萬里蔡京帥百官表賀進莊兼使知靖州莊遣黃忱築安化城忱蠻

言不可莊怒別遣胡超儂昌等往築用沒者幾千人中書舍人宇文粹中言

旅啓勳邀功妄言諸蠻效順納款得綏撫四夷之功奏賀行賞張皇其事

此朝廷既追貶祖道莊責舒州團練使貶連州移和州起知荆南府徙江寧

士歷知渭毫襄州鎮江東平府宣和推圮降兩官予祠卒贈宣奉大夫

趙透開封人大觀初以發運司勾當公事為梓州路轉

運司判官以勞加授龍圖閣直學士為正使政和五年
晏州夷酋卜漏反陷梅嶺堡初瀘帥賈宗諒以斂竹木
擾夷部且誣致其罪夷人咸怨漏遂相結四出剽掠已
而樂共城監押潘虎誘殺羅始党族首領其族蠻憤怒
合漏等攻樂共城適弁劾之詔斬虎罷宗諒代以康延
魯而聽適節制適陰有專討意兵端益大矣於是詔發
陝西軍義軍上軍保甲三萬人以適為瀘南招討使適
與別將馬覺張思正分道出期會于晏州漏據輪縛大
困其山崛起數百仞林菁深密適軍不能進間從巡檢
种友直田祐恭按視其旁山崖壁特峭絕賊恃之無守

宋史新編卷百十

五

備適欲襲取命友直祐恭迭攻之友直所部多思黔土
丁習山險而山多生猿適遣土丁捕之伐去蒙密緣崩
石挽藤葛而上得猿數十頭束麻作炬灌以膏蠟縛於
猿背暮夜復遣土丁負繩梯登崖顛迺繩梯引下人人
銜枚挈猿蟻附而上比雞鳴友直祐恭與其衆悉登擁
刀斧穿箐入及賊柵出火然炬猿熱狂跳賊廬舍皆茅
竹猿竄其上火輒發賊號呼奔撲猿益驚火益熾適望
見火麾軍躡雲梯攻其前兩軍相應賊擾亂不復能抗
赴火墮崖死者不可計俘斬數千人卜漏突圍走追獲
之晏州平諸夷落皆降拓地環二千里適為建城砦畫

宋史新編 卷一一〇

疆畝募人耕種且習戰守號曰勝兵詔置沿邊安撫司
以轉運副使孫義叟為安撫使加適龍圖閣直學士熙
州蘭湟經略安撫使適以疾請祠不許既入對賜上舍
出身拜兵部尚書適與童貫有隙力請去以提舉醴泉
觀兼詳定一司勅命六年出知成德軍拜延康殿學士
賜其子永裔上舍出身秘書省校書郎涑水人董才得
罪亡命上書請取全燕以自效童貫大喜將許之
適言不可疏奏上斥還才書才窮蹙轉入河東詔以問
適適復具疏極論其害泊適徙熙州黼等卒納才又慮
適過闕有所陳趣便道赴鎮諸蕃聞適至相賀曰吾父

宋史新編卷百十

六

來朝廷真欲無事矣爭出鉏耨牛價為頓犒居數月以
疾乞致仕予祠起知中山順昌應昌府金人舉兵召赴
闕尋卒永裔歷知眉州言者論適欺罔軍功永裔遂放
罪
論曰宋西園有夏州諸羌南服有溪峒諸蠻舊矣叛則
討順則撫祖宗之謨烈具在章惇蔡京乃襲王安石餘
知務以恢拓疆宇啗其君任鍾傅王祖道輩日與干戈
爭不毛之地邊氓暴骨儲峙為虛是何啻以介鱗易衣
裳也况喜功僭賞人懷僥倖圖燕之議起而虜禍構矣
由茲言之漢相蕭望之匡衡唐相姚崇宋璟咸抑邊功

一七三

其慮誠遠哉

郝質 賈造 齊舜卿 劉昌祚

盧政 燕達 姚兪弟麟子 楊燦

劉舜卿 宋守約子高敏

郝質字景純汾州人少從軍挽強為第一充殿前行門
換供奉官為府州駐泊都監累功超遷內殿承制并代
路都監又為大名路鈐轄討貝州賊平遷六宅使歷安
德軍節度使為殿前副指揮使神宗立易節度武軍為
都指揮使卒贈侍中諡武莊質御軍有紀律犯者不貸
而享犒豐渥公錢不足出已奉助之自奉簡傲食不重

宋史新編卷百十

肉篤于信義在并州與朝士董熙善約為婚姻熙死家
貧無依質已為節度使竟以女歸董氏自為官不上閔
閱從微至貴皆以功次遷云

賈造彙城人隸拱聖為卒至西染院副使從狄青征樓
智高戰歸仁驛既陳青誓衆不待令而舉者斬時左將
孫節戰死造為右將軍先鋒將私念所部兵數困易劬
兵法先據高者勝苟復待命而賊乘勝先登吾事去矣
即日引軍趨山既定賊至造麾衆馳下仗劍大呼斷賊
為二賊首尾不相救遂潰造詣青請罪青拊其背勞謝
之邕州城空青使入括公私遺墜固辭是時將校多以

搜城故匿竊金寶獨達無所犯歷奏鳳諸路各置涇原
高陽關麟延路副都總管積遷至昭信軍節度觀察留
後元豐初拜建武軍節度使殿前都指揮使卒年六十
九贈侍中諡武略

齊舜卿字希元安陽人以蔭為三班奉職歷府州兵馬
監押夏人犯塞舜卿舉烽求援於大將王凱弗應舜卿
度事急提州兵出戰勝之明日經略使問狀凱要以同
出為報舜卿驩然相許不自以為功為青淄路都監海
盜行劫執官吏舜卿募士三百悉擒之湖北蠻徭彭仕
義叛徙為鈐轄兼知辰州建請築州城不優而辨仕義
宋史新編卷百十

隆霍康州刺史累遷邕州觀察使歷邕寧環慶路副都
總管熙寧中上章求退且勾易文階改刑部侍郎以
宮祠致仕再轉金紫光祿大夫卒年八十八諡康敏
劉昌祚字子京真定人以父賀戰沒定州錄右班殿直
遷至涇原副都總管神宗命將西征詔與總管姚麟率
兵五萬受環慶高遵裕節制令兩路合軍以出既入境
而慶兵不至昌祚出胡盧川次磨臍隘夏衆十萬扼險
不可前昌祚挾兩盾先登敵小却師乘之斬首千七百
級進次鳴沙川取其窖粟遂薄靈州城未及闔先鋒奪
門幾入遵裕馳遣使止之昌祚曰城不足下脫朝廷謂

我爭功奈何命按甲勿攻是夕慶兵始距城三十里而軍圍城十八日不能下夏人決七級渠灌遼裕軍遂潰而還復命涇師為殿至渭州糧蓋士爭入無復行伍坐敗求興軍鈐轄明年復從涇原加龍神衛四廂都指揮使知延州時求樂方陷士氣不振昌祚先修馬政令軍中校技擊優者給馬夏人寇塞門安遠若拒破之殺其統軍葉悖麻咩埋二人蓋始謀攻求樂者圖其形以獻帝喜遣近侍勞軍哲宗立以知渭州累遷殿前副都指揮使冀州觀察使武康軍節度使卒年六十八贈開府儀同三司諡毅肅昌祚氣貌雄偉善騎射箭出百步

宋史新編卷百十

九

之外夏人得箭以為神持歸事之所著射法行於世盧政太原人以神衛都頭從劉平與夏人戰延州平敗政脫身歸黃德和誣平降賊仁宗引政問狀政言平被執非降也因自陳失主將當死帝義其言赦之以為供奉官德州兵馬監押累功歷素鳳高陽關都鈐轄治平熙寧中為涇原四路副都總管遷至武泰軍節度使政時年七十二氣貌不衰早朝暴卒贈開府儀同三司燕詳字逢辰開封人以材武諫禁籍授內殿崇班歷秦鳳副都總管遷至忠州刺史龍神衛四廂都指揮使郭述招討安南為行營馬步軍副都總管神宗諭之曰卿

名位已重不必親矢石也達頓首謝曰臣得憑威靈滅賊雖死何憚初度嶺嶺前鋒遇敵苦戰卷甲趨之士皆自奮傳呼太尉來蠻驚潰即定廣原師次富良江蠻獲闔船於南岸欲戰不得達默計曰兵法致人而不致於人吾示之以虛彼必來戰已而蠻果來擊之大敗乃請降還拜榮州防禦使元豐中累進殿前副都指揮使武康軍節度使哲宗立遷為使徙節武信卒贈開府儀同三司諡毅敏達起行伍喜讀書神宗以其忠實可任每燕見未嘗不從容嘗問用兵當何先對曰莫如愛帝曰威克厥愛可乎達曰要以愛為先耳帝善之

宋史新編卷百十

十

姚兕字武之五原人以父寶戰沒定川錄右班殿直為環慶巡檢與夏人戰一矢斃其酋衆潰乘之遂破蘭浪敵大舉寇邊圍諸砦有悖會臨陣甚武兕前射中其目斬首還明日來攻益急兕又敗之敵退攻大順城兕復往救轉圍三日斬級數千卒全二城神宗召入觀試騎射賜銀槍袍帶遷為路都監徙鄜延涇原累功拜通州團練使卒於鄜延總管贈忠州防禦使兕幼失父事母孝凡圖書器用皆刻仇讎未報字老不廢書尤喜顏真卿翰墨曰吾慕其人耳弟麟關中號二姚子雄古麟字君瑞初從兕兵間中矢透骨以強弩出其鏃談笑

自若積功至東上閣門使英州刺史元豐西討以涇原副總管從劉昌祚出戰乘勝向鳴沙趨靈州而高遵裕敗還降秩復以副總管督諸將討堪哥平哲宗時歷拜武康軍節度使殿前副都指揮使王瞻取青唐麟謂朝廷討伐方息肩奈何復生此大患已而瞻果敗徽宗立進都指揮使節度建維定武軍檢校司徒卒贈開府階麟為將沉毅持重不少縱捨宿衛士嘗犯法詔釋之麟杖于庭而後請拒詔之罪故所至肅然

雄字毅夫少勇鷲有謀年十八即佐父征伐歷涇原秦鳳將累進麒麟使紹聖中渭帥章棻城平夏雄部熙河

宋史新編卷五十一

十一

兵策援夏人傾國來與之鏖鬪大破之先五日折可適敗於沒煙士氣方沮雄賈勇得雋諸道始得并力城成擢東上閣門使秦州刺史明年虜攻平夏勢銳甚城幾不守雄與弟古合兵卻之徙知會州領熙河鈐轄王瞻略地青唐羌人攻湟鄯詔雄與苗履援之徙河州種朴戰沒王瞻軍陷敵中雄自鄯至湟四戰皆捷拔岷之途梁安鄉關夾河立堡以護浮梁通湟水漕運商旅負販入湟者始絡繹於道加復州防禦使建中靖國初議棄湟州詔訪雄利害雄以為可棄遂賜趙懷德徙雄知熙州進華州觀察使蔡京治棄地罪再竄雄金州凡累年

乃歸高永年死起雄權經略熙河累遷武康軍節度使知熙州熙河十八年間史十六帥惟雄三至其六年以檢校司空奉寧軍節度致仕卒贈開府階諡武憲

古亦以邊功官累熙河經略靖康元年金兵逼京城古與种師中及折彥質折可求等俱勒兵勤王時朝命种師道為京畿河北路制置使趣召之師道與古子平仲先已率兵入衛欽宗拜師道京畿兩河宣撫使平仲為都統制二家並山西巨室平仲恐功獨歸种氏忌之乃欲夜劫幹離不營謀洩為所收既而議和金兵退詔古與种師中折彥質范瓊等領十餘萬兵護送之粘罕陷

宋史新編卷五十一

五

隆德府以古為河東制置种師中副之古總兵援太原師中援中山河間諸郡粘罕圍太原內外不相通古進兵復隆德府威勝軍扼南北關與金人戰互有勝負太原圍不解詔古與師中犄角師中進師平定軍乘勝復壽陽榆次等縣朝廷數遣使趣戰師中約古及張灝兩軍齊進而二人失期不至師中回趣榆次兵敗而死金人進兵迎古遇于盤陀古兵潰退保隆德詔以解潛代之古之屯威勝軍也帳下統制官焦安節妄傳寇至以動軍情既又勸古遁去故兩郡皆潰李綱召安節斬于瓊林苑中丞陳過庭奏古罪不可恕詔安置廣州

楊燧開封人隸軍籍從征貝州穴城以入論功第一補神衛指揮使又以征儂蠻功擢萬乘都指揮使終寧遠軍節度殿前副都指揮使贈侍中諡莊敏燧穴城時爲叛兵所傷同行卒劉順救之得免及貴順已死訪恤其家故人妻子貧不能活者一切收養之人推其義

劉舜卿字希元開封人父鈞監鎮戎兵馬慶曆中與子堯卿戰死於好水舜卿年十歲錄爲供奉官歷昌州駐泊都監諭降瀘水蠻八百人誅其桀驁者知水洛城神宗經略西邊近臣薦其能召問狀對曰自元昊稱臣秦中不復戒嚴今宜先自治帝善之又歷秦鳳鈐轄知代

宋史新編卷五十二

十三

州雄州遷至西上閤門使元祐初進龍神衛四廂都指揮使高州刺史知熙州夏人聚兵天都連西羌鬼章青宜結先城洮州將大舉入寇舜卿使姚兕部洮西嶺武勝兵合河州羌講珠城又焚河橋絕西援神誼部洮東由哥龍谷宵濟拜金川黎明至臨洮城下一鼓克之俘鬼章斬馘數千計再遷徐州觀察使步軍副都指揮使知渭州召還宿衛未上道卒贈奉國軍節度使諡毅敏舜卿知書曉吏事謹文法善料敵著名北州宋守約開封人以父任至河北緣邊安撫副使累遷步軍副都指揮使威武軍留後神宗以禁旅驕惰爲簡練

之法屯營可併者併之守約率先推行約束嚴峻或言其持軍太急帝密戒之對曰臣爲陛下明紀律不忍使恩出於臣而怨歸陛下帝喜欲擢鎮撫府宰相難之乃止故事當郊之歲先期籍士卒之兇悍者配下軍以警衆當受糧而侍人負者罰久而浸弛守約悉舉行之所居肅然無人聲至蟬噪於庭亦擊去莅職十年卒年七十一贈安武軍節度使諡勤毅子球

球以蔭幹當禮賓院條奏川券馬四弊群牧使用其議馬商便之再使高麗還獻圖紀神宗崩告哀于遼遼使易吉服球折以理不能奪積遷西上閤門使樞密副都

宋史新編卷五十二

十四

承旨卒球性謹密朝日所聞上語雖家人不以告云高敏登州人爲涇原指使數與西夏戰有功范仲淹韓琦皆薦之歷利州路州寧環慶都監羌人聲言出鄜延敏屢白帥李復圭曰兵家之事聲東擊西環慶嘗破白豹金湯結繫已深不可不備已而果以兵三十萬來寇總管楊燧以敏爲先鋒將夏人攻奪大順水砦敏出通路自寅及午且戰且前多斬獲次榆木援不至戰死熙寧三年八月也年五十七官止東頭供奉官贈嘉州刺史錄其二子時鈐轄郭慶魏慶宗秦勃等俱死之論曰郝質以下皆名將多以壽終而高敏獨死於陣何

所遭有幸不幸歟姚氏世用武奮而古隨家聲惜哉

苗授子養 王君萬壽 張守約 王文郁

周末清 劉紹能 王光祖 李浩

和斌子壽 劉仲武 曲珍 劉聞

郭成 賈岳 張整 張蘊

王恩 楊應詢 趙隆 高永年

苗授字授之潞州人父京慶曆中以死守麟州拒元昊授由國子生以蔭至供備庫副使王詔取鎮洮授為先鋒破香子城拔河府羌率眾迎歸師詔遣將田瓊為援瓊死乃簡騎五百屬授授奮擊敗之羌復要於架麻平

宋史新編卷五十一

五

注矢如雨眾懼授今日第進母恐斃牌數百且至行前者傳呼羌驚亂力戰數十斬首四千級取珂諾城盡得河湟地知德順軍三遷西上閣門使鬼章寇河州授一戰克撒宗論功第一遂知州事加四方館使榮州團練使從燕達取銀川降木征加引進使果州團練使涇原都鈐轄召使契丹神宗勞之曰香子之役非汝以寡擊衆幾敗吾事歷昌州團練使龍神衛四廂都指揮使徙知雄州熙州授持議不苟合初在德順或議城畿南授謂地阻大河糧道不濟非萬全計遂止師征靈武詔援高遵裕即條進退利害甚切歷遷武泰軍節度使殿前

副都指揮使踰歲以保康節度知潞州提舉上清太平宮復使殿前卒年六十七贈開府階謚莊敏子履

履東髮從戎歷熙延渭秦四路鈐轄知鎮戎軍及其父

時已官四方館使吉州防禦使矣以事竄房州起為西

上閣門副使熙河都監又責右清道率府率監峽州酒

稅元符初悉還其官以熙河蘭會都鈐轄知蘭州阿章

叛詔履與种朴過河討蕩辭以兵少朴遂陷錄復前功

擢龍神衛四廂都指揮使成州團練使知慶州徙渭州

進捧日天武都指揮使是後史失載子傳在叛臣傳

王君萬秦州人以殿侍為秦鳳指揮使積功至熙河路

宋史新編卷五十一

六

鈐轄進領英州刺史達州團練使又累遷客省使為副總管坐貸結糴錢數萬緡為轉運使孫迥所糾貶秩討西山鐵城有功復之君萬怨孫迥使番官木丹訟之鞫于秦隴又貶鳳翔鈐轄籍家背償逋遂以憤卒子瞻瞻始因李憲以進立戰功至皇城使領開州團練使元符中知河州坐事奪十一官猶令領州瞻欲以功贖過乃密畫取青唐之策遣客詣章惇言狀惇下其事於孫路路以為可取瞻遂引兵趣邈川路知瞻狡獪難制使總管王愬統軍而以瞻副瞻為前鋒愬分其功給曰晨食畢乃發愬信之夜半瞻忽傳發平明入邈川據府

庫徑上捷書不以白軍府愍後至因訴於路路亦怒顯以兵柄付愍留贍屯邈川贍與愍交訟又訴路指畫相違悖不直路曰首謀者贍也路欲掩其功故抑贍乃徙路河南罷愍統制以胡宗回為帥時贍征已來降青唐戍將惟心牟欽氈父子百餘人在贍不即取二羌遂迎侯巴溫之子隴撈入守暨宗回至日夜督出師遣使威以軍法贍懼急進攻隴撈及心牟等皆出降贍入據其城詔建為鄯州進贍四方館使榮州防禦使知州事黃履謂賞薄乃拜維州團練使為路鈐轄贍縱所部剽殺羌衆攜貳心牟等結諸族帳謀復青唐贍戮心牟等積

宋史新編卷百十

十七

級如山初贍諷諸酋籍勝兵者淫其臂無應者殺羅結請歸師本路為倡贍聽之去遂嘯集外叛以數千人圍邈川夏衆十萬助之城中危甚苗履姚雄來援圍始解已而王吉魏釗种朴相繼敗沒將士奪氣書聞帝震駭轉運使李諲等劾贍盜取二城財物因此致變又殺心牟欽氈以滅口會布言贍創造事端以生邊害萬死不塞責詔貶右千牛將軍房州安置言者論不已熙河又奏青唐諸族怨贍入骨髓日圖報復樞密院乞斬贍以謝一方詔配昌化軍益于途贈保平軍留後張守約字希參濮州人以蔭歷定州路駐泊都監徙秦

鳳神宗開拓熙河召問曰王韶能辦事否對曰以天威臨之當無不濟但董氈忠勤效順恐不宜侵逼因請名古渭為軍以根本隴右帝從之建為通遠軍加通事舍人熙河鈐轄仍統秦鳳羌率衆欲復舊地守約度洮水擊破之取窖粟食軍鬼章圍岷州守約提敢死士鳴鼓張幟高山上賊驚顧而遁遂知岷州降其首領千七百人遷西上閣門使知鎮戎軍徙環州從征靈武以機事言於高遵裕不聽果敗還守約有捍海南鹹平之功亦不錄進為環慶都鈐轄知邠州徙涇原鄜延秦鳳副總管領原州刺史夏人十萬屯南牟畏其名引去遂知涇

宋史新編卷百十

十八

州召為龍神衛四廂都指揮使道卒年七十五守約與七州皆有惠愛神宗嘗訪武臣可任者以燕達劉昌祚姚麟王崇極劉舜卿等對其後皆為名將云王文郁字周卿麟州人由供奉官歷麟州駐泊都監以功遷通事舍人神宗召見問曰向者招納香崖群議不一對曰竝邊生羌善馳突識鄉導儻能撫柔之所謂以外夷攻外夷也帝乃決意招納多獲其用文郁後歷熙河路鈐轄會夏人圍蘭州募死士夜突賊營即解去及知蘭州諜知夏人將大入清野以俟大破之收其尸為京觀徙知河州築安西城金城關累遷至鞏州觀察使

卒

周永清字肅之以蔭從仕累功至秦鳳鈐轄河北沿邊安撫副使知代州遼人求地朝廷命韓縝分畫永清或焉入對言疆境不可輕與人臣職守土不願行固遣之復疏陳利害竟以母病辭歷高陽關定州涇原路鈐轄知涇州保州又為定州路副總管終東上閤門使劉紹能字及之保安軍人世為諸族巡檢父懷忠官內殿崇班閤門祇候元昊叛厚以金幣王爵招之懷忠毀印斬使泊入寇力戰以死錄紹能石班殿直累遷洛苑使英州刺史鄜延兵馬都監紹能世世邊將敵每設疑

宋史新編卷百三

十九

間之神宗明其不然手詔云紹能戰功最多忠勇第一此必夏人畏忌為問害之計耳紹能捧詔感泣守邊圍四十七年大小五十戰以皇城使簡州團練使卒

王光祖字君俞開封人父珪為涇原勇將號王鐵鞭戰死好水川錄光祖為供奉官閤門祇候歷真定鈐轄徙梓夔渝篠歿詔熊本安撫而命內藏庫使楊萬成都鈐轄賈昌言梓夔都監王宣與光祖同致討皆受本節度本疑光祖不為用分三道進師使光祖將後軍出黃沙坎比發日已暮士以杖索塗相挽而前夜半抵絕頂質明篠望見大駭一鼓而潰萬等困於松谿又亟往援出

石門彼其險促黔兵先登襲賊賊舍去光祖夜泊松嶺上旦始遇萬等與俱還本愧謝上其功第一積功至四方館使知瀘州置瀘南安撫使俾兼領邊事聽嶺決遷客省使嘉州刺史歷涇原河東定州路副總管卒

李浩字直夫西河人務學通兵法以父定蔭積官供備庫副使廣西都監東西北疆事著安邊策謁王安石安石言之神宗召對改管幹麟府兵馬未行又從章惇於南江引兵城懿州進討黔江蠻復城黔江擢引進副使累遷引進使隴州防禦使知蘭州兼熙河涇原安撫副使坐西關失守及報上不實再貶秩旋以戰吃囉兀井

宋史新編卷百三

二十

連立功復之哲宗即位進至黔州觀察使歷鄜延太原永興環慶路副都總管再知蘭州卒贈安化軍留後和斌字勝之鄆城人選隸散直為德順軍指揮使狄青南征使部騎兵倍道繞出賊後敗之師還張破賊陳形於殿廷仁宗村勞擢文思副使權廣西鈐轄改秦鳳廣西乞留秦州亦請之詔留廣西累歲徙涇原召對盛言取交州有害無益願戒邊臣無妄動神宗歎曰卿質直如此兩路爭卿不誣矣進帶御器械安南入寇復徙廣西累遷皇城使昭州刺史撫水蠻羅世念犯宜州斌大敗之世念率酋黨四八百內附遂以榮州團練使知

宜州遷西上閣門使知邕州以老請還除高陽關副總管歷永興軍路遷至步軍都虞候卒年八十贈寧州防禦使斌老於為將以恩信得邊人心嶺南珍貨一無所畜邊吏欲希功造事皆憚不敢發或巧為謀報啓釁亦必折其姦謀故所至無事子詵以蔭至右武大夫威州刺史知雄州上制勝強遠弓式能破堅於三百步外邊人號為鳳凰弓進相州觀察使童貫攻燕召計事悅之坐覘候不實貶秩筠州安置詵始與取燕之謀見事勢寔異則又以為不宜故平燕肆赦不得預後復官卒

劉仲武字子文秦州人熙寧中試射殿庭異等補官累

宋史新編卷百十

三

為邊將遷至客省使榮州防禦使副高永年西征仲武欲持重固壘永年易賊輕戰遂大敗仲武引咎自劾坐流嶺南命未下與夏人戰傷足朝廷閱而貸之以為西寧都護童貫招誘羌王子斌征僕哥收積石軍邀仲武計事仲武曰王師入羌必降但河橋非倉卒可成若稟命待報慮失事機貫許以便宜僕哥果約降而索一子為質仲武即遣子錫往河橋亦成仲武帥師渡河挈與歸貫掩其功亦不自言徽宗召勞之曰高永年以不用卿言失律僕哥之降河南綏定卿力也子九人悉命以官仲武累官瀘川軍節度使以老奉祠再起為熙州卒

年七十三贈檢校少保謚威肅子綺有傳

曲珍字君玉隴干人世為著姓以材武長雄邊關珍從劉溫潤城古渭與羌戰先登陷陳為綏德城監押提孤軍拒寇斬其大會加閣門祗候有功洮西遷內殿崇班郭達趙高南征珍功最諸將遷西染院使擢鄜延鈐轄進副總管從種諤攻金湯永平川斬二千級累遷客省使拜懷州防禦使龍神衛四廂都指揮使徐禧城永樂珍以兵從板築方興羌數十騎濟無定河覘役珍將追殺之禧不許謀言夏人聚兵甚急珍請禧還米脂而自居守明日果至禧復來夏兵且濟珍欲乘未集擊之及

宋史新編卷百十

三

攻城急又欲乘兵氣未衰潰圍而出使人自求生禧咸不許數日城陷珍縋而免子弟死者六人亦坐貶皇城使神宗察無罪慰諭之元祐初為環慶副總管夏人寇涇原號四十萬珍擣虛馳三百里破之曲律山俘斬千八百人進東上閣門使忠州防禦使卒

劉閔字靜叔青州人初為軍校從文彥博討貝州以穴城先登功擢虎翼指揮使累遷宣武神衛都指揮使昭州刺史辰州團練使韓絳宣撫陝西詔閔自河東為犄角遇夏兵大集衆懼閔自殿後率銳驍搏戰飛矢蔽體不為却敵解去為冀州駐泊總管開青楊道口以退河

張真入賴之以左金吾大將軍致仕卒

郭成子信之德順軍安堡人以從軍得供奉官王師

靈武成將涇原兵從劉昌祚大破夏人奪其隘至城下

有羌乘白馬突陣成躍馬梟其首進秩四等朝廷築平

夏城環以土砦使成往守俾阿埋都逋二酋進雄州防

禦使涇原鈐轄徽宗詔諸軍并力築綏戎懷戎二堡成

獨當合流之役暴露雪中感疾卒成輕財好施名震西

鄙既沒廉訪使者王莽竭白於朝帝手書報曰郭成盡

忠報國有功于民宜載祀典廟榜曰仁勇子浩有傳

賈岳字民瞻開封人以材武選為內殿承制慶州荔原

宋史新編卷五十一

五

堡都監林廣討瀘夷辟將前鋒又為河東將敗夏兵於

明堂川累功轉莊宅副使遷路監紹聖中夏兵數萬圍

麟州神堂砦甚急岳以數百騎往援一矢殪其酋眾駭

潰加皇城使威州刺史又遷路鈐轄岳在兵間二十年

有智略能拊御士卒所鄉輒勝遷至步軍都虞候濠州

團練使卒年五十二贈雄州防禦使

張整字成伯亳州人由供奉官為利文州都巡檢使邊

夷歲鈔省地吏習不與校至反遺之物留又乃去整慕

死士伺其來掩擊幾盡有司劾生事神宗壯之不問調

荆湖將領拓溪蠻地築九城董兵鎮守又破蠻於大田

歲中三遷徙行萬眾乘舟屯托口迫黔江城時守兵才

五百人情大恐整分兵設伏大破之為廣西鈐轄坐殺

降徭賊官復為涇原真定京東環慶鈐轄整治軍嚴明

哲宗嘗召對權龍神衛四廂都指揮使管幹馬軍司卒

官至威州刺史

張蘊字積之開封將家子也從軍為小校隸劉昌祚西

計以戰功賜金帶從征安南次富良江寨蒙先濟眾隨

之變逸走使巫被髮登崖為厭勝總射之應弦而斃一

軍謹諫歷京西涇原將知綏德懷寧順寧軍等六城儲

粟至三十萬斛將兵取宥州大破夏人又與宥州監軍

宋史新編卷五十一

五

戰敗之夏人寇順寧直伏陘中俘斬及獲馬械甚眾累

遷至通州防禦使開德河陽馬步軍副總管顯慶皇后

母自鄭氏再適蘊徽宗屢欲以恩進其官輒力辭人以

為賢卒年七十三贈感德軍節度使諡榮毅

王恩字澤之開封人以善射入羽林補供備庫副使為

河州巡檢遷涇原將嘗整軍出萬忠嶺士饑欲食恩倍

道兼行衆洶洶已而遇敵數萬引兵先入壁井窳皆具

諸將始服羌扣壁願見恩單騎徑出遙與語一夕羌引

去哲宗召見語左右曰先帝時宿衛人皆傑異如此留

為龍神衛都指揮使遷馬軍都虞候出為涇原副都

管并護秦渭延熙四路在城西安築臨羌天都十餘里
羌圍平夏恩止諸校出戰而設伏於歸路曰彼野無所
掠必攜攜而遇伏必敗已而果大獲徽宗立以衛州防
禦使徙熙河改知渭州括隱地數萬頃分弓箭士耕屯
以省餽餉邊臣獻車戰議帝以訪恩恩曰古有之然今
非所習恐緩急難用夫操不習之器與敵周旋先自敗
耳帝善其對遷至殿前都指揮使武信軍節度使屬疾
以檢校司徒致仕卒年六十二贈開府階
楊應詢字仲謀楊淑妃族孫也歷知信安保定軍霸州
溘灤地沮如水潦易集居人浮板以濟應詢增隄防為

宋史新編卷五十一

三五

長衢濬其旁以泄流民利賴之為河北沿邊安撫使又
知雄州朝廷多取西夏地遼為之還不從擁兵並塞中
外恫疑應詢曰願治兵積粟示有備彼將聞風自戢明
年果還兵尋兼高陽關路鈐轄邊人捕得北盜呂鐵兒
遼謂略執平民有詔縱釋應詢言吾知執盜耳求而與
之是示怯也不與遂質我民固索之應詢坐貶再遷洋
州觀察使入提舉萬壽觀復為定州真定大名副都總
管卒年六十三贈昭化軍節度使諡康理
趙隆字子漸成紀人應募從王韶取熙河大將姚麟被
重創渴欲死時已暮有泉近賊管隆獨身潛往漬衣泉

中賊覺隆且闕且行待歸以飲麟麟乃甦又從李憲破
西市師討鬼章隆斷河橋以絕諸羌之援為涇原將戰
平夏川功最多崇寧中鈐轄熙河預復鄯廓夏人寇涇
原詔熙河深入分其兵無令專鄉東方師至鐵山隆先
登士皆殊死戰敵解去徽宗召勞之重賞與論燕雲事
隆極言不可貫曰君能共此當有殊拜對曰隆武夫豈
敢干賞異時起釁萬死不償責貫知不可奪白以知西
寧州充隴右都護遷溫州防禦使龍神衛捧日天武都
指揮使仍為本道馬步副都總管卒贈鎮潼軍節度使
命詞臣製碑帝篆額曰旌忠

宋史新編卷五十一

三六

高永年河東蕃官也為麟州都巡檢從王瞻取青唐屢
與羌戰有功乾溝之役單馬援矛刺羌酋彪雞斬萬眾
之中斬其首餘眾皆遁已而隴撥通鄯州末年佐王瞻
拒守及姚雄棄湟鄯皆以永年殿歸師崇寧初知岷州
蔡京議復兩州王厚使永年帥兵拔湟州即知州事自
皇城副使進四方館使利州刺史為熙秦兩路兵都統
制與溪賒羅撒戰大敗之遂平鄯州遷岷州團練使知
其州溪賒羅撒合夏國四監軍之衆逼宣威城永年出
禦之行三十里逢羌帳下親兵皆永年昔所推納熟戶
也永年不之備羌遽執永年以叛遂為多羅巴所殺探

其心食之曰此人奪我國使吾宗族漂落無處所不可不殺也是役也王厚實主其事而謀策皆出永年乃刻永年信任降羌坐受執縛故贈恤不及而厚亦坐是貶永年略知文義范純仁嘗令贊所著書詰闕作元符隴右錄不以棄隍鄣為是故蔡京用之雖成功然竟以此死云

論曰宋制知州參用介冑之臣中世有事邊疆彌重茲選郭成勞王事以死臣節懋矣張蘊甘分辭策趙隆不敢啓豐干賞劉仲武敗不飾咎勝不言功雖被服儒者或有媿焉苗授錢南之計審和斌交州之對直王文郁

宋史新編卷一百一十

二七

香崖之議驗周永清守土之言壯曲珍圖功之志決以至張整御衆嚴費岳射藝精李浩劉紹能臨敵銳王恩王光祖察機中劉開張守約楊應詢撫民惠不均為良帥哉王瞻父子狡焉喜功死不償責高永年有餘勇而不足於智可憫也夫

宋史新編卷一百一十

宋史新編卷一百二十一 列傳六十二

明南京戶部主事莆田柯維騏者

韓忠彥

韓忠彥字師朴宰相琦子也蔭為將作監簿第進士歷給事中官制行章惇為門下侍郎奏給事中東省屬官封駁宜先稟而後上忠彥奏事當封駁則與執政異何稟議之有左僕射王珪為南郊大祀使事之當下者自從其所畫旨忠彥以官制駁之詔皆從其議元祐中累擢知樞密院事紹聖中以觀文殿學士知真定府移定州忠彥初以州兵西方非是願棄所取地以息民力至

宋史新編卷一百二十一

一

是坐降資政殿學士知大名府徽宗立以吏部尚書召拜門下侍郎陳四事曰廣仁恩開言路去疑似戒用兵踰月拜尚書右僕射兼中書侍郎是時蠲逋負敘復流人忠直若知名之士稍收用號小元祐云進左僕射兼門下侍郎封儀國公為右相會布黨所排出知大名府蔡京為相又以欽聖欲復廢后為忠彥罪再降秩懷州居住又以棄隍州謫崇信軍節度副使濟州居住逮復隍鄣又謫磁州團練副使後以宣奉大夫致仕卒年七十二子治太僕少卿治子肖胄亦登政府別有傳

論曰韓忠彥輔徽宗之初政善矣不幸與群姦同事勢

難相容故曰一薰一蕕十年尚亦有臭夫其初免也以曾布其連竄也以蔡京帝皆不之庇獨於京則四拜相而寵彌隆迄于禪位嗚呼維此良人弗求弗迪維彼忍心是顧是復厲王所以奔于莒也帝其蹈前轍何哉

趙挺之

張商英

劉正夫

何執中

鄭居中

趙挺之字正夫諸城人進士上第熙寧建學選教授登棧二州通判德州哲宗召試館職為祕閣校理遷監察御史初在德州希意行市易黃庭堅監德安鎮謂鎮小民貧不堪誅求及召試蘇軾曰聚斂小人豈堪此選至

宋史新編卷五十一

是挺之劾軾誹謗先帝既而坐不論蔡確通判徐州歷遷中書舍人給事中徽宗立為禮部侍郎拜御史中丞曾布知禁中密指諭使建議紹述於是挺之排擊元祐諸人不遺力由吏部尚書拜右丞進左丞中書門下侍郎時蔡京獨相帝謀置右輔挺之以京薦拜尚書右僕射既相與京爭權屢陳其姦惡且請去位避之以觀文殿大學士中太一宮使留京師乞歸青州將入辭會彗星見帝默思咎徵罷京除京諸蠹法召挺之曰京所為一如卿言加挺之特進仍右僕射京首與邊事連年用兵帝語大臣曰朝廷不可與四夷生隙挺之退謂同列

曰上志在息兵吾曹所宜將順已而京復相挺之仍以大學士使佑神觀卒贈司徒謚清憲

張商英字天覺蜀州人長身偉然豪視一世章惇經制夔夷狎侮郡縣商英知南川著道士服長揖就坐惇肆意大言商英隨機折之落落出其上惇大喜延為上客歸薦諸王安石擢至監察御史坐論樞密檢詳官劉奉世語侵樞臣文彥博等上印求去詔責商英監荆南稅更十年乃得館閣校勘檢正刑房商英嘗薦舒亶可用至是亶知諫院商英以壻王滂之所業示之亶繳奏以為事涉干請責監赤岸鹽稅哲宗初為開封府推官屢

宋史新編卷五十一

詣執政求進朝廷稍更新法商英上書言三年無改於父之道可謂孝矣且移書蘇軾求入臺其庾詞有老僧欲住烏寺呵佛罵祖之語呂公著聞之不悅出提點河東刑獄哲宗親政召為右正言左司諫商英積憾元祐大臣極力攻之疏論司馬光呂公著劉摯呂大防援引朋儔譏議先帝遂論內侍陳衍以搖宣仁至比之呂武乞追奪光公著贈諡仆碑毀冢又言文彥博背負國恩及蘇軾范祖禹孫升韓川諸人皆相繼受譴又言願陛下無忘元祐時章惇無忘汝州時安燾無忘許昌時李清臣曾布無忘河陽時其觀望押闔以險語激怒當世

欽頌此悖壽交惡商英助悖傾壽哲宗不直商英徙左
司員外郎尋青監江寧酒遷至中書舍人謝表歷詆元
祐諸賢衆益畏其口徽宗出為河北都轉運使降知隨
州崇寧初為吏部刑部侍郎翰林學士蔡京拜相商英
雅與善當制過為褒美尋拜尚書右丞轉左丞復與京
議政不合數詆京御史取商英所作元祐嘉禾頌及司
馬光祭文斥其反覆罷知亳州入元祐黨籍京罷相知
鄂州京復相以散官安置歸陝兩州大觀四年京再逐
起知杭州過闕賜對留為資政殿學士中太一宮使頃
之除中書侍郎遂拜尚書右僕射京又盜國柄中外怨

宋史新編卷五十五

四

疾見商英能立同異更稱為賢徽宗因人望相之時久
旱彗星中天是夕彗不見明日雨徽宗喜大書商霖二
字賜之商英為政持平大革弊事勸帝節華侈息土木
抑僥倖帝頗嚴憚之然意廣才疏凡所當為先於公坐
誦言故不便者得預為計何執中鄭居中日夜醞織其
短御史中丞張克公疏擊之以觀文殿大學士知河南
府旋貶崇信軍節度副使衡州安置京遂復用未幾太
學諸生為訟冤京懼乃乞令自便繼復還故職卒贈少
保商英繼蔡京作相小變其政故蒙忠直之名高宗賜
諡文忠天下不謂然兗唐英

唐英字徹功及進士第調穀城令英宗繼統上謹始書
云他日必有引漢定陶故事以惑宸聽者帝不豫皇太
后垂簾又上書請立皇太子神宗即位擢殿中侍御史
薦知江寧府王安石經術道德宜在左右未幾卒唐英
有史材所著有仁宗政要未名臣傳蜀檣枕

劉正夫字德初西安人未冠入太學有聲元豐八年預
南省奏名後歷太常博士除左司諫入對徽宗語及蔡
卞獄徐引尺布斗粟之謠以對帝感動遷至給事中蔡
京據相位正夫附翼之京罷又與鄭居中陰援京京憾
劉達次骨而達善正夫京雖賴其助亦惡之因章縱獄

宋史新編卷五十五

五

諷有司追逮帝知其情第貶兩秩京又出之成都入辭
留為翰林學士京愈不能平謀中以事作春宴樂語有
紫宸朝罷袞衣閒之句京黨張康國密白帝曰袞衣豈
可閒竟改龍圖閣直學士知河南府召為工部尚書拜
右丞進中書侍郎帝喜其不與京同擢拜特進少宰屬
疾告老除安化軍節度使開府儀同三司致仕徙節安
靜軍起充中太一宮使封康國公卒諡文憲再贈太傅
正夫能迎時上下持祿養權性吝嗇惟恐不足於用晚
年築第悉取其旁軍營民舍議者譏之
何執中字伯通龍泉人進士高第調合毫二州判官毫

有妖獄又不竟執中訊諸囚聽其相與語謂牛羊之角皆曰股扣其故閉不言相視色變執中曰是必為師張角諱耳卽引伏知海鹽縣邑人紀其政有十異入為太學博士選為王府記室轉侍講徽宗卽位歷遷吏部尚書兼侍讀辟雍成請開學校使都人士女縱觀大為士論所貶拜尚書右丞進中書門下侍郎一意謹事蔡京遂代為尚書左丞加特進制下太學諸生陳朝老詣闕上書曰執中夤緣攀附致位二府亦已大幸遽俾之經體贊元是猶以蚤負山多見其不勝任也疏奏不省而眷注益異執中與蔡京並相無所建明及張商英任事

宋史新編卷百五

六

執中惡其出已上與鄭居中合擠之陳瓘在台州起遷人石幟知州事使脅取尊堯集謀必死瓘語在瓘傳會正宰相官名自少保轉少傅為太宰又遷少師封榮國公輔政凡一紀被疾以太傅就第其在政府嘗戒邊吏勿生事重改作惜人材寬民力置義莊贍宗族性復謹畏至於迎順主意贊飾太平則始終不能自克卒贈太師清源郡王謚正獻

鄭居中字達夫開封人第進上崇寧中遷至中書舍人直學士院居中為貴妃從兄弟妃家世微亦倚居中為重由是連進權會妃父紳客祝安中者上書涉旁訕居

中坐罷知和州徙潁州明年歸故官遷給事中翰林學士大觀初同知樞密院時妃寵後宮於居中無所賴乃以外戚秉政辭改資政學士中太一宮使兼侍讀蔡京以星變免趙挺之相與劉逵謀盡改京所為政未幾帝悔更張之暴居中往來紳所知之卽入見言陛下建學校興禮樂以藻飾太平置居養安濟院以周拯窮困何所逆天而致威譴乎退語禮部侍郎劉正夫正夫繼請對語同京再得政兩人之助為多居中厚責報京京言不效怨之乃與張康國比而間京都水使者趙霖得龜兩首於黃河獻以為瑞京曰此齊小白所謂象罔見之

宋史新編卷百五

七

而霸者也居中曰首豈宜有二帝命棄龜金明池謂居中愛我遂申前命進知院事妃正位中宮以嫌罷為觀文殿學士政和中再知樞密院官累特進時京總治三省益變亂法度居中每為帝言帝亦惡京專尋拜居中少保太宰使伺察之居中存紀綱守格令抑僥倖振淹滯士論翕然望治丁母憂旋詔起復踰年加少傅得請終喪服除以威武軍節度使使佐神觀還領樞密院加少師連封崇宿燕三國公朝廷遣使與金約夾攻遼復燕雲蔡京童貫主之居中力陳不可由是議稍寢其後金數攻遼日蹙王黼童貫復議舉兵居中又言不宜幸

災而動待其自斃可也不聽燕山平進太保自陳無功不拜暴卒贈太師華原郡王諡文正帝表其隧曰政和甯亮醇儒宰臣文正鄧居中之墓時又有安亮臣者亦嘗上書論燕雲事謂臣恐異時唇亡齒寒邊境有可乘之釁微宗然之命以官後竟為姦謀所奪堯臣嘗舉進士不第悼族子也

論曰國有小人雖治世不能免然未有叢集蔓引若微宗朝者自韓忠彥罷而蔡京進相繼為宰執皆京之徒也趙挺之由其推拔張商英過為褒譽及競利爭權遂相傾構方京罷而政更帝頗動念鄧居中與劉正夫力

宋史新編卷五十五

援之責望弗償復揚其惡正夫與劉達雅相善達既致京所為則正夫可樹恩於京耶何執中謹事京漫無可否然與居中合擠商英決非為京地矣夫此五人者其他行事槩不足道即其寮友異同尤徵險狡歐陽子曰小人無朋其暫為朋者偽也觀此信然

張康國 朱諤 劉達 林攄

管師仁 侯蒙 余深 薛昂

張康國字賓老揚州人第進士知雍丘縣紹聖中戶部尚書蔡京薦提舉兩浙常平推行役法徙福建轉運判官歷崇寧不三歲連遷中書舍人仍不試而命未幾遂

翰林學士至尚書左丞知樞密院事初蔡京定元祐黨籍看詳講議司編彙章牘康國皆預密議故汲汲援之及得志寢為崖異微宗惡京專悞除令止其姦嘗許以相一日康國朝退暴得疾仰天吐舌死至待漏院卒或疑中毒云贈開府儀同三司諡文簡

朱諤字聖與華亭人初名綬進士第二崇寧中為給事中中以同黨籍人姓名故改名進御史中丞帝曰今朝廷無事宜審重以稱朕意對曰前此中執法類不知職守言事多妄至過天津橋見汴隄一角墊陷乞修葺如許細故何足論哉俄兼侍讀徙兵禮吏三部尚書大觀初

宋史新編卷五十五

九

拜右丞相數月卒贈光祿大夫諡忠靖諤出蔡京門善附合不能有所建白既死京為誌其墓

劉達字公路隨縣人進士高第崇寧中歷兵部尚書同知樞密院拜中書侍郎達無他才能以附蔡京故躡進京以星變去相達首勸徽宗碎元祐黨碑寬上書邪籍之禁凡京所行事稍稍澄正達與趙挺之同心然挺之多智每建白務開其端使達終其說達欲自以為功直情不顧未滿歲帝疑達擅政而鄧居中劉正夫之策售矣帝意既移於是御史余深石公弼論達專恣庇其婦兄章縱使之盜鑄罷知亳州京復相再責鎮江節度副

使安州居住京再以星變去稍起知杭州加資政殿學士以醴泉觀使召及都而卒贈光祿大夫

林攄字彥振福州人以父邵蔭至教令檢討官蔡京講

明熙豐故事引為屬遷屯田右司員外郎時遣朝士察

諸道攄使河北入辭言河朔事宜徽宗喜曰卿所陳已

盡利害毋庸行賜進士第連擢翰林學士遼遣使請還

夏疆命攄報聘京密使激怒以啓釁入境盛氣以待迓

者小不如儀輒辨詰及見遼主即抗言數夏人之罪謂

北朝不能加責反為之請及辭答語復不異遼人大怒

空客館水漿絕煙火至舍外積潦亦汚以矢洩使饑渴

宋史新編卷五十一

十

無所得凡三日乃遣還饗餼祖犒皆廢議者以為怒鄰

生事猶除禮部尚書既而遼以為言出知頴州尋召為

開封尹同治妖人張懷素獄得民士交關書疏數百攄

請悉焚蕩以安反側京與懷素游最密攄實為京地也

京德之用鞫獄明允加秩改兵部尚書進同知樞密院

尚書左丞中書侍郎集英臚唱貢士攄當傳姓名不識

甄盜字帝笑曰卿誤邪攄不謝而語詆同列御史論其

寡學倨傲失人臣禮黜知滁州言者不厭罷奉祠起拜

端明殿學士久之知揚州徙大名府過闕為帝言頃使

遼見其國中攜貳若兼而有之勢無不可蓋以曩辱故

脩怨焉其後北伐蓋兆於此加觀文殿學士拜慶遠軍

節度使復被論罷還姑蘇蕩生於首卒贈開府儀同二

司嗣絕靖康初以京死黨追貶節度副使

管師仁字元善龍泉人第進士歷左司諫論蘇軾蘇轍

毀熙寧之政其門下士晁補之輩不宜在朝廷遂去之

累擢刑部尚書以樞密直學士知揚州徙定州時承平

百餘年邊備不整而遼橫使再至為西人請侵疆朝廷

詔師仁設備至則增陴浚隄繕葺甲冑徽宗手詔獎激

召為吏部尚書俄同知樞密院才兩月以病請拜資政

殿學士佑神觀使卒贈正奉大夫

宋史新編卷五十一

十一

侯蒙字元功高密人未冠有俊聲急義好施進士及第

由尉令擢至殿中侍御史崇寧星變求言蒙疏十事徽

宗有大用意遷侍御史西將高永年死于羌帝怒親書

五路將帥劉仲武等十八人姓名敕蒙往秦州逮治既

行拜給事中至秦又拜御史中丞蒙奏言漢武帝殺上

恢不如秦繆公赦孟明子王綰而晉侯喜孔明亡而蜀

國輕今羌殺吾一都護而使十八將絛之而死是自艾

支體也帝釋不問累遷同知樞密院進尚書左丞中書

侍郎一日帝從容問蔡京何如京對曰使京能正心術

雖古賢相何以加帝領首曰使京能正心術

之中以事罷知亳州旋加資政殿學士宋江寇京東蒙
上書言江以三十六人橫行齊魏官軍數萬無敢抗者
其才必過人今清溪盜起不若赦江使討方臘以自贖
帝曰蒙居外不忘君忠臣也命知東平府未赴卒年六
十八贈開府階謚文穆

余深福州人進士及第累官御史中丞兼侍讀與林摠
治張懷素獄為故京掩覆京力引之大觀中由吏部尚
書拜尚書左丞歷中書門下侍郎京致仕深不自安請
罷政和二年京復相深復入中書宣和初為太宰進少
保再封衛國公加少傅出為鎮江軍節度使知福州靖

宋史新編卷百三

十一

康初加特進觀文殿大學士深與林摠諂事蔡京結為
死黨京竊謀詭計得二人助為多以數被論為致仕高
宗降中大夫臨江軍居住尋赦還卒

薛昂杭州人登元豐八年進士第昂寡學術惟宗王安
石嘗在安石坐圍棋賭詩安石代其作在哲宗時請罷
史學皆宗斥為俗伎徽宗時歷給事中兼大司成士子
有用史記西漢語輒黜之及為翰林學士不稱職改刑
部尚書轉兵部至尚書左丞門下侍郎尋請罷授彰化
軍節度使佑神觀使改特進充資政殿大學士知應天
府昂因蔡京進始終附會至舉家為京諱有犯輒笞責

昂嘗諛及即自批其口靖康初言者斥其罪詔致仕枕
州軍亂昂擅領州事責徽州居住

論曰甚矣蔡京之恣威福也同已者超躡異已者傾擗
並時兩府誰非所締合哉宋諤林摠余深薛昂成之死
靡貳而摠深贊其計畫為國賈禍罪尤甚焉張康國劉
摠晚與京異然一當主眷之衰一當罷相之後所謂權
利盡則交踈豈虞死灰尚復然乎管師仁昔為諫官忍
於逐二蘇客不令立朝其阿附可知及與政以疾早退
豈素心耶若侯蒙者行事論議不失正庶差賢云

宋史新編卷百三

十三

宋史新編卷一百二十一

明南京戶部主事莆田柯維祺著

白時中 徐處仁 李邦彥 吳敏

唐恪 王安中 王襄 趙野

曾輔 耿南仲 黃 聶昌

白時中字蒙亨壽春人登進士第累官吏部侍郎坐事降知鄆州復召用政和六年拜尚書右丞中書門下侍郎宣和六年加特進太宰封崇國公進慶國初時中為春官詔令編類天下祥瑞其有非文字所能盡者圖繪以進時中進政和瑞應記并贊及為太宰表賀翔鶴霞

宋史新編卷一百二十二

光等事園丘禮成上言休氣充應前所未有乞宣付祕書省時燕山日告急而時中恬不為慮金人入攻京城修守備時中謂宇文粹中曰萬事須是涉歷非公嘗曰擊守城事吾輩豈知首尾邪欽宗召大臣決策守京師時中以將兵非所能與李綱爭論語在綱傳尋罷為觀文殿學士中太一宮使御史劾其不才落職卒徐處仁字擇之應天人進士甲科歷知金鄉縣以薦者召見徽宗問京東歲事以旱蝗對問盜賊曰有之上謂不欺除宗正寺丞太常博士時初置算學議所祖或以孔子贊易知數處仁言仲尼之道非專門比黃帝迎日

推策數之始也擢至給事中戶部尚書拜中大夫尚書

右丞既而以資政殿學士知青州徙知永興軍童貫使陝西欲平物價處仁議不合改知河陽落職知蘄州又之以顯謨閣直學士知潁昌府民得罪官掖者雖赦不原童貫因其奏擠之奪職奉祠復延康殿學士知汝州再奉祠知徐州召為醴泉觀使徽宗訪天下事對曰天下大勢在兵與民今水旱之餘賦役繁重公私凋弊兵民皆困不及今謀之後將有不勝圖除侍讀處仁復申家宰制國用之說上稱善詔置裕民局討論振兵裕民之法祭京不悅言者謂今設局曰裕民豈平日為不裕

宋史新編卷一百二十二

民哉乃罷局出處仁知揚州未幾以疾奉祠歸方臘為亂處仁亟見留守薛昂畫戰守事聞起為應天尹河北盜起徙大名以剛廉稱徽宗詔詢所以備金者處仁上備邊御戎十策進觀文殿學士召為寶錄宮使特陞大學士二府得除大觀文自處仁始欽宗即位金人犯京師處仁合銳兵勤王奏乞下詔親征以張國威奏至詔適下以李綱為行營使即移書綱言備禦方略金人請和歸奏宜伏兵濟滑擊其半濟召為中書侍郎欽宗問割三鎮對曰國不競亦陵且定武為潛藩不當棄吳敏以議合薦處仁可相拜太宰兼門下侍郎處仁變前議

與吳敏李綱異嘗與敏爭事擲筆中敏面鼻額為黑
恪耿南仲聶山欲排去二人而代之位諷言者論之與
敏俱罷處仁為中太一宮使尋知東平府提舉崇福宮
高宗即位起為大名尹北道都總管卒處仁為首相無
建明种師道請合諸道兵屯河陽諸州為防秋計處仁
謂金人豈能復來不宜先自擾以示弱南都受圍時處
仁在圍城中都人指為姦細殺其長子庚幼子度吏部
侍郎

李邦彥字士美懷州人上舍及第授秘書省校書郎試
符寶郎邦彥俊爽為文敏而工然生長閭閻習猥鄙事

宋史新編卷百三十一

三

應對便捷善謳謔能蹴鞠每綴街市俚語為辭曲人爭
傳之自號李浪子言者幼其無檢罷符寶郎復為校書
郎歷起居郎邦彥善事中人爭薦譽之累遷尚書左丞
父死起復與王黼不協迺陰結蔡攸梁師成等讒黼罷
之拜少宰無所建明都人目為浪子宰相徽宗內禪命
為龍德宮使升太宰金兵薄都城李綱种師道罷邦彥
堅主割地之議太學生陳東數百人伏宣德門上書言
邦彥及白時中張邦昌趙野王孝迪蔡懋李稅之徒為
社稷之賊邦彥退朝群詬而欲毆之邦彥疾馳得免迺
以特進觀文殿大學士充太一宮使不旬日復起為太

宰言者交論之出知鄧州遂請持餘服奉祠建炎初以
主和誤國責建武軍節度副使潯州安置

吳敏字元中真州人在辟雍有聲即為蔡京所知後為
秘書省校書郎京薦充館職中書以敏未嘗過省不可
京請徽宗御筆特召上殿除右司郎官繇是權倖爭請
御筆而繳駁之任廢矣升中書舍人同修國史改給事
中鄭居中秉政敏數言其失居中中以事罷奉祠久之
復給事中權直學士院兼侍講既而除門下侍郎命草
詔禪位太子欽宗既立上皇出居龍德宮敏與蔡攸同
為宮副使遷知樞密院拜少宰敏主和議與太宰徐處

宋史新編卷百三十一

四

仁議不合紛爭上前並罷為醴泉觀使言者論其比蔡
京父子出知揚州再貶崇信軍節度副使涪州安置建
炎初移柳州以薦起知潭州敏辭免勾宮祠紹興初復
觀文殿大學士為廣西湖南宣撫使卒
唐恪字欽叟錢塘人以蔭登第累官右司員外郎起居
舍人出為河北都轉運使加集賢殿修撰中貴人誦詔
有所市恪不答憤而歸中以他事降秩知梓州凡五年
徙滄州河決水犯城下恪悉力營治城得全進龍圖閣
待制知揚州召拜戶部侍郎京師暴水至汴且溢付恪
治之決金隄注之河浹旬水平宣和初遷尚書為王黼

所陷罷知滁州言者論其治第擾民踰制予祠五年起
知青州未行召爲吏部尚書徙戶部復請外知潭州改
杭州靖康初拜同知樞密院事至則爲中書侍郎進少
宰兼中書侍郎金人邀割三鎮恪集廷臣議以爲當與
者十九恪從之使者旣行諸道勤王兵大集輒諭止皆
反旆而去泊金兵薄城下始悔之密請以太子居守而
西幸洛連據秦雍領天下親征以圖興復欽宗將從其
議而開封尹何臬引蘇軾所論謂周之失計未有如東
遷之甚者帝以足頓地曰今當以死守社稷擢臬門下
侍郎恪從帝巡城爲都人遮擊策馬得脫御史胡舜陟

宋史新編卷五十三

五

劾恪智慮不能經畫邊事但長於交結內侍今國勢日
蹙不可以備位乃以觀文殿大學士中太一宮使兼侍
讀罷臬代爲相帝留金營金人議立張邦昌取百官推
戴狀恪旣書名仰藥而死

王安中字履道陽曲人進士及第仕州縣至御史中丞
有絲禪者以增廣鼓鑄之說媚于蔡京京主其言安中
獨論禪欺上擾下禪竟得罪時徽宗方鄉神仙蔡京引
方士王行昔以妖術見朝臣戚里當緣關通安中請嚴
臣庶往還之禁并言京欺君僭上蠹國害民數事上悚
然納之已而再疏京罪上曰俟過天寧節當爲卿罷京

京伺知大懼其子攸日夕侍禁中泣拜懇祈上爲
中翰林學士又爲承旨宣和中遷至尚書左丞金人來
歸燕謀帥臣安中請行王黼贊於上授慶遠軍節度使
河北河南燕山府路宣撫使知燕山府遼降將郭藥師
同知府事藥師跋扈府事皆專行安中不能制第曲意
奉之俄加檢校少保改少師時山後諸州俱陷唯平州
爲張覺所據金人入燕以覺爲臨海軍節度使其後叛
金金人攻之覺敗奔燕金人來索急安中不得已縊殺
之函其首送金郭藥師自是解體語在張覺傳安中召
還除檢校太保健雄軍節度使大名府尹兼北京留守

宋史新編卷五十三

六

司公事靖康初言者論其締令王黼童貫及不幾察郭
藥師叛命罷奉祠又連貶單州團練副使象州安置高
宗卽位內徙道州尋放自便卒安中爲文豐潤敏拔尤
工四六徽宗嘗宴睿謨殿命賦詩百韻紀其事旣成令
大書殿屏凡侍臣皆以副本賜之其見重如此有初察
集傳于世

王襄初名寧南陽人登進士第歷官中外坐事奪龍圖
閣直學士予祠大觀中爲兵部侍郎使高麗還對稱旨
先已更名必至是賜名襄遷至吏部尚書同知樞密院
事坐薦引近侍罷知亳州又坐交通郭天信落職予祠

久之起知郢州尋加資政殿學士知淮寧府以言事忤王黼復予祠起為河南尹金人再入出為西道都總管張杲副之高宗即位復為河南尹坐靖康勤王與趙野迂道宿留降寧遠軍節度副使永州安置卒

趙野開封人徽宗時登第歷翰林學士至尚書左丞時蔡京王黼更秉政植黨相擠一進一退莫有能兩全者野處之皆得其心京黼亦待之不疑靖康初為門下侍郎以諫官言罷之出為北道都總管頗岐為副已而落職予祠元帥府建命與范訥為宣撫司守東京尋帥師屯宛亭以待王師王襄既責野亦降安遠軍節度副使

宋史新編卷五十三

邵州安置建炎初起知密州屬盜起棄城去軍校杜彥等乘間作亂追野以歸彥坐堂上數之曰汝知州而攜家先遁此州之人誰其為主野不能應遂見殺

曹輔字載德南劍州人第進士中詞學兼茂科歷祕書省正字自政和後帝多微行乘小轎子民間猶未知及蔡京謝表有輕車小輦七賜臨幸自是邸報聞四方而臣僚阿順莫敢言輔上疏略曰陛下出入塵陌之中郊坳之外極游樂而後反陛下當宗廟社稷付託之重玩安忽危一至於此昔者仁祖視民如子憫然惟恐或傷一宮闈不禁衛士輒踰禁城幾觸寶瑟俚語有之盜

僧主人主人何負於盜哉上得疏出示宰臣令赴都堂審問太宰余深曰輔小官何敢論大事輔對曰大官不言故小官言之官有大小愛君之心則一也少宰王黼陽顧左丞張邦昌右丞李邦彥曰有是事乎皆應以不知輔曰曾此不知焉用彼相黼怒其侵已令吏從輔受辭輔操筆曰區區之心一無所求愛君而已退待罪於家遂編管郴州凡六年黼當國不得移輔亦怡然不介意欽宗立召為監察御史奏言宰相因循苟且誤國大計乞正其罪而罷黜之復因面奏曰陛下用此數人於艱難之中敗事必矣帝曰卿姑待之輔曰存亡所關不

宋史新編卷五十三

容猶豫帝曰朕已有處置次日猶未行遣輔因奏事曰言官論列大臣勢不兩立臣言不行不敢復居此職退而居家待罪帝手詔褒諭遣中使押令供職王雲使金議加十六字徽號及玉輅袞冕儀物之類輔上疏極陳屈已崇奉為失計且引魯仲連却帝秦之說為証輔在試院中聞諸奉使計議人並改為和議一二大臣議不協遂圖引去輔奏疏願以和為名以戰為實二者不可一廢惟吾先後用之耳帝深然之即試院中除諫議大夫既出院因論朝廷宜急而緩者五事以獻如邢磁相當虜南衝而不命將分兵團集民伍置屯列寨之類皆

一時要務遷給事中輔以言不用懇辭不允未幾除御
史中丞遂拜延康殿學士簽書樞密院事金人圍汴都
何桌以宰相領守禦輔副之桌忌輔奏遣報謝虜軍輔
留虜營七日而歸桌贊帝再詣金營輔曰虜意不可測
桌厲聲詆輔輔復率馮解說之桌堅不從卒如所料輔
從二帝留軍中張邦昌請歸輔輔歸乞奉祠邦昌不從
輔謁康王於濟州從至南京陳五事嘉納之康王即位
輔仍舊職數日卒

耿南仲開封人登第歷太子詹事寶文閣直學士欽宗
立累升尚書左丞門下侍郎金人再舉鄉京師請割三

宋史新編卷三十三

九

鎮以和議者多主戰守唯南仲與吳玠堅欲割地金人
次洛陽不復言二鎮直請畫河為界於是議遣大臣往
南仲以老辭聶昌以親辭上大怒令南仲出河東昌出
河北議割地初南仲自謂事帝東宮首當柄用而吳玠
李綱越次居已上不能平因每事異議尤力沮李綱而
戰守之備皆罷高宗立罷與祠言者論其誤國罪詔鐫
學士秩其子中書舍人延禧亦落職與祠尋責南仲臨
江軍居住言者不已帝曰南仲誤淵聖天下共知朕嘗
欲手劍擊之命降授別駕安置南雄行至吉州卒

王寓字元惠江州人父易簡資政殿大學士兼侍講寓

歷禮部尚書翰林學士康王之使金也以寓為尚書左
丞副之寓憚行假夢兆丐免易簡亦上書以請上震怒
追毀左丞命降單州團練副使新州安置并易簡宮祠
黜之建炎中賊馬進破江州易簡等三百人俱被害

聶昌字貴遠臨川人絲太學上舍釋褐為相州教授蔡
攸薦除祕書郎歷戶部侍郎昌本厚王黼既而從蔡京
為黼所中罷知德安府又以鄉人訟請崇信軍節度副
使安置衡州欽宗立吳玠用事以昌猛厲徑行為可助
已累遷戶部尚書領開封府敏度不為用始憚之引唐
恪徐處仁等共政獨遺昌昌舊名山至是帝謂其有周

宋史新編卷三十三

十

昌抗節之義乃命之曰昌京師復戒嚴拜同知樞密院
入謝陳扞敵之策帝壯之命提舉守禦以便宜行事然
實無所能何桌議建四將統勤王兵昌與耿南仲力沮
之語在桌傳金人議割兩河須大臣報聘詔分命南仲
與昌俱辭不往帝怒回遣之昌出河東行至絳絳人閉
壁拒之昌持詔抵城下縋而登州鈐轄趙子清麾眾害
昌扶其日而鬻之事聞贈昌觀文殿大學士諡忠愍昌
為人踈雋喜周人之急然恩怨太明睚眦必報王黼之
死昌實遣刺客刺之棄屍道旁遂結南仲取顯位其誤國
均也

論曰昔歐陽脩作唐六臣傳推論漢唐之亡由國無君子而君子盡獲謹者由朋黨之說也觀宋徽欽之失國其故豈殊哉蔡京以次睢之行佐紹述之政凡鯁正士悉目為黨而禁錮之徽宗頗亦疑京參用王黼等陰分其柄是何異以酒解醒以鴆療毒也時政府自時中輩竝邪佞庸瑣多出二家之門左右姦謀微功冒亂及虜犯闕束手莫展寸籌內則勾和不為備外則逗留入援之師尚謂國有人乎徐處仁曹輔匪由附麗進然處仁晚節懦弱輔賈蠟詔雷同和議亦惡益於事耶嗚呼靖康之鑒近矣何南渡後以有偽學之禁俾士習大壞國勢日頹以底于亡非甚愚乎哉

宋史新編卷五十三

七

何棗 孫傅 陳過庭 張叔夜

何棗字文縝仙井人政和五年進士第一歷中書舍人兼侍講或論棗與蘇軾鄉黨宗其曲學與郡已而留為御史中丞論王黼十五罪黼抗章請去而猶豫未決棗繼上七章黼及其黨胡松年胡益等皆罷棗亦出知秦州欽宗立復以中丞召閱月為翰林學士進尚書右丞中書侍郎會宰相主割三鎮棗論辦不已帝頗悟棗請建四道總管使統兵入援而唐恪耿南仲聶昌相與謀曰方繼好息民而調發不已金人聞之奈何亟徵止之

宋史新編卷五十三

七

棗解政事俄以資政殿大學士領開封尹金兵長驅將城下帝罷恪相拜棗尚書右僕射兼中書侍郎始復三省舊制時康王在河北信使不通棗建議立為元帥密草詔藁上之金兵陷都城命棗使其營語在李若水傳棗與若水勸帝再幸金營遂留不返既而議立異姓金人曰唯何棗李若水母得預議既陷朔廷仰天大慟不食死年三十九高宗贈觀文殿大學士官其家七人孫傅字伯野海州人登進士第中詞學兼茂科靖康元年為兵部尚書上章乞復祖宗法度欽宗問之傅曰祖宗法惠民熙豐法惠國崇觀法惠姦姦時謂名言拜尚書右丞俄改同知樞密院金人圍都城傅日夜親當矢石讀丘濬感事詩有郭京楊適劉無忌之語於市中訪得無忌龍衛兵中得京好事者言京能施六甲法可以生擒二將其法用七十七百七十七人朝廷深信不疑命以官賜金帛數萬使自募兵無問技藝能否但擇其年命合六甲者所得皆市井游惰或上書見傅謂不宜委之太過懼為國家羞不聽又有稱六丁力士天關大將北斗神兵者大率皆效京所為京曰非至危急吾師不出棗數趣之徙期三三乃啓宣化門出京與張叔夜坐城樓上金兵分四翼襲而前京兵敗退隨護龍河填

屍皆滿城門急閉京遠白叔夜曰須自下作法因下城引餘衆南遁是日金人遂登城明年正月欽宗詣金營以傅輔太子留守仍兼少傅金人來索太上帝后諸王妃主傅留太子不遣密謀匿之民間別求狀類宦者二人殺之并斬十數死囚持首送之給金人曰宦者欲竊太子出都人爭問殺之誤傷太子因帥兵計定斬其爲亂者以獻苟不已則以死繼之越五日無肯承其事者傅曰吾爲太子傅當同生死金人雖不吾索吾當與之俱行求見二酋面責之庶或萬一可濟遂以留守事付王時雍而從太子死朝廷贈開府儀同三司諡忠定

宋史新編卷五十三

十三

陳過庭字賓玉山陰人登進士第初名揚庭徽宗改焉歷遷御史中丞兼侍讀睦寇竊發過庭言致寇者蔡京養寇者王黼竄二人則寇自平又朱勔父子罪惡多積宜正典刑以謝天下由是大興權貴迺既外除旋責海州團練副使黃州安置欽宗立擢至尚書右丞中書侍郎時議遣大臣割地與金耿南仲聶昌辭過庭曰主憂臣辱願效死帝固遣二人及城陷過庭亦行因留金軍不得還卒于燕山年六十贈開府儀同三司諡忠肅張叔夜字嵇仲耆之孫也以蔭歷官開封少尹獻文召試制誥賜進士出身遷右司員外郎從弟克公彈蔡京

京遷怒叔夜貶監西安草場久之召爲秘書少監擢至禮部侍郎又爲京所忌以徽猷閣待制再知海州宋江起河朔轉略十郡官軍莫敢嬰其鋒叔夜募死士得千人設伏敗之擒其副賊江乃降加直學士徙濟南府又以平盜功進龍圖閣直學士知青州靖康改元金人南下叔夜再上章乞假騎兵與諸將并力斷其師路不報徙鄧州四道置帥叔夜領南道都總管金兵再至欽宗手札趣入衛卽自將中軍于伯奮將前軍仲熊將後軍合三萬人翌日上道至都入對言賊鋒方銳願暫詣襄陽以圖幸雍帝領之連進資政殿學士俄簽書樞密院連四日與金人大戰斬其金環貴將二人帝遣使齎蠟書以褒寵叔夜之事檄告諸道然迄無赴者城陷叔夜被創猶父子力戰車駕再出郊叔夜因起居叩馬而諫帝曰朕爲生靈之故不得不親往叔夜號慟再拜衆皆哭帝迴首字之曰嵇仲努力金人議立異姓叔夜謂孫傅曰今日之事有死而已移書二帥請立太子以從民望二帥怒追赴軍中至則抗請如初遂從以北道中不食次白溝馭者曰過界河矣矍然起仰天大呼不復語明日卒年六十三贈開府儀同三司諡忠文紹興末立廟祀之

宋史新編卷五十三

十四

論曰語有之治強易為謀亂弱難為計當靖康之難何
梟孫傳陳過庭張叔夜竝在政府以彼疾邪擊姦之素
志宜若有濟顧朝綱官理蠹壞於崇觀宣政已極河決
魚爛之勢誰能壅而收之縱使淵聖得伊呂之才亦無
所復施况梟輩庸庸者乎抑春秋時諸侯卒于師葬之
加等所以勵臣節也四人者皆從主播遷以死其節胡
可沒哉

宋史新編卷百二十一

十五

宋史新編卷一百二十二

宋史新編卷一百二十三

列傳六十一

明南京戶部主事苗田 維騏著

崔公度

沈銖 弟錫 葉濤

龔原 孫楫

崔台符

楊汲

呂嘉問

崔公度字伯易高郵人用父任補三班差使非其好也
益閉戶讀書歐陽脩得所作感山賦示韓琦琦上之英
宗授和州防禦推官王安石當國獻熙寧稽古一法百
利論安石延與語累遷集賢校理知太常禮院公度媚
附安石晝夜造請雖踞廁見不屑也嘗從後執其帶尾
安石反顧公度笑曰帶有垢敬以袍拭去之見者皆笑

宋史新編卷百二十三

亦恬不為恥歷知穎潤宣通諸州以直龍圖閣卒

沈銖字子平真州人少從舅氏王安石學進士高第歷

起居郎權中書舍人講詩南山有臺至萬壽無期以為

此太平之基立而可久之應哲宗屢首肯之真拜中書

舍人兼侍講俄引疾以龍圖閣待制知宣州卒 錫

錫字子昭以王安石禮任至徽猷閣待制知府事 徙江

寧張懷素誅朝廷疑其黨有脫者江淮間往 以誣告

與獄錫至郡按告者皆妄疏于朝由是他郡 著竝得

釋歷知海泰諸州以通議大夫致仕卒贈官 平大夫

葉濤字致遠龍泉人進士乙科為國子直講處蕃訟起

坐受諸生茶紙免官往從王安石於金陵學爲文詞
宗立上章自理得太學正歷校書郎曾布薦擢中書舍
人司馬光等追貶呂大防等責官皆濤爲制詞文極醜
詆後忤蔡京連三黜曾布引爲給事中因病奉祠卒
龔原字深之遂昌人少師王安石進士高第至國子直
講以虞蕃訟失官者宗卽位請訴理所得直歷遷權工
部侍郎爲安得所論出知潤州徽宗初擢至給事中多
論駁坐謫
恒黜知南康軍改壽州俄用三年之
制乃復職
遂朝歷兵工二部侍郎除實文閣待
制知廬州陳瓘擊蔡京原與瓘善或謂原實使之奪職
宋史新編卷三十三

宋史新編卷三十三

二

居和州起爲亳州命下卒初安石改學校法引原自助
原亦爲盡力爲司業時請以安石字說洪範傳及子雲
論語孟子諷刻傳故士靡然從之孫揖建炎初率家僮
百人襲擊金兵於新塘鄉里從者二千餘人獲其二
遇金兵大至不敵被執猶挺劍刺一人罵不絕口
繫割之年二十二
崔台符字平叔蒲陰人申明法科爲大理寺
斷官遷
至判寺初王安石定按問欲舉法舉朝以爲非台符獨
舉手加額曰數百年之誤今乃得正安石喜附已故用
之累遷大理卿時中官石得一以皇城偵邏爲獄台符

與少卿楊汲輒迎伺其意鍛鍊成之鄙人揣粟至不敢
偶語數年間麗文法者且萬人遷刑部侍郎元祐初以
御史言出知路州貶秩徙相州後兼監牧使卒台符嘗
建言武臣自供奉官卽用蔭庶與文吏準從之
楊汲字潛古晉江人登進士第歷官權都水丞與侯叔
獻行汴水淤田法遂醜汴流漲潦以溉西部瘠土皆爲
良田神宗嘉之賜以所淤田千畝歷大理卿遷刑戶二
侍郎元祐初以贊文閣待制知廬州崔台符被劾汲亦
落職知黃州歷徐襄越州後復爲戶部侍郎卒
呂嘉問字望之以蔭歷權戶部判官筦諸司庫務王安
宋史新編卷三十三

宋史新編卷三十三

三

后用魏繼宗議卽京城置市易務命嘉問提舉上建置
十三事居二年連以羨課受賞神宗聞其擾民語安石
曰魚行錢所收細瑣市易及果實大傷國體安石僞
辨自解至譏帝爲叢脞不知帝王大略初市易隸三司
嘉問恃勢陵使薛向出其上曾布代向懷不能平會帝
出手札詢布布訪於魏繼宗繼宗憤嘉問掠其功列其
與初議異者布得實具上嘉問多收息于賞挾官府爲
兼并之事帝將委布考之安石言二人有私忿於是詔
布與呂惠卿同治惠卿故憾布脅繼宗使誣布語言增
加繼宗不從布言惠卿不可共事事未決安石大位嘉

問持之以泣安石勞之曰吾已薦惠卿矣惠卿既執事
前獄遂成布得罪嘉問亦出知常州明年安石復相召
檢正中書戶房安石罷以知江寧府歲餘出運使何琬
劾嘉問營繕越法徙潤州復坐免久之入為吏部郎中
光祿卿言者交論市易之患被於天下削三秩黜知淮
陽軍悉罪前被賞者紹聖中擢寶文閣待制戶部侍郎
加直學士知開封府專附章惇蔡下多殺不辜焚牘以
滅口嘗薦鄒浩浩南遷坐罷知懷州徽宗時屢暴其宿
惡至分司南京光州居住郢州安置然為蔡氏所右其
壻劉達蹇序辰其死友鄧洵武羽翼之故不久輒起以

宋史新編卷三十三

四

龍圖閣學士太中大夫卒贈資政殿學士初嘉問竊從
祖公弼論新法奏蒙示王安石公弼以是斥于外呂氏
號為家賊故不得與呂氏同傳

論曰王安石雅負儒學名及為相以事功自喜嘗言曰
經術所以經世務也奈闇於大道以仲尼春秋猥與後
代之史等弗列學官所頒新義字說如詩鳥鷺章實啓
驕侈其他非雜管商則涉佛老至於揚雄仕莽馮道更
事四姓無譏焉此豈可以訓而施諸政哉神宗惟其言
是聽盡黜中外沮格之臣常情鮮有處歧路而不遲回
者况人主導之使趨乎崔公度之獻賦沈銖葉濤龔原

之治經崔台符楊汲呂嘉問之治賦與獄皆甘心為之
左右黨與滋蔓歷哲微猶述其法而科目用其學取士
迄南渡弗之廢流毒不既遠乎然則高尚謂母以政事
殺百姓母以學術殺天下後世良有激云

葉祖洽 時彥 霍端友 蔡蕤雍孝聞

李南公 董必 虞策弟奕 郭知章

謝文瓘 陸蘊 姚祐 樓昇

沈積中 李伯宗 汪澥 何常

葉祖洽字敦禮邵武人熙寧初策試進士祖洽所對專
投合用事者考官宋敏求蘇軾欲黜之呂惠卿權為第

宋史新編卷三十三

五

一元祐中歷禮部郎中給事中趙君錫論其對策訕及
宗廟出提點淮西刑獄紹聖中遷至給事中祖洽性狠
復喜諛附密言王珪於册立時有異論哲宗曰宣仁聖
烈婦人之亮舜也其於社稷大計聖意素定朕已令作
告命明述此旨祖洽復言若以珪為無迹則黃復劉拯
相繼論之矣願稽合群情決之獨斷珪遂追貶又言司
馬光呂公著獲終牖下恩禮隆繹蔡確受遺定策而貶
死嶺外乞恤其孤其論率類此坐舉王回出知濟州徙
洪州以牟利贖貨聞祖洽與曾布厚人目為小訓孤布
用事引為吏部侍郎布罷乃出知定州且行言於徽宗

云嘗時王珪果遂姦謀則神宗遂失正統臣爲朝廷宗社明確之功正珪之罪勸沮忠邪於千萬年以此報神宗足矣帝怒其躁妄降集賢殿修撰與祠父之知洪州改亳州加徽猷閣直學士卒

時彥宇邦美開封人舉進士第一累官集賢校理紹聖中遷右司員外郎使遼失職坐廢旋復校理又坐前受賜增拜隱不言復停官徽宗立累遷吏部侍郎徙戶部爲開封尹遷工部尚書進吏部卒

霍端友字仁仲武進人徽宗卽位策進士第一歷禮部侍郎端友言朝廷尊安重內輕外可令內外侍從更出

宋史新編卷一百三

六

送入以奉禁闈殿大邦俾天下之勢如持衡庶無重輕之患疏入卽請補郡廼以顯謨閣待制知平江改陳州復以禮部召轉吏部至通議大夫卒贈宣奉大夫

蔡幾字文饒開封人崇寧五年以諸生試策揣蔡京且復用卽對曰熙豐之德業足以配天不幸繼之以元祐紹聖之績述足以永賴不幸繼之以靖國陛下兩下求言之詔冀以聞至言收實用也而見於元符之末者方且幸時變而肆姦言乘間隙而投異意於是權第一以所對頌天下甫解褐卽除祕書省正字遷起居舍人未幾爲中書舍人自布衣至侍從纔九月前所未有也旋

進給事中一意附蔡京敘族屬尊爲叔父京命攸節等出見疑亟云向者大誤公乃叔祖比諸父行也遠列拜之八寶赦恩詔兩省差擇元祐黨人情輕者出籍疑不肯書言者論之出知和州明年加顯謨閣待制知杭州始疑未第時以書謁陳瓘稱其諫疏似陸贄剛方似狄仁傑明道似韓愈及對策所持論頓異遂欲害瓘以絕口因其子正彙告蔡京不軌執送京師疑復入爲給事中又與宰相何執中謀使石戡治瓘幾不免御史毛注言疑巧言惑衆造爲累端疏入不報疑遷翰林學士坐妄議政事罷予祠起知建寧府方建神霄宮疑先一路

宋史新編卷一百三

七

奏辦下詔褒獎召爲學士承旨禮部尚書嘗陰附權倖事覺徽宗令人對將面詰之踰月不奉詔帝怒命黜之御史疏疑罪請重寘諸罰遂貶單州團練副使房州安置宣和中復龍圖閣直學士再知杭州西北戍卒代歸人得犒緝疑禁民與爲市乃下其直彊取之卒怒乘疑夜飲客縱火焚州治須臾出救殺之疑踰垣走免詔奪職罷歸明年以徽猷閣待制卒時有雍孝聞者蜀人也

在太學屢上封事極劄切崇寧初省試奏名第一及對策力詆二蔡及時政匪便者徽宗大怒雷厲海外宣和末思其忠授閣門宣贊舍人命下而孝聞死乃錄其子或

謂疑希旨蓋有懲云

李南公字楚老鄭州人進士及第歷京西轉運副使入
為屯田員外郎南公有女皆適人而同產女弟年三十
不嫁寄他妹家為御史所論罷與祠又為河北轉運副
使坐議迎陽孫村水利為御史所論詔罰金加直祕閣
知延安府崇遷戶部尚書歷知永興軍成都真定河南
府鄭州擢龍圖閣直學士後坐哲宗祔廟議弗當奪學
士未幾復之遂致仕卒南公為吏六十年幹局明銳然
反覆詭隨無特操子諫

諫字智甫第進士歷官祕閣校理以母憂去方建永泰
宋史新編卷五十三

陵起使京西諫官任伯雨言祖宗之世朝廷有大事邊
鄙有兵革將相大臣召為侍從乃不得已奪情今山陵
事人皆可辦何至以一諫隳事體哉命遂格終制以直
龍圖閣知熙州蔡京使王厚復河湟諫與之異召為光
祿卿厚奏功罷諫守號坐嘗言招納未便停官後數年
為陝西轉運使京兆麥價踊貴諫議和市民弗肯損價
諫移府勒上戶閉糴府帥徐處仁不聽且責之諫上章
奏處仁詔擢諫顯謨閣待制代其任鄜延帥錢昂奏處
仁不當黜坐謫永州諫又代其任復徙永興為為塔芝
以獻徽宗疑曰蟾動物也安得生芝命漬盆水一夕而

解坐罔一貶散官安置三年復之歷數郡卒

董必字子彊宣州人嘗謁王安石於金陵必質諸經疑
義為安石稱許第進士紹聖中提舉湖南常平宰相章
惇與蔡卞將大誅流人遣必升卿往廣東必往廣西察
訪哲宗既止不治然必所至猶以慘刻按脅立威為五
書歸奏除工部員外郎中書舍人郭和章封還其命詔
以付趙挺之權給事中陳次升復封駁不下必於是訟
知章次升為元祐黨人坐貶知江州歷左司員外郎初
舒亶守荆南起邊事必蓋與之謀及是亶卒加必直龍
圖閣往代乃城通道等六砦置市易公私煩苛荆人病

宋史新編卷五十三 九
之進至顯謨閣待制卒贈龍圖閣待制

虞策字經臣錢塘人第進士元祐中為監察御史進右
正言數上書論事哲宗納后上正始要言遷左司諫帝
親政條所當先者五十六事後多施行遷至給事中累
知州軍府歷刑戶吏三尚書屬疾祈外加龍圖閣學士
知潤州卒于道贈左正議大夫策在元祐紹聖時皆居
言職雖不依人進取亦頗持兩端故黨議之與已獨得
免弟奕

奕字純臣第進士崇寧提舉河北西路常平洛相饑徙
東路既而西部盜起復徙提點刑獄擢監察御史坐漏

泄語言罷去久之還故職提點河北刑獄自何承矩創
邊地為塘濼有定界既中貴人典領以屯田開拓為功
肆侵民田訴者皆不得直奕曲折上之疏其五不可詔
罷屯田累遷戶部侍郎睦州亂以龍圖閣直學士知鎮
江府寇平增兩秩還為尹部徙工部襲慶守張滂使郡
人詣闕請登封東平守王靚以京東歲凶多盜諫止為
政者不悅將罪靚奕言靚憂民愛君所當獎激奈何用
為罪乎靚復免未幾卒贈龍圖閣學士

郭知章字明叔龍泉人第進士歷監察御史哲宗親政
上書言自大河東北分流生靈被害今水之趨東者已

宋史新編卷三十三

十

不可遏順而導之閉北而行東其利百倍矣遷殿中侍
御史史院究神宗實錄誣罔事知章請貶治呂大防等
紹聖復制科知章校試言先朝既廢此科近年復置誠
無所補遂復罷又請復元豐役法大抵迎合時好進左
司員外郎改左司諫擢工部侍郎為中書舍人坐河議
以集賢殿脩撰知和州徽宗立會布按之擢至刑部尚
書知開封府為翰林學士言者又論河事罷知鄧州旋
入黨籍數年復顯謨閣直學士卒
謝文瓘字聖藻陳州人進士甲科教授大名府元豐中
上疏言臣下推行新法多失本意而榜笞禁錮民受其

虐大臣以為訕神宗不之罪哲宗時歷右司員外郎徽
宗立擢至給事中詔脩神宗實訓文瓘請擇當時大政
事大黜節要言而為之說以進然所論率是王安石
謂神宗能察衆多之謗任之而不貳於是朋黨消而威
柄立他皆放此以使遠失職貶秩崇寧元年出知濮州
尋治黨事坐元豐上疏及嘗詒呂公著書再謫邵武軍
移處州帝披黨籍曰朕究知文瓘本末命出籍以集英
殿脩撰知濟州卒子貺欽宗時提點京西北路刑獄金
人犯汝州貺自襄陽領兵往援戰死

陸蘊字執信候官人登進士第崇寧中提舉河北兩浙

宋史新編卷三十三

七

學事召對言元祐異意俗學既不為我用近詔不以使
一路而猶得為守令臣愚未知其可遂遷至太常少卿
坐議原廟不合改復還太常累遷御史中丞蘊頗論事
皆中時病以龍圖閣待制知福州改建州時弟藻由列
曹侍郎出為泉州閩人以為盛事加顯謨閣直學士引
疾奉祠方二浙用兵旁郡皆繕治守備蘊聞命就道使
者劾為避事奪職稍復集英殿脩撰卒
姚祐字伯受長興人元豐末第進士徽宗初除夔州路
轉運判官且行會帝幸禁苑御弓矢祐奏聖武臨射賦
帝大悅留為右正言歷陳紹述之說遷左司諫建議置

輔郡以拱大畿三為殿中監至延康殿學士禮部尚書
後知太原府縣有小胥造家逼其先墓祐疑為厭已請
解官持服先是詔許祐悉買墓旁地遂併徙他家小胥
不從故祐持以為說言者論其挾仇要君乃止以提舉
上清寶錄宮卒贈特進諡文僖

樓芳字試可明州人進士高第歷官中外政和末知隨
州入辭請於明州置高麗一司物百舟應使者之須以
遵元豐舊制州有廣德湖可墾為田遂改知明州出內
帑緡錢六萬為造舟費治湖田七百餘頃歲得穀三萬
六千加至徽猷閣待制郡資湖水灌溉往者為民包侵
宋史新編卷五十三

昇令盡洩之墾田自是苦旱鄉人怨之陸寇起善理城
戍有績進徽猷閣直學士知平江府卒

沈積中常州人賜進士出身歷戶部尚書知河間真定
府積中本王黼所引拔黼方圖燕地使覘邊隙中書舍
人程振語之曰當思其時覆族之禍積中感其戒至鎮
以書謝振盛言其不可振宣告于朝已而師敗於白溝
童貫還罷積中既得燕山又命以資政殿學士同知府
未行而卒或曰為盜所殺或曰婢殺之終不能明也貫
惡其曩言追削官職建炎中宰相上其書乃悉復之
李伯宗字會之河陽人第進士歷知太康縣崇寧初括

縣壯丁為兵得千人上其名以與按閱之法知樞密院
蔡卞喜而薦之提舉京畿保甲使行其說增籍二萬已
而牒訴者九百人坐左遷歷大理卿為徽宗言今情重
法輕者許奏請而情輕法重者弗許恐非忠恕之意帝
納之遷刑部侍郎與王黼不相能罷奉祠起歷陝西都
轉運使終顯謨閣待制贈光祿大夫諡曰榮

汪解字仲容宣州人少從胡瑗學易又學於王安石著
三經義傳解與其議又首傳其說熙寧太學成分錄學
政復第進士遷至大司成議學制不合以顯謨閣待制
知婺州改穎昌諸州後徙應天府上章辭行予祠卒贈
文正公諡文正

宣奉大夫解自布衣錄天子學至為正為司業祭酒迄
于司成官以儒名者三十年一時人士推之

何常字德固京兆人登第為開封兵曹紹聖初或言蘇
軾主文取士之非毀宗廟者常預焉出通判原州歷將
作監丞熙河轉運副使與熙帥議事不合坐劾貶秩徙
成都路中使持御札至令織戲龍羅二千繡旗五百常
奏旗者軍器之飾敢不奉詔戲龍羅唯供御服日衣一
匹歲不過三百有奇今乃數倍無益也詔獎其言為減
四之三除直龍圖閣加集賢殿脩撰為使徙陝西以顯
謨閣待制知秦州凡六年察訪方邵劾其越法貨酒借

麵米於官而毀其層欲其甚且昭化軍節度副使數月復之終右文殿脩撰

論曰世風之變不有自來哉東都士大夫名節相高至江左遂變而為恬曠何則懲於黨錮之禍也宋養士有素其出科目為世用者皆忠信端厚漸摩成俗不幸壞於新法而繼以紹述彼見忤時獲咎曷若易節而躡顯榮哉如葉祖洽蔡藹竝以譽諛對策竊倫魁既又朋姦誣善廉恥滅矣時彥霍端友亦濫茲選究其行事不過如水中之鳥隨波上下奚賢於李南公諸人耶自昔曲學邪說害人心術則邦國從之宋人有言國家一統之業合而遂裂者王安石之罪也諒乎

宋史新編卷三十三

四

劉昂 宋喬年 强淵明 蔡居厚

蔣靜 賈偉節 許敦仁

劉昂字子蒙東明人初名炳賜今名元符末進士甲科歷秘書省正字校書郎兄煒通樂律煒死蔡京擢昂大司樂付以樂正遂引魏漢津鑄九鼎作大晟樂昂撰鼎書新樂書皆漢津妄出已意而為之緣飾累遷給事中京置局議禮昂又領之為翰林學士改工部尚書提舉紀元曆有所損益為吳執中所論以顯謨閣直學士知陳州昂與弟煥皆侍從而親喪不葬坐奪職罷郡復以

事免京再相召為戶部尚書昂嘗為京畫策排御史中故京力援昂由廢黜中還故班御史中丞俞泉發其姦利事京徙泉他官徽宗儲三代彝器詔昂討定再為翰林學士又為太子賓客復還戶部加宣和殿學士知河南府與王宋交通事敗長流瓊州死

宋喬年字仙民庠之孫也父充國刻意問學以鄉書試禮部既自謂宰相子輒罷舉仁宗知之召試學士院賜進士出身累遷知太常禮院東西府建上二箴以戒大臣大臣不懌會廟饗宿齊其妻遣兩妾至寺充國自劾罷禮院遂致仕性剛介孝於奉親至太中大夫卒喬年

宋史新編卷三十三

五

用陰監市易坐不檢失官落拓二十年女嫁蔡京子攸京當國起歷龍圖閣學士知河南府京罷貶官蘄州安置京復相還舊官知陳州卒謚忠文子昇

昇字景裕父子依憑蔡氏陵轍士大夫陰交諫官蔡居厚使為薦大擢至顯謨閣學士方是時徽宗議謁諸陵有司預為西幸之備昇治宮城廣袤十六里創廊屋四百四十間費不可勝會髹漆至灰人骨為胎斤直錢數千盡發洛城外二十里古冢凡衣冠壘兆大抵遭暴踊用是遷正議大夫殿中監卒贈金紫光祿大夫延康殿學士謚恭敏

強淵明字隱季錢塘人父至以文學受知韓琦終祠部郎中淵明第進士歷國子司業與兄浚明及葉夢得締蔡京為死交立元祐籍分三等定罪皆三人所建遂濟成黨禍亟遷祕書少監中書舍人大司成翰林學士京罷相淵明亦補郡後召為禮部尚書復拜學士進承旨翰林廣直廬徽宗書摘文堂榜賜之兼太子賓客以疾改延康殿學士提舉醴泉觀兼侍讀監修國史卒贈金紫光祿大夫資政殿學士謚文憲浚明早卒

蔡居厚字寬夫熙寧御史延禧子也延禧嘗擊呂惠卿兄弟有直名居厚第進士大觀初為右正言奏疏曰神宗造立法度曠古絕擬雖符祐之黨力起相軋而終不能搖者人心理義之所在也陛下繼志廣聲政事具舉願如明詔敕有司勒為成書以明一代之制遷起居郎進右諫議大夫後改戶部侍郎言者論其在諫省時為宋喬年父子用以集賢殿修撰知秦州坐事削職罷蔡京再相起知諸州加徽猷閣待制為應天河南尹初建神霄宮度地汙下坐徙汝州久之知東平府復以戶部侍郎召未至又以知青州病不能赴卒

蔣靜字叔明宜興人第進士歷知陳留縣與屯將不協罷去徽宗初立求言靜多詆元祐間事蔡京第為正等

除職方員外郎中書舍人吳伯舉坐封還黜靜遷至蔡酒中書舍人歷典諸州移疾奉祠越九年召為大司成出知洪州復告歸加直學士卒贈通議大夫

賈偉節開封人第進士累擢直祕閣為江淮發運副使蔡京壞東南轉般法為直達綱偉節率先奉承歲以上供物徑造都下籍催諸道適負造巨船二千四百艘以備供奉花石海錯之急切自此興論功進秩遂拜戶部侍郎改刑部終顯謨閣直學士提舉醴泉觀

許敦仁與化人第進士崇寧初入為校書郎蔡京以州里之舊倚為腹心亟遷右正言至御史中丞疏請五日

一視朝坐罰金左遷兵部侍郎中諫官呂好問論敦仁之疏乃蔡京授指欲顛竊國命也論曰春秋之法罪黨惡使為惡者孤而無助則亂弭矣方蔡京用事職交死友往往而是若劉昂數輩其尤也蓋京阿意紹述設黨禁以杜異議又之飾五禮作雅樂自謂太平豐豫無害為宮室花石之娛因之蕩上心以竊國命而昂等實喻指效力共為欺罔遂令賢隱而後集主荒而權移正言崔鷗論京之姦大類王莽而明黨過之豈誣乎哉

宋史新編卷一百二十三

宋史新編卷一百二十四

列傳六十六

明南京戶部主事莆田柯維騏著

崔鷗

張根弟撰

任諒

周常

李朴

崔鷗字德符陽翟人登進士第歷筠州推官徽宗初立以口食求言鷗上書大略謂方今政令煩苛風俗險薄未暇一二陳而特以判左右之忠邪為本夫毀譽者朝廷之公議故責授朱崖軍司戶司馬光左右以為姦而天下皆曰忠今宰相章惇左右以為忠而天下皆曰姦此何理也傳曰謂狐為狸非特不知狐又不知狸光忠

宋史新編卷一百二十四

信直諒聞於革夷雖古名臣未能遠過而謂之姦是欺天下也至如惇狂詖凶險天下士大夫呼曰惇賊京師語曰大惇小惇殃及子孫謂惇與御史中丞安惇也此年以來諫官不論得失御史不効姦邪門下不駁詔令共持喑默以為得計昔李林甫竊相位十有九年海內怨痛而人主不知頃鄒浩以言事得罪大臣拱而觀之同列無一語者又從而擠之夫以暇肱耳目治亂安危所係而一切若此陛下雖有堯舜之聰明將誰使之誰使行之帝稱善條相州教授後蔡京籍上書人以鷗為邪等免官久之調績溪令移病歸始居剡城治地數

敵為婆娑園屏處十餘年人無貴賤長少悉尊師之宣和六年起通判寧化軍召為殿中侍御史至則欽宗立梭右正言上疏曰六月一日詔書詔諫臣直論得失以求實是有以見陛下求治之切也數十年來王公卿相皆自蔡京出使一門生死則一門生用一故吏逐則一故吏來更持政柄無一人立異無一人害已者此京之本謀也安得實是之言聞於陛下哉諫議大夫馮澥近上章曰士無異論太學之盛也澥尚敢為此姦言乎王安石除異已之人著三經之說以取士天下靡然雷同陵夷至于大亂此無異論之效也京又以學校之法

宋史新編卷一百二十四

取士人如軍法之取卒伍一有異論累及學官若蘇軾黃庭堅之文范鎮沈括之雜說悉以嚴刑重賞禁其收藏其苛錮多士亦已密矣而澥猶以為太學之盛欺罔不已甚乎仁宗英宗選敦朴敢言之士以遺子孫安石日為流俗一切遂去司馬光復起而用之元祐之治天下安於泰山及章惇蔡京倡為紹述之論以欺人主紹述一道德而天下一於諂佞紹述同風俗而天下同於欺罔紹述理財而公私竭紹述造士而人材衰紹述開邊而塞廛犯闕矣元符應詔上書者數千人京遺腹心考定之同已為正異已為邪澥與京同者也故列於正

京之術破壞天下於茲極矣尚忍使其餘靈再破壞耶
京姦邪之計大類王莽而朋黨之衆則又過之願斬之
以謝天下累章極論忽得寧疾以龍圖閣直學士奉祠
命下卒鷗平生爲文至多輒爲人取去尤長於詩清峭
雄深有法度無子壻衛昂集遺文爲三十卷傳焉

張根字知常德興人甫冠第進上歷遂昌令當改京秩
以四親在堂冀以父母之恩封大父母而馳妻封及母
遂致仕得通直郎如其志時年三十一昇起凡十年廷
臣及本道使者上其行義徽宗召詣闕爲帝言清心省
欲以室禍亂之原遂請罷錢塘製造局帝改容嘉美以

宋史新編卷百五

三

爲親賢宅教授未幾通判杭州提舉江西常平大觀中
入對言陛下幸條煩苛破功黨而士大夫以議論不一
觀望苟且莫肯自盡陛下毀石刻除黨籍與天下更始
而有司以大臣仇怨齟齬自如爲治之害莫大於此即
命爲轉運副使改淮南轉運使加直龍圖閣徙兩浙辭
不行乃具疏付驛遞奏大略謂今軍須匱乏邊備缺然
東南水旱盜賊間作西北二國窺伺日久安得不豫爲
之計因條列茶鹽常平等利病之數遂言今羣臣賜一
第或費百萬臣所部二十州一歲上供財三十萬緡營
不足給一第之用願陛下靳之其次如田園邸店金帛

好賜之類亦不可不節也書奏權倖側目尋以花丘綱
拘上漕舟官買一竹至費五十緡而多入諸臣之家因
力陳其弊益忤權倖迺擢奏請注切草略爲不恭責監
信州酒既又言根非詆常平以搖紹述之政再貶濠州
團練副使安置郴州尋以討淮賊功得自便以朝散大
夫終于家年六十根性至孝父病盡戒鹽根爲食淡母
嗜河豚及蟹既終根不復食母方病每至雞鳴則少蘇
後不忍聞雞聲子燾自有傳弟樸

樸字見素第進士歷侍御史鄭居去位樸言朋黨分
攻非朝廷福若不植其尤久則難圖於是宇文黃中賈

宋史新編卷百五

四

安宅等六人皆罷凡蔡京所惡亦指爲居中黨而逐時
郎員宥濫至五十五人徽宗喻樸使論列乃擢其庸繆
者十六人疏片諸外改秘書少監蔡攸引爲道史檢討
官召試中書舍人卒

任諒字子諒眉山人徙汝陽九歲而孤力學自奮年十
四冠鄉書登高第調河南戶曹以兵書謁樞密曾布布
使人邀詣闕既見覺不能合徑去布爲相猶欲用之諒
予書規以李德裕事布始怒將之奇章案在樞府薦爲
編修官布持其奏不下爲懷州教授徽宗見其所作新
學碑曰文士也擢提舉夔路學事歷江淮發運使累官

徽猷閣待制蔡京破東南轉般漕運法爲直達綱運
者率游手亡賴盜用乾沒漫不可核人莫敢言諫入對
首論之京怒會汴泗大水誣漂溺千計坐削籍歸田里
復陝西都轉運使尋復舊秩進直學士董貫更錢法必
欲鐵錢與銅錢等諫言爲六路害寢其策加龍圖閣直
學士知京兆府徙渭州以母憂去宣和七年提舉上清
寶籙宮修國史初朝廷將有事於燕諒曰中國其有憂
乎乃作書哈宰相至是又言郭藥師必反帝不聽大臣
以爲病狂予祠是冬金人舉兵犯燕山藥師叛降皆如
諒言迺復起爲京兆未幾卒年五十八

宋史新編卷五十四

五

周常字仲脩建州人登進士第以所著禮檀弓義見王
安石呂惠卿二人稱之補國子直講太常博士以養親
求教授揚州年未五十致仕久之起太常博士辭元符
初復中前命兼崇政殿說書遷至起居舍人鄒浩得罪
常於講席論救貶監郴州酒徵宗立召爲國子祭酒起
居郎從容言自古求治之主未嘗不以尚志爲先然溺
於富貴逸樂蔽於諂諛順適則志隨以喪不可不戒元
祐法度互有得失人才各有所長不可偏棄進中書舍
人禮部侍郎蔡京用事不能容以寶文閣待制出知湖
州尋又奪職居婺州復集賢殿脩撰卒年六十七

李朴字先之興國人登進士第歷西京國子監教授
願器許之移虔州教授以嘗言隆祐太后不當廢處瑤
華宮事有詔推鞠忘者欲擠之死使人危言動之朴泰
然無懼色坐勤停會赦注汀州司戶徵宗卽位翰林承
旨范純禮自言待罪四十六日不聞王音謂朴曰某事
豈便於國乎某事豈便於民乎朴曰承旨知而不言無
父風也純禮泣下右司諫陳確薦朴召對首言熙豐以
來政體屢變始出一二大臣所學不同後乃更執圓方
互相排擊失今不治必至不可勝救又言今士大夫之
學不求諸已而惟王氏之聽敗壞心術莫大於此蔡京

宋史新編卷五十四

六

惡朴縷直復以爲虔州教授又疾言者論朴爲元祐學
術不當領袖儒罷爲四會令改承事郎知清江縣廣東
路安撫司主管機宜文字欽宗卽位坐歲間五遷至國
子祭酒以疾不能至高宗卽位除祕書監趣召未至卒
年六十五贈寶文閣待制朴自爲小官天下高其名蔡
京俾所厚道意許以禁從朴拒之中書侍郎馮熙載欲
遷迨見朴朴笑曰不能見蔡京焉能遷迨馮熙載邪居
官所至有聲譽自誌其墓曰以天爲心以道爲體以時
爲用其可已矣蓋敘其平生云有章貢集二十卷
論曰徽宗政出權姦仇視善類士之覬利者貢諛慮患

者祈默習俗風靡久矣崔鷗張一任諒周常李朴並負直節歷歷陳時弊無諱帝未嘗嘉美乃竟厄於讒或竄或廢所謂善善而不能用其失國宜哉

何灌 李熙靖 王雲 譚世勛

梅執禮 程振 劉延慶 歐陽珣

何灌字仲源祥符人武選登第歷府州火山軍巡檢遼人舉兵犯我灌迎高射之發輒中或者崖石皆沒鏃敵驚以為神為河東將與夏人遇鐵騎來追灌射皆徹甲至洞宵出背疊貫後騎羌懼而引卻知寧化軍豐州徙熙河都監見童貫不拜貫憾焉張康國薦於徽宗召問

宋史新編卷一百一十四

西北邊事對稱旨歷知滄州遷至引進使詔運粟三十萬石於並塞三州灌言水淺不勝舟陸當用車八千乘沿邊方登麥願以運費增價就糴之奏上報可安撫使忌而劾之再貶秩罷去未幾知岷州引邈川水既田湟人號廣利渠徙河州復守岷提舉熙河蘭湟弓箭手入言漢金城湟中穀斛八錢今西寧湟廓即其地也漢唐故渠尚可考若先葺渠引水使田不病旱則人樂應募而射士之額足矣從之甫半歲得善田二萬六千頃募士七千四百人為他路最改知蘭州收仁多泉拔之正拜廓州防禦使坐救震武逗遛罷為淮西鈐轄從平方

膺獲賊帥遷同州觀察使浙東都鈐轄改浙西童貫比征檄統制兵馬涿易平以知易州遷寧武軍承宣使燕山路副都總管又加龍神衛都指揮使召還管幹步軍司選步軍都虞候金師南下悉出禁旅付梁方平守黎陽灌請留精銳以衛根本不從明日又命灌行辭以軍不堪戰疆之拜武義軍節度使河東河北制置副使未及行而帝內禪灌領兵入衛竟行靖康元年正月二日次滑州方平南奔灌亦望風迎潰黃河南岸無一人禦敵金師遂直叩京城灌至乞入見不許而令控守西隅背城拒戰凡三日被創沒于陣年六十二帳下韓綜雷

宋史新編卷一百一十四

彥興奇士也各手殺數人從以死長子薊至閤門宣贊舍人從父戰箭貫左臂拔出之病創死言者論灌不守河津追削官秩紹興四年復焉

李熙靖字子安晉陵人唐德裕九世孫也祖均父公弼皆進士第公弼崇寧初通判潞州以議三舍法不便使者劾其沮格詔令坐削黜以死熙靖擢第又中詞學兼茂選為辟雍錄太學正歷右司員外郎以忤王黼貶秩僅遷太常少卿黼罷乃拜中書舍人蔡攸又惡之出知拱州越兩月復以故官召入對言燕山雖定宜益謹思慮豫防之戒靖康初同譚世勛事龍德宮改顯謨閣待

制提舉醴泉觀既拒張邦昌之命憂憤廢食家人覓醫之終無生意故人視病相持啜泣索筆書王維百官何日再朝天之句明日卒年五十三高宗追贈焉

王雲字子飛澤州人舉進士歷中書舍人靖康初以給事中使幹闕不軍議割三鎮以和使還傳道幹闕不之意執政以為不然罷為徽猷閣待制知唐州金人陷太原召拜刑部尚書再使許以三鎮賦入之數雲至真定遣從吏李裕還言金人不復求地但索五輅及上尊號且須康王來和好乃成欽宗從之且命王及馮澥往未行而車輅至長垣為所卻雲亦還雲言事勢中變金人

宋史新編卷五十四

九

必欲得三鎮不然則進兵取汴都詔集百官議雲因言康王舊與幹闕不結歡宜將命王途行而雲以資政殿學士為之副頃雲奉使過磁相勸兩郡徹近城民舍運粟入保為清野之計民怨之及是次磁州又與守臣宗澤有憾王出謁嘉應神祠雲在後民遮道諫曰肅王已為金人所留王不宜北去厲聲指雲曰清野之人真姦賊也謀而殺之王見事勢洶洶乃南還相州是役也雲不死王必北行議者以是驗天命云贈觀文殿學士雲兄霽崇寧時為謀議司詳議官上書告蔡京罪踪隸海島欽宗復其官從种師中戰死

譚世勣字彥成長沙人第進士教授郴州時王氏學盛行世勣雅不喜曰說多而屢變無不易之論也又中詞學兼茂科除祕書省正字以不附蔡京六年不遷京罷相乃至吏部員外郎京起罷奉祠久之復還吏部擢至中書舍人以謹命令惜名器廣言路者賜予正上供省浮費六事為言又取嫉當路以閣職知婺州未行復留徽宗禪位同主管龍德宮禁出東方大臣或謂四夷表兆世勣面奏當修德應天不宜惑誤說進給事中兼侍讀改禮部侍郎金騎駸駸南下世勣言守邊為上策守河則京畿自固中策也巡幸江淮會東南兵以捍敵下

宋史新編卷五十四

十

策也再扈車駕至虜帳以十害說其用事者言講解之利詞意忠激虜僂聽張邦昌僭國令與李熙靖同直學士院皆稱疾臥不起以憂卒年五十四建炎初竝贈端明殿學士方金人立邦昌也有司趣百官入賀太學博士孫逢堅臥不起祠部員外郎喻汝礪捫其膝曰不能為賊臣屈遂掛冠去逢義不受汙憂憤而卒梅執禮字和勝浦江人第進士歷武學博士或薦於宰相宰相以未嘗識面為嫌執禮聞之卒不往謁累遷禮部侍郎素與王黼善黼嘗置酒其第令示園池妓妾之盛執禮曰方臘流毒瘡痍未息是豈宰相宴樂時乎退

又戒以詩黼愧而銜之會孟嘗原厝後至以顯謨閣待
制知蘄州又奪職明年徙滁州復集英殿修撰欽宗立
徙知鎮江府召為翰林學士道除史部尚書旋改兵部
金人圍京都執禮勸帝親征請太上帝后皇后太子皆
出避用事者沮之洎失守金人質太子邀金帛以數百
千萬計執禮與禮部侍郎陳知質刑部侍郎程振給事
申安扶皆主根索四人哀民力已困相與謀曰金人所
欲無藝極雖銅鐵亦不能給益以軍法結罪儻室其末
而宦者挾宿怨語金帥曰城中七百萬戶所取未百一
但許民持金銀粟麥當有出者已而果然酋怒呼四
宋史新編卷百五

士

人責之對曰天子蒙塵臣民皆願致死雖肝腦不計於
金繪何有哉顧比屋朽卒亡以塞命耳酋怒先取其副
胡舜陟胡唐老姚舜明王侯各杖之百執禮等猶為之
請俄遣還將及門呼下馬撻殺之而梟其首時靖康二
年二月也年四十九高宗即位贈通奉大夫端明殿學
士議者以為薄復加資政殿學士
程振字伯起樂平人少有軼材入太學徽宗幸學以諸
生右職除官為辟雍錄升博士歷國子司業左司員外
郎兼太子舍人方臘起振謂王黼宜乘此時建幸天下
弊事以上當天意下順人心黼不擇太子為之甚力遂

權給事中黼白振資淺且雅長書命請以為中書舍人
侍郎馮熙載出知亳州黼怨熙載欲振詆以醜語振不
從黼使言者劾為黨罷奉祠居三年復還故官欽宗即
位進吏部侍郎奏言柄臣不和論議多駁詔令輕改失
於事幾金人交兵半歲而至今不解者以和戰之說未
一故也裁抑濫賞如白黑易分而數月之間三變其議
以私心不除各蔽其黨故也時金兵至河北振請糾諸
道兵犄角擊之上牽於外廷不能用拜開封尹改刑部
侍郎金騎在郊邀車駕出城振為何臬言宜思所以折
之之策臬不從未幾與梅執禮等同遇害年五十七初
宋史新編卷百五

士

王黼圖燕振戒以後禍而振乃用是死聞者痛之初宣
和崇道家之說振侍坐東宮從容言孔子以鳴鴉之詩
為知道老子亦云為之於未有治之於未亂全不固根
本於無事之時而事目前區區非二聖人意他日太子
為徽宗道之徽宗寤頗欲去健羨疏近習而宦寺楊戩
輩方大興宮室懼不得肆因讒家令楊馮以為將輔太
子幸非常徽宗震怒誅馮而太子之言亦廢高宗贈振
端明殿學士端平初賜諡剛愨
劉延慶保安軍人世為將家以雄豪稱數從西伐立戰
功積官至保信軍節度使馬軍副都指揮使從童貫下

方獵節度河陽三城又從北伐以宣撫都統制督兵十萬渡白溝郭藥師見其行軍無紀律扣馬諫不聽至良鄉遼將蕭幹帥衆來與戰收績遂閉壘不出藥師曰幹悉力拒我燕山必虛願得奇兵五千倍道襲取今公之子三將軍簡師爲後繼延慶許之遣大將高世宣與藥師先行卽入燕城幹舉精兵三千巷戰三將軍者光世也渝約不至藥師敗走世宣死之延慶營于盧溝南幹以計恐之藥師奔相蹂踐死者百餘里自熙豐以來所儲軍實殆盡退保雄州燕人作歌賦誚之坐貶率府率安置筠州遼人知中國不能用兵由是輕宋未

宋史新編卷一百二十四

十三

幾復爲鎮海軍節度使靖康之難延慶分部守京城城陷引兵奪開遠門以出至龜兒寺爲追騎所殺光世有傳

歐陽珣字全美廬陵人徽宗時第進士歷將作監丞靖康元年金虜執張甚珣適詣京師道出豫章故人爲帥甚珣勿行行且及禍珣曰國蹙如此而謀國者日益鄙吾將有所聞說說不合而死是得死所矣又至虜犯京師朝議割河北絳磁深三鎮地講和珣率其友九人上書極言祖宗之地尺寸不可以與人及事急會群臣議何樂而下三十六人無異詞珣復抗論謂割地奉虜匪

策且曰虜志不在地願力戰戰敗而失地他日我師取之直今舉以與之他日我師取之曲特宰怒欲殺珣迺白遣珣使虜軍割深州珣卽取告身文書畀同年生戴特立曰持此歸報五家吾不生還矣遂行至深州城下勸天謂城上人曰朝廷爲姦臣所誤至此吾已辦一死來矣汝等宜勉爲忠義報國金人怒執送燕遂死之論曰金虜入宋廷臣死於難者奚獨李若水哉何灌劉延慶挺兵捍禦雖敗猶奮程振梅執禮憫都民荼毒却其無狀之求李熙靖譚世勛私事二姓堅拒張邦昌命歐陽珣之阻割地爲忠義倡七人之事雖殊其爲殺

宋史新編卷一百二十四

十五

身成仁均也王雲斃於衆怒設免焉高宗能中興乎

宋史新編卷一百二十四

宋史新編卷一百二十五

列傳六十七

明南京戶部主事莆田柯維騏著

李綱

李綱字伯紀邵武人自其祖始居無錫父夔終龍圖閣待制綱登政和二年進士第歷官監察御史兼權殿中侍御史以言事忤權貴改比部員外郎遷起居郎宣和元年京師大水綱疏言陰氣太盛當以盜賊外患為憂朝廷惡其言謫監沙縣稅務七年為太常少卿時金人渝盟邊報狎至朝廷議避敵之計詔起師勤王命皇太子為開封牧令侍從陳所見綱上禦戎五策且語所善

宋史新編卷一百二十五

給事中吳敏曰東宮恭儉之德聞天下以守宗社可也敏曰監國可乎綱曰肅宗靈武之事不建號不足以復邦而建號之議不出於明皇後世惜之翌日敏請對具道李綱所論與臣同有旨召綱入議綱刺臂血上疏云大敵入攻安危存亡在呼吸間猶守監國常禮可乎於是徽宗內禪而欽宗立綱上封事謂履位之初當上應天心下順人欲以副道君皇帝付託之意李鄴使金議割地綱奏祖宗疆土當以死守不可尺寸與人除兵部侍郎靖康元年以吳敏為行營副使綱為參謀官金將韓离不兵渡河徽宗東幸宰執議請上暫避敵鋒綱曰

道君皇帝挈宗社以授陛下委而去之可乎上默然太宰白時中謂都城不可守綱曰宗廟社稷百萬民所在捨此欲何之今日之計當相與堅守以待勤王之師上問誰可將者綱曰朝廷以高爵厚祿崇養大臣蓋將用之於有事之日白時中李邦彥等雖未必知兵然藉其位號撫將士以抗敵鋒乃其職也時中忿曰李綱莫能將兵出戰否綱曰陛下不以臣庸懦儻使治兵願以死報乃以綱為尚書右丞宰執猶守避敵之議有旨以綱為東京留守綱為上力陳所以不可去之意且言明皇幸蜀宗廟朝廷毀于賊手范祖禹以為其失在於不

宋史新編卷一百二十五

二

能堅守以待援陛下奈何輕舉以蹈覆轍乎上意頗悟會內侍奏中宮已行上召邊倉卒降御榻曰朕不能留矣綱泣拜以死邀之上顧綱曰朕今為卿留治兵禦敵之事專責之卿綱惶恐受命未幾復決意南狩綱趨朝則禁備振甲乘輿已駕矣綱急呼禁衛曰爾等願守宗社乎願從幸乎皆曰願死守綱入見曰六軍父母妻子皆在都城願以死守萬一中道散歸陛下孰與為衛且敵兵已逼知乘輿未遠以健馬疾追何以禦之上感悟遂輟行綱傳旨語左右曰敵復有言去者斬禁衛皆拜伏呼萬歲命綱為親征行營使以便宜從事綱治守戰

之具不數日而畢敵兵攻城綱身督戰募壯士縋城而下斬酋長及其衆數千人金人知有備又聞上已內禪乃退求遣大臣至軍中議和綱請行上遣李稅綱曰臣恐李稅怯懦誤國事也上竟遣稅金人需金幣以千萬計求割太原中山河間地以親王宰相爲質稅不措一辭還綱謂所需金幣竭天下且不足三鎮國之屏蔽割之何以立國至於遣質卽宰相當往親王不當往若遣辯士姑與之議所以可不可者宿留數日大兵四集彼孤軍深入雖不得所欲亦將速歸此時與之盟則不敢輕中國而和可久也宰執議不合綱不能奪求去上慰

宋史新編卷百五

三

諭之綱退則誓書已行以皇弟康王少保張邦昌爲質時朝廷日輸金幣而金人需求不已日肆屠掠四方勤王之師漸有至者种師道姚平仲亦以涇原秦鳳兵至綱奏言金人貪婪無厭兇悖已甚其勢非用師不可且彼以孤軍入重地猶虎豹自投檻穽中當以計取之如周亞夫所以困七國者俟其食盡力疲然後以一檄取誓書復三鎮縱其北歸半渡而擊之此必勝之計也上深以爲然約日舉事姚平仲急於要功先期夜斫敵營欲生擒幹离不及取康王以歸夜半中使傳旨諭綱曰姚平仲已舉事卿速援之綱率諸將旦出封丘門與金

人戰却之乎仲竟以襲敵營不克懼誅亡去金使來宰相李邦彥語之曰用兵乃李綱姚平仲非朝廷意遂罷綱以蔡懋代之太學生陳東等詣闕上書明綱無罪軍民不期而集者數十萬呼聲動地恚不得報至殺傷內侍帝亟召綱復爲尚書右丞充京城四壁守禦使金人稍稍引却且得割三鎮詔及親王爲質乃退師除綱知樞密院事綱奏請如澶淵故事遣兵護送且戒諸將可擊則擊之乃以兵十萬分道竝追將士受命踊躍以行已追及金人於邢趙間遽得還師之命無不扼擊北綱力爭復追而將士解體矣詔議迎太上皇帝還京徽宗

宋史新編卷百五

四

還次南都以書問民革以事之故且召吳敏李綱綱至具道皇帝思慕飲以天下養之意徽宗泣數行下詢近日都城攻圍守禦次第因及行宮止避角等事曰當時恐金人知行宮所在非有他也綱奏方艱危時兩宮隔絕朝廷應副行宮亦豈能無不至者在聖度燭之耳且言皇帝仁孝每得詰詔輒憂懼不食陛下回鑾臣謂宜慰安皇帝之心勿問細故可也徽宗感悟出玉帶金魚象簡賜綱且曰卿杆守宗社有大功若能調和父子間使無疑阻當遂書青史垂名萬世綱還具道太上意宰執進迎奉太上儀注取南仲議欲屏太上左右車駕乃

進綱言如此是示之以疑也且面責南仲南仲怫然
臣適見左司諫陳公輔乃為李綱結士民伏闕者乞下
御史置對上愕然綱曰臣與南仲所論國事也南仲乃
為此言臣何敢復有所辨願以公輔事下吏臣得乞身
待罪章士餘上不允太上皇帝還綱復上章懇辭上手
詔勉留綱不得已就職上備邊禦敵八事時北兵已去
太上還宮上下恬然置邊事不問綱獨以為憂與樞密
許翰議調防秋之兵吳敏乞置詳議司檢詳法制以革
弊政詔以綱為提舉官南仲沮止之綱奏邊患方棘調
度不給宜稍抑冒濫以足國用執政揭其奏通衢以綱
宋史新編卷五十五

得士民心欲因此離之會守禦司奏補副尉二人御批
有大臣專權寢不可長語綱奏頃得旨給空名告敕以
便宜行事二人有勞當補官故具奏聞乃遵上旨非專
權也時太原圍未解神師中戰沒師道病歸南仲曰欲
援太原非綱不可上以綱為河東北宣撫使綱言臣書
生實不知兵在圍城中不得已為陛下料理兵事今使
為大帥恐誤國事因拜辭不許退而移疾乞致仕章十
餘上不允臺諫言綱不可去朝廷上以其為大臣遊說
斥之或謂綱此非為邊事欲緣此以去公則都人無辭
耳公堅臥不起讒者益肆上怒且不測奈何許翰書杜

郵二字遺綱綱皇恐受命上手書裴度傳以賜宣撫司
兵僅萬二千人庶事未集綱乞展行期御批以為遷延
拒命綱上疏明其所以未可行者且曰陛下前以臣為
專權今以臣為拒命願乞骸骨解樞筦上趣召數四曰
卿為朕巡邊便可還朝綱曰臣行無復還之理昔范仲
淹以參政出撫西邊過鄆州見呂夷簡夷簡曰參政豈
可復還其後果然今臣以愚直不容於朝使既行之後
進而死敵臣之願也萬一朝廷執議不堅臣當求去陛
下宜察臣孤忠以全君臣之義上感動及陛辭言唐恪
聶山之姦後必誤國進至河陽望拜諸陵復上奏願深

宋史新編卷五十五

六

考祖宗之法進君子退小人益固邦本以圖中興行次
懷州有詔罷滅所起兵綱奏河北河東日告危急未有
一人一騎以副其求甫集之兵又皆散遣臣誠不足以
任此且以軍法勒諸路起兵而以寸紙罷之臣恐後時
有所號召無復應者矣疏上不報御批曰促解太原之
圍而諸將承受御畫事皆專達宣撫司徒有節制之名
綱上疏極陳其弊時方議和詔止綱進兵未幾徐處仁
吳敏罷而相唐恪許翰罷同知樞密院而進聶山陳過
庭李回等吳敏復謫置涪州綱聞之歎曰事無可為者
矣即上奏劾罷乃命神師道以同知樞密院事領宣撫

司事召綱赴闕尋除觀文殿學士知揚州綱奏辭未幾以專主戰議喪師費財落職予祠責授保靜軍節度副使建昌軍安置再謫寧江金兵再至上悟和議之非除綱資政殿大學士預開封府事綱行次長沙被命卽率湖南勤王師入援未至而都城失守先是康王自北軍代歸至是開大元帥府承制復綱故官且貽書趣之卽位拜尚書右僕射兼中書侍郎中丞顏岐奏曰張邦昌爲金人所喜宜增重其禮李綱爲金人所惡宜及其未至罷之章五上上曰如朕之立恐亦非金人所喜岐語塞而退岐猶遣人封其章示綱覘以沮其來上趣綱見

宋史新編卷五十五

于內殿綱涕泗交集上爲動容綱奏曰臣愚忝但知有趙氏不知有金人宜爲所惡因力辭帝爲罷顏岐與祠而諫議大夫范宗尹亦以論綱黜爲知州綱猶力辭上溫旨勉受命綱頓首泣謝云臣孤立寡與望察管仲害霸之言留神於君子小人之間使得以盡志畢慮雖死無憾因效姚崇要說獻十事一議國是二議巡幸三議赦令四議僭逆五議僞命六議戰七議守八議本政九議久任十議修德翌日班綱議于朝惟僭逆僞命二事留中不出綱言二事乃今日政刑之大者陛下欲建中興之業而尊崇僭逆之臣以示四方其誰不解體又僞

命臣寮一切置不問何以厲天下士大夫之節時黃潛善主邦昌甚力上顧呂好問以爲何如好問附潛善持兩端綱言邦昌僭逆豈可使之在朝廷使道路指目曰此亦一天子哉因泣拜曰臣不可與邦昌同列當以笏擊之陛下必欲用邦昌第罷臣乃詔邦昌謫潭州吳玠莫儁而下遷謫有差綱又言靖康之禍能仗節死義者在內惟李若水在外惟霍安國願加贈恤上從其請有旨兼充御營使入對奏曰今國勢不逮靖康間遠甚然而可爲者陛下英斷於上群臣輯睦於下庶幾靖康之弊革而中興可圖然非有規模而知先後緩急之序則

宋史新編卷五十五

不能以成功夫外禦疆敵內銷盜賊修軍政變士風裕邦財寬民力改弊法省冗官誠號令以感人心信賞罰以作士氣擇帥臣以任方面選監司郡守以奉行新政俟吾所以自治者政事已脩然後可以問罪金人迎還二聖此所謂規模也至於所當急而先者則在於料理河北河東蓋河北河東者國之屏蔽也莫若於河北置招撫司河東置經制司擇有材略者爲之使宜諭天子恩德所以不忍棄兩河於敵國之意有能全一州復一郡者以爲節度防禦團練使如唐方鎮之制使自爲守朝廷求無此顧之憂矣上善其言問誰可任者綱薦張

所傅亮所嘗為監察御史在靖康圍城中以蠟書募河北兵士民得書喜曰朝廷棄我猶有一張察院能拔而用之應募者凡十七萬人傅亮者先以邊功得官嘗治兵河朔都城受圍亮率勤王兵三萬人屢立戰功故綱薦之上乃以所為河北招撫使亮為河東經制副使綱立軍法申明改更者數十條又進三疏曰募兵曰買馬曰募民出財以助兵費諫議大夫宋齊愈聞而笑之謂虞部員外郎張浚曰李丞相三議無一可行者齊愈將極論之浚曰公受禍自此始矣一日上與論靖康時事曰淵聖勤於政事省覽章奏至終夜不寢然卒致播遷

宋史新編卷五十五

何耶綱曰人主之職在知人否則衡石程書無益也因勉上以明恕盡人言以恭儉足國用以英果斷大事上皆嘉納又奏臣嘗言車駕巡幸之所關中為上襄陽次之建康為下陛下縱未能行上策猶當且適襄郢示不忘故都以係天下之心不然中原非復我有上為詔諭兩京以還都之意讀者皆感泣未幾有詔欲幸東南避敵綱極論詔墨未乾遽失大信於天下上乃許幸南陽黃潛善汪伯彥嘗陰主東南之議客或有請綱曰外論洶洶咸謂東幸已決綱曰國之存亡於是焉分吾當以去就爭之初綱每有所論諫無不容納至是所言常聞

中不報已而遷綱尚書左僕射兼門下侍郎黃潛善除右僕射兼中書侍郎綱言招撫經制臣所建明張所傅亮臣所薦用今潛善伯彥沮所及亮所以沮臣臣每覽靖康大臣不和之失事未嘗不與潛善伯彥議而二人設心如此願陛下察之亮竟罷乃再疏求去初金人議立異姓宋齊愈自敵所來吏部尚書王時雍入問之齊愈取片紙書張邦昌三字至是齊愈論綱三事不報章將再上其鄉人嫌齊愈者竊其草示綱時方論僭逆附偽罪遂逮齊愈戮東市張浚為御史劾綱以私意殺侍從且論買馬招軍之罪綱罷奉祠陳東言潛善伯彥不

宋史新編卷五十五

可任綱不可去東坐誅後有旨奪綱職居鄂州綱為相僅三月而張所旋以罪去傅亮以母病辭歸招撫經制二司及凡所規畫悉廢罷金人攻京東西殘毀關輔中原盜賊蜂起矣建炎三年帝治行宮於臨安大赦惟綱不赦紹興二年盜擾鼎澧潭三州除綱觀文殿學士湖廣宣撫使兼知潭州綱至盜平上言荆南一帶皆當屯重兵倚為形勢使四川之號令可通襄漢之聲援可接議未及行呂頤浩言綱縱暴諫官徐俯劉裴劾綱罷奉祠四年冬金人及偽齊來攻綱具防禦三策詔行之時韓世忠等兵屢捷車駕進抵江上勞軍金人退師

群臣攻戰守備措置綏懷之方綱奏願陛下勿以敵退爲可喜而以仇敵未報爲可憤勿以東南爲可安而以中原未復赤縣神州陷於敵國爲可恥勿以諸將屢捷爲可賀而以軍政未修士氣未振而疆敵猶得以潛逃爲可虞則中興之期可指日而俟議者或謂敵馬旣退當遂用兵爲大舉之計臣竊以爲不然生理未固而欲浪戰以僥倖非制勝之術也議者又謂敵人旣退當且保據一隅以苟目前之安臣又以爲不然祖宗境土豈可坐視淪陷不務恢復乎宜於防守旣固軍政旣修之後卽議攻討乃爲得計此二者守備攻戰之序也至

宋史新編卷百五

十一

於守備之宜則當料理淮南荆襄以爲東南屏蔽有守備矣然後議攻戰之利分責諸路因利乘便收復京畿以及故都斷以必爲之志而勿失機會則逆臣可誅疆敵可滅若夫萬乘所居必擇形勝以爲駐蹕之所然後能制服中外以圖事業建康自昔號帝王之宅江山雄壯地勢寬博六朝更都之臣昔舉天下形勢而言謂關中爲上今以東南形勢而言則當以建康爲便願詔守臣治城池修宮闕立官府勸營壘使粗成規模以待巡幸此措置之所當先也至於西北之民皆陛下赤子其心未嘗一日忘宋天威

納來歸願爲

者宜給之土田予以爵賞許其自新使陷溺之民知所依怙莫不感悅益堅戴宋之心此綏懷之所當先也臣竊觀陛下有聰明睿智之姿有英武敢爲之志然自臨御迨今九年而中興之效邈乎無聞則群臣誤陛下也大槩近年閒暇則以和議爲計而以治兵爲失策倉卒則以退避爲愛君而以進禦爲誤國上下偷安不爲長久之計天步艱難國勢益弱撤此之由今天啓宸衷親臨大敵天威所臨使北軍數十萬之衆震怖不敢南渡潛師宵奔則和議之與治兵退避之與進禦其効槩可觀矣然敵兵雖退未大懲創安知秋高馬肥不再擾我疆場使疲於奔命哉臣夙夜爲陛下思所以爲善後之策惟自昔創業中興之主必躬冒矢石履行陣而不避此謂始憂勤而終逸樂也若夫退避之策可暫而不可常可一而不可再退一步則失一步退一尺則失一尺往時自南都退而至維揚則關陝河北河東失矣自維揚退而至江浙則東西失矣萬有一敵騎南牧復將退避不知何所適而可臣願陛下自今以往勿復爲退避之計可乎古者敵國善鄰則有和親仇讎之邦鮮復遣使金人二十餘年以此策破契丹困中國而終莫之臣夫辨是非利害者人心所同豈真不悟哉聊復用此

宋史新編卷百五

十二

以僥倖萬一曾不知為吾害者甚大此古人所謂幾
僥倖而不喪人之國者也臣願自今以往勿復遣和議
之使可乎二說既定擇所當為者以至誠為之力可有
為乃議大舉則兵雖未交而勝負之勢已決矣抑臣聞
朝廷者根本也藩方者枝葉也根本固則枝葉蕃朝廷
者腹心也將士者爪牙也腹心壯則爪牙奮惟陛下正
心以正朝廷百官使君子小人各得其分則是非明賞
罰當自然藩方協力將士用命雖疆敵不足畏逆臣不
足憂此特在陛下方寸之間耳臣抹死上條六事一曰
信任輔弼二曰公選人材三曰變革士風四曰愛惜日

宋史新編卷五十五

十三

力五曰務盡人事六曰寅畏天威凡此六者皆中興之
業所關而陛下所當先務者昔唐太宗謂魏徵為敢言
徵謝曰陛下導臣使言不然其敢批逆鱗哉今臣無魏
徵之敢言然展盡底蘊亦思慮之極也疏奏上為賜詔
褒諭除江西安撫制置大使兼知洪州有旨赴行在奏
事畢之官六年綱至引對內殿朝廷方銳意大舉綱陛
辭言今日用兵之失者四措置未盡善者五宜預備者
三當善後者二明年淮西鄧瓊以全軍叛歸劉豫綱指
陳朝廷有措置失當者深可痛惜者及當監前失以圖
方來者凡十有五事奏之張浚以鄧瓊事引咎去曰言

者引漢武誅王恢為比綱奏張浚區區徇國之心可
矜者願少寬假以責來效車駕在建康將幸平江時綱
已罷聞而上奏曰自昔用兵以成大業者必先固人心
作士氣據地利而不肯先退盡人事而不肯先屈豈可
因一叛將之故望風怯敵遽自退屈果出此謀人情動
搖士氣銷縮我退彼進使敵馬南渡虎踞鴟張雖欲如
前日返駕還轅復立朝廷於荆棘瓦礫中不可得也借
使敵騎衝突不得已而權宜避之猶為有說今疆場未
有警兵將無失利朝廷正可懲往事脩軍政而遽為此
擾擾棄前功蹈後患以自趨於禍敗豈不重可惜哉及

宋史新編卷五十五

十四

聞王倫使北還復上疏曰王倫與金使偕來乃以詔諭
江南為名不著國號而曰江南不云通問而曰詔諭此
何禮也金人變詐不測貪婪無厭縱使聽其詔令奉藩
稱臣其志猶未已也從之則無有紀極一不從則前功
盡廢反為兵端以為權時之宜聽其邀求可以無後悔
者非愚則誣也上不以為忤曰大臣當如此矣九年除
知潭州荆湖南路安撫大使綱具奏力辭曰臣罷自江
西為日未久又蒙前被拜以帥權昔季布謂漢文帝曰
陛下以一人譽召臣以一人毀去臣臣恐天下有以窺
陛下之淺深也臣區區進退何足少多然數年之間亟

奮亟墮上累陛下知人任使之明實有係於國體詔命其請十年正月卒年五十八訃聞上軫悼厚賻其家贈少師官其親族十人孝宗諡忠定綱負天下之望以一身用捨爲社稷生民安危雖身或不用用有不久而其忠誠義氣凜然動乎遠邇每宋使至燕山必問李綱趙鼎安否朱熹嘗稱綱爲一世之偉人云所著有易傳內篇外篇論語詳說文章歌詩奏議百餘卷

論曰李綱兩柄用於靖康建炎間皆匪久廢黜遂使主辱國削卒莫之振甚哉讒人之爲害也蓋當時排和議以禦敵復讎爲已任者在廷惟一綱綱黜則可以悅虜

宋史新編卷百五

十五

而紆患斯唐李汪黃輩之謀實然要之欽高二君並闇弱務苟安是以全軀保妻子之臣得售其說厥後宣撫安撫亟徵而罷命隨下諺所謂狐埋而狐搯之豈足與有爲哉夫綱之進退布衣之士相生爲白于朝非忠誠所動曷能爾顧反不信於主上取嫉於同列至如張浚賢者亦不免見忌而訾其短嗚呼無亦天未悔禍使然耶

宋史新編卷一百二十五

宋史新編卷一百二十六

列傳六十八

明南京戶部主事蒲山柯維騏著

趙鼎

趙鼎字元鎮聞喜人幼孤力學登崇寧五年進士第對策斥章惇誤國累官開封士曹金人陷太原朝廷議割三鎮鼎曰祖宗之地不可與人何庸議已而京師失守二帝北行金人議立張邦昌鼎與胡寅張浚逃太學中不書議狀高宗卽位除權戶部員外郎張浚在樞密薦之除司勳郎官上幸建康詔條具防秋事宜鼎言宜擇精兵以備儀衛其餘兵將分布江淮使敵莫測巡幸之

宋史新編卷百六

定所上嘉納之及用詔求闕政鼎言自王安石變祖宗之法而民始病假闕國之謀造生邊患興理財之政窮困民力設虛無之學敗壞人才至蔡京託紹述之名盡祖安石之政凡今日之患始於安石成於蔡京今安石猶配享廟庭而京之黨未除時政之闕無大於是乃罷安石配享權右司諫遷殿中侍御史劉光世部將王德檀殺韓世忠之將而世忠亦率部曲奪建康守府解鼎言德總兵專殺漸不可長遂付鼎鞫之鼎又請下詔切責世忠而指取其將吏付有司治罪諸將肅然上曰肅宗興靈武得一李勉朝廷始尊今朕得卿無媿昔人矣

中丞范宗尹言故事無自司諫遷殿中者上曰鼎在言
路極舉職所言四十事已施行三十有六遂遷侍御史
北兵至江上上幸會稽召臺諫議去留鼎陳戰守避三
策拜御史中丞言經營中原當自關中始經營關中當
自蜀始欲幸蜀當自荆襄始吳越介在一隅非進取中
原之地韓世忠敗金人于黃天蕩宰相呂頤浩請上幸
浙西下詔親征鼎以為不可輕舉頤浩惡其異已改鼎
翰林學士鼎不拜改吏部尚書又不拜疏頤浩過失凡
十言上罷頤浩復鼎中丞除端明殿學士簽書樞密院
事金人攻楚州鼎奏遣張俊往援之俊不行山陽遂陷

宋史新編卷百六

二

鼎上章乞去會辛金宗除節度使鼎言金宗非軍功忤
旨出奉祠除知平江府改知建康又移知洪州京西召
撫使召拜參知政事時紹興四年三月也宰相朱勝非
兼知樞密院言者謂當國者不知兵乞令參政通知由
是為勝非所忌除鼎知樞密院川陝宣撫使改都督川
陝諸軍事鼎所條奏勝非多沮抑之鼎上疏言頃張浚
出使川陝國勢百倍於今浚有補天浴日之功陛下有
礪山帶河之誓君臣相信古今無二而終致物議以被
竄逐今臣無浚之功而當其任遠去朝廷其能免於紛
紛乎時人士皆惜其去臺諫有留行者會邊報沓至即

拜尚書右僕射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兼知樞密院事制
下朝士相慶時劉豫子麟與金人合兵大入舉朝震恐
鼎論戰禦之計諸將各異議獨張俊以為當進討鼎是
其言上亦曰朕當親總六師臨江決戰於是詔張俊以
所部援韓世忠而命劉光世移軍建康且促世忠進兵
世忠至揚州大破金人於大儀鎮車駕至平江下詔聲
逆豫罪欲自將渡江決戰鼎以為不可語在豫傳未幾
胡松年自江上還云北兵大集然後知鼎之先見也張
浚又廢鼎言浚可大任乃召除知樞密院命浚往江上
視師時敵兵久駐淮南知南兵有備漸謀北歸鼎曰金

宋史新編卷百六

三

人無能為矣命諸將邀諸淮連敗之金人遁去上謂鼎
曰近將士致勇爭先諸路守臣亦翕然自效乃朕用卿
之力也又嘗語張浚曰趙鼎真宰相天使佐朕中興可
謂宗社之幸也五年上還臨安制以鼎守左僕射知樞
密院事張浚守右僕射兼知樞密院事都督諸路軍馬
鼎以政事先後及人才所當召用者條而置之座右次
第奏行之又監脩神哲二史上親書忠正德文四字賜
卿共由斯道張浚在江上嘗遣其屬呂祉入奏事所言
誇大鼎每抑之上謂鼎曰他日張浚與卿不和必呂祉

也後浚因論事語意微侵鼎言臣初與浚如兄弟因
呂祉離間遂爾睽異今浚成功當使展盡底蘊浚當留
臣當去上曰侯浚歸議之浚嘗奏乞幸建康而鼎與折
彥質請回蹕臨安暨浚還乞乘勝攻河南且罷劉光世
軍政鼎言擒豫固易耳然得河南能保金人不內侵乎
光世累世為將無故罷之恐人心不安浚滋不悅鼎以
觀文殿大學士知紹興府七年鄺瓊以全軍降偽齊浚
引咎去位召鼎入對拜尚書左僕射同中書門下平章
事兼樞密使進四官張浚謫置嶺南鼎留不下詰且約
同列林解上怒殊未釋鼎力懇曰浚罪不過失策耳凡

宋史新編卷五十六

四

人計慮豈不欲萬全儻因一失便寘之死地後有奇謀
祕計誰復敢言者此事自關朝廷非獨私浚也上意乃
解遂以散官分司居永州鼎既再相或議其無所施設
鼎聞之曰今日之事如人患羸當靜以養之若復加攻
砭必傷元氣矣鼎嘗闢和議與秦檜不合及鼎爭璩封
國事拂上意檜乘間擠鼎事在檜傳檜又薦蕭振為臺
官振本鼎所引及是劾罷參知政事劉大中鼎曰振意
不在大中也後亦謂人曰趙丞相不待論當自為去就
會殿中侍御史張戒論給事中勾濤濤言戒之擊臣乃
趙鼎意因詆鼎結臺諫及諸將上聞益疑鼎引疾求免

言大中持正論為章惇蔡京之黨所嫉臣議論出處與
大中同大中去臣何可留乃以忠武節度使出知紹興
府尋加檢校少傅改奉國軍節度使檜率執政往餞鼎
不為禮檜益憾之鼎既去王庶入對上謂庶曰趙鼎兩
為相於國有大功再贊親征皆能決勝又鎮撫建康回
轡無患他人所不及也先是王倫使金從鼎受使指問
禮數則答以君臣之分已定問地界則答以大河為界
二者使事之大者或不從則已倫受命而行至是倫與
金使俱來以撫諭江南為名上歎息謂庶曰使五日前
得此報趙鼎豈可去耶初車駕還臨安內侍移竹栽入

宋史新編卷五十六

五

內鼎見責之曰良樹花石之擾皆出汝曹今欲蹈前轍
耶因奏其事上改容謝之鼎嘗薦胡寅魏廷晏敦復潘
良貴呂本中張致遠等數十人分布朝列暨再相奏曰
今清議所與如劉大本胡寅呂本中常同林季仲之流
陛下能用之乎如賢長惡如趙鼎胡世將周秘陳公輔
之徒陛下能去之乎上為徙世將而公輔等尋補外始
浚薦秦檜可與共大事鼎再相亦以為言然檜機穽深
險外和而中異浚初求去有旨召鼎鼎至越勾祠檜惡
其逼已徙知泉州又諷謝祖信論鼎嘗受張邦昌偽命
遂奪節御史中丞王次翁論鼎治郡廢弛命提舉洞霄

宮鼎自泉州歸復上書言時政檜忌其復用諷次初又論其嘗受偽命乾沒都督府錢十七萬緡謫居興化軍論者猶不已移漳州又責清遠軍節度副使潮州安置在潮五年杜門謝客時事不掛口有問者但引咎而已中丞詹大方誣其受賄屬潮守放編置人移吉陽軍鼎謝表曰白首何歸悵餘生之無幾丹心未泯誓九死以不移檜見之曰此老倔强猶昔在吉陽三年潛居深處門人故吏皆不敢通問惟廣西帥張宗元時饋醪米檜知之命本軍月具存亡申鼎遣人語子汾曰檜必欲殺我我死汝曹無患不爾禍及一家矣先得疾自書墓中

宋史新編卷五十六

六

石記鄉里及除拜歲月至是書銘旌云身騎箕尾歸天上氣作山河壯本朝屬其子乞歸葬不食死年

天下聞而悲之孝宗謚忠簡贈太傅追封豐國公高宗耐廟配享廟庭錄其孫十有二人鼎為文渾然天成凡高宗處分軍國機事多其視草有擬奏表疏雜詩文二百餘篇號得全集行於世中興賢相以鼎為稱首云論曰趙鼎自為小官已著矯節中興寧置陳時政皆嘉謨天下屬望公輔久矣紹興入相者再其初力贊親征國勢丕振數年後南北之勢已成務持重養威以固根本所謂險在前而能需者乃以梗和議為秦檜所擠貶

竄以死然鼎惓惓報主之志雖歷顛沛臨禍變曾不少渝觀其自題銘旌有氣作山河壯本朝之句視夫為厲鬼殺賊者豈異耶

張浚 子杓 孫忠恕

張浚字德遠綿竹人父咸舉進士賢良兩科浚入太學登進士第靖康初為太常簿張邦昌僭立逃入太學中聞高宗即位馳赴南京除樞密院編脩官歷禮部侍郎御管使司叅贊公事建炎三年春金人南侵車駕幸錢塘留朱勝非于吳門捍禦以浚同節制軍馬邑而勝非召浚獨留會苗傅劉正彥作亂浚慟哭謀張俊起兵齋

宋史新編卷五十六

七

蠟書約呂頤浩劉光世以兵來會而命俊分兵扼吳江上疏請復辟傅等謀除浚禮部尚書詣行在浚以大兵未集未欲誦言討賊託云張俊驟回人情震驚姑少留以撫其軍會韓世忠舟師抵常熟張俊曰世忠來事濟矣白浚招之世忠至命以兵赴闕而戒其急趨秀州據糧道以埃大軍之至會傅等以書招浚浚報云自古言涉不順謂之指斥乘輿事涉不遜謂之震驚宮闕廢立之事謂之大逆不道大逆不道者族傅等得書恐乃遣兵扼臨平亟除俊世忠節度使而誣浚欲危社稷責柳州安置俊世忠拒不受會頤浩光世兵至浚乃聲傅正

彥罪傳檄中外率諸軍繼進初浚遣客馮輜以計策往說傅等輜卽康國語在康國傳會大軍且至傅正彥憂恐不知所出輜知其可動卽白宰相朱勝非請復辟高宗御筆除浚知樞密院事浚進次臨平賊兵拒不得前世忠等搏戰大破之傅正彥脫遁浚與頤浩等入見伏地涕泣待罪高宗問勞再三解所服玉帶賜之傅正彥走閩中浚命世忠追縛以獻與其黨皆伏誅盜薛慶嘯聚淮甸至數萬人浚徑至高郵入慶壘喻以朝廷恩意慶感服浚歸謂中興當自關陝始慮金人或先入陝取蜀則東南不可保遂慷慨請行詔以浚爲川陝宣撫處

宋史新編卷五十六

置使得便宜黜陟將行御營平寇將軍范瓊確衆自豫章至行在先是靖康城破多瓊之謀至是入朝悖傲無禮且乞貸逆黨傅正彥等死罪浚奏誅之分其軍隸神武軍然後行金人取郿延驍將婁宿孛董引大兵渡渭攻未興已而窺江淮浚卽治軍入衛至房州知金人北歸復還關陝檄五路帥悉所部兵來會以復未興命劉錫統之初浚問計於諸將曲端吳玠郭浩皆謂虜鋒方銳宜分守要害以待其弊浚不以爲然金人聞出師急調兀朮等由京西入援至富平諸將議戰吳玠謂地勢非利敵驟至軍大潰浚退保興州貶劉錫斬環慶帥趙

哲哲檀離所部衆驚遁故諸軍隨而潰也浚命吳玠收秦鳳兵扼險于和尚原大散關以斷敵來路關師古等收熙河兵于岷州大潭孫渥賈世方等收涇原鳳翔兵于階成鳳三州以固蜀口浚上書待罪帝手詔慰勉紹興元年吳玠兩敗金人兀朮僅以身免亟易其鬚髯遁特拜浚檢校少保定國軍節度使浚以劉子羽爲上賓任趙開爲都轉運使權吳玠爲大將守鳳翔子羽慷慨有才略開善理財而玠每戰輒勝故關陝雖失而全蜀按堵且以形勢牽制東南江淮亦賴以安云曲端者素有威望然嘗與王庶吳玠有隙而端腹心部將相繼降

宋史新編卷五十六

九

虜致陷五路故二人之譖得行浚初起用端中坐廢猶欲再用之後卒下端獄論死會有言浚殺趙哲曲端無辜而任子羽開玠非是朝廷疑之三年遣王似副浚浚求解兵柄且奏似不可任宰相呂頤浩不悅而朱勝非以宿憾日毀短浚詔浚赴行在四年御史中丞辛炳率同列劾浚乃以本官奉祠居福州浚旣去國慮金人釋川陝之兵必將併力窺東南而朝廷已議講解乃上疏極言其狀未幾劉豫之子麟果引金人入攻高宗患浚前言策免朱勝非而參知政事趙鼎請幸平江乃召浚以資政殿學士提舉萬壽觀兼侍讀入見高宗手詔辨

浚前誣除知樞密院事浚既受命即日赴江上視師兀木聞之夕遁五年除尚書右僕射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兼知樞密院事都督諸路軍馬趙鼎除左僕射浚與鼎同志輔治務在塞倖門抑近習時巨寇楊么據洞庭屢攻不克浚請行至潭賊衆二十餘萬相繼來降湖寇盡平浚遂奏追岳飛屯荆襄以圖中原乃自鄂岳轉淮東大會浙府議防秋之宜高宗召對便殿進中興備覽四十一篇六年浚力請幸建康車駕進發浚先往江上謀報劉豫與子猗挾金人入攻浚謂賊豫以逆犯順不勤除何以爲國今日之事有進無退且命揚沂中往屯濠

宋史新編卷五十六

十

州劉麟逼合肥張俊請益兵劉光世欲退師趙鼎及簽書折彥質欲召岳飛兵東下御書付浚令俊光世沂中等還保江浚奏俊等渡江則無淮南而長江之險與敵共矣且岳飛一動襄漢有警復何所恃乎詔書從之沂中兵抵濠州光世舍廬州而南淮西洶動浚聞疾馳至采石令其衆曰有一人渡江者斬光世復駐軍與沂中接劉猗攻沂中沂中大破之猗麟皆拔柵遁高宗手書嘉獎召浚還勞之時趙鼎等議回蹕臨安浚奏天下之事不倡則不起三歲之間陛下一再臨江士氣百倍今六飛一還人心解體高宗幡然從浚討七年以浚却敵

功制除特進既又加金紫光祿大夫徽宗皇帝寧德皇后先後訃聞上哀甚浚奏天子之孝不與士庶同願揮涕而起斂髮而趨一怒以安天下之民乃命浚草詔諭中外浚又請命諸大將率三軍發哀成服中外感動浚請乘輿發平江至建康幾事叢委浚以一身任之浚奏劉光世在淮西軍無紀律遂罷光世時岳飛被命赴都督府與浚議事浚曰王德淮西軍所服欲以爲都統鄺瓊副之呂祉爲督府參謀領之如何飛曰德與瓊素不相下一旦樞之在上必爭呂尚書不習軍旅恐不足服衆浚曰張宣撫如何飛曰暴而寡謀尤瓊所不服浚曰

宋史新編卷五十六

十一

然則揚沂中耳飛曰沂中亦豈能馭此軍浚不悅曰然則非太尉不可迄行之瓊果叛執祉歸劉豫殺祉於途事詳社傳浚悔不用飛言引咎求去初浚嘗薦秦檜共政及是上問可代者且曰秦檜何如浚曰近與共事方知其闇檜由是憾浚遂予祠先是浚遣人持手榜間劉豫及瓊叛復遣間持蠟書遺瓊金人果疑豫尋廢之臺諫交論浚以祕書少監分司西京居永州九年用赦復官予祠未幾除資政殿大學士知福州兼福建安撫大使金使來以詔諭爲名浚五上疏爭之十一年除檢校少傅崇信軍節度使充萬壽觀使免奉朝請後又封和

國公十六年彗星出西方浚將極論時事恐貽母憂
訝其瘖問故浚以實對母誦其父對策之語曰臣寧言
而死於斧鉞不能忍不言以負陛下浚意乃決上疏謂
當今事勢譬如養成大疽於頭目心腹之間不決不止
惟陛下下謀之於心謹察情偽使在我有不可犯之勢庶
幾社稷安全不然後將噬臍事下三省秦檜大怒令臺
諫論浚以特進提舉江州太平興國宮居連州二十年
徙永州浚去國幾二十載天下士無賢不肖莫不傾心
慕之武夫健將言浚者必咨嗟太息至兒童婦女亦知
有張都督也金人憚浚每使至必問浚安在惟恐其復
宋史新編卷三十一
用當是時秦檜怙寵固位懼浚為正論以害已令臺臣
有所彈劾論必及浚反謂浚為國賊必欲殺之以張柄
知潭州汪召錫使湖南使圖浚張常先使江西治張宗
元獄株連及浚捕趙鼎子汾下大理令自誣與浚謀大
逆會檜死乃免二十五年復觀文殿大學士判洪州浚
時以母喪將歸葬念天下事二十年為檜所壞邊備蕩
弛又聞金亮篡立必將舉兵自以大臣義同休戚不敢
以居喪為嫌具奏論之會星變再見求直言浚謂金人
數年間勢決求釁用兵而國家溺於宴安蕩然無備乃
上疏極言而大臣沈該方俛齒湯思退等謂敵初無釁

笑浚為狂臺諫湯鵬舉浚哲論浚歸蜀恐搖動遠方詔
復居永州服除洛職以本官奉祠三十一年春有旨自
便浚至潭上疏請早定守戰之策未幾亮兵大入中外
震動復浚觀文殿大學士判潭州時金騎充斥王權兵
潰劉錡退歸鎮江遂改命浚判建康府兼行宮留守浚
至請乘輿亟臨幸三十二年車駕幸建康浚迎拜道左
衛士見浚無不以手加額時浚起廢復用風采隱然軍
民皆倚為重又兼節制建康鎮江府江州池州江陰軍
軍馬金兵十萬置海州浚命鎮江都統張子蓋往救大
破之孝宗卽位召浚入見賜坐降問浚從容言人主之
學以心為本一心合天何事不濟所謂天者天下之公
理而已必兢業自持使清明在躬則賞罰舉措無有不
當人心自歸敵讎自服孝宗悚然曰當不忘公言除少
傅江淮東西路宣撫使進封魏國公翰林學士史浩議
欲城瓜州采石浚謂不守兩淮而守江干是示敵以削
弱急戰守之氣不若先城泗州及浩參知政事浚所規
畫浩必沮之隆興元年除樞密使都督建康鎮江府江
州池州江陰軍軍馬時金將蒲察徒穆及知泗州大周
仁屯虹縣都督蕭琦屯靈壁積糧修城將為南攻計浚
欲及其未發攻之會主宰殿前司李顯思建康都統邵

宏淵亦獻檣二邑之策浚具以聞上報可召浚赴行在命先圖兩城乃遣顯忠出濠州趨靈璧宏淵出泗州趨虹縣而浚自往臨之顯忠至靈璧敗蕭琦宏淵圍虹縣降徒穆周仁乘勝進克宿州孝宗手書勞曰十年來無此克捷浚以盛夏人疲急召顯忠等還師未達間會金帥紇石烈志寧率兵至顯忠與戰連日小不利忽謀報敵兵大至顯忠夜引歸至符離諸軍大潰資糧盡委某由二將不協而士怨犒薄不用命云浚降授特進江淮宣撫使是役也廷臣皆議浚失策御書賜浚曰前日舉事之初朕與卿任之今日亦須與卿終之復召浚子栻

宋史新編卷五十六

十四

奏事浚附奏云自古有為之君腹心之臣相與協謀同志以成治功今臣以孤蹤動輒掣肘陛下將安用之因乞骸骨孝宗覽奏謂栻曰朕待魏公有加不為浮議所惑帝眷遇浚未嘗斥其名每遣使來必令視浚飲食多寡肥瘠何如尋詔復浚都督之號金帥僕散忠義貽書三省樞密院索四郡及歲幣不然以農隙治兵時檜黨湯思退為右相急於求和遂遣盧仲賢持書報金浚言仲賢小人多妄不可委信已而仲賢果以許四郡辱命朝廷復以王之望為通問使龍大淵副之浚爭不能得未幾召浚入見復力陳和議之失孝宗為止誓書留之

令通書官胡昉楊由義往諭金以四郡不可割若必欲得四郡當追還使人罷和議拜浚尚書右僕射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兼樞密使都督如故思退為左僕射胡昉等至宿金人械繫迫脅之昉等不屈更禮而歸之孝宗諭浚曰和議之不成天也自此事當歸一矣二年議進幸建康詔之望等還思退聞之大駭陽為乞祠狀而陰與其黨謀為陷浚計俄詔浚行視江淮時金人屯重兵于河南為虛聲脅和有刻日決戰之語及聞浚來亟徹兵歸且以檄諭遼約為應援金人益懼思退乃令王之望盛毀中備以為不可恃令尹檜論罷督府參議官馮

宋史新編卷五十六

十五

方又論浚費國不貲奏留張深守泗不受趙廓之代為拒命浚亦請解督府詔從其請浚留平江凡八章乞致仕除少師保信軍節度判福州浚辭改醴泉觀使朝廷遂決棄地求和之議浚既去猶上疏論尹檜姦邪必誤國事且勸上務學親賢或語浚勿復及時事浚曰君臣之義無所逃於天地之間上設欲復用浚浚當即日就道不敢以老病辭如若等言是誠何心哉聞者聳然行次餘干得疾手書付二子曰吾為相不能恢復中原雪祖宗之恥死不當葬先人墓左葬衡山下足矣年七十

訃聞孝宗震悼贈太師諡忠獻浚幼有大志及為庶

河幕官徧行邊壘觀山川形勢時時與舊戍守將握手飲酒問祖宗以來守邊舊法及軍陣方略之宜故一旦起疏遠當樞筦悉能通知邊事本末在京城中親見三帝北行皇族係虜生民塗炭誓不與敵俱存故終身不主和議每論定都大計以爲東南形勢莫如建康人主居之可以北望中原至如錢塘僻在一隅易於安肆不足以號召北方與趙鼎共政多所引擢從臣朝列皆一時之望人號小元祐云浚事母孝學邃於易有易解及雜說十卷書詩禮春秋中庸亦各有解又集十卷奏議二十卷棧自有傳棧弟杓杓子忠恕

宋史新編卷五十六

六

杓字定叟以父恩歷官知臨安府進直龍圖閣權兵部侍郎府治火延及民居詔削二秩杓再疏乞罷移知鎮江尋改明州辭仍知鎮江召爲戶部侍郎面對言事遷時相意高宗崩以集英殿修撰知紹興府董山陵事召還爲吏部侍郎光宗卽位權刑部侍郎復兼知臨安府累進徽猷閣學士知建康府繼復命還襄陽寧宗嗣位歷端明殿學士知建康府以疾乞祠卒杓天分高爽吏材敏給遇事不凝滯隨宜變通所至以治辨稱南渡以來論尹京者以杓爲首

忠恕字行父以祖任監樓店務入府幕尋佐青寧民間

許嫁女夫家以告忠恕自拜歸其父母累遷司農丞知寧國府夏旱常平使者欲均濟勿勸糶忠恕所見寢異以言去奉祠起知鄂州歷戶部郎官入對言邊事其慮至遠理宗卽位忠恕移書史彌遠請取法孝宗行三年喪既而宰輔率百僚請太母同聽政忠恕復貽書彌遠謂英宗以疾仁哲以幼母后垂簾有不容已惟欽聖出於勉彊務從抑損今吾君長矣若姑援以請此亦中策爾賢慶初詔求直言忠恕陳八事其五曰陛下於濟王之恩自謂彌縫曲盡矣然不留京師從之外郡不擇牧守混之民居一夫奮呼闔城風靡尋雖弭患莫副初心

宋史新編卷五十六

七

謂當此時亟下哀詔痛自引咎優崇恤典選立嗣子則陛下所以身處者庶幾無憾而造訛騰謗者靡所致力自始至今率誤於含糊而猶不此之思臣所不解也始魏了翁嘗勉忠恕無隳家聲及是嘆曰忠獻有後矣真德秀聞之更納交焉忠恕又因輪對引伯父棧告孝宗之語曰當求曉事之臣不求辦事之臣欲求伏節死義之臣必求犯顏敢諫之臣語益剴切自知不爲時所容力請外以直祕閣知贛州言者指爲朋比落職降兩官罷紹定三年復官進秩一等提舉沖佑觀卒

論曰張浚在高孝朝存歷將相之任觀其平劇盜討除

逆兇始終排和議與強虜抗非篤於忠義能然乎奈才
踈量褊往往自用於賢者弗能容是以國事鮮濟王師
屢劬沒身有遺恨焉朱熹晚年頗悔撰狀失實元儒揭
傒斯亦極論其罪蓋事久而是非彌定修史者第襲狀
中語何耶雖然昔魯莊與齊不共戴天乾時戰敗仲尼
以為榮而不諱金固讎也可以用兵勝負議浚哉

宋史新編卷一百二十六

宋史新編卷一百二十六

九

宋史新編卷一百二十七

列傳六十九

明南京兵部主事莆田柯維騏著

朱勝非

呂希浩

范宗尹

朱倬

朱勝非字藏一蔡州人上舍登第靖康初為東道副總
管權應天府金人攻城勝非逃去會韓世忠部將楊進
破敵兵乃還視事明年詣濟州謂高宗言南京藝祖興
王之地請幸之以圖大計從之建炎改元試中書舍人
兼權直學士院時方草勅勝非憑敗鼓草制辭氣嚴重
如平時總制使錢蓋進職勝非言其棄師誤國封還貼
黃蓋遂罷二年除尚書右丞時宰執蔭補多濫勝非奏
宰執子弟例不堂除宣和諫官疏云尚從竹馬之遊已
造荷囊之列今不可以不戒遷中書侍郎二年拜宣奉
大夫尚書右僕射兼御營使會苗傅劉正彥與其徒王
鈞甫王世修等謀作亂擁兵犯闕請高宗避位太后抱
皇子聽政太后不可傅顧勝非曰今日正須大臣果決
相公何無一言耶勝非還呈曰王鈞甫乃傅等腹心
適語臣云二將忠有餘而學不足此語可為後圖之緒
於是太后垂簾高宗退居顯忠寺勝非請降赦以安傅
等又奏母后垂簾須二臣同對此承平故事今日事機

110 111 112 113 114 115 116 117 118 119 120

有須密奏者乞許臣僚獨對日引傅徒二人上殿以弭其疑因諭鈞甫為朝廷協力鈞甫唯唯又諭世修曰國家艱難若等立功之秋也世修喜時往來道軍中情實擢為工部侍郎傅正彥乞改年號及移蹕建康勝非白太后若盡廢其請則倉卒變生乃改元明受傅等欲挾上幸徽越勝非諭以禍福而止傅聞韓世忠起兵取其妻子為質勝非給傅曰今當啓太后召二人慰撫使報知平江諸君益安傅許諾勝非喜曰二凶真無能為也諸將將至傅等懼勝非因謂之曰勤王之師未進者使是間自友正耳不然八等置身何地乎即召學士作百

宋史新編卷一百一十七

二

官章及太后手詔四月朔勝非率百官詣睿聖宮親掖上乘馬還宮上既復辟勝非曰臣昔遇變義當即死偷生至此欲圖今日之事耳乃乞罷政上問誰可代者勝非曰呂頤浩張浚問孰優曰頤浩練事而暴浚喜事而疎上曰浚太年少勝非曰臣向被召軍旅錢穀悉付浚此舉浚實主之御史中丞張守論勝非宜罷不報授觀文殿大學士知洪州尋除江西安撫大使兼知江州紹興元年侍御史沈與求又論之降秩分司南京江州居住二年左相呂頤浩薦都督江淮荆浙諸軍事給事中胡安國侍御史江濟奏意論罷頤浩欲傾右相秦檜故

力引之改除侍讀檜尋罷相拜勝非尚書右僕射同中書門下平章事母憂起復兼知樞密院事時員外郎江端友請營宗廟議者謂國家期於恢復不常厥居勝非方主和議遂白上營宗廟于臨安侍御史魏矰劾罷之五年起知湖州引疾歸檜得政勝非遂廢居卒諡忠靖勝非張邦昌友壻也邦昌僭位勝非嘗械其使及金人過江勝非請尊禮邦昌錄其後以謝敵苗劉之變保護聖躬功居多既去力薦張浚然受黃潛善風旨草罷李綱制詆其狂妄再相忌趙鼎宣撫川陝欲重使名以制吳玠勝非曰元樞出使豈論此耶蓋因事出鼎而輕

宋史新編卷一百一十七

三

其權人以此少之及著間居錄亦多其私說云

呂頤浩字元直齊州人登進士第累官徽猷閣待制河北都轉運使伐燕之役頤浩以轉輸隨軍既得燕山為燕山府路轉運使頤浩奏開邊極遠其勢難守又奏燕山河北危急五事徽宗怒褫職尋復為進徽猷閣直學士謝病與祠高宗即位除知揚州車駕南幸進至戶部尚書劇賊張遇眾數萬屯金山頤浩單騎與韓世忠造其壘諭降之進吏部尚書建炎三年金人逼揚州駕幸錢塘拜同簽書樞密院事江淮兩浙制置使還屯京口金兵退改江東安撫制置使兼知江寧府明受之變頤

浩約張浚及諸將會兵討賊俄有旨召願浩赴院供職
上言與衰撥亂事屬艱難請亟復明辟以圖恢復遂以
兵發江寧舉鞭誓衆士皆感厲將至平江張浚乘輕舟
逐之相持而泣各以大計願浩曰願浩曩諫開邊幾死
宦臣之手承乏漕挽幾陷腥膻之域今事不諧不過赤
族爲社稷死豈不快乎浚壯其言即舟中草檄進韓世
忠爲前軍張浚翼之劉光世爲游擊願浩浚總中軍光
世分軍殿後願浩發平江苗傅劉正彥之黨託旨請願
浩單騎入朝願浩奏所統將士忠義所激可合不可離
傅等懼乃請高宗復辟師次秀州願浩勉勵諸將曰今

宋史新編卷三十三

四

雖反正而賊猶握兵居內事若不濟必反以惡名加我
翟義徐敬業可監也次臨平傅等拒戰願浩被甲立水
次出入行陣督世忠等破賊傅正彥引兵遁願浩等以
勤王兵入城都人夾道聳觀以手加額朱勝非罷相以
願浩守尚書右僕射中書侍郎兼御營使改同中書門
下平章事初建炎御營使本以行幸總齊軍政而宰相
兼領之遂專兵柄樞府幾無所預願浩在位尤顯恣趙
鼎論其過章十數上願浩求去除鎮南軍節度開府儀
同三司醴泉觀使尋除江東安撫制置大使兼知池州
李成馬進敗淮南民未復業詔以願浩兼宣撫領壽春

府除廬和州無爲軍張琪自徽犯饒州願浩大破之拜
少保尚書左僕射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兼知樞密院事
紹興二年上自越州還臨安會桑仲在襄陽欲進取京
城乞朝廷舉兵爲聲援願浩乃大議出師而身督之時
願浩與秦檜並相上諭之曰願浩治軍旅檜理庶務如
種蠶分職可也檜知願浩不爲公論所與多引知名士
爲助欲傾之而檀朝權上爲下詔戒朋黨除願浩都督
江淮荆浙諸軍事開府鎮江願浩至常州前軍將趙延
壽叛犯金壇又聞桑仲已死遂引疾不進詔還朝以朱
勝非同都督諸軍事願浩既還欲傾檜力引勝非爲助

宋史新編卷三十三

五

給事中胡安國坐是罷檜乞留不報侍御史江濟左司
諫吳表臣皆以論救安國罷程瑀胡世將劉一止張燾
林待聘樓炤亦坐論檜黨斥臺省一空語詳安國傳於
是檜免相願浩獨秉政屢請興師復中原時盜賊稍息
願浩請遣使循行郡國宣德意李綱宣撫湖南願浩言
綱縱暴無善狀請罷諸路宣撫之名綱止爲安撫使時
李光在江東與願浩書言綱有大節四夷畏服願浩稱
光結黨言者因論光罷之時方審量濫賞願浩時有縱
舍右司郎官王岡持不可曰公秉國鈞不平謂何高宗
一日謂大臣曰國朝四方水旱無不上聞近蘇湖地震

泉州大水輒不以奏何也侍御史辛炳殿中常同論其罪遂罷頤浩為鎮南軍節度使開府儀同三司奉祠改特進觀文殿大學士五年詔問宰執以戰守方略頤浩條十事以獻除湖南安撫制置大使兼知潭州帝在建康除頤浩少保浙西安撫制置大使知臨安府行宮留守明堂禮成進封成國公八年上將還臨安除少傅鎮南定江軍節度使江東安撫制置大使兼知建康府行宮留守頤浩引疾求去除醴泉觀使未幾卒贈太師封秦國公諡忠穆頤浩有膽略善鞍馬弓劍當國步艱難之際人倚之為重自江東再相胡安國以書勸其法韓

宋史新編卷五十七

六

忠獻以至公無我為先報復恩讎為戒頤浩不能用時軍用不足頤浩與朱勝非初立江浙湖南諸路大軍月椿錢於是郡邑多橫賦為東南患云

范宗尹字覺民鄧城人上舍登第累遷侍御史右諫議大夫靖康初金人必欲得三鎮宗尹請牽之以紓禍為言者所非罷歸張邦昌僭位復其職建炎元年李綱拜相宗尹論其名浮於實有震主之威不報出知舒州言者論其嘗污偽命責置鄂州既召為中書舍人遷御史中丞拜參知政事呂頤浩罷相宗尹攝之時諸盜據有州縣朝廷力不能制宗尹言太祖收藩鎮之權天下無

事百五十年然國家多難四方帥守單寡束手環視此法之弊今當稍復藩鎮之法付以兵權俾蕃王室較之棄地夷狄豈不相遠上從其言授通議大夫守尚書右僕射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兼御營使時年三十近世宰相年少無如宗尹者宗尹請有司討論崇觀以來濫賞修書營繕應奉開河免夫獄空之類皆釐正之明堂覃恩請舉行討論之事上手劄云朕不欲歸過君父敘怨士大夫始秦檜力贊宗尹建此議及見上意堅反擠之上亦惡其與辛道宗兄弟往來遂罷沈與求奏其罪狀落職未幾命知溫州退居天台卒年三十七宗尹有才

宋史新編卷五十七

七

智當北敵肆行之衝毅然自任建議分鎮以是得相位然其置帥多授劇盜又無總率統屬且不遣援不通餉故諸鎮守鮮能久存者及為政多私屢招物議云朱倬字漢章閩縣人宣和五年登進士第調常州宜興簿張浚薦除福建廣東西財用所屬官宣諭使明橐再薦于朝因賜對策劉豫必敗高宗大喜詔改合入官與丞相秦檜忤出教授越州歷知惠州陞辭高宗問卿父淹何所倬曰厄於檜上愀然慰諭目送之旬日間除國子監丞尋除浙西提舉且命自今在內除提舉官令朝辭上殿蓋為倬設也累遷中丞嘗言人主任以耳目非

報怨任氣之地每上疏輒夙興露告若上帝鑒臨奏疏
凡數十率焚稿不傳遷參知政事紹興三十一年拜尚
書右僕射高宗自建康回轡有內禪意倬密奏曰靖康
之事正以傳位人遽盍姑徐之心不自安屢求去詔以
觀文殿大學士奉祠孝宗即位降資政殿學士明年致
仕卒復元職贈特進孫著登第仕至吏部尚書

論曰朱勝非在靖康委城避敵其屈身明受要為自全
計耳呂頤浩雅著直聲而無寇討逆勇略孰加焉范宗
尹嘗污偽命特以片言竊上宰小人乘君子之器者也
夫道不同不相為謀以勝非宗尹所為宜與李綱趙鼎
宋史新編卷百七

莫能容何願浩亦有媚嫉之累耶朱倬在相位未久無
赫赫名然見忌秦檜所守可知矣

馮澥 范致虛 權邦彥 徐俯
呂好問 劉珪 滕康 葉義問

馮澥字長源普州人父山廕寧不為祕書丞通判梓州
鄧綰薦為臺官不就退居二十年范祖禹薦於朝官終
祠部郎中澥登進士第歷官入朝以言事再謫靖康元
年為左諫議大夫金人圍太原朝廷命李綱宣撫兩河
澥奏罷之除尚書左丞欽宗詣金營澥扈從張邦昌僭
位與澥有舊取之歸建炎初降資政殿學士知潼川府

言者論澥嘗污偽命奪職已而復官紹興三年以資政
殿學士致仕卒澥為文師蘇軾論西事與蔡京忤郡人
張戾堅請死妻子流離澥力振其家然議論主熙豐紹
聖而排鄒浩李綱楊時君子少之

范致虛字謙叔建陽人舉進士為太學博士鄒浩以言
事斥致虛坐祖送停官徽宗嗣位累進中書舍人蔡京
建請置講議司引為詳定官議不合改兵部侍郎自是
入處華要出典大郡者十五年以附張商英貶通州政
和七年復官人為侍讀修國史尋除刑部尚書提舉南
京鴻慶宮初致虛在講議司延康殿學士劉昂嘗乘蔡

宋史新編卷百七

九

京怒榜之後王家坐妖言繫獄事連昂論死致虛爭之
昂得減竄士論賢之遷尚書右丞進左丞歷知鄧州提
舉亳州明道宮帝方好老氏致虛希特好營飭道宇賜
名鍊真宮靖康元年除知京兆府時金人圍太原聲震
關中朝廷命錢蓋節制陝西除致虛陝西官撫使金人
分道再犯京師詔致虛會兵入援有僧趙宗印者喜談
兵席益薦之致虛以便宜假官俾充宣撫司參議官兼
節制軍馬致虛勇而無謀委已以聽宗印宗印徒大言
實未嘗知兵金將婁宿以精騎衝之不戰而潰死者過
半致虛收餘兵入潼關高宗即位言者論其逗撓徒知

鄧州尋加觀文殿學士復知京兆府致虛力辭復知鄧州次年宗印領兵出武關與致虛合會金將銀朱兵壓境致虛遁宗印兵不戰走轉運使劉汲力戰死焉致虛坐責安遠軍節度副使英州安置後召復資政殿學士知鼎州未至卒贈銀青光祿大夫

權邦彥字朝美河間人登太學上舍第歷都官郎中與王黼議不合黼職知冀州金人再入高宗開大元帥府起兩河兵復汴京邦彥提所部兵二千五百人與宗澤自澶淵趨韋城據刀馬河諸道兵莫有進者會敵兵大至移屯南華二帝北遷邦彥與澤五表勸進建炎元年

宋史新編卷五十七

五月召還命知荆南府改東平府時東州半已入金至是圍益急邦彥誓以死守居數月城破猶力戰不已民義而從之突圍以出遂奔行在帝以其父母妻子皆沒於敵纔貶二秩歷江淮等路制置發運使以治辦稱績興初連權端明殿學士簽書樞密院事初邦彥獻十議以圖中興謂人事盡則天悔禍不可獨歸之數呂頤浩素善邦彥薦用之給事中程瑀劾邦彥五罪三疏不報尋兼權參知政事帝嘗對輔臣言湖南事頤浩言李綱縱暴恐治潭無善狀帝曰綱在宣和間論水災以得時望邦彥曰綱元無善狀第略虛名耳蓋功願浩以排綱

也逾年卒邦彥碌碌無所建明充位而已有遺藁十卷號瀛海殘編藏於家

徐俯字師川分寧人以父禮死難授通直郎至司門郎張邦昌僭位俯遂致仕時工部侍郎何昌言與其弟昌辰避邦昌皆改名俯買婢名昌奴客至即呼前驅使之內侍鄭謙識俯於江西重其詩薦于高宗胡直孺汪藻迭薦之遂自宮祠起右諫議大夫中書舍人程俱言考之古今非陽城科放則未嘗不循序而進願始以所應者命之不報俱遂罷紹興中賜進士出身兼侍讀遷翰林學士未幾權端明殿學士簽書樞密院事又兼權參

宋史新編卷五十七

知政事宰相朱勝非言襄陽上流所當先取帝曰盍就委岳飛參政趙鼎曰知上流利害無如飛者俯獨持不可會劉光世乞入奏鼎言方議出師大將不宜離軍俯欲許之鼎固爭俯乃求去與祠既而知信州言者論其郡事不理復予祠卒

呂好問字舜徒待講希哲子也以蔭補官崇寧治黨事好問以元祐子弟坐廢兩監東嶽廟司揚州儀曹欽宗擢至御史中丞初徽宗將內禪詔解黨禁除新法盡復祖宗之故而蔡京黨戚根據中外害其事莫肯行好問言太上皇詔旨備矣願一一施行又言今不盡革京貴

等所為太平無由可致欽宗鄉納好問疏京過惡乞投海外黜朋附之尤者以厲其餘又建白削王安石王爵正神宗配饗褒表江公望張庭堅任伯雨龔夬等除青苗之令湔元符上書獲譴者章前後數十上每奏對帝雖當食輒使畢其說時金兵既退大臣不復顧慮武備益弛好問言金人得志益輕中國當速講求禦敵之備及邊警急大臣不知所出遣使講解好問言彼名和而實攻請亟集滄滑邢相之戍以遏奔衝而列勤王之師于畿邑以衛京城疏上不省金人陷真定攻中山上下震駭廷臣狐疑相顧猶以和議為辭好問率臺屬劾奏

宋史新編卷之三

十一

臣畏懦誤國出好問知袁州帝憫其忠下遷吏部侍郎既而金人薄都城帝思好問言進兵部尚書都城失守帝再幸金營好問寔從帝既留遣好問還慰拊都城已而金人立張邦昌以好問為事務官邦昌入居都省好問曰相公真欲立邪抑姑塞敵意而徐為之圖爾大元帥在外元祐皇太后在內此殆天意盍亟還政可轉禍為福以好問攝門下省好問既繫銜仍行舊職吳玠莫倚請邦昌見金使於紫宸垂拱殿好問曰宮省故吏驟見御正衙必將憤駭變且不測邦昌矍然止王時雍議肆赦好問曰四壁之外皆非我有將誰赦乃先赦城中

始金人謀以五千騎取康王好問以書白王宜遠避且言大王若不自立恐有不當立而立者既又語邦昌遣人推戴則功無在相公右者於是邦昌謀遣謝克家奉傳國寶往大元帥府須金人退乃發金人既行好問趣遣使勸進請元祐太后垂簾聽政邦昌易服歸太宰位高宗即位太后遣好問奉手書詣行在所高宗勞之曰宗廟獲全卿之力也除尚書右丞侍御史王賓論好問嘗汙偽命不可以立新朝高宗曰好問心跡非他人比好問自慙力求去且言邦昌僭號之時臣若閉門潔身實不為難徒以世被國恩所以受賢者之責昌圍齋書

宋史新編卷之三

十二

於陛下疏入除資政殿學士知宣州奉祠以恩封東萊郡侯避地卒于桂州子本中孫祖謙祖儉皆有傳劉珪字希范長興人登崇寧進士第初游太學以書遺中書舍人鄒浩曰公始為博士論取士之失免所居官在諫省斥宮掖之非遠遷嶺表豈逆計禍福邀後日報哉固欲蹈古人行也今庶政豈盡脩明百官豈盡忠實從臣繼去豈盡非才言官屢逐豈盡有罪信任踰曩昔而拱默不言天下之士竊有疑焉浩愧謝宣和中擢監察御史坐言事知舒州留為主客員外郎靖康初除中書舍人陳十開端之戒曰御筆曰營繕曰任用失當曰

命令數易曰大臣不和曰臣下誕謾曰內侍恣橫曰言路壅塞曰政事失信曰爵賞僭濫李綱出知揚州安扶持不可珏言韓琦好水之敗韓絳西州之敗皆不免黜責綱勇於報國銳於用兵聽用不審數有敗衄宜降黜以示懲戒綱改宮祠吏部侍郎馮澥言珏持兩端為綱游說珏遂與祠建炎初以舊職召遷給事中論內降營繕二事曰除授不歸中書工役領之內侍此人言所以籍籍也孟忠厚邢煥除從官珏封還言舊制外戚未有為兩禁官者遷吏部侍郎同修國史言淮甸備敵兵食為先今以降卒為見兵以糴本為見糧無一可恃維揚

宋史新編卷五十七

十四

城池未修軍旅多闕卒有不虞何以待之已而金人果乘虛大入帝亟如臨安以珏為龍圖閣直學士知宣州連遷吏部尚書隆祐太后奉神主如江西詔珏為端明殿學士權同知三省樞密院事從行至洪州疏言修治巡幸道路之役乞降詔悉罷金人攻吉州分兵追太后舟至太和縣衛兵皆潰珏奉太后退保虔州言者論不已連責秘書少監貶衡州紹興初許自便明年以朝散大夫分司西京卒于梧州追復龍圖閣學士有吳興集二十卷集議五卷兩漢蒙求十卷

滕康字子濟宋城人登進士第又中詞學兼茂科歷官

國子司業向宗在元帥府聞康習憲章召至濟州康率羣臣勸進除太常少卿使定登極禮儀凡告天肆赦之文皆康為之累遷試中書舍人會孟忠厚乞用父減年遷官康言忠厚隆祐太后之姪也太宗以來凡母后兄弟之子無為侍從者武義大夫康義用登極恩遷遙郡刺史康又封還詞頭言義之遷雖名一官實升五等紊法之甚也自古召亂之源非外戚撓法則內侍干政漢唐可鑑凡再降旨竟不肯行後軍統制韓世忠以不能戢所部坐贖金康言世忠無赫赫功祇緣捕盜微勞遂亞節鉞今其所部卒伍至奪御器逼諫臣於死地乃止

宋史新編卷五十七

十五

罰金何以懲後詔降世忠一官知江州陳彥文用劉光世奏錄其守城功遷龍圖閣待制康以光世所上彥文功狀前後牴牾閣而未下宰相力主彥文趣康行詞康論不已宰相銜之會布衣省試卷子不合式康以其文取之諫官李處遯論奏遂以集英殿修撰奉祠未幾移蹕錢塘再除中書舍人上封事上稱其有諫臣風除左諫議大夫旬日間封草屢上遂擢翰林學士翌日除端明殿學士同簽書樞密院事建炎三年宰相呂頤浩議幸武昌為趨陝之計既移蹕建康又議欲盡棄中原徙居民於東南康力持不可上悟而止未幾上請太后奉

神主如江西以參知政事李邴權知三省樞密院事康
為資政殿學士同從衛以行邴辭疾又命康權知以劉
珪為貳康從衛至洪州劉世護江不密金人絕而渡
康等倉卒奉太后趨慶州坐論責授祕書少監分司南
京永州居住未幾許自便復左朝請大夫與祠卒後追
復龍圖學士有文集二十卷

葉義問字審言壽昌人登進士第歷知江寧縣召秦檜
所親役同僚不可義問曰釋是何以服他人卒役之通
判江州豫章守張宗元忤檜或以飛語事下漕臣張
常先宗元道九江常先檄義問拘其舟義問投檄曰吾

宋史新編卷百七

六

寧得罪不為不祥常先白檜罷去檜死召擢殿中侍御
史累章劾湯鵬舉有一檜死一檜生之語并黨方崇等
皆罷之累遷同知樞密院事金主亮南侵命視師義問
素不習軍旅會劉錡捷書至讀之至金賊又添生兵顧
吏曰生兵何物耶聞者掩口至鎮江聞瓜洲官軍與敵
相持大失措會建康留守張燾遣人告急義問乃遵陸
云往建康催發軍市人皆媒罵之又聞敵據瓜洲采石
兵甚眾復欲還鎮江諸軍喧沸曰不可回矣回則有不
測遂趨建康已而亮死師退義問還朝力請退遂罷孝
宗即位坐論謫饒州數年詔自便卒

論曰馮濟初為諫官論者謂諛佞誣罔則其附僭逆詆
善良亦何足怪范致虛左道媚上權邦彥朋邪害正乃
委以折衝禦侮之寄何異羊質虎皮見豺則慄也徐俯
不失身逆臣似矣顧叛趙鼎而沮岳飛昧於協恭體國
之義呂好問劉珪滕康葉義問並數有忠諫然或污偽
命或失戎律責亦容

宋史新編卷一百二十七

宋史新編卷百七

七

明南京戶部主事莆田柯維騏著

李光

許翰

許景衡

翟汝文

富直柔

王庶

李光字泰發上虞人童穉不戲弄父高稱曰吾兒雲間鶴其興吾門乎登崇寧五年進士第歷官司封首論士大夫諛佞成風妄引苟卿有聽從無諫諍之說以塞言路又言怨嗟之氣結為妖疹王黼惡之令部注桂州陽朔縣再遷符寶郎欽宗擢右司諫上皇東幸儉人問兩宮光請集議奉迎典禮又奏朱勔李彥蔡京王黼竭天下之財名為應奉實入私室乞依舊制三省樞密院通

宋史新編卷一百二十八

知兵民財計與戶部量其出入選吏考核使利源歸一遷侍御史時言者猶主王安石之學詔榜廟堂光言祖宗規摹宏遠安石欲盡廢法度則謂人主制法而不當制於法欲盡逐元老則謂人主當化俗而不當化於俗蔡京兄弟祖述其說五十年間毒流四海今又風示中外鼓惑民聽豈朝廷之福金人逼京城士大夫委職而去者五十二人罪同罰異士論紛然光請付理寺公行之李會舉擢復以諫官召光奏蔡京復用時會擢迭為臺官噤不發一語及京城被圍與白時中李邦彥專主

避敵割地之謀時中邦彥坐是落職而會擢反被召復預諫淨之列乞寢成命不報光因外亦不報誓出寅良間耿南仲輩皆謂應在外夷不足愛光奏孔子作春秋不書祥瑞者蓋欲使人君恐懼修省未聞以災異歸之外夷也疏奏監汀州酒稅高宗即位擢秘書少監除知江州未幾擢侍御史皆以道梗不赴建炎三年車駕自臨安移蹕建康除知宣州光以宣密邇行都乃繕城池聚兵糧籍六邑之民保伍相比謂之義社擇其健武者統以土豪得保甲萬餘號精練軍又柵險要二十三所謹戍之事聞授管內安撫許便宜從事進直龍圖閣

宋史新編卷一百二十八

又進右文殿修撰漕將邵青自真州擁舟數百艘剽當塗蕪湖兩邑間光招諭之遺米二千斛青喜謂使者曰我官軍也所過皆以盜賊見遇獨李公不疑我於是秋毫無犯除徽猷閣待制知臨安府歷擢吏部侍郎光奏疏極論朋黨之害議論之臣各懷顧避莫肯以持危扶顛為己任晉元帝區區草創猶能立宗社脩宮闕保江浙劉琨祖逖與逆胡拒戰於并冀兗豫同雍諸州未嘗陷沒也石季龍重兵已至歷陽命王導都督中外諸軍以禦之未聞專主避狄如今日也上欲移蹕臨安被旨節制臨安府見屯諸軍兼戶部侍郎督營繕事光經營

樽節不擾而辦擢吏部尚書大將韓世清本苗傅餘黨
久屯宣城擅據倉庫調發不行光請先事除之乃授光
淮西招撫使光假道至郡世清入謁縛送闕下伏誅初
光於上前面稟成算宰相以不預聞怒之未至道除端
明殿學士江東安撫大使知建康府壽春滁濠廬和無
為官撫使秦檜既罷呂頤浩朱勝非並相光議論素與
不合言者指光為檜黨落職奉祠尋復寶文閣待制知
湖州歷知洪州兼制置大使擢吏部尚書踰月除參知
政事時秦檜初定和議將揭榜檜言光有人望若同押
榜浮議自息遂用之同郡楊煒上光書責以附時相取

宋史新編卷一百零六

三

尊官墮黠虜姦計虧平時大節光本意謂但可因和而
為自治之計既而檜議徹淮南守備奪諸將兵權光極
言我狄狼子野心和不可恃備不可徹檜惡之檜以親
黨鄭億年為資政殿學士光於榻前折之又與檜詰
難上前因曰觀檜之意是欲進蔽陛下耳目盜弄國權
懷姦誤國不可不察檜大怒明日光勾去章九上乃除
資政殿學士知紹興府改提舉臨安洞霄宮中丞方俟
尚論光陰懷怨望書殺建寧軍節度副使滕州安置越
四年移瓊州居瓊州八年仲子孟堅坐陸升之誣以私
撰國史獄成呂愿中又告光與胡銓詩賦倡和譏訕朝

政移昌化軍論文考史怡然自適年踰八十筆力精健
又三年以郊恩復左朝奉大夫任便居住至江州卒孝
宗即位復資政殿學士賜諡莊簡幼子孟博有傳

許翰字崧老襄邑人登進士第宣和中為給事中為書
抵時相謂百姓困弊起為盜賊天下有危亡之憂願罷
雲中之師脩邊保境與民休息高麗入貢調民開運河
民間騷然中書舍人孫傅論高麗於國無功不宜與大
役傅坐罷翰謂傅不當黜時相怒落職奉祠欽宗即位
復以給事中召時金人攻京師甫退翰造闕即日賜對
除翰林學士尋改御史中丞上疏言邊事因陳決勝之
策張邦昌為太宰翰上疏力爭之種師道罷翰言師道
名將不可使解兵柄欽宗謂其老難用翰曰自呂望以
來用老将收功者難一二數師道雖老可用也且謂金
人此行存亡所係令一大創使失利去則中原可保不
然將來再舉必有不救之憂宜起師道邀擊之上不能
用擢中大夫同知樞密院論益不合以病去除延康殿
學士知亳州坐言者落職奉祠高宗即位用李綱薦召
拜尚書右丞兼權門下侍郎黃潛善等請罷宗澤翰極
論以為不可李綱罷言罷綱臣留無益力求去高宗
朱許會潛善奏誅陳東翰曰吾與東皆爭李綱者東戮

宋史新編卷一百零七

四

論以為不可李綱罷言罷綱臣留無益力求去高宗
朱許會潛善奏誅陳東翰曰吾與東皆爭李綱者東戮

東市吾在廟堂可乎求去益力章八上以資政殿大學士提舉洞霄宮復以言者落職紹興初復資政殿學士卒贈光祿大夫翰通經術正直不撓以與黼似潛善輩迺志卒不展所著有論語解春秋傳

許景衡字少伊瑞安人登進士第宣和中為監察御史遷殿中侍御史論事忤王黼意又論童貫貪繆不可用者數十事會知洋州吳巖夫以私書抵執政子道景衡之賢誤致王黼黜用是中景衡逐之欽宗即位以左正言召歷遷中書舍人李光程瑀以鯁亮忤執政斥景衡為辨白坐落職予祠高宗即位以給事中召既至除御

宋史新編卷百六

五

史中丞宗澤為東京留守言者附黃潛善等多攻其短景衡奏曰開封宗廟社稷所在苟欲罷澤別遣留守不識搢紳中威名政事有加於澤者乎疏入上大悟封以示澤澤乃安除尚書右丞有大政事以請間極論潛善伯彥以景衡異己共排沮之初李綱議建都以關中為上南陽次之建康為下景衡為中丞奏南陽不若建康至是謀報金人攻河陽汜水景衡又奏請南幸建康已而有詔還京罷景衡為資政殿大學士提舉杭州洞霄宮至京口卒年五十七諡忠簡景衡得程頤之學志慮忠純議論不與時俯仰遂借渡江之議罪之既沒高宗

思之賜景衡家溫州官舍一區

翟汝文字公巽丹陽人登進士第歷除祕書郎二館建議東封汝文曰治道貴清淨今不啓上述三代禮樂而師秦漢侈心非所願也徽宗不悅責監宿州稅累遷給事中內侍梁師成銜汝文嘗言其奪民墓田廣園圃諷宰相黜守宣州召為吏部侍郎出知廬州徙密州欽宗召為翰林學士改顯謨閣學士知越州兼浙東安撫使建炎改元上疏言即位赦書裁損上供額外之數今越州貢輸倍他州乞視戶等第減罷揚應誠請使高麗圖迎二帝汝文奏其欺罔若高麗辭以金人問津窺吳

宋史新編卷百六

六

越將何辭以對後高麗果如汝文言紹興元年召為翰林學士兼侍講除參知政事同提舉修政局忤秦檜面劾汝文專擅右司諫方孟卿助檜論之罷去以卒先是汝文在密檜為郡文學汝文薦其才故檜引之然汝文性剛不為檜屈對案相詬至目檜為濁氣汝文風度翹楚好古博雅精篆籀有文集行于世

富直柔字季申弼之孫以父任補官敏悟有才名臯說之奇其文薦于朝召賜同進士出身除祕書省正字建炎初累遷給事中醫官團練使王繼先覃恩轉防禦使法當回授得旨特與換武功大夫直柔論之上謂宰相

范宗尹曰此除出朕意今直柔抗論朕屈意從之以伸
直言之氣四年連遷端明殿學士簽書樞密院事紹興
初上虞縣丞婁寅亮上書言宗社大計直柔從而薦之
於是孝宗立為普安郡王以寅亮之言也除同知樞密
院事侍御史沈與求論其附會辛道宗兄弟得進并論
其所薦右司諫韓璜先是直柔嘗短呂頤浩於上前頤
浩與秦檜皆忌之由是璜與直柔俱罷直柔與祠後起
知衢州以失入死罪落職奉祠尋復端明殿學士徜徉
山澤放意吟咏與蘇蓮葉夢得諸人游以壽終于家
王庶字子尚慶陽人舉進士第歷陝西運判兼制置解

宋史新編卷百六

七

鹽事疆事益棘欽宗欲幸襄鄆以庶副席益為京西安
撫使高宗立除直龍圖閣鄜延經略使兼知延安府累
立戰功進集英殿脩撰陞龍圖閣待制節制陝西六路
軍馬先是河東經制使王瓚既遁歸留守宗澤承制以
庶權陝西制置使庶傳檄諸路會期討賊涇原統制曲
端雅不欲屬庶以未受命辭居數日告身至又辭金人
知其不協併兵寇鄜延庶屢督端進兵訖不行遂陷延
安端謀欲誅庶不果語在端傳庶時自劾得罷後張浚
自富平敗歸始思庶及端言可用乃竝召之庶地近先
至力陳撫秦保蜀之策勸浚收熙河秦鳳兵扼關隴為

後圖浚不納版授庶參議官庶因謂端有反心浚始有
殺端意矣紹興五年知興元府利夔路制置使庶以士
卒單寡籍諸邑強壯號義士日閱於縣月閱於州厚犒
之不半年有兵數萬浚言于朝陞徽猷閣直學士有讒
於浚者徙庶知成都改嘉州明年浚劾庶輕率傾險落
職奉祠尋起知遂寧固避得請六年除湖北安撫使知
鄂州趨闕上因燕見庶言陛下欲保江南無所事如曰
紹復大業非都荆不可荆州左吳右蜀利盡南海前臨
江漢出三川涉大河以圖中原曹操所以畏關羽者也
上大異之復顯謨閣待制知荆南府湖北經略安撫使

宋史新編卷百六

八

又復直學士七年以兵部侍郎召明年入對因奏恢復
之功十年未立其失在偏聽在欲速在輕爵賞是非邪
正混淆誠能賞功罰罪其誰不服上喜即日遷尚書閣
月拜樞密副使命措置江淮邊防秦檜再相以和戎為
事詔趣庶還庶力詆和議請誅金使及張通古來庶乞
免簽書和議文字累疏求去乃以資政殿學士知潭州
御史中丞勾龍如淵論罷之十三年又以御史胡汝明
言責嚮德軍節度副使道州安置卒貶所孝宗思庶言
追復其官諡敏節子之奇乾道中知樞密院事
論曰易蹇之九五曰大蹇朋來豈不以艱難之運必資

多賢乎宋南渡果何時也納忠宣力之臣可倚以其濟者有若李光等數人雖皆登政府然或沮於汪黃或抑於秦檜而王庶至被竄以死則安望其能興復哉嗚呼賢如李綱趙鼎亦不免屢謫何況其他其矣高宗之不知人也

鄭穀 張慤 張守 李邴

沈與求 韓肖胄 胡松年 王綸

鄭穀字致剛建州人舉進士歷御史臺主簿張邦昌僭號穀挺身見高宗于元帥府即位擢至諫議大夫苗傅劉正彥等逆亂穀庭立而折一凶且計凶餒熾甚須得

宋史新編卷五十八

九

外援乃上章待罪求去退見呂頤浩議興復計太后降詔不允朱勝非言穀面折事拜御史中丞時二凶竊威福之柄肆行殺戮日至都堂侵紊機政穀言官官用事于上則生人受禍于下匹夫力不能勝則羣起而攻之是以靖康之初攻之者庶民也睿聖皇帝南渡駐蹕未安攻之者衆兵也今當痛革前弊或有招權納寵屏之遠方俾無浸淫以激衆怒則賞罰自朝廷出國勢尊矣仍諭軍法便宜止行于所轄軍伍其餘當聞之朝廷付之有司不報穀遣所親謝嚮變姓名微服爲賈人徒步如番注告張浚等起兵謂持重緩進使賊自遁無驚動

三宮此上策也俄詔睿聖皇帝爲皇太弟天下兵馬六元帥幼主爲皇太姪即與大臣進議以爲亂常逆之長與御史王庭秀上疏力爭太后不可穀又奏人君位號豈容降改聞之天下孰不懷疑太后令穀至都堂朱勝非出朱昞等所上書示穀與庭秀二人力言昨詔書不可宣布必召變穀與李邴並爲端明殿學士同簽書樞密院事上復辟進簽書奉上其悼之

張慤字誠伯河間人登進士第累遷龍圖閣學士計度都轉運使高宗爲兵馬大元帥募諸道兵勤王慤飛輓踵道建議即元帥府印給鹽鈔以便商旋不閱旬得緡

宋史新編卷五十八

十

錢五十萬以佐軍高宗器重之命以便宜權大名尹兼北京留守馬步軍都總管已而爲戶部尚書除同知樞密院事措置戶部財用兼御營副使至中書侍郎慤善理財論議可不可不形辭色未嘗失同列之歡卒諡忠穆上每念之謂慤謀國盡忠遇事敢諫古之遺直也張守字子固晉陵人登進士第中詞學兼茂科歷擢監察御史丁內艱去建炎初召還改官上在維揚粘罕將自東平歷泗淮以窺行在宰相汪伯彥黃潛善以爲李成餘黨不足畏上召百官議葉夢得請上南巡阻江爲守張俊亦奏敵勢方張宜且南渡守獨抗疏上防淮渡

前者誤公矣守在江右以郡縣供億科擾上疏請蠲和買罷和糴檜怒曰張帥何損國如是守聞之嘆曰彼謂損國乃益國也謚文靖孫柳戶部侍郎

李邴字漢老任城人登進士第累官試中書舍人北方用兵酬功第賞日數十百邴辭命無留難遷至翰林學士嘗與禁中曲宴徽宗命賦詩未幾坐言者罷奉祠欽宗除徽猷閣待制知越州再落職奉祠高宗卽位復元官瑜歲召爲兵部侍郎兼直學士院苗傅劉正彥迫上遜位上顧邴草詔邴請得御札而後敢作朱勝非請降詔赦邴就都堂草之除翰林學士初邴見苗傅面諭以

宋史新編卷三十八

十三

逆順禍福且密勸殿帥王元俾以禁旅擊賊元唯唯不能用卽詣政事堂白勝非適正彥及其黨王世修在焉又以大義責之人爲之危不顧也時御史中丞鄭毅又抗疏言睿聖皇帝不當改號於是邴毅同簽書樞密院事邴與張守分草百官章奏三奏三答及太后手詔與復辟赦文一日而具拜尚書右丞改參知政事上巡江寧太后六宮往豫章命邴爲資政殿學士權知行臺三省樞密院事以與呂頤浩論不合罷未閱月起知平江府會兄鄴失守越州坐累落職明年卽引赦復之又升資政殿學士紹興五年詔問宰執方略邴條上戰陣守

備措畫綏懷冬五事不報邴閒居十有七年卒于泉州年六十二謚文敏有草堂集一百卷

沈與求字必先德清人登進士第累遷殿中侍御史論范宗尹年少爲相恐誤國事高宗不悅以直龍圖閣知台州宗尹罷召還再除侍御史論朱勝非赴鎮太緩致馬進陷九江勝非罷去遷御史中丞兩浙轉運副使徐康國自溫州進發宣和間所製間金銷金屏障什物與求奏康國以微物累盛德乞斥而焚之仍顯黜康國從之與求歷御史三院知無不言前後幾四百奏其言切直自敵已已下有不能堪者上時有所訓敕每曰汝不

宋史新編卷三十八

十四

識沈中丞邴移吏部尚書兼權翰林學士兼侍讀遂出爲荆湖南路安撫使知潭州引疾回祠紹興四年出知鎮江府兼兩浙西路安撫使復以吏部尚書召除參知政事金人將入寇上諭輔臣曰朕當親總六軍與求贊之上書車攻詩以賜上曰朕以二聖在遠屈已通和今豫逆亂如此安可復忍與求曰和親乃金人屢試之策不足信也因奏諸將分屯江岸而敵人往來淮甸當遣岳飛自上流取問道乘虛擊之彼必有反顧之憂五年兼權知樞密院事六年張浚出視師不告同列與求歎曰大事不與問何以居位遂回祠罷出知明州七年除

同知樞密院事從至建康遷知樞密院事卒贈左銀青光祿大夫諡忠敏

韓肖胄字似夫相州人曾祖琦祖忠彥再世為相父洽肖胄以蔭歷開封府司錄徽宗問其家世賜同上舍出身除衛尉少卿尋假給事中使遼時洽守相州請祠肖胄使還因乞補外侍疾詔除直祕閣知相州代其父任建炎二年知江州入為祠部郎遷左司應詔陳五事曰遠斥喉戰戍兵防海道援中原修軍政擢工部侍郎特召侍從問戰守計肖胄條奏千餘言高宗稱善紹興二年應詔言宜費裕國強兵息民之策多所采納遷吏部

宋史新編卷五十八

十五

侍郎時條例散失肖胄立重賞俾各省記編為條目舞文之弊始革且嚴六部出入之禁而請託不行二年拜端明殿學士同簽書樞密院事充通問使以胡松年副之肖胄慨然受命時金會黏罕專執政方恃兵強恃和戰離合之策行人皆危之肖胄入奏曰大臣各循已見致和戰未有定論然和乃權時之宜他日國家安疆軍聲大振誓當雪此讎恥今臣等行或半年不返命必復有謀宜速進兵勿顧臣等也將行母又語之曰汝家世受國恩勿以戎老為念帝稱賢母封榮國夫人肖胄至金知其家世甚重之往返纔半年自帝即位使者凡六

七年未嘗報聘至是始遣人偕來肖胄先北使入對與朱勝非議不合力求去以舊職知溫州奉祠五年起知常州召赴行在提舉萬壽觀尋除簽書樞密院事和議已定復命肖胄為報謝使接伴者逆於境謂當稱謝恩使肖胄論難三四反遂語塞既至金遣人就館議事肖胄隨問隨答衆皆雀聽其還給氈車及頓遞宴設肖胄始除資政殿學士知紹興府尋奉祠與其弟膺胄寓居于越幾十年事母以孝聞弟不至不食所得恩澤皆先給宗族卒年七十六諡元穆琦守相作書錦堂治作榮歸堂肖胄又作榮事堂三世守鄉郡人以為榮

宋史新編卷五十八

十六

胡松年字茂老懷仁人政和二年上舍釋褐補澠州教授累遷中書舍人時方有事燕雲松年累章咈時相意與祠高宗時密奏中原利害召赴行在出知平江府未入境會吏解印斂跡加徽猷閣待制奏防江利害召為中書舍人除給事中奏恢復中原必自山東始山東歸附必自登萊密始不特三郡民俗忠義且有通泰飛艘往來之便除兼侍講王倫使金還言金人欲再遣重臣計議以松年試工部尚書副簽書肖胄以行時使命久不通人皆疑懼松年毅然而往還拜吏部尚書除端明殿學士簽書樞密院事首奏入爭立規摹以定中興之基

振紀綱以尊朝廷之勢馭將帥使知畏撫士卒使知勸
收予奪之柄察毀譽之言無以小疵棄人才無以虛文
廢實效謀報劉豫於登萊海密具舟楫淮陽順昌積芻
粟欲憑藉金人侵我邊鄙詔遣松年往江上與諸將會
議進討因覘賊情帝決意親征遂次平江命松年權參
知政事專治戰艦張浚專治軍器松年曰議論既定力
行乃有效若今日行明日止徒紛紛無益俄以疾奉祠
卜居陽羨雖居間不忘朝廷事屢言和糴科斂防秋利
害帝皆嘉納炳革呼其子曰大化推移有所不免乃就
枕鼻息如雷有頃卒人謂不死也年六十松年平生不

宋史新編卷三十八

十七

喜蓄財每除官例賜金帛以軍興費廣一無所陳請或
勸其白于朝曰弗請則已白之是沽名也秦檜秉政天
下識與不識率以疑忌置之死地故士大夫無不曲意
阿附為自安計松年獨鄙之至死不通一書云

王綸字德言建康人幼穎悟能屬文登進士第歷諸上
宮大小學教授兼權兵部郎官御史中丞魏師遜薦為
監察御史與秦檜論事忤其意師遜遂劾罷之喻年知
興國軍檜死召為起居舍人兼崇政殿說書尋兼權禮
部侍郎又試中書舍人高宗躬親政事召諸賢於散地
詔命填委多綸所草歷除同知樞密院事金將渝盟邊

報查至宰相沈該未敢以聞綸白其事乞備禦朝論欲
遣大臣為泛使覘敵且堅盟好綸請行乃以為稱謝使
曹勛副之至金連發數問綸條對金主不能屈還朝入
見言鄰國恭順和好然當時金已謀犯江特以善意給
綸爾綸疾自力旬外除資政殿大學士知福州明年知
建康府兼行宮留守卒贈左光祿大夫謚章敏

宋史新編卷三十八

十六

宋史新編卷一百二十九

列傳七十一

明南京戶部主事莆田柯維祺著

宗澤

宗澤字汝霖義烏人自幼豪爽有大志登元祐六年進士第歷官登州通判朝廷遣使由登州結女真盟海上謀夾攻遼澤語所親曰天下自是多事矣退居東陽結廬山谷間靖康元年中丞陳過庭等列薦假宗正少卿使金議和澤曰是行不生還矣或問之澤曰敵能悔過退師固善否則安能屈節北庭以辱君命乎議者謂澤剛方不屈恐害和議上不遣命知磁州磁經敵騎蹂躪

宋史新編卷五十九

之餘人民逃徙柰廩枵然澤至繕城壁浚隍池治器械募義勇始為固守不移之計除河北義兵都總管康王再使金行至磁澤迎謁曰肅王一去不反今敵又詭辭以致大王願勿行王遂回相州有詔以澤為副元帥從王起兵入援澤言宜急會兵李固渡斷敵歸路衆不從迺自將兵趨渡道遇北兵遣秦光弼張德夾擊大破之金人既敗乃留兵分屯澤遣壯士夜擣其軍破三十餘砦時康王開大元帥府檄兵會大名會簽書樞密院事曹輔齋蠟封欽宗手詔至自京師言和議可成澤曰金人狡譎是欲款我師爾宜急引軍直趨澶淵次第進

以解京城之圍萬一敵有異謀則吾兵已在城下汪伯彥等難之勸王遣澤先行自是澤不得預府中謀議矣明年正月澤至開德十三戰皆捷以書勸王檄諸道兵會京城又移書北道總管趙野河東北路宣撫范訥知興仁府曾楙合兵入援三人皆以澤為狂不答澤以孤軍進連敗金人進至衛南度將孤兵寡不深入不能成功先驅云前有敵營澤揮衆直前與戰敗之轉戰而東敵益生兵至王孝忠戰死前後皆敵壘澤下令曰今日進退等死不可不從死中求生士卒知必死無不一當百斬首數千級金人大敗退却數十餘里王承制以澤

宋史新編卷五十九

為徽猷閣待制時金人逼二帝北行澤聞即提軍欲徑渡河據金人歸路邀還二帝而勤王之兵卒無一至者又聞張邦昌僭位欲先行誅討會得大元帥府書約移師近都按甲觀變澤復書于王曰自古姦臣皆外為恭順而中藏禍心未有竊據寶位改元肆赦惡狀昭著若邦昌者今二聖諸王悉渡河而北惟大王在濟天意可知宜亟行天討興復社稷又上書言今天下所屬望者在於大王大王行之得其道則有以慰天下之心所謂道者近剛正而遠柔邪納諫諍而拒諛佞尚恭儉而抑驕侈體憂勤而忘逸樂進公實而退私偽因累表勸進

王卽帝位于南京澤入見陳興復大計時與李綱同入對相見論國事慷慨流涕綱奇之上欲留澤潛善等沮之除龍圖閣學士知襄陽府時金人有割地之議澤上疏曰天下者太祖太宗之天下陛下當兢兢業業思傳之萬世奈何遽議割河之東西又議割陝之蒲解乎臣雖驚怯當躬冒矢石爲諸將先得捐軀報國恩足矣上覽其言壯之改知青州時年六十九矣李綱薦知開封府王善者河東巨寇也擁衆欲據京城澤單騎馳至善營泣謂之曰朝廷當危難之時使有如公一二輩豈復有敵患乎今日乃汝立功之秋不可失也善感泣曰敢

宋史新編卷百九

三

不效力遂解甲降時楊進號沒角牛王再興李貴王大郎等各擁衆數萬往來侵掠爲患澤遣人諭以禍福悉招降之上疏請上還京俄有詔荆襄江淮悉備巡幸澤上疏言士大夫之懷忠義者莫不願陛下亟歸京師以慰人心其唱爲異議者非爲陛下忠謀不過如張邦昌輩陰與金人爲地爾除延康殿學士京城留守兼開封尹時金遣人以使僞楚爲名至開封府澤曰此名爲使而實覘我也拘其人乞斬之有詔所拘金使延置別館澤曰臣愚不敢奉詔以彰國弱上乃親札諭澤竟縱遣之言者附潛善意皆以澤拘留金使爲非尚書左丞許

景衡抗疏力辨且乞厚加任使以成禦敵治民之功有詔如准甸澤上表諫不報秉義即岳飛犯法將刑澤一見奇之曰此將材也會金人攻汜水澤以五百騎授飛使立功贖罪飛大敗金人而還遂升飛爲統制飛由是知名澤視師河北還上疏請帝回汴京不報復抗疏言京師二百年積累之基業陛下奈何輕棄以遺敵國乎詔遣官迎奉六宮往金陵澤上疏曰京師天下腹心也兩河雖未救寧特一手臂之不信爾今遽欲去之非惟一臂之弗瘳且并與腹心而棄之矣又條上五事其一言黃潛善汪伯彥贊南幸之非澤前後建議輒爲潛善

宋史新編卷百九

四

等所抑每見澤奏疏皆笑以爲狂金將黏罕據西京與澤相持澤遣部將李景良閻中立郭俊民領兵趨鄭遇敵大戰中立死之俊民降景良遁去澤捕得景良斬以徇旣而俊民與金將史姓者及燕人何仲祖等持書來招澤澤數俊民曰汝失利死尚爲忠義鬼今反爲金人持書相誘何面目見我乎斬之謂史曰我受此土有死而已汝爲人將不能以死敵我乃欲以兒女子語誘我乎亦斬之謂仲祖脅從僞之金人入滑部將張爲請往抹力戰死之澤聞爲急遣王宣救之爲死一日宣始至與金人大戰破走之澤迎爲喪歸恤其家以宣權知滑

州金人自是不復犯東京山東盜起執政謂其多以義師為名請下令止勤王澤疏曰此詔一出臣恐草澤之士一旦解體倉卒有急誰復有願忠效義之心哉王策者本遼酋為金將往來河上澤擒之解其縛坐堂上為言契丹本宋兄弟之國今女真辱吾主又滅而國義當協謀雪耻策感泣願效死因問敵虛實盡得其詳遂決大舉之計召諸將謂曰汝等有忠義心當協力勦敵期還二聖以立大功言訖泣下諸將皆泣聽命金人戰不利悉引兵去澤疏諫南幸除資政殿學士又遣子穎詣行闕上疏曰天下之事見幾而為待時而動則事無不

宋史新編卷三十九

五

成今收復伊洛而金酋渡河捍蔽滑臺而敵國屢敗河東河北山峇義民引領舉踵日望官兵之至以幾以時言之中興之兆可見而金人滅亡之期可必在陛下見幾乘時而已先是澤去磁以州事付兵馬鈐轄李侃統制趙世隆殺之至是世隆弟世興以兵一萬來歸澤數世隆罪命斬之時世興佩刀侍側衆兵露刃庭下澤徐謂世興曰汝兄誅汝能奮志立功足以雪恥世興感泣金人攻滑州澤遣世興往救世興至掩其不備敗之澤威聲日著北方聞其名常尊憚之對南人言必曰宗爺爺澤疏言丁進數十萬衆願守護京城李成願護從

還關即渡河勦敵楊進等兵百萬亦願渡河同致死力陛下及此時還京則衆心翕然何敵國之足憂乎上乃降詔擇日還京澤前後請上還京二十餘奏每為潛善等所抑潛善等又疑澤為變以郭仲荀為副留守伺察之澤憂憤疽發于背諸將入問疾矍然曰吾為國積憤至此汝等能殲敵我死無恨已而歎曰出師未捷身先死長使英雄淚滿襟翌日風雨晝晦無一語及家事但呼過河者三卒建炎二年七月也年七十都人號慟遺表猶贊還京贈觀文殿學士通議大夫諡忠簡澤質直好義親故貧者多依為活而自奉甚薄常曰君父側身

宋史新編卷三十九

六

掌膳臣子乃安居美食邪始澤招羣盜聚兵儲糧結諸路義兵連燕趙豪傑自謂渡河尅復可指日冀有志弗就識者恨之穎居戎幕素得士心澤卒數日將士去者十五都人請以穎繼父任會朝廷已命杜充留守乃以穎為判官充反澤所為頗失人心穎屢爭之不從乃請持服歸自是豪傑不為用羣聚城下者復去為盜而中原不守矣

論曰靖康建炎之禍微欽囚而北高宗播而南一特忠義之臣紆籌策以贊匡復首有執政李綱舊都留守宗澤願皆阻於姦佞屢失事機綱既弗安于位而澤亦資

志以死悲夫按澤撫羣盜集義旅居猜忌之地史謂黃潛善等慮變遣其寮陰伺察之亦詎知非高宗意設澤不死必與岳飛同獲罪矣劉向有言執狐疑之心者來讒賊之口其不然乎

岳飛子雲

岳飛字鵬舉湯陰人世力農父和能節食以濟饑者有耕侵其地割與之貲其財不責償飛好左氏春秋孫吳兵法未冠挽弓三百斤弩八石學射於周同盡其術能左右射同死朔望設祭於其家人義之宣和中應募累功遷秉義郎隸留守宗澤戰開德曹州皆有功澤慮其

宋史新編卷五十九

七

好野戰非萬全計因授以陣圖飛曰陣而後戰兵法之常運用之妙存乎一心耳高宗即位飛上書請乘敵穴未固親率六軍北渡則將士作氣中原可復以越職奪官歸詣河北招討使張所待以國士借補脩武郎充中軍統領所問曰汝能敵幾何飛曰用兵在定謀勇不足恃藥枝曳柴以敗荆莫敖采樵以致絞皆謀定也所矍然曰君殆非行伍中人飛因說以收復河北所大喜借補武經郎命從王彥渡河至新鄉金兵盛彥不敢進飛獨引所部鏖戰遂拔新鄉已而戰侯兆川又敗之又戰太行山擒金將柘跋耶烏居數日復遇敵飛單騎持丈

八鐵槍刺殺黑風大王敵敗走飛自知與彥有隙復歸宗澤為留守司統制及杜充代澤飛累功授真州刺史杜充將還建康飛曰今一舉足此地非我有他日欲復取之非數十萬眾不可不聽遂與俱歸師次鐵路步遇賊張用至六合遇李成與戰皆敗之時命充守建康金人與成合寇烏江充閉門不出飛泣諫請視師充竟不出金人遂由馬家渡渡江充遣飛等迎戰王瓌先遁諸將皆潰獨飛力戰會充已降金諸將多行剽掠惟飛軍秋毫無所犯兀朮趨杭州飛要擊至廣德境中累戰皆捷金所籍兵相謂曰此岳爺軍爭來降附建炎四年

宋史新編卷五十九

八

兀朮攻常州飛移屯宜興遣王貴等追破湖盜郭吉又遣辨士盡降其眾有張威武者不從飛單騎入其營斬之避地者賴以免圖飛像祠焉金人再攻常州飛四戰皆捷尾襲於鎮江東又捷戰于清水亭又大捷橫屍十五里兀朮次龍灣飛馳至新城大破之兀朮奔淮西遂復建康兀朮歸飛又邀擊于靜安敗之詔討戚方與戰數十合皆捷會張俊兵至方遂降遷通泰鎮撫使兼知泰州金攻楚急詔飛往援而命劉光世出兵援飛飛抵承州三戰三捷殺高太保俘酋長七十餘人光世等皆不敢前飛師孤力寡楚遂陷詔飛還守通泰尋有旨聽

隨宜棄守飛以泰無險可恃退保柴墟紹興元年張俊請飛同討李成時成將馬進犯洪州連營西山飛請為先鋒重鎧躍馬潛出賊右突其陣所部從之進大敗走筠州飛抵城東賊出城布陣十五里飛設伏以紅羅為幟上刺岳字選騎二百隨幟而前賊易其少薄之伏發賊敗走飛使人呼曰不從賊者坐吾不汝殺坐而降者八萬餘人進以餘卒奔成于南康成聞進敗自引兵十餘萬來飛遇於樓子莊大破成軍追斬進成走蘄州降偽齊張用寇江西用亦相人飛以書諭降之江淮平俊奏飛功第一加神武右軍副統制留洪州彈壓盜賊授

宋史新編卷百九

九

親衛大夫建州觀察使升神武副軍都統制二年賊曹成擁眾十餘萬據道賀二州命飛招成成不從飛連破其眾成奔連州進兵追成走宣撫司降嶺表平授武安軍承宣使屯江州甫入境安撫李回檄飛捕劇賊馬友等皆平之三年虔吉盜連兵寇掠循梅廣惠南安建昌汀邵諸郡帝乃專命飛平之飛令勿殺受其降授徐慶等方略捕諸郡餘賊皆破降之帝初以隆祐震驚之故密旨令飛屠虔城飛請誅首惡而赦脅從不許請至三四乃曲赦人感其德繪像祠之飛入見帝手書精忠岳飛字製旗以賜授鎮南軍承宣使江南西路沿江制

置使又改神武後軍都統制仍制置使李山吳全吳錫李橫牛臯皆隸焉偽齊遣李成挾金人入侵破襄陽唐鄧諸州又約湖寇楊么趨兩浙帝命飛為之備四年除兼荆南鄂岳州制置使飛奏襄陽等六郡為恢復中原基本今當先取六郡以除心膂之病李成遠遁然後加兵湖湘以殄羣盜帝遂授黃復州漢陽軍德安府制置使飛渡江中流顧幕屬曰飛不擒賊不涉此江抵鄂州城下偽將京超號萬人敵乘城拒飛飛鼓眾而登超投崖死復鄂州連復隨州襄陽鄧州唐州信陽軍襄漢遂平趙鼎奏湖北鄂岳最為上流要害乞令飛屯鄂岳乃

宋史新編卷百九

十

以隨郢唐鄧信陽並為襄陽府路隸飛飛移屯鄂授清遠軍節度使湖北路荆襄潭州制置使封武昌縣開國子元木劉豫合兵圍廬州帝手札命飛解圍金兵一戰而潰廬州平五年授飛鎮寧崇信軍節度使湖北路荆襄潭州制置使進封武昌郡開國侯又除荆湖南北襄陽路制置使神武後軍都統制命招捕楊么飛先遣使招諭賊黨王佐佐遂降飛表授佐武義大夫拊其背曰子知逆順者果能立功封侯豈足道欲復遣子至湖中招捕如何佐感泣誓以死報時張浚以都督軍事至潭叅政席益與浚語疑飛玩寇欲以聞浚曰岳侯忠孝人

也兵有深機胡可易言未幾佐果襲周倫若殺倫會召
浚還防秋飛袖小圖示浚浚欲俟來年議之飛曰都督
能少留不八日平破賊浚許之飛遂知鼎州佐招揚欽
降禮遇遣歸欽說余端劉詭等又降獨么負因不服方
浮舟湖中以輪激水其行如飛旁置撞竿官舟迎之輒
碎飛伐君山木爲巨筏塞諸港浚又以腐木亂草浮上
流而下擇太淺處遣善罵者挑之賊怒來追舟輪礙不
行飛遣兵急擊賊奔港中爲筏所拒官軍乘筏張牛革
以蔽矢石舉巨木撞其舟盡壞么投水牛革擒斬之果
八日而平浚嘆曰岳侯神筭也詔兼斬黃制置使未幾

宋史新編卷五十九

七

加檢校少保進封公還軍鄂州除荆湖南北襄陽路招
討使六年張浚至江上會諸大帥獨稱飛與韓世忠可
倚大事命飛屯襄陽以窺中原曰此君素志也飛移軍
京西改武勝定國軍節度使除宣撫副使置司襄陽命
往武昌調軍毋憂起復飛扶視還廬山連表乞終喪不
許累詔趣起乃就軍又命宣撫河東節制河北路首下
統州降其衆數萬復遣楊再興進兵至長水縣再戰皆
捷中原響應七年入見帝從容問曰卿得良馬不飛曰
臣有二馬日啖芻豆數斗飲泉一斛然非精潔卽不受
介而馳初不甚疾比行百里始奮迅自午至酉猶可之

百里褫鞍甲而不息不汗若無事然此其受大而不
取力裕而不求逞致遠之材也不幸相繼以死今所乘
者日不過數升而秣不擇粟飲不擇泉攬轡未安踊躍
疾驅甫百里力竭汗喘殆欲斃然此其寡取易盈好逞
易窮駑鈍之材也帝稱善拜太尉繼除宣撫使兼管田
大使從幸建康以王德艷瓊兵隸焉飛數見帝論恢復
之略又手疏假臣月日便則提兵趨京洛據河陽陝府
潼關以號召五路叛將叛將旣還遣王師前進彼必棄
汴而走河北京畿陝右可以盡復然後分兵潛滑經略
兩河如此則劉豫成擒金人可滅帝曰有臣如此顧復

宋史新編卷五十九

七

何憂命節制光州飛方圖大舉會秦檜主和遂不以德
瓊兵隸飛詔詣都督府議瓊事忤浚語在浚傳飛卽日
上章乞終喪步歸廬母墓浚怒奏以張宗元監其軍語
在帝紀帝累詔趣飛還職飛力辭凡六日趨朝待罪帝
慰遣之飛奏比者寢閣之命咸謂聖斷已堅何至今尚
未決又奏錢塘非用武之地願建都上游親督六軍未
報忽瓊叛如飛所料飛請進屯淮泗何便擊瓊期於破
滅不許詔駐師江州爲淮浙援飛知劉豫結粘罕而兀
朮惡劉豫可以間而動作蠟書言與劉豫同謀誅兀朮
兀朮大驚馳白其主遂廢豫飛奏宜乘機長驅以取中

原不報八年還軍鄂州金遣使將歸河南地飛言和好不可恃相臣謀國不臧恐貽後世譏槍銜之九年以復河南大赦飛表謝有唾手燕雲復讎報國之語授開府儀同三司飛力辭謂今日之事可訓兵飭士謹備不虞而不可論功行賞取笑敵人三詔不受帝溫言獎諭乃受會遣士儀謁諸陵飛請以輕騎從洒掃實欲觀釁以伐謀槍白帝止其行十年金人攻拱毫劉錡告急命飛馳援飛遣張憲姚政赴之帝賜札曰設施之方一以委卿朕不遙度授少保河南府路陝西河東北路招討使尋改河南北諸路招討使未幾所遣諸將相繼奏捷大

宋史新編卷一百九

七

軍在頓昌諸將分道出戰飛自以輕騎駐鄆城兵勢甚銳兀朮以諸帥易與獨飛不可當欲誘致其師併力一戰中外聞之大懼詔飛審淑自固飛曰金人伎窮矣乃日出挑戰且罵之兀朮怒召龍虎太平蓋天大王與韓常之兵逼鄆城飛遣子雲領騎兵直冒其陣戒之曰不勝先斬汝塞我數十合賊死布野初兀朮有勁軍皆重鎧貫以常索三人為聯號拐子馬是役以萬五千騎來飛戒步卒以麻札刀入陣勿仰視第斫馬足拐子馬相連一馬仆二馬不能行官軍奮擊遂大敗之兀朮大慙曰自海上起兵皆以此勝今已矣兀朮益兵來又連敗

之方鄆城再捷飛謂雲曰賊屢敗必還攻頓昌汝宜速援王貴既而兀朮果至貴將遊奕雲將背嵬戰于城西殺兀朮婿夏金吾副統軍粘罕索孛董兀朮遁去梁興會太行忠義及兩河豪傑等累戰皆捷中原大震飛奏興等過河人心願歸朝廷金兵累敗兀朮等皆令老少北去正中興之機飛進軍朱仙鎮距汴京四十五里與兀朮對壘而陣遣驍將以背嵬騎五百奮擊大破之兀朮遁還汴京飛檄陵臺令行視諸陵葺治之先是紹興五年飛遣梁興等布德意招結兩河豪傑山砦韋銓孫謀等斂兵固堡以待王師李通胡清李寶李興張恩孫

宋史新編卷一百九

十四

琪等舉眾來歸金人動憲山川險要一時皆得其實盡磁相開德澤潞晉絳汾隰之境皆期日與兵與官軍會其所揭旗以岳為號父老百姓爭挽車牽牛載糗糧以餽義軍頂盆焚香迎候者充滿道路自燕以南金號令不行兀朮欲發軍以抗飛河北無一人從者金帥烏陵思謀素號桀黠亦不能制其下但諭之曰毋輕動俟岳家軍來即降金統制王鎮等皆率所部降以至禁衛龍虎大王下乞查千戶高勇之屬皆密受飛旗榜自北方來降金將軍韓常欲以五萬眾內附飛大喜語其下曰直抵黃龍府與諸君痛飲爾方指日渡河而檜欲畫淮

以北棄之風臺臣請班師飛奏時不再來機難輕失檢知飛志銳不可回乃先請張俊楊沂中等歸而後言飛孤軍不可久留乞令班師一日奉十二金字牌飛憤慨泣下東向再拜曰十年之力廢於一旦飛班師民遮馬慟哭訴曰相公去我輩無唯類矣飛亦悲泣取詔示之曰吾不得擅留哭聲震野飛留五日以待其徙從而南者如市亟奏以漢上六郡閒田處之方兀木棄汴去有書生叩馬曰太子母走岳少保且退矣自古未有權臣在內而大將能立功於外者岳少保且不免况欲成功乎兀木悟遂留飛既歸所得州縣旋復失之飛力請解

宋史新編卷五十九

七五

兵柄不許自廬入覲帝問之飛拜謝而已十一年謀報金分道渡淮帝趣飛應援凡十七札飛方苦寒嗽力疾而行人恐帝急於退敵乃奏臣如禱虛勢必得利若以爲敵方在近未暇遠圖欲乞親至斬黃以議攻却帝得奏大喜師至廬州金兵望風而遁飛還兵于舒以俟命帝以飛小心恭謹不專進退爲得體兀木破濠州張俊駐軍黃連鎮不敢進揚沂中遇伏而敗帝命飛救之金人聞飛至又遁時和議既決檜患飛異已乃密奏召三大將論功行賞韓世忠張俊已至飛獨後檜又用參政王次翁計俟之六日既至授樞密副使位參知政事

上飛固請還兵柄五月詔同俊往楚州措置邊防總韓世忠軍還駐鎮江初飛在諸將中年最少以列校拔起累立顯功世忠俊不能平飛屈已下之金人攻淮西俊分地也俊始不敢行師卒無功飛聞命即行遂解廬州圍帝授飛兩鎮節俊益恥揚么平飛獻俊世忠樓船各一兵械畢備世忠大悅俊反忌之及同行楚州城俊欲脩城爲備飛曰當戮力以圖恢復豈可爲退保計俊變色會世忠軍吏景著與總領胡紡言二樞密若分世忠軍恐至生事紡上之朝檜捕著下大理寺將以扇搖誣世忠飛馳書告以檜意世忠見帝自明俊於是大憾飛

宋史新編卷五十九

一六

遂倡言飛議棄山陽且密以飛報世忠事告檜檜大怒初檜遂趙鼎飛每對客嘆息又以恢復爲已任不肯附和議檜奏至德無常師王善爲師之語惠曰君臣大倫根於天性大臣而忍面謾其主耶兀木遣檜書必殺飛始可和檜亦以飛不死終梗和議已必及禍故力謀殺之以諫議大夫方俟高與飛有怨風高劾飛又風中丞何鑄侍御史羅汝楫交章彈論大率謂今春金人攻淮西飛略至舒斬而不進比與俊按兵淮上又欲奪山陽而不守飛系章請罷樞柄尋還兩鎮節充萬壽觀使奉朝請檜志未伸也又諭張俊令劫王貴誘王俊誣告

張憲謀還飛兵檜遣使捕飛父子潘張憲事使者至飛
笑曰皇天后土可表此心初命何鑄鞫之飛裂裳以背
示著有盡忠報國四字深入膚理既而閱實無左驗鑄
明其無辜改命万俟卨誣飛與憲書令虛申探報以
動朝廷雲與憲書令措置使飛還軍言其書已焚飛坐
繫兩月無可證者或教卨以臺章所指淮西事為言卨
喜白檜簿錄飛家取當時御札藏之以滅迹又逼孫革
等證飛受詔逗遛命評事元龜年取行軍時日雜定傳
會其獄歲暮獄不成檜妻贊其決檜手書小紙付獄即
報飛死時年三十九雲燕市籍家皆徙家嶺南幕屬于

宋史新編卷五十九

二十七

鵬等從坐者六人飛被收時其女痛父冤負銀瓶死井
中大理寺丞李若樸何彥猷大理卿薛仁輔並言飛無
罪卨俱劾去宗正卿士儂請白口保飛以竄死汾州進
士智浹建州布衣劉允升各上書訟冤智浹編管袁州
允升下獄死飛獄之將上也韓世忠詣檜詰之檜曰岳
雲與張憲書雖不明其事體莫須有世忠曰莫須有三
字何以服天下洪皓在金蠟書馳奏以為金人畏服惟
飛至以父呼之諸酋聞其死酌酒相賀飛至孝母留河
北訪求迎歸母卒水漿不入口三日家無姬侍吳玠遺
名姝結羅飛曰主上宵旰豈大將安樂持少豪飲帝戒

之曰卿異時到河朔乃可飲遂絕不飲帝初為飛等事
飛辭曰敵未滅何以家為或問天下何時太平飛曰文
臣不愛錢武臣不惜死天下平矣卒有取民麻一縷以
束芻者立斬以徇卒夜竊民開門願納無敢入者軍號
凍死不折屋餓死不鹵掠卒有疾躬為調藥凡有頑犢
均給軍吏善以少擊衆猝遇敵不為動敵為之語曰撼
山易撼岳家軍難張俊嘗問用兵之術曰仁智信勇嚴
閉一不可帝手書曹操諸葛亮羊祜三事賜之飛跋其
後指操為姦賊尤檜所惡也好賢禮士覽經史雅歌投
壺恂恂如書生每辭官必推功將士然忠憤激烈議論

宋史新編卷五十九

六

持正不挫於人卒以此得禍紹興末太學生程宏圖訟
飛冤詔飛家自便初檜惡岳州同飛姓改為純州至是
仍舊汪澈宣撫荆襄故部曲合辭泣訟之孝宗詔復飛
官以禮改葬賜錢百萬悉錄其後建廟於鄂號忠烈謚
武穆嘉定封鄂王理宗改謚忠武王子雲雷霖震霆
雲飛養子年十二從張憲戰多得其力軍中呼曰贏
人飛征伐未嘗不與數立奇功飛輒隱之張浚廉得其
實曰岳侯避寵榮廉則廉矣未得為公也奏乞推異數
特旨遷三資飛累表不受頴昌大戰無慮十數出入行
陣體被百餘創甲裳為赤以功遷忠州防禦使飛又辭

金帶御器械飛又力辭終左武大夫提舉醴泉觀死年二十三孝宗初與飛同露恤典贈安遠軍承宣使雷忠訓郎閣門祇候贈武略郎霖朝散大夫敷文閣待制贈太中大夫霖子珂以淮西十五御札辨驗彙次凡出師應援之先後皆可考嘉定間為額天辨誣集五卷天定錄二卷上之震朝奉大夫建脩武郎閣門祇候

論曰昔晉文之拔卻殺孫權之萌呂蒙文武豈不欲兼哉岳飛本以勇敢進而旁通儒業恂恂檢飭以忠義自誓觀其所撰表詞真有諸葛孔明之風奚數卻呂輩耶當時盜平而敵屢挫設非阻於秦檜和議則雪國恥復

宋史新編卷一百二十九

二十九

故都固可刻日待願既弗償反遭慘禍高宗頓忘父兄之仇宜其莫恤功臣之冤也詩曰君子秉心維其忍之飛之所遭亦不幸矣

宋史新編卷一百二十九

宋史新編卷一百三十

列傳七十二

明南京戶部主事莆田柯維騏著

韓世忠 千彥直

韓世忠字良臣延安人風骨偉岸目瞬如電早年鷲勇絕人能騎生馬駒家貧無產業嗜酒尚氣不可繩檢年十八以敢勇應募隸赤籍崇寧四年西夏騷動郡調兵捍禦世忠在遣中斬關殺將屢破其衆再轉進勇副尉宣和二年方臘反世忠以偏將從王淵討之賊敗而遁世忠窮追至睦州挺身渡險擣其穴禽臘以出山東河北盜賊蠶起世忠從王淵梁方平討捕禽戮殆盡積功

宋史新編卷一百三十

一

至武節郎欽宗即位轉武節大夫詔諸路勤王兵領所部入衛會金人退河北總管司辟選鋒軍統制累以功遷嘉州防禦使康王如濟州世忠領所部勸進金人縱兵逼城世忠據西王臺力戰金人少却翌日酋帥率衆數萬至時世忠戲下僅千人單騎突入斬其酋長遂大潰康王即皇帝位授光州觀察使帶御器械初建御營為左軍統制建炎二年升定國軍承宣使帝如揚州世忠以所部從授廊延路副總管加平寇左將軍屯淮陽會山東兵拒敵黏罕聞世忠扼淮陽乃分兵萬人趨揚州自以大軍迎世忠戰世忠不敵夜引歸敵躡之軍潰

于沐陽閣門宣贊舍人張遇死之在陽城收合散亡得數千人聞帝如錢塘卽繇海道赴行在苗傅劉正彥反張浚等在乎江議討亂知世忠至更相慶慰張俊喜躍不自持世忠得浚書大慟舉酒酌神曰誓不與此賊共戴天士卒皆奮見浚曰今日大事世忠願與張俊身任之公無憂欲卽進兵浚曰投鼠忌器事不可急急則恐有不測已遣馮輔其言誘賊矣以所部發平江至秀州稱病不行造雲梯治器械傅等始懼初傅正彥聞世忠來檄以其兵屯江陰世忠以好語報之且言所部殘寒欲赴行在傅等大喜許之至矯制除世忠及張俊爲節

宋史新編卷三十一

二

度使皆不受時世忠妻梁氏及子亮爲傅所質防守嚴密朱勝非給傅白太后召梁氏入封安國夫人俾迂世忠速其勤王梁氏疾驅出城一日夜會世忠於秀州未幾明受詔至世忠曰吾知有建炎不知有明受斬其使取詔焚之進兵益急傅等大懼次臨平賊將苗翊馬柔吉負山阻河爲陣中流植鹿角梗行舟世忠舍舟爲前軍張俊繼之劉光世又繼之軍少却世忠復舍馬櫟戈而前令將士曰今日當以死報國面不被敵矢者皆斬於是士皆用命賊列神臂弩持滿以待世忠嶺目夫呼挺刃突前賊辟易矢不及發遂敗傅正彥擁精兵二千

開湧金門以遁世忠馳入帝步至宮門握世忠手慟哭曰中軍吳湛佐逆爲最尚留朕肘腋能先誅乎世忠卽謁湛握手與語折其中指戮于市又執賊謀主王世脩以屬吏詔授武勝軍節度使御營左軍都統制請于帝曰賊擁精兵距甌閩甚邇儻成巢窟卒未可滅臣請討之於是爲江浙制置使自衢信追擊至漁梁驛與賊遇世忠步走挺戈而前賊望見咋曰此韓將軍也皆驚潰擒正彥及傅弟翊送行在傅亡建陽追禽之皆伏誅授檢校少保武寧昭慶軍節度使兀朮將入侵帝召諸將問移蹕之地張俊辛企宗勸自鄂岳幸長沙世忠曰

宋史新編卷三十一

三

國家已失河北山東若又棄江淮更有何地於是以世忠爲浙西制置使守鎮江旣而兀朮分道渡江諸屯皆敗世忠亦有鎮江退保江陰杜充以建康降敵兀朮自廣德破臨安帝如浙東世忠以前軍駐青龍鎮中軍駐江灣後軍駐海口俟敵歸邀擊之會上元節就秀州張燈高會忽引兵趨鎮江及金兵至則世忠軍已先屯焦山寺金將李選降受之兀朮遣使通問約日大戰許之戰將平合梁夫人親執桴鼓金兵終不得渡盡歸所掠假道不聽請以名馬獻又不聽棰棘在濰州遣李童太一趨淮東以援兀朮世忠與二酋相持黃天蕩者四十

八日太一守董軍江北元木軍江南世忠以海艦進泊金山下預以鐵纜貫大鉤授驍健者明日敵舟謀而前世忠分海舟爲兩道出其背每縋一縷則曳一舟沉之元木窮蹙求會語祈請甚哀世忠曰還我兩宮復我疆土則可以相全元木語塞又數日求再會言不遜世忠引弓欲射之亟馳去謂諸將曰南軍使船如使馬奈何募人獻破海舟策閩人王某者教其舟中載土平版鋪之穴船版以權槳風息則出江有風則勿出海舟無風不可動也又有獻謀者曰鑿大渠接江口則在世忠上流元木一夕潛鑿渠三十里且用方士計刑白馬剔婦

宋史新編卷五十五

五

人心自割其額祭天次日風止我軍斬弱不能運金人以小舟縱火矢下如雨孫世詢嚴允皆戰死敵得絕江遁去世忠收餘軍還鎮江初世忠謂敵至必登金山廟觀我虛實迺遣兵百人伏廟中百人伏岸泚約聞鼓聲岸兵先入廟兵合擊之金人果五騎闖入廟兵喜先鼓而出僅得二人逸其三中有一人帶旣墜而復馳者詰之乃元木也是役也元木兵號十萬世忠僅八千餘人帝六賜札褒獎甚寵拜檢校少保武成感德軍節度使神武左軍都統制紹興元年十一月命世忠副孟庚爲福建江西荆湖宣撫使討閩寇范汝爲二年正月世

忠設雲梯火樓連日夜併攻賊震怖巨測五日城破汝爲竄身自焚脅從者汰遣獨取附賊者誅之民感更生家爲立祠捷聞帝曰雖古名將何以加賜黃金器皿世忠因奏江西湖南寇賊尚多乞乘勝討平廣西賊曹成擁餘衆在郴邵世忠遣人招之成以其衆降得戰士八萬遣詣行在遂移師長沙時劉忠有衆數萬據白面山營柵相望世忠伏精兵夾擊大破之斬忠首湖南遂平授太尉三年三月進開府儀同三司充淮南東西路宣撫使置司泗州四年以建康鎮江江東宣撫使駐鎮江是歲金人與劉豫合兵分道入侵帝手札命世忠飭守

宋史新編卷五十五

五

備圖進取辭旨懇切世忠受詔感泣曰主憂如此何以生爲遂自鎮江濟師俾統制解元守高郵候金步卒親提騎兵駐大儀當敵騎伐木爲柵自斷歸路會遣魏良臣使金世忠檄燮給良臣有詔移屯守江良臣疾馳去世忠度良臣已出境卽上馬令軍中曰抵吾鞭所嚮於是引軍次大儀勒五陣設伏二十餘所約聞鼓卽起擊良臣至金軍中金人問王師動息且以所見對聶兒孛董聞世忠退喜甚引兵至江口距大儀五里別將棧字也擁鐵騎過五陣東世忠傳小麾鳴鼓伏兵四起旗色與金人旗雜出金軍亂我軍迭進背嵬軍各持長斧

上樞人曾下斫馬足敵被甲陷泥淖世忠厲勁騎四面
蹂躪人馬俱斃遂擒捷字也等二百餘人所遺董敗亦
擊金人於天長縣之鴨口擒女真四十餘人解元至高
郵遇敵設水軍夾河陣日合戰十三相拒未決世忠遣
成閔將騎士往援復大戰俘生女真及千戶等世忠復
親追至淮金人驚潰相蹈藉溺死甚眾論者以此舉為
中興武功第一五年進少保六年授武寧安化軍節度
使京東淮東路宣撫處置使置司楚州世忠披草萊立
軍府與士同力役夫人梁親織薄為屋將士有怯戰者
世忠遺以巾幘設樂大宴俾婦人粧以恥之故人人奮

先見新編卷二十三

六

厲樞集流散通商惠工山陽遂為重鎮劉豫兵數入寇
輒為世忠所敗時張浚以右相視師命世忠自承楚圖
淮陽劉豫方聚兵淮陽世忠即引軍涉淮旁符離而北
至其城下為賊所圍奮戈一躍潰圍而出不遺一鏃呼
延通與金將牙合孛堇搏戰扼其吭而擒之乘銳掩擊
金人敗去既而圍淮陽賊堅守不下約曰受圍一日則
舉一烽至是六烽具舉兀朮與劉視皆至世忠求援於
張俊後以世忠有見吞意不從世忠勒陣向敵遣人語
之曰錦衣驄馬立陣前者韓相公也或危之世忠曰不
如是不足以致敵敵果至殺其導戰一人遂引去尋詔

驍師復歸楚州淮陽之民從而歸者以萬計三月除京
東淮東宣撫處置使兼節制鎮江府仍楚州置司四月
賜號揚武翊運功臣加橫海武寧安化三鎮節度使金
人廢劉豫中原震動世忠謂機不可失請全師北討招
納歸附為恢復討會秦檜主和議命世忠徙屯鎮江世
忠言金人詭詐恐以計緩我師乞留此軍蔽遮江淮又
力陳和議之非願効死節章十數上皆慷慨激切帝率
優詔褒答後金果渝盟如其言金使蕭哲之來以詔諭
為名世忠聞之凡四上疏言不可許願舉兵決戰兵勢
最重處臣請當之又言金人欲以劉豫相待舉國士大

先見新編卷二十三

七

夫盡為陪臣恐人心離散上氣沮沮且請馳驛面奏不
許既而伏兵洪澤鎮將殺金使不克九年授少師十年
金人敗盟兀朮率撤離曷李成等破三京分道深入八
月世忠圍淮陽金人來救世忠迎擊敗之又遣解元擊
金人於潭城劉寶擊於千秋湖皆捷親隨將成閔從統
制許世安奪淮陽門而入大戰門內世安中四矢閔被
三十餘創復奪門出世忠奏其功擢武德大夫閔由是
知名世忠進太保封英國公兼河北諸路招討使十一
年兀朮取順昌之敗復謀再入詔大令兵於淮西以待
既而金敗於柘皋復圍濠州州破三日世忠至楊沂中

軍已南奔世忠與金人戰于淮岸夜遣劉寶派流將劫之金人伐木塞青龍洲扼歸路世忠知之全師而還金入自渦口渡淮北去自是不復入世忠在楚州十餘年兵僅三萬而金人不敢犯秦檜收三大將權拜世忠樞密使世忠為檜所抑遂抗疏言檜誤國檜諷言者論之世忠遂疏乞解樞密柄繼上表乞骸罷為醴泉觀使奉朝請進封福國公節鉞如故自此杜門謝客絕口不言兵時跨驢橋酒從一二奚童縱遊西湖平時將佐罕得見其面後改潭國公又封咸安郡王又改鎮南武安寧國節度使卒年六十三進太師通義郡王孝宗封

宋史新編卷五十三

八

王諡忠武配饗高宗廟庭世忠常戒家人曰吾名世忠汝輩諱而不言是忘忠也岳飛冤獄舉朝無敢出一語世忠獨櫻槍怒而抵排和議觸檜尤多十指僅全四不能動刀痕箭瘢如刻畫然創克敵弓常用以取勝嗜義輕財錫賚悉分將士知人善獎用成閔解元王勝王權劉寶岳超起行伍秉將旄皆其部曲云解兵罷政臥家凡十年澹然若未嘗有權位者晚喜釋老自號清涼居士子彥直彥質彥古皆以才見用彥古戶部尚書彥直字子溫生期年補右承奉郎尋直祕閣六歲從世忠入見高宗命作大字即跪書皇帝萬歲四字帝喜

其背曰他日令器也親解孝宗牛角之繻傳其首年十二賜三品服紹興十八年登進士第調太社令秦檜素銜世忠會彥直除喪出為浙東安撫司主管機宜文字檜死拜光祿寺丞累進直龍圖閣司農少卿總領湖北京西軍馬錢糧尋兼發運副使會時相不樂密啓換武階授利州觀察使知襄陽府充京西南路安撫使乾道七年授鄂州駐劄御前諸軍都統制條奏軍中六事朝廷多從之八年因歸文班授左中奉大夫充敷文閣待制知合州內祠養親提舉佑神觀奉朝請遷刑部侍郎明年兼工部侍郎以議奪吳名世改正過名不當降兩

宋史新編卷五十三

九

官會當遣使千金在廷相顧莫肯先帝親擇以往聞命慨然就道既至幾罹禍者數守節不屈金卒禮遣之帝嘉歎遷吏部侍郎尋權工部尚書復中大夫改工部尚書兼知臨安府方控辭以言罷提舉太平興國宮尋提舉佑神觀奉朝請尋知隰州海寇出沒勢甚張彥直授將領土豪等方略生禽賊首海道為清以功進敷文閣學士而以弟彥質為兩浙轉運判官引嫌易泉府內祠奉親差提舉佑神觀仍奉朝請特令佩魚示異數也淳熙十年夏旱應詔言時政久之再為戶部尚書會歲旱乞廣糴為先備又乞追貶部曲會誣陷岳飛者以慰忠

魂以言降充敷文閣學士尋提舉萬壽觀有疾帝賜之藥進顯謨閣學士嘗樵宋朝事分為類曰名水心鏡為書百六十七卷光宗覽之稱善進龍圖閣學士轉光祿大夫致仕卒贈開府儀同三司

論曰史稱韓世忠之忠勇勳烈尚矣然當時從臣汪藻豐奏諸將祿極貲盈驕悍無間志而世忠屯京口掃儲避敵秀州元夕取民間子女張燈高會其事跡顯暴如此要之蹙蹙復奮後功可贖干城之材難責以細行也他日世忠為河東宣撫請以賜田及私產自言未嘗之稅併歸之官無亦懲人言而勵檢操視劉光世求膏壤

宋史新編卷一百三十
張俊與民爭利不差賢哉是故南渡名將岳飛為最世忠次之

宋史新編卷一百三十

宋史新編卷一百三十一 列傳六十三

明南京戶部主事莆田柯維騏著
劉錡 吳玠 吳玠子玠

劉錡字信叔德順軍人節度使仲武第九子也美儀狀聲如洪鍾善射嘗從仲武征討牙門水斛滿以箭射之拔箭水注隨以一矢室之人服其精宣和間授開門祇候高宗錄仲武後授開門宣贊令人差知岷州為隴右都護與夏人戰屢勝夏人兒帝輒旆之曰劉都護來歷擢果州團練使龍神衛四廂都指揮使主管侍衛馬軍司紹興十年金人歸三京充東京副留守節制軍馬錡

宋史新編卷一百三十
自臨安沂江絕淮至渦口方食暴風拔坐帳錡曰此賊兆也主暴兵即下令兼程而進五月抵順昌金人果敗盟來侵錡與將佐舍舟陸行先趨城中謀報金人入東京知府事陳規見錡問計錡曰城中有糧則能與君共守規曰有米數萬斛錡曰可矣召諸將計事皆曰金兵不可敵錡曰吾本赴官留司今東京雖失幸全軍至此有城可守奈何棄之吾意已決敢言去者斬惟部將許清號夜叉者議與錡合錡大喜繫舟沉之示無去意真家寺中積薪於門戍守者曰脫有不利即焚吾家毋辱敵手也於是軍士皆奮男子備戰守婦人礪刀劍爭呼

躍曰當為國家破賊立功時守備一無可恃鎡於城上躬自督厲凡六日粗畢而游騎已涉潁河至城下及金人圍城鎡破其鐵騎數千特授鼎州觀察使樞密副都承旨洽淮制置使時順昌受圍已四日金兵益盛乃移砦於李村距城二十里鎡遣驍將閻充募壯士夜斫其營是夕天欲雨電光四起見鬚髮者輒殲之金兵退十里鎡復募百人以往命折竹為柝如市井兒以為戲者人持一以為號直犯金營電所燭則皆奮擊電止則匿不動敵眾大亂百人者聞吹聲即聚金人益不能測終夜自戰積屍盈野退軍老婆灣兀术在汴聞之即索靴上馬過淮寧留一宿治戰具備糗糧不七日至順昌鎡聞兀术至募得曹成等二人諭遣作間第如我言今置汝綽路騎中遇敵則佯墜馬敵帥問我何如人則曰太平邊帥子喜聲伎朝廷以兩國講好使守東京圖逸樂耳已而二人果遇敵被執兀术問之對如前兀术喜曰此城易破耳即置鵝車砲具不用兀术至城下鎡遣耿訓以書約戰兀术怒曰劉鎡何敢與我戰訓曰太尉非仁請與太子戰且謂太子必不敢濟河願獻浮橋五所濟而大戰兀术曰諾乃下令明日府治會食運明鎡果為五浮橋於潁河上敵由之以濟鎡遣人毒楨上流

宋史新編卷三十一

二

及草中戒軍士雖渴死毋得飲于河飲夷其族敵用長勝軍嚴陣以待諸酋各居一部眾請先擊韓將軍鎡曰擊韓雖退兀术精兵尚不可當法當先擊兀术兀术一動則餘無能為矣時天大暑敵遠來疲敝鎡士氣閒暇敵晝夜不解甲鎡軍皆番休更食敵人馬饑渴食水草者輒病往往困乏方晨氣清涼鎡按兵不動逮未申間敵力疲氣索忽遣數百人出西門接戰俄以數千人出南門以銳斧犯之士殊死謂入其陣敵大敗兀术拔營北去鎡遣兵追之死者萬數時兀术兵皆重鎧甲號鐵浮圖戴鐵兜牟周巾綴長簷三人為伍貫以韋索每進一步即用拒馬擁之又以鐵騎分左右翼號拐子馬長勝軍專以攻堅戰酣然後用之自用兵以來所向無前至是為鎡軍所殺棄屍斃馬血肉枕藉車旗器甲積如山阜兀术平日恃以為強者什損七八捷聞帝喜甚授鎡武泰軍節度使侍衛馬軍都虞候知順昌府洽淮制置使是役也金兵數十萬營西北亘十五里鎡兵不滿二萬出戰僅五千人惟以逸待勞故輒勝洪皓在燕密奏順昌之捷金人震恐喪魄燕之重寶珍器悉徙而北意欲捐燕以南棄之故議者謂是時諸將協心分路追討則兀术可禽汴京可復而王師亟還自失機會良可

宋史新編卷三十一

三

惜也七月命為淮北宣撫判官副楊沂中破敵兵於太
康縣未幾秦檜請令沂中還師鎮江錡還太平州岳飛
以兵赴行在出師之謀寢矣十一年帝測知敵情必不
一挫遂已乃詔大合兵于淮西待之金人攻廬和二州
錡渡江抵廬州與張俊楊沂中會而敵已大入錡據東
關之險以遏其衝引兵出清溪兩戰皆勝行至柘臯與
金人夾石梁河而陣錡命曳薪壘橋須臾而成會沂中
王德田師中張子蓋之軍俱至翌日兀朮以鐵騎十萬
分為兩隅夾道而陣德薄其右隅引弓射一會斃之因
大呼馳擊諸軍鼓譟金人以拐子馬兩翼而進德率眾

宋史新編卷五十三

四

鏖戰沂中以萬兵各持長斧奮擊敵入敗錡與德等追
之又敗於東山敵望見曰此順昌旗幟也即退走錡駐
和州得旨乃引兵渡江歸太平州時並命三帥不相節
制諸軍進退多出於張俊而錡以順昌之捷驟貴諸將
多嫉之後與沂中為腹心而與錡有隙故柘臯之賞錡
軍獨不與濠州告急俊與沂中錡趨黃連埠援之距濠
六十里而南城已陷或言敵兵已去錡謂曰敵得城而
遽退必有謀也宜嚴備之後不從命沂中與德將神勇
步騎六萬人直趨濠州果遇伏敗還一夕俊軍士縱火
劫錡軍錡擒十六人梟首槩上餘皆逸錡見俊後怒曰

有卒歸言未嘗劫若呼一人出對錡正色曰錡為國家
將帥有罪宣撫當言于朝豈得與卒伍對事長揖上馬
去已皆班師俊沂中還朝每言岳飛不赴援而錡戰不
力秦檜主其說遂罷宣撫判官命知荆南府岳飛奏留
錡掌兵不許詔以武泰之節提舉江州太平觀錡鎮荆
南凡六年軍民安之魏良臣言錡名將不當久閒乃命
知潭州加太尉復帥荆南府三十一年金主亮調軍六
十萬自將南來中外大震時宿將無在者乃以錡為江
淮浙西制置使節制逐路軍馬八月金人攻揚州錡大
敗之錡病求解兵柄留其姪副都監汜以千五百人塞

宋史新編卷五十三

五

瓜洲渡又令李橫以八千人固守詔錡專防江錡遂還
鎮江十一月金人以重兵逼瓜洲汜先退橫以孤軍不
能當亦却統制魏友王方死之橫汜僅以身免錡憤懣
病益甚都督府叅贊軍事虞允文自采石來督舟師戰
敗金人允文過鎮江謁錡問疾錡執其手曰疾何必問
朝廷養兵三十年一技不施而大功乃出一儒生我輩
愧死矣召詣闕提舉萬壽觀明年二月錡發怒嘔血數
升而卒贈開府儀同三司謚武穆錡慷慨深毅有儒將
風金主亮之南也下令有敢言錡姓名者罪不赦枚舉
南朝諸將問其下孰敢當者皆隨姓名答如響至錡莫

有應者金主曰吾自當之然錡卒以病不能成功云
吳玠字晉卿隴干人少沉毅有志節知兵善騎射未冠
以良家子隸涇原軍累功升涇原路馬步軍副總管坐
違節度降武顯大夫龍總管復知懷德軍張浚惜玠才
尋以爲秦鳳副總管兼知鳳翔府時兵火之餘玠勞來
安集民賴以生轉忠州防禦使張浚合五路兵欲與金
人決戰玠言宜各守要害須其弊而乘之及次富平都
統制又會諸將議戰玠曰兵以利動今地勢不利未見
其可已而敵驟至進薄玠營軍遂大潰五路皆陷巴蜀
大震玠收散卒保散關東和尚原積粟繕兵列柵爲死

宋史新編卷三十三

六

守計紹興元年金將沒立自鳳翔別將烏魯折合自階
成出散關約日會和尚原烏魯折合先期至陣北山索
戰大敗移砦黃牛會大風雨雹遂遁去沒立方攻箭箬
關玠復遣將擊退之兩軍終不得合張浚錄其功承制
拜明州觀察使居母喪起復兼陝西諸路都統制金人
自起海角徂常勝及與玠戰輒北憤甚謀必取玠婁宿
死兀朮會諸道兵十餘萬攻和尚原玠大敗之兀朮中
流矢僅以身免張浚承制以玠爲鎮西軍節度使弟璘
爲涇原路馬步軍副總管二年命玠兼宣撫處置使司
都統制節制興文龍三州金又窺蜀以璘駐兵和尚原

扼其衝不得逞將出奇取之時玠在河池金人用叛將
李彥琪駐秦州睨仙人關以綴玠復命游騎出熙河以
綴關師古撒離喝自尚於直擣上津二年正月取金州
二月長驅趨洋漢興元守臣劉子羽急命田晟守饒風
關以驛書招玠入援玠自河池日夜馳三百里以黃柑
遺敵曰大軍遠來聊用止渴撒離喝大驚以杖擊地曰
爾來何速耶遂大戰饒風嶺金人登山仰攻爲大石摧
壓死者山積凡六晝夜不退會玠小校有得罪奔金者
導以祖溪間路出關背棄高以闕饒風諸軍不支遂潰
玠退保西縣敵入興元劉子羽退保三泉築潭毒山以

宋史新編卷三十三

七

自固玠走三泉會之未幾金人北歸玠急遣兵邀于武
休關掩擊其後軍墮澗死者以千計盡棄輜重去金人
始謀本謂玠在西邊故道險東來不虞玠馳至雖入三
郡而失不償得進玠檢校少保充利州路階成鳳州制
置使四年二月敵復大入攻仙人關玠以萬人當其衝
璘率輕兵由七方關倍道而至與金兵轉戰七晝夜始
得與玠合敵首攻玠管玠擊走之又以雲梯攻壘壁楊
政以撞竿碎其梯以長矛刺之金分軍爲二兀朮陣于
東韓常陣于西璘率銳卒介其間左縈右繞隨機而發
已而金人攻西北樓姚仲登樓酣戰樓傾以帛爲繩挽

之復正金人復以火攻以酒缶撲滅之玠急遣統領田晟以長刀大斧左右擊明炬四山震鼓動地明日大出兵統領王喜王武率銳士分紫白旗入金營金陣亂奮擊射韓常中左目金人始宵遁玠遣統制官張彥劫橫山砦王俊伏河池扼歸路又敗之以郭震戰不力斬之捷聞授玠川陝宣撫副使四月復鳳秦隴三州七月錄仙人關功拜檢校少師奉寧保定軍節度使璘自防禦使升定國軍承宣使楊政以下遷秩有差六年兼營田大使易保平靜難節九年金人請和帝以玠功高授特進開府儀同三司遷四川宣撫使陝西階成等州皆聽

宋史新編卷五十五

八

節制遣內侍賜親札至則病甚卒於仙人關年四十七贈少師玠善讀史凡往事可師者錄寘座右積又墻牖皆格言也用兵本孫吳務遠略不求小利故能保必勝御下嚴而有恩虛心詢受得以情達故士樂為之死晚節頗多嗜欲使人漁色於成都喜餌丹石故得咯血疾以死方富平之敗秦鳳皆陷金人一意睨蜀東南之勢亦棘微玠身當其衝無蜀久矣故西人至今思之諡武安作廟于仙人關號思烈淳熙中追封涪王子五人長拱亦握兵云

吳璘字唐卿玠弟也從玠攻戰積功至閤門宣贊舍人

紹興元年箭筈關之戰璘功居多越遷統制和尚原軍馬於是玠駐師河池璘專守原及兀朮大入玠兄弟以死守之兀朮中流矢遁歷遷榮州防禦使知秦州節制階文玠敗於祖溪嶺時璘猶在和尚原玠命璘棄原別營仙人關以防金深入四年兀朮散離喝果以大兵十萬至關下璘血戰連日金兵大敗二酋自是不敢窺蜀者數年露布獻捷遷定國軍承宣使熙河蘭廓路經略安撫使知熙州六年新置行營兩護軍璘為左護軍統制九年升都統制尋除秦鳳路經略安撫使知秦州玠卒授璘龍神衛四廂都指揮使時朝廷恃和忘戰欲廢

宋史新編卷五十五

九

仙人關於是四川權宣撫胡世將抗奏謂當外固歡和內脩守禦今日分兵當使陝蜀相接仙人關未宜遽廢魚關倉亦宜積糧於是璘值以牙校三隊赴秦州留大軍守階成山砦戒諸將毋得撤備世將尋真除宣撫置司河池十年金人敗盟詔璘節制陝西諸路軍馬撤離喝渡河入長安趨鳳翔遠近震恐世將急召諸將議惟涇原帥田晟與楊政同至叅謀官孫渥謂河池不可守欲退保仙人原璘厲聲折之曰儒語沮軍可斬也璘請以百口保破敵世將壯之指所居帳曰世將誓死於此乃遣渥之涇原命田晟以三千人迎敵璘又遣姚仲拒

于石壁若敗之詔同節制陝西諸路軍馬璘以書遺金將約戰金鵬眼郎君以三千騎衝璘軍璘使李師顏以驍騎擊走之鵬眼入扶風復攻拔之獲三將及女真百十有七人撤商喝怒甚自戰百通坊列陣二十里璘遣姚仲力戰破之授鎮西軍節度使升侍衛步軍都虞候十一年金將胡蓋習不祝合軍五萬來攻璘與胡蓋戰刻家濟用姚仲計及疊陣法敗之復秦州及陝右諸郡胡蓋走保臘家城璘圍而攻之城垂破詔趣班師世將浩歎而已明年竟割和尚原與敵撤戍割地皆秦檜主之也十二年入覲拜檢校少師階成岷鳳四州經略使

宋史新編卷五十一

十

十四年朝議析利州路為東西路以璘為西路安撫使治興州階成和鳳文龍興七州諫焉時和議方堅而璘治軍經武常如敵至十七年徙奉國軍節度使改行營右護軍為御前諸軍都統制安撫使如故二十一年以守邊安靜拜少保二十六年領興州駐劄御前諸軍都統制職事改判興州渡江以來未有使相為都統制者璘已為開府儀同三司故改命之三十一年金主亮叛盟拜四川宣撫使金兵扼大散關及黃牛堡璘遣將敗之又兼陝西河東招討使明年遣將攻拔大散關分兵據和尚原金人走寶鷄時又遣姚仲取鞏王彥屯商鞅

陝華惠逢取熙河或又攻不下或既得復失仲合鞏文德順已踰四旬璘以知夔州李師顏代之遣子挺節制軍馬挺與敵戰於瓦亭敗之璘自將至城下八日而克璘入城市不改肆父老擁馬迎拜不絕璘尋還河池四月原州受圍璘命姚仲以德順兵往援璘趨鳳翔視師仲敗績失將三十人璘亦無功還璘奪仲兵欲斬之或勸而止械繫河池獄孝宗受禪賜璘札命兼陝西河東路宣撫招討使璘策金人必再爭德順亟馳赴城下而完顏悉烈等兵十餘萬果來攻萬戶豁豁復領精兵自鳳翔繼至璘築堡東山以守終不能克時議者以為兵

宋史新編卷五十一

十一

宿於外去川口遠恐敵襲之欲棄三路遂詔璘退師敵乘其後失將士甚眾三路復為敵有語在王之望傳拜少傅隆興二年冬金人侵岷州璘提兵至祁山金人聞之退師遣使來告曰兩國已講和矣會詔至俱解去沈介為四川安撫制置使與璘議不協兵部侍郎胡銓上書語頗及璘璘抗章請朝上親札報可未半道請罷宣撫使及致仕皆不允乾道元年入謁拜太傅封新安郡王越數日詔仍領宣撫使改判興元府及還鎮宴饌甚寵璘至漢中脩復褒城古堰溉田數千頃三年卒年六十六贈太師信王厚賻之璘剛勇喜大節略苛細讀史

曉大義代兄為將守蜀餘二十年隱然為方面之重威名亞於玠高宗嘗問勝敵之術璘曰弱者出戰強者繼之高宗曰此孫臏三駟之法一敗而二勝也所著兵法三篇知兵者取焉王剛中嘗談劉錡之美璘曰信叔有雅量無英槩天下雷同譽之恐不能當逆亮剛中不以為然錡果無功以憂憤卒璘選諸將率以功有薦才者璘曰兵官非嘗試難知其才以小善進之則僥倖者獲志而邊人宿將之心怠矣子挺

挺字仲烈以門功補官從璘為中郎將累遷利州東路前軍統制繼改西路紹興三十一年金人渝盟璘總三

宋史新編卷百五

五

路兵禦之挺願自力軍前璘以為中軍統制王師既復秦州金將合喜李董介叛將張中彥以兵來爭挺破其治平砦已而南市城賊亦倚角為援轉戰竟日挺令前軍統制梅彥摩眾直據城門眾弗喻彥亦懼力不敵挺督之彥出兵殊死戰挺率皆嵬騎盡易黃旗繞出敵後馮高突之敵驚敗挺不自為功狀彥第一璘亦引嫌併匿其功擢榮州刺史尋拜熙河經略安撫使明年挺被檄與都統制姚仲率東西路兵攻德順以功授團練使又以瓦亭功授鄆州防禦使孝宗即位拜武昌軍承宣使尋加龍神衛四廂都指揮使熙河路經略安撫使中

軍統制時年二十五會朝廷主議和詔西師解嚴父上遂旋軍乾道初升本軍都統制歷左衛上將軍拜主官侍衛步軍司公事淳熙元年改興州都統拜定江軍節度使四年入覲除知興州利州西路安撫使十年冬特加檢校少保成州西和歲大侵挺力為振恤諭總賦者分軍儲佐之全活數千萬光宗詔問備邊急務即建增儲之策由是糧糗不致以疾乞致仕詔加太尉卒年五十六贈少師開府儀同三司挺少起勳閭弗居其貴禮賢下士雖遇小官賤吏不敢怠忽折循將士人人有恩父故部曲拜庭下輒降答即失律誅治無少貸孝宗被

宋史新編卷百五

十三

遇深厚光宗賜內府珍奇以示殊禮子五人次曦以叛誅見叛臣傳

論曰按張俊傳南渡名將以張韓劉岳並稱劉蓋指錡云順昌之捷強虜褫魄而困於疾疾命實為之豈乏英槩如吳璘所短耶璘與兄玠荐却金兵保川蜀而子挺亦克繼家聲崇勳華閥一代鮮比不謂挺子曦遽覆其宗三世為將固道家所忌歟

宋史新編卷一百三十一

明南京戶部主事甫田柯維騏著

張俊從子益 劉光世 玉淵

曲端 成閔 楊存中

張俊字伯英成紀人好騎射負才氣起於諸盜年十六為三陽弓箭手政和七年從討南蠻轉都指揮使宣和初從攻夏人仁多泉平鄆州河朔山東羣寇遷至武德郎靖康元年以守東明縣功轉武功大夫金人攻太原俊從神師中往援屯榆次師中戰死俊率所部突圍而出且行且戰至烏河州再與敵遇斬五百級金人圍汴

宋史新編卷一百三十二

京俊勒兵從梁揚祖勤王高宗時為兵馬大元帥見俊英偉擢元帥府後軍統制累功轉榮州刺史建炎元年遷拱衛大夫既而汴京破二帝北遷人心皇皇俊懇辭勸進且白耿南仲奏之表三上乃發濟州俊扈行至應天府即位初置御營司以俊為御營前軍統制又除帶御器械時江淮羣盜蜂起俊討杜用于淮寧趙萬郭青干鎮江陳通于杭州蔣和尚等于蘭溪皆平之落階官除正任觀察使二年升秦鳳路馬步軍副總管進武寧軍承宣使帝如臨安苗傅劉正彥反俊時屯兵吳江縣傅等矯詔加俊捧日天武四廂都指揮使以三百人

赴秦鳳命他將領餘兵俊知其偽拒不受即引所部八千人至平江張浚語俊以起兵問罪俊泣拜且曰此須

侍郎濟以機術毋驚動乘輿呂頤浩至俊見之亦泣曰今日惟以一死報國劉光世以所部至俊釋舊憾韓世

忠來自海上俊借一軍與之俱戰于臨平傅等兵敗開

城以出世忠俊光世入城見于內殿帝嘉勞久之拜鎮

西軍節度使御前右軍都統制尋為浙東制置使金人

分兵深入帝如明州俊自越州引兵至兀术攻臨安帝

御樓船如溫州留俊於明州以拒敵帝賜親札曰朕非

卿則倡義誰先卿捨朕則前功俱廢宜戮力共扞敵兵

一戰成功當封王爵金兵至城下俊使統制劉寶與戰

兵少却其將党用丘橫死之於是統制楊沂中田師中

統領趙密皆殊死戰沂中舍舟登岸力戰殺帥李質以

班直來助守臣劉洪道率州兵射其旁大破之四年正

旦忽西風起金人乘之復攻明州俊遣兵掩擊殺傷大

當金人奔北死於江者無數夜拔砦去會江浙盜起授

浙西路江南東路制置使六月改御前五軍為

一即本軍為神武右軍都統制除檢校少保定江

軍節度使十月浙西羣盜悉平改江南招討使紹

一帝至會稽時金人殘亂之餘孔彥舟據武陵張

用謀嘉漢李成尤悍彊據江淮湖湘十餘州連兵數萬有席谷東南意范宗尹請遣將致討俊慨然請行遂改江淮路招討使成黨馬進在筠州豫章介江筠之間俊聞命就道急趨豫章岳飛為先鋒揚沂中由上流徑絕生米渡出賊不意追奔七十里至筠州賊皆筠河而陣俊用沂中計夾擊敗之復筠州臨江軍乘勝追至江州成勢迫絕江而遁號俊為張鐵山復江州已而旁州羣盜聞俊兵至皆遁去俊引兵渡江至黃梅縣親與成戰賊眾數萬俱潰馬進為追兵所殺成北走降劉豫諸郡悉平拜太尉四年十月金人與劉豫分道入侵以俊為

宋史新編卷三十三

三

屯廬州八年金人請寢兵許之賜俊安民靖難功臣拜少傅九年冬金復渝盟再破河南圍順昌府命俊策應劉錡俊督軍渡江金人引退繼而金人分道來侵抵亳州北渡河俊收宿亳諸軍擊之盡復衛真鹿邑等地十年鄜瓊在亳州都統制王德下符離乘勝趨亳與俊合俊引軍入城金人棄城遁復亳州進少師封濟國公十一年二月兀朮入合肥漸攻歷陽俊遣兵渡江屢敗之敵斷石梁以拒俊俊疾作力疾引眾涉岸追擊王德與楊存中劉錡會兵敗金人于柘臯拜樞密使俊知朝廷欲罷兵首請納所統兵力贊和議與秦檜意合言無不從薦士大夫監司郡守者甚眾雖劉子羽自謫籍起家亦俊力也加太傅封廣國公尋進益國公十二年殿中侍御史江逸論之罷為鎮洮寧武奉寧軍節度使充醴泉觀使初檜以俊助和議德之故盡罷諸將以兵權付俊歲餘俊無去意故檜使逸攻之尋進封清河郡王奉朝請十六年改鎮靜江寧武靜海軍二十一年拜太師以其姪子蓋為節度使南渡後俊握兵最早屢立戰功與韓世忠劉錡岳飛並為名將世稱張韓劉岳然後與檜有隙獨以楊沂中為腹心故有濠梁之敗岳飛冤獄韓世忠救之俊獨助檜成其事心術之殊也遠哉帝於

宋史新編卷三十三

四

諸將中眷俊特厚然警報之者不絕口自淮西入見則教其讀郭子儀傳召入禁中戒以毋與民爭利毋興土木年六十九卒帝臨奠哭之慟追封循王

子蓋字德高父宏應募從俊軍戰死子蓋初從韓世忠累功遷武功郎紹興中從俊擊劉猷敗兀朮歷遷興寧軍承宣使和議成改建康府駐劄御前諸軍都統制十二年授龍神衛四廂都指揮使兩浙西路馬步軍都總管帝幸俊第授子蓋安德軍節度使二十二年春金人攻海州急以子蓋爲鎮江府都統往援之即日渡江亟趨漣水取便道以進率精銳數千騎擊之賊大敗圍遂

宋史新編卷五十五

五

解退屯泗州孝宗卽位以疾還鎮江授檢校少保淮東招撫使未上卒年五十一贈太尉諡恭壯子蓋藕塘柘

畢雖多奏功未能出諸將右惟海州一捷可稱云
劉光世字平叔保安軍人延慶次子以蔭歷威武奉寧軍承宣使充鄜延路馬步軍副總管靖康元年擢侍衛馬軍都虞候濟州謁康王命爲五軍都提舉王卽位命爲提舉御營使司一行事務行在都巡檢使斬山東賊平昱遷奉國軍節度使平鎮江叛兵改滁濠太平州無爲軍江寧府制置使討張遇破之以功加檢校少保命討李成光世以王德爲先鋒與成遇於上蔡驛口橋敗

之成收散卒再戰光世以儒服臨軍成遙見白袍青蓋併兵圍之德潰圍堦光世以出下令得成者以其官爵與之士爭奮再戰皆捷成遁執其謀主陶子思加檢校少傅尋加檢校太保殿前都指揮使苗傅劉正彥爲亂素憚光世遷光世爲太尉淮南制置使張浚在平江馳書諭以勤王光世不從呂頤浩遣使至鎮江說之乃引兵會于丹陽兵進光世以選卒爲游擊仍分軍殿後遇苗翊馬柔吉軍于臨平與韓世忠等破之至行在遷太尉御營副使遣王德追傅至崇安縣盡降其衆傅僅以身免逆將范瓊被執張浚使光世撫定其衆又招賊斬

宋史新編卷五十五

六

襄降之命光世爲江東宣撫使守太平及池州受杜充節制隆祐太后在南昌議者謂金人自靳黃渡江陸行二百里可至命光世移屯江州爲屏蔽光世既至日置酒高會金人自黃州渡江凡三日無知之者比金人至遂遁馮楫貽書光世言賊深入最兵家之忌伏兵掩之可使匹馬不還光世不能用鄺瓊圍固始縣光世遣人招降之又遣王德擒妖賊王念經于信州充御前巡衛軍都統制召赴行在授浙西安撫大使知鎮江府光世言安撫控制一路若但守鎮江則他郡有警不可離任望別除守臣光世專充安撫使從便置司時光世慮金

人必過江故預擇便地帝覺之止許增辟通判言者論其擇便求佚中外所憤帝釋不問加寧武軍節度使開府儀同三司以遣之光世乞便宜行事不許時金兵留淮東光世頗畏其鋒楚州被圍已百日帝手札趣援者五竟不行但遣王德鄴瓊將輕兵以出時奏殺獲而已楚州破命光世節制諸鎮力守通泰紹興元年金人渡淮真揚州皆闕守命光世兼淮南京東路宣撫使置司揚州措置屯田迄不行張俊討李成又命光世分兵犄巢穴光世以江北盜未平為辭命兼淮南宣撫使領真揚通承楚州漣水軍郭仲威謀據河南通劉豫光世遣

宋史新編卷五十三

七

王德擒之并其衆光世以枯秸生穗為瑞聞于朝帝曰歲豐人不乏食朝得賢輔佐軍有十萬鐵騎乃可為瑞此外不足信淮北人多歸附者命光世兼海泗宣撫使以安輯之光世因招降羣盜明年復命移屯揚州時至鎮江視師光世不奉詔入朝言鄰寇有疑或致生事願仍領浙西為根本計右司諫方孟卿劾之乞召宰執與議使之必往光世猶以乏糧為辭光世之來以繪帛方物為獻帝命分賜六宮中丞沈與求以為不可命還之呂頤浩與光世有故怨頤浩出視師奏光世兵充糧乏月費二十萬緡乞差官考覈帝方倚其成功詔兩漕臣

措置鎮江酒稅務助其軍費仍省上供織造七百萬緡益之加寧武寧國軍節度使給事中程瑀言光世兵未渡江金人或渡淮江浙必震光世方遣人按行宜興湖州之間以備退保詔以章示之光世遷延如故三年命光世與韓世忠易鎮同召赴闕授檢校太傅江東宣撫使世忠既至鎮江城下姦人入城焚府庫光世擒之皆云世忠所遣世忠屯登雲門光世引兵出懼其扼已改途趨白鷺店世忠遣兵襲其後光世以聞帝遣使和解仍書賈復寇恂傳賜之命為江東淮西宣撫使置司池州金人劉豫入侵時光世張俊韓世忠權相敵且持私

宋史新編卷五十三

八

際帝遣侍御史魏疋至軍中諭以滅怨報國光世始移軍太平州以援世忠金兵退光世入覲遷少保光世請以所置淮東田易淮西田給事中晏敦復言其營私而止又請竝封其三妾為孺人南渡後諸將封妾自此始加保靜軍節度使遂領三鎮張浚撫淮上諸屯劉豫挾金人分道入侵命光世屯廬州以招北軍與韓世忠張俊鼎立楊沂中將精卒為後距光世奏廬難守密于趙鼎欲還太平州浚命呂祉馳往軍中督師光世已舍廬州退浚遣人厲其衆曰若有一人渡江即斬以徇光世不得已駐兵與沂中相應張浚入對言光世驕惰不戰

不可爲大將請罷之帝命與趙鼎議鼎曰光世將官子孫將卒多出其門罷之恐拂人心遂遷護國鎮安保靜軍節度使右司諫陳公輔劾其不守廬州張浚言其沈酣酒色不恤國事語以恢復意氣怫然乞賜罷斥光世引疾請罷軍政又獻所餘金穀于朝拜少師充萬壽觀使奉朝請封榮國公九年用講和恩賜號和衆輔國功臣進封雍國公十年金人圍順昌拜太保爲三京招撫處置使援劉錡光世請李顯忠爲前軍都統又請王德自隸德不願受其節制顯忠行至宿泗軍多潰進至和州秦檜主罷兵召還光世入見爲萬壽觀使改封楊國

宋史新編卷五十一

九

公卒年五十四贈太師諡武僖孝宗追封安成郡王寧宗追封郡王光世在諸將中最先進律身不嚴馭軍無法不肯爲國任事通寇自資見詆公論嘗入對言願竭方報國他日史官書臣功第一帝曰卿不可徒爲空言建炎初結內侍康履以自固又蚤解兵柄與時浮沈不爲秦檜所忌故寵榮終其身云

王淵字幾道環州人善騎射應募累功遷拱衛大夫寧州觀察使靖康元年爲真定府總管就遷都統制吳湛據趙州叛淵討平之金人攻汴京從宣撫使范訥勤王爲先鋒尋以所部歸康王府明年張邦昌僭立康王如

濟山命淵以三千人入衛宗廟淵至以朝服見邦昌納謁曰參家宰相公邦昌始易紫袍延之政事堂淵慟哭宣敷康王卽皇帝位淵與楊惟忠韓世忠以河北兵劉光世以陝西兵張俊苗傅等以帥府及降羣盜兵皆在行朝不相統一始置御營司以淵爲都統制扈從累月不釋甲帝如揚州連擢捧日天武四廂都指揮使進保大軍承宣使時羣盜蠡起以淵爲制置使提兵四出所向皆捷遷嚮德軍節度使建炎三年金人攻揚州帝倉卒渡江劉光世九帝泣告淵專管江上海船每言緩急決不誤事今臣所部數萬二千餘騎皆不能濟淵忿其

宋史新編卷五十一

言斬江北都巡檢皇甫佐以自解中書侍郎朱勝非馳見淵督之乃始經畫已無所及自是淵失諸將心帝欲如鎮江以援江北羣臣亦固請淵獨言鎮江止可捍一面不如錢塘有重江之險議遂決命淵守姑蘇尋自平江赴行在拜簽書樞密院事仍兼都統制諸將籍籍帝聞之乃寢其命先是統制官苗傅以淵驟用頗缺望劉正彥亦以招巨寇賞薄怨淵而內侍康履頗用事及淵入樞府傅正彥以其由宦官薦愈不平俟淵入朝伏兵殺之併殺康履淵時年五十三淵爲將輕財好義家無宿儲每言朝廷官人以爵祿足代耕若事雖刀曷若爲

富商大賈邪帝嘗遣中使問疾還言惟慢茵褥皆不具帝輟所御紫茸茵以賜然其平羣盜多殺降與康復深交故及於禍累贈少保錄其子孫孝宗賜諡襄愍

曲端字正甫鎮戎人父渙任左班殿直戰死端三歲授三班借職警敏知書善屬文長於兵略歷權涇原路第三將夏人入寇帥司調統制李庠捍禦端在遣中庠駐兵栢林堡為夏人所薄兵大潰端力戰敗之整軍還夏人再入寇西安懷德相繼陷沒鎮戎當敵要衝無守將經略使席貢疾栢林功奏端知鎮戎軍兼經略司統制官建炎二年婁宿入長安鳳翔關隴大震游騎入涇原

宋史新編卷五十三

十一

端遣副將吳玠據清溪嶺與戰大破之六月以王庶為龍圖閣待制節制陝西六路軍馬遂授端吉州團練使充節制司都統制端雅不欲屬庶頗不協金人謀知併兵攻鄜延時端盡統涇原精兵駐淳化庶日移文趣其進又遣使臣進士十數輩往說端不聽庶知事急又遣屬官魚濤督師端陽許而實無行意延安已陷庶無所歸以軍付王玠自將百騎與官屬馳赴襄樂勞軍庶猶以節制望端欲倚以自副端彌不平端聲色俱厲問庶延安失守狀曰節制固知愛身不知愛天子城乎庶曰吾數令不從誰其愛身者端怒曰在耀州屢陳軍事不

一見聽何也庶留端軍終夕不自安端欲即軍中殺庶奪其兵夜走寧州見陝西撫諭使謝亮請誅庶亮曰人臣擅誅于外是跋扈也公為則自為端意阻復歸軍明日庶見端為言已自劾待罪端拘縻其官屬奪其節制使印庶乃得去三年九月遷康州防禦使涇原路經略安撫使時延安新破端不欲去涇原乃以知涇州郭浩權鄜延經略司公事自謝亮歸朝廷聞端欲斬王庶疑有叛意以御營司提舉召端端疑不行議者喧言端反端無以自明會張浚宣撫川陝入辨以百口明端不反浚自收攬英傑以端在陝西屢與敵角欲仗其威聲承

宋史新編卷五十三

十二

制築壇拜端為威武大將軍宣州觀察使宣撫處置使司都統制知渭州端登壇受禮軍士歡聲如雷浚雖欲用端然未測端意遣張彬以招填禁軍為名詣渭州察之彬見端問曰婁宿以孤軍深入吾境我合諸路攻之不難萬一黏罕倂兵而來何以待之端謂宜審主客俟時而動萬一輕舉後憂方大彬以端言復命浚不主端說四年春金人攻環慶端遣吳玠等拒于彭原店端自將屯宜祿玠先勝既而金軍復振玠小却端退屯涇州金乘勝焚邠州而去玠怨端不為援端謂玠前軍已敗不得不據險以防衝突乃劾玠違節制是秋兀朮窺江

淮浚議出師以撓其勢端曰金人新造之勢難與爭鋒
端既與浚異浚積前疑竟以彭原事罷端兵柄與祠再
青海州團練使萬安州安置是年浚爲富平之役欲慰
人望敘端左武大夫興州右任紹興初敘正任榮州刺
史提舉江州太平觀徙閬州於是浚自興州移司閬州
欲復用端玠與端有憾言由端再起必不利於張公王
庶又從而間之浚亦畏端難制端嘗作詩題柱曰不向
關中興事業却來江上泛漁舟庶告浚謂其指斥乘輿
於是送端恭州獄武臣康隨者嘗忤端鞭其背隨恨入
骨浚以隨提點刑獄端聞之曰吾其死矣呼天者數聲

宋史新編卷五十三

十三

端有馬名鐵象日馳四百里至是連呼鐵象可惜者又
數聲乃赴逮既至隨令獄吏繫維之糊其口燬之以火
端乾渴求飲予之酒九竅流血而死年四十一陝西士
大夫莫不惜之軍民亦皆悵悵有叛去者浚尋得罪追
復端宣州觀察使謚壯愍端有將略使展盡其才要未
可量然剛愎恃才凌物故及於禍云

成閔字居仁邢州人靖康初應募捍金兵高宗南渡韓
世忠追苗傅及龔元朮討范汝爲閔皆在戎行積功至
保寧軍承宣使紹興二十四年拜慶遠軍節度使母憂
詔起復金主亮將敗盟命閔提禁旅鎮武昌進屯應城

未幾除湖北宣慰使節制兩路軍馬復兼京西河
北招討使俄詔回援淮西閔喜得歸冒雨兼程趨建康
士卒多死又聞淮西兵渡江趨揚州及敵口盱眙渡淮北去
遣使亮死聞閔兵渡江趨揚州及敵口盱眙渡淮北去
閔列兵南岸軍士喑聲相聞敵笑曰奇聲成太尉有勤
護送閔至泗州奏巴克復淮東尋入朝凡侍從卿監閣
門內侍皆有賂遺左正言劉度劾之猶超拜太尉主管
殿前司公事御史又劾之罷太尉移居住奪慶遠節
乾道初聽自便歸湖州尋復節都統鎮江諸軍後請祠
致仕治園第于平江年八十一卒贈開府儀同三司

宋史新編卷五十三

十四

楊存中本名沂中字正甫紹興間賜名存中代州人祖
宗閔末與軍路總管與唐重同守末與金人陷城迎戰
死之父震先死難在忠義傳存中魁梧沈鷲少警敏學
孫吳法善騎射宣和末應募擊賊積功至忠翊郎後隸
張俊部曲高宗問將於俊俊以存中對召見賜袍帶刺
賊李昱據任城久不克存中以數騎入擊殺數百人帝
乘高望見介冑盡赤意其被重創召視之皆汚賊血壯
之飲以酒曰酌此血漢存中請復往大破之復任城遷
閔門祇候建炎二年破賊徐明于嘉興苗劉之變從張
俊赴淮金人攻明州又從俊與田師中趙密殊死戰破

之積遷文州防禦使御前中軍統制紹興元年從俊討李成連敗之追至九江成遂遁去遷宣州觀察使二年進神武中軍統制兼提舉宿衛親兵明年又討平妖賊繆羅于嚴州遷至龍神衛四廂都指揮使密州觀察使先是張俊視師謀渡淮以圖劉豫倚韓世忠為用世忠圍淮陽從浚乞張俊將趙密為助俊拒之趙鼎語浚曰世忠所欲者趙密爾存中武勇不減於密蓋令存中助之於是浚請存中於朝既被命以八隊萬人趨督府助世忠其多與劉猷戰于藕塘大破之猷以首抵謀主李愕曰適見髯將軍銳不可當果楊殿前也即以數騎遁

宋史新編卷五十五

十五

去餘黨萬人僵立失措存中躍馬叱之皆怖而降麟在順昌孔彥舟方圍光州皆拔若遁去捷聞帝遣中使勞賜謂宰執曰卿輩始知朕得人也除保成軍節度使殿前都虞候尋兼領馬步帥九年遷殿前副都指揮使十一年元朮恥順昌之敗復謀來侵詔大合兵于淮西待之於是存中以殿司兵三萬卒戍淮與金人戰于柘臯敗之時張俊為宣撫使存中為副使劉錡為判官王德為都統制田師中張子蓋為統制官是役也失將士九百人金人死者以萬計而濠圍猶未解俊與存中錡議班師會謀報金攻濠甚急倉皇復回聞城陷矣俊召存

中錡謀之錡謂存中何以處此存中曰戰爾相公與太尉在後存中當居前錡曰本來救濠濠既已失進無所依人懷歸心勝氣已索此危道也不若退師據險俟其去為後圖諸將皆曰善鼎足而營遣人俟敵曰已去矣俊自以為功謂錡毋往命存中與德偕至濠列陣未定煙起城中金人伏騎萬餘分兩翼出諸軍散亂南奔無復紀律金人追殺甚衆存中乃自宣化渡江歸行在加檢校少保開府儀同三司兼領殿前都指揮使蓋錄祐臯之功而捨濠梁之敗也十二年拜少傅二十年封恭國公二十八年拜少師存中久在殿巖權寵日盛李浩

宋史新編卷五十五

十六

陸游王十朋陳俊卿相繼以為言三十一年罷為太傅醴泉觀使進封同安郡王時金主亮有南侵意存中上十策步帥趙密謀奪存中權因指為喜功生事存中聞之上章乞免密竟代之未幾邊聲日急復詔存中為御營宿衛使劉汜戰敗瓜州命存中往京口為守江計虞允文自采石來會存中協力拒敵敵不能濟帝如建康詔存中扈蹕因語宰相曰楊存中唯命東西忠無與二朕之郭子儀也已復奉祠隆興元年王師潰符離復起存中為御營使二年金人再入關議割蜀和尚原界之存中入對曰和尚原隴右之藩要也願毋棄俄金人復

攻淮甸詔同都督江淮事尋以虜請盟班師加昭慶軍節度使奉祠時與屯田存中獻私田在楚州者三萬九千畝卒年六十五以太師致仕追封和王諡武恭存中敢勇大小二百戰身被五十創宿衛出入四十年最寡過高宗假借諸將眷存中尤深趙密代領殿帥則舉唐崔祐甫奪王駕鶴兵權事豫戒大臣孝宗亦禮異之呼郡王而不名天資忠孝位既顯請表父祖事諡宗閔曰忠介震曰忠毅賜廟曰顯忠曰報忠又請家廟祭器許祭五世前所無也母劉流落蜀隴存中日夜禱祠訪問間關數千里卒迎以歸御軍寬而有紀將士專以才

宋史新編卷百三十一

七

勇選不私部曲之舊嘗以剋敵弓雖勁而蹶張難遂以意創馬皇弩極工巧發易中遠人服其精營居室于鳳山十年而就極山川之勝後獻於朝廷更卜築馬子俛工部侍郎俛至簽樞昭慶軍節度使論曰高宗之南遷也逆臣廢立強敵侵陵所在寇賊蓬起而終獲偏安諸將之功何可少然究觀張俊等五人貴其及於禍者非剛愎傲上則驕盈失將士心易師貞丈人寧無媿耶揚存中被眷兩朝數致臺論史稱其寡過然歟

宋史新編卷一百三十一

宋史新編卷一百三十一

列傳七十一

明南京戶部主事莆田柯維祺著

王彥 張燾 牛阜 王德

趙密 郭浩 楊政 李寶

王彥字子才上黨人喜韜略詣京師隸弓馬子弟所徵宗試補下班祇應為清河尉從種師道兩入夏國有功建炎初金人攻汴京彥慨然棄家赴關求自試討賊河北招撫使張所異其才推都統制使率裨將岳飛等十一將部七千人渡河與金人戰敗之復新鄉縣金兵數萬薄彥壘圍數日衆寡不敵彥潰圍出諸將散歸彥獨

宋史新編卷百三十一

一

保共城西山結兩河豪傑圖再奔金人購彥急彥慮變夜寢屢遷部曲覺之咸刺面作赤心報國誓殺金賊字以示無他彥益感動撫士卒與同甘苦未幾兩河響應衆十餘萬刻日大舉告期於東京留守宗澤澤召議令宿兵近甸以衛根本彥即以所部付留守司以親兵趨行在會遣使議和彥見黃潛善汪伯彥力陳北伐言辭憤激忤其意遂以彥為武翼郎閤門宣贊舍人差充御營平寇統領彥知平寇前將軍范瓊有逆節稱疾不就乞致仕許之張浚宣撫川陝奏為前軍統制浚與金酋婁宿相持下富平欲大舉初至漢中會諸將議彥獨以

為不可曰陝西兵將上下之情皆未相通少不利則五
路俱失不若且屯利閩興洋以固根本敵入境則檄五
路兵來援萬一不捷未大失也浚不聽彥即請為利路
鈐轄俄改金均房州安撫使知金州時中原盜賊蠭起
桑仲既陷淮安襄陽乘勢西向均房失守直擣金州白
土關眾號三十萬彥將門立戰死諸將請避其鋒不可
勒兵趨長沙平與戰賊敗走追至白磧復房州紹興元
年權京西南路副總管李忠反攻金州諸關彥戰不利
關陷退屯秦郊設奇以待大敗之追襲至秦嶺遂復乾
祐縣忠走降劉豫初桑仲既敗復熾彥又敗之又有王

宋史新編卷百三

二

關董貴祁守中阻兵窺蜀勢雖不及桑仲然小者猶不
減數萬彥悉討平之是多敗獲偽齊將郭振復秦州張
浚承制以彥節制商虢陝華州軍馬三年正月兀朮入
侵撤離曷自上津疾馳不一日至洵陽統制郭進死之
彥退保石泉縣金人入金均彥趨西鄉二月金人攻饒
風關彥與吳玠禦之不能却關破彥收餘兵奔達州五
月彥遣兵至漢陰縣與劉豫將周貴戰大敗之復金州
五年四月差知荆南府充歸陝荆門公安軍安撫使六
年張浚奏彥為行營前護副軍都統制督府參謀軍事
毋喪詔起復以為浙西淮東沿海制置副使以所部也

通州因事為言者所論貶秩二等彥不自安乞終餘服
未幾復洪州觀察使知邵州入辭帝慰遣之卒于官年
五十彥稱名將威聲振河朔顧撓於和議遽召之還又
奪其兵柄予郡士議惜之彥事親孝居官廉子弟有戰
功不與推賞將死召弟姪以家財均給之

張憲岳飛愛將也飛破曹成憲與徐慶王貴招降其黨
有郝政者率眾走沅州為成報讎首被白布號白巾賊
憲一鼓擒之復隨鄧憲咸有勞金人渝盟入侵憲戰賴
昌陳州皆大捷復其城兀朮頓兵臨賴楊再興戰死憲
至破其眾兀朮夜遁憲將徐慶李山繼破之中原大震

宋史新編卷百三

三

會秦檜主和命飛班師憲亦還積官至龍神衛四廂都
指揮使閩州觀察使未幾檜與張俊謀殺飛密以優賞
誘飛部曲告飛事卒無應者聞飛嘗欲斬王貴又杖之
遂以屬貴貴不可曰為大將寧免以賞罰用人苟以為
怨將不勝其怨俊乃劫以私事貴懼從之時又有王俊
者善告訐號鵬兒以姦貪屢為憲所裁檜使人諭之輒
從檜俊謀以張憲王貴王俊皆飛將使自相攻發因及
飛父子庶主上不疑俊自為狀付王俊妄言憲謀還飛
兵令告王貴使貴執憲憲未至俊預為獄待之使憲自
誣謂得雲書命憲營還兵計憲被掠無全膚竟不伏俊

手自具獄成告檜械憲至行在下大理寺檜奏召飛公
子證憲事帝曰刑以止亂勿妄追證動搖人心檜矯詔
召之万俟卨誣飛使孫革致書憲貴令虛中警報以動
朝廷雲與憲書規還飛軍兵稱書已焚但以衆證具獄
憲坐死籍家貲後追復故官贈寧遠軍承宣使錄其家
牛阜字伯遠魯山人初爲射士金人入侵阜聚衆與戰
屢勝補保義郎累功遷至蔡唐州信揚軍鎮撫使知蔡
州加親衛大夫會岳飛制置江西湖北將由襄漢規中
原命阜隸飛軍飛喜甚卽辟爲唐鄧襄郢州安撫使尋
改神武後軍中部統領僞齊使李成合兵入寇陷諸郡

宋史新編卷三十三

四

阜率兵復隨州執其守將王嵩磔之又以騎兵破李成
復襄陽僞齊驅甲騎五千薄廬州阜遙謂曰牛阜在此
爾輩胡爲見犯衆愕然不戰而潰阜追擊三十里斬其
副都統及千戶五人百戶數十人軍聲大振廬州平進
中侍大夫從平楊么么技窮舉鍾子儀投于水繼乃自
什阜投水擒之楊么卽楊太僭稱大聖天王者也子儀
者盜鍾相僭稱楚王之少子么立爲太子也阜旣擒么
湖湘悉平歷轉寧國軍承宣使荆湖南路馬步軍副總
管紹興十七年上巳日都統制田師中大會諸將阜遇
毒亟歸語所親曰阜年六十一官至侍從幸不啻足所

恨南北通和不以馬革裹屍顧死牖下耳明日卒或言
蔡檜令師中致毒云

王德字子華通遠軍熟羊若人以武勇應募隸熙帥姚
古命益人入侵古軍懷澤間遣德謀之斬一酋而還補
進武校尉古曰能復往乎德從十六騎徑入隆德府治
執守姚太師械獻于朝欽宗問狀姚曰臣就縛時止
見一夜又耳時遂呼德爲王夜又建炎元年以勤王師
倍道趨關敗隸劉光世平濟南寇李昱池陽寇張遇又
討李成敗之語在劉光世傳授武略大夫三年春遷前
軍統領屯天長金人攻揚州西軍多潰德趨宣化時和

宋史新編卷三十一

五

州爲叛將張昱等所圍求援於德斬昱俘其兵騎數萬
會苗傅劉正彥走閩中詔德追擊隸韓世忠德欲自致
功名而世忠必欲德爲之使遣親將陳彥章邀德於信
州彥章拔佩刀擊德德殺彥章戶諸市德至浦城斬苗
瑀擒馬柔吉送行在世忠訟其擅殺下臺獄當死帝特
原之編管郴州時光世以便宜復德前軍統制遣平信
州妖賊王念經一技擒之詔還舊秩加武顯大夫榮州
刺史四年光世鎮京口以德爲都統制金兵復南光世
將退保丹陽德請以死捍江諸將恃以自彊分軍扼險
渡江襲金人收真揚數郡旣而又遇敵于揚州北有被

重鎧突陣者德揮刀迎之即墮馬衆視駭駭騎乘之所
殺萬計紹興元年與秀州水賊邵青戰崇明沙青軍大
潰他日餘黨復索戰謀言將用火牛德笑曰是古法也
可一不可再今不知變此成擒耳先命合軍等滿陳始
天萬矢齊發牛皆返奔賊衆殲焉青白

大夫同州觀察使三年光世宣撫江淮當移屯建康命
韓世忠代之德從數十騎逆世忠徒步立道左抗言曰
擅殺陳彥章王德請死世忠下馬握其手曰鄉來纖介
不足寘懷乃設酒盡歡而別歷環慶副總管六年冬劉
豫遣麟猗分道入寇德太敗猗兵于藕塘麟拔砦遁德

宋史新編卷五十三

六

追至壽春弗及獲其糧舟四百艘第功除武康軍承宣
使真拜相州觀察使七年改熙河蘭廓路副總管行營
左護軍都統制駐師合肥會光世罷宣撫詔德盡護其
衆以鄴瓊副之瓊與德故等夷恥屈其下率衆叛從劉
豫年命隸張俊名其軍曰銳勝十年解頴昌圍俊檄
德就取宿州已復乘勝趨亳州鄴瓊屯亳聞德至日夜
又未易當也遂遁策功第一再遷侍衛親軍馬步軍都
虞候封隴西郡侯十一年金人入侵游騎及江俊議分
軍守南岸德曰淮者江之蔽也棄淮不守是謂唇亡齒
寒也敵數千里遠來餉道決不繼及其未濟急擊之可

以奪氣俊猶豫未許德請益堅曰願父子先滅江俟和
州下然後宣撫北渡俊乃許德即渡采石俊督軍繼之
已而夜拔和州晨迎俊入敵退保昭關又擊走之追至
柘臯張俊後至諸將欲待之德怒曰事當機會復何待
遂渡河決戰首犯敵鋒一矢斃其酋乘勝大呼令萬兵
持長斧如牆而進敵大敗退屯紫金山德復尾擊之劉
錡謂德曰昔聞公威略如神今果見之請以兄禮事召
拜清遠軍節度使建康府駐劄御前諸軍都統制歷浙
東福建總管荆南副都統制二十五年卒贈少傅

宋史新編卷五十三

七

從張俊討李昱俊輕騎先行遇伏密奔射斃數人乃脫
擢閭門祇候又平賊董青趙萬徐明等累功轉武節郎
左軍統領苗傅之變破赤心軍于臨平金人犯明州密
及揚沂中與殊死戰敗之進武功大夫陞統制紹興中
李成馬進擾江淮俊復遣密大破之金犯亳州從俊營
合肥與敵遇敗之敵分兵犯滁濠又敗之海寇朱明暴
橫密授張守忠方略遂降明歷進定江軍承宣使崇信
軍節度使以年勞轉太尉拜開府儀同三司領殿前都
指揮使上疏告老以萬壽觀使奉朝請隆興二年進少
保致仕俄報金復犯淮復為殿前都指揮使和議成罷

為醴泉使乾道初致仕卒年七十一贈少傅

郭浩字充道以父成任三班奉職徽宗時為邊將累敗夏人遷至中州刺史欽宗即位進安州團練使以种師道薦召對奏言金人暴露日久思歸乞給輕兵間道馳滑臺待其半度可擊也會和戰異議不能用建炎元年知原州二年金人取長安涇州守臣夏大節棄城遁郡人亦降浩適夜半至郡所將統二百人得金人不殺使之還曰為語汝將曰我郭浩也盍來決戰金人遂引去升本路兵馬鈐轄知涇州權主管鄜延路經略安撫再除涇原路兵馬鈐轄知涇州浩去夏人復來權帥耿友

宋史新編卷五十三

諒僅以身免一路盡陷張浚為宣撫處置使以浩為秦鳳路提點刑獄權經略使知秦州時浚經略陝西有言敵可討者諸帥恥於不武莫敢出言浚檄五路帥悉所部兵會于富平浩獨謂敵鋒方銳且當分守其地倚角相援俟釁而動浚不聽師出果敗五路俱陷帥府皆徙置他所浚復以浩舊官移知鳳翔府寓治寶雞縣又退保和尚原金人抵原下浩與吳玠隨方捍禦蜀以安全第功遷正任防禦使紹興元年金人攻和尚原浩與吳玠往援斬獲萬計遷邠州觀察使歷知利州金人破和尚原浩與吳玠大破之遷彰武軍承宣使玠按本路提

點刑獄宋萬年陰與敵境通利所鞫不同由是與浩意不協朝廷乃徙浩知金州兼承宣使路經略使歷遷奉國軍節度使仍節制陝西河東兼措置河東路忠義軍馬十一年金將胡盞習不祝內侵宣撫使胡世將召浩及吳玠楊政會仙人原授以攻取之策浩遣裨將設伏破之十四年召見拜檢校少保還鎮是歲分利州為東西兩路以浩為金房開遠州經略安撫使兼知金州樞密院都統制屯金州仍建帥府未幾卒年五十九贈檢校少師謚恭毅孝宗詔立廟金州俾僕皆其孫也累世為將寵利盈溢弗之戒故及於禍隕家聲云

宋史新編卷五十三

九

楊政字直夫原州人崇寧中夏人舉國大入父忠戰歿政應募為弓箭手建炎紹興間累從吳玠擊敗金人遷至龍神衛四廂都指揮使環慶路經略安撫使改經略安撫涇原兼帥環慶路三鎮事叢集剖決無滯母留敵境間遣人省視母惟勉以忠義和議成始得迎母及兄弟歸乞祠便養不許以為熙河蘭鞏路經略安撫使知熙州進武康軍承宣使徙利州又徙興元會金渝盟政建迎敵之策兼川陝宣撫副使司都統制政偕統制楊從義劫金人于鳳翔城南若敗之拜武當軍節度使金二將內侵語在郭浩傳政引兵敗萬戶通檢子寶雞

擒之和議成帝召政還軍民詣部使者借留再踰年還
鎮加檢校少保後分利州為東西兩路政屯興元府久
之拜太尉卒年六十贈開府儀同三司謚襄毅政守漢
中十八年六堰久壞政為修復漢江水決為害政築長
堤捍之凡利於民者不敢以軍旅廢政故為吳璘裨將
及與璘分道建帥執門下之禮益恭世頗賢之

李寶河北人嘗陷金拔身從海道來歸金主亮渝盟造
舟潞河將繇海道襲浙江諜聞高宗授寶浙西路馬步
軍副總管駐劄平江今與守臣督海舟捍禦次江陰先
遣其子公佐潛伺敵動靜公佐即與將官邊士寧偕往

宋史新編卷百三

十

寶遂發蘇州大洋行二日風惡舟散不可收寶慷慨顧
左右曰天以是試李寶耶寶心如鐵石不變矣酌酒自
誓風為止明日散舟復集士寧自密州回得敵耗甚悉
且言公佐已挾魏勝得海州寶喜曰吾兒不負乃翁矣
趣眾抵東海敵已雲合圍海州旌麾數十里寶麾兵登
岸握槩前行遇敵奮擊將士賈勇無不一當十敵出不
意亟引去勝出城迎寶獎其忠義勉以共立功名勝感
泣乃維舟犒士遣辯者四出招納降附聲振山東豪傑
如王世修輩各署旗集義勇爭應援多者數萬人寶列
名上諸朝檄所部會密之膠神命公佐以郡事昇勝與

俱發至膠西石臼島敵舟已出海口泊唐島相距僅一
山時北風盛寶禱于石曰神俄有風自柁樓中來如鍾
鐸聲眾咸奮引舟握刃待戰風駛舟疾寶亟命火箭環
射延燒數百艘火所不及者猶欲前拒寶叱壯士躍登
其舟短兵擊刺盡殪之俘大漢軍士三千餘人斬其帥
完顏鄭家奴等六人上喜曰朕獨用李寶果立功為天
下倡矣詔獎諭書忠勇李寶表其旗幟除靜海軍節度
使沿海制置使亮聞膠西之敗大怒召諸酋約以三日
渡江於是內變殺亮向微唐島之捷則亮之死未可期
錢塘之危可憂也寶戰具精利宰臣陳康伯取其長槍

宋史新編卷百三

二

克敵弓弩俾所司為式製之卒贈檢校少保
論曰王彥從張浚張憲牛皐從岳飛王德趙密從張俊
皆累奏奇績吳玠兄弟保有全蜀郭浩楊政實左右之
魏勝復海州李寶亦與有勞經營中興人豈云乏乃為
和議所撓竟不能建古人錫社之勳而憲皐以飛故弁
及於禍斯志士所以扼腕而長歎也

李顯忠 魏勝 楊再興 張宗顏

解元 王友直 姚興 張玘

李顯忠綏德軍青澗人舊名世輔南歸賜名顯忠初其
母當產數日不能免有僧過門曰所孕乃奇男子當以

劔矢寘母旁卽生已而果生顯忠立於蓐咸其之年十
七投效用隨父永奇出入行陣有敵人夜宿陶穴顯忠
絕穴中得十七人皆殺之補承信郎充隊將由是始知
名轉武翼郎充副將金人陷延安授顯忠父子官永奇
聚泣曰我宋臣乃爲彼用邪密戒顯忠曰汝若得乘機
卽歸本朝無以我故貳其志事成我亦不朽矣兀朮授
顯忠承宣使知同州元帥撒里曷來同州顯忠以計執
之馳出城至洛河舟船後期不得渡與追騎屢戰皆勝
顯忠憩高原望追騎益多乃與撒里曷折箭爲誓不得
殺同州人不得害我骨肉皆許之遂推之下山崖追兵

宋史新編卷五十三

三

爭救得免顯忠攜老幼長驅而北至邠城縣急遣人告
永奇永奇卽挈家出城至馬翅谷口爲金人所及家屬
二百口皆遇害是日天昏大雪延安人聞之皆泣下顯
忠僅以二十六人奔夏國具言父母妻子之亡顯得一
十萬人生擒撒里曷取陝西五路歸于夏顯忠亦得報
不共戴天之讎時有會蒙號青面夜叉者久爲夏國患
乃令顯忠圖之請三千騎晝夜疾馳奄至其帳擒之以
歸夏主大悅卽出二十萬騎以文臣王樞武臣嚆訛爲
陝西招撫使顯忠爲延安招撫使時紹興九年二月十
四日也顯忠引兵至延安總管趙惟清大呼曰邠延路

今復歸宋矣已有赦書顯忠與二吏觀赦書則顯忠
大哭衆皆哭百姓哭聲不絕顯忠知勢不可乃出刀斫
嚆訛不及擒王樞縛之揭榜招兵旬日間得萬人行至
邠州已有馬步軍四百餘撒里曷在耀州聞顯忠來一
夕遁去四川宣撫吳玠遣張振來撫諭云兩國見議和
好不可生事可量引軍赴行在高宗撫勞再三賜名加
賚又賜田鎮江以從行崔臯輩充將佐兀朮犯河南命
顯忠爲招撫司前軍都統制兀朮兵屢敗焚廬江而走
太后至臨安顯忠入覲加保信軍節度使浙東副總管
顯忠熟西邊山川險易因上恢復策忤秦檜意金使言

宋史新編卷五十三

十三

顯忠私遣人過界遂降官奉詞台州居住復寧國軍節
度使升都統制二十九年金渝盟詔顯忠以本部捍禦
敗之殺獲甚衆金主亮犯淮西和州失守將濟采石朝
廷詔顯忠代王權命虞允文慰其交軍軍中大喜於是
有采石之捷盡復淮西州郡金主亮切責諸將不用命
諸將弑之而還顯忠以下遷秩有差旣而顯忠擢太尉
寧國軍節度使主管侍衛馬軍司公事赴行在孝宗卽
位賜田百頃兼權池州駐劄御前諸軍都統制節制軍
馬隆興元年兼淮西招撫使時張浚開都督府命顯忠
渡江督戰遂復靈壁入城宣示德意不戮一人中原歸

附者踵接時邵宏淵圍虹縣未下顯忠遣靈應降卒諭
降宏淵恥功不自已出又有降千戶訴宏淵之卒奪其
佩刀顯忠立斬之由是一將益不相能兵薄宿州城金
人來拒顯忠敗之遂復宿州捷聞授顯忠開府儀同三
司殿前都指揮使宏淵欲發倉庫犒士卒顯忠不可移
軍出城止以見錢犒士士皆不悅金帥字撤自南京率
步騎十萬來晨薄城列大陣顯忠親帥軍遇于城南戰
數十合字撤大敗翼日敵益兵至顯忠謂宏淵奔力夾
擊宏淵按兵不動顯忠獨與所部力戰百餘合殺獲甚
衆宏淵顧衆曰當此盛夏搖扇於清涼猶不堪况烈日

宋史新編卷五十二

十五

中被甲苦戰乎人心遂搖無鬪志至夜中軍統制周宏
鳴鼓大譟陽謂敵兵至與邵世雍劉侁各以所部兵近
繼而統制左士淵統領李彥孚亦遁顯忠移軍入城殿
司前軍統制張訓通馬司統制張師顏池州統制荔澤
建康統制張淵各遁去金人乘虛復來攻城顯忠竭力
捍禦斬首虜二千餘人敵始退顯忠曰若使諸軍相與
倚角自城外掩擊則敵兵可盡金帥可擒河南之地指
日可復矣宏淵又言金添生兵二十萬來儻我軍不返
恐不測生變顯忠知宏淵無固志勢不可孤立歎咤曰
天未欲平中原耶何沮撓若此遂引還至符離師大潰

宋史新編卷五十二

十五

是舉所喪軍資器械殆盡幸而金不復南顯忠連責果
州團練副使潭州安置後朝廷知其故移撫州歷威武
軍節度使左金吾衛上將軍賜第京師孝宗奇其狀貌
命繪像閣下復入尉乞祠許之淳熙四年召提舉萬壽
觀奉朝請卒年六十九贈開府儀同三司謚忠襄
魏勝字彥威宿遷人多智勇善騎射應募為弓箭手紹
興三十一年金人將南侵籍諸路民為兵勝躍曰此其
時也聚義士三百北渡淮取漣水軍宣布朝廷德意不
殺一人漣水民翕然以聽遂取海州勝權知州事遣人
諭朐山懷仁沐陽東海諸縣皆定分忠義士為五軍紀
律明肅部分如宿將勝自兼都統制益募忠義以圖收
復遠近聞之響應左軍統制董成謀取沂州勝以我軍
器甲未備戒成勿動成不從勝率所部千餘人直入沂
州巷戰殺其守金人生兵復集競登屋擲瓦擊之成軍
幾敗勝欲斬成以其驍勇釋之金人遣同知海州事蒙
恬鎮國以兵萬餘取海州勝帥兵出迎設伏于隘賊大
敗殺鎮國馘千人軍聲益振勝傳檄招諭結集以待王
師之至沂民壁蒼山者數十萬金人圍之告急於勝勝
提兵往救無敢當者勝度其必復攻海州因間出砦趨
城中金人果解蒼山圍自新橋抵城下勝出戰皆捷勝

起義久朝廷尚未知沿海制置使李寶遣其子公佐
海道覘敵至州始遣忠義將朱震褚道詣行在白勝姓
名于執政其後累敗金兵以功授閤門祇候差知海州
兼山東路忠義軍都統遣其子昌同峒崙山首領張榮
持旗榜往結山東忠義勝善用大刀能左右射旗揭曰
山東魏勝金人望見即退走初勝起義時無州郡糧餉
之給無府庫倉廩之儲勝經畫市易課酒權鹽勸糶豪
右環海州度視敵兵攻取處築城浚隍塞關隘在軍未
嘗一日懈弛恒如寇至方糾集遠邇犒勞士卒期約有
日會金主亮被弑金兵北歸王師亦南還矣都督張浚

宋史新編卷百三十一

十六

在建康招勝詢以軍務轉閤門宣贊舍人差充山東路
忠義軍都統制兼鎮江府駐劄御前前軍統制仍知海
州隆興元年詔以鎮江御前同統制魏全來守海州督
府亦遣賈和仲充山東河北路招撫使節制本路軍馬
海州駐劄和仲忌勝陰誘忠義軍使不安勝與辨是非
和仲又讒勝於都督惑之呼勝至鎮江計事罷其職改
京東路馬步軍副總管都督府統制建康府駐劄既而
督府知和仲所誣罷之復勝舊職仍遣鎮江御前後軍
屯海州代前軍還鎮江勝既還海州民安其政改忠州
刺史勝嘗自創如意戰車數百兩砲車數十兩詔下其

式於諸軍二年以議和撤海州戍命勝知楚州時和議
尚未決金兵乘其懈以舟載器甲糗糧自清河出欲侵
邊勝覘知之身帥忠義士拒于清河口金兵詐稱欲運
糧往泗州由清河口入淮勝知其謀率諸軍拒於淮陽
自卯至申勝負未決金軍增生兵來勝與之力戰又遣
人告急於都統制劉寶寶堅謂方講和決無戰事迄不
發一兵勝矢盡救不至死之年四十五事聞贈保寧軍
節度使諡忠壯命有司刻木以斂葬鎮江賜廟褒忠官
其二子削劉寶兩鎮節鉞籍其家貶瓊州死

宋史新編卷百三十一

十七

夫解鞍脫甲以所虜婦人佐酒再興率眾直入其營殺
順夫又殺飛弟翻成敗再興走躍入澗張憲欲殺之呼
曰願執我見岳公遂受縛飛奇其貌釋之曰汝當以忠
義報國飛屯襄陽以圖中原遣再興盡復西京險要中
原響應飛敗金人于郾城兀术怒合兵逼之再興以軍
騎入其軍擒兀术不獲手殺數百人而還兀术憤甚併
力復來再興戰死後獲其屍焚之得箭鏃二升
張宗顏字希賢延安人父吉為涇原將解宣威城圍死
之宗顏以父恩積官至涇原副將權殿前司統轄御營
軍統制張俊選為統領從討浙西寇敗李成將馬進泗

州破劉猷累擢龍神衛四廂都指揮使世忠承宣以紹興八年知廬州總帥事敵數百騎抵城下宗顏以騎百餘禦之敵退有至自淮北者傳金人言曰此張鐵山弟也明年卒年四十四贈保靜軍節度使諡壯敏

解元字善長保安軍德清砦人疎眉俊目復臂善騎射起行伍為清澗都虞候建炎中謀大將韓世忠敗金兵剽其酋追苗傅劉正彥擒之金人攻浙西元躍入敵舟以短兵擊殺數十人擒其千戶繼從討閩盜范汝為及湖外劉忠諸盜累轉相州觀察使紹興四年金人與偽齊合兵入侵世忠自鎮江趨揚州命元屯取州金人至

宋史新編卷百三十三

七

近郊元度翌日必至城下遣百人伏要路百人伏嶽廟自以四百人伏路隅令曰俟金人過我當先出掩之伏要路者視我麾旂則立幟以待金人必自嶽廟走伏者背出又決河岸過其歸路金人果走城下伏發金人進退無路乃走嶽廟元追之獲百四十八人止遺二人時城中兵不滿三千金萬戶黑頭虎直造城下約降元匿其兵以微服出偽若降者金人稍懈俄伏發擒黑頭虎未幾金兵四集元戰却之追北數十里赴水死者甚眾改同州觀察使六年從世忠出下邳以數百騎破敵伏兵授保順軍承宣使十年略地至淮陽道遇敵戰退之

加龍神衛四廂都指揮使明年世忠罷兵柄為樞密使以元為鎮江府駐劄御前諸軍都統制以統其眾又明年進侍衛親軍馬步軍都虞候尋授保信軍節度使卒年五十四贈檢校少保

王友直字聖益高平人金人渝盟友直結豪傑志恢復謂其眾曰權所以濟事權歸於正何害於理迺矯制自擬承宣使河北等路安撫制置使餘擬官有差徧諭州縣勤王得眾數萬制為十三軍軍置都統制提舉提點提轄訓練統之進攻大名一鼓而克撫定眾庶論以紹興年號乃與王任馮穀張昇牛汝霖列奏于朝欲領眾

宋史新編卷百三十三

九

南歸救除友直檢校少保天雄軍節度使王任天平軍節度使馮穀左通議大夫徽猷閣直學士張昇右朝奉大夫直祕閣牛汝霖通直郎直祕閣職任各從舊得便宜行事時三十二年正月一日也友直旋率所部渡淮見帝于金陵恥前功不遂自陳改復州防禦使以忠義軍統制隸鎮江都統司越四月詔借統制張子蓋援海州敵敗走圍遂解轉宜州觀察使孝宗受禪友直與統制宋寧數出奇轉戰張浚都督江淮一見喜之辟建康前軍統制累遷承宣使殿前副都指揮使淳熙元年授奉國軍節度使四年總殿步司明年進殿前指揮使晚

節宴安軍政稍失律授宜州觀察使尋罷官觀徙居信州以郊祀恩內徙三奉祠復武寧軍承宣使卒年六十一追復節度使贈檢校少保

姚興相州人靖康中以州校用劫殺金人有功借補承信郎累功歷遷建康府駐劄御前破敵軍統制充荆湖南路兵馬副都監紹興三十一年金人渝盟興隸都統王權麾下金兵渡淮權遣興拒之而退保和州興與金人遇于尉子橋興麾兵力戰手殺數百人權奔仙宗山嚴兵自衛興告急數不應初李一者嘗有私恩於權因得出入軍中往來兩界貿易間竊權旗幟遺金人至是

宋史新編卷百三十三

三

金人立權旗幟以誤興興往奔之父子俱死焉贈容州觀察使官其後三人賜廟曰旌忠開禧元年諭忠毅時統制官韋永壽與金人戰和州子承節郎世堅救之同死各褒贈

張玘字伯玉世居河南澠池建炎中以家財募兵討金人從者數千人積功補武翼大夫成州刺史董先為制置司前軍統制玘佐之每戰冒矢石為諸軍先紹興二年春借先繇藍田渡渭規取長安時劉豫據京師先軍乏食偽降豫不挈家玘事其夫人如舊豫使人迎其妻先密書報玘勿遣且述必還意王倚攝虢州從偽意堅

玘患之會別將董震自商州來倚曰震與我善今以某來天贊我也乃與震謀害玘震陽許而陰以告翌日倚詣玘議事玘叱下責以大義并推官祁宗儒斬之先是豫遣人持詔撫諭以玘為商虢順州路兵馬都監同統制軍馬玘囚其使至是并戮之升霸州防禦使三年春先自偽齊歸玘還兵柄退就位時人義之累功進拱衛大夫入侍衛始以誅王倚事聞進親衛大夫三十二年領御營宿衛前軍都統屯泗州時金人攻海州急詔玘會鎮江都統制張子蓋赴之玘麾精騎衝其陣手殺數十人殲其長殺獲萬計海州圍解玘中流矢卒子蓋上

宋史新編卷百三十三

三

其功特贈正任觀察使廟號忠勇官其後九人孝宗再贈清遠軍承宣使于世毅歿於符離贈武節大夫論曰李顯忠破家殉國圖復中原魏勝以匹夫崛起集義兵抗勅敵兩人皆名震一時乃為眾所忌墮其前功惜哉楊再興張宗顏解元姚興張玘悉善戰有威名然或沒於陣或限於年或罹意外之禍何其不幸也王友直義築亦豈出數子下晚以急事黜將誰咎矣古人有言善作者不必善成善始者不必善終其有由夫

宋史新編卷百三十三

宋史新編卷一百三十四 列傳七十六

明南京戶部主事莆田柯維騏著

張所 鄭剛中 胡閔休 劉子羽

柳約 胡世將兄唐 呂祉 翟興 孫昭遠

曾孝序 陳求道 劉晏 陳淬

張所青州人登進士第靖康初為監察御史事見李綱傳高宗即位遣所按視陵寢還疏言河東河北天下根本昨者誤用姦臣之謀始割三鎮繼割兩河其民怨入骨髓至今無不扼拏若因而用之可藉以守不則兩河兵民無所係望陛下之事去矣且論還京師有五利又

宋史新編卷一百三十四

條上兩河利害上欲以其事付所會所言黃潛善姦邪不可用乃改兵部郎中尋責鳳州團練副使江州安置後李綱入相薦所乃借所直龍圖閣充河北招撫使許便宜從事所入見條利害賜五品服遣行河北轉運副使張益謙附潛善意奏所置司北京非是且言自置招撫河北盜賊愈熾不若罷之專以事付帥司命下樞密院汪伯彥猶用其奏詰責招撫司李綱與伯彥爭於上前伯彥語塞所方招來豪傑以王彥為都統制岳飛為準備將而李綱已罷相所落職嶺南安置卒

鄭剛中字亨仲金華人進士甲科累官殿中侍御史剛

中由秦檜薦于朝檜主和議剛中不敢言歷禮部侍郎為四川宣撫副使剛中治蜀頗有方略秦檜怒其專擅令侍御史汪勃奏置四川財賦總領官以趙不棄為之不諫宣撫司不棄牒宣撫司剛中怒由是有隙不棄頗求剛中陰事言於檜檜陽召不棄歸因召剛中剛中語人曰孤危之迹獨賴上知之耳檜聞愈怒遂罷責桂陽軍居住再責濠州團練副使復州安置徙封州卒

胡閔休字良敬開封人宣和初入太學時方諱兵閔休著兵書二卷靖康初知兵科閔休應試中優等補承信郎從辛道宗勤王南渡以忠義進兩官湖湘盜起或

宋史新編卷一百三十四

曰招之便或曰討之便閔休作致寇禦寇二篇言天地之氣先春後秋招之不伏則討之岳飛為招討使辟閔休為主管機宜文字以誅鍾子儀功進成忠郎飛被誣死閔休發憤杜門伴疾十年卒有勤王忠義集劉子羽字彥脩崇安人父韜在忠義傳宣和末歷衛尉丞韜守真定子羽辟從會金人入父子相誓死守金人不能拔而去由是知名除直祕閣韜死難免喪累除樞密院檢詳文字建炎中大將范瓊擁強兵江西召之弗來來又不肯釋兵知樞密院事張浚與子羽密謀誅之一日命張俊以千兵渡江若備他盜者使皆甲而來因

召俊瓊及劉光世赴都堂議事為設飲食已諸公相
顧未發子羽坐廡下恐瓊覺取黃紙趨前舉以麾瓊曰
下有敕將軍可詣大理置對瓊愕不知所為子羽顧左
右擁置與中衛以俊兵送獄光世出撫其眾瓊竟伏誅
俊以此奇其材俊宣撫川陝辟子羽參議軍事至秦州
立幕府節度五路諸將規以五年而後出師明年除徽
猷閣待制金人窺江淮急俊念禁衛寡弱計所以分撓
其兵勢者遂合五路兵以進子羽以非本計爭之俊曰
吾寧不知此顧今東南事方急耳遂北至富平與金人
遇戰不利金人乘勝而前宣撫司退保興州人情大震

宋史新編卷五十四

三

官屬有建策徙治夔州者子羽叱之曰孺子可斬也進
退失計悔將何及俊然子羽言而諸參佐無敢行者子
羽即自請奉命北出復以軍騎至秦州召諸亡將諸亡
將聞命大喜悉以其眾來會子羽命吳玠柵和尚原守
大散關而分兵悉守諸險塞金人知有備引去紹興元
年金人復聚兵來攻再為玠所敗俊移治閬州子羽請
獨留河池調護諸將以通內外聲援俊許之二年玠以
秦鳳經略使戍河池王彥以金均房鎮撫使戍金州二
鎮皆饑興元帥臣閉糴二鎮病之玠彥皆願得子羽守
漢中俊乃承制拜子羽利州路經略使兼知興元府

宋史新編 卷一三四

商翰粟二鎮遂安除寶文閣直學士是冬金人犯金州
三年春王彥太守退保石泉子羽亟移兵守饒風嶺馳
告玠玠馳至饒風列營拒守金人悉力仰攻死傷山積
更募死士由間道繞出玠後玠遽邀子羽去子羽不可
而留玠同守定軍山玠難之遂西子羽焚興元退守三
泉從兵不滿三百與士卒取葷牙木甲食之遺玠書訣
別玠時在仙人關其愛將楊政大呼軍門曰節使不可
負劉待制不然政輩亦舍節使去矣玠乃間道會子羽
子羽留玠共守三泉玠曰關外蜀之門戶不可輕棄復
往守仙人關張浚欲移潼川子羽遺浚書言已在此金

宋史新編卷五十四

四

人必不南浚乃止撒離曷由斜谷北去浚雖劬師卒全
蜀子羽之力居多子羽還興元四年坐富平之役與浚
俱罷尋為言者所論責授單州團練副使泉州安置吳
玠始為裨將不知名子羽獨奇之薦於浚至是玠訟子
羽之功請納節贖其罪詔聽子羽自便明年復元官與
祠張浚還朝議合兵大舉乃請召子羽今諭旨西帥以
集英殿修撰知鄂州歷徽猷閣待制知泉州七年淮西
鄭瓊叛張浚罷相八年御史常同論子羽十罪上批出
白州安置趙鼎曰疏中論及結吳玠事今方倚玠恐不
自安同疏再上以散官安置興州十一年張浚薦復元

二八九

官知鎮江府兼沿江安撫使金人議和復徵餼謝
 秦檜諫官論罷之復與祠卒弟子輩子珙並有傳
 柳約字元禮華亭人大觀三年上舍進士試中學官為
 霸州教授歷辟雅博士廣親七宗子博士約深於經學
 屬辭粹微大為學者師慕靖康初自監察御史兼權殿
 中侍御史論三鎮不可奪改官再進左司員外郎父喪
 終以直顯謨閣充御營司參謀官遷太常少卿高宗將
 幸平江約疏言兵可進毋退以示怯於敵乃以直龍圖
 閣知嚴州兼浙西兵馬都監時金人大入杜充擁眾北
 去列郡震恐莫有奔問官守者約於橫濱中屹保孤城

宋史新編卷五十五

五

悉乃岸禦境內按堵則慨然上書請糾合諸郡克復吳
 會士嘉其忠進右文殿脩撰再詔褒獎其備禦保綏功
 充集英殿脩撰召對嘉勞再三擢權戶部侍郎約感激
 盡言凡例外宣索皆執奏不進論吳升等罪未正非所
 以厲臣節諸大將提兵入覲各名其家將有尾大不掉
 之患皆人不敢言者遣使高麗且將大用當路忘之諷
 言者誣以事罷奉祠居七年復祕閣脩撰金人歸侵疆
 起知蔡州被命而往一無所顧既而金人渝平傳檄河
 南守臣皆舉城降約獨遣使數輩於武昌得報而後返
 未幾以敷文閣待制食祠祿卜有五年卒贈四官約天

性至孝母病甚泣禱于天願損壽以益親母尋愈約先
 母兩月卒
 胡世將字承公常州人宿之曾孫崇寧間與兄居老同
 登進士第歷兵部侍郎尋以樞密直學士為四川安撫
 制置使兼知成都府先是軍饟困於遠輸半歲始達世
 將奏用轉般摺運之法公私便之紹興九年以寶文閣
 學士宣撫川陝明年除端明殿學士又明年秋朝廷復
 用兵會母喪命起復遂復隴州破岐下諸屯又取華虢
 兵威稍振以疾除資政殿學士致仕卒年五十八
 唐老字俊明歷官殿中侍御史當金人再犯京師也唐

宋史新編卷五十五

六

老請對曰城危矣康王北使為河朔士民留不得遂殆
 天意也請就拜大元帥俾召天下兵入援宰相何臬是
 之遂遣秦仔持蠟書詣相州拜王河北兵馬大元帥京
 城破金人根括金銀分命朝臣董之以臺臣糾察唐老
 預焉出知無為軍高宗竄遂偽命之臣坐降官先是
 金人怒民間多匿金銀杖唐老幾死以疾得免稱臣於
 偽楚至是唐老不自言故例從貶秩建炎三年知衢州
 苗傅敗走亂兵犯城唐老戰却之以功進秩未幾進
 徽猷閣待制充兩浙宣撫司參謀官知鎮江府兼浙西
 安撫使

安撫使

降金建康失守潰卒戚方等趣鎮江唐老

度方不敵因撫之無何方欲犯臨安妄言赴行在請
老部衆以行唐老不從遂遇害詔贈徽猷閣直學士謚
定愍時安撫司機宜鄭疑之亦以兵死詔官其家一人
疑之哉孫也

呂社字安老建陽人宣和初上合釋褐建炎中為右正
言以論事忤執政出通判明州紹興中歷直龍圖閣知
建康府社與通判吳若安撫司準備差遣陳充共議作
東南防守利便三卷上之累遷兵部尚書世督府參謀
軍事往淮西撫諭諸軍張浚以劉光世持不戰之論罷
之乃命行營左護軍前統制王德為都統制又以統制

宋史新編卷五十四

官鄒瓊為之副瓊與統制靳甚皆故群盜與德素不協
社還朝瓊與德交訟于都督府及御史臺乃命德還建
康以其軍隸督府數月復命社往廬州節制之瓊等復
訟德社諭之曰儻能立功雖有大過亦闕略况小嫌乎
當力為諸公辨之瓊等感泣事小定社乃密奏乞罷瓊
及贊兵權其書更漏語於瓊瓊令人遮社所遣郵置盡
得社所言大怒怒會朝廷命張俊為淮西宣撫使置司
于哈楊存中為淮西制置使劉錡為副置司廬州召瓊
赴行在瓊遂致諸將晨謁社坐定瓊袖出文書示中
軍統制官張璟曰諸兵官有何罪張統制乃以知許事

聞之朝廷邪社為瓊所執瓊遂渡淮降劉豫擁社次三
塔距淮三十里社下馬曰劉豫逆臣我豈可見之又語
其衆曰軍中豈無英雄乃隨鄒瓊去乎衆頗感動凡千
餘人環立不行瓊悉搖動衆心急策馬先渡社等瓊等
碎齒折首而死時有得社枯髮之帛歸吳中者其妻吳
氏持帛自縊以徇葬聞者哀之慶元間詔立廟賜額以
旌其忠社同時翟興亦為裨將楊侁所殺

翟興者字公祥伊陽人劇賊王仲起與弟進應募擊
賊號大翟小翟興以功歷陝西宣撫司前軍統制高世
由以澤州降金金以為西京留守興與進提步卒數百

宋史新編卷五十四

卷甲夜趨洛陽擒世由等斬之進為叛寇楊進所害興
朔死事于朝以興代為京西北路安撫制置使兼招討
使兼知河南府興擊楊進于魯山縣進中流矢死餘衆
潰去累功至武功大夫忠州團練使劉豫將遷汴以興
也伊陽憚之遣蔣頤持書誘興以王爵興斬頤焚其書
豫乃陰遣人暗裨將楊倬以利倬殺興攜其首奔豫或
云倬倬為內之以兵徑犯中軍興奮擊墜馬死事聞贈
保信軍節度使興威貌魁偉每怒鬚張在河南累年
金人不敢犯諸陵詔賜軍名忠護子琮沈勇有父風繼
興為鎮撫使琳問門祗候進字先之贈左武大夫忠州

刺史官其後五人

孫昭遠字顯叔其先眉山人元祐間進士建炎元年為河南尹西京留守西道都總管至洛收集散亡得義兵萬餘人柵伊陽使民入保其冬金人來攻昭遠遣將姚慶拒戰軍敗慶死昭遠命將官王仔奉啓運諸殿神御開道走行在金兵益熾昭遠戰不利其下欲擁昭遠南還昭遠罵曰若等平日衣食縣官不以此時報國南去何為叛兵怒及擊昭遠遂遇害官屬無免者追贈徽猷閣待制

曾孝序字逢原晉江人以蔭累官至環慶路經略安撫使過關與蔡京論講議司事曰天下之財貴乎流通取

民膏血以聚京師恐非太平法京銜之時京方行結糴俵糴之法盡括民財孝序上疏論之京益怒被竄嶺表京罷授顯謨閣待制知潭州復以論俗事與吳居厚不合落職尋復之連遷龍圖閣直學士知青州訓練士卒儲峙金穀有數年之備金人不敢犯高宗即位遷徽猷閣學士升延康殿學士召赴行在既而青州民詣南都借留許之先是臨朐士兵趙晟聚眾為亂孝序付將官王定兵千人捕之失利而歸孝序責以力戰自贖定乃以言撼敗卒奪門斬關入孝序出據廳事瞋目罵之遂

與其子宣教郎許皆遇害年七十九城無主遂陷知縣溜縣陸有常率民兵拒守死于陣知益都縣張侃十乘縣丞丁興宗亦死之贈孝序光祿大夫諡威愍許承議郎餘並錄贈

陳求道字得之咸寧人登進士第靖康間判都水蓋金人立張邦昌下令不朝者死求道稱疾不往嘔血累日建炎四年命為襄鄧隨州鎮撫以奏兵食不給待命未行自咸寧挈家就食嘉魚值亂兵起迎之蒲圻寓龍堂僧寺未久招無劉忠叛一夕數十人麇至驅求道家還嘉魚至茗山逆旅具酒食奉求道為主將同走湖湘求道正色厲辭賊怒殺求道妻蔡及二子符佺罵愈厲賊斫其口拔出舌斷之獨符子凱竄山谷得免

劉晏字平甫嚴州人入遼第進士為尚書郎宣和四年帥眾數百來歸投通直郎金人犯京師以晏總遼東兵號赤心隊建炎初從劉正彥擊淮西賊李進進不戰而降遷朝散郎正彥反晏曰吾豈從逆黨者耶以眾歸韓世忠世忠追止彥及苗傅于浦城晏以所部力戰正彥既擒世忠上其功遷一官累功進直龍圖閣保馬跡山以捍寇寇再至晏迎戰降其眾郡人為立生祠威方圍宣城急命晏往援為賊所害事聞贈龍圖閣待制其

子四人立廟曰義烈

陳濟字君銳莆田人紹聖初下第挾策西游時呂惠卿帥鄜延濟戎服往見補三班奉職累遷忠州團練使直定府路馬步副總管金人入真定濟以孤軍禦之妻孥八人皆遇害建炎元年擢知恩州王善者金之種落也擁兵十萬長驅襲恩濟與長子仲剛拒戰賊飛刀及淬仲剛以身蔽刃死之明年善復圍陳州濟大敗善其拜宿州安撫使李成叛詔以濟為御營使六軍都統淮南招撫使討之三戰三捷未幾金人犯采石又檄淬回援建康金兵犯板橋諸軍皆潰淬獨與戰勢窮力盡據胡

宋史新編卷五十四

十一

牀大罵刀交於胷而色不動與其從子仲敏俱死詔贈拱衛大夫明州觀察使官其家一人

論曰南渡戎事孔棘儒者釋俎豆以戮力其間或贊幕府或專方面寧非濟特之傑然成敗禍福人固弗能預圖也張所鄭剛中皆以忤權奸寘死胡閔休憤上帥之冤杜門佯疾劉子羽柳約數遭讒構胡世將中道而列斯並君子所深恨者况呂祖諸人隕身亂賊之手乎

宋史新編卷一百三十四

宋史新編卷一百三十五

列傳七十七

明南京戶部主事莆田柯維騏著

鄭望之 王倫孫耕 宇文虛中 朱弁

張邵 洪皓子遵 崔縱

鄭望之字顧道彭城人僅之子登進士第歷駕部員外郎兼金部員外郎靖康元年金人攻汴京望之假尚書工部侍郎俾為軍前計議使既還金人遣吳孝民與望之同入見望之言金人意在金幣且要大臣同議迺命同李稅再使幹離不遣蕭三寶奴偕稅等還又除望之戶部侍郎同稅再使金營金人拘留望之踰旬會再遣

宋史新編卷五十五

十一

宇文虛中持割地詔至望之得還因盛言敵勢強大我兵削弱不可不和朝廷以議和非策罷望之與祠建炎初李綱以望之張皇敵勢沮損國威以致禍敗青海州團練副使連州居住綱罷望之復起戶部侍郎轉吏部侍郎屢罷屢起終徽猷閣直學士致仕卒年八十四贈中大夫

王倫字正道文正公旦之弟勗之玄孫也家貧無行為任俠往來京洛間數犯法幸免汴京失守欽宗御宣德門都人喧呼不已倫乘勢徑造御前曰臣能彈壓之欽宗解所佩夏國寶劔以賜倫曰臣未有官豈能彈壓遂

自薦其才欽宗取片紙書曰王倫可除兵部侍郎倫下樓挾惡少數人傳旨撫定都人乃息宰相何臬以倫小人無功除命太峻奏補修職郎斥不用建炎元年假刑部侍郎充金國通問使閣門舍人朱弁副之見金左副元帥宗維議事金留不遣有商人陳忠密告倫二帝在黃龍府倫遂與弁及洪皓以金遺忠往黃龍府通意由是兩宮始知高宗已即位矣久之粘罕使為凌思謀即驛見倫語及遼時事倫曰海上之盟兩國約為兄弟萬世無變雲中之役我實饋師贊成厥功上國之臣嘗欲稱兵南來先大聖惠顧盟好不許厥後舉兵以禍吾

宋史新編卷一百五

國果先大聖意乎况亘古自分南北主上恭勤英俊並用期必復古蓋思久遠之謀歸我二帝太母復我土疆使南北赤子無致塗炭亦足以慰先大聖之靈幸執事者贊之思謀沉思曰君言是也歸當盡達之已而粘罕至詰倫曰比上國遣使來問其意指多不能對思謀傳侍郎語欲議和決非江南情實侍郎自為此言耶倫曰使事有指不然來何為哉人定者勝天天定亦能勝人惟元帥察之粘罕不答是後使者宇文虛中魏行可洪皓崔縱張邵相繼至金皆拘之紹興二年粘罕忽自至館中與倫議和縱之歸報是秋倫至入對言金人情

偽甚悉帝優獎之除右文殿脩撰主管萬壽觀時方用兵討劉豫和議中格三年韓肖胄使金還金遣李永壽王詡繼至二人倨傲以倫充伴使倫與道雲中舊故稍為禮遂拜詔訖事倫請同宰相趙鼎請召倫赴都堂稟議倫陳進取之策不合復請祠十年春徽宗及寧德后訃至復以倫為徽猷閣待制假直學士充迎奉梓宮使以朝請郎高公繪副之入辭帝使倫謂金左副元帥昌曰河南地上國既不有與其何劉豫曷若見歸倫奉詔以行因附進太后欽宗黃金各二百兩仍以金帛賜宇文虛中等倫至睢陽劉豫館之疑有他謀移文取國書

宋史新編卷一百五

倫報曰國書須見金主面納若所銜命則祈請梓宮也豫脅取不已會遊者至渡河見獲懶於涿州具言豫邀索國書無狀且謂豫忍背本朝他日安保其不背大國是年冬豫廢倫及高公繪還左副元帥昌送倫等曰好報江南自今道塗無壅和議可以平達倫入對言金人許還梓宮及太后又許歸河南地且言廢豫之謀由已發之帝大喜賜予特異八年秋以端明殿學士再使金知閣門事藍公佐副之中問諱日期還梓宮倫入辭引至都堂後使指二事既至金國金主實為設宴三日遣簽書宣徽院事蕭哲左司郎中張通古為江南詔諭

使偕倫來朝論以哲通古肆嫚抗議甚喧受書之禮久未定多歸罪倫御史中丞勾龍如淵詣都堂與秦檜議召倫責曰公爲使通兩國好凡事當於彼中反覆論定安有同使至而後議者倫泣曰倫涉萬死一生往來虎口者數四今日中丞乃責倫如此檜等共解之曰中丞無他亦欲激公了此事耳倫曰此則不敢不勉倫見通古以一二策動之通古恐遂議以檜見金使于館受書以歸金許歸梓宮太母及河南地九年春賜倫同進士出身端明殿學士簽書樞密院事充迎梓宮奉還兩宮交割地界使既又以爲東京留守兼開封尹倫至東京

宋史新編卷五十五

四

見金右副元帥兀朮交割地界兀朮還燕五月倫自汴京赴金國議事初兀朮還密言於金主曰河南地本撻懶宗磐主謀割之與宋二人必陰結彼國今使已至汴勿令踰境兀朮遂命中山府拘倫殺宗磐及撻懶十月倫始見金主于御子林致使指金主悉無所答令其翰林待制耶律紹文爲宣勘官問倫知撻懶罪否倫對不知又問無一言及歲幣反來割地汝但知有元帥耶倫曰比蕭哲以國書來係出上國意使人只通好兩國耳旣就館金主復遣紹文諭倫曰卿留雲中已無還期及旣之還曾無以報反問貳我君臣耶乃遣監公佐先

論歲貢正朔誓表出命等事拘倫以俟報已而遷之河間遂不復遣下年金渝盟兀朮等復取河南倫居河間六載至十四年金欲以倫爲平瀼三路都轉運使倫曰奉命而來非降也金益脅以威遣使來趣倫拒益力金杖其使俾縊殺之倫冠帶南鄉再拜慟哭曰先臣文正公以直道相兩朝天下所知臣今將命被留欲汙以僞職臣敢愛一死以辱命乃就死年六十一贈通議大夫子述與從兄適間入金境至河間得倫骨以歸官給葬事孝宗錄其孫三人光宗賜諡節愍孫柎知名柎字汝良有才具其初未有官旣以倫故被褒錄遂得

宋史新編卷五十五

五

調通州海門尉乘輕舟入海濤捕劇賊小吳郎并其徒十七人獲之欲成不受賞韓信言以恢復起兵端天子思繼好民凡七遣使無成續遣方信孺往將有成說矣坐白事忤侂胄得罪欲再遣使顧在廷無可者近臣以柎薦乃擢柎監登聞鼓院假右司郎中使持書北行柎以白其母母曰而祖以忠死國故恩及子孫汝其勉毋母以吾老爲念柎乃拜命疾驅抵敵所金將烏古論等四人列坐問韓侂胄顯幾年矣柎對已十餘年平章財二年耳又問今欲去此人可乎柎曰主上英斷去之何難四人相顧而笑有完顏天寵者袖出文書云王

柁雖持韓侂胄書乃朝廷有旨遣其來元帥府議和宜
詳議以報於是金人知侂胄已誅和議遂決柁持金人
牒歸求函侂胄首以起居郎許奕為通謝使柁為通謝
所參謀官柁自軍前再還議以侂胄首易淮陝侵地從
之柁奏和約之成皆力信孺備嘗險阻再三將命之功
臣因人成事乞錄信孺功而蠲其過朝論以柁不掩人
揚已多之守軍器少監知楚州累官至太府卿告歸以
右文殿脩撰知太平州加集英殿脩撰致仕卒贈寶章
閣待制

宇文虛中字叔通成都人登進士第歷中書舍人宣和
宋史新編卷五十五

間承平日久兵將驕惰蔡攸童貫貪功開邊將興燕雲
之役引安真夾攻遂以虛中為參議官虛中以廟謨失
策主帥非人將有納侮自焚之禍上書論之王黼大怒
降集英殿脩撰督戰益急虛中建十一策上二十議皆
不報幹萬不粘罕分道入侵粘罕迫太原帝顧虛中曰
王黼不用卿封殖契丹以為藩籬之議是以有此可奈
何虛中請降詔罪已即命虛中榻前且草謂言路壅蔽
而諛日聞恩倖持權貪饕得志上天震怒而朕不悟百
姓怨對而朕不知又言出宮人罷應奉等事帝曰今日
不吝改過可便施行又謂虛中曰卿與姚古師道如兄

弟宜以一使名護其首遂以為資政殿大學士軍前通
諭使虛中撒趣姚古師道兵令直赴汴京應援會姚平
仲劫金營失利虜復引兵逼城下虛中縋而入欽宗欲
遣使辨劫營非朝廷意大臣皆不肯行虛中承命即往
都亭驛見金使王酋因持書復議和渡海橋冒鋒刃而
進既至虜營露坐風埃自巳至中虛注天露刃周而圍
繞久乃得見康王于軍中次日侍王至金幕見二太子
者語不遜禮節倨傲抵莫遣人隨虛中入城要越王李
邦彥吳敏李綱曹晟及金銀駝馬類又欲御筆書定
三鎮界至方退軍令虛中再往必請康王歸虛中再出

宋史新編卷五十五

明日復康王還除簽書樞密院事自是又三任金人固
要三鎮虛中泣下不言金帥變色虛中曰太宗殿在太
原皇祖陵在保州詎忍割棄諸酋曰樞密不稍空我亦
不稍空如中國人稱脫空遂解兵北去言者以議和効
罷知青州尋落職奉祠建炎元年竄韶州二年詔求使
絕域者虛中應詔復資政殿大學士為祈請使楊可輔
副之尋又以劉誨為通問使王貺副之明年春金人立
遣歸虛中曰二帝未還虛中不可歸於是獨留虛中有
才藝金人加以官爵即受之與韓昉輩俱掌詞命累官
翰林學士知制誥兼太常卿封河內郡開國公書金人

祖睿德神功碑進階公紫光祿大夫金人號為國師然因是而知東北之士皆憤恨陷北遂密以信義結約金人不覺也金人每欲南侵虛中以江南荒僻得之不足以富國王倫歸言虛中奉使日久守節不屈詔存卹其家檜慮虛中沮和議悉遣其家往金國以牽制之金皇統四年轉承旨加特進遷禮部尚書虛中恃才輕肆好譏訕凡見女真人輒以曠鹵目之貴人遠官往往積不平媒孽其罪遂告虛中謀反鞫治無狀乃羅織圖書為反其虛中曰死自昔分至於圖籍南來士大夫家家有之高士談圖書尤多豈亦反邪有司承順風旨并殺之

宋史新編卷五十五

談虛中百口同日受焚死淳熙間贈開府階諡肅愍賜廟仁勇且為置後語在宇文紹節傳開禧初加贈少保賜姓趙有文集行于世朱弁字少章婺源人少穎悟既冠入太學見說之見其詩奇之與歸新鄭妻以兄女靖康之亂家碎于賊弁南歸建炎初議遣使問安兩宮弁奮身自獻補脩武郎借吉州團練使為通問副使至雲中見黏罕激說甚切黏罕不聽使就館守之以兵弁復與書言用兵講和利害甚悉紹興二年金人遣宇文虛中言和議可成當遣一人詣元帥府受書還時弁欲弁與正使王倫探策決去

留弁曰吾來固自分必死豈應今日覲倖先歸願正使受書歸報天子成兩國之好蚤申四海之養於兩宮則吾雖暴骨外國猶生之年也倫將歸弁請曰古之死者有節以為信今無節有印印亦信也願留印使弁得抱以死死不腐矣倫解以授弁弁受而懷之以起與俱金人迫弁仕劉豫且誅之曰此南歸之漸弁曰吾嘗恨不食其肉又忍北面臣之吾有死耳金人怒絕其餼遺弁固拒驛門忍饑待盡金人亦感動致禮如初久之復欲易其官終不能屈王倫還言於朝帝為官其子厚賜其家後倫復歸又以弁奉送徽宗大行之文為獻其辭有

宋史新編卷五十五

曰歎馬角之未生竟消雪空攀龍髯而莫逮淚洒冰天帝感立官其親屬五人賜田五頃帝謂丞相張浚曰歸日當以禁林處之十三年和議成弁得歸入見便殿弁謝且曰人之所難得者時而時之運無已事之不可失者幾而幾之藏無形惟無已也故來遲而難遇惟無形也故動微而難見陛下既知於始願圖厥終帝納其言賜金帛甚厚秦檜沮之僅轉奉議郎明年卒弁為文墓陸宣公詩學李義山有聘遊集四十二卷書解六卷曲洧舊聞三卷續龍說一卷雜書一卷風月堂詩話三卷新鄭舊詩一卷南歸詩文一卷

張邵字才彥烏江人宣和中登工舍第建炎元年為衢
州司刑曹事二年金人南侵命邵假禮部尚書充通問
使武臣楊憲副之即日就道至濰州左監軍撻懶命之
拜邵曰皆南北朝從臣無相拜禮且以書抵之曰兵不
在強弱在曲直今大國復裂地封割豫窮兵不已曲有
在矣撻懶怒取國書去執邵送密州囚于祚山岩明年
又送劉豫使用之邵見豫長揖呼為殿院責以君臣大
義詞氣俱厲豫怒械置于獄撻憲遂降豫知邵不屈久
之復送于金拘之燕山僧寺後又徙會寧府距燕三千
里和議成乃及皓奔南歸升至敷文閣待制屢奉祠卒

宋史新編卷五十五

年六十一累贈少師邵負氣遇事慷慨常以功名自許
出使囚徒屢瀕於死其在會寧金人從之學書誦佛
書雖異域不廢初使金時遇秦檜於濰州及歸疏檜忠
節議者少之後弟祁下大理獄將株連邵會檜死得免
有文集十卷子孝會後亦出使妓于金

洪皓字光弼番易人登進士第主黼朱助皆欲婚之力
辭言和中為秀州司錄歲勞發廩損直別以青白幟涅
尺手為識無分競者又邀留浙東綱米以濟人感之切
骨號洪佛子後秀軍叛適皓門相戒不敢犯建炎中張
浚薦皓使金即喪次起之皓入對言天道好還金人安

能久陵中夏此正春秋邠郟之役天其或者懲晉訓楚
也帝悅擢徽猷閣待制假禮部尚書為通問使龔琦副
之議國書欲有所易願浩不樂遂抑選官之命時淮南
盜賊踵起李成甫就招即以知泗州羅縻之乃命皓兼
淮南京東等路撫諭使俾成以所部帶皓至南京北過
淮而成方與耿堅擅兵圍楚州皓先以書抵成復密諭
堅以大義堅遂強成斂兵皓至泗境迎騎介而來壽曰
虎口不可入皓遂還上疏言成以朝延餽餉不繼有引
眾健康之語此舍垢之時宜優進官秩畀之以京口綱
運如晉明帝待王敦可也帝即遣使撫成給米五萬石

宋史新編卷五十五

願浩惡其直達坐以稽留貶秩皓遂請由他界以行至
太原留幾一年及至雲中黏罕迫二使仕劉豫皓曰恨
力不能殲逆豫忍事之邪留亦死不即豫亦死不願偷
生鼠狗間黏罕怒流遞冷山流遞猶編窺也惟壽至汴
受豫官雲中至冷山行六十日地苦寒四月草生八月
已雪穴居百家陳王悟室聚落也悟室敬皓使教其八
子或二年不給食盛夏衣羸布單大雪薪盡以馬矢然
火煨麪食之或獻取獨策悟室持問皓皓力折之悟室
銳欲南侵曰孰謂海大我力可乾但不能使天地相拍
爾皓曰兵猶火也弗戢將自焚自古無四十年用兵不

止者悟室怒欲殺皓皓不為懼悟室義之皓為悟室係
折和議十事甚至悟室與如燕莫將沮其議事復中止
留燕甫一月兀朮殺悟室黨類株連者數千人獨皓與
異論幾死故得免紹興十年因謀者趙德書機事數萬
言藏故絮中歸達于帝語在劉錡傳十一年又求得太
后書遣李微持歸帝大喜初皓至燕字文虛中已受金
官因薦皓欲以為翰林直學士力辭之皓有逃歸意乃
請于叅政韓昉乞於真定或大名以自養昉怒始易皓
官竟不能屈未幾金主以生于大赦許使人還鄉皓與
張邵朱弁二人在遣中已而復追留七騎及淮而皓已

宋史新編卷五十五

七

登舟矣既至入見力求郡養母帝曰卿忠貫日月雖蘇
武不能過豈可捨朕去邪請見慈寧宮帝人設簾太后
曰吾故識尚書命撤之皓退見奏檜語適日不止曰張
和公金人所憚乃不得用錢塘暫居而景靈宮太廟皆
極土木之華豈非示無中原意乎檜不憚謂皓子适曰
尊公信有忠節得上眷但官職如讀書速則易終而無
味須如黃鍾大呂乃可除微猷閣直學士提舉萬壽觀
兼權直學士院因議事觸檜怒又言室檜寄聲檜益
甚語在檜傳翌日侍御史李文會劾皓不省母出知饒
州明年大水中官自鐫宣言變理乖謬洪尚書名聞天

下胡不用檜流鐫嶺表諫官詹大方遂論皓鐫劄頤交
更相稱譽罷皓奉祠鐫初不識皓特以從太后北歸在
金國素知皓名耳尋居母喪他言者猶謂皓睥睨鈞衡
終喪除饒州通判李勤又附檜誣皓作欺世飛語責濠
州團練副使安置英州居九年始復朝奉郎徙袁州至
南雄州卒年六十八死後一日檜亦死帝聞皓卒嗟惜
之復敷文閣學士贈四官父之復微猷閣學士諡忠宣
皓留北中十五年不堪其苦然為金人所敬所著詩文
爭抄誦求鋟梓既歸後使者至必問皓起居性急義當
艱危中不少變同時使者十五人惟皓邵弁得生還而

宋史新編卷五十五

七

皓節尤顯博學強記有文集五十卷及帝王通要姓氏
指南松漠紀聞金國文具錄等書子适遵邁适為相別
有傳
遵字景嚴皓仲子也皓留沙漠母亡遵孺慕攀號既葬
兄弟即僧舍肄詞業夜枕不解衣以蔭補承務郎紹興
中同兄适試博學宏詞科中魁選賜進士出身擢祕書
省正字宰相奉檜子熺為官長聲效為人輕重適不之
附二年弗遷皓出守遵亦乞外通判常婺越三州以湯
思退薦復為正字又兼權直學士院父喪終召對陳父
寃曰先臣與龔璣同出疆璣仕劉豫以安殺兵官被誅

而秦檜贈以節旄擢用其子先臣拒金人之命留十五歲乃得歸顧南胤以死臣兄弟又屏跡在外檜不分忠逆如此高宗悉為道諺語所起遂拜起居舍人奏乞以經筵官除罷及封章進對宴會錫予講讀問答等事幸為一書名曰邇英記注其後乾道間又有祥曦殿記注寔自遵始遷起居郎兼權樞密院都承旨又拜中書舍人論者欲復鄱陽未平未豐兩監鼓鑄詔給舍議遵曰唐有鼓鑄使國朝或以漕臣兼領或分道置使釐為三司自中興來置都大提點官屬太多動為州縣之害間者亟行廢罷又無一定之論初委運使又委提刑又委

宋史新編卷五十五

十四

郡守貳號令不一鼓鑄益少竊以為復置便遷至翰林學士兼吏部尚書汪澈論湯思退罷相遵行制無貶詞澈以為言遂勾去以徽猷閣直學士奉祠金人由海道窺二浙朝廷以浙西副總管李寶禦之寶駐兵平江守臣朱翌素與寶異朝議以遵嘗薦寶乃命遵知平江及寶以舟師擣膠西凡資糧器械舟楫皆遵供億寶成功而歸遵之助為多孝宗即位拜翰林學士承旨兼侍讀詔問宰執侍從臺諫曰敵人來索舊禮從之則不忍屈不從則邊患未已中原歸正人納之則東南力不能給否則絕向化之心遵與給事中金安節中書舍人唐文

若起居郎周少大共為一議其略謂不宜直情徑行亦未可遽為之屈謂宜遺金繪如前日之數或許稍歸侵地如海泗之類則彼亦可藉口而來議矣拜同知樞密院事壽康殿產金芝十二同列議表賀遵引李文靖奏災異故事諷止之會湯思退為左相而次相張浚罷御史周瑛策遵且超遷上章致劾上亟徙寘他官遵連章乞免訖與御史俱去以端明殿學士奉祠乾道六年起知信州徙知太平州前守周瑛以嘗論遵不俟合符馳去遵追餞十里勞苦如平時曰君當官而行我何怨門者以為盛德徙知建康府江東安撫使兼行宮留守孝

宋史新編卷五十五

十五

宗諭當制褒其治績且許入覲時虞允文當國有北征志先調侍衛馬軍出屯其在府者五軍悉送其孳謀築營若無慮萬竈張松用不能罷特勅遵同宰執赴選德殿奏事進資政殿學士以行營卒醉妄言搖眾礮于市三軍無敢譁有書入旗亭挺刃椎墟者械付獄驛上奏未下統帥懼得譴請自治之孝宗怒罷統帥遵亦坐貶兩秩未幾五營成復元官仍拜資政殿學士淳熙初提舉洞霄宮卒年五十五諡文安
遵字景盧皓季子也博極載籍雖狎官虞初釋老傍行靡不涉貫中博學宏詞科歷勅令所剛定官皓忤秦檜

投間檜憾未已御史汪勃論邁知其父不靖之謀遂出
添差教授福州累遷左司員外郎紹興三十二年金主
褒遣左監軍高忠建來告登位且議和邁為接待使知
閤門張掄副之入辭上曰朕料此事終歸於和欲首議
名分而土地次之邁於是奏更接待禮數凡十有四事
自渡江以來屈已含忍多過禮至是一切殺之用敵國
體既而高忠建有貴臣禮及取新復州郡之議邁以聞
且奏言土疆實利不可與禮際虛名不足惜禮部侍郎
黃中聞之亟奏曰名定實隨不可謂虛土疆得失不可
謂實兵部侍郎陳俊卿亦謂先正名分名分正則國威

宋史新編卷五十五

七

張而歲幣亦可損矣進起居舍人時議遣使報金聘邁
慨然請行於是假翰林學士充賀登位使欲令金稱兄
弟敵國而歸河南地高宗親札賜邁等曰祖宗陵寢隔
闕三十年不得以時洒掃祭祀心寔痛之若彼能以河
南地見歸必欲居尊如故正復屈已亦何所惜邁奏言
山東之兵未解則兩國之好不成至燕金閤門見國書
呼曰不如式抑令人於表中改陪臣二字朝見之儀
必欲用舊禮邁初執不可既而金鎖使館自旦及暮水
漿不通三日乃得見金人語極不遜欲質留不果邁還
孝宗已即位矣言者以辱命論罷起歷起居郎拜中書

舍人兼侍讀直學士院仍參史邁與父兄四人皆歷
此三職縉紳榮之除知贛州又知建寧府婺州婺軍素
無律春給衣欲以縵易帛吏不可則羣呼嘯聚于郡將
之治郡將惴恐姑息如其欲邁至衆征前事至以飛語
榜譙門邁以計逮捕四十有八人置之理黨衆相嗾擁
邁轎邁曰彼罪人也汝等何預衆遂巡散去邁戮首惡
二人梟之市餘黥械有差莫敢譁者事聞上語輔臣曰
不謂書生能臨事達權特遷敷文閣待制明年召對首
論淮東邊備六要地上嘉之以提舉佑神觀兼侍講同
脩國史累遷翰林學士上四朝史一祖八宗百七十八

宋史新編卷五十五

七

年為一書淳熙改元進煥章閣學士知紹興府過闕奏
事言新政宜以十漸為戒上曰浙東民因於和市卿往
為朕正之邁再拜曰誓盡力提舉王隆萬壽宮明年再
上章告老進龍圖閣學士尋以端明殿學士致仕未幾
卒年八十贈光祿大夫謚文敏邁兄弟皆以文章取盛
名躋貴顯邁尤以博洽受知孝宗謂其文備衆體邁考
闕典故漁獵經史極鬼神事物之變手書資治通鑑凡
三有容齋五筆夷堅志行於世其他著述尤多所修欽
宗紀本之孫觀附耿南仲惡李綱所紀多失實朱熹舉
王允之論言佞臣不可使執筆蓋指觀也

崔縱字元矩臨川人登第歷承議郎幹辦審計司高宗將遣使通問二帝廷臣以前使者相繼受繫莫肯往縱毅然請行乃授試工部尚書比至金首責以大義請還二帝又三遣之書金人怒徒之窮荒不少屈久之金人許南使自陳聽其還縱以王事未畢不忍言又誘以官爵縱恚恨成疾竟握節以死

論曰宋有女真虎狼之與隣也聘問之使率慮禍惟虜是從曾弗顧君命與天地間之名義如鄭望之宇文虛中何足算矣王倫屢往復屢留竟從容就死不肯屈而臣之謂市井無行能如是耶朱弁張邵洪皓崔縱並宋史新編卷百五十五

完節不為大宋羞而皓留最久方之蘇武無媿然武賞不及嗣論者猶謂漢薄皓之譴乃不免於其身高宗真少恩哉

宋史新編卷一百三十五

宋史新編卷一百三十六 列傳七十八

明南京戶部主事莆田柯維騏著

何鑄 王次翁 范同

楊恩 樓炤

何鑄字伯壽餘杭人登進士第歷官州縣累遷御史中丞命鞫岳飛獄無反狀以白秦檜檜不悅曰此上意也鑄曰疆敵未滅無故戮一大將失士卒心非社稷長計檜語塞改命方俟嵩時金遣使來議事檜言先帝梓宮太后鑿輿須大臣祈請乃擢鑄端明殿學士簽書樞密院事為報謝使鑄曰是行猶顏真卿使李希烈也既返

宋史新編卷百五十五

命檜諷方俟嵩論鑄私岳飛為不反擬竄鑄嶺表高宗不從止謫徽州時朝臣有使金還者言金人詢問何鑄於是復起鑄知温州未幾以端明殿學士提舉萬壽觀兼侍讀召赴行在力辭再遣使金使事祕不傳既歸報帝復許以大用又力請祠除資政殿學士知徽州居數月竟與祠卒鑄孝友廉儉既貴無屋可居力辨岳飛之冤似與檜異然其論趙鼎李光周葵范冲孫近諸人未免迎望風旨至於慈寧歸養梓宮復還雖鑄祈請之力而金謀蓋素定矣先是金諸將皆已厭兵欲和難自己發故使檜盡室航海而歸密有成約紹興以後我師屢

健金欲和益堅至是遣鑄銜命蓋檜之陰謀以鑄當
岳飛獄而飛竟死使金知之而其議速諧也鑄死四十
餘年諡通惠其家辭焉嘉定初改諡恭敏

王次翁字慶會濟南人入太學禮部別頭試第一歷廣
西轉運判官召對不合旨出知處州乞祠歸寓于婺呂
頤浩帥長沙辟為參謀官頃之乞致仕秦檜召還道出
婺次翁見之樓炤言頤浩與次翁同郡頤浩再相次翁
貧困至此檜笑曰非其類也檜居朝累遷御史中丞金
人敗盟入侵次翁為檜言於高宗謂無使小人異議乘
間而入檜德之事在檜傳先是檜兄子與其內兄王晚

宋史新編卷五十六

二

以恩幸得官檜初罷政二人擯斥累年至是次翁希檜
旨乞悉罷建炎紹興前後累降指揮由是二人驟進次
翁既論罷趙鼎檜忘其復用令次翁又言之鼎遂謫居
興化軍旣而以何鑄言謫鼎漳州檜意猶未厭次翁又
言之遂安置潮州次翁除參知政事兩浙轉運司牒試
上可觀望檜與次翁子姪多預選士論大駭金人敗于
柘皇檜召二大將除樞府罷兵柄次翁歸語其子曰吾
與秦相謀之義矣太后回鑿次翁為奉迎扈從禮儀使
初太后貸金于金使以犒從者至境金使責償乃入次
翁以未得檜命且懼檜疑其私相結約欲攘其位堅不

背償相持境上凡三日中外憂慮副使王煥與金使之
太后歸泣訴于帝帝震怒欲誅之次翁先白檜檜力為
營救奏為報謝使以避帝怒使還帝立中宮奏為用寶
副使帝終惡之檜諫次翁辭位遂以資政殿學士奉祠
引年歸居明州檜憐之餽問不絕卒贈宣奉大夫錄其
諸子親族檜擅國十九年終始不二者惟次翁爾

范同字擇善建康人登第再中宏詞科歷吏部員外郎
與秦檜力主和議累遷給事中紹興十一年檜再主和
議患諸將難制同獻計於檜皆除樞府罷其兵權帝召
同入對復以為翰林學士俄拜參知政事兼修實錄同

宋史新編卷五十六

三

始為檜所引及在政府或自奏事檜忌之乃俟為因論
朝廷收天下兵柄歸之宥密同輒於稠人中貪天功以
為已有遂罷與祠檜意未已為再論責授秘書少監謫
居筠州再復太中大夫知太平州卒

楊愿字原仲宣和末補太學錄二帝北遷愿奔元帥府
勸進辟為屬高宗即位歷越州判官秦檜薦之召改樞
密院編修官登紹興二年進士第累遷御史中丞踰月
升端明殿學士簽書樞密院事兼參知政事仍兼脩玉
牒未幾罷奉祠初高閱侍經筵帝問張九成安否翌日
又問檜檜疑閱所薦以語愿愿嗾李文會攻閱去藤州

守臣言遷客李光作詩諷刺時政愿傳會其說再請光
文會既升西府愿規檜意稍厭劾罷之後二日愿遂補
其處愿希檜意附下罔上未幾亦斥天下快之起知宣
州王傑成加資政殿學士移建康府愿守宣城也表第
王炎調斬水令過之醉中謂愿曰嘗於呂丞相處得公
頃歲所通書頗及秦丞相之短尚記憶否愿聞之色如
死灰遂留炎不聽去會愿移守宴監司大合樂守卒皆
怠炎即青溪得客舟以行愿憂撓卒

樓炤字仲暉永康人登進士第歷右司郎中紹興二年
秦檜罷相炤亦以言者論去累擢中書舍人與勾龍如

宋史新編卷百六

四

淵並命尋遷給事中兼直學士院九年兼侍讀除端明
殿學士簽書樞密院事繼命往陝西宣諭德意還朝以
親老求歸省于明州許之十四年以資政殿學士知紹
興府過闕入見除簽書樞密院事兼權參知政事尋為
李文會詹大方所劾與祠久之除知宣州徙廣州未行
卒謚襄靖炤蚤附蔡京改秩為臺諫所論其後立朝至
位二府皆與秦檜同時其宣諭陝西妄自尊大或者諭
其好貨失將士心云

論曰秦檜以和虜要君權勢之震赫鄙懦之夫率黨附為
身圖如何鑄輩五人雖因之躋要途竟亦不免廢黜可

為不知義命者之戒矣

勾龍如淵 羅汝楫 蕭振

尹穡 薛弼 梁汝嘉

勾龍如淵字行父永康軍人勾姓本出古勾芒高宗即
位避御名更勾龍氏徽宗時為上舍第沈浮州縣二十
年張浚薦於高宗召試館職歷起居舍人嘗進所為文
三十篇帝曰卿文極高古更介平易盡善後因進對帝
復言文章平易者多淺近淵深者多艱澁惟用意淵深
而造語平易此最難者累遷御史中丞先是檜力主和
多上書諫止者檜患之如淵為檜謀曰相公為天下大

宋史新編卷百六

五

計而邪說橫起盍不擇人為臺諫使盡擊去則事遂矣
檜大喜即擢如淵中司如淵嘗與施廷臣忿爭廷臣謂
如淵有指斥語帝頗不悅初如淵與莫將及廷臣皆力
主和議緣此得擢用張壽晏敦復上疏專以三人為言
如淵入言路即劾二人至是與廷臣俱罷其後檜擬如
淵知遂寧府帝曰此人用心不端遂已兩奉祠卒如淵
始以張浚薦召而終乃翼秦檜擠趙鼎讎呂本中逐劉
大中王庶為世所少云

羅汝楫字彥濟歙縣人登進士第高宗時歷殿中侍御
史與中丞何鑄交章論岳飛罷其樞筦朱芾李若虛嘗

爲飛議曹主帥有異意而不能諫又言飛獄具寺官聚
斷咸謂死有餘罪寺丞何彥猷李若樸獨喧然以衆議
爲非皆坐黜劉子羽知鎮江上言和好非久遠計宜及
閒暇爲備檜風汝楫論罷之汝楫累遷侍御史求去益
力遷吏部尚書充國信使除龍圖閣學士知嚴州秩滿
請祠居憂卒累贈開府階六子皆有文願字端良尤博
學好古朱熹特稱重之有小集七卷爾雅翼二十卷知
鄂州有治績以父故不敢入岳飛廟一日自念吾政善
姑往祠之甫拜遽卒人疑飛之憾不釋云

蕭振字德起溫州人入太學登進士第歷婺州教授改

宋史新編卷一百三十六

六

秩乞祠以執政薦拜監察御史明年以親老累章乞補
外高宗不許遂除提點浙西刑獄尋召爲宗正少卿俄
擢侍御史振本趙鼎所薦後因秦檜引入臺時劉大中
與鼎不主和議振遂劾大中以搖鼎大中旣出振謂人
曰趙丞相當自爲去就鼎遂罷後振知紹興府改兵部
除徽猷閣待制知湖州將行白檜曰宰相如一元氣不
可有私私則萬物爲之不生檜不悅振至州檜欲取羨
餘振遺檜書謂財用在天下如血氣之在一身移左以
實右則病矣檜屬以私事又不克盡從以親老乞祠許
之後知台州以楊焯在獄供涉鑄秩謫居池州逾年詔

除敷文閣待制知成都府安撫制置使帝嘉振治行謂
宰臣曰四川善政前有胡世將今有蕭振進秩四等加
敷文閣學士卒振兩爲蜀守威行惠孚死之日民相與
聚哭於道振居瀕江自父微時見過客與掌渡者爭多
溺死振造大舟傭工以濟人感其德名其江爲蕭家渡
云有文集二十卷

尹穡字少稷建炎中與自北歸南紹興末與陸游同爲
樞密院編修官召對稱旨並賜進士出身孝宗獎用西
北之士除穡監察御史尋爲右正言明年除殿中侍御
史歷遷諫議大夫上書者攻和議之失且言穡專附大

宋史新編卷一百三十六

一

臣爲鷹犬如張浚忠誠爲國天下共知穡不顧公議妄
肆詆誹凡大臣不悅者皆逐之相與表裏以成姦謀皆
可斬上雖怒言者而一時主議之臣與穡皆相繼廢黜
先是胡銓亦力排和議大臣不悅命銓與穡分往浙東
西措置海道二人挈家以行爲言者所劾遂皆罷
薛弼字直老永嘉人登進士第高宗時爲湖南運判進
直祕閣王彥自荆移襄遷延不卽起彥所將八字軍皆
中原勁卒朝廷患其恣橫以弼直徽猷閣代之彥殊不
意弼徑入府受將吏謁大駭弼曲折譬曉彥感悟卽日
出境除岳飛參謀官又除戶部郎官再知荆南遷祕閣

修撰陝西轉運使以左司郎官召知虔州移黃州時福州大盜有號管天下伍黑龍滿山紅之屬其衆甚盛詔升弼集英殿修撰與守臣莫將兩易其任弼至郡凡四年而賊平後知廣州擢敷文閣待制卒初秦檜居永嘉弼游其門弼在湖北除盜歸功于方俟與檜誣岳飛下吏與以中司鞫成其獄朱芾李若虛坐嘗爲飛謀議奪職惟弼得免且爲檜用至從官云

梁汝嘉字仲謨麗水人以外祖何執中任入官累遷權戶部尚書兼江淮荆廣經制使汝嘉素善秦檜殿中侍御史周葵將按之汝嘉計給中書舍人林待聘曰副端

宋史新編卷一百三十六

八

將論君待聘亟告檜徙葵起居郎葵入後省出疏示待聘曰梁仲謨何其幸也待聘始知爲汝嘉所賣汝嘉求去以寶文閣直學士奉祠未幾戶學士知明州兼浙西沿海制置使更溫宣鼎三郡復奉祠以歸卒

論曰自昔權奸斥逐異己之士必假手於言責其甘心爲用壞公議以苟富貴非鄙夫誰忍爲如勾龍如淵羅汝楫蕭振之黨秦檜尹穡之黨湯思退視方俟與王次翁輩何殊耶薛弼梁汝嘉雖非諫列均爲檜腹心而弼於主帥之寃曾不動念無重媿胡閑休乎

宋史新編卷一百三十六

宋史新編卷一百三十七 列傳七十九

明南京戶部主事莆田柯維騏著

王居正 程瑀 洪擬

李彌遜 家愿

王居正字剛中揚州人少嗜學工文辭入太學時習新經字說者主司輒置高選居正語人曰窮達自有時心之是非可改耶流落十餘年司業黃齊得其文曰王佐才也及同知貢舉欲擢爲首以風多士他考官持之置次選調饒州安仁丞荆州教授皆不赴大名鎮江兩帥交辟教授府學亦不就范宗尹薦于朝召至謂宗尹曰

宋史新編卷一百三十七

時危如此公不極所學拔元元塗炭中尚誰待宗尹愧謝入對稱旨高宗諭宗尹曰如王居正人才歲月間得一人亦幸矣除太常博士遷禮部員外郎建議人祭天地於明堂請奉太祖太宗配宗尹是之議遂定待御史沈與求劾宗尹因及居正宗尹去居正乞補外不許試太常少卿兼修政局參議遷起居郎帝方鄉規諫居正次前世聽納事爲集諫十五卷以廣帝意詔以時務訪羣臣居正獻疏數千言論省費尤切居正素與秦檜善檜爲執政與居正論天下事甚銳旣相所言皆不酬居正疾其詭見帝言曰秦檜嘗語臣中國人惟當着衣嗽

飯共圖中興臣心服其言又自謂使檜為相數月必登
動天下今為相設施止是願陛下以臣所聞問檜檜銜
之出居正知婺州州貢羅舊制歲萬匹崇寧後增五倍
建炎中減為二萬至是主計者請復崇寧之數居正力
爭之詔如建炎數漕司市御炭須胡桃文鶉鴿色者居
正以病民言于上詔止之召遷至起居舍人兼權中書
舍人史館修撰又兼權直學士院又除兵部侍郎入對
以所論王安石父子之言不合於道者哀得四十二篇
名曰辨學上之出知饒州尋改吉州侍御史謝祖信劾
罷屏居數年起知溫州是時檜專國居正知不為所容

宋史新編卷五十七

二

請祠杜門言不及時事客至談論經史而已檜終忌之
風中丞何鑄劾其為趙鼎汲引欺世盜名奪職奉祠凡
十年檜死復故職卒年六十五居正廉約奉祿班兄弟
宗族無留者郊祀恩以任其弟居厚及卒季子猶布衣
其學根據六經揚時器之出所著三經義辨示之曰吾
舉其端子成吾志居正感厲首尾十載為書辨學十三
卷詩辨學二十卷周禮辨學五卷辨學外集一卷居正
既進其書七卷而楊時三經義辨亦列祕府二書既行
天下遂不復言王氏學

程瑀字伯寓饒州人少有聲大學試為第一累官兵部

員外郎欽宗議割三鎮命瑀往河東秦檜往河中瑀
臣願奉使不願割地不報至中山諸將已得密諭城守
不下瑀與金使王訥俱至燕山還除左正言瑀言徐處
仁庸俗吳敏昏懦唐恪傾險請盡黜免別選英賢共圖
大計帝嘉納之瑀嘗論蔡京罪帝因言吳敏庇京又疑
李光黨京謂瑀曰須卿作文字來瑀辭改屯田郎官謫
添監澧州鹽稅高宗即位累遷給事中兼侍講建修政
局其目曰省費裕國彊兵息民瑀條上十四事皆切時
務帝言呂頤浩在外總諸將秦檜在朝廷庶幾內外相
應然檜誠實但太執耳瑀曰如求機警能順旨者極不

宋史新編卷五十七

三

難得但不誠實則終不可倚帝然之權邦彥除簽書樞
密院瑀言邦彥五罪疏三上不報求罷以敷文閣待制
知信州江公躋方公孟言瑀不可去仍以爲給事中久
之復命知信州胡安國劉一正言瑀不宜去遂得留未
幾以言者罷與祠尋以徽猷閣待制知撫州無何復與
祠服除知嚴州徙宣州復與祠俄召赴行在除兵部侍
郎兼侍讀尋遷翊善論金人入侵未嘗一太衄有輕我
心豈可保其不背盟宜省費抑末常賦外一毫不取於
民民日益厚兵日益彊使金人不敢窺爲長計帝曰且
作十年瑀再拜曰十年之說願陛下早夜毋忘除兵部

尚書檜既主和瑀議論不專以和為是檜忌之改龍圖閣學士知信州會大水檜見瑀奏牘謂同列曰堯之洪水不至如是瑀遂稱疾奉祠坐通書李光降朝議大夫卒年六十六瑀在朝無詭隨嘗為論語說至弋不射宿言孔子不欲陰中人至周公謂魯公則曰可為流涕洪興祖序述其意檜以為譏已遂與祖魏安行鈹版亦奪官籍其家檜死瑀子孫乃免錮有奏議六卷

洪擬字成季一字逸叟丹陽人登進士甲科歷侍御史時王黼蔡京更用事擬無所附與殿中侍御史許景衡竝罷知桂陽軍改海州建炎間居母憂以秘書少監召

宋史新編卷五十七

四

不起終喪為起居郎中書舍人高宗如越執政議移蹕饒信問擬上疏力爭謂偏方下邑不足以示形勢固守禦憲給事中吏部尚書言者以擬未嘗歷州縣以龍圖閣待制知温州召為禮部尚書遷吏部金人再攻淮詔問攻守之策擬言國勢彊則戰將士勇則戰財用足則戰我為主彼為客則戰陛下前年幸會稽今年幸臨安興王之居未有定議非如高祖在關中光武在河內也以國勢論之可言守未可言戰時相姑議戰以示武實不能戰也紹興四年以天旱地震詔羣臣言事擬奏曰法行公則人樂而氣和行之偏則人怨而氣乖尋以言

者罷為徽猷閣直學士奉祠始擬兄子駕部郎官興祖與擬上封事侵在位者於是俱罷起知温州與祠卒年七十五謚文憲有淨智先生集及注杜甫詩二十卷

李彌遜字似之吳縣人弱冠以上舍登第累官起居郎以封事貶知廬山縣改奉嵩山祠廢斥隱居者八載宣和末知冀州金人犯河朔彌遜捐金帛致勇士邀擊其遊騎斬首甚眾兀朮北還戒師毋犯其城靖康初召為衛尉少卿出知瑞州建康府牙校周德叛嬰城自守勢猖獗彌遜以江東判連領郡事招降之時李綱行次建康共謀誅首惡五十人撫其餘黨一郡帖然改淮南運

宋史新編卷五十七

五

副後奉與國祠知饒州召對首奏當堅定規模排斥姦言輔臣有不悅者以直寶文閣知吉州紹興七年遷起居郎彌遜自政和末以封事貶垂二十年及復居是職直前論事鯁切如初試中書舍人又試戶部侍郎會趙鼎罷相秦檜專國胡銓范如圭會開皆論和議之非相繼貶逐彌遜請對言金使請和欲行君臣之禮有大不可帝詔廷臣議彌遜手疏言陛下率國人以事讎將何以責天下忠臣義士之氣力陳不可者三檜嘗邀彌遜至私第曰苟和好無異議當以兩地相浼答曰今日之事國人皆不以為然獨有一去可報相公檜默然彌遜

再上疏言愈切直檜大怒彌遜引疾帝諭大臣留之明年再上疏乞歸田以徽猷閣直學士知端州改知漳州遂歸隱連江西山旣而檜追仇向者盡言之臣嗾言者論彌遜與趙鼎王庶曾開四人同沮和議於是彌遜落職十餘年間不通特相書不請磨勘不乞任子不序封爵以終其身常憂國無怨對意旣卒朝廷思其忠節詔復敷文閣待制有奏議三卷外制二卷議古三卷詩十卷弟彌大

彌大字似矩登崇寧進士第累遷起居郎試中書舍人同修國史童貫宣撫永興走馬承受白鰐恃貫不報師

期朝廷止從薄責彌大繳奏以爲邊報不至非朝廷福鰐坐除名彌大亦出知光州移知鄂州召爲給事中拜禮部侍郎金人大舉入侵李綱定城守之策命彌大爲叅議與綱不合罷未幾除刑部尚書歷知陝州建炎初知淮寧府坐事貶秩尋召爲吏部侍郎帝如杭州命權紹興府試戶部尚書兼侍讀呂頤浩視師以彌大爲叅謀官彌大奏言已爲天子從官非宰相可辟忤旨出知平江府中丞沈與求劾彌大謀間君臣妄自尊大奪職歸起知靜江府入爲工部尚書未幾罷去又爲廣西提刑韓璜所劾貶秩卒

家愿字處厚眉山人父勤國與蘇軾兄弟爲同門友安石久廢春秋學勤國憤之著春秋新義熙寧元豐諸人紛更而元祐諸賢矯枉過正勤國憂之爲築室作室喻二蘇讀之敬歎愿弱冠遊京師以廣文館進士登第時紹聖元年李清臣策問詆元祐之政愿對與之異蘇轍嘗上疏辨策問觸上怒待罪愿未及知見轍誦所對轍驚喜曰故人子道同志合猶若是也楊畏覆考列愿下第元符末徽宗嗣位以正陽日食求言愿陳十事凡萬言皆切於時政不報崇寧初詔籍元祐元符上書人姓名愿以選人籍入邪下等謫監華州西嶽廟禁錮不

調凡十年大觀四年黨禁解始改秩調知雙流縣通判文州守鄭行純憑內侍勢自恣罷蕃夷互市啓邊隙愿爭之不從徑下令復其舊守怒交章互奏俱報罷而愿以曾入黨籍謫英州酒稅量移黃州數年始予祠興元帥王庶薦自代通判果州左丞馮澥薦備諫列除開封府工曹高宗南渡擢知閬州會張浚謀大舉愿謂浚厲兵足穀以俟機會浚不悅以便旨移彭州有論邊防書名曰罪言守彭之明年乞骸骨以歸卒淳祐間曾孫大酉侍講經筵因從容及之上改容嘉歎宣取所上書又親書西社同門友元符上書人十大字以賜愿同郡楊

恂丹陵人字信仲登進士第知廣都縣與愿同時上書語甚切直同入黨籍邪下第五等其書以火不存論曰高宗初立頗更先朝弊政凡名節之士嘗獲譴若父淹者皆得召擢語云行百里者半九十言末路之難也王居正等或箴主闕或排廷議或論邊防初終一節竟齟齬廢棄而靡悔庸非守道君子歟家愿位不踰郡守未嘗一日立朝何啻郎潛之不遇耶

仇愈 張翥 陳桷 向子謹

章誼 孫道夫 盧知原清 陳規

李璆 陳橐 胡舜陟 季陵

宋史新編卷三十七

沈晦

仇愈字泰然益都人第進士授邠州司法讞獄詳恕為鄧城令滿秩民不忍其去徙武陟令調高密丞攝州司錄既行老稚擁歸縣解愈由它道出或追拜馬首曰必使公復來它日愈白事郡牙忽數千人徑奪以歸劇寇起萊密間相戒毋犯高密境密卒叛掠害官吏獨呼曰無驚仇公歷沿海制置使坐事削官奉祠復以淮西宣撫知廬州劉豫子麟合金兵大入宣撫司統制張琦者欲先脅愈出擁甲士數千突入迫愈上馬愈徐謂曰若輩無守土責吾當以死徇國琦等遽散時金人出入近

境愈求援宣撫司不報又遣其子問道告急于朝雖官其子而援不至帝方下詔親征而詔亦不至淮甸喧言將棄兩淮為保江計愈錄詔語揭之郡縣讀者皆流涕思自奮募廬壽兵得數百益鄉兵二千出奇直抵壽春城下敵三戰皆北卻走渡淮愈復壽春麟復以步騎數千至合肥謀言兀朮為之殿人心怖駭會京西制置使遣牛臯統兵適至愈以忠義撼之臯馳出接戰寇潰去明年宣撫司始遣大將王德來德謂其伍曰事平方至何面目見仇公耶初宣撫司但令焚積聚棄城退保文移不絕干道又請張浚督行浚檄愈度宜處之愈謂帥

宋史新編卷三十七

九

臣誓當死守卒全活數州之衆以功加徽猷閣待制尋詔詣闕軍民號送之改浙東宣撫使知明州進直學士湖南安撫使皆有治狀加寶文閣學士陝西都轉運使時金人無故歸侵疆計叵測余力陳非策固辭不行秦檜方主和謫愈居全州起知河南府金人果陷所歸郡邑如愈言迺復官再知明州改知平江府以言罷奉祠官至左朝議大夫爵益都縣伯卒贈左通議大夫愈居喪盡禮行已端方無所附麗云

張翥字柔直福州人第進士為小官蔡京延以訓子弟再三辭不獲乃即館一日謂諸生曰汝曹曾學走乎諸

生駭而問之鬻曰天下被而翁破壞至此旦夕賊來先至而家汝曹惟有善走庶可逃死爾諸子亟告京曰先生心恙京矍然曰此非汝所知也見鬻斂容問計鬻曰宜亟引耆德老成置諸左右羅天下忠義之士分布內外爲第一義爾因以楊時薦遂召焉鬻後守南劍州遷福建轉運判官未行會范汝爲陷建州遣葉徹擁衆寇南劍時統制官任士安駐軍城西不肯力戰鬻獨率州兵厚犒之分爲數隊更迭交戰徹中流矢死衆敗走鬻函徹首與士安士安大喜州兵皆憤鬻曰賊必再至非與大軍合力不能破也未幾徹二子果引衆聲言復父

宋史新編卷百二十七

十

讎縞素來攻於是士安與州兵夾而敗之後知處州平餘寇進至祕閣修撰卒廟食邵武

陳桷字季壬溫州人以上舍貢辟雍廷對第三授冀州兵曹參軍累遷尚書虞部員外郎宣和七年提點福建刑獄福州調發防秋兵資糧不滿望殺帥臣桷入亂兵中諭以禍福賊邀桷奏帥臣自斃桷詭從其請已乃間道以實奏叛兵旣調行追殺首惡二十餘人建炎四年復除福建提刑尋以疾乞祠紹興中遷至權禮部侍郎普安郡王出閣奉詔與吏部太常討論典故桷等議以國本未立宜優其禮以繫天下望乃以皇子出閣禮例

上之或以爲太重詔以其懷姦附麗與吏部尚書吳表臣禮部尚書蘇符郎官方雲翼丁仲寧太常屬王普蘇籍並罷桷尋與祠起知襄陽府充京西南路安撫使金房兵叛桷遣將平之而後以聞從其請除祕閣修撰奉祠後改知廣州充廣南東路經略安撫使未至卒年六十四桷寬洪醞藉以誠按物而恬於榮利當秦檜用事以求嘉爲寓里孰不夤緣躡進桷獨恥焉自號無相居士有文集十六卷孫峴擢第官中書舍人直學士院向子諲字伯恭敏中玄孫以欽聖憲肅皇后恩補官三遷知開封咸平縣豪民席勢犯法獄具上尹盛章方以

宋史新編卷百二十七

十一

獄空覲賞却不受子諲以聞詔許自論決章大怒以他事劾勒停宣和初復官歷直祕閣京畿轉運副使兼發運副使建炎初金人犯亳州子諲自勤王所以書遺金人言兵勢逆順令退保河外金人謀報約日索戰語極不遜諸道兵畏縮不進時康王次濟州子諲獻金帛及本司錢穀之在濟州者以助軍費張邦昌僭位遣人持敕書往廬州問其家安否子諲檄所司拘之以俟王命邦昌又使其甥劉達齎手書來子諲不啓封焚之械達于獄遣子澹請康王率諸將渡河出其不意以救二帝遣將王儀統勤王兵至城下遷直龍圖閣江淮發運副

使請明詔大臣按劾諸路監司向承蠟詔廢格不勤王
及名為勤王而稽緩者悉加顯黜子諲素為李綱所善
黃潛善罷之未幾知夔慶府道梗不能赴初邦昌為平
章軍國事子諲乞致仕避之坐言者降三官起復知潭
州金人破江西移兵湖南子諲聞警報率軍民以死守
金人圍八日登城縱火子諲率官吏奪南楚門道城陷
坐黜旋復之紹興初移鄂州主管荆湖東路安撫司劇
盜曹成據攸縣子諲遣使招之成聽命子諲又遣將西
扼衡陽南守宜章成遂巡不敢南向者百餘日諸郡遂
得割獲既而援兵不至成忿子諲扼已擁衆而南子諲

宋史新編卷五十七

十一

率親兵拒之會官軍潰度不可遏單騎入賊中諭以國
家威靈成不服執子諲歸會宣撫司都統制馬廣遣人
持吳敏檄諭成成許受招始釋子諲詔與祠胡安國以
書抵秦檜言子諲忠節宜復收用起知廣州又以言者
罷遂致仕起知江州改江東轉運使進祕閣修撰劉豫
入寇劉光世軍合淝以江東乏餉告亟退師子諲馳至
合淝具見糧以聞光世由是得罪進微猷閣待制徙兩
浙路為都轉運使除戶部侍郎入見論京都舊事頗及
珍玩潘良貴聞其言甚怒既而子諲奏事反復良久良
貴厲聲叱之語在良貴傳上欲抵良貴罪中丞常同言

良貴無罪上併怒同張九成言士大夫所以嘉子諲者
以其能眷眷於善類今以子諲故逐柱史又逐中司非
愛子諲也上意稍解批諭同同言不已於是三人俱罷
子諲以微猷閣直學士知平江府金使議和將入境子
諲不肯拜金詔上章言自古人主屈已和戎莫甚此時
宜却勿受忤秦檜致仕子諲相家子能修飭自見於時
友愛諸弟置義莊贍宗族初漕淮南時張邦昌偽詔至
虹縣武尉徐端益不拜而走事定為言於朝易端益文
資退閒十五年號所居曰薊林卒年六十八

宋史新編卷五十七

十三

高宗御樓人心恟恟帝問羣臣曰今日之事何如浙西
安撫司主管機宜文字時希孟輒曰乞問三軍誼越班
斥之曰問三軍何義若將鼓亂邪希孟却立屏息事定
竄希孟遷誼秩累遷殿中侍御史張浚宣撫陝西誼奏
自趙哲退敗事任已重處斷太專當除副貳使自助虜
南侵獻戰守四策謂比者駐蹕揚州有兵數十萬可以
一戰斥候不明金人奄至踰江而東此宰相黃潛善汪
伯彥過也前年移蹕建康兵練將勇據長江之險可守
矣舟師不設二相異意金人未至遵海而南此宰相呂
頤浩過也不知今年守戰之策安所從出執政大臣誰

為陛下任此事者臣愚謂有江海必資舟楫戰守之具有險阻必資郡縣防守之力有兵將必駕馭循撫不可為將帥自衛之資有糧賦必漕運轉輸不可為盜賊侵據之用四者各付能臣分路以辦重賞嚴罰誰敢不用命哉詔問保民弭盜遏寇生財之策誼以任人不任法為對紹興二年除大理卿宰相奏知平江府帝曰誼儒者賴其奏讞平恕使民不冤勿令補外尋除權吏部侍郎改刑部侍郎兼詳定一司敕令四年金遣使求還劉豫之俘及西北人在東南者又欲畫江以益劉豫時議難之欲遣大臣報使參政席益以母老辭薦誼為代加

宋史新編卷五十七

南

誼龍圖閣學士以行給事中孫近副之誼至雲中與黏罕兀室論事不少屈金人諭亟還誼曰萬里銜命兼迎兩宮必俟得請金人乃令蕭慶授書併以風聞事責誼誼詰其所自金人以實告乃還至南京劉豫留之以計得歸帝嘉勞擢刑部尚書是冬帝親征王師大捷於淮陰誼扈從還臨安遷戶部尚書五年以疾請郡除龍圖閣學士知溫州適歲大旱米斗千錢誼用劉晏招商之法置場增直以糴米商輟至其價自平六年移守平江時將臨幸供億繁夥誼處之皆當於理召對賜帶笏帝曰此不足以償卿勞其勿謝明年移躡建康復為戶部

尚書及帝還臨安以誼為端明殿學士江南東路安撫大使知建康府兼行宮留守未幾與祠代還卒年六十一諡忠恪誼寬厚長者立朝論事奏疏無慮數十百篇皆經國濟時之策初熈寧帝曰誼亦母老朕當自諭之誼聞命略無難色戒其家人勿使母知將行告母曰是行不數月即歸大似往年太學謁告時爾及還母竟不知其使金也誼卒母年九十二

孫道夫字太冲眉州人年十八貢辟雍時禁元祐學生收蘇氏文除籍再貢入優等張浚薦于高宗召對道夫奏願修德以回天意定都以繫人心任賢材圖興復以

宋史新編卷五十七

十五

雪國取上在越浚遣奏事賜出身改左承奉郎召試館職上諭宰相自渡江以來文氣未有如道夫者涵養一二年當命為詞臣除秘書正字權禮部郎官尋權左司員外郎遷校書郎出知懷安軍又知資州宣撫鄭剛中薦治行第一移知蜀州盜不敢入境過事明了人目為水晶燈籠九年不遷蓋非秦檜所樂也歷擢權禮部侍郎上曰趙鼎與張浚相失後蜀上仕于朝者皆為沮抑自今有所見可數求對兼侍講奏敵有窺江淮意上曰朝廷待之甚厚彼以何名為兵端道夫曰彼身弑其父兄而奪其位與兵豈問有名宰相沈該不以為慮道夫

每進對輒言武事該疑其引用張浚忌之遂請外知綿州致仕卒年六十六道夫居官一意為民不可干以私奉給多置書籍然性剛直喜面折不容人之短云

盧知原字行之德清人以父任至梓州路轉運副使王黼當國費出無藝知原因疏言之黼怒罷去久之起提點京東刑獄累升祕閣修撰提舉河北以言者劾褫職高宗即位復龍圖閣知温州帝東幸知原繇海道轉粟及金縉十萬至台州獎擢右文殿修撰管內安撫使凡四年民繪像祠之歷徽猷閣待制知臨安府諫官唐輝論其乖謬章再上以舊職奉祠卒弟法原

宋史新編卷三十三

十六

法原字立之積官吏部尚書坐王黼累貶秩紹興元年張浚承制自宮祠起知夔州尋進端明殿學士川陝宣撫副使金人攻關輔叛將史斌陷興州法原初堅壁不戰既而河東經制使王燮以乏食班師法原開關納之與燮同破斌復興州方巨盜充斥秦隴叛兵欲窺蜀法原極意拊循嚴為備禦傳檄諸路人心稍安視山川險阻分地置將關師古屯通川劉錡屯巴西前後屢捷上所倚重會兀朮攻關為吳玠所敗法原素與玠不睦玠因奏功訟法原之過帝手詔詰問法原辯甚力上頗不直之憂恚卒始法原之擢宣撫也上從容謂知原曰朕

方以川陝付法原蓋兄弟皆以材見稱於世云

陳規字元則安丘人中明法科靖康末為安陸令會寇祝進攻德安府守棄城遁父老請規攝守事規率兵討却之既而王在復與進合攻連戰敗之二人懼遂遁高宗即位除直龍圖閣知德安府李好義以詐圍城規逾為備敗之又與楊進相持十八日進技窮求和規出城與交臂語進感之折箭為誓而去除德安府復州漢陽軍鎮撫使升至徽猷閣待制李橫圍城造天橋填濠鼓譟臨城規率軍民禦之圍急糧盡出家財勞軍士氣益振橫遣人來願得妓女罷軍規不許諸將曰圍城七十

宋史新編卷百五

十七

日矣以一婦活一城不亦可乎規竟不予會濠橋陷規焚天橋以火牛助之須臾皆盡橫拔砦去歷遷龍圖閣直學士改知廬州尋召赴行在以疾辭與祠復起知德安府金人歸河南地改知順昌府會劉錡領兵赴京留守過郡境規出迎坐未定傳金人已入京城即告錡城中有粟數萬斛勉同為死守計布設粗畢金遊騎已薄城矣金龍虎大王者提重兵踵至規與錡巡城督戰用神臂弓射之稍引退以步兵邀擊溺于河者甚衆復潛兵斫營殲其兵金人告急於兀朮規大饗將士問策將安出諸將或謂今已累捷宜乘勢全師而歸規曰規已

分一死錡叱諸將曰府公文人猶誓死守况汝曹耶
而兀术至責諸酋用兵之失衆跪曰南兵非昔比兀术
下令并兵十餘萬攻城時方劇暑規謂錡毋多出軍第
更隊易器以逸制勞莫不勝矣事在錡傳兀术敗遁詔
褒諭之遷樞密直學士規至順昌廣羅粟麥實倉廩至
是得其用成錡功者規也移知廬州兼淮西安撫卒年
七十贈右正議大夫有攻守方略傳于世初規守德安
時條上營屯田事宜倣古之制合射士民兵分地耕墾
詔下其法於諸鎮自紹興以來文臣鎮撫使有威聲者
惟規而已尤好援施家無贏財嘗爲女求從婢得一婦

宋史新編卷一百一十七

六

甚閒雅怪而詢之乃雲夢張貢士女也即輟女奩嫁之
聞者感泣規功名與諸將等而位不酬勞時共惜之乾
道八年詔立廟德安賜額賢守追封忠利侯後加封智
敏
李璆字西美汴人登進士第歷國子博士出知房州宣
和三年廷議將取燕璆疏諫不省燕既平責監英州清
溪鎮赦還爲郎尋試中書舍人建言忤大臣意罷紹興
中累遷徽猷閣直學士四川安撫制置使成都舊城多
毀璆至首命修築俄水大至民賴以安三江有堰可
以下灌眉田百萬頃久廢弗修璆率部刺史合力修復

眉人利之繪像祠于堰所歲饑民從發倉振活無慮百
萬家治蜀之政多可紀有清溪集二十卷

陳橐字德應餘姚人入太學登政和上舍第歷數縣令
皆以愷悌稱呂頤浩欲援爲御史約先一見橐曰宰相
用人乃使之呈身耶謝不往趙鼎李光交薦其才紹興
二年除監察御史論事不合除江西運判期年間按劾
不法吏以十數至有望風解印綬者移知台州母喪邦
人巷哭相率走行在所請起橐詔賜橐錢二十萬橐力
辭上謂近臣曰陳橐有古循吏風終喪累遷權刑部侍
郎時秦檜上和議橐疏謂金人多詐不可信又謂宜乘

宋史新編卷一百一十七

六

時掃清以雪國恥否亦當按兵嚴備審勢而動舍此不
爲乃遽講和何以繫中原之望旣而金厚有所邀議久
不決將再遣使橐復極論不可檜憾之橐力請去未幾
金果渝盟除徽猷閣待制知穎昌府改處州又改廣州
留鎮三年民夷悅服檜中以事降秩屢告老改婺州請
不已遂致仕卒年六十六橐博學剛介不事產業先世
田廬悉推予兄弟在廡積年四方聘幣一不入私室旣
謝事歸剡中僑寓僧寺日糴以食處之泰然王十朋爲
風土賦論近世會稽人物曰杜祁公之後有陳德應云
胡舜陟字汝明績溪人登進士第歷官監察御史欽宗

即位言結成邊患幾傾社稷自趙良嗣始請戮之以快天下從之遷侍御史高宗即位論宰相李綱之罪不聽言者論其嘗事偽廷除集英殿修撰知廬州冀州雲騎卒孫琪聚兵為盜號一海蝦至廬舜陟乘城拒守時出兵擊其抄掠者琪宵遁伏兵邀擊得其輜重而歸又請以身守江北以護行宮帝壯其言擢徽猷閣待制充淮西制置使自軍興後淮西八郡羣盜攻蹂無全城舜陟守廬二年按堵如故以徽猷閣待制知建康府充沿江都制置使踰年改知臨安府復為徽猷閣待制充京畿數路宣撫使尋罷遷廬壽鎮撫使改准西安撫使改知

宋史新編卷五十七

辛

靜江府御史中丞常同奏舜陟兇暴傾險罷之後十八年復為廣西經略以知邕州俞僖有賊為運副呂源所按事違舜陟與同先是舜陟與源有隙舜陟因討郴賊効源沮軍事源以書抵秦檜訟舜陟受金盜馬非訕朝政檜素惡舜陟入其說遣官推効居兩旬辭不服死獄中舜陟有惠愛邦人聞其死為之哭妻江氏訴于朝詔通判德慶府洪元英究實元英言舜陟受金盜馬事涉曖昧其得人心雖古循吏無以過帝為治勘官罪季陵字延仲龍泉人登政和二年上舍第三遷太學博士論學術邪正異同長官怒譖之執政謫知舒城縣未

幾除太常寺簿遷比部員外郎建炎中累遷中書舍人會盛夏淫雨詔求直言陵援洪範以證時事上嘉納之張浚為川陝等路宣撫處置使陵論其太專忤旨落職與祠後復為中書舍人入對言事有可深慮者四尚可恃者一大駕未有駐蹕之地賢人皆無終世之心兵柄分而將不和政權去而主益弱所恃以僅存者人心未厭而已前年議渡江人以為可朝廷以為不可故諱言南渡而降詔回鑾去年議幸蜀人以為不可朝廷以為可故弛備江淮經營關陝以今觀之孰得孰失維揚之變朝廷不及知而功歸官寺錢塘之變朝廷不能救而

宋史新編卷五十七

辛

功歸將帥是致此曹有輕朝士之心黃潛善好自用不能用人呂頤浩知使能不能任賢自張憲許景衡飲恨而死凡知幾自重者往往卷懷退縮今天下不可謂無兵劉光世韓世忠張俊各招亡命以張軍勢多効小勞以報主恩然勝不相遜敗不相救大敵一至人自為謀耳周望在浙西人能言之張浚在陝石無敢言者夫軍事恐失機會便宜可也乃若自降詔書得無竊命之嫌邪官吏責以辦事便宜可也乃若安置從臣得無忌器之嫌邪臣恐自陝以西不知有陛下矣惟祖宗德澤在人心未忘所望以中興者此耳今欲薄斂以裕民財而

用度方闕輕徭以紓民力而師旅方興罪已之詔屢降
憂民之旨屢聞丁寧切至終莫之信臣謂動民以行不
以言陛下爵賞賢祿當功刑當罪施設注措無不當理
天下不心服者未之有也除戶部侍郎范宗尹靠仕偽
楚故凡受僞命者皆錄用陵因上疏曰前日士大夫名
節不立論事者皆喜攻之瑕疵既彰不復可用縱加技
拙攻者踵來雖君相制命亦不能為之地也臣願明詔
宰執於罪戾中選擇實能奉以事勿因一青廢其終
身仍詔臺諫為國愛人勿復追論詔榜其疏於朝堂侍
御史沈與求劾陵承望宰執臣官罷職與祠紹興初連
累宋史新編卷一百二十七
復徵猷閣待制帥廣先是惠山有狂男子聚眾數千僭
號作亂陵諺其徒會袞命以功贖罪不旬日擒之在官
三年卒贈中大夫有文集十卷陵善言事奏疏可觀然
附范宗尹攻張浚又草幸醫士繼先授防禦使制時論
少之

上人細行豈足為終身累邪不果召歷守婺州進徵猷
閣待制復被論降秩與祠尋復秩知宣州移知建康府
御史常司又論罷之紹興四年起知鎮江兩浙西路安
撫使尋與祠起為廣西經略兼知靜江府先是南州蠻
酋莫公晟歸朝授本路鈐轄羈縻之歲久遁去旁結諸
洞蠻為邊患始招誘諸酋喻以威信皆詣府請降晦犒
遺之結誓而去自是公晟孤立不復犯邊晦在郡歲買
馬三千匹繼者皆不能及進徵猷閣直學士召赴行在
除知衢州改潭州奉祠卒晦膽氣過人不能盡循法度
貧時尤甚故累致人言然當官才具亦不可掩云
宋史新編卷一百二十七

論曰南渡歲遭兵禍黎元荼毒所賴名侍從為之鎮撫
耳仇念兩挫強虜張輦兩平巨寇陳桷兩靖叛兵向子
譚單騎論賊孫道夫盜不入境章誼通商救荒盧知原
兄弟轉輸備禦陳規武功與諸將頡頏李璆陳橐方古
循吏斯其才並美况節槩又落落可尚若胡舜陟季陵
沈晦豈不有勞然晦略細行陵攻張浚舜陟陷高登不
免物議云

宋史新編卷一百三十七

宋史新編卷一百三十八

列傳八十

明南京戶部主事莆田柯維騏著

馬仲王慶秀 辛炳

鄧肅

衛膚敏

陳公輔

常同

張致遠

陳淵

魏仁

潘良貴

廖剛

黃龜年

馬仲字時中東平人紹聖四年進士歷西京法曹求學於程頤頤曰時論方興恐貽子累曰使仲得聞道死何憾况未必死乎頤歎其有志進之自是公暇雖風雨必日一造卒受中庸以歸靖康初孫傳以卓行薦召擢監察御史及金人陷汴京立張邦昌衆唯唯仲獨奮曰吾

職諫爭忍坐視乎乃與御史吳給約秦檜共為議狀乞

陸

存趙氏復嗣君位邦昌既僭立賊臣多從與之仲具書請邦昌速迎奉元帥康王同院無肯連名者仲獨持以往而銀臺司視書不稱臣却不受仲投袂叱之曰吾今日不愛一死正為此耳即繳中尚書省以示邦昌其書略曰相公不幸迫於強敵使當偽號所以忍須臾死而詭聽之者其心若曰與其虛遜於人而實亡趙氏之宗孰若虛受於已而實存以歸之耳忠臣義士未即就死者亦以相公必能立趙孤也今金人北還康王在外國統有屬宜即發使通問掃清宮室率羣臣共迎而立之

然後歸死司寇伏闕俟命如此則明主必能察相公忠

實行國義非苟生且棄過而錄功矣今乃謀不出此尚

當非據偃寢禁闈若固有之羣心狐疑道路混濁謂相

公方挾強金使人遊說康王姑令南遁為久假不歸之

計相公若以愚言粗知覺悟及此改圖猶可轉禍為福

於匪朝伊夕之間過此以往則包藏已深志慮轉異九

廟在天萬無成理仲必不能輔相公為宋朝叛臣也請

先伏死都市以明此心邦昌得書氣沮明日議迎哲宗

后孟氏垂簾追還偽赦遣馮澥李回等迎康王既即位

擢仲殿中侍御史撫諭荆湖廣南伸自湖廣將入奏黃

宋史新編卷一百三十八

二

陸

潛善汪伯彥不法凡十有七事草疏已具朝廷方召孫覲謝克家乃先奏覲克家趨操不正宜加遠竄不報伸乃進疏曰陛下得黃潛善汪伯彥以為輔相委任不疑然撫其所為豈不辜陛下哉陛下隱忍不肯斥逐塗炭遺民固已絕望二聖還期在何時邪臣每念此不如無生歲月如流時幾易失望速罷潛善伯彥政柄別選賢者共圖大事疏入留中明日改衛尉少卿伸以論事不行辭不拜錄疏申御史臺且上奏言臣言可采即乞施行若臣言非是合坐誣罔之罪移疾待命詔責濮州監酒稅時用事者甚必欲殺之以濮迫寇境故有是命

趣使上道伸怡然襍被而行死道中或曰王淵在濮潛
善密嗾其不利於伸天下識與不識皆冤痛之明年潛
善伯彥以誤國竄乃召伸為衛尉少卿未知其死也尋
加直龍圖閣後以胡安國言贈諫議大夫伸天資純確
學問有原委勇於為義而所韞深厚恥自名凡建言輒
削稿人罕知之建炎初右正言鄧肅嘗論朝士臣邦昌
者例貶二秩伸不辨也居官晨興整衣端坐讀中庸一
遍然後出莅事每曰吾志在行道以富貴為心則為富
貴所累以妻子為念則為妻子所奪道不可行也故在
廣陵行篋一櫝圖書半之山東已擾家尚留于鄆常稱

宋史新編卷三六

三

孔子言志士不忘在溝壑勇士不忘喪其元今日何日
溝壑乃吾死所也伸門人何兌昭武人為辰州通判觀
郵報秦檜自陳存趙之功它人莫預兌徑取所斬伸事
狀達尚書省檜大怒下兌荆南詔獄坐削官竄真陽檜
死始放還復其官
王庭秀字穎彥慈溪人與黃庭堅楊時遊其為學旁搜
遠紹不苟趣時好造詣深遠操持堅正發為文辭俊邁
宏遠登政和二年上舍第歷御史臺檢法官高宗立臺
臣言偽楚時庶官中如虞謨王庭秀者初非疾病毅然
致為臣而歸願褒擢之拜監察御史遷殿中侍御史與

宋史新編 卷一三八

鄧毅力爭明受降封事未幾出知瑞州右正言呂祉奏
朝廷緣論大臣今日移一言官明日罷一言官則後日
大臣行事有失誰敢言者遂召為吏部郎改左司遷檢
正中書門下省諸房公事與宰相議多不合不自安引
疾求去詔直祕閣主管崇道觀而歸

辛炳字如晦候官人登進士第累官監察御史兼權
殿中侍御史先為蔡京廢發運司轉般倉為直達綱炳
極疏其弊徽宗以問京京以為沮撓責監南劍州新豐
場尋奉祠起知袁州移無為軍靖康初召為兵部員外
郎高宗立歷侍御史首言今日公道壅塞風俗頹薄又

宋史新編卷百六

四

連疏三省乖失數十事蘇湖地震下詔求言炳言大臣
無畏天之心何事不可為其言甚峻由是宰執呂頤浩
居家待罪炳劾罷之知樞密事張浚召赴行在炳論其
敗事誤國浚坐落職除御史中丞時方遣使議和炳力
言金人無信宜講求守禦攻戰之策以疾請外除顯謨
閣直學士知漳州未赴卒詔炳操行清修貧無以葬厚
賻其家贈通議大夫
鄧肅字志宏沙縣人少能文美風儀善談論李綱奇之
相倡和為忘年交居喪哀毀踰禮芝產其廬入太學所
與游皆天下名士時守令以花石綱擾民肅作詩十一

三一九

章用事者見之屏出學欽宗嗣位召對補承務郎授鴻臚寺簿金人犯闕肅被命詣敵營留五十日而還張邦昌僭位肅義不屈奔赴南京擢右正言先是朝廷賜金國帛一千萬肅在其營密覘均與將士之數大約不過八萬人至是為高宗言之且言金人不足畏但其信賞必罰不假文字故人各用命朝廷則不然有同時立功而功又相等者或已轉數官或尚為布衣輕重上下只在吏手賞既不明誰肯自勸欲望專立功賞一司使凡立功者得以自陳而賞有不行及行而弗公者竝寘之法從之朝臣受偽命者衆肅請分三等定罪耿南仲得

宋史新編卷五十六

五

陸

祠祿歸其子延禧為郡守肅劾南仲父子誤國乞正典刑南仲嘗薦肅上嘉其直賜五品服因入對言外夷之巧在文書簡簡故速中國之患在文書煩煩故遲太祖太宗之時法嚴而令速事簡而官清未嘗旁搜曲引以稽賞罰自時厥後羣臣無可議者今日獻一策明日獻一言煩冗瑣碎惟恐不備此文書所以益煩而政事所以益緩也肅在諫垣不三月凡抗二十疏言皆切至上多採納會李綱罷肅奏陛下嘗顧臣曰李綱直以身殉國者今日罷之而責詞甚嚴此臣所以有疑也執政怒送肅吏部罷歸後避寇福唐卒

衛膚敏字商彥華亭人以上舍生登進士第歷祕書省校書郎命假給事中賀金主生辰膚敏奏曰彼生辰後天寧節五日萬一金使不來為朝廷羞請至燕山候進止徽宗可其奏既至燕金使果不至遂以幣置境上而還後復使金道聞金且大入至燕報愈急衆懼不敢進膚敏叱曰吾將君命以行其可止乎既至金知其兵已舉殊不為屈金人不說及還中道羈留且半年至涿州新城與幹離不遇遣人約相見膚敏長揖而入金人出誓書示之却不視曰遠使久不聞朝廷事此書真偽不可知因論用兵事又以語折之幾復為所留靖康初始

宋史新編卷五十六

六

陸

還進三官遷吏部員外郎會高麗遣使來賀命假太常少卿往接之既至明州會京師多難乃便宜稱詔厚賜使者遣還建炎初復命自劾矯制之罪高宗嘉賞遷衛尉少卿建議兩河諸郡宜降蠟書許以世襲使各堅守陝西山東淮南諸路並令增陴浚隍徙民入城為清野計命大臣留守汴京車駕早幸江寧帝頗納之遷起居舍人言陛下踐阼之初苟無典刑何以立國凡前日屈節敵人委質偽命者宜差第其罪大則族次則誅又其次竄跡下則斥之遠方終身不齒豈可猶昇祠祿使塵班列哉拜右諫議大夫兼侍讀時行在築承慶院昇陽

宮膚敏奏土木繁興非所以示四方乞罷役初欽宗內侍昭慶軍承宣使容機圍城中時乞致仕高宗命起之膚敏言自古帝王未有求闈寺於閒退而用者遂寢后父邢煥除徽猷閣待制太后兄子孟忠厚顯謨閣直學士膚敏言非祖宗法煥尋換武職忠厚自若俄遷膚敏中書舍人膚敏懇奏曰事母后莫若孝待親屬莫若恩勸臣下莫若賞今陛下順太母以非法非所謂孝處忠厚以非分非所謂恩不用臣言而遷其官非所謂賞一舉而三失矣帝命宰相諭曰朝廷以次遷官非因論事也膚敏猶不拜居家逾月及忠厚改承宣使詔后族勿

宋史新編卷三十八

二

除從官膚敏始拜命在後省論事為黃潛善汪伯彥所惡因事斥之三年春召赴行在力疾扈蹕至臨安俄除刑部侍郎未拜謁告歸華亭就醫許之遷禮部侍郎卒年四十九特贈太中大夫

陳公輔字國佐臨海人政和三年上舍及第調平江府教授朱勔方嬖倖當官者奴事之公輔絕不與交勔有兄喪諸生欲往弔公輔不予告勔不悅諷權要移公輔越州累遷祕書郎靖康初二府多宣和舊人公輔言蔡京王黼用事二十年臺諫皆緣以進願擇人臣中朴茂純直能安貧守節慷慨論事者列之臺諫則禮義廉

心稍稍振起敵國聞之豈不畏服哉時吳敏李綱不協公輔奏乞諭以聖訓俾務一心以安國家上皇渡江未還人情疑懼公輔力陳父子之義宜遣大臣迎奉欽宗嘉之擢右司諫論蔡京父子懷奸誤國終未行譴今朝廷公卿百執事半出其門必有庇之者乃詔謫京又奏朱勔罪惡乞勿許其子姓隨上皇入京時有指公輔為李綱之黨鼓唱士庶伏闕者公輔自列因辭位後陳三事其一言李綱遣援太原乃為大臣所陷必敗事其二言余應求不當以言遠謫其三言馮澥不宜更論熙寧元豐之政語觸時宰遂與應求程瑀李光俱得罪斥監

宋史新編卷三十八

八

合州稅高宗即位累擢吏部員外郎疏言今日之禍實由公卿大夫無氣節忠義為之維持豈非王安石學術壞之邪議者尚謂安石政事雖不善學術尚可取臣謂安石學術尤甚於政事政事害人才學術害人心三經字說詆誣聖人破碎大道非一端也春秋正名分定褒貶俾亂臣賊子懼安石使學者不治春秋史漢載存亡理亂為聖君賢相忠臣義士之龜鑑安石使學者不讀史漢揚雄仕王莽為劇秦美新之文安石乃謂合孔子無可無不可之義馮道事四姓八君安石乃謂善避難以存身使公卿大夫皆師安石之言宜其無氣節忠義

復授左司諫公輔感帝知遇益罄忠鯁遷尚書禮部侍郎後以微猷閣待制奉祠卒年六十六贈大中大夫公輔論事剴切疾惡如讎惟不右程頤之學士論惜之有文集奏議行于世

常同字子正安民之子也登政和進士第歷太常博士高宗南渡辟浙江機幕建炎中詔錄常安民江公望之後遂召同以為大宗丞紹興初乞郡得郴州三年召還首論朋黨相攻五十餘年章惇唱於紹聖之初蔡京和於崇寧之後上下蒙蔽參成夷虜之禍今國步艱難而分明締交背公死黨者固自若也上曰朋黨亦難破對

宋史新編卷三十八

九

曰朋黨之結蓋緣邪正不分但觀其言行之實察其朋附之私則邪正分而朋黨破矣上曰君子小人皆有黨對曰君子之黨協心濟國小人之黨挾私害公除殿中侍御史時韓世忠屯鎮江劉光世屯建康以私忿欲交兵同疏論其罪請分是非正國典上以章示兩軍呂頤浩再相同論其十事頤浩罷論張浚喪師失地浚遂貶同與辛炳在臺同好惡上皆重之金使李永壽等入見同言先振國威則和戰常在我若一意議和則和戰常在彼上因語及武備曰今養兵已二十萬同奏未聞二十萬兵而畏人者也偽齊宿遷令張澤以二千人自拔

來歸泗州守徐宗誠納之朝論令却澤等而械宗誠赴行在同奏敵雖議和而兩界人往來未嘗有禁偽齊尚能置歸受館立賞以招吾民今乃却澤人心自此離矣

元宗誠起土豪不用縣官 賦募兵自養為國障捍今因受澤而械之以沮士氣 不也詔處來歸者於淮南

釋宗誠罪四年除起居郎 百舍人史館修撰先是同

寧上疏論神哲二史悉出 疇姦人之論望精擇史官

脩定上嘉納至是命同修撰諭之曰是除以卿家世傳

聞多得事實故也張俊乞復其田產稅役令一卒持書

瑞昌而浚惇其令郭彥參參繫之獄俊訴于朝令罷

宋史新編卷三十八

十

彥參同併封還二命俄除集英殿修撰知衢州以疾辭除微猷閣待制奉祠七年秋連擢御史中丞車駕自建康回臨安同奏旋踵之初去淮益遠宜遣重臣出按兩淮詢人情利病察官吏侵擾縱民耕墾勿收租稅數年之後田野加闢矣乃遣樞密使王庶視師同又言江浙困於月椿錢民不聊生上為減數千緡又言國家養兵不為不多患在於偏聚而不同力自用而不同心詔付王庶出示諸將同乞郡除顯謨閣直學士知湖州復召請祠卒

張汝遠字子猷沙縣人登進士第歷兩浙轉運判官改

廣東招撫劉盜曾哀等悉請降紹興四年連擢殿中侍御史時金人與劉豫分道入寇宰相趙鼎勸親征朝士尚以為疑致遠入對獨贊其決遷侍御史五年為戶部侍郎言陛下欲富國疆兵大有為於天下願詔大臣力務省節明禁僭侈自宮禁朝廷始中興之業可致也除給事中尋以母老乞外以顯謨閣待制知台州改福州八年再召為給事中出知廣州尋以顯謨閣待制致仕卒年五十八致遠鯁亮有學識歷臺省侍從言論風旨皆卓然可觀趙鼎嘗謂其客曰自鼎再相除政府外從官如張致遠常同胡寅張九成潘良貴呂本中魏矼皆

宋史新編卷三十八

十一

有士望他日所守當不渝識者謂知人云

陳淵字知默瓊諸孫也紹興五年以薦充樞密院編修官李綱辟為制置司機宜文字七年詔舉直言極諫之士淵得召對改官賜進士出身明年連遷右正言入對論比年以來頒賚賜予之費太過周官唯王及后世子不會說者謂不得以有司之法治之非周公作法開後世人主侈用之端也臣謂冢宰以九式均節財用有司雖不會冢宰得以越式而論之若事事以式雖不會猶會也臣願自今錫賚三省得以共議戶部得以執奏則前日之弊息矣淵面對因論程頤王安石學術同異上

曰以三經義解觀之具見穿鑿淵曰穿鑿之過尚小

於道之大原安石無一不差上曰差者何謂淵曰聖學所傳止有論孟中庸論語主仁中庸主誠孟子主仁安石皆暗其原仁道至大論語隨問隨答惟樊遲問始對曰愛人愛人仁之一端而安石遂以愛為仁其言中庸則謂中庸所以接人高明所以處己孟子七篇專發明性善而安石取揚雄善惡混之言至於無善無惡又溺於佛其失性遠矣鄭億年復資政殿學士奉朝請召見于內殿淵言億年嘗從賊乞寢職名不報億年秦檜親黨也由是檜怒之除秘書少監兼崇政殿說書以祖名辭改宗正少卿何鑄論罷奉祠卒

宋史新編卷三十八

十一

魏矼字邦達歷陽人唐丞相知古後也宣和上舍及第紹興元年為考功郎會星變矼因轉對力言大臣黜陟不公高宗識其忠權監察御史遷殿中侍御史臨安大火矼言春秋定哀間數言火災說者謂孔子有德不能用季孫有惡不能去故天降之咎今朝廷之上有姦慝邪佞之人未逐乎百執事之間有朋附奔競之徒未汰乎指紳有公忠宿望及抱道懷藝有猷有守之士未用乎遷侍御史時朱勝非獨相矼論其無所建明又疏其五罪詔令勝非持餘服帝將親征劉豫矼請扈從因命

督江上諸軍時劉光世韓世忠張俊三大將莫肯協心
砭首至光世軍諭之曰賊衆我寡合力猶懼不支况軍
自爲心將何以戰爲諸公計當思爲國雪恥釋去私隙
光世許之遂勸其貽書二帥示以無他二帥復書交歡
遷祕書少監砭在職七閱月論事百二十餘章未幾請
郡知建州尋召還勾祠不允除權吏部侍郎八年金使
入境命砭充館伴使砭言頃任御史嘗論和議之非今
難以專論秦檜召砭至都堂問所以不主和之意砭具
陳敵情難保檜曰公以智料敵檜以誠待敵砭曰相公
固以誠待敵第恐敵人不以誠待相公耳檜不能屈乃

宋史新編卷百六

十三

卷

改命吳表臣詔金使入境欲屈已就和令侍從臺諫條
奏來上砭言陛下欲爲親少屈願審思天下治亂之機
酌之羣情擇其經久可行者行之其不可從者以國人
之意拒之庶無後悔所謂國人者不過萬民三軍爾檜
紳與萬民一體大將與一軍一體今陛下詢于搢紳則
民情可見速召大將詳加訪問大將以爲不可則其氣
益堅何憂此敵父喪終除集英殿修撰知宣州不就改
奉祠凡四任丁內艱以卒

潘良貴字子賤金華人以上舍釋褐爲辟雍博士遷至
主客郎中尋提舉淮南東路常平靖康初召還賜對欽

宗問孰可秉鈞軸者良貴極言何鼎唐恪等四人不可
用他日必誤社稷陛下若欲扶危持顛之相非博詢於
下僚明揚於微陋未見其可語徹于外當國者指爲狂
率黜監信州泃口排岸高宗即位召爲左司諫既見請
巡幸維揚養兵威以圖恢復黃潛善汪伯彥惡其言改
除工部良貴以不得其言求去與祠歷考功郎遷左司
宰相呂頤浩從容謂良貴曰旦夕相引入兩省良貴對
曰非良貴可爲也退語人曰宰相進退一世人才何可
先示私恩若士大夫受其牢籠又何以立朝即日乞補
外以直龍圖閣知嚴州到官兩月即請祠起爲中書舍

宋史新編卷百六

十四

卷

人會戶部侍郎向子諲入見語言頗褻良貴故善子諲
是日攝起居立殿上徑至榻前厲聲曰子諲以無益之
談久煩聖聽高宗顧良貴曰是朕問之又諭子諲且款
語子諲復語久不止良貴叱之退者再高宗色變閣門
併彈之良貴求去以集英殿修撰奉祠起知明州暮年
除徽猷閣待制奉祠歸不出者十年李光得罪良貴坐
嘗與通書降二官卒年五十七良貴剛介清苦壯老一
節初登朝王黼張邦昌俱欲妻以女拒之親故致蔡京
願交意正色謝絕晚家居貧甚秦檜諷令求郡良貴曰
從臣除授合辭免今求之於宰相辭之於君父良貴不

敢為也其諫疏多焚藁僅存雜著十五卷云

廖剛字用中順昌人少從陳瓘楊時學登進士第歷擢
監察御史時蔡京當國剛論奏無所避以親老請郡出
知興化軍欽宗即位以右正言召父憂服闋除工部員
外郎以母疾辭紹興元年盜起旁郡官吏悉逃去順昌
民以剛為命剛諭從盜者使反業既而他盜入順昌部
使者檄剛撫定剛遣長子遲諭賊亦散去累遷給事中
復權戶部侍郎遷刑部求補外除徽猷閣直學士知漳
州七年二月日有食之詔內外官言事剛言陛下有建
國之封所以承天意示大公於天下後世者也然而未

宋史新編卷五十八

五

安

遂正名者豈非有所待耶有所待則是應天之誠未至
也上讀之聳然即召剛趣至闕拜御史中丞鄭億年與
秦檜有連得美官剛顯疏其惡檜銜之金人叛盟剛乞
起舊相有德望者處以近藩檜聞之曰是欲寘我何地
耶改工部尚書以王次翁為中丞初邊報至從官會都
堂剛謂億年曰公以百口保金人今已背約有何面目
尚在朝廷乎億年奉祠去次翁與右諫議何鑄劾剛薦
劉昉陳淵相為朋比以徽猷閣直學士奉祠後致仕卒
子四人遲過遂遽仕皆秉麾節邦人號萬石廖氏
黃龜年字德邵永福人登進士第累官尚書左司員外

郎中書門下檢正諸房公事時呂頤浩再相植黨傾泰

檜引朱勝非奉京祠兼侍讀恐中書舍人胡安國持錄
黃不下特命龜年書行遷殿中侍御史會邊報王倫來
歸龜年劾檜主和誤國併劾檜黨王喚王昞王守道皆
罷之檜乃與祠龜年又奏檜厚貌深情矯言偽行上不
畏陛下中不畏大臣下不畏天下之議章凡三上遂褫
檜職累遷起居舍人中書舍人兼給事中侍御史常同
劾龜年罷歸司諫詹大方希檜意繼論之落職本貫居
任卒年六十三龜年微時永福簿李朝旌奇之許妻以
女既登第而朝旌死家貧甚或勸別娶龜年曰死而負

宋史新編卷五十八

六

安

之何以自立任子恩先奏其弟之子人皆義之
論曰諫院御史臺分職不同同有繩糾之責也馬仲以
下十二人者當建紹中嘗歷是職各侃侃忠每觸忤
君相意夫苦口之藥利於病向使高宗能盡用其言何
至為姦臣所誤竟削弱不振耶

汪若海 馮康國 王衣 李迨

趙開 曹勛 李植 韓公裔

汪若海字東叟歙人為太學生靖康初以知兵應詔擢
高等康王起兵相州若海請立王為大元帥鎮撫河北
以倚金人之後則京城之圍自解宰相何棄執其議不

果用京城失守若海述麟為書以獻及二帝北行袖書
 抗粘罕請存趙氏繼而出謁康王於濟州勸蚤即位圖
 中興既即位歷轉承事郎監登聞檢院朝廷以張浚宣
 撫川陝議未決若海曰天下者常山蛇勢也秦蜀為首
 東南為尾中原為脊今以東南為首安能起天下之脊
 哉將圖恢復必在川陝繼論軍食迂執政通判沅州以
 讒奪籍謫英州道出臨川時節制江夏軍馬李允文擁
 衆數十萬跋扈不用朝命朝廷命招討使張俊屯江西
 參謀官湯東野與若海故道逢若海謂曰非君莫能開
 其自新若海馳往諭之復說以三策允文感悟即舉軍
 宋史新編卷五十六

東下若海復為書招其徒張用曹成李宏馬友用即以
 其衆二十萬降惟成尚有他志若之移書責之成怒將
 殺若海若海夜宿王林軍帳以請得林軍印奪其衆五
 千人翼日成遁若海遂以其衆歸張俊時朝廷方出師
 若海以為為國家者當化盜賊為我用不可失英雄為
 國患因獻平寇策悉用之累遷直祕閣知江州丁父憂
 卒若海諡達高亮恥為世俗章句學為文操紙筆立就
 路厲風發高宗愛其才嘗書其名諭宰相俾甄錄焉
 馮康國字元通本名輻遂寧府人為太學生負氣節建
 炎中苗劉作亂張浚外倡帥諸將合兵致討念傅等居

中欲得辯士往說之時輻客浚所陳慨請行至杭說傅
 正彥曰自古宦官亂政根株相連若誅鋤必愛禍今二
 公一旦為國家去數十年之患天下蒙福甚大然主上
 春秋鼎盛天下不聞其過豈可遽傳值于襁褓之子且
 前日名為傳位其實廢立二公本心為國奈何以此負
 謗天下傅按劍大怒輻辭氣不屈正彥乃善諭之曰張
 侍郎欲復辟固善然須面議乃遣輻還約浚至杭浚復
 遣輻移書傅等告以禍福使改既又復傳書誦言其罪
 輻至傅黨馬柔吉誅之曰昨張侍郎書不委曲二公大
 怒已發兵出杭矣君尚敢來耶輻曰畏則不來來則不
 宋史新編卷五十六

畏王世修欲拘留輻浚逆知之認為書遺輻云適有客
 自杭來方知二公於社稷初無不利之心甚悔前書之
 輕易也傅等見之喜輻得免俄勤王兵大集傅等始懼
 輻知其可動乃說宰相朱勝非以今日之事當以淵聖
 皇帝為主睿聖皇帝宜復為大元帥少主為皇太姪太
 后垂簾勝非令與傅正彥議皆許諾輻又請褒傅正彥
 如趙普故事遂皆賜鐵券詔補輻奉議郎守兵部員外
 郎賜五品服更名康國高宗反正以張浚宣撫川陝浚
 辟康國主管機宜文字浚至蜀遣康國入奏事詔遣兩
 使為荆湖宣諭使康國之行也上幸浙東不暇降詔旨

康國以自意爲之坐劾貶秩二等紹興三等浚召還與康國俱赴行在浚既黜御史常同一囚論康國罷之起知萬州湖北轉運判官浚相入爲都官員外郎浚去位康國乞補外遷右司員外郎除直顯謨閣知夔州丁母憂起復無諭吳玠軍除都大主管川茶馬卒

王衣字子裳歷城人以門蔭仕中法科歷大理寺正林靈素得幸將毀釋氏以逞其私襄州僧杜德寶毀體然香有司觀望靈素意捕以聞衣閱之曰律自傷者杖靈素求內批竄流之停衣官尋與祠累遷大理少卿韓世忠執苗傅劉正彥獻俘檻車幾百兩先付大理獄將

宋史新編卷五十六

五

盡尸諸市以衣奏詔傅正彥妻子外皆釋之奉詔鞠范瓊獄詞服賜死釋其親屬將佐升大理卿初帶御器械王球爲龍德宮都監盡盜本宮寶玉器玩事覺帝大怒欲誅之衣曰球固可殺然非其所隱匿則盡爲敵有何從復歸國家乎乃寬之先是百司愆戾付寺劾之至三問取伏狀衣奏曰伏與辨二事也若一切取伏是以威迫之不使自直非法意也乞三問未承者聽辨從之詳定一司敕令剛雜犯死罪四十七條書成帝嘉其詳明紹興元年權刑部侍郎明年除集英殿脩撰奉祠既而以薦召復爲言者所格卒于家

李迨開封人未冠入太學以蔭至通判濟州高宗以大元帥過濟守自以才不及遜迨行州事迨應辦軍須無闕會勸進乘輿儀物皆未備迨諳熟典故裁定其制不日而辦上嘆賞卽除隨軍輦運卽位授山東輦運攻金部郎丁父喪詔起復爲御營使司參議官兼措置軍前財用苗傅劉正彥叛勤王之師大集迨流涕謂諸將曰君躬行無慮軍食事平詔轉三官辭不拜除權戶部侍郎加顯謨閣待制爲淮南江浙荆湖等路制置發運使以軍旅甫定乞持餘服許之紹興二年知筠州明年移信州尋奉祠五年連遷龍圖閣直學士爲四川都轉運

宋史新編卷五十六

五

使兼提舉成都等路茶事并提舉陝西等路買馬踰年詔迨以每歲收支之數具旁通驛奏迨奏曰臣嘗考劉晏傳天下歲入緡錢千二百萬而管權居其半今四川權鹽權酒歲入一千九十一萬過晏所權多矣諸窠名錢已三倍劉晏歲入之數彼以一千二百萬贍中原之軍而有餘今以三千六百萬贍川陝一軍而不足冗濫在官員不在軍兵也以與吳玠不合與祠九年金人歸三京命爲京畿都轉運使時孟昶爲權東京留守潛通北使迨察其隱微昶不能平訟于朝且使人告迨曰北人以兵至矣迨曰吾家食祿二百年如果然吾將極

罵以死。者悚然而去降聖節更失於行禮為迨所持
庚自効迨因求罷乃落職與祠歸而庚以京師降金迨
尋復龍圖閣待制知洪州以疾勾祠卒

趙開字應祥普州人登進士第權辟離正用舉者改秩
卽盡室如京師買田尉氏與四方賢俊遊因詞知天下
利病所當罷行者如是七年慨然有通變採弊志宣和
中歷除成都路轉運判官遂奏罷宣和六年所增上供
認額綱布十萬匹減綿州下戶支移利州水脚錢十分
之三又減蒲江六井元符至宣和所增鹽額列其次第
謂之鼠尾帳揭示鄉戶歲時所當輸折科等實數俾人

宋史新編卷五十五

五

人具曉鄉胥不得隱匿竄寄嘗言祖宗朝天下財計盡
歸三司諸道利源各歸漕計故官省而事理因指陳權
茶買馬五害朝廷是其言卽擢都大提舉川陝茶馬事
使推行之。時建炎二年也於是大更茶馬之法比及四
年冬茶引以息至一百七十餘萬緡買馬乃踰二萬匹
張浚宣撫使制以開兼宣撫處置使司隨軍轉運
使專一總領四川財賦開見浚曰蜀之民力盡矣錙銖
不可加獨雜貨稍存贏餘而貪猾認爲已有互相隱匿
惟不恤怨言斷而政行庶可救一時之急浚銳意興復
委且不疑於是人變酒法自成始明年遂徧四路行

宋史新編卷五十五

五

其法又推成都府法於秦州置錢引務最後又變鹽法
者遂奏其不便乞罷之且曰如謂大臣建請務全事
體必須更制卽乞劄與張浚照會詔以其章示浚浚不
爲變時浚治兵秦川經營兩河旬犒月賞費用不貲盡
取辦於開開悉知慮於食貨算無遺策雖支費不可計
而贏貲若有餘吳玠爲四川宣撫副使專治戰守於財
計盈虛未嘗問惟一切以軍期趣辦與開異趣玠數以
不給訴于朝開亦自効老憊句去不許乃特置四川安
撫制置大使之名命席益爲之益前執政詔位宣撫司
上朝論恐未安仍詔張浚視師荆襄川陝明年罷綿州

宣撫司玠仍以宣撫治兵事軍馬聽玠移撥錢物則委
開拘收尋除開徽猷閣待制加玠兩鎮節鉞坐軍需愆
期各貶二秩朝廷故抑揚之使之交解間隙趣辦餉饋
也而開又與席益不協乃詔開赴行在以李迨代之會
疾作不行與祠逾年復右文殿修撰都大主管川陝茶
馬開已病累疏乞去復與祠卒
曹勛字公顯陽翟人父組爲閣門宣贊舍人以占對開
敏得幸徽宗勛用恩補承信郎特命赴進士廷試賜甲
科爲武吏如故靖康初爲閣門宣贊舍人勾當龍德宮
除武義大夫從徽宗北遷過河十餘日謂勛曰不知中

原之民推戴康王否翌日出御衣書領中曰可使即真
來林父母并持葦賢妃邢夫人信命勛間行詣王又諭
勛見康王第言有清中原之策悉舉行之母以我為念
又言藝祖有誓約藏之太廟不殺大臣及言事官違者
不祥勛自燕山遁歸建炎元年至南京以御衣所書進
入高宗泣以示輔臣勛建議募死士航海入金國東京
奉徽宗自海道歸執政難之出勛于外凡九年不遷紹
興中歷遷忠州防禦使金使蕭毅等來命勛為接伴使
未幾落階官為容州觀察使充金國報謝副使召入內
殿帝洒泣諭以懇請親使之意及見金主正使何鑄伏

宋史新編卷五十五

五

地不能言勛反覆開諭乃許還梓宮及太后累遷昭信
軍節度使特金主亮已定侵淮計勛副王倫為稱謝使
還言恭順無他人譏其妄孝宗朝加太尉提舉皇城司
開府儀同三司卒贈少保

李植字元直臨淮人幼明敏篤學兩舉于鄉無處奇
之妻以女高宗開大元帥府羣盜四起餉道既絕轉運
向子諱以植借補迪功郎使督四百艘招募忠義二萬
人自淮入徐趨濟凡十餘戰卒以計達時高宗駐師鉅
野聞東南一布衣統眾而至士氣十倍首加勞問植占
對詳敏高宗大悅親賜之食曰得一士如獲拱璧豈特

直鉤也授承直郎留之幕府植三上表勸進三降手札
將諭植感激知遇言無不盡為汪伯彥黃潛善所忌高
宗既即位歷鄂州通判平馬友孔彥舟二盜張浚上其
功加秩通判荆南遷戶部員外郎時秦檜當國帥府舊
僚率皆外黜浚亦去國植即向祠奉親寓醴陵十九年
杜門不仕檜死除戶部郎中入見帝曰朕故人也方有
意大用以母老每辭便養除知桂陽軍母憂歸葬哀毀
廬墓有白鷺朱草之祥服闋歷遷直敷文閣京西河北
路計度轉運使乾道中遷至直寶文閣江南東路轉運
使兼知建康軍府兼本路安撫使王管行宮留守司事

宋史新編卷五十五

五

植上書言防江十策孝宗嘉納以太府卿召有疾不克
上道遂以中奉大夫寶文閣學士致仕還湘與劉錡胡
安國父子相往還講論言及國事憂形于色始終以和
議為恨年七十六卒諡忠憲有臨淮集

韓公裔字子辰開封人初以三館吏補官充康王府內
知客從王出使金軍為磁人所沮王將南奔與公裔謀
間道潛師夜起遲明至相磁人無知者自是親愛愈篤
王既即位累遷武功大夫貴州防禦使後以事忤黃
潛善降三官帝念舊勞召復之遷至廣州觀察使提舉
佑神觀會修王牒秦檜以公裔帥府舊人奏令修書官

就質其事俄除保康軍承宣使檜疑其捨已而求于帝
銜之諫議大夫汪勃希檜意効與祠檜死復提舉佑神
觀升華容軍節度使尋致仕華容後復為岳陽云卒年
七十五贈太尉諡恭榮公裔律身稱謹不植勢不市恩
又敢與權臣異亦足多者

論曰汪若海諫服叛將馮康國說折二凶有魯仲連之
辨歟王衣兩奏鞫大獄釋無辜數百人有于定國之平
歟李迨趙開更食貨以佐軍需有桑弘羊之心計歟曹
勳之使虜李植之勤王韓公裔之扈從皆歷險阻著勞
效而植與公裔為天子故人公裔又起武吏乃能不附
只尺新編卷重天
權倖退居待時蓋拔於流俗乎

宋史新編卷一百三十八

宋史新編卷一百三十九 列傳八十一

明南京戶部主事莆田柯維騏著

張九成 范如圭 晏敦復

曾幾弟開 黃中 張燾

張闡 胡銓 胡夢昱附 許忻

張九成字子韶錢塘人嘗從楊時學紹興二年策進士
九成對曰禍亂之作天所以開聖人也願陛下以剛大
為心無以憂驚自沮前世中興之主大抵以剛德為尚
去讒節慾遠佞防姦皆中興之本也今閭巷之人皆知
有父兄妻子之樂陛下可不思所以還二聖之軍乎又
宋史新編卷重天

言闡幸聞名國之不祥今此曹名字稍稍有闡臣之所
憂也探第一授鎮東軍簽判忤提刑張宗臣投檄歸從
學者日衆趙鼎薦之再遷著作郎除浙東提刑力辭乃
與祠歸未幾召除宗正少卿權禮部侍郎兼侍講兼權
刑部侍郎余入議和九成謂趙鼎曰金寶厭兵而張虛
聲以撼中國因言十事彼誠能從吾所言則與之和使
權在朝廷鼎既罷秦檜誘之曰且成檜此事九成曰九
成胡為異議特不可輕易以苟安耳檜曰立朝須優游
委曲九成曰未有枉已而能直人上問以和議九成曰
敵情多詐不可不察因在經筵言西漢災異事檜甚惡

之謫守鄂州中丞何鑄論其矯偽欺俗傾附趙鼎落職終父喪素檜取旨上曰自古朋黨畏人主知之此人獨無所畏可與宮觀先是徑山僧宗杲善談禪理九成時注來其間檜令司諫詹大方論其與宗杲謗訕朝政請南安軍凡十四年每檜書就明倚立庭埽歲久雙跌然居師致籙金九成遂歸之檜死起知温州戶部遣吏於軍糧九成移書痛陳其弊戶部持之九成卽囚祠歸數月卒九成經學多訓解然早與學佛者游故議論多偏寶慶初特贈太師封崇國公謚文忠

范如圭字伯達建陽人少從舅氏胡安國受春秋登進士第歷遷校書郎兼史館校勘秦檜建和議金使來無所於館將虛祕書省處之如圭亟見宰相趙鼎曰祕府談訓所藏可使仇敵居之乎鼎竦然爲改館旣而金使至恃傲議多不可從中外憤鬱如圭以書責檜曲學倍師忘讎辱國之罪且曰公不喪心病狂奈何爲此必遺臭萬世矣草奏與史官六人上之金歸河南地如圭輪對言宜遣使朝陵庶慰神靈羣民志帝泫然曰非卿不聞此言卽日遣趙士褒等往檜以如圭不先白己益怒如圭謁告去竟與祠杜門十餘年起通判邵州移荆南

所檜死高宗召對言爲治以知人爲先知人以清心寡

慾爲本又論東南不舉子之俗傷絕人理請舉漢胎赤令以全活之抑亦勾踐生聚報吳意也以直祕閣提舉江西常平茶鹽移利州路提點刑獄以病請祠時宗海竝建儲位未定如圭掇至和嘉祐間名臣奏章凡三十六篇合爲一書囊封以獻請深考羣言仰師成憲斷以至公勿疑帝感悟謂輔臣曰如圭可謂忠矣卽日下詔以普安郡王爲皇子復起如圭知泉州南外宗官寄治邵中挾勢爲暴如圭以法義正之大沮恨密爲浸潤遂以中旨罷領祠如故僦舍邵武以居學者多從之質疑年五十九卒

晏敦復字景初殊之曾孫少學于程頤第進士歷吏部郎官以守法忤呂頤浩出知貴溪縣累遷權吏部侍郎除給事中居兩月論駁凡二十四事議者憚之復爲吏部侍郎彗星見詔求直言敦復奏昔康澄以賢士藏匿四民遷業上下相徇廉恥道消毀譽亂真直言不聞爲深可畏臣嘗卽其言考已然之事多本於左右近習及姦邪以巧佞轉移人主之意臣願防微杜漸以助應天之實紹興八年金遣使來要以難行之禮詔侍從臺諫條奏所宜敦復言一事旣屈必以他事來屈我小有違異卽成黨端社稷存亡皆在其掌握矣時秦檜方力贊

屈已之說外議羣起而未敢行勾龍如淵說檜擇人為
臺官使擊去異論於是如淵施廷臣莫將皆據要地人
皆駭愕敦復與尚書張壽疏言如淵廷臣庸人但知觀
望將則姦人也陛下奈何與此輩斷國論乎既又與壽
等入對爭之檜使所親諭曰公能曲從兩地旦夕可至
對曰吾終不為身計誤國家况吾薑桂之性到老愈辣
請勿言檜卒不能屈始檜再相朝士相賀敦復與李彌
遜獨有憂色曰姦人相矣張致遠魏在皆以其言為過
及竄胡銓敦復謂人曰頃言秦之姦諸君不以為然今
方專國便敢爾他日何所不至耶權吏部尚書兼江淮

宋史新編卷五十九

四

等路經制使尋請外以寶文閣直學士知衢州奉祠卒
年七十一敦復靜默如不能言立朝論事無所避帝嘗
謂之曰卿鯁峭敢言可謂無忝爾祖矣

曾幾字吉甫河南人幼有識度入太學有聲以兄弼恤
恩授將仕郎試吏部優等賜上舍出身擢國子正歷校
書郎林靈素得幸徽宗朝士爭趨之幾與李綱傅崧卿
皆稱疾不往視久之為應天少尹歷江西浙西提刑兄
禮部侍郎開與秦檜力爭和議去位幾亦罷逾月除廣
西轉運副使徙京南路請閒得崇道觀復為廣西運判
固辭僑居上饒檜死起為浙西提刑知台州賀允中薦

召對以疾辭除直祕閣歸故治未幾復召對幾言士氣
不振陛下欲起之於一朝矯枉者必過直雖有折檻
斷鞅牽裾還笏若賣直干譽者願加優容時高宗懲檜
擅權方開言路故幾先事陳之授祕書少監幾承平時
已為館職去三十八年而復至須鬢皓白衣冠偉然每
會同舍多談前輩言行臺閣典章薦紳推重焉權禮部
侍郎兄崧開皆是職人以為榮引年請謝曰臣無補萬
一惟遂退有禮尚不負陛下拔擢上閔勞以事提舉玉
隆觀後升至敷文閣待制金犯塞定議親征有欲遣使
詣敵求緩師者幾疏為朝廷計正當嘗膽枕戈專務節

宋史新編卷五十九

五

儉經武外一切置之且前日詔諸將傳檄數金君臣如
叱奴隸何辭可與之和耶帝壯之孝宗受禪將召屢請
老乃遷通奉大夫致仕卒年八十二謚文清幾事親孝
母死蔬食十五年三任嶺表家無南物人稱其廉早從
舅氏孔文仲武仲講學又從劉安世胡安國游其學益
粹為文純正雅健詩尤工有經說二十卷文集三十卷
子逢至司農卿逮終敷文閣待制而逢最以學稱
開字天游少好學善屬文登崇寧進士第歷起居舍人
權中書舍人多所論駁忤時相意左遷監大寧監鹽井
漫召屢罷建炎中召為中書舍人累遷禮部侍郎

郎兼直學士院時秦檜專主和議開當草國書辨視體制非是論之不聽遂請罷改兼侍讀檜嘗招開慰以溫言且曰主上虛執政以待開曰儒者所爭在義苟爲非義高爵厚祿弗顧也願聞所以專敵之禮檜曰若高麗之於本朝耳開曰主上以聖德登大位臣民之所推戴列聖之所聽聞公當彊兵富國尊主庇民奈何自卑辱至此非開所敢問也又引古誼折之檜大怒曰侍郎知故事檜獨不知耶他日開又至政事堂問計果安出檜曰聖意已定向何言公自取大名而去如檜第欲濟國事耳時詔侍從臺諫集議開上疏謂當修德立政嚴於

宋史新編卷三十九

六

爲備不待屈已陛下之志成矣檜曰此事大係安危開曰今日不當說安危只當論存亡檜矍然會胡銓上封事痛詆檜極稱開由是罷去居閒十餘年黃達如請籍和議同異爲士大夫升黜卽擢達如監察御史首劾開褫職後復祕閣修撰卒年七十一檜死始復寶文閣待制盡還致仕遺表恩數開從游酢學其留南京劉安世一見如舊定交終身師友淵源固有所自云

黃中字通老邵武人以蔭補官高宗策進士親擢第二授保寧軍節度推官二十餘年秦檜死乃召爲校書郎歷司封員外郎兼國子司業芝草生武成廟不以聞官

更陰畫圖以獻宰相謂祭酒周紹與中曰治世之端推而不奏何耶紹未對中曰治世何用此爲使金還緊遷權禮部侍郎中之初還也言金治汴宮必徙居見迫宜早爲計上矍然宰相顧謂中曰沈介歸殊不聞此何耶居數日中白宰相請以妄言待罪馮恩退怒語侵中已乃除介吏部侍郎徙中以補其處中猶以備邊爲言又不聽遂請補外上不許曰黃中恬退有守除左史不數月金主亮已擁衆渡淮朝臣爭遣家逃匿比敵退唯中與陳康伯家屬在城中衆慙服兼給事中內侍選官不應法諫官劉度坐論龍大淵罷中皆不書讀羣小相與

宋史新編卷三十九

七

媒孽罷去尹穡希意詆中爲張浚黨乾道初引年致仕居六年孝宗召對問勞甚渥以爲兵部尚書兼侍讀疏陳十要道以爲用人而不自用以公議進退人才察邪正廣言路核事實節用度擇監司懲貪吏陳方略考兵籍上亟稱善中力求去竟以龍圖閣學士致仕凡邑里後生上謁必訓以孝弟忠信朱熹裁書以見願進於門弟子之列其爲人敬慕如此其後上手書遣使訪朝政闕失進端明殿學士屬疾手草遺表猶以山陵欽宗權宮爲言深以人主之職不可假之左右爲成卒年八十五贈正議大夫謚簡肅有奏議十卷

張燾字子公根之子也。宣和八年進士。第三人嘗為確
雍錄。秘書省正字。靖康元年。李綱為親征行營使。燾
入幕。綱貶親知坐累者十七人。燾亦貶。建炎初起。通判
湖州。明受之。變賊矯詔俾燾撫諭江浙。燾不受。高宗復
辟。詔求言。燾上書言措置江防非計。徒費民財。損官賦
不適於用。又言侍從臺諫觀望。意指毛舉細務。至國家
大事坐視不言。又言巡幸所至營繕。困民越棲。會稽似
不如是。紹興二年。呂頤浩薦除司勳員外郎。遷起居舍
人。又遷中書舍人。呂社之撫諭淮西也。燾謂張浚曰。社
書生不更軍旅。何可輕付浚。不從。遂致鄆瓊之變。七年

宋史新編卷五十九

八

張浚特賜進士出身。浚浚兄也。燾執奏謂陛下方與浚
圖回大業。何以塞公議。上以命起居郎樓炤。炤又封還
起居舍人何掄。乃與書行。燾與炤求去。不許。言者論之
以集英殿脩撰。奉祠。明年以兵部侍郎召。上曰。卿去止
緣張浚。燾曰。臣苟有所見。不敢不言。臣若不言。豈惟負
陛下。亦負張浚。上因問圖治一紀。收効蔑然。其弊安在。
燾曰。自昔有為之君。未有不先定規模。而能收効者。往
者進臨大江。退守吳會。未暮月而或進。或却。豈不為敵
所窺乎。今陛下相與斷國論者。二三大臣而已。一紀之
間。十四命相。執政遞遷。無慮二十餘日。月逝矣。大計不

容復誤。願以先定規模為急。尋權更部尚書。時金使至
境。詔欲屈已。就和。令侍從臺諫條上。燾言。天將興之。誰
能廢之。陛下飛龍濟州。天所命也。敵騎屢犯。行闕不能
為。虞甲寅一戰。敗敵師。丙辰再戰。却劉豫。丁巳鄆瓊。雖
叛。實為偽齊廢滅之資。皆天所贊也。臣以是知上天悔
禍。有期中興。不遠矣。今此和議。果天誘其衷。必不復強
我以難行之禮。如二三其說。便當以大義絕之。謹邊防
厲將士。相時而動。毋取必於彼。而取必於天而已。乃若
略國家之大恥。置宗社之深讎。躬率臣民。屈膝于金。而
臣事之。而覲和議之必成。非臣所敢知也。上愀然變色。

宋史新編卷五十九

九

曰。卿言可謂忠。朕且熟議。燾頓首謝。金使張通古蕭哲
至。朝議欲上拜金。詔燾曰。陛下信王倫之虛詐。遽欲屈
而聽之一屈。之後不可復伸。羣臣莫能正救。曾魯仲連
之不如。豈不獲罪於天下萬世。既而監察御史施廷臣
力贊和議。擢侍御史。司農寺丞莫將。忽賜第。擢起居郎。
朝論大駭。燾率侍郎晏敦復。疏請斥逐少杜羣枉之門。
於是將廷臣皆不敢拜。燾又面折檜黨。勾龍如淵曰。達
觀其所舉。君薦七人。皆北面。張邦昌今囁嚅附會。墮敵
計。他日必背君親矣。秦檜患之。燾亦自知得罪。託疾在
告。檜使樓炤諭意。欲以為直院。燾大駭曰。果有此言。愈

不敢出矣檜不能奪乃止和議成范如圭請遣使朝八
陵遂命判大宗正士儂與燾偕行且命修奉令荆湖帥
臣岳飛濟其役陵前湖水久涸二使垂至忽湧溢父老
驚歎以爲中興之兆燾歸即奏疏曰自古戡定禍亂非
武不可狼子野心不可保持久矣伏望修武備俟曩際
起而應之電掃風驅盡俘醜類以告諸陵然後盡天子
之孝矣上問諸陵寢如何燾不對唯言萬世不可忘此
賊上默然燾因請求固陵不用金玉謂金玉珍寶動人
耳目又其爲物自當流布於世理必發露燾又言頃劉
豫初廢人情恂恂我斥候不明坐失機會今又聞敵於

宋史新編卷五十九

十

淮陽作筏造繩索不知安用諸將又見黃河船盡拘北
岸悉爲敵用往來自若無一人敢北渡者願飭邊吏磨
耳目先事而防所言皆切中時病秦檜方主和愷恐少
忤敵意悉置不問成都謀帥上諭檜曰張燾可第恐道
遠憚行檜以諭燾燾曰君命也焉敢辭以寶文閣學士
知成都府兼本路安撫使付以便宜燾因言官吏害民
者請先罷後勿許之又言軍興十餘年日不暇給今和
議甫定願汲汲以政刑爲先務上曰當書之座右在蜀
四年乞祠歸凡十有三年檜死舊人在者皆起燾除知
建康府兼行宮留守居二年進端明殿學士二十九年

燾萬壽觀兼侍講以疾力辭不許除吏部尚書初燾
欲立普安郡王爲嗣顯仁皇后意未欲遲回久之顯仁
崩上問燾方今大計燾以儲貳對上曰朕懷此久矣旋
當議典禮又因對言甲庫萃工巧以蕩上心酒庫酷良
醞以奪官課且乞罷減教坊樂工上曰卿言可謂責難
於君悉詔罷之燾屢乞骸三十年以資政殿學士致仕
建寧太中大夫給真奉三十一年八月落致仕復知建
康府時金人窺江建業民驚徙過半聞燾至人情稍安
尋詔沿江帥臣條上恢復事宜燾首陳十事大率欲預
備不虞持重養威觀釁而動期於必勝孝宗受禪除同

宋史新編卷五十九

知樞密院既而遷參知政事以老病不拜臺諫交章留
之除資政殿大學士提舉萬壽觀兼侍讀謁告將理許
之及家固求致仕卒年七十五益忠定燾外和內剛帥
蜀有惠政民祠之不忘始論和議歸之于天士論歉然
洎繳駁施廷臣之奏朝野復一辭歸重焉

張闡字大猷永嘉人幼力學善屬文未冠由舍選貢京
師登進士第歷鄂台二州教授紹興十年給事中林待
聘薦召試館職除秘書省正字遷校書郎兼吳益王府
教授十三年遷秘書郎兼國史院檢討官秦檜每薦臺
諫必先諭以已意嘗謂闡曰秘書又次欲以臺中相處

何如關訖曰丞相見知得老死祕書幸矣檜默然竟罷
 奉祠歷泉衢二州通判二十五年冬帝躬挽萬機起闈
 提舉兩浙市舶入為御史臺檢法官升吏部員外郎帝
 妙選宮僚謂莊重老成無踰闈者改祠部兼建王府贊
 讀三十一年春大雨無麥苗荆浙盜起應詔陳弭災禦
 盜之術帝嘉納遷將作監進宗正少卿孝宗即位闈權
 工部侍郎兼侍講入謝言諸將以敗為捷冒爵秩州廂
 禁軍因覃霽鼓譟希厚賞不可不正其罪悉為施行是
 冬給札侍從臺諫條具時務當時應詔數十人惟闈與
 國子司業王十朋陳時政斥權倖無所回隱明日召兩
 宋史新編卷百五

人對內殿大加稱賞賜酒及御書隆興元年真拜工部
 侍郎時教易臺諫闈力言之請增廣諫員帝曰臺諫好
 名如某人但欲得直聲而去闈曰唐德宗疑姜公輔為
 賣直陸贄切諫願陛下深以為鑒金人求和帝與闈議
 闈曰彼欲和畏我耶愛我耶直款我耳力陳六害不可
 許帝曰朕意亦然姑隨宜應之頃之除工部尚書兼侍
 讀屢引疾乞骸骨帝不忍其去二年請益力迺除顯謨
 直學士與祠歸陛辭帝問所欲言闈奏許和則忘祖宗
 之讎棄四州則失中原之心遣歸正人則傷忠義之氣
 惟陛下毋忘老臣昔之言居家踰月卒年七十四特

贈端明殿學士朱熹嘗言秦檜桀敵要君力主和議摧
 折忠臣義士之氣遂使士大夫懷安成習至癸未和議
 則知其非者鮮矣朝論間有建白率雜言利害其言金
 人世雖不可和者惟胡左史銓張尚書闈耳
 胡銓字邦衡廬陵人建炎二年策士銓對萬餘言高宗
 將以冠多士有忌其直者移第五授撫州軍事判官未
 二會隆祐太后避兵贛州金人躡之銓以漕檄攝本州
 幕募鄉丁助官軍捍禦第賞轉承直郎紹興中兵部尚
 書呂祉以賢良方正薦賜對除樞密院編修官宰臣秦
 檜決策主和金使以詔諭江南為名中外洶洶銓上疏
 宋史新編卷百五

曰臣謹案王倫本一狎邪小人市井無賴頃緣宰相無
 識遂舉以使虜專務詐誕欺罔天聽驟得美官天下之
 人切齒唾罵今者無故誘致虜使以詔諭江南為名是
 欲臣妾我也也是欲劉豫我也劉豫臣事虜南面稱王
 自以為子孫帝王萬世不拔之業一旦豺狼改慮猝而
 縛之父子為虜商監不遠而倫又欲陛下効之夫天下
 者祖宗之天下也陛下所居之位祖宗之位也奈何以
 祖宗之天下為金虜之天下以祖宗之位為金虜藩臣
 之位陛下屈膝則祖宗廟社之靈盡汗夷狄祖宗數
 百年之赤子盡為左衽朝廷宰執盡為陪臣天下士大

夫皆當裂冠毀冕變為胡服其時豺狼無厭之求安知不加我以無禮如劉豫也哉夫三尺童子至無識也指犬豕而使之拜則怫然怒今醜虜則犬豕也堂堂大國相率而拜犬豕曾童孺之所羞而陛下忍為之耶倫之議乃曰我一屈膝則梓宮可還太后可復淵聖可歸中原可得嗚呼自變故以旁主和議者誰不以此說啗陛下哉然而卒無一驗則虜之情偽已可知矣而陛下尚不覺悟竭民膏血而不恤忘國大讎而不報含垢忍恥舉天下而臣之甘心焉就令虜決可和盡如倫議天下後世謂陛下何如主况醜虜變詐百出而倫又以姦邪

宋史新編卷五十九

四

濟之梓宮決不可還太后決不可復淵聖決不可歸中原決不可得而此膝一屈不可復伸國勢陵夷不可復振可為痛哭流涕長太息矣向者陛下問關海道危如累卵當時尚不忍北而臣虜况今國勢稍張諸將盡銳士卒思奮只如頃者醜虜陸梁偽豫入寇固嘗敗之於襄陽敗之於淮上敗之於渦口敗之於淮陰較之往時蹈海之危固已萬萬儻不得已而至於用兵則我豈遽出虜人下哉今無故而反臣之欲屈萬乘之尊下穹廬之拜三軍之士不戰而氣已索此魯仲連所以義不帝秦非惜夫帝秦之虛名惜天下大勢有所不可也冷內

而百官外而軍民萬口一談皆欲食倫之肉謗議洶洶陛下不聞正恐一旦變作禍且不測臣竊謂不斬王倫國之存亡未可知也雖然倫不足道也秦檜以腹心大臣而亦為之陛下有堯舜之資檜不能致君如唐虞而欲導陛下為石晉近者禮部侍郎曾開等引古誼以折之檜乃厲聲責曰侍郎知故事我獨不知則檜之遂非復諫已自可見而乃建白令臺諫侍臣僉議可否是蓋畏天下議已而令臺諫侍臣共分謗耳有識之士皆以為朝廷無人吁可惜哉孔子曰微管仲吾其披髮左衽矣夫管仲霸者之佐耳尚能變左衽之區而為衣裳之

宋史新編卷五十九

五

會秦檜大國之相也反驅衣冠之俗而為左衽之鄉則檜也不唯陛下之罪人嘗管仲之罪人矣孫近傅會檜議遂得參知政事天下望治有如饑渴而近伴食中書漫不敢可否事檜曰虜可和近亦曰可和檜曰天子當拜近亦曰當拜臣嘗至政事堂三發問而近不答但曰已令臺諫侍從議矣嗚呼參贊大政徒取充位如此有如虜騎長驅其能折衝禦侮耶臣竊謂秦檜孫近亦可斬也臣備員樞屬義不與檜等共戴天區區之心願斷三人頭竿之藁街然後羈留虜使責以無禮徐與問罪之師則三軍之士不戰而氣自倍不然臣有赴東海而

死爾寧能起小朝廷求活耶坐除名編管昭州朝臣多
 救之者檜追公論改監廣州鹽倉復改簽書威武軍判
 官諫官羅汝楫希意劾銓遂編管新州守臣張棟誣銓
 與客唱酬怨謗調吉陽軍凡九年檜死量移衡州銓書
 初上也宜興進士吳師古錄傳之金人募其書千金其
 謫廣州也朝士陳剛中以啓事為賀其謫新州也同郡
 王廷珪贈之詩有癡兒不了官中事男子要為天下奇
 之句師古廷珪坐流遠州剛中謫知安遠縣死焉三十
 一年銓得自便孝宗卽位累遷祕書少監擢起居郎論
 左右史失職者四詔從之兼侍講國史院編修官進言

宋史新編卷五十九

夫

乞都建康下臨中原此高光與王之計也時旱蝗星變
 詔問政事闕失銓謂堯舜明四目達四聰雖有共鯀不
 能塞也陛下自卽位以來號召逐客與臣同召者張燾
 辛次膺王大寶王十朋今燾去矣次膺去矣十朋去矣
 大寶又將去惟臣在爾以言為諱而欲塞災異之源臣
 知其必不能也又言周世宗斬敗將何徽等七十人軍
 威大震近宿州之敗士死者滿野而敗軍之將以所得
 金賂權貴以自解陛下非信賞必罰以應天不可其論
 納諫曰今廷臣以緘默為賢容悅為忠馴至興元之幸
 所謂一言喪邦上曰非卿不聞此金人來成銓謂金人

知陛下銳意恢復故以甘言款我願絕口勿言和字既
 而詔以和戎遣使大詢于庭主和者半可否者半言不
 可和者銓一人而已乃獨上一議曰京師失守自耿南
 仲主和二聖播遷自何臬主和維揚失守自汪伯彥黃
 潛善主和完顏亮之變自秦檜主和議者乃曰外雖和
 而內不忘戰此向來權臣誤國之言也一溺於和不能
 自振尚能戰乎除宗正少卿乞補外不許明年兼國子
 祭酒尋除權兵部侍郎上以災異詔廷臣言闕政急務
 銓以振災為急務議和為闕政其議和略曰自靖康迄
 今四十年三遭大變皆在和議肉食鄙夫萬口一談牢

宋史新編卷五十九

十七

不可破非不知和議之害而爭言為和者有三說焉曰
 偷儒曰苟安曰附會小人之情狀具於此矣今日之議
 若成則有可弔者十若不成則有可賀者亦十何謂可
 弔者十李沆謂王旦曰我死公必為相切勿與虜講和
 吾聞出則無敵國外患如是者國常亡此可弔者一也
 中原謳吟思歸之人日夜引領一與虜和則中原絕望
 後悔何及此可弔者二也海泗今日之藩籬咽喉也彼
 得海泗且決吾藩籬以瞰吾室扼吾咽喉以制吾命此
 可弔者三也紹興戊午和議既成檜建議遣二三大臣
 如路允迪等分往交割歸地一旦叛盟劫執允迪等臣

恐後車又將覆也此可弔者四也紹興之和首議決不與歸正人口血未乾盡變前議今必盡索歸正之人與之則反側生變不與則虜決不肯但已猝有逆亮之謀不知何以待之此可弔者五也自檜當國二十年間竭民膏血以餌犬羊迄今府庫無旬月之儲自此復和則蠹國害民始有甚焉者矣此可弔者六也今日之患兵費已廣養兵之外又增歲幣歲幣之外又有私覲私覲之外又有賀正生辰之使賀正生辰之外又有泛使生民疲於奔命帑廩涸於將迎瘠中國以肥虜陛下何憚而爲之此其可弔者七也側聞虜人嬖書欲書御名欲

宋史新編卷百九

六

去國號大字欲用再拜議者以爲繁文小節不必計較夫四郊多壘卿大夫之辱楚子問鼎義士之所深恥獻納二字富弼以死爭之今臣子欲君父屈已以從之則是多壘不足辱問鼎不必恥獻納不必爭此其可弔者八也臣恐再拜不已必至稱臣稱臣不已必至請降請降不已必至納土納土不已必至銜壁銜壁不已必至與觀輿觀不已必至如晉帝青衣行酒然後爲快此其可弔者九也事至於此求爲匹夫尚可得乎此其可弔者十也儻乾剛獨斷追回使者魏杞康濟等絕請和之議以鼓戰士下哀痛之詔以收民心則有可賀者亦十

省數千億之歲幣一也專意武備足食足兵二也無書名之恥三也無去大之辱四也無再拜之屈五也無稱臣之忿六也無請降之禍七也無納土之悲八也無銜壁輿觀之酷九也無青衣行酒之寃十也去十弔而就十賀利害較然雖三尺童穉亦知之而陛下不悟春秋左氏謂無勇者爲婦人今日舉朝之士皆婦人也自符離之敗朝廷已棄唐鄧海泗與金和至是金又欲得商秦地邀歲幣留使者魏杞分兵攻淮銓以本職措置浙西淮東海道時金兵號八十萬高郵守臣陳敏拒敵射陽湖而大將李寶預求密詔爲自安計擁兵不救銓劾

宋史新編卷百九

十九

奏之寶懼始出師倚角時大雪河冰皆合銓先持鐵鎚鎚冰士皆用命金人遂退久之與祠乾道初以集英殿修撰知漳州改泉州趣奏事留爲工部侍郎其後屢與祠進至端明殿學士召歸經筵銓引疾力辭以資政殿學士致仕卒諡忠簡有澹菴集一百卷其與祠歸廬陵會上所著易春秋周禮禮記解孫槻榘皆至尚書同邑有胡夢昱者字季昭寶慶初爲大理寺評事應詔上書訟濟王寃史彌遠怒寃象郡以死人稱小澹菴端平更化追贈朝奉郎錄其子

許忻拱州人宣和三年進士高宗時爲吏部員外郎是

時金使張通古在館忻上疏極論和議不便其略曰金人所謂講和者已然之禍陛下所親見今王倫誘致金人責我以必不可行之禮以詔諭江南為名則是飛尺書而下本朝豈講和之謂哉臣竊料陛下必不忍為也萬一奉其詔令則將變置吾之大臣分部吾之諸將邀求無厭靡有窮極當此之時陛下欲從之則無以立國不從之則復責我以違令其何以自處乎方王倫之為此行也雖開卷之人亦知其取笑外夷為國生事今無故誘狂離悖慢如此若猶倚信其說而不寢誠可慟矣使賈誼復生謂國有人乎哉無人乎哉為今之計獨有

宋史新編卷三十九

二十

陛下幡然改慮布告中外王倫賣國之罪當行誅責以釋天下之疑然後激厲諸將謹捍邊陲無墮敵計進用忠正黜遠姦妄以振紀綱以修政事務為實效不事虛名夕慮朝謀以圖興復庶乎可矣臣聞萬人所聚必有公言今在廷百執事之臣與中外一心皆以金人之詔為不可從公言如此陛下獨不察乎疏入不省後忻乞外補授荆湖南路轉運判官謫居撫州起知邵陽卒論曰秦檜導高宗苟安一隅忘親釋怨誤國可勝道哉從臣引義固爭甘去位窮居而不悔如張九成范如圭晏敦復黃中曾幾兄弟不媿賢師友矣張壽亦庶幾有

父風乎張闡胡銓歷兩 力排和議而許忻之疏頗切頗與銓同胡夢昱亦 銓而與者舊史逸其事特附載之韓退之曰無亦使 無傳云

宋史新編卷一百二十九

宋史新編卷三十九

主

明南京戶部主事莆田柯維騏著

蔣猷

薛微言

胡交脩

勾濤

趙遠

炎表臣

劉一止

弟學

恭崇禮

呂本中

劉才邵

蔣猷字仲遠金壇人第進士政和四年拜御史中丞兼侍讀有直聲嘗論廷臣何人主意承宰執風旨此風不可長輔臣奏事殿上雷同無可否非論道獻替之體內侍省不謀臺察系元豐官制楊戩不當除節度使趙良

宋史新編卷一百四十

嗣不宜出入禁中上皆嘉納至揭其章內侍省且詔自今無得規圖節制又疏孟昌齡徐鑄等姦狀歷吏部尚書以微猷閣直學士知婺州請祠歸召為刑部尚書兼資善堂翊善靖康初奉上表起居太上皇帝於淮陰且持詔貶童貫猷奏貫得罪天下願黜遠之太上以為然亟令宣詔趣貫赴貶近遂奉太上還京移兵部尚書累官正議大夫引疾授微猷閣直學士奉祠卒贈特進薛微言字德老溫州人登進士第為樞密院計議官紹興二年遣使分行諸路微言以權監察御史宣諭湖南時郴道桂陽旱飢微言請于朝不待報即發衡米朱以

振而以經制銀市米價之所刺舉二十人使還他使皆進擢宰相呂頤浩以微言專擅出知興國軍後擢至起居舍人秦檜議和微言與晏敦復等七人同拜疏爭之一日檜於上前論和微言直前引義固爭反復數刻中寒疾卒高宗念之特優恤焉子季宣有傳

胡交脩字已林晉陵人登進士第授泰州推官試詞學兼茂科得首選歷起居舍人起居郎既而以右文殿脩撰知湖州高宗即位以中書舍人召辭不至改微猷閣待制奉祠越二年復以舍人召詔守臣津發尋進給事中直學士院兼侍講帝出手詔訪以弭盜保民豐財裕

宋史新編卷一百四十

國疆兵禦戎之要交脩疏言昔人謂飯有麥飯牀有故絮雖儀秦說之不能使為盜惟其凍餓無聊日與死迫然後忍以其身棄之於盜賊陛下開其自新之路豐其衣食之源則悔悟者更相告語歡呼而歸其不變者黨與攜落亦為吏士所係獲而盜可弭盜弭則可以保民矣沃野千里殘為盜區皆吾杭稻之地操弓矢帶刀劍椎牛發冢白晝為盜皆吾南畝之民陛下撫而納之反其田里無急征暴斂啓其不肖之心耕桑以時各安其業穀帛不可勝用而財可豐財豐則可以裕國矣日者翟興連西路董平據南楚什伍其人為農為兵不數年

積粟充物雄視一方盜賊猶能爾况以中興二百郡地
欲彊兵以禦寇不能為翟與輩之所為乎世以為名言
累遷翰林學士知制誥兼侍讀久之遷刑部尚書蜀帥
席益既去帝問交脩孰可守蜀者以從予世將對遂用
之世將在蜀五年號為名帥徽宗配享功臣交脩定議
韓忠彥人大允服紹興八年以親老乞祠便養帝曰卿
去行復召矣九年召除兵部尚書翰林學士兼侍講逾
年復乞外除端明殿學士知合州却私請免上供萬計
數月卒交脩簡重寡言進止有度為文不事琢雕坦然
明白在詞苑號稱職自其從祖宿從父宗愈至交脩世

宋史新編卷一百一

三

將皆在禁林中興以後學士三八者自交脩始交脩哀
次為書號四世絲綸集以侈一門之遇至於事繼母以
孝聞撫二弟極友愛可謂文行兼副矣

勾濤字景山成都人崇寧登進士第紹興七年遷至起
居舍人兼權中書舍人都統制劉光世乞罷丞相張浚
欲以呂祉代之濤謂祉疎庸淺謀必敗事未幾祉死於
亂浚聞之夜半召濤愧謝除中書舍人明年除史館脩
撰重脩哲宗實錄復脩徽宗實錄丞相趙鼎諭旨宜婉
辭紀載濤曰崇寧大觀大臣誤國以稔今禍藉有隱諱
如天下野史何除給事中求去以微猷閣待制知池州

改與祠俄除荆湖北路安撫使知潭州秦檜嘗令人道
意欲與共政濤以書謝之檜諷言者劾濤不報濤疏論
時事之害政者有五帝歎忠直賜繪綵茶藥秩滿與祠
久之帝謂檜曰勾濤久閒性喜泉石可進職與一山水
近郡檜對求嘉有天台鴈蕩之勝帝曰求嘉太遠其以
湖州命之俄卒年五十九帝震悼顧近臣曰勾濤死矣
惜哉贈左太中大夫濤身長七尺風貌偉然頗以忠亮
自許國有大議帝必委心延訪往復酬詰率漏下數刻
始罷料邊情如在目前知名之士多所薦進有文集十
卷西掖制書十卷奏議十卷

宋史新編卷一百一

四

趙逵字莊叔資州人讀書數行俱下尤好聚古書紹興
中類省奏名廷對論君臣父子之情甚切擢第一時秦
檜意有所屬而逵對獨當帝意檜不悅即罷知舉王儼
授逵左承事郎簽書劔南東川帝嘗問趙逵安在檜以
實對久之帝又問除校書郎逵單車赴闕征稅者希檜
意搜行囊皆書籍才數金而已既就職未嘗私謁檜愈
恨逵廣御製芝草詩有皇心未敢宴安圖之句檜怒曰
逵猶以為未太平耶又謂逵曰館中祿薄能以家來乎
逵曰親老不能涉險遠檜徐曰當以百金為助又遣所
親申前言諷逵往謝逵不答檜滋怒欲摺之會檜死逵

著作佐郎兼權禮部員外郎帝謂曰卿始終皆朕自擢卿登第後爲大臣沮格久不見卿秦檜曰薦士未嘗一語及以此知卿不附權貴真天子門生也詔充普安郡王府教授連遷起居郎入謝帝又曰秦檜炎炎不附者惟卿一人達曰受陛下爵祿而奔走權門臣不惟不敢亦且不忍遂除中書舍人登第六年而當外制南渡後未有也帝語王綸曰趙達純正可用朕於蜀士未見其比先是達嘗薦杜莘老唐文若孫道夫皆蜀名士至是舉士又以馮方劉儀鳳李石郊次雲應詔宰執以聞帝曰蜀人道遠不因論薦無由得知前此蜀中宦游者多

宋史新編卷五十四

五

隔絕不得一至朝廷甚可惜也自檜權深抑蜀士故帝語及之達以疾卒年四十一帝杖淚嘆息達嘗自謂司馬溫公不近非色不取非財吾雖不肖庶幾慕之帝亟稱達不附麗又謂文章似蘇軾故稱小東坡未及用而死惜其論建不傳于世有棲雲集三十卷

吳表臣字正仲永嘉人登進士第擢通州司理陳瓘謫居郡中一見而器之歷官右正言高宗詔臺諫條陳大利害表臣策多見用以病請補外以直祕閣知信州紹興初召爲司勳郎中遷左司詔百官陳裕國疆兵之策表臣獻十事除左司諫給事中胡安國以論事不合罷

表臣疏留之前宰相朱勝非同都督江淮軍馬表臣累疏帝不聽遂罷表臣授黃巖丞尋除提點浙西刑獄召爲祕書少監歷遷兵部侍郎建崇二國公就外傳兼翊善遷至吏部尚書兼翰林學士時秦檜欲令使金議地界指政事堂曰歸來可坐此表臣不答又以議大禮忤意罷去俄起知婺州課最除敷文閣待制三歲請祠許之進直學士家居數年卒年六十七表臣晚號湛然居士自奉無異布衣時鄉論推其清約

宋史新編卷五十四

六

薦爲詳定一司勅令所刪定官紹興初召試館職帝稱善欲驟用執政不樂除祕書省校書郎遷監察御史請倣劉晏法瀕江置司以制國用鄉村置義倉以備水旱後多採用其言遷起居郎奏事帝迎語曰朕親擢也絲六察遷二史祖宗時有幾一止謝先朝惟張澂李杲耳因極陳堂吏宦官之蠹執政植私黨無憂國心翌日罷奉祠歷擢中書舍人兼侍講莫將賜出身除起居郎一止論將以助和議驟綴從班臣恥與同命乞併罷不報遷給事中居瑣闥百餘日繳奏不已用事者始忌奏其迎合李光復罷奉祠進敷文閣待制御史中丞何若又

奏論落職罷祠後八年請老復職致仕秦檜死召至國門以病不能拜力辭進直學士致仕卒年八十三一止冲澹寡欲嘗誨其子曰吾平生通塞聽於自然唯機括不生故方寸自有樂地博學無不通為文不事纖刻制語坦明有體嘗言訓誥者賞善罰惡詞也豈過情溢美怒鄰罵坐之為哉其草顏魯公孫特命官制甚偉帝歎賞為手書之詩自成家呂本中陳與義讀之曰語不自入間來也有類葉五十卷

寧止字無虞登進士甲科歷兩浙轉運判官苗劉之變寧止馳詣呂頤浩劉光世勉以忠義退而具軍須以佐

宋史新編卷百十

七

勤王高宗復辟除右司郎官累遷吏部侍郎進徽猷閣直學士知秀州以顯謨閣奉祠卒寧止有文名慷慨喜論事指切時政多人所難言乞禁王安石日錄復賢良方正科用司馬光十科薦士法倣唐制宰執論事以諫官侍立皆其顯顯者寧止與一止岑皆羣從昆弟帝嘗稱寧止忠一止清岑敏云有教忠堂類藁十卷

恭崇禮字叔厚高密人祖父皆中明經進士科崇禮入太學登重和元年上舍第調淄縣主簿歷起居郎攝給事中召試政事堂為制誥三篇不淹晷而就辭翰奇偉拜中書舍人進用之速近世所未有高宗猶以為得之

晚車駕如平江有旨追復鄒浩官崇禮當行詞有曰英爽不亡想生氣之猶在茲諛已死知朽骨之尚寒同列推重除試尚書吏部侍郎時從官惟崇禮與汪藻尋兼直學士院以徽猷閣直學士知漳州徙知明州召為吏部侍郎兼權直學士院時兵革後省曹簿書殘毀幾盡崇禮再執銓法熟於典故討論沿革援據該審吏不得容其私後有詔重刊七司條勅崇禮所建明悉書為令移兵部侍郎仍進直學士院未幾御筆除翰林學士再入翰林凡五年所撰詔命數百篇不私美不寄怨深得代言之體以寶文閣直學士知紹興府劉豫導金人入

宋史新編卷百十

八

侵楊楚震擾高宗躬御戎衣次吳會崇禮以近臣承寧方面謂浙東一道為行都肘腋之地備禦不可不謹密疏於朝得便宜從事於是繕城郭厲甲兵輸錢帛以犒王師簡舟艦以扼海道疚心夙夜殆廢食寢及帝還七州晏然不知羽檄之遽期年上印綬退居台州卒年六十贈左朝議大夫崇禮妙齡秀發聰敏絕人不為崖岸斬絕之行廉儉寡欲獨覃心辭章洞曉音律酒酣氣振長歌慷慨議論風生中年頓劉場屋晚方登第驟升華要極潤色論思之選端方亮直不憚強禦秦檜罷政崇禮草詞顯者其惡及再相矯詔下台州就崇禮家索其

藁納帝前且將修怨會崇禮已沒故身後恩澤其家畏懼不敢陳士大夫亦無敢為其任保云

呂本中字居仁公著之後幼而敏悟恩授承務郎公著追貶本中亦坐黜後歷樞密院編修官紹興六年自直祕閣主管崇道觀召赴行在特賜進士出身擢起居舍人兼權中書舍人七年上幸建康本中奏曰當今之計必先為恢復事業求人才卹民隱審刑政開言路然後練兵謀帥增師上流固守淮甸伺彼有釁一舉可克若邦本未強恐生他患引疾乞祠直龍圖閣知台州不就主管太平觀召為太常少卿八年遷中書舍人又兼侍

宋史新編卷百四

九

講又兼權直學士院初本中與秦檜同為郎相得甚歡檜既相私有引用本中封還除目檜勉其書行卒不從趙鼎素主元祐之學謂本中公著後又范冲所薦故深相知會哲宗實錄成鼎遷僕射本中草制有曰合晉楚之成不若尊王而賤霸散牛李之黨未知明是以去非檜大怒言于上曰本中受鼎風旨伺和議不成為脫身之計風御史蕭振劾鼎與祠卒學者稱為東萊先生賜諡文清有詩二十卷得黃庭堅陳師道句法又有春秋解童蒙訓師友淵源錄行于世

劉才邵字美中廬陵人其上世鶚太宗召見未及用而

卒嘗憤五季文辭卑弱做揚雄法言著法語八十一篇行於世才邵以大觀二年前上舍釋褐為贛汝二州教授

復為湖北提舉學事管幹文字宣和二年中宏詞科遷司農寺丞靖康元年遷校書郎高宗即位以親老歸侍居閒十年御史中丞廖剛薦之召見遷祕書丞歷遷中書舍人兼權直學士院帝稱其能文時宰忌之出知漳州開城東渠十有四為牖與斗門以潞匯決溉田數千畝民甚德之兩奉祠後召拜工部侍郎兼直學士院尋權吏部尚書以疾請祠加顯謨閣直學士卒贈通奉大夫才邵氣和貌恭方權臣用事時雍容遜避以保名節

宋史新編卷百四

十

所著澱溪居士集行世論曰蔣猷直聲著先朝辭微言面折秦檜和議奈病奪其志弗克佐中興也若胡交修之孝友勾濤之忠直趙逵之純正劉才邵之溫恭吳表臣劉一止之清修基崇禮呂本中之端亮兼優詞學稱代言論思之任顧皆見忌秦檜不能久於朝著甚或廢黜以老均可悲也夫

林勳

李舜臣

婁寅亮

高登

宋汝為

林勳賀州人第進士為廣州教授建炎中獻本政書十三篇言國家兵農之政率因唐舊今農貧多失職兵驕

不可用是以饑民竄卒類為盜賊宜假古井田之制
一夫占田五十畝羨田之家毋得市田其無田與游惰
末作者驅之使為隸農以耕田之羨者而雜紐錢穀以
為什一之稅宋二稅之數視唐增七倍本政之制每十
六夫為一井提封百里為三千四百井率稅米五萬一
千斛錢萬二千緡每井賦二兵馬一匹率為兵六千四
百人馬三千四百匹歲取五之一以為上番之額以給
征役其說甚備書奏擢桂州節度掌書記後又獻比較
書一篇謂桂州土地荒蕪遊手末作之人眾皆本政不
修之故朱熹甚愛其書陳亮謂必有英雄特起之君用

宋史新編卷百十

十一

於一變之後成順致利則民不駭而可以善其後矣
李舜臣字子思隆州人博達古今慨然有志於天下紹
興末張浚視師江淮舜臣應詔上書言乘輿不出無以
定大計宜徙幸武昌又謂江東六朝皆嘗取勝北方不
肯乘機爭天下宜為今日監著江東勝後之鑑十篇上
之登乾道進士第歷官知德興縣有惠政遷宗正寺主
簿重修裕陵玉牒當會布呂惠卿初用必謹書或謂非
執政除免格舜臣曰治忽所關何拘常法尤遂於易嘗
曰易起於畫理事象數皆因畫以見畫從中起乾坤中
畫為誠敬坎離中畫為誠明著本傳三十三篇朱熹每

稱之所著書群經義八卷書小傳四卷文集三十卷錢
玉餘功錄二卷子心傳道傳性傳並有傳舜臣以性傳
官二府贈太師追封崇國公

婁寅亮字陟明末嘉人第進士為上虞丞建炎四年上
疏云屬者椒寢未繁前星不耀孤立無助有識寒心天
其或者深戒陛下追念祖宗公心長慮之所及乎崇寧
以來諛臣進說獨推濮王子孫以為近屬餘皆謂之同
姓遂使昌陵之後寂寥無聞奔逸藍縷僅同民庶恐祀
豐于昵仰違天監太祖在天莫肯顧歆是以二聖未有
回鑿之期金人未有悔禍之意中原未有息肩之日臣

宋史新編卷百十

十一

愚不識忌諱欲乞陛下于子行中遴選太祖諸孫有賢
德者視秩親王俾牧九州以待皇嗣之生退處藩服并
選宣祖太宗之裔有材武者升為南班以備環衛庶幾
上慰在天之靈下係人心之望帝感悟樞密富直柔薦
之紹興元年召赴行在復上疏申前說擢監察御史時
相秦檜以直柔所為惡之諷言者論罷由是坐廢
高登字彥先漳浦人宣和間為太學生金人犯京師登
與陳京等上書乞斬六賊廷臣復建和議奪神師道李
綱兵柄登與東再抱書詣闕軍民不期而會者數萬欲
宗即位登上書言事謂陛下自東官即位意必能為民

興除大利害奈何相吳敏張邦昌又納敏黨大失天下之望臣恐人心自此離矣凡五上書皆不報因謀南歸忽聞邦昌等亦繼罷斥與所言偶合者十七八登喜曰是可以盡言矣復為書論敏未罷不報初金人至六館諸生將遁去登曰君在可乎與林邁等請隨駕隸番山帳中而帝不果出金人退師敏遂諷學官起羅織屏斥還鄉紹興二年廷對有司惡其直授富川主簿憲董弁聞其名檄讞六郡欲復命兼賀州學事滿秩士民勾留不獲相率餽金五十萬不告姓名白于守曰高君貧無以養願太守勸其感受登辭之不可乃置于學買書以

宋史新編卷一百一

三

謝士民歸至廣會新興大饑帥連南夫檄發厚振濟復為糜于野以食之願貸者聽所全活萬計歲適大稔而償亦及數民投牒願留者數百輩因奏碎終其任召赴都堂審察遂上疏萬言及時議六篇帝善之下其議中書秦檜惡其譏已不復以聞授靜江府古縣令豪民秦琥武斷鄉曲持吏短長號秦大蟲邑大夫以下為其所屈登至頗革登亦喜其遷善補處學職它日琥有請屬登謝却 琥怒謀中以危法會有琥琥侵貸學錢者登真之法忿而死一郡快之帥胡舜陟撫登奏琥事坐以專殺之罪詔送靜江府獄屬登母死歸葬訖事請獄而

舜陟先為秦檜所陷下獄死事卒白廣漕鄭鬲趙不棄辟攝歸善令遂差考試策閩浙水災之由郡守李仲文即馳達檜檜震怒編管容州漳州遣使臣謝大作持省符示登登讀畢即投大作上馬大作曰少入告家人無害也登曰君命不敢稽比夜巡檢領百卒復至登曰若朝廷賜我死亦當拜救而後就法大作為泣下奮劔叱巡檢曰省符無它語汝欲何為吾當以死捍之焉不棄亦坐鐫一官登謫居受徒以給家事一不介意惟聞朝廷所行事小則舉蹙大則慟哭隨之臨卒所言皆天下大計後二十年丞相梁克家疏其事以聞何萬守淳言

宋史新編卷一百一

十四

諸朝追復迪功郎後五十年朱熹為守奏乞褒錄贈承務郎登事毋葬其學以慎獨為本所著家論忠辨等篇有東溪集行世宋汝為字師禹豐縣人靖康之難闔門遇害汝為思報國家及父兄之讎會金人再至謁部使者陳邊事遣對行在高宗嘉納特補修武郎假武功大夫開州刺史奉國書副京東運判杜時亮使金時劉豫節制東平丞相呂頤浩因致書豫汝為行次壽春遇元顏宗弼軍不克與時亮會獨馳入其壁將上國書宗弼盛怒劫而縛之汝為一無懼色曰銜命出疆願達書一辭死未晚宗

船仁水 山東忠義之士也命往具

伏劔為南朝鬼豈忍背主不忠於所事力

乃至京師瀕死者數百 儻汝為以頤浩 勉

以忠義豫曰使豫自新 歸人誰直我獨不 邦昌

之乎乎業已至此夫復何言即拘留汝為授通 同

知州以誘之汝為固辭陰結先陷于北者凌甫 等

為百以機密遣人報朝廷紹興十三年汝為亡歸作 恢復方略以獻時秦檜當國置不復問禮部尚書蘇符

憐之為言于朝連轉通直郎汝為遂上丞相書言月兵 大計久之有告汝為于金人以蠟書言其機事者大索

宋史新編卷百四十五

不獲尋知南歸檜將械送金人汝為變姓名為趙復徒 步入蜀汝為身長七尺疎眉秀目望之如神仙楊企道

有遇之溪上款留與語見其議論英發洞貫古今歷言 靖康間離亂事企道驚遂定交假僧舍居之檜死企道

勸其理前事汝為慨然太息曰吾結髮讀書奮身一出 志在為國復讎收還土宇頗為諸公所知命繆數

于權臣今老矣新進貴人無知我者汝為能知死如 終神氣不亂三十二年其妻錢莫知汝為死皆

心狀進詔索之不得隆興二年事聞特官一

集

論曰 巨弊兵弱政多因循而苟安僻壤中原

留意又不能立昌陵後以定國本係人心皆中興之

列雖古 之通 布衣乃有志天下事先俊論

弗究君相弗之知 無以過林勳李舜臣之用

高登宋汝為咸以忤 元建儲之議豈不見納竟與

寅亮等之謂耶 待罪野諺曰直如弦死道邊

宋史新編卷一百四十五

宋史新編卷一百四十五

宋史新編卷一百四十五

宋史新編卷一百四十五

宋史新編卷一百四十五

宋史新編卷一百四十五

宋史新編卷一百四十五

宋史新編卷一百四十五

宋史新編卷一百四十五

宋史新編卷一百四十五

宋史新編卷一百四十五

宋史新編卷一百四十五

宋史新編卷一百四十五

宋史新編卷一百四十五

宋史新編卷一百四十五

宋史新編卷一百四十一

列傳八十三

荆南京戶部主事莆田何維騏著

陳康伯

陳俊卿子密 虞允文

梁克家

葉顥

陳康伯字長卿弋陽人宣和三年中上舍丙科歷官提舉江東常平茶鹽紹興中累遷戶部司勳郎中康伯與秦檜太學有舊檜當國康伯在郎省泊然無求凡五年始遷軍器監借吏部尚書使金至汴將捕不供餉閉戶臥館人夜扣戶謝不敏亦不對後金使至詔康伯館伴端午賜扇帕與論拜受禮言者以生事論罷知泉州秩

宋史新編卷一百四十一

滿奉祠垂十年檜死起知漢州將出峽召對除吏部侍郎至尚書拜參知政事未幾拜尚書右僕射同中書門下平章事上嘗謂其靜重明敏一語不妄發直宰相也又命與湯思退輔政事勿憚商論惟其當而已康伯言大至事當盡公若依阿植黨此鄙夫患失者臣非惟不敢亦素不能上嘆其長者明年拜左僕射金遣使賀天申節出嬾言求淮漢地指取將相大臣先是葉義問賀允中使還言金必敗盟康伯請早為之備建四策至是召三衙帥及楊存中至都堂議舉兵又請侍從臺諫集議康伯傳上旨曰今日更不問和與守直問戰當如何

時內侍省都知張去為陰沮用兵且陳退避策中外妄傳幸聞蜀人情洶洶右相朱倬無一語同知樞密院事周麟之受命聘金憚不欲行康伯獨以為已任奏曰金敵敗盟天人共憤今日之事有進無退聖意堅決則將士之意自倍願分三衙禁旅助襄漢待其先發應之康伯勉周麟之以國事麟之語侵康伯康伯曰使某不為宰相當自行大臣與國存亡雖死安避麟之竟以辭行貶金犯廬州王權敗歸中外震駭康伯入奏曰聞有勸陛下幸蜀趨閩者審爾大事去矣盍靜以待之一日忽降手詔如敵未退散百官康伯焚之而後奏曰百官散

宋史新編卷一百四十一

主勢孤矣上意既堅請下詔親征以葉義問督江淮軍虞允文參謀軍事尋敗敵於采石金主亮為其臣下所斃而還於是報書始用敵國禮高宗倦勤康伯密贊大議乞先正名俾天下咸知聖意遂草立太子詔以進孝宗即位命兼樞密使進封信國公禮遇殊渥呼丞相而不名自建康扈從回即以病祈去不允隆興元年請益堅遂以太保觀文殿大學士福國公判信州已又旬外祠除醴泉觀使二年起判紹興府且令赴闕奏事復辭未幾召陪郊祀時北兵再犯淮甸人情驚駭皆望康伯復相上出手札遣使即家居召之未出里門拜尚書左

僕射同中書平章事兼樞密使進封魯國公輿疾就道
間邊遽兼程以進至闕減拜賜坐許肩輿至殿門仍給
扶掖師退尋以目疾免朝謁乾道元年卒年六十九贈
太師諡文恭後配享孝宗廟庭改諡文正康伯以經濟
自任臨事明斷孝宗嘗對輔臣稱其器量從容不迫可
比晉謝安云

陳俊卿字應求興化人登紹興進上第授泉州觀察推
官服勤職業同僚宴集恒謝不往秩滿秦檜察其不附
已抑之檜死乃以校書郎召除著作佐郎兼王府教授
累遷殿中侍御史首言人主以兼聽為美必本至公人

宋史新編卷五十一

三

臣以不欺為忠必達大體御下之道恩威並施抑驕將
作士氣則紀綱正而號令行矣湯思退專政俊卿言冬
日無雲而雷宰相上不當天心下不厭人望詔罷思退
時災異數見金人侵軼之勢已形俊卿乃上疏為張浚
辨讒未報因請對力言之上始悟數月以浚守建康又
言內侍張去為陰沮用兵且陳避敵計搖成筭請按軍
法上曰卿可謂仁者之勇除權兵部侍郎金主亮渡淮
俊卿受詔整浙西水軍李寶因之遂有膠西之捷亮死
詔俊卿治淮東堡砦屯田所過安輯流亡金主哀新立
由舊好廷臣多附和議俊卿奏宜以正名為先名正則

國威彊歲幣可損因陳選將練兵屯田減租之策孝宗
受禪俊卿言為國之要有三用人賞功罰罪所以行之
者至公而已遷中書舍人時孝宗志在興復方以閩外
事屬張浚以俊卿忠義沈靖有謀命為江淮宣撫判官
兼權建康府事會王和方堅詔吳璘班師俊卿亦召還
上封事曰定規模振紀綱勵風俗明賞罰重名器遵祖
宗之法蠲無名之賦隆興初建都督府俊卿除禮部侍
郎參贊軍事張浚初謀大舉北伐俊卿以為未可已而
邵宏淵兵潰俊卿退保揚州主和議者幸其敗橫議搖
之浚上疏待罪俊卿亦乞從坐詔貶秩諫臣尹穡附思

宋史新編卷五十一

四

退議罷浚都督改宣撫使治揚州俊卿奏浚果不可用
別屬賢將若欲責其後効降官示罰古法也今削都督
重權宣揚州死地如有奏請臺諫沮之人情解體尚何
後効之圖議者但知惡浚而欲殺之不復為宗社計願
下詔戒中外協濟使浚自効疏再上即命浚都督且召
為相卒為思退稿所擠遣視師江淮俊卿察章請罪以
寶文閣待制知泉州請祠許之及思退被竄大學諸生
伏闕乞召俊卿乾道元年入對上勞撫之因極論朋黨
之弊除吏部侍郎同修國史論人才當以氣節為主氣
節者小有過當容之邪佞者甚有才當察之錢端禮起

戚里爲叅政窺相位俊卿進讀寶訓適及外戚因言本朝家法外戚不預政陛下宜謹守端禮憾之知建康府逾年授吏部尚書時上未能屏鞠戲將游獵白石俊卿引漢桓靈唐敬穆及司馬相如之言力以爲戒上嘉納拜同知樞密院事時曾覲龍大淵怙舊恩竊威福俊卿因事質於上出之事在親傳三年冬當郊而雷上手詔戒飭大臣葉顥魏杞坐罷以俊卿參知政事於是政事稍歸中書四年制授尚書右僕射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兼樞密使俊卿以用人爲已任所除吏皆一時選獎廉退抑奔競或才可用資歷淺密薦於上未嘗語人每接

宋史新編卷五十五

五

朝士及牧守自遠至必問以時政得失人才賢否虞允文宣撫四川俊卿薦其才可相上卽召允文爲樞密使至則以爲右相俊卿爲左相允文建議遣使金以陵寢爲請俊卿面陳復手疏以爲未可上御弧矢弦激致目青俊卿疏言陛下豈樂爲此蓋志圖恢復故閱武備激士氣耳然臣願陛下任智謀明賞罰恢信義則英聲義烈不越尊俎固已震懼敵人於萬里之遠豈待區區騎射於百步間哉曾覲官滿當代俊卿預請處以浙東總管覲怏怏而去張說爲親戚求官憚俊卿不敢言會在告請於允文得之俊卿聞敕已出語吏留之說皇恐來

謝允文亦愧猶爲之請俊卿竟不與說深感之吏部尚書汪應辰與允文議事不合求去俊卿數奏應辰剛毅正直可爲執政上初然之後竟出應辰守平江自是上意鄉允文而俊卿亦數求去明年允文復申陵寢之議上手札諭俊卿俊卿奏陛下痛念祖宗思復故疆臣雖疲駑豈不知激昂仰贊聖謨然於大事欲計其萬全不敢迎合意指誤國事卽杜門請去以觀文殿大學士帥福州陛辭猶勸上遠佞親賢修政攘敵泛使未可輕遣旣去允文卒遣使終不得要領曾覲亦召還建節鉞躋保傅而士大夫莫敢言旣而俊卿請祠歸第弊屋數楹

宋史新編卷五十五

六

怡然不介意淳熙二年再命知福州累章告歸除特進起判建康府兼江東安撫召對命坐賜茶因從容言曾覲王抃招權納賄朝辭又奏曰去國十年見都城毀賤人安惟士大夫風俗大變上曰何也俊卿曰向士大夫奔覲扞之門十纜一二尚畏人知今則公然趨附已七八不復顧忌矣人材進退由私門大非朝廷美事進少保累章告老以少師魏國公致仕卒年七十四方屬諸子勿祈恩澤勿請謚樹碑上嗟悼贈太保謚正獻俊卿孝友忠敬清嚴好禮平居恂恂若不能言而在朝正色危論無顧避雅善汪應辰李壽尤敬朱熹屢嘗論薦其

卒也喜感知已不遠千里往哭之又為撰行狀有集二十卷子守定宓竝知名

宓字師復少登朱熹之門長從黃榦遊以父任歷知安溪縣嘉定七年入監進奏院時宰相史彌遠獨秉政無敢慷慨盡言者宓上封事言宮闈儀刑有未正朝廷權柄有所分政令刑賞多所舛逆奏入彌遠不樂而中官慶壽三牙獻遺至是為之罷卻尋遷軍器監簿九年轉對言人主之德貴乎明大臣之心貴乎公臺諫之言貴乎直指陳敝事視前疏尤剴切宓遂請罷歸在告日擢太府丞不拜出知南康軍改南劍州漳州未行請致仕

宋史新編卷一百一

七

寶慶二年提點廣東刑獄章復二上乞不就直祕閣主管崇禧觀拜祠命而辭職名卒進職一等致仕初宓之在朝也寺丞丁焞往使金宓歎曰世讎未復何以好為餞詩有百年中國豈無人之句後數年聞關外不靖以書抵焞曰蜀口去關外雖遠實如一身近事可寒心皆士大夫之罪豈非賄遺不絕之故耶焞深服其言宓天性剛毅信道尤篤嘗為朱墨銘謂朱陽墨陰以驗理欲分寸之多寡自言居官必如顏真卿居家必如陶潛而深愛諸葛亮身死之日家無餘財庫無餘帛庶乎能蹈其語者端平初贈直龍圖閣所著書有論語注義問答

家三傳抄讀通鑑綱目唐中贅疣之藁數十卷俱藏于家

虞允文字彬甫隆州人父祺嘗登進士第九文以父任入官亦登進士第歷知渠州秦檜當國蜀士多屏棄檜死高宗欲收用之允文以薦召對論士風之弊以文章進必抑其輕浮以言語進必黜其巧偽以政事進必去其苛刻庶可任重致遠除祕書丞累遷禮部郎官金主亮修汴已有南侵意又隱畫工圖臨安湖山以歸亮賦詩有立馬吳山第一峰之句允文上疏請詔大臣豫思備禦時紹興三十年正月也十月允文使金見運糧造

宋史新編卷一百一

八

舟者多辭歸亮曰我將看花洛陽明年允文還奏所見及亮語甲言淮海之備除中書舍人直學士院九月金主遣其臣造浮梁于淮水上十月金主將兵自渦口渡淮先是劉錡措置淮東王權措置淮西至是權首棄廬州錡亦回揚州中外震恐上欲航海陳康伯力贊親征是月戊午樞臣葉義問督江淮軍允文參謀軍事權又自和州遁歸錡回鎮江盡失兩淮矣十一月壬申金主率大軍臨采石而別以兵爭瓜洲朝命成閔代錡李顯忠代權義問被旨命允文往蕪湖趣顯忠交權軍且犒師采石丙子允文至采石權已去顯忠未來敵騎充斥

我師三五星散解鞍束甲坐道旁皆權敗兵也允文謂
坐待顯忠則誤國事遂立招諸將勉以忠義或曰受命
犒師不受命督戰他人壞之公任其咎乎允文叱之曰
危及社稷吾將安避至江濱謀者言亮前一日刑白黑
馬祭天誓衆以明日濟江時敵兵四十萬馬倍之宋軍
纔一萬八千允文乃命諸將列大陣不動分戈船爲五
其二竝東西岸而行其一駐中流藏精兵代戰其二藏
小港備不測部分甫畢敵已大呼亮操小紅旗麾數百
艘絕江而來瞬息抵南岸者七十艘直薄宋軍軍小卻
允文入陣中撫統制時俊背曰汝膽略聞四方立陣後

宋史新編卷五十一

九

則兒女子爾俊卽揮雙刀出土殊死戰中流官軍亦以
海鱗船衝敵舟皆平沉敵半死半戰日暮未退會有洩
軍自光州至允文授以旗鼓從山後轉出敵疑援兵至
始遁又命勁弓尾擊追射大敗之多俘獲僵尸凡四千
餘敵兵不死于江者亮怒悉敵殺之允文以捷聞犒將
士謂之曰敵今敗明必復來夜半部分諸將分海舟緹
上流別遣兵截楊林口丁丑敵果至因夾擊之焚其舟
三百始遁去再以捷聞顯忠至自蕪湖允文語之曰敵
入揚州必與瓜洲兵合京口無備我當往公能分兵相
助乎顯忠分李捧軍萬六千往京口葉義問亦命楊存

中將所部來會允文還建康卽上疏言敵敗於采石將
微幸於瓜洲今我精兵聚京口持重待之可一戰而勝
乞少緩六飛之發甲申至京口敵屯重兵塞瓜洲口時
楊存中成閔邵宏淵諸軍皆聚京口不下二十萬惟海
鱗船不滿百戈船半之允文謂遇風則使戰船無風則
使戰艦數少恐不足用遂聚材冶鐵改修馬船爲戰艦
庚寅亮至瓜洲允文與存中臨江按試命戰士踏車船
中流上下三周金山回轉如飛敵持滿以待相顧駭愕
亮笑曰紙船耳一將跪奏南軍有備未可輕顧駐揚州
徐圖進取亮怒欲斬之乙未亮爲其下所殺丙申敵人

宋史新編卷五十一

十

退屯三十里遣使議和己亥奏聞召入對上慰藉嘉歎
謂陳俊卿曰虞允文公忠出天性朕之裴度也詔免扈
從往兩淮措置允文至鎮江奏收兩淮三策不報明年
充川陝宣諭使陛辭言金亮旣誅新主初立彼國方亂
天相我恢復也上以爲然允文至蜀與大將吳玠議經
略中原玠進取鳳翔復鞏州金治兵爭陝西新復州郡
蜀士欲棄之允文持不可孝宗受禪朝臣有言西事者
謂官軍進討東不可過寶雞北不可過德順允文爭之
不得吳玠遂歸河池蓋用參知政事史浩議欲盡棄陝
西臺諫袁季任古附和其說允文前後凡十五疏且移

書陳康伯康伯牽於同列不能回也上將召允文問陳
西事執政忌其來以顯謨閣直學士知夔州尋又命奉
事隆興元年入對史浩既素主棄地及拜相亟行之且
親為詔有曰棄雞肋之無多免狼心之未已允文入對
言今日有八可戰上問及棄地允文以笏畫地陳其利
害上曰此史浩誤朕以敷文閣待制知太平州尋除兵
部尚書湖北京西宣撫使改制置使時朝廷遣盧仲賢
議和湯思退又欲棄唐鄧海泗允文累疏力爭思退怒
陽請召允文實欲去之也允文上印猶以四州不可棄
為請乞致仕詔以顯謨閣學士知平江府思退竟決和

宋史新編卷五十一

十一

議割唐鄧二年金兵復至思退賤上悔不用允文言陳
俊卿亦薦允文堪大用除端明殿學士同簽書樞密院
事乾道元年拜參知政事兼知樞密院事坐論罷奉祠
歸三年召除知樞密院事兼參知政事吳璘卒議擇代
上諭允文曰無以易卿即以爲四川宣撫使一月召至
闕不數月復使蜀太上賜御書聖主得賢臣頌上爲之
製跋陞辭復以所御雙履及甲冑賜焉五年拜右僕射
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兼樞密使允文多薦知名士及爲
相籍人才爲三等有所見聞即記之號材館錄六年陳
俊卿以奏留龔茂良忤上意上震怒俊卿待命浙江亭

兩日不報允文請對極論體貌之道屢拜榻前途命判
福州自莊文太子薨儲位未定允文上疏且屢懇陳未
幾詔恭王惇立爲皇太子會慶節金使烏林答天錫入
見金主塔也驕倨甚固請上降榻問金主起居上不許
天錫跪不起侍臣錯愕失措允文請大駕還禁中且諭
之曰大駕既興難再御殿使人來且隨班上壽金使慙
而退時改僕射爲丞相乃八年二月授允文特進左丞
相兼樞密使梁克家爲右丞相四月御史蕭之敏劾允
文允文上章待罪上過德壽宮太上曰采石之功之敏
在何許母聽其去上爲出之敏且書扇製詩留之上命

宋史新編卷五十一

十一

選諫官允文以李彥穎林光朝王質對久不報會亂薦
一人賜第擢諫議大夫允文克家爭之不從允文力求
去授少保武安軍節度使四川宣撫使進封雍國公陛
辭上諭以進取之方期以某日會河南允文言異時戒
內外不相應上曰西師出而朕遲回即朕負卿朕已動
而卿遲回即卿負朕上御正衙酌酒賦詩以遣之且賜
家廟祭器使蜀一歲無進兵期密詔趣之茶以軍需未
備上不樂淳熙元年卒贈太傅諡忠肅允文姿貌雄偉
慷慨磊落有大志出入將相垂二十年孜孜忠勤無二
焉嘗注唐書五代史藏于家有詩文十卷又有經筵春

秋講義奏議內外志行于世孫剛簡最知名嘉定中召不至終利路提點刑獄

梁克家字叔子晉江人幼聰敏書過目成誦紹興末進士第一授平江簽判召為秘書省正字遷著作佐郎時災異數見奏宜下詔求言既得旨遂條六事曰正心術立紀綱救風俗謹威柄定廟筭結人心累遷中書舍人乾道三年郊祀雷震復條六事遷給事中事多執奏無隱每勸上開言路上欣納因命條具風俗之弊乃列四條曰欺罔苟且循默奔競上嘉獎五年拜端明殿學士簽書樞密院事遂參知政事又兼知院事在政府與虞

宋史新編卷一百一

七

允文可否相濟允文主恢復克家密諫數不合力勾去上曰兵終不可用乎克家曰財用不足何以集事上改容曰朕將思之詰朝上面諭曰朕終夜思卿言至當毋庸去八年拜右丞相兼樞密使允文既罷相克家獨秉政近戚權倖不少假借而外濟以和張說入樞府謀中傷士夫不附已者克家悉力調護善類賴之議金使朝見授書儀說欲移文對境以正其禮克家議不合遂求去以觀文殿大學士知建康府陛辭上以治效為問克家勸上無求奇功既而三省密院卒移牒泗州敵不從遣泛使來舉朝震駭後二年湯邦彥坐使事貶天下益

服克家謀國之忠淳熙八年起知福州召除醴泉觀使九年拜右丞相封儀國公逾月而疾十三年以內祠兼侍讀明年卒年六十贈少師謚文靖克家風度峻整為文渾厚明白自成一家辭命尤溫雅多行于世

葉顥字子昂仙遊人登紹興進士第歷知上虞縣賀正中薦顥靜退遂召見顥論國讎未復其言剴切高宗嘉納除將作監簿知處州湯思退之兄家奴犯禁一繩以法思退不悅屬常州連緡錢四十萬守坐免移顥代之金犯邊高宗視師建康道毗陵顥賜對舟次因言故相張浚父謫無恙是天留以相陛下也顥初至郡無旬月

宋史新編卷一百一

一四

儲未一年餘緡錢二十萬累遷端明殿學士參知政事兼同知樞密院事武臣梁俊彥請稅沙田蘆場御史林安宅請兩淮行鐵錢顥力言不可安宅不能平既入樞府乃上章攻顥御史王伯庠亦論之乃以資政殿學士與祠孝宗下其事臨安府獄奏上以安宅伯庠風聞失實免所居官仍貶安宅筠州召顥赴闕除知樞密院事未拜進尚書左僕射兼樞密使顥首薦汪應辰王十朋陳良翰周操陳之茂芮晔林光朝等可備執政侍從臺諫上嘉納又言自古明君用人使賢使愚使姦使盜惟去泰甚上曰建康劉源嘗賂近習朕欲遣王抃廉其姦

顯曰臣恐廉者甚於姦者乃止乾道三年冬至上親郊而雷顯引漢故事上印綬奉祠歸卒年六十八贈特進謚正簡顯為人簡易清介與物若無忤至處大事毅然不可奪友人高登嘗上書譏切時相名捕甚急顯與同邸適令逸去登曰不為君累乎顯曰以獲罪固所願也自初仕至宰相服食僅妾田宅不改其舊

論曰陳康伯抑於秦檜高宗末年始顯用其贊親征及早定太子誠有經濟才隆興召命羣望攸屬笑但器量似謝安乎嗣是賢相有如陳俊卿雅而飭虞允文果而亮梁克家靜而肅葉顥醇而介資識雖殊要皆辨人材

宋史新編卷百四
抑僥倖裨益勵精之治實多而允文兼優將略尤為時倚重云

湯思退 魏杞 蔣芾 葉衡

洪适 史浩 趙雄 王淮

湯思退字進之處州人紹興中由縣令試博學宏詞科除秘書省正字自是登郎曹貳中祕兼史筆絲禮部侍郎除端明殿學士簽書樞密院事遂參大政秦檜病篤招參知政事董德元及思退至臥內屬以後事各贈黃金千兩德元慮其以我為自外不敢辭思退慮其以我期其死不敢受高宗以不受金非檜黨信用之歷權知

樞密院事尚書左僕射侍御史陳俊卿論其巧詐傾邪所為多效秦檜蓋思退致身皆檜父子恩也遂罷奉祠隆興元年符離師潰召思退復相言者論之不報思退主議割地與金張浚力爭之語在浚傳其冬拜思退左僕射張浚右僕射浚以金未可與和請上幸建康圖進兵上詔荆襄川陝嚴邊備謂思退曰金無禮如此卿猶欲言和今日敵勢非秦檜時比卿議論秦檜不若思退大駭陰謀陷浚罷之上遂命思退作書許金四郡上聞有敵兵命思退督江淮軍辭不行金帥僕散忠義自清河口渡淮言者極論思退急和徹備之罪遂罷相尋責

宋史新編卷百四
居永州太學生張觀等七十二人上書論思退王之望尹穡等姦邪誤國招致敵人請斬之思退憂悸死思退始終與張浚不合浚以雪恥復讎為志思退每借保境息民為口實更勝迭負思退之計迄行終亦不免敵既得海泗唐鄧又索商秦皆思退力也

魏杞字南夫壽春人祖蔭入官登進士第歷宗正少卿湯思退建和議命杞使金孝宗面諭今遣使一正名二退師三減歲幣四不發歸附人杞條上十七事擬問對上隨事畫可陛辭奏曰臣將指出疆其敢不勉萬一無厭願速加兵上善之行次盱眙金所遣大將僕散忠義

石烈志寧等方擁兵關注遣權泗州趙房長問所以
下意求觀國書杞曰書御封也見王當廷授房長馳白
僕散忠義疑國書不如式又求割商秦地及歸正人且
欲歲幣二十萬杞以聞上命盡依初式再易國書歲幣
亦如其數忠義以未如所欲遂與志寧分兵犯山陽戰
不利驍將魏勝死之上怒金反覆詔以禮物犒督府師
杞奏金若從約而金繒不具豈不瘠國體格事機乎乃
以禮物行至燕見金主衷具言天子神聖才傑奮起人
人有敵愾意北朝用兵能保必勝乎和則兩國享其福
戰則將士蒙其利昔人論之甚悉金君臣環聽拱竦館

宋史新編卷五十一

七

伴張恭愈以國書稱大宋脅去大字杞拒之卒正敵國
禮損歲幣五萬不發歸正人北還上慰藉甚渥一歲間
遷至右僕射兼樞密使上銳意恢復杞為相左右其論
會郊祀冬雷用漢制策免守左諫議大夫奉外祠起知
平江府諫官王希呂論杞奪職後再奉祠告老復資政
殿大學士卒贈特進諡文節

蔣芾字子禮之奇曾孫也紹興二十一年進士第二人
孝宗累遷起居郎兼直學士院簽書樞密院事首奏加
意邊防又奏拔將才行伍間籍記姓名以待用除權參
知政事同知國用事芾奏方今財費於養兵藝祖取天

下不過十五萬人紹興初外有大敵內有巨寇然兵數
亦不若今日之多又招兵耗蠹愈甚上悟一日因進呈
邊報上顧曰將來都督非卿不可芾奏臣未嘗經歷兵
間陛下更審思其人明年拜右僕射同中書門下平章
事兼樞密使母卒起復拜左僕射力辭有密旨欲令歲
大舉手詔廷臣議芾奏天時人事未至拂上意服闋除
觀文殿大學士知紹興府提舉洞霄宮尋被論落職建
昌軍居住期年聽自便再與祠卒芾始以言邊事結上
知不十年致相位終以不能任兵事受責云

宋史新編卷五十一

八

葉衡字夢錫金華人登紹興十八年進士第調寧德簿
改秩知於潛縣治為諸邑最郡以政績聞即召對上曰
聞卿作縣有法遣還任擢知常州累遷戶部尚書簽書
樞密院事拜參知政事時淳熙元年也衡奏二事一牧
守將帥必擇材以稱其職必久任以盡其材二令戶部
取湖廣會子實數盡以京會立限易之從之其冬拜右
丞相兼樞密使孝宗銳意恢復凡將帥器械山川防守
悉經思慮奏對畢從容賜坐講論機密或不時召對上
諭執政選使求河南衡奏司諫湯邦彥有口辨邦彥恨
衡擠已聞衡對客有訕上語奏之上大怒即日罷相責
授德軍節度副使郴州安置邦彥使還果辱命上震

怒竄之嶺南既而詔衡自便復官與祠年六十二卒贈資政殿學士衡負才智理兵事甚悉由小官不十年至宰相人謂出於曾覲云

洪适字景伯皓長子也以父出使恩補修職郎紹興十二年與弟遵同中博學宏詞科高宗曰父在遠方子能自立此忠義報也擢除敕令所刪定官後三年弟邁亦中是選由是三洪文名滿天下改祕書省正字結歸忤秦檜出知饒州适亦出為台州通判皓謫英州适復論罷往來嶺南省侍者九載檜死起知荆門軍改知徽州歷升尚書戶部郎中總領淮東軍馬錢糧孝宗卽位海

宋史新編卷五十一

十九

州解圍符離用兵饋餉繁夥适究心調度供億無闕遷司農少卿隆興二年召貳太常兼權直學士院除中書舍人時金人再犯淮羽檄沓至書詔填委咨訪躡答率稱上旨自此有大用意金既尋盟首為賀生辰使得其要領以歸乾道元年五月遷翰林學士仍兼中書舍人秦埴父廢忽予祠适論寢時巫伋復召莫伋擢樞密院編修官余堯弼復龍圖閣學士适謂其皆檜黨隨命繳之六月除端明殿學士簽書樞密院事八月拜參知政事諫議大夫林安宅請禁銅錢入北境卽蜀中取鐵錢行之淮上适言其不可乃寢前命十二月拜尚書右僕

射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兼樞密使未幾春霖适引咎乞退林安宅抗疏論适既而臺臣復合奏除觀文殿學士奉祠尋起知紹興府浙東安撫使再奉祠卒年六十八謚文惠适以文學聞望遭時遇主然無大建明以究其學家居十有六年兄弟鼎立子孫森然以著述吟詠自樂近世備福鮮有及之或謂适黨湯思退又謂适來自淮東言張浚妄費浚以此罷相云

宋史新編卷五十一

二十

王及后不會世子不與焉以見知世子飲酒不可無節也王嘉納遷宗正少卿王立為皇太子浩除起居郎兼太子右庶子孝宗立連擢翰林學士知制誥議城瓜洲采石張浚以為不可語在浚傳擢參知政事詔議應敵定論浩奏先為備禦是謂良規儻聽淺謀之士興不教之師謂之恢復得乎拜尚書右僕射首言趙鼎李光無罪岳飛父冤宜復官爵祿其子孫從之張浚請幸建康上以問浩浩陳三說不可退詰浚曰帝王之兵當出萬全豈可嘗試圖僥倖復辨論於殿上浚因內引奏浩意不可回恐失機會乞出英斷浩在省中忽得邵宏淵出

五代始知不由三省經檄諸將浩語陳康伯曰吾屬
右府而出兵不與聞不去何待乎因奏言康伯欲納
歸正人臣恐他日必為陛下子孫憂浚銳意用兵若一
失之後恐陛下終不得復望中原侍御史王十朋論其
懷姦誤國出知紹興先是浩因城瓜洲白遣太府丞史
正志往視之正志與浚論辨十朋疏正志朋比併及浩
遂與祠凡十三年復起與郡淳熙五年復為右丞相殿
前司輒捕市人京城騷動軍人怙衆因奪民財浩奏盡
釋所捕而禽軍民首讎叟者欲成議罪欲各取一人梟
首以徇浩曰軍人始釁市人可同罰乎陛下恐軍人有

宋史新編卷一百一

三

語故一其罪以安之夫民不得其平言亦可畏尋求去
拜少傅保寧軍節度使充醴泉觀使兼侍讀後有言市
人陸慶童之冤者上曰史浩嘗力爭至今悔之劉光祖
試館職答策論取士之道上批其後略曰國朝以來過
於忠厚宰相誤國大將敗軍未嘗誅戮要在人君擇相
相當為官擇人懋賞立乎前誅戮設乎後人才不出吾
不信也中外聞之大聳議者謂曾覲視草為光祖甲科
發也上遣覲持示浩浩奏為國底於忠厚豈有所謂過
哉臣恐議者以陛下自欲行刻薄之政歸過祖宗不可
不審也自經筵將告歸乃於小官中薦江浙之士十五

人皆一時如薛叔似楊簡陸九淵石宗昭陳謙葉適
袁燾趙靜之張子智後皆擢用十年請老除太保致仕
封魏國公光宗御極進太師年八十九卒封會稽郡王
寧宗賜諡文惠御書純誠厚德元老之碑後改封越王
諡忠定配享孝宗廟庭浩喜薦人才嘗擬陳之茂進職
與郡之茂嘗毀浩上曰卿豈以德報怨耶對曰臣不知
有怨若以為怨而以德報之是有心也莫濟狀王十朋
行事詆浩尤甚浩薦濟寧內制上曰濟非議卿者乎對
曰臣不敢以私害公其實厚類此子彌遠別有傳
趙雄字溫叔資州人隆興元年類省試第一虞允文宣

宋史新編卷一百一

三

撫西蜀辟幹辦公事入相薦于孝宗召見大奇之除正
字范成大使金將行雄當登對允文招與之語既進見
雄極論恢復上大喜曰功名與卿共之即除右史兩月
除舍人雄請復置恢復局日夜講磨條具合上意除中
書舍人自選人入館至此未滿歲也時金將起河南之
役議盡以諸陵梓宮歸于我上命雄出使賀生辰仍止
奉遷陵寢及正受書儀雄見金主爭辨數四其臣屢囑
起辨益力卒得請乃已金人謂之龍鬬嘗上疏論恢復
謂莫若由蜀以取陝西得陝西以臨中原是秦制六國
之勢也淳熙中歷兩府拜右丞相祖宗時蜀人未嘗除

蜀帥雄請外除觀文殿大學士四川制置使御史以非
故事疏論之改知瀘南安撫使上思雄不忘改知江陵
府張栻再被召論恢復固當第其計非是即奏疏上大
喜翌日以疏宣示云恢復當如栻所陳方是即除侍講
云且得直宿時與卿論事允文與雄之徒不樂沮抑之
時司天奏相星在楚地上曰張栻當之人愈忌光宗將
受禪召雄雄上萬言書甚剴切授寧武軍節度使開府
儀同三司進衛國公改帥湖北疾甚改判資州又除潼
川府改隆興府卒年六十五贈少師寧宗諡文定
王淮字季海金華人登紹興進士第累遷右正言首論

宋史新編卷五十一

三

大臣養尊小臣持祿願正心以正朝廷正朝廷以正百
官宰相湯思退無物望淮條其罪策免至於吏部侍郎
沈介之盜名都司方師尹之狡險大將劉寶之楛克結
權倖皆劾罷之又奏自治之策孝宗嘉歎除祕書少監
兼恭王府直講與錢端禮不合出知建寧府改浙西提
刑入見陳閩中利病甚悉召遷至翰林學士知制誥又
自簽書樞密除同知參大政時宰相久虛淮與李彥穎
同行相事樞密使上謂之曰陳康伯雖有人望處事
則不及卿拜右丞相兼樞密事先是自夏不雨至秋是
日甘雨如注士大夫相賀趙雄罷相蜀士在朝者皆有

去意淮謂此唐季黨禍之胎也豈聖世所宜有皆以次
進遷蜀士乃安章穎論事直上將黜之淮曰陛下樂
聞直言士大夫以言相高黜之適成其名穎復留時以
荒政為急淮言李椿年老成練達擬除長沙帥朱熹學
行篤實擬除浙東提舉以倡郡國成都闕帥上加訪問
淮以留正對上曰非閩人乎淮曰立賢無方湯之執中
也必曰閩有章子厚呂惠卿不有曾公亮蘇頌蔡襄乎
必曰江浙多名臣不有王欽若乎上稱善拜左丞
相上章力求去以觀文殿大學士判衢州力辭改宮祠
光宗時卒贈少師諡文定初朱熹提舉浙東劾台守唐

宋史新編卷五十一

四

仲友淮素善仲友不喜熹乃擢陳賈為監察御史攻論
學其後慶元偽學之禁始於此
論曰湯思退襲秦檜狡謀割地畀敵敵得地而勢彌張
竄死不足以償責魏杞蔣芾葉衡並驟處非據廢黜亦
宜洪适乏建白惟以文行名或目為思退黨何歟史浩
棄雞肋以啗狼心殊為非計然於人無怨德贊其君行
忠厚之政則盛德事也若趙雄排張栻王淮傾朱熹浩
豈肯為哉

宋史新編卷一百四十一

宋史新編卷一百四十二 列傳八十四

明南京戶部主事莆田柯維騏著

張綱 辛次膺 劉珙 王剛中

黃祖舜 汪澈 周葵 王之望

錢端禮

張綱字彥正丹陽人入太學以上舍及第歷校書郎入對請法祖考躬行之教以化天下徽宗稱善論事與蔡京不相合黜主管玉局觀久之還故官稍遷敘高宗累遷起居舍人改中書舍人試給事中宗室令憲特轉太中大夫綱言崇寧以來官職不循資任致綱紀大壞今

宋史新編卷百四十二

方丕變其俗奈何以令憲故復違舊章詔以次官命詞舍人王居正復執不行命遂寢除給事中侍御史魏矼劾綱與祠進徽猷閣待制引年致仕秦檜用事久綱臥家二十年絕不與通問檜死召為吏部侍郎兼侍讀已而權吏部尚書除參知政事告老以資政殿學士知婺州尋致仕孝宗登極召陪祀南郊以老辭不至詔嘉之命有司存問卒年八十四綱嘗書座右曰以直行已以正立朝以靜退高天下其篤守如此初謚文定吏部尚書汪應辰論駁之孫奎再請特賜曰章簡奎慶元間為諫官力排道學諸賢累官至簽書樞密院事

辛次膺字起季萊州人甫冠登進士第歷官駕部遷吏部郎湖北運判中途召還見高宗于建康首言救世之弊上稱善擢右正言王倫使北請和次膺言宣和海上之約靖康城下之盟口血未乾兵隨其後今日之事當識其詐時秦檜在政府次膺劾其妻兄王仲疑王喚不法章留中次膺再論之曰貴連宮掖親如肺腑寵任非宜臣亦得論之而大臣之姻婭乃不得繩之耶求去除直祕閣湖南提刑先是湖南賊龍淵李朝擁衆數萬據茶陵檜匿不奏次膺陛辭上曰卿以將母為請朕不得留湖湘風物甚佳且無盜賊職名異恩卒歲當召既抵

宋史新編卷百四十二

長沙賊勢方張始悟檜欲陷之即單車趨茶陵擒賊驍將戮之募賊黨齋榜諭降待以不死皆相繼降金好成赦書至衡陽次膺極陳其詐書奏不報金陷三京次膺罷奉祠秦檜以其負重名欲先移書當稍收用次膺笑而不答閱十六年貧益甚亡毫髮求於人檜死起知婺州俄被召以足疾求去加祕閣修撰還郡再召見因奏國本未立上改容曰誰可次膺曰知子莫若父上稱善擢權給事中坐駁戶部侍郎蔣璨為中丞湯鵬舉所論與祠起知泉州移福建帥丁母憂乞納祿孝宗即位手詔趣召除御史中丞時兩淮盡為荒野次膺奏乞集遺

若成閔之貪饕湯思退之朋附葉義問之姦罔皆以次論劾上方厲精政事次膺每以名實為言多裨益呼其官不名隆興改元同知樞密院事拜參知政事以疾乞免且奏曰王十朋除侍史雖上親擢天下皆知臣嘗薦其賢湯思退召將至亦知臣嘗疏其姦臣不引避人其謂何除資政殿學士奉祠陞辭賜茶甚惜其去次膺奏臣與思退理難同列上曰有謂湯思退可用者次膺奏今日之事恐非思退能辦思退固不足道竊恐誤國家事卒年七十九次膺孝友清介立朝謇諤仕宦五十年無絲毫挂吏議為政貴清靜先德化所至人稱其不煩善屬文尤工於詩

宋史新編卷百四十三

三

劉珙字共父子羽長子也生有奇質從季父子輩學以蔭補承務郎登進士乙科監紹興府都稅務請祠歸杜門力學不急仕進後歷禮部郎官秦檜欲追謚其父召禮官會議珙不至檜風言者遂之檜死召為大宗正丞累遷中書舍人直學士院出知泉州改衢州湖南旱盜李金起朝廷憂之以珙知潭州湖南安撫使珙移書制使沈介請以便宜出師曰擅興之罪吾自當之介即遣兵至連戰破賊賊黨執李金降支黨聽其自降相率納

給據歸田里孝宗賜璽書褒獎除翰林學士知制誥兼侍讀已而拜中大夫同知樞密院事兼參知政事時上欲召會觀以珙言而止殿前指揮使王琪被旨按視兩淮城壁還密薦和州教授劉黝夫上諭執政召之珙請曰此人名位微何自知之上以珙告琪與陳俊卿遂奏罷琪珙時爭之尤力殿中皆驚以故獨罷為端明殿學士奉外祠陳俊卿奏留乃改知隆興府江西安撫使入辭猶以六事為獻上嘉其忠除資政殿學士知荆南府湖北安撫使以繼母憂去起復同知樞密院事荆襄安撫使珙據禮懇辭亦恥與張說並命也最後言曰二

宋史新編卷百四十三

四

年通喪三代未之有改漢儒乃有金革無避之說已為先王罪人今邊陲幸無犬吠之驚臣乃欲冒金革之名以私利祿之實不亦又為漢儒之罪人乎服闋再除知潭州湖南安撫使過闕入見極論時事進資政殿大學士以行淳熙二年移知建康府江東安撫使行宮留守進觀文殿學士屬疾請致仕孝宗遣中使以醫來疾革草遺奏言恭顯任文近習用事之戒今以腹心耳目寄之此曹朝綱以素士氣以素民心以離咎皆在此陳俊卿忠良確實可以任重致遠張栻學問醇正可以拾遺補闕願亟召用既又手書栻與朱熹皆以未能為國

報雪儲恥為恨卒年五十七贈光祿大夫謚忠肅珙精
明果斷事繼母以孝聞功總之戚必素服以終喜受益
言事有小失下吏言之立改臨數鎮民愛若父母聞訃
有罷市巷哭相與祠之者

王剛中字時亨樂平人進士第二人得除州推官改左
宣義郎故事當召試秦檜怒其不詣已授洪州教授檜
死召見擢秘書省校書郎累遷中書舍人會西蜀謀帥
遂以剛中知成都府制置四川進至敷文閣直學士剛
中檢身以法示人以禮不立崖壑恩威並行羽檄紛沓
從容裁決皆中機會敵騎度大散關人情洵洵剛中跨

宋史新編卷五十三

五

一馬夜馳二百里起吳璘於帳中責之曰大將與國義
同休戚臨敵安得高枕而臥璘大驚又以蠟書抵張正
彥濟師西師大集金兵敗走剛中倍道馳還謂其屬李
燾曰將帥之功吾何有焉燾嘆曰身督戰而功成不居
過人遠矣成都萬歲池廣袤十里溉三鄉田歲久淤澱
剛中集三鄉夫共疏之累土為防上植榆柳表以石柱
州人指曰王公之甘棠也葺諸葛武侯祠張文定公廟
夷黃巢墓表賢殫惡以示民孝宗受禪以宮僚進秩召
赴闕請祠歸次番陽營圃植竹號竹塢金犯淮有旨趣
剛中入見陳戰守之策連擢端明殿學士同知樞密院

事剛中曰戰守者實事和議者虛名不可恃虛名害實
事又奏四事開屯田省浮費選將帥汰冗兵屬疾卒年
六十三贈資政殿大學士光祿大夫謚恭簡剛中繇布
衣至公卿無他嗜好惟讀書著文為樂有易說春秋通
義仙源聖紀經史辨漢唐史要覽天人修應錄東溪集
應齋筆錄凡百餘卷

黃祖舜福清人登進士第累任至倉部郎中遷右司郎
中權刑部侍郎兼詳定敕令司兼侍講進論語講義上
令國子監校行兼權給事中張浚沒其家奏留使臣五
十餘人理資任祖舜言素食進秩曷以勸功乞為限制

宋史新編卷五十三

六

乃詔勳臣家兵校留五之一時閭門有以恩澤補者修
撰有不由文學擢者祖舜皆論寢其命楊愿家乞遺表
恩祖舜言愿陰濟秦檜中傷善類事遂止檜子燔贈太
傅祖舜言燔濟惡追奪之遷同知樞密院事隆興初以
資政殿學士知潭州卒謚莊定
汪澈字明遠自新安徙居饒州第進士教授衡州沅州
以薦為秘書省正字校書郎輪對合高宗意除監察御
史進殿中侍御史特賜鞍馬時和戎歲久邊防浸弛澈
陳養民養兵自治豫備之說累數千言除侍御史同陳
俊卿劾罷左相湯思退又論鎮江大將劉寶十罪奪節

子祠殿帥楊存中久握兵權內結閣寺王十朋陳俊卿等相繼論幼帝欲存護使去澈與俊卿同具奏存中始罷會金使高景山來求釁端澈言天下之勢彊弱無定形在吾所以用之願陛下赫然奮斷益兵嚴備布告中外將見上下一心其氣百倍矣除御史中丞尋為湖北京西宣諭使鄂帥田師中老而怯立奏易之時欲置襄守荆南澈奏襄陽地重為荆楚門戶不可棄未幾金主亮死澈乞出兵淮甸與荆襄軍夾擊其歸師未報而金新主罷兵請和召澈為參知政事與宰相陳康伯贊內禪孝宗即位銳意恢復首用張浚使江淮澈以參豫督

宋史新編卷一百一十五

軍荆襄將分道進討隆興元年入奏還武昌而張浚剋期大舉詔澈出師應之澈以議不合乞令浚併領荆襄諫議大夫王大寶論澈無制勝策乞罷黜澈亦請祠許之大寶疏再上落職仍祠祿明年知建康府尋除樞密使在位二年以觀文殿學士復奉祠尋知鄂州兼安撫使時議廢江州軍澈言不可知寧國府改福州福建安撫使請祠尋致仕卒年六十三贈金紫光祿大夫謚莊敏澈為殿中日薦陳俊卿王十朋陳之茂為臺官高宗次第用之在樞府孝宗密訪人材薦百有十八人嘗奏言臣起寒遠所以報國惟無私不欺亦自奉清約雖貴

猶布衣時有文集二十卷奏議十二卷

周葵字立義宜興人進士甲科歷殿中侍御史兩月間言事至三十章張浚議北伐葵上章力言此存亡之機非獨安危所係或言葵沮大計罷為司農少卿以直祕閣知信州未上改湖南提刑以親老易江東皆不就和議已定被召論為國有道戰則勝守則固和則久不然三者在人不在我矣除太常少卿時秦檜獨相意葵前事必憾趙鼎再除殿中侍御史葵語人曰元鎮已貶葵固不言雖門下客亦不及之也檜始不樂因林待聘之訴檜即奏徙葵起居郎語在梁汝嘉傳再落職與祠檜

宋史新編卷一百一十五

死連擢權禮部侍郎尋兼國子祭酒又兼權給事中侍御史湯鵬舉言葵以魏良臣薦躡處侍從呂廣問葵之死黨乞併罷之太學生黃作詹淵率諸生都堂投牒留葵翌日博士何備等言于朝乞懲戒詔作淵皆送五百里外州編管葵出知信州隨罷復起知信州引疾奉興國祠復知太平州婺州進至敷文閣待制孝宗即位除兵部侍郎兼侍講改同知貢舉兼權戶部侍郎張浚自督府來朝密言敵失泗州其懼罪者皆欲來歸願遣軍渡淮赴之此恢復之機也葵請對謂不可輕舉累數百言及遣李顯忠邵宏淵取靈壁虹二縣敗績上思其言

拜參知政事葵始終守自治之說兼權知樞密院事臺
諫交章言議和太速葵與陳康伯湯思退乞令侍從臺
諫集議衆益洶洶諸公待罪乞罷不許葵獨留身因請
上曰卿何請之力也曰自預政以來每與宰相論事有
以爲然而從者有不得已強從者有絕不肯從者十常
四五洎至榻前陛下又或不然大率十事之中不從者
七八安得不愧於心此臣所以欲去也虞允文陳康伯
相葵即求退除資政殿學士提舉洞霄宮起知泉州告
老加大學士致仕閒居累年不以世故縈心卒年七十
七累贈太傅葵孝於事親當任子先孤姪其卒也幼子

宋史新編卷五十五

九

與孫尚未命平生問學不泥傳注作聖傳詩二十篇文
集三十卷奏議五卷晚號惟心居士謚惠簡

王之望字瞻叔襄陽人父綱登進士第至通判徽州之
望以蔭補復登進士第歷陞太府卿孝宗即位除戶部
侍郎充川陝宣諭使代虞允文贊吳璘棄德順敵棄其
後喪師二萬人將校所存無幾連營動哭聲震原野上
聞而悔之隆興初言者疏之望罪除集英殿修撰奉祠
未幾權戶部侍郎江淮都督府參贊軍事累擢右諫議
大夫之望因上章極言廷臣執偏見爲身謀乞明詔在
庭平其心於議論之際時思退主和議浚主恢復之望

陰爲思退地也拜參知政事既入俄兼同知樞密院事
敵兵交至以參知政事勞師江淮之望先嘗貽書敵帥
至是王朴使敵軍奔割商秦地許歸被俘人皆爲叔姪
之國敵皆聽許講解而罷上聞敵師退令督府擇利擊
之之望下令諸將不得妄進朝廷趣行之望言王朴既
還不可冒小利害大計言者復論罷爲端明殿學士仍
奉祠居天台乾道元年起知福州福建路安撫使捕海
賊王大老捷聞加資政殿大學士移知温州尋復罷之
望有文藝幹略當秦檜時落落不合或謂其有守紹興
末年力附和議與思退相表裏專以割地啖敵爲得計

宋史新編卷五十五

十

地割而敵勢益張之望迄以此廢焉

錢端禮字處和臨安人父忱在外戚傳端禮以恩補官
至右文殿修撰仕外服有聲高宗材之知臨安府升權
戶部侍郎兼樞密都承旨符離失利湯思退倡和議端
禮亦奏賈怨生事思退大喜奏除戶部侍郎未幾兼吏
部張浚方主戰孝宗甚鄉之思退詭求去端禮請對乞
留又奏兵者凶器願以符離之潰爲戒於是思退復留
命浚行邊還戍兵罷招納以端禮充准東宣諭使王之
望使淮西端禮入奏兩淮名曰備守守未必備名曰治
兵兵未必精端禮既以是詆浚右正言尹穡亦劾浚罷

鄧督自此議論歸一矣端禮至淮還極言守備疎略宜早定和議遂除吏部侍郎再往淮上金帥僕散忠義分兵入上意中悔令思退都督江淮軍馬端禮試兵部尚書參贊軍事思退畏怯不行端禮赴闕兼戶部尚書俄拜端明殿學士簽書樞密院事兼權參知政事端禮以和議既定乞降詔除參知政事兼權知樞密院事時久不置相端禮以首參關相位甚急皇長子鄧王夫人端禮女也殿中侍御史唐堯封論端禮帝姻不可任執政不報遷太常少卿館閣士相與上疏排端禮皆坐絀刑部侍郎王第陰附端禮建為國是之說吏部侍郎陳俊

宋史新編卷五十一

十一

卿抗疏力詆其罪且謂本朝無以戚屬為相上納其言鄧王立為太子端禮引嫌奉祠起知寧國府移紹興進觀文殿學士端禮籍人財產至六十萬緡有詣闕陳訴者上聞之與舊祠侍御史范仲芑劾隆一職既而復之卒贈銀青光祿大夫謚忠肅孫象祖自有傳論曰張綱見擠蔡京弗通秦檜書以靜退高天下辛次膺亦與檜迕斥湯思退之奸居約而操彌勵劉球恥附權倖復讎雪恥垂沒有餘心王剛中戮力破敵不以和好輟備禦黃祖舜為國家惜名器視之於匪人皆有古大臣風也汪澈周葵當廷諫恢復頗有異同然於平生

大節何損日之望錢端禮並附奸樹黨誤人主而竟免流竄孝宗必是乎失刑矣

蕭燧 李彥穎 黃洽 施師點

范成大 龔茂良

蕭燧字照鄰臨江軍人進士高第授平江府觀察推官時秦檜當國其親黨密告燧秋試必主文漕臺燧詰其故曰丞相有子就舉欲以屬公燧怒曰初仕敢欺心耶檜懷之既而被檄秀州至則員盜就院易一員往漕闈秦燧果中前列秋滿當為學官避檜調靜江府察推而歸燧未第時夢神人示以文書記其一聯云如火烈烈

宋史新編卷五十一

十一

玉石俱焚在冬青青松栢不改已而果符前事孝宗初自靖州教授除諸王宮大小學教授輪對論官當擇人不當為人擇官上喜製用人論賜大臣淳熙中累遷左司諫上諭執政蕭燧若何龔茂良奏燧純實無華宜任言責擢右諫議大夫入謝上以議論鯁切不求名譽糾正姦邪不恤仇怨嘉獎之參政趙鼎夔帥李景季怒其貪虐臺臣謝廓然不敢論燧奏罷景季雄營救復任燧再論併及雄密奏燧誤聽景季仇人之言遂下臨安府捕恭州士人鍾京等置之獄坐以罪景季復依舊職燧乃自劾詔以風聞不許竟力求去徙刑部侍郎不

拜固請補外知嚴州嚴地狹財匱始至官銀不滿三千
燧儉以足用二年之間積至十五萬以其羨補積通諸
色皆寬詔治郡有勞除敷文閣待制移知婺州父老遮
道幾不得行娶與嚴鄰人熟知條教不勞而治後召遷
至參知政事又權知樞密院以年及自陳上留之不可
除資政殿學士與郡復請開與祠卒年七十七謚正肅
孝宗每稱其全護善類誠實不欺手書二十八將傳以
賜子達登進士第官至太常

李彥穎字秀叔德清人登進士第歷建德丞改秩時宰
知其才將處之學官彥穎恥自獻調富陽丞御史周操

宋史新編卷百四十一

李

薦為御史臺主簿金敗盟張浚督師進討孝宗方向浚
執政堅主和陳良翰周操不以為然右正言尹穡陰附
執政薦引同已者轉言和於上前上惑之罷督府良翰
操相繼黜而穡進遷諫議大夫一日穡以和戰守扣彥
穎答曰人所見固不同公既以和議為是曷不明陳於
上前以身任之事成歸於公不成奉身而退若欲享
其利而不及其害國事將誰倚穡大怒曰自為諫官前
後百餘奏曷嘗及一和字而臺簿有是言自是銜彥穎
陰排之改國子博士權吏部郎中歷升詹事兼吏部侍郎
郎權尚書兼侍讀時廷臣多以中批斥去彥穎言臣下

有過宜顯逐之使中外知獲罪之由以為戒今諧毀潛

行斥命中出將恐陰邪得伸善類喪氣非盛世事也除
吏部尚書既而自簽書樞密擢參知政事彥穎在東府
三歲實樞相事內降繳回甚多內侍白劄籍名造器械
并犒師降旨發左藏封樁諸庫錢動億萬計彥穎疏歲
中經費以進因言虞允文建此庫以備邊故曰封樁陸
下方有意恢復苟川之不節彼啓他日妄費失封樁初
意上問然曰卿言是朕失之矣墜馬在告力求去以資
政殿學士知紹興府勤約有惠政與祠復參知政事諫
官論其子歐人至死與祠鑄秩起知婺州復知紹興府

宋史新編卷百四十一

李

進資政殿大學士再奉祠進觀文殿學士致仕家居凡
十載自奉澹約食纔米數合室無姬媵蕭然未日與州
縣了不相聞卒年八十一贈少保諡忠文子沐慶元中
與一時臺諫排趙汝愚善類一空公論醜之
黃洽字德潤福州人隆興初以太學生試春官第二詔
循故事未臨軒賜第一人及第授紹興府觀察判官歷
右正言除侍御史所論列未嘗擲摠細故他憲以累其
終身除右諫議大夫上銳志肄武洽因風諫言願之大
象君子以慎言節節飲食言語飲食猶謹節之况其他
乎凡筋力喘息之間一有過差皆非所以養其身上

嘉納之洽在經筵言人主命相任則勿疑宰相重則則
廷尊朝廷尊則廟社安宰相掄才當盡公心君子進則
庶職舉庶職舉則天下治上首肯再三乃曰卿如良金
美玉渾厚無瑕天其以卿為朕弼耶自御史中丞擢參
知政事上因商確除目洽罄竭無所顧避上大喜曰五
十年無此差除知樞密院事意求去以資政殿大
學士知隆興府光宗立詔言事洽奏用人為萬世不易
之論臣前以此納忠壽皇今復告于陛下屢乞歸田昇
宮祠方未得請也人勸之洽第洽曰吾書生蒙拔擢至
此未有以報國先營私乎使吾一旦罪去猶有先人做

宋史新編卷一百一十五

五

盧可庇風雨夫復何憂慶元二年致仕洽常言居家不
欺親仕不欺君仰不欺天俯不欺人幽不欺鬼神何用
求福報哉卒年七十九贈金紫光祿大夫洽質直端重
有大臣體兩朝推為名臣有文集奏議八十五卷
施師點字聖與上饒人弱冠游太學司業高宏盛稱其
文尋授學職以舍選奉廷對調除臨安府教授乾道元
年陳康伯薦賜對言歷年屢詔恤民而惠未加洽願因
明堂肆赦蠲除逋負從之淳熙八年兼權禮部侍郎除
給事中時太子詹事已除特增員為二命兼之賜對言
比年人物訛駁士氣耗爾當廣儲人材以待用奉使金

廷立班既定相儀者以親王將至命師點退位請數四
師點正色曰班立已定尚欲何為在廷相顧駭愕知其
有守不敢復以為請使還上嘉歎不已十年連除參知
政事兼同知樞密院事十四年除知樞密院事師點倦
倦搜訪人才手書置夾袋中謂蜀去朝廷遠人才難以
自見蜀士之賢者俾各疏其所知差次其才行文學每
有除授必列陳之明年以資政殿大學士知泉州繼與
臨安祠紹熙二年除知隆興府江西安撫使師點嘗謂
諸子曰吾平生仕宦皆任其升沉初未嘗枉道附麗獨
人主知之遂至顯用夫人窮達有命不在巧圖惟忠孝

宋史新編卷一百一十五

六

乃吾事也卒年六十九贈金紫光祿大夫有文集奏議
制藁東宮講議及易說史識諸書
范成大字致能吳郡人登進士第累遷吏部郎官言者
論其超躡罷奉祠起知處州陛對論力之所及者三曰
日力曰國力曰天力今盡以虛文耗之孝宗嘉納處民
以爭役詔訟成大為勅義役隨家貧富輸金買田助當
役者甲乙輪第民便之詔頒其法於諸路處多山田成
大訪通濟堰故迹復之置隄關止水則既灌有序民食
其利除禮部員外郎兼崇政殿說書隆興再講和失定
受書之禮上嘗悔之遷成大起居郎假資政殿大學士

元金祈請國信使國書專求陵寢蓋泛使也上面諭書事成大乞併載書中不從金使使者慕成大名至求中情効之至燕山密草奏具言受書式懷之入初進國書詞氣慷慨金君臣方傾聽成大忽奏曰兩朝既為叔姪而受書禮未稱臣有疏摺笏出之金主大駭曰此豈獻書處耶左右以笏標起之成大吃不動必欲書達既而歸館所金主遣伴使宣旨取奏成大之未起也金庭紛然太子欲殺成大越王止之竟得全節而歸除中書舍人初御書崔寔政論賜輔臣成大奏謂聖意在飭綱紀振積敝而近日大理議刑遞加一等此非以嚴致平

宋史新編卷三十三

七

乃酷也上稱為知言張說除簽書樞密成大當制留詞頭不下又上疏言之命竟寢知靜江府改除敷文閣待制四川制置使蜀知名士孫松壽年六十餘樊漢廣甫五十九皆掛冠不仕表其節詔召之皆不起蜀士由是歸心召對連擢參知政事逾月為言者所論奉祠起知明州尋帥金陵以病請閒再奉祠進至資政殿大學士卒成大冇文名尤工於詩自號石湖有石湖集攬錄桂海虞衡集行于世

龔茂良字實之興化軍人登進士第歷祕書省正字累遷吏部郎官張浚視師江淮茂良言景德之勝本於能

新清康之禍在於致疑願法其斷勿蓄其疑除監察御史水災應詔疏曰水至陰其占為女寵為嬖佞為小人專制蓋指內侍梁珂會觀龍大淵也遷右正言會內侍李珂沒贈節度謚靖恭茂良諫寢其謚又極論大淵觀二人害政甚珂百倍孝宗諭以皆潛邸舊有文學敢諫爭未嘗預外事翌日再疏不報即家居待罪章再上除太常少卿五辭不拜除直祕閣知建寧府請祠不允二人既逐起廣東提刑就知信州召對崇政殿左丞相陳俊卿欲留之右相虞允文不樂會俊卿亦罷除直顯謨閣江西運判兼知隆興府上念江西連歲大旱以一路

宋史新編卷三十三

六

荒政付之茂良發廩振贍加右文殿修撰再任歿厲大作命醫治療全活數百萬進敷文閣待制除禮部侍郎明日拜參知政事葉衡罷上命茂良以首參行相事宣諭獎用廉退茂良奏朱熹操行耿介請錄用除祕書郎為羣小讒毀未幾手詔付茂良謂虛名之士恐壞朝廷憲迄不至錢良臣侵盜大軍錢糧累數十萬茂良奏其事手詔令具析俄召良臣赴闕將柄用之淳熙四年召史浩於四明茂良覺眷衰因疾力求去上曰朕以經筵召史浩卿不須疑時曾覲欲以文資祿其孫茂良以格法繳進詔因茂良入堂道間俾直省官賈光祖等當道

不避銜司叱之曰參政能幾時茂良奏臣固不足道所
惜者朝廷大體上諭覲往謝茂良正色曰參知政事者
朝廷參知政事也覲退茂良批旨取賈光祖輩下臨
安府捷之手詔宜問施行太遠茂良待罪上使人宣諭
委曲令繳進手詔且謂卿去雖得美名置朕何地茂良
即奉詔茂良見覲勢益橫力求去上諭曰俟議恢復卿
當再來是日與郡令內殿奏事乃手疏恢復六事上曰
卿五年不說恢復何故今自及此還朝甚怒曰福建子
不可信如此良臣以宿怨從而傾之殿中侍御史謝廓
然覲黨也劾茂良落職尋論其矯旨置降安置英州父

宋史新編卷一百四十二

子卒貶所後復資政殿學士諡莊敏茂良言恢復或謂
覲令人誅以再留茂良信之茂良沒朱熹得副本讀之
極言不可輕舉猶平生素論也深為歎息云

論曰蕭燧忠實敢言全護善類李彥穎裁濫恩冗費不
為近倖撓黃洽論治以用人為急孜孜許國無以家為
施師點范成大抗禮虜庭使宋重於九鼎犬呂竝淳熙
良執政也龔茂良磊落大節殆無與讓然玉眷旣衰又
為羣小肆侮陳忠不已宜及於禍蓋說難自古所嘆云

宋史新編卷一百四十二

宋史新編卷一百四十三 列傳八十五

明南京戶部主事莆田柯維騏著

杜莘老 王十朋 吳芾 王希呂

陳良翰 李衡 張大經

杜莘老字起莘眉州人唐工部甫之後舉進士以親老
不赴廷對賜同進士出身授梁山軍教授以薦主管禮
兵部架閣文字彗星見高宗求言莘老陳時弊十事進
一階歷殿中侍御史陳後卿既解言職力求去上以莘
老言復留金遣使致媢書傳欽宗凶問請淮漢地指索
大臣上決策親征莘老上疏力贊謂當待以不懼則人

宋史新編卷一百四十三

心有恃而士氣振矣樞密周麟之聞金將盛兵犯邊大
恐建言不必遣使莘老劾麟之挾姦罔上避事辭難恐
懼至於掩泣衆有哭殺富鄭公之請尋與宮觀疏再上
乃責瑞州幸醫王繼先怙寵干法聞邊警亟輦重寶歸
吳興為避敵計莘老疏其十罪竄之內侍張去為取御
馬院西兵二百髡其頂都人共駭口語籍籍莘老彈治
上疑其未審不樂莘老執奏不已竟罷為御馬院致仕
而莘老亦以直顯謨閣知遂寧府給事中金安節中書
舍人劉珙封還制書改司農少卿尋請外仍與遂寧始
莘老自蜀造朝不以家行高宗因對褒諭曰聞卿出蜀

即滿園紙帳如僧然難及也未幾遂擢用莘老官中都
以知公論所予奪姦蠹者皆得其根本脉絡嘗歎曰臺
諫當論天下第一事者有所畏姑言其次是欺其心不
敬其君者也及任言責極言無隱取衆所指目者悉擊
去聲振一時都人稱骨鯁敢言者必曰杜殿院云治郡
課績爲諸州最孝宗受禪莘老進三議曰定國是修內
政養根本尋卒年五十八

王十朋字龜齡樂清人有文行授徒梅溪繇太學試大
廷秦檜既死高宗親政十朋以權對其略曰嘗有鋪翠
之禁而以翠羽爲首飾者自若是豈法令不可禁乎抑

宋史新編卷一百四十三

二

宮中服幹濯之化衣不曳地之風未形於外乎法之至
公者莫如選士名器之至重者莫如科第往歲權臣子
孫門客類竊巍科有司以國家名器爲媚權臣之具而
欲得人可乎上親擢第一學者爭傳誦其策以擬古鼎
董上因取交趾所貢翠物焚之特授紹興府簽判時以
四科求士帥王師心薦召除祕書郎兼建王府小學教
授金將渝盟十朋輪對言禦敵莫急於用人今有天資
忠義材兼文武可爲將相者有長於用兵士卒樂用可
爲大帥者或投閒置散或老於藩郡願起而用之蓋指
張浚劉錡也又言人權雖歸陛下政復出多門是一槍

死百槍生也楊存中以三衙結北司盜大權樞密立

甘居其後子弟親戚布滿清要臺諫論列委曲庇護風
憲獨不行於管軍之門何以爲國至若清資如於噲伍
高爵濫於醫門諸軍承受威福自恣甚於唐之監軍皇
城邏卒旁午察事甚於周之監諜將帥剝下賂上結怨
三軍道路捕人爲卒結怨百姓皆非治世事上嘉納秦
檜父塞言路至是十朋與馮方胡憲查篇李浩相繼論
事太學生爲五賢詩述其事除著作郎遷大宗正丞亟
請祠歸孝宗立起知嚴州累遷國子司業言人主有大
職三任賢納諫賞罰除起居舍人升侍講時左右史之

宋史新編卷一百四十三

三

職久廢十朋同起居郎胡銓奏史職四事從之除侍御
史上謂銓曰卿與十朋皆朕親擢十朋見上英銳每見
必陳恢復之計及將北伐復上疏謂陛下志在興復大
臣不能仰副聖心乞戒飭因論史浩八罪浩與郡十朋
疏再上乃與祠史正志拜浩父事之林安宅出入史浩
龍大淵門并疏其罪皆罷去符離失律張浚上表自劾
主和者乘此唱異議十朋上疏言臣素不識浚聞其言
不與敵俱生心實慕之前因輪對言金必敗盟乞用浚
陛下命督師江淮一月三捷皆服陛下任浚之難及王
帥一不利橫議竄起臣謂今日之師爲二帝復讎爲

原帛民伐罪非前代好大生事者比陛下固不以一血
 為羣議所搖然異論紛紛浚既待罪臣其可尚居風憲
 之職乞賜寬死因言臣聞近日欲遣龍大淵撫諭淮南
 信否上曰無之又言聞欲以楊存中充御營使上默然
 改除吏部侍郎力辭出知饒州饒竝湖盜出沒其間聞
 十朋至一夕遁去丞相洪适請故學基益其圃十朋曰
 先聖所居十朋何敢予人移知夔州饒民走諸司乞留
 不得至斷其橋乃從間道去衆葺斷橋以王公名之移
 知湖州戶部責虛逋三十四萬命吏持券往辦不聽即
 請祠去起知泉州凡歷四郡布上恩恤民隱士之賢者
 宋史新編卷一百三十三 四

詣門以禮致之訟至庭溫詞曉以理義多退聽者所至
 人繪而祠之及去老稚攀留思之如父母饒久旱入境
 雨湖積霖入境即霽凡禱必應其誠之所感如此東宮
 寔除太子詹事力辭不允遂力疾造朝詔給扶減拜又
 詔免朝參遣中使以告及襲衣金帶就其家賜之疾革
 累章告老以龍圖閣學士致仕命下卒年六十紹熙三
 年盜忠文十朋事親孝終喪不處內友愛二弟郊恩先
 奏其名逮沒二子猶布衣書室扁曰不欺每以諸葛亮
 顏真卿寇準范仲淹韓琦唐介自比朱熹張栻雅敬之
 子聞詩聞禮皆篤學自立聞詩知光州提點江東州獄

聞禮知常州江東轉運判官 守家法人亦思慕之
 吳芾字明可仙居人登進士第遷秘書正字與秦檜舊
 故檜專政芾退然如未嘗識公坐旅進揖而退檜風言
 者論罷通判處婺越三郡知處州以薦除監察御史遷
 殿中侍御史兩淮戰不利廷臣爭陳退避計芾言進為
 上策退為無策既而金主亮斃上疏勸親征高宗至建
 康芾請遂駐蹕以係中原之望會有密啓還京者下侍
 從臺諫議芾言今欲控禦東漢引輸湖廣則臨安不如
 建康便經理淮甸應接柔末則臨安不如建康近議者
 徒悅一時扈從思歸之人非為國計臣恐回鑿之後西
 宋史新編卷一百三十三 五

師之聲援不接北土之謳吟絕望矣又言去歲兩淮諸
 城望風奔潰此秦檜壅塞言路挫折士氣之餘毒也能
 反其道則士氣振而見危授命首有人矣出知婺州孝
 宗立陛辭陳裴垲對憲宗為治先正其心以為臨御之
 初出治大原無越於此上嘉納改知紹興府遷至吏部
 侍郎以敷文閣直學士知臨安府執政議以芾使金復
 除吏部侍郎且議以龍大淵為副芾曰是可與言行事
 者邪語聞得罷不行下遷禮部侍郎力求去與祠陳俊
 卿與芾俱以剛直見忌相繼引去中書舍人閻安中為
 孝宗言二臣之去非國之福起芾知太平州又知隆興

府前後守六郡各因俗爲寬猛吏莫容姦民懷惠利再
與祠屢告老以龍圖閣直學士致仕卒年八十嘗曰視
官物當如已物視公事當如私事與其得罪於百姓寧
得罪於上官立朝不偶晚退閒十有四年自號湖山居
士爲文豪健俊整有表奏五卷詩文三十卷

王希呂字仲行宿州人南渡居嘉興登進士第孝宗獎
用西北士召試授秘書省正字除右正言張說擢簽書
樞密院事希呂與侍御史李衡交章劾之上疑其合黨
責遠小監當尋悔改宮觀希呂直聲聞遠適雖以此黜
亦以此見知歷中書舍人給事中轉戶部尚書改吏部

宋史新編卷一百四十一

六

去除端明殿學士知紹興府以言者落職處之晏如
天性剛勁遇利害無回護意嘗抗論近習用事上變色
欲起希呂挽御衣曰非但臣能言之侍從臺諫皆有文
字來矣守廬州又兼安撫使擢江西轉運副使及守紹
興皆有政績江西時出所作卷石記示僚屬一幕官舉
筆塗數字舉坐駭愕希呂喜其不阿薦之居官廉無屋
可居紹興歸猶寓僧寺上聞之賜錢造第卒于家
陳良翰字邦彥臨海人登進士第知瑞安縣俗號強梗
吏治尚嚴良翰獨撫以寬催租不下文符但揭示名物
民就樂輸聽訟咸得其情或問何術良翰曰無術第公

此心如虛堂懸鏡耳遷至監察御史孝宗除右正言金
人再移書求唐鄧淮泗湯思退主遣小使盧仲賢李栻
良翰言仲賢輕佻無恥栻自北來難信又言廟堂督府
論議不同邊奏上聞皆陽唯諾而陰沮敗之萬一失事
機督府安得獨任其責上變然稱善仲賢至汴輒許金
疆土歲幣而還上大怒下仲賢吏欲誅之宰相扣頭懇
請得免復遣王之望龍大淵良翰言前遣使已辱命大
臣不悔前失不謂秦檜復見今日且金要我罷四郡屯
兵以歸之是不折一兵而坐收四千里要害之地決不
可許若歲幣則俟得陵寢然後與庶猶有名今議未決

宋史新編卷一百四十一

七

而之望遂行恐其辱國不止於仲賢詔侍從臺諫議多
是良翰遂以胡昉楊由義爲審議官與敵議四郡不合
困辱而歸思退尚執前論正言尹穡附思退以撼督府
良翰爲左司諫疏論思退姦邪誤國宜早罷黜張浚精
忠老謀不宜以小人言搖之上曰思退前議固失然朕
愛其警敏卿其置之若魏公則今日孰出其右此殆言
者有異意卿爲朕諭之良翰頓首謝曰陛下言及此天
下幸甚宰相縱無全材寧取樸實緩急猶可倚賴思退
庸狡小黠大癡將誤國且警敏二字恐非明主卜相之
法既退以上語諭同列穡勃然變色明日亦請對遂罷

良翰言職兩淮既撤備金大入上始深悔太學生數百人伏闕乞召用良翰胡銓王十朋而斬思退等思退由是始敗良翰知建寧府福建轉運副使提點江東刑獄移浙西召為宗正少卿兵部侍郎除右諫議大夫進給事中未幾以敷文閣待制奉祠召為太子詹事一日出手書唐太宗與魏徵論仁德功利之說俾極陳今日所未至者良翰疏八弊上嘉歎詔兼侍講以疾告老除敷文閣直學士奉祠卒年六十五光宗立特諡獻肅

李衡字彥平江都人幼博誦為文操筆立就登進士第授吳江主簿有部使者怙勢侮刻衡不忍以敵朴迎合

宋史新編卷二百四十五

投劾于府拂衣歸後知溧陽縣專以誠意化民治狀聞詔進一秩尋召為監察御史歷司封郎中樞密院檢詳出知溫臺台三州加直祕閣而衡引年乞身懇懇不休孝宗累卻其奏除祕閣修撰致仕上思其樸忠旋召除侍御史以老固辭不許差同知貢舉會外戚張說以節度使掌兵柄衡力疏其事廷爭移時改除起居郎衡曰與其進而負於君孰若退而合於道章五上請老上知不可奪仍以祕撰致仕時給事中莫濟不書敕翰林周必大不草制右正言王希呂亦與衡相繼論奏同時去國士為四賢詩紀之衡後居崑山結茅別墅杖屨徧

衡初入辟雍同舍洛人趙孝孫得程頤之學勸衡讀論語曰學非記誦詞章之謂所以學聖賢也不可有絲毫偽實處方可以言學衡心佩其訓雖博通羣書而以論語為根本臨沒沐浴冠櫛條然而逝周必大聞之曰世謂潛心釋氏乃能達死生衡非逃儒入釋者而臨終超然如此殆幾孔門所謂聞道者歟

宋史新編卷二百四十五

九

張大經字彥文建昌人紹興中登進士第宰古之龍泉有善政諸司列薦賜對便殿出知儀真平易近民民咸德之提舉湖南常平提點湖北刑獄尋移江東孝宗以風力峻整遂除監察御史大經首陳士風楷克媿惰誕慢浮虛四弊遷大理少卿守殿中侍御史論近習韓侂薦士上曰此亦無害昔楊得意為狗監亦嘗薦司馬相如大經奏恐無恥者望風希旨傷毀士俗又論宦者董璉暴橫將命淮甸所至誅求且自號董閭羅上依奏鑄罷竄南康軍除侍御史至禮部尚書兼侍讀屢請祠上曰卿公廉必能為朕牧民以微猷閣學士知建寧府未幾移鎮紹興辭不拜予祠進龍圖閣學士告老以通奉大夫致仕方主眷未衰抗疏引去人方之孔戣壽逾八袞寧宗進正議大夫降詔撫問賜銀奩藥茗逮疾革語

諸子曰吾目可瞑吾愛君憂國之心不可泯無一語及私計聞上甚悼之贈銀青光祿大夫諡簡肅

論曰南渡權奸相踵沮塞言路迨秦檜死高宗始親政繼以孝宗勵精竝矯曩弊容納忠言如杜莘老等間逆心難堪亦不深譴良以作士氣廣聰明是故小康之治臻焉夷考七人者皆信道不惑足當大任用若克究其效宜何如耶

王大寶 汪應辰 陳良祐 李浩

汪大猷 劉儀鳳 李燾

王大寶字元龜其先繇溫陵徙潮州政和貢辟雍建炎

宋史新編卷百四十一

十一

廷試第二授南雄州教授移病歸數年差監登聞鼓院奉台州祠復數年趙鼎調于潮大寶日從講論語鼎歎曰吾居此平時所薦無一至者君過人遠矣知連州張浚亦謫居命子枋與講學時趙張客貶斥無虛日人為累息大寶獨泰然知袁州進詩書易解除國子司業兼崇政殿說書進秩知溫州又提點福建廣東刑獄孝宗即位連擢右諫議大夫張浚起為都督大寶力贊其議未幾湯思退議罷督府請講和大寶極論之章三上除兵部侍郎起居郎胡銓奏曰近日王十朋王大寶相繼引去非國之福上曰十朋力自引去朕留之不能得大

寶論湯思退太早今為兵部侍郎豈容復聽其去未幾

以敷文閣直學士奉祠尋請致仕督府既罷撤邊防棄四州金復犯邊詔思退都督軍馬辭不行上震怒竄思退中外以大寶前言不用為恨乾道初召為禮部尚書入對言理財之道當務本抑末右正言程叔達奏大寶乞復免行錢非是以舊職奉祠中書舍人閻安中欲留其行叔達併劾之詔大寶致仕尋卒年七十七

汪應辰字聖錫玉山人十歲能詩鄉舉進士俱第一年甫十八高宗異之特書中庸篇以賜初名洋為改應辰即欲除館職宰相趙鼎言且今歷外任養成其材乃授

宋史新編卷百四十一

十一

鎮東軍簽判鼎為帥幕府事悉諮焉歲小旱命應辰禱名山即應人曰此相公雨鼎曰乃狀元雨也召為祕書省正字時秦檜力主和議應辰上疏謂和議不諧非所患和議諧矣而因循無備之可畏異議不息非所患異議息矣而上下相蒙之可畏秦檜大不悅出通判建州遂請祠以歸寓居常山之永年院蓬蒿滿徑餽粥不繼應辰處之裕如益以修身講學為事自是凡三主管崇道觀張九成謫邵州交游皆絕應辰時通問及喪父言若猶攻之應辰不遠千里往弔通判袁州趙鼎喪過郡應辰為文祭之曰兩登上宰皆直艱危之時一斥南荒

遂為死生之別事已定於蓋棺恩特容於歸骨吏付之火其子借三兵以歸道出衢州守章傑希檜意指應辰為死黨符移訊鞠徧搜行囊求祭文不可得胡寅遣檜書謂此事不足竟事乃寢通判靜江府踰期不得代乃訟檄歸省其母繼差通判廣州時檜所深忌者趙鼎張浚鼎既死而浚猶存未快其意江西運判張常先箋注前帥張宗元與浚詩言于朝逆速者數十家將誣以不軌獄既具檜死應辰幸而免明年召為吏部郎官遷右司母老乞外知婺州尋以憂去廬于墓側服闋除祕書少監遷權吏部尚書又權戶部侍郎兼侍講孝宗將建

宋史新編卷百五

十一

為太子名與唐廬江王晉楚王同詔改為曄應辰以為與唐昭宗同遂改今名暨丙禪擬於傳位日降赦應辰言唐太宗受禪於高祖明年正月始改元乃從其說又議改元重熙應辰謂契丹嘗以紀年遂改隆興一朝大典禮多應辰所定議太上尊號李燾陳康伯密議以光堯壽聖為稱及集議或謂尊號始自開元罷於元豐今不當復况太上視天下如棄敝屣豈復顧此應辰主之尤力或又言主上奉親烏得援元豐自却為比於是議狀書者半不書者半明日應辰復與金安節等十二人各陳所見大槩謂光堯近乎神堯壽聖乃英宗誕節字

以名寺御史周必大亦以為問應辰答以堯豈可光是語有聞之德壽者高宗因上過宮云汪應辰素不樂吾於是詔尊號不容但已安節等遂奉詔應辰連乞補外遂知福州未幾升敷文閣待制舉朱熹自代在鎮二年會朝廷謀蜀帥乃以敷文閣直學士為四川制置使知成都府宣撫使吳玠死應辰攝宣撫之職蜀道晏然召還陛對以畏天愛民為言上曰卿久在蜀寬朕西顧憂除吏部尚書尋兼翰林學士并侍讀論愛民六事廟堂議不合不悅者眾一日陳良祐登對上告以汪應辰言卿在蜀多誕謾良祐奏臣與應辰昨同從班應辰請外

宋史新編卷百五

十三

得衢州臣惜其去同奏留之時邊奏方急臣不知應辰將為便私計也應辰以此大憾乃為是說中臣上曰乃爾邪應辰在朝多革弊事中貴人皆側目德壽宮方登石池以水銀浮金鳧魚于上上過之高宗指示曰水銀正乏此買之汪尚書家上怒曰汪應辰力言朕置房廊與民爭利乃自販水銀邪應辰知之力求去遂以端明殿學士知平江府韓王被旨棟馬過郡應辰簡其禮玉歸譖之連貶秩請祠自是臥家不起矣淳熙三年卒應辰接物溫遜遇事特立不回流落嶺嶠十有七年檜死始還朝剛方正直敢言不避少從呂居仁胡安國游張

呂祖謙深器許之告以造道之方嘗釋克己之私如用兵克敵其義理之精如此好賢樂善出於天性尤篤友愛嘗以先疇遜其兄衢雖無屋可居不顧也子達繼登進士第仕至吏部尚書

陳良祐字天與金華人登紹興進士第乾道中歷左司諫孝宗銳意圖治以唐太宗自比良祐請省覽太宗政要擇善而從知非而戒使臣為良臣勿為忠臣上曰卿亦當以魏徵自勉時詔起復左相良祐言起復非正禮今無疆場之事宜使之終喪遂寢累遷給事中兼直學士院至吏部尚書時議遣泛使請地良祐奏陛下恢復

宋史新編卷百四十五

十四

之志未嘗忘懷然詢謀貴於僉同不可不察博訪歸於獨斷不可不審固有以用衆而興亦有以用衆而亡固有以獨斷而成亦有以獨斷而敗今遣使求侵地乃啓釁之端陛下度可以虛聲下之乎奏入忤旨貶瑞州居住尋移信州後許自便父之起知徽州尋除敷文閣待制知建寧府卒

李浩字德遠臨川人紹興十二年登進士第時秦熈挾宰相子以魁多士同年皆見之或拉浩行毅然不往歷太常主簿兼光祿寺丞自秦檜用事塞言路及上總攬權綱此習尚存至是浩與王十朋數人始相繼言事間

者興起浩不安於朝請歸孝宗即位以太常丞召兼權吏部郎官浩雅為湯魚退所厚御史尹穡欲引以共濟張浚因薦浩及對乃明示不同之意二人皆不樂踰年始除員外郎兼皇子恭王府直講王愛重之他日外補累年以歸王喜曰李直講來矣浙河水災應詔條時政闕失傾倒罄竭見者悚慄上不以為忤執事者深忌之乞外得台州除直祕閣豪民鄭憲以貲給事權貴人門囊橐為姦事覺械繫之死獄中盡籍其家徙其妻孥權貴人教其家訟冤且誣浩以買妾事言者用是擠之疏方上權參政劉珙越次奏浩為豪民所誣上顧曰守

宋史新編卷百四十五

十五

臣不畏彊禦豈易得邪且問章安在珙袖出之遂留中不下大理觀望猶欲還其所沒貲上批其後如浩斷浩始得安明年除司農少卿權大理卿時上英明有大有為之志至是浩不能行廷議且依違避事浩前在司農嘗因面對陳經理兩淮之策至是為金使接伴還奏曰臣親見兩淮可耕之田盡為廢地心嘗痛之條畫營屯以為恢復根本又言比日措置邊事甚張皇願戒將吏嚴備禦無規微利近功日與大臣脩治具結人心持重安靜以俟敵釁上悉嘉納忤宰相力求外以直寶文閣知靜江府兼廣西安撫越三年召還入對論俗不美

者八曰陛下所求者規諫而臣下專務迎合所貴者執守而臣下專務順從所惜者名器而僥倖之路未塞所重者廉恥而趨附之門尚開儒術可行而有險詖之徒下情當盡而有壅蔽之患期以氣節而偷惰者得以苟容責以實效而誕慢者得以自售上問誕慢謂誰浩具以實對翌日謂宰相曰李浩直諫遂除權吏部侍郎時政府有怙寵竊權者黨與非一浩中立不倚相與謀嫉諫議大夫姚憲論罷與祠屬夔路闕帥命浩以祕閣修撰寵其行踰年以疾請祠提舉玉隆萬壽宮命未至卒年六十一特贈集英殿修撰浩天資質直涵養渾厚不

朱史新編卷百四十三

十六

以利害動其心少力學為文辭及壯益沈潛理義立朝忠憤激烈見忌於眾上始終全之為郡尤潔已不載南海一物平生奉養如布衣時人不敢干以私云

汪大猷字仲嘉鄞縣人以父恩補官登進士第累遷大宗丞兼吏部郎官又兼戶部右曹入對言總覈名實責任臣下因才而任毋違所長量能授官毋拘流品孝宗顧謂左右曰疏通詳雅而善議論有用之才也除禮部員外郎丞相洪适薦兼吏部侍郎仍遷主管左選東宮建兼太子左諭德侍講遷祕書少監脩五禮會要尋兼權刑部侍郎又兼崇政殿說書又兼給事中上清燕每

訪政事曰朕每厭宦官女子之言思與卿等款語苟有所聞可極論之大猷遂陳數事上嘉獎歷權吏部尚書以言去授敷文閣待制奉太平興國祠起知泉州毗舍邪等掠海濱居民歲遣戍防之勞費不貲大猷作屋二百區遣將留屯久之戍兵以真臘大賈為毗舍邪犯境大猷曰毗舍邪面目黑如漆語言不通此豈毗舍邪耶遂遣之進敷文閣直學士留知泉州踰年奉舊祠改知隆興府江西安撫使以大暑計水新禾山洞寇不利日効落職南康軍居住仍奉舊祠後提舉上清太平宮連復敷文閣待制升學士卒贈二官大猷與丞相史浩同

朱史新編卷百四十二

十七

里又同年進士未嘗附麗以干進好周施敘宗族外族為與仁錄率鄉人為義塾二十餘畝以為倡眾皆欣勸所著有適齋存彙備志訓誥等書

劉儀鳳字韶美普州人登進士第十年始赴調尉蓬溪監沓陽酒稅為梁州棣紹興二十七年起居郎趙遂舉儀鳳稱其富有詞華恬於進取得除諸王宮大小學教授歷禮部員外郎孝宗受禪國史院編修儀鳳兼權祕書少監乾道元年遷兵部侍郎兼侍講儀鳳奉入半以儲書凡萬餘卷國史錄無遺者御史張之綱論儀鳳錄四庫書本以傳私室遂斥歸蜀三年復集英殿修

撰起知邛州未上改漢州里州罷歸卒年六十六儀鳳
苦學至老不倦尤工於詩欲頌慕晉人簡傲之風不樂
與前輩接故平生多齟齬一跌遂不振云

李壽字仁甫眉州人唐宗室嘗王之後父中登第知仙
升監壽甫冠憤金離未報著反正議十四篇皆救時大
務紹興八年登進士第仕州縣有聲以餘暇力學壽心
讀王氏書獨博極載籍搜羅百氏慨然以史自任本朝
典故尤采方研覈做司馬光資治通鑑例斷自建隆迄
于靖康為編年一書名曰長編浩大未畢仍效光體為
百官公卿表史官以聞詔給札來上歷潼川府路轉運

宋史新編卷一百四十一

十六

判官乾道三年召對首舉藝祖治身治家治官治吏典
故以為恢復之法再除禮部郎中言中興祭禮未備請
令太常參校開寶嘉祐政和禮書同具修成祭法四
上續通鑑長編自建隆至治平凡一百八卷五年遂必
書少監兼權起居舍人尋兼實錄院檢討官宰相以壽
數言事不樂壽遂請去除直顯謨閣湖北轉運副使陞
辭以欲速變古為戒八年直寶文閣帥潼川兼知瀘州
淳熙改元被召滴城中火上章自劾批州何熙志奏焚
數不實其言長編記魏王食肥彘語涉誣謗上曰憲
按奏火數失實職也何預國史詔熙志貶一秩罷歸止

既秩壽及都門乞祠除江西運副臨遣壽奏日食地
震皆陰盛主敵國小人不可不慮且申無變古無欲速
兩言又上快箴引大祖罷朝悔乘快決事以諫上嘉納
進祕閣修撰權同修國史權實錄院同修撰既而權禮
部侍郎七月壬戌雷震太廟柱壞鴟尾有司旋加修繕
壽奏非所以畏天變當應以實上諭大臣壽愛朕屢進
讜言賜金紫四年真拜侍郎仍兼工部子厚既中制科
為祕書省正字尋遷著作郎兼國史實錄院編修檢討
官父子同主史事權紳榮之近臣復舉次子塾應制科
以閣試不中程黜屢偶考上舍試卷發策問制科為御

宋史新編卷一百四十一

十九

史所劾語連及壽屢罷壽亦出知常德府累表乞閒與
祠明堂禮成以其首議復除敷文閣待制屢繼亡上
欲以吏事紓壽憂起知遂寧府十年長編全書成詔藏
祕閣壽自謂寧失之繁無失之略故一祖八宗之事凡
九百七十八卷云一日召對延和殿講臣方讀陸贄奏
議壽因言贄雖相德宗其實不遇今遇陛下可謂千載
一時遂舉贄所言切於今者數十事勸上力行之上有
功業不足之嘆壽曰功業見乎變通人事既修天應乃
至以內祠兼侍講同修國史薦上表劉清之十人為史
官十一年春乞致仕優詔不允初黃除敷文閣學士致

仕口占遺表願經遠以藝祖為師用人以昭陵為則辭氣舒徐乃卒年七十上聞嗟悼贈光祿大夫憲性剛特立早著書檜尚當路檜死始開十朝暨在從列每正色以訂國論張栻嘗曰李仁甫如霜松雪栢無嗜好無姬侍不殖產平生生死文字間長編一書用力四十年孝宗謂無媿司馬遷葉適謂春秋以後纔有此書文集五十卷奏議三十卷易學五卷春秋學十卷又有五經傳授尚書百篇圖大傳雜說七十二子名籍及歷代宰相年表等書諡文簡累贈太師溫國公予壁壘至執政皆有文名人比之三蘇壁別有傳

宋史新編卷一百四十三

辛

論曰當趙鼎張浚張九成相繼遠謫一時交遊率慮禍絕踪而王大寶汪應辰乃甘附於黨友其間范滂之風而興者乎陳良祐諫開邊李浩執法不撓汪大猷鄉族露其庇劉儀鳳苦學於祿利恬如李壽恥讀王氏書擅著述才均從臣之表表者或少壽長編掇拾野史自古博而精者鮮矣

宋史新編卷一百四十三

宋史新編卷一百四十四 列傳八十六

明南京戶部主事莆田柯維騏著

劉章 李椿 唐文若 胡沂

周執羔 金安節 張孝祥 周淙

蔡洸 莫濛 李繁 王信

陳居仁 張運

劉章字文孺龍游人紹興十五年廷對擢第一歷秘書郎兼普安恩平兩王府教授遷著作佐郎秦檜嫌不附已風言者媒葉其罪出倅筠州檜死遷至吏部侍郎復被論予祠舉朝嗟鬱起居郎王佐訟其冤亦坐絀起知

宋史新編卷一百四十四

信州未久請祠孝宗念舊學歷拜禮部侍郎朝廷議經略中原調諸郡兵民頗擾少卿趙彥端指言非是或諧彥端曰陛下究心大舉凡所圖回但資趙彥端一笑爾上問章曰聞卿監中有笑朕者章不知狀從容對曰聖主所為人焉敢笑若議論不同或者有之上意解彥端獲免人稱章長者進權禮部尚書兼給事中對選德殿問章今年幾何容貌未衰頗嘗學道否章拱對曰臣書生無他長惟非儉自度晏嬰一狐裘三十年人以為難臣以為易上嘉歎久之章力告歸以顯謨閣學士食祿上數存問拜端明殿學士後以資政殿學士致仕

年八十贈光祿大夫謚靖文章容狀魁碩以周密自守出入兩朝被顧遇未嘗泄禁中一語

李椿字壽翁永平人父升進士起家靖康之難升翼其父以背受刃與長子俱死椿得補迪功郎至寧國軍節度推官張浚辟為制司準備差遣常以自隨椿奔走淮甸綴流民布屯戍察廬壽軍情相山水險要所助為多隆興初諸將有以止討之議上聞者事下督府椿奏記浚曰藩籬不因儲備不豐將多而非才兵弱而未練縱得其地未易守也既而師出無功浚嘗嘆實才之難椿曰豈可厚誣天下無人唯不惡逆耳而甘遜志則庶其

宋史新編卷一百四十四

二

肯來耳浚復除右相椿知事不可為勸之去明年春浚出視師椿曰公無故去朝廷蹤跡必危復申前說甚苦浚心是之而自以宰臣任天下之重不忍決去未幾果罷椿監登聞鼓院有所不樂請通判廉州以歸未上召對知鄂州移廣西提刑又移湖北漕召為吏部郎官論廣西鹽法孝宗納其說遂改法焉除樞密院檢詳忤張說求去上慰留遷左司復請外除直龍圖閣湖南運副兼請十三事同日報可大者減桂陽軍月椿錢萬二千緡損民稅折銀之直民刻石紀之除司農卿椿會大農歲用米百七十萬斛而省倉見米僅支一二月嘆曰真

所謂國非其國矣力請歲儲二百萬斛為一年之畜時

擇臨安守椿在議中執政或謂其於人無委曲上曰正欲得如此人遂兼臨安府視事三月竟以權倖不便解去椿在朝遇事輒言執政故不悅及是轉對又言君以剛健為體而虛中為用臣以柔順為體而剛中為用陛下得虛中之道以行剛健之德矣在廷之臣未見其能以剛中守柔順事陛下者也執政滋不悅出知婺州除吏部侍郎又極言閣寺之盛最後極言當預邊備以病請祠特與郡賜尚方珍劑以遣既而上章請老進秩致任越再歲命待制顯謨閣知潭州湖南安撫使累辭不

宋史新編卷一百四十四

三

獲乃勉起至則撫摩凋瘵氣象一如盛時未滿歲復告歸進敷文閣直學士致仕朝拜命夕登舟歸老野塘上卒年七十二朱熹嘗銘其墓云

唐文若字立夫眉山人父庚在文苑傳文若登進士第分教潼川府給事中勾濤薦自代詔赴行在所既至而勾濤出不得見又若奏書闕下略曰昔漢高慢士四皓去之而西鄙少廉恥之人光武禮賢嚴光友之而東都多節義之士今兩宮將歸五路初復正宜市朽骨式怒蛙以來豪傑與之共治寧遽惜此數刻之對耶書奏翌日召對高宗大悅特旨改合入官通判洋州再判遂寧

府秦檜死上訪蜀士於魏良臣以文若對召為光祿丞
改祕書郎為文思箴以獻其意言有國者不可去兵也
自檜主和朝論諱言兵故文若以此風馬遷起居郎勸
上收用西北人材以固根本上深納之將命以掌制時
有為宣和執政請恩為司諫凌哲所彈文若喜其直作
禾黍詩以美之侍御史周方崇以為譏已劾文若狂誕
出知邵州上屢為近臣言唐文若無罪可改近郡知饒
州加直敷文閣移知溫州後召為宗正少卿復除起居
郎時金主自將圍大將王權于歷陽權遁淮南盡沒詔
百官廷議文若畫三策一請上親征二乞遣大臣勞軍

宋史新編卷一百四十四

四

三乞起張浚眾途列奏上之不報文若尋面對上問曰
卿熟張浚否文若曰浚守道篤學天下屬望今四十年
天不死浚嶺海正為今日途起浚知平江府尋改建康
乘輿幸江表以文若起居郎兼給事中直學士院同群
司居守駕還遷中書舍人孝宗嗣位張浚以右府都督
江淮軍事文若時以疾請外與郡尋改都督府參贊軍
事浚使行邊按守備多所罷行者未還除知鼎州改江
州旋請祠章三上未報卒年六十贈左通奉大夫
胡沂字周伯餘姚人父宗伋號醇儒沂進士甲科陸沉
州縣幾三十載紹興二十八年始入為正字遷校書郎

兼實錄院檢討官吏部員外郎轉右司孝宗受禪連擢
殿中侍御史時龍大淵曾覲以藩邸舊恩除知閣門事
沂諭其市權招士請屏遠之未聽而諫官劉度坐抗論
左遷沂章累上曰安知無柳宗元劉禹錫輩撓節以從
之者好進者嫉其言共排之沂亦以言不行請去與外
祠乾道元年累遷吏部侍郎兼權尚書以目疾旬祠六
年出知處州復引疾提舉興國宮八年連拜給事中進
禮部尚書並兼領詹事又改侍讀上顧沂厚有大用意
而沂恬退無所依附數請去虞允文當國希旨建策復
中原沂極論金無釁而我諸將未見可任者數梗其議

宋史新編卷一百四十四

五

遂以龍圖閣學士仍奉興國宮卒年六十八方疾革整
容素冠不少惰其為學所得者如此諡獻肅
周執羔字表卿弋陽人徽宗擢進士第二至太學博士
高宗南渡調宜黃縣丞時四境倣擾清宰相擬為變令
大恐不知所為執羔諭以禍福皆斂手聽命乃誅其黨
執首謀者斬以徇邑人德之繪像立祠歷太常丞會建
明堂習肄大樂執羔訪輯舊聞制作始備累遷權禮部
侍郎兼權吏部侍郎同知貢舉舊例進士試禮部下歷
十八年得免舉又四試禮部下始特奏名推恩秦檜既
以科第私其子士論譴諱為減三年以悅眾執羔宣祖

宗法不可亂絲此忤檜御史劾罷之久之知眉州徙閬州改夔州兼夔路安撫使又知饒州尋除敷文閣待制乾道初守婺州召還以內祠兼侍講首進二說謂王道在正心誠意立國在節用愛人復為禮部侍郎孝宗患人才難知執羔曰今一介不進亦蒙賜召口舌相高死成風俗豈可使之得志哉上嘉納一日侍經筵自言學易知數臣事陛下之日短已乃垂涕上惻然即拜本部尚書升侍讀固辭不許命釐正統元曆執羔用劉義叟法撰曆議曆書五星測驗各一卷上之充安恭皇后菽宮按行使日與閩人接卒事未嘗交一談閩亦服其長

宋史新編卷一百四

六

者不怨也拜疏求去除龍圖閣學士奉內祠在經筵二年每勸上辨忠邪納諫爭上深知其忠累章告老上度不可奪乃與外祠賜茶藥御書恩禮尤渥公卿祖帳都門外擢紳笑之卒年七十七執羔有雅度立朝無朋比治郡廉恕有循吏風手不釋卷尤通于易金安節字彥亨休寧人博洽經史尤精於易繇太學登進士第累遷殿中侍御史秦檜兄梓知台州安節劾其附麗梁師成梓遂罷檜銜之未幾丁母憂去遂不出檜死起歷大理卿遷守正少卿金使施宜生賀正安節館伴遷禮部侍郎明年再充送伴使至楚州副使耶律襄

奪巡檢王松馬不得鞭笞之安節遣人責翼詞色俱厲朝廷恐生事坐削兩秩後復官遷至侍講給事中孝宗嗣位給廷臣筆札陳當世事安節請嚴內降數事上嘗對大臣稱其誠實一日因奏事面勞之曰有所見但繳駁朕無不聽隆興改元龍大淵會觀並除知閣門事安節封還錄黃又與給事中周必大奏論之命遂寢潛邸舊人李珂權編修官安節又奏罷之上諭之曰朕知卿孤立無黨張浚聞之語人曰金給事真金石人也拜兵部侍郎已而請祠得請中書舍人胡銓繳奏謂安節督力未愆有愛國心豈宜從其引去上遂留之踰年權吏

宋史新編卷一百四

七

部尚書兼侍讀自是力請謝事以敷文閣學士致仕去之日縉紳相與嘆羨以為中興以來全名高節鮮有其比卒年七十七後累贈少保安節至孝居喪有禮與兄相友愛田業悉推與之又以恩奏其孤平生未嘗求薦於人初除司農丞或語之曰公是命張侍郎為中司時所薦蓋往謝之安節曰彼為朝廷薦人豈私我耶竟不往其薦晁公武龔茂良可臺諫皆稱職二人弗知也與秦檜忤不出者十八年及再起論事終不屈人以此服之有文集三十卷奏議表疏周易解

孝祥字安國自江人紹興二十四年孝祥方弱冠高

宗試進士策問師友淵源秦墳曹冠力攻程氏專門
學考官定墳為首孝祥次之高宗讀墳策皆秦檜語於
是擢孝祥第一而冠墳次之授承事郎簽書鎮東軍節
度判官上之抑墳而擢孝祥也秦檜已怒既知孝祥乃
祁之子祁與胡寅厚檜素憾寅且唱第後曹泳揖孝祥
于殿廷以請婚為言孝祥不答泳憾之於是風言者誣
祁有反謀繫詔獄會檜死得釋遂以孝祥為祕書省正
字遷校書郎芝生太廟孝祥獻文曰原芝以大本末立
為言且言芝在仁宗英宗之室天意可見累遷起居舍
人權中書舍人初孝祥登第出湯思退之門思退為相

宋史新編卷四百

八

擢孝祥甚峻而思退素不喜汪澈孝祥與同館職往往
陵拂之至是澈為御史中丞首劾孝祥遂罷與祠尋除
知撫州孝宗即位復集英殿修撰知平江府張浚自蜀
還朝薦孝祥召赴行在湯思退不悅孝祥入對乃陳二
相當同心戮力以副陛下恢復之志歷直學士院兼都
督府參贊軍事俄兼領建康留守以言者改敷文閣待
制留守如舊又被劾落職復集英殿修撰知靜江府廣
南西路經略安撫使治有聲績又以言者罷俄起知潭
州復待制徙知荆南湖北路安撫使請祠卒年三十八
孝祥文章過人尤工翰墨嘗親書奏劄高宗見之曰必

將名世又優於吏事所至以治辦稱但渡江初大議惟
和戰張浚主復讎湯思退祖秦檜力主和孝祥出入二
人之門兩持其說議者惜之

周宗字彥廣長與人父需以進士起家至左中奉大夫
宗警敏力學以父任為郎歷官至通判建康府紹興末
邊事方興命宗守滁陽未赴移越州又徙濠梁淮楚舊
有竝山水置砦自衛者宗為立約束結保伍金主亮傾
國犯邊民賴全活者不可勝計除直祕閣再任孝宗受
禪命帥維揚進至直顯謨閣時兩淮經踐蹂民多流亡
宗極力招輯按堵如故進直龍圖閣除兩浙轉運副使

宋史新編卷四百

九

未幾知臨安府請禁貴近奢靡浚河流以通舟楫除祕
閣修撰進右文殿修撰奉祠歸上念宗不忘除敷文閣
待制起知寧國府趣入奏上慰撫逾渥魏王出鎮移守
婺州明年復奉祠亟告老尋卒年六十
蔡洸字子平襄之後徙居雪川父伸左中大夫洸以蔭
補將仕郎中法科除大理評事遷寺丞歷戶部郎總領
淮東軍馬錢糧知鎮江府時久旱郡民築陂澗水灌漑
漕司檄郡決之父老泣訴洸曰吾不忍復罪百姓也卻
之已而大雨漕運通歲亦大熟民歌之曰我澗我水以
灌以溉俾我不奪蔡公是賴就除司農少卿以戶部侍

郎召試吏部尚書移戶部孝宗謂侍臣曰朕以版曹得人為喜沈常言財無滲漏則不可勝用未幾求去除徽猷閣學士知寧國府即奉祠歸卒年五十七沈事親孝喪未易名力請于朝得賜諡奉入每以振親戚之貧者去朝之日囊無餘資至舊所賜銀鞍鞵治行云

莫濛字子濛歸安人以祖蔭補將仕郎兩魁法科累官至大理寺正孝宗諭輔臣曰莫濛非獨曉刑獄可俾理金穀除戶部員外郎遣措置浙西江淮沙田盧場上語之曰得此可助經費歸日以版曹處卿濛多方括責得二百五十三萬七千餘畝言者論其丈量失實徵及貧

宋史新編卷一百四

民責監饒州景德鎮起知光化軍金渝盟餉餽急除淮南轉運判官濛遷延不之任坐勒停宣諭使汪澈言於上復舊職召見上諭曰朕常記向措置沙田甚不易濛謝曰職爾不敢避怨上曰使任責者人人如卿天下何事不成累遷直寶文閣學士大理少卿兼詳定司敕令官兼權知臨安府未幾假工部尚書使金金庭賜宴濛以本朝忌日不敢簪花聽樂竟不能奪使還除刑部侍郎改工部兼臨安府少尹以言者罷起知鄂州卒年六十一贈正奉大夫

李繁字清叔崇慶人第進上為隆州判官攝綿州歲侵

活十萬人明年又饑諸郡盜起綿獨按堵歷提點成都路刑獄兼提舉常平歲凶先事發廩蠲租所活百七十一萬人知興元府安撫利州東路漢中又饑劍外和羅州者獨多繁嘗匹馬行阡陌間訪求民瘼有老嫗泣曰民所以饑者和羅病之也繁奏免之徙倉部員外郎總領四川財賦軍馬錢糧升郎中淳熙三年廷臣上言四川歲糴軍糧名為和羅實科糴也詔制置使范成大同繁相度以聞繁書利民十一事上之前後凡三年繁上奏疏十有三而天子降詔難問者凡八訖如其議梁洋間繪像祠之語在食貨志擢守太府少卿上意方嚮

宋史新編卷一百四

十一

用而繁亦欲奏蠲監酒和買之弊以盡滌民害會有疾卒上優恤焉初繁宰眉山校成都漕試念吳氏世襲兵柄必稔蜀亂發策云以武宣之明不能銷大臣握兵之禍以憲武之烈不能收藩鎮握兵之權後吳曦果叛安丙既誅曦語人云吾等焦頭爛額孰如李公先見者于繁講學臨政皆有源委所著書十八種有桃溪集一百卷

王信字誠之麗水人入太學登進士第授建康府學教授父喪除進所著唐太宗論贊及負薪論孝宗覽而嘉之特循兩資授太學博士權考功郎官銓曹為清授軍

器少監兼官如故以母憂去吏哀金殺牲禱神願信服
闕無再為考功既起知永州入奏事留為將作少監復
考功郎官轉軍器少監兼右司郎官升至左司員外郎
轉對論士大夫趨向之敝居官者逃一時之責而後之
禍患有所不恤獻言者求一時之合而行之可否有所
不計集事者以趣辦為能而不為根本之慮謀利者以
羨餘為事而不究源流之實持論尚刻薄而寢失祖宗
忠厚之意華弊類煩碎而不明國家寬大之體願示好
惡於取舍之間使天下靡然知向又論朝廷有恤民之
政而州縣不能行恤民之實又論豫備三說及屯田利

宋史新編卷之四十四

十一

害上皆嘉納歷遷太常少卿兼權中書舍人假禮部尚
書使金肄射都亭運中的信得米芾書法金人寶之歸
言金人必衰之兆有四在我當備之策有一上首肯之
太史奏仲秋日月五星會于軫信言休咎之微史策不
同然五星聚者有之未聞七政共集也分野在楚願思
所以順天而應之因條上七事信遇事剛果論奏不避
權要上亦虛心延訪益抗志不回繇此人多嫉之信亦
力求去與祠詔求言信條十事以獻曰法戒輕變令貴
必行寬州郡以養民力脩軍政以待機會郡當分其緩
急當別其劇易嚴銅錢之禁廣積聚之備處歸附之

人收逃亡之卒起知湖州擢集英殿修撰知紹興府浙
東安撫使山陰境有德棻湖四環皆田歲古潦信創啓
千門導停滯注之海築十一埧化匯浸為上畝民繪像
以祠更名曰王公湖加煥章閣待制知鄂州改池州疾
劇請老以通議大夫致仕有星隕于其居數日信卒遺
訓其子以忠孝公廉所著有是齋集行世

陳居仁字安行興化軍人家明州以父膏蔭入仕舉進
士秦檜與膏有故居仁曰是有命焉終不自通歷諸王
宮大小學教授虞允文欲引為用不就欲與論兵謝不
能退而貽書謂有定力乃可立事若徒為大言終必無

宋史新編卷之四十四

十三

戊辛成亦旋敗允文為色動徙主軍器監簿宗正脩玉
牒轉對言立國須定規模陛下非無可致之資而規模
未立孝宗不擇居仁奏陛下銳意恢復繼乃通和和戰
守二者迄今未定孰為規模耶允文曰此正前日之力
之論也累遷權禮部郎官力請外知徽州秩滿邦人挽
留入對帝嘉獎留為戶部右曹郎官命未下以治行天
下第一特轉朝議大夫兼權度支又兼權禮部累遷起
居郎尋兼詳定 司敕令兼權中書舍人泛恩濫賞封
繳無所避權直學士院乞詔大臣博議絕浮費汰冗兵
計當省之數定蠲除之目此富民要術也以集英殿修

撰知鄂州進煥章閣待制移建寧府有因告羅殺人者
會赦免居仁曰此亂民也遂誅之鎮江大旱又移居仁
守鎮江區畫有方所存活數萬計加寶文閣待制知福
州治宗室之暴橫申蠱毒之舊禁再進華文閣直學士
奉祠卒贈金紫光祿大夫居仁風度凝遠處已應物壹
以誠信臨事毅然有守號稱循吏所至立祠祀之有奏
議制蒙詩文行世子卓有傳

張運字南仲貴溪人唐宰相文瓘之後入太學登進士
第賜同上舍出身仕州縣多佳政擢度支郎中為高宗
陳諸路綱運七弊懲革十術遠近遞輸以均勞逸皆施
只尺新編卷一百四

行累遷刑部侍郎所建白皆主欽恕又請廣儲蓄興鼓
鑄脩屯田作鄉兵並聽納連遷戶部侍郎丞相陳康伯
議遣李寶自四明控制海道眾論紛紜運贊決以為上
策金人果敗走以御營隨軍都轉運使從上勞師江上
駕還西外得太平州當兵饑疾癘之餘勞徠安輯繕甲
兵申禁令民賴以安孝宗即位連請老以敷文閣待制
奉祠尋授廣東經略不赴乾道七年鄱大饑運百發粟
二千石振之自是民爭出粟以濟連疏致政不許卒贈
少師左光祿大夫定中贈開府儀同三司
論曰劉竟始見黜而不悔晚被登而不驕李椿多建白

十為柄臣近倖所噉唐文若胡源之正論直氣周維
金安節實兼之張孝祥仕學俱優周源而下七人者
稱良吏何乾淳之多賢也

宋史新編卷一百四十四

宋史新編卷一百四十四

宋史新編卷一百四十五

列傳八十七

明南京戶部主事蒲田柯維祺著

周必大

留正

葛邲

周必大字子充一字洪道其先管城人祖詵倅廬陵因家焉父利建太學博士必大第進士授徽州戶曹中博學宏詞科教授建康府除太學錄召試館職高宗讀其策曰掌制手也授秘書省正字館職復召試自此始兼國史院編修官除監察御史孝宗踐阼除起居郎又兼權中書舍人應詔上十事皆切時弊權給事中繳駁不碎權倖上曰意卿止能文不謂剛正如此曾覿龍大淵

宋史新編卷一百四十五

得幸遷知閣門事必大與金安節不書黃旬日中前命必大格不行途請祠去久之差知南劍州改提點福建刑獄階秘書少監兼直學士院兼領史職鄭聞草必大制上改竄其末引漢宣帝事必大因奏曰陛下取漢宣帝之言親制替書明示好惡臣觀西漢所謂社稷臣乃鄙朴之周勃少文之汲黯不學之霍光至於公孫弘蔡義韋賢號曰儒者而持祿保位故宣帝謂俗儒不達時宜使宣帝知真儒何至維伯哉願平心察之不可有輕儒名上喜其精洽兼權兵部侍郎尋權禮部侍郎兼直學士院同修國史實錄院同修撰一日與王之奇陳良

翰同召對上出手詔舉唐太宗魏徵問對以在位又功

本有成命必大等極陳當否退而條上謂陛下練兵以圖恢復而將數易是用將之道未至擇人以守郡國而守數易是責實之方未盡諸州長吏條來條去吏姦何由可察民瘼何由可蘇上善其言為革二弊又兼侍講兼中書舍人未幾辭直學士院從之張說再除簽書樞密院給事中莫濟封還錄黃必大奏貴戚預政公私兩失臣不敢其草上批濟必大予宮觀說露章薦二人於是濟除溫州必大除建寧府必大至豐城稱疾而歸三以祠請累遷吏部侍郎除翰林學士又兩奏請減後宮

宋史新編卷一百四十五

給使寬浙郡積逋命省部議優恤內直宣引論金星近前星武士擊毬太子亦與臣甚危之上俾語太子必大曰太子人子也陛下命以驅馳臣安取勸以違命陛下勿命之可也除禮部尚書兼翰林學士進吏部兼承旨詔禮官議明堂典禮必大定園丘合宮互舉之議在翰苑幾六年制命溫雅周盡事情為一時詞臣之冠或言其再入也實會覲所薦而必大不知除參知政事有介椒房之後求為郎者上俾諭給舍繳駁必大曰臺諫給舍與三省相維持豈可諭意不從失體從則壞法命下之日臣等自當執奏上喜曰肯如此任怨耶必大曰當

予而不予則有怨不當予而不予何怨之有上曰此法
實非任怨也除知樞密院遂拜樞密使上諸軍升差籍
時點召一二察能否主帥棟激無敢容私躬詣軍點試
法其在外解發而親閱之池州李忠孝自言正將二人
不能開弓乞罷軍上曰此樞使措置之效也淳熙十四
年拜右丞相首奏今內外晏然殆將一紀此正可懼之
時當思經遠之計不可分吏欲速封事多言大臣同異
必大曰各盡所見豈可尚同陛下復祖宗舊制命三省
覆奏而後行正欲上下相維非止奉行文書也十五年
明堂加恩封濟國公十一月留身乞去上獎勞再三忽

宋史新編卷四十五

三

宣諭比年病倦欲傳位太子須卿且留必大言聖體康
寧止因孝思稍過何遜至倦勤上曰禮莫大於事宗廟
而孟饗多以病分詣孝莫重於執喪而不得自至德壽
宮欲不退休得乎朕方以此委卿必大泣而退明年正
月拜左丞相許國公留正拜右丞相二月二日行內禪
禮語在本紀中先宗立問當世急務奏用人求言二事
三月拜少保益國公何澹為司業又不遷留正奏遷之
澹憾必大而德正至是為諫長遂首劾必大詔以觀文
殿大學士判潭州坐所舉官以貶敗降榮陽郡公復益
公改判隆興辭除醴泉觀使寧宗即位求直言奏四

事曰聖孝曰敬天曰崇儉曰久任慶元元年三上表引
年遂以少傅致仕御史施康年劾必大唱偽徒植黨與
詔降少保自慶元以後侂冑之黨立偽學之名以禁錮
君子而必大與趙汝愚留正指為罪首後復少傅年七
十九卒贈太師諡文忠帝築其墓碑曰忠文耆德之碑
自號平園老叟著書八十一種有平園集二百卷嘗建
三忠堂於鄉謂歐陽文忠脩楊忠襄邦又胡忠簡銓皆
廬陵人必大平生所敬慕為文記之蓋絕筆也

留正字仲至泉州人六世祖從效事見世家正第進士
授南恩州陽江尉清海軍節度判官龔茂良守番禺薦

宋史新編卷四十五

四

赴都堂審察宰相虞允文奇之薦于上得對正言國家
右文而略武備至敵人長驅而不能支今當改轍使文
武並用孝宗嘉歎知循州陞辭言士大夫名節不立國
家緩急無所倚仗今欲恢復當尚名節上益喜明日
除軍器監簿歷中書舍人兼侍講兼權兵部侍郎除給
事中多繳駁兼權吏部尚書言用人莫先論相陛下志
在恢復望精選人才與圖大議時相益不樂以顯謨閣
直學士出知紹興府侍御史范仲芑劾前帥顯六十五萬
正明其非辜御史怒并劾正降職與祖尋復職知贛州
又知隆興府又為四川制置使兼知成都府進至數文

閣學士尋詔赴行在正在蜀以簡素化民歸裝僅書數
鹿連除參知政事同知樞密院事孝宗密諭內禪意拜
右丞相上謂太子曰留正純誠可託光宗受禪美特立
隨龍恩擢知閣門事正列其招權預政狀乞斥逐上意
猶未決會副參闕特立謁正曰上以丞相在位久欲還
左相葉翥張杓當擇一人執政未知孰先正奏之上大
怒詔特立奉祠孝宗聞之曰真宰相也紹熙元年進左
丞相正謹法度惜名器豪髮不可干以私引趙汝愚首
從班卒與共政用黃裳為嘉王翊善世號得人正言嘉
王未立請早正儲位以定天下本上不豫外議洵洵正

宋史新編卷五十五

五

與同列間至福寧殿奏事處分得宜人情以安進封申
國公上疾寢平正乞歸政不許進少保封衛國公李端
友以椒房親手詔除郎正繳還上不納復執奏曰昔館
陶公主為子求郎明帝不許今端友依憑內援恐累聖
德美特立除浙東副總管尋召赴行在正引唐憲宗召
吐突承璀事乞罷相上批成命已行朕無及汗卿宜自
處正待罪六和塔因繳進前後錫賚及告敕待罪范村
乞歸田里不許凡一百四十日復入都堂視事蓋是時
太后將上尊號冊寶以正為禮儀使也禮成拜少傅封
魯公正力辭五年正月孝宗疾革正數請車駕過宮一

口上拂衣起正引裾泣諫隨至福寧殿門正退上疏言
極激切六月戊戌孝宗崩光宗以疾未能執喪正率同
列屢奏乞早正嘉王儲位又擬指揮付學士院降詔尋
有手詔朕歷事歲久念欲退閒正得之始懼請對復不
報即出國門上表請老始正議以上疾未克主喪宜立
皇太子監國若終喪未倦勤當復辟設議內禪太子可
即位既而趙汝愚以內禪請于憲聖正謂建儲詔未下
遽及此他日必難處以有與逃去寧宗即位遣使召正
還侍御史張叔椿請議正棄國之罰乃徙叔椿吏部侍
郎而正復相進少傅屢辭不拜奏言陛下勉徇羣情以

宋史新編卷五十五

六

登大寶當遇事從簡示天下以不得已之意是非願爵
之時韓侂胄謀與政數詣都堂正使省吏諭之曰此非
知閣日往來之地侂胄怒而退積數事失上意侂胄從
而問之八月手詔正以少師觀文殿大學士判建康府
尋又以張叔椿言落職既而復之初劉德秀自重慶入
朝未為正所知謁正客范仲黼請為言正曰此人若留
之班行朝廷必不靜乃除大理簿德秀憾之及為諫議
大夫論正四大罪褫職自是彈劾無虛歲以張釜言責
授中大夫光祿卿分司西京邵州居住明年令自便給
事中謝源明封還錄黃重移南劍州再許自便累復觀

文殿學士金紫光祿大夫嘉泰元年進封魏國公復少師觀文殿大學士數年卒年七十八贈太師理宗賜諡忠宣正出處大致如紹熙去國恥與姜特立並位而待罪近郊五月復入議首猶惜其去之不勇首發大議蚤正嘉王儲位遂致言者深文指為棄國豈弘毅有所不足耶或問范仲黼留趙二公處變不同如何仲黼曰趙同姓之卿也留則異姓之卿反復之而不聽則去聞者以為名言有詩文奏議外制行于世

葛邲字楚輔吳興人高祖密至邲五世登科第大父勝仲至邲三世掌詞命邲少警敏以蔭為上元丞登第除

宋史新編卷一百五

七

國子博士輪對論州縣受納及鬻爵之弊孝宗嘉獎除著作郎兼學士院權直除正言疏言盈虛之理隱於未然治亂之分生於所忽宜專以畏天愛民為先又論征權歲增之害上召令條陳邲以六事對皆切中時病除侍御史論救荒三事累遷給事中除刑部尚書邲為東宮僚屬八年孝宗書安遇字以賜又出梅花詩命邲屬和眷遇甚渥光宗受禪除參知政事又除知樞密院事紹熙四年拜左丞相專守祖宗法度薦進人物博采公論惟恐其不聞之未暮年除觀文殿大學士知建康府

必親或謂大臣均佚有體邲曰崇大體而簡細務焉不為也嘗曰十二時中莫欺自己其實踐如此改判福州道行感疾除少保致仕卒年六十六贈少師諡文定配饗光宗廟庭有文集二百卷詞業五十卷

論曰周必大純篤忠厚以善道其君而飭勵軍帥薦達名儒皆可為大臣法當光宗違豫儲嗣未建能使中外帖然留正之功何可少顧處變去留不免與趙樞密汝愚異守正行權豈各有見歟司諫章穎數論葛邲不足當大任然弗紊成法汲汲於揚善拔才且莅方州有惠愛可不謂賢乎

宋史新編卷一百五

八

胡晉臣 羅點 王蘭 陳駉

胡晉臣字子遠蜀州人登進士第為成都通判制置使范成大以公輔薦諸朝孝宗召對疏當今士俗民力邊備軍政四弊試學士院除祕書省校書郎遷著作佐郎兼右曹郎官輪對論三事一無忽講讀官以仁宗為法二責諫官以糾官邪責宰相以抑奔競三廣聽納通下情以銷未形之患又極論近倖姓名晉臣翌日至中書甚悉已而手詔下中書問近倖姓名晉臣翌日至中書執政詰其故晉臣曰近習招權丞相豈不知之即條具大者以聞上感悟自是近習嚴憚以親老求外知漢州

歷侍御史侍郎林栗劾奏朱熹傲慢晉臣上疏留熹而排栗物論歸重光宗嗣位連擢參知政事兼同知樞密院事上自南郊後久不御朝晉臣與丞相留正同心輔政中外帖然其所奏陳以溫清定省為先次及親君子遠小人抑僥倖消朋黨啓沃剴切彌縫續密人無知者卒于位贈資政殿學士諡文靖

羅點字春伯崇仁人六歲能文登淳熙進士第累遷校書郎兼國史院編修官應詔上封事謂今時姦諛日甚議論凡陋無所可否則曰得體與世浮沉則曰有量眾皆默已獨言則曰沽名眾皆濁已獨清則曰違異此風

宋史新編卷一百五

不革陛下雖欲大有為於天下未見其可也遷秘書郎兼皇太子宮小學教授寧宗時為皇孫點兼教授撫右事勸戒為鑑右錄以進歷太常少卿兼侍立修注官光宗立被命使金告登寶位會金有國喪迫點易金帶點曰登位吉事也必以吉服從事金人不能奪上嘗謂點舊為宮僚非他人比有所欲言毋憚啓告點言君子得志常少小人得志常多明王念君子之難進則極所以主張而覆護之念小人之難退則盡所以燭察而隄防之又言人主憂勤則臣下協心人主偷安則臣下解體今道塗之言皆謂陛下每旦視朝勉彊聽斷而宮中燕

遊之樂錫資奢侈之費已騰於眾口疆敵對境此聲豈可出哉紹熙三年日長至車駕將朝賀重華宮不果點言三綱五常所係甚大不當以為常事而忽之上意猶未決點奏陛下已過宮壽皇必引領以俟常人於朋友且不可以無信况人主之事親乎他日又奏竊聞嘉王生朝稱壽禁中父子歡洽寧不動心上念兩宮延等之意點以言不見聽求去不許進試兵部尚書五年四月上將幸王津園點請先過重華又奏陛下深居不出又虧子道眾口謗譏禍患將作不可以不慮上曰卿等可為朕調護之黃裳對曰父子之親何俟調護點曰

宋史新編卷一百五

十

陛下一出即當釋然上猶未行點率講官言之及壽皇不豫點又隨宰執班進諫門吏止之點叱而入上拂衣起宰執引上裾點亟前泣奏曰壽皇疾勢已危不及今一見後悔何及羣臣隨上入至福寧殿內侍闔門眾慟哭而退壽皇崩點請上奔喪許而不出前後與侍從列奏諫請帝過宮者凡三十五疏自上奏者又十六章而奏疏重華上書嘉王及面對口奏不預焉寧宗嗣位拜端明殿學士簽書樞密院事卒年四十五贈太保諡文恭點性孝友無矯激崖異之行而端介有守義利之辨皎如或謂天下事非才不辦點曰當先論其心心苟

下正才雖過人果何取哉宰相趙汝愚嘗泣謂寧宗曰黃裳羅點相繼淪謝二臣不幸天下之不幸也

王蘭字謙仲廬江人登進士第歷宗正丞出守舒州陞

辭疏論時政闕失尋詔王蘭鯁直敢言除監察御史一

日孝宗袖出幅紙賜之曰比覽陸贄奏議所陳深切今

日之政恐有如德宗之弊者可條上聞即對曰德宗之

失在於自用途非疑天下士退具疏陳之上嘉納遷起

居舍人言朝廷除授失當臺諫不悉舉職給舍始廢繳

駁內官醫官藥官賜予之多遷轉之易可不思警懼而

正之乎上竦然曰非卿言朕皆不聞磊磊落落惟卿一

宋史新編卷一百五

七

人累遷禮部尚書參知政事光宗即位遷至樞密使除

目或自中出未愜人心者輒留納御坐中丞何澹論之

罷去起帥閩易鎮蜀皆不就後領祠帥江陵寧宗即位

改帥湖南臺臣論罷歸里奉祠卒蘭盡言無隱然嫉惡

太甚同列多忌之竟以不合去有奏議傳于世

陳騏字叔進臨海人登第歷秘書少監兼太子諭德崔

淵以外戚張說進除秘書郎兼金部郎騏封還詞頭未

幾出知贛州易秀州召還再歸故官遷至試中書舍人

兼侍講同修國史孝宗欲采晉宋以下興亡理亂之大

端約為一書謂騏曰惟卿與周必大可任此事言者忌

而致之上留章不下與祠起知寧國府改知太平州以

言者罷起知袁州光宗受禪累遷參知政事光宗不朝

重華宮騏數入奏孝宗崩光宗以疾未臨喪騏請正儲

位以安人心寧宗即位知樞密院事兼參知政事趙汝

愚為右丞相騏素所不快未嘗同堂語汝愚擬除劉光

祖守御史騏奏曰劉光祖舊與臣有隙光祖入臺臣請

罷汝愚愕而止時吏部侍郎彭龜年論韓侂胄不報

於是俱請祠騏曰以閣門去經筵何以示天下龜年竟

外補侂胄語人曰彭侍郎不貪好官固也元樞亦欲為

好人耶遂與郡辭詔與祠越二年知婺州告老授觀文

宋史新編卷一百五

七

殿學士與舊祠卒年七十六贈少傅諡文簡

論曰朱熹學宗伊洛胡晉臣排羣議薦之其道同也方

光宗滯疾弗親萬機晉臣與宰相留正協心毗贊國以

敝寧其功同也羅點優輔導而限於年王蘭陳騏負剛

直而見忌於眾是以皆弗究所建立云

尤袤

謝諤

曾三復

顏師魯

袁樞

王自中

沈煥

王阮

尤袤字延之無錫人入太學以詞賦冠多士尋冠南宮

紹興十八年登進士第嘗為泰興令舊有外城屢殘於

寇頽毀甚袤即修築金人渝盟陷揚州獨泰興以有城

得全吏民為立生祠注江陰學官需次七年為讀書計
從臣以靖退薦召除將作監簿太宗正闕丞人爭求之
陳俊卿曰當予不求者遂除表復授秘書丞歷著作郎
兼太子侍讀初張說自閣門入西府從臣因執奏而去
者數十人表率三館上書諫與郡得台州有毀表者高
宗疑之使人密察民誦其政不絕口乃錄其東湖四詩
歸奏上歎賞遂以文字受知累遷樞密院正兼左諭德
輪對申言民貧兵怨者甚切夏旱求言表上封事言天
地之氣宣通則和雍過則乖人心舒暢則悅抑鬱則憤
人心抑鬱故感傷天和高宗崩前一日除太常少卿當

宋史新編卷一百五

上

定廟號表與禮官定號高宗洪邁獨請號世祖表率禮
官奏謂太上以子繼父不可援漢光武為比以亂昭穆
之序孝宗卒從初議語在禮志會建議事堂令皇太子
參決庶務表時兼侍讀乃獻書以為儲副之位止於侍
膳問安不交外事撫軍監國自漢至今多出權宜乞懇
辭以彰殿下之令德進權禮部侍郎兼同修國史侍讀
既而兼權中書舍人先是命兼直學士院辭至是復詔
兼之辭不允孝宗內禪議已定諭表曰旦夕制冊甚多
故處卿以是職表乃拜命光宗即位開講筵表奏天下
萬事失之於初則後不可救又歷舉唐太宗不私秦府

得人為戒又數日復論官制謂武臣披堅執銳者積功
累勞僅得一階權要貴近之臣優游而歷華要妻特立
以為議已言者因以為周必大黨遂與祠紹熙元年起
知婺州改太平州召除給事中既就職即昌言曰老矣
無所補報凡營求內降小礙法制者必不奉詔甫數日
中貴四人希賞欲自正使轉橫行表繳奏者三竟格不
下兼侍講入對以上謹天戒下畏物情內正一心外正
五事為言陳源及耶律适嘿等八人除遷皆論駁並聽
納韓侂胄以武功大夫和州防禦使用應辦賞直轉橫
行表繳奏謂正使可回授不可直轉侂胄勳賢之後不

宋史新編卷一百五

四

宜首壞國法開攀援之門奏入手詔令書行表復奏朝
廷官爵專徇侂胄之求非所以為摩厲之具命遂格耶
律适嘿復以手詔除承宣使一再繳奏輒奉內批特與
施行表執奏謂陛下安可私用祖宗爵祿而加於公議
不允之人上震怒裂其奏事竟不行中宮謁家廟官吏
推賞者百七十有二人表力言其濫乞痛裁節從之除
禮部尚書上屢以疾不詣重華宮表先後奏請駕隨出
兼侍讀上封事曰陳源奉祠人情固已驚愕至姜特立
召尤為駭聞自古去小人甚難譬除蔓草猶且復生况
加封植乎時上已屬疾國事多外表積憂成疾請告不

報疾篤乞致仕又不報遂卒年七十贈金紫光祿大夫
少從喻樗汪應辰游樗學於楊時時程頤高第也方
乾道淳熙間程氏學稍振忌之者目為道學將攻之表
在掖垣首言夫道學者堯舜所以帝禹湯武所以王周
公孔孟所以設教近立此名詆訾士君子故臨財不苟
得所謂廉介安貧守分所謂恬退擇言顧行所謂踐履
行已有恥所謂名節皆目之為道學此名一立賢人君
子欲自見於世一舉足且入其中俱無得免此豈盛世
所宜有孝宗曰道學豈不美之名正恐假託為姦使真
偽相亂爾待付出戒敕之表死數年侂冑擅國於是禁
宋史新編卷一百五十五
銅道學賢士大夫皆受其禍識者以表為知言嘗取孫
綽遂初賦以自號光宗書扁賜之有遂初小篆六十卷
內外制三十卷諡文簡孫焯禮部尚書
謝諤字昌國新喻人紹興末登進士第歷州縣有治辦
聲累遷監察御史諤里居時創義役法編為一書至是
上之詔行於諸路遷侍御史再遷右諫議大夫兼侍講
孝宗嘗問曰聞卿與郭雍游雍有問學豈曾見程頤乎
諤奏雍父忠孝嘗事頤雍蓋得其傳於父上遂封雍為
頤正先生光宗登極獻十箴論二節三近所當節者
曰宴飲曰妄費所當近者曰執政大臣曰舊學名儒曰

經筵列職除御史中丞權工部尚書請祠以歸卒年七
十四贈通議大夫諤為文倣歐陽脩曾輩初居縣南竹
坡名其燕坐曰良齋周必大善為士及諤姓名孝宗曰是
謂良齋者耶朕見其聖學淵源五卷而得之云
曾三復字無玷臨江人乾道六年進士歷太府丞登朝
數年安於平進縉紳稱之紹熙初出知池州改常州累
遷居郎兼權刑部侍郎致仕三復性耿介恥奔競在
臺持論不隨不激其沒也上論惜之
顏師魯字幾聖龍溪人紹興中登進士第歷國子丞除
江東提舉尋改使浙西更役法以便民鹽課為旁路最
上謂執政曰儒生能辦事如此予職直祕閣人為監察
御史有自外府得內殿宣引且將補御史闕員師魯亟
奏宋璟召自廣州道中不與楊思勗交一談李鄘恥為
吐突承璀所薦堅辭相位不拜上大夫未論其才立身
之節當以璟鄘為法今其人朋邪偽迹人所切齒縱朝
廷乏才寧少此輩乎臣雖不肖羞與為伍命乃寢繼累
章論除職帥藩者比年好進之徒平時交結權倖一紆
郡紱皆指克以厚苞苴故昔以才稱後以貪敗上出其
疏袖中行之絲太府少卿為國子祭酒除禮部侍郎尋
兼吏部高宗喪制多師魯裁定又與尤袤鄭僑上議朝

號語在表傳詔充遺留禮信使初顯仁遺留使至金必
介簪花聽樂師曾陛辭言國勢今非昔比金人或強臣
非禮誓以死守沿途宴設方請徹樂至燕山復辭簪花
執射時孝宗以孝聞師曾據經陳誼反復慷慨故金終
不能奪遷吏部侍郎尋除吏部尚書兼侍講屢抗章請
老以龍圖閣直學士知泉州專以恤民寬屬為政始至
即蠲船貨諸商賈胡尤服其清再起知泉州以紹熙四
年卒于家年七十五師曾孝友天至大節確如金石雖
動與俗情不合而終翁然信服寧宗賜諡定肅

宋史新編卷四十五 十七
表樞字機仲建安人試禮部詞賦第一人調溫州判官

教授興化軍乾道七年除太學錄張說自閤門以節鉞
簽樞密樞論之上雖容納而色不怡樞退詣宰相示以
奏疏且曰公不恥與噲等伍邪虞允文愧甚樞即求外
補出為嚴州教授樞常喜誦司馬光資治通鑑苦其浩
博乃區別其事而貫通之號通鑑紀事本末參知政事
龔茂良奏于上孝宗讀而嘉嘆以賜東宮及分賜江上
諸帥且令熟讀曰治道盡在是矣以大宗正簿召登對
即因史書歷陳往事自漢武而下至唐文宗備聽姦佞
致于禍亂且曰固有詐偽而似誠實儉佞而似忠鯁者
陛下下日與圖事於帷幄中進退天下上臣恐必為

廷累遷太府丞兼國史院編修官分修國史傳章惇家
以其同里宛轉請文飾其傳樞曰寧負鄉人不可負天
下後世公議累遷大理少卿通州民高氏以產業事下
大理殿中侍御史冷世光納厚賂曲庇之樞直其事以
聞上怒立罷世光以朝臣劾御史自樞始手詔權工部
侍郎仍兼國子祭酒因論大理獄案請有予郡之命既
而貶兩秩寢前旨光宗受禪敘復元官與祠知常德府
寧宗擢右文殿修撰知江陵府尋為臺臣劾罷自是五
奉福力上請制比之疏傅陶令卒年七十五閒居十載
作易傳解義辨異童子問等書

宋史新編卷四十五

十八

王自中字道甫平陽人少負奇氣自立崖岸繇是忤世
乾道四年議遣歸正人自中伏麗正門爭論且言今內
空無賢外空無兵當搜羅豪俊廣募忠力以圖中原坐
斥徽州放還淳熙中登進士第主舒州懷寧簿嚴州分
水令以從臣王蘭薦召對帝壯其言將改秩為籍田令
又俾舉所知且嚮用矣諫疏被讒罷通判郢州道除知
光化軍改信州丁內艱服闋還朝光宗即位迎謂曰朕
得卿名於壽皇留為郎可乎言者不置主管沖佑觀起
知邵州興化軍命下而自中已病卒
沈煥字叔晦定海人試入太學始與陸九齡為友

學馬乾道五年第進士歷太學錄丞暮延見學者孜孜
諄諄長貳忌其立異會充殿試考官帝偉其儀觀遣內
侍問姓名衆滋忌之或勸其姑營職道未可行也煥曰
道與職有二乎適私試發策引孟子立乎人之本朝而
道不行恥也言路以爲訕已請黜之在職才八旬調高
郵軍教授而去後歷通判舒州卒丞相周必大聞之曰
追思立朝不能推賢揚善予愧叔晦益者三友叔晦不
予愧也煥人品高明而其中未安不苟自恕常曰書觀
諸妻子夜卜諸夢寐兩者無愧始可以言學追贈直華
文閣特諭端憲

宋史新編卷三十五

十九

舒璘字元質一字元賓奉化人補入太學張栻官中都
璘往從之又從陸九淵遊朱熹呂祖謙講學于婺璘徒
步往謁之以書告其家曰敝床疏席總是佳趣櫛風沐
雨反爲美境乾道八年第進士歷徽州教授詩禮久不
預貢士學幾無傳璘作詩禮講解家傳人習自是其學
寢盛以薦知平陽縣郡政頗苛及璘以民病告辭嚴義
正守爲改容秩滿通判宜州卒璘與沈煥爲友而樂於
教人嘗曰師道尊嚴璘不如叔晦若格迪後進則璘不
敢多遜袁燮謂璘篤實不欺楊簡謂璘孝友忠實煥鑰
謂璘之於人如熙然之陽春淳祐中特諭文靖

阮字南卿曾祖韶祖厚有傳父彥傳靖康勤王有功
阮少好學尚氣節每自稱將種辭辯奮發四坐莫能屈
嘗謁袁守張栻栻謂曰當今道在武夷盍往求之阮見
朱熹與語大悅登進士第時孝宗初立首詔經理建業
圖進取而大臣異懦幸安計未決阮對策曰臨安利於
息建康利於進取上皇遵養時晦已三十年主上獨
見遠覽舉而措諸事業非固以臨安爲不足居也戰守
之形旣分動靜進退之理異也今議者徒習吳越之僻
固而不知秣陵之通達是猶富人之財不布於通都大
衢而匣金以守之愚恐半夜之或失也知舉范成大嘆

宋史新編卷三十五

二十

曰是人傑也調都昌主簿以廉聞移永州教授獻書闕
下請罷吳楚牧馬而積馬於蜀茶馬司以省往來綱
之費歲時分牧之資凡數千言紹熙中知濠州日講守
備訪北邊事宜終阮在濠金人不敢南侵改知撫州
侂冑聞阮名特命入奏將誘以美官夜遣密客請阮阮
不答私謂所親曰吾聞公卿擇士士亦擇公卿吾肯效
劉歆柳宗元爲萬世笑哉陛對畢拂衣出關侂冑聞之
大怒批旨予祠阮乃隱廬山棄人間事從容觴詠而已
朱熹嘗惜其才氣術略過人不遇於世云嘉定初卒
王質字景文其先鄆州人後徙興國博學善屬文游太

學與王阮齊名阮每云聽景文論古如讀酈道元水經
名川支川貫穿周而質著論五十篇言歷代君臣治亂
謂之朴論登進士第召試館職不就歷太學正時孝宗
屢易相國論未定質上疏曰陛下亦嘗深察和戰守之
事乎李牧在鴈門法主於守守乃有戰祖狄在河南法
主於戰戰乃有和羊祜在襄陽法主於和和乃有守使
臣為陛下謀會三者為一天下烏有不治哉忌者謂質
好異論罷去會虞允文宣撫川陝辟偕行一日令草檄
遼文援毫立就辭氣激壯允文執其手曰景文天才也
歷樞密院編修官孝宗擇諫官允文當國以質鯁亮有

宋史新編卷一百四十五

十一

文學可右正言時中貴人多畏憚質陰沮之出通判荆
南府改吉州皆不行奉祠山居絕意祿仕卒
論曰尤袤屢駁內降尤有功於正學謝諤受知崇儒之
朝實多啓沃曾三復恬仕進而不激不隨無忝風紀類
師魯法宋璟李鄴羞與近侍伍至謂事培克以厚苞苴
切中時弊袁樞以小官論國政能令時宰懷慙及為廷
尉執三尺法徑劾御史罷之皆紹熙良侍從也若王自
中沈煥王阮諸人並慕古有志天下事竟還向弗仙嬰
之身否而道亨矣

宋史新編卷一百四十五

宋史新編卷一百四十六 列傳八十八

明南京戶部主事莆田柯維騏著

余端禮 京鑑 謝深甫 陳自強

余端禮字處恭龍游人第進士知烏程縣孝宗召對端
禮言謀敵決勝之道有聲有實漢武乘匈奴之困漠南
無王庭所謂先聲而後實也越謀吳則不然外講盟好
內脩武備伺其機而圖之所謂先實而後聲也今日之
事異於漢而與越相若觀變察時則機可投矣古之投
機者有四有投隙之機有擣虛之機有乘亂之機有承
弊之機機之未至不可以先機之已至不可以後上嘉

宋史新編卷一百四十六

十一

納歷太常少卿詔以來歲祈穀上辛討論明道故事行
於殿庭端禮言祈穀之制合祭天地於園丘若乃明道
之制則以宮中火後考室落成故於大安殿恭謝天地
此特一時謝災之事耳詔集議中書有可以義起者端
禮曰禮固有可義起至於大體則不可易古者郊而後
耕以其於郊故謂之郊猶祀於明堂故謂之明堂如明
道謝災之制則與祈穀異從之遷至試吏部侍郎出知
太平州奉祠光宗立累遷吏部尚書同知樞密院事與
州帥吳挺死端禮謂樞密趙汝愚曰吳氏世握蜀兵將
為後患汝愚是其言後挺子曦卒以蜀叛上以疾不朝

重華宮孝宗崩又不能喪人情恂然端禮謂宰相留正
曰公獨不見唐肅宗朝羣臣發哀太極殿故事乎宜請
太皇太后代行祭奠之禮於是宰執以請于太皇太后
策皇子嘉王卽皇帝位王流涕遜避端禮奏安危之機
在於呼吸今堅持退讓是守匹夫之小節而昧天子之
大孝也寧宗懔然收淚不得已側身就御坐之半端禮
與汝愚再拜固請寧宗乃正御坐退行禫祭禮進端禮
知樞密院事兼參知政事汝愚去右相端禮代之始端
禮與汝愚同心共政及韓侂胄逐汝愚端禮不能遏但
長吁而已進左丞相端禮在相位暮年頗知擁護善類

宋史新編卷百四十六

二

然爲侂胄所制壹鬱不愜志稱疾求退以觀文殿大學
士奉祠居頃之判潭州移慶元復帥潭卒授少保卽國
公致仕贈太傅諡忠肅子嶠工部尚書

京鏜字仲遠漢草人登進士第歷中書門下省檢正諸
房公事金人遣使來弔鏜爲報謝使金人故事南使至
汴京則賜宴鏜請免宴不從鏜謂必不免宴則請徹樂
遺之書曰鏜聞鄰喪者春不相里殯者不巷歌今鏜銜
命而來繫北朝之惠弔是荷是謝北朝勤其遠而憫其
勞遣郊勞之使歲式宴之儀德莫厚焉外臣受賜敢不
重拜若曰而必聽樂是於聖經爲悖理於臣節爲悖義

宜惟貽本朝之羞亦豈昭北朝之靈哉相持甚久金人
迫之乃卽其屬出館門甲士露刃向鏜鏜叱退之金人
知不可奪馳白其主歎曰直臣也特命免樂使還入見
孝宗嘉勞之右相周必大言於上曰增秩常典爾京鏜
奇節今之毛遂也乃命權工部侍郎歷刑部尚書寧宗
時累遷左丞相當是時韓侂胄權勢震天下鏜變素守
奉行風旨又薦引劉德秀排擊善類於是有偽學之禁
後宦者王德謙除節度使鏜乃請裂其麻或曰亦侂胄
意也未幾請老免相卒贈太保諡文忠後改諡莊定
謝深甫字子肅臨海人少穎悟刻志爲學積數年不寐

宋史新編卷百四十六

三

夕則置銚水加足於上以警困怠登進士第歷崑山丞
爲浙曹考官一時士望皆在選中司業鄭伯熊曰文士
世不乏求其眼如深甫者實鮮深甫曰文章有氣骨如
泰山喬嶽可望而知以是得之又歷江東提舉常平光
宗卽位歷起居郎兼權給事中知閤門事韓侂胄破格
轉遙郡刺史深甫封還內降請罷其命旣而知臨安府
除工部侍郎兼吏部侍郎又兼給事中陳源又以罪斥
忽予內祠姜特立復召用張子仁除節度使深甫皆固
爭每禁庭燕私左右有希恩澤者上必曰恐謝給事有
不可耳寧宗卽位韓侂胄用事內批以深甫爲御史中

丞與監察御史劉德秀並命時陳傅良在講筵深甫劾罷之右正言李沐劾宰相趙汝愚以觀文殿大學士知福州深甫奏汝愚冒居相位今既罷免不當加以書殿隆名帥藩重寄乞令奉祠省咎汝愚遂罷郡深甫遷至知樞密院事兼參知政事拜右丞相累封魯國公嘉泰元年累疏乞避位寧宗曰卿能為朕守法度惜名器不可以言去有嘉者上書乞斬朱熹絕偽學且指蔡元定為偽黨深甫極其書語同列曰朱元晦蔡季通不過自相與講明其學耳果有何罪乎余嘉熹與臣乃敢狂妄如此當相與奏知行遣以厲其餘拜少保乞骸骨授

宋史新編卷二百六

四

醴泉觀使明年拜少傅致仕卒後孫女為理宗后追封信王易封衛魯諡惠正

陳自强字勉之閩縣人登進士第嘗為韓侂胄童子師累遷御史中丞未踰月遂登樞府由選人至兩地財四年嘉泰二年拜右丞相歷封秦國公侂胄頤朝權苞首盛行自强尤貪鄙四方致書餽必題其緘云某物并獻凡書題無并字則不開為國用使培克民財州郡騷動方侂胄欲為平章猶畏眾議自强首率同列援典故入奏每稱侂胄為恩主恩父呼堂吏史達祖為兄蘇師旦為叔侂胄又盜國柄自强寔為表裏侂胄既誅籍自强

家連責復州團練副使雷州安置後死於廣州

論曰寧宗踐阼以來韓侂胄用事宰相趙汝愚之死固正之謫皆其致釐也余端禮不能匡救京鏗謝深甫率惟其言是從平生節操安在哉陳自强素貪鄙則其倡議崇典表裏為奸無足怪已抑楊宏中六人得免嶺海之窟寔賴端禮力且端禮以志弗行而辭位猶可諉也鏗與深甫排正人而久處匪據罪豈亞自强乎

許及之

何澹

張巖

程松

李壁

許及之字深甫永嘉人第進士歷宗正簿乾道初林不

宋史新編卷二百六

五

請增置諫員乃倣唐制置拾遺補闕以及之為拾遺薛叔似為補闕班序在監察御史上王淮當國久及之奏其無補於治淮竟罷光宗受禪歷大理少卿寧宗即位除吏部尚書兼給事中及之早與叔似同擢皆為當時所予黨事既起叔似累斥逐而及之諂事侂胄無所不至為尚書二年不遷見侂胄流涕序其知遇及衰遲之狀不覺膝屈侂胄惻然憐之居亡何同知樞密院事當時有由竇尚書屈膝執政之語傳以為笑連遷知樞密院事兼參知政事侂胄誅言者論及之寔贊開邊降兩官泉州居住卒

何澹字自然龍泉人第進士累官兵部侍郎光宗內禪拜右諫議大夫兼侍講澹本周必大所厚始為學官二年不遷及是劾必大罷之澹嘗謀於所善劉光祖答曰周丞相豈無可論第其門多佳士不可併及其所薦者澹不聽時姜特立譙熙載以春坊舊恩頗用事一日光祖過澹語曰曾龍之事不可再澹曰得非姜譙之謂乎既而澹引光祖入便坐則皆姜譙之徒也光祖始信澹謾諾明年光祖除殿中侍御史首上學術邪正之章澹曰近日風采一新光祖曰非立異也但嘗為大諫言者今日言之耳同院謂光祖曰何自然見君所上章數多

宋史新編卷四十六

六

恍惚餌定志凡他可知也進御史中丞澹有本生繼母喪乞有司定所服禮寺言當解官澹引不違事之文乞下給諫議太學生喬嘉朱有成等移書於澹謂足下自長臺諫綱常所係澹乃一終制與郡寧宗即位還為中丞怨趙汝愚不援引汝愚時已免相復詆汝愚落職罷祠又言專門之學流而為偽願風厲學者專師孔孟不得白相標榜連遷參知政事知樞密院吳曦賄通時宰規圖帥蜀未及賄澹韓侂胄已許之澹持不可侂胄怒曰始以君肯相就黜偽學汲引至此今願立異耶遂與祠起知福州澹居外常怏怏失意以書所侂胄曰迹雖

東治心在南園南園侂胄家圃也侂胄憐之進觀文殿學士尋移知隆興府最後為湖北制置使兼知江陵奉祠卒贈少師澹少年取科名急榮進偽黨之禁賢士一

宋史新編卷四十六

澹嘗與陳道學之禁累遷給事中除參知政事程松分帥兩淮復以參知政事兼同知國用事開禧二年遷知樞密院事明年督視江淮軍馬侂胄誅御史論

宋史新編卷四十六

七

嚴與蘇師旦朋姦誤國奪兩官寧宗特原之復官奉祠以銀青光祿大夫致仕卒贈特進

程松字冬老青陽人登進士第歷知錢塘縣諂事殿帥吳曦以結韓侂胄侂胄以小故出愛姬松聞以百千市之至則感供帳舍諸中堂夫婦奉之謹居無何侂胄意解復召姬姬具言之侂胄大喜累擢諫議大夫呂祖泰上書乞誅侂胄蘇師旦松與陳謙劾祖泰流嶺南松滿歲未遷意殊怏怏乃獻一妾于侂胄曰松壽侂胄訝其名問之答曰欲使疵賤姓名常蒙記憶爾除同知樞密院事自宰邑至執政貶四年開禧元年以資政殿大學

知成都府四川制置使侂胄決議開邊期以二年四月分道進兵命松為宣撫使與元都統制吳曦副之曦降金封蜀王遣松書諷使去松不知所為會報金人且至百城奔走相蹂躪一城如沸松亟道由閬州順流至重慶以書抵曦句賻買舟稱曦為王曦遣使以匣封致魏松望見大恐疑其劔也亟逃奔使者追及松不得已啓視則金寶也乃兼程出峽西向掩淚曰吾今獲保頭顱矣曦許連責果州團練副使賓州安置卒

李壁字季章以父燾任入官後登進士第召試為正字寧宗即位累遷權禮部侍郎兼直學士院時韓侂胄專

宋史新編卷四十八

八

國建議恢復宰相陳自強請侂胄平章國事遂召壁草制討論典禮侂胄用師意方銳錢象祖以沮議得罪壁度力不能回乃迎合侂胄入奏自秦檜首倡和議使父兄百世之讎不復開於臣子之口臣愚以為宜亟貶秦檜示天下以讎恥必復之志則宏綱舉而國論明流俗變而人心一矣初侂胄召壁適草出師詔適不從乃以屬壁由是進權禮部尚書未幾拜參知政事與史彌遠謀誅侂胄兼同知樞密院事言者論其反復詭譎削三秩謫居撫州後復官奉祠又以其御史奏削三秩罷祠越四年復除端明殿學士知遂寧府尋引疾奉祠卒

收殿學士致仕謚文懿壁嗜學如飢渴羣經百氏搜抉靡遺於典章制度尤綜練所著有鴈湖集清華錄中興戰功錄中興奏議內外制援毫錄臨汝閒書

論曰韓侂胄既逐趙汝愚朱熹仍設偽學之名而嚴為之禁及為平章爵位已極復謀開邊立不世之功茲二者適所以基亂而置禍也許及之輩或阿佞締交或從吏效力皆不數載而小人圖私誤國乃至於此厥後李壁協謀誅侂胄罪或可贖而及之程松第薄竄張嚴見原何濬幸免均尖刑矣

胡紘 林栗 鄭丙 高文虎

宋史新編卷五十八

九

胡紘字應期遂昌人淳熙中第進士歷祕書郎韓侂胄逐朱熹趙汝愚意猶未快遂擢紘監察御史紘未達時嘗謁朱熹於建安熹待學子惟脫粟飯遇紘不能異也紘不悅語人曰此非人情隻雞尊酒山中未為之也遂亡去及是劾趙汝愚且詆其引用朱熹為偽學罪首竄之縉紳大夫若學校之士皆憤慨不平疏論甚衆侂胄以汝愚之門及朱熹之徒多知名士不便於已欲盡去之乃設為偽學之目用何澹劉德秀為言官專擊偽學然未有誦言攻熹者獨紘草疏將上會改太常少卿不果沈繼祖以追論程頤得為察官紘遂以藁授之繼祖

論意皆紘筆也寧宗以孝宗嫡孫行三年服紘言止當
服期於是徙太常使草定其禮紘既解言責復入疏云
比年偽學猖獗圖為不軌賴二三大臣臺諫出死力排
之故元惡殞命羣邪奔跡自御筆有救偏建中之說或
者誤認倡議調停以冀幸其他日不相報復往者建中
靖國之事可以為戒陛下何未悟也詔偽學之黨宰執
權住進擬自是學禁益急紘亦廢棄卒于家

貢舉不當罷未幾學禁漸弛紘亦廢棄卒于家
林栗字黃中福清人登進士第孝宗時為屯田員外郎
恭王府直講時金人請和約為叔姪且以歸疆為請栗

宋史新編卷四百六
上疏謂宗廟之讎而事之以弟姪其忍使祖宗聞之乎
無唐御則荆襄有齒寒之憂無河海則淮東之備達于
真揚海道之防徧乎明越矣議者皆言和戎之幣少養
兵之費多不知講和之後朝廷能不養兵乎今東南民
力陛下之所知也朝廷安得而不較乎且非徒無益而
已與之歲幣是畏之矣三軍之情安得不懈弛歸正之
心安得不攜貳為今日計宜停使勿遣徐於境上移書
諭以各守分界不煩聘使之往來各保疆場之無事焉
用披弊州縣以奉大羊之使乎孝宗懲創紹興權臣之
弊躬攬權綱栗言人主蒞權大臣審權爭臣議權王侯

貴成善撓權者也左右近習善撓權者也至有以鹿為
馬以雞為鸞之語執政訴於孝宗謂林栗詆誣臣等臣
實不願與之同朝乃出知江州以吏部員外郎召兼皇
子慶王府直講有旨令二王非時招延講讀官議論時
政期盡規益栗疏言漢武帝為戾太子開博望苑卒敗
太子唐太宗為魏王泰立文學館卒敗魏王太子諸王
惟以講經讀史為事他無預焉除右司員外郎遷太常
少卿除直寶文閣知湖州栗朝辭曰臣聞賢誼上書以
一身喻天下之勢臣每見士大夫好論時事臣輒舉以
問之今日國體於四百四病之中名為何病能言其病

宋史新編卷四百六
者猶未必能處其方不能言其病而輒處其方其誤人
之死必矣聞臣之言者不念則默問有友以詰臣即對
之曰今日之病名為風虛其狀半身不隨是也非但半
身不隨而已半身存者凜凜乎畏風邪之乘而不能以
自安也聞之醫曰中風再至者多不能救也愚有感於
斯言竊謂賢誼復生為陛下言無以易此歷知夔州加
直敷文閣夔屬郡曰施州其屬縣郡曰思州施民譚汝
翼者與知思州田汝弼交惡會汝弼卒汝翼帥兵二千
人伐其喪汝弼之子祖同深入規復其交於二州之境
施黔大震孝宗親札賜栗及成一制置使陳峴曰如尚

俊未免加兵除其元惡時汝翼與官軍戰潰汝翼
去果取其巨惡九人誅之田祖周由是懼與其母氏
謀獻田業計錢九十萬緡以贖罪蠻徽遂安既而汝翼
入都訴粟受田氏金粟辨其事尋坐粟擅格上命鐫職
罷歸未幾起廣南西路轉運判官累遷兵部侍郎朱熹
召為兵部郎官既入國門以疾求就職粟與論易與西
銘不合遂論熹本無學術徒竊張載程頤之緒餘為浮
誕宗主謂之道學妄自尊所至輒攜門生十數入習
為春秋戰國之態妄希孔孟歷聘之風繩以治世之法
則亂人之首也今采其虛名將置朝列而熹遷延道途

宋史新編卷百五

七

邀索高價既得旨除郎而輒懷不滿傲睨累日不肯供
職是豈張載程頤之學教之然也望將熹停罷姑令循
省以為事君無禮者之戒上謂其言過當而大臣畏粟
之強莫敢深論太常博士葉適衛上封事辯之語在適
傳於是侍御史胡晉臣劾粟罷知泉州又改明州奉祠
以卒謚簡肅粟為人強介有才而性狷急欲快其私忿
遂至攻詆名儒廢絕師教殆與陳賈何澹劉德秀劉三
傑輩同科雖疇昔論事雄辯可觀不足以蓋晚節之謬
也

鄭丙字少融長樂人第進士歷管吏部尚書浙東提舉

宋憲太台守唐仲友不法宰相王淮庇之丙雅厚仲友
不宜信用於是監察御史陳賈和之慶元學禁善類被
厄丙罪為多官終端明殿學士卒謚簡肅

高文虎字炳如四明人登進士第調吳興主簿會幾守
官在吳文虎從之游又為名儒聞之從子故習聞典故
國子正遷太學博士孝宗幸兩學祭酒林光朝訪文
虎具儀注文虎輯國朝以來臨幸故事授之兼國史院
編修官與修四朝國史出知建昌軍擢將作丞兼實錄
院檢討官修高宗實錄又兼王牒所檢討官脩神宗徽

宋史新編卷百六

七

宗王牒累遷中書舍人兼直學士院兼祭酒升實錄院
同脩撰同脩國史慶元初韓侂胄既逐趙汝愚朱熹以
其門多知名士設偽學之目積之遂命文虎草詔極其
詆毀語在本紀中遷至翰林學士兼侍讀實錄院脩撰
脩國史除華文閣學士知建寧府力巧祠以惠臣言奪
職卒文虎以博洽自負與胡紘合黨共攻道學又司學
校專困過天下士凡言性命道德者皆絀焉

論曰有宋士大夫學術流為近古師弟子講授至濂洛
宸盛南渡則尤盛朱子王心誠意之說取厭世俗而不
疑直躬正論忤王淮斥韓侂胄而不忘何其信道篤也

侂胄以私憾務盡傾正直之朋假手何澹劉德秀陳賈
章以偽學排擊而胡紘林栗鄭丙高文虎皆極力爲之
左右羅織禁錮名士爲空而故相趙汝愚朱門蔡元定
竟死於竄嗚呼善人國之紀也紀滅則國無以立黨錮
未幾而亡漢學禁未幾而亡宋仲尼曰佞人始其弗信
乎

宋史新編卷一百四十六

宋史新編卷一百四十六

古

宋史新編卷一百四十七

列傳八十九

明南京戶部主事莆田柯維騏著

丘密 妻機 樓鑰 林大中

宇文紹節 任希夷

丘密字宗卿江陰軍人第進士歷國子博士孝宗以薦
賜對時方遣范成大使金嶺請陵寢密言泛使亟遣無
益大計徒以驕敵上不樂曰卿家墳墓爲人所據亦須
理索否密對曰臣但能訴之不能請之上怒密退待罪
上察其忠不譴也累遷樞密院檢詳文字被命接伴金
使先是王抃爲樞密密不少下之方迓客時抃排定程

宋史新編卷一百四十七

頓奏上降付接伴令沿途遵執密具奏謂不可以此啓
敵疑心不奉詔抃憾之訾密不禮金使予祠起知鄂州
歷兩浙轉運副使光宗卽位連擢煥章閣直學士四川
安撫制置使兼知成都府密素以吳氏世掌兵爲慮陛
辭奏曰臣入蜀後吳挺脫至死亡兵權不可復付其子
臣請得便宜撫定諸軍以俟朝命及挺死朝廷以命張
詔繼命郭杲杲死韓侂胄復以付吳曦曦叛識者乃服
密先見進煥章閣直學士寧宗卽位赴召中丞謝深甫
論罷之居數年復職知慶元府既入奏韓侂胄招以見
出奏疏幾二千言示密蓋北伐議也知密平日主復讎

其可與共功名密曰兵凶戰危首事之禍其誰任之進
敷文閣學士改知建康府侂胄聞金人置平章宣撫河
南奏以密為簽樞宜推江淮以應之密手書力論金人
未必有意敗盟中國當示太體宜無議遂寢侂胄移書
欲除密內職宣諭兩淮密報曰使各雖異其為示敵人
以嫌疑之蹟則同侂胄滋不悅升寶文閣學士刑部尚
書江淮宜撫使金人自滑口犯淮南或勸密棄廬和州
為守江計密曰棄淮則與敵共長江之險矣吾當與淮
南俱存亡益增兵為防進端明殿學士侍讀尋拜簽書
樞密院督視江淮軍馬密得金人講和之情白于廟堂

宋史新編卷三百四十七

二

請遣使移書續前議又謂彼既指侂胄為元謀若移書
宜暫免係銜侂胄大怒罷密以張巖代之既以臺論奉
祠落職侂胄誅以資政殿學士知建康府尋改江淮制
置大使兼知建康府以病勾歸拜同知樞密院事卒謚
忠定密儀狀魁傑機神英悟嘗慷慨謂人曰生無以報
國死願為猛將以滅敵其忠義性然也

婁機字彥發嘉興人乾道二年進士歷太常博士祕書
郎時皇太子始就外傳以機兼資善堂小學教授機以
累朝事親修身治國愛民四事手書以獻累擢監察御
史講未退而除命領太子

涕韓侂胄議開邊機曰祖之侍御史鄧友龍初不知
兵騰書投合安薦大將既否還專主此議机語友龍曰
今日就可為大將孰可為計臣正使以殿巖當之能保
其可用乎遷右正言兼侍講進太常少卿兼權中書舍
人詔遣宣諭荆襄機昌言曰慰安人情則可必欲開邊
機嘗有死而已不能從也泗州捷聞愈增憂危友龍曰
宋遂此人則異議無所回機遂以言去侂胄誅召為吏
部侍郎兼太子左庶子又兼太子詹事遷至參知政事
當工戈甫定信使往來之始瘡痍方深敵蠶紛然機歎
縫裨贊甚多尤惜名器守法度進退人物直言可否不

宋史新編卷三百四十七

三

市私恩不避嫌怨數上章告乞寧宗不許以資政殿學
士知福州力辭予祠歸卒贈金紫光祿大夫加贈特進
機初登第其父壽戒之曰得官誠可喜然為官正自未
易爾機撫其弟模棟卒為善士居鄉以誠接物是非在
直判於語下不為後言人憚而服之稱獎人才訪問賢
能其所薦進亦不欲人之知也所著有歷代帝王總要
及班馬字類機深於書學尺牘人多藏弄云
樓鑰字大防鄞縣人登第歷太府宗正寺丞出知溫州
光宗嗣位累擢起居郎兼中書舍人繳奏無所回避禁
中或私請上曰樓舍人朕亦憚之不如且已會慶節上

壽危從班集乘輿不出已而玉牒聖政會要書成將進
重華又屢更日鑰奏言之上感悟進書成禮試中書舍
人俄兼直學士院草光宗禪詔蕭紳傳誦之遷給事中
朱熹忤韓侂胄除職與郡鑰奏留不報趙汝愚初謂人
曰樓公當今人物直恐臨事少剛決耳及見其持論堅
正嘆曰吾於是大過所望矣彭龜年以攻侂胄與郡鑰
與林大中奏留龜年竟去鑰遷吏部尚書已而以顯謨
閣學士奉外祠尋知婺州移寧國府罷仍奪職告老許
之侂胄誅起為翰林學士遷吏部尚書兼翰林侍講時
鑰年過七十精敏絕人詞頭下立進草院吏驚詫入朝

宋史新編卷百四十七

四

陸楮舊班誦視鑰曰父不見此官矣趙汝愚子崇憲奏
雪父冤鑰乞正趙師召之罪重蔡璉之誅毀龔頤正續
稽古錄以白誣謗除瑞明殿學士簽書樞密院事拜同
知進參知政事位兩府者五年累疏求去與郡鑰進資
政殿大學士提舉萬壽觀卒年七十七贈少師謚宣獻
鑰文辭精博自號攻媿主人有集一百二十卷
林大中字和叔永康人入太學登進士第知金谿縣郡
督輸賦急大中請寬其期不聽投劾歸已而主太常寺
簿光宗受禪除監察御史遷殿中侍御史奏言進退人
才當觀其趣向之大體不當責其行事之小節趣向果

正雖小節可責不失為君子趣向不正雖小節可喜不
失為小人陳賈以靜江守臣入奏大中極論其庸回亡
識嘗表裏王淮劾為逆學之目陰廢正人儻許入奏必
再留中善類聞之紛然引去非所以靖國命途寢紹熙
二年守侍御史兼侍講馬大同為戶部大中劾其用法
峻又論大理少卿宋之瑞俱不報大中以言不行求去
改吏部侍郎辭不拜乃與大同之瑞俱與郡初占星者
謂朱熹曰某星示變正人當之其在林和叔耶至是熹
貽書朝士謂林和叔當言人中求之給事中尤袤中
書舍人樓鑰上疏云大中言官當與被論者有別尋命

宋史新編卷百四十七

五

知寧國府又移贛州寧宗即位召還試中書舍人遷給
事中尋兼侍講韓侂胄來謁大中接之無他語陰請內
交大中笑而却之侂胄怒由此始會吏部侍郎彭龜年
抗論侂胄侂胄與內祠龜年與郡大中同中書舍人樓
鑰繳奏請留龜年經筵而命侂胄以外任有旨可並書
行大中復同奏不聽呂祖儉以攻侂胄謫大中揀之汪
義端以論趙汝愚去至是侂胄引為右史大中駁之改
吏部侍郎不拜以煥章閣待制知慶元府勾祠得請給
事中許及之繳駁遂削職後提舉沖佑觀乞休致復元
職監察御史林采論列再召職尋復之大中罷歸屏居

十二年未嘗以得喪關其心作園龜潭之上客至捫杞菊取溪魚觴酒賦詩時事一不掛口客或勸通侂胄書對曰吾為夕郎時一言承意豈至今日耶客曰縱不求福蓋亦免禍對曰福不可求而得禍可懼而免耶侂胄誅即召見試吏部尚書除端明殿學士簽書樞密院事嘉定改元兼太子賓客嘗議講和事上曰朕不憚屈已為民講和之後亦欲與卿等輩侂胄弊政作家活耳大中頓首曰陛下言及此宗社生靈之福也是年卒年七十八贈資政殿學士正奉大夫諡正惠大中清脩寡欲退然如不勝衣及遇事而發凜乎不可犯自少力學趣

宋史新編卷一百四十七

六

向不凡有奏議外制文集三十卷
宇文紹節字挺臣祖簽書樞密虛中父顯謨閣待制師授皆以使女真死無子孝宗命族子紹節為之後既補官復第進士歷寶謨閣待制知廬州韓侂胄方議用兵紹節專為固圉計淮西轉運判官鄧友龍譖於侂胄以書讓之紹節復書謂公有復讎之志而無復讎之略有開邊之害而無開邊之利不量國力浪為進取計非所敢知侂胄得書不樂乃以李爽代紹節召還遷至試吏部尚書除端明殿學士簽書樞密院事朝廷於蜀事多所咨訪紹節審而後言皆周悉事情其卒也寧宗嗟悼

進資政殿學士致仕又贈七官為少師諡忠惠

任希夷字伯起伯雨四世孫也先眉州人其後仕閩因家邵武希夷登進士第調浦城簿從朱熹學篤信力行熹器之歷遷禮部尚書兼給事中謂周惇頤程顥程頤為百代絕學之倡乞定議賜諡寧宗卒如其請進端明殿學士簽書樞密院事兼權參知政事史彌遠柄國久執政皆具員議者頗譏其拱默尋與祠卒贈少師諡宣獻

論曰識闇不可以慮事勢弱不可以倖功故韓侂胄謀開邊丘密妻機宇文紹節力止之樓鑰林大中之扶善

宋史新編卷一百四十七

七

類揀諫臣亦皆弗避侂胄之怨茲豈為身謀而罔恤國事者哉任希夷均大臣也方二奸執柄之日惟務拱默自全得無負疇昔朱天子之教耶

劉頴 吳柔勝 楊大全 應孟明

陳謙 陸游 薛叔似 商飛卿

劉頴字公實西安人第進士累遷起居郎兼實錄院檢討官權戶部侍郎升同修撰以疾丐祠起與郡歷知平江徑歸奉祠再起知棗州請興國祠以歸祠消除敷文閣待制致仕嘉定初召赴行在除刑部侍郎辭進龍圖閣待制知婺州請老以寶謨閣直學士致仕卒年七十

八贈光祿大夫孝宗朝人臣爭承意自獻頴奏今日之
失在輕聽人言昔之施爲今復棄置大損盛德光宗時
論人主難克而易流者四曰逆豫無節賜予無度儒臣
易疎近倖易昵寧宗時學禁初起黨論日興頴奏願陛
下御之以道容之以德不然元祐崇觀之事可鑒也其
在從班日韓侂胄舊與周旋無間方居中用事頴謝絕
之常言士以不辱身爲重云

吳柔勝字勝之宣州人登進士第調都昌簿丞相趙汝
愚知其賢差嘉興府學教授將寘之館閣會汝愚去御
史湯碩劾爲汝愚黨且主朱熹之學不可官師儒自是

宋史新編卷百七

八

閒居十餘年嘉定初主管刑工部架閣文字遷國子正
丞勝始以朱熹四書與諸生誦習伊洛之學晦而復明
遷太學博士又遷司農寺丞出知隨州收土豪孟宗政
扈再興隸帳下後皆爲名將除京西提刑領州如故改
湖北運判兼知鄂州改知太平州終祕閣修撰奉祠卒
謚正肅二子淵潛各有傳

楊大全字渾甫眉之青神人第進士調溫江尉紹熙中
召除監登聞鼓院光宗以疾久不省重華宮太學生汪
安仁等二百餘人上書而龔日章等百餘人以投匭上
書爲緩必欲伏闕大全謂院以登聞名寔明目達聰之

也今乃使人視爲具文吾何顏尸此職乃爲書以諫力
請過宮不報大全於是三上疏其略曰盜滿山東而高
斯弄權二世不知也蠻寇成都而更奏捷明皇不知也
此由左右壅蔽爾今在朝之士瀝忠以告而陛下不聽
是陛下自壅蔽其聰明也疏入又不報寧宗卽位累遷
司農寺丞脩高宗實錄充檢討官先是韓侂胄私臺諫
之選爲已羽翼且欲得名士以壓羣言一時好進者恨
不預此選也有力薦大全者屬一往見且曰公朝見除
目夕下矣大全笑謝明日遂勾外時實錄將上當推恩
大全夫不少待除知金州道病卒

宋史新編卷百單二

九

應孟明字仲實永康人入大學登隆興元年進士第歷
詳定一司勅令所刪定官輪對首論兩北通好疆場無
虞當選將練兵常如大敵之在境次乞申嚴監司庇貪
吏及薦舉徇私之禁帝嘉獎久之它日宰相進擬帝出
片紙於掌中書一人姓名曰明何故不及此其一則孟
明也乃拜大理寺丞出爲福建提舉常平陛辭帝因問
當世人才對曰有才而不學則流爲刻薄惟上之教化
明取舍正使回心向道則成就必倍於人尋除浙東提
點刑獄以鄉部引嫌改江東會廣西謀帥帝謂輔臣無
易應孟明者直祕閣知靜江府兼廣西經略安撫先

宗立累遷中書門下省檢正諸房公事寧宗立拜太府卿兼吏部侍郎慶元初權吏部侍郎卒孟明受知人主官職未嘗倖遷韓侂胄嘗遣其密客誘以諫官俾誣趙汝愚孟明不答士論以此重之

陳謙字益之永嘉人乾道八年進士歷樞密院編修官陳中興五事至李綱議建鎮事上曰綱何足道謙曰陛下用大臣審出綱上宜如聖訓今顧出綱下遠甚奈何上愛然光宗立謙仕於外除戶部郎中總領湖廣財賦謙乃丞相趙汝愚客慶元黨論起坐斥起提點成都府路刑獄移京西運判復直煥章閣遷司農少卿湖廣總

宋史新編卷百四十七

十一

領除宣撫司叅謀官金兵深入陷應城焚漢川謙以寶謨閣待制副宣撫未幾奪職罷後復知江州韓侂胄死和議已決謙罷奉祠卒謙有雋聲早為善類所予晚坐偽禁中廢首稱侂胄為我王士論錄是薄之

陸游字務觀山陰人年十二能詩文蔭補登仕郎鎖廳薦送第一秦檜孫埴居其次檜怒至罪主司明年試禮部主司復置游前列檜黜之由是為所嫉檜死始赴寧德簿累遷大理寺司直兼宗正簿孝宗即位遷樞密院編修官兼編類聖政所檢討官以薦得召見賜進士出身時龍大淵曾觀出事游謂樞臣張燾曰及今不

異日將不可去壽遠以聞上詰語所自來壽以游對上怒出通判建康府尋易隆興府言者論游交結臺諫鼓唱是非力說張浚用兵免歸久之通判夔州王炎宣撫川陝辟為幹辦公事范成大帥蜀游為叅議官以文字交不拘禮法人譏其類放因自號放翁後累遷江西

常平提舉召還給事中趙汝愚駁之遂與祠起知嚴州過闕陛辭上諭曰嚴陵山水勝處職事之暇可以賦詠自適再召入見上曰卿筆力回斡甚善非他人可及除軍器少監光宗遷禮部郎中兼實錄院檢討官又以孝宗光宗兩朝實錄及三朝史未就詔游權同修國史實

宋史新編卷百四十七

十一

錄院同修撰免奉朝請尋兼秘書監書成升寶章閣待制致仕游才氣超逸尤長於詩晚年再出為韓侂胄撰南園閩古泉記見譏清議朱熹嘗言其能太高迹太近恐為有力者所牽挽不得全其晚節蓋先見云卒年八十五

薛叔似字象先永嘉人游太學解褐國子錄初登對論熙寧以來賦日增而民困滋甚孝宗嘉納因曰朕在宮中如一僧叔似曰此非所望於陛下當論功業如何陛下即位二十餘年國勢未張未免牽於苟安無事之說上默然遷太常博士尋除樞密院編修官時倣唐制置

補闕拾遺上自除叔似左補闕劾首相王淮去位金
主殂太孫景立叔似奏規模果定則乘五單于爭立之
機規模不存則恐成五胡迭起之勢光宗立除將作監
出爲江東轉運判官以言者論罷奉祠起歷權戶部侍
郎兼樞密都承旨復以言者論罷奉祠起歷試吏部侍
郎兼侍讀充京湖宣諭使開禧初韓侂胄開邊除兵部
尚書宣撫使尋除端明殿學士兼侍讀叔似夙以功業
自期遠臨事絕無可稱以御史論奪職罷祠侂胄誅諫
官再論迎合開邊降兩官謫福州久之許自便卒贈銀
青光祿大夫謚恭翼叔似雅慕朱熹窮道德性命之旨
宋史新編卷一百四十七
十二

談天文地理鍾律象數之學有彙二十卷

商飛卿字肇仲臨海人由太學登進士第歷工部郎官
時韓侂胄柄國飛卿未嘗造請踰月即去提舉福建
常平茶鹽事擢監察御史言事迂侂胄罷爲奉常請外
以祕閣修撰爲荆湖南路轉運判官後改司農卿總領
江東淮西軍馬錢糧開禧中就擢戶部侍郎侂胄將舉
師問餉計豐約飛卿以實告比調遣浩繁不克支復被
旨軍前傳宣撫勞金兵大至幾不免以憂卒

論曰陳仲微有言祿餌可以釣天下之中材不可以啖
嘗天下之豪傑當韓侂胄專用廷紳升黜出其手制類

產與周旋吳柔勝安於久廢揚大全應孟明寧失諫臣
不願出其門下茲豈非所謂豪傑者耶若陳謙獻諸陸
游贈文薛叔似商飛卿預邊事皆未免牽於榮利品斯
下矣

宋史新編卷一百四十七

宋史新編卷一百四十七

十三

宋史新編卷一百四十八 列傳九十

明南京戶部主事莆田柯維騏著

彭龜年 黃裳 曾三聘 劉光祖

徐誼 徐邦憲 李祥 章穎

孫逢吉 黃度附 何異 詹體仁

游仲鴻 呂祖儉附 楊宏中 徐範

彭龜年字子壽臨江軍人幼孤事母孝性穎異好讀程氏易從朱熹張栻質疑學益明登進士第歷太學博士殿中侍御史劉光祖坐論吳端徙官龜年疏乞復其位貽書宰相云祖宗嘗改易差除以伸臺諫之氣不聞改

宋史新編卷一百四十八

易臺諫以伸侍臣之私累遷祕書郎兼嘉王府直講光宗不朝重華宮龜年以書譙趙汝愚且疏宰執侍從但能仗父子之義責望人主至於疑間之根盤固曾不之及內侍陳源得罪壽皇朝人皆謂離間所自宜亟發威斷逐源然後負罪引慝以謝壽皇除起居舍人龜年述祖宗法為內治聖鑑以進曰是書為宦官女謁之防此曹若見恐不得數經御覽上曰不至是紹熙五年壽皇疾浸革龜年三疏請對不獲命屬上視朝龜年不離班位伏地扣額久不已血漬發覺上曰素知卿忠直欲何言龜年奏今日無大於不過宮同知樞密院徐

額龍墀曲致忠悃臣子至此為得已邪孝宗崩宗

受禪與翊善黃裳同奏往朝南內因定過宮之禮還中

書舍人寧宗嘗謂退朝無事恐自怠惰非多讀書不可

龜年奏人君之學與書生異惟能虛心受諫遷善改過

乃聖學中第一事豈在多哉尋除侍講遷吏部侍郎升

兼侍讀遣充金國吊祭接送伴使初朱熹與龜年約共

論韓侂胄會龜年護客熹以上疏見絀龜年聞之附奏

云始臣約熹同論此事今熹既罷臣宜併斥不報迨歸

見侂胄用事權勢重於宰相於是條數其姦謂不去必

為後患上覽奏甚駭曰侂胄朕之肺腑信而不疑不謂

宋史新編卷一百四十八

如此批下中書予侂胄祠已乃復入龜年上疏求去詔

侂胄與內祠龜年與郡以煥章閣待制知江陵府湖北

安撫使龜年凶祠慶元二年以呂斐言落職已而追三

官勒停嘉泰元年復元官起知贛州以疾辭除集英殿

修撰提舉沖佑觀開禧二年以待制寶謨閣致仕卒龜

年善惡是非辨析甚嚴其愛君憂國之忱先見之識敢

言之氣皆人所難晚既投閒悠然自得幾微不見於顏

面自偽學有禁士大夫鮮不變者龜年於關洛書益加

涵泳扁所居曰止堂著止堂訓蒙蓋始終特立者也聞

蘇師旦建節曰此韓氏之陽虎其禍韓氏必矣及聞用

曰禍其在此乎所著書有經解祭儀五致錄奏議外制侂胄誅謚忠肅加贈龍圖閣學士擢用其子欽

黃裳字文叔隆慶人登乾道進士第調巴州通江尉益移進學文詞迥出流輩時蜀中餉師名為和糴寔則取

民裳賦漢中行諷總領李繁為罷糴民便之改興元府錄事參軍以薦召對論蜀兵民大計遷國子博士光宗

登極裳進對謂中興規模與守成不同出攻入守當據利使之勢不可不定行都富國彊兵當求功利之實不

可不課吏治捍內禦外當有緩急之備不可不立重鎮除太學博士進祕書郎遷嘉王府翊善作八圖以獻曰

宋史新編卷一百一十八 三
太極曰三才本性曰皇帝王伯學術曰九流學術曰天文曰地理曰帝王紹運以百官終焉每進言王宜以心

為嚴師於心有一毫不安者不可為也且引前代危亡之事以為儆戒又每陳詩以寓諷製渾天儀與地圖備

以詩章欲王觀象則知進學如天運之不息披圖則思祖宗境土半陷異域而未歸其後又以王所講三經為

詩三章以進上詔勞裳裳曰臣不及朱熹熹學問四十年若召寘府寮宜有裨益紹熙二年遷起居舍人時臺

諫攻潘景珪上曲庇之裳奏自古人君不能從諫者其蔽有三曰私心勝心忿心因私而生勝因勝而生忿其

說甚備三年試中書舍人疏論留意武備及荆襄形勢

時朝廷方宴安裳所言多不省未幾除給事中汪義端

詆趙汝愚裳奏汝愚如青天白日奴隸知其清明義端

所見曾奴隸之不如不可以居朝列於是義端與郡裳

在鎖闥甫一月封駁無慮十數韓侂胄落階官鄭汝諧

除吏部侍郎皆繳其命改兵部侍郎不拜遂以顯謨閣

待制充翊善先是光宗以憂疑成疾不過重華宮裳入

疏請五日一朝至是復苦言之上曰內侍楊舜卿告朕

勿過宮裳請斬舜卿且以八事之目為奏曰念恩釋怨

辨讒去疑責已畏天防亂改過不報上猶未過宮裳復

宋史新編卷一百一十八 五
推致疑之事有四各為辨析請幡然改過以弭禍亂會

壽皇不豫中外憂危裳抗聲諫上起入宮裳挽裾隨之

至宮門揮涕而出乃連章請外謂臣之職三曰待制曰

侍講曰翊善今不過宮有虧子道前後三諫不加聽是

待制之職可廢也不問安不視疾大義已喪復講何書

乎是侍講之職可廢也陛下不能以孝事壽皇臣將何

說以勸皇子乎是翊善之職可廢也因出關待命及聞

壽皇遺詔乃亟入臨寧宗即位裳病不能朝改禮部尚

書尋兼侍讀力疾入謝勸上慎終如始謂臣恐數年之

後委任大臣不能如今日之專獎用臺諫不能如今日

之重至如篤於孝愛勤於學問薄於嗜好陛下今皆行
之未知數年之後能保常如今日乎又引魏徵十漸為
戒懇懇數千言又奏言陛下近日以為頗異前日除授
之際大臣多有不知臣聞之憂甚而病劇蓋是時韓侂
胄已潛弄威柄而宰相趙汝愚未之覺故蒙先事言之
及疾革時時獨語曰五年之功無使一日壞之度吾已
不可為後之君子必有能任其責者遂口占遺表卒年
四十九訃聞上驚悼贈資政殿學士裳簡易端純每講
讀隨事納忠氣平而辭切事該而理盡篤於孝友與人
言傾盡底蘊恥一書不讀一物不知推賢樂善出乎夫

宋史新編卷百四十八

五

性所為文明白條達有王府春秋講義及兼山集論天
人性命皆足以發明伊洛之旨蓋嘗與鄉人陳平父兄
弟講學平父張枋門人也嘉定中諡忠文
曾三聘字無逸新淦人乾道二年進士累遷軍器監主
簿光宗不朝重華宮三聘以書抵丞相留正正未及言
會以它事不合求去三聘謂父子夫婦之際羣臣莫敢
深言者避嫌遠罪耳丞相身退計決言之何嫌乎遷祕
書郎帝欲幸玉津園三聘上疏言今人心既離大亂將
作陛下安意肆志而弗聞知萬一敵人謀知馳一介之
使問安北宮不知何以答之姦宄窺間傳一紙之檄

斥乘輿不知何以禦之望亟備法駕朝謁不然臣實未
知死所也孝宗病革復上疏帝意為動及孝宗崩帝疾
不能執喪朝論益震洵三聘謂今日事勢莫若建儲或
戒之曰前日臺諫謂汝奪其職今復有疏耶三聘曰此
何時而可避煩言也寧宗立兼考功郎後知郢州會韓
侂胄為相指三聘為故相趙汝愚腹心坐追兩官久之
復元官與祠差知郴州改提點廣西湖北刑獄皆辭不
赴侂胄誅諸賢遭竄斥者相繼召用三聘祿不及終不
自言嘉熙間三聘已卒詔贈三官直龍圖閣諡忠節

宋史新編卷百四十八

六

歷右正言知果州以趙汝愚薦召入光宗即位累遷殿
中侍御史光祖入謝因論近世是非不明則邪正互攻
公論不立則私情交起此固道之消長時之否泰而實
為國家之禍福社稷之存亡甚可畏也本朝士大夫學
術議論最為近古初非有強國之術而國勢尊安根本
深厚至於慶曆嘉祐盛矣不幸而廢於熙豐之邪說疎
棄正士招徠小人幸而元祐君子起而救之末流大分
事故反覆紹聖元符之際羣凶得志滅絕綱常其論既
勝其勢既成崇觀而下尚復何言正始至時間有譏貶
道學之說而實未睹朋黨之分中外艱去國六載逮

十 卷之七 反之下

臣復來其寫東見因惡道學乃生朋黨因生朋黨乃選忠諫嗟乎以忠諫為罪其去紹聖幾何章既下讀之有流涕者光祖劾罷戶部尚書葉翥太府卿兼中書舍人沈揆結近習圖進用言比年以來士大夫不慕廉靖而慕奔競不樂公正而樂軟美既安習以成風謂苟得為至計良由前輩老成零落殆盡後生晚進議論無所據依學術無所宗主幸詔大臣妙求人物必朝野所共屬賢愚所同敬者參錯立朝國勢自壯徒太府少卿求去不已除直祕閣潼川運判改江西提刑又改夔州時孝宗不豫上又不過宮光祖致書留正趙汝愚曰宜與群

宋史新編卷一百八

賢齊心一力若上未過宮宰執不可歸安私第林陳二閣自以獲罪重華日夜交諫其間宜用韓魏公逐任守忠故事以釋兩宮疑謗大臣亦當收兵柄密布腹心但緩急有可仗者聞孝宗崩又貽書汝愚勉以安國家定社稷之事寧宗即位除侍御史改司農少卿入對獻諫始五箴又論人主有六易天命易恃天位易樂無事易安意欲易奢政令易怠歲時易玩又有六難君子難進小人難退苦言難入巧佞難遠是非難明取舍難決闇主之所易明主之所難闇主之所難明主之所易進起居舍人論政令當出中書陛下審而行之人主操柄無

要於此知閣門事韓侂胄嘗擅威福故首及之遷起居郎朱熹詔與祠光祖再疏請留不聽劉德秀劾光祖出為湖南運判不就主管玉局觀趙汝愚既罷相侂胄擅朝遂目士大夫為偽學逆黨禁錮之光祖撰涪州學記謂學之大者明聖人之道以脩其身而世方以道為偽小者治文章以達其志而時方以文為病好惡出於一時是非定於萬世諫官張金指為謗訕奪職謫居房州久之許自便起知眉州歷潼川路提刑權知瀘州侂胄誅歷京湖制置使進至寶謨閣直學士知潼川府升顯謨閣直學士提舉玉隆萬壽宮引年不許予外祠卒進

宋史新編卷一百八

華文閣學士論文節趙汝愚稱先祖論諫激烈似蘇軾懇惻似范祖禹世以為名言所著後溪集十卷徐誼字子宜一字宏父溫州人第進士累官太常丞孝宗躬攬政權執政惟奉旨而行羣下多恐懼顧望諫曰若是則人主日聖人臣日愚陛下誰與共功名乎及論樂制誼對以宮亂則荒其君驕商亂則破其官壞上遽改容曰卿可謂不以官自惰矣知徽州移提舉浙西常平守右司郎中遷左司光宗又不朝重華宮誼入諫退告宰相曰上目眩不瞬意思恍惚真疾也宜進皇子嘉王參決留正不克用孝宗崩上不能喪百官皆未成

服誼與少保吳琚議請太皇太后臨朝扶嘉王代祭及
 莊神正憂懼仆於殿庭而去誼以書譙趙汝愚曰自古
 人臣為忠則忠為姦則姦忠姦雜而能濟者未之有也
 公內雖心惕外欲坐觀非雜之謂歟國家安危在此一
 舉汝愚問策安出誼曰非憲聖命不可語在汝愚傳寧
 宗即位誼累遷權工部侍郎知臨安府侂胄恃功缺望
 誼告汝愚異時必為國患宜飽其欲而遠之不聽汝愚
 雅器誼除授建明多咨訪誼不避形迹怨者始眾侂胄
 益怨恨以御史劉德秀胡紘疏誼責惠州團練副使南
 安軍安置移袁州又移婺州久之許自便復官與祠起

宋史新編卷四十六

九

守江州九集英殿修撰升寶謨閣待制移知建康府兼
 江淮制置使移知隆興府以卒後諡忠文
 徐邦憲字文子義烏人紹熙四年試禮部第一登進士
 第三遷為秘書郎開禧初韓侂胄謀舉兵伐金邦憲言
 挑釁非計勾外知處州陛辭力諫用兵不可太驟再歲
 召還又上侂胄書侂胄惡其言嗾御史徐榘擊之鐫秩
 罷祠未幾復官除江西憲改江東漕以戶部郎為淮西
 總領侂胄誅除尚右郎兼太子侍講後以權工部侍郎
 知臨安府勾祠知江州奏乞郡得節制屯戍兵至郡疾
 以寶謨閣待制致仕卒于官諡文肅

李祥字元德無錫人登進士第為錢塘縣主簿歷大宗
 正丞軍器少監言忝朝蹟八年在外賢才不勝眾願更
 出迭入由臣始出提舉淮東常平茶鹽淮西運判累遷
 國子祭酒丞相趙汝愚去國祥上疏爭之曰壽皇朋兩
 宮隔絕中外洶洶留正葉印亡去國命如髮汝愚不畏
 滅族決策立陛下風塵不搖天下復安社稷之臣也奈
 何無念功至意忽體貌常典使精忠巨節鬱鬱閭閻何
 以示後世除直龍圖閣湖南運副言者劾罷之於是太
 學諸生楊宏中周端朝等六人上書留之俱得罪主冲
 佑觀再請老以直龍圖閣致仕卒諡肅簡

宋史新編卷四十六

十

章穎字茂獻臨江軍人以兼經中鄉薦孝宗立詔求言
 穎為萬言書附驛以聞禮部奏名第一上稱其文似陸
 贄調道州教授召對除太學錄歷太常博士中丞何澹
 聞繼母計引不逮事之文穎定議解官除左司諫時右
 相葛邲獨當國穎論邲不足任大事凡二十餘疏邲始
 出穎屢疏請光宗問安重華宮悉焚其藁寧宗即位除
 侍御史兼侍講尋權兵部侍郎上御經幃問曰諫官有
 言及趙汝愚者卿等謂何同列謾無可否穎奏言天地
 變遷人情危疑加以敵人嫚侮國勢未安未可容易進
 退大臣不報奏請待罪與都御史劾穎阿黨罷太學生

周端朝等六人伏闕辨汝愚誣且謂章穎言發於忠若被罪自是黨論遂起矣久之起知衢州侍御史林行可劾罷之尋知贛州御史王益祥復劾寢其命再祠需次知建寧府韓侂胄誅累遷禮部尚書兼侍讀丐去與祠卒年七十八穎生平風節不為窮達所移方黨論之興朱熹遺以書謂宗社有靈公論未泯異日必有任是責者非公吾誰望耶贈光祿大夫諡文肅

孫逢吉字從之龍泉人登進士第歷官秘書郎兼嘉王府直講紹熙二年春雷雪之沴交作應詔疏八事去蔽諛親講讀伸論駁崇氣節省用度惜名器拔材武飭戎

宋史新編卷一百零八

十一

備擢石正言凡七十日章二十上皆人所難言者改國子司業求去為湖南提刑以秘書監召兼吏部侍郎經筵輪講劉光祖以疾告吏因請逢吉曰講義安在取觀之乃詩權輿篇刺康公與逢吉事相類欣然代之因爭論甚苦寧宗曰朱熹言多不可用對曰熹議祧廟與臣不合他所言皆正寢失上意會彭龜年補郡逢吉入疏曰道德崇重陛下所敬禮者無若朱熹志節端亮陛下所委信者無若彭龜年熹既以論侂胄去龜年復以論侂胄絀臣恐賢者皆無固志陛下所用皆庸鄙儉薄之徒何以立國侂胄見而惡之時報優人王喜除閣職

逢吉即言於上前於朱侍講進趨以儒為戲者豈可分汙閣職抗疏力爭之王喜之命實未出遂以誣詆出知太平州丐祠許之起知贛州已屬疾卒諡獻簡弟逢年逢辰皆有文行時稱孫氏三龍

黃度字文叔新昌人隆興元年進士歷國子監簿紹熙四年守監察御史光宗以疾不過重華宮度連疏切諫又與臺諫官劾內侍陳源楊舜卿林億年三人之罪大於李輔國又言天下有道則無人不議今天下無不議聖德者臣竊危之上猶不聽遂出脩門上諭使安職度奏不得其言理難復入寧宗即位詔復為御史改石正

宋史新編卷一百零八

十二

言侂胄驟竊政柄以意所好惡為威福度具疏將論其姦為侂胄所覺御筆遽除度知平江府度言蔡京擅權天下所由以亂今侂胄假御筆逐諫臣使俛首去不得効一言非為國之利也固辭丞相趙汝愚袖其疏入白詔以冲佑祿歸養俄知婺州坐事罷起知泉州辭乃進寶文閣奉祠如故侂胄誅天子思而召之累遷權吏部侍郎兼修玉牒同修國史寶錄院同修撰屢移疾出知福州進至寶謨閣待制始至訟牒日千餘度隨事裁決日未中而畢改知建康府兼江淮制置使又進至寶謨閣直學士度以人物為已任推挽不休每曰無以報國

惟有此耳十上引年之請不許為禮部尚書兼侍讀趣
八觀論藝祖垂萬世之統一曰純用儒生二曰務惜民
力上納其言謝病去遂以煥章閣學士知隆興府歸
越提舉萬壽宮卒進韶圖閣學士贈通奉大夫度志在
經世而以學為本作詩書周禮說著史通抑僭竊存大
分別為編年不用前史法又有藝祖憲監仁皇從諫錄
屯田便宜歷代邊防行於世壻周南

周南字南仲平江人登進士第為池州教授與度俱罷
入偽學黨開禧三年召試館職南對策詆權要言者劾
罷卒于家南端行拱立尺寸有程準自賜第授文林郎
宋史新編卷一百四十八 七

終身不進官兩為館職數月止既絕意當世弊衣惡食
挾書忘晝夜曰此所以遺吾老後吾死也
何異字同叔崇仁人第進士累遷右正言時光宗愆于
定省異疏諫不報約臺官聯名言姦人離間當明正典
刑語極峻又不報勾外授湖南轉運判官歷秘書監兼
實錄院檢討官權禮部侍郎太常寺乃慶元五年太廟
芝草生韓侂胄率百官觀焉異謂色白慮生兵妖侂胄
不悅又以劉光祖於異交密言者遂劾罷之乃與祠
起知夔州兼本路安撫勾祠許之起知潭州乞閒與祠
者再嘉定元年召為刑部侍郎五月不兩異上封事所

言皆切中時弊明年權工部尚書告老以寶章閣直學
士知泉州從所乞與祠進寶章閣學士轉一官致仕卒
年八十一異高自標致有詩名所著月湖詩集行世

詹體仁字元善浦城人父慥與吳宏劉子翬游調贛州
信豐尉金人渝盟慥見張浚論滅金祕計浚辟為屬體
仁登進士第歷太常丞攝金部郎官光宗即位累遷太
常少卿上以積疑成疾久不過重華宮體仁陛對首陳
父子至恩之說謂易於家人之後次之以睽睽之上九
曰見豕負塗載鬼一車先張之弧後說之弧匪寇婚媾
往遇雨則吉夫疑極而惑凡所見者皆以為寇而不知
宋史新編卷一百四十八 十四

實其親也孔子釋之曰遇雨則吉群疑亡也蓋人倫天
理有間隔而無斷絕方其未通也湮鬱煩憤若不可以
終日及其醒然而悟泮然而釋如遇雨焉何其和悅而
條暢也孝宗崩體仁率同列抗疏請詣重華宮親臨祥
祭辭意懇切寧宗登極天下晏然體仁與諸賢密贊趙
汝愚之力也孝宗將復土體仁言永阜陵地勢卑下非
所以安安神靈與宰相異議除太府卿尋直龍圖閣知
福州言者竟以前論山陵事罷之退居霄川日以經史
自娛人莫窺其際起知靜江府移守鄂州除司農卿復
總湖廣餉事卒年六十四體仁穎邁特立博極群書少

從朱熹學以存誠慎獨為主周必大嘗國體仁嘗疏薦
一十餘人皆當世知名士郡人真德秀早從其游嘗問
君官蒞民之法體仁曰盡心平心而已盡心則無愧平
心則無偏世服其確論云

游仲鴻字子正南充人登進士第歷知中江縣總領楊
輔檄置幕下紹熙四年赴召趙汝愚在樞密訪以蜀中
利病汝愚欲親出經略仲鴻曰獨不聞呂申公謂經略
西事當在朝廷乎汝愚悟而止差幹辦諸司糧料院光
宗以疾久不朝重華宮仲鴻遺汝愚書陳宗社大計有
伊周霍光語汝愚駭立焚之又遺書曰大臣事君之道

宋史新編卷二百四十八

一五

苟利社稷死生以之既不死曷不去孝宗崩仲鴻泣謂
汝愚曰今惟有率百官哭殿庭以請親臨宰相留正以
病去仲鴻亟簡汝愚曰禫日不決禍必起矣後三日嘉
王卽位于重華宮汝愚既拜相以仲鴻久游其門辟嫌
不用韓侂胄方居中用事汝愚迹已危而汝愚以淮東
西總賦積弊奏遣仲鴻覈實仲鴻曰丞相之勢已孤不
憂此而顧憂彼耶改監登聞鼓院以行會侍講朱熹以
論事去國仲鴻上疏曰宰相留正之去去之不以禮諫
官黃度之去去之不以正近臣朱熹之去去之不以道
自古未有舍宰相諫官講官而能自爲聰明者也願亟

遣熹母使小人得志以養成禍亂監察御史胡紘希侂

意誣汝愚久蓄邪心又謂朝士中有推其宗派以爲
裔出楚王元佐正統所在者指仲鴻也慶元元年汝愚
罷相仲鴻遷軍器監主簿力勾外除知洋州起知嘉定
府擢利路轉運判官坐數忤宣撫副使吳曦易他部未
幾曦叛誅除仲鴻利路提點刑獄尋乞休致予祠歸遷
中奉大夫卒年七十八劉光祖表其隧道曰於乎慶元
黨人游公之墓紹定五年謚曰忠子似有傳

宋史新編卷二百四十八

十六

終暮喪朝廷從之詔違年者以一年爲限自祖儉始歷
籍田令中丞何澹所生父繼室周氏死澹欲服伯母服
祖儉貽書宰相曰禮曰爲伋也妻者是爲白也母今周
氏非中丞父之妻乎將不謂之母而謂之何中丞爲風
憲首而以不孝令百僚何觀焉除司農簿已而乞補外
通判台州寧宗卽位除太府丞時韓侂胄浸用事正言
李沐論右相趙汝愚罷之祖儉奏汝愚未至如言者所
云侂胄怒曰呂寺丞乃預我事邪會祭酒李祥博士楊
簡皆上書訟汝愚沐皆劾罷之祖儉上疏論救謂臣豈
矯激自取罪戾哉實以士氣頽靡之中稍忤權臣則去

不旋踵私憂過計深慮陛下之勢孤而相與維持宗社者
者浸寡也疏既上東檐待罪有旨安置韶州改送吉州
遇赦量移高安二年卒祖儉之謫也朱熹與書曰熹以
官則高於子約以上之顧遇恩禮則深於子約然坐視
群小之為不能一言以報効乃令子約獨舒憤懣觸羣
下而蹈禍機其愧歎深矣祖儉報書曰在朝行聞時事
如在水火中不可一朝居使處鄉閭理亂不知又何以
多言為哉祖儉在謫所讀書窮理賣藥以自給每出必
草屨徒步為踰嶺之備嘗言因世變有所挫折失其素
履者固不足言矣因世變而意氣有所加者亦私心也

宋史新編卷百四十八

十七

所為文有大愚集賜諡忠從弟祖泰

祖泰字泰然夷簡五世孫寓常之宜興性疏達尚氣誼
論世事無所忌諱聞者或掩耳而走祖儉貶移瑞州祖
泰徒步往省之及祖儉沒貶所周必大降少保致仕祖
泰憤之乃詣登聞鼓院上書請誅韓侂胄蘇師旦而罷
逐陳自強之徒獨周必大可用宜以代之詔拘管連州
右諫議大夫程松懼曰人知我素與遊其謂預聞乎乃
獨奏言祖泰有當誅之罪且其上書必有教之者今縱
不殺猶當杖黥竄遠方殿中侍御史陳謙亦以為言乃
杖之百配欽州既至府庭尹為好語誘之曰誰教汝其

章試言之吾且寬汝祖泰笑曰公何問之愚也吾固
知必死而可受教於人且與人議之乎尹曰汝病風喪
心邪祖泰曰以吾觀之若今之附韓氏得美官者乃病
風喪心耳既行侂胄使人迹其所在祖泰乃匿襄郢間
侂胄誅朝廷訪祖泰詔雪其冤遣授迪功郎監南嶽廟
卒尹王柎為具棺斂歸葬焉

楊宏中字充甫福州人弱冠補國子生寧宗時韓侂胄
竊弄國柄引李沐為右正言論罷趙汝愚竟竄之國子
祭酒李祥博士楊簡連疏掾爭俱被斥宏中曰師儒能
辨大臣之冤而諸生不能留師儒之去於詎安乎眾莫
能救徐範林仲麟張銜蔣傳周端朝五人願預其議遂
上書曰自古國家禍亂之由初非一道惟小人中傷君
子其禍尤慘黨錮散漢朋黨亂唐大率由此元祐以來
邪正交攻卒成靖康之變臣子所不忍言而陛下所不
忍聞也今李沐欲盡去正人以便其私於是託朋黨以
罔陛下之聽臣謂二人之去若未足惜殆恐君子小人
消長之機於此一判則靖康已然之監豈堪復見於今
日邪臣願陛下明示好惡旌別淑慝竄李沐以謝天下
還祥簡以收士心臣雖身冒鼎鑊實所不辭書奏不報
則繳副封于臺諫侍從侂胄大怒將竄之嶺南中書舍

宋史新編卷百四十八

一八

人鄉明上書救之不聽右丞相余端禮拜於榻前至數十
凶免遠徙上惻然許之乃各送五百里外編管宏中
編管太平州天下號為六君子明年移福州聽讀嘉泰
三年寧宗幸學特旨放參開禧元年宏中登進士第教
授南劍州佐曹誅特遷宏中一秩亦不拜累遷武學博
士改宣教郎諫官應武以私憾論之遂通判潭州以親
老請祠差知武岡軍未受卒年五十三端朝字子靜嘉
定三年試禮部第一終刑部侍郎兼侍講衛字用叟以
父任補官有二子同登進士第仲麟字景仲傳字象夫
父居學校忠鯁有聞咸以不偶死

宋史新編卷一百四十八

一九

徐範字彝父候官人舉于鄉入太學丞相趙汝愚去位
祭酒李祥博士楊簡論救俱被逐同舍生楊宏中等議
叩閣上書書已具有閩士亦署名忽夜傳韓侂胄將寘
言者重辟閩士怖請削名友人亦止範慨然曰業已
書名矣尚何變書奏侂胄果大怒謂其扇搖國是各送
五百里編管範謫臨海禁錮十餘年始得釋登嘉定元
年進士第累遷國子監主簿入對言時平不急之務無
用之官猶當痛加裁節知多事之秋哉願一意養民以
培國本通判澤州知邵武軍尋召赴行在言功利不若
道德刑罰不若恩厚雜伯不若純王異端不若儒術諛

佞不若直諫便嬖不若正人奢侈不若詩書盤遊不若
節儉玩好不若宵衣旰食窮黷不若偃兵息民幾微之
際大體所關積習不移治道并矣歷起居郎兼史職以
朝奉大夫致仕卒贈朝請大夫集英殿修撰
論曰光宗不朝重華寢疾而儲嗣未建寧宗初立韓侂
胄擅權逐趙汝愚朱熹又輕議兵挑強虜皆國事之可
憂者彭龜年諸賢匪盡諫官或書生各竭其忠詞氣激
烈良為國家扶綱常圖治安奚忍循默以規一身之富
貴耶時黃裳先沒其餘悉不免於譴侂胄敗乃牽復室
宇既焚始悔不用徙薪之謀亦何及哉

宋史新編卷一百四十八

二十

宋史新編卷一百四十八

宋史新編卷一百四十九

列傳九十一

湯壽 牛大年 徐應龍 註夏

黃壽若 曹叔遠 沈作賓 黃輔

朱德之 劉燾 陳咸 辛棄疾

方信孺

湯壽字君傑瀏陽人淳熙十四年進士歷國子博士時
朱熹予祠壽跪留不報由是熹惡權相意而壽之直聲
亦大聞于時至大理少卿進直徽猷閣卒壽與韓侂胄
陳自強不合故屢嗾言者中傷生平奉祠閒居之日多

宋史新編卷一百四十九

京口余高 三百十四

於揚歷其在禮曹例掌三省奏記臨安大火寧宗遇災
避正殿中書三表請復不許壽屬辭務持大體不為阿
曲言者撫其語涉訕而朝廷知其無他起復制詞有清
風峻節之語壽嘗擇壻得蔣重珍入服其識鑒

牛大年字隆叟揚州人慶元二年進士歷官將作監主
簿入對言人主所當先者要以天命人心之所繫致念
焉又言今日士氣太靡宜體立國之意以振起之夫有
扶持作與之意而後精神無貪名嗜利之習無貪名嗜
利之習而後有持正秉義之志遷軍器監主簿大宗正
丞四川提舉茶馬兼權總制兼管內安撫司公

事節制黎雅州也戊寅軍馬累遷直華文閣浙東提點
欲又歷起居郎兼崇政殿說書以寶章閣待制提舉太
平興國宮卒特贈四官大年清操凜然所至以廉潔白
將云

徐應龍字允叔登進士第調衡州法曹閩實冤獄提刑
不能奪聞者多其有守交薦之改秩知高安縣呂祖儉
忤韓侂胄請死高安應龍經紀其喪且為文誄之有勸
避禍者曰緣此獲譴亦所願也朱熹貽書謂義風凜然
云累遷守祕書少監兼權工部侍郎又兼侍講言人主
不能盡知天下人材當責之宰相宰相不能盡知天下

宋史新編卷一百四十九

京口余高 三百十四

人材當採之公論李吉甫為相號稱得人而三人之薦
乃出於裴垺之疏遷至刑部尚書兼侍讀應龍在講筵
多指陳時政一日讀吳起為卒吮疽事應龍奏起恤士
卒故能得其死力今軍將得以賄遷事事培克未免多
怨寧宗驚曰債帥之風今猶未除耶宰相史彌遠聞而
惡之免侍讀未幾徙吏部尚書以煥章閣學士奉祠卒
贈開府儀同三司謚文肅三子皆登朝榮叟清叟至政
府別有傳
莊夏字子禮泉州人第進士慶元六年大旱求言夏知
興國縣上封事曰積陰之極陽氣散亂而不收其弊為

火災為旱蝗願陛下體陽剛之德。後宮戚里內省黃門思不出位此抑陰助陽之術也召為太學博士言比年分藩持節詔墨未乾而改除坐席未溫而易地一人而歲三易節一歲而郡四易守民力何由裕累遷宗正少卿兼國史院編修官尋權直學士院兼太子侍讀時流民來歸夏言刑襄兩淮多不耕之田計口授地貸以屋廬牛具兵民可合屯田可成此萬世一時也遷試中書舍人兼太子右庶子左諭德言今日之患莫大於兵冗乞下將帥令老弱自陳得以子若弟姪若婿強壯者收剌代之除兵部侍郎煥章閣待制與祠歸卒

宋史新編卷四十九

三

四

黃疇若字伯庸豐城人淳熙五年第進士歷知廬陵縣治為諸邑最召赴都堂審察差監行在都進奏院開禧初都城火應詔言當今急務有三一曰賦斂征求之無藝二曰都鄙軍民之無法三曰守令牧養之無狀歷拜監察御史首章乞天子擇宰相宰相擇監司又言善為國者必以恐懼修省之訓陳于前善為相者必以危亡災異之事告於上尋遷殿中侍御史兼侍講時與金人約和金人約函致韓侂胄首詔臺諫侍從兩省雜議疇若與章燮等奏乞梟首然後由送人譏其失國體疇若奏今帑藏無餘願自宮禁以及宰執百官共為檢節又

言湖廣盜賊亦有激而成之者宜戒諸司申明法禁為賊關防以時平心決訟勿令皆官巡尉侵漁權戶部侍郎奏乞撥買官田充糴本以廣常平之儲乞令戶察一員專監安邊所帝皆是之進華文閣待制知成都府蜀自吳曦畔後制置使移司興元朝論有偏重之嫌朝廷擇人故輟疇若以往避諱改寶謨閣待制詔凡利病臧否並許諮訪以聞當徵積欠十餘萬疇若亟命榜九邑盡蠲之考官吏冗員非救命差注者悉罷又糴米足廣惠倉又減他賦之重者民力遂寬初沈黎蠻屢犯邊疇若至則鏤榜曉以禍福青彌兩羌遂乞降會重蠻合部

宋史新編卷四十九

四

五

族入寇疇若亟調兵且設方略捕之皆遁去進龍圖閣待制以平蠻功進一秩疇若留蜀四年弊根蠹穴苗稭髮櫛累遷兵部尚書太子詹事後差知貢舉試禮部尚書以足疾乞歸進煥章閣學士知福州力辭乃與祠關外軍機言者論及疇若落職罷祠後以煥章閣學士致仕新著有竹坡集奏議講議經筵故事

曹叔遠字器遠瑞安人少學于陳傅良登紹熙元年進士第久之李壁薦為國子學錄迂韓侂胄罷通判涪州累官權禮部侍郎遇事獻替多所裨益終徽猷閣待制謚文肅嘗編永嘉譜識者謂其有史才子感孫部皆登

進士第族子幽

幽字西士登嘉泰二年進士第授安吉州教授調重慶府司法叅軍郡守度正欲薦之幽辭曰章司錄母老請先之正敬嘆歷浙東提點刑獄寒食放囚歸祀其先囚感泣如期至召為左司諫與王萬郭磊卿徐清叟俱負直聲當時號嘉熙四諫疏論余天錫李鳴復迂旨遷起居郎進禮部侍郎不拜疏上進古詩以寓規正久之起知福州再以侍郎召為臺臣所沮而止遂守寶章閣待制致仕卒謚文恭子愉老亦登進士第

沈作賓字賓王歸安人以父任登仕中刑法科歷大理

宋史新編卷之九

七

姜四百

評事改秩通判紹興府秩滿知台州五十日間盡除前政之弊邦人胥悅而前守嫉其勝已媒孽之罷去民請于朝借留不遂為立留賢碑除太府丞遷刑部郎慶元初除直龍圖閣帥浙東知紹興府韓侂胄方用事族有居越者私釀公行作賔逮捕賔于獄而竄其奴除兩浙轉運副使人奏攢宮一司歲撥經總制錢為緡率四萬有奇未見弊壞輒加脩造妄費固不足計亦非所以安神靈彰聖孝自今有以營繕聞于朝下守臣稽覈畫旨而後興役上首肯再三而修奉者不樂也遷權工部侍郎兼戶部以言者罷歸起歷知鎮江寧國潭州平江壽

命叅督府兼權鎮江府請留戍兵千人又欲以江閩新軍二千人易舊軍千人備不虞朝廷難之遂請祠言者繼及之復召為戶部侍郎軍興之餘國力殫耗見存金穀僅支旬日作賓考適負稅吏姦閱三月即有半年之儲除權戶部尚書母喪終歷授寶謨閣學士江西安撫使兼知隆興府在郡樽錢二十餘萬緡僚屬請獻諸朝作賓謂平生未嘗獻羨以半歸帥司犒師半隸本府除煥章閣學士提舉隆興府玉隆萬壽宮進顯謨閣學士致仕卒于家贈金紫光祿大夫

黃黼字元章餘杭人少游太學第進士歷太常博士輪

宋史新編卷之九

七

姜四百十二

對言周以輔翼之臣出任方伯漢以牧守之最擢拜公卿唐不歷邊任不拜宰相本朝不為三司等屬不除清望官仁宗時韓琦范仲淹龐參政嘗經略西事久歷邊任始除執政邊奏復警范仲淹至再請行貝州之變文彥博親自討賊乞於時望近臣中擇才略謀慮可以任重致遠者或畀上流或委方面出將入相何所不可上嘉獎曰如卿言可謂盡用人之道歷提舉江東常平茶鹽兩浙路轉運判官進秩至直顯謨閣浙東瀕海之田以旱澇告常平儲蓄不足黼捐漕計貸之毗陵饑民以糠粃雜草根充食郡縣不以聞黼取民食以進乞捐僧

牒緡錢振濟全活甚眾遷侍御史行起居郎兼權刑部侍郎劉德秀劾奉祠卒

宋德之字正仲其先京兆人隋諫議大夫遠謫彭山子孫散居於蜀遂爲蜀州人德之以應舉擢慶元二年外省第一歷武學博士與諸生論八陣之象本乎八卦皆動物也奇正之變相生不窮知此然後可以致勝遷編脩樞密院時數有災詔求言德之疏七事皆當時至切之患又曰今敵未動而輕變祖宗舊制命武臣帥邊以自遺患晉叛將唐藩鎮之禍基於此矣除太常丞出知閬州擢本路提點刑獄制帥安丙奏德之傲視君命降

宋史新編卷一百一十七

七

四百七

一官歷兵部郎官朝論有疑安丙意丞相史彌遠首以問德之對曰蜀無安丙朝廷無蜀矣人有大功不敢以私嫌廢公議忤時相意遂罷安丙嘗謂人曰丙不知正仲正仲知丙丙負正仲正仲不負丙請昏於德之不許論者益稱其賢起知眉州監特奏名試得疾卒德之大父耕性剛介一朝棄官去莫知所終從父廉語德之曰吾昔至臨安府有人言蜀有宋宣教者過浙江而去吾適越求之則入四明矣德之渡浙江尋訪至雪竇有蜀僧言聞諸耆老云山後爛平山有三居士焉其一宋宣教也德之躋攀至爛平見丹竈置祠其上而歸

劉燭字晦伯建陽人與弟翰仲受學于朱熹呂祖謙第進士歷知閩縣治以清簡庭無滯訟興利去害知無不爲以憂去僞學禁與燭從熹武夷山講道讀書築雲莊山房爲終老之計調贛州坑冶司主管文字差知德慶府入奏言前者北伐之役執事者不度事勢貽陛下憂今雖從和議願益恐懼修省開言路以廣忠益振公道以進人才飭邊備以防敵患提舉廣東常平召入奏事首論公道明則人心自一朝廷自尊雖危可安也公道廢則人心自二朝廷自輕雖安易危也寧宗嘉獎累遷國子司業言於丞相史彌遠請以熹所著論語中庸大學

宋史新編卷一百一十七

八

四百廿

學孟子之說以備勸講正君定國慰天下學士大夫之心奏乞罷僞學之詔又請以熹白鹿洞規頒示太學取熹四書集註刊行之兼國史院編修官實錄院檢討官進國子祭酒兼侍立修注官論貢舉五敝累官權刑部侍郎兼國子祭酒兼太子左諭德升同修國史實錄院同修撰時廷臣爭務容默燭奏乞明詔大臣獎忠讜以作士氣戒諛佞以肅具僚冬雷燭奏遴選監司以考察貪吏爲先又兼工部侍郎試刑部侍郎夏旱應詔上封事大略謂上旣開不諱之門下必有盡言之士然或者以爲好名要譽而陛下聽之則苦喜必棄之而不恤其

言必受之而不覺矣前封男爵至是進封子權工部尚書加兼右庶子每講讀經史至聲色嗜欲之戒輒懇切再三敷陳之進讀詩之說詹事戴溪讀之為之吐舌卒贈光祿大夫謚文簡所著有奏議史藁經筵故事東宮詩解禮記解講堂故事雲莊外橐

陳咸字逢儒登進士第歷利路轉運判官開禧三年吳曦叛關外四州繼沒人情太駭咸留大安軍督軍糧檄守楊震仲振流民備姦盜察稍安曦以咸名士欲脅之以令其餘檄咸議事咸不往遂之利州抵城外偽都運使徐景望已挾兵入居臺治英宗諱日景望大合樂以

宋史新編卷一百九

九

四十七

享咸力拒之初咸語家子欽曰咸受國厚恩義當擊賊恨無兵權獨有下策削髮以全臣節會曦以書招之急咸答書勸其稟命既而欲親諭之遂行遇偽統領孟可道知曦已僭亂曰吾書不可用矣還至后鐵入帳中以刀自斷其結披緇而出景望遣兵拘咸于岸曦聞怒甚安丙力為救解乃得釋歸曦既誅咸上表自劾安丙奏以咸總蜀賦從之時僭亂後帑藏赤立咸至武興與丙商權利病兵政財計合為一家咸晝夜精勤調度有方不二歲諸倉各贏數十萬而布帛銅鐵錢與祠牒不預焉金州地險咸增饋粟以實之未幾金人犯上津守賴

以回召為司農少卿卒丙劾奏其穢賜諡勤節

辛棄疾字幼安歷城人少節蔡伯堅與黨懷英同學號辛党始筮仕懷英遇坎因留事金棄疾得離遂決意南歸金主亮死中原豪傑並起耿京聚兵山東稱天平節度使節制山東河北忠義軍馬棄疾為掌書記即勸京決策南向僧義端者喜談兵聚眾千餘說下之使隸京僧一夕竊印逃棄疾揣僧以虛實奔告金帥急追獲之斬其首而還紹興末京令棄疾奉表歸宋高宗授承務郎天平節度掌書記併以節使印告召京會張安國邵進已殺京降金棄疾乃約統制王世隆及忠義人馬全

宋史新編卷一百九

四十七

福等徑趨金營安國方與金將酣飲即眾中縛之以歸獻俘行在仍授前官改差江陰簽判棄疾時年二十三乾道六年自通判建康府召對孝宗銳意恢復棄疾因論南北形勢及三國晉漢人才持論勁直不為迎合合作九議并應問三篇美芹十論以獻言逆順之理消長之勢技之長短地之要害甚備以講和方定議不行歷知潭州兼湖南安撫盜連起湖湘棄疾悉討平之遂奏乞深思致盜之由講求弭盜之術申飭州縣以惠養元元為意詔獎諭之復奏乞依廣東摧鋒荆南神勁福建六翼例別剏一軍以湖南飛虎為名止撥屬三牙密院

聽帥臣節制調度庶使夷僚望風懾服詔委以規畫及度馬般營壘故基立砦柵時樞府有不樂之者數沮撓之棄疾行愈力卒不能奪費以鉅萬計棄疾善幹旋事皆立辦議者以聚斂聞降御前金字牌俾住罷棄疾受而藏之出責監辦者期一月營柵成開陳本末繪圖繳進上遂釋然軍成雄鎮一方為江上諸軍之冠加右文殿修撰差知隆興府兼江西安撫時江右大饑詔任責荒政民賴以濟進一秩以言者落職久之主管冲佑觀光宗立之二年起福建提點刑獄召見遷大理少卿加集英殿修撰知福州兼福建安撫使以臺臣王藺劾凶

宋史新編卷一百九

十一

陸四十一

祠歸寧宗初落職已而復主管冲佑觀起知紹興府兼浙東安撫使其後寧宗召見言鹽法加寶謨閣待制提舉佑神觀奉朝請尋差知鎮江府歷龍圖閣待制知江陵府令赴行在奏事試兵部侍郎辭免進樞密都承旨未受命卒棄疾嘗跋紹興間詔書曰使此詔出於紹興之前可以無事讎之大恥使此詔行於隆興之後可以卒不世之大功今此詔與讎敵俱存也悲夫人服其警切謂人生在勤當以力田為先故以稼名軒朱喜效偽學禁方嚴門生故舊至無送葬者棄疾為文往哭之雅善長短句悲壯激烈有稼軒集行世謝枋得過其墓旁

僧舍有疾聲大呼于堂上若鳴其不平自昏暮至三鼓不絕聲枋得秉燭作文旦旦祭之文成而聲始息為請于朝加贈少師諡忠敏

方信孺字孚若興化軍人以父崧卿蔭補官韓侂胄自蕭山丞召赴都命以使金信孺曰開釁自我金人設問首謀當何以答侂胄矍然假朝奉郎樞密院檢詳文字充樞密院參謀官持督帥張巖書通問于金國元帥府至濠州金帥斂石烈子仁止于獄中露刃環守之絕其薪水要以五事信孺曰反俘歸幣可也縛送首謀於古無之稱藩割地則非臣子所忍言子仁怒曰若不望生

宋史新編卷一百九

十二

陸四十八

還耶信孺曰吾將命出國門時已置生死度外矣至汴見金左丞相都元帥完顏宗浩陳兵見之云五事不從兵南下矣信孺辯對不少詘宗浩授以報書曰和與戰俟再至決之信孺還朝廷議還俘獲罪首謀增歲幣五萬遣信孺再往金人猶執初議信孺曰本朝謂增幣已為卑屈况名分地界哉且以曲直較之本朝與兵在去

年四月若貽書誘吳曦則去年三月也其曲固有在矣如以強弱言之若得滁濠我亦得泗漣水若夸胥浦橋之勝我亦有鳳凰山之捷如謂我不能下宿壽若圍廬和楚果能下乎五事已從其三而猶不我聽不過再交

兵耳金人見信孺忠憤乃曰割地之議姑寢但稱藩不從當以叔為伯歲幣外別犒師可也信孺固執不許宗浩計窮遂密與定約復命再差充通謝國信所參謀官奉國書誓草及許通謝百萬緡抵汴宗浩變前說怒信孺不曲折建白遠以誓書來有誅戮禁錮語信孺不為動會蜀兵取散關金人益疑信孺還言敵所欲者五事割兩淮一增歲幣二犒軍三索歸正等人四其五不敢言侂胄再三問至厲聲詰之信孺徐曰欲得太師頭耳侂胄大怒奪三秩臨江軍居住時開禧三年九月也已而王栻定和議遠白信孺功每見金人必問信孺安

宋史新編卷九

十三

守仁三百五

在公論所推雖敵人不能掩也乃詔信孺自便尋知韶州累遷淮東轉運判官兼提刑知真州因事降秩再奉祠稍復官信孺性豪爽揮金如糞土所至賓客滿其後車使北時年財三十既齟齬歸管居室嚴實自放於詩酒後費用竭賓客益落信孺尋亦死矣

論曰湯壽秉直牛大年持廉徐應龍莊夏陳時政黃疇若優治行曹叔遠多獻替沈作賓舉職不避怨宋德之不以私嫌廢公議陳成拒逆職之召劉燭請除學禁裝章朱熹所著書皆端士也黃黼敷歷有聲一斤不復葉疾自金歸宋志不復伸方信孺抗詞金庭願反

罪何以為竭節懷忠者勸哉

李孟傳 倪思 袁燮 王介

柴中行 許奕

李孟傳字文授以父光遺表恩歷官太府丞又兼考功郎因對言國家長育人才猶天地之於植物滋液滲漉待其既成而後足以供大厦之用今士大夫皆有苟進之心治功未優功能尚薄而意已馳騫於臺閣不稍扶持正飭之其敵將甚韓侂胄與孟傳故嘗致意孟傳謝曰行年六十去意已決侂胄慙而退請外知江州侂胄不悅勾歸復知處州遷廣西提點刑獄歷福建提舉常

宋史新編卷九

正

守仁三百五

平詔入對首論用人宜先氣節後才能益招徠忠讜以扶正論政府故人折簡問勞動甚孟傳逆知其意謝曰孤蹤久不造朝獲一望清光而去幸矣對畢即出關大饑發廩勸分民無流萃侂胄誅就遷提點刑獄移江東又辭丞相史彌遠其親故也人謂進用其時矣卒歸使節角巾還第再奉祠以倉部郎召又辭遷浙東提點刑獄未數月請疏再上加直祕閣移江東不赴主管明道宮進直寶謨閣致仕卒年八十四常誠子孫曰安身莫若無競脩己莫若自保守道則福至求祿則辱來有磐溪集宏詞類集左氏說苑雜記善記異等書

倪思字正甫歸安人登進士第中博學宏詞科累遷著作郎兼翰林權直光宗卽位歷中書舍人兼直學士院同脩國史尋兼侍講除禮部侍郎上久不過重華宮思疏十上會上召嘉王思言壽皇欲見陛下亦猶陛下之於嘉王也上爲動容李皇后寢預政思進講姜氏會齊僕于樂因奏人主治國必自齊家始漢呂氏唐武韋幾至亂亡不但魯莊也兼權吏部侍郎出知紹興府寧宗卽位歷數郡皆以言者論去久之召還試禮部侍郎兼直學士院倪胄先以書致殷勤曰國事如此一世入望豈宜專以潔已爲賢哉思報曰但恐方拙不能徇時好

宋史新編卷五十九

五

陳良弼

對言大權方歸所當防微一有干預端倪必且仍蹈覆轍蓋謂史彌遠也徙禮部尚書史彌遠擬除兩從官參政錢象祖不與聞思奏論之彌遠上章自辨思求去上留之思乞對復申前說彌遠懷志思請去益力以寶謨閣直學士知鎮江府移福州彌遠拜右相陳晦草制用昆命元龜語思歎曰董賢爲大司馬用文有允執厥中一言蕭咸以爲堯禪舜之文今制詞所引此舜禹揖遜也天下有如蕭咸者讀之得不大駭乎乃上省牘請貼改麻制詔下分析彌遠遂除晦殿中待御史卽劾思藩臣僭論麻制鑄職而罷久之除寶文閣學士予祠卒諡文節

宋史新編卷五十九

六

陳良弼

耳時赴胄者未對先謁倪胄思曰私門不可登矧未見君乎逮入見言自呂祖儉謫徙而朝士不敢輸忠自呂祖泰編窳而布衣不敢極說又言士大夫寡廉鮮恥列拜勢要之門甚者匍匐門賓稱門生不足稱恩坐恩主至稱爲恩父者諛文豐賂在所不論也倪胄聞之大怒思旣退謂倪胄曰公明有餘而聰不足堂中剖決如流此明有餘爲蘇師且蒙蔽此聰不足也周筠與師且竝爲姦利師且已敗筠尚在人言平章騎虎不下之勢此李林甫楊國忠晚節也倪胄悚然曰聞所未聞司諫毛憲劾思予祠倪胄歿復召除權兵部尚書兼侍讀求

侍郎兼侍讀時史彌遠主和燮爭益力臺論劾罷以寶文閣待制奉祠起知温州進直學士奉祠卒燮初入太學陸九齡為學錄同里沈煥楊簡舒璘並在學以道義相切磨後見九齡弟九淵發明本心之指乃師事焉每言人心與天地一本精思以得之兢業以守之則與天地相似學者稱曰潔齋先生後謚正獻子甫有傳

王介字元石金華人從朱熹呂祖謙遊登進士第廷對陳時弊光宗嘉其直擢居第三人歷國子錄上久不朝重華宮介上疏極諫孝宗崩介又力請過宮執喪言辭激切人歎其忠寧宗立介上疏言陛下初即位策免宰宋史 卷一百一十九

相遷易臺諫悉出內批非治世事也遷太學博士韓侂胄疑介前封事詆已且其弟仰胄嘗以舊識求通介拒絕之侂胄怨益深添差通判紹興府尋知邵武軍會學禁起坐劾奉祠父之差知廣德軍侂胄隸人蘇師旦忿介不通諷目為偽黨以告侂胄有勸其自明者介曰吾髮已種種豈為鼠輩所使邪侂胄亦畏公議不敢發後為祕書郎遷度支郎官師旦已建節介與同列謁政府遇於庭客皆踧指而揖介不顧於是殿中侍御史徐紳劾介資茂立異奉祠除都大坑治侂胄誅朝廷更化介召還累遷國子祭酒會以旱詔百官指陳闕失時宰相

史彌遠以母喪起復介手疏歷論時政又言漢法天地降災策免丞相乞令彌遠終喪擇公正無私者置左右王呂蔡秦之覆轍可以為戒除祕書監陞太子右諭德遷宗正少卿兼權中書舍人繳駁不避權貴張允濟以閣職為州鈐介謂此小事而用權臣例破祖宗制不可不封還詞頭丞相語介曰此中宮意介曰宰相逢官禁意向給舍奉宰相風旨朝廷紀綱掃地矣除起居舍人介奏宰相以私請不行而托咸福於宮禁權且下移誰敢以忠告陛下者乞歸老不許許與以言事去國介奏自古未有大臣因給舍論事而去之者是大臣誤陛下宋史 卷一百一十九

也將恐成孤立之勢疏奏乞補外以右文殿脩撰知嘉興府升集英殿脩撰知襄陽府京西安撫使徙知慶元府兼沿海制置使以疾奉祠卒端平中贈中大夫寶章閣待制謚忠簡子楚有傳

柴中行字與之餘干人紹熙元年進士授撫州軍事推官權臣韓侂胄禁道學校文轉運司移檄令自言非偽學中行奮筆曰自幼讀程頤書以收科第如以為偽不願考校調江州學教授歷遷太學博士轉對首論主威奪而國勢輕次論士大夫寡廉隅之骨鯁末論權臣用事包苴成風遷太常主簿轉軍器監丞出知光州治行

為淮石最又條畫極邊次邊緩急事宜上之遷西京
運使兼提點刑獄政直祕閣知襄陽兼京西帥仍領漕
事江以戎司移屯襄州兵政又弛中行白于朝考覈軍
實招虛藉自是朝廷以節制之權歸帥司重効李琪
不法以懲貪守明扈再興有功以厲宿將遷江東轉運
司判官旋改湖南提點刑獄入為吏部郎官以立志齊
迪君心言好進好同好欺士大夫風俗三敝選曹法大
壞吏緣為姦中行遇事持正不為勢屈由是銓綜平允
權宗正少卿又兼國史編脩實錄檢討邊烽告急至失
地喪師准甸震洶中行亟奏內外二失朝廷十憂大要
宋史新編卷一百九十九
言今日之事人主盡委天下以任一相一相盡以天下
謀之二數腹心而舉朝之士相視以目噤不敢言甚至
邊庭申請久不即報晚有闕誤咎當誰執調祕書監崇
政殿說書極論往年以道學為偽欲加遠竄杜絕言語
使忠義士箝口結舌天下之氣豈堪再沮壞如此耶又
謂欲結人心莫若去貪吏欲去貪吏莫若清朝廷又論
內治外患辨君子小人進祕閣脩撰知贛州旬祠得請
以言罷理宗即位以右文殿修撰奉祠卒所著有易繫
集傳詩書集傳詩講義論語童蒙說
許亦不字成子簡州人以父任歷涪城尉寧宗親擢進士

第一累遷起居舍人韓侂胄開邊奕貽書曰今日之
勢如元氣僅屬不足當寒暑之寇又因轉對論今日之
急惟備邊而朝廷晏然百官充位如平時京西淮上之
師敗同罰異廟堂主議外廷莫得聞護聖之軍半發於
外而禁衛單薄侂胄聞之不樂遣使金詣中書受指奕
曰增歲幣歸俘虜不可行者當死守之遷起居郎兼權
給事中以國事未濟力辭不許既行成還奏帝優勞之
權禮部侍郎條獻六事俄兼侍講會諫官王居安傅伯
成以言事去職奕疏留後因災異申言之又論用兵以
來資賞汎濫僥倖捷出宜加裁制夏旱應詔又言內降
宋史新編卷一百九十九
非盛世事王璿進狀不實經營求倖免裴伸何人驟為
帶御器械言最剴切攝兼侍讀遷吏部侍郎兼脩玉牒
官兼權給事中論駁十六事皆忤貴近而封還劉德秀
贈典高文虎祠命士論尤戇之楊次山加少保郡王奕
疏言恩寵大甚恐非保全宜聽其辭又言史彌遠力辭
恩命宜從之以成其美不報奕遂臥家乞外以顯謨閣
待制知瀘州安撫使安丙遭讒忌宰相錢象祖出謗書
間奕奕喟而言士不愛一死而困於衆多之口亦可悲
也奕願以百口保之象祖艷然曰公悉安子文若此乎
適宇文紹節宣撫荆湖還曰僕願以百口信許公之言

於是異論頓息奕於丙深相知而職事所關必反覆極辯以求直移知遂寧府加至寶謨閣直學士又知潼川府兩郡民畫像祠之會金敗盟蜀道震擾奕請速選大臣宣撫信賞必罰以獎忠義收人心坐論降一官詔提舉玉隆宮未幾復官提舉崇福宮還家草遺表曰本非衰病初染微痾當湯熨可去之時臣以疾而為諱及鍼石已窮之後醫束手而莫圖靜言膏肓所致之由大抵脉絡不通之故寓諷諫焉進顯謨閣直學士致仕贈通議大夫奕性孝友通籀隸書所著有毛詩說論語尚書周禮講義奏議雜文行世子彪孫為四川制置司參謀

宋史新編卷一百四十九 正江餘 三百六十三

官劉整叛召草降文以潼川一道獻蒙古彪孫辭曰腕可斷筆不可書即與家人俱仰藥死

論曰韓侂胄史彌遠相繼相寧宗皆馮恃寵靈進雷同而退厓異甚矣其壞士習也李孟傳咸有雅故乃懼為已浼絕意攀援倪思面規疏陳竝摘發其姦狀袁燮王介柴中行許奕皆不附侂胄而燮爭和議介奕多繳駁中行欲清朝廷去貪吏復與彌遠忤直道三黜數子不有古人風哉

宋史新編卷一百四十九

宋史新編卷一百五十 列傳九十二

明南京戶部主事莆田柯維騏著

吳獵 項安世 李大性 劉甲

楊輔 安丙 楊巨源 趙方

賈涉

吳獵字德夫醴陵人登進士第初主潯州平南簿張栻經略廣西檄攝靜江府教授劉焯代栻栻以獵薦辟本司準備差遣盜李接起陷諸州獵請明賞罰焯乃錄鬱林功誅南流縣尉鬱林巡檢人人驚厲爭死聞不踰時盜悉就擒尉宰相王淮甥也獵坐降久之知無錫縣用

宋史新編卷一百五十 正江餘 三百六十三

薦召試守正字光宗以疾久不覲重華宮獵上疏辭甚切陳傅良言過宮事不行求去獵責之曰何不奮發疆諫為士夫倡潔身何益寧宗即位遷校書郎除監察御史偽學禁與獵言侍講朱熹遽以御札畀祠中外惶駭謂事不出中書是謂亂政又駁史浩諡請張浚配享阜陵議皆不合出為江西轉運判官尋劾罷久之黨禁弛起歷祕閣脩撰主管荆湖北路安撫司公事知江陵府時韓侂胄開邊江陵又告饑獵前後備禦振恤皆有法金人圍襄陽德安游騎迫竟陵命獵節制本路兵馬加寶謨閣待制京湖宣撫使金人再犯竟陵襄陽德安俱

急吳曦俄友于蜀警報至獵請魏了翁攝參議官訪以西事募死士入竟陵命其將王宗廉死守調大軍及忠義保捷分道夾擊金人遂去又督董達等援德安董世雄孟宗政等解襄陽圍西事方殷獵為討叛計請于朝以王大才彭輅任西事仍分兵抗險要漕粟以待王師及曦誅除刑部侍郎充四川宣諭使朝廷命旌別淑慝以敷文閣學士四川安撫制置使兼知成都府嘉定六年召還卒家無餘貲蜀人思其政畫像祠之獵初從張栻學朱熹會栻于潭獵又親炙湖湘之學一出于正獵實表率之有畏齋文集奏議六十卷謚文定

宋史新編卷五十一

正江伯

項安世字平父括蒼人後家江陵第進士召試除祕書正字光宗以疾不過重華宮安世疏諫不報安世遺宰相留正書求去尋遷校書郎寧宗即位應詔言管夷吾治齊諸葛亮治蜀立國之本不過曰量地以制賦量賦以制用而已今天下之費最重而當省者兵也其次莫如宮掖兵以待敵國常畏而不敢省宮掖以私一身常愛而不忍省不敢省者事在他人不忍省者事在陛下宮中既省則外廷官吏四方州縣奔走不暇民生日厚國力日壯復祖宗之業雪神人之憤惟吾所為矣時朱熹召至闕未幾予祠安世率館職上書留之不報俄為

言者劾去安世吳獵並坐學禁久廢開禧用兵獵起帥荆渚起復安世知鄂州俄淮漢師潰薛叔似以怯懦為侂冑所惡安世因貽侂冑書末曰偶送客至江頭飲竹光酒半醉書不成字侂冑大喜曰項平父乃爾閒暇遂除戶部員外郎湖廣總領會叔似罷金圍德安益急諸將無所屬安世不俟命徑遣兵解圍第諸將殺獲功以聞獵伐叔似為宣撫使尋以宣諭使入蜀朝命安世權宣撫使又升太府卿有宣撫幕官上度者獵客也獵與安世素相友及安世招軍名項家軍多不逞好虜掠獵斬其為首者安世憾之至是斬度於大別寺獵以聞安

宋史新編卷五十一

正江伯

世坐免後以直龍圖閣為湖南轉運判官未上用臺章奪職罷嘉定元年卒所著易玩辭他書多行于世李大性字伯和端州人其先積中為御史入元祐黨籍始家豫章大性少力學以父任入官因參選進藝祖廟謨百篇及公私利害百疏歷主管吏部架閣文字服闋進典故辨疑百篇皆本朝故實蓋網羅百氏野史訂以日歷寔錄核其正舛率有據依孝宗嘉之擢大理司直累遷工部郎紹熙中陳傅良言事去國彭龜年黃度揚方相繼皆去大性抗疏言不信仁賢則國空虛臣所為寒心也孝宗崩光宗疾未能執喪大性疏言今日之事

顛倒外逆况金使祭奠常引見于北宮素帷不知是時猶可以不出乎檀弓曰成人有兄死而不喪者聞子臯將為成宰遂為衰成人曰兄則死而子臯為之衰若陛下必待使來然後執喪則恐貽譏中外豈特如成人而已哉累遷戶部尚書開禧將用兵大性條陳利害忤韓侂胄意出知平江移知福州又移知江陵充荆湖制置使江陵當用兵後殘燬饑饉繼以疾疫大性首議振貸凡三十八萬緡有奇前官虛羨十有四萬五千緡蠲放不督流移復業者皆奏免征權江陵舊使銅錢重而楮輕民持貨入市終日不得一錢大性奏乞依襄郢例通

宋史新編卷五十一

四

江右良

用鐵錢於是泉貨流通民甚賴之遷至兵部尚書尋以端明殿學士知平江府引疾回祠卒于家年七十七贈開府儀同三司謚文惠李氏自積中三世官于朝父子兄弟相師友而大性與弟大異大東竝躋從列為名臣云

義相之因臥疾曠又遣其弟收邀甲相見甲叱而去之乃拔顏真卿河北故事欲自拔歸朝先募二兵持帛書貽參知政事李壁告變曠僭王位甲遂去官朝廷久乃微聞曠反狀韓侂胄猶不之信甲奏至舉朝震駭壁袖帛書進寧宗覽之稱忠臣者再召赴行在甲舟行至重慶聞安丙等誅曠復還漢中上奏待罪詔趣還任楊巨源既死軍情叵測除甲宣撫使未幾金自鶻嶺關劄金崖進屯八里山甲分兵進守諸關截潼川戍兵駐饒風以待之金人知有備引去侂胄誅拜甲寶謨閣學士賜衣帶鞍馬自楊輔召歸西邊諸事朝論多於甲取決人

宋史新編卷五十一

五

江右良

無知者明年罷宣撫司合利東西為一帥治興元移甲知潼川府後進寶謨閣學士知興元府利路安撫使節制本路屯駐軍馬卒于官年七十三甲幼孤多難母病刲股以進生平常謂吾無他長惟足履實地晝所為夜必書之名曰自監有奏議十卷理宗詔謚清惠

楊輔字嗣勳遂寧人進士甲科召試館職除秘書省正字遷校書郎出知眉州累遷戶部郎中總領四川財賦升太府少卿利西安撫使吳挺病輔密白二府早擇人望以革世帥之弊又貽書四川制置立密言統制官李顛乃吳氏腹心緩急不可令權軍並從之歷敷文閣直

學士知成都府兼本路安撫使韓侂胄決意用兵以吳
曦為四川宣撫副使假以節制財利之權輔知曦有異
志貽書大臣言自昔兵帥與計臣不相統攝故總領有
報發覺察之權今所在皆受節制內憂不輕寧宗意輔
能誅曦密詔授寶謨閣學士四川制置使許便宜從事
輔自以不習兵事且內郡無兵可用遷延兩月但為去
計曦移輔知遂寧府輔遂以印授通判而去安丙謀誅
曦以輔有人望謂密詔自輔所來聞者皆信曦既誅丙
趣輔還成都除四川宣撫使奏言臣以衰病軟懦而居
建元功者之上徒恐牽制敗事安丙才力强濟賞罰明
果乞以事任付丙又論蜀中三帥惟武興事權特重故
致今日之變乞竝置兩帥分其營屯隸屬安丙奏乞兩
宣撫分司朝廷察丙與輔異召輔赴闕議者謂蜀亂初
平輔未宜去乃復以為制置使兼知成都府再被召踰
年不進上召益堅著作佐郎楊簡言輔嘗棄成都不當
召乃除兵部尚書兼侍讀以龍圖閣學士知建康府兼
江淮制置使卒于官諡莊惠

安丙字子文廣安人第進士調大足縣主簿秩滿詣闕
陳蜀利病言皆剴切歷知大安軍開禧二年邊事方興
程松為四川宣撫使吳曦副之丙陳十可憂於松繼文

宋史新編卷五十五

六

未蒙

為松言曦必誤國松不省蓋丙嘗為其父客素知曦
而曦奏丙為隨軍轉運曦隨叛受金詔稱蜀王改興州
為興德府以丙為中大夫丞相長史權行都省事丙度
徒死無益陽與而陰圖之遂與楊巨源李好義等誅曦
語見巨源好義傳曦僭位凡四十一日丙陳曦所以反
及矯制平賊便宜賞功狀自効待罪朝廷初聞變莫知
所為亟召問知鎮江府宇文紹節對曰安丙非附逆者
必能討賊乃密降帛書令圖曦帛書未至露布已聞上
不動色交慶加丙端明殿學士中大夫知興州安撫使
兼四川宣撫副使詔獎諭恩數視執政巨源懇功于朝
語見巨源傳於是丙拜疏勾間金人揭示境上得丙首
者與銀絹二萬匹兩即授丙四川宣撫時方議和丙獨
戒飭將士伺疑虛喝以攻為守威聲甚著詔以蜀平遣
吳玠撫諭四川時沿邊關隘悉為金毀丙遺時相書論
邊事又請于朝以沔州都統司所統十軍權太重故自
吳璘至挺曦皆有尾大不掉之憂乃請分置副都統制
各不相隸以前右中左後五軍隸都統司踏白摧鋒選
鋒策鋒遊奕五軍隸副司詔皆從之金人和意未決上
手書賜丙當激勵將士戮力赴功侂胄既誅進丙資政
殿學士和議成還大散隔牙關丙分遣僚吏經量洋酒

宋史新編卷五十五

七

未蒙

興元大安民田別定租稅嘉定二年丞相史彌遠起
丙移書曰昔仁宗起復富鄭公文潞公孝宗起復蔣丞
相皆力辭名教所係人言可畏論者韙之升大學士四
川制置大使兼知興元府諜知金人遷汴關輔豪傑款
塞願降者衆丙以爲此正冉閔告晉之時乃與宰臣書
謂當興問罪之師朝論憂丙輕舉乃詔益脩守備七年
春丙使所愛吏安蕃何九齡合官軍夜襲秦州收歸河
州都統王大才執九齡等七人斬之而訟丙于朝三月
詔丙同知樞密院事兼太子賓客手書召之未至進觀
文殿學士知潭州湖廣安撫使政尚嚴酷數被論乃授
宋史新編卷五十一

崇信軍節度使開府儀同三司萬壽觀使賜旌節金印
衣帶鞍馬三辭還蜀董居誼帥蜀夫失士心金人乘之
破赤丹黃牛堡入武休關直搗梁澤至大安宋師所至
輒潰散入巴山十二年以聶子述爲四川制置使代丙
時丙子孫仲知果州子述檄兼參議官四月紅巾賊張
福莫簡叛入利州子述遁去總領財賦楊九鼎爲賊所
殺子述退保劔門檄矣仲兼節制軍馬任討賊之責矣
仲召戎帥張威等軍來會賊自關趨遂寧所過無不殘
滅丙欲自持十萬緡偕子述往益昌募士子述曰大臣
非得上旨未可輕出丙遂如果州時四川大震甚於曠

之變趙方首奏動望如丙今猶可用魏了翁移書宰執
謂安丙不起則賊未即平雖賊亦曰須安相公作宣撫
事乃定耳李壁李璣時鎮潼遂亦皆以國事勉丙五月
詔起丙四川宣撫使予便宜尋降制授保寧軍節度使
兼知興元府利東安撫使丙奏自古及今謗以疑間而
成禍以忌嫉而得况臣已傷弓於既往豈容不懲沸於
方來詔曰昔唐太宗以西寇未平詔起李靖慷慨請行
不以老疾爲解代宗有朔方之難圖任郭子儀聞命引
道亦不以讒甚自疑勉圖雋功以濟國事尋命丁煇改
知興元府丙至遂寧賊猶負固于普州之茗山丙下令
宋史新編卷五十一

諸軍合圍絕其樵汲之路未幾張威李貴俘獲張福等
十七人丙命縶其黨王才以祭九鼎併誅福等七月盡
俘餘黨千餘人皆斬之遂班師移治利州賜保寧軍節
度使印癸仲亦加三秩明年進丙少保丙以關表營田
多遺利命官括之有文垓者方持母喪以便宜起復幹
辦魚關糧料院而馮安世者又卽利州置根括局於是
了翁遺丙書謂不可用冒喪之人丙復書曰僕皆清流
何由辦事其後安世不法滋甚丙械送大安窮治之丙
計聞以少傅致仕贈少師賻銀絹千計賜沔州廟額爲
英惠理宗親札賜謚忠定所著有鼎然集

一頁 210 冊 續修四庫全書 8 卷 111

楊巨源字子洲益昌人儻有大志善騎射博涉群書
舉爲鳳州堡子原倉官馳騁射獵傾財養士沿邊忠義
咸服其才分差魚關糧料院移監興州合江贍軍倉開
禧三年正月吳曦叛巨源陰有討賊志結義士三百人
給其資糧曦所忌者遊奕軍統領張林隊將朱邦寧巨
源深與締結并集忠義人朱福陳安傅檜之徒安丙聞
其謀延致之巨源曰先生而爲逆賊丞相長史耶丙號
哭曰必得豪傑乃滅此賊巨源曰先生之意決乎丙指
天誓曰若誅此賊雖死爲忠義鬼夫復何恨巨源大喜
時李好義兄弟亦結李貴李坤辰凡數十人坤辰邀巨

宋史新編卷五十一

十

四百三十五

源與好義會巨源又大喜曰吾與安長史議以三月六
日邀曦謁廟合勇士刺之好義曰彼出則齷巷從衛且
千人事必難濟聞熟食日祭東園此其時也巨源然之
以告丙明日好義在僞宮見丙其謀乃決巨源好義憂
事浸泄遂以二月乙亥未明好義率其徒入僞宮巨源
持詔乘馬自稱奉使入內戶曦啓戶欲逸李貴執殺之
衛者始拒聞有詔皆卻巨源好義迎丙宣詔以曦首
徇三軍推丙權四川宣撫使巨源權叅贊軍事詔文乃
巨源所作也丙奏功于朝以巨源第一詔補承事郎巨
源謂丙盍乘勢取四州好義亦以爲言丙慮軍無見糧

巨源自請爲隨軍措置糧運於是分遣好義復西和州
張林李簡復成州劉昌國復階州孫忠銳復散關俄詔
巨源轉朝奉郎與通判差遣兼四川宣撫使司叅議官
丙素惡忠銳聞失守散關檄其還欲廢之先命巨源偕
邦寧以沔兵二千策應巨源至鳳州因忠銳出迎伏壯
士斬之并其子揆丙遂以忠銳附僞賀表聞于朝且待
罪先是獎諭誅叛詔書至沔州巨源謂人曰詔命一字
不及巨源疑有蔽其功者俄報曦黨王喜授節度使巨
源彌不平以啓謝丙白飛矢以下聊城深慕曾仲連之
高誼解印而去彭澤庶幾陶靖節之清風又遣愬功干

宋史新編卷五十一

七

四百三十五

朝而從興元都統制彭輅乞書遺韓侂胄輅陽許而陰
以白丙正將陳安復告巨源結死士入關欲焚沔州州
治俟丙出則殺之丙積前事因欲去巨源未有以發也
會巨源在鳳州以檄書遺金鳳翔都統使其辭若用問
者且自稱宣撫副使而以叅議官印印之金以檄至丙
丙乃移書召巨源時輅已至沔六月壬申巨源還幕府
丙密命輅收巨源巨源至庭大呼曰我何罪丙隔屏遣
人謂之曰若爲詐稱宣撫副使命械送閬州獄巨源曰
我一時用間異時必有爲我明其事明日左右殺之舟
中以自瘞聞丙以人情洶洶封章求免楊輔亦謂丙殺

巨源必召變請以劉甲代之初曦之誅也巨源遺光祖書述丙酬答之語鏡梓競傳之而已弗樂浸潤不已積成此禍成忠郎李珙投匭獻所作巨源傳為訟冤賜廟褒忠官其二子加贈寶謨閣直學士太中大夫理宗特賜謚忠愍子履正終大理卿四川制置副使

趙方字彥直衡山人父棠慷慨有大志嘗見張浚於督府浚欲以右選官之末為屈累以策言兵事浚奇之命子棻與棠交方遂從棻學第淳熙進士歷知青陽縣告守史彌遠曰催科不擾是催科中撫字刑罰無差是刑罰中教化人以為各言寧宗時遷至權工部侍郎寶謨閣待制京湖制置使兼知襄陽府諜知金人謀犯境乃下防夏之命金相高琪及樞密烏古論慶壽犯陳光化

隨棗陽信陽均州方夜半呼其子范葵曰朝廷和戰之說未定觀此益亂人意吾策決矣遂抗疏主戰親往襄陽金圍棗陽急遣孟宗政扈再興等往援仍增戍光化信陽均州以聯聲勢棗陽圍解再疏力陳不可和者七戰議遂定金將完顏賽不入境兵號十萬方部分諸將犯棗陽者宗政敗之于尚家川犯隨州者劉世興敗之于磨子平相持踰年方調世興移師與許國再興援棗陽張興李雄韜援隨州隨州圍解再興等轉戰入棗陽

宋史補遺卷五十一

上二

四十三

時宗政守城伏兵城東金人遇伏敗走未幾再興又敗之自是無日不戰諸將表裏合謀又連破之金人遂誅賽不方以功遷龍圖閣待制封長沙縣男賜食邑金人復大舉命訛可圍棗陽頓兵八十餘日方乘其氣竭命國再興剋期合戰連敗之宗政自城中出夾擊遂大潰訛可單騎遁獲資糧器甲不可勝計進方煥章閣直學士其後累敗金人進至顯謨閣直學士太中大夫權刑部尚書俄得疾進徽猷閣學士京湖制置大使力疾犒師第其功上之病革曰未死一日當立一日紀綱引再興臥內勉以協心報國貽書宰相論疆場大計尋卒是夕有大星隕于襄陽以端明學士正議大夫致仕累贈太師謚忠肅方起儒生帥邊十年以戰為守合官民兵為一體通制總司為一家淮蜀沿邊屢遭金人之禍而京西獨全其沒也人皆惜之方嘗問相業於劉清之對以留意人才故知名士如陳晔游九功輩皆拔為大吏諸名將多在麾下若扈再興孟宗政皆起自土豪推誠擢任能致其死力云范葵有傳

宋史補遺卷五十一

上三

四十三

賈涉字濟川天台人幼好讀古書慷慨有大志以父任歷大理司直知盱眙軍准人季先沈鐸說楚州守應純之以招山東人純之遣說楊友劉全李全等以其眾至

又招石珪葛平楊德廣通號忠義軍珪等反斃鐸于泚
水純之罷通判梁丙行守事欲省其糧使自潰珪德廣
等以漣水諸軍度淮屯南渡門焚掠幾盡謂朝廷欲和
殘金置我軍何地丙遣李全李先拒之不止事甚危涉
時在寶應上書曰降附踵至而金乃請和此正用高登
間侯景遺策恐山東之禍必移於兩淮况舉數年歲幣
悉還金人是以肉啗餒殍及噬至若忠義之人不
立定額則安能以有限之財應無窮之須饑則噬人飽
則用命其勢然也授淮東提點刑獄兼楚州節制本路
京東忠義人兵涉至遣使翼諭珪等逆順禍福自以輕
車抵山陽德廣等皆伏地請死誓以自新由是屢破
金人金人不敢窺淮東者六七年平等尚懷異志涉密
使先以計殺之而先之勢亦孤涉慮忠義諸軍思亂因
滁濠之役分石珪陳孝忠夏全為兩屯李全軍為五砦
又用陝西義勇法涅其手合諸軍汰者三萬有奇涅者
不滿六萬人朝廷歲省費十三四涉又遣李全取海州
復取密維王琳以寧海州歸遂收登萊二州青州守張
林以濱棣淄州降又取濟沂等州自是恩博等十餘州
相繼請降擢制置副使兼京東河北節制權吏部侍郎
涉行軍法以肅諸將淮西之勢夫振初翟朝宗得臣

宋史新編卷五十一

古

四

獻諸朝至是趙珙還又得玉印文與璽同而加大朝廷
喜璧之歸行慶賞涉遺書史彌遠謂今日人事尚未有
可答天意者昔之患不過亡金今之患又有山東忠義
與北邊宜亟圖之彌遠不懌未幾涉卒贈龍圖閣學士
光祿大夫涉父偉嘗守開江貽丞相趙雄書極論蜀帥
吳玠之橫它日陛對又乞裁抑郭棣郭杲兵權孝宗嘉
納後反為所擠以沒涉弱冠直父冤不避寒暑泣愬十
年至伏書闕下于似道在茲臣傳
論曰嘉泰開禧以來邊徼多虞故廟堂以謀帥為急吳
獵李大性劉甲楊輔以惠政聞安丙楊巨源趙方賈涉
以武事顯况獵與項安世素以學術節槩稱哉雖然安
世殺無辜以逞私憾丙忌巨源討逆功而誣之罪以死
均為不仁人也涉庶孽誤國覆其家視方之有子何如
耶

宋史新編卷五十一

五

三

陳敏 張詔 李好義 畢再遇

扈再興 孟宗政 張威

陳敏字元功石城人精騎射歷閣門祇候時閩地多寇
始置左翼軍以敏為統制漳州駐劄累功封武功縣男
領興州刺史召赴闕高宗見其狀貌魁岸除破敵軍統
制母憂起復以所部駐太平州金主亮來攻成閩為寇

湖路招討使以敏軍隸之升馬司統制獻計不聽遂移疾歸姑孰孝宗卽位張浚宣撫江淮奏為神勁軍統制浚視師改都督府武鋒軍都統制朝廷遣李顯忠北伐浚欲以敏偕行敏以盛夏興師非時浚不聽令敏屯盱眙顯忠至符離果失律敏遂入泗州守之金人議和詔敏退守滁陽敏請於朝謂滁非受敵之所改戍高郵兼知軍事與金人戰連敗之遷宣州觀察使召除主管侍衛步軍司公事居歲餘敏抗章曰久任周廬無以効鷹犬今兩淮無備臣乞以故部之兵再戍高郵仍請更築其城乃除光州觀察使分武鋒為四軍升敏為都統制

宋史新編卷五十五 十六 四百七

兼知高郵軍事仍賜築城屯田之費召為左饒衛上將軍言事者議欲戍守清河口敏言宜先脩楚州城池蓋南北襟喉彼此必爭之地及是再出守高郵乃詔與楚州守臣左祐同城楚州祐卒遂移守楚州北使過者觀其雉堞堅新號銀鑄城以歸正人二百家逃歸降秩為福建路總管改江西最後除武鋒軍都統制兼知楚州復官至光州觀察使卒贈慶遠軍承宣使

張詔字君卿成州人少隸張俊帳下積功守和州嘗被旨介聘金人持所繪祐獻二陵像至館中皆北地服詔向之再拜館者問之答曰詔雖不識其人但龍鳳之姿

天日之表疑非北朝祖宗也敢不拜孝宗聞而喜之由是驟用紹熙五年以為成州團練使興州都統制兼知興州代吳玠慶元二年趙彥逾帥蜀復請分東西為二帥詔遂兼西路安撫司公事先是趙汝愚每奏吳玠世掌蜀兵非國家之利請以張詔代領武興軍未及行也汝愚知樞密院力辭不拜曰若武興朝除帥則臣夕拜命光宗從之詔在興州甚得士心卒郭杲代之

李好義下邳人祖師中忠軍團練使父定一興州中軍統制好義善騎射喜讀三朝書及左氏春秋初以準備將討文州蕃部有功遷吳玠帥蜀為興州正將開禧三年正月聞曦叛亟歸與其兄對哭謀誅之會曦遣李貴追殺宣撫程松貴語其徒曰朝廷重臣豈可殺耶好義知貴赤心告之謀貴遂約李彪張淵陳立劉虎張海等好義又密結親衛軍黃術趙亮吳政等及女弟夫楊君玉好義初謀立長史安丙以主事既而李坤辰言丙亦與楊巨源有謀好義因約巨源以報丙丙大喜遂與好義約二月晦舉事時彪術貴等七十餘人入路良弼王芾亦預焉好義夜饗士麾受甲既行小將張緯引士卒來助各以黃帛為號好義誓眾曰入宮妄殺入掠財物者死漏盡好義率眾奔門以入大呼曰奉詔誅賊

宋史新編卷五十五 十一 四百七

抗者夷其族護衛皆棄挺走遂入世美堂近曦寢室曦聞外闕倉皇起露頂徒跣開寢戶欲遁見貴復止以手捍內戶貴前爭戶戶紐折曦走貴追及手執其髻舉刀中曦頰曦素勇有力撲貴仆地不能起好義急呼王換斧其腰者二曦負痛手縱貴起遂斫其首引眾擁曦首出宮亟馳告丙宣詔軍民拜舞歡聲動天地撫定城中市不改肆好義請乘時取關外四州丙從之遂以西和委好義兵次獨頭嶺進士三榮仲兄弟率民兵合擊金人死者蔽路十戰至山皆高堡七日至西和以少擊衆前無留敵金節使完顏欽奔遁好義欲乘勝徑取秦隴

宋史新編卷五十五

四十五

以牽制淮寇而宣撫司令謹守故疆士氣皆沮好義以中軍統制知西和州卒丙上其功特贈檢校少保後吳獵爲請謚曰忠壯好義誅曦時幼子植留家迄事人爭冒功賞君玉欲注植名好義指心曰惟此物不可欺曦旣誅好義集丙家王喜後至心懷邪謀欲刃好義丙力救解然日以殺好義爲心及好義守西和喜遣死黨劉昌國聽節制好義與酬酢歡飲達旦好義心腹暴痛洞瀉而昌國遁矣旣殮口鼻爪指皆青黑居民莫不冤之號慟如私親摧鋒一軍幾至於變旣而昌國白日見好義持刃刺之驚怖仆地發疽殞喜曦大將也誅曦日不

肯拜詔遣其徒入偽宮虜掠殆盡又取曦姬妾數人其後欲戕好義爲曦復讎丙不能止便宜處以節度使知興州而恨猶未已嘗出兵船柵嶺鋒未交棄軍遁朝廷慮喜爲變授節度使移荆鄂都統制而死

畢再遇字德卿兗州人父進從岳飛護衛八陵轉戰江淮間積階至武義大夫再遇以恩補官開禧北伐以殿帥郭倪招撫山東京東遣再遇與統制陳孝慶取泗州再遇請選新刺敢死軍爲前鋒倪以八十七人付之出其不意進薄泗州泗有東西兩城再遇令陳戈旗舟楫於石匣下如欲攻西城者乃自以麾下兵從陡山徑趨

宋史新編卷五十五

一九

四十五

東城南角先登殺敵數百守城者開門遁西城猶堅守再遇立大將旗呼曰大宋且將軍在此爾等中原遺民也可速降於是遂降尋除環衛官倪調李汝翼郭倬取宿州遣孝慶等繼之命再遇爲先鋒取徐州至虹遇郭李兵裹創旋問之則曰宿州大水我師不利統制田俊邁已爲敵擒矣再遇督兵疾趨次靈壁遇孝慶駐兵鳳凰山倪以書抵孝慶令班師再遇曰郭李軍潰賊必追躡吾當自禦之金果分兩道來再遇令敢死二千人守靈壁北門自領兵衝敵陣金人見其騎呼曰畢將軍來也遂遁再遇手揮雙刀絕水追擊殺敵甚衆甲裳盡

赤逐北三十里刺殺其驍將以功第一超擢之除左驍衛將軍累遷左驍衛上將軍和好成累疏乞歸不允除保康軍承宣使尋令帶職奏事提舉佑神觀後更他祠以武信軍節度使致仕卒年七十累贈太師諡忠毅再遇姿貌雄傑早以拳力聞屬時寢兵無所自見一旦邊事起諸將望風奔竄再遇遂為名將云

扈再興字叔起淮人有膂力善機變每戰被髮袒跣揮雙刀奮呼入陣人馬辟易嘉定十年金人犯襄陽襄陽制置使趙方檄再興孟宗政等禦之殲分陣設伏掩擊大敗金人授神勁統制金人又犯襄陽再興率師赴援

宋史新編卷之三十一

二

襄陽再興

敵聞風夜潰既而益兵數萬復圍城相持九十日再興夜以鐵蒺藜密布地黎明佯遁金人馳中羨藜者輒踣遂却走追至十五里岡已而金兵攻城東隅薄南門北角再興與宗政劉世興各當一面大戰數十合大敗金兵自是與宗政世興無日不戰事在宗政傳唐州之役再興獲其副統軍廣威將軍衲撻達金兵賊乃斂懼體立人頭堠尋以病卒子世達亦名將官至都統制孟宗政字德夫隨州人金人犯襄陽宗政率義士據險遊擊奪其輜重得補承節郎轉秉義郎京西鈐轄駐劄襄陽嘉定中金人犯襄陽趙方檄宗政節制

報捷忠義三軍宗政與扈再興陳祥分軍設伏蹀血以戰敵敗走尋報襄陽圍急宗政午發峴首遲明至馳突如神敵大駭宵遁差權襄陽軍金帥完顏賽不擁步騎圍城宗政與再興合兵角敵歷三月大小七十餘戰敵戰輒敗忿甚盛兵薄城宗政隨方力拒許國援師至鼓聲相聞宗政率諸將出戰敵奔潰轉武德郎明年金帥完顏訛可復擁兵傅城宗政力戰焚其攻具敵連不得志俄乘順風渡濠飛脂革燒戰棚宗政激將士血戰射殪其都統天反風敵愈忿砲愈急會王天保領銳卒一千冒重圍闖入城內外合勢士氣大振賈勇入金營

宋史新編卷之三十一

二

襄陽再興

自晡至三更敵橫屍徧地訛可棄帳走捷至朝廷方錄前功升武功大夫兼閣門宣贊舍人既而代許國為荆鄂都統制仍知襄陽中原遺民來歸者萬數發廩給田贍之荆屋與居籍其勇壯號忠順軍俾出沒唐鄧間威振境外金人呼為孟爺爺病疽卒轉武功大夫防禦使宗政好賢樂善有功者恕必賞有罪者親必罰未嘗學兵法而暗與之合死之日邊城為罷市子珙有傳張威字德遠成州人策選鋒軍騎兵也開禧用兵威與金人戰輒捷以功補將領吳曦既誅遣將收復諸州西和之役威率眾先登敗金人戰于板橋遂取之升統制

由是威名大振天水縣當金人西入路乃升爲軍命威
爲守屢立奇功擢充利州副都統制歷沔州都統制嘉
定十二年金人分道入蜀連陷州軍先是利州路安撫
使下焞聞金人深入亟遣書招威救蜀又檄忠義總管
李好古北上捍禦好古與統領張彪遇以彪棄迷竹關
故斬之彪威弟也威聞彪死按兵不進焞聞之謂僚佐
曰金人所憚惟威今可無好古不可無威遂因好古入
見數其擅殺彪罪斬之遣書速威且使進士田途往說
之威感激夜半調發鼓行而前連破金兵大將包長壽
聞之宵遁與元叛兵張福莫簡作亂號紅巾隊安丙檄

宋史新編卷一百五十一

三

四

威禽福等十七人戮之簡自殺賊遂平西夏來約夾攻
金人丙遣王仕信會于鞏又命威與利帥程信興帥陳
立等分道竝進議初起威謂金人尚彊夏人反覆未可
輕動丙不聽卒遣威威勉而行令所部毋得輕發諸
將至城下無功而還丙怒奏罷其兵柄是歲卒于利州
終揚州觀察使威每戰輒克臨陣戰酣則精采愈奮兩
眼皆赤時號張紅眼又號張鵲眼威立淨天鵲旗以自
表每戰不操它兵有木楛號紫大蟲圍而不刃長不六
尺揮之掠陣敵皆靡荆鄂多平川廣野威曰是彼騎兵
之利也鐵騎一衝吾步技窮矣蜀中戰法不可用乃意

創法名撒星陳分合不常聞鼓則聚聞金則散騎兵至
則聲金一軍分爲數十簇金人隨而分兵則又鼓而聚
之倏忽之間分合數變金人失措然後縱擊之以此輒
勝威御軍紀律嚴整兵行每與百姓避路買食物則買
倍於市迄無敢喧晚以嗜欲多疾故不壽云

論曰自孝宗與金再結盟頗無外憂然亦毋敢弛備迨
寧宗開邊吳曦稱亂材武之士益賴其用若陳敏城楚
州却金兵張詔領興州得士心李好義協力討逆乘勝
取關外地畢再遇扈再興孟宗政張威往往出奇陷堅
爲虜所憚皆一時名將也惜僭賞逆黨俾好義負冤不
伸豈駕御之道乎

宋史新編卷一百五十一

三

四

宋史新編卷一百五十一

宋史新編卷一百五十一

列傳九十三

明南京兵部主事龍圖閣直學士

史彌遠 鄭清之 史嵩之

史彌遠字同叔浩之子也淳熙中以舊學宣義郎餘試
第一調建康府糧料院改沿海制置司幹辦公事第進
士為大理司直慶元二年改諸王官大小學教授輪對
乞旌廉潔之士推舉薦之賞潛滯油固隄防實倉廩均
賦役課農桑禁末作為水旱之備葺城郭修器械選將
帥練士卒儲穀粟明烽燧為邊鄙之防丞相京鏗辟左
右曰君他日功名事業過鏗遠甚願以子孫為託歷宗

宋史新編卷一百五十一

一

正丞外知池州遷提舉浙西常平開禧元年累遷至
起居郎二年兼資善堂直講韓侂胄建開邊之議以登
寵固位已而邊兵大勦詔在位者言事彌遠上疏曰今
之議者以為先發者制人後發者制於人此為將之事
施於一勝一負之間則可以爭雄而捷出若事關國體
宗廟社稷所係甚重詎可舉數千萬人之命輕於一擲
乎京師根本之地今出戍既多留衛者寡萬一盜賊竊
發誰其禦之若夫沿江屯駐之兵各當一面皆所以拱
護行都尤當整備繼今勿輕調發則內外表裏俱有足
恃而無可伺之隙矣所遣撫諭之臣止令按歷邊陲招

宋史新編卷一百五十一

二

郭四升

集逋寇戒飭將士固守封圻毋惑浮言以撓君之規毋
貪小利以滋敵之釁使民力愈寬國勢愈壯進之歲月
以俟大舉實宗社無疆之福奏方具客曰侂胄必以奏
議占人情太夫人年高能無貽親憂乎彌遠曰時事如
此言入而益於國利於人吾得罪甘心焉封鄞縣男兼
權刑部侍郎三年改禮部兼同脩國史實錄院同脩撰
仍兼刑部兵端既開敗衄相屬累使求和金人不聽都
城震搖宮闈疑懼常若禍在朝暮然皆畏侂胄莫敢言
彌遠力陳危迫之勢皇子詢聞之亟具奏乃罷侂胄奔
陳自強右丞相既而侂胄就誅召彌遠對延和殿帝欲
命為簽書樞密院事力辭乃遷禮部尚書兼國史實錄
院脩撰詢立為太子兼詹事遣使請金求和金人以大
散隔牙二關濠州來歸彌遠疏便宜謂當聘使既通之
後常如干戈未定之日推擇帥守以壯藩屏之勢獎拔
雄勇以備緩急之求拜同知樞密院事兼太子賓客進
封伯嘉定元年遷知樞密院事進奉化郡侯兼參知政
事拜右丞相兼樞密使兼太子少傅進開國公以母憂
歸太子請賜第行在令就第持服以便咨訪二年起復
右丞相兼樞密使兼太子少師四年落起復彌遠雪趙
汝愚之冤乞褒贈賜諡蓋正誣史一時偽學黨人朱熹

彭龜年楊萬里呂祖儉雖已歿或褒贈易名或錄用其
後召還正人故老于外寧宗崩擁立理宗語在鎮王竑
及余天錫傳封魏國公又進魯國公紹定六年拜太師
左丞相尋授保寧昭信軍節度使充醴泉觀使封會稽
郡王卒帝震悼贈中書令追封衛王謚忠獻賻金帛以
千計彌遠既誅侂冑相寧宗十有七年迨廢濟王立理
宗又獨相九年濟王不得其死識者羣起而論之而彌
遠用李知孝梁成大等爲鷹犬一時君子貶竄斥逐不
遺餘力理宗德其立已故寵任終其身死猶優其子孫
厥後爲製碑銘題曰公忠翊運定策元勳云

宋史新編卷五十一

三 惠四日一六

鄭清之字德源鄞人列女傳覃之孫也初名燮字文叔
嘉泰中入太學登進士第調峽州教授帥趙方嚴重靳
許可清之往白事爲置酒命其子范葵出拜方掖清之
無答且曰他日願以二子相累歷國子學錄丞相史彌
遠與清之謀廢濟王語在鎮王竑傳俄以清之兼魏惠
憲王府教授遷宗學諭遷太學博士皆仍兼教授寧宗
崩丞相入定策詔旨皆清之所定理宗卽位授諸王宮
大小學教授遷至參知政事兼同知樞密院事彌遠卒
命清之爲右丞相兼樞密使端平元年上旣親總庶政
赫然獨斷而清之亦慨然以天下爲己任召還真德秀

魏了翁崔與之李真徐僑趙汝談尤焞游似洪咨夔王
遂李宗勉杜範徐清叟袁甫李韶時號小元祐大者相
繼爲宰輔惟與之終始辭不至遺逸如劉宰趙蕃皆見
旌異是時金雖亡而入洛之師大潰二年前上疏乞罷不
允拜特進左丞相兼樞密使三年八月霖雨大風四疏
因去九月禋祀雷變請益力乃以觀文殿大學士奉祠
嘉熙三年封申國公四年遣中使賜御書輔德明謨之
閣賜楮十萬緡爲築室清之乃日與賓客門生相羊山
水間泊如也淳祐四年連拜少保觀文殿大學士醴泉
觀使兼侍讀封衛國公趣入見有旨賜第五年正月勾

宋史新編卷五十一

四 惠四日一六

歸不允拜少傅仍前職封越國公尋拜少師奉國軍節
度使仍前職更賜第于西湖之漁莊進讀仁皇訓典謂
仁祖之仁厚發爲英明故能修明紀綱無寬弛不振之
患孝宗之英明本於仁厚故能涵養士氣無矯勵峭刻
之習此仁祖孝宗所以爲盛也六年拜太保七年拜太
傅右丞相封以邊事爲憂詔趙葵以樞使視師陳韓以
知樞密院事帥湖廣二人方辭遜會清之再相力主之
葵韓遂往於是戰泗水澗口木庫皆以捷聞九年拜左
丞相封魏國公清之變通屯戍之法及蠲諸路里誤虧
鹽停沿江筭舟重賦兵民咸便之十年進十龜元吉歲

一持敬二典學三崇儉四力行五能定六明善七謹微
八察言九惜時十務實跡奏敬天之怒易敬天之休難
天怒可憂而以爲易天休可喜而以爲難何哉蓋憂則
懼心生懼則怒可轉而爲休喜則玩心生玩則休或轉
而爲怒帝大喜命史官書之賜詔獎諭十一年十一月
以疾乞罷政不允奏不已拜太傅保寧軍節度使充醴
泉觀使進封齊國公致仕卒帝震悼贈尚書令追封魏
郡王諡忠定清之代言奏對多不存稿有安晚集六十
卷湯巾嘗論事侵清之及清之再相中求去清之曰已
欲作君等使誰爲小人力挽留之徐清更嘗論列清之

宋史新編卷五十一

五

四百三

乃引之共政迨暮年改節政歸妻子閒廢之人或因緣
以賄進而程公許繳其子復官之命極力排之不免爲
世所少云

史嵩之字子由慶元府鄞人嘉定十三年進士歷京西
湖北制置使兼知襄陽府遷刑部侍郎端平元年破蔡
滅金獻俘上露布降詔獎諭進封子加食邑移書廟堂
乞經理三邊不合勾祠歸侍手詔勉留之會出師與淮
閩協謀掎角嵩之力陳非計疏爲六條上之詔令嵩之
籌畫糧餉嵩之奏言臣熟慮根本周思利害甘受遲鈍
之譏思出萬全之計荆襄連年饑饉極力振救尚不聊

生征調既繁夫豈堪命當此之際正恐重貽宵旰之慮
矣若夫和好之與進取決不兩立臣受任守邊適當事
會交至之衝議論紛紜之際雷同和附以致誤國其罪
當誅確守不移之愚上迂丁寧之旨罪亦當誅迂旨則
止於一身誤國則及天下丞相鄭清之亦以書言勿爲
異同嵩之力求去與祠歸養田里尋以華文閣直學士
知隆興府兼江西安撫使帝自師潰始悔不用嵩之言
累遷右丞相兼樞密都督兩淮四川京西湖北軍馬進
封公加食邑兼督江西湖南軍馬改都督江淮京湖四
川軍馬邊境多以捷聞降詔獎諭乞祠趣召奏事轉三

宋史新編卷五十一

六

四百三

官依前右丞相兼樞密使眷顧特隆賜賚無虛日淳祐
元年進玉斧箴二年連進求國公加食邑四年遭父喪
起復右丞相兼樞密使手詔趣行太學生黃愷伯金九
萬孫翼鳳等百四十四人武學生翁日善等六十七人
京學生劉時舉王元野黃道等九十四人宗學生與寰
等三十四人建昌軍學教授盧鉞皆上書論嵩之不當
起復不報將作監徐元杰奏對及劉鎮上封事帝意頗
悟初嵩之從子璟卿嘗以書諫其略曰伯父秉天下之
大政必辦天下之大事膺天下之大任必能成天下之
大功比所行寔不克終用人之法不待舉削而改官者

有之譴責未幾而旋蒙敘理者有之丁難未幾而連被起復者有之包直公行政出多門祖宗格法壞於今日也自開督府東南民力困於供需州縣倉卒匱於應辦輦金帛輓芻粟絡繹道路曰一則督府二則督府不知所幹者何事所成者何功近聞蜀川不守議者多歸退師於鄂之失何者分戍列屯備邊禦戎首尾相援如常山之蛇督府據鄂渚形勢之地西可以援蜀東可以援淮北可以鎮荆湖不此之圖盡捐藩籬深入堂奧伯父謀身自固之計則安其如天下蒼生何是以饑民叛將乘虛擣危况殺降失信則前日徹疆之計不可復用矣

宋史新編卷五十一

七

竹銳

內地失護則前日清野之策不可復施矣此際一開東南生靈特几上之肉耳則宋室南渡之疆土惡能保其金甌之無闕也蓋早為之圖上以寬九重宵旰之憂下以慰隄觀朝夕之望不然師老財殫績用不成主憂臣辱公論不容萬一不畏強禦之士繩以春秋之法聲其討罪不效之咎當此之時雖優游菽水之養其可得乎異日國史載之不得齒於趙普開國勳臣之列而乃廁於蔡京誤國亂臣之後遺臭萬年果何面目見我祖於地下乎無何璟卿暴卒相傳璟卿劉漢弼徐元杰皆嵩之致毒云嵩之為公論所不容居間十三年寶祐中授

觀文殿大學士加食邑卒贈少師安德軍節度使封國公諡忠簡以家諱改莊肅德初奪諡

論曰史彌遠協謀誅韓侂胄迨得政及其所為時頗治厥後以私憾廢親立疏惡人言摧善類幾盡其擅恣如此端平初天子更化倚任鄭清之論者謂無能改於其舊敗壞污穢殆有甚焉其鄙劣如此史嵩之力阻進取之師為謀良審及為相苞直公行破祖宗格法而仇視盡言俾三士不得其死又何謬戾而殘賊也

喬行簡

李宗勉

范鍾

杜範

游似

趙葵

謝方叔

宋史新編卷五十一

八

付說三頁元

喬行簡字壽朋東陽人學于呂祖謙登進士第歷宗正少卿秘書監權工部侍郎兼國子司業兼史院兼侍講理宗即位貽書丞相史彌遠請法孝宗行三年喪應詔上疏曰求賢求言二詔之頒果能確守初意則人才振而治本立國威張而姦宄銷臣竊觀近事似或不然其所召者非久無官情決不肯來之人則年已衰暮決不可來之人耳彼風節素著廉介有守者論薦雖多固未嘗收拾而召之也其所施行褒賞者往往皆末節細故無關於理亂粗述古今不至於抵觸然後取之以示君有聽受之意其間豈無深憂遠識忠言至計者固未聞

采納而用之也升兼侍讀兼國子祭酒吏部侍郎權禮
刑二部尚書拜端明殿學士同簽書樞密院事進簽書
樞密院事太后崩疏言向者陛下內廷舉動皆有稟承
小人縱有蠱惑之心猶有所忌憚而不敢縱今者安能
保小人之不萌是心陛下又安能保聖心之不無少肆
陛下為天下君當懋建皇極一循大公不應私徇小人
為其所誤縱而不已氣勢益張人主之威權將為所竊
弄而不自知矣陛下衰絰在身愈當警戒宮庭之間既
無所嚴憚嬪御之人又視昔眾多以春秋方富之年居
聲色易縱之地萬一於此不能自制必於盛德大有虧

宋史新編卷五十一

九

四百廿

損拜參知政事兼知樞密院事端平元年金亡朝議收
復三京行簡在告上疏曰臣不憂出師之無功而憂事
力之不可繼有功而至於不可繼則其憂始深矣自古
英君必先治內而後治外陛下視今日內治其已舉乎
其未舉乎向未攬權之前其敵凡幾今既親政之後其
已更新者凡幾因陳所憂者二不聽師果敗績進知樞
密院事二年拜右丞相言三京撓敗之餘事與前異但
當益修戰守之備襄陽失守請急收復或又陳進取之
計行簡奏今內外事勢可憂而不可恃者七言甚懇切
遂寢三年秋有事明堂大雨雨行簡與鄭清之並策

免既去獨趣行簡還拜左丞相援韓琦故事乞以邊防
財用分委執政請修中興五朝國史累章請謝事嘉熙
三年拜平章軍國重事封肅國公邊事稍寧復告老章
十八上四年加少師保寧軍節度使醴泉觀使封魯國
公卒于家年八十六贈太師謚文惠行簡歷練老成識
量弘遠居官無所不言好薦士多至顯達至於舉錢時
吳如愚又皆當時隱逸之賢者所著有周禮總說孔山
文集

李宗勉字彊父富陽人第進士歷秘書郎紹定初遷著
作郎累遷監察御史時方謀出師汴洛宗勉言今朝廷
安恬無異於當時以守禦猶不可而欲進取可乎已而
洛師潰又言昔之所慮者在當守而冒進今之所慮者
在欲守而不能何地可控扼何兵可調遣何將可捍禦
何糧可給餉皆當預作措畫又言內降之敵大臣所當
執奏夫先事而言見幾而諫不可謂之專善則行之否
則止之不可謂之專命出君上政歸中書不可謂之專
苟以專權為嫌不以救過為急每事希旨迎合迨其命
令已下闕失已彰然後言事之人從而論列之其累聖
德亦多矣况言之未必聽聽之未必行乎進左司諫未
幾兼侍講拜殿中侍御史詔侍從兩省臺諫條陳邊事

宋史新編卷五十一

十

四百二十一

宗勉率合臺奏蜀之四路已失其二成都隔絕莫知存亡襄漢昨失九郡今郢破荆門又破江陵孤城何以能立陛下誠能亟下哀痛之詔以身率先深自貶損然後勸諭戚畹世臣隨力輸財以佐調度分上流淮西淮東為三帥而以江淮大帥總之或因今任或擇長才分地而守聽命而行以公私之財分給四處俾之招潰卒募流民之彊壯者以充遊兵以補軍籍仍選沿流諸郡將士為捍禦之圖猶可支吾不然將水陸俱下大合荆楚之衆擾我上流江以南震蕩矣或謂其勢彊盛宜於講和欲出金縢以奉之是抱薪救火空國與敵也進工部

宋史新編卷五十一

十一

四百十六名

侍郎加兼給事中復上疏言陛下不聞減退宮女而嬪嬙已溢於昔時不聞褒錄功臣而節鉞先加於外戚不聞出內貯以犒戰士而金帛多糜於浮費陛下之舉動人心所視為卷舒者也陛下既不以爲憂則誰復爲陛下憂擢諫議大夫兼侍讀進端明殿學士簽書樞密院事史高之開督府力主和議宗勉言所主在和則凡有機可乘不無退縮之意必至虛捐歲月坐失事功進參知政事及拜左丞相兼樞密使守法度抑僥倖不私親黨召用老成尤樂聞讜言時稱公清之相云以光祿大夫觀文殿大學士致仕卒贈少師諡文清

范鍾字仲和蘭溪人嘉定二年第進士歷尚右郎官兼崇政殿說書進對帝曰仁宗時甚多事鍾對曰仁宗始雖多事乃以憂勤致治徽宗始雖無事餘患至于今日帝悅累遷起居郎兼祭酒權兵部侍郎兼史職至權兵部尚書兼侍讀嘉熙中連拜參知政事淳祐五年拜左丞相兼樞密使封東陽郡公乞歸田里不許六年以與游似不協固辭許之加觀文殿大學士醴泉觀使兼侍讀辭不拜以保晚節乃提舉洞霄宮卒鍾爲相直清守法重惜名器雖無赫赫可稱而清德雅量與杜範李宗勉齊名贈少師諡文肅所著有禮記解

宋史新編卷五十一

十一

四百十五名

杜範字成之黃巖人第進士歷大理司直端平中自祕書郎拜監察御史奏曩者權臣所用臺諫必其私人約言已堅而後出命其所彈擊悉承風旨是以紀綱蕩然風俗大壞陛下親政首用洪咨夔王遂痛矯宿弊斥去奸邪然廟堂之上奉制尚多言及貴近或委曲回護而先行再祠之請事有掣肘或彼此調停而卒收論罪之章亦有彈墨尚新而已積除目沙汰未幾而旋得美官自是臺諫風采昔之振揚者日以鑠朝廷紀綱昔之漸起者日以壞理宗深然之又奏九江守何炳年老事寢不行範再奏曰一守臣之未罷其事小臺諫之言不行

其事大阻臺諫之言猶可也至於陛下之旨匿而不行此豈勵精親政之時所宜有哉丞相鄭清之見之大怒五上章劾去有危機將發朋比禍作之語範遂自劾言古者大臣欲扶持紀綱故必崇獎臺諫聞有因言而待罪者矣未聞有諱言而含怒者也時清之妄邀邊功用師河洛邊境騷然中外大困範率合臺論其事清之愈忌之改太常少卿轉對謂今日之病莫大於賄賂交結之風而邊方帥臣其弊尤甚以致賞罰顛倒威令慢褻望陛下嚴制宮掖不使片言得以入於閹禁約閑宦不獲讒諂得以售其姦範自入臺屢丐祠至是復五上歸

宋史新編卷五十一 十三 吉周四百二十

田之請皆不允遷秘書監兼崇政殿說書拜殿中侍御史辭不獲乃因講筵復奏臺諫失職之弊謂陛下以其言之不可用又從而超遷之則是臺諫之官專為仕途之捷徑陛下外有好諫之名內有拒諫之實天下豈有虛可以蓋實哉時襄蜀俱壞江陵孤危兩浙震恐復言清之橫啓邊釁幾危宗祀及其子招權納賄貪冒無厭併言簽書樞密院事李鳴復與史寅午彭大雅以賄交結曲為之地鳴復既不恤父母之邦亦何有陛下之社稷帝未即行範亦不入臺帝促之範奏鳴復不法則臣安敢入方再奏之鳴復抗疏自辨言臺臣論臣不知所

指何事豈以臣嘗主和議耶幸未斥退則安國家利社稷死生以之去則無家可歸惟有扁舟五湖耳範又極言其寡廉鮮恥既而合臺劾之太學諸生亦上書交攻之鳴復將出關帝又遣使召回範復與合臺奏鳴復欺君罔上無所不至改起居郎範奏臣論鳴復未見施行忽拜左史之命臣嘗有仕途捷徑之疏不宜躬蹈之即渡江歸授江東提點刑獄尋改浙西範力辭而鳴復亦出守越嘉熙二年範差知寧國府四年還朝首言今日之內憂外患皆權相三十年醞成之如養護癰疽待時而決耳端平號為更化而居相位者無能改於其舊

宋史新編卷五十一 十四 吉周四百二十

敗壞污穢殆有甚焉於是天之望於陛下者孤而變怪見矣人之望於陛下者缺而怨叛形矣陛下敬天有圖旨酒有箴緝熙有記使持此一念振起傾頽宜無難者帝撫勞備至遷權吏部侍郎兼侍講以久旱復言徇私忘公之害未幾復上疏謂陛下宮中宴賜未聞有所貶損左右嬖孽未聞有所放遣貂璫近習未聞有所斥逐女冠請謁未聞有所屏絕朝廷政事未聞有所修飭庶府積蠹未聞有所搜革陛下盍亦震懼自省詔中外臣庶各務悉力盡思以陳持危制變之策拜吏部侍郎兼中書舍人復極言宴賜不節修造不時玩寇縱欲數事

兼權兵部尚書改禮部尚書兼中書舍人淳祐二年擢
同簽書樞密院事範既入都堂凡行事有得失除授有
是非悉抗言無隱情丞相史嵩之外示寬容內實忌之
四年遷同知樞密院事以李鳴復參知政事範不屑與
鳴復共政去之帝遣中使召回且敕諸城門不得出範
太學諸生亦上書留範而斥鳴復奔斥嵩之嵩之令謀
議大夫劉晉之等論範及鳴復範遂行會嵩之遭喪謀
起復不果於是拜範右丞相範以遜游似不許遂力疾
入覲範上五事曰正治本肅宮闈擇人才惜名器節財
用仍乞早定國本以繫人心時親王近戚多求降恩澤
引前朝杜衍例範皆封還帝命宰執各條當今利病與
政事可行者範上十二事曰公用捨曰儲材能曰嚴薦
舉曰懲職貪曰專職任曰久任使曰抑僥倖曰重閭寄
曰選軍實曰招土豪曰宜倣祖宗方田之制疏爲溝洫
曰明於治邊善於理財者搜訪以聞時孟珙權重兵久
居上流朝廷素疑其難制至是以書來賀範復之曰古
人謂將相調和則士豫附自此但相與同心徇國若以
術相籠架非範所屑爲也珙大感服未幾元軍大入爲
必取壽春之計範命維揚鄂渚二帥各調兵東西來應
卒以捷聞未幾卒贈少傅益清獻所著有古律詩歌詞

五卷雜文六卷奏議十卷外制三卷進故事五卷經筵
講義三卷

游似字景仁仲鴻之子登進士第歷官吏部尚書入侍
經幄理宗問唐太宗貞觀治效何速如是對曰人主一
念之烈足以旋乾轉坤或謂霸圖速而王道遲不知一
日歸仁期月而可王道易嘗不速乃撫太宗事以陳且
謂太宗矜心易啓漸弗克終僅止貞觀之治陛下嗣服
十有五年艱危之勢滋甚回視太宗治效敏速相越乃
爾意者親儒而從諫故長以檢身未若貞觀之超卓乎
節用以致愛選廉以共理未若貞觀之切至乎累擢知
樞密院事兼參知政事進爵郡公淳祐五年拜右丞相
兼樞密使上章乞歸不許後時授觀文殿大學士體
泉觀使兼侍讀進國公又轉兩官致仕卒贈少師
趙葵字南仲京湖制置使方之子與兄范俱有志事功
方器之聘鄭清之全子才爲師又遣從南康李燔爲有
用之學葵每聞警報與諸將偕出遇敵則深入死戰諸
將惟恐失制置子咸盡死力屢以此獲捷嘉定十年金
人犯襄陽圍棗陽方帥范葵往戰敗走之十三年方遣
葵及都統扈再興攻金人至高頭奮擊殲之翌日進次
鄧州金人阻此河以拒葵麾軍進楊義諸將繼至與戰

又大破之累功補承務郎知棗陽軍方卒起復直秘閣通判廬州進大理司直淮西安撫參議官寶慶元年范知揚州乞調葵以彊勇雄邊軍五千屯寶應備賊葵坐言者奉祠三年起為將作監丞紹定初出知滁州初李全之獻俘也朝廷授以節鉞葵策其必叛及是全將入浙西告羅葵上書丞相史彌遠謂此賊包藏禍心不止於得粟若不痛抑其萌則肆行無憚恐畿內有不可勝諱之憂以滁當賊衝又與金人對境實兩淮門戶修城浚隍經武不少暇命秦喜守青平趙必勝守萬山以壯形勢葵母疾謁告省侍不得割股雜藥寄之母卒葵求

宋史新編卷五十一 十七 高晉廿

解官不允卒哭復視事全造舟益急葵復致書彌遠曰李全決非忠臣非孝子丞相苟聽葵言發兵討叛則豈獨可以強國勢安社稷葵父子世受國恩亦庶幾萬一之報使丞相不聽葵言不發兵討叛則豈獨不可以強國勢安社稷而葵亦不知死所不復可報君相之恩矣又言於朝詞甚激切彌遠意未決參知政事鄭清之力贊之乃加葵直寶章閣淮東提點刑獄兼知滁州范刻日約葵葵帥雄勝寧淮武定彊勇步騎萬四千命王鑑扈斌胡顯等將之以葵兼參議官全攻揚州東門葵親出搏戰賊將張友呼城門請葵出及出全在隔壕立馬

相勞苦左右欲射全葵止之問全來何為全曰朝廷動見猜疑今復絕我糧餉我非背叛索錢糧耳葵切責之全無以對彎弓抽矢向葵而去自是數戰皆捷四年正月遂殺全事見全傳連進兵部侍郎六年詔授淮東制置使兼知揚州入對帝曰卿父子兄弟宣力甚多卿在行陣又能率先士卒捐身報國此尤儒臣所難朕甚嘉之端平元年金亡朝議收復三京葵上疏請出戰乃授葵權兵部尚書京河制置使知應天府南京留守兼淮東制置使時以趙范知開封府東京留守全子才知河南府西京留守子才既入汴葵亦取泗州趨汴會之遂

宋史新編卷五十一 十八 吉刻四廿

遣將范用吉及楊誼等攻洛陽降其城屬盛夏汴隄決水潦溢糧運不繼所復州郡皆空城無兵食可因忽元兵南下發水牯衆多溺死師大潰葵與子才棄汴歸范上表劾之詔各降一秩葵以兵部侍郎淮東制置使移司泗州嘉熙元年以寶章閣學士知揚州仍制置使二年以援安豐捷拜刑部尚書端明殿學士兼本路屯田使葵前後留揚八年墾田治兵邊備益飭淳祐二年賜進士出身同知樞密院事數月罷知潭州改福州三年葬母乞追服不允疏再上與祠不拜四年復授同知樞密院事疏奏今天下之事大者有幾天下之才可用者

有幾吾從其大者講明之疏其可用者任使之有勇略者治兵有心計者治財寬厚者任牧養剛正者持風憲為官擇人不為人擇官用之既當任之既久然後可責其成效連拜樞密使兼參知政事督視諸路軍馬封長沙郡公尋知建康府行宮留守江東安撫使九年授光祿大夫右丞相兼樞密使封信國公固辭言者以宰相須讀書人罷為觀文殿學士醴泉觀使兼侍讀仍奉朝請尋判潭州湖南安撫使加特進歷廣西荆湖江東西宣撫使景定初授兩淮宣撫使判揚州封魯國公尋奉祠咸淳初加少傅明年特授少師武安軍節度使封冀

宋史新編卷五十一

十九

吉文四百一十六

國公致仕舟次小孤山卒年八十一是夕五洲星隕如箕贈太傅諡忠靖初葵與兄范帥淮時全子才劉子澄在幕子才嘗入朝稟議而入洛之師實由二人造詞恢復以誑廟堂與帥府也葵從子淮在忠義傳

范字武仲少從父軍中嘉定中與弟葵屢敗金兵唐鄧之役范與葵監軍孟宗政憚於供億使人問曰金人在蘄黃而君攻唐鄧何也范曰徹襄陽之備以救蘄黃則唐鄧必將躡吾後且蘄黃之寇正銳曷若先擣唐鄧以示有餘唐鄧應我之不暇則吾圍不守而自固俟其師老然後蹙之可勝敵而無後患以功授制置安撫司

機丁父憂與葵並起復直祕閣通判揚州累進直徽猷閣知揚州淮東安撫副使時彭義斌使統領張士顯見范請合謀討李全范告于制置使趙善湘不報丞相史彌遠報范書令諭四總管各享安靖之福范所遣計議官聞之曰但恐禍根轉深不得安靖爾各揮涕而歸會全且至范又獻計曰撫機不發事已無及侯景困喪河南致毒蕭氏今逆全不得志於義斌而復慮四總管應之歸據舊巢其謀必急然蹙之於喪敗之餘者易圖之於休息之後者難若廟筭果定不欲出教令但得密賜指授范一切伏藏不動只約義斌使自彼攻其所必救

宋史新編卷五十一

二十

吉文四百一十七

則機會在我矣還報戒范無出位專兵范乃為書謝廟堂且決之曰賊見范為備則必忌而不得肆其姦他日必將指范為首禍之人劫朝廷以去范而范遂為宋晁錯諺曰護家之狗盜賊所惡然殺犬固無益於弭盜也欲望矜憐別與閑慢差遣彌遠得書為之動心寶慶二年春奉祠三年知池州繼兼江東提舉常平彌遠訪將材於葵葵以范對進范直敷文閣淮東提點刑獄兼知滁州范曰弟而薦兄不順以母老辭乃上書彌遠曰淮東之事日異日新失策則失淮失淮則失江而其失有不可勝諱者矣夫有過寇之兵有游擊之兵有討賊

之兵賊不能深入擄掠無所獲而又懷見討之恐則必
 反而求贍於金金無餘力及此則必怨之怒之吾於是
 可以嫁禍於金人矣或謂揚州不可屯重兵恐連賊禍
 是不然揚州者國之北門一以統淮一以蔽江一以守
 運河豈可無備哉朝廷乃召范稟議復令知池州紹定
 元年試將作監知鎮江府三年丁母憂求解官不許又
 與葵竝起復直徽猷閣准東安撫副使尋轉右文殿修
 撰不得已卒哭復視事又為書告廟堂請罷調停之議
 一請檄沿江制置司調王明本軍駐泰興港以扼泰州
 下江之捷徑一請檄射陽湖人為兵屯其半高郵以制

宋史新編卷五十七

三

吉文四百十九

賊後屯其半瓜州以扼賊前一請速調淮西兵合滁陽
 六合諸軍圍救江面不然范雖死江臯無益也朝旨乃
 許范刺射陽湖兵母過二萬人就聽節制范又遺善湘
 書曰今日與宗社同休戚者在內惟丞相在外惟制使
 與范及范弟葵耳賊若得志四家必無存理於是討賊
 之謀遂決遂戮全進范兵部侍郎准東安撫使兼知揚
 州兼江淮制置司參謀官以次復淮東連進工部尚書
 兩淮制置使兼沿江制置副使金亡范與葵議收復三
 京進范端明殿學士京河關陝宣撫使知開封府東京
 留守兼江淮制置使入洛師潰乃政京湖安撫制置使

兼知襄陽府范倚王旻樊文彬李伯淵黃國弼數人為
 腹心朝夕酣狎子無上下之序民訟邊防一切廢弛屬
 南北軍將交爭范失於撫御於是北軍王旻內叛李伯
 淵繼之焚襄陽北去南軍大將李虎不救焚不定變反
 因之劫掠城中倉庫所儲悉為敵有蓋自岳飛收復百
 三十年生聚繁庶一旦灰燼禍至慘也言者劾降三官
 落職依舊制置使尋奉祠以言罷論者未已再降兩官
 建寧府居住久之敘復與祠已而知靜江府卒于家
 謝方叔字德芳威州人第進士歷官殿中侍御史請行
 限田請錄朱熹門人胡安定呂燾蔡模詔皆從之累遷

宋史新編卷五十七

三

吉文四百十九

端明殿學士簽書樞密院事參知政事淳祐九年拜參
 知政事封永康郡侯十一年連拜左丞相兼樞密使進
 封惠國公屬監察御史洪天錫論宦者盧允升董宋臣
 疏留中不下大宗正寺丞趙崇璠移書方叔云閣寺驕
 恣特甚宰執不聞正救臺諫不敢誰何一新入孤立之
 察官乃銳意出身攻之此豈易得哉丞相得君最深名
 位已極儻言之勝宗社賴之言之不勝則去去則諸君
 必不容不爭是勝亦勝負亦勝况未必去耶方叔得書
 有赧色翌日果得御筆授天錫大理少卿而天錫去國
 於是太學生池元堅太常寺丞趙崇潔左史李昂英皆

論擊允升宋臣而讒者又曰天錫之論乃方叔意及天錫之去亦曰方叔意方叔疏辨為監察御史朱應元論罷允升等猶未快厚賂太學生林自養上書力詆天錫方叔書既上學舍惡其黨姦相與鳴鼓攻之上書聲其罪乃授方叔觀文殿大學士提舉洞霄宮復以監察御史李衢兩劾職罷祠後依舊職與祠起居郎召澤中書舍人林存劾罷監察御史章士元請更與降削竄廣南景定二年請致仕乃敘復度宗即位方叔以一琴一鶴金丹一壺來進賈似道恐其希望諷言者相繼請奪方叔官制置使呂文德願以已官贖之數年乃敘復致仕卒贈少師方叔在相位子弟頗干政語在余玠傳論曰或問相道有幾曰守法曰用賢史稱喬行簡歷練多薦達李宗勉抑僥倖收召老成當時評者乃謂喬失之泛李失之狹中庸固難哉范鍾杜範繼宗勉後公清之望殆相頡頏鍾與游似不協而去似母媿於寅恭耶趙葵拜相實以衛國勳言者少其非科目報罷殊不知臯夔稷契何書可讀葵辭表若謙蓋自許也謝方叔子弟于政弗能制權錙既退復懷希望庸且陋矣

宋史新編卷一百五十一

宋史新編卷一百五十二

列傳九十四

明南京戶部主事莆田柯維騏著

董槐 程元鳳 吳潛 葉夢鼎

馬廷鸞 王燦 章鑑 陳宜中

董槐字庭植濠州人少喜言兵陰讀孫武曹操之書廣穎而豐頤又美髯論事慷慨自方諸葛亮周瑜父末怒而嘻曰不力學又自喜大言此狂生耳吾弗顧也槐心愧乃益自摧折學於求嘉業師雍聞輔廣者朱熹之門人復往從廣嘉定六年登進士第歷左司郎官進直龍圖閣沿江制置副使兼知江州主管江西安撫司公事視其賦則吏侵甚下教曰吾蒞州而吏猶為盜不自悔吾且誅之吏乃震恐願自新槐因除民患害凡利有宜弛以利民惟恐不盡弛大計軍實常若敵且至裨將盧淵凶猾不受命斬以徇軍中肅然又歷廣西運判兼提點刑獄至邕州上守禦七策又與交趾約五事一無犯邊二歸我侵地三還鹵掠生口四奉正朔五通貿易於是遣使來獻方物南方悉定累封至侯爵同知樞密院事實祐二年進參知政事四川制置使余晦以戰敗奪官詔荆襄制置使李曾伯往視師曾伯辭槐曰事如此尚可坐而睨乎上疏請行頓重兵夔門以固荆蜀輔車

之勢詔報曰腹心之臣所與共理天下者也宜在朝廷不宜在四方復上疏曰天下之事不進則退人臣無敢為岐意者苟以臣為可任宜少聽臣自效即臣不足與軍旅之事願上官爵不許進封濠梁郡公帝日鄉用槐槐言事無所隱意在格心不為容悅帝問羅民粟積邊則對曰吳民困甚有司急糴不復省夫民惟邦本願先垂意根本帝問邊事對曰外有敵國則其計先自強又言敵國在前宜拔材能用之士大夫有過失為執法吏所刺劾終身擯弗用深為朝廷惜此苟非姦豪皆願為昭洗勿廢其他善又遷謫之臣又墮遐方稍稍內徙令

宋史新編卷五十五

二

古中四百廿

得生還顧弗用可矣槐每奏帝輒稱善三年拜右丞相兼樞密使槐自以為人主所振拔苟可以利安國家無不為然務先大體任人先取故舊之在疏遠者在官者率滿歲而遷嗜進者始不說矣槐又言於帝曰臣為政而有害政者三帝曰胡為害政者三對曰戚里不奉法一矣執法大吏久於其官而擅威福二矣皇城司不檢士三矣將率不檢下故士卒橫士卒橫則變生於無時執法威福擅故賢不肖混淆賢不肖混淆則姦豪肆賢人伏而不出親戚不舉法故法令輕法令輕故朝廷卑三者弗去政且廢願自上除之於是嫉之者滋甚帝年

浸高操柄獨斷群臣無當意者丁大全善為佞帝躡貴之竊弄威權而帝弗覺悟大全已為侍御史遣客私自結於槐槐曰吾聞人臣無私交吾惟事上不敢私結約幸為謝丁君大全度槐弗善已銜甚乃日夜刻求槐短槐入見極言大全佞不可近帝曰大全未嘗短卿卿勿疑槐曰臣與大全何怨顧陛下拔臣至此臣知大全姦妄而噤不言是負陛下也且陛下謂大全忠而臣以為姦不可與俱事陛下矣既出即上書乞骸骨不報四年策免丞相以觀文殿大學士提舉洞霄宮時大全亦論劾槐書未下自發省兵迫遣之於是太學諸生陳宜

宋史新編卷五十五

三

古中四百廿六

中等上書爭之語見大全傳其後屢用祀明堂恩加食邑連封許國公一夕天大雨烈風雷電槐起衣冠而坐麾婦人出為諸生說兌謙二卦問夜如何諸生以夜中對遂卒贈太子少師諡文清帝遣使厚賻焉程元鳳字申甫徽州人第進士淳祐初歷著作郎仍權右司郎官輪對指陳時事當國者以為厲已囚外知饒州郡初罹水災元鳳修城堞置義阡寬誅求察誣證進江淮荆浙福建廣南都大提點坑冶仍兼知饒州治司歲有冬夏帳銀悉以補逋稅芝生治所眾以治行之致元鳳曰五穀熟則民蒙惠此不足異也累擢監察御史

兼崇政殿說書丞相鄭清之爲臺官潘凱吳燧所論清之改遷之二人不拜命去元鳳疏清之罪凱燧得召遷十二年拜右正言兼侍講以祖諱辭詔權以右補闕繫銜上疏極剴切至謂革士大夫之風俗當革士大夫之心術尤名言也余晦以從父天錫恃恩妄作三學生伏闕上書司業蔡抗又力言之元鳳怒其罪劾之奏上以晦爲大理少卿抗爲宗正少卿又上疏留抗而黜晦以安士心乃命抗仍兼司業晦子郡升殿中侍御史仍兼侍講寶祐中累遷參知政事尋拜右丞相兼樞密使進封新安郡公會丁大全謀奪相位元鳳力辭授觀

宋史新編卷五十三

四

吉彭四百一

文殿大學士提舉洞霄宮開慶兵興手疏收人心重賞罰團結民兵數事俄起判平江府兼淮浙發運使連拜特進依前職充醴泉觀兼侍讀度宗立進少保咸淳三年拜少傅右丞相兼樞密使進封吉國公以言罷語在陳宜中傳明年罷觀使以守少保觀文殿大學士致仕卒贈少師初元鳳在政府一契家子求貳令謝之其人累請不許乃以先世爲言元鳳曰先公疇昔相薦者以某粗知恬退故也今子所求躡次豈先大夫意哉矧以國家官爵報私恩某所不敢有嘗遭元鳳論列者其後見其可用更薦拔之曰前日彈劾成其才也今日擢用

盡其才也所著訥齋文集若干卷

吳潛字毅夫淵之弟也舉進士第一歷尚書金部員外郎紹定四年遷尚右郎官都城大火潛疏致災之由謂當恐懼修省毋飾虛文詔二三大臣和衷竭慮力解絃轍庶幾反災爲祥矣又貽書丞相史彌遠論六事一曰格君心其五皆切時務改吏部員外郎兼國史編修實錄檢討遷太府少卿潛又告執政論用兵河南取之若易守之實難任行之其何所取資民窮不堪激而爲變今日之事豈容輕議厥後入洛師潰失口不贊如潛言遷太府卿兼權沿江制置知建康府江東安撫

宋史新編卷五十三

五

吉彭四百一

留守上疏論保蜀之方護襄之策防江之筭備海之宜進取有甚難者三事端平初詔求直言潛陳九事迺時相罷奉千秋鴻禧祠累遷吏部尚書兼知臨安府論艱屯蹇困之時非反身修德無以求亨通之理乞遴選近族以係人心理宗嘉納兼侍讀經筵以臺臣徐榮叟論列授寶謨閣學士知紹興府浙東安撫使辭提舉南京鴻慶宮後歷翰林學士知制誥兼侍讀改端明殿學士簽書樞密院事進封金陵郡侯以亢旱乞罷免改資政殿學士提舉洞霄宮改知福州兼本路安撫使徙知紹興府浙東安撫使召同知樞密院兼參知政事入對言

國家之不能無敵猶人之不能無病今日之病不但在
扁望之而驚庸醫亦望而驚矣願陛下篤任元老博采
衆益使臣輩得以效牛溲馬勃之助以不辱陛下知人
之明淳祐十一年入爲參知政事拜右丞相兼樞密使
明年以水災乞解機政以觀文殿大學士提舉洞霄宮
又四年授沿海制置大使判慶元府至官條具軍民久
遠之計告于政府奏皆行之又積錢代民輸帛前後所
蠲五百萬有奇以久任勾祠且累章乞歸田里進封崇
國公判寧國府還家以醴泉觀使兼侍讀召入對論畏
天命結民心進賢才通下情拜特進左丞相進封慶國

宋史新編卷五十三

六

吉周四百十

公改封許國公元兵渡江攻鄂州別將由大理下交趾
破廣西湖南諸郡潛奏今鄂渚被兵湖南擾動惟原禍
根良由近年姦臣儉士設爲虛議迷國誤軍其禍一二
年而愈酷附和逢迎婢阿諂媚積至於大不靖臣年將
七十捐軀致命所不敢辭所深痛者臣交任之自上流
之兵已踰黃漢廣右之兵已踰賓柳謂臣壞天下之事
亦可哀已又論國家安危治亂之原蓋自近年公道晦
蝕私意橫流仁賢空虛名節喪敗忠嘉絕響諛佞成風
天怒而陛下不知人怨而陛下不察稔成兵戈之禍積
爲宗社之憂章鑑高鑄詳與丁大全同官傾心附麗蕭

泰來等詳小咻沓沈炎實趨與憲之腹心爪牙而臣
臣其爲之搏擊茲黨盤據血脉貫穿以欺陛下致危亂
者皆此等小人爲之又乞令大全致仕炎等與祠高鑄
羈管州軍不報屬將立度宗爲太子潛密奏云臣無彌
遠之材忠王無陛下之福帝怒竟以炎論劾落職謫建
昌軍尋徙潮州責授化州團練使循州安置事在劉應
龍洪芹傳潛預知死日語人曰吾將逝矣夜必大雷風
已而果然四鼓開霽撰遺表作詩頌端坐而逝景定三
年五月也德祐初追復元官并恩數繼贈少師
葉夢鼎字鎮之寧海人本陳待聘之子七歲後於母族

宋史新編卷五十三

七

吉周四百十

以太學上舍試入優等兩優釋褐出身授信州軍事推
官遷太學錄淳祐二年雷變上封事言召人才戒嬖近
明年輪對言君子直言軍制楮幣任官分閫六事歷軍
器少監兼兵部郎官轉對言國計邊事國體三事又言
外有窺邊之大敵內有伺隙之巨姦奇表蠱媚於宮闈
熏腐依憑於城社強藩悍將牙孽易搖草竊姦先肘腋
階變權知袁州十一年爲司封員外郎兼玉牒檢討官
以直祕閣江西提舉常平兼知吉州節制悍將置社倉
義倉平反李義山受賊之寃以國子司業召寶祐中累
遷權禮部侍郎兼國子祭酒升兼史職尋兼侍講母喪

除以集英殿修撰知贛州丁大全柄國欲挽夢鼎登朝卒辭謝之改知建寧又改知隆興開慶元年復知建寧景定中累遷簽書樞密院事進封臨海郡公丞相賈似道欲造關子罷七十八兩界會子夢鼎以爲厲民乃北罷十七界公田法行夢鼎又以爲厲民故行之浙右而止進同知樞密院事權參知政事奏免浙西經界理宗崩議太子卽位太后垂簾聽政夢鼎曰母后垂簾豈是美事進參知政事加食邑理宗復土攝少傅竣事引疾歸里累詔力辭授資政殿學士知慶元府沿海制置使咸淳三年再召爲參知政事加食邑六辭不許拜特

宋史新編卷五十三

八

吉列欽四百二十

進右丞相兼樞密使累辭不許迺與似道分任利州轉運使王侂冑以言去官非其罪也四川制置司已辟參議及死其子懇求遺澤至是夢鼎明其無罪似道以爲恩不已出罷省部吏數人榜其姓名于朝夢鼎怒曰我斷不爲陳自強卽求去似道之母讓似道曰葉丞相安於家食未嘗希進汝強與以相印今乃牽制至此若不從吾言吾不食矣似道曰爲官不得如此會太學諸生亦上書言似道專權固位乃悔悟屬府尹洪燾求解而夢鼎屢上章乞閒冬雷引咎求去愈力四年策楊妃宰相無拜禮吏贊拜夢鼎以笏揮之趨出明日乞還田

里詔勉留之進少保五年引杜衍致仕單車宵遁故事累辭乃授觀文殿學士判福州福建安撫大使進封信國公不拜充醴泉觀使又不拜七年再充醴泉使九年授少傅右丞相兼樞密使引疾力辭宰掾郎曹杓至趣行扶病至嵯縣請辭不獲乞還山林扁舟徑歸使者以禍福告夢鼎語之曰廉恥事大死生事小萬無可回之理似道大怒臺臣奏從歸田之請詔仍少保觀文殿大學士醴泉觀使不請祠祿恭帝初卽位咨訪故老夢鼎上封事曰敦教道訓廉德厲臣節拯民瘼重士選勸吏廉懲吏姦補軍籍授判慶元府沿海制置大使力辭依

宋史新編卷五十三

九

吉列欽四百二十

前醴泉觀使兼侍讀不拜二年益王卽位于閩召爲少師太乙宮使航海遂行道梗不能進南向慟哭失聲而還後二年卒馬廷鸞字翔仲樂平人甘貧力學登淳祐七年進士第歷官太學錄召試館職時外戚謝堂厲文翁內侍盧允升董宋臣用事廷鸞試策言強君德重相權收直臣防近習大與時近遷祕書省正字尤精提舉史事辟爲史館校勘初丁大全令浮梁雅慕廷鸞彌欲鈎致之廷鸞不爲動試策稍及大全及廷鸞當輪對大全私謂王持厚往囑焉廷鸞素厚持厚且同館不虞其謀也密露夫

意持屋給曰君猶未改秩姑託疾為後圖乎廷鸞曰此微臣千一之遭其何敢不力持屋以告大全及候對殿門格不得見翌日以監察御史朱熠劾罷宋臣遣八廟貌士索奏藁藁雖焚聞者浸廣思者愈深而廷鸞之名重天下開慶元年吳潛入相召為校書郎景定元年兼沂靖惠王府教授時大全黨多斥宋臣尚居中言路無肯言者諸學官抗疏疏上即行會日食與祕書省同守局因相與草疏潛以書告廷鸞曰諸公言事紛紛皆疑潛所嗾聞館中又將論列校書宜無與以重吾過廷鸞對曰公論也不敢避私嫌越數日宋臣竟坐謫兼樞樞

宋史新編卷之三

十

古易四百十一

密院編修官時賈似道自江上還位望赫奕廷鸞未嘗親之輪對言國於東南者楚越霸而有餘東晉王而不足乞過惡揚善以順天舉直錯枉以服民歷擢起居舍人兼太子右庶子兼史院時召用宋臣廷鸞極言不可從之薦士二十人進中書舍人多所繳駁遷禮部侍郎度宗登極兼侍讀升直學士院累遷右丞相兼樞密使咸淳八年九疏乞罷政九年奉祠度宗初年詔詢故老專以修撰大計叩趙葵極意指陳曰老臣出入兵間備諳此事願朝廷謹之重之似道作色曰此三京敗事者詞臣失言廷鸞每見文法密功賞稽遲將校不出死

力升辟稍越拘攀似道頗疑異已黥堂吏以泄憤及辭相位帝慰留廷鸞言臣死亡無日恐不得再見君父然國事方殷疆圉孔棘天下安危人主不知國家利害群臣不知軍前勝負列闕不知陛下與元老大臣惟懷末圖臣死且瞑目端宗即位召不至居家十七年而卒所著六經集傳語孟會編楚辭補記洙泗齋編讀莊筆記張氏祝氏皇極觀物外篇諸書

王淪字仲潛一字伯晦新昌人登進士第歷官兼侍讀吏部侍郎兼太子左庶子極言正論太子聽而說之理宗聞之甚喜遷禮部尚書權吏部尚書加龍圖閣學士

宋史新編卷之三

十一

古易四百十一

知平江府淮浙轉運使進端明殿學士以內祠兼侍讀咸淳初連拜知樞密院事兼參知政事乞奉祠休假皆不許最後乞祠祿乃授資政殿學士知慶元府兼沿海制置使四辭不許七年台州言乞差淪充上蔡書院山主詔從之十年十一月以淪為左丞相章鑑為右丞相並兼樞密使尋授淪特進加食邑乞致仕兩乞辭免皆不許德祐元年兩乞改命經筵庶可優閒再乞以舊職奉京祠侍讀不許右丞相章鑑參知政事陳宜中奏諭留淪以鎮淪以康世道從之淪兩請母署省院公牘不許又奏乞臣先賜罷斥臣本志誓死報國願假

臣以宜撫招討等職臣當招募忠義共圖興復鑑宜中又奏燾單車絕江已至蕭山乞遣中使趣還治事乃授觀文殿大學士浙西江東路宜撫招討大使置司在京以備咨訪乞解大使職名不許進少保左丞相兼樞密使尋加都督諸路軍馬累辭皆不許奏言今天下所以大壞至此者正以一私蟠塞賞罰無章故也救之之策在反其所以壞之之由大明賞罰動合乎天庶幾人心興起天下事尚可為也因言賈似道誤國喪師之罪於是降詔切責似道不忠不孝進平章軍國重事事在宜中傳辭不許燾奏請出陳宜中或留夢炎出督吳門否

宋史新編卷五十三

曾列四百十九

使明年元兵逼臨安鑑託故徑去遣使亟召還朝既至罷相予祠殿帥韓震之死鑑與曾淵子明震無他至是御史王應麟繳其錄黃謂震有逆謀鑑與淵子曲庇之坐是削一官放歸田里後有告鑑家匿寶璽者霜晨鑑方擁敗衾臥兵士至大索其室惟敝篋貯一玉杯餘無一物人頗嘆其清約鑑在朝日號寬厚然與人多許可士大夫目為滿朝歡云

陳宜中字與權永嘉人入太學有文譽寶祐中丁大全得寵於理宗在臺橫甚宜中與黃鑄劉黻林則祖陳宗曾唯六人上書攻之宜中坐削籍拘管建昌軍士論稱之號為六君子大全既竄丞相吳潛奏還宜中賈似道入相復為之請有詔六人皆免省試令赴景定三年廷試而宜中中第二人歷官監察御史程元鳳再相似道恐其侵權欲去之宜中首劾元鳳縱丁大全肆惡基宗社之禍命格宜中亦自請外累遷簽書樞密院事兼權參知政事德祐元年升同知樞密院事二月似道喪師蕪湖乃以宜中知樞密院兼參知政事已而翁應龍自軍中歸宜中問似道所在應龍以不知對宜中以為似道已死即上疏乞正似道誤國之罪似道行時以所親信韓震總禁兵人有言震欲以兵劫遷者宜中召震計

宋史新編卷五十三

三

曾列四百十九

事伏壯上袖鐵椎擊殺之以示不黨於似道時右丞相
章鑑宵遁詔以王燭為左丞相拜宜中特進右丞相燭
還朝論事即與宜中不合會留夢炎自湖南入朝燭與
宜中俱乞罷政請以夢炎為相太皇太后乃以宜中為
左丞相夢炎為右丞相燭進平章軍國重事燭拜命即
日僦民居以丞相府讓宜中宜中上疏以為一辭一受
何以解天下之譏亦去遣使數輩遮留之始至時命張
世傑等四道進師二丞相都督軍馬而不出督燭請以
一丞相建閩吳門以護諸將不然則已請行宜中媿始
與夢炎上疏乞行邊事下公卿議不決七月世傑等兵

宋史新編卷五十五

十四

四四三

果敗於焦山燭奏言事無重於兵今世傑以諸將心力
不一而敗不知國家尚堪幾敗邪臣既不得其職又不
得其言乞罷免不允燭子乃嗾京學生伏闕上書數宜
中過失宜中竟去累召不至語在本紀太皇太后自為
書遺其母楊使勉諭之宜中始乞以祠官入待召拜醴
泉觀使尋為右丞相然事已去矣宜中倉皇發京城民
為兵民年十五以上者皆籍之人皆以為笑十一月遣
張全合尹玉麻士龍兵援常州玉士龍皆戰死全不發
一矢奔還文天祥請誅全宜中釋不問已而元兵破常
州薄獨松關隣邑望風皆遁宜中遣使如軍中請和不

得即率群臣入宮請遷都不果伯顏將兵至皋亭山宜
中宵遁陸秀夫奉三王入溫州遣人召宜中俱入關益
王立復以為左丞相并澳之敗宜中欲奉王走占城乃
先如占城諭意度事不可為遂不反後沒於暹羅宜中
為人多術數少為縣學士其父為吏受贓當黥宜中
書溫守魏克愚請貸之克愚卒置之法其後宜中為浙
西提刑克愚郊迎宜中報禮不書銜亦云部下民陳某
克愚皇恐不敢受袖新謝之宜中陽禮之而陰撫其過
無所得其後克愚以事逐儂道廢罷家居宜中入乃極
言克愚居鄉不法事儂道章鑑劾之貶嚴州以死

宋史新編卷五十五

十五

四四三

論曰寵無不妬權無不爭此女子小人之恒態也觀宋
末賢宰董槐等所遭不其然乎方丁大全貪緣用事槐
與程元鳳遂不安于朝賈似道繼大全後其橫彌甚元
鳳既召而寢吳潛既黜而竄以死葉夢鼎馬廷鸞亦見
幾而避位矣章鑑依違正邪之間去留何足為輕重若
王燭陳宜中皆能暴似道誤國罪而正其罰顧乃昧於
和衷自相爭戾豈天欲益亂而趣宋之亡耶

宋史新編卷一百五十二

宋史新編卷一百五十三 列傳九十五

明南京戶部主事莆田柯維騏著

葛洪 陳貴誼 宣繪 薛極

曾從龍 鄭性之 陳卓 李鳴復

鄒應龍 余天錫 許應龍 林略

徐榮叟 高定子 別之傑 劉伯正

金淵 李性傳 陳韓附

葛洪字容父東陽人從呂祖謙學登進士第嘉定間為尚書工部員外郎兼權樞密院檢詳諸房文字上疏言今之將帥非必奮不顧死冒水火蹈白刃而後謂之忠

宋史新編卷一百五十三

列傳九十五

也第職思其憂謂之忠公爾忘私謂之忠純實不欺謂之忠乞嚴飭將帥申繳軍實常若有寇至之憂磨礪振刷以求更新亦庶乎其有用矣寧宗嘉納理宗初累遷參知政事封東陽郡公贊討平李全援王素諫仁宗却王德用進女事以止備嬪御世多稱之後以資政殿大學士提舉萬壽觀兼侍讀守本官致仕卒謚端獻柱範稱其侃侃守正有大臣風有奏議雜著二十四卷

陳貴誼字正甫福清人慶元五年進士後又中博學宏詞科歷太學博士時議更楮幣法貴誼轉對言楮券之令使姦惡獲逞道路咨怨非所以祈天永命固結人心

又言明銳果敢之才足以集事而失於剽輕老成寬博之士足以厚俗而失於循理孰若舉之以衆取之以公

主議者摘其熙寧新法之語以激怒時相人為危之再遷將作監丞兼魏憲王府小學教授轉對謂言路雖開觸犯忌諱者指為奸名切廟時政者指為玩令利害關於天下是非公於人心一人言之未已或至累十數人言之則又指為朋黨是非易位忠佞不分史彌遠益不樂遷祕書郎出知江陰軍提舉江西常平召赴行在未至授禮部郎官屬金人大擾淮蜀貴誼又指陳時弊大要言人才倖進直言不聞賄賂公行軍法不振彌遠

宋史新編卷一百五十三

列傳九十五

滋不樂諷言者論罷主管崇禧觀起知徽州召授司封郎官兼翰林權直理宗即位累遷中書舍人升兼直學士院內侍濫受恩賞輒封還詔書將郊貴誼以民生實艱吏員尚衆征斂幾於奪取公費掩為私藏宜大明黜陟庶有以見帝于郊遷至參知政事兼同知樞密院事出師汴洛時貴誼已移疾猶上疏力爭五上章乞歸轉四官加邑封致仕卒贈少保資政殿大學士

宣繪慶元府人嘉泰三年太學兩優釋褐歷官權兵部尚書嘉定十五年自同知樞密院事拜參知政事理宗即位兼同知樞密院事已而權監修國史日曆同提舉

兼沿海制置使依舊職提舉洞霄宮卒贈少保

余天錫字純父昌國人丞相史彌遠延為弟子師性謹
愿彌遠器重之是時彌遠在相位又皇子竑深惡之念
欲有廢置會沂王宮無後丞相欲借是陰立為後備天
錫秋告歸試于鄉彌遠曰今沂王無後宗子賢厚者幸
具以來天錫道阻雨過全保長家保長知為丞相館客
具雞黍甚肅須更有二子侍立曰此吾外孫也日者嘗
言二兒後極貴問其姓長曰趙與莒次曰與芮天錫憶
彌遠所屬其行亦良是告于彌遠命二子來彌遠善相
大奇之計事泄不便遽復使歸逾年彌遠密諭曰二子

宋史新編卷五十三

五

四百八十八

長最貴宜撫於父家遂載與歸天錫母朱為沐浴教字
禮度益閑習未幾召入嗣沂王迄即帝位是為理宗天
錫嘉定十六年第進士歷吏部尚書兼給事中兼侍讀
嘉熙三年連拜參知政事兼同知樞密院事封奉化郡
公授資政殿學士知紹興府浙東安撫使以觀文殿學
士致仕朱氏亦封周楚國夫人壽過九十將以生日拜
天錫為相而天錫卒贈大師諡忠惠弟天任為兵部尚
書兄弟友愛方貧時率更衣以出終歲同衾從子晦歷
官尚書出帥全蜀嘗置義莊以贍宗族然在蜀以違言
論知閬州王惟忠死士論少之

許應龍字恭甫閩縣人入太學第進士歷宗

宗即位再遷著作郎外知潮州盜陳三槍起龍
沒江閩廣間勢熾甚而盜鍾全相挺為亂逼境上應龍
分扼要害明間諜守關隘斷橋開塹斬木塞塗蒐補親
兵日加訓閱既而橫岡桂嶼相繼以捷聞招捕司遣統
領官齊敏率師由漳趨潮截贛寇餘黨應龍諭敏曰兵
法攻瑕今鍾寇將窮陳寇猖獗若先破鍾則陳不戰禽
矣敏惟命於是諸寇皆平方未解嚴時有行旅數人偶
總搜其囊中金指為賊黨應龍辨其非盜釋之皆羅拜
感泣始人疑應龍儒者不閑戎事及見其區畫事宜分
別齊民靜練雍容莫不歎服倭屬請上功應龍曰守職
扞城保民何功之云去之日閩郡遮道攀送端平初召
為禮部郎官入對帝謂應龍曰卿治潮與李宗勉治台
齊名應龍頓首曰民無不可化顧牧民者如何耳臣治
州幸免曠瘼皆陛下德化所暨臣非曰能之歷拜端明
殿學士簽書樞密院事累辭會正言郭磊卿論之以端
明殿學士奉祠卒年八十一贈資政殿學士銀青光祿
大夫應龍不躁不競不激不隨不妄薦士而亦無傷人
害物之事潮州之治最可紀也

林略字孔英永嘉人慶元五年第進士歷左司諫兼侍

宋史新編卷五十三

六

四百八十八

講告于帝曰虚心以為從諫之本從諫以為求治之本
嘉熙中遷至端明殿學士同簽書樞密院事以言罷提
舉洞霄宮以資政殿學士致仕卒特贈宣奉大夫

徐榮叟字茂翁應龍之子第進士歷官司諫復兼說書
兼侍講嘉熙四年拜右諫議大夫入對言楮幣不通物
價倍長米運多阻粒食孔艱此見之京師者然也外而
郡邑苛征橫斂嚴刑峻罰民安得而不怨甚者富家巨
室武斷鄉閭貴族豪宗侵牟民庶如冤者不敢告負抑
者不得伸怨氣薰蒸天示之應此亢陽所以為沴也遷
權禮部尚書兼權吏部尚書拜端明殿學士簽書樞密

宋史新編卷百三十一

七

四百一十五

院事淳祐二年拜參知政事數月乞歸田以資政殿大
學士奉祠數年轉一官致仕卒諡文靖弟清叟

清叟字直翁第進士歷官太常博士入對疏言原人倫
以釋羣惑惜名器以示正義因物望而進人才蓋欲理
宗復皇子竑王爵裁抑史彌遠恤典召用真德秀魏了
翁也累遷戶部侍郎再為侍右侍郎前後累典方州最
後知廣州兼廣東經略安撫使召遷至禮部尚書登樞
府封晉寧郡公淳祐末拜參知政事尋以元樞兼參政
言者先後論罷久之與外祠開慶初以內祠兼侍讀出
知泉州復與內祠後轉兩官致仕卒贈少師諡忠獻

叟在班行風采凜然獨効罷袁甫於公論少貶云

高定子字瞻叔第進士授鄆縣主簿吳曉畔乞解官養
母贖誅調中江縣丞歷知絲州元兵穿鳳州塞破武休
下與元小校張鉞以其徒潰入文州殺守臣楊必復將
自龍趨絲以闖成都安撫使黃伯固聞之亟奏定子兼
叅議官措置文龍備禦定子乃部分諸軍扼青塘嶺鉞
某則守城郭封疆之臣有死而已乃下令招潰卒人
給緡錢五十米一石諸軍雖受招未肯釋甲定子乃令
帳下率衣甲於兩廡以俟戒毋輕動俄而諸軍盛陳兵

宋史新編卷百三十一

八

四百一十六

以至吏士皆股栗定子坐堂上傳令勞苦之諸軍皆拜
定子開諭以理使還本部以俟給犒諸將聞之亦來上
謁定子復慰安之衆悅而去乃遣吏給犒如令闕寺觀
祠宇以舍之進直寶章閣再任頃之召入奏事吏民追
送莫不流涕鄰郡聞定子至焚香夾道舉手加額曰微
公吾屬塗炭久矣入對極言時敵時史彌遠執國柄久
定子曰陛下優禮元勳俾得以弛繁機而養靜壽朝廷
得以新百度而革因循不亦善乎既對人為危之定子
曰垂逢得喪是有命焉吾得盡言乃報君職分也越兩
月乃遷刑部郎中彌遠沒言之者紛然識者謂定子先

事有言視諸人爲難尋以直寶謨閣江南東路轉運判官上疏論邊事甚悉理宗嘉納累遷翰林學士知制誥兼吏部尚書升兼修國史實錄院修撰賜衣帶鞍馬定予言人主寄耳目者臺諫也補耳目之所不逮者法從之論思百官之輪對宜速返李韶以開不諱之門勉起杜範以伸敢言之氣因乞歸田甚力進端明殿學士簽書樞密院事尋兼權參知政事仍舊職知福州福建安撫固辭提舉洞霄宮因請致仕不許改知潭州湖南安撫大使力辭退居吳中深衣大帶日以著述自娛以資政殿學士轉一官致仕卒贈少保定平作同人書院于

宋史新編卷一百三十三

七

呂四

夾江修長興學創六先生祠蓋以教化爲先務所著存著齋文集北門類藁薇垣類藁經說紹熙講義奏議歷官表奏行世

別之傑字宋才鄧州人嘉定二年進士歷官直煥章閣知江陵府湖北安撫副使以親年八十乞祠歸養從之後累典方州被進擢淳祐二年授同知樞密院事兼權參知政事進資政殿學士湖南安撫使兼知潭州以臺臣論罷七年拜參知政事乞歸田里依前職知紹興府復以兩浙轉運判官翁甫論罷卒贈少師

劉伯正字直卿餘干人開禧元年第進士歷監察御史

有事于明堂雷電忽至執事者鮮不離次伯正立殿下紳笏儼然聲色不動帝遂以大任期之遷左司諫歷權刑部尚書兼侍讀淳祐四年連拜參知政事以監察御史孫起予言罷與祠蔡次傳又言之降一官尋復舊官致仕卒贈正奉大夫加少保持論謂伯正直朝以靜重鎮浮不求名譽善藏其用云

金淵字淵叔臨安人嘉定第進士歷禮部尚書兼給事中淳祐四年拜端明學士同簽書樞密院事侍御史劉漢弼論淵尸位妨賢罷予祠復以監察御史劉應起等言削職遠州居住後其妻愬于朝量移平江府卒

宋史新編卷一百三十三

十

呂四

李性傳字成之舜臣子也嘉定第進士歷起居舍人兼侍講疏言東周以後諸侯卿大夫皆既葬而除服秦漢之際尤爲淺促孝文定爲三十六日之制則視孝惠以前已有加矣東漢以後又損之爲二十七日謂之以日易月則薄之至也千數百年惟晉武帝魏孝文爲能復古之制而羣臣沮格未克盡行惟孝宗通喪三年近古所獨陛下繼之至性克盡前烈有光乞以此疏付之史官庶幾四海聞風民德歸厚累遷權吏部尚書臣僚論舜臣立廟封爵事落職與祠淳祐中歷同知樞密院事未幾落職與郡復與祠寶祐二年與內祠兼侍讀以觀

文殿學士致仕卒贈少保兄心傳道傳在儒林傳

陳韓字子華候官人父孔碩為朱熹呂祖謙門人韓讓

父郊恩與弟韞登進士第從葉適學賈涉開准間辟京

東河北幹官改淮東制置司幹辦公事歷倉部員外郎

紹定二年冬盜起閩中帥王居安屬韓提舉四隅保甲

韓有親喪辭之轉運使陳汶提舉常平史彌忠告急于

朝謂非韓莫可平明年以寶章閣直學士起復知南劍

州提舉汀州邵武軍兵甲公事福建路兵馬鈐轄兼招

捕使未幾加提點刑獄韓提兵督捕所至克捷汀境皆

平四年二月躬往邵武督捕餘寇賊首晏彪迎降韓以

宋史新編卷五十五

十一

陳良四百六

其力屈乃降卒誅之進右文殿修撰依舊職兼知建寧

府平衢寇六年進寶章閣待制知隆興府贛寇陳三槍

擄松梓山皆出沒江西廣東所至屠殘韓遣官吏諭降

賊輒殺之乃謂盜賊起於貪吏劾其尤者二人又謂寇

盜稽誅以臣下欺誕事權渙散所致若決計蕩除數月

可畢十一月詔節制江西廣東福建三路捕寇軍馬十

二月兼知贛州端平元年正月進華文閣待制江西安

撫使三月遂破松梓山三槍與餘黨絕崖而遁又縱火

焚賊巢賊首張魔王自焚三槍至興寧就禽斬隆興市

初賊跨三路數州六十砦至是悉平進權工部侍郎未

幾為工部侍郎改江東安撫使知建康府兼行宮留守

累遷參知政事兼同知樞密院事淳祐七年知樞密院

事湖南安撫大使兼知潭州後以觀文殿學士兩為福

建安撫大使知福州久之提舉佑神觀力請政仕卒贈

少師謚忠肅崔福者故羣盜嘗為官軍所捕逸去因隸

軍籍初從趙葵收李全有功名重江淮又累從韓捕賊

積功至刺史大將軍後從韓留隆興既而韓移金陵而

福猶在隆興屬通判與郡僚燕滕王閣福恚其不見招

道遇民愬冤者福携其人直至餞所責以郡官不理民

事麾諸卒盡碎飲具官吏皆惴恐竄去莫敢嬰其鋒韓

宋史新編卷五十五

十二

陳良四百七

知之遂檄建康署為鈐轄福每恣橫韓戒諭之不聽會

淮兵有警步帥王鑑出師鑑請福行韓因厚遣之福不

樂為鑑用遇敵不擊託以葬女擅歸亦不聞于制置司

韓遂坐以軍法福勇悍善戰時論以為良將難得而韓

以私忿殺之然福亦有以取之也

論曰葛洪論女寵陳貴誼論近倖林略鄭性之導虛心

從諫高定子請更宰臣釐因循之政理宗並不嫌拂逆

竟畀兩府臣直而君仁哉劉伯正鎮浮曾從龍疾惡陳

韓多武功許應龍優治行陳卓不肯謁當塗李性傳徐

榮叟兄弟無媿家學皆非附離倖進者史不載鄒應龍

之行事若宜繪薛極余天錫為史彌遠腹心別之傑金淵李鳴復為史嵩之羽翼非易所謂負乘者與

皮龍榮 王伯大 鄭采 應係

李曾伯 王埜 蔡抗 張礪

馬天驥 朱熠 饒虎臣 戴慶炯

沈炎

皮龍榮字起霖一字季遠醴陵人淳祐進士歷官權刑部尚書兼翊善景定二年自簽樞拜參知政事仍兼太子賓客進封壽沙郡公言者先後論罷削官它日帝問龍榮安在賈似道恐其召用陰諷湖南提刑李雷應劭

宋史新編卷百三十三

三十三

江右付

之謂每對人言吾權至尊于膝上詔徙衡州居住衡湖南屬也龍榮恐不為雷應所容未至而歿龍榮少有志略精春秋學有文集三十卷性伉直似道當國不肯降志又以度宗舊學卒為所擯德祐初復其官

王伯大字幼學福州人第進士歷江東提舉常平兼知池州端平中累遷直寶謨閣樞密副都承旨兼左司郎中進對言人主之患莫大乎處危亡而不知人臣之罪莫大乎知危亡而不言陛下親政五年于茲盛德大業未能著見於天下而招天下謗議者何其籍籍而未已也議遷欲之害德則天下將以為商紂周幽之主議戚

宦近習之撓政則天下將以為恭顯許史武韋仇由之

朝議姦儔佞朋之誤國則天下又將以為漢黨錮元祐

黨籍之君子陛下雖日御治朝日親儒者日修辭飾色

終莫能弭天下之議陛下誠能布所失於天下不必曲

為回護凡人言所不貸者一朝赫然而盡去之務使蠹

根悉拔孽種不留如日月之更如風雷之迅則天下之

謗不改而自息矣又極言邊事由盡事情遷至參知政

事監察御史陳垓論罷以資政殿學士知建寧府卒

鄭采不知何郡人歷殿中侍御史奏劾王瓚龔基先胡

清獻鐫秩罷祠皆從之三人者不才臺諫也遷侍御史

宋史新編卷百三十三

十四

江右付

疏言比年以來舊章濩廢名器之輕莫此為甚矧事變無窮而名器有限使名器常重於上則人心不敢輕視於下非才而用功者不得覲幸於其間則負慷慨之氣懷功名之願者陛下始可得而鼓舞之矣遷左諫議大

夫淳祐七年拜端明殿學士同簽書樞密院以監察御

史陳求曾論罷卒采之居言路嘗按工部侍郎曹幽主

管吏部架閣文字洪芹則大傷公論云

應係字之道昌國人嘉定末試南省第一遂第進士歷

祕書省著作佐郎兼權尚左郎官兼翰林權直又遷著

作郎仍兼職以言罷淳祐二年叙復奉祠後累遷翰林

學士兼中書舍人遂由副樞拜參知政事封臨海郡侯乞歸田以資政殿學士知平江府奉祠寶祐三年殿中侍御史丁大全論罷奪卒德祐初詔復元職致仕

李曾伯字長孺潭懷人後居嘉興歷官通判濠州累遷資政殿學士四川宣撫使特賜同進士出身召赴闕加大學士知福州兼福建安撫使辭免以大學士提舉洞霄宮起為湖南安撫大使兼知潭州兼節制廣南移治靜江開慶元年進觀文殿學士以言者罷去景定五年起知慶元府兼沿海制置使咸淳初為言者論劾權職德祐初追復元官曾伯初與賈似道俱為閩帥邊境之

宋史新編卷之三

五

四百十一

事知無不言似道嫉之使不竟其用云

王埜字子文介之子也以蔭補官登嘉定進士第仕潭時帥真德秀一見異之延致幕下遂執弟子禮歷樞密院編修兼檢討史嵩之帥武昌首進和議埜言今日之事宜先定規模并力攻守上疏言八事繼為副都承旨奏請出師絕和使命淮東西夾攻理宗深然之嘉熙初輪對采事係安危者四端而專以司馬光仁明武推說復推廣前所言八事以孝宗講軍實激發帝意淳祐初嵩之起復傾國爭之埜上疏乞聽終喪後又言嵩之當顯絕而終斥益嚴君子小人之限拜禮部尚書奏十事

終之曰陛下一心十事之綱領也寶祐三年疏言國家與蒙古本無深仇而兵連禍結皆原於入洛之師輕啓兵端三三狂妄如趙楷全子才劉子澄輩輕而無謀遂致隻輪不返全子才誕妄慘毒今乃援劉子澄例自陳改正乞寢二人之命罷其祠祿以為喪師誤國之戒從之時埜兼給事中尋拜簽書樞密院事封吳郡侯與宰相不合言者攻之予祠卒贈七官位特進埜因德秀知朱熹之學知建寧府創建安書院祠熹以德秀配有奏議文集若干卷埜工于詩書法祖歐陽詢

蔡抗字仲節元定之孫紹定二年進士歷諸王宮大小學教授疏奏權姦不可復用國本不可不早定理宗嘉

宋史新編卷之三

未

四百九十七

納又歷資善堂贊讀翊善寶祐四年由樞府為參知政事輒擅去國勉留不返落職奉祠尋坐論寢其命未幾復端明殿學士予祠既而從所請轉一官致仕卒諡文簡以犯祖諱更諡文肅

張礪字涓老福州人第進士累官禮部侍郎權吏兵二部尚書右補闕程元鳳論罷之寶祐中起歷樞府拜參知政事封長樂郡公轉三官致仕卒贈少師馬天驥字德夫衢州人第進士歷官中外累典方州寶祐中遷禮部侍郎兼直學士院兼侍講國子祭酒拜端

明殿學士同簽書樞密院事封信安郡侯言者論之與祠景定初知衢州復坐論與祠起知福州福建安撫使以舉職進大學士歷知慶元府兼沿海制置使復予祠尋褫職罷之咸淳中貶信州居住遂年詔自便初理宗之貴如閻氏怙寵天驥丁大全用事有書於朝門曰閻馬丁當國勢將亡云

朱熠温州人端平二年武舉第一累官知樞密院事兼參知政事兼太子賓客以舊職知慶元府沿海制置使奉祠為監察御史胡用虎論罷言者相繼糾劾送處州居住咸淳四年詔令自便五年侍御史章鑑復以為言

宋史新編卷一百五十三 七 三百九十五

驅之還鄉尋卒熠初居言路為理宗言境土日蹙調度日廣景德慶曆時以三百二十餘郡之財賦供一萬餘員之奉祿今日以一百餘郡之事力贍二萬四千餘員之冗官欲寬民力必汰冗員帝納焉惜其任情彈劾一時名士若徐清叟呂中尤熲馬廷鸞亦皆不免云

饒虎臣字宗召寧國人登進士第歷官同知樞密院事兼權參知政事景定元年拜參知政事殿中侍御史何夢然連劾職罷祠四年復元官與祠卒德祐元年詔守資政殿學士致仕

戴慶烜字彥可永嘉人淳祐十年進士歷官侍御史開

慶元年連拜同知樞密院事兼參知政事未幾致仕卒贈特進資政殿大學士

沈炎字若晦嘉興人寶慶三年進士累官同知樞密院兼權參知政事以資政殿學士奉祠未幾進大學士致仕卒贈少保炎居言路嘗劾高斯得李曾伯又劾左相吳潛奸謀叵測請速召賈似道正位鼎軸何其舛也然劾罷右相丁大全及其黨與斯公論云

論曰至伯大王桀論議鯁切應係蔡抗李曾伯清慎亮直乃皆不幸遭讒去國皮龍榮不降志賈似道謫死尤可惋傷後裔行事無所考若戴慶烜嘗直卒子才之柱

宋史新編卷一百五十三 六 五百五十五

饒虎臣嘗列丁大全之罪他善蔑如也希寵附勢如馬天驥鄭宋朱熠沈炎竝列政府所謂朝無人哉

宋史新編卷一百五十三

宋史新編卷一百五十四 列傳九十六

明南京戶部主事莆田柯維騏著

吳淵 袁韶 王居安

曹彥約 范應鈞

吳淵字道父柔勝之子幼端重苦志力學嘉定中第進士調建德縣主簿丞相史彌遠館留之語竟日大悅謂曰君國器也今開化新置尉即日可上欲以此處君淵對曰甫得一官何敢躁進况家有嚴君所當稟命彌遠為之改容不復強至官就辟令江東九郡之冤訟于諸使者皆乞送淵改差浙東制置使司幹辦公事丁父憂

宋史新編卷一百五十四

一

詔以前職起復力辭弗許再辭且貽書政府曰冒哀求榮平生大節掃地矣他日何以事君時史嵩之方起復或曰得無礙時宰乎淵弗顧詔從之服除歷右文殿修撰樞密副都承旨兼右司兼檢正適政府欲用兵中原以據關守河為說淵力陳其不可大要謂國家力決不能取縱取之決不能守丞相鄭清之不樂出補外御史王定劾淵罷侍御史洪咨夔不直之劾定左遷未幾邊事果如淵言清之致書引咎異謝差知鎮江府定防江軍之擾兼淮東總領連進權戶部侍郎職任如舊時淵造闕下入對歷陳九事甫下殿御史唐璘擊之璘蓋淵

所薦者也遂仍前職奉祠久之加寶章閣待制再起知鎮江兼總領未幾加戶部侍郎尋以寶章閣直學士知太平州兼江東轉運使時兩淮民流徙入境者四十餘萬淵亟加慰撫而調濟之旁郡流民焚劫無虛日獨太平境內肅然無敢誚者升華文閣學士知隆興府江西安撫使兼轉運副使會歲大侵講行荒政全活者百萬人加敷文閣學士改知鎮江府兼都大提舉浙西沿海諸州軍許浦澈浦等處兵船歲亦大侵因淵全活者六十五萬人右正言三疏劾淵奪職尋復職奉祠後起龍圖閣學士江西安撫使兼知江州歷兵部尚書知平江

宋史新編卷一百五十四

二

府兼浙西兩淮發運使尋兼知平江歲亦大侵因淵全活者四十二萬人兼浙西提點刑獄知太平州兼提領兩淮茶鹽所以功進端明殿學士沿江制置使江東安撫使兼知建康府兼行宮留守節制和州無為軍安慶府兼三郡屯田使朝廷付淵以光豐蘄黃之事凡劾司空山燕家山金剛臺三大砦嵯峨山鷹山什子山等二十二小砦團丁壯立隊伍星聯棋布脉絡貫通無事則耕有警則禦詔以淵典利除害加資政殿大學士與執政恩例封金陵侯復賜錦繡堂忠勤樓大字進爵為公累官參知政事卒贈少師淵有材略迄濟事功所至興

學養士然政尚嚴酷好與羅織之獄籍入豪橫故時有
蜈蚣之謠其弟潛亦數諫止之所著易解及退庵文集
奏議

袁韶字彥淳慶元府人第進士嘉泰中爲吳江丞蘇師
旦恃韓侂胄威福庇姻黨亂役法韶悉更定改知桐廬
縣桐廬多宗室持縣事無有善去者韶絕私謁莫敢撓
嘉定十三年爲臨安府尹幾十年理訟精簡道不拾遺
里巷爭呼爲佛子平反冤獄甚多紹定元年拜參知政
事李全叛揚州告急飛檄載道都城爭有逃避者乃拜
韶浙西制置使仍治臨安鎮遏之丞相史彌遠懲韓侂
胄用兵事不欲聲討韶與范楷言於彌遠曰揚失守則
京口不可保淮將如卞整崔福皆可用彌遠從之遂討
全彌遠卒言者論韶阿附奪職罷祠卒累贈太師越國
公韶父爲郡小吏給事通判廳因致豐饒夫妻俱近五
十無子其妻資遣之往臨安置妾既得妾察之有憂色
問之泣曰妾故趙知府女也家四川父歿家貧故鬻妾
以爲歸葬計耳卽遣還盡以囊中貲與之遂獨歸妻迎
問告以其故且曰若有子必待他婦人乃育哉妻曰君
設心如此行當有子矣明年生韶

居安字資道黃巖人始名居敬字簡卿避祧廟嫌易

之入太學第進士歷官太學博士已而遷校書郎居安
援故事乞召試執政曰朝廷於節度尚不較况館職乎
居安因言文非位極武非勳高不能得節旻何言不較
也時蘇師旦命且下故居安言及之改司農丞御史迎
意劾與祠踰年起知興化軍召爲祕書丞遷著作郎兼
國史實錄院檢討編修官兼權考功郎官韓侂胄之誅
居安實贊其決翌日擢右司諫首論侂胄有非常之罪
當伏非常之誅陳自强徒以貧賤私交白一縣丞超遷
徑至宰輔姦險附麗黷亂國經乞追責遠竄又劾吳曦
外嫺郭倪郭僕竄嶺表天下快之繼兼侍講方侂胄用
事箝天下之口呂祖儉以謫死呂祖泰流遠郡居安奏
請明其冤以伸忠鯁之氣又疏言古今之治本亂階更
爲倚伏人主公聽則治偏信則亂政事歸外朝則治歸
內廷則亂問百辟士大夫則治問左右近習則亂大臣
公心無黨則治植黨行私則亂大臣正小臣廉則治大
臣汙小臣貪則亂如用人稍誤是一侂胄死一侂胄生
也趙彥逾與樓鑰林大中章燮竝召居安言彥逾者趙
汝愚之罪人薰蕕同器非所以示趨向於天下也疏已
具有微聞者除日夜下遷起居郎兼崇政殿說書於是
爲諫官才十有八日旣供職奏曰二史得直前奏事祖

宋史新編卷一百五十四

宗法也遂極論之又言臣為陛下耳目官諫紙未乾以迂權要徙他職不得其言則去臣不復留矣寧宗為改容中丞雷孝友論其越職奪一官罷太學生舉幡乞留踰年復官知太平州歷知隆興府初盜起郴黑風峒羅世傳為之倡勢張甚湖南所在發兵扼要衝義丁表裏應援賊既乏食主兵者不能堅持反欲以買降為功餽鹽與糧賊乃陰治械而外送款身受官峒中不至公府義丁皆恚曰作賊者得官我輩捐軀壞產業何所得於是五合六聚各以峒名其鄉李元勵陳廷佐之徒並起為賊列城皆震朝廷憂之遂以居安為帥旋命節制

宋史新編卷五十四

五

江池大軍駐廬陵督捕領郡事會元勵執練木橋賊首李才全至居安厚待才全而賞元勵眾皆感世傳果疑元勵之貳已遂交惡元勵率眾攻世傳世傳嗾練木橋賊黨襲元勵俘其孥禽元勵以獻世傳特功驕蹇居亡何與兄世祿俱叛居安密為方略遣兵合圍之世傳自經死斬其首以徇羣盜次第平始終用以賊擊賊之策故兵民無傷者江西人祠而祝之徙鎮襄陽以言者罷去久之召遷工部侍郎甫兩月奉祠未幾知溫州理宗即位移知福州升龍圖閣直學士轉太中大夫提舉崇福宮將行鹽寇起寧化居安以書諭汀守曰土瘠民貧

盜可盡禁耶且彼執三首惡以自贖他可勿治部有遣左翼軍將鄧起提兵往起貪夜冒險與寇角以死軍潰民相驚逃去事聞命居安專任招捕居安既留募軍校劉華丘銳授以計畫至汀而賊已至郡矣賊知帥有撫納意即引退華銳出入賊中指期約降而攝守偏彊欲出不意為己功賊知其謀敗降約而建劍諸郡並江西嘯聚蜂起矣居安議不合歎曰吾可復求焦頭爛額功耶即拜疏歸居安書生於兵事不學而能其誅嗣寇而降汀寇皆非苟然者卒累贈少保居安宅心公明待物不貳有方嚴集行世

宋史新編卷五十四

木

曹彥約字簡甫都昌人淳熙八年進士嘗從朱熹講學歷主管江西安撫司機宜文字知澧州未上薛叔似宣撫京湖辟主管機宜文字漢陽闕守檄攝軍事時金人入郡兵素寡彥約搜訪土豪得許嵩俾總民兵趙觀俾防水道党仲昇將宣撫司軍屯郡城金重兵圍安陸遊騎闖漢川彥約授方略擊敗之又劫其若殺千餘人以功進秩就知漢陽嘉定中歷湖南轉運判官時盜羅世傳李元勵李新等相繼竊發桂陽茶陵安仁三縣皆破壞地千里莽為盜區彥約至彼督運人心始定遷直祕閣知潭州湖南安撫時江西言欲招安李元勵朝

命下湖廣議招討之宜彥約言曲徇招安失朝廷威重
乃督諸將逼賊巢而屯擊破李新於鄆泚新中創死眾
皆如松為首如松降遂復桂陽世傳素與元勳有隙
至是密請圖元勳以自效彥約付以賞格且告于朝又
予萬緡錢犒其師世傳遂禽元勳餘黨悉平之池州副
都統許俊駐兵吉之龍泉厚賂以結世傳超格許轉官
資世傳遂以元勳解江西胡渠為右司欲以世傳盡統
諸州而為之帥悉徹江西湖南戍兵彥約固爭渠不悅
然世傳終桀驁不肯出峒彥約密遣羅九遷為間誘胡
友睦許以重賞友睦遂殺世傳江西來爭功不與校擢

宋史新編卷五十四

七

侍右郎官以右正言鄭昭先言寢其命久之以為利路
轉運判官兼知利州時沔州都統制王大才驕橫制置
使董居誼不得其柄反曲意奉之彥約以兵權不一作
病天議獻之廟堂累遷權戶部侍郎以寶謨閣待制知
成都彥約乞赴闕奏事不允又申省乞入對不報改知
福州又改知潭州力辭自是再奉祠理宗即位擢兵部
侍郎兼國史院同修撰會下詔求言彥約上封事曰陛
下孝友之行宜足以取信於天下然道路異說猶襲尺
布之謠臣以為守法者人臣之職也施恩者人主之柄
也漢淮南王欲危社稷張蒼馮敬等請論如法文帝既

厥其罪不幸而死封其子於故地此往事之明驗本
朝太宗皇帝之所已行也今若徇文帝緣情之義法太
宗繼絕之意雖不止謗而謗息矣尋兼侍讀俄遷禮部
侍郎加寶謨閣直學士提舉佑神觀兼侍讀授兵部尚
書力辭不拜改寶章閣學士知常德府既而提舉崇福
宮卒以華文閣學士轉通議大夫致仕贈宣奉大夫後
謚文簡

范應鈴字旂叟豐城人開禧初第進士歷知崇仁縣明
約束信期會聽訟發摘如神負者亦無不心服真德秀
扁其堂曰對越將代整治如始至歲杪與百姓休息閣

宋史新編卷五十四

八

債負蠲租稅釋囚繫恤生瘞死崇孝勸睦形之榜揭見
者嗟歎調提轄文思院幹辦諸軍審計添差通判撫州
以言者罷與祠後通判衢州時江右峒寇為亂吉州八
邑七被殘燬差知吉州應鈴慨然奉親以行既至以練
兵足食為先務然後去冗吏覈軍籍汰老弱以次罷行
贛叛卒朱先賊殺主帥應鈴曰此非小變也密遣謀以
厚賞捕之部使者劾其輕發鑄一官閒居六年養親讀
書泊如也起廣西提點刑獄多所平反丁錢蠹民力奏
免之召為金部郎官入見言公論不出於君子而參以
小人紀綱不正於朝廷而牽於閹寺言皆讜直識者疑

之累遷直寶謨閣湖南轉運判官兼安撫司峒獠將何
三族聚千餘人執縣令殺王官帥憲招捕逾年不至應
給曰招之適以長寇即調飛虎等軍會鳴總討之親臨
誓師士卒鼓勇禽將時選父子及兇渠五人誅之脅從
者使之安業未一月全師而歸授直煥章閣上疏謝事
不允擢大理少卿再請又不允一旦籍府庫核簿書處
決官事已遂及家務纖悉不遺條屬勸以清心省事曰
生死數也平生學力正在今日帥別之傑問疾整冠肅
入言論如平常之傑退條然而逝應鈴開明磊落不以
得失利害動其心書饋不交上官薦舉不徇權門當官

宋史新編卷五十四

九

而行無敢撓以非義所至無留訟無滯獄振樹風聲聞
者興起家居時人有不平不走官府而走應鈴之門為
不善者輒相戒曰無使范公聞之所著有西堂雜著十
卷斷訟語曰對越集四十九卷徐鹿卿謂應鈴經術似
兒寬決獄似雋不疑治民似龔遂風采似范滂理財似
劉晏而正大過之人以為名言

論曰昔子產謂以猛治民譬諸烈火無敢玩狎故吳淵
用是濟事功云史彌遠決策討叛去詔之力居多或病
其阿附何歟王居安曹彥約范應鈴皆儒而知兵殲兇
醜以匡王國詩曰文武是憲此之謂也

崔與之 劉宰

洪咨夔 袁甫

王遂

張處

徐僑

吳昌裔

崔與之字正子廣州人遊太學第進士廣之士歸太學
取科第自與之始歷遷廣西提點刑獄瓊之人次其事
為海上澄清錄嶺海去天萬里用刑慘酷貪吏厲民乃
疏為十事申論而痛懲之當時刻傳號嶺海使民榜召
為金部員外郎金南遷于汴朝議疑其進迫特授直寶
謨閣權發遣揚州事主管淮東安撫司公事寧宗宣引
入內親遣之既至浚城濠創五砦金人不敢深入山東
李全以眾來歸與之移書宰相謂自昔召外兵以集事

宋史新編卷五十四

十

者必有後憂宰相欲圖邊功諸將皆懷僥倖都統劉瑄
承密劄取泗州兵度淮而後牒報瑄全軍覆沒與之憂
憤馳書告宰相以備敵及金人入境宰相連遣與之三
書俾議和與之答曰漣海二邑若為區處山東諸酋若
為措置望別選通才以任和議與之自劉瑄敗亟修守
戰備遣精銳布要害金人深入無功而和議亦寢召為
祕書少監軍民遮道垂涕與之力辭召命竟還將度嶺
趣召不已行次池口聞金人至邊乃造朝奏今邊聲可
慮者非一惟山東忠義區處要不容緩前後累疏數千
言每歎養虎將自遺患升祕書監兼太子侍講權軍部

侍郎選爲煥章閣待制知成都府本路安撫使時安丙
握蜀重兵久每忌蜀帥之自東南來者至是獨推誠相
與丙卒詔盡護四蜀之師初金人既弊率衆南歸者所
在而有或疑不敢納與之優加爵賞以來之未幾金萬
戶呼延棫等扣洋州以歸與之察其誠納之籍其兵千
餘人皆精悍善戰金人自是不敢窺興元既復縷榜邊
關開諭招納金人謀得之上下相疑多所屠戮人無固
志以至於亡與之以疾丐歸金謀知大入與之再爲臨
邊金人乃退召爲禮部尚書不拜便道還廣蜀人思之
肖其像於成都以配張詠趙抃名三賢理宗數召起皆

宋史新編卷五十四

十一

力辭繼授端明殿學士提舉嵩山崇福宮亦辭俄授廣
東經略安撫使兼知廣州先是廣州摧鋒軍連成建康
江西凡八年而上功幕府不報求撤戍又不報遂相率
倡亂長驅至廣州與之家居肩輿登城曉以逆順禍福
其徒皆釋甲而首謀數人懼事定獨受禍遂率之遁去
入古端州以自固至是與之聞命亟拜即家治事屬提
刑彭鉉討捕潛移密運人無知者俄而新調諸軍畢集
賊戰收請降桀黠不悛者戮之其餘分隸諸州帝於是
注想彌切拜參知政事拜右丞相皆力辭乃訪以政事
及人才當否與之力疾奏天生人才自足以供一代之

可惟辨其君子小人而已忠實而有才者上也才雖不
高而忠實有守者次也用人之道無越於此陛下以正
人爲迂濶而疑其難以集事以忠言爲矯激而疑其近
於好名任之不專信之不篤或謂世數將衰則人才先
已凋謝如直德秀洪咨夔魏了翁方此柄用相繼而去
天意固不可曉至於敢諫之臣忠於爲國言未脫口斥
逐隨之人才豈易得而輕棄如此又曰京城之災七年
兩見豈數萬戶生靈皆獲罪於天者百姓有過在予一
人此陛下所當凜凜又曰近習之臣朝夕在側易於親
昵而難於防閑司馬光謂內臣不可令其采訪外事及

宋史新編卷五十四

十一

問以群臣能否蓋干預之門自此始也若謂其所言出
於無心豈知愛惡之私因此而入其於聖德寧無玷乎
帝覽奏嘉歎趣召愈力控辭至十有三疏嘉熙三年乃
得致仕以觀文殿大學士提舉洞霄宮自領鄉郡不受
廩祿之入凡奉餘皆以均親黨卒時年八十二累封至
南海郡公謚清獻

劉宰字平國金壇人紹熙初第進士再調真州司法詔
仕者非僞學不讀周惇頤程頤等書才得考試宰喟然
曰平生所學者何首可斷此狀不可得授泰興令免喪
至京韓侂胄方謀用兵宰啓鄧友龍薛叔似極言輕挑

兵端為國深害迄如其一 浙東倉司幹官職事修 亟引去默觀時變預不繼 尋告歸監南岳廟江淮 置使黃度辟之入幕辭書 四年堂審召命且再下不 至時相亦屢諷執政從官 貽書挽宰宰峻辭以絕俄題 考功曆示決不復仕理字 立以為籍田令屢辭改添差 通判建康府又辭乞致仕 乃以直祕閣主管仙都觀既 而升直寶謨閣且盡還磨 切歲月未幾遷太常丞郡守 以朝命趣行不得已勉就 道至吳門拜疏徑歸一時譽 望收召略盡所不能致者 皆與崔與之耳宰遷將作少 監又以直敷文閣知寧國 府皆不拜進直願謨閣主 管

宋史新編卷百六

三

玉局觀帝猶冀幸一來也 奏事訖不為起尋卒鄉人 罷市走送袂相屬者五十 甲八人如哭其私親宰剛 大正直明敏仁恕施惠鄉 邦其烈實多置義倉創義 役三為粥以與饑者自冬 徂夏日食萬餘人薪菜衣 纊藥餌棺衾之須靡竭不 獲生理素薄見義必為既 竭其力藉質貸以繼之隱 居三十年平生無嗜好惟 書靡所不讀雖博考訓注 而自得之為貴有漫塘文 集語錄行世洪咨夔字舜 俞於潛人第進士復應博 學宏詞科崔與之帥淮東 辟置幕府帥成都奏授籍 田令通判成都府及為制 置使首檄咨夔自新辭曰 今當開誠心布公道

南人物以濟國事乃一未 有聞而先及門生故吏 示人私也卒不受尋知 蕪州毀鄧艾祠更祠諸葛 亮等其民曰母事仇讎而 忘父母還朝為祕書郎遷 金部員外郎會詔求直言 慨然曰吾可以盡言寤主 矣其父見其疏曰吾能喫 茄子飯汝無憂史彌遠讀 至濟王之死非陛下本心 大恚擲于地轉考功員外 郎轉對復言李全必為國 患臺諫李知孝染成大交 論鑄二秩讀書故山七年 而彌遠死理宗初政數日 以禮部員外郎召入見乞 養英明之氣及論君子小 人之分翌日與王遂並拜 監察御史咨夔感激入遇 謂遂曰朝無親擢臺諫

宋史新編卷百六

四

矣矣要當極本窮原而先 論之乃上疏曰陛下親政 以來大權大政亦略舉矣 然中書之敝端其大者有 四一曰自用二曰自專三 曰自私四曰自固願陛下 於從容論道之頃宣示臣 言俾仰稱勵精更始之意 帝嘉納又首乞罷樞密使 薛極以屬大臣之節章三 上卒出之其他得罪清議 者相繼劾去朝綱大振京 湖以完顏守緒骨來獻時 相侈大其事咨夔曰第當 以金亡告九廟歸諸祖宗 德澤况與大敵鄰抱虎 枕蛟事變叵測願可修囚 人之獲使邊臣論以朝 臣頌德且陛下知慕崇政 之元祐獨不鑒端而受 降之崇寧乎擢殿中侍 御

會王定入臺察力詆蔣重珍咨夔乃按定疾視舌良
乞罷之越三日左遷出而擢谷夔中書舍人尋兼權吏
部侍郎與真德秀同知貢舉俄兼直學士院時谷夔口
瘍已深復上疏謂當引咎悔過且乞祠謂臣數備臺諫
給舍皆不能過六月之師何補於朝臣病久當去去猶
足裨風俗帝勉留之遷吏部侍郎兼給事中上在位踰
一紀國本未立未有敢深言之者谷夔乞擇宗室子養
之府為濟王立後授給事中史嵩之入相進刑部尚書
拜翰林學士知制誥求去愈力加端明殿學士卒詔謂
其鯁亮忠懇與執政恩例特贈兩官有兩漢詔令擊抄

宋史新編卷五十四

七

春秋說外內制奏議詩文行于世

袁甫字廣微燮之子嘉定七年進士第一歷校書郎轉
對言邊事之病不在外而在內偷安之根不去規摹終
不立墮蔽之根不去血脉終不通忌嫉之根不去將帥
終不可擇欺誕之根不去其財終不可治出通判湖州
遷祕書郎尋遷著作佐郎知徽州治先教化崇學校訪
便民事上之父憂服除知衢州移提舉江東常平遂提
點本路刑獄連值水旱發廩賑恤且請于朝得度牒緡
錢以助費劾藥院以療疫癘前後持節江東五年所活
殆不可數計轉將作監領事如故繼力辭常平事彗星

見詔求直言上疏請變上下交征之習以紓愁苦之民
聖宗親政以直徹猷閣知建寧府明年兼福建轉運判
官遷祕書少監入見帝慰勞之又遷起居舍人兼宗政
殿說書於經筵奏剛之一字最切於陛下陛下徒慕漢
宣厲精為治之名而乃墮元帝文宗柔弱不振之失元
帝文宗果斷不川於斥邪佞反用於逐賢人此二君不
識剛德之真也兼中書舍人時相鄭清之以國用不足
履畝使輸券甫奏其害他日侍講筵帝問近事又奏履
畝事人心最不悅又嘗讀資治通鑑至漢高入關辭秦
民牛酒因奏今日無以予人反橫科之其心喜乎怒乎

宋史新編卷五十四

六

本朝立國以仁陛下以為此舉仁乎否乎帝為惻然時
朝廷以邊事為憂史嵩之帥江西力主和議甫奏嵩之
主和其父彌忠每戒其輕易今朝廷甘心用父子異心
之人臣謂不特嵩之之易於主和抑朝廷亦未免易於
用人也疏入不報遂乞歸不允授起居郎兼中書舍人
未幾擢嵩之刑部尚書復奏疏云臣於嵩之本無仇怨
但國事所係誼難緘默嵩之誥命終不與書行迺出甫
知江州王公抗疏力爭帝曰本以授其兄袁肅報行誤
耳今遂勉用無它志翌日乃與肅江州而殿中侍御史
徐清叟復論甫賦六十萬湯中等又爭之清叟亦悔未

幾改知婺州不拜元元年遷中書舍人入見陳心源之說帝問邊事甫奏當以上流為急議和恐誤事時清叟與甫並召而清叟未至甫奏今人物眇然有如清叟宜在朝廷辭避實惟臣故乞趣其赴闕又奏備邊四事累遷吏部侍郎兼國子祭酒時邊遽日至甫條十事權兵部尚書暫兼吏部尚書卒贈通奉大夫謚正肅有孝說孟子解及文集行世甫少服父訓謂學者當師聖人以自得為貴又從楊簡問學自謂觀草木發生聽禽鳥和鳴有契於心云

王遂字去非一字穎叔韶之玄孫後為金壇人登進士

宋史新編卷五十四

七

第歷官幹辦諸司審計司紹定三年福建寇擾甫定朝廷選賢能吏勞來安集以遂知邵武軍兼福建招捕司參議官遂過江山浦城道中遇邵武避地之人即遣金為歸資從者如市至郡撫摩創痍翦平兇孽民恃以安未幾言者以遂妄自標致邀譽沽名罷改知安豐軍累遷監察御史疏奏朝廷謂史嵩之小黠為大智近功為遠略忽臣之言必欲僥倖嵩之於不敗非為國至計也遷右正言尋拜殿中侍御史疏言三十年來凶德叅會未有如李知孝梁成大莫澤肆無忌憚者三凶之罪上通于天乞重其刑又請於並淮置屯田且條上邊事曰

當今之急務在朝廷者五在邊關者六又言君德必純平剛帝皆善之遷戶部侍郎兼史院最後以華文閣直學士知隆興府兼江西轉運副使改知太平復知隆興兼江西安撫使召赴闕授權工部尚書遂與同里劉宰素同志遂守平江宰贈之言曰士友當親而賢否不可不辨財利當遠而會計不可不明折獄以情毋為私意所牽薦士以才毋為權要所奪當言則言不視時而退縮可去則去不計利而遲回庶幾名節之全不愧簡冊所載蓋格言也

張虞字子必慈溪人慶元二年進士歷國子博士特以

宋史新編卷五十四

六

早求言即上疏曰上天之心即我祖宗之心數年以來蓋有為祖宗所不敢為者議者惟知衰靡之俗不可不振起圯壞之風不可不整刷抑不知振起整刷之術最難施於衰靡圯壞之後何者元氣已傷而不可再擾人心方蘇而不可駭動也且造楮初欲便民朝廷既以一切之政賦其聽復以一定之價迫之從郡縣之間遂騷然矣監司郡守老成遲鈍者悉屏不用而取夫新進喜功名者為之見事則風生臨事則痛決事未果集而根本已廢矣凡此皆有累於祖宗仁厚之德此旱勢之所以彌甚也兩遷祕書郎兼吳益王府教授改兼莊文府

遷著作佐郎兼權都官郎官轉對言邊事有二病議論
貴合一而今則病乎襍體統貴合一而今則病乎分遷
祕書丞改著作郎以疾乞外知南康徙處州移溫州力
辭遂直祕閣主管千秋鴻禧觀參議制置使幕中使若
尚威力復諫自用處守正不阿每濟以寬大又上書論
海防利便主管玉局觀端平初召為國子司業兼侍講
以禮記月令進讀至獄訟必端平之語因敷暢厥旨力
辭勸講之職升國子祭酒以為月令之書雖出呂不韋
然人主後天而奉天時此書不為無助乃因已講者為
十二卷乞按月而觀之兼權工部侍郎兼國子祭酒命

宋史新編卷一百四

九

下卒贈四官

徐僑字崇甫義烏人淳熙十四年第進士調上饒主簿
始登朱熹之門稱其明白剛直命以毅名齋歷江東提
點刑獄以迂史彌遠劾罷寶慶初葛洪喬行簡代為請
祠迄不受祿紹定中告老得請端平初與諸賢俱被召
遷祕書少監大常少卿趣入覲手疏數千言皆感憤詞
切帝數慰諭之顧見其衣履垢敝愀然謂曰卿可謂清
貧僑對曰臣不貧陛下乃貧耳帝曰朕何為貧僑曰陛
下國本未建疆宇日蹙權幸用事將帥非材盜賊並起
帑藏空虛羣臣交而天子孤立臣不貧陛下乃貧耳

又言今女謁閹宦相為囊囊誕為一豎以處國膏肓階
下此之不慮而耽樂是從世有扁鵲將望見而卻走矣
時貴妃閻氏方有寵而內侍董宋臣表裏用事故僑論
及之帝為之改容賜僑金帛甚厚僑固辭不受侍講開
陳友愛七義用是復皇子竝爵請從祀周敦頤程顥程
頤張載朱熹以趙汝愚侑食寧宗皆如其請迨丞相意
力耳休致帝諭留甚勤遷工部侍郎辭益堅遂命以內
祠侍讀不得已就職遇事盡言以疾申前請乃以資議
閣待制奉祠卒諡文清其學一以真踐實履為尚守官
居家清苦刻厲之操人所難能也

宋史新編卷一百四

十

吳昌裔字季永中江人蚤孤與兄泳痛自植立得程頤
張載朱熹書輒研繹不倦第進上聞漢陽守黃幹得熹
之學往從之歷通判眉州著苦言十篇慮蜀甚悉端平
初為軍器監簿連改太常少卿兼吳益王府教授轉對
首陳六事凡君臣之綱兄弟之倫舉世以為大戒而不
敢言者皆痛陳之至於邊臣玩命陟罰無章尤拳拳焉
拜監察御史冬海雷春大雨雪昌裔居齋宮秉燭草疏
凡上躬缺失宮庭嬖私廟堂除授皆以為言又念蜀事
貼危條四事以進時有果閬州守臣逃遁而進職有知
遂寧李煒父子足迹不至邊庭而受賞僨軍之趙楷棄

城之朱楊祖皆不知罰又帥臣趙彥呐年老智衰其子
 濬刑贖貨士卒不用命安矣仲恥遭桎梏經營復用欲
 起謫籍以代帥垣昌裔皆抗疏彈擊又歷言三邊之事
 曰今朝廷之上百辟晏然言論多於施行浮文妨於實
 務后族下宮之冗費列曹坐局之常程群工閑慢之差
 除諸道非泛之申請以至土木經營時節宴遊神霄祈
 禳大禮錫賚藻飾治具無異平時至於治兵足食之方
 乃缺略不講且援靖康之敝痛哭言之出為大理少卿
 參政李鳴復讒之以權工部侍郎出參贊四州宣撫司
 軍事人曰此李綱救太原也昌裔曰君命也不可不亟
 矣宋史新編卷一百五十四

行慷慨襍被出關中道病甚帝聞之授祕閣修撰改嘉
 興府昌裔累辭而言者以避事論矣後自宮祠起知婺
 州加集英殿修撰卒以寶章閣待制致仕昌裔多習典
 故嘗輯至和紹興諸臣奏議本末名儲鑑又會粹周漢
 以至宋蜀道得失興師取財之所名蜀鑑有奏議四書
 講義鄉約口義諸老記聞容臺議禮文集行于世初昌
 裔與徐清叟杜範一日竝入臺四方想聞風采作至和
 三諫詩以侈之才七閱月以選莫不惋惜云諡忠肅
 論曰崔與之行類楊綰劉宰學宗程頤雖官崇卑不倫
 均為挺拔之彥端平初竝膺天子優寵一歲屢遷至虛

左轄從班以待終不能羅而致之其時然之志雖與日
 月爭光可也維時同升者洪咨夔袁甫王遂張處徐僊
 吳昌裔在諫垣則多彈擊在講帷則多獻替孳孳夙夜
 成躋穹華豈以承明金馬亦足避世全身耶易曰君子
 之道或出或處歸于是而已矣

宋史新編卷一百五十四

宋史新編卷一百五十四

三

宋史新編卷一百五十五 列傳九十七

明南京戶部主事甫田柯維騏著

楊簡字少師 汪綱 蔣重珍 傅伯成

唐璘 黃師雍 程公許 危稹

呂午字子流 史彌鞏 陳埴字子蒙

楊簡字敬仲慈溪人第進士歷官知樂平縣與學訓士諸生聞其言有泣下者楊石二少年為民害簡置獄中諭以禍福咸感悟願自贖由是邑人以訟為恥夜無盜警路不拾遺紹熙五年召為國子博士二少年大帥縣民隨出境外呼曰楊父會眾丞相趙汝愚祭酒李祥抗

宋史新編卷一百五十五

章辨之簡上書言汝愚之忠陛下所心知不必深辨臣為祭酒屬日以義訓諸生若見利忘義畏害忘義臣恥之未幾亦遭斥奉祠再任轉朝奉郎嘉泰四年賜緋衣銀魚朝散郎權發遣全州以言罷奉祠嘉定元年寧宗更化授秘書郎歷著作郎將作少監入對答問往復漏過八刻上目送久之兼國史院編修官兼實錄院檢討官以面對所陳未行求外補知溫州勢家第宅障官河即日撤之城中立謔名楊公河在郡廉儉自將奉養非薄問巷雍睦無忿爭聲民愛之如父母咸書像事之遷駕部員外郎老稚扶携緣道哭送累遷將作監兼史職

轉朝散大夫有疾請去兩奉祠進至寶謨閣待制理宗即位進直學士後轉朝議大夫慈溪縣男尋授華文閣直學士提舉佑神觀奉朝請詔入見簡屢辭終寶謨閣學士太中大夫致仕卒贈正奉大夫所著有甲彙乙彙冠記昏記喪禮家記家祭記釋菜禮記等書簡師事陸九淵而門人錢時最著

時字子是淳安人讀書不為世儒之習以易冠漕司既而絕意科舉究明理學江東提刑袁甫作象山書院招主講席郡守及新安紹興守皆延講郡庠論議宏偉聞者皆有得焉丞相喬行簡薦授祕閣校勘未幾出佐浙

宋史新編卷一百五十五

東倉幕大史李心傳奏召史館檢閱旋求去授江東帥屬歸其書有周易釋傳尚書演義學詩管見春秋大旨四書管見兩漢筆記蜀阜集冠昏記百行冠冕集汪綱字仲舉黟縣人侍御史義和之子簽書樞密院勃之曾孫也以祖任入官淳熙十四年中銓試調鎮江府司戶參軍試湖南轉運司又中綱笑曰此豈足以用世澤物耶乃刻意問學博通古今精究義理覃思大原歷知蘭溪縣決澗如神歲旱郡倚辦勸分綱謂勸分所以助義倉一切行之非所謂安富恤貧也願假常平錢為糴本使得循環迭濟又躬勸富民浚築塘堰大興水利

俾餓者得食其力全活甚眾以言去邑人相率投匭直其事網力止之後歷知高郵軍范仲淹築堰以障烏鹵毛澤民置石礎函管以疏運河水勢歲久皆壞綱乃增修之以勞加秩提舉淮東常平淮東煮鹽之利本居天下半年歲久散滋鹽本日侵帑儲空竭綱扶藹隱伏凡虛額無實詭為出內飛走移易事制曲防課乃更羨既盡償所負又贏金三十萬綱為椿辦庫以備鹽本之闕添置新竈五十所諸場悉視乾道舊額課官吏之殿最綱約已率下辭臺郡之互餽獨增場官奉以養其廉擢戶部員外郎總領淮東軍馬財賦移疾乞閒得直祕閣知

朱史新編卷五十五

三

婺州改提點浙東刑獄皆屢辭不許禱雨龍瑞宮有物蜿蜒朱色盤旋壇上者三日綱曰吾欲雨而已母為異以惑衆言未竟雷雨大至歲以大熟進直煥章閣知紹興府主管浙東安撫司公事兼提點刑獄屬邑諸縣瀕海而諸暨十六鄉瀕湖蕩濼灌溉之利甚博勢家巨室率私植堦岸圍以成田湖流既束水不得去雨稍多則溢入邑居田闕浸蕩瀕海藉塘為固隄岸易圯鹹鹵害稼歲損動數十萬畝綱租亦萬計以綱言詔提舉常平司發田園奇援巧請一切峻卻而湖田始復郡備緡錢二萬專備修築而海田始固兼權司農卿尋直龍圖閣

因任理宗即位連加寶謨閣待制值水災綱發粟調賦捐瘠頓蘇紹定元年召赴行在帝曰聞卿治行甚美越中民力如何對曰十年之間千里晏安皆朝廷威德所及臣何力之有權戶部侍郎越數月上章致仕特畀二秩守戶部侍郎卒越人聞之多墮淚有相率哭於寺觀者綱於兵農醫卜陰陽律曆諸書靡不研究機神明銳遇事立決在越佩四印文書山積而能操約御詳公庭如水甲官下吏一言中理慨然從之服用不喜奢麗雖敝不更所著有恕齋集左帑志漫存錄

朱史新編卷五十五

四

國軍理宗召入對首以自天子至於庶人所當先知者本心外物二者之界限為言次論苞苴盛行民罹其害遷祕書省正字屢乞祠遷校書郎辭不可明年待命嘗川移文閣門請對當路權之添差通判鎮江府辭會行都火應詔其略曰臣頃進本心外物界限之說蓋欲陛下親攬大柄盡破私恩今臨御八年未聞有所作為天下皆曰此丞相意夫九廟至重不防於火之未至而焦頭爛額獨全宰相之居亦足以見人心陷溺知有權勢不知有君父矣昔史浩兩入相數月即罷孝宗之報功寧有窮已顧如此其亟何哉保全功臣之道可厚以富

朝服而逝年八十四贈開府儀同三司諡忠簡

璘字伯玉古田人遊太學嘉定十年第進士時臺憲李安行奏次對官不許論邊事璘對策極詆之曰吾始進可壞於天子之庭乎歷官知晉陵縣端平中擢監察御史疏奏天變而至於怒民怨而幾於離海宇將傾天下有不可勝諱之慮陛下謂此何時縱欲累德文過飾非疏遠正人狎昵戚宦濁亂朝政自取覆亡宰相用時文之才為經世之具不顧民命輕挑兵端不度事宜頓空國帑委政厥子內交商人賄塗大開小雅盡廢瑣瑣媚姪敢預邪謀視國事如俳優以神器為奇貨都人側

宋史新編卷五十五

七

目朝士痛心蓋正無將之誅以著不忠之戒崔與之操行類楊綰雖修途莫景力不逮心而命下之日聞者興起喬行簡頗識大體朝望稍孚而除授偏私事多遺忘宜擇家相贊宗子輔民物以慰父母之望母使天變寢極人心愈離也理宗為政容又請號召土豪經理荆襄亟擇帥臣安集淮西帝嘉納至問邊事甚悉璘感激知遇自是彈擊無所避再疏鄭清之妄庸誤國子士昌招權納賄鄭性之懦而多私黨此姦庸李鳴復甘心諂鄭損得薦入朝又結史而卒得登政府會杜範亦論鳴復不行而範去璘遂力囚外疏七上授廣西運判改知嘉

興府尋改江東運判時邊事急置四察訪使就詔璘

建康太平池州江西尋加直華文閣知廣州廣東經略安撫使明年上章乞致仕帝思見之亟命入奏擢太常少卿尋丁內艱璘居喪哀毀不食久之疾革卒璘初問臺命皇駭不敢詣闕其母詰之對曰此官須為朝廷爭是非一拂上意或迕權貴恐重為大人累母曰吾有而兄在而勿憂璘乃就職璘立臺僅百日世謂唐介再見至切刺上躬帝益嚴憚之蓋得母教之助云

黃師雍字子敬福州人少從黃榦學入太學寶慶二年第進士為楚州官屬秩滿恥出史彌遠門不往見調婺

宋史新編卷五十五

八

州教授李宗勉趙必愿趙汝談皆薦之宗勉在政府力言於丞相喬行簡行簡已許以朝除師雍以書見行簡勸其歸老行簡不悅宗勉之請遂格知遂之龍溪行簡罷宗勉與史嵩之入相召師雍審察將至而宗勉卒嵩之延師雍密示相親意師雍不領遷糧料院又曰相府密邇故以相處師雍亦不領嵩之獨相權勢寔盛博士劉應起疏論帝悟思遂嵩之師雍與應起相善故嵩之疑師雍諷御史梅杞數師雍差知興化軍旋奪之改知邵武軍及應起為監察御史師雍尋亦遷監察御史首疏嵩之之黨金淵竄之再疏趙綸項容孫史官之皆斥

一書 卷五十五 反文內

去嵩之之終喪也正言李昂英殿中侍御史章琰列疏請竄斥師雍亦上疏論列帝即日勒令致仕權直舍人院劉克莊封還詞頭乞貼職如宰臣故事遂得守金紫光祿大夫觀文殿學士致仕議者曰大夫官也觀文職也御筆但云守官無本官職之辭觀文之命自克莊啓之朋邪顧望不可赦師雍遂劾克莊免所居官又乞籍嵩之家隸張叔儀皆從之未幾昂英劾臨安尹趙與魯及執政琰亦劾執政帝怒二人鄭察乘間劾之又嗾同列再疏以昂英屬某人琰屬師雍師雍毅然不從獨擊葉間乃與魯腹心也琰昂英去國察復薦周坦葉大有

宋史新編卷五十五

九

入臺日排擊善類江萬里吳潛皆不免而陳玠為監察御史與察坦等合為一師雍獨立察惡之尤甚日圖去師雍未得招四人共謀之會大旱求言應詔者率謂災由察坦等半子才李伯玉盧鉞語尤峻坦等偽撰匿名書論之師雍力辨謂匿名書條令所禁非公論也因發其偽撰之迹適鉞疏譽師雍察指為阿附帝不聽擢師雍左司諫未幾察入政府謝方叔趙汝騰疏其姦遂罷去師雍與丞相鄭清之故同舍然劾劉用行魏峴皆清之親故清之不樂坦喜曰吾得所以去之矣遣其婦日造清之妻譖曰彼去用行峴乃去丞相之漸也帝將以

師雍為侍御史清之曰如此則臣不可留遷起居舍人兼侍講即力勾去清之僞書師雍少貶師雍曰吾欲為全人終不屈數月坦卒劾師雍及高斯得俱罷久之以直寶文閣奉祠陳玠又嗾同列寢之清之卒起為左史既而改江西轉運使遷禮部侍郎命下卒師雍簡淡寡欲靖厚有守言若不出口其於表正之辨甚明故博采公論當官而行愛護名節無愧師友云

程公許字季與一字希穎敘州人嘉定中第進士歷知崇寧縣有惠政差通判簡州改隆州未上會金人犯關中制置使桂如淵遁三川震動朝廷擢李璣代之辟公

宋史新編卷五十五

十

許通判施州行戶房公事當兵將奔潰之後公許盡力佐之節浮費疏利原民不增賦而用足時諸將乘亂抄劫事定自危以重賂結幕府大將和彥威懷金寶以獻公許正色卻之彥威慚而退吳彥者緘僧牒於書尾以進公許卷還之而責其使聞者畏服端平初授大理司直遷太常博士嘉熙元年夏行都大火殿中侍御史蔣峴逢君希寵劾為邪說禁錮言者公許應詔曰陛下宜以大舜無藏怒宿怨為心而參酌於漢文帝待厲王我太宗待秦邸故事以召和氣弭菁災特在一念轉移之頃耳遷秘書丞兼考功郎官竟為峴劾去璣主營雲臺

觀州未上政江東宣撫司參議官不赴李宗勉入
相以著作佐郎召歷遷將作少監兼國史編修實錄檢
討淳祐元年遷秘書少監輪對言蜀事十條兼直學士
院拜太常少卿力請外為右正言濮斗南論罷尋以直
寶謨閣知袁州杜範薦于上召拜宗正少卿再遷起居
舍人濮斗南繳還疏有臣等恥與為伍之語遂以舊職
提舉玉局觀範見疏曰程季與肯與汝為伍耶退處二
年召赴行在屬史嵩之以父憂去位經營起復公許密
柬韓祥啗殿中侍御史王贊奏寢召命帝雖曲從而意
不悅及逐不才臺諫擢公許起居郎兼直學士院是日

宋史新編卷五十五

十一

晚命下嵩之罷起復相范鍾及杜範三制皆公許為之
兼權中書舍人右史徐元杰暴亡司諫謝方叔御史劉
應起言不報公許亟奏於朝神中選公正明決無所顧
忌者專莅其事分列首從必錄無赦疏入不報物論沸
騰臨安尹趙汝愚奏乞置獄天府帝從之公許繳奏與
黨乃嵩之死黨乞改送大理寺命臺臣重之詔殿中侍
御史鄭家來回儒首鼠事竟不白然公論莫不偉公許
權禮部侍郎差充執綬官鄭清之以少保奉祠侍講幄
中批復其子士昌官職與內祠且許侍養行在所公許
繳奏士昌罪重恐其積習沉痾重為清之累莫若且與

既復少慰清之內祠侍養之命宜與收寢帝密以疏示
清之遷中書舍人進禮部侍郎公許自繳士昌之命清
之日夜於經筵短公許周垣妻與清之妻善因拜坦殿
中侍御史坦首疏劾公許以寶章閣待制知建寧府諫
議大夫鄭家又劾之命遂寢清之再相公許屏居湖州
者四年再提舉玉隆觀差知婺州未上帝欲召為文字
官清之奏已令守婺帝曰朕欲其來乃授權刑部尚書
屢辭弗獲入對疏時弊七事薦知名士二十九人時罷
京學類申散遣生徒公許奏臣方還朝未敢強聒以撓
既出之命莫若權宜以五百為額仍用類申之法使遠

宋史新編卷五十五

十二

方遊學者得以肄習其間京邑四方之極而庠序一空
弦誦寂寥遂使逢掖皇皇市塵敢怨而不敢議非所以
作成士氣尊崇教化也清之益不樂授葉殿中侍御史
陳垓以劾公許參知政事吳潛奏留之帝夜半遣小黃
門取垓疏入同知樞密院徐清叟上疏論垓太學生劉
黻等百餘人布衣方和卿伏闕上書繼論之朝廷尋授
寶章閣學士知隆興府而公許已死矣進龍圖閣學士
致仕贈宣奉大夫公許冲澹寡欲晚年惟一僮侍食無
重味一裘至十數年不易家無羨儲敬愛親戚備至蜀
有兵難族姻奔東南者多依公許以居所著有塵缶文

集內外制奏議奉常擬謚掖垣繳奏金革講義進故事行世

危積字逢吉臨川人舊名科第進士孝宗爲更之歷諸王宮教授嘉定九年新學成改充博士累升著作郎兼屯田郎官積始進對論和戰守利害而請顯意於守是歲春至夏不雨積應詔言安邊所征歛之害與無罪籍沒之害楮幣之改以一奪二鹽鈔之更以新廢舊至於沮格軍賞放散死士皆足以召怨而致旱柴中行去國積賦詩送之迂史彌遠出知潮州尋以通徐僑書論罷與詞久之知漳州漳俗不葬往往棲寄僧刹積命營高

宋史新編卷五十五

燥地爲義塚二約期責之其無主名及力弗給者官爲葬凡二千三百有奇刻石以識郡有經總制無名錢歲五千緡爲民病前守趙汝讜奏蠲五之二積疏于朝悉罷之會常平使有言積不欲辯卽自請以歸久之提舉崇禧觀與鄉里耆艾七人爲真率會卒年七十四積性至孝直德秀嘗薦之又銘其墓所著有巽齋集諸經有講義集解諸魏晉唐詩文皆有編輯先賢奏議曰玉府曰藥山弟和字祥仲亦登第歷知德興有惠政有蟾塘文集

呂午字伯可歙縣人第進士歷當塗縣丞陳貴誼守大

平屬午安集淮南流民江東提舉徐僑辟爲幕屬僑以言罷午後知餘杭縣亦以言罷然午自此名益重浙東提舉章良朋留之幕旋兼沿海制置司事差知龍陽縣彌遠雖非賢相猶置人才簿書賢士大夫以待用而午治縣之政亦書之遷至太府寺簿拜監察御史理宗親擢也鄭清之喪師至是丁黼死於成都史嵩之孟珙在京湖嵩之尋升督府陳韓杜杲在淮西王鑑在黃州計用兵十七萬人圍始解獨周葵在淮東不出兵應援午疏論邊閫角立當協心釋嫌而乃幸災樂禍無同舟共濟之心葵以爲午黨京湖制司而嵩之

宋史新編卷五十五

十四

亦憾午乃遷宗正少卿兼國史院編修錄院檢討官出知泉州初左相李宗勉以葵之言爲疑後察午獨立無黨始賢之嵩之得彌遠人才簿心知敬午而內怨所論邊事及午移浙東提刑嵩之令鄧味嗾董復亨論罷奉祠再移浙東提刑復爲監察御史已而兼崇政殿說書嵩之雅不欲午在經筵以午嘗劾王璣姻家史洽遂以璣爲右正言午卽治裝去上手詔趣留議論愈不合遷起居郎兼史院官至中奉大夫開居一紀卒年七十

一累贈華文閣學士通奉大夫子沆

沆字叔朝以恩補將仕郎累遷通判婺州朱君章訟爭

田四十有二年吳王府爭墓二十有九年沆皆決之歷
四捨六院之文思官告書擬尚左右郎官事賈似道議
行公田彗星見沆請罷公田還民及理宗崩似道矯詔
廢十七界會子行關子沆力言非便似道大怒調將作
監簿急令言者論變久之與雲臺觀起知興國軍未赴
論仍雲臺觀起知興國軍未赴與仙都觀德祐元年三學
伏闕上書訟沆屈召赴行在沆不復出卒年八十一
史彌鞏字南叔彌遠從弟也入太學升上舍時彌遠柄
國寄理不獲試淹抑十載嘉定十年始登進士第端平
初入監都進奏院轉對有君子小人才不才之奏護蜀

宋史新編卷五十五

五

保江之奏嘉熙元年都城火應詔上書謂修省未至者
五且及濟邸冤謂以先帝之子陛下之兄乃使不能安
其體魄於地下豈不干和氣召災異乎出提點江東刑
獄饒信南康三郡大侵謂振荒在得人俾釐戶為五甲
乙振糶丙自給丁糴而戊濟全活百一十四萬人召為
司封郎中以兄子嵩之入相引嫌勾祠遂以直華文閣
知婺州時年已七十勾祠里居絕口不道時事卒年八
十真德秀嘗曰史南叔不登宗袞之門者三十年未仕
則為其寄理已仕則為其排擯嶮然不污有如此五子
長育之終刑部郎官能之有之胄之俱進士冑之子蒙

卿亦進士為學淹博著書立言一以朱熹為法

陳頊字和仲鄞人試江東轉運司第一試禮部復第一
嘉定十年登進士第調黃州教授喪父毀瘠考古禮行
之忽歎曰俗學不足學乃師事楊簡攻苦食淡晝夜不
怠免喪史彌遠當國謂之曰省元魁數千人狀元魁百
人而恩數踰等蓋令省元初授堂除教授當自君始墳
謝曰廟堂之議甚盛舉自墳始得無嫌乎徑部注處州
教授以去理宗詔求言墳上封事直聲聞天下與郡守
高似孫不合去歸奉其母召為太學錄踰年始至轉對
言天道無親民心難保日月逾邁事會莫留上嘉納之

宋史新編卷五十五

六

遷太學博士主宗正寺簿都城火墳步往玉牒所盡藏
玉牒于后室詔遷官不受應詔言應上天非常之怒者
當有非常之舉動歷陳致災之由遷太常博士獨為袁
燮議謚餘皆閣筆因歎曰幽厲雖百世不改謚有美惡
豈諛墓比哉會朱端常予乞謚墳曰端常居臺諫則逐
善類為藩牧則務刻剝宜得惡謚以戒後來乃謚曰榮
原李全在楚州有異志墳以書告彌遠蚤正典刑大明
黜陟不納未幾賈貴妃入內墳又言乞去君側之蠱媚
以正主德彌遠召墳問之曰吾甥始好名邪墳曰好名
子所不取也夫求士於三代之上惟恐其好名求士

於三代之下惟恐其不好名耳力勾去添差通判嘉興府彌遠卒召為樞密院編修官入對首言天下之安危在宰相次言內廷當嚴宦官之禁外廷當嚴臺諫之選於是洵益陰中之監察御史王定劾頃出知常州改權州改提點都大坑治徙福建轉運判官侍御史蔣峴嘗與論中庸不合又劾之主管崇道觀踰年遷浙西提點刑獄安吉州俞垓與丞相李宗勉連姍恃勢黷貨頃親按臨之弓手戴福以獲潘丙功為副尉宗勉倚之為腹心盜橫貪害頃至福聞風而去貽書宗勉曰頃治福所以報丞相也或傳實走丞相賢輔弼不宜有此宗勉答

宋史新編卷一百五十五

七

書曰福罪惡貫盈非君不能治宗勉雖不才不敢庇姦凶惟君留意及獲福豫章加墨狗于市囚之園土以吏部侍郎召及為國子司業諸生成相慶以為得師未幾兼玉牒檢討國史編修實錄修撰乃辭兼史館歷陳境土之虞民生之艱國計之匱又言任用混殺董猶同器遂使賢者恥與同群諫議大夫金淵見之怒頃乞補外不許又辭免和糴轉官賞亦不許知溫州未上以言罷頃家居時自娛於泉石四方學者踵至輕財急義明白洞達一言之出終身可復忽臥疾戒其子抽架上書占之得呂祖謙文集其墓志曰祖謙生於丁巳歲沒於辛

丑歲頃曰異哉我生於慶元丁巳今歲在辛丑於是一甲矣吾死矣夫子蒙年十八上書萬言論國事吳子良奇之妻以女為太府寺主簿入對極言賈似道為相時國政闕失為淮東總領似道誣以貪汙貶建昌軍簿錄其家惟青氈耳德祐初禮部侍郎李珣乞放便以刑部侍郎召不赴卒

論曰楊簡汪綱之學術度越世儒施諸政令人百世不輟思信乎學道愛人也蔣重珍積誠寤主壘壘獻替傳伯成好善疾邪垂沒不忘忠唐璘切劘闕失令天子嚴憚皆古之遺直也黃師雍程公許危稹呂午咸始終特

宋史新編卷一百五十五

八

宋史新編卷一百五十五

立歷忤權相不少貶而史彌筆為彌遠之弟陳頃其甥亦不附親昵圖速化其大節均足多焉

宋史新編卷一百五十六 列傳九十八

明南京戶部主事莆田柯維騏著

危昭德 度正 吳泳 徐經孫

陳瓘 劉應龍 洪芹 洪天錫

牟子才 朱獬孫 潘枋 鄧若水

馮去非 羅必元

危昭德邵武人寶祐元年進士歷遷祕書郎疏言國之命在民之命在士大夫士大夫不廉賤民膏血為已其腹民不堪命矣進兼侍講又言欲壽國脈必厚民生欲厚民生必寬民力且條上厲民四敝又言願陛下為

宋史新編卷一百五十六

一

萬世根本之慮母為一時倉卒之防必求安節之亨母招不節之咎宮闈之費差省帑藏之積自充上用足而下不匱矣累遷權工部侍郎兼史職乞致仕特轉一官昭德在經筵以易春秋大學衍義進講反覆規正者甚多所著春山文集子徹孫咸淳元年進士度正字周卿合州人登進士第歷官國子監丞紹定中士大夫皆策李全必反母敢言者正獨上疏極言之且獻斃全三策其言鯁亮激切遷軍器少監輪對為帝言陛下推行聖學當自正家始進太常少卿適太廟災為二說以獻其一則用朱熹之議其一則因宋朝廟制而

參以熹之議累遷禮部侍郎轉一官守禮部侍郎致仕卒贈四官所著有性善堂文集

吳泳字叔永潼川人嘉定二年進士歷著作郎兼權直舍人院輪對言陛下養心以清明約己以恭儉進德以剛毅母以旨酒違善言母以嬖御嫉壯士母以羸身之色伐天性不惟可以消弭災變殄滅寇賊雖以是建久安長治之策可也他日入對又言謂往哲之遺言進謀國之上策實不過曰內修政事而已然所謂內修者非但車馬器械之謂也陛下退修於其上百官有司交修於其下合內修外攘為一事神州赤縣皆在吾指顧中

宋史新編卷一百五十六

二

矣火災應詔上封有曰慘莫慘於兵而連年不戢則甚於火矣酷莫酷於吏而頻歲橫征則猛於火矣理宗嘉納遷祕書少監尋遷起居舍人兼權吏部侍郎兼直學士院疏言世之識治體而憂時幾者以為天運將變矣世道將降矣國論將更矣正人將引去而小人將登用矣執持初意封植正論茲非砥柱傾頽之時乎若隨才器使各盡其分則短長小大安有不適用者哉又言謹政體正道揆厲臣節綜軍務四事權刑部尚書以寶章閣直學士知寧國府奉祠進寶章閣學士差知温州歲饑救餓者五萬人事聞賜衣帶鞍馬改知泉州以言罷

所著有鶴林集

徐經孫字中立初名子柔寶慶二年進士歷通判潭州帥陳鞞雅相知事必咨而後行累遷監察御史劾京尹厲文翁言偽而辨疏入留中宣諭至再即日出關上遣使追之不及進直寶章閣福建提點刑獄號稱平允歲餘升安撫使召為祕書監兼太子諭德經孫為安撫時鞞家居門人故吏有撓法者不得逞相與搖撼至是鞞起家判本郡懷私逞忿無復交承之禮即日劾奏通判語侵經孫通判坐罪削秩經孫造朝具白于政府事上聞帝大怒欲罷鞞經孫再詣政府言某鞞門生也前日

宋史新編卷五十六

三

之白公事也苟鞞以是得罪人謂我何請之不置俾自乞閒明通判無罪識者寤之遷至刑部侍郎兼給事中升太子左庶子太子詹事公田法行經孫條其利害忤丞相賈似道拜翰林學士知制誥未踰月諷御史舒有開奏免罷歸竟授端明殿大學士閒居十年卒贈金紫光祿大夫經孫所薦陳茂濂為公田官聞經孫去國曰我不可以負徐公遂以親老謝歸終身不起

陳塏字子爽嘉興人啟歷中外至右文殿修撰知平江府兼淮浙發運使最聞特轉一官遷太府卿司農卿權工部侍郎兼同詳定敕令官兼中書門下省檢正諸房

公事入奏願陛下轉移世道之樞機砥礪士大夫之廉恥使知名義為重利祿為輕又言請以從官倣古昔入從出藩之意其從臣為諸路憲漕則以提點刑獄使轉運使繫銜假之使名示與庶官別仍乞除授自臣始後屢以為言理宗不許以言罷未幾進集英殿修撰知婺州改知太平州兼江東轉運副使累遷戶部尚書暫兼吏部尚書以寶文閣學士知潭州兼湖南安撫使召赴闕以舊職提舉太平興國宮加龍圖閣學士又之加端明殿學士卒諡清毅塏屢歷節軍民愛戴幕客盛多而塏又樂薦上所著可齋說藁二十卷

宋史新編卷五十六

四

劉應龍字漢臣高安人嘉熙二年進士自知崇仁縣擢言職先是理宗久未有子以弟福王與芮之子為皇子丞相吳潛有異論帝已不樂元兵渡江朝野震動遂丞相丁大全復起潛為相帝問潛策安出潛對曰當遷幸又問卿如何潛曰臣當死守於此帝泣下曰卿欲為張邦昌乎潛不敢復言未幾北兵退帝語群臣曰吳潛幾誤朕遂罷潛相帝怒潛不已應龍朝受命帝夜出象簡書疏藁授應龍使劾潛應龍謂潛本有賢譽獨論事失當臨變寡斷望姑從寬典以全體貌帝大怒迺按劾丁大全請加竄斥疏言內莫急於蘇氏瘼外莫急於計軍

實又言時政四事賈似道素忌潛會京師米貴應龍為
勸糴軟宦者取以上聞帝問知應龍所作問似道米價
高當亟處之似道訪其由亦怒應龍遷司農少卿尋以
右諫議大夫孫附鳳言遂去國景定三年湖南饑起提
舉常平以採荒功遷直寶章閣廣南東路轉運判官累
擢權戶部侍郎兼侍講時似道當國百官奏對稍切直
輒黜應龍言臣觀今日之事可言者多矣邇日以來以
論事為忌正臣奪氣鯁臣吃舌宜非盛世所有遂迂當
路自侍從兩省以下無不切齒未幾以集英殿修撰知
建寧府亟辭中書舍人盧鉞希指封還錄黃久之起江

宋史新編卷百五十六

五

東漕使辭南海寇作乃以顯謨閣待制知廣州廣東經
略安撫使寇悉平南海大治屢遷兵部尚書寶章閣直
學士知贛州兼江西兵馬鈐轄清海軍節度使力辭隱
九峰子元高亦第進士
洪芹适之會孫以大父澤入官登進士第累遷將作少
監屬詞臣無當上意慨然思得天下士丞相程元鳳言
當今地望無踰洪芹者進兼翰林權直祕書少監開慶
元年升直學士院繼權禮部侍郎中書舍人丁大全罷
相出典鄉郡芹繳奏大全鬼域之資穿窬之行乞追官
遠竄以伸國法沈炎乘上怒攻丞相吳潛芹獨繳奏曰

方國本多虞潛星馳赴闕理紛鎮浮陳力為多一旦視
為弁髦得無如詩所謂將安將樂女轉棄予乎遷禮部
侍郎帝銳意鄉用而以論去退寓永嘉怡然自適咸淳
初起知寧國府卒有文集

錫字君疇晉江人寶慶二年進士歷監察御史兼
書寶祐中作節聖觀以內侍董宋臣董之宋臣逢迎
意起梅臺芙蓉閣香蘭亭強奪民田引倡侵入宮招
權納賄無所不至人以董閻羅目之天錫累疏言天下
之患三曰宦官外戚小人蓋指宋臣及謝堂厲文翁也
理宗力護之令吳燧宣諭再三又出御札俾天錫易疏

宋史新編卷百五十六

六

欲自戒飭之天錫又言自古姦人未嘗不畏人主之知
苟知之而止於戒飭則憑怙愈張反不若未知之為愈
也章五上出關待罪詔二人已改命宋臣續處之天錫
言臣留則宋臣去宋臣留則臣當去原早賜裁斷越月
天雨土天錫以其異為蒙力言陰陽君子小人之辨蜀
中地震浙閩大水又言上下竊竊遠近怨疾獨貴戚巨
閣享富貴耳舉天下窮且怨陛下能獨與數十人者其
天下乎會吳民仲大論等列懇宋臣奪其田天錫下其
事有司而申劾宋臣併盧允升枚數其惡上猶力護之
天錫膝上至六七最後請還御史印言雖不果行然終

宋世闖人不能竊弄主威者皆天錫力而天錫亦自是
去朝廷矣起知潭州遷廣東轉運判官咸有治績兩擢
皆固辭度宗卽位以侍御史兼侍讀召累辭不許監察
御史張桂劾罷之乃疏所欲對病民五事曰公田曰關
子曰銀綱曰鹽鈔曰賦役又言在廷無嚴憚之士遇事
無敢諍之臣累擢又皆辭既而改福建安撫使力辭不
許召爲刑部尚書詔守臣趣行不起久之進顯文閣直
學士奉祠三降御札趣之又力辭踰年進華文閣直學
士仍舊祠尋致仕加端明殿學士轉一官疾革草遺表
以規君相贈正議大夫謚文毅天錫言動有準繩居官

宋史新編卷五十六

七

清介臨事是非不可回折所著奏議經筵講義味言發
墨陽嚴文集

牟子才字存容并研人少從其父客陳咸咸張樂大宴
子才閉戶讀書人咸異之學于魏了翁李方子嘉定未
舉進士對策詆丞相史彌遠調洪雅縣尉久之歷史館
檢閱蓋季心傳修中興四朝國史薦子才自助也子才
入對首言大臣不公不和六事次陳備邊三策理宗顧
問甚悉命宰相優擢之會李宗勉卒史嵩之獨相頗怨
子才言已子才亟請外通判吉州徙衢州日食求言極
陳時政既踰年自劾子監簿兼史館校勘遷太常博士

鄭清之再相子才兩上封事言今日有微欽時十謬又
請爲濟王立後以回天怒校書郎徐霖言諫議大夫鄭
案及臨安府尹趙與簞不報出關子才言陛下行霖言
則霖留不然則不留也案遂罷至若嵩之謀復相清之
誤引嵩之黨別之傑其政皆歷歷爲上言之作書以孔
光張禹切責清之清之復書媿謝謁告還安吉州寓舍
遷祕書郎屢辭主管崇道觀踰年遷著作佐郎又辭清
之卒之明日詔子才還朝遷著作郎丞相謝方叔吳潛
交書道上意趣行益急乃至兼崇政殿說書復兼史館
檢討福建九郡同日大水子才言納私謁溺近習勞土

宋史新編卷五十六

八

木庇小人失人心五者皆蹈宣和之失苟不恐懼修省
臣恐宣和京城之水將至矣左司徐霖言諫議大夫葉
大有帝大怒逐霖給事中趙汝騰繳之徙他官汝騰卽
出關子才上疏留之大有遂劾汝騰子才上疏訟汝騰
誣及大有之欺未幾罷大有言職故事早講講讀官皆
在晚講惟說書一員宰相懼子才言已并晚講於早自
是不得獨對矣遷軍器少監御史蕭泰來劾高斯得徐
霖右司李伯玉言泰來所劾不當上切責伯玉降兩官
罷子才言陛下更化召用諸賢今汝騰斯得霖相繼劾
去伯玉又重獲罪善人盡矣兼直舍人院會泰來亦遷

起居郎子才恥與同列七疏力辭上為出泰來子才亦請去不已上不允升兼侍講御史徐經孫劾府尹厲文翁不報出關子才奏留之文翁改知紹興府又繳其命伯玉降官已逾年舍人院不敢行詞子才即書行為敘復地帝曰謫詞皆褒語可更之子才不奉詔丞相又道帝意子才不可乃已淮東制置使賈似道以海州捷聞子才草獎諭詔第述軍容之盛不言其功且語多戒敕似道不樂湯漢黃蛻召試學士院子才發策蛻譽高之罷蛻正字去遷起居郎言外郡以進奉易富貴左右以土木蠱上心小人以譁競朋比陷君子此天災所以數

宋史新編卷五十六

九

見也又言首蜀尾吳幾一萬里今兩淮惟賈似道荆蜀惟李曾伯二人而已可為寒心正月望召妓入禁中子才言此皆董宋臣輩壞陛下素履權兵部侍郎屢辭帝不允升同修國史實錄院同修撰吳子聰之姑知古為女冠得幸子聰因之以進得知閣門事子才繳之帝曰子聰之除將一月乃始繳駁何也子才曰錄黃二十餘日乃至後省蓋欲俟其供職使臣不得繳之耳給舍紀綱之地豈容此輩得以行私於其間於是子聰改知澧州待次子才力辭去以集英殿修撰知太平州前是例兼提領江淮茶鹽子才以不諳財懇免至郡首教民孝

弟以前人慈竹義木二詩刻頌之間詣學為諸生講說經義修戰艦造兵仗郡有平糴倉以米五十石益之又以緡錢二十六萬創抵庫歲收息以助糴本召入對權工部侍郎時丁大全與宋臣表裏濁亂朝政子才累疏辭歸初子才在太平建李白祠自為記曰白之斥實由高力士激怒妃子以報脫鞞之憾也力士方貴倨豈甘以奴隸自處者白非直以氣陵亢而已蓋以為掃除之職固當爾所以反其極重之勢也彼昏不知顧為逐其所忌力士聲勢益張宦官之盛遂自是始其後分提禁旅蹠血宮庭雖天子且不得奴隸之矣又寫力士脫鞞

宋史新編卷五十六

十

及黃庭堅返棹二圖各系以贊庭堅守太平方九日被讒而罷事與白同也宋臣大全聞而銜之嗾御史劾子才在郡公燕及餽遺過客為賊降兩官猶未已帝疑之密以槩問安吉守吳子明子明奏曰臣嘗至子才家四壁蕭然人咸知其清貧陛下毋信讒言帝語經筵官曰牟子才之事吳子明乃謂無之何也眾莫敢對戴慶灼曰臣憶子才嘗繳子明之兄子聰帝曰然事遂解蓋公論所在雖仇讎不可廢也未幾大全敗宋臣斥誣劾子才者悉竄嶺海外乃復子才官提舉玉隆萬壽宮帝即欲召子才會似道入相僅進寶章閣待制知溫州又嗾

猶史造飛語目子才為潛黨將中以危禍上意不可奪
以禮部侍郎召屢辭不許子才至北關請內引奏事
宦者在旁沮之帝特令見大說慰諭久之時似道自謂
有再造功四方無虞皆其力故肆意逸樂惡聞讜言子
才言開慶之時天下岌岌殆矣今幸復安不知天將去
疾遂無復憂耶抑順適吾意而基異時不可測之禍也
累擢禮部尚書升修國史實錄院修撰度宗在東宮雅
敬子才言必稱先生即位授翰林學士知制誥力辭請
去不已進端明殿學士以資政殿學士致仕卒贈四官
有存齋集內制外制四朝史彙奏議經筵講義口義故

宋史新編卷之五十六

十一

事四尚易編春秋輪輻子巘大理少卿

朱貔孫字興甫浮梁人淳祐四年進士歷授福州學教
授差充江東安撫司幹辦公事天久陰雨貔孫貽書政
府言回積陰之道去姦邪罷手實蠲米稅姦邪指丁大
全也丞相董槐得書嘉歎主管尚書刑工部架閣文字
官者董宋臣寵幸用事貔孫發策試胄子極論宦寺專
權之患宋臣諷言者論罷之歷遷太學博士屬帝親擢
監察御史兼崇政殿說書首疏論大全誤國之罪時有
建議遷都四明者貔孫亟上疏言鑿輿若動則二邊之
將士瓦解而四方之盜賊蠡起必不可遂止貔孫在講

筵言及宋臣撓政事迂旨遷大理少卿歷秘書監兼太

子左諭德改監察御史兼崇政殿說書姓名已付外矣
尋復改命浙西行公田吏竝緣為姦貔孫疏其敝推春
秋尊王紂霸之旨勸帝崇仁政用吉士行正論賜賚甚
渥擢殿中侍御史兼侍講升侍御史侍讀貔孫之再入
臺屬疆場多事屢陳備禦之策理宗春秋高倚成賈似
道似道擅命貔孫隨事進諫不肯阿附至若行公田之
政屢於經筵密以告帝似道自是深忌之貔孫累疏求
去理宗崩度宗即位擢右諫議大夫賜紫金魚袋以疾
乞辭言職遷吏部尚書不拜帝以舊學故雅欲留貔孫

宋史新編卷之五十六

十二

使者旁午於道而貔孫辭益力以華文閣學士知寧國
府似道諷言者論罷久之提舉太平興國宮復華文閣
學士知袁州升敷文閣學士知福州福建安撫使未幾
卒于袁之郡治贈四官有文集奏議行世

潘枋字庭堅閩人端平二年策進士枋對曰陛下手足
之愛生榮死哀反不得視士庶人宜厚東海之恩裂淮
南之士以致人和會殿中侍御史蔣峴劾方大琮劉克
莊王邁前倡異論併誣枋姓同逆賊策語不順請皆論
以漢法枋調鎮南軍節度推官歷通判潭州日食應詔
上封事曰熙寧日食鄆縣掩骼著為令故王一杯淺土

其為暴骸亦大矣請以王禮改葬又移書丞相游似申言之似心善其言方將收用而妨卒

鄧若水字平仲井研人博通經史能文章吳曦叛州縣莫敢抗若水為布衣憤甚將殺縣令起兵討之夜剗雞盟其僕曰明日謁知縣我顧汝即殺之僕佯許諾至期三顧不發歸責其僕以背盟僕曰平人尚不可殺况知縣乎若水乃仗劍徒步如武興欲手刃曦道聞曦死乃還登嘉定十三年進士第時史彌遠柄國久若水對策極論其姦彌遠怒將寘之罪或為之解乃已理宗即位應詔上封事略曰行大義然後可以弭大謗收大權然

宋史新編卷五十六

十三

後可以固大位除大姦然後可以息大難史彌遠不利濟王之立夜矯先帝之命棄逐濟王并殺皇孫而奉迎陛下曾未半年濟王竟不幸於湖州揆以春秋之法非弑乎非篡乎非攘奪乎為陛下之計莫若遵泰伯之至德伯夷之清名季子之高節而後陛下之本心明于天下此臣所謂行大義以弭大謗策之上也自古人君之權鮮有不自廢立之際而盡失之今宜繪薛極彌遠之肺腑也王愈其耳目也盛章李知孝其鷹犬也馮榘其爪牙也臣以為不除此數凶陛下非惟不足以弭謗亦未可以必安其位然則陛下何憚久而不為哉此臣所

謂收大權以固大位策之次也次而不行又有一焉曰除大姦然後可以息大難夫李全一流民耳寓食於我兵非加多土地非加廣勢力非特盛也賈涉為帥庸人耳全不敢妄動何也名正而言順也自陛下即位乃敢倔彊何也彼有辭以用其衆也陛下今日而誅彌遠之徒則全無辭以用其衆矣制置司不敢為附驛卻還之以格當改官奏上彌遠反筆橫抹之而罷嘉熙間召為太學博士當對草奏數千言略曰寧宗不豫彌遠急欲成其詐此其心豈復顧先帝之生哉先帝不得正其終陛下不得正其始臣請發冢斷棺取其屍斬之以謝在

宋史新編卷五十六

十四

天之靈往年臣嘗上封事請禪位近屬以洗不義之汗無路自達今其書尚在謹昧死以聞將對前一日假筆更於所親潘允恭允恭諭筆吏使竊錄之允恭懼并及禍走告丞相喬行簡亦大駭翌日出若水通判寧國府若水怏怏而退自知不為時所容到官數月以言罷遂不復仕隱太湖之洞庭山若水雅思其鄉乃從賈似道辟叅京湖軍事因而歸蜀居山中有盜夜劫之若水危坐不動盜擊其首流血被面亦不動乃舍去若水為學務躬行恥為空言削木為主大書曰自古以來忠臣孝子義節婦之位歲時祀之有一子膂力絕人築山皆

以其捍衛鄉井皆破舉家遇害

馮去非字可遷都昌人父倚字儀之家居授徒著書二百餘卷去非淳祐元年進士嘗幹辦淮東轉運司治儀真歐陽修東園在焉使者黃濤欲以為佛寺時已許薦去非力爭不得寧不受使者薦謁告而去寶祐四年召為宗學諭丁大全為左諫議大夫三學諸生叩閭言不可帝為下詔禁戒詔立石三學去非獨不肯書名監察御史吳衍翁應弼劾諸生下獄去非復調護之未幾大全簽書樞密院事參知政事蔡抗去國去非亦以言罷歸舟泊金焦山有僧上謁乘間致大全意願毋遽歸少

宋史新編卷五十六

五

俟收召誠得尺書以往成命即下去非奮然正色曰斯言何為至我絕之不復與言

羅必元字亨父進賢人嘉定十年進士歷崇仁丞直德秀入參大政必元移書曰老醫嘗云傷寒壞證惟獨參湯可救之然活者十無二三先生其今之獨參湯乎謂福州觀察推官有勢家李遇奪民務支園必元直之遇為言官以私憾論罷知餘于縣淳祐中通判贛州賈似道總領京湖剋剝至甚必元上疏以為蠹國脈傷民命似道銜之改知汀州為御史丁大全按去後起幹行左樞密院帝召見曰見卿梅花詩足知卿志度宗即位以

直寶章閣兼宗學博士致仕卒年九十一必元嘗從危

積包遜學最有淵源風節甚高至今鄉人猶尊慕之論曰理宗初制於權臣繼惑於嬖倖歷年久積蠹可勝道哉危昭德言省費始宮闈度正言聖學始正家吳泳言弭災以吏酷兵黷為戒牟子才言不宜蹈宣和外謬陳堽請砥礪士大夫廉恥徐經孫阻賈似道公田洪天錫朱魏孫屢論董宋臣等之害政劉應龍洪芹先後劾丁大全且白吳潛之枉斯於侍從匡導之職咸克舉矣若潘枋鄧若水馮去非羅必元懇懇以敦倫斥姦恤民為言罔避忌諱謂小官能憂國忘身者茲耶

宋史新編卷五十六

七

宋史新編卷一百五十六

宋史新編卷一百五十七 列傳九十九

明南京戶部主事莆田柯維騏著

李韶 劉漢弼 徐元杰

王萬 徐霖 王邁

李韶字元善彌遜之曾孫也父饒為台州司理參軍每謂人曰吾司臬多陰德後有興者韶五歲能賦梅花嘉定四年與其兄寧同第進士調南雄州教授校文廣州時有當國之親故私報所業韶卻之調慶元丞相史彌遠薦士充學職韶不與袁燮求學宮射圃益其居亦不與燮以此更敬韶以廉勤薦遷主管三省架閣文字遷

宋史新編卷一百五十七

太學正改太學博士上封事諫濟王竑獄且以書曉彌遠言甚懇到通判泉州改知道州紹定四年行都災韶應詔言事提舉福建市舶會星變又應詔言事端平二年連遷右正言奏乞以國事邊防二事專委丞相鄭清之喬行簡各任責論汰兵節財及襄蜀邊防又論史嵩之王途和戰異議迄無成功請出途於要藩易嵩之於邊面使各盡其才史宅之將守袁州韶率同列一再劾俱不報乞解言職拜殿中侍御史辭不允奏曰頃同臣居言職者四人未踰月徐清叟去未三月杜範吳昌裔免清叟昨言三漸臣繼其說陛下初不加怒猶曰清叟

唱之也今臣與範昌裔言未嘗不相表裏二臣出臺臣獨留豈臣言不加切於二臣邪抑先去二臣以警臣使知擇而後言邪清叟所言三漸臣猶以為未甚切今國柄有陵夷之漸士氣有委靡之漸主勢有孤立之漸宗社有玷危之漸上下儉安以人言為諱此意不改其禍豈直三漸而已時魏了翁罷督予祠韶疏曰了翁刻志問學幾四十年忠言讜論載在國史願亟召還處以台輔又劾奏宦寺陳洵益竊弄威權宜與外祠女冠吳知古招權納賄宜出之禁庭帝怒韶還笏殿陛乞歸不許歷起居舍人復疏論洵益知古不報辭新命不許應詔

宋史新編卷一百五十七

上封事數千言帝諭左右曰李韶真有愛君憂國之心凡三辭不獲以生死祈哀乞去帝感額謂韶曰曲為朕留退復累疏勾外以集英殿修撰知漳州號稱廉平嘉熙中兩召赴闕辭遷戶部侍郎又辭皆不許改禮部侍郎又辭韶所在州軍護遣至闕嵩之遣人謂韶曰母言濟邸宮媼國本韶不答上疏曰左氏載史墨言魯公世從其夫李氏世修其勤蓋言所由來者漸矣陛下臨御日久宜深思熟念威福自己誰得而盜之哉舍此不為悠悠玩愒乃幾於左氏所謂世從其失者蓋以世卿風嵩之也嵩之不悅曰治春秋人下語毒當是時杜範亦

在列二人廉直中外稱為李杜詔兼侍講及兼史職
辭遷吏部侍郎兼中書舍人三辭不許淳祐二年疏
陛下以腹心寄之大臣大臣以腹心寄之一二都司恐
不能周天下之慮故以之用人則能用其所知豈能用
其所不知以之守法則能守其所不與必不能守於其
所欲與又及濟王國本宮媼三上疏乞歸以寶章閣直
學士知泉州辭乞界祠不許既歸三辭仍舊職提舉鴻
慶宮五年被召再辭詔本州勸勉赴闕連遷權禮部尚
書復三辭不許入見疏曰陛下改界政權竝進時望天
下孰不延頸以觀大治臣竊窺之恐猶前日也君子小

宋史新編卷五十七

三

人倫類不同惟不計近功不急小利然後君子有以自
見不惡聞過不諱盡言然後小人無以自託不然治亂
安危反覆手爾累擢翰林學士兼知制誥侍讀不拜詔
不許又三辭不許高之服除有鄉用之意殿中侍御史
章瑛正言李昂英監察御史黃師雍論列高之甚峻詔
落職予祠詔同從官抗疏亟賜裁處詔高之勒令致仕
既而高之進觀文殿大學士詔上疏爭之甚力未幾瑛
昂英他有所論列竝罷言職詔復上疏留之七年詔十
上疏勾去以端明殿學士提舉玉隆宮時直學士院應
繇中書舍人趙汝騰拜疏留詔內祠未報詔辭疏甚

剴切改提舉萬壽觀兼侍讀即出國門力辭道次三衢
詔勉受命再辭仍奉祠玉隆八年被召辭不許再辭仍
舊職奉內祠兼侍讀令守臣以禮趣行又辭不許九年
仍奉祠玉隆祠滿再任卒年七十五詔忠厚純實平粹
簡澹不溺於聲色貨利默坐一室門無雜賓云

劉漢弼字正甫上虞人嘉定九年第進士歷官侍御史
兼侍講以戶部侍郎致仕漢弼學明義利之辨為正字
為校書郎為著作為考功員外所陳皆切時務理宗以
其純實不欺親擢言職漢弼疏三事曰定規撫正體統
遠謀慮首論給事中錢相巧於迎合睥睨政地直學士

宋史新編卷五十七

四

院吳愈不稱其職罷去之又劾中書舍人濮斗南左正
言葉賁疏留中不出賁為時相史嵩之腹心漢弼由是
去國既復以左司諫召首贊帝分別邪正以息衆疑奏
疏論立聖心正君道謹事機伸士氣收人才五事帝嘉
其言併付外行之及為侍御史密奏曰自古未有一日
無宰相之朝願聽史嵩之終喪亟選賢臣早定相位帝
乃命范鍾杜範竝相百官舉劾相慶漢弼之力為多又
論馬光祖奪情總賦滄東乃嵩之預為引例之地乞勒
令追服終喪以補名教漢弼以受知特異而姦邪未盡
屏汰論議未能堅定為慮遂感末疾未幾卒大學士蔡

德潤等百七十人伏闕上書以為暴卒而程公許著漢
新墓銘亦與徐元杰並言其旨微矣贈四官諡曰忠
徐元杰字仁伯上饒人陳文蔚講書鉛山實朱喜門人
往師之後師事真德秀紹定五年進士及第嘉熙二年
為校書郎奏右轄又虛不可輕畀又言皇子竑當置後
及立太子淳祐元年差知南劍州民訟以理化誨諭
苗聽其自樂閩郡德之免喪授侍左郎官兼崇政殿說
書拜將作監時天久不雨轉對極論修省之實丞相史
嵩之起復中外莫敢言惟學校叩閭力爭元杰時適輪
對言陛下為四海綱常之主大臣身任道揆扶翊綱常

宋史新編卷五十七

五

者也自聞大臣有起復之命雖未知其避就若何凡有
父母之心者莫不失聲涕零是果何為而然人心天理
誰實無之非可使聞於鄰國也經筵復中前議未幾夜
降御筆黜四不才臺諫起復之命遂寢元老舊德次第
收召元杰亦兼右司郎官拜太常少卿兼給事中國子
祭酒權中書舍人杜範入相復延議軍國事為書無慮
數十書隨削藁雖子弟無有知者五年六月朔以暴疾
謁告特拜工部侍郎隨乞納祿詔轉一官致仕夜四鼓
卒元杰未死日折簡察院劉應起將以翌日奏事是夕
俄熱大作詰朝不能造朝夜煩愈甚指爪忽裂以死帝

宋史新編卷五十七

六

震悼亟遣中使問狀太學諸生伏闕懇其中毒謂昔小
人有傾君子者不過使之自死於蠻烟瘴雨之鄉今蠻
烟瘴雨不在嶺海而在陛下之朝廷望奮發睿斷大明
典刑於是三學諸生相繼訟寃臺諫交疏論奏詔付臨
安府選醫者孫志寧及常所給使鞠治獄迄無成帝悼
念不已賜田五百畝緡錢五千給其家諡忠愍
王萬字處一家世婺州父遊淮間萬因生長濠州少忠
伉有大志究心當世急務尤精於邊防要害登嘉定十
六年進士第調和州教授端平初歷國子學錄明年添
差通判鎮江府時金初滅當路知其人豪咨問旁午鄭
清之初謀乘虛取河洛萬謂當急為自治之規已而元
兵壓境三邊震動理宗下罪已詔吳泳起草又以咨萬
萬謂兵固失矣言之甚恐亦不可今邊民生意如髮宜
以振厲奮發與感人心為條具沿邊事宜累數萬言其
他所敷陳往往類此授樞密院編修官嘉熙元年兼權
屯田郎中差知台州郡大治才五月乞祠去二年連遷
尚右郎官尋兼崇政殿說書四年擢監察御史首論史
宅之故相之子曩者弄權不當復玷從班上命丞相再
三諭旨迄不奉詔上不得已出之知平江府又論之
疏凡五上史嵩之自江上董師入相萬又首論之然當

特論相之事已決疏入遷大理少卿萬即日還常熟寓舍遷太常少卿辭差知寧國府辭召赴行在奏事出為福建提點刑獄加直煥章閣四川宣諭司參議官皆力辭乞休致詔特轉朝奉郎守太常少卿致仕卒尚之罷相衆方交論其非上思萬先見親賜御札謂萬立朝蹇諤古之遺直為郡廉平古之遺愛聞其母老家貧朕甚念之賜新會五千貫田五百畝以贍給其家初萬之學專有得於時習之語謂學莫先於言顧行言然而行未然者非言之偽也習未熟也熟則言行一矣故終其身行無不顧其言發於設施論諫皆根於中心遺文有時

宋史新編卷五十七

習編及其他奏劄及論天下事者凡十卷

徐霖字景說西安人年十三取所作文焚之研精六經之奧淳祐四年試禮部第一登第授沅州教授時宰相史嵩之挾功要君植黨顯國霖上疏歷言其姦深之狀以為其先也奪陛下之心其以奪士大夫之心而其甚也奪豪傑之心擢祕書省正字會口食應詔上封事曰宮闈之私懼未屏瑣闥之姦表未辨臺臣之討賊不決精禱感泣日為之食又數言建立太子遷校書郎七年夏大旱霖應詔言諫議大夫不易則不兩京兆尹不易則不兩不報去國上遣著作郎姚希得留之不還御筆

宋史新編 卷一五七

改合入官迺改宣教郎霖屢辭曰向為身死而不敢欺君父今為官高而自眩於平生失其本心何以暴其忠志又曰志貴乎潔忠尚乎精即有取則自蹈於垢汙矣八年添差通判信州皆力辭尋令守臣勉諭之以宣教郎主管雲臺觀霖迺拜受十二年遷祕書省著作即累辭不許兼史職兼權尚左郎官兼崇政殿說書疏言葉大有陰柔姦黠為群儉冠不宜久長臺諫乞斥去不報兼權左司霖知無不言於是讒嫉者思以中傷而上亦不說乞補外知撫州幾一月而政舉以言去士民遮道不得行及暝始由徑以出最後知汀州卒度宗賜祭

宋史新編卷五十七

田百畝以旌直臣霖閉居衢守游釣築精舍聘霖為學者講道是日聽者二千餘人

王邁字實之僊遊人嘉定十年進士為潭州觀察推官調浙西安撫司幹官考廷試詳定官王元春欲私所親寘高第邁顯摘其繆元春怒嗾諫官李知孝劾免調南外睦宗院教授直德秀方守福州邁竭忠以裨郡政赴都堂審察丞相鄭清之曰學官掌故不足澆吾實之俄召試學士院策以楮幣邁援據古今考究本末謂國貧楮多弊始於兵又因楮以及時事言君子之類雖進而善其道未行小人之迹雖屏而其心未服直德秀聞而善

五〇三

之邁又上封事言史嵩之不宜復相及吳知古陳洵益
燒政輪對又言君不可欺天臣不可欺君邁由疎遠進
空臆無隱理宗為改容言者劾邁論邊事過實魏了翁
侍經筵為帝言惜其去改通判漳州禮祀雷雨邁應詔
言麴蘖致疾妖冶伐性初秋諭句曠不視事道路憂疑
見天與寧考之所以怒也隱刺覆絕攸煇尊寵淪法
致上行下效京率外兵狂悖迭起此天與寧考之所以
怒也陛下不足之思方用漢災異免三公故事環顧在
廷莫知所付遙相崔與之臣恐與之不至政柄他有所
屬此世道否泰君子小人進退之機也於是臺官李大

宋史新編卷五十七

九

同言邁交結德秀了翁及洪咨夔以收虛譽削一秩免
蔣峴劾邁前疏妄論倫紀請坐以非所宜言之罪削二
秩久之復通判贛州改福州建康府信州皆不行淳祐
改元通判吉州右正言江萬里袖疏榻前曰邁之才可
惜不即召將有老不及之歎帝以為然有尼之者遂止
亢旱詔求言邁知邵武軍驛奏七事以徹龍翔宮立濟
王後為先鄭清之再相以左司郎官召力辭以直祕閣
廣東提刑亦辭改侍右郎官諫官焦炳炎論罷了祠卒
贈司農少卿李宗勉嘗論邁然邁評近世宰輔至宗勉
必曰賢相徐清叟與邁有違言邁晚應詔謂清叟有人

世服其公云

論曰史嵩之作相大紊朝綱及居喪奪情終喪觀召尤
玷士節當時臺諫侍從若李韶王萬劉漢弼徐元杰各
深排力阻至於徐霖王邁特疎遠臣亦先後有言斯可
徵公議矣夫迂風之木未有不先斲者也韶雖被眷不
大用餘皆顛頓弗偶而漢弼元杰竟坐是死易曰王明
並受其福理宗之弗明也夫何福之有

徐鹿卿 趙逢龍 孫夢觀 楊大異

黃階 冷應激 胡頴

徐鹿卿字德夫豐城人嘉定十六年進士調南安軍學

宋史新編卷五十七

十

教授學田多在溪峒異時征之無藝農病之鹿卿撫恤
無通租者其後盜作環城皆燬惟學宮免曰是無撓我
者辟福建安撫司幹辦公事都城火鹿卿應詔上封事
言積陰之極其徵為火指言惑嬖寵溺燕私用小人三
事尤切改知尤溪縣德秀守泉辟宰南安德秀尋帥閩
疏其政以勸列邑歲饑處之有法最聞命赴都堂審察
以母喪去詔服闋赴樞密稟議首言邊事楮幣主管官
告院幹辦諸司審計司遷國子監主簿入對陳六事理
宗嘉納改樞密院編修官權右司督書三府會右史方
大琮編修劉克莊正字王邁以言事黜鹿卿贈以詩言

併劾之太學諸生作四賢詩知建昌軍治行大孚田
里歌誦擢度支郎官兼右司入對極陳時故改侍右郎
官兼敕令刪修官兼右司鹿卿又言當時並相之敝宰
相以甘言誘鹿卿退語人曰是牢籠也吾不能為宰相
私人言者以他事詆鹿卿主管靈臺觀越月起為江東
轉運判官歲大饑出本司積米三千餘石減半賈以糶
及減抵當庫息出緡錢萬有七千以予貧民兼領太平
仍暫提舉茶鹽事移浙東提點刑獄加直祕閣兼提舉
常平鹿卿言罷浮鹽經界曠地先撤相家所築就捕者
自言我相府人鹿卿曰行法必自貴近始卒論如法丞

宋史新編卷一百三十七

七

相史彌遠之弟通判温州利韓世忠家寶玩籍之鹿卿
奏削其官初鹿卿檄衢州推官馮惟說決婺獄大家不
快其為會鄉人居言路迺屬劾惟說州索印紙惟說笑
曰是猶可以仕乎自題詩印紙而去衢州鄭逢辰以終
舉鹿卿以委使不當相繼自劾且共和其詩御史兼二
人劾罷之後累擢皆辭淳祐三年以右司召猶辭丞相
杜範遺書曰直道不容使人擊節君不出豈以馮惟說
故耶惟說行將有命矣鹿卿迺出擢太府少卿兼右司
入對願蚤決大計上嘉納之歷兼權吏部侍郎時議使
執政分治兵財鹿卿執議不可以疾勾祠遷右文殿修

撰知平江府兼發運到使力勾祠上諭丞相挽留之召
權兵部侍郎固辭上令丞相以書招之鹿卿至又極言
君子小人切於當世之務兼國子祭酒權禮部侍郎兼
史院兼侍講兼權給事中上眷遇深篤而忌者寢多有
撰偽疏託鹿卿以傳播歷抵宰相至百執事鹿卿初不
知也遂力辨上前因乞去上曰去則中姦人之計矣令
臨安府根捕事連勢要獄不及竟遷禮部侍郎累疏告
老授寶章閣待制知寧國府而引年之疏五上不允提
舉鴻禧觀遂致仕進華文閣符制卒贈四官鹿卿居家
孝友喜怒不形恩怨俱泯宗族鄉黨各得歡心居官廉

宋史新編卷一百三十七

七

約清峻毫髮不妄取一盧僅庇風雨所著有泉谷文集
手編唐文類文苑菁華諸書論清正
趙廷龍字應甫鄞人登嘉定十六年進士第授國子正
太學博士歷知興國信衢衡袁五州提舉廣東湖南福
建常平為政務寬恕撫諭惻怛民是以不忍欺居官自
常奉外一介不取遷將作監拜宗正少卿兼侍講奏疏
甚衆藎悉焚棄年八十八終于家逢龍家居講道四方
從遊者皆為鉅公名士丞相葉夢鼎出判慶元修弟子
禮常謂師門庠陋欲市其鄰居充拓之逢龍曰鄰里粗
安一旦驚擾彼雖勉從我能無媿於心逢龍寡嗜欲不

好名敗歷日又泊然不知富貴之味或問何以裕後逢龍笑曰吾憂子孫學行不進不患其飢寒也

孫夢觀字守叔慈溪人寶慶二年進士歷武學諭輪對言人主不容有所憚尤不容有所玩憚則有言而不能容玩則雖容其言而不能用力請外添差通判嚴州主管崇道觀召遷至太宗正丞兼屯田郎官將作少監知嘉興府仍舊班兼百司郎官將作監轉對極言風憲之地未聞有十人疏攻一疎者封駁之司未聞有三舍人不肯草制者當路者滋不悅出知泉州兼提舉市舶改知寧國府戶部遣官督賦急隘郡皇駭夢觀曰吾寧委

吳中書編卷五十七

十三

官以去毋寧病民以留夢觀去寧國人言之為之流涕丞相董槐召還帝問江東廉吏槐首以夢觀對帝說乃遷司農少卿兼資善堂贊讀論對謂今內外之臣侍陛下以各遂其私而陛下獨一無可恃可為寒心遷太府卿宗正少卿兼給事中兼權舍人起居郎八上章辭免以監察御史吳燧論罷與祠授秘閣修撰江淮等路提點鑄錢司公事甫至官即復召為起居郎兼侍右侍郎給事中兼贊讀兼國子祭酒權吏部侍郎奏事抗論益切以寵賂彰仁賢逝貨財偏聚為言力求補外以集英殿修撰知建寧府俄而得疾口授遺表不忘規諫遂卒

市悼甚賻銀帛三百夢觀退然若不勝衣然義所當為奮往直前其居敗屋數間布衣蔬食而重名節云

楊大異字同伯十世祖祥避地醴陵因家焉祥事親孝親亡泣血廬墓終身有白芝白鳥白兔之瑞事聞于朝褒封至孝公賜名木植墓道以旌其孝大異從胡宏受春秋大義登嘉定十三年進士第累遷吉州戶曹改廣西經幹以弭盜賞除四川制置司參議官嘉熙二年元兵入成都大異從制置使丁黼巷戰黼敗死大異被創死復蘇闔門皆遇難詰旦其部曲負以逃獲免進朝奉郎宰石門縣就除通判溧陽攝州事皆有惠政去官之

宋史新編卷五十七

十四

日老弱攀號留之大異易服潛去擢知登聞鼓院遷大理寺丞平反冤獄者七召對極言時政得失迂宰相意出知澧州理宗曰是四川死節更生者楊大異耶論事剴切有用之材也何遽出之對曰是人尤長於治民命予節兼庾事進直秘閣提點廣東刑獄改廣西兼漕庾二司未六十即致仕不允章四上除秘閣修撰太中大夫提舉崇禧觀醴陵縣開國男食邑三百戶賜紫金魚袋歸里第與居民無異學者從之講肄食祠祿者二十四年卒年八十二子寔在李芾傳

黃雷字子耕分寧人嘗從郭雍朱熹學舉太學進士歷

官大理寺簿軍器監丞歲餘三遷營乃不樂間行西湖
慨然曰我昔在南北山一水一石無不自題品今無復
情味何邪外知台州謝良佐子孫居台者既播越流
落營求之民間收而教之勤苦夙夜郡稱平治遷袁州
哭從弟哀甚得疾卒所著有復齋集

冷應澂字公定分寧人第進士調廬陵主簿已著廉能
聲歷知德慶府奏罷抑配鹽法及乞用楮券折銀綱等
五事以紓民力理宗詔升本道提舉常平兼轉運使俾
行其說最聞加直祕閣旋召為都官郎官未行就升直
寶章閣知廣州主管廣南東路經略安撫司公事馬步

宋史新編卷一百五十七

五

軍都總管領漕庾如故五司務劇應澂分時以理不擾
不勸常曰治官事當如家事惜官物當如已物今國計
內虛邊聲外震吾等受上恩安得清談誤世陶士行下
望之吾師也自聞襄樊受圍日繕器械裕財粟以備倉
卒後賴其用屢平大寇未嘗輕殺即笞杖亦審慎至其
臨事輒斷雖勢要不為奪卒于家
胡穎字叔獻湘潭人幼秀警超范兄弟其諸舅也以類
已每加賞鑒中童子科復從兄顯學弓馬母曰汝家世
儒業母復爾也遂感勵苦學尤精春秋紹定三年趙范
討李全檄穎入幕全敗遣獻俘于朝以賞補官五年登

進士第授京秩歷官知平江府兼浙西提點刑獄移湖
南兼提舉常平即家置司性不喜邪佞尤惡言神異所
至毀淫祠數千區以樞密都承旨為廣東經略安撫使
潮州僧寺有巨蛇驚動人吏潮者皆信奉之穎檄僧昇
蛇至大如柱而黑色載以闌檻穎令之曰爾有神靈當
三日見變恠過三日則汝無神矣既及期蠢然猶衆蛇
耳遂殺之毀其寺并罪僧移節廣西尋遷京湖總領財
賦成淳間卒贈四官穎博學強記援筆立言立就正直
剛果臨政善斷不畏強禦在浙西榮王府有二人行劫
穎悉斬之他日輪對理宗曰聞卿好殺穎測意在浙獄
答曰臣不敢屈太祖法以負陛下非嗜殺也顯拳力絕
人趙方在襄陽每出師必命顯及子葵領精銳分道赴
戰摧堅陷陣聚散離合前無勍敵以功至檢校太尉
論曰仕至於侍從方州亦達矣徐鹿卿趙逢龍孫夢觀
咸勵廉尚儉廬蔬食如饑人非孟軻所謂富貴不淫大
丈夫歟楊大異蹈白刃恬榮進黃齋治先教化振賢者
之後冷應澂師陶下有志事功胡穎不為天子戚屬穢
祖宗法並負時名不虛哉

宋史新編卷一百五十七

六

宋史新編卷一百五十七

新編卷一百五十八

列傳一百

明南京戶部主事莆田柯維祺著

孟珙 余玠 杜子燕 王登

王震 楊揆 張孝

孟珙字璞玉棗陽人嘉定十年金人犯襄陽駐團山父宗政時為趙方將以兵禦之珙料其必闕樊城獻策宗政由羅家渡濟河宗政然之越翌日諸軍臨渡布陣金人果至半渡伏發殲其半宗政被擄援棗陽臨陣嘗父子相失珙望敵騎中有素袍白馬者曰吾父也急麾騎軍突陣遂脫宗政以功補進勇副尉累功授承信郎丁

宋史新編卷一百五十八

父憂制置使起復之珙辭訖并趣就職又辭轉成忠郎理宗即位特授忠翊郎歷京四第五副將權管神勁左右軍統制初宗政招唐鄧蔡壯士二萬餘人號忠順軍命江海總之衆不安制置司以珙代海珙分其軍為三衆乃帖然紹定中歷京西立馬鈴轄棗陽軍駐劄仍總三軍六年元將那顏僞蓋金主完顏守緒逼蔡檄珙戍鄂討金唐鄧行省武仙仙特與武天錫及鄧守移刺瑗相犄角為金盡力欲迎守緒入蜀犯光化鋒剽甚天錫者鄧之農夫乘亂聚衆二十萬為邊患珙逼其壘一

制金人犯呂堰珙亟命軍追擊悉棄輜重走瑗遣其部曲馬天章奉書請降得縣五鎮二十二珙入城瑗伏階下請死珙為之易衣冠以賓禮見七月己酉仙愛將劉儀領壯士二百降珙問仙虛實儀陳仙所據九砦其大砦石穴山以馬蹬沙窩山三砦蔽其前三砦不破石穴未易圖也若先破離今砦則王子山砦亦破砦山沙窩孤立三帥成禽矣珙翌日遣兵向離金人不疑為宋軍掩殺幾盡是夜壯士楊青等擣王子山砦護帳軍酣寢王建入帳中斬金將首囊佩之平明視之金小元帥也丙辰出師馬蹬遣樵父彬攻其前門成明等

宋史新編卷一百五十八

二

邀截西路砦火燭天殺僂小積餘逸去者復為成明伏軍所得師還至沙窩西與金人遇大捷是日三戰三克珙料武仙將上砦山絕頂窺伺今樊文彬詰旦奪砦山駐軍其下前當設伏後遮歸路已而仙衆果登山及半文彬麾旗伏兵四起仙衆失措抄藉厓谷山為之顛殺其將兀沙惹擒七百人夜召文彬等受方略明日冒雨至石穴分兵攻九砦一時俱破武仙走追及於鮎魚砦仙望見易服而遁復戰于銀葫蘆一軍又敗仙與五六騎奔追之隱不見降其衆七萬人軍襄陽轉修武郎州江陵府副都統制元道宣撫

制約共攻蔡制置

使謀於珙珙請以二萬人行因命珙盡護諸將金兵二萬騎絲直陽橫山南來珙鼓行而前金人戰敗卻走追至高黃波斬首千二百級倭盡遺兔花忒沒荷過出阿悉二人來迓珙與射獵割鮮而飲馳入其帳倭盡喜約為兄弟酌馬漣飲之金兵萬人自東門出戰珙遮其歸路掩入汝河擒其偏裨八十人得蔡降人言城中飢珙曰已窘矣當盡死而守以防突圍命諸將拔柴潭棲樁其將士五百人蔡人恃潭為固珙決之實以薪葦遂濟師攻城金人驅其老稚熬為油號人油砲人不堪其楚珙遣道士說止之端平元年正月辛丑黑氣壓城上日

宋史新編卷五十八

三

無光降者言城中絕糧已三月鞍鞞敗散皆糜煮且聽以老弱互食諸軍日以人畜骨和芹泥食之又往往斬敗軍全隊拘其肉以食故欲降者衆已酉珙帥師登大戰城上降其丞相烏古倫栲栳殺其元帥兀林達偏裨二百人門西開招倭盡入江海執其參政張天綱以歸珙問守緒所在天綱曰城危時即取寶玉置小室環以草號泣自經曰死便火我煙燄未絕珙與倭盡分守緒骨還軍襄陽特授武功郎主管侍衛馬軍行司公事擢建康府都統制兼權侍衛馬軍行司職事制置司兼留珙襄陽兼鎮北軍都統制鎮北軍者珙所招中原精

銳萬五千餘人分屯漢北樊城新野唐鄧間俄令赴樞密院稟議授帶御器械二年授主管侍衛馬軍司公事駐劄黃州朝辭帝問恢復對曰願陛下寬民力蓄人材以俟機會帝問和議對曰臣介冑之士當言戰不當言和賜養甚厚兼知光州又兼知黃州三年元兵攻蘄州珙遣兵解其圍又攻襄陽陷守張龜壽荆門守朱楊祖郢守喬士安皆委郡去復州施子仁死之江陵危急詔沿江淮西遣使來謂無踰珙者乃先遣張順渡江珙以全師繼之破砦二十有四還民二萬嘉熙元年封階縣男擢高州刺史忠州團練使兼知江陵府京西湖北安

宋史新編卷五十八

四

撫副使未幾授鄂州諸軍都統制元大將忒沒解入漢陽口溫不花入淮甸斬守張可大舒州李士達委郡去光守董堯臣以州降合三郡人馬糧械攻黃守王鑑江帥萬文勝戰不利珙入城軍民喜曰吾父來矣卒全其城二年授寧遠軍承宣使帶御器械鄂州江陵府諸軍都統制未幾授樞密副都承旨京西湖北路安撫制置副使兼督視行府參謀官未幾升制置使兼知岳州三年授樞密都承旨制置使兼知鄂州前後遣將盡復諸州郡初詔珙收復京襄珙謂必得鄂然後可以通餽餼得荆門然後可以出奇兵由是指授方略發兵深入所

聞琪奏曰襄樊為朝廷根本今百戰而得之當
加經理如護元氣上兵伐謀此不爭之爭也乃置先鋒
軍以襄郢歸順人諜為謀報元兵欲大舉臨江琪策必
以精兵五千駐松滋為響聲援元兵自隨關江琪密
遣全拒敵遣伍思智以千人屯施州元大將塔海奔
防逼元兵度萬州湖灘施慶震動琪兄璟時為湖北安
撫副使知峽州急以書謀備禦琪請于督府帥師西上
璟調金鐸一軍迎拒于歸州大理岩劉義捷于巴東縣

宋史新編卷五十八

五

之清平村琪弟璋選精兵二千駐澧州防施黔路四年
進封子謀知元兵於襄樊隨信陽招集軍民布種積船
材于鄧之順陽乃遣張漢英出隨任義出信陽進出
襄分路橈其勢遣王堅潛兵燒所積船材又度帥必因
糧於歿遣張德烈整分兵入蔡火其積聚制拜寧武軍
節度使四川宣撫使兼知夔州樞集沿邊經戰之士號
寧武軍令璋領之進封漢東郡侯兼京湖安撫制置使
回鶻愛里八都魯帥壯上老稚人馬來降剌飛鷲軍改
愛里名艾忠孝充總轄乞補以官黎守閭師古言大理
國請道黎雅入貢琪報大理自通邕廣不宜取道川蜀

卻之兼夔路制置大使兼屯田大使軍無宿儲琪大興
屯田上屯田始末與所減券食之數降詔獎諭淳祐二
年淮東受兵樞密俾琪應援遣李得帥精兵四千赴之
元兵至三川琪下令應出戍主兵官不許失棄寸土權
開州梁棟乏糧請還司琪曰是棄城也棟至夔州使高
遠斬其首以徇由是諸將稟命惟謹元兵至瀘琪命重
慶分司發兵應援遣張祥屯涪州拜檢校少保進封漢
東郡公余玠宣諭四川道過琪琪以重慶積粟少餉屯
田米十萬石道晉德帥師六千援蜀子之經為策應司
都統制四年兼知江陵府琪謂其佐曰政府未之思耳

宋史新編卷五十八

六

彼若以兵綴我上下流急將若之何琪往則彼禱吾虛
不往則誰實得患識者是之五年御筆以職事修舉轉
行兩官許令回授琪至江陵登城歎曰江陵所恃三海
不知沮洳有變為桑田者敵一鳴鞭即至城外蓋自城
以東古嶺先鋒直至三义無所限隔迺修復內隘十有
一別作十隘於外有距城數十里者沮漳之水舊自城
西入江因障而東之俾遠城北入于漢而三海遂通為
一隨其高下為堰蓄泄三百里間渺然巨浸土木之工
百七十萬民不知役繪圖上之琪身鎮江陵而兄璟帥
夔蜀故事無兄弟同處一路者乞歸田不允琪奏襄蜀

15 200 子 續修四庫全書 3 史部

湯析士無所歸蜀士聚於公安襄士聚於郢渚臣作公
南陽兩書院以沒入田廬隸之使有所教養請帝題
其榜賜焉初珙招鎮北軍駐襄陽李虎王旻軍亂鎮北
亦潰乃厚招之降者不絕行省范用吉密通降款以所
受告爲質珙白于朝不從珙歎曰二十年收拾中原人
今志不克伸矣病革乞沐授檢校少師寧武軍節度使
致仕九月卒于江陵府治是月朔大星隕境內聲如雷
卒之夕大風發屋折木訃至帝震悼賻銀絹各千三贈
至太師封吉國公諡忠襄廟曰威愛珙在軍中與參佐
部曲論事言人人異徐以片語折衷衆志皆懷謁士遊

宋史新編卷五十八

七

客老校退卒壹以恩意撫接惟建鼓旗臨將吏而色凜
然無敢涕唾者退則焚香掃地隱几危坐若蕭然事外
遠貨色絕滋味其學邃於易六十四卦各繫四句名警
心易贊亦通佛學自號無庵居士

余玠字義夫蘄州人家貧落魄無行喜功名好大言少
爲白鹿洞諸生嘗携客入茶肆毆賣茶翁死脫身走襄
淮時趙葵爲淮東制置使以長短句上謁葵壯之留幕
中以功補進義副尉累功至大理少卿淮東制置副使
進對言今世貴之彥場屋之士田里之豪一或卽戎卽
指爲麤人斥爲噲伍願陛下視文武爲一勿令偏有所

重偏必至於激文武交激非國之福理宗曰卿人物議
論皆不常可獨當一面乃授權兵部侍郎四川宣諭使
帝從容慰遣之玠亦自許當手挈全蜀還本朝其功日
月可冀尋授兵部侍郎四川安撫制置使兼知重慶府
兼四川總領兼夔路轉運使自寶慶至淳祐十六年間
凡授宣撫三人制置使九人副四人或老或暫或庸或
貪或慘或繆或遙領而不至或開隙而各謀終無成績
於是東西川無復統律遠民咸不聊生及聞玠入蜀人
始有安土之志玠大更敝政遴選守宰築招賢之館供
張一如帥所居下令曰集衆思廣忠益諸葛孔明所以
尺足新編卷五十八

八

用蜀也豪傑之士趨期立事今其時矣橘州冉氏兄弟
璉璞有文武才隱居巖中前後闔帥辟召堅不起聞玠
賢詣府上謁刺入卽出見與分廷抗禮賓館之奉冉安
之若素有居數月請見曰某兄弟辱明公禮遇思有以
少裨益爲今日西蜀之計其在徙合州城乎蜀口形勝
之地莫若釣魚山請徙諸此若任得其人積粟以守之
賢於十萬師遠矣巴蜀不足守也玠大喜曰吾固疑先
生非淺士先生之謀玠不敢掠以歸已遂不謀諸衆密
聞于朝請不次官之詔以璉爲承事郎權發遣合州璉
爲承務郎權通判州事徙城之事未以玠之命下府

諱然以為不可玠怒曰事之不成乃玠之責諸君無預也卒築青居大獲釣魚雲頂天生凡十餘城皆因山為壘碁布星分為諸郡治所屯兵聚糧為必守計且誅潰將以肅軍令又開屯田於成都蜀以富實十年冬玠率諸將巡邊直擣興元與元兵大戰十三年又大戰于嘉定初利司都統王夔素殘悍號王夜叉恃功驕恣桀驁不受節度所至劫掠每得富家穴箕加頸四面然箕謂之墓蝕月以弓弦繫鼻下高懸於格謂之錯繫喉縛人兩股以木交壓謂之乾榨油以脇取金帛稍不遂意即死其手蜀人悉苦之朝廷雖知其不法在遠不能詰也

宋史新編卷五十八

九

大帥虜分少不味其意則百計撓之使不得有所為玠久欲誅夔謀於親將楊成玠意遂決夜召夔計事潛以成代領其眾夔至斬之成因察其所與為惡者數人稍以法誅之玠乃薦成爲文州刺史戎帥欲舉統制姚世安爲代玠素欲革軍中舉代之激遣都統金某往代世安世安閉關不納且有危言然常疑玠圖已屬丞相謝方叔家子姪自永康避地雲頂世安厚結之求方叔爲援方叔因倡言玠失利戒之心非我調停且旦夕有變又陰嗾世安密求玠之短陳於帝前於是世安與玠

或謂仰藥死蜀人悲慕如失父母玠自入蜀累進龍圖閣學士端明殿學士及召拜資政殿學士恩例視執政其卒也特贈五官玠之治蜀也任都統張實治軍旅安撫王惟忠治財賦監簿朱文炳接賓客皆有常度至於修學養士輕徭以寬民力薄征以通商賈蜀既富實乃罷京湖之餉邊關無警又撤東南之戍自寶慶以來蜀閩未有能及之者惜其遽以太平自詫進蜀錦蜀箋過於文飾又假便宜之權不顧嫌疑昧於勇退遂來讒賊之口而又置機捕官雖足以廉得事情然寄耳目於群小虛實相半故人多懷疑懼至於世安拒命玠威名頓挫齋志以沒有所謂曰如孫取當如孫仲謀之義遭論改師忠歷大理寺丞爲賈似道所殺

宋史新編卷五十八

十

杜杲字子昕邵武人以父隸任歷官監崇明鎮與總領岳珂議不合慨然引去珂出文書一卷曰舉狀也杲曰此而得禽獸雖若丘陵弗爲淮西制置曾式中辟廬州節度推官浮光兵變杲單騎往誅其渠魁守將餉金悉封貯將行屬通判鄭準反之知六安縣民有孽其妾者治命與二子均分二子謂妾無分法杲書其牘云傳云子從父令律曰違父教令是父之言爲令也父令子違不可以訓然守志則可或去或終當歸二子識者

禘之歷知安豐元兵連歲圍城杲皆戰却之擢將作監賜御書慰諭淮西擇帥遂以杲安撫兼廬州進太府卿淮西制置副使兼轉運使復與元兵戰請老不許權刑部尚書淳祐元年乞去愈力權工部尚書遂以直學士奉祠帝欲起之帥廣西以言者罷帝曰杜杲兩有守功若脫兵權使有後禍朕何以使人乃起知太平州俄擢華文閣學士沿江制置使知建康府行宮留守節制安慶和無為三郡累遷刑部尚書兼吏部尚書進徽猷閣奉祠請老升寶文閣致仕帝思前功進龍圖閣而杲卒贈開府杲淹貫多能善行草急就章晚歲專意理學

宋史新編卷五十八

十一

言吾兵間無悖謀左畫得於四書子庶

庶字康侯通宋典故善爲文從父兵間習邊事未入仕已立戰功明堂恩補官杲帥淮西辟書寫機宜文字廬州圍解庶白事廟堂諸將餽金助上功費皆受之賞與行歸悉反所餽遷籍田令歷司農丞知和州尋兼淮西提點刑獄知真州兼淮東提點刑獄踰年進直祕閣移淮西兼廬州安撫副使人歡迎如見慈父治績甚多就加刑部郎中升寶文閣與元兵戰於白沙城升華文閣開慶中累遷直寶文閣知隆興府江西轉運副使卒王登字景宋德安人少讀書喜古兵法出孟珙幕府父

之權知巴東縣獻俘制置司登念奮自書生不拜史曰不拜則不敢上難之竟棄功去第淳祐進士至將作監丞丁內艱吳淵爲制置使邊事甚亟具書幣禮之登方與客奕發書衣冠拜家廟長揖出門淵曰事亟矣奈何登曰亟呼諸將共議衆至躍曰景宋在此登曰用兵患不一登書生不過馮軾觀戰請五大帥中釋一人爲節制淵曰請監丞出正謂此也登誓衆立奇功於沮河趙葵爲制置使見登握手曰景宋一身勝惜相見晚也俾參宣撫司兼京西兩節馬光祖爲制置使辟充參謀官遷軍器少監京西提點刑獄登威聲日振余思忠

宋史新編卷五十八

十二

徐制幾讒於先祖出登屯郢州後思忠之黨在幕中又傾之以是議論不合才略不能施開慶初提兵援蜀約日合戰夜分經理軍事忽絕倒五臟出血幕客唐舜申至尚瞪目視几上文書俄卒它日舜申舟經漢陽有蜀聲呼唐舜申者三左右曰景宋聲也是夕舜申暴卒王霆字定叟東陽人高大父豪帥衆謀方臘以功補官霆少有奇氣試有司不偶去就武舉嘉定四年中絕倫異等授承節郎歷浙西副都監鎮江都統趙勝辟爲計議官時李全寇鹽城攻海陵勝出戍揚州屬官多憚從行霆慨然曰豈臣子辭難之日既至以帥憲之命董

三城事勝次第出城接戰寔必身先士卒大小十八戰無一不利奪賊壕築土城焚城門賊氣為懾差知應州兼沿邊都巡檢使樞密院命節制黃甫後營彈壓諸道軍馬諸道兵將往收復楚州寔帥所部為犄角之助大帥薦之理宗召試為問門舍人入對言恢復之說有二曰規撫口機會規撫既立然後義旗一麾諸道並進臣力尚壯願效前驅升武功大夫出知濠州尋差知安豐軍臣僚言王寔在濠人甚安之不宜輕易詔再任職事修舉特轉橫班北兵至浮光民奔遁相屬于道以寔知光州軍沿邊都巡檢使冒雪夜行倍道疾馳至州整飭

宋史新編卷五十八

十三

戰守之具大戰丁謝令橋光人遂安尋為吉州刺史仍知光州寔固辭丞相鄭清之制置使史嵩之皆數以書留寔寔不從且曰士大夫當以世從道不可以道從世也累遷淮西馬步軍副總管兼淮西遊擊軍副都統制論遊擊軍一事不報提舉崇禧觀知高郵軍時議出師和者甚多寔以為莫若遣間探覘敵情如不得已然後行之否則無故自蕩其根本是外兵未至而內兵先慘烈也諸軍畢行惟高郵遲之境內賴以安全由是與時迕而讒者益眾提舉雲臺觀執政期論邊事且謂朝廷即有齊安之命寔曰秋防已急盍少需之乃授帶行左

領軍衛大將軍充沿江制置副使司計議官寔乃撰沿江等邊誌一編上之差知壽昌軍改斬州嘗歎曰兩淮藩籬也大江門戶也三輔堂奧也藩籬不固則門戶且危門戶危堂奧能久安乎於是貽書丞相杜範乞瞰江審察形勢置三新城不報卒有玉溪集行于世楊揆字純父臨川人出杜杲幕府以奇策解安豐圍補七官揆乃肄習騎射夜以青布藉地乘生馬以躍初過三尺次五尺至一丈數閃跌不顧制置使孟珙辟于幕嘗用其策未幾有大將立功珙坐受其拜揆為動色因歎曰信兜鍪不如毛錐子也於是謝絕賓客治進士業

宋史新編卷五十八

十四

遂登第調麻城尉向士璧守黃州檄入幕尋以戰功升三官無何得心疾調潭州節度推官卒贈架閣張惟孝字仲友襄陽人通春秋下第乃工騎射城中亂爭出關惟孝拔劍殺數人趨白河奪舟達郢州兵亂奔沙洋趨藕池開慶初卜居江陵至沙市衆舟大集不可沙惟孝提劍驅左右而出舉白旗以麾令衆船登岸毋敢亂次幹官鍾蜚英見而異之以告唐舜申舜申曰吾故人也具言其平生蜚英謂曰今日正我輩立功之秋惟孝不答又叩之則曰朝廷負人明日蜚英導宣撫姚希得羅致之宴中宣樓蜚英酒酣曰天下如此將安歸

手惟孝躍然曰從公所命乃請空名帖三十以還踰旬
與三十騎俱擁甲士五千至旗幟鮮明部伍嚴肅希得
大喜請所統姓名對曰朝廷負人福難禍易聊為君侯
紆一時之難耳姓名不可得也時鼎澧五州危甚於是
擊鼓耀兵不數日衆至萬人數戰俱捷江上平制使呂
文德招之不就物色之不可得後不知所終

論曰孟珙出將家通儒術豈龕材者倫其總戎重與蒙
古共滅完顏氏一洗先世之恥功在宗廟余玠杜杲皆
良帥王登王霆楊揆張惟孝皆奇士然揆厄於疾疫命
也玠等不獲伸其志盡其才誰之過乎

宋史新編卷五十八

五

程秘 梁成大 李知孝

李大同

程秘字懷古休寧人光宗末登進士第歷事寧宗理宗
累官禮部尚書兼史職兼權吏部尚書拜翰林學士知
制誥兼修玉牒官進封新安郡侯最後知福州兼福建
安撫使再奉祠遷至龍圖閣學士以端明殿學士致仕
卒贈特進少師秘十歲誄冰語出驚人直學士院特寧
宗崩丞相史彌遠夜召秘舉家大驚秘妻丞相王淮女
也泣涕疑有不測使人問之知彌遠出迎而後收涕彌
遠與秘同入禁中草矯詔一夕為制誥二十有五初許

秘政府楊皇后緘金一囊賜秘受之不辭歸視之其
直不貲彌遠以是銜之卒不與共政云

梁成大字謙之福州人開禧元年進士素苟賤亡恥作
縣滿秩諂事史彌遠家幹萬昕言真德秀當擊成大
曰某若入臺必能辨此事昕為達其語通判揚州尋遷
宗正寺簿寶慶初轉對首言大佞似忠大辨若訥或好
名以自鬻或立異以自詭一不察焉薰猶同器涇渭櫟
流矣數日拜監察御史尋奏魏了翁已縱追竄人猶以
為罪大罰輕真德秀狂僭悖繆不減了翁相羊家食宜
削秩貶竄一等施行章既上不下者兩月或傳德秀有

宋史新編卷五十八

六

衡陽之命時宰於帝前及之帝曰仲尼不為己甚遂止
鑄三秩明年又奏楊長孺寢新命徐瑄追三秩移象州
居住胡夢昱移欽州編管累遷權刑部侍郎帝一夕降
旨黜之提舉千秋鴻禧觀莫澤時兼給事中急於別異
上疏駁之遂寢祠命端平初洪咨夔吳泳交章論駁鑄
兩秩冰復上疏送泉州居住會王遂論亦上再鑄秩徙
潮州成大天資暴狠心術嶮巖四方賂遺列宣堂庶實
至則導之使觀尤嗜豪奪竄之日朝命毀其廬雖小人
如李知孝亦曰所不堪者他日與成大同傳耳
知孝字孝章光之孫嘉定四年進士嘗為右丞相府

主官文字不以為恥差充幹辦諸司審計司拜監察御史寶慶元年上疏士大夫汲汲好名正救之力少而附和沽激之意多始則慷慨而激烈終則懇切而求去蓋除名勒停羈管象州拜右正言又言德秀節改聖語繆騰靡示導信邪說黃鼓同流其或再有妄言當追削流竄以正典刑疏既上遂鏤榜播告天下又言趣召之人率皆遲回久而不至以要君為高致以異命為常流時召傅伯成楊簡劉宰等皆不至故知孝詆之又奏張忠恕落職罷郡累遷工部尚書兼侍讀進兵部理宗親政以寶謨閣直學士出知寧國後省駁之與祠端平初監察御史洪咨夔權直舍人院吳泳交章論駁鑄秩罷祠泳復封駁繼送婺州居住殿中侍御史王遂且論之再鑄秩徙瑞州知孝苟於仕進侵欲斂積不知紀極世指知孝梁成大莫澤為三凶卒以貶死天下快之
 李大同字從仲東陽人嘉定十六年進士歷官秘書丞兼崇政殿說書拜右正言兼侍講累遷殿中侍御史至工部尚書以寶謨閣直學士知平江府提舉江州太平興國宮乞致仕不許後卒于家大同以相臣喬行簡鄉曲之舊躡致貴顯王邁真德秀魏了翁嘗為所論云

論曰宣尼有訓富與貴是人之所欲也不以其道得之不處也觀程秘李大同第錄錄梁成大李知孝與莫澤號三凶顧皆躡華階享不貲之祿夷考其故則或以史彌遠廢立預其謀也或以彌遠假手斥異已也或以喬行簡鄉曲所昵也是謂以道乎否耶秘與大同獲保富貴以沒殆有天幸成大等不免竄死為天下俟世之士大夫何樂於為小人也

宋史新編卷一百五十八

宋史新編卷一百五十八

宋史新編卷一百五十九 列傳一百一

明南京戶部主事莆田柯維騏著

楊棟 姚希得 包恢 常挺

陳宗禮 常楸 馬光祖 高斯得

家鉉翁 張山翁附

楊棟字元極青城人紹定二年進士第二歷校書郎樞密院編修官入對言祖宗立國不恃兵財法惟恃民心固結而已願陛下常存忠厚之意勿用峻急之人理宗悅以臣僚言奉祠起知興化軍孔子之裔有居涵頭鎮者棟為建廟闢田訓其子弟遷福建提點刑獄歷遷宗

正少卿進對帝曰只是正心修身之說乎棟對曰臣所學三十年止此一說用之事親取友用之治凋郡察冤獄至為簡易遷太常少卿起居郎差知滁州殿中侍御史周坦論罷起歷吏部侍郎兼同修國史實錄院同修撰兼侍讀又以集英殿修撰兼中書舍人兼侍講出知太平州右補闕蕭泰來復論之罷奉祠起知婺州召奏事又奉祠度宗立為太子帝親擢棟詹事累官參知政事台州守王華甫建上蔡書院言于朝乞棟為山主詔從之因卜居于台累年不拜奉祠卒贈少保棟之學本諸周程氏負海內重望曾似道入相登用故老列

之從官棟亦預焉及彗星見棟乃言蚩尤旗非彗也故為世所少云或謂棟姑為是言陰告于帝謀逐似道似道覺之遂蒙疑而去所著有崇道集平舟文集

姚希得字逢原一字叔剛潼川人寧宗末第進士理宗累擢太府寺丞兼沂靖王府教授疏言自古甘蹈危亡之機非獨閭主而明君亦有焉朝廷者萬化所自出也實根於人君之一心夫何大明當天猶有可議者內小學之建人皆知陛下有意建儲也然歲月逾邁未觀施行人心危疑無所係屬秦漢而下嗣不蚤定事出倉卒或宮闈出令或宦寺主謀或姦臣首議此皆足以危人之國也陛下何憚而不蚤定大計邸第之盛人皆知篤於親愛也然依馮者眾輕視王法請託之行捷於影響楊干晉侯弟也亂行於曲梁而魏絳戮其僕晉侯如怒而終悔晉卒以霸平原君趙王弟也不出租稅而趙奢刑其用事者趙王賢而用之趙卒以彊皆足以興人之國也陛下何為而不少伸國法今女冠者流眾所指目近璫小臣時竊威福此皆陛下之心乍明乍晦之所致豈不謂之危乎陛下明於知人公於用人固無權姦再用之意然道路之人往往竊議此元祐紹聖將分之機也禍根猶伏而未去不幾於安其危乎帝改容曰朕決

宋史新編卷一百五十九

不用史高之累遷宗正少卿兼權給事中兼權刑部侍郎
郎司修國史實錄院同修撰時西方用兵有為嵩之復
出計者謂非此人不能辨帝有意再用知希得必執之
出旨諭意希得毅然其疏密奏不報又繳鄧泳予詞之
命方正言邵澤監察御史吳衍殿中侍御史朱熠相繼
論罷久之起歷戶部侍郎帝曰姚希得才望可為閣帥
乃進煥章閣待制知慶元府沿海制置使歷華文閣直
學士沿江制置使知建康府江東安撫使行宮留守希
得刑寧江軍自建康太平至池州列砦置屋二萬餘間
屯戍七千餘人帝聞之一再降詔獎諭加寶章閣學士

宋史新編卷五十九

三

尋加刑部尚書依舊任兼淮西總領景定五年連拜端
明殿學士簽書樞密院事兼太子賓客兼權參知政事
度宗即位連授參知政事以言罷奉祠既而以資政殿
大學士金紫光祿大夫依舊潼川郡公致仕卒贈少保
希得忠亮平實清儉自將好引善類不要虛譽蓋有誦
薦于上而其人莫之知者蜀之親族姻舊相依者數十
家希得廩之終身昏喪悉損已力晚年計口授田各有
差所著有續言行錄奏藁桐州文集
包恢字宏父建昌人自其父揚世父約叔父遜從朱熹
九淵學恢少為諸父門人講大學諸父驚焉嘉定十

三年第進士自金谿主簿歷通判台州兼提點刑獄司
主管文字屢有捕寇功累遷福建提點刑獄兼知建寧
兼轉運判官以待御史周坦論罷光州布衣陳景夏上
書云包恢剛正不屈之臣言者汗巖之耳起歷直顯文
閣浙西提點刑獄是時海寇為亂恢單車就道討平之
連進祕閣修撰知隆興府兼江西轉運沈妖妓於水化
為狐人皆神之有母憇子者得其情孀居與僧通狀則
僧為之也因貞子侍養跣步不離僧無由至母乃託夫
諱日入寺作佛事以籠盛衣帛因納僧以歸恢知之使
人要之置籠公庫逾旬吏報籠中臭達于外命沉於江

宋史新編卷五十九

四

又姑死者假子婦棺以斂家貧不能償婦憇于恢恢怒
買一棺給其婦卧棺中以試就掩而葬之改湖南轉運
使罷景定初累遷華文閣直學士知平江府兼發運使
召赴闕辭改知紹興又辭度宗即位召為刑部尚書進
端明殿學士簽書樞密院事封南城縣侯以資政殿學
士致仕恢歷仕所至破豪猾去姦吏治蠹獄課益鹽理
銀欠政聲赫然嘗因輪對曰此臣心惻隱所以深切為
陛下告者陛下惻隱之心如天地日月其閉而食之者
曰近習曰外戚耳參知政事董槐見而歎曰吾等有慚
色矣他日講官因稱恢疏剴切願容納理宗欣然曰朕

續修四庫全書 史部 別史類

何嘗怒直言度宗亦敬重焉必侍其父疾滌濯
答不命僮僕臨終舉盧懷慎臥簣窮約事戒諸子
深衣作書別親戚而後卒有光隕其地贈少保諡文肅
且厚賻焉

常挺字方叔福州人嘉熙二年第進士歷監察御史兼
崇政殿說書疏言邊閫三事曰辟實才奏實功招實兵
朝廷二事曰選良吏擢正人累遷吏部尚書咸淳二年
授同知樞密院事兼權參知政事封合沙郡公拜參知
政事明年致仕卒贈少保

陳宗禮字立之袁甫為江東提點刑獄宗禮往問學焉

宋史新編卷五十九

五

淳祐四年第進士歷著作佐郎入對言天下方事於利
欲之中士大夫奔競趨利惟至公可以遏之後升著作
郎遷尚左郎官兼右司時丁大全擅國柄以言為諱宗
禮歎曰此可一日居乎陛對願寄腹心於忠良毋但寄
耳目於卑近願四通八達以來正人毋但旁蹊曲逕類
引貪濁遷至祕書監以監察御史虞慮言追兩官送永
州居住景定中起歷刑部尚書以起居舍人曹孝慶言
罷度宗即位兼侍講殿中侍御史疏言恭儉之德自
上躬始清白之規自宮禁始左右之言利者必斥蹊蹙
之私獻者必誅以詩進講因奏帝王舉動無微不顯古

所以貴於慎獨也權禮部侍郎兼給事中宮中飲宴
名曰排當理宗朝多內侍自為之一有排當則必有私
事密啓帝即位益盛至出內帑以益宗禮上疏請禁絕
不報再遷權禮部尚書乞祠不許以華文閣直學士為
廣東經略安撫使兼知廣州加端明殿學士簽書樞密
院事尋兼權參知政事卒贈開府儀同三司封江郡侯
諡文定所著有寄懷斐藁曲轅散木集兩朝奏議經筵
講義經史明辨經史管見人物論

常楙字長孺同之曾孫入太學淳祐七年第進士歷官
簽書臨安府判官不為權勢撓有為淮東提舉常平辟

宋史新編卷五十九

六

楙提管楙知其不可與共事笑而卻之未幾政府強楙
行遂拂衣去後歷監察御史知無不言嘗論天變及賈
似道家爭田事論繼皇子竝嗣觸度宗怒遷司農卿尋
為兩浙轉運使禁戢吏姦不以急符督常賦海鹽歲為
鹹潮害稼楙請于朝捐金發粟復輟已帑大加修築新
塘三千六百二十五丈名曰海晏塘是秋風濤大作塘
不浸者尺許民得奠居歲復告稔邑人德之累遷刑部
侍郎平反全活者甚眾兼給事中封還隆國夫人從子
進秩錄黃帝怒似道以御書令委曲書行楙迄不奉命
以寶章閣待制奉祠德祐元年拜吏部尚書辭不許專

官趣行甚峻楸入見首言已陵帝王之胄生不得正命
死不得血食沉寃幽憤鬱結四五十年不為妖為札於
冥冥中者幾希願陛下勿括浮議特發神斷宗社幸甚
於是詔討論典故以聞明堂禮成進端明殿學士提領
戶部財用與執政恩數楸以國步方艱非臣子貪榮之
時力辭恩數與廟堂議事不合以疾謁告二年春拜參
知政事為夏士林繳駁拜疏出關數年卒

馬光祖字華父金華人寶慶二年進士歷直祕閣浙東
提舉常平起復軍器監總領淮東軍馬錢糧兼知鎮江
進直徽猷閣江西轉運副使兼知隆興府以右正言劉

宋史新編卷三十九

七

漢弼言罷後歷戶部尚書兼知臨安府浙西安撫使帝
趣入覲乞嚴下海米禁歷陳京師艱食和糴增價海道
致寇三害加寶章閣直學士沿江制置使江東安撫使
知建康府兼行宮留守兼節制和州無為軍安慶府三
郡屯田使連加寶章閣學士始至官即以常例公用器
皿錢二十萬緡支犒軍民減租稅養鰥寡孤疾無告之
人招兵置砦給錢助諸軍皆嫁拜端明殿學士荆湖制
置知江陵府去而建康之民思之不已帝聞命以資政
殿學士沿江制置大使江東安撫使再知建康士女相
慶光祖益思寬養民力興廢起壞知無不為蠲除前政

通旨錢百餘萬緡魚利稅課悉罷減予民修飭武備防
拓要害邊賴以安公田法行光祖移書費似道言非便
乞不以及江東必欲行之罷光祖乃可進大學士兼淮
西總領召赴行在遷提領戶部財用兼知臨安府浙西
安撫使進同知樞密院事尋差知福州福建安撫使以
侍御史陳堯道言罷提舉洞霄宮再以沿江制置江東
安撫使知建康郡民為建祠六所乞致仕不許咸淳三
年拜參知政事五年拜知樞密院事兼參知政事以監
察御史曾淵子言罷給事中盧鉞復繳奏新命以金紫
光祿大夫致仕卒諡莊敏光祖有理劇才風績凜然三

宋史新編卷三十九

八

至建康終始一紀威惠並行百廢無不修舉云
高斯得字不妄忠義傳據之子也入太學第進士授利
路觀察推官辟差四州茶馬幹辦公事李心傳辟為檢
閱文字端平二年職沒于沔斯得與其僮潛往其處
得遺體奉以歸見者感泣歷軍器監主簿兼史館校勘
時丞相史嵩之柄國其得遇對空應盡言應詔上封事
乞擇才並相由是得嵩之意遷太常寺主簿仍兼史館
校勘時高定子以禮部尚書領史事嵩之恚使其黨言
叔父兄子不可同朝以斯得添差通判紹興府又通判
台州召為太常博士遷祕書郎淳祐六年正月朔日有

斯得應詔上封事時臺諫累疏論嵩之罪竟不施
第因致仕予祠范鍾獨當國過失日章斯得皆極言
之又言便嬖側媚之人尤足為清明之累陰姦伏蠱互
煽交攻陛下之心至是其存者幾希矣又言群臣履襍
宮禁奇羨瀆貨外交豈可坐視而不之問遂使衆臣爭
衡大權旁落養成積輕之勢以開窺覲之漸於是群檢
諫懼或泣懇上前或上章求去合力排擯斯得遂求補
外在告幾百餘日於是差知嚴州三請祠不許遷浙東
提點刑獄遂劾知處州趙善瀚知台州沈堅等七人倚
勢厲民不報改江西轉運判官斯得辭免上奏曰善瀚

宋史新編卷五十九

九

者侍御史周坦之婦翁也沈堅者簽書樞密院事史宅
之妻黨也祖宗以來未有監司按吏一不施行者壞法
亂紀未有甚此臣身為使者劾吏不行反切易節若貪
榮冒拜則與世之頑頓無恥者何異乞併臣鐫罷以戒
奉使無狀者坦上章劾罷斯得未幾坦亦罷七人竟罷
去移湖廣提點刑獄攸縣富民陳衡老以家丁糧食資
疆賊劫殺平民斯得簿錄其家塔吳自性與衡老館客
太學生憑煒等謀中傷斯得遂折官橫斯得白于朝復
正其罪出一篋書具得自性等交通省部吏胥情狀斯
得弁言於朝下其事天府索出賕銀六萬餘兩黥配自

性及省寺高鑄等二十餘人初自性厚賂宦者言於理
宗曰斯得以緡錢百萬進願易近地一節理宗曰高某
硬漢安得有是而斯得力求去加直祕閣湖南轉運判
官改尚右郎官未至改禮部郎中上疏極論時事改權
左司力辭內批兼侍立修注官監察御史蕭泰來論罷
踰年以直寶文閣知泉州力辭遷福建路計度轉運副
使朝廷行自實田斯得言按史記秦始皇三十一年令
民自實田主上臨御適三十一年而異日書之史冊正
與秦同丞相謝方叔大媿即為之罷董槐入相召為司
農卿程元鳳入相改祕書監丁大全入相監察御史沈

宋史新編卷五十九

十

炎論斯得以閩漕交承錢物下郡吏天府榜死數人先
是吳自性之獄高鑄黥配至是為相府監奴嗾炎發其
端京尹顧岩傳會其獄安吉守何夢然奉行其事陵鑠
甚至斯得不少挫竟無所得大全既謫朝廷罪其委任
非人遂斬鑄斯得既拜浙西提刑之命炎浙西人泣於
上前乞更之移浙東提舉常平命下給事中章鑑繳還
斯得杜門不出彗星見應詔上疏曰陛下專任一相虛
心委之若非大失人心何以致天怒如此之烈似道嗾
不以聞度宗即位召為祕書監又論罷復遷祕書監屢
辭不許累遷工部侍郎屢求補外以顯文閣待制知建

宗廟廢宗崩陳宜中入相以權兵部尚書召斯得忠憤
激烈指陳當時之事無所遺擢翰林學士知制誥兼侍
讀進端明殿學士簽書樞密院事兼參知政事卒加贈
太師臺諫徐直方等論似道誤國乞安置嶺表簿錄其
家丞相留夢炎庇護之止令散官居住且謂簿錄擾及
無辜斯得謂散官則安置追降官分司則居住祖宗制
也夢炎語塞夢炎乘間直罷去平章事王燦監察御史
愈浙侷罷斯得於是宋亡矣所著有詩膚說儀禮合抄
增損刊正杜佑通典恥堂文集行世

家鉉翁眉州人以蔭補官歷戶部侍郎權侍右侍郎仍

宋史新編卷五十九

十一

兼樞密都承旨賜進士出身拜端明殿學士簽書樞密
院事元兵次近郊丞相吳堅賈餘慶檄告天下守令以
城降鉉翁獨不署元帥遣使至欲加縛鉉翁曰中書省
無縛執政之理堅奉表祈請于元以鉉翁介之禮成不
得命留館中聞宋亡旦夕哭泣不食飲者數月元以其
節高欲尊官之以示南服鉉翁義不二君辭無詭對鉉
翁遂於春秋自號則堂改館河間迺以春秋教授弟子
數為諸生談宋故事及興亡之故或流涕太息元成宗
即位放還賜號處士錫賚皆辭不受數年以壽終同時
有張山翁者為荆湖宣撫司幹官鄂守張晏狀議降元

山翁以書譙讓之晏然既降山翁被執元人諭曰若降
不失作顯官山翁酬對不屈元行省官賈思貞義之貸
不殺後居黃鵠山聚徒教授而終山翁字君壽普州人
景定三年進士有南紀緇林藏雲山相鋤等集
論曰楊棟學宗伊洛晚昵賈似道為名節玷包恢武健
矯縱弛政聲赫然至用肉刑督公田酷矣姚希得長者
馬光祖惠人常挺陳宗禮高斯得咸正直士常林棄國
遠遁將節不苟立乎家鉉翁義不仕元其顧視留夢炎
輩何啻大冕也

宋史新編卷五十九

十一

宋史新編卷一百五十九

明南京戶部主事莆田柯維騏著

趙景緯

李伯玉

楊文仲

歐陽守道 劉徽

趙景緯字德父於潛人有志程朱之學葉味道謂之曰度正吾黨中第一人遂往見首誨以求放心為本由是往來二人之間研索益精入太學登進士第授江陰軍教授母喪除祿不逮養不復出作讀易菴懸雷山召為史館檢閱累辭不許特與政合入官主管崇道觀三辭不許景定元年特授祕書郎遷著作郎皆辭不許以

宋史新編卷一百六十

疾伺祠以內祠兼史館校勘史成兩乞外祠許之進直祕閣辭職名不許差主管崇禧觀依舊職差知台州再辭不許趣命益嚴至郡取陳述古諭俗文書示諸邑且自為之說取孝經庶人章為四言詠誓其義使朝夕歌之至有為之感涕者舉遺逸旌孝行建社倉浚河築隄節浮費進考功郎官再辭不許兼澄靖惠王府教授是冬四辭新命且乞祠皆不許乃乞於赤城桐柏之間采藥著書庶幾有補後學而病廢之身不為無用於聖世不許御筆兼崇政殿說書三辭不許乃造朝以易進講曰揚厲祗懼乃天心之所存聖人先處於憂故能無憂

先處以危故能無危又論監司守令曰與其糾劾於有

罪之後而未必盡得其情孰若精擇於未用之先而使之各稱其職豈出于柳應詔上封書曰損玉食不若損內帑卻貢奉之為實避正朝不若塞侍門廣忠諫之為實避大旨不若擇循良黜貪暴之為實蓋天意方回而未豫人心乍悅而旋疑此正陰陽勝復之會眷命隆替之機也兼史職辭不許轉對言辨義利之限破擊者之私毋以閭閻之賤干公議毋以戚畹之私紊國常乞歸田里不許拜太府少卿兼職仍舊辭不許復上疏乞歸不許以直敷文閣知嘉興府辭仍乞奉祠皆不許咸淳

宋史新編卷一百六十

元年至郡首以護根本正風俗為先務拜宗正少卿御筆兼侍講辭不許乃還家三乞祠御筆趣行猶乞寬告不許至國門御筆兼權工部侍郎時暫兼權中書舍人三辭不許以禮記進講開陳敬恕之義封還溫恩詞頭帝從之又言損德害身之大莫過於嗜欲而空欲之要莫切於思又曰雷發非時竊迹今日之事而有疑焉內批疊降而名器輕官闔不嚴而主威褻橫恩之濫已收而復出戢貪之詔方嚴而隨弛陛下可不思致災之由而亟求所以正之哉進權禮部侍郎兼修玉牒再辭不許升兼侍讀辭不許進聖學四箴一曰惜日夕以致其

勤二曰精體認以充其知三曰屏嗜好以專其業四曰謹行事以驗其用屢乞歸田里帝勉留之請益力特授集英殿修撰知建寧府辭不許乃還家召為中書舍人三辭不許請益力進顯文閣待制依所乞予祠辭職名不許遂差提舉玉隆萬壽宮有疾謝醫却藥曰使我清心以順天命毋重惱我懷拱手三揖乃卒特贈四官至中奉大夫謚文安景緯天性孝友雅志冲澹親沒無意仕進故其立朝之日弗久云

李伯玉字純甫餘干人端平二年進士第二初名誠以犯理宗潛諱改焉歷官校書郎奏言臺評迎合上意論宋史新編卷百十

罷尤焞楊棟盧鉞三人忠表不辨乞同罷帝不允監察御史陳垓連劾罷之奉雲臺祠累遷尚右郎官侍御史何夢然論伯玉迺吳潛死黨復奉祠遷至太府少卿秘書少監起居郎工部侍郎度宗即位兼侍講權禮部侍郎升兼同修國史實錄院同修撰賈似道嘗集百官議事忽厲聲曰諸君非似道拔擢安得至此眾默然莫敢應者伯玉答曰伯玉殿試第一名平章不拔擢亦可至此既退即治歸以顯文閣待制知隆興府右正言黃萬石論罷召入覲擢權禮部尚書兼侍讀似道益專國柄帝以伯玉舊學進之臥內相對泣下欲用以參大政似

道益忌之而伯玉尋病卒伯玉嘗請罷童子科以為非所以成人材厚風俗趙汝騰嘗薦八士各有品目於伯玉曰銅山鐵壁立朝風節大較似之所著有斛峰集

楊文仲字時發彭山人淳祐七年以胄試第一入太學九年又以公試第一升內舍時言路頗壅因季冬雷震首帥同舍叩闕極言時事有曰天本不怒人激之使怒人本無言雷激之使言一時爭傳誦之升上舍為西廊學錄寶祐初登進士第從父棟守婺州罷歸文仲往問伊洛之學歷太學正升博士時棟為祭酒講學益詣精邃遷國子博士勾外添差通判台州故事守貳尚華修宋史新編卷百十

正月望取燈民間吏以白文仲曰為吾然一燈足矣劾農東郊守因欲泛湖文仲即先馳歸添差通判揚州召為宗學博士近輔兵變水患輪對言春多沈陰豈但麥秋之憂於時為夫尤軫莫陸之慮天目則洪水發焉蘇湖則弄兵興焉將習黃金橫帶之娛兵疲赤籍掛虛之冗蚩蚩編氓得以輕統府瑣瑣警遽輒以憂朝廷設不幸事有大於此者國何賴焉度宗竦聽顧問甚至遷太常丞尋兼崇政殿說書再遷將作監帝以疾連不視朝文仲奏聲色之事若識得破元無可好帝斂容端拱久之盛夏建宗陽宮壞徙民居畿甸騷然文仲疏陳移問

問之聚為香火之庭不得為善計矣陛下紹祖宗之位豈以黃老之居為輕重哉翌日面奏益懇丞相賈似道怒曰楊文仲多言時詔卿監以上薦人才文仲薦陳存呂折鍾季玉等十有八人名士二人金華王栢天台車若水也兼國子司業兼侍立修注官又以揀太學教諭彭成大逆似道主管崇禧觀出知衡州召為祕書少監尋又兼崇政殿說書遷太常少卿兼國子司業遷起居舍人恭帝即位授權工部侍郎兼權侍右郎官尋兼給事中時丞相王燦陳宜中不協文仲上疏言事危且急矣祖宗所深賴億兆所寄命在乎二相苟以不協之故

宋史新編卷五十一

五

今日不戰明日不征時不再來後悔何及尋兼國子祭酒時元兵渡江畿甸震動朝士多棄去者侍從班惟文仲一人詔旌在列不去者二階文仲疾益甚因祠以集英殿修撰知漳州再上章乞致仕改知泉州因將家踰嶺南待次卒而宋亡矣有見山文集

歐陽守道字公權一字迂父吉州人初名巽自以更名應舉非是當祭必稱巽少孤貧無師自力於學年未三十翕然以德行為鄉郡儒宗淳祐元年第進士授雲都主簿調贛州司戶守江萬里作白鷺洲書院首致守道為諸生講說湖南轉運副使吳子良聘為嶽麓書院副

山長守道初升講發明孟氏正人心承三聖之說學者悅服宗人新及子必泰先寓居長沙聞守道至往訪之初猶未識也晤語相契守道即請于子良禮新為嶽麓書院講書新講禮記天降時雨山川出雲一章守道起曰長沙自有仲齊吾何為至此仲齊新字也踰年新卒守道哭之慟自銘其墓又薦必泰於當道子良代守道復還吉州萬里入為國子祭酒薦為史館檢閱召試館職授祕書省正字歷遷祕書郎轉對言欲家給人足必使中外臣庶無復前日言利之風而後可以言罷守道徒步出錢塘門唯書兩篋而已度宗立特旨與祠少傅

宋史新編卷五十一

六

呂文德應詔舉賢凡九十六人守道預焉添差通判建昌軍以書謝廟堂曰史贊大將軍不薦士今大將軍薦士矣而某何以得此於大將軍哉幸嘗蒙召擢備數三館異時或者謂其放廢無聊託身諸貴人虧傷國體則寧得而解願仍賦祠祿足矣遷著作佐郎兼崇政殿說書兼權都官郎官經筵所進皆切於當世務上為動色遷著作郎卒家無一錢所著有易故文集

劉黻字聲伯樂清人淳祐十年試入太學時丁大全劾奏丞相董槐迫逐去國將奪其位黻率同舍生伏闕上書坐貶南安軍安置至則盡取濂洛諸子書摘其精切

語集為十卷名曰廉洛論語及大全貶黜還太學志
 幾侍御史陳垓誣劾程公許右正言蔡榮誣劾黃之純
 俱罷去六館相顧失色黻又率諸生上書其略曰扶植
 宗社在君子扶植君子在公論祖宗建置臺諫本以伸
 君子而抑小人昌公論而杜私說迺今老饕自肆姦種
 相仍以諂諛承風旨以傾險設機阱以泐忍盜官爵陛
 下非不識拔群賢彼則忍於空君子之黨陛下非不容
 受直言彼則勇於倒公議之戈不知陛下何倉此輩而
 彼乃負陛下至此耶陛下萬機之暇試以公許之純與
 垓榮等熟思而靜評之其言論孰正孰邪孰忠孰佞雖

宋史新編卷五十一

七

中智以下之主猶知判別是非况以陛下明聖而顧不
 察此且陛下擢用臺諫若嘉卿咨夔等卓為天下稱首
 然甫入而遽遷或一鳴而輒斥獨垓榮輩久汙要津根
 據而不拔劉向所謂用賢轉石去佞拔山者乃今見之
 自昔天下之患莫大於舉朝無公論空國無君子我朝
 本無大失德於天下而乃有宣靖之禍夫豈無其故哉
 始則邪正交攻更出迭入中則朋邪翼偽陰陷潛誣終
 則倒置是非變亂黑白不至於黨禍不止向使劉安世
 陳瓘諸賢尚無恙楊畏張商英周秩輩不又據臺綱其
 禍豈至此烈古語云前車覆後車戒今朝廷善類無幾

心懷姦險者則以文藻飾佞舌志在依違者則以首鼠
 持圓機宗社大計孰肯明目張膽為陛下伸一喙者則
 其勢必終於空國無君子舉朝無公論脫有緩急彼一
 二儉人者陛下獨可倚仗之乎雖借尚方劍以礪其首
 尚何救於國事之萬一哉自昔大奸巨孽投閑散地惟
 覘朝廷意向以圖進用之機今右轄久虛姦臣垂涎有
 日矣聞之道路餽遺不止於鞭鞞脉絡潛通於禁近若
 公論不明正人引去則遲回展轉鈞衡重寄必歸於章
 惇等乃止今日之天下乃祖宗艱難積累之天下豈堪
 此輩再壞耶又諫游幸疏曰堯舜禹湯文武之兢業祇

宋史新編卷五十一

八

懼終始憂勤曷嘗借祈禳之說以事遊觀之逸陛下春
 秋尚少貽謀垂憲之機悉在陛下作而不法後嗣何觀
 以材署昭慶宮節度掌書記由學官試館職咸淳中拜
 監察御史論內降恩澤曰命帝王之樞機必經中書
 參試門下封駁然後付尚書省施行凡不由三省者名
 曰斜封墨勅不足效也出納朕命載於書出納王命誅
 於詩不專言出而必言納者蓋以命令不能皆中乎理
 於是出而復有納焉改正字父喪除授集英殿修撰
 沿海制置知慶元府事遷至試吏部尚書兼工部尚書
 兼中書舍人兼修玉牒兼侍讀以母憂去明年江上師

賈丞相陳宜中起復徽爲端明殿學士不起及賈以道
韓震死宜中謀擁二王由温州入海以兵逆徽共政將
遜相位於是徽託宗祀於母弟遂起至羅浮卒初陳宜
中夢人告之曰今年天災流行人死且半服大黃者生
繼而疫癘大作服者果不死及徽病宜中令服之終莫
能救其配林氏舉家蹈海未幾海上事亦瓦解矣徽有
蒙川集行于世

論曰趙景緯惠民輕爵祿李伯玉勁氣峻節不爲權倖
屈楊文仲多薦士以道規人主歐陽守道言欲厚民生
在百寮不言利而身允踐之劉徽在大學兩上書扶正

宋史新編卷百六

九

抑邪及登朝阻內降恩澤最後奪喪浮海從二少帝圖
興復弊而後已噫若數儒者真可謂不負所學哉

向士璧 汪立信 孫子秀 陳仲微

向士璧字君玉常州人負才氣情悍甚自好紹定五年
進士歷通判平江府屢罷屢起至湖北安撫副使兼知
峽州兼歸峽施黔南平軍紹慶府鎮撫使進至直龍圖
閣元兵犯蜀合州告急制置司檄赴援數立奇功帝語
群臣曰士璧不待朝命進師歸州且捐家貲百萬以供
軍費其志足嘉進祕閣修撰樞密都承旨仍舊職累官
權兵部侍郎湖南安撫使兼知潭州升湖南制置副使

元將兀良哈解兵自交趾北還前鋒至城下攻圍急士
璧極力守禦聞後隊且至遣王輔佑率五百人往覘之
以易正大監其軍遇於南岳市一戰有功潭州圍遂解
事聞進兵部侍郎兼轉運使賈似道入相疾其功諷監
察御史陳寅侍御史孫附鳳一再劾罷之送漳州居住
又稽守城時所用金穀逮至行部責償幕屬方元善者
極意逢迎似道意士璧坐是死復拘其妻妾徵之其後
元善改知吉水縣俄歸得狂疾常呼士璧時輔佑亦遠
謫及文天祥起兵召輔佑于謫所則死矣德祐初詔追
復元官仍還從官恩數立廟潭州

宋史新編卷百六

十

汪立信散從孫也居六安淳祐元年立信獻策招安慶
劇賊借補承信郎六年登進士第歷通判建康府荆湖
制置趙葵辟充策應使司及本司參議官鄂州圍解賈
似道惡閩外之臣與已分功迺行打算法於諸路欲以
軍興時冒費爲罪擊去之馬光祖代葵且素與葵隙遂
迎合似道意遠召吏稽勾簿書卒不能得其疵乃以開
慶二年正月望夕張燈宴設錢三萬緡爲葵放散官物
聞于朝立信時猶在幕力爭之曰方艱難時趙公莅事
勤勞而公以非理擿拾之公一旦去此後來者復效公
所爲可乎光祖怒曰吾不才不能爲度外事知奉朝命

而已君他日處此勉為之立信曰某必不效公所為也
光祖益怒立信即投劾去光祖悔而留之議遂寢初立
信為通判葵嘗以公事劾及在府亦謀議寡諧時論謂
立信長者而鄙同時方元善之陷向士璧為險薄也立
信累遷權兵部尚書荆湖安撫制置知江陵府移書似
道謂今天下之勢十之八九而君臣宴安不以為虞夫
天之不假易也從古以然此誠上下交修以迓續天命
之幾重惜分陰以趨事赴工之日也為今日之計者其
策有三夫內郡何事多兵宜盡出之江干以實外禦距
百里而屯屯有守將十屯為府府有總督十相聞餽

宋史新編卷五十一

十一

餉不絕互相應援以為聯絡之固選宗室親王忠良有
幹用大臣立為統制分東西二府任得其人此上策也
又拘聘使無益於我徒使敵得以為辭請禮而歸之許
輸歲幣以緩師期不三二年邊遽稍休藩垣稍固生兵
日增可戰可守此中策也二策果不得行則天敗我也
若衝壁輿襯之禮則請備以俟似道得書大怒抵之地
詬曰瞎賊狂言敢爾蓋以立信目微眇云尋中以危法
廢斥之咸淳十年元兵大入似道督諸軍出大江上以
立信為端明殿學士沿江制置使江淮招討使俾就建
康府庫募兵援江上諸郡立信既受詔以妻子託愛將

金明即日上道與似道遇蕪湖似道拊立信背哭曰不
庸公言以至於此立信曰平章平章瞎賊今日更說一
句不得似道問立信何向曰今江南無一寸乾淨地某
去尋一片趙家地上死第要死得分明爾既至則建康
守兵悉潰而四面皆北軍立信知事不可成歎曰吾生
為宋臣死為宋鬼終為國一死但徒死無益耳率所部
數千人至高郵欲控引淮漢以為後圖已而聞似道師
潰蕪湖江漢守臣皆望風降遁立信歎曰吾今日猶得
死於宋土也迺置酒召賓佐與訣手為表起居三宮與
從子書屬以家事夜分起步庭中慷慨悲歌握拳撫案

宋史新編卷五十一

十一

者三以是失聲三日扼吭而卒遺表聞贈太傅伯顏入
建康金明以其家人免或以其二策告伯顏曰宋有是
人有是言哉使果用我安得至此命求其家厚恤之曰
忠臣之家也金明以立信之喪歸葬丹陽立信子麟內
書寫機宜文字在建康不肯從眾降崎嶇走閩以死
孫子秀字元實餘姚人紹定五年進士調吳縣主簿邑
有妖人稱水仙太保子秀火其廬沈其人於太湖曰實
汝水仙之名矣妖遂絕歷知金壇縣嚴保伍釐經界結
義役崇學校訪國初茅山書院故址新之以待遠方遊
學之士通判慶元府主管浙東鹽事辟幹辦行在諸司

糧料院衢州寇作水冒城郭朝廷擇守屬子秀行子秀
立保伍選用土豪旌常山縣令陳謙亨寓士周還淳等
捍禦之勞且表於朝乞加優賞人心由是競勸未幾盜
復起江山玉山間甫七日禽四十八人終子秀之仕賊
不復動才潦所及則為治橋梁修堰埝完城壁浚水原
助葺民廬招通鄰繼奏蠲秋苗代納其夏稅民用復蘇
南渡後孔子裔孫寓衢州衢學奉祀因循踰年子秀撤
廢佛寺奏立家廟如闕里以政最遷太常丞被讒罷未
幾遷大宗正丞遷金部郎中遷左司兼右司再兼金部
與丞相丁大全議不合去國差知吉州尋鑄罷時嬖倖
宋史新編卷百十
朱熠凡三劾子秀開慶元年為浙西提舉常平徙提點
刑獄兼知常州尋以兼郡則行部有妨得請專臬事擊
貪舉廉風采凜然行獄為清進大理少卿直華文閣浙
東提點刑獄兼知婺州婺多勢家以為厲已嫉言者罷
之尋遷湖南副漕以迎養非便辭移浙西憲遠近稱為
神明風聞者謂凌轢州縣劾罷之子秀笑而已後移江
東度宗即位進太常少卿兼右司尋兼知臨安府以言
罷起知婺州卒子秀少從劉漢弼遊磊落慷慨抵掌極
談凡朋友死生患難營救不遺力聞一善則手錄之
陳仲微字致廣高安人其先居江州旌表義門嘉泰二

年第進士調莆田尉囊山浮屠與郡學爭水利久不決
仲微按法曰曲在浮屠其徒揭其事鐘上以為寃旦暮
祝詛然莫省為仲微也仲微過寺見之曰吾何心哉吾
何心哉質明首僧無疾而死寓公有誦仲微於當路而
密授薦牘者仲微受而藏之踰年其家負縣租竟逮其
奴寓公有怨言仲微還其牘緘封如故其人漸謝終其
任不敢撓以私遷海鹽丞改知崇陽縣寢食公署旁日
與父老樵豎相爾汝下情畢達通判黃州江州遷幹辦
諸司審計事知贛州江西提點刑獄迂丞相賈似道監
察御史舒有開言罷久之起知惠州遷太府寺丞兼權
侍右郎官輪對言祿餌可以釣天下之中才而不可啖
嘗天下之豪傑名航可以載天下之猥士而不可以陸
沈天下之英雄似道怒又諷言者罷奪其官久之敘復
咸淳末元兵陷樊城呂文煥以襄陽降國勢危甚仲微
上封事其略曰失襄之罪不專在於庸閩疲將孩兵也
君相當分受其責以謝先皇帝在天之靈今代言乏知
體之士翹館鮮有識之人吮舌茹柔積習成痼君道相
業兩有所虧顧此何時而在廷無謀國之臣在邊無折
衝之帥惟君相幡然改悟天下事尚可為也乃出仲微
江東提點刑獄德祐元年遷至殿中侍御史端宗即位

海上拜吏部尚書給事中崖山兵敗走安南越四年卒
 年七十二後其子文孫與安南王族人益稷降元鄉導
 南征安南王憤伐仲微墓谷其棺仲微天稟篤實雖生
 長富貴而惡衣菲食自同寡人故能涵飫六經於諸子
 百家天文地理醫藥卜筮釋老之學靡不搜獵云
 論曰宋自開慶以來元兵日迫宗社危如累卵當國者
 協力百執事猶懼弗支何況賈似道專而復忌而伎耶
 夫向七壁帥潭誠有捍禦功乃攬撫其罪斃於囹圄汪
 立信自荆闖貽書責其耽樂且為區畫數端寧非忠言
 至計及懷忿而中以法孫子秀陳仲微之節操政績卓
 宋史新編卷一百六十一
 為世吏師亦粟不能容假臺論罷去他若吳潛皮龍榮
 曹世雄皆以非辜死又天祥謝枋得皆以直道黜而善
 類盡矣姦人逞私不恤國一至此極奚怪臣工多解體
 而叛官降敵者踵相接也詩曰亂之初生僭始既涵亂
 之又生君子信謗其謂亡宋之君臣乎

宋史新編卷一百六十

宋史新編卷一百六十一 列傳一百三

明南京戶部主事莆田柯維騏著

道學

記曰人不學不知道然則舍道亦奚學矣在昔帝王盛
 時上無異教而下無異論周衰教弛天下之學術為裂
 仲尼道大莫能容退而刪修六經以詔來世曾子子思
 孟軻各有講授斯道不絕如綫漢唐之儒擇不精語不
 詳而後進溺於見聞窮年矻矻曾不離記誦辭章之末
 何啻為輪扁之所笑乎迨至有宋歷千數百年周邵二
 程張朱諸君子接踵而出皆挺然以道自任其所論述
 宋史新編卷一百六十一

足續孔孟遺緒元儒劉因嘗評之曰邵至大周至精程
 至正朱子則極其大盡其精而貫之以正惜於張載弗
 之及以彼志道精思窮神知化當在周邵之間乎或問
 張南軒銳於希顏固也呂東萊扶持絕學與考亭南軒
 為同道友茲傳何以獨遺豈博而未約與要之未及知
 命之未弗見其至耳嗟夫奎躔啓運諸儒殆不虛生其
 間伊川考亭名最高嫉最衆至目為偽學禁錮以老斯
 若相之過也身歿論定褒崇有加顧於宋何補矣讀史
 至此不覺三歎

周敦頤 程頤 程頤 張載 弟敬

邵雍子伯溫

周敦頤字茂叔道州營道人元名敦實避英宗舊諱改
焉以舅鄭向任為分寧主簿有獄久不決一訊立辨部
使者薦調南安軍司理參軍有囚法不當死轉運使工
遠欲深治之遠酷悍敦頤獨與之辨不聽乃委手版歸
將棄官去曰殺人以媚人吾不為也遠悟囚得免移郴
之桂陽令郡守李初平賢之語之曰吾欲讀書何如敦
頤曰公老無及矣請為公言之二年果有得徙知南昌
南昌人皆曰是能辨分寧獄者吾屬得所訴矣歷合州
判官部使者趙抃惑於譖口臨之甚威敦頤處之超然

宋史新編卷百五

二

通判虔州抃守虔熟視其所為乃大悟執其手曰吾幾
失君矣今而後乃知周茂叔也熙寧初知郴州用抃及
呂公著薦為廣東轉運判官提點刑獄以洗冤澤物為
已任行部不憚勞苦雖瘴癘險遠亦緩視徐按以疾求
知南康軍因家廬山蓮花峯下前有溪合於湓江取營
道所居濂溪以名之抃再鎮蜀將奏用之未及而卒年
五十七黃庭堅稱其胸懷灑落如光風霽月廉於取名
而銳於求志薄於徼福而厚於得民非於奉身而燕及
榮蔭陋於希世而尚友千古博學力行著太極圖明天
理之根源究萬物之終始其說曰無極而太極太極動

而生陽靜而生陰靜極復動一動一靜互為其根分陰

分陽兩儀立焉陽變陰合而生水火木金土五氣順布
四時行焉五行一陰陽也陰陽一太極也太極本無極
也五行之生也各一其性無極之真二五之精妙合而
凝乾道成男坤道成女二氣交感化生萬物萬物生
而變化無窮焉惟人也得其秀而最靈形既生矣神發
知矣五性感動而善惡分萬事出矣聖人定之以中正
仁義而主靜立人極焉故聖人與天地合其德日月合
其明四時合其序鬼神合其吉凶君子修之吉小人悖
之凶故曰立天之道曰陰與陽立地之道曰柔與剛立

宋史新編卷百五

三

人之道曰仁與義又曰原始反終故知死生之說大哉
易也斯其至矣又著通書發明太極之蘊據南安時程
珦通判軍事視其氣貌非常人與語知其知道因與為
友使二子顥頤受業焉每令尋孔顏樂處所樂何事顥
之言曰自再見周茂叔後吟風弄月以歸有吾與點也
之意侯師聖學於頤未悟訪敦頤對榻夜談越三日乃
還頤驚異之曰非從周茂叔來邪其善開發人類此嘉
定十三年賜諡曰元公淳祐元年封汝南伯從祀孔子
廟庭子燾寶文閣待制
程顥字伯淳世居中山後徙河南高祖羽三司使父詢

仁宗錄舊臣後以為黃陂尉歷知漢州熙寧法行珣獨
抗議未便使者李元瑜怒即移病歸旋致仕累轉太中
大夫卒年八十五珣慈恕而剛斷平居與幼賤處唯恐
有傷其意至於犯義理則不假也前後五得任予以均
諸父之子孫所得奉祿分贍親戚之貧者官小祿薄克
已為義人以為難文彥博蘇頌等表其清節詔錫帛二
官給其葬頌第進士調鄆上元主簿茅山有池產龍
如蜥蜴而五色祥符中嘗取二龍入都半塗失其一中
使云飛空而逝民俗嚴奉不懈頌捕而脯之為晉城令
富人張氏父死且有老叟踵門曰我汝父也子驚疑莫
測相與詣縣叟出懷中書所記為驗曰某年月日抱兒

宋史新編卷一百六

與張三翁家頌問張是時纔四十安得有翁稱叟駭謝
民以事至縣者必告以孝弟忠信度鄉村遠近為伍保
使之力役相助患難相卹而姦偽無所容鄉必有校暇
時親至召父老與之語兒童所讀書親為正句讀教者
不善則為易置民愛之如父母改著作佐郎尋以御史
中丞呂公著薦授太子中允權監察御史裏行神宗素
知頌名數召見從容咨訪一日論事又報正午始趨出
庭中人曰御史不知上未食乎頌不飾詞辯獨以誠意
感動上上前後進說甚多大要以正心室慾求賢育才

為先有曰人主當防未萌之欲帝俯躬曰當為卿戒之
因論人材曰陛下奈何輕天下士帝曰朕何敢如是王
安石更法命言者攻甚力頌被旨赴都堂議事安石方
怒言者厲色待之頌徐曰天下事非一家私議願平氣
以聽安石為之媿屈自安石用事頌每為帝言君道以
至誠仁愛為本未嘗及功利最後言曰智者若禹之行
水行其所無事也自占興治立事未有中外人情交謂
不可而能有成者况於排斥忠良沮廢公議用賤陵貴
以邪干正者乎正使微倖有小成而興利之臣日進尚
德之風浸衰尤非朝廷之福遂乞去言職安石本與之

宋史新編卷一百六

五

善既不合猶敬其忠信不深怒神宗亦重其去屢請不
許頌闔門待罪乃除提點京西刑獄固辭曰臣言是願
行之如其妄言願賜顯責改簽書鎮寧軍判官司馬光
在長安上疏求退稱頌公直以為已所不如時內侍程
昉為外都水丞怙勢蔑視州郡欲盡取諸埽兵治二股
河頌以法拒之昉請於朝許調八百人天方大寒昉虐
用之衆逃歸群僚畏昉欲勿納頌曰彼逃死自歸弗納
必亂若昉怒吾自任之即親往啓門撫勞約少休三日
復役衆驩踴而入具以事聞得不遣昉亦不敢訴曹村
埽決帥劉渙盡以廩兵付頌經度頌親臨決隄激勵士

卒數日而合顥求監局以便養得洛河竹木務歷年不
敘伐閱特遷太常丞帝欲命脩三經義執政沮之以知
扶溝縣境有廣濟蔡河瀕河惡子無生理顥負取行舟
財貨顥捕得一人盡得其黨類貫宿惡分地處之令以
挽絳爲業且察爲姦者自是境無焚剽患內侍王中正
按閱保甲權焰震灼隣邑就修供張悅之主吏來請顥
曰吾邑貧獨有令故青帳可用耳中正數往來境上卒
不入顥初領扶溝不數月以薦除判武學李定劾其新
法之初首爲異論罷歸舊任歲餘坐獄囚逸責監汝州
鹽稅所創溝洫學校之法皆幾成而廢哲宗立召爲宗

宋史新編卷百全

六

正丞顥平生有意經濟及是徵還世方冀大用未赴而
卒士大夫識與不識莫不哀傷年五十四顥資性過人
充養有道和粹之氣溢於面背門人交友從之數十年
未嘗見忿厲之容遇事優爲雖當倉卒不動聲色自十
五六時與弟頤聞周敦頤論學遂厭科舉之習慨然有
求道之志泛濫於諸家出入於老釋者幾十年返求六
經而後得焉顥慨秦漢以來斯文久湮欲振而起之其
言曰道之不明異端害之也昔之害近而易知今之害
深而難辨昔之惑人也乘其迷暗今之惑人也因其高
明自謂之窮神知化而不足以開物成務言爲無不周

遍實則外於倫理窮深極微而不可以入堯舜之道天
下之學非淺陋固滯則必入於此自道之不明也邪誕
妖異之說競起塗生民之耳目溺天下於汙濁雖高才
明智膠於見聞醉生夢死不自覺也是皆正路之榛蕪
聖門之蔽塞闢之而後可以入道又所著定性書實闡
聖學之祕與太極圖說相表裏天下學者咸傳誦之潞
公採衆論題其墓曰明道先生顥嘗爲安石條例司官
屬頤撰行狀諱之朱熹謂顥乃大賢以上作用云同敦
頤賜諡曰純公封河南伯從祀孔廟

程頤字正叔少與兄顥受學周敦頤年十八上書闕下

宋史新編卷百全

七

欲天子黜世俗之論以王道爲心游太學胡瑗試諸生
顏子所好何學讀頤論謂學以至聖人之道大驚卽延
見處以學職嘗應進士舉值廷試報罷遂不復試哲宗
初司馬光呂公著執政共疏頤力學好古安貧守節言
必忠信動遵禮義年踰五十不求仕進真儒者之高蹈
聖世之逸民詔爲西京國子教授辭尋以祕書省校書
郎召入見擢崇政殿說書疏言習與知長化與心成大
率一日之中接賢士大夫之時多親寺人宮女之時少
則氣質變化自然而成願選名儒入侍勸講分直以備
訪問或有小失隨事獻規歲月積久必能養成聖德頤

每進講色甚莊繼以諷諫聞帝宮中盥避蟻頤奏願推此心以及四海神宗喪未除冬至百官表賀頤乞改賀為慰既除有司請開宴頤言除喪設宴是喜之也蘇軾每疾頤不近人情至以俚語相侮頤門人賈易朱光庭不能平上疏攻軾胡宗愈顧臨因頤議更張國子條制及請經筵坐講不合連章劾頤不宜用孔文仲又極論請罷歸田里遂出管勾西京國子監力辭不報父喪終三省奏除頤館職太皇太后謂其不靜蓋蘇轍沮之復除西監加直祕閣力辭御史董敦逸撫疏中怨望輕躁語去官紹聖追貶元祐諸臣目為姦黨頤坐竄涪州李

宋史新編卷百廿

八

清臣尹洛即日迫遣徽宗立移峽州能敘復又奪於崇寧黨禁弛復宣義郎致仕卒于家年七十五頤之學自謂與兄同蓋以誠為本以聖人為師張載稱其兄弟得孔孟不傳之學為諸儒倡其言之旨若布帛菽粟然知德者尤尊崇之頤晚年著易春秋傳嘗言今農夫祁寒暑雨播種五穀吾得而食之百工技藝作為器物吾得而用之介冑之士被堅執銳以守土宇吾得而安之無功澤及人而浪度歲月晏然為天地間一蠹唯綴緝聖人遺書庶幾有補爾師道尊嚴淵源所漸皆為名士涪祀於北巖世稱伊川先生高宗詔贈直龍圖閣寧理

時同頤賜諡曰正公封伊陽伯從祀孔廟

張載字子厚大梁人祖復集賢學士父迪殿中丞知涪州卒于官遂家于郿載少喜談兵欲結客取洮西之地年二十一以書謁范仲淹警之曰儒者自有名教可樂何事於兵因勸讀中庸載讀其書猶以為未足又訪諸釋老知無所得反而求之六經嘗坐虎皮講易京師聽從者甚眾二程至與論易語人曰二程吾所弗及汝輩可師之載坐轎講與二程語道學之要渙然自信曰吾道自足何事旁求於是盡棄異學淳如也第進士為郿州司法參軍遷雲巖令政事以敦本善俗為先每月吉

宋史新編卷百廿

九

召鄉之高年者宴縣庭親為勸酬使人知養老事長之義遷著作佐郎簽書渭州軍事判官公事熙寧二年以御史中丞呂公著薦召問治道對曰為政不法三代終苟道也授崇文院校書王安石問新政載曰公與人為善則人以善歸公如教玉人琢玉則宜有不受命者矣移疾屏居南山下終日危坐一室左右簡編俯而讀仰而思有得則識之或中夜起坐取燭以書志道精思未嘗須臾忘也每告諸生以知禮成性變化氣質之道學必如聖人而後已以為知人而不知天求為賢人而不求為聖人此秦漢以來學者大蔽也故其學尊禮貴德

樂天安命以易為宗以中庸為體以孔孟為法黜淫妄
辨鬼神又論定井田宅里發斂學校之法呂大防薦宜
還職以備諮訪乃詔知太常禮院與有司議禮不合復
以疾歸中道疾甚沐浴更衣而寢旦而卒年五十八門
人共買棺奉其喪還翰林學士許將等言其恬於進取
乞加贈卹詔賜館職半賻載學古力行為關中士人宗
師世稱為橫渠先生著書曰正蒙又作西銘曰乾稱父
子坤稱母予茲藐焉乃混然中處故天地之塞吾其體天
地之帥吾其性民吾同胞物吾與也大君者吾父母宗
子其大臣宗子之家相也尊高年所以長其長慈孤幼

宋史新編卷百全

升

所以幼其幼聖其合德賢其秀也凡天下疲瘁殘疾俾
獨鰥寡皆吾兄弟之顛連而無告者也于時保之子之
翌也樂且不憂純乎孝者也違曰悖德害仁曰賊濟惡
者不才其踐形惟肖者也知化則善述其事窮神則善
繼其志不愧屋漏為無忝存心養性為匪懈惡旨酒崇
伯子之顧養育英才類封人之錫類不弛勞而底豫舜
其功也無所逃而待烹中生其恭也體其受而歸全者
參乎勇於從而順令者伯奇也富貴福澤將厚吾之生
也貧賤憂戚庸王女於成也存吾順事歿吾寧也程頤
謂西銘明理一分殊擴前聖所未發與孟子性善養氣

之論同功云同諸賢賜諡曰明公封郡伯從祀孔廟弟
戩字天祺第進士熙寧初為監察御史裏行累章論三
安石亂法乞罷條例司及追還常平使者劾曾公亮陳
升之趙抃依違不能救正韓絳左右徇從與為死黨李
定以邪諂竊臺諫呂惠卿刻薄辯給假經術以文姦言
豈宜勸講君側書數十上又詣中書爭之安石舉扇掩
面而咲戩曰戩之狂直宜為公咲然天下之咲公者不
少矣出知公安縣徙監司竹監至舉家不食筍嘗愛用
一卒及將代自見其人盜筍籜治之無少貸罪已正待
之復如初其德量如此卒于官年四十七

宋史新編卷百全

十一

邵雍字堯夫河南人始為學即堅苦刻厲寒不爐暑不
扇夜不就席者數年已而歎曰昔人尚友於古吾獨未
及四方於是踰河汾涉淮漢周流齊魯求鄭之墟久之
幡然來歸曰道在是矣北海李之才攝其城令聞雍好
學受河圖洛書宏義八卦六十四卦圖象之才之傳遠
有端緒而雍探賾索隱妙悟神契多其所自得嘉祐詔
求遺逸授將作監主簿復舉逸士補州團練推官皆
固辭乃受命竟稱疾不之官雍歲時耕稼僮給衣食名
其居曰安樂窩自號安樂先生每旦焚香燕坐晡時酌
酒三四甌微醺即止不及醉也晚至輒賦詩風雨常不

出出則乘小車一人挽之惟意所適士大夫家識其車音爭相迎候童孺厮隸皆驩相謂曰吾家先生至也不復稱其姓字好事者別作屋如雍所居以候其至名曰行窩司馬光兄事雍而二人純德尤鄉里所慕嚮每私相飭曰毋為不善恐司馬端明邵先生知士之道洛者有不之公府必之雍雍德氣粹然望之知其賢羣居燕笑不為甚異未嘗談人之短有就問學則答之未嘗強語人人無貴賤少長一接以誠是時洛中人才特盛而忠厚之風聞天下熙寧行新法吏卒迫不可為或投劾去雍曰此賢者所當盡力之時新法固嚴能寬一分則

宋史新編卷三十三

十二

民受一分賜矣投劾何益卒年六十七贈秘書省著作郎元祐中謚康節程顥初待其父識雍退而歎曰堯夫內聖外王之學也雍知慮絕人遇事能前知程頤嘗曰其心虛明自能知之雍疾病司馬光張載與頤兄弟晨夕候之將終衆議喪葬事外庭雍皆知所言召子伯溫曰諸君欲葬我近城地當從先塋爾頤銘其墓謂純一不雜就其所至可謂安且成矣著書曰皇極經世觀物內外篇漁樵問對詩曰伊川擊壤集

伯溫字子文父雍與司馬光韓維呂公著程頤兄弟為友伯溫入聞庭訓出則事光等而光等亦屈名位輩行

為再世交故學益博尤熟當世之務元祐中以薦特授大名府助教調潞州長子縣尉蔡確之罷相也邢恕亦被黜移知河陽間道謁確於鄧謀造定策事恕出司馬光之門又與子康同登科第及是康父喪除詣闕恕約康會河陽伯溫止康曰公休除喪未見君不宜枉道先見朋友康曰已諾之伯溫曰恕傾巧或以事要公休若從必為異日之悔既而恕果勸康作書稱確有定策功以為他日全身保家計康竟如其請梁燾以諫議召恕亦要至河陽日夜論確功不休且以康書為證燾不悅會吳處厚奏確詩謗朝政燾與劉安世共請誅確且論

宋史新編卷三十三

十三

恕罪亦命康分析康始悔不用伯溫言康卒子植幼宜仁后憫之呂大防曰康素謂伯溫可託請以伯溫為西京教授教之伯溫既至則誨植曰溫公之孫大諫之子賢愚在天下可畏也植力學不懈卒有立章惇嘗事康節及為相欲用伯溫伯溫不往會法當赴吏部銓程頤謂伯溫曰吾危子之行也伯溫曰豈不欲見先公於地下耶至則先就部擬官而後見宰相惇猶薦之于朝伯溫願補邢縣吏惇不悅遂得監丞與軍鑄錢監秩滿惇猶在相位伯溫義不至京師從外臺辟環慶路帥幕實避惇也徽宗即位以日食求言伯溫上書累數千言大

要欲復祖宗制度辨宣仁誣謗解元祐黨錮別君子小人戒勞民用兵語極懇至宣仁之謗伯溫既辨之又著爲書名曰辨誣後崇寧大觀間以元符上書人分邪正等伯溫在邪等中以此書也出監華州西嶽廟歷主管永興軍耀州三白渠公事童貫爲宣撫使士大夫求速化者爭出其門伯溫聞貫來出他州避之除知果州擢提點成都路刑獄蜀人德之除利路轉運副使提舉太平觀紹興四年卒年七十八贈祕閣修撰初雍有言世行亂蜀安可避居及宣和末伯溫載家使蜀故免於難伯溫嘗論元祐紹聖之政曰公卿大夫當知國體以蔡

宋史新編卷一百一十二

五

確姦邪投之死地何足惜然既爲宰相當以宰相待之范忠宣有文正餘風知國體者也故欲薄確之罪劉摯梁燾三叢叟劉安世忠直有餘然疾惡已甚以貽後日縉紳之禍不能無過也趙鼎少從伯溫游及當相乞行追錄始得贈焉鼎又嘗表伯溫之墓曰以學行起元祐以名節居紹聖以言廢於崇寧世以此三語盡伯溫出處云所著又有辨惑河南集間見錄皇極系述皇極經世序觀物內外篇解等書

劉絢 李顥 謝良佐 游酢
張繹 蘇柄 尹焞 楊時

羅從彥 李侗 俱程氏門人

劉絢字質夫其先常山人後徙河南祖舜卿虞部郎中父師旦朝散大夫絢以祖蔭爲壽安主簿移長子令督公逋如期而集迄去不答一人歲大旱府遣吏視傷所蠲稅財二三絢力爭不得還其榜請易之富弼嘆曰劉絢古縣令也元祐初大臣相繼以經明行脩薦爲京兆府教授又爲太學博士卒年四十三絢自結髮從程顥學篤信而口守之顥每言他人之學敏則有矣未易保也斯人之志吾無疑焉絢深於春秋作傳未就病劇尚以例類質其父將終啓手足自盟垂絕猶道詩書語可

宋史新編卷一百一十二

五

謂力學者也

李顥字端伯洛陽人第進士元祐中爲祕書省校書郎卒顥與劉絢才器志尚頗相同程頤嘗稱二子可以大受及相繼早沒追悼之曰自予兄弟倡明道學能使學者視傲而信從者顥與絢有力焉

謝良佐字顯道上蔡人與游酢呂大臨楊時在程門號四先生良佐第進士建中靖國初官京師召對忤旨去監西京竹木場坐口語繫詔獄廢爲民良佐天資篤實事有未徹則顥有泚其憤排如此記問該瞻程顥談及前史所引不爽一字顥以玩物喪志警之初未之信後

乃省悟程頤與之別一年問其所進曰但去得一矜字
爾頤稱之曰是子力學切問而近思者也良佐晚與朱
震兄弟論學謂一部論語大義只師見見及子見齊衰
者二章可以該之蓋聖人之道由灑掃應對進退而上
達天道本末一以貫之也所著論語說行於世呂大鈞
亦同門也與大臨並附大防傳

游酢字定夫建陽人與兄醇並以文行名程頤見之京
師謂其資可以進道程頤與扶溝學酢應其招因受業
焉元豐六年第進士調蕭山尉以薦為太學錄選博士
乞外以便養得知河陽范純仁判河南待以國士有疑

宋史新編卷百五

十六

輒咨之純仁移守穎昌辟自隨為學教授及入相復以
為太學博士純仁罷酢亦請外簽判齊州移泉州徽宗
立擢監察御史歷知漢陽軍和舒濠三州卒年七十一
酢性穎悟有治劇才時脩奉祠館編氓困於征調所至
騷然酢更數郡處之裕如民不勞而事集所著有易說
詩二南義中庸義論語孟子雜解各一卷
張繹字思叔河南人受業程頤頤賞其穎悟讀孟子志
士不忘在溝壑勇士不忘喪其元慨然若有得未及仕
而卒頤嘗言晚得二七謂繹與尹焯也

蘇昞字季明武功人始學張載而事三程卒業呂大忠

薦為太常博士坐元符上書入邪籍編管饒州卒
尹焯字彥明一字德充洛人祖源在文苑傳父林虞部
員外郎焯少師事程頤紹聖中官應舉發策有誅元祐
諸臣議焯嘆曰尚可以干祿乎哉不對而出告頤曰焯
不復應進士舉矣頤曰子有母在焯歸告其母陳母曰
吾知汝以善養不知汝以祿養頤聞之曰賢哉母也於
是終身不就舉頤沒焯聚徒洛中非吊喪問疾不出戶
靖康初种師道薦焯召至京師不欲留賜號和靖處士
戶部尚書梅執禮等合薦不報次年金人陷洛闔門遇
害焯死復甦門人昇置山谷中而免劉豫命偽帥趙斌

宋史新編卷百五

十七

以禮聘焯不從則以兵恐之焯自商州奔蜀止于涪涪
頤讀易地也闢三畏齋以居邦人不識其面侍讀范冲
舉焯自代授左宣教郎充崇政殿說書以疾辭范冲奏
給五百金為行資遣漕臣奉詔至涪親遣紹興六年始
就道左司諫陳公輔疏攻程氏學焯至九江上奏曰焯
實師頤垂二十年學之既專自信甚篤舍其所學是欺
君父途留不進復因薦以祕書郎兼說書起之焯始
入凡就職八年除祕書少監未幾力辭去去上語參知
政事劉大中曰焯未論所學淵源足為後進矜式班列
得老成人亦是朝廷氣象乃以焯直徽猷閣主管萬壽

觀留侍經筵除太常少卿仍兼說書未幾稱疾在告除
禮部侍郎兼侍講時金人來議和焯上疏曰父母之
讎不共戴天兄弟之讎不反兵陛下信讎敵之譎詐而
覩其肯和以紓目前之急臣切為陛下痛惜之又移書
秦檜言今北使在廷天下憂憤若和議一成天下有被
髮左袵之憂今之上策莫如自治自治之要內則進君
子而遠小人外則賞當功而罰當罪勿以小智才義而
圖大功疏及書皆不報於是焯固辭新命九年以徽猷
閣待制提舉萬壽觀兼侍講又辭且奏言當去者五乞
放歸田里疏上提舉江州太平觀引年告老轉一官致
宋史新編卷五十一
仕焯自入經筵即乞休致朝廷以禮留之張浚趙鼎既
去秦檜當國遂不復留十二年卒年七十二焯質直弘
毅實體力行頗嘗以魯許之且曰我死而不失其正者
尹氏子也有論語解及門人問答傳于世
楊時字中立南劍將樂人熙寧九年第進士調官不赴
以師禮見程顥於穎昌相得甚懽其歸也顥目送之曰
吾道南矣顥死又見程頤於洛時年已四十事頤愈恭
一日頤偶暝坐時與游酢侍立不去頤既覺則門外雪
深一尺矣關西張載嘗著西銘時疑其近於兼愛與頤
辨論往復聞理一分殊之說始豁然無疑杜門不仕者

十年父之歷知瀏陽餘杭蕭山三縣皆有惠政發舜民
諫垣薦之得荊州教授時安於州縣未嘗求聞達而
德望日重一不遠千里從之游號曰龜山先坐時天下
故有言於蔡京者以為事至此必敗宜引舊德老成
道左右會有使高麗者國王問龜山安在使回以聞召
為秘書郎遷著作郎及面對奏曰堯舜曰允執厥中洪
範曰皇建其有極臣願明詔有司條具祖宗之法著為
綱自有宜於今者舉而行之當損益者損益之元祐熙
豐姑置勿問一趨於中而已朝矣方圖燕雲虛內事外
時遂陳時政之弊執政不能用登對於陳君臣警戒正
宋史新編卷五十一
在無虞之時乞為宣和會計錄以周知天下財物出入
之數徽宗首肯之除遼英殿說書聞金人入攻謂執政
曰今日事勢如積薪已然當自奮勵以疎動觀聽若示
以怯懦之形委靡不振則事去矣且謂今日之事當以
收人心為先免夫之役毒被海內京城聚斂東南花石
其害尤甚前此蓋嘗罷之詔墨未乾而花石供奉之舟
已銜尾矣欲致人和去此三者正今日之先務也金人
圍京城勤王之兵四集而莫相統一時言當立統帥一
號令示紀律又言童貫為三路大帥敵人侵疆棄軍而
歸梁方平何灌皆相繼而適當正典刑以為臣子不忠

之戒童貫覆軍殺將比聞防城仍用閩人覆車之轍不可復蹈疏上除右諫議大夫兼侍講散兵初退議者欲割三鎮以講和時極言其不可曰河朔為朝廷要地而三鎮又河朔之要藩也疏工欽宗詔出師而議者多持兩端時抗疏曰聞肅王初與之約及河而返今挾之以往此敗盟之大者臣竊謂朝廷宜以肅王為問責其敗盟必得肅王而後已時太原圍閉數月而姚古擁兵逗留不進時上疏乞誅古以肅軍政不報李綱之罷太學生伏闕上書乞留綱與神師道軍民集者數十萬朝廷欲防禁之吳敏乞用時以靖太學遂以時兼國子祭酒

宋史新編卷百五

二十

言蔡京以繼述神宗為名實挾王安石以圖身利今日之禍實安石有以啟之昔神宗嘗稱美漢文惜百金以罷露臺安石乃謂守財之言非正理其後王黼以應奉花石之事竭天下之力號為享上寔安石倡之也其釋冕鬻守成之詩則謂以道守成者役使群衆恭而不為驕宰制萬物費而不為侈安石倡為此說以啟人主之侈心後蔡京輩輕費妄用以侈靡為事安石邪說之害如此伏望追奪王爵毀去配享之像使邪說淫辭不為學者之惑疏上安石遂降從祀之列士習王氏學取科第已久不復知其非忽聞以為邪說議論紛然諫官馮

解力主王氏上疏詆時罷祭酒尋累疏乞罷諫省除給事中辭乞致仕除徽猷閣直學士奉祠辭直學士改待制陞辭猶上書乞選將練兵為戰守之備高宗即位除工部侍郎繼除兼侍讀累出外以龍圖閣直學士提舉杭州洞霄宮已而從其請致仕優游林泉以著書講學為事年八十三卒諡文靖時浮沉州縣四十七年晚居諫省僅九十日朱熹張栻得程氏之學其源委脈絡皆出於時子迪力學通經亦嘗師程頤云

羅從彥字仲素以累舉恩為博羅主簿聞同郡楊時得程氏學慨然慕之時為蕭山令徒步往學焉見時三日

宋史新編卷百五

二十一

驚汗浹背曰不至是幾虛過一生矣嘗與時講易至乾九四爻云伊川說甚善即鬻田走洛見頤問之乃歸卒業築室山中絕意仕進嘗采祖宗故事為遵堯錄靖康中擬獻闕下會國難不果嘗與學者論治曰祖宗法度不可廢德澤不可恃自古德澤最厚莫若堯舜向使子孫可恃則堯舜必傳其子法度之明莫如周向使子孫世守遺緒雖至今存可也又曰君子進則常有亂世之言使人主多憂而善心生小人進則常有治世之言使人主多樂而怠心生又曰天下之變不起於四方而起於朝廷內有林甫之姦則外必有祿山之亂內有盧杞

之姦則外必有朱泚之叛其論士行曰周孔之心使人
明道明道者多故中事行者易至漢唐以經術古文
相尚而失周孔之心於是明道者寡故忠義行之者難
又曰士之立朝要以正直忠厚為本正直則朝廷無過
失忠厚則天下無嗟怨朱熹謂龜山倡道東南士之游
其門者甚衆然潛思力行任重詣極如仲素一人而已
紹興中卒學者稱之曰豫章先生淳祐間益文質
李侗字愿中劔浦人年二十四聞郡人羅從彥得河洛
之學以書謁之其略曰天下有三本父生之師教之君
治之闕一則本不立洙泗之徒得夫子而益明孟氏之

宋史新編卷百五

三

後真儒不復見於世其相傳授者句讀文義而已先生
得不傳之道漢唐諸儒無近似者至於不言而飲人以
和與人並立而使人化如春風發物莫知所以然孰不
願得授經門下以質所疑至於異論之人固當置而勿
論也從之累年從彥好靜坐侗退入室中亦靜坐從彥
令靜中看喜怒哀樂未發前氣象而求所謂中者既而
退居山中謝絕世故餘四十年食飲或不充而怡然自
適事親孝謹仲兄性剛多忤侗事之得其懽心閨門內
外夷愉肅穆其接後學答問不倦雖隨人淺深施教而
必自反身自得始故其言曰學問之道不在多言但默

坐澄心體認天理雖一毫私欲之發亦退聽矣又曰學
者之病在於未有洒然冰解凍釋處又曰講學切在深
潛積密然後氣味深長踐徑不差嘗以黃庭堅之稱周
茂叔如光風霽月為善形容有道者氣象常諷誦之而
顧謂學者存此於胸中庶幾遇事廓然而義理少進矣
其語中庸曰喜怒哀樂未發謂之中一篇之指要也其
語春秋曰春秋一事各是發明一例如觀山水徒步而
形勢不同侗既閑居若無意當世而傷時論事感激動
人嘗曰今日三綱不振義利不分人主當於此留意朱
松造子熹從學卒得其傳沙縣鄧迪嘗謂松曰愿中如
冰壺秋月瑩徹無瑕松以謂知言熹亦稱侗姿稟勁特
充養元粹平日恂恂於事若無甚可否及其酬酢事變
斷以義理則截然不可犯卒年七十一子友直信甫皆
第進上信甫仕至廣東江東提刑嘗為監察御史以特
立不容於朝云

宋史新編卷百五

三

五

宋史新編卷一百六十一

宋史新編卷一百六十二

列傳一百四

明南京戶部主事莆田柯維騏著

道學

朱熹

張栻

朱熹字元晦一字仲晦婺源人父松字喬年第十進士歷
司勳吏部郎秦檜決策與金虜議和松率同列上章極
言其不可檜怒風御史論松出知饒州未上卒熹幼穎
悟甫能言父指天示之曰天也熹問曰天之上何物松
異之嘗從羣兒戲沙上獨端坐以指畫沙視之八卦也
年十八貢于鄉紹興十八年第十進士主同安簿選邑秀

宋史新編卷五十三

民充弟子員禁女婦之爲僧道者罷歸請祠監潭州南
嶽廟明年輔臣薦召以疾辭孝宗卽位求言熹上封事
言帝王之學必先格物致知以極事物之變自然意誠
心正可以應天下之務次言修攘之計不時定者講和
之說誤之也願閉關絕約任賢使能立紀綱勵風俗數
年之後徐起而圖之次言四海利病係斯民之休戚斯
民休戚係守令之賢否監司者守令之綱朝廷者監司
之本也欲民之得其所本原之地亦在朝廷而已隆興
元年復言對其一言大學之道在乎格物以致其知其
二言君父之讎不與其戴天時相湯思退方倡和議除

熹武學博士待次乾道初促就職既至而洪适爲相復
上和論不合歸陳俊卿劉琪薦爲樞密院編脩官待次
丁內艱工部侍郎胡銓薦與王庭珪同召以未終喪辭
旣免喪復召以祿不及養辭梁克家相申前命又辭克
家奏宜褒錄上曰熹安貧守道廉退可嘉特改主管台
川崇道觀再辭不允淳熙二年除秘書郎力辭乃主管
武夷山冲佑觀五年史浩再相除知南康軍值歲不雨
講求荒政多所全活訪白鹿洞書院遺址奏復其舊爲
學規俾守之明年上疏言天下之務莫大於恤民而恤
民之本在人君正心術以立紀綱蓋天下之紀綱不能

宋史新編卷五十三

二

以自立必人主心術公平正大然後有所繫而立君心
不能以自正必親賢臣遠小人然後乃可得而正今宰
相臺省師傅賓友諫諍之臣皆失其職而陛下所與親
密謀議者不過一二近習上以蠱惑陛下之心志下則
招集士大夫之嗜利無恥者文武彙分各入其門交通
貨賂所盜者皆陛下之財命卿置將所竊者皆陛下之
柄且云莫大之禍必至之憂近在朝夕而陛下獨未之
知上讀之大怒熹以疾請祠不報陳俊卿以舊相守金
陵過闕入見薦熹甚力宰相趙鼎言於上曰士之好名
陛下疾之愈甚則人之譽之愈衆無乃適所以高之不

若因其長而用之彼漸當事任能否自見矣上以爲然乃除熹提舉江西常平茶鹽公事旋錄救荒之勞除直秘閣辭會浙東大饑宰相王淮奏改熹提舉浙東常平茶鹽公事即日單車就道入對首陳災異之由與修德任人之說次言近習便嬖側媚之態足以蠱心志胥史狡僮之術足以眩聰明雖欲微抑此輩而此輩之勢日重雖欲兼采公論而士大夫之勢日輕重者既挾其重以竊陛下之權輕者又借力於所重以爲竊位固寵之計邪佞充塞貨賂公行人人皆得滿其所欲惟有陛下了無所得而顧乃獨受其弊上爲動容所奏凡七事其

宋史新編卷百五十三

三

一二事手書以防宣洩熹拜命日鈞訪民隱郡縣官吏憚其風采至自引去所部肅然於救荒之餘隨事處畫必爲經久之計復奏言爲今之計獨有責躬求言君臣相戒痛自省改其次惟有盡出內庫之錢以供大禮之費爲收糴之本詔戶部免徵舊負詔漕臣依條檢放租稅詔宰臣沙汰監司守臣之無狀者遴選賢能責以荒政庶幾猶足下結人心知台州唐仲友與王淮同里爲姻家吏部尚書鄭丙侍御史張大經交薦之遷江西提刑未行熹行部至台訟仲友者紛然按得其實章三上淮匿不以聞熹論愈力前後六上淮不得已奪仲友江

西新命以授熹辭不拜遂歸且乞奉祠時鄭丙疏詆程氏學且以沮熹淮又擢陳賈爲監察御史賈面對首論道學者假名以濟僞願擯棄勿用蓋指熹也詔以熹主管台州崇道觀連奉雲臺鴻慶之祠者五年周必大相除熹提點江西刑獄公事淮罷相遂入奏首言刑獄失當次言經總制錢及江西諸州科罰之弊而其末言陛下卽位二十七年因循荏苒無尺寸之效可以仰酬聖志無乃燕閒獲濩之中爲善不能克其量除惡不能去其根願陛下自今以往一念之頃必謹而察之果天理也則敬以克之而不使其少有壅闕果人欲也則敬以

宋史新編卷百五十四

四

克之而不使其少有凝滯是行也有要之於路以爲正心誠意之論上所厭聞熹曰吾平生所學惟此四字豈可隱默以欺吾君乎時內侍甘昇尚在熹力以爲言上曰昇乃德壽所薦爲其有才耳熹曰小人無才安能動人主翌日除兵部郎官以足疾丐祠本部侍郎林栗劾熹語在栗傳周必大薛叔似援之乃令依舊職江西提刑葉適上疏與栗辨語在適傳胡晉臣論栗喜尚惡異乃黜栗知泉州喜再辭免除直寶文閣奉祠未踰月再召熹文辭始熹嘗以爲口陳之說有所未盡乞具封事以聞至是投匭進封事曰今天下大勢如人有重病內

自心腹外達四支無一毛一髮不受病者且以天下之
大本與今日之急務為陛下言之大本者陛下之心急
務則輔翼太子選任大臣振舉綱紀變化風俗愛養民
力修明軍政六者是也古先聖王兢兢業業持守此心
是以建師保之官列諫諍之職凡飲食酒漿衣服次舍
器用財賄與夫宦官宮妾之政無一不領於冢宰使其
左右前後一動一靜無不制以有司之法而無纖芥之
隙陛下持守其心果有如此之功乎所以正其左右果
有如此之效乎至於輔翼太子則自王十朋陳良翰之
後稱職者鮮而又時使邪佞薄關冗庸妄之輩參於

宋史新編卷之三

五

其間師傅賓客既不復置而詹事庶子有名無實其左
右春坊遂直以使臣掌之至於選任大臣則以陛下之
聰明豈不知天下之事必得剛明公正之人而後可以
任哉直以一念之間未能徹其私邪之蔽若用剛明公
正之人則恐其有妨而不得肆是以排擯此等而後取
凡疲懦軟熟平日不敢直言正色之人而揣摩之又於
其中得其至庸極陋決可保其不至於有所妨者然後
加之於位是以除書未出而物色先定姓名未顯而中
外已逆知其決非天下第一流矣至於振肅紀綱變化
風俗則今日宮省之間禁密之地而天下不公之道不

正之人顧乃得以窟穴盤據於其間是以紀綱不正於
上風俗頹弊於下大率習為軟美依阿甚者以金珠為
脯醢以契券為詩文惟得之求無復廉恥一有剛毅正
直守道循理之士出乎其間則群議眾排指為道學而
禁錮之必使無所容其身而後已此豈治世之事哉至
於愛養民力修明軍政則自虞允文之為相也盡取版
曹歲入羨餘之數而輸之內帑以備他日用兵進取不
時之須二十餘年內帑歲入不知幾何而認為私貯典
以私人日銷月耗以奉燕私之費曷嘗聞其能易敵人
之首如太祖之言哉徒使版曹經費闕乏日甚督促日

宋史新編卷百三

六

峻中外承風競為苛急此民力之所以重困也諸將之
求進也必先掎剋士卒以殖私利然後以此自結於陛
下之私人而斬以姓名達於陛下之貴將貴將以付軍
中使自什伍以上保稱材武陛下以為公薦可以得人
而豈知其論價輸錢已若晚唐之債帥哉彼智勇材略
之人孰肯抑心下首於宦官宮妾之門而陛下之所得
皆庸夫走卒而猶望其激勸士卒以疆國勢豈不誤哉
凡此六事本在於陛下之一心一心正則六事無有不
正矣除主營太一宮兼崇政殿說書意力辭除秘閣修

撰奉外祠光宗卽位再辭職名仍舊直寶文閣居數月除江東轉運副使以疾辭改知漳州奏除無名之賦減經總制錢以習俗未知禮采古喪葬嫁娶之儀揭以示之常病經界不行會朝論欲行泉汀漳三州經界喜乃訪事宜上之宰相留正泉人也其里黨多以為不可行布衣吳禹圭上書訟其擾人有旨先行漳州經界明年以子喪請祠時史浩入見請收天下人望乃除熹秘閣修撰主管南京鴻慶宮再辭優詔不允乃拜命除荆湖南路轉運副使辭漳州經界竟報罷以言不用自劾除知靜江府辭主管南京鴻慶宮未幾差知潭州力辭黃

宋史新編卷之三

七

裳為嘉王府翊善自以學不及熹乞召為宮僚王府直講彭龜年亦為大臣言之留正曰正非不知熹但其性剛恐到此不合反為累耳優詔不允辭乃拜命寧宗卽位趙汝愚首薦熹及陳傅良除煥章閣待制侍講辭不許入對首言乃者太皇太后躬定大策陛下宜絕不圖可謂處之以權而庶幾不失其正今三月矣或反不能無疑於逆順名實之際陛下盡負罪引慝之誠致溫清定省之禮而大倫正大本立矣時論者以為上未還大內則名體不正而疑議生有旨修葺舊東宮為屋三數百間欲徙居之熹奏疏言此必左右近習倡為此說以

誤陛下而欲因以遂其私心臣恐上帝震怒災異數出不當與此大役以拂譴告警動之意亦恐畿甸百姓沾於死亡或能怨望忿切以生他變又聞太上皇后懼忤太上皇帝聖意不欲其聞太上之稱又不欲其聞內禪之說此又慮之過者父子大倫三綱所繫久而不圖亦將有借其名以造謗生事者此又臣之所大懼也願陛下罷修葺東宮之役回就慈福重華草創寢殿使粗可居又願下詔自責減省輿衛入宮之後暫變服色如唐肅宗之改服紫袍執控馬前者則太上皇帝雖有忿怒之情亦且霍然消散而歡意浹洽矣至若朝廷之紀綱

宋史新編卷之三

八

則號令之弛張人才之進退一委之二三大臣反覆較量有不當者繳駁論難擇其善者稱制臨決則不惟近習不得干預朝權大臣不得專任已私而陛下亦得以益明習天下之事而無所疑於得失之筭矣若夫山陵之下則願黜臺史之說別求草澤以營新宮使壽皇之遺體得安而宗社生靈皆蒙福矣疏入不報熹又奏漢文短喪歷代因之三綱不明千有餘年壽皇聖帝易月之外猶執通喪朝衣朝冠皆用大布陛下以世嫡承大統則承重之服著在禮律遂用漆紗淺黃之服臣竊痛之會孝宗祔廟議宗廟迭毀之制自太祖皇帝首尊四

祖之廟治平明議者以世數遠議遷僖祖於夾室後
下安石等奏僖祖有廟與稷契無異請復其舊時相趙
汝愚雅不以復祀僖祖為然侍從多從其說吏部尚書
鄭僑欲且祧宣祖而耐孝宗喜以為神宗得禮之正所
謂有舉之而莫敢廢者乎又擬為廟制以辨以為物豈
有無本而生者廟堂不以間即毀徹僖宣廟室更創別
廟以奉四祖始寧宗之立韓侂胄用事熹憂其害政上
疏斥言左右竊柄之失在講筵復申言之御批云憫卿
者其恐難立講已除卿官觀汝愚袖御筆還上且諫且
拜內侍王德謙徑以御筆付熹臺諫爭留不可樓鑰陳

宋史新編卷百三

九

傅良旋封還錄黃修注官劉光祖邵驛封章交上熹行
被命除寶文閣待制與州郡差遣辭尋除知江陵府辭
詔依舊煥章閣待制提舉南京鴻慶宮初趙汝愚既相
中外引領望治熹獨以侂胄為慮既屢為上言又數以
手書啓汝愚勿使得預朝政汝愚謂其易制不以為意
及是汝愚亦以誣逐而朝廷大權悉歸侂胄矣熹始以
廟議自劾不許以疾再乞休致詔依舊秘閣修撰沈繼
祖為監察御史誣熹十罪詔落職罷祠門人蔡元定亦
送道州編管熹以年近七十申乞致仕從之卒年七十
一疾且革手書屬其子及諸門人奉拳以勉學及脩正

宋史新編卷百三

十

遺書為言翌日正坐整衣冠就枕而逝熹登第五十年
仕於外者僅九考立朝纔四十日家故貧少依父友劉
子羽寓建之崇安後徙建陽之考亭自熹去國侂胄勢
益張何澹為中司首論專門之學乞辨真偽劉德秀不
為張栻之徒所禮及為諫官首論偽學太常少卿胡紘
言比年偽學猖獗圖為不軌遂召陳賈為兵部侍郎未
幾熹有奪職之命劉三傑以前御史論熹汝愚劉光祖
徐誼之徒前日之偽黨至此又變而為逆黨即日除三
傑右正言右諫議大夫姚愈論道學權臣結為死黨窺
伺神器乃命直學士院高文虎草詔諭天下於是攻偽
學日急選人余熹至上書乞斬熹方是時士之繩趨尺
步稍以儒名者無所容其身從游之士特立不顧者昇
伏立竑依阿異儒者更名他師過門不入而熹自與諸
生講學不休熹將葬言者謂四方偽徒期會送偽師之
葬會聚之間非妄談時人短長則繆議時政得失望令
守臣約束從之侂胄死詔賜熹遺表恩澤謚曰文加贈
寶謨閣直學士理宗贈太師追封信國公改徽國始熹
父病亟屬曰籍溪胡原仲白水劉致中屏山劉彥沖三
人學有淵源吾即死汝徃事之延平李侗老矣熹歸自
同安不遠數百里徒步徃從之其為學大抵窮理以致

其知反躬以踐其實而以居歆為主所著書有易本義
啓蒙著卦考誤詩集傳大學中庸章句或問論語孟子
集註太極圖通書西銘解楚辭集註辨證韓文考其所
編次有論孟集議孟子指要中庸輯略孝經刊談小學
書通鑑綱目宋名臣言行錄家禮近思錄河南程氏遺
書伊洛淵源錄熹後學庸語孟訓說并儀禮經傳通解
未脫藁俱立在學官淳祐元年詔以周張二程及熹從
祀孔子廟黃榦曰由孔子而後曾子子思繼其微至孟
子而始者由孟子而後周程張子繼其絕至熹而始著
蓋知言也熹季子在吏部侍郎曾孫浚兵部侍郎福安

宋史新編卷五十二

十一

府尹王剛中以城降元浚自殺

張栻字敬夫丞相浚子也穎悟夙成長師胡宏一見卽
以孔門論仁親切之旨告之栻退而思若有得焉宏稱
之曰聖門有人矣栻益自奮厲以古聖賢自期作希顏
錄以蔭補官孝宗新卽位浚起謫籍開府治戎參佐皆
極一時之選栻時以少年內贊密謀外參庶務諸人皆
自以爲不及也間以軍事入奏因進言曰陛下上念宗
社之讎恥下閔中原之塗炭惕然於中而思有以振之
臣謂此心之發卽天理之所存也願稽古親賢以自輔
則今日之功可以必成而因循之弊可革矣孝宗異其

言遂定君臣之契浚去位湯思退用事遂罷兵講和浚
已沒栻營葬甫畢卽拜疏言吾與金人有不共戴天之
讎繼今以往益堅此志誓不言和專務自強雖折不撓
遲以歲月何功之不濟哉疏入不報久之劉珙薦於上
除知撫州未上改嚴州奏言先王所以建事立功無不
如志者以其曾中之誠有以感格天之心而與之無
間也今規畫雖勞而事功不立陛下誠深察之亦有私
意之發以害吾之誠者乎明年召爲吏部侍郎兼權起
居郎侍立官時宰方謂敵勢衰弱可圖栻見上曰臣切
見比年諸道多水旱民貧日甚而國家兵弱財匱官吏

宋史新編卷五十三

十二

誕謾不足倚輔正使彼實可圖臣懼我之未足以圖彼
也因出所奏疏讀之曰必勝之形當在於早正素定之
時而不在於兩陣決機之日今日但當修德立政用賢
養民選將帥練甲兵通內修外攘進戰退守以爲一事
且必治其實而不爲虛文則必勝之形隱然可見上爲
歎息褒諭以爲前始未聞此論也史正志爲發運使名
爲均輸實盡奪州縣財賦遠近騷然士大夫爭言其害
栻亦以爲言上閱其實卽詔罷之兼侍講除左司員外
郎講詩葛覃進說治生於敬畏亂起於驕淫因上陳祖
宗自家刑國之懿下斥今日興利擾民之害上歎曰此

至安石所謂人言不足恤者所以為誤國也知閣門事張說除簽書樞密院事棧夜草疏極諫且詣朝堂質責宰相虞允文曰官官執政自京黼始近習執政自相公始棧奏再上命遂中寢然宰相實陰附說明年出棧知袁州申說前命中外誼譁說竟以謫死棧在朝未期歲而召對至六七所言皆脩身務學畏天恤民抑僥倖屏讒諛於是宰相憚之近習尤不悅退而家居累年孝宗念之除知靜江府經略安撫廣南西路部內荒殘多盜棧簡州兵籍黥卒伉健者日習月按申嚴保伍法諭溪峒酋家毋相殺掠朝廷買馬橫山歲久弊滋邊氓告病

宋史新編卷之三十三

七

而馬不時至棧究利病六十餘條奏革之諸蠻感悅歲得善馬治行聞進秩直寶文閣尋除秘閣修撰荆湖北路轉運副使改知江陵府安撫本路一日去貪吏十四人湖北多盜首劾大吏之縱賊者捕斬姦民之舍賊者令其黨得相捕告以除罪群盜皆遁云並准奸民出塞為盜者捕得數人北方亡奴亦在盜中棧曰朝廷未能正名討敵無使疆場之事其曲在我命斬以徇於境而縛亡奴歸之北人歎曰南朝有人信陽守劉大辨怙勢希賞棧劾請論罪不報棧求去詔以右文殿修撰提舉武夷冲佑觀病且死手疏親君子遠小人信任防一已

之偏好惡公天下之理棧有公輔之望卒年四十八世咸惜之棧嘗言學莫先於義利之辨有所為而為皆利也朱子謂與性善養氣之論同功云所著有論語說及書詩孟子太極圖說經世編年等書

蔡元定

黃榦

李燾

張洽

陳淳

李方子

黃灝

俱朱氏門人

蔡元定字季通建陽人父發博覽群書號牧堂老人以程氏語錄邵氏經世張氏正其家拔元定曰此孔孟正脉也元定深涵其義既長辨析益精登西山絕頂忍飢啖齋讀書聞朱熹名往師之熹和其學大驚曰此吾老友

宋史新編卷之三十三

十四

也不當在弟子列四方來學者熹必俾先從元定質正焉從臣尤表揚萬里聯疏薦于朝召之堅以疾辭時韓侂胄禁偽學臺諫承風肆排擊然猶未敢謂言攻朱熹至沈繼祖劉三傑連疏詆熹併及元定元定曰化性起偽惡得無罪遂謫道州州縣捕急元定聞命不辭家即就道熹與從游數百人餞蕭寺中坐客有泣下者熹親元定不異平時因喟然曰友朋相愛之情李通不挫之志可謂兩得矣元定賦詩曰執手笑相別無為兒女悲杖屨同其子沉行三千里脚為流血無幾微見言面至春陵遠近從者日眾有名士挾才簡傲非笑前修者不

心服謁拜人為之語曰初不敬今納命愛元定者謂宜
 謝生徒元定曰彼以學來何忍拒之若有禍患亦非閉
 門塞賢所能避也貽書訓諸子曰獨行不懼影獨寢不
 愧余勿以吾得罪故遂懈一日謂沉曰可謝客吾欲安
 靜以還造化舊物閱三日卒仇胄既誅贈迪功郎諡文
 節元定於書無不讀於事無不究凡奇奧古書一過目
 輒解熹嘗曰人讀易書難季通讀難書易熹疏釋四書
 及為易詩傳通鑑綱目皆與參訂啓蒙一書則屬起蒙
 學者尊之曰西山先生所著有大衍詳說律呂新書燕
 樂原辨皇極經世太玄潛虛指要洪範解八陣圖說熹
 宋史新編卷三十五 十五

為之序及辨熹誅之曰精詣之識卓絕之才不可屈之
 志不可窮之辯不復可得見矣子淵沉並躬耕不仕淵
 有周易訓解沉字仲默少從熹游熹書傳未及為元定
 洪範數未及論著皆以屬沉沉沈潛反復數十年然後
 成書其序洪範數曰體天地之撰者易之象紀天地之
 撰者範之數數始於一象成於二一者奇二者偶也奇
 者數之所以行偶者象之所以立故二而四四而八者
 八卦之象也一而三三而九者九疇之數也由是重之
 八而六十四六十四而四千九十六而象備矣九而八
 十一八十一而六千五百六十一而數周矣易更四聖

而象已著範錫神禹... 數不傳後之作者昧象數之原
 室變通之妙或即象... 為數或及數而擬象牽合傳會
 自然之數益晦焉初... 父謫道州楚粵窮僻常以理義
 自怡悅父沒徒步護... 以還年僅三十屏去舉子業一
 以聖賢為師隱居九... 峯當世名卿物色將薦用之不屑
 就次子抗別有傳

黃榦字直卿閩縣人父瑀在高宗時為監察御史以篤
 行直道著聞瑀沒榦往見清江劉清之清之奇之因命
 受業朱熹榦自見熹夜不設榻不解帶少倦則微坐一
 倚或至迷曙嘗詣京... 萊呂祖謙以所聞於熹者相質正
 宋史新編卷三十五 十六

及張栻亡熹與榦書曰吾道益孤所望於賢者不輕後
 遂以其子妻榦寧宗... 即位熹命榦奉喪補將仕郎榦中
 授迪功郎監台州酒... 務丁母憂學者從之講學于墓廬
 甚眾熹編禮書獨以... 喪祭二編屬榦病革以深衣及所
 著書授榦手書與訣... 榦持心喪三年畢調監嘉興府石
 門酒庫歷遷判安豐... 軍准西帥司檄鞫和州獄故以
 疑未決榦一夜夢井... 中有人果於廢井得尸尋知漢陽
 軍值歲飢荒政具舉... 民大感悅即郡治後鳳栖山為屋
 館四方士立周程游... 朱四先生祠以病乞祠主管武夷
 沖佑觀尋起知安慶... 府至則金人破光山乃請于朝創

郟城以備戰守不俟報而興役榦日以五鼓坐于堂
 若官入聽命以一日成算授之受命畢乃治府事會僚
 佐講究邊防利病次則督視城役晚入書院講論經史
 築城之杵用錢監未鑄之鐵事畢還之後二年金人破
 黃州沙窩諸關淮東西皆震獨安慶按堵如故繼而霖
 潦餘月巨浸暴至城屹然無虞舒人德之相謂曰不殘
 于寇不蹈于水生汝者黃父也制置李珣辟為參議官
 再辭不受既而朝命與徐僑兩易和州且令先赴制府
 稟議榦即日解印趨制府先是榦移書珣有曰今日之
 計莫若用兩淮之人食兩淮之粟守兩淮之地然其策
 中央新編卷五十三 七

當先明保伍保伍既明則為之立堡砦蓄馬制軍器以
 資其用不過累月軍政可成珣不能用及至制府珣往
 維揚視師與偕行榦言敵既退當思所以賞功罰罪者
 其時幕府書館皆輕儇浮靡之士僚吏士民有獻謀畫
 多為毀抹疏駁將帥偏裨人心不附所向無功流移滿
 道而諸司長吏張宴無虛日榦知不足與共事歸自維
 揚再辭和州之命仍乞祠閣謝客宴樂不與乃復告
 珣曰浮光敵退已兩月安豐已一月珣亦將兩旬不
 知吾所措置者何事所施行者何策但聞請總領運使
 至王麟堂賞牡丹用妓樂又聞總領運使請宴賞亦然

又聞宴僚屬亦然今浮光之報又至矣金欲以十六縣
 之衆四月攻浮光侵五關五關失守則斬黃決不可保
 斬黃不保則江南危尚書聞此亦已數日乃不聞有所
 施行何耶其他言皆激切同幕忌之尤甚其詆排之厥
 後先黃斬繼失果如其言遂力辭去俄再命知安慶不
 就入廬山訪其友李燔陳宓相與盤旋玉淵三峽間倪
 仰其師舊跡未幾召赴行在所奏事除大理丞不拜為
 御史李楠所劾初榦入荆湖幕府奔走諸關與江淮豪
 傑游而豪傑往往願依榦及倅安豐武定諸將皆歸心
 後倅建康守漢陽聲聞益著諸豪又深知榦個儻有謀
 中央新編卷五十三 八

及守安慶且兼制幕長淮軍民之心翕然相向此聲既
 出在位者益忌且慮榦入見必直言邊事以悟上意至
 是羣起擠之榦遂歸里弟子日盛巴蜀江湖之士皆來
 俄命知潮州辭不行差主管亳州明道宮諭月遂乞致
 仕許之特授承議郎卒贈朝奉郎錄其子謚文肅有經
 解文集行于世

李燔字敬子建昌人紹熙元年第進士授岳州教授未
 上往建陽從朱熹學熹告以曾子弘毅之語燔退以弘
 名其齋而自做焉既至岳州教士以古文六藝不因時
 好且曰古之人皆通材用則文武兼焉即武學諸生文

振而識高者拔之改襄陽府教授復往見熹熹嘉之凡諸生未建者先令訪燔俟有所發乃從熹折衷諸生畏服熹沒學禁嚴燔率同列往會葬不少休九江守薦召都堂審察辭再召再辭郡守請為白鹿書院堂長學者雲集除大理司直辭尋添差江西運司幹辦公事洞寇作亂燔請自往駐兵萬安察隅保之尤無良者易置之分兵守險馳辯士諭賊逆順禍福寇皆帖服漕司以十四界會于新行償日損乃視民稅產物力各藏會于若十官為封識不時點閱人愛重之則價可增慢令者黥籍而民壽張持空券益不售燔與國子學錄李誠之力

宋史新編卷五十一

九

爭不能止燔又入劄爭之漕司即弛禁改通判潭州真德秀為長沙帥一府之事咸諮燔不數月辭歸當是時史彌遠當國廢皇子故燔以三綱所關自是薦辟不復出矣乃以直秘閣奉祠紹定五年帝論及當時高士累召不起者史臣李心傳以燔對且曰朱熹高弟經術行義亞黃榦當今海內一人而已帝然其言終不召也九江蔡念成稱燔心事有如秋月卒年七十贈直文華閣諡文定錄其子燔嘗曰凡人不必待仕宦有位為職事方為功業但隨力到處有以及物即功業矣又嘗曰仕宦至卿相不可失寒素體入仕凡四十二年而歷官不

過七考學者宗之與黃榦並稱孫鏞登進士第

張洽字元德臨江人父緩第進士洽少穎異從朱熹學博極群書嘗取管子思之思之又重思之思之不通鬼神將通之之語以為窮理之要熹嘉其篤志時行社倉法洽貸縣常平米二百石建倉里中六年而歸其本鄉人利之嘉定元年中第授松滋尉湖右經界不正洽請行推排法令以委洽吏姦無所匿改袁州司理參軍有盜點其藪不能折會有兄弟訟財者洽諭之曰冒法以求勝孰與各守分以全手足之愛乎訟者感悟盜聞之自伏民有殺人賄其子焚之命有其獄無狀俄夢有人

宋史新編卷五十一

三

拜于庭示以傷在脅翌日委官上其事果然知永新縣湖寇作亂與縣接壤民大恐洽單車以往邑佐寓士交諫弗聽至則寇未嘗至乃延見隅官訪利害而犒之又結約土豪得其權心未幾南安舒寇將犯境聞有備乃去用薦通判池州歲大旱禱弗應洽言於提點常平袁甫辯冤獄白守寬催科三日果大雨後從其請與祠時袁甫提刑江東以白鹿書院廢弛招洽為長洽曰是先師之跡也其可辭已復謝病去端平初用薦召都堂審察不赴除秘書郎尋遷著作佐郎帝數問張洽何時可到將以說書待洽洽固辭遂除直秘閣主管建康府

觀嘉熙元年以疾乞致仕數月卒年七十七卒後一日
有旨除直寶章閣洽自少用力於敬故以主一名齋所
著有春秋集注春秋集傳左氏蒙求續通鑑長編事類
子櫟樾賜同進士出身

陳淳字安卿龍溪人少習舉子業林宗臣授以近思錄
淳遂盡棄其業及朱熹來守其鄉淳請受教熹教語人
以南來吾道喜得陳淳熹卒淳追思師訓痛自裁抑無
書不讀無物不恪其語學者曰盈天地間千條萬緒是
多少人事聖人大成之地千節萬目是多少工夫惟當
開拓心智須萬理明徹然後可以語孔孟之學洎明三

宋史新編卷五十五

五

代法度通之於今而無不宜然後可以語王佐事業至
於以天理人欲分數而驗賓主進退之機如好好色惡
惡臭而為天理人欲強弱之證此語又中學者膏肓而
示以標的也淳性至孝弟妹未有室家者皆婚嫁之葬
宗族之喪無歸者世雖不用而憂時論事感慨動人郡
守以下皆禮重之時造其廬而請焉嘉定九年待試中
都歸遇嚴陵郡守鄭之梯率僚屬延講郡庠淳歎張陸
王學問無源全用禪家宗旨遂發明吾道之體統師友
之淵源用功之節目讀書之次序為四章以示學者明
年以特奏恩授迪功郎泉州安溪主簿未上而卒年六

十五其所著有語孟大學中庸口義等書

李方子字公晦昭武人性端謹純篤初見朱熹謂曰觀
公為人自是寡過但寬大中要規矩和緩中要果決遂
以果名齋入太學廷對擢第三調泉州觀察推官守真
德秀以師友禮之故事秩滿必先通書廟堂乃除方子
曰以書通是求也丞相史彌遠聞之怒踰在始除國子
錄無何將選入宮僚而方子不少貶以求合或告彌遠
曰此真德秀黨也使臺臣劾罷之方子嘗語人曰吾於
問學雖未能周盡然幸於大本有見處此心常覺泰然
不為物欲所漬爾其亡也天子閔之與一子恩澤

宋史新編卷五十五

三

黃灝字商伯都昌人入太學登進士第教授隆興府知
德化縣以興學校崇政化為本薦除登聞鼓院光宗卽
位歷太府寺丞出知常州提舉本路常平時淳堽盈野
或食其子持一臂行乞而州縣方督促逋欠灝見之蹙
然有旨停閣夏稅遂奏乞併閣秋苗不俟報行之言者
非其專移居筠州已而寢謫命止削兩秩而從其蠲閣
之請起知信州改廣西轉運判官移廣東提點刑獄告
老不赴卒灝性行端飭以孝友稱朱熹守南康灝執弟
子禮熹沒黨禁方厲灝單車往赴徘徊不忍去云

宋史新編卷一百六十二

明南京戶部主事莆田柯維騏著

儒林

諸家之學莫尚於儒自古非否運昏朝寧弗知敦崇為
致理之助哉五季構亂五十年志士率抱經伏農野宋
興聿脩文教物色儒術於是長裾大袖雲會司父老
見而喜曰此曹出天下必太平矣迨重熙累洽學校遍
州郡而俗以通經學古為高紹聖以後負盛名者遭廢
譴終不肯自諱輟其素業未造凜凜不支已草茅猶獻
著述經筵猶日勸講蓋祖宗振作涵育之澤雖久而未
宋史新編卷一百六十三

艾也抑考伊尼所述儒行非賢哲何以與此後世君子
即希之而未逮亦儒之徒也宋舊史有胡旦陳暘議者
頗少其行奚可與孫復胡瑗諸人班乎他若任道者尚
志者及有文藻忠勳者已見別傳茲不復錄

聶崇義 邢昺 孫奭 王昭素

孔維 孔宜 崔頌附 尹拙

田敏 辛文悅 李覺 崔頤正附

李之才

聶崇義洛陽人少舉三禮漢累官至國子禮記博士周
顯德中累遷國子司業兼太常博士先是世宗以郊廟

祭器止由有司承襲製造年代浸久無所規式乃命崇
義檢討摹畫以聞既上乃命有司別造五年將禘於太
廟有司者以宗廟無祧室不當行禘祫之禮崇義援引
故事上言其略曰魏明帝以景初三年正月上僊至五
年二月禘祭明年又禘自茲後以五年為禘且魏以武
帝為太祖至明帝始三帝未有毀主而行禘祫其證一
也宋文帝元嘉六年祠部定十月三日大祠其太學博
士議云案禘祫之禮三年一禘五年一禘謂之大祭禘祭以夏禘祭以冬
亦二帝未有毀主而行禘祫其證二也梁武帝用謝廣
議三年一禘五年一禘謂之大祭禘祭以夏禘祭以冬
宋史新編卷一百六十三

且梁武乃受命之君裁追尊四朝而行禘祫則知祭者
是追養之道以時移節變孝子感而思親故薦以首特
祭以仲月間以禘祫序以昭穆乃禮之經也非關宗廟
備與未備其證三也終從其議未幾世宗詔參定郊廟
祭王又詔翰林學士竇儼統領之崇義取三禮圖再加
考正宋建隆三年四月表上之儼為序太祖覽而嘉之
詔太子詹事尹拙集儒學三五人參議苟有異同善為
商確五月賜崇義紫袍犀帶銀器繪帛以獎之拙多所
駁正崇義復引經釋之悉以下戶部尚書竇儼裁定儀
上奏曰聶崇義耽味禮經良有新意尹拙爰承制旨能

聲所聞尹拙駁議及聶崇義各四卷臣詳閱增損
列於注釋共分為十五卷以聞詔頒行之崇義後陳祭

鼎釜異同之說詔下中書省集議吏部尚書張昭等

議曰周禮玉人之職只有璧琮九寸瑑琮八寸及璧

度尺好三寸以為度之文即無璧黃琮之制漢代

儒頗多著述討尋祭玉並無尺寸之說魏晉之後鄭

玄王肅之學各有生徒三禮六經無不論說亦不言祭

玉尺寸崇義等以諸侯入朝獻天子夫人之琮璧以為

祭玉又配合羨度肉好之言彊為尺寸於理未通又據

尹拙所述禮神之六玉稱取梁桂州刺史崔靈恩所撰

宋史新編卷一百三十三

三禮義宗內昊天及五精帝圭璧琮璜皆長尺二寸以

法十二時祭地之琮長十寸以倣地之數又引白虎通

云方中圓外曰璧圓中方外曰琮崇義非之為不合禮

臣等聿稽古訓天子以鎮圭外守宗后以大琮內守皆

長尺有二寸又裸圭尺二寸王者以祀宗廟若人君親

行郊祭手秉尺二之圭神獻九寸之璧不及禮宗廟裸

圭之數父天母地情亦奚安則靈恩議論理未為失所

以歷梁陳隋唐垂四百年言禮者引為師法伏望依白

虎通義宗唐禮之制以為定式又尹拙依舊圖畫金聶

崇義去釜畫錢臣等參詳舊圖皆有金無錢按易七

子坤為釜詩云惟鎮及釜其來尚矣崇義以周官祭祀

有省鼎鑊供鼎鑊又以儀禮有羊鑊豕鑊之文請兩圖

之未幾崇義卒三禮圖遂行於世并畫於國子監講堂

之壁崇義為學官兼掌禮僅二十年世推其該博郭忠

恕嘗以其姓嘲之曰近貴全為贖禁龍即作龔雖然三

箇耳其奈不成聰崇義對曰僕不能為詩聊以一聯奉

答即云勿咲有三耳全勝畜一心蓋因其名以嘲之真

儒者之戲云

邢昺字叔明濟陰人太平興國初舉五經廷試召升殿

講帥比二卦又問以群經發題太宗嘉其精博擢九經

及第授大理評事知秦州鹽城監賜錢二十萬歷國子

博士賜緋選為諸王府侍講案遷右諫議大夫咸平初

改國子祭酒二年始置翰林侍講學士以昺為之受詔

與徐鉉等校定周禮儀禮公羊穀梁春秋傳孝經論語

爾雅義疏遷工部侍郎兼國子祭酒學士如故俄權知

審官院景德二年上幸國子監閱庫書昺曰臣少從師

業儒時經具有疏者百無一二蓋力不能傳寫今板本

大備士庶家皆有之斯乃儒者逢辰之幸也三年加刑

部侍郎昺居近職常多召對四年昺以羸老自陳曹州

故鄉願給假一年歸視田里上命坐慰勞之因謂曰便

宋史新編卷一百三十四

可權本州何湏假耶易又言楊礪夏侯嶠同為府僚三
臣沒皆贈尚書上澗之翌日謂宰相曰此可見其志矣
即起拜工部尚書知曹州城如故大中祥符初上東封
泰山謁表曹州民請車駕經由本州仍令濟陰令王範
部送父老詣闕優詔答之俄召還進禮部尚書三年被
病請告上親臨門賜名藥白金綺綵國朝故事非宗戚
將相無省疾臨喪之禮特有加於易與郭贊者以恩舊
故也未幾有旨命中書召其子太常博士知東明縣仲
寶國子博士知信陽軍若思還侍疾踰月卒年七十九
贈左僕射初雍熙中易撰禮選二十卷獻之太宗採其

宋史新編卷之三

五

帙得文王世子篇觀之甚悅上嘗因內閣曝書覽而稱
善召易同觀作禮選贊賜之先是咸平中王欽若知貢
舉有告其受舉人賄者下御史臺鞠得狀欽若自訴詔
易等覆推易力為辨欽若德之易厚被寵顧欽若與有
功焉事在欽若傳

孫奭字宗古博平人九經及第為莒縣主簿上書願試
講說遷大理評事為國子監直講太宗臨幸召奭講尚
書賜五品服真宗以為諸王府侍讀累擢龍圖閣待制
大中祥符初得天書召問宰相王旦等對曰天貺符命
實盛德之應皆再拜稱萬歲又召問奭對曰臣愚所聞

天何言哉豈有書也是歲天書復降帝以親受符命遂
議封禪四年又將祀汾陰是時大旱京師近郡穀踊貴
奭上疏諫曰先王上征五年歲習其祥祥習則行不習
則增修德而改卜陛下始東封更議西幸殆非先王
卜征五年慎重之意昔者周宣王遇災而懼故詩人美
其中興陛下宜側身脩德以答天譴豈宜下狗彘回遠
勞民庶入民神之主也今國家土木之功累年未息水
旱沴泮饑饉居多乃欲勞民事神神其享之乎唐明皇
以嬖寵姦邪內外交害身播國屯兵交關下亡亂之迹
如此由徂於承平肆行非義稔致禍敗今議者引開元
故事以為盛烈導陛下而為之臣切為陛下不取臣言
不逮意陛下以臣言為可取願少賜清問以畢臣說帝
遣內侍皇甫繼明就問又上疏曰陳勝起於徭戍黃巢
出於凶饑隋煬帝勤遠略而唐高祖興於晉陽晉少主
惑小人而耶律德光長驅中國陛下俯從姦佞遠棄京
師涉仍歲存饑之墟修違經久廢之祠不念民疲不恤
邊患安知今日戊卒無陳勝饑民無黃巢英雄將無寇
伺於肘腋外敵將無觀釁於邊陲乎先帝嘗欲北平幽
朔西取繼遷大勳未集用付陛下則群臣未嘗獻一謀
畫一策以佐陛下繼先帝之志者反務卑辭重幣求和

宋史新編卷之三

於契丹廢國廢爵姑息於繼遷撰造祥瑞假託鬼神繞
畢東封使議西幸輕勞車駕虐害饑民真其無事往還
便謂成大勳績是陛下以祖宗艱難之業為姦邪僥倖
之資臣所以長嘆而痛哭也後天下數有災變又言今
野鷗山鹿郡國交奏秋旱冬雷群臣率賀退而腹非竊
笑者比比皆是孰謂上天為可罔下民為可愚後世為
可欺乎六年又上疏曰明皇禍敗之迹有足為深戒者
非獨臣能知之近臣不言者此懷姦以事陛下也明皇
奔至馬嵬軍士已誅楊國忠請矯詔之罪乃始諭以識
理不明委任失所雖有罪已之言何所及也臣願陛下

宋史新編卷之三

早自覺寤斥遠邪佞罷興土木無為明皇不及之悔又
之以父老請歸田里不許以知密州居二年遷左諫議
大夫罷待制還糾察在京刑獄復出知河陽又求解官
就養遷給事中徙兗州天禧中朱能獻乾祐天書復上
疏曰昔漢文成五利二人皆坐誅先帝時有侯莫陳利
用者暴得寵用一旦發其姦誅於鄆州漢武可謂雄材
先王可謂英斷唐明皇得靈寶符上清護國經寶券等
皆王鉞田同秀等所為明皇不能顯戮休於邪說既惑
左道即紊政經民心用離變起倉卒當是之時老君寧
肯禦兵寶符安能排難邪今未能所為或類於此未幾

能果敗仁宗即位乃召為翰林侍講學士知審官院判
國子監丁父憂起復兼判太常寺及禮院三遷兵部
郎龍圖閣學士嘗畫無逸圖上之帝施於講讀閣三請
致仕不允求近郡優拜工部尚書復知兗州詔須宴而
後行以恭謝恩改禮部尚書既而累表乞歸以太子少
傅致仕疾甚徙正寢屏婢妾曰無死婦人之手計聞帝
悼甚贈左僕射諡曰宣夷性方重事親篤孝父亡舐其
面以代頰常振五經切治道者為經典微言五十卷又
撰崇祀錄樂記圖五經節解嘗奉詔與邢昺杜鎬校定
諸經正義莊子爾雅釋文子瑜有傳見上

宋史新編卷之三

王昭素開封人少篤學不仕有至行為鄉里所稱常聚
徒教授以自給李穆與弟肅及李暉皆嘗師事焉鄉人
爭訟不詣官府多就昭素決之昭素博通九經兼究莊
老九精詩易以為王韓注易及孔馬疏義或未盡是乃
著易論二十三篇開寶中穆薦之朝召見時年七十七
精神不衰太祖問曰何以不求仕進致相見之晚賜坐
令講易乾卦至飛龍在天對曰此書非聖人出不能合
其象因訪以民間事誠實無隱上嘉之以衰老求歸拜
國子博士致仕賜茶藥及錢二十萬留月餘遣之年八
十九卒於家昭素每市物還直不論高下縣人相告曰

主先生市物無得高取其價也家有一驢人多來假將
出先問僮奴曰外無假驢者乎對云無然後出其為純
質若此子仁著亦有隱德

孔維字為則雍丘人乾德四年九經及第歷滁州軍事
推官太宗即位累擢為國子司業賜金紫會將有事籍
田維稽舊典起周禮至唐書凡沿革制度並錄以獻又
上書請禁原蠶以利國馬直史館樂史駁之曰古先哲
王厚農桑之業以其為衣食之原耳孔維徒引前經物
類同氣之文不究時事確實之理編民之內貧窶者多
春蠶所成止充賦調之備晚糶薄利始及立歲之資今

宋史新編卷之三

九

若禁其後圖民豈皇寧上覽之遂寢晚蠶之禁從復抗
疏曰按周禮夏官司馬職禁原蠶者為傷馬也原再也
蠶與馬同氣物莫能兩大故禁再蠶以益馬也按本草
注以僵蠶塗馬齒則不能食草物類相感如此月令仲
春祭馬祖季春享先蠶皆謂天駟房星也為馬祈福謂
之馬祖為蠶祈福謂之先蠶是蠶與馬同其類爾蠶重
則馬損氣感之而然也臣謂依周禮禁原蠶為當上雖
不用維言而嘉其援引經據以章付史館籍田卑拜國
子祭酒淳化初兼工部侍郎明年卒年六十四太宗尹
京日維為屬邑吏頗以經術受知即位後維求為司業

即以授之及為祭酒又奏兼侍郎上從之然摛紳惡其
儒者躁求無退讓之風真宗錄其孫禹圭

孔宜字不疑兗州曲阜人孔子四十四世孫孔子生鯉
字伯魚鯉生伋字子思伋生白字子上白生永字子家
永生箕字子京箕生穿字子高穿生謙字子慎謙生鮒
字子魚以弟子騰為嗣騰字子襄值秦難藏其家書于
屋壁騰生正字季忠正生武武生延年及安國延年主
霸字次孺漢元帝賜爵關內侯號褒成君霸生福福生
房房生均字長平平帝封為褒成侯追諡夫子為褒成
宣尼公世祖復封均子志為褒成侯諡元成志生損襲

宋史新編卷之三

一

爵和帝徙封褒亭侯損卒子曜嗣侯邑千戶于元嗣邑
百戶完早卒無子以弟子羨襲爵魏封宗聖侯羨生震
晉武帝徙封奉聖亭侯歷太常黃門侍郎震生凝凝生
撫舉孝廉歷豫章太守撫生懿懿生鮮宋文帝襲封奉
聖侯鮮生乘後魏孝文舉孝廉封為崇聖大夫復十戶
以供酒掃乘生靈珍襲爵歷秘書郎改封崇聖侯靈珍
生文泰文泰生渠北齊文宣帝改封恭聖侯後周宣帝
追封孔子為鄒國公以渠襲爵渠生長孫隋文帝復封
為鄒國公長孫生嗣哲應制舉歷太子通事舍人改封
紹聖侯嗣哲生德倫唐太宗封復聖侯德倫生崇基襲

侯中宗授朝散大夫崇基生璣之玄宗追諡孔子為文宣王改封褒聖侯璣之為襲文宣公兼兗州長史璣之生萱歷兗州泗水令萱生齊卿德宗以為兗州司馬臨於東平卒憲宗元和十三年其子惟晷歸魯詔以為兗州參軍奉太子祀惟晷生策歷國子監丞尚書博士自璣之至策五世位襲封文宣公策生振懿宗咸通四年舉進士甲科歷刑部員外郎振生昭儉歷兗州司馬曲阜令昭儉生光嗣哀帝天祐中為泗水主簿奉孔子祀光嗣生仁玉後唐明宗遷龔丘令襲文宣公晉高祖改曲阜令周高祖幸曲阜拜孔子廟及墓召仁玉賜五品服復以為本縣令仁玉四子長曰宜舉進士不第乾德中詣闕上書述其家世詔以為曲阜主簿歷司農寺丞知南康軍宜代還獻文賦數十篇太宗覽而嘉之召曰問孔子世嗣宜因言歷代不預庸調周顯德中遣使均田遂為編戶乃下詔曰素王之道百代所宗傳祚襲封抑在與制文宣王四十四代孫司農寺丞宜服勤素業砥礪廉隅亟歷官職洽聞政績聖人之後世德不衰俾登朝倫以光儒習可太子右贊善大夫襲封文宣公復其家遷至殿中丞雍熙北征受詔督屢涉拒馬河溺死年四十六世特賜學究出身歷曲阜令襲封次日

宋史新編卷五十一

十一

憲進士及第至工部員外郎知浚儀縣次日免應城主簿次日易進士及第延世子聖祐景德初始九歲賜同學究出身大中祥符元年真宗封泰山聽聖祐衣綠階位綬京官班幸曲阜謁孔子廟行酌獻禮宗屬並令陪位又幸孔林又御北亭觀古碑加諡孔子女聖文宣王追封孔子父齊國公母顏氏曾國太夫人伯魚母齊宣氏鄆國夫人權聖祐太常寺奉禮郎又錄其近屬進士謂同三傳出身習進士延祐習學究延渥延曾延齡並同學究出身優賚以充奉祠廟延曾賜子也時易為殿中丞通判廣州王欽若薦其有聲鄉曲召赴闕改太常

宋史新編卷五十二

十二

博士賜許令知曲阜縣專主祠廟聖祐後改大理評事天禧五年授光祿寺丞襲封文宣公知仙源縣事後改名佑遷太子中舍卒年三十延曾復舉進士及第後改名道輔助仕止見道輔傳
崔頌字敦美偃師人父協後唐門下侍郎平章事頌以蔭補河南府巡官累擢左拾遺選右補闕歷仕漢周至左諫議大夫宋初判國子監太祖每臨幸召頌與語因及經義頌應答無滯及郊祀以頌攝太僕升車執綬上問以一時典禮頌占對閒雅上甚重之未幾坐請託有司為所親求便官出為保大軍行軍司馬暴得疾卒年

五十頌好談諧善筆札篤信釋氏觀佛像必拜性多疑
在鄆州官舍嘗召坊慢者治堂室以帛蒙其目人皆笑
之子曉曠俱登朝曠字文炳第進士淹雅有士行至太
常少卿判將作監卒

尹拙潁州汝陰人梁貞明五年舉三史調補下邑主簿
歷仕後唐晉漢周至檢校右散騎常侍國子祭酒通判
太常禮院事宋初改檢校工部尚書太子詹事判太府
寺遷祕書監判大理寺開寶元年告老以本官致事拙
性純謹博通經史周世宗北征命翰林學士爲文祭白
馬祠學士不知所出遂訪於拙拙歷舉郡國祠白馬者

宋史新編卷五十三

十三

以十教當時伏其該博卒年八十一

田敏淄州鄒平人少通春秋之學梁貞明中登科爲國
子四門博士歷仕後唐晉漢周至工部尚書改太子少
保致仕恭帝卽位加少傅開寶四年卒年九十二敏嘗
使湖南路出荆渚以印本經書遺高從誨從誨謝曰僕
但能識孝經耳敏曰讀書不必多十八章足矣敏雖篤
於經學亦好爲穿鑿所校九經頗以獨見自任如改尚
書盤庚若網在綱爲若網在綱又爾雅板木槿注曰日
及改爲白及如此之類甚衆世頗非之
辛文悅者不知何許人以五經教授太祖幼時從其肆

業周顯德中夢邀車駕請見既拜乃太祖也太祖亦夢
其來謁太祖異之及登位召見授太子中允判太府事
又有張道張文旦者嘗與太宗同學校太平興國中詣
闕自言各起家爲主簿

李覺字仲明本長安人曾祖鼎唐國子祭酒蘇州刺史
唐末避亂徙家青州益都鼎生瑜本州推官瑜生成字
成熙性曠蕩嗜酒喜吟詩善琴奕畫山水尤工人多傳
秘其蹟乾德中司農卿衛融知陳州聞其名召之成因
挈族而往日以酣飲爲事醉死於客舍子覺太平興國
五年舉九經起家將作監丞通判建州秩將滿州人借

宋史新編卷五十三

十四

留有詔褒之就遷左贊善大夫知泗州轉祕書丞太宗
以孔穎達五經正義刊板詔孔維與覺等校定雍熙二
年與右補闕李若拙同使交州黎桓謂曰此土山川之
險中朝人乍歷之豈不倦乎覺曰國家提封萬里列郡
四百地有平易亦有險固此一方向足云哉桓默然色
沮還遷國子博士端拱元年春初令學官講說覺首預
焉俄獻時務策上頗嘉獎是冬以本官直史館右正言
王禹偁上言覺但能通經不當輒居史職覺傲韓愈毛
穎傳作竹穎傳以獻太宗嘉之故寢禹偁之奏遷司門
員外郎卒于宥大中祥符五年進上

崔頤正封丘人與弟倓倓並舉進士明經術頤正歷國學直講遷殿中丞太宗召見令說莊子一篇賜錢五萬判監李至上言本監先校定諸經音疏其間文字訛謬尚多伏見博士杜鎬直講崔頤正孫奭皆苦心彊學博貫九經問義質疑有所依據望令重加刊正從之真宗召頤正於苑中說尚書大禹謨賜以牙緋自是日令赴御書院待對說尚書至十卷頤正年老步趨艱蹇表求致仕聽以本官致仕仍充直講改國子博士卒年七十九倓倓淳化中為直講太宗顧謂曰李覺嘗奏朕云四皓中一先生或言姓用字加撇或云加點爾知否倓倓

宋史新編卷一百三十三

五

四百九十九

曰昔秦時程邈撰隸書訓如僕隸之易使也今字與古或異臣聞刀用為角音兩點為角音用上撇一點俱不成字真宗幸國學召說尚書即特賜緋景德後令講道德經日於崇文院候對終篇賜以白金緡絲卒年七十九嘗撰帝王手鑑十卷并注曹唐大遊仙詩十五卷其子世安上之特賜出身李之才字挺之青社人天聖八年同進士出身為人質朴無少矯厲師河南穆脩脩性寡合雖之才亦頻在訶怒中之才事之益謹卒能受易脩之易受之种放放受之陳搏源流最遠其圖書象數變通之妙秦漢以來鮮

有知者之才初為主簿權共城今時邵雍居母憂于蘇門山百源之上布裘蔬食躬爨以養父之才扣門來謁勞苦之曰好學篤志果何似雍曰簡策之外未有適也之才曰君非迹循策者其知物理之學何他日則又曰不有性命之學乎雍再拜願受業於是先示以陸淳春秋意欲以春秋表儀五經既可語五經大旨則授易終焉之才器大難乎識者又不得調再調孟州司法參軍時范雍守孟亦莫之知也雍初自洛建節守延安送者皆出境之才獨別近郊或病之謝曰故事也及雍謫安陸之才浴檄見之洛陽前日遠送之人無一來者雍始

宋史新編卷一百三十三

六

恨知之晚尹洙以書薦於中書舍人葉道卿因石延年致之曰參軍李之才年三十九能為古文章語直意遂不肆不窘固足以蹈及前輩非洙所敢品目而安於卑位無仕進意人罕知之其才又達世務使少用於世必過人遠甚延年素不喜謁貴仕凡四五至道卿門通其書道卿薦之遂得改大理寺丞為緡氏令未行會延年與吳遵路調兵河東辟為澤州簽署判官澤人劉義叟從受歷法世稱義叟曆有揚雄張衡所未喻者實之才授之在澤轉殿中丞以憂去未幾卒邵雍表其墓

宋史新編卷一百六十三

宋史新編卷一百六十四 列傳一百六

明南京戶部主事莆田柯維騏著

儒林

賈同 劉顏 高弁 孫復

石介 胡瑗 劉義叟 林槩

李觀 何涉 王回 弟向 周堯卿

王當 譙定 喻樗 洪興祖

高闕 程大昌 林之奇 林光朝

楊萬里

賈同字希得臨淄人初名罔字八公踈著山東野錄七篇

宋史新編卷一百六十四

同進士出身真宗命改今名拒王欽若延致坐是久淹

張知白薦通判兗州天聖初上書言祥符以來諫諍路

塞丁謂乘間為欺罔今謂姦既白宜明告天下使先帝

免後世之議又言寇準忠規亮節宜選之內地皆人所

難言者再遷殿中丞知棣州卒劉顏諡曰存道先生

劉顏字子望彭城人舉進士出知龍興縣坐法免久之

授徐州文學採漢唐奏議為輔弼名對蔡齊等上其書

除任城主簿李迪知兗青皆辟從事卒又有儒術通要

經濟樞言數十篇石介見而歎服焉序別傳

高弁字公儀濮州人弱冠徒步從和放學于終南山又

學古文於柳開與張景濟名舉進士累官侍御史諫脩

上清昭應宮降知廣濟軍尋以戶部判官試開封府進

士私發糶名奪二官稍復知單州邢州鹽鐵判官知陝

州平弁性孝友文章祖六經及孟子喜言仁義有帝則

三篇為世所傳石延年劉潛劉顏皆其門人也

孫復字明復平陽人舉進士不第退居泰山學春秋著

尊王發微十二篇石介有名山東自介而下皆以先生

事復年四十不娶李迪知其賢以其弟之子妻之復初

猶豫石介與諸弟子請曰公卿不下士久矣宜因以成

丞相之賢名復乃聽介既為學官語人曰孫先生非隱

者也於是范仲淹富弼皆言復有經術宜在朝廷除國

子監直講召為通英閣祗候說書楊安國言其講說多

異先儒罷之孔直溫敗得所遺復詩坐貶翰林學士趙

槩等言復經為人師不宜佐州縣留為直講稍遷殿中

丞卒年六十六賜錢十萬復與胡瑗不合在太學常相

避瑗治經不如復而教養諸生過之復既病韓琦言於

仁宗就復家得書十五萬言錄藏祕閣特官其一子

石介字守道兗州人進士及第歷鄆州南京推官為學

有志尚樂善疾惡喜聲名遇事奮然敢為以論赦書罷

為鎮南掌書記代父丙遠官為嘉州軍事判官丁父母

憂耕徂徠山下葬五世七十喪以易教授于家魯人號
徂徠先生入為國子監直講學者從之甚眾嘗患文章
之弊佛老為蠹著怪說中國論言去此三者乃可以有
為又著唐鑑以戒姦臣宦官宮女指切當時無所諱忌
批行韓琦薦擢太子中允直集賢院會呂夷簡罷相夏
竦既除樞密使復奪之以衍代章得象晏殊賈昌朝范
仲淹富弼及琦同請執政歐陽脩余靖王素蔡襄竝為
諫官介喜曰此盛事也歌頌吾職其可已乎作慶曆聖
德詩其略曰眾賢之進如茅斯拔大姦之去如距斯脫
上倚輔弼司予調燮下賴諫諍維予紀法左右正人無

宋史新編卷三十五

三

有邪孽予望太平日不逾浹知賢不易非明弗得去和
惟艱惟斷乃克既明且斷惟皇帝之德其言大姦蓋斥
竦也詩且出孫復曰子禍始於此矣介不自安求出通
判濮州未赴卒年四十一會孔直溫謀反搜其家得介
書夏竦銜介且欲中傷杜衍等因言介詐死北走契丹
請發棺以驗詔下京東訪其存亡衍時在兗州以語官
屬掌書記龔鼎臣願以闔族保介必死事具鼎臣傳提
點刑獄呂居簡亦曰介果定孳戮非酷不然是國家無
故剖人冢墓何以示後世且介死必有親族門生會葬
苟召問無異亦足應詔於是眾數百保介乃免斲棺子

弟鶻管他州久之得還介家故貧妻子幾凍餒富弼韓
其分奉買田以贍養之有徂徠集行於世

胡瑗字翼之泰州人以經術教授吳中年四十餘景祐
初范仲淹薦召與阮逸同較鐘律分造鍾磬冬一歲丁
度等以為非古制罷之詔在律曆志授試秘書省校書
郎仲淹經略陝西辟州州推官以保寧節度推官教授
湖州瑗教人以身先之雖盛暑必公服坐堂上嚴師弟
子之禮其科條纖悉畢具有經義治事齋慶曆中興太
學下湖州取其法著為令召為諸王宮教授辭疾不行
為太子中舍以殿中丞致仕皇祐中更鑄太常鐘磬驛

宋史新編卷三十四

四

召瑗逸與近臣太常官議于祕閣遂興作樂事歲餘授
光祿寺丞國子監直講樂成遷大理寺丞賜緋衣銀魚
嘉祐初擢太子中允天章閣侍講仍治太學既而疾作
以太常博士致仕卒年六十七詔贈其家瑗居太學其
徒益眾太學至不能容禮部所得士瑗弟子十常居四
五隨材高下喜自修飭衣服容止往往相類人遇之雖
不識皆知為瑗弟子也程頤嘗稱之曰安定之門人往
往知稽古愛民於為政也何有

劉義叟字仲叟晉城人歐陽脩薦其學術試大理評事
權趙州軍事判官及修唐史令專修律曆天章五行志

尋為編脩官改秘書省著作佐郎以憂夫詔令家居編脩書成擢崇文院檢討未入謝疽發背卒義叟強記多識尤長於星曆術數皇祐五年日食心時胡瑗鑄鍾不和陝西又鑄大錢義叟曰此謂害金與周景王同占上將有心腹之疾後仁宗果不豫他所占測皆驗語在天文志預知死期自擇地先塋旁占庚穴以語其妻如其言葬之著十三代史志劉氏輯曆春秋災異諸書

林傑字端父福清人父高太常博士有治行傑舉進士歷知連州康定初上封事謂古者民為兵而今兵食民古馬寓於民而今不習馬此兵與馬之大患也又行陣宋史新編卷五十四

無法而出於臨時將無素備而取於倉卒軍不予權而監以宣侍若是者雖得古之材使循今之法亦必屢戰而屢敗官至太常博士集賢校理卒著史論辨國語于希自有傳

李覲字泰伯建昌人俊辯能文章舉茂才異等不中親老以教授自資從學者常數十百人皇祐初范仲淹薦為試太學助教上明堂定制圖序略曰周禮言基而不及室大戴言室而不及廟楹之月令則備矣然非白虎通亦無以知窻闥之制也聶崇義所謂秦人明堂圖者其制有十二階古之遺法當亦取之若其建置之所則

于登云在國之陽三里之外七里之內丙巳之地王藻聽朔於南門之外康成之注亦與是合今圖以九分當九尺之筵東西之堂共九筵南北之堂共七筵中央之地自東至西凡五室自南至北凡五室每室二筵取於考工記也一太室八左右各共九室室有四戶八牖共三十六戶七十二牖協於戴德記也九室四廟共十三位本於月令也四廟之面各為一門門夾兩窻是為八窻四闥楹於白虎通也十二階采於三禮圖也四面各五門酌於明堂位禮記外傳也嘉祐中用國子監奏召為海門主簿太學說書卒熙寧中門人鄧潤甫上其

宋史新編卷五十四

六

退居類藁皇祐續藁請官其子參魯詔為郊社齋郎何涉字濟川南充人汎覽博古一過目終身不忘進士第范仲淹辟彰武軍節度推官用龐籍奏遷著作佐郎管勾郵延等路經略安撫招討司機宜文字時元昊擾邊軍中經畫涉預有力累官尚書司封員外郎奉詔恤其家官其一子涉長厚有操行事親至孝平居未嘗談人過所至多建學館勸誨諸生從之游者甚眾雖在軍中亦為諸將講左氏春秋秋青之徒皆橫經以聽有治道要術春秋本旨廬江集七十卷

王回字深父候官人父平言試御史回教行孝友質直

不忍造次必稽古人所為不為小廉曲謹求名譽舉進
 士中第為術真薄有所不合稱病自免作告友其略曰
 古之言天下逆道者五君之於臣也父之於子也夫之
 於婦也兄之於弟也過且惡必亂敗其國家故為上者
 不敢不誨為下者不敢不諫處今之時而見古之道難
 矣姑求其肯告吾過也而樂聞其過者與之友乎退居
 潁州父之不肯仕治平中以薦為忠武軍節度推官知
 南頓縣命下卒年四十三回在潁州與處士常秩友善
 熙寧中秩上其文集補于汾郊社齋即弟向

向字子直為文長於序事戲作公默先生傳托公議先
 宋史新編卷百四

生與弟子任意相問答其末云先生之行已視世人所
 不逮何等也會未得稱高世而詆訶蜂起幾不得與妄
 庸人伍者良以口禍也先生能不好議而好默是非不
 及口而心存焉何疾於不容此策之最下者也先生能
 用之手公議先生喟然歎曰吁吾為爾用下策也任意
 乃大笑顧其徒曰宜吾先生之病於世也請去公議為
 公默先生弟同字容季性純篤亦善序事皆蚤卒仕止
 於縣簿

周堯卿字子俞道州人天聖二年第進士積官太常博
 士范仲淹薦經行可為師表未及用卒年五十一堯卿

幼喪父憂戚如成人見母則抑情忍哀不欲傷其意及
 許喪倚廬三年既葬慙為百數銜土集隴上人以為孝
 感所致其於昆弟尤篤友愛為人簡重不校慢已者必
 厚為禮愧之居官祿薄必以周宗族朋友罄而後已為
 學不專於傳注以孔子一言以蔽孟子以意逆志為學
 詩之法曰毛之傳欲簡或寡於義理非一言以蔽之也
 鄭之箋欲詳或遠於性情非以意逆志也其學春秋曰
 左氏記之詳得經之所以書者至三傳之異同均有所
 不取曰聖人之意豈二致耶讀莊周孟子書曰周善言
 理未至於窮理窮理則好惡不謬於聖人孟善言性未

至於盡已之性能盡已之性則能盡物之性可與天地
 參有詩春秋說各三十卷文集二十卷

王常字子思眉山人舉進士不中退居田野歎曰士之
 居世苟不見其用必見其言遂著春秋列國名臣傳五
 十卷元祐中蘇轍以賢良方正薦廷對慷慨不避權貴
 策入四等調龍遊縣尉蔡京知成都舉為學官不就京
 相遂不復仕卒年七十二當遂於經學易春秋皆為之
 傳多得聖人之旨又有史論十二卷兵書十二篇

譙定字天授涪陵人學易于郭曩氏自見乃謂之象一
 語以入郭曩氏者世家南平始祖在漢為嚴君平之師

世傳易學蓋象數之學也定一日至汴聞程頤講道于洛棄其學而學焉嘗有言曰學所以明心也禮所以行敬也明心則知性矣行敬則至誠矣孔門以博文約禮為入道樞要正在於此靖康初呂好問薦之欽宗召為崇政殿說書以論非合辭不就高宗即位定猶在汴右丞許翰又薦之詔宗澤津遣詣行在至維揚寓邸舍寔甚一中貴人偶與鄰餽之食不受與之衣亦不受委金而去定袖而歸之其自立之操類此上將用之會金兵至失定所在復歸蜀愛青城大面之勝棲遯其中蜀人指其地曰譙巖稱之曰譙夫子定易學得之程頤授之

宋史新編卷一百四

九

胡憲劉勉之而馮時行張行成則得定之餘意者也定後不知所終初頤兄弟游成都見治篋緇桶者挾冊就視則易也篋者曰若嘗學此乎因指未濟男之窮以發問二程遜而問之曰三陽皆失位兄弟渙然有省翌日再過之則去矣後聞人袁滋入洛問易於頤頤曰易學在蜀盍往求之滋入蜀訪問又無所遇已而見齊齋薛翁於眉邛間與語大有所得不知所得何語也時行行成蜀人郭曩氏及篋叟皆蜀隱君子也喻樗字子才其先南昌人後徙嚴建炎求樗第進士質直好議論趙鼎去樗筦居常山樗往謁因諷曰公之事

宋史新編 卷一六四

上當使啓沃多而施行少啓沃之際當使誠意多而語言少鼎奇之引為上客鼎都督川陝荆襄辟樗為屬紹興初高宗親征樗見鼎曰公自度此舉果出萬全乎或姑試一擲也當思歸路母以賊遺君父憂鼎曰策安出樗曰張德遠有重望居閩今莫若使其為江淮荆浙福建等路宣撫使俾以諸道兵赴闕宣撫來路即朝廷歸路也鼎於是入奏遂起浚知樞密院事浚至執鼎手曰此行舉措皆合人心鼎笑曰子才之功也樗於是往來鼎浚間多所裨益頃之以鼎薦授秘書省正字兼史館校勘初金既退師鼎浚相得驩甚人知其將並相樗獨

宋史新編卷一百四

十

言二人宜且同在樞府也日趙退則張繼之立事任人未甚相遠則氣味長若同處相值萬有一不合則必更張是賢者自相背戾矣後稍如其言又嘗曰推車者遇艱險則相詬病及車之止也則欣然如初士之於國家亦若是而已先是樗與張九成皆言和議非便秦檜既主和言者希旨劾樗與九成謗訕樗出知舒州懷寧縣通判衡州已而致仕檜死復起歷提舉浙東常平以治績聞淳熙中卒洪興祖字慶善丹陽人登政和上舍第高宗召試授秘書省正字後為太常博士上疏乞收人心納謀策安民

五六五

情社國威又論國家再造一宜以藝祖為法紹興四年
蘇湖地震與祖時為駕部郎官應詔上疏具言朝廷紀
綱之失為時宰所惡主管太平觀起知廣德軍祖太原
為波塘六百餘所民無旱憂一新學舍因定從祀自十
有六人歷擢知饒州先夢持六刀覺曰三刀為益今倍
其饒乎嘗作程瑀論語解序言者希秦檜旨其怨
遂編管昭州卒年六十六明年詔復其官直學文閣
與祖好古博學自少至老未嘗一日去書者老莊本旨
周易通義繫辭要旨古文孝經序贊離騷楚詞考異行

宋史新編卷五十四

十一

于世

高開字抑崇鄞縣人紹興初以上舍選賜進士第歷官
權禮部員外郎兼史館校勘面對言春秋之法莫大於
正名今樞密院號本兵柄而諸路軍馬盡屬都督是朝
廷兵柄自分為二又周六卿其大事則從其長小事官
屬猶得專達今一切拘以文法故廟堂之事益繁而省
曹官屬乃與胥吏無異且祖宗時監察御史許言事今
則名為臺官實無言責此皆名之未正也尋遷著作佐
郎以言者論罷主管崇道觀召為國子司業時興太學
開奏宜先經術條具其法以六經語孟義為一場詩賦

次之于史論又次之時務策又次之太學課試及郡
科舉盡以此為法新學成閱奏補試者六千人且乞臨
雍於是帝幸太學秦熈執經問講易秦封賜三品服胡
寅聞之以書責問語在寅傳問少宗程頤學揚特為祭
酒問為諸生胡安國至京師訪士於時以問為首稱由
是知名除禮部侍郎帝因問張九成安不明日復問秦
檜檜疑問薦中丞李文會承檜旨劾問出知筠州不赴
卒初秦隸嘗請婚問辭之有春秋集傳行于世

宋史新編卷五十四

十一

作佐郎會詔百官言事大昌奏曰漢石顯矯制人不復
言國朝命令必由三省防此弊也請自今御前直降文
書皆申省審奏又言夫歲完顏亮入寇無一士死守而
兵將至今策勳未已惟李寶捷膠西虞允文戰采石實
屠亮之階今寶罷兵允文守夔此公論所不平也帝稱
善連遷國子司業兼權禮部侍郎直學士院又除浙東
提點刑獄徙江西轉運副使大昌曰可以興利去害行
吾志矣會歲歉出錢十餘萬緡代輸清江縣舊有二堰
後堰壞歲罹水患且四十年大昌力復其舊進祕閣修
撰召為祕書少監帝勞之曰卿朕所簡記監司若人人

知卿朕何憂累遷權吏部尚書會行中外更迭之制力請郡遂出知泉州遷知建寧府光宗嗣位徙知明州尋奉祠紹熙五年請老以龍圖閣學士致仕卒年七十三諡文簡大昌篤學於古今事靡不考究有禹貢論易原雍錄易老通言攷古編演繁露北邊備對行於世

林之奇字少穎候官人從呂本中學紹興中第進士歷官校書郎會朝廷欲令學者參用王安石三經義之說之奇上言王氏三經率為新法地晉人以王何清談之罪深於桀紂本朝靖康禍亂考其端倪王氏實負王何之責或傳金人欲南侵之奇作書抵當路以為吾欲與

宋史新編卷一百四

三

之和宜無憚於戰戰之所須不一而人才為先必求可與共患難者非得如龐士元所謂俊傑者不可也以痺疾乞外遂以祠祿家居自稱拙齋東萊呂祖謙皆受學焉卒年六十五有書春秋周禮說論孟揚子講義道山記聞等書行於世

林光朝字謙之莆田人南渡後以伊洛之學倡東南者自光朝始然未嘗著書嘗曰道之全體全乎太虛六經既發明之後世注解固已支離若復增加道愈遠矣年五十進士及第累官國子司業兼太子侍讀兼史職是時張說再除簽書樞密院事光朝不往賀遂出為廣西

提點刑獄移廣東茶寇自荆湘剽江西薄嶺南其鋒銳甚會有詔徙光朝轉運副使光朝謂賊勢方張留屯不去督二將遮擊連敗之賊宵遁孝宗聞之喜曰林光朝儒生乃知兵耶加直寶謨閣召拜國子祭酒兼太子左諭德淳熙四年除中書舍人是時吏部郎謝廓然由會覲薦賜出身除殿中侍御史命從中出光朝愕曰是輕臺諫差科目也立封還詞頭天子度光朝決不奉詔改授工部侍郎不拜遂以集英殿脩撰出知婺州光朝老儒素有士望在後省未有建明或疑之及聞繳駁廓然士論始服光朝因引疾奉祠卒年六十五

宋史新編卷一百四

四

楊萬里字廷秀吉水人登紹興進士第再調永州零陵丞張浚謫求勉以正心誠意之學迺名讀書之室曰誠齋後知奉新縣召為國子博士侍講張栻以論張說出守袁萬里抗疏留栻又遺虞允文書以和同之說規之歷將作少監出知漳州改常州尋提舉廣東常平茶鹽盜沈師犯南粵師往平之孝宗稱之曰仁者之勇遂有大用意就除提點刑獄免喪召為尚左郎官淳熙十二年五月以地震應詔上書其略曰臣聞言有事於無事之時不害其為忠言無事於有事之時其為姦也大矣南北和好踰二十年一旦絕使敵情不測而或者曰

彼有五單于爭立之禍又曰彼有匈奴困於東胡之禍
既而皆不驗道塗相傳繕汴京城池開海州漕渠又於
河南北發民兵增驍騎製馬櫪籍井泉而吾之間諜不
得以入此何為者耶臣所謂言有事於無事之時者一
也或謂金主北歸可為中國之賀臣以中國之憂正在
乎此此人北歸蓋懲創於逆亮之空國而南侵也將欲
南之必固北之或者以身填撫其北而以其子與姪經
營其南也臣所謂言有事於無事之時者二也臣竊聞
論者或謂緩急淮不可守則棄淮而守江是大不然昔
者吳與魏力爭而得合肥然後吳始安李煜失滁揚二

宋史新編卷三十四

五

州自此南唐始廢今日棄淮而保江既無淮矣江可得
而保乎臣所謂言有事於無事之時者三也今淮東西
凡十五郡所謂守帥不知陛下使宰相擇之乎使樞廷
擇之乎使宰相擇之宰相未必為樞廷慮也使樞廷擇
之則除授不自己出也一則不為之慮一則不自己出
緩急敗事則皆曰非我也陛下將責之誰乎臣所謂言
有事於無事之時者四也且南北各有長技若騎若射
北之長技也若舟若步南之長技也今為北之計者日
繕治其海舟而南之海舟則不聞繕治焉或曰吾舟素
也或曰舟雖未具而憚於擾也夫斯民一日之擾與

此稷自世之安危孰輕孰重事固有大於擾者也臣所
謂言有事於無事之時者五也陛下以今日為何等時
耶金人日逼疆場日擾而未聞防金人者何策保疆場
者何道但聞某日修某禮文也某日進某書史也是以
鄉飲理軍以干羽解圍也臣所謂言有事於無事之時
者六也臣聞古者人君人不能悟之則天地能悟之今
也國家之事敵情不測如此而君臣上下處之如太平
無事之時是人不能悟之矣故上天見災異異時熒惑
犯南斗適日鎮星犯端門熒惑守羽林臣書生不曉天
文未敢以為必然也至於春正月日青無光若有兩日

宋史新編卷三十四

六

相摩者茲不曰大異乎然天猶恐陛下不信也至於春
日載陽復有雨雪殺物茲不曰大異乎然天猶恐陛下
又不信也迺五月庚寅又有地震茲又不曰大異乎臣
不知陛下於此悟乎否乎臣所謂言有事於無事之時
者七也自頻年以來兩浙最近則先旱江淮則又旱湖
廣則又旱流徙者相續近瑾相枕而常平之積名存而
實亡入粟之令上行而下慢靜而無事未知所以振救
之動而有事將何以仰以為資耶臣所謂言有事於無
事之時者八也古者足國裕民惟食與貨今之所謂錢
者富商巨賈閭閻惟貴皆盈室以藏之至於百姓三軍

破楮券爾萬一如唐涇原之師因怒憐食就而
不遜語遂起朱泚之亂可不為寒心哉臣所謂
有事於無事之時者九也古者立國必有可畏非畏
其國也畏其人也故符堅欲圖晉而王猛以為不可謂
謝安桓冲江左之望是存晉者二人而已異時名相如
趙鼎張浚名將如岳飛韓世忠此金人所憚也近時劉
錡可用則早死張斌可用則沮死萬一有緩急不知可
以督諸軍者何人可以當一面者何人而金人之所素
憚者又何人臣所謂言有事於無事之時者十也願陛
下姑置不急之務精專備敵之策庶幾上可消於天變

宋史新編卷五十四

十七

下不墮於敵姦然天下之事有本根有枝葉臣前所陳
枝葉而已所謂本根則人主不可以自用聖學高明願
益思其所以本原者東宮講官闕帝親擢萬里為侍讀
王淮為相一日問曰宰相先務者何事曰人才又問孰
為才即疏朱熹袁樞以下六十人以獻淮次第擢用之
歷遷秘書少監會高宗崩孝宗欲行三年喪創議事堂
命皇太子參決庶務萬里上疏力諫且上太子書言天
無二日民無二王一履危機悔之何及太子悚然翰林
學士洪邁不俟集議配享獨以呂頤浩等姓名上萬里
疏試之力言張浚當預且謂邁無異指鹿為馬孝宗不

院以直祕閣出知筠州光宗立召為祕書監入對言天
下有無形之禍僻非權臣而僭於權臣擾非盜賊而擾
於盜賊其惟朋黨之論乎又論古帝王知攬權不知臣
下之竊權竊權最難防者其惟近習乎會奉進孝宗聖
政孝宗猶銜之出為江東轉運副使權總領淮西江東
軍馬錢糧朝議欲行鐵錢於江南萬里疏其不便不奉
詔忤宰相意改知贛州不赴乞祠除祕閣修撰提舉萬
壽宮自是不復出矣寧宗立召還辭乃進秩予祠既而
從其請以寶文閣待制致仕嘉泰三年進寶謨閣直學
士開禧元年召復辭明年升寶謨閣學士卒年八十三

宋史新編卷五十四

十六

贈光祿大夫萬里剛而褊孝宗始愛其才以問周必大
必大無善語由此不見用韓侂胄用事屬記南園以掖
垣許之萬里曰官可棄記不可作侂胄惡改命他人臥
家十五年皆其柄國時也侂胄專僭曰益甚萬里憂憤
成疾家人知之聞時政皆不以告忽族子自外至遽言
用兵事萬里慟哭夫聲亟呼紙書曰韓侂胄姦臣專權
無上動兵殘民謀危社稷吾頭顱如許報國無路惟有
孤憤又書十四言別妻子筆落而逝萬里精於詩嘗著
易傳行於世光宗嘗為書誠齋二字謚文節

宋史新編卷一百六十四

宋史新編卷一百六十五 列傳一百七

明南京戶部主事莆田柯維騏著

儒林

劉子翬 呂祖謙 陸九齡弟 陸九淵子

薛季宣 陳傅良 葉適 戴溪

蔡幼學 楊泰之 劉勉之 郭雍

劉愚 魏授之

劉子翬字彥冲，幹之仲子。以父任補官，幹死，靖康之難，子翬痛憤，廬墓三年，服除，通判興化軍，寇楊就犯閩境，子翬畫計備禦，如素服戎事者，賊不敢犯。子翬始執喪。

致羸疾，至是辭歸武夷山，不出者凡十七年。事繼母呂氏及兄子羽，盡孝友，而督教姪珙，卒有立。與胡憲、劉勉之，交以講學為事。朱松且死，託子翬，及熹請益，告以易不遠復三言。子翬少喜佛，歸而讀易，渙然有得，以為學易當先復。云卒年四十七。學者稱屏山先生。

呂祖謙字伯恭，好問之孫。自其祖始居婺州，祖謙學本家庭，有中原文獻之傳。長從林之奇，注應辰，胡憲游與。

張栻，朱熹發講，索益精，初陰而後舉進士。復中博學宏詞科，歷太學博士，兼史職，輪對，勉孝宗以聖學，且言恢復規模，當定方略，當審召試館職，先是試者前期從學。

士院末簡，自獨祖謙不然而文特典美，嘗讀陸九淵文，喜之而未識其人。考試禮部得一卷，曰：此必江西小陸之文也。揭示果九淵人，服其精，繼父喪，除奉祠。越三年，除祕書郎，國史院編脩官，實錄院檢討官，重修徽宗實錄。書成進，秩嘗面對言曰：願陛下虛心以求天下之士，執要以總萬事之機，勿以圖任或誤，而謂人多可疑，勿以聰明獨高而謂智足編察，勿詳於小而忘遠大之計，勿忽於近而忘壅蔽之萌。又言：國朝治體有遠過前代者，有視前代為未備者。夫以寬大忠厚建立規模，以禮遜節義成就風俗，此所謂遠過前代者也。故於倣擾艱危之後，駐蹕東南，踰五十年，無纖毫之虞，則根本之深可知矣。然文治可觀而武績未振，名勝相望而幹略未優，故雖昌熾盛大之時，此病已見。是以元昊之難，范韓皆極一時之選，而莫能平殄，則事功之不競，從可知矣。臣謂今日治體視前代未備者，固當激厲而振起，遠過前代者，尤當愛護而扶持。遷著作郎，以疾請祠歸。先是書肆有書曰：聖宋文海，周必大言去取差謬，委館職銓擇孝宗以命祖謙，遂斷自中興以前，崇雅黜浮，類為百五十卷。上之，賜名皇朝文鑑。詔除直祕閣，尋主管冲祐觀明年除著作郎，兼國史院編脩官。卒年四十五。諡曰。

成祖謙學以關洛為宗而旁稽載籍不見涯涘心平氣和不立崖異一時英偉卓犖之士皆歸心焉少亦急一日誦孔子躬自厚而薄責於人忽覺平時忿憤渙然冰釋未嘗嘗言學如伯恭方是能變化氣質其所講畫將以開物成務既臥病而任重道遠之意不衰居家之政皆可為後世法脩讀詩記大事記者未成書考定古周易書說聞範官箴辨志錄歐陽公本末皆行于世晚年會友之地曰麗澤書院在金華城中既沒郡人仰而祠之

陸九齡字子壽金溪人唐宰相希聲八世孫也父賀有

宋史新編卷百六十五

三

學行為鄉里所宗九齡自幼穎悟稍長補郡弟子員秦檜當國士無敢道程氏學者九齡獨尊其說久之聞新博士學黃老不事禮法慨然嘆曰此非吾所願學也遂歸家從父兄講學旁閱百家晝夜不倦悉通陰陽星曆五行卜筮之說性周謹不肯苟簡涉獵入太學司業汪應辰舉為學錄登乾道五年進士第調桂陽軍教授以親老道遠改與國軍未上會湖南茶寇剽廬陵聲搖旁郡巷弄義壯以備寇郡從衆請以九齡主之門人多不悅九齡曰文事武備一也調度屯禦皆有法寇雖不至而郡縣倚以為重暇則與鄉之子弟習射曰是固男子

之事也及至與國俗儉嗇而鮮知學九齡不以職閒自佚益嚴規矩肅衣冠如臨大衆勸綏引翼士類興起服除調全州教授未上得疾一日晨興坐牀上與客語猶以天下學術人才為念至夕整襟正臥而卒年四十九寶慶二年特贈朝奉郎直祕閣謚文達九齡與弟九淵相為師友和而不同學者號二陸廣漢張栻與九齡不相識晚歲以書講學期以世道之重呂祖謙常稱之曰所志者大所據者實有肯綮之阻雖積九仞之功不敢遂有毫釐之偏雖立萬夫之表不敢安公聽並觀却立四顧弗造於至不至粹之地弗措也

宋史新編卷百六十五

四

九韶字子美九齡弟也其學淵粹隱居山中晝之言行夜必書之其家累世義居九韶以訓戒之辭為韻語晨興家長率衆子弟謁先祠畢擊鼓誦其辭使列聽之所著有梭山文集

陸九淵字子靜生三四歲問其父天地何所窮際遂深思至忘寢食及總角舉止異凡兒謂人曰伊川之言奚為與孔子孟子之言不類近見其問多有不是處初讀論語即疑有子之言支離他日讀古書至宇宙二字解者曰四方上下曰宇往古來今曰宙忽大省曰宇宙內事乃已分內事已分內事乃宇宙內事又嘗曰東海有

聖人出焉此心同也此理同也至西海南海北海有聖人出亦莫不然千百世之上有聖人出焉此心同也此理同也至於千百世之下有聖人出此心此理亦無不同也登乾道進士第歷國子正除敕令所剛定官九淵少聞靖康間事慨然有復讎之志至是訪勇士與議恢復大略因輪對遂陳五論一論讎恥未復願博求天下之後傑相與舉論道經邦之職二論願致尊德樂道之誠三論知人之難四論事當馴致而不可驟五論人主不當親細事帝稱善未幾除將作監丞為給事中王信所駁詔主管台州崇道觀還鄉學者輻湊稱象山先生

宋史新編卷百五十五

嘗謂學者曰汝耳自聰目自明事父自能孝事兄自能弟本無欠闕不必他求在乎自立而已又曰此道與溺於利欲之人言猶易與溺於意見之人言却難或勸九淵著書曰六經註我我註六經又曰學句知道六經皆我註脚光宗即位差知荆門軍民有訴涉人倫者使自毀其狀以厚風俗唯不可訓者始寘之法其境內官吏之貪廉民俗之習向善惡皆素知之郡以為神申嚴保伍之法羣盜屏息荆門為次邊而無城九淵以為郡居江漢之間為四集之路乃請於朝而城之自是民無邊憂罷關市吏議察而減民稅商賈集隸稅入日增故事

平時教軍伍射即民得與中者均賞薦其屬不限流品嘗曰古者無流品之令而賢不肖之辨嚴後世有流品之分而賢不肖之辨畧每旱禱即雨即人異之逾年政行令修民俗為變丞相周必大稱九淵荆門之政以為躬行之效云一日九淵語所親曰先教授兄有志天下竟不得施以沒又謂家人曰吾將死矣又告僚屬曰某將告終會禱雪明日雪迺沐浴更衣端坐後二日日中而卒年五十四會葬者以千數諡文安初九淵嘗與朱熹會鵝湖論辯所學多不合及熹守南康九淵訪之熹與至白鹿洞九淵為講君子小人喻義利一章聽者至

宋史新編卷百五十五

有泣下熹以為切中學者隱微深痼之病至于無極而太極之辨則貽書往來論難不置馬門人楊簡袁燮舒璘沈煥能傳其學子持之

持之字伯微韓侂胄將用兵持之憂甚乃歷聘時賢將有以告見徐誼於九江具言自古興事造業非有學以輔之往往皆以血氣盛衰為銳情故三國兩晉諸賢多以盛年成功名公更天下事變多矣未舉一事而朝思夕惟利害先入于中愚恐其為之難也誼撫然又之鄂謁薛叔似項安世之荆謁吳獵爭欲留之尋皆謝歸著書十篇名勲說嘉定三年試江西轉運司預選常平使

襄慶屬于朝不報豫章建東湖書院遵師以書幣彊起
持之長之十六年寧宗特詔持之祕書省讀書固辭不
允既至又詔以迪功郎入省理宗轉修職郎差幹辦浙
西安撫司以疾請致仕特命改通直郎所著有易提綱
諸經雜說

薛季宣字士龍永嘉人徽言之子也年十七起從荆南
帥辟書寫機宜文字復事袁溉溉嘗從程頤學盡以其
學授之季宣既得溉學於古封建井田鄉遂司馬法之
制靡不研究講畫皆可行於時江淮仕者聞金兵且至
皆預遣其孳而繫馬于庭以待季宣獨留家與民期曰

宋史新編卷一百六十五

七

吾家即汝家即有急吾與汝偕死民亦自奮縣多盜季
宣行保伍法鄉置樓盜發伐鼓舉烽瞬息徧百里樞密
使王炎薦于朝召為大理寺主簿為書謝炎曰主上天
資英特羣臣幸得遭時不能格心正始以建中興之業
徒僥倖功利夸言以眩俗雖復中夏猶無益也為今之
計莫若以仁義紀綱為本至於用兵請俟十年之後可
也時江湖大旱流民北渡江宰相虞允文白遣季宣行
淮西收以實邊季宣為表廢田相原隰以戶授屋以千
授田領牛及田器穀種稟其家至秋乃止凡為戶六百
八十有五季宣還言於孝宗曰齊威之霸不在河即墨

之誅賞而在毀譽者之刑臣觀近政奈何毀譽之人自

若乎又進言曰左右近侍陰擠正士而陽稱道之陛下
儻因貌言而聽之臣恐石顯王鳳鄭注之習中也又言
近或以好名棄士大夫夫好名特為臣子學問之累人
主為社稷計唯恐士不好名誠人人好名畏義何鄉不
立帝稱善恨得季宣晚遂進兩官除大理正自是凡奏
請論薦皆報可以虞允文諱闕大不樂之居七日出居
湖州改知常州未上卒年四十季宣於詩書春秋中庸
大學論語皆有訓義藏于家其雜著曰浪語集

陳傅良字君舉瑞安人為文章擅當世當是時永嘉鄭
伯熊薛季宣皆以學行聞傅良皆師事之及入太學與

宋史新編卷一百六十五

八

張栻呂祖謙友善祖謙為言本朝文獻相承條叙而生
敬集義之功得於栻為多登進士甲科歷太學錄出通
判福州為勢家所中罷歸後五年起知桂陽軍光宗立
歷浙西提點刑獄除吏部員外郎去朝四十年至是鬚
鬢無黑者都人聚觀嗟嘆號老陳郎中傅良為學有三
代秦漢以下靡不研究而於太祖開創本原尤為潛心
及是因輪對言曰太祖皇帝垂裕後人以愛惜民力為
本熙寧以來用事者始取太祖約束一切紛更之工供
起於元豐經制起於宣和總制月椿起於紹興皆迄今

為額折帛和買之類又不與焉茶引盡歸於都茶場鹽鈔盡歸於權貨務秋苗斗斛十八九歸於綱運皆不在州縣州縣無以供則豪奪於民而民困極矣且言今天下之力竭於養兵而莫甚於江上之軍都統司謂之御前軍馬雖朝廷不得知總領所謂之大軍錢糧雖版曹不得與於是中外之勢分而事權不一施行不專雖欲寬民其道無繇帝勞之曰卿昔安在朕不見久矣其以所著書示朕退以周禮說十三篇上之遷祕書少監兼實錄院檢討官嘉王府贊讀紹熙三年除起居舍人明年兼權中書舍人初光宗得心疾自是視第疏不特傳

宋史新編卷一百五十五

九

良奏曰一國之勢猶身也壅底則致疾帝悟會疾亦稍平過重華宮而明年重明節復以疾不往百官力諫不聽方召內侍陳源為內侍省押班傳良不草詞且疏請過宮帝將從之百官班立以俟帝出至御屏皇后挽帝向傳良遂趨上引裾后叱之傳良哭于庭后益怒傳良下殿徑行詔改祕閣脩撰仍兼贊讀不受寧宗即位召為中書舍人兼侍讀直學士院同直錄院脩撰會詔朱熹與外祠傳良不書行乃與熹州郡御史中丞謝深甫論傳良言不顧行出奉祠明年熹官交跡削秩罷熹奏二年起知泉州辭授集英殿直學士進賢閣待制終于

家年六十七諡文節有詩解詁詩後傳左氏章指行于世

葉適字正則永嘉人淳熙五年進士第二人歷太學博士因輪對奏曰二陵之讎未報故疆之半未復而言者以為當乘其機當待其時然機自我發何彼之乘時自我為何彼之待非真難真不可也正以我自為難自為不可耳蓋其難有四其不可有五置不共戴天之讎而廣兼愛之義自為虛弱此國是之難一也為奇謀祕畫者止於乘機待時忠義決策者止於親征遷都深沉慮遠者止於固本自治此議論之難二也環視諸臣迭進

宋史新編卷一百五十五

迭退其知此事本而可以反覆論議者誰乎抱此三意而可以策勵期望者誰乎此人才之難三也論者徒鑒五代之致亂而不思靖康之得禍今循守舊模而欲驅一世之人以報君仇則形勢乖阻誠無展足之地若順時增損則其所更張動搖關係至重此法度之難四也又有甚不可者兵以多而至於弱財以多而至於乏不信官而信吏不任人而任法不用賢能而用資格此五者舉天下以為不可動豈非今之實患歟除太常博士兼實錄院檢討官會朱熹為林栗所劾適上疏爭曰栗劾熹罪無一實者謂之道學一語利害所係不獨熹自

此善良受禍何所不有疏入不報光宗嗣位出知蘄州
入爲尚書左選郎官是時帝以疾不朝重華宮及孝宗
不豫羣臣至號泣攀裾以請帝竟不往適責宰相留正
曰上有疾明甚父子相見當俟疾瘳公不播告使臣下
輕議君父可乎未幾孝宗崩光宗不能執喪軍士籍籍
有語變且不測適又告正曰上疾不能執喪將何辭以
謝天下嘉王長若預建參決則疑謗釋矣宰執用其言
同入奏立嘉王爲皇太子帝許之俄得御批有退閒詔
正懼而去人心愈搖知樞密院趙汝愚憂危不知所出
適告知閣門事蔡必勝曰國事至此庸坐視乎蔡許諾
宋史新編卷五十五
與宣贊舍人傅昌朝知內侍省關禮知閣門事韓侂胄
三人定計適白汝愚遣侂胄奏太皇太后遂立嘉王事
詳汝愚傳凡表奏皆汝愚與適裁定遷國子司業汝愚
既相賞功將及適適曰國危効忠職也適何功之有而
侂胄恃功以遷秩不滿望怨汝愚適以告汝愚曰侂胄
所望不過節鉞宜與之汝愚不從適嘆曰禍自此始矣
遂力求補外除太府卿總領淮東軍馬錢糧及汝愚敗
衡陽而適亦爲御史胡紘所劾降兩官罷主管冲佑觀
差知衢州辭起爲湖南轉運判官遷知泉州召入對言
於寧宗曰治國以和爲體處事以平爲極臣欲人臣忘

已體國息心既往圖報方來可也帝嘉紘之初韓侂胄
用事海內知名士貶竄殆盡故適奏及之日薦樓鑰丘
宗黃度三人悉與郡自是禁網漸解矣除權兵部侍郎
父喪除召至時有勸侂胄立蓋世功以固位者侂胄然
之將啓兵端適因奏曰甘弱而幸安者衰改弱而就疆
者興陛下思報積恥規恢祖業蓋欲改弱以就疆矣竊
謂必先審知疆弱之勢而定其論論定然後修實政行
實德弱可變而爲疆非有難也累遷寶謨閣待制知建
康府兼沿江制置使適謂三國孫氏嘗以江北守江自
南唐以來始失之建炎紹興未暇尋繹乃請于朝乞節
宋史新編卷五十五
制江北諸州及金兵大入適謂劫掠南人所長乃募市
凡悍少弁帳下願行者得二百人使采石將徐緯統以
往夜遇金人蔽茅葦中射之應弦而倒矢盡揮刀以前
金人皆錯愕不進復命石跋定山之人劫敵營得其俘
誠以歸又遣石斌賢夏侯成等分道而往所向皆捷金
自滁州遁去進寶文閣待制兼江淮制置使初淮民被
兵驚散日不自保適遂於墟洛數十里內依山山水險要
爲堡塢使復業以守春夏散耕秋冬入堡凡四十七處
又度沿江地創三大堡緩急應援首尾聯絡因言堡塢
之成有四利所謂用力寡而收功博也侂胄誅中丞雷

孝友劾適附佐胃用兵遂奪職自後奉祠者凡十三年至寶文閣學士通議大夫卒年七十四贈光祿大夫諡忠定適雅以經濟自負方佐胃之欲開兵端也以適每有大讎未復之言重之而適自召還每奏疏必言當審而後發且力辭草詔第出師之時適能極力諫止曉以利害禍福則可免南北生靈之禍議者不能不為之歎息焉

戴溪字肖望永嘉人少有文名淳熙五年為別頭省試第一歷太學錄兼史職累遷兵部郎官開禧時由禮部郎中凡六轉為太子詹事兼祕書監景獻太子命溪講

反身新編卷之三十三

十三

中庸大學復命類易詩書春秋論語孟子資治通鑑各為說以進權工部尚書除華文閣學士嘉定八年以龍圖閣學士致仕卒贈端明殿學士理宗賜諡文端溪又於宮僚以微婉受知然立朝建明多務祕密或議其殊乏骨鯁云

蔡幼學字行之瑞安人年十八試禮部第一是時陳傅良有文名于太學幼學從之游月書上祭酒芮燁及呂祖謙連選拔輒出傅良右皆謂幼學之文過其師孝宗聞之因策士將寘首列而是時外戚張說用事宰相虞允文梁克家皆陰附之幼學對策其略曰陛下恥名相

之不正更制近古二相並進以為美談然或以虛譽聽自許立功或以緘默容身不能持正蓋指虞允文梁克家也又曰漢武帝用兵以來大司馬大將軍之權重而丞相輕公孫弘為相衛青用事弘苟合取容和業無有宣元用許史成帝用王氏哀帝用丁傅率為始元之禍今陛下使姨子預兵柄其人無一才可取宰相恐與同列曾不羞恥按其罪名宜在公孫弘上蓋指張說也帝覽之不懌虞允文尤惡之遂得下第教授廣德軍歷遷校書郎時光宗以疾不朝重華宮幼學上封事不報寧宗即位詔求直言幼學又奏陛下欲盡為君之道其

宋史新編卷之三十五

十四

要有三事親任賢寬民而其本莫先於講學帝稱善將進用之時韓侂胄方用事指正人為偽學異論者立黜幼學遂方求外補特除提舉福建常平陛辭言今除授命令徑從中出而大臣之責始輕諫省經筵無故罷黜而多士之心始惑或者有以誤陛下至此耶侂胄聞之不悅既至官日講荒政時朱熹居建陽幼學每事咨訪遂為御史劉德秀劾罷奉祠者凡八年起知黃州改提點福建路刑獄未行有勸侂胄以收召海內名士者乃召幼學為吏部員外郎遷國子司業宗正少卿皆兼權中書舍人侂胄既誅餘黨尚塞正路幼學次第彈繳黨

黜尤衆號稱職遷中書舍人兼侍講又兼直學士院內
分制皆溫醇雅厚號爲得體除刑部侍郎改吏部仍兼
職趙師弄除知臨安府幼學言師弄以姻權臣進官三
尹京兆狼籍無善狀詔必出褒語臣何辭以革命遂寢
改兼侍讀師弄命乃下除龍圖閣待制知泉州徙建康
福州進福建路安撫使政主寬大惟恐傷民因言錢幣
未均秤提無術力求罷去遂升寶謨閣直學士提舉萬
壽宮召權兵部尚書兼修玉牒官尋兼太子詹事卒年
六十四幼學早以文鳴于時而中年述作益窮根本非
關教化之大由情性之正者不道也器質疑重一語不

史新編卷五十五

五

妄發及論義理縱橫闔雖辯士不能及嘗續司馬光
公卿百官表年曆大事記備忘辨疑編年政要列傳舉
要凡百餘篇傳于世

楊泰之字叔正眉州人少立志于學臥不設榻幾十年
慶元初類試調瀘州尉歷知嚴道縣攝通判嘉定白崖
嘗將王堽引蠻寇利店刑獄使者宣堽于法又冒絀餘
人當坐死堽之訪知夷都實通利店夷都蠻稱亂不索
引導固請釋之不聽乃去官宣撫使安丙薦之曰蜀中
名儒楊虞仲之子當逆臣吳曦之變勉有位者毋動言
不用拂衣而去使得尺寸之柄必能見危致命召泰之

赴都堂審察以親老辭免喪知富順監去官以祿廩數
千緡予鄰里以千緡爲義莊知晉州以安居安岳二縣
受禍尤慘泰之力白丙盡蠲其賦知果州畸零錢病民
泰之以一年經費儲其贏爲諸邑對減上尚書省按爲
定式民歌之曰前張後楊惠我無疆張謂張義實自發
其端而泰之踵行之理宗卽位趣入對言本朝德澤邇
來新喪無餘民無恒心何以爲國上奇其對以爲工部
郎中遷軍器少監大理少卿定中入對言巴陵追降
之命重於違羣臣輕於絕友陛下居天位之至逸則
思天倫之大痛泰必歿於房陵既行封諡又錄用其子

宋史新編卷五十五

六

四

今乃曰不當爲之後以貽他日憂何示人之不廣乎知
重慶府奉祠卒所著克齋文集論語解老子解春秋列
國事日公羊穀梁類詩類詩名物編論孟類等書

劉勉之字致中崇安人以鄉舉詣太學譙定至京師勉
之聞其從程頤遊遂易學遂師事之已而厭科舉業揖
諸生歸見劉安世楊時皆請業焉及至家卽邑近郊結
草爲堂讀書其中力耕自給澹然無求於世與胡憲劉
子翬日以講論切磋爲事紹興間特召詣闕勉之知不
與秦檜合卽謝病歸杜門十餘年學者踵至人號曰白
水先生婦家富無子謀盡以貲歸于女勉之不受以界

族之賢者命之奉祀其友朱松卒屬以後事且戒其子
嘉受學其之得道自勉之始卒年五十九

郭維字子和河南人父忠孝字立之受易中庸於程頤

號兼山先生以蔭補官第進士不忍去親側多仕于河

南第庫間宣和中為河東路提舉忤宰相王黼免靖康

初召為軍器少監入對斥和議陳追擊之策請兵家忌

深入若不能擊其歸繼日安能禦其來復條上戰守十

餘事不用改承其策路提點刑獄措置保甲金人犯未

與與經略使唐重分城而守城陷與重俱死之贈太中

大夫雍傳其父學通世務隱居陝州號白雲先生孝宗

以守節薦其不起賜號冲晦處士命陝州歲時存關

後更野頭正先生仍遣官就問雍所欲言備錄數進

是雍年八十有三矣淳熙初學者哀集程頤程頤

游許楊時及思孝雍凡七家為大易辭言行于世

劉愚字必明龍濟人弱冠入太學有聲上舍釋褐第一

調江陵府教授移安鄉縣令有惠政諸司交薦改秩愚

雅不樂仕進遂致仕鄉人丞相余端禮與愚有舊且召

堂審竟捨去結廬城南蓬蒿蕭然著書自適善論諸孟

皆有解年八十三卒門人謚曰靖君妻徐氏甘貧事

杼愚嘗懷白金歸徐怒曰我以子為賢而若是丞其

愚出書以示東脩得也乃已子克有詩名

魏揆之字子實初字元履建陽人師胡憲與朱熹游

以鄉舉試禮部不第嘗客守章傑所趙鼎謫死其子

汾將喪過衢傑雅感鼎又希秦檜意遣尉翁蒙之掩取

鼎故舊簡牘蒙之先遣人告汾焚之逮至一無所得傑

怒治蒙之拘汾且以告檜揆之以書責傑長揖徑歸築

室讀書榜以良齋人稱曰良齋先生乾道中以遺逸召

力辭宰相陳俊卿聞人雅知揆之招甚力乃以布衣入

見極陳當時之務賜同進士出身守太學錄請廢王安石

石父子從祀追爵程頤程頤列祀典不報復言大學之

教宜以德行經術為先其次則通習世務不可專取空

言又不報遂西去會曾觀秋滿還校之累疏諫移疾社

門遺書書俊卿不能抹止語甚切遂以迎親請歸行數

日罷為台州教授居家謹喪祭重禮法行古社倉民賴

以濟諸鄉社倉自揆之始或嘗其近名則覺然曰使夫

人避此嫌為善之路絕矣病革毋視之不巾不見召朱

熹至委以後事卒年五十八贈直秘閣熹平日趣向類

同乾道中熹亦被召將行揆挾之去國乃止

東史新編卷一百六十五

宋史新編卷一百六十六 列傳一百八

胡安國字康侯

儒林

范冲

朱震

胡安國

子康侯

陳亮

鄭樵

李道傳

兄心傳

范冲字元長祖禹子也登紹聖進士第歷兩淮轉運副使紹興重修神哲實錄召為宗正少卿兼直史館初祖禹元祐中嘗修神宗實錄盡書王安石之過以明神宗之聖其後安石壻蔡卞惡之祖禹坐謫死嶺表至是復以命冲上曰兩朝大典皆為姦臣所壞故以屬卿遷起

宋史新編卷一百六十六

居郎又升兼侍讀會皇子建國公瑗出就傅首命冲以微缺閣待制提舉建隆觀為資善堂翊善而朱震兼贊讀冲震皆一時名德老成極天下之選遷翰林侍讀學士用其父故事也尋以龍圖閣直學士奉祠卒年七十五冲之修神宗實錄為考異明示去取舊文墨書刪去者黃書新修者朱書世號朱墨史及修哲宗實錄又著辨誣錄冲性好義樂善司馬光家屬皆依冲所撫育之請以光之族曾孫宗召主光祠又嘗薦尹焞自代云朱震字子發荆門人登政和進士第仕州縣以廉稱胡安國為於高宗召為司勳員外郎稱疾不至會趙鼎入

為叅知政事上詔以當世人才鼎曰臣所知朱震學淵

深博廉正守道士之冠冕上乃召之擢祠部員外郎兼

川陝荆襄都督府詳議官遷祕書少監兼侍經筵轉起

居郎建國公出就傅以震為贊讀遷中書舍人兼翊善

累遷翰林學士是時虔州民為盜選良太守往慰撫之

震曰使居官者廉而不擾則百姓自安願詔新太守到

官之日條具官吏有貪墨無狀者一切罷去聽其自擇

慈祥仁惠之人從之紹興七年震謝病丐祠旋知禮部

貢舉會疾卒震經學深醇有源上易解云陳搏以先天

圖傳神放放傳穆脩穆脩傳李之才之才傳邵雍放以

宋史新編卷一百六十六

河圖洛書傳李旣旣傳許堅許堅傳范諤昌諤昌傳劉

牧穆脩以太極圖傳周惇頤惇頤傳程顥程頤是時張

載講學於二程邵雍之間故雍著皇極經世書牧陳天

地五十有五之數惇頤作通書程頤著易傳載造太和

參兩篇臣今以易傳為宗和會雍載之論上采漢魏吳

晉下逮有唐及今包括異同庶幾道離而復合蓋其學

以王弼盡去舊說雜以莊老專尚文辭為非是故其於

象數加詳焉其論圖書授受源委如此蓋莫知其所自

云胡安國字康侯崇安人入太學登進士第哲宗親擢第

三為太學博士足不躡權門提舉湖南學事有詔舉遺逸安國以永州布衣王繪鄧境應詔零陵簿稱二人黨人范純仁客而流人鄒浩所請託也蔡京素惡安國與已異得簿言大喜命推鞠無驗安國竟除名未幾復官父沒謂子弟曰吾昔為親而仕今雖有祿萬鍾將何所施遂稱疾不仕築室墓傍若將終焉宣和末以薦除屯田郎辭靖康元年除太常少卿辭除起居郎又辭朝旨屢趣行至京師以疾在告一日方午欽宗亟召見安國奏曰明君以務學為急聖學以正心為要又言為天下國家必有一定不可易之計謀議既定君臣固守故有

宋史新編卷百六

三

志必成治功可立欽宗曰比留詞掖相待已命召卿試矣時門下侍郎耿南仲倚蔡附恩凡與已不合者即指為朋黨乃言安國意窺經筵不宜召試欽宗不答安國屢辭南仲又言安國不臣欽宗問其狀南仲曰往不事上皇今又不事陛下欽宗曰渠自以病辭初非有向背也每臣僚登對欽宗即問識切安國否中丞許翰曰自蔡京得政士大夫無不受其籠絡超然遠跡不為所汗如安國者實鮮欽宗嘆息令勉受命既試除中書舍人南仲諷臺諫論其權命不恭宜從黜削疏奏不下安國乃就職中書侍郎何臬建議分天下為四道置四都總

管各付一面以衛王室捍疆敵安國言內外之勢適平則安偏重則危今州郡太輕理宜通變分為四道權恐太重萬一抗衡跋扈何以待之尋以趙野總北道安國言魏都地重野必誤委寄是冬金人大入野遁為群盜所殺西道王襄擁衆不復北顧如安國言李綱罷中書舍人劉珪行詞謂綱勇於報國數至敗衄坐貶安國封還詞頭何臬從而擠之詔與郡衆以安國素苦足疾而海門地卑濕乃除安國右文殿修撰知通州安國在省一月多在告之日及出必有所論列或曰事之小者蓋姑置之安國曰事之大者無不起於細微今以小事為

宋史新編卷百六

四

不必言至於大事又不敢言是無時而可言也高宗即位以給事中召黃潛善諷給事中康執權論其託疾罷之三年樞密張浚薦安國可大用再除給事中賜其子起居郎實手札令以上意催促既次池州聞駕幸吳越引疾還紹興元年除中書舍人兼侍講遣使趣召安國先以時政論獻論入復除給事中其論之目曰定計建都設險制國卹民立政覈實尚志正心養氣宏度寬隱安國嘗謂雖諸葛復生為今日計不能易此論也尋除兼侍讀專講春秋會除故相朱勝非同都督江淮荆浙諸軍事安國奏勝非與黃潛善汪伯彥同在政府緘默

會循致渡江尊用張邦昌結好全國淪滅三綱天下
 憤鬱及止位冢司苗劉肆逆貪生苟容辱遠君父今疆
 敵憑陵叛臣不思用人得失係國安危深恐勝非上誤
 大計勝非改除侍讀安國持錄黃不下左相呂頤浩特
 命校正黃龜年書行安國言有官守者不得其職則去
 况勝非係臣論列之人今朝廷乃稱苗劉之變能調護
 聖躬昔公羊氏言祭仲廢君為行權先儒力排其說蓋
 權宜廢置非所施於君父春秋大法尤謹於此臣以講
 春秋之時而與勝非為列有違經訓遂臥家不出時呂
 頤浩再相欲傾右相秦檜謀於席益曰目為黨可也今
 宋史新編卷五十六
 黨魁胡安國在瑣闥當先去之乃降旨曰胡安國屢召
 偃蹇不至今始造朝又數有請豈不以時艱不肯盡瘁
 乃欲求微罪而去其自為謀則善如國計何落職奉祠
 是夕彗出東南秦檜三上章乞留之不報侍御史江濟
 上疏極言勝非不可用安國不當責右司諫吳表臣亦
 言安國無故罪去恐非所以示天下不報頤浩即黜給
 事中程瑀起居舍人張璠等二十餘人云應天變
 除舊布新之象臺省一空勝非遂相安國竟歸五年除
 徽猷閣待制知永州辭詔從其請與祠令纂修所著春
 秋傳書成高宗謂深得聖人之旨除內祠兼侍讀未行

宋史新編 卷一六六

諫官陳公輔疏詆假託程頤之學者安國奏曰本朝自
 嘉祐以來西都有邵雍程頤及其弟頤關中有張載皆
 以道德名世會王安石蔡京等曲加排抑故其道不行
 望下禮官討論故事加之封爵載在祀典仍詔館閣裒
 其遺書頒行使邪說者不得作奏入公輔與中丞周祕
 侍御史石公揆承望宰相風旨交章論安國學術頗僻
 除知永州辭復予祠進寶文閣直學士卒年六十五贈
 四官又詔加賻賜百千恤其孤諡文定安國初問人
 材於游酢酢以秦檜為言且比之荀文若故安國力稱
 檜賢檜亦力引安國及檜再相誤國安國不及見也安
 宋史新編卷五十六
 國強學力行以聖人為標的志於康濟時艱見中原淪
 沒遺黎塗炭常若痛切於其身然風度凝遠儵然塵表
 視天下萬物無足以嬰其心自登第迄謝事四十年在
 官實歷不及六載朱震被召問出處之宜安國曰子發
 學易二十年此事當素定矣世間惟講學論政不可一
 切切詢究至於行已大致去就語默之幾如人飲食其
 饑飽寒溫必自斟酌不可決諸人亦非人所能決也吾
 平生出處皆內斷於心浮世利名如蟻螻過前何足道
 哉故渡江以來儒者進退合義以安國尹焞為稱首侯
 仲良歎曰吾以為志在天下視不義富貴真如浮雲者

五八一

二程先生而已不意復有斯人也謝良佐曰胡康侯如
 大冬嚴雪百草萎死而松柏挺然獨秀者也自王安石
 廢春秋不列學官安國謂先聖筆削之書乃使人主不
 得聞講說學士不得相傳習亂倫滅理殆由乎此故潛
 心是書二十餘年每嘆曰此傳心要典也有文集十五
 卷資治通鑑舉要補遺一百卷三子寅宏寧從子憲
 寅守明仲安國弟之子寅將生母以多男不欲舉安國
 妻夢大魚躍盆水中急取而予之少桀黠難制父閉之
 空閣上有雜木寅盡刻為人形安國曰當有以移其心
 別置書數千卷於其上年餘寅悉成誦不遺一卷游辟

宋史新編卷百六

一

雍中進士甲科靖康初以薦除祕書省校書郎楊時為
 祭酒寅從之受學遷司門員外郎金人陷京師議立異
 姓寅與張浚趙鼎逃太學中不書議狀張邦昌偽立寅
 棄官歸言者劾其離次降一官建炎中連擢起居郎金
 人南侵時高宗在金陵詔議移蹕之所寅上書其略曰
 自古中興之主所以能克復舊物者莫不本於憤恥恨
 怒不能報怨終不苟已未有乘衰微闕絕之後固陋以
 為榮苟且以為安而能久長無禍者也今日圖復中興
 之策莫大於罷免和議以使命之幣為養兵之資不然
 則僻處東南萬事不競納賂則孰富於京宣納質則孰

重於二聖反復計之所謂乞和決無可成之理夫大亂
 之後風俗靡然欲不變之在於務實效去虛文治兵擇
 賢之實也不惟面從必將心改苟利於國即日行之者
 納諫之實也擢智勇忠直之人待御以恩威結約以誠
 信者任將之實也汰疲弱擇壯勇足其衣食申明階級
 以變其驕悍之習者治軍之實也遴選守刺久於其官
 痛刈姦賊廣行寬恤者愛民之實也君子小人勢不兩
 立仁宗皇帝在位得君子最多小人亦時見用然罪著
 則斥君子亦或見廢然忠顯則收故其成當世之功貽

宋史新編卷百六

八

後人之輔者皆君子也至王安石則不然斥絕君子一
 去而不還崇信小人一任則不改故其敗當時之政為
 後世之害者皆小人也所以誤國破家至毒至烈以致
 二聖屈辱羿莽擅朝伏節死難者不過一二人此浮華
 輕薄之害明主之所畏而深戒者也宰相呂頤浩惡其
 切直除直龍圖閣奉祠紹興二年五月詔內外官各言
 省費裕國強兵息民之策寅以十事應詔曰修政事備
 邊陲治軍旅用人才除盜賊信賞罰理財用核名實屏
 諛佞去姦慝疏上不報尋命知永州四年復召為起居
 郎遷中書舍人時議遣使入雲中寅上疏言女真驚動

陵寢殘毀宗廟劫質二聖乃吾國之大讎也誤國之臣
遣使求和以苟歲月九年于茲其效如何幸陛下灼見
邪言漸圖恢復然後二聖之怨可平陛下人子之職舉
矣高宗嘉納召至都堂諭旨仍降詔獎諭既而右僕射
張浚自江上還奏遣使為兵家機權竟反前旨寅復奏
疏言今日大計只合明復讎之義用賢修德息兵訓民
以圖北向儻或未可則堅守待時若夫二三其德無一
定之論必不能有所立寅既與浚異遂乞便郡就養除
徽猷閣待制知邵州辭改集英殿修撰復以待制改知
嚴州又改知末州徽宗皇帝寧德皇后訃至朝廷用故
文已前編卷百六

集曰斐然集

宏字仁仲幼事楊時侯仲良而卒傳其父之學優游衡
山下餘二十年玩心神明不舍晝夜張栻師事之紹興
間上書其略曰治天下有本仁也何謂仁心也察天理
莫如屏欲存良心莫如立志陛下試思方今之世事孰
為大乎孰為急乎則良心可察而臣言可信矣昔舜以
匹夫為天子瞽叟以匹夫為天子父受天下之養豈不
足於窮約哉而瞽叟猶不悅自常情觀之舜可以免矣
而舜蹙然有憂之舉天下之大無足以解憂者微欽二
帝劫於讎敵遠適窮荒引領東望九年于此矣在廷之
臣不能對揚天心反以天子之尊北面讎敵陛下自念
於舜何如也且群臣智謀淺短自度不足以任大事故
欲偷安江左貪圖寵榮皆為身謀爾陛下乃信之以為
必恃是可以進撫中原展省陵廟來歸兩宮亦何誤耶
末言陛下即位以來中正邪佞更進更退然陳東以直
諫死于前馬伸以正論死于後而未聞誅一姦邪黜一
諛佞何確中正之力而去姦邪之難臣竊傷陛下威權
之不在已也高閎為國子司業請幸太學宏見其表作
書書之曰昔楚懷王不返楚人憐之如悲親戚太上皇
帝劫制於疆敵生往死歸此臣子痛心切骨臥薪嘗膽
宜思所以必報也而柄臣乃敢欺天罔人以大讎為大

恩乎昔宋公為楚所執及楚釋之孔子筆削春秋乃曰
諸侯盟于薄釋宋公不許楚人制中國之命也太母天
下之母其縱釋乃在金人此中華之大辱臣子所不忍
言也而柄臣乃敢欺天罔人以大辱為大恩乎晉朝廢
太后董養游大學升堂漢曰天人之理既滅大亂將作
矣則引遠而去今閣下偃然為天下師儒之首既不能
建大論明天人之理以正君心乃阿諛柄臣希合風旨
求舉太平之典又為之詞欺天罔人孰甚焉宏初以蔭
補石承務郎不調檜死宏被召竟以疾辭卒于家著書
曰知言張栻謂其言約義精道學之樞要制治之著龜

朱史新編卷五十六

十一

也有詩文五卷皇王大紀八十卷

寧宇和仲以蔭補官試館職除敕令所刪定官遷祠部
郎官寧以父兄故召用及寅與檜忤乃出寧為夔路安
撫司叅議官除知澧州不赴奉祠卒安國作春秋傳修
纂檢討盡出寧手寧又著春秋通旨以羽翼其書云
憲守原仲居建之崇安從父安國學平居危坐植立
雖倉卒無疾言遽色人犯之未嘗校紹興中以鄉貢入
太學會伊洛學有禁憲獨陰與劉勉之誦習其說既而
學易於譙定父未有得定曰心為物憤故不能有見唯
學乃可明耳憲喟然歎曰所謂學者非克己工夫耶一

且揖諸生歸故山力田賣藥以奉其親從游者日衆號
籍溪先生累召累辭乃賜進士出身授左迪功郎添差
建州教授憲猶不屈太守魏矼開譬甚力憲不得已就
職訓諸生以為己之學聞者始而笑中而疑久而觀其
所以修身事親接人者無一不如所言遂翕然悅服郡
人程元以篤行稱龔何以廉節著皆迎致俾參學政學
者自是大化因七年不徙官以母年高不樂居官合求
監南嶽廟以歸久之起為福建路安撫使司屬官與帥
張宗元不合復請祠去秦檜方用事諸賢零落憲家居
不出檜死召為秘書正字既至疏言金人勢必敗盟元

朱史新編卷五十六

十二

臣宿將惟張浚劉錡在願亟起之時兩人皆為積毀所
傷未有敢顯言者憲疏入即求去上嘉其忠詔改秩更
祠歸初憲與劉勉之俱隱後又與劉子翬朱松交松將
沒屬子熹並受學熹自謂從三君子遊而事籍溪先生
為久方憲以館職召也適秦檜諱言之後憲與王十朋
馮方查齋李浩相繼論事太學生為五賢詩以歌之衆
始信其不苟出而惜匪父于位卒年七十七
陳亮字周父永康人生而目光有芒為人才氣超邁喜
談兵論議風生下筆數千言立就嘗攷古人用兵成敗
之論論古論隆興初與金人約和天下忻然幸得蘇

息濁亮持不可婺州方以解頭薦因上中興五論奏入
下報已而退修于家學者多歸之益力學著書者十年
先是亮嘗園視錢塘喟然嘆曰城可灌爾蓋以地下於
西湖也至是孝宗卽位蓋十七年矣亮更名同詣闕上
書其略曰臣惟中國天地之正氣也天命所鍾也人心
所會也衣冠禮樂所萃也百代帝王之所相承也挈中
國衣冠禮樂而寓之偏方雖天命人心猶有所係然豈
以是爲可久安而無事也天地之正氣鬱遏而久不得
騁必將有所發泄而天命人心固非偏方所可久係也
國家二百年太平之基三代之所無也二聖北狩之痛

宋史新編卷之六

十一

漢唐之所未有也方南渡之初君臣上下痛心疾首誓
不與之俱生卒能以奔敗之餘而勝百戰之敵及秦檜
倡邪議以阻之忠臣義士死南荒而天下之氣憤矣
三十年之餘雖西北流寓皆抱孫長息於東南而君父
之大讎一切不復關念自非海陵送死淮南亦不知兵
戈爲何事也昔春秋時君臣父子相戕殺之禍舉一世
皆安之而孔子獨以爲三綱旣絕則人道遂爲禽獸皇
皇奔走義不能以一朝安然卒於無所遇而發其志於
春秋之書猶能以懼亂臣賊子今舉一世而忘君父之
大讎此豈人道所可安乎南師之不出於今幾年豈無

一豪傑能自奮哉其勢必有時而發泄矣春秋之末吳
越起於小邦遂伯諸侯黃池之會孔子所甚痛也可以
明中國之無人矣此今世儒者之所未講也臣請爲陛
下陳國家立國之本末而開今日大有爲之略論天下
形勢之消長而次今日大有爲之機惟陛下幸聽之唐
自肅代以後上失其柄藩鎮自相雄長卒以成君弱臣
彊王統數易之禍藝祖皇帝一興而四方次第平定藩
鎮拱手以趨約束列郡各得自達於京師如臂使指無
有留難兵皆天子之兵財皆天子之財紀綱總攝法令
明備郡縣不得以一事自專也士以尺度而取官以資

宋史新編卷之六

十四

格而進不求度外之奇才不慕絕世之雋功天子蚤夜
憂勤於其上以義理廉恥嬰士大夫之心以仁義公恕
厚斯民之生而二百年太平之基從此而立然契丹遂
得以猖狂恣睢與中國抗衡微澶淵一戰則中國之勢
浸微根本雖厚而不可立矣契丹之所以立勝中國者
其積有漸也立國之初其勢固必至此慶曆諸臣亦嘗
憤中國之勢不振矣而其大要則使群臣爭進其說更
法易令而廟堂輕矣嚴按察之權邀功生事而郡縣又
輕矣豈惟於立國之勢無所助又從而腹削之此所以
不能洗契丹平視中國之恥而卒發神宗皇帝之大憤

中安以正法度之說首合聖意其實欲籍天下之
負盡歸朝廷別行教閱以為疆也括郡縣之利盡入朝
廷別行封裕以為富也青苗之政惟恐富民之不困也
均輸之法惟恐商賈之不折也罪無大小動輒與獄而
士大夫緘口畏罪矣西北兩邊至使內臣經畫而豪傑
心於為役矣徒使神宗皇帝見其財之數既多銳然南
征伐卒乖聖意而天下之勢實未嘗振也彼蓋不知
朝廷立國之勢正患文為之太密事權之太分郡縣太
輕於下而委瑣不足恃兵財太關於上而重遊不易舉
祖宗惟用前四者以助其勢而安石竭之不遺餘力不

宋史新編卷之六十六

五

知立國之本末者真不足以謀國也元祐紹聖一反一
復卒為金人侵侮之資尚何望其振中國以威四裔哉
南渡以來大抵遵祖宗之舊雖微有因革增損不足為
輕重有無如趙鼎諸臣固不究變通之理况秦檜盡
取而沮毀之忍恥事讎飾太平於一隅以為欺其罪可
勝誅哉陛下勵志復讎不免籍天下之兵以為疆括郡
縣之利以為富臣恐尺籍之兵府庫之財不足以支一
旦之用也陛下蚤朝晏罷冀中興日月之功而以繩墨
取人以文法莅事臣恐程文之士資格之官不足當度
外之明也藝祖經畫天下之大略太宗已不能盡用今

其遺意豈無望於陛下也陛下苟推原其意而行之可
以開社稷數百年之基而況於復故物乎不然維持之
具既窮恐祖宗之積累亦不足恃也陛下試令臣畢陳
於前則今日大有為之略必知所處矣夫吳蜀天地之
偏氣錢塘又吳之一隅當唐之衰錢鏐起王其地二百
年之間人物繁盛甲於東南及建炎紹興間為六飛所
駐之地當時論者固已疑其不足以張形勢而事恢復
秦檜又從而備百司燕府以講禮樂於其中其風俗固
已華靡士大夫又從而治園囿臺榭以樂其生於干戈
之餘上下晏安而錢塘為樂國矣一隙之地本不足以

宋史新編卷之六十六

六

容萬乘而鎮壓於五十年山川之氣蓋亦發泄而無餘
矣公卿將相大抵多江浙閩蜀之人而人才亦日以凡
下場屋之士以千萬數而文墨小異已足以稱雄於其
間矣陛下據錢塘已耗之氣用閩浙日衰之士而欲鼓
東南習安脆弱之衆北向以爭中原臣是以知其難也
荆襄之地在春秋時楚用以虎視齊晉而齊晉不能屈
也戰國之際獨能與秦爭帝其後三百餘年而光武起
於南陽又二百餘年遂為三國交據之地又百餘年而
晉氏南渡荆雍常雄於東南而東南往往倚以為強梁
竟以此伐齊及其氣益泄無餘而隋唐以來遂為偏坊

下州五代之際高氏獨當其事諸國本朝二百年之間降為荒落之邦北連許汝民居稀少土產卑薄至于建炎紹興之際群盜出沒於其間而被禍九極議者或以為憂而不知其勢之足用也其地雖要為偏方然未有偏方之氣而六百年而不發泄者况其東通吳會西連南極湖湘北控關洛左右伸縮皆足以為進取之機今誠能開墾其地洗濯其人以發泄其氣而用之使是以接關洛之氣則可以爭衡於中國矣是亦形勢消長之常數也臣不佞自少有驅馳四方之志嘗數至行都人物如林其論皆不足以起人意臣以是知陛下大

宋史新編卷之六

有為之志孤矣辛卯壬辰之間始退而窮天地造化之初攷古今沿革之變以推極皇帝王伯之道而得漢魏晉唐長短之由乎 際昭昭然可攷而知也始悟今世之儒士自以為得正心誠意之學者皆風痺不知痛癢之人也舉一世安於君父之讎而方低頭拱手以談性命不知何者謂之性命乎又悟今世之才臣自以為得富國彊兵之術者皆狂惑以肆叫呼之人也不以暇時講究立國之本末而方揚眉伸氣以論富彊不知何者謂之富彊乎陛下厲志復讎百代之英主也今乃委任庸人籠絡小儒以遷延大有為之歲月臣不勝憤懣

是以忘其賤而獻其愚陛下誠令臣畢陳於前豈惟臣區區之願將天地之神祖宗之靈實與聞之書奏孝宗赫然震動用种放故事召令上殿將擢用大臣交沮之乃有都堂審察之命宰相臨以上旨問所欲言皆落落不少貶又不合待命十日再詰闕上書謂臣不勝忠憤齋沐裁書願得望見顏色待命十日未有聞焉臣恐天下家傑有以測陛下之意向而雲合響應之勢不得而成矣又上書曰臣妄意國家維持之具至今日而窮而藝祖皇帝經畫天下之大指猶可恃以為久臣不敢泄之大臣之前而大臣拱手稱旨以問臣亦姑取其大體

宋史新編卷之六

之可言者三事以答之其一曰二聖北狩天下之公憤也正在主上與二三大臣振作其氣以泄其憤使人人如報私讎此春秋書衛人殺州吁之意也其二曰國家之規模使天下奉規矩準繩以從事羣臣救過不給而何暇展布四體以求濟度外之功哉其三曰本朝以儒立國而儒道之振獨優於前代今天下之士熟爛委靡誠可厭惡正在主上與二三大臣及其道以教之作其氣而養之使臨事不至乏才隨才皆足有用臣所以為大臣論者其略如此書既上帝欲官之亮笑曰吾欲為社稷開數百年之基寧用一官乎亟渡江而歸日

落魄醉酒醉中戲為大言一士欲中亮以其事首刑部侍郎何澹澹即繳狀事下大理管掠亮無完膚詎服為不軌事聞孝宗知為亮嘗陰遣左右廉知其事亮遂得免居無何亮家僮殺人于境適被殺者嘗辱亮父次尹其家疑事由亮聞于官論亮情重下大理時丞相准知帝欲生亮而辛棄疾羅點素尚亮才援之尤力復得不死亮自以豪俠屢遭大獄歸家益厲志讀書所學益博其學自孟子後惟惟王通章句研窮義理之精微辨析古今之同異原心於秒忽較禮於分寸以積累為工以涵養為正粹而蓋背則於諸儒誠有愧焉至於堂堂之

陳正正之旗風雨雲雷交發而並至龍蛇虎豹變現而

出沒推倒一世之智勇開拓萬古之心智自謂差有一

日之長亮意蓋指朱熹呂祖謙等云高宗崩亮感孝宗之知至金陵視形勢復上疏曰有非常之人然後可以建非常之功求非常之功而用常才出常計舉常事以應之者不待知者而後知其不濟也時孝宗將內禪不報由是在廷交怒以為狂惟光宗策進士亮以君道師道對且曰臣竊歎陛下之於壽皇莅政二十有八年之間寧有一政一事之不在聖懷而問安視寢之餘所以察辭而觀色因此而得彼者其端甚衆亦既得其機要

而見諸施行矣豈徒一月四朝而以為京邑之美觀也時上不朝重華宮群臣迭諫皆不聽喜亮策謂善處父子之間擢第一既知為亮又喜曰朕擢果不謬孝宗在南內寧宗在東宮聞知皆喜授簽書建康府判官廳公事未上卒亮志存經濟重許可人人見其肺肝與人言必本於君臣父子之義雖為布衣薦士恐弗及家僅中產畸人寒士衣食之久不衰卒後吏部侍郎葉適請于朝官其子非故典也端平初謚文毅更與一子官鄭樵字漁仲莆田人好著書不為文章自負不下劉向揚雄居夾漈山謝絕人事久之乃游名山搜奇訪古遇

藏書家必借留讀盡乃去趙鼎張浚而下皆器之初為

經旨禮樂文字天文地理蟲魚草木方書之學皆有論

辨紹興十九年上之以侍講王綸賀允中薦得召對因言班固以來歷代為史之非授右迪功郎禮兵部架閣以御史葉義問劾之改監潭州南嶽廟給札歸抄所著通志書成入為樞密院編修官尋兼攝檢詳諸房文字因求人祕書省閱書籍未幾又坐言者寢其事卒年五十九學者稱夾漈先生樵平生甘枯淡樂施與論者謂其切切仕進蓋弗察也同郡林寔字時隱擢進士第博學深象數與樵為金石交林光朝嘗師事之聚書數千

卷皆自校編謂予孫曰吾為汝曹復其產矣紹興中為
教令所刪定官力詆秦檜和議卽掛冠去當世高之
李道傳字貫之舜臣之子也稍長讀河南程氏書玩索
義理至忘寢食寧宗時登進士第歷蓬州教授吳曦友
曦黨以曦意脅道傳道傳以義折之竟棄官歸曦平詔
進官二等累遷秘書郎著作佐郎見帝首言憂危之言
不聞於朝廷非治世之象今民力未裕民心未固財用
未阜儲蓄未豐邊備未修將帥未擇風俗未能知義而
不偷人才未能彙進而乏而八者之中復以人才為
要至於人才盛衰繫學術之明晦願下明詔崇尚正學

宋史新編卷一百六十六

五

遷著作郎卽極等以新進用事賄賂成風道傳言今
名優儒臣實取材吏剝剝殘忍詆謾傾危之人進矣遂
求補外知真州除提舉江東路常平茶鹽公事初至卽
按部劾貪縱釋濫繫弛負錢夏大旱道傳應詔言楮幣
之換官民如離鈔法之行商賈疑怨賦斂增加軍將推
剝皆切中時病遂條上荒政朝廷多從之與漕臣真德
秀振饑窮各行風雪中雖深村窮谷必至全活甚衆攝
宣州守行朱熹社倉法諸郡翕然應命胡榘為吏部侍
郎薦道傳自代引疾乞去不許召令奏事再辭又不許
遂入對言無所諱除兵部郎官監察御史李楠規當務

憲乞授以節鎮蜀遂出知果州道卒年四十八詔特轉
一官致仕益文節道傳篤於踐履氣節卓然臥榻屏間
大書喚起截斷四字其慎獨如此兄心傳

心傳字微之慶元元年薦于鄉既下第絕意不復應舉
閉戶著書晚因崔與之許奕魏了翁等之薦自制置司
敦遣至闕下為史館校勘賜進士出身專修中興四朝
帝紀因言者罷添差通判成都府尋遷著作佐郎兼四
川制置司參議官詔無入議幕許辟官置局踵修十二
朝會要端平二年召赴闕為工部侍郎言成湯聖主也
而桑林之禱猶以六事自責陛下願治七年于此災祥

宋史新編卷一百六十六

五

饑饉史不絕書願亟降罪已之詔修六事以回天心下
然民怨於內敵逼於外事窮勢迫何所不至陛下雖謀
臣如雲猛將如雨亦不知所以為策矣未幾復以言去
奉祠居湖州淳祐元年罷祠復予又罷三年致仕卒年
七十八心傳有史才通故實然其作吳儂項安世傳褒
貶有愧秉筆之旨蓋其志常重川蜀而薄東南之士云
所著成書有高宗繫年錄學易編韻詩訓春秋考禮辨
讀史考舊聞証誤朝野雜記道命錄西陲泰定錄辨南
遷錄又有詩文一百卷無子以道傳之子為後

宋史新編卷一百六十六

宋史新編卷一百六十七 列傳一百九

明南京戶部主事蕭田柯維祺著

儒林

程迥 劉清之 真德秀 魏了翁

廖德明 湯漢 何基 王柏

徐夢莘 葉味道 王應麟 黃震

程迥字可久，寧陵人。後徙餘姚。登隆興元年進士第。歷知上饒縣。已而奉祠寓番陽之蕭寺。迥居官寬而明簡，而信猾吏姦民，皆感激悔寔，表隱德潛善，無問幽明。聽決獄訟，凡上官所未悉者，必再三抗辨，不為苟止。迥

宋史新編卷一百六十七

嘗授經學於岷山王葆嘉禾，聞人茂德嚴陵，喻樛所著。有古易考古易章句古占法易傳外編春秋傳顯微例目論語傳孟子章句文史評經史說諸論辨太玄補贊戶口田制貢賦書乾道振濟錄等書。卒官朝奉郎。朱熹以書告迥，子絢曰：「敬惟先德博聞至行，追配古人，釋經訂史，開悟後學，當世之務，又所通該，曾不得一試而奄。棄盛時，然著書滿家，足以傳世，是亦足以不朽。絢以致仕恩，調巴陵尉，攝邑事，能理冤獄，孫仲熊亦有名。」
劉清之字子澄，臨江人。其貧力學，博極書傳。登紹興二十七年進士第。歷調萬安縣丞，師龔茂良，以裒荒實跡

聞于朝，又借諸公薦之。歿，運使史正志按部督州縣，時零之賦清之，不可有同年生。在幕中，謂曰：「侍郎將薦子矣，其以闕閣來清之，貽之書，謂羸資者皆州縣侵刻於民法所當禁，某誠不敢玷侍郎知人之鑒薦者，兩在審察之命。清之竟不見丞相，詰吏部銓得知宜黃縣茂良入參知政事，與丞相周必大薦于孝宗，召對首論民困兵騎大臣退託小臣苟媮，又言用人四事，一辨賢否，一正名實，三使材能，四聽換授。改太常寺主簿，服除，通判鄂州。差權發遣常州改衡州，先是郡餽厨傳以事常平刑獄二使者，月一會集，互致折餽清之，歎曰：「此何時也。」

宋史新編卷一百六十七

吾惟求無負於吾民足矣。嘗作諭民書一編，簡而易從。每因月講設酒肴，宴諸生，相與論學，遠近來者築精舍居之，建閱武場，按籍召閱，悉軍隱占之弊，創朱陵道院以祠先代節義名臣。及本朝寇準周敦頤胡安國部使者，惡其不能媚已，諷臺臣論其勞，民用財遂予祠歸築。宰授徒廷臣多薦之光宗即位，起知袁州，而疾作，猶貽書執政論國事，諸生往候疾，不廢講論。及周必大來謂曰：「子澄其澄慮清之氣息已微，云無慮可澄，遂卒。清之自舉進士，有志義理之學，所著有曾子內外雜篇訓蒙新書外書戒子通錄等書。」

真德秀字景元後更為景希滿城人四歲受書過目成誦登慶元進士第授南劍州判官復中博學宏詞科入閩帥幕召為太學正嘉定初遷博士累遷起居舍人奏權姦擅政十有四年朱熹彭龜年以抗論逐呂祖儉周端朝以上書斥當時近臣猶有爭之者其後呂祖泰之貶非惟近臣莫敢言而臺諫且出力擠之則嘉泰之失已深於慶元矣史記之初羣賢皆得自奮未幾傅伯成以諫官論事去蔡幼學以詞臣論事去鄒應龍許奕又繼以封駁論事去故人務自全一辭不措設有大安危大利害羣臣喑嘿如此豈不殆哉今欲與陛下言勤訪

宋史新編卷一百六十七

三

開廣謀議明黜陟三者而已時鈔法楮令行告訐繁興抵罪者衆德秀奏或一夫坐罪而併籍比第之財或虧陌四錢而沒入百萬之貲自此籍沒之產以漸給還兼太常少卿言金人必亡君臣上下皆當以祈天永命為心使金道聞其國有難而返因請修墾田之政謂臣自揚之楚自楚之盱眙沃野無際阪湖相連民皆堅悍強忍此天賜吾國以屏障大江使強兵足食為進取資也時史彌遠方以爵祿縻天下士德秀慨然謂劉燾曰吾徒須急引去使廟堂知世亦不肯為從官之人遂力請出為祕閣修撰江東轉運副使江東旱蝗廣德太平

甚德秀與留守憲司大講荒政自領廣德太平與德守魏峴同以便宜發廩使教授林庠振給徽州寧國守無善狀皆劾之而以李道傳攝徽先是都司胡觀薛極每誚德秀迂儒試以事必敗至是政譽日聞因倡言早傷本輕監司好名振瞻太過使峴劾庠以撼德秀德秀上章自明朝廷悟與峴祠授庠幹官道傳尋亦召還德秀進秩知泉州海賊作亂官軍敗屺德秀親授方略禽之復審視形勢增屯要害以備不虞進秩知隆興府母喪除授寶謨閣待制湖南安撫使知潭州以廉仁公勤四字勵僚屬以周惇頤胡安國朱熹張栻學術源流

宋史新編卷一百六十七

四

勉其士立惠民倉置社倉別立慈幼倉立義阡惠政畢舉理宗即位召為中書舍人擢禮部侍郎直學士院入見奏三綱五常扶持宇宙之棟榦奠安生民之柱石晉廢三綱而劉石之變興唐廢三綱而安祿山之難作我朝立國先正名分陛下不幸勉人倫之變流聞四方所損非淺雪川之變非濟王本志願討論雍熙追封秦王舍罪恤孤故事濟王未有子息亦惟陛下與滅繼絕上曰朝廷待濟王亦至矣德秀曰觀舜所以處象則陛下不及舜明甚人主當以二帝三王為師秦漢以下何足法也帝曰亦是一時舍卒德秀曰此已往之咎願陛下

益講學進德以掩前失帝曰善德秀又乞收人心略曰
 太平與國中秦邸事作太師王溥等議于朝堂者七十
 有四人以大事不可輕也康定慶曆間求西帥必取當
 世第一流宰相呂夷簡至忘讎薦進以重任不可輕也
 往者雪川之獄未聞參聽于公朝准夤二閫皆出僉論
 所期之外天下事非一家之私何惜不與衆共此收人
 心之一事也賞罰適平則人莫得而議今有功罪同而
 賞罰異者朝廷之於天下當如天地之於萬物栽培傾
 覆付之無心可使一毫私意於其間哉此收人心之二
 事也當乾淳間有位下朝以饋遺及門為恥受任于外
 以苞苴入都為羞今薰染成風恬不之怪果若息天下
 之謗莫若反其物罪其人則心迹暴白此收人心之三
 事也治世氣象欲其寬裕不欲其迫蹙曩以訛言之故
 籍有譏呵之令焉譏呵則已過矣甚至於流竄焉殺戮
 焉都城之民搖手相戒宜解密網達下情此收人心之
 四事也又言朝廷之上敏銳之上多於老成政事之才
 富於經術雖嘗以耆艾褒傅伯成楊簡以儒學褒柴中
 行以恬退用趙蕃劉宰至於諫直敢言如陳宓徐僑皆
 未蒙記錄上嘉納之上初御清暑殿德秀因經筵侍上
 進曰惟學可以明此心惟敬可以存此心惟親君子可

以維持此心因極陳古者居喪之法與先帝視朝之勤
 德秀屢進鯁言上皆虚心開納而彌遠益嚴憚之乃謀
 所以相撼畏公議未敢發給事中王旣盛章始駁德秀
 所主濟王贈典繼而殿中侍御史莫澤劾之遂以煥章
 閣待制奉祠諫議大夫朱端常又劾之落職罷祠監察
 御史梁成大又劾之請加寬宥上曰仲尼不為已甚乃
 止旣歸修讀書記語門人曰此人君為治之門如有用
 我執此以往紹定四年改職與祠五年進徽猷閣知泉
 州迎者塞路城中歡聲動地決訟自卯至申未已或勸
 齋養精神德秀謂郡弊無力惠民僅有政平訟理事當
 宋史新編卷一百一十七
 勉彌遠歿上親政以顯謨閣待制知福州召為戶部尚
 書入見上迎謂曰卿去國一年每切思賢乃以大學衍
 義進復陳祈天永命之說謂敬者德之聚儀狄之酒南
 威之色盤遊弋射之娛禽獸狗馬之玩有一干茲皆足
 害敬上欣然嘉納改翰林學士知制誥時政多所論建
 端平二年已得疾拜參知政事三乞祠祿上不得已進
 資政殿學士以內祠兼侍讀辭疾亟冠帶起坐迄謝事
 猶神爽不亂遺表聞上震悼贈銀青光祿大夫德秀長
 身玉立人咸以公輔望之立朝不滿十年奏疏無慮數
 十萬言皆切當世要務直聲震朝廷四方人士誦其文

想見其風采宦遊所至惠政深洽不愧其言由是中外
頌都城人時驚傳頌洞奔擁出關曰直直院至矣果
至則又填塞聚觀不置時相益以此忌之輒擯不用而
聲愈彰及歸朝適鄭清之挑敵兵民死者數十萬尤世
道升降治亂之機而德秀則既衰矣杜範方攻清之誤
國且謂其貪黷更甚於前而德秀乃奏言此皆前權臣
玩愒之罪今日措置之失譬如和扁繼庸醫之後一藥
之誤代爲庸醫受責其議論與範不同如此然自侂胄
立僞學之名以錮善類凡近世大儒之書皆顯禁以絕
之德秀晚出獨慨然以斯文自任講習而服行之黨禁
宋史新編卷一百七

既開而正學遂明于天下後世多其力也所著西山甲
乙藁對越甲乙集經筵講義等書諡文忠
魏了翁字華父蒲江人年數歲日誦千餘言過目不再
覽時稱神童年十五著韓愈論有作者風登進士第歷
武學博士開禧元年召試學士院韓侂胄謀開邊了翁
上言蓋亦急於內修姑道外攘不然舉天下而試於一
擲宗社存亡係焉改祕書省正字明年遷校書郎以親
老乞補外乃知嘉定府又明年侂胄誅朝廷收召諸賢
了翁預焉會史彌遠入相專國事了翁察其所爲力辭
召命丁生父憂解官心喪築室白鶴山下以所聞於輔

善燔者開門授徒由是蜀人盡知義理之學差知漢
月以知眉州眉俗習法令持吏短長故號難治了翁禮
者苟拔後秀行鄉飲酒禮增貢士員以振文風復葺
堰築江鄉館利民之事知無不爲嘉定四年擢潼川路
提點刑獄公事八年兼提舉常平等事遷轉運判官上
疏乞與周惇頤張載程顥程頤錫爵定謚示學者趣向
朝論躡之如其請歷知潼川府十五年被召入對疏五
事又論郡邑強盜弱枝之弊所宜變通蓋自了翁去國
十有七年矣至是上逆勞優渥嘉納其言進兵部郎中
俄改司封郎中兼國史院編修官轉對論江淮襄蜀當
宋史新編卷一百七

分爲四重鎮爲聯絡守御之計次論蜀邊墾田及實錄
闕文等事皆下其章中書累遷祕書監尋爲起居舍人
再辭而後就列入奏極言事變倚伏人心向背疆場安
危鄰寇動靜其幾有五又論士大夫風俗之弊謂君臣
上下同心一德而後平居有所補益緩急有所倚仗其
言無所忌避時相始不樂矣寧宗崩理宗自宗室入卽
位時事忽異了翁積憂成疾三疏求閒不得請遷起居
郎明年改元寶慶雷發非時上有欣心終夕不安之語
了翁入對卽論人主之心義理所安是之謂天非此心
之外別有所謂天地神明也陛下盍卽而求之則大本

而無事不可為矣又論講學不明風俗浮淺立朝無
犯顏敢諫之忠臨難無伏節死義之勇願敷求碩儒不
闡正學圖為久安長治之計屬濟王黜削以死有司顧
望治葬弗虔了翁每見上請厚倫紀以弭人言俊應詔
言事最為切至而了翁亦以疾求去右正言李知孝劾
胡夢昱竄嶺表了翁出關餞別遂指了翁倡為異論將
擊之彌遠外示優容改權尚書工部侍郎力以疾辭乃
以集英殿修撰知常德府越一日諫議大夫朱端常遂
劾了翁欺世盜名朋邪謗國降三官靖州居住紹定四
年復職奉祠尋知遂寧府辭不拜進寶章閣待制潼川
宋史新編卷百二十七

路安撫使知廬州彌遠卒上親庶政進華文閣待制遂
應詔上章論十弊乞復舊典以彰新化上因民望與真
德秀並召以為權禮部尚書兼直學士院入對首乙明
君子小人之辨次論故相十失猶存又及修身齊家皆
切上躬兼同修國史兼侍讀俄兼吏部尚書復條十事
以獻皆苦心空臆直述事情上悉嘉納還朝六閱月前
後二十餘奏上將引以共政而忌者相與合謀排擯乃
以端明殿學士同簽書樞密院事督視京湖軍馬會江
淮督府曾從龍以憂具卒併以江淮付了翁朝論大駭
三學亦上書爭之適遇盜警皆至上心焦勞了翁嫌於避

書既五辭弗獲遂受命開府宣押同一府奏事進封臨
邛郡開國侯又賜便且詔書如張浚故事朝辭面賜御
書唐人嚴武詩及鶴山書院四大字仍賜金帶鞍馬詔
宰臣飲餞于關外開幕府江州奏邊防十事甫二旬召
為簽書樞密院事赴闕奏事時以疾力辭尋改資政殿
學士湖南安撫使知潭州復力辭詔予祠未幾改知紹
興府浙東安撫使嘉熙元年改知福州福建安撫使累
乞骸骨不允疾革口授遺奏少焉拱手而逝後十日詔
以資政殿大學士通奉大夫致仕遺表聞上震悼贈太
師謚文靖累贈秦國公所著有鶴山集九經要義周易
宋史新編卷百二十七

集義易舉隅周禮井田圖說經史雜抄等書

廖德明字子晦南劍人受業於朱熹登乾道進士第知
莆田縣會有顯者欲取邑地廣其居德明不可守會僚
屬諭之德明日太守天子守上之臣未聞以土地與人
者守乃慙服累官知潯州有聲選廣東提點刑獄彈劾
不避權要歲當薦士朝貴多以書託之德明日此國家
公器也還其書不啓封有鄉人為主簿德明聞其能薦
之會德明行縣簿感其知已置酒假富人觴且甚盛德
明怒曰一主簿乃若是侈耶必貪也於是追還薦章時
盜陷桂陽迫韶德明遣將馳擊親持小麾督戰大敗之

乃分戍守遠斥埃明賞罰布威信韶晏然如平時徙知廣州遷吏部左選郎官奉祠卒德明初為潯州教授為學者講聖賢心學手植三柏于學潯士愛之如其棠在南粵時立師悟堂刻朱熹家禮及程氏諸書遠近化之嘗語人以仕學之要曰德明自始仕以至為郡惟用三代直道而行一句而已有槎溪集行于世

湯漢字伯紀安仁人與其兄子中中皆知名當時漢以提刑趙汝騰薦差充象山書院堂長赴禮部別院試正奏名授上饒縣主簿轉運使趙希堅言漢今海內知名士也豈得吏之州縣哉詔循兩資差信州教授兼象山

宋史新編卷一百七

十一

書院長淳祐十二年差充史館校勘改國史實錄院校勘會大水未幾火災繼作漢先後上封事授太學博士轉對言太祖之天下壞其半者蔡京王黼也高宗之天下壞其半者鄭清之也又曰苟有志焉則其紀綱必先正根本必先疆藩籬必先固夫然後泮渙優游其樂無極舍此不務而徒以九重之深一笑之適以為樂樂極而思之吾有朝廷而不能治也吾有黎民而無與保也起視四境而外侮又至矣雖有鄭衛之音燕趙之色建章之麗瓊林之積亦獨何樂哉分館職連遷秘書郎轉對極言邊事以為今日扶危救亂無復他策在乎人

主清心無欲盡用天下之財力以治兵大臣公心無我盡用天下之人才以疆本庶幾尚有以亡為存之理耳提舉福建常平歷江東運判知隆興府召遷至太府少卿兼太子諭德改秘書少監疏論比年董宋臣聲焰薰灼其力能去臺諫排大臣結連兇渠惡德參會以致兵戈相尋之禍陛下灼見其故斥而遠之豈料陰消而再凝冰解而驟合既得自便即圖復用上下皇惑大小切齒而陛下方為之辨明大臣方與之和解臣竊重傷此過計也自古小人復出其害必慘將逞其憤怨嘯其儔伍顛倒宇宙甚可畏也乞休致擢太常少卿求補外以

宋史新編卷一百七

十二

祕閣修撰知福州福建安撫改知隆興府度宗即位累遷權工部尚書兼侍讀已而奉祠以端明殿學士致仕卒年七十一特贈正奉大夫謚文清漢介潔有守恬於進取有文集六十卷

何基字子恭金華人師事黃榦告以必有真實心地刻苦工夫而後可基悚惕受命於是隨事誘掖得聞淵源之懿來學者眾王柏弘論英辨質問難疑或一事至十往返基終不變以待其定嘗曰治經當謹守精玩不必多起疑論基文集三十卷而與柏問辨者十八卷景定五年以薦被命添差婺州學教授兼麗澤書院山長力

辭未竟理宗崩咸淳初授史館校勘兼崇政殿說書屢
辭改承務郎主管西岳廟終亦不受也卒年八十一國
子祭酒楊文仲請于朝謚文定所著大學發揮中庸發
揮大傳發揮易啓蒙發揮通書發揮近思錄發揮

王柏字會之金華人大父崇政殿說書師愈父朝奉郎
瀚俱得伊洛之學柏少慕諸葛亮為人自號長嘯年踰
三十始捐去俗學勇於求道與其友汪開之著論語通
旨至居處恭執事敬惕然歎曰長嘯非聖門持敬之道
亟更以魯齋以何基嘗從黃榦得喜之傳即往從之於
論語大學中庸孟子通鑑綱目標注點校尤為精密作

宋史新編卷百六十七

三

敬齋箴圖夙興見廟治家嚴飭當暑閉閣靜坐子弟白
事非衣冠不見也來學者衆其教必先之以大學蔡抗
楊棟相繼守婺趙景緯守台聘為麗澤上蔡兩書院師
鄉之耆德皆執弟子禮柏之言曰伏羲則河圖以畫八
卦文王推八卦以合河圖者先天後天之宗祖也河圖
是逐位奇偶之交後天是統體奇偶之交以四成數而
下上之上偶下奇莫匪自然又曰洪範初一日五行以
下六十五字為洪範五皇極以下六十四字為皇極經
此帝王相傳之大訓非箕子之言也又曰今詩三百五
篇豈盡定於夫子之手乃定二南各十有一篇兩兩相

配退何彼穠矣其棠歸之王風削去野有死麕黜鄭衛
淫奔之詩又曰大學致知格物章未嘗亡還知止章于
聽訟之上謂中庸古有二篇誠明可為綱不可為目定
中庸誠明各十一章其卓識獨見多此類也其卒整衣
冠端坐揮婦人勿近國子祭酒楊文仲請于朝謚文憲
所著有讀易記涵古易說大象衍義涵古圖書讀書記
書疑詩辨說讀春秋記論語衍義太極衍義伊洛精義
研幾圖會經章句論語通旨孟子通旨書附傳左氏正
傳續國語等書

徐夢莘字商老臨江人幼慧耽嗜經史第進士歷官主
管廣西轉運司文字朝廷議易二廣鹽法遣廣西安撫

宋史新編卷百六十七

十四

司幹官胡廷直與東西漕臣集議于境夢莘從行議與
廷直不合後廷直為轉運使夢莘知賓州猶以前議為
梗法罷去夢莘恬於榮進每念生於靖康之亂四歲而
江西阻江母襁負亡去得免思究見顛末乃網羅舊聞
會粹同異為三朝北盟會編三百五十卷自政和七年
海上之盟訖紹興三十一年完顏亮之斃上下四十五
十凡敕誥國書奏議記序碑志登載靡遺高宗聞而嘉
擢直祕閣夢莘平生多著述有集補有會錄有讀書
志有集醫錄有集仙錄皆以儒學冠之卒年八十二

弟得之。子天麟俱舉進士得之字思叔終通直郎致仕安負樂分著左氏國紀史記年紀等書天麟字仲祥歷官權發遣廣西轉運判官所至有惠政著西漢會要東漢會要等書晚作亭蕭灘之上畫嚴光像事之

葉味道初諱賀孫以字行更字知道溫州人師事朱熹試禮部第一時禁偽學味道對策率本程願無所避知舉胡紘曰此必偽徒也黜之味道復從熹于武夷山中學禁開乃登第調鄂州教授理宗訪問熹之徒及所著書部使者以味道聞差主管三省架閣文字遷宗學諭翰對言人主之務學天下之福也必堅志氣以守所學

宋史新編卷五十七

十五

謹幾微以驗所學正綱常以勵所學用忠言以充所學授太學博士兼崇政殿說書帝忽問鬼神之理疑伯有之事涉於誕味道對曰陰陽二氣之散聚雖天地不能易有死而猶不散者其常也有不得其死而鬱結不散者其變也故聖人設為宗祧以別親疏遠邇正所以教民親愛參贊化育今伯有為厲為之立子洩以奉其後則庶乎鬼有所知而神莫不寧矣蓋諷皇子竝事也三京用師廷臣邊聞交進機會之說味道進議狀以為科詔日繁餽餉日迫民一不堪命靡勳黃巢之禍立見是究補其本無益於外也遷祕書著作佐郎而卒帝出內

帑贖其喪升一官任其後故事未有也所著四書說大學講義祭法宗廟廟享郊社外傳

王應麟字伯厚慶元府人九歲通六經淳祐元年第進士從王堊受學歷揚州教授初應麟登第言曰今之事舉子業者一切委棄制度典故漫不省非國家所望於通儒於是閉門發憤誓以博學宏詞科自見假館閣書讀之寶祐四年中是科應麟與弟應鳳同日生開慶元年亦中是科詔褒諭之添差浙西安撫司幹辦公事帝御集英殿策士召應麟覆考帝欲易第七卷賞其首應麟讀之乃頓首為得士賀遂為首選及唱名乃文天祥

宋史新編卷五十七

十六

也歷太常寺主簿面對言淮戍方警蜀道孔艱海表上流皆有藩籬唇齒之憂軍功未集而各賞民力既困而重斂非修攘計也時大全諱言邊事於是應麟罷未幾大全敗起應麟通判台州遷至著作佐郎度宗即位累遷著作郎守軍器少監經筵人日雪帝問有何故事應麟以唐李嶠李乂等應制詩對因奏春雪過多宜謹感召又累遷起居舍人兼權中書舍人忤賈似道以祕閣修撰奉祠乂之起知徽州其父檣嘗守是郡父老皆曰此清白太守子也召為祕書監權中書舍人力辭不許兼史職兼侍講遷起居郎兼權吏部侍郎時朝臣無以

邊事言者應麟指陳成敗逆順之說帝不懌似道復謀
逐之適以憂去及似道濟師江上授中書舍人兼直學
士院即引疏陳十事進兼同修國史實錄院同修撰兼
侍讀遷禮部侍郎兼中書舍人日食應詔論消弭及備
禦之策皆不及用尋轉禮部尚書兼給事中丞相留夢
炎用徐囊為御史擢江西制置使黃萬石等應麟繳奏
曰囊與夢炎同鄉萬石麤戾無學吳浚貪墨輕躁况夢
炎舛令慢諫讜言弗敢告今之賣降者多其任用之士
疏再上不報出關俟命再奏曰因危急而紊紀綱以偏
見而拂公議臣封駁不行與大臣異論勢不當留疏入

宋史新編卷百二十七

七

又不報遂東歸詔中使以翰林學士召識者以為奪其
要路寵以清秩非所以待賢者應麟亦力辭後二十年
卒所著有深寧集玉堂類彙掖垣類彙詩攷詩地理考
漢藝文志攷證通鑑地理攷通鑑地理通釋通鑑答問
困學紀聞蒙訓小學紺珠玉海詞學指南詞學題苑筆
海等書

黃震字東發慈溪人寶祐四年登第度宗時為史館檢
閱與修寧宗理宗兩朝國史實錄輪對言當時之大弊
曰民窮曰兵弱曰財匱曰士大夫無恥乞罷給度僧人
道士牒使其徒老死即消弭之收其田入可以富軍國

舒民力時宮中建內道場故首及之帝怒批降三秩即
出國門用諫官言得寢出通判廣德軍郡守賈蕃世以
權相從子驕縱不法震數與爭論是非蕃世積不堪疏
震撓政坐解官尋通判紹興府獲海寇倭之撫州饑起
震知其州多善政詔增秩遂升提舉常平初常平有怒
幼局為貧而棄子者設父而名存實亡震謂收哺於既
棄之後不若先其未棄保全之乃損益舊法凡當免而
貧者許里胥請于官贖之棄者許人收養官出粟給所
收家成活者眾改提點刑獄御史中丞陳堅以讒者言
劾震去遂奉雲臺祠賈似道罷相以宗正寺簿召將與

宋史新編卷百二十七

八

俞浙竝為監察御史有內戚畏震直止之而浙亦以直
言去移浙東提舉常平時皇叔大父福王與芮判紹興
府遂兼王府長史震奏曰朝廷之制尊卑不同而紀綱
不可紊外雖藩王監司得言之今為其屬豈敢察其非
奈何自臣復壞其法固不拜長史命進侍左郎官及宗
正少卿皆不拜震嘗告人曰非聖人之書不可觀無益
之詩文不作可也居官恒未明視事事至立決自奉儉
薄人有急難則周之不少吝所著日抄一百卷其卒也
門人私謚曰文潔先生

宋史新編卷一百六十七

明南京戶部主事莆田柯維騏著

循吏

天子統御兆民所資以共理者吏也吏不擇人譬如土偶被文繡何益於事甚者如猛虎毒蛇民其能堪乎漢唐循吏之效尚矣宋懲五季藩鎮之弊著令朝臣出知州縣躬召詢政事乃遣或詔侍從保薦以充勝任與否則督監司糾舉或命使者廉察有佳政則賜璽書賚錢帛或寵以章服其慎重如此累朝相承在位咸蒸蒸不懈而樹有成績以贊仁厚之治若史不絕書亦云盛哉

宋史新編卷一百六十八

茲從舊述得十有二人他不但以惠稱者見別傳

陳靖

張綸

邵晔

崔立

魯有開

張逸

吳遵路

趙尚寬

高賦

程師孟

韓晉卿

葉康直

陳靖字道卿莆田人好學頗通古今父仁璧仕陳洪進為泉州別駕洪進稱臣豪猾有負險為亂者靖徒步謁漕使陳討賊策召還授陽翟縣主簿契丹犯邊靖上五策曰明賞罰撫士衆持重示弱待利而舉帥府許自辟上而將帥得專制境外太宗異之改將作監丞歷太常博士太宗務興農事詔右司議均田法靖議曰法未易

遽行也宜先命大臣或三司使為租庸使或兼屯田制

置仍擇三司判官選通曉民事者二人為之貳兩京東

西千里檢貢荒地及逃民產籍之募耕作賜耕者室廬

牛犂種食別其課為十分責州縣勸課分殿最為三等

候數歲盡罷官屯田悉用賦民然後量入授田度地均

稅太宗謂呂端曰朕欲復井田顧未能也靖此策合朕

意乃召見賜食遣之他日帝又語端下三司雜議群議

不同始罷之出靖知婺州再遷尚書刑部員外郎真宗

即位復列前所論又言國家禦戎西北而仰食東南東

南食不足則誤國大計請自東西及河北諸州大行勸

農之法歲可省江淮漕百餘萬又下三司議皆不果行

歷河南轉運使極論前李氏橫賦於民凡十七事詔為

罷其尤甚者徙知潭州歷度支鹽鐵判官累遷太僕卿

集賢院學士知建州徙泉州拜左諫議大夫初靖與丁

謂善謂貶黨人皆逐去提點刑獄侍御史王耿乃言靖

老疾不宜久為鄉里官於是以前秘書監致仕卒靖平生

多建畫而於農事尤詳嘗上勸農奏議錄然其說泥古

多不可行

張綸字公信汝陰人少儻任氣舉進士不中補三班

奉職遷右班殿直從雷有終討王均于蜀以功遷右侍

禁慶州兵馬監押歷內殿崇班知鎮戎軍辰州溪峒蠻
屢入寇以綸為辰州漕鼎等州緣邊五溪十峒巡檢安
撫使綸諭蠻酋禍福購還所掠民遣官與盟刻石于境
上時嘉祐二年也久之除江淮制置發運副使奏除鹽
課宿負官助其器用入者優其直由是歲增課數十萬
石復置鹽場于杭秀海三州歲入課又百五十萬疏五
渠導太湖入于海復租米六十萬開長廬西河以避覆
舟之患又築漕河隄二百里于高郵北旁錮鉅石為十
礎以泄橫流泰州捍海舊堰壞歲患濤冒民田綸表請
修復命兼權知泰州遂成堰凡百五十里復通戶三千

宋史新編卷五十八

二

州民利之為立生祠累遷東上閣門使真拜乾州刺史
徙知潁川卒綸有材略而性仁恕在江淮見漕卒凍餒
道死推奉錢市絮襦千數衣其不能自存者

邵曄字日華京兆人家桂陽幼嗜學恥從辟署太平興
國八年登進士第歷蓬州錄事參軍時楊全知州性悍
率部民張道豐等三人被誣為劫盜曄察其枉不署牘
白全核實全不聽引抵法不服既而捕獲正盜三人遂
得釋全坐削籍為民曄代還引對太宗嘉獎賜錢五萬
詔以全事戒諭天下授曄光祿寺丞歷遷工部員外郎
淮南轉運使景德中假光祿卿充交阯安撫國信使會

龍鉞之變曄以事聞改命為沿海安撫使許以便宜設
方略曄貽書諭朝廷威德俾速定位即聽命使還改兵
部員外郎賜金紫嘗上邕州至交州水陸路及宜州山
川等四圖頗詳控制之要俄判三司三勾院坐所舉李
隨犯賊當削二官上以其遠使之勤令停任後起知充
州歷右諫議大夫知廣州州城瀕海每蕃舶至岸常苦
颶風曄鑿內濠通舟颶不能害未幾卒年六十三
崔立字本之鄆陵人祖周度仕周為泰寧軍節度判官
慕容彥超叛周度以大義責之遂見殺立登進士第歷
官知江陰軍屬縣有利港久廢立濬治溉田數千頃及

宋史新編卷五十八

四

開橫河六十里通運漕累遷太常少卿歷知棣漢相潞
兗鄆涇七州立性淳謹尤喜論事祥符封禪士大夫爭
奏符瑞獻贊頌立獨言水發徐州旱連江淮無為烈風
金陵火天所以警驕惰戒淫泆也區區符瑞尚何足為
治道言哉前後上四十餘事以右諫議大夫知耀州改
知濠州遷給事中告老進尚書工部侍郎致仕卒立識
韓琦於布衣以女妻之人服其鑒云

魯有開字元翰用從父宗道蔭入官歷知確山縣富弼
守蔡薦之以為有古循吏風知金州有蠱獄當死者數
十人有開曰安得若是衆邪訊之則誣天方旱獄白而

雨知南康軍代還熙寧行新法王安石問江南如何曰法新行未見其患當在異日也以所對乖異出通判抗州知衛州徙冀州增河隄或謂郡無水患何以役爲對曰豫備不虞古之善計也卒成之明年河決水果至不能冒隄而止朝廷遣使河北民遮誦有開功狀召爲膳部郎中元祐中歷知信陽軍洛滑州復守冀官至中大夫卒

張逸字大隱滎陽人進士及第知襄州鄧城縣知州謝泌將薦逸設几案置章其上望闕再拜曰老臣爲朝廷得一良吏他日引對真宗問所欲何官逸對曰母老在

宋史新編卷百六

五

家願得近鄉幕職授澶州觀察推官母喪服除引對帝又固問之對曰願得京官特改大理寺丞用泌薦也知長水縣徙青神縣縣東南有松柏灘夏秋暴漲多覆舟逸禱江神不踰月灘爲徙五里時人異之累遷尚書兵部郎中知開封府有僧求內降免田稅而逸固執不許仁宗曰有司能守法朕何憂也以樞密直學士知益州逸凡四至蜀諳其民風華陽騶長殺人誣道旁行者縣吏受財獄既具乃使殺人者守囚逸曰囚色寃守者氣不直豈守者囚始敢言而守者果服立誅之蜀人以爲神卒于官

遵路字安道父淑見文苑傳遵路第進士累官祕閣校理章獻太后稱制下莫敢言遵路條奏十餘事忤太后意出知常州嘗積市米吳中以備歲儉已而果大乏食民賴以濟自他州流至者亦全十八九累遷兵部郎中權知開封府時宋庠鄭戩葉清臣皆宰相呂夷簡所不悅遵路與三人雅相厚善夷簡忌之出知宣州上禦戎要略邊防雜事二十篇遷龍圖閣直學士知東興軍被病猶決事不輟手自作奏及卒仁宗聞而悼之遵路博學知大體母喪廬墓蔬食終制性夷雅慎重寡言笑善筆札其爲政簡易立朝敢言平居廉儉無他好身後

宋史新編卷百六

六

室無長物子瑛爲尚書比部員外郎不待老而歸趙尚寬字濟之河南人安仁子也知平陽縣鄰邑有大曰十數破械夜逸殺居民將犯境尚寬悉獲之知忠州大化其俗嘉祐中以考課第一知唐州唐素沃壤經五代亂土曠民稀賦不足以充役議者欲廢爲邑尚寬曰土曠可益墾辟民稀可益招徠何廢郡之有乃按視圖記得漢召信臣陂渠故迹益發卒復疏三陂一渠溉田萬餘頃又教民自爲支渠數十轉相浸灌而四方之民來者雲布尚寬復請以荒田計口授之三司使包拯與部使者交上其事仁宗下褒詔仍進秩賜金留唐凡五

年民像以祠而王安石蘇軾作新田新渠詩以美之徙同宿二州又徙梓州尚寬去唐數歲田日加闢戶日益衆朝廷推功自少府監以直龍圖閣知梓州積官至司農卿卒詔賜錢五十萬

高賦字正臣中山人以父任爲右班殿直復第進士改奉禮部四遷太常博士歷知真定縣通判劍邢石州成德軍知衢州俗尚巫鬼氏毛氏柴氏二十餘家世蓄蠱毒值開歲害人尤多忿爭者輒遭其毒賦悉擒治伏辜蠱患遂絕徙唐州州田經百年曠不耕前守趙尚寬蓄墾不遺力而榛莽者尚多賦繼其後益募兩河流民計

宋史新編卷五十八

口給田作陂堰四十四再滿再留比其去田增闢三萬一千三百餘頃戶增萬一千三百八十歲益稅二萬二千二百五十七聖書褒諭宣布治狀以勸天下兩州爲生立祠歷蔡潞二州入同判太常寺進集賢院學士在朝累有建明神宗多施行之以通議大夫致仕卒年八十四

程師孟字公闢吳人舉進士甲科累官知南康軍楚州提點夔路刑獄夔部無常平粟建請置倉迫凶歲振民不足卽矯發他儲不俟報申懼白不可師孟曰必俟報餓者盡爲殍矣竟發之徙河東路晉地多土山旁接川

夏大雨水濁如黃河俗謂之天河可溉灌師孟勸民出錢開築築堰淤良田萬八千頃裒其事爲水利圖經瀕之州縣爲度支判官知洪州歷江西轉運使加直昭文館知福州治行最東南徙廣州州城爲儂寇所毀師孟作西城及交趾陷營管閩廣守備固不敢東特師孟已召還朝廷念前功以爲給事中集賢殿修撰判都水監賀契丹生辰至涿州與迎者抗禮不爲屈明日涿人餞于郊疾馳不顧涿人移雄州以爲言坐罷歸起知越州青州遂致仕以光祿大夫卒年七十八師孟累領劇鎮爲政簡而嚴發隱櫛伏如神豪惡不逞跌宕者必

宋史新編卷五十八

痛懲艾之至勦絕乃已洪福廣越爲立生祠

韓晉卿字伯修安丘人以五經中第歷官知同州壽州奏課第一擢刑部郎中元祐初知明州兩浙轉運使差役法復行諸道處畫多倉卒失敘獨晉卿視民所宜而不戾法指連遷大理卿元豐置大理獄多內庭所付晉卿持平考核無所上下神宗稱其才嘗被詔按治寧州獄循故事當入對晉卿曰奉使有指三尺法具在豈應刺候主意輕重其心乎受命卽行議者欲引唐日覆奏令天下庶獄悉奏決晉卿言可疑可矜者許上請祖宗之制也四海萬里必須繫以聽朝命恐自今瘐死者多

於伏辜者矣朝廷皆行其說士大夫推其忠厚不以法家名之卒于官

葉康直字景溫建州人登進士第知光化縣特豐稷為穀城令亦以治績顯人歌之曰葉光化豐穀城清如水平如衡曾布行新法以為司農屬歷陝西提點刑獄轉運副使五路兵西征康直領涇原糧道內侍染同以餉惡妄奏神宗怒將誅之王安禮力救得歸故官元祐初加直龍圖閣知秦州中書舍人曾肇蘇轍劾康直諂事李憲免官究實無狀改知河中府復為秦州進寶文閣待制陝西都轉運使以疾請知亳州通濬積潦民獲田數十萬畝召為兵部侍郎卒年六十四

宋史新編卷百六十八

九

宋史新編卷一百六十八

宋史新編卷一百六十九

列傳一百十一

明南京戶部主事莆田柯維騏著

文苑

古之文也質而典奧而不晦西漢世邇矩法猶存東漢迄五季愈變愈卑其振俗而追之古者千年間不過數人而已宋初楊億劉筠擅才藻未脫聲律之習柳開穆脩志欲變古而力弗逮仁宗朝歐陽脩以古文倡學者翕然宗之曰歐陽子今之韓愈而曾鞏蘇軾又踵和之不幸宣政爭尚靡麗至孝宗昇平名儒迭出復崇雅正號乾淳體合一代觀之斯文亦云盛矣若詩人則有梅堯臣黃庭堅秦觀陳師道陳與義輩亦一切名家夫詞章固未藝然非閱覽深研則莫能工况多出於節行之士哉茲錄槩因舊史其歐會蘇三子見別傳

宋白 梁周翰 朱昂

趙隣幾何本附

鄭起郭昱馬應 和峴弟紫附 馮吉

高順

李度 韓溥 鞠常 宋準

柳開 夏侯嘉正羅處約 安德裕

錢熙 陳充 吳淑舒雅 黃夷簡盧慎炎附

宋白字太素大名人建隆二年進士甲科乾德初獻文百軸試拔萃高等解褐授著作佐郎知蒲城衛南二縣

宗潛藩白贇文卽位擢左拾遺權知兗州歷翰林學士雍熙中召白與李昉集文士纂文苑英華一千卷後加禮部侍郎三掌貢士頗致譏議白嘗過何承矩家方陳信優飲宴有進士趙慶素無行游承矩門因潛出拜白求薦後慶遂有名張去華坐尼安道貶白為同年生厚善遂出白保大軍節度行軍司馬踰年抗疏自陳有來日苦少去日苦多之語太宗憫之召還累遷戶部侍郎兼祕書監真宗改吏部侍郎判昭文館先是白獻擬陸贄勝子集意求任用乃命知開封府試之既而白倦聽斷求罷拜禮部尚書白學問宏博屬文敏贍然辭意

宋史新編卷百六十九

二

放蕩少法度在內署久厭番直草辭疎略不愜旨景德二年與梁周翰俱罷拜刑部尚書集賢院學士未幾引年以兵部尚書致仕進吏部尚書卒贈左僕射錄其後三人白瞻濟親族文藝之士極意稱獎故為時彥所宗進士陳彭年輕俊喜朝諂白惡而黜之彭年既顯為貢舉條制多所關防蓋為白設也會有司謚白文憲內出密奏言曰素無檢操遂改文安有集百卷

梁周翰字元褒管城人周第進士歷開封府戶曹參軍宋為祕書郎直史館高錫疏議太公配享諸賢內王僧辨恐非全德尋詔重銓定終始無瑕者方預焉周翰上

言天地以來覆載之內聖賢交驚古今同流校其顛末鮮克具美周公聖人也盛德大勳蟠天極地外則淮夷構難內則管蔡流言寔尾跋胡垂至顛頓偃禾仆木僅得辨明此可謂之盡美哉臣以為非也孔子聖人也祖述堯舜憲章文武雖試用於定哀曾不容於季孟又嘗履盜跖之虎尾聞南子之佩聲遠辱慎名未見其可此又可謂其盡善哉臣以為非也自餘區區後賢瑣瑣立事比於二聖曾何足云而欲責其磨涅不渝始卒如一者臣竊以為難其人矣昉自唐室崇祀太公武臣陪饗廟貌如文宣之制事雖不經義足垂勸況於曩日不乏

宋史新編卷百六十九

三

通賢疑難討論亦云析中今若求其考類別立否臧以羔袖之小疵忘狐裘之大善恐其所選僅有可存景行高山更奚瞻於往躅英魂烈魄將有恨於明時願納微忠特追明敕不報乾德中獻擬制二十篇擢為右拾遺會修大內上五鳳樓賦人多傳誦之五代以來文體卑弱周翰與高錫柳開范杲習尚淳古齊名友善當時有高梁柳范之稱歷通判綿眉二州坐杖人至死奪二官起授太子左贊善大夫開寶三年遷左拾遺監綾錦院改左補闕兼知大理正事俄坐杖錦工過差為其所訴太祖甚怒責之曰爾豈不知人之膚血與已無異何乃

遽為酷罰將杖之周翰自言臣負天下才名不當如是
大祖乃解止授左司農寺丞逾年為太子中允太平興
國中知蘇州周翰善音律喜博博惟以飲戲為務以本
官分司西京踰月授左贊善大夫仍分司俄除楚州團
練副使雍熙中歷遷起居舍人兼起居郎會考課京朝
官有敢隱前犯者皆除以為民周翰被遣尤多所上有
司偶遺一事當免刑館楊徽之率三館學士詣相府以
為周翰非故有規避其實所犯頻繁不能悉記於是止
罰金百斤至道中遷工部郎中真宗在儲宮知其名徵
之時為左庶子因令取所為文周翰悉纂以獻上答以

宋史新編卷百六十九

四

書及印位首擢駕部郎中知制誥俄判史館昭文館不
數年召入翰林為學士歷工部侍郎卒帝憫之錄其二
周翰性疎雋下急臨事嚴暴故多曠敗晚年才思稍減
書詔多不稱旨有集五十卷及續因話錄

木昂字舉之其先京兆人徙家南陽父葆光家衡山昂
少與熊若谷鄧洵美同學朱遵度好讀書人號之為朱
萬卷昂為小萬卷北游江淮韓令坤署權知揚州楊
子縣便宜綏輯復通亡者七千餘家令坤即表授本縣
令宋初為衡州錄事參軍掌讀陶潛閑情賦而慕之因
廣其辭曰維稟氣兮清濁獨得意兮虛徐耳何聰兮無

瑱衣何散兮無裾務冥懷於得喪寧勤體乎苗裔將使
同方姬孔抗跡孫遠精驚廣漠心游太虛傲朝曦兮南
榮遡夕飈兮北疏非道之病惟情之舒絲是含穎懷粹
凝和習懿器齋淪兮幽憂德芬馨兮周比并無淚兮泉
融珠潛輝兮川媚又何必陋雄之尚玄笑奕之心醉悲
墨之素絲嘆展之下位苟因時之明揚乃斯文之不墜
睇烟景兮飄飄心懸旌兮搖搖感朝榮而夕落嗟響蛩
而鳴蜩姑藏器以有待因寄物而長謠願在首而為弁
束玄髮而未衰會名器之有得與纓珥兮相宜願在足
而為舄何坎險之罹憂欲效勤於豎亥思追踵於浮江

宋史新編卷百六十九

五

願在服而為袂傅縑素而飾躬異化緇之色涅寧拭而
而道窮願在目而為鑑分妍醜於崇朝驚青陽之難久
庶白首以見招願在地而為簞當暑溽而冰寒伊膚革
之尚疚胡寤寐以求安願在觴而為醴不亂德而溺真
體虛受之為器革謫性以歸淳願在握而為劍每輔衽
而保裾殊鉛銛之效用比研刃而有餘願在橐而為矢
美箬羽之斯全疇懋勳而錫晉射窮壘而劔燕願在體
而為表託針縷以成功非珍華而取飾將被服而有容
願在軒而為篁貫歲寒而不改挺介節以自持廓虛心
而有待人之願兮寔繁我之心兮若此蓄為志兮璞藏

發為文兮霧委既持瑾兮掌瑜復標蘭兮執芷始無言
 今植杖終俛首兮嗟髀振襟兮自適覩物兮解頤雲無
 心兮遐舉蘿倚幹兮叢滋想陵谷之變地况玄黃之易
 絲人可汰而可鍛已不磷而不緇苟一鳴而驚人何五
 鼎而勿飴已而擁膝清嘯傾懷自寬樞桑戶革兮差樂
 鳩飛駿躍兮胡難指夜蟾兮為伍仰疎籟兮邀歡何孫
 牧而伊耕何巢真而呂磻滌我慮兮綠綺清我眠兮琅
 玕周旋兮有則徙倚兮可觀終卷舒兮自得契休哉於
 考槃累遷監察御史江南轉運副使太宗累遷水部郎
 中直祕閣兼越王府記室叅軍真宗累遷翰林學士諭
 父見新編卷五十九年拜章乞骸骨乃拜工部侍郎致仕昂前後所得奉賜
 以三之一購奇書以諷誦為樂及是閒居自稱退叟著
 資理論三卷上之晚歲自為墓誌卒年八十三詔加賻
 贈錄其孫門人謚曰正裕先生昂好學純厚有清節澹
 於榮利進退有禮士類多之有集三十卷子正彝正辭
 並登進士第正基虞部員外郎
 趙隣幾字亞之須城人家世為農隣幾少好學嘗作禹
 別九州賦萬餘言人多傳誦在周第進士解褐祕書省
 校書郎歷許州宋州從事太宗召為左贊善大夫直史
 館改宗正丞後郭贊宋白薦之而帝又嘉其所獻頌遷

左補闕知制誥數月卒年五十九隣幾常欲追補唐武
 宗以來實錄訪求遺事殆廢穀食會疾革唯以書未成
 為恨淳化中太宗取其書得隣幾所補會昌以來日曆
 二十六卷及文集三十四卷所著鰕子一卷并他書來
 上皆塗竄之筆也詔賜其家錢十萬時又有何承裕者
 晉天福末擢進士第有清才好為歌詩而嗜酒狂逸累
 官至著作佐郎直史館出為整屋咸陽二縣令醉則露
 首跨牛趨府尹王彥超以其名士而容之然為治清
 而不煩民頗安焉後歷侍御史累知忠萬商三州卒
 鄭起字孟隆不知何許人少佻薄無檢操聞襄州僧能

宋史新編卷百九

七

為黃金遂削髮為侍者久之知其誑耀乃反初服舉進
 士時舉子多尚詩賦惟起有文七軸歌詩尤清麗為縣
 簿秩滿以書干周宰相范質薦為右拾遺直史館乾德
 初自殿中侍御史出掌泗州市征忤刺史張延範奏起
 嗜酒廢職黜為河西令會蜀平當徙遠官起不欲往爰
 恪其足因是成疾卒起負才倨傲多詆訐數為羣小窘
 辱終不改時有郭昱者好為古文狹中詭僻在周登進
 士第恥赴常選獻書宰相趙普曰比巢由朝議惡其矯
 激故又不調後復伺普手塵自陳普笑謂人曰今日甚
 榮得巢由拜於馬首開寶末詣許居正上書極言謗

居正奏之詔署襄州觀察推官潘美鎮襄陽討金陵以
昱隨軍昱中夜被酒號叫軍中皆驚翌日遣還歲餘坐
盜官錢除名卒又有馬應者薄有文藝服道士衣自稱
先生開寶初倣元結中興頌作勃興頌以述太祖下荆
湖之功欲刊石於朮州結頌之側縣令惡其夸誕不以
聞太平興國初登第授大理評事坐事除名淳化中以
詩于同年殿中丞牛景景因奏上太宗覽而嘉之復舊
官未幾卒又有顏贊董淳劉從義善為文張翼譚用之
善為詩張之翰善牋啓贊拔萃登科至太子中允淳為
工部員外郎直史館奉詔撰孟昶紀事從義多藏書每

宋史新編卷五十九

纂長安碑文為遺風集二十卷餘皆官不達

和峴字晦仁浚儀人晉宰相魯國公凝之子以蔭歷太
常丞宋初授太常博士俄拜刑部員外郎兼博士仍判
太常寺乾德二年孝明孝惠二后神主祔別廟三年十
二月蜡百神峴皆獻議從之又嘗言朝會登歌用五瑞
郊廟奠獻用四瑞凡諸樂之議竝從之具禮樂志先
是王朴竇儼洞曉音樂前代不協律呂者多所考正朴
儼既沒未有繼其職者會太祖以雅樂聲高詔峴講求
其理以均節之自是八音和暢上甚嘉之語具律志開
寶初遷司勳員外郎歷夔晉二州通判太宗即位遷主

客郎中歷京東轉運使峴性苛刻鄙吝好殖財復輕侮
人嘗以官船販易規利坐削籍配隸汝州起為太常丞
分司西京端拱初上躬耕籍田峴表賀至闕下因以其
所著奉常集五卷祕閣集二十卷注釋武成王廟贊五
卷奏御上甚嘉之復授主客郎中判太常寺兼禮儀院
事未幾卒弟嶠

嶠字顯仁凝第四子也太平興國八年登進士第釋褐
霍丘主簿歷光祿寺丞先是凝嘗取古今史傳斷獄雪
冤事著為疑獄集嶠因增益事類分為三卷表上之俄
獻所著文賦五十軸召試中書擢為太子中允淳化初

宋史新編卷五十九

補注凝所撰古今孝悌集成十卷以獻遂以本官直集
賢院中謝日賜緋魚三年春獻觀燈賦遷右正言太宗
謂李昉曰嶠宰相子勤學自立有文章能荷堂構如嶠
者不可多得也以本官知制誥不踰年加水部員外郎
知理檢院至道元年賜金紫與王旦同判吏部銓是秋
晨起將朝風眩暴作卒上聞之驚嘆賜賻加等錄其二
孤嶠好修飾容儀自五鼓張燈燭至辨色冠帶方畢上
嘗欲召入翰林不果嶠弟嶧始為三班奉職淳化中獻
文求試上以故相之後改授大理評事
馮吉字惟一洛陽人周太師中書令道之子以父任歷

太常少卿吉者學善屬文工草隸然性滑稽無操行每
中書舍人缺宰相即欲用吉終以佻薄而止雅好琵琶
尤臻其妙父常戒令勿習不能改道欲辱之因家宴令
吉奏琵琶為壽賜以束帛吉置於肩左抱琵琶按膝再
拜如伶官狀了無忤色家人皆大笑及為少卿頗不得
意以杯酒自娛每朝士宴集雖不召常自至酒酣彈琵
琶已復賦詩詩成起舞人愛其俊逸謂之三絕宋初受
詔撰述明憲皇太后論議見稱於時云

高頔字子奇雍丘人後唐舉進士乙科四遷魏博觀察
支使周顯德中符彥卿奏署掌書記時太宗親迎懿德

宋史新編卷之九

十一

皇后于大名彥卿遣頔迎候日夕陪接尤伸款好後隨
彥卿鎮鳳翔會詔留彥卿洛陽頔復為天雄軍掌書記
以病免雍熙中頔年八十餘太宗親試貢士頔子南金
舉學究自陳願賜一第庶獲寸祿及老父上問左右其
父何人宰相宋琪以頔對且言其素行縉紳推重上曰
此高頔子耶頔在大名幕中嘗與朕遊處追踰旬月晨
暮對按飲食常拱手危坐未嘗少懈其恭謹蓋天性也
惜老矣不欲煩以官政即擢南金第拜頔左補闕致仕
賜錢一萬卒于家頔有清節力學彊記手錄書千餘卷
所乘馬老以糜飼之僕六年七十待之如初時稱其長

首欠子鼎第進士至殿中丞

李度洛陽人周顯德中第進士度工於詩有醉輕浮世
事老重故鄉人之句時翰林學士中文炳知貢舉樞密
使王朴移書錄其句以薦之文炳即擢度為第三人累
遷殿中丞知欽州坐事左遷絳州團練使十年不調度
在欽州嘗以所著詩刻於石有中黃門得其石本傳入
禁中太宗見之謂宰相曰度今安在即令召至對於便
殿與語甚悅擢為虞部員外郎直史館賜緋端拱初交
州黎桓加恩度借太常少卿為副使上賜詩寵行未至
交州卒于傳舍弟康亦善詩登進士第

宋史新編卷之九

十二

韓濟京兆長安人唐相休之裔孫周顯德初第進士歷
司門郎中薄詳練臺閣故事多知唐朝氏族與人談壘
壘然可聽號為近世肉譜縉紳頗推重之尤善筆札人
多藏其尺牘弟洎亦進士及第

鞠常字可久高密人父慶孫申州團練判官有詩名常
漢乾祐二年登進士第釋褐祕書省校書郎周廣順中
宰相范質奏充集賢校理出為鄆州觀察支使歷數縣
令開寶中趙普為相擢為著作佐郎時任此官惟常與
楊徽之李若拙趙隣幾四人皆有名於時常應舉時著
四時成歲賦萬餘言又為春蘭賦頗存興託後為清江

卒子仲謀雍熙中進士弟愉周廣順中進士與常齊名

宋準字子平雍丘人祖父俱為京朝官準開寶中登進士甲科貢士徐士廉擊登聞鼓訴知舉李昉用情取捨太宗怒召準覆試便殿見準形神偉茂程試敏速其嘉之以為宜首冠俊造由是復擢甲科即授秘書省秘書郎直史館歷左拾遺知制誥卒年五十二賜錢百萬寺被病遷金部郎中罷知制誥卒年五十二賜錢百萬準辭采清麗流官所至有聲盧多遜之獄李穆坐同門生黜免左右無敢言者準因奏事盛言穆長者有檢操

宋史新編卷三十九

十一

常惠多遜專恣非其黨也上寤未幾復穆官時論稱之真宗錄其子郊祁其族子也

柳開字仲塗大名人父承翰監察御史五代文格淺弱慕韓愈柳宗元為文因名肖愈字紹元既而改名字以為能開聖道之塗也著書自號東郊野夫又號補亡先生作二傳以見意尚氣自任不顧小節范杲好古學尤重開文世稱為柳范開寶六年第進士歷宋州錄事參軍太宗累遷殿中侍御史因事貶上蔡令時朝廷銳意北征開詣闕上書願效死戎行上憐之復授元職出使河北因抗疏曰臣受非常恩未有以報今契丹未滅願

賜臣步騎數千任以河北用兵之地必能出生入死

幽薊雖身沒戰場臣之願也上以五代以來自節鎮全刺史皆用武臣不諳政事於是欲兼用文士以開為崇儀使知寧邊軍徙全州全西延洞有粟氏聚族五百餘人常鈔劫民口糧畜開為作衣帶巾帽選牙更勇辨者得三輩諭降即賦其居業作時鑑一篇刻石戒之遣其酋入朝授本州上佐賜開錢三十萬淳化初移知桂州坐事黜為復州團練副使移滁州復舊官知環州二年移邠州至州葺城壘戰具諸將多沮議不協開謂其從子曰吾觀昂宿有光雲多從北來犯境上寇將至矣

宋史新編卷三十九

十三

吾聞師克在和今諸將怨我一旦寇至必危我矣即求換郡徙忻州刺史四年徙滄州道病首瘍卒年五十四錄其子開善射喜奕碁有集十五卷作家戒千餘言刻石以訓諸子性倜儻重義在大名嘗過酒肆飲有士人在旁辭貌稍異開詢其名則至自京師以貧不克葬其親聞王祐篤義將丐之問所費曰二十萬足矣開即罄所有得白金百餘兩益錢數萬遺之開兄肩吾至御史肩吾二子湜灝沆並進士第

夏侯嘉正字會之江陵人太平興國中第進士歷官至著作佐郎使于巴陵為洞庭賦人多傳寫端拱初太宗

知止名召試辭賦擢為右正言直史館兼直祕閣賜緋魚元夕上御乾元門觀燈嘉正獻五言十韻詩其末句云兩制誠堪羨青雲待玉輿上依韻和以賜之有狹劣終雖舉通才列上居之句議者以為誠嘉正之好進也未幾被病詔以為益王生辰使所獲金幣鬻得錢輦歸家忽一絳自地起立良久而仆聞者異之嘉正疾遂篤月餘卒

羅處約字思純華陽人父濟仕蜀為升朝官歸朝至太常丞處約嘗作黃老先六經論人多重之登第為臨渙主簿再遷大理評事知吳縣王禹偁知長州縣日以詩

宋史新編卷五十九

十四

計唱酬蘇杭間多傳誦後並召赴闕太宗自定題試之以禹偁為右拾遺處約著作郎皆直史館賜緋魚會下詔求謹言處約奏論三司之制非古莫若復尚書都省故事其尚書丞郎正郎員外郎主事令史之屬請依六典舊儀以今三司錢刀粟帛筦權支度之事均在二十四司如此則各有司存可以責其集事今則金部倉部安能知儲廩帑藏之盈虛司田司川孰能知屯役河渠之遠近有名無實積久生弊復就三司之中更分置僚屬則愈失其本原矣受詔荆湖路巡撫欲以苛察立名所奏劾甚衆淳化中卒兄賁登進士第至員外郎處約

雖有詞采而急於進用時論亦以此薄之卒後蘇易簡王禹偁集其文凡十卷題曰東觀集易簡表上之蜀士又有嚴儲者太平興國中進士後直史館使河北陷于契丹

安德裕字益之一字師臯河南人父重榮晉成德軍節度五代史有傳德裕生干真定末期重榮舉兵敗乳母抱逃水竇中為守兵所得執以見軍校秦習習與重榮有舊匿養之因姓秦氏習世兵家以弓矢狗馬為事德裕孩提即喜筆硯遇文字輒為誦讀聲既成童俾就學遂博貫文史精於禮傳嗜西漢書習卒德裕行三年服

宋史新編卷五十九

十五

後還本姓習家盡以囊裝與之凡白金萬餘兩德裕却之曰斯秦氏之蓄於我何有丈夫當自樹功名以取富貴豈屑於他人所有耶聞者高之開寶二年擢進士甲科累遷金部郎中出知睦州還判太府寺咸平中卒德裕性介潔以風鑑自負王禹偁孫何皆初遊詞場德裕力為延譽及領考試何又其首選然酣飲太過故不被獎擢有集四十卷

錢熙字太雅泉州人陳洪進嘉其才以弟之子妻之將署熙府職辭不就著楚鴈賦以見志尋復辟為巡官專掌戕奏洪進歸朝熙不敘舊職雍熙初登甲科補度州

觀察推官代還寇準掌吏部選上封薦熙得試中書遷
殿中丞賜緋魚著四夷來王賦以獻凡萬餘言太宗嘉
之即以本官直史館熙嘗與楊徽之言及張洎錢若水
將被進用熙與劉昌言同鄉里相親善又語及其事昌
言囚以語洎疑熙交構訴之熙坐削職通判朗州俄
徙衡州就改太常博士真宗即位遷右司諫尋通判杭
州政多專達為轉運使所奏徙通判越州熙負氣好學
善談笑精筆札狷躁務進自罷職因憤恚成疾卒嘗擬
占樂府著雜言十數篇及借刑論為識者所許有集十
卷子蒙古亦進士及第

宋史新編卷五十九

六

陳充字若虛成都人少以聲酒自娛雍熙中天府禮部
奏名皆為進士冠廷試權甲科歷刑部郎中太中祥符
六年以疾出權西京留守御史臺旋以本官分司卒充
詞學典贍唐牛僧孺著善惡無餘論言堯舜伯鯨但不
能慶殃及其子充因作論以反之性曠達善談詭澹於
榮利自號中庸子臨終自為墓誌有集二十卷

吳淑字正儀丹陽人父仕吳淑以校書郎直內史歸朝
久不調甚窮窘以近臣薦試學士院授大理評事歷著
作佐郎祕閣校理嘗獻九絃琴五絃阮頌太宗賞其優
博又獻事類賦百篇詔令注釋淑分注成三十卷上之

職方員外郎疏請用古車戰法上嘉其博學淑性
好古有集十卷善筆札好篆籀取說文有字義者
百餘條撰說文字義三卷又著江淮異人錄三卷
祕閣閑談五卷子安節讓夷遵路皆進士及第
舒雅字子正父仕李氏入朝歷祕閣校理與吳淑齊名
累遷職方員外郎請外得知舒州仍賜金紫雅恬於榮
宦州之潛山靈仙觀有神仙勝迹郡秩滿即請掌觀事
東封就加王客郎中改直昭文館轉刑部在觀累年優
游山水吟詠自樂弟雄端拱二年進士

宋史新編卷五十九

十七

朝授從官為倣掌書記後倣為淮海國王封許王皆為
其府判官加倉部員外郎歸朝累遷檢校祕書監平江
軍節度副使卒夷簡能文尤工詩詠老而不輟然士大
夫薄其貪鄙浙右士之秀者又有盧稹謝炎許洞
盧稹字叔微杭州人幼穎悟及長曉五經大義酷嗜周
易孟子端拱初登進士第調補真定東鹿主簿未及赴
官卒年二十七嘗著五帝皇極志孺子問翼聖書數十
篇

謝炎字化南嘉興人慕韓柳為文與盧稹齊名時謂之
盧謝稹異懦炎勁急反相厚善端拱初第進士歷知華

容公安二縣卒集二十卷

許洞字洞天吳縣人父仲容太子洗馬洞精左氏傳咸平三年進士解褐雄武軍推官嘗詣府白事有卒踞坐不起卽杖之時馬知節知州洞又移書責知節知節怒其狂狷不遜會洞輒用公錢奏除名歸吳中數年日以酣飲爲事常從民坊貰酒一日大署壁作酒歌數百言鄉人爭往觀其酷數倍乃盡捐洞所負景德二年獻所撰虎鈴經二十卷應洞識韜略運籌決勝科以負譴報罷就除均州參軍大中祥符四年祀汾陰獻三盛禮賦召試中書改烏江縣主簿卒有集一百卷又著春秋釋

宋史新編卷一百六十九

幽五卷演玄十卷

新編卷一百六十九

宋史新編卷一百七十

列傳一百十二

明南京戶部主事肯田柯維騏著

文苑二

徐鉉 句中正 曾致堯 刁衍

姚鉉 李建中 洪湛 路振

崔遵度 陳越 穆修 石延年 劉潛附

蕭貫 蘇舜欽 尹源 黃亢

黃鑑 楊蟠 顏太初 郭忠恕

梅堯臣 江休復 蘇洵 章望之

王逢 孫唐卿 黃序楊真附 唐庚 兄伯虎附

宋史新編卷一百七十

文同 楊傑 賀鑄 劉涇

鮑由 黃伯思

徐鉉字鼎臣廣陵人十歲能文不安游與韓熙載齊名江東人謂之韓徐仕吳爲校書郎仕南唐李昇及景祐知制誥宰相宋齊丘中以事貶泰州司戶掾俄復官時景命二內臣營屯田於楚州人不堪苛細起爲盜命鉉乘傳巡撫鉉至奏罷屯田二內臣懼逃罪鉉捕之急權近側日及捕得賊首卽斬之坐專殺流舒州徙饒州久之復知制誥遷中書舍人煜立歷翰林學士御史大夫吏部尚書宋師圍金陵煜遣鉉求緩兵時煜將朱令贇

將兵十餘萬自上江來援煜以鉉既行欲立令贊勿令東下鉉曰此行未保必能濟淮江南所恃者援兵爾奈何止之煜曰方求和解而復決戰豈利於汝乎鉉曰要以此社稷為計豈顧一介之使置之度外可也煜泣而遣之及至雖不能緩兵而入見辭歸禮遇皆與常時同及隨煜入覲太祖責之聲甚厲鉉對曰臣為江南大臣國亡罪當死不當問其他太祖嘆曰忠臣也事我當如李氏命為太子率更令事詳五代史李景世家鉉歷左散騎常侍因事貶靜難行軍司馬初鉉至京師見被毛褐者輒哂之邠州苦寒終不御毛褐致冷疾一日晨起方

宋史新編卷七十一

二

中正字坦然華陽人孟昶時授崇文館校書郎復遷進士及第歸朝補曹州錄事參軍汜水令又為潞州錄事參軍中正精於字學古文篆隸行草無不工太平興國二年獻八體書召入授著作佐郎直史館被詔詳定篇韻歷著作郎與徐鉉重校定說文模印頒行太宗問中正凡有聲無字有幾何中正退條為一卷以獻上曰朕亦得二十一字可并錄之也時又命中正與著作佐郎吳鉉大理寺丞楊文舉同撰定雍熙廣韻加太常博士廣韻成凡一百卷特拜虞部員外郎淳化中累遷屯田郎中杜門守道以文翰為樂嘗以大小篆八分三體書孝經摹石咸平二年表上之真宗召見便殿賜坐問所書幾許時曰臣寫此書十五年方成上嘉歎賜金紫命藏於祕閣時乾州獻古銅鼎狀方而四足上有古文二十一字人莫能曉命中正與杜鎰詳驗以聞據甚悉卒年七十四中正喜藏書家無餘財子希古希仲並進士及第

曾致堯字正臣南豐人太平興國八年進士歷太常博士性剛率好言事前後屢上章奏辭多激訐真宗即位累遷戶部員外郎因抗疏狂躁被黜奪金紫未幾復舊官累遷禮部郎中坐知揚州日冒請月奉降掌昇州權

宋史新編卷七十一

三

結轉戶部郎中卒致堯頗好纂錄所著有仙島羽獵圖
中台志清邊前要西陲要紀為臣要紀子易從易占皆
登進士第

刁衍字元賓昇州人父彥能仕南唐為昭武軍節度衍
用蔭為祕書郎集賢校理以文翰入侍甚被親昵金陵
平從李煜歸宋太祖賜緋魚授太常寺太祝稱疾假滿
屏居輦下者數歲太平興國初李昉扈蒙在翰林勉其
出仕因撰聖德頌獻之詔復本官出知睦州桐廬縣會
詔羣臣言事衍上諫刑書再遷大理寺丞獻文四十篇
召試授殿中丞通判湖州歷虞部員外郎轉運使狀其

宋史新編卷五十一

四

政績優詔嘉獎徙知廬州真宗即位遷比部員外郎嘗
上疏曰天下大器也群生衆畜也治大器者執一以正
其度保衆畜者齊化以臻其原陛下纂圖茲始布政惟
新所宜上順天心下從人欲若太祖之勤儉若太宗之
惠慈答天地敷錫之意保祖宗艱難之業則周成漢文
三宗之美不可同年而議擬也代還獻所著本說十卷
得以本官充祕閣校理出知潁州入為比部員外郎改
直祕閣充崇文院檢討歷兵部郎中入朝暴中風眩卒
年六十九衍始仕李氏權勢甚盛父為藩帥家富於財
被服飲膳極於侈靡歸宋以純澹夷雅知名于時恬於

陳位善談笑喜甚奕交道敦篤士大夫多推重之子濬
浚渭皆登進士第濬于繹約天聖中並進士及第

姚鉉字寶之合肥人太平興國八年進士甲科歷起居
舍人兩浙轉運使鉉雋爽頗尚氣薛狀知杭州與之不
協事多矛盾映狀罪狀以問除名貶連州文學吉州
之萬安抵虔江有嶺石舟行其中湍險萬狀鉉過感而
賦之以自兄後再移舒州又授本州團練副使卒年五
十二鉉文詞敏麗善筆札藏書至多頗有異本兩浙課
吏寫書亦薛映所倚之一事雖被竄斥猶傭夫荷檐以
自隨有集二十卷又采唐人文章纂為百卷目曰文粹

宋史新編卷五十一

五

卒後子嗣復上其書詔授永城簿幼子稱俊穎頗善屬
辭裁十歲卒鉉紀其事為聰悟錄人多傳之
李建中字得中其先京兆人自其祖稠仕於蜀遂為蜀
人建中太平興國中進士甲科累官主客員外郎歷通
判河南府知曹解頰葵四州景德中以久次進金部員
外郎建中性簡靜神風雅秀恬於榮利前後三求掌西
京留司御史臺尤愛洛中風土就構園池號曰靜居好
吟詠每遊山水多留題自稱巖夫民伯加司封員外郎
工部郎中建中善修養預校定道藏又判太府寺卒年
六十九建中善書札行筆尤工多構新體草隸篆籀八

分亦妙人多摹習掌手寫郭忠恕汗簡集以獻皆科斗文字有詔嘉獎好古勤學多藏古器名畫有集三十卷子周道周上並進士及第周民太子中舍

洪湛字惟清上元人自曾祖而下皆登仕湛幼好學五歲能爲詩未冠錄所著十卷爲齋年集舉進士有聲雍熙二年廷試已落復試擢寘高等歷右拾遺直史館端拱初通判壽許二州既歸朝與左正言尹黃裳馮拯右正言王世則宋沆伏閣請立許王元僖爲儲貳詞意狂率太宗怒湛出知容州再遷比部員外郎知郴州二州咸平二年召還命試舍人院復直史館其秋命使荆湖

宋史新編卷五十一

六

按視民事條奏利病甚衆還判三司都磨勘司又與王欽若同知貢舉未幾同修起居注時議城綏州邊臣互言利害遣湛按視湛言城之利有七而害有二遂詔營葺終以勞人罷之湛美風儀俊辨有材幹凡五使西北議邊要真宗有意擢任顧遇甚厚曲宴苑中賦詩不移晷以獻深被褒賞有河陰民常德方訟臨津尉任懿納賄登第事下御史臺坐王欽若欽若方被寵顧乃詔翰林侍讀學士邢昺等別鞠懿易款坐湛遂削籍流儋州事具欽若傳初王旦與欽若知舉出拜樞密副使以湛代領其事湛之入貢院懿已試第三場畢及官收湛賦

家實無物湛素與梁顥善或假顥白金器乃取以輸宦會赦移惠州至化州調馬驛卒湛時一子偕行甚幼州以聞特詔賜錢二萬官護還其喪湛有集十卷于鼎大中祥符四年進士

路振字子發祁陽人唐相巖四世孫巖貶死嶺外其子琛避地湘潭間遂居焉振父洵美事馬希果署連州從事謝病終于家振幼穎悟十歲聽講陰符裁百言而止洵美俾終其業振曰百言演道足矣洵美大奇之淳化中舉進士太宗以詞場之弊多事輕淺不能該貫古道因試卮言日出賦觀其學術時就試者數百人咸聘昭

宋史新編卷五十一

七

忘其所出雖當時馳聲場屋者亦有難色振寒素遊京師人罕知者所作賦尤爲典贍太宗甚嘉之擢寘甲科歷官左司諫知制誥振文詞溫麗屢奏賦頌爲名輩所稱詩詠多警句及居文翰之職深愜物議自是彌加精厲從祀譙臺專典綸翰歲奏填委應用無滯時推其敏贍充同修起居注嗜酒得疾卒錄其子振純厚無城府時人惜其登用之晚有集三十卷又嘗采五代末九國君臣行事作世家列傳尚未成書云

崔遵度字堅白淄州人太平興國八年第進士累遷太常丞直史館大中祥符初歷左司諫遵度與物無競計

不言是非淳澹清素於勢利泊如也掌右史十餘歲立
墀上常退居楹間慮上之見善鼓琴得其深趣所傲舍
甚湫隘有小習手植竹數本朝退默坐其上彈琴獨酌
翛然自適嘗著琴箋其略云易有太極是生兩儀兩儀
者太極之節也四時者兩儀之節也律呂者四時之節
也晝夜者律呂之節也刻漏者晝夜之節也節節相受
自細至大而歲成焉既不可使之節亦不可使之不節
氣之自然者也氣既節矣聲同則應既不可使之應亦
不可使之不應數之自然者也既節且應則天地之交
成矣文之義也或任形而著或假物而彰日星文乎上

山川理乎下動物植物花者節者五色具矣斯任形者
也至於人常有五性而不著以事觀之然後著日常有
五色而不見以水觀之然後見氣常有五音而不聞以
弦攷之然後聞斯假物者也是故聖人不能作易而能
知自然之數不能作琴而能知自然之節何則數本於
一而成於三因而重之故易六畫而成卦及其應也一
必於四二必於五三必於六焉氣氣相召其應也必矣
卦既畫矣故畫琴焉其應也一必於四二必於五三必
於六焉節節相召其應也必矣易之書也偶三為六三
才之配具焉萬物由之而出雖曰六畫及其數也止三

而已矣琴之畫也偶六而根於一一鐘者道之所生也
其數為一在律為黃在音為呂在木為根在四體為心
衆微由之而生雖曰十三及其節也止三而已矣卦之
德方經也著之德圓緯也故萬物不能逃其象徽三其
節經也絃五其音緯也故衆音不能勝其文世稱其知
言典記注坐謬誤降秩踰歲後之九年仁宗以壽春郡
王開府遂命與張士遜竝為王友改戶部員外郎賜服
金紫歷禮部郎中充諮議參軍儲宮建又加吏部兼左
諭德未幾命使契丹判司農寺遵度性寡合喜讀易嘗
云意有疑則彈琴辨其數筮易觀其象無不究也天禧

天禧新編卷三十一

九

四年卒年六十七錄其二子仁宗詔贈工部侍郎又錄
其孫二人有集二十卷

陳越字損之開封人祖父俱登仕越少好學尤精歷代
史善屬文氣俊拔咸平中詔舉賢良策入第四等解褐
將作監丞通判舒州歷擢右正言越耿直任氣喜箴切
朋友放曠盃酒間家徒壁立不以屑意然嗜酒過差平
有醒日亦用是邁疾卒年四十無子越兄咸嘗舉進士
未第以楊億杜鎬陳彭年言賜同三傳出身
陳脩字伯長鄆州人幼嗜學不事章句真宗東封詔舉
齊魯經行之士脩預選賜進士出身調泰州司理參軍

與眾齟齬通判患之使人誣告其罪貶池州中道
亡赴闕叩登聞鼓訴冤不報居貶所歲餘遇赦得釋迎
母居京師間出遊旬以給養久之補潁州文學參軍徙
蔡州卒脩剛介好論斥時病詆訕權貴人權貴人欲與
交結往往拒之張知白守亳有豪士作佛廟成知白召
脩作記記成不書上名士以五百金遺脩為壽且求載
名于記脩投金庭下趣裝去郡士謝之絕不受曰吾寧
湖口為旅人終不以匪人汙吾文也宰相欲識脩且將
用為學官脩終不往見母死自負觀以葬不飯浮屠為
佛事脩雖窮厄然一時士大夫稱能文者必曰穆參軍

宋史新編卷一百一十一

蓋異楊億劉筠聲偶之體云有集三卷
石延年字曼卿先幽州人晉以幽州遺契丹其祖舉族
南走家宋城延年跌宕任氣節為文勁健於詩最工且
善書真宗錄二舉進士以為三班奉職延年恥不就張
知白素奇之曰母老乃擇祿耶延年不得已就命歷太
子中允同判登聞鼓院嘗上言天下不識戰三十餘年
請為二邊之備不報及元昊反始思其言召見稍用其
說延年喜劇飲嘗與劉潛造王氏酒樓對飲終日不交
一言王氏怪其飲多以為非常人益奉美酒肴果二人
飲啜自若至夕無酒色相揖而去明日都下傳王氏酒

樓有二仙來飲已乃知劉石也延年雖酣放若不可撓
以世務然與人論天下事是非無不當年四十八卒官
其一子當時有魏惟儼祕演者並工詞章負氣節隱於
浮屠與延年友善歐陽脩嘗稱為奇男子云

劉潛字仲方定陶人少卓逸有大志好為古文起家進
士為淄州軍事推官嘗知蓬萊縣代還過鄆州方與曼
卿飲聞母暴疾亟歸母死潛一慟遂絕妻亦無潛大號
而死同時以文學稱京東者歷城有李冠舉進士不第
得同三禮出身調乾寧主簿卒有東臯集二十卷

蕭貫字貫之新喻人俊邁能文尚氣舉進士甲科歷

宋史新編卷一百一十一

知洪州降知饒州遷至兵部員外郎召還將試知制誥
卒貫諱事最為不苟合於時初感疾夢綠衣中人召至
帝所賦禁中曉寒歌詞語清麗人以比唐李賀
蘇舜欽字子美易簡之孫父耆有才名嘗為工部郎中
直集賢院舜欽以父任補太廟齋郎調滎陽縣尉玉清
昭應宮災舜欽年二十一詣登聞鼓院上疏援五行志
及劉向所論魯成公三年新宮災襄公九年春宋火二
事為諫又上書曰歷觀前代聖神之君好聞讜議然後
朝無遺攻物無遁情雖有佞臣邪謀莫得而進也昔晉
侯問叔向曰國家之患孰為大對曰大臣持祿而不極

諫小臣畏罪而不敢言下情不能上通此患之大者故漢文感女子之說而肉刑是除武帝聽三老之議而江充以族肉刑古法江充近臣女子三老愚耄踈隔之至也蓋以義之所在賤不可忽二君從之後世稱聖况國家班設爵位列陳豪英故當責其公忠安可教之循默尋第進士改光祿寺主簿知長垣縣遷大理評事監在京店宅務康定中河東地震舜欽詣匭通疏曰妖祥之興神實尸之各以類告未嘗妄也臣竊見綱紀廢敗政化闕失其事甚衆不可樂舉謹條大者二事一曰正心二曰擇賢陛下身既勤儉輔弼臺諫又皆得人則天下

宋史新編卷百十

十三

何憂不治災異何由而生范仲淹薦其才召試為集賢校理監進奏院舜欽所論議既多侵權貴而婦父杜衍與仲淹富弼在政府多引用一時聞人欲更張庶事御史中丞王拱辰等不便其所為會進奏院祠神舜欽與右班殿直劉巽輒用鬻故紙公錢召妓樂閒多會賓客拱辰廉得之諷其屬劾奏因欲搖動行事下開封府劾治於是舜欽與巽俱坐自盜除名同時得罪者十餘人世以為過薄而拱辰等方自喜曰吾一舉網盡矣舜欽既放廢寓于吳中其友人韓維責以隔絕親交舜欽報書曰蒙開責以兄弟在京師不以義相就獨躋外數千

里自取愁苦予豈無親戚之情豈不知會合之樂也安肯舍安逸而甘愁苦哉昨在京師不敢犯人顏色不敢議論時事隨眾上下心志蟠屈不開固亦極矣不幸道在嫌疑之地不能決然早自引去致不測之禍粹去下吏人無敢言友讐一波共起謗議被廢之後噫然未已更欲真之死地然後為快來者往往鈞隨言語欲以傳播好意相恤者幾希矣故閉戶不敢與相見如避兵寇偷俗如此安可久居其間遂超然遠舉羈泊於江湖之上不唯衣食之累實亦少避機穽也况血屬之多資入之薄特國見之矣常相團聚可乏衣食乎不可也可閉

宋史新編卷百一

十三

關常不與人接乎不可也與人接必與之言與之言必與之還往使人人皆如持國則可不迨持國者必加釀惡言喧布上下使僕不能自明則前日之事未為重也都無此事亦終日勞苦應接之不暇寒暑奔走塵土泥淖中不能了人事羸馬餓僕日栖栖取辱於都城使人指背譏笑哀閔亦何顏面安得不謂之愁苦哉此雖與兄弟親戚相遠而伏臘稍足居室稍寬無終日應接奔走之勞耳目清曠不設機關以待人心安閑而體舒放三商而眠高春而起靜院明窓之下羅列圖史琴樽以自愉悅有興則泛小舟出盤閭二門吟嘯覽古於江山

之間渚茶野釀足以銷憂專鱸稻蟹足以適口又多高僧隱君子佛廟勝絕家有園林珍花奇石曲池高臺魚鳥留連不覺日暮昔孔子作春秋而夷吳又曰吾欲居九夷觀今之風俗樂善好事知子守道好學皆欣然願來過從不以罪人相遇雖孔子復生是亦必欲居此也以彼此較之孰為然哉人生內有自得外有所適固亦樂矣何必高位厚祿役人以自奉養然後為樂今雖僑此亦如仕宦南北安可與親戚常相守耶予窘迫勢不得如持國意必使我尸轉溝洫肉餒豺虎而後以為安所義何其忍耶詩曰凡今之人莫如兄弟兄弟以恩急

宋史新編卷百十

西

難必相拯救後章曰喪亂既安且寧雖有兄弟不如友生謂友朋尚義安寧之時以禮義相琢磨於持國外兄弟也急難不相救又於未安寧之際欲以義相琢磨雖古人所不能受予欲不報慮淺吾持國也二年得湖州長史卒年四十一舜欽數上書論朝廷事在蘇州買水石作滄浪亭益讀書時發憤懣於歌詩其體豪放往往驚人善草書每酣酒落筆爭為人所傳及謫死世尤惜之妻杜氏有賢行兄舜元字才翁為人精悍任氣節為歌詩亦豪健尤善草書官至尚書度支員外郎三司度支判官

戶源字子漸少博學彊記第五弟洙皆以文學知名洙議而明辨果於有為源自晦不矜飾有所發即過人初以補官第進士歷通州涇州嘗作唐說及敘兵十篇上之其唐說略曰世言唐所以亡由諸侯之疆此未極于理夫弱唐者諸侯也唐既弱矣而不亡者諸侯維之也及廣明之後關東無復唐有方鎮相侵伐者猶以王室為名及梁祖舉河南劉仁恭輕戰而敗羅氏內附王鎔請盟于時河北之事去矣梁人一舉而代唐有國諸侯莫能與之爭其勢然也向使以僖昭之弱乘巢蔡之亂而田承嗣守魏王武俊朱滔據趙燕疆相均地相

宋史新編卷百十

五

屬其勢宜莫敢先動况非義舉乎如此雖梁祖之暴不過取霸于一方耳安能疆禪天下故唐之弱者以河北之疆也唐之亡者以河北之弱也或曰唐之亡其由君失道乎曰君非失道而才不至焉爾其亡也臣實主之明皇非不欲天下如貞觀之治而馭臣之才不能勝林甫之姦於是而有祿山之禍德宗非不欲平暴亂安四方而君人之術不能勝盧杞之邪於是而有朱泚之變以至於僖昭其心皆欲去亂而即治也而才不逮於明皇德宗輔臣之姦邪或過於林甫盧杞求國不亡安可得已然迹其事君豈有失道乎故至賢之主與夫失道之主

其興其亡皆自取之此繫乎君者也中才之主其臣正勝邪則治而安邪勝正則亂而亡此繫乎臣者也然則唐之亡非君之為臣之為也其敎兵略曰唐之失失於諸侯之不制非失於外兵之疆故有驕將罕聞有驕兵今之失失於將太輕而外兵不足以應敵內兵鮮得其用故有驕兵不聞有驕將且唐之所失者勢也今之所失者制也勢也者不得已也制也者可為而不為也趙元昊寇定川堡葛懷敏發涇原兵救之源是時通判慶州遺懷敏書曰賊舉國而來其利不在城堡而兵法有不得而救者宜駐兵瓦亭擇利而後動懷敏不聽以敗

宋史新編卷一百一

二六

范仲淹韓琦薦其才召試學士院源素不喜賦請以論易賦上試者方以賦進不悅其言第其文下除知懷州卒

黃亢字清臣浦城人年十五以文謁翰林學士章得象得象奇之遊錢塘以詩贈處士林浦逋尤激賞時王隨知杭州奏禁西湖為放生池亢作詩數百言士人爭傳之亢為人侏儒不飾小節對人野率如不能言然嗜學

為文詞奇偉既卒鄉人類其文號東溪集

唐卿與亢同鄉里第進士歷國子監直講同郡

揚善其文詞由是知名累擢太常博士直集賢院以

老出通判蘇州卒

蟠字公濟章安人第進士為密和二州推官歐陽脩稱其詩蘇軾知杭州蟠通判州事與軾倡酬居多平生為詩數千篇後知壽州卒

顏太初字醇之彭城人顏子四十七世孫慷慨好義喜為詩多譏切時事天聖中文宣公孔聖祐卒無子除襲封且十年是時有醫許希以鍼愈仁宗疾拜賜已西向拜扁鵲曰不敢忘師也帝為封扁鵲神應侯立祠城西太初作許希詩指聖祐事以諷在位又致書參知政事蔡齊齊為言於上遂以聖祐弟襲封山東人范諷石延

宋史新編卷一百一

一七

年劉潛之徒喜豪放劇飲不循禮法後生多慕之太初作東州逸黨詩孔道輔深器之太初第進士歷南京國子監說書卒著書號涿南子所居在鳥繹兩山之間號鳥繹處士有集十卷淳耀聯英二十卷

郭忠恕字恕先洛陽人七歲能屬文舉童子及第尤工篆籀弱冠漢湘陰公召之忠恕拂衣遽辭去周廣順中為周易博士建隆初坐酒失貶再削籍配隸靈武其後流落不復求仕進多游岐雍京洛間縱酒踈弛有佳山水即淹留浹旬不能去或踰月不食盛夏暴露日中體不沾汗窮冬鑿河冰而浴其傍凌漸消釋人皆異之又

言畫游王侯公卿家苟意不欲怒而去得者藏以為寶
太宗召授國子監主簿館於太學令刊定歷代字書忠
恕性少檢敗度上憐其才每優容之益使酒肆言謗譏
時指物取其直詔杖流登州行至齊州臨邑謂部
送吏曰我今逝矣因培地為穴度可容其面俯窺焉而
卒彙葬道側後月故人取其尸將改葬之其體甚輕
空空然若蟬蛻焉所定古今尚書并釋文並行於世
梅堯臣字聖俞宣城人用從父翰林侍讀學士詢陰為
河南主簿堯臣工為詩以深遠古淡為意間出奇巧初
未為人所知西京留守錢惟演獨嗟賞之為忘年交引

宋史新編卷五十一

六

解

與酬倡一府盡傾歐陽脩與為詩友自謂不及堯臣益
刻厲精思苦學繇是知名於時宋興以詩名家為世所
傳如堯臣者蓋少也堯臣語人曰凡詩意新語工得前
人所未道者斯為善矣必能狀難寫之景如在目前含
不盡之意見於言外然後為至也世以為知言歷知襄
城縣寂後監永豐倉大臣屢薦宜在館閣仁宗召試賜
進士出身為國子監直講累遷尚書都官員外郎預修
唐書未成卒錄其子寶元嘉祐中有事郊廟堯臣預祭
輒獻歌詩又嘗上書言兵注孫子十三篇撰唐載記二
十六卷毛詩小傳二十卷宛陵集四十卷詩晚益工有

得西南夷布弓衣其織文乃堯臣詩也

休復字鄰幾陳留人自少彊學博覽為文淳雅尤善
於詩喜琴奕飲酒不以聲利為意進士起家為桂陽監
藍山尉騎驢之官每據鞍讀書至迷失道舉書判拔萃
改大理寺丞遷殿中丞獻所著書召試為集賢校理判
尚書刑部與蘇舜欽游坐預祠神會落職累遷尚書刑
部郎中卒休復外簡曠而內行甚飭仁宗皇嗣未立休
復者神告一篇假神告祖宗之意冀以感悟又嘗言昭
憲太后子孫多流落民間宜甄錄之著唐宜鑒十五卷
春秋世論三十卷文集二十卷

宋史新編卷五十一

九

蘇洵字明允眉山人年二十七始發憤為學舉進士及
茂才異等皆不中悉焚常所為文閉戶益讀書遂通六
經百家之說下筆頃刻數千言至和嘉祐間與二子軾
轍來京師翰林學士歐陽脩上其所著文二十二篇既
出士大夫爭傳之一時學者競效蘇氏為文章宰相韓
琦奏于朝召試舍人院辭疾不至遂除祕書省校書郎
會太常修纂建隆以來禮書乃以為霸州文安縣主簿
與陳州項城令姚闢同修禮書為太常因革禮一百卷
書成方奏未報卒年五十八賜其家縑銀二百軾辭所
賜求贈官特贈光祿寺丞有文集三卷卷論法三卷

章望之字表民浦城人由伯父得象陰為祕書省校書郎監杭州茶庫逾年辭疾去求舉賢良方正得象在相位以嫌扼之乃上書論時政凡萬餘言不報浮游江淮間沒沒以營衣食人勸之仕不應也其兄拱之知晉江縣忤其守蔡襄怒誣以賊貶望之號泣力訴於朝時襄方貴顯事久不得直望之訴不已章十餘上卒脫拱之冤復官如初望之遂不復仕歐陽脩韓絳吳奎劉敞范鎮同薦其才除簽書建康軍節度判官不赴又除知烏程縣越令受命固辭遂以光祿寺丞致仕卒望之喜議論宗孟軻言性善排荀卿揚雄韓愈李翱之說著救性

宋史新編卷二百一

三

七篇歐陽脩論魏梁為正統望之以為非著明統三篇江南人李觀著禮論謂仁義智信樂刑政皆出於禮望之訂其說著禮論一篇其議論多有過人者嘗北游齊趙南汎湖湘西至汧隴東極吳會山水勝處無所不歷有歌詩雜文數百篇集為三十卷

王逢字會之當塗人其四世祖居嚴仕唐為驍衛長史遭亂棄官歸居青山楊行密據淮南使人以兵迫起之居巖散遣其家人而以身歸行密授以湖州別駕不遣一日行密大會失居巖亟使人掩其家無一人在者其後有人於嵩山見空石室詢其旁或云有道人王居巖

居此莫知所往逢博學能屬文尤長於講說教授蘇州學者常數百人晚始登第歷國子監直講兼隴西郡王宅教授又之以太常博士通判徐州卒逢為人樂易篤於朋友與胡瑗最善有易傳十卷乾德指說一卷復書七卷妻陳氏亦有賢行

孫唐卿字希元青州人少有學行與黃庠楊宣有名一時唐卿初登第通判陝州於吏事若素習丁父憂毀瘠嘔血而卒詔賻其家

黃庠字長善洪州分寧人初至京師就舉國子監開封府禮部皆為第一比引試崇政殿以疾不時入天子遣

宋史新編卷二百一

三

內侍即邸舍撫問賜以藥劑是時庠名聲動京師所作程文傳誦天下聞於外夷近世布衣罕比也歸江南卒楊真字審賢察之弟慶曆二年舉進士第一授將作監丞通判潁州未至官持母喪病羸卒特詔賻恤其家先是其友夢真作龍首山人真自謂龍首我四冠多士山人無祿位我其終是乎已而果然

唐庚字子西丹稜人第進士為宗子博士以張商英薦除提舉京畿常平商英罷相庚亦坐貶後復承議郎提舉上清太平宮歸蜀道卒年五十一庚為文精密通於世務作名治察言閎俗諸篇時人稱之有文集二十卷

子文若自有傳庚長兄瞻字望之後名伯虎字長孺治
易春秋皆有家法元祐三年其父游瀘南伯虎兄弟居
母喪於丹山伯虎夜半蹴庚曰吾夢收父書發之得亟
來二字吾父得無他乎吾心動矣起裹糧黎明走洪川
僦舟過江漲聲搖數十里客舟皆艤岸不敢動伯虎徬
徨堤上有漁者持小艇繫港中啗以厚利不許伯虎超
入艇中此僕夫解維漁者不得已從之二日至瀘南父
果病甚是日疾少間伯虎具舟侍父以歸居數日疾復
作遂卒元符二年庚以貢舉事繫獄臨邛語連伯虎臨
邛弁械之凡對吏逾年掠治無完膚其詞確然一不及

宋史新編卷百十

十一

庚以故獄久不具卒會赦除之伯虎性直率無威儀人
多易之至是皆大服以爲不可及伯虎仕於四方每數
年一歸不過旬日復去後卒于家

文同字與可梓潼人漢文翁之後蜀人猶以石室名其
家同方口秀眉以學名世操韻高潔自號笑笑先生善
詩文篆隸行草飛白又善畫竹初不自貴重四方之人
持縑素請者足相躡於門同厭之投縑於地罵曰吾將
以爲鞞好事者傳爲口實第進士稍遷太常博士集賢
校理歷知湖州明年至陳州宛丘驛忽留不行沐浴衣
冠正坐而卒有丹淵集四十卷行於世

楊傑字次公無爲人第進士元豐中禮樂之事皆預計
論嘗言大樂七失與范鎮異議哲宗卽位議樂又用范
鎮說傑復攻之鎮之樂律卒不用語在樂志元祐中爲
禮部員外郎出潤州除兩浙提點刑獄卒年七十自號
無爲子有文集二十餘卷樂記五卷

賀鑄字方回衛州人喜談當世事可否不少假借人以
爲近俠博學強記工語言深婉麗密如次組繡尤長於
度曲掇拾人所棄遺少加嚼括皆爲新奇嘗言吾筆端
驅使李商隱溫庭筠常奔命不暇諸公貴人多客致之
苟所不欲見終不貶也初娶宗女隸籍右選監太原工

宋史新編卷百十一

十一

作是時江淮間有米芾以魁岸奇譎知名二人每相遇
輒目抵掌論辨鋒起終日不能屈談者傳爲口實元祐
中換通直郎通判泗州又倅太平州竟以尚氣使酒不
得美官悒悒不得志食祠祿退居吳下稍務引遠世故
亦無復軒輊如平日家藏書萬餘卷手自校讎所爲詞
章往往傳播人口黃庭堅自黔中還得其江南梅子之
句以爲似謝玄暉自哀歌詞名東山樂府嘗自言知章
之後且推本其初出王子慶忌以慶爲姓居越所謂鏡
湖者本慶湖也避漢安帝父清河王諱改爲賀氏慶湖
轉爲鏡故鑄自號慶湖遺老有集二十卷

劉涇字巨濟揚安人第進士王安石薦於神宗召見除
經義所檢討久之為太常博士罷知咸陽縣歷國子監
丞知處號真坊四州元符末上書召對除職方郎中卒
涇為文務奇怪好進取多為人排斥同時有鄭少微者
字明與涇俱以文名而仕不偶

鮑由字欽止龍泉人第進士其文汪洋闊肆詩尤高妙
徽宗召對除工部員外郎居無何以不合去歷知海州
奉祠卒嘗註杜甫詩有文集五十卷

黃伯思字長睿履之孫饒州司錄應求之子風韻洒落
飄飄有凌雲意以履任為假承務郎元符三年進士高

宋史新編卷一百七十

二十四

等伯思好古文奇字遂以名家初淳化中博求古法書
續正法帖伯思病其筆偽龐雜考引載籍作刊誤二卷
由是篆隸正行草章草飛白皆至妙絕得其尺牘者多
藏弁歷祕書郎縱觀冊府藏書至忘寢食自六經及子
史百家天官地理律曆卜筮之說無不精講凡詔講明
前世典章文物集古器考定真贗以素學與聞議論發
明居多館閣諸公自以為不及也頗好道家自號雲林
子別字霄賓政和中卒年四十伯思學問慕揚雄詩慕
李白文慕柳宗元有文集五十卷翼騷一卷

宋史新編卷一百七十

宋史新編卷一百七十一 列傳一百十三

明南京戶部主事莆田柯維騏著

文苑三

黃庭堅 晁補之弟諫 秦觀 張耒

陳師道 李廌 劉恕 王無咎

蔡肇 李格非 呂南公 郭祥正

米芾吳郡 馬定國 劉詵 倪濤 李公麟

周邦彥 朱長文 劉夙 陳與義

汪藻 葉夢得 程俱 張嶠

韓駒 朱敦儒 葛勝仲 熊克

宋史新編卷一百七十

張印之附

黃庭堅字魯直分寧人季常之甥也第進士歷知太和
縣哲宗立召為校書郎神宗實錄檢討官累擢起居舍
人母喪除為祕書丞提點明道宮兼國史編修官紹聖
初出知宣州改鄂州章惇蔡卞與其黨論實錄多誣貶
涪州別駕黔州安置又移戎州庭堅泊然不介意與蜀
士講學不倦徽宗即位起監鄂州稅簽書寧國軍判官
知舒州以吏部員外郎召皆辭不行丐郡得知太平州
至之九日罷主管玉隆觀庭堅在河北與趙挺之有隙
挺之執政轉運判官陳舉承風旨上其荆南承天院記

指為幸災復除名羈管宜州三年徙永州未聞命卒年六十一庭堅篤孝母病衣不解帶及亡廬墓下學問文章天成性得尤長於詩善行草書楷法亦自成一張永晁補之秦觀俱游蘇軾門天下稱為四學士蜀江四君子以庭堅配軾故稱蘇黃軾為侍從時舉以自代有瓌偉之文妙絕當世孝友之行追配古人之語初游潛皖山谷寺石牛洞樂其勝因自號山谷道人云

晁補之字無咎鉅野人宗慤之曾孫也父端有工於詩補之年十七從父官杭州粹錢塘山川風物之麗著七述以謁通判蘇軾稱其博辯雋偉絕人遠甚由是知名

宋史新編卷百七十一

二

修海上諸郡武備議者謂通達世務從弟詠之詠之字之道以陰入官復舉進士又舉博學宏詞科一時傳誦其文為河中教授元符末應詔上書論事罷官久之為京兆府司錄事秩滿提點崇福宮卒有文集五十卷

秦觀字少游一字太虛高郵人少豪雋慷慨溢於文詞登第歷祕書省正字兼國史院編修官紹聖初坐黨籍出通判杭州以御史劉拯論其增損實錄貶監處州酒稅又以謁告寫佛書為罪削秩徙郴州繼編管橫州又徙雷州徽宗立復宣德郎放還至藤州出游華光亭為

宋史新編卷百七十一

三

客道夢中長短句索水欲飲水至笑視之而卒先自作挽詞其語哀甚讀者悲傷之年五十三有文集四十卷觀未第時所作詩賦已為蘇軾王安石稱賞及卒軾歎曰世豈復有斯人乎弟覲字少章覲字少儀皆能文張耒字文潛淮陰人幼穎異十七時作函關賦已傳人口游學於陳學官蘇轍愛之因得從軾游軾亦深知之弱冠第進士歷起居舍人紹聖初請郡以直龍圖閣知潤州坐黨籍徙宣州謫監黃州酒稅徙復州徽宗立起為通判黃州知京州召為太常少卿甫數月復出知穎州汝州崇寧初復坐黨籍落職主管明道宮初耒在穎

聞蘇軾訃為舉哀行服言者以為言遂貶房州別駕安
置於黃五年得自便居陳州未筆力絕健於騷詞尤長
誨人作文以理為主嘗著論云知文而不務理求文之
工世未嘗有也夫決水於江河淮海也順道而行滔滔
汨汨日夜不止衝砥柱絕呂梁放於江湖而納之海其
舒為淪漣鼓為波濤激之為風颭怒之為雷霆蛟龍魚
鱉噴薄出沒是水之奇變也水之初豈若是哉順道而
決之因其所遇而變生焉溝瀆東決而西竭下滿而上
虛日夜激之欲見其奇彼其所至者蛙蛭之玩耳江河
淮海之水理達之文也不求奇而奇至矣激溝瀆而求

宋史新編卷五十一

四

水之奇此無見於理而欲以言語句讀為奇反覆咀嚼
卒亦無有文之陋也學者以為至言作詩晚歲亦務平
淡效白居易體而樂府效張籍久於投閑家益貧郡守
翟汝文欲為買公田謝不取晚監南嶽廟主管崇福宮
卒年六十一建炎初贈集英殿修撰

陳師道字履常一字無已彭城人年十六以文謁曾鞏
一見奇之留受業熙寧中王氏經學盛行師道心非其
說遂絕意進取鞏典五朝史事得自擇其屬朝廷以白
衣難之元祐初蘇軾傅堯俞孫覺薦其文行起為徐州
教授又用梁燾薦為太學博士言者謂在官嘗越境出

見蘇軾改教授潁州又論其進非科第罷歸調彭澤令
不赴家素貧或經日不炊妻子慍見弗恤也久之召為
秘書省正字卒年四十九師道安貧樂道喜作詩自云
學黃庭堅至其高處或謂過之然小不中意輒焚去今
存者財十一世徒喜誦其詩文至若奧學至行或莫之
聞也初游京師踰年未嘗一至貴人門傅堯俞欲識之
先以問秦觀曰是人非持刺字浼顏色伺候乎公卿之
門者殆難致也堯俞曰非所望也吾將見之懼其不吾
見也子能介於陳君乎知其貧懷金欲為餽比至聽其
論議益敬畏不敢出章惇在樞府將薦于朝亦屬觀延

宋史新編卷五十一

五

至師道答觀書曰辱書喻以章公降屈年德以禮見招
不佞何以得此豈侯嘗欺之耶公卿不下士尚矣乃特
見於今而親於其身幸孰大焉愚雖不足以齒士猶當
從侯之後順下風以成公之名然先王之制士不傳贊
為臣則不見於王公夫相見所以成禮而其蔽必至自
鬻故先王謹其始以為之防而為士者世守焉師道於
公前有貴賤之嫌後無平生之舊公雖可見禮可去乎
且公之見招蓋以能守區區之禮也若昧冒法義聞命
走門則失其所以見招公又何取焉雖然有一于此幸
公之他日成功謝事幅巾東歸師道當御款段乘下澤

候公於上東門外尚未晚也及惇為相又致意終下往
管頴時蘇軾知制誥事頴之絕席欲參諸門弟子間而師
道賦詩有嚮來一瓣香敬為曾南豐之語其自守如是
素惡友婿趙鼎之適頴郊祀禮寒甚衣無綿妻就假挺
之家問所從何却去以寒疾死

李薦字方叔其先自鄆徙華薦謁蘇軾於黃州贊文求
知軾謂其筆墨瀾灑有飛沙走石之勢拊其背曰子之
才萬人敵也抗之以高節莫之能禦矣薦再拜受教又
數年再見軾閱其所著歎曰張耒秦觀之流也鄉舉試
禮部軾典貢舉遺之賦詩以自責軾與范祖禹謀曰薦

宋史新編卷百廿一

六

雖在山林其文有錦衣玉食氣奪奇寶於路隅昔人所
歎我曹得無意哉將同薦諸朝未幾相繼去國不果軾
亡薦哭之慟即走許汝間相地卜兆授其子作文祭之
中年絕進取意謂頴為人物淵藪始定居長社卒年五
十一薦喜論古今治亂辨而中理元祐末言上忠諫書
忠厚論并獻兵鑿二萬言

劉恕字道原筠州人父渙字凝之為頴上令棄去家于
廬山之陽時年五十歐陽脩高其節作廬山高詩以美
之渙居廬山三十餘年環堵蕭然餽粥以為食而游心
塵垢之外超然無戚戚意以壽終恕少穎悟未冠舉進

士時有詔能講經義者別奏名應詔者才數十人恕擢
為第一他文亦入高等而廷試不中格更下國子試講
經復第一遂賜第調鉅鹿主簿和川令恕篤好史學自
太史公所記下至周顯德末紀傳之外至私記雜說無
所不覽司馬光編次資治通鑑召為局僚王安石與之
有舊欲引實三司條例恕以不習金穀為辭因言天子
方屬公大政宜恢張堯舜之道以佐明主不應以利為
先至而刺其過安石怒變色如鐵恕不少屈或稠人廣
坐抗言其失無所避遂與之絕光出知永興軍恕亦以
親老求監南康軍酒以就養許即官修書官至祕書丞

宋史新編卷百廿一

七

卒年四十七恕不書不遠數百里身就之讀且抄殆忘
寢食著五代十國紀年以擬十六國春秋又采太古以
來至周威烈王時事史記左氏傳所不載者為通鑑外
紀家素貧無以給旨其一毫不妄取於人自洛南歸時
方冬無寒具司馬光遺以衣襪及故茵褥辭不獲強受
而別行及頴悉封還之好攻人之惡每自頌平生有二
十失十八蔽作文以自警亦終不能改也通鑑成追錄
其勞官其子義仲次子和仲有超軼材蚤天

王無咎字補之南城人第進士歷天台令棄而從王安
石學久之無以衣食其妻子復調南康簿已又棄去好

皆力學寒暑行役不暫釋所在學者歸之常數百人
石為政無咎至京師士大夫多從之游然與人寡合常
閉門治書惟安石言論莫逆也安石上章薦其文行該
備守道安貧詔為國子直講命未下卒

蔡肇字天啓丹陽人能為文最長歌詩初事王安石見
器重又從蘇軾游聲譽益顯第進士歷中書舍人踰月
罷為顯謨閣待制知明州言者又論其非議辟雍奪職
奉祠會赦復之卒

李格非字文叔濟南人登進士第歷太學博士以文章
受知于蘇軾嘗著洛陽名園記謂洛陽之盛衰天下治

宋史新編卷百七十一

八

亂之候也其後洛陽陷于金人以為知言紹聖立局編
元祐章奏以為檢討不就及執政意通判廣信軍召為
校書郎遷著作佐郎禮部員外郎提點京東刑獄以黨
籍罷卒年六十一格非苦心工詞章嘗言文不可苟作
誠不著則不能工劉伯倫酒德頌陶淵明歸去來辭字
字如肺肝出遂高步晉人之上其誠著也妻王氏拱辰
孫女亦善文女清昭詩文尤有稱於時嫁趙挺之子
呂南公字次儒南城人一試禮闈不偶退築室灌園不
復以進取為意益著書且借史筆以褒善貶惡遂以衰
谷名所居齋嘗謂士必不得已於言則文不可以不

思欲與古人並元祐立十科薦七中書舍人曾肇上疏
稱其不事俗學志希古人堪充師表科一時廷臣亦多
稱之議欲命以官未及而卒有灌園先生集傳於世
郭祥正字功父當塗人母夢李白而生少有詩聲梅堯
臣嘆曰天才如此真太白後身也第進士熙寧中知武
岡縣簽書保信軍節度判官時王安石用事祥正奏乞
天下大計專聽安石處畫安石恥為小臣所薦因極口
陳其無行時祥正從章惇察訪辟聞之遂以殿中丞致
仕後復出通判汀州知端州又棄去隱于縣青山卒

宋史新編卷百七十一

九

米芾字元章吳人以母侍宣仁后藩邸恩從仕歷官太
常博士知無為軍召為書畫學博士賜對便殿芾上其
子友仁所作楚山清曉圖擢禮部員外郎出知淮陽軍
卒芾為文奇險不蹈襲前人軌轍書法沈著飛翥得王
獻之體畫亦名家尤善臨移至亂真不可辨王安石嘗
摘其詩句書于扇蘇軾亦喜譽之冠服效唐人風神蕭
散音吐清暢所至人聚觀之而好潔成癖不與人同
巾器所為譎異人傳為笑無為州治有巨石狀奇醜芾
大喜曰此足以當吾拜具衣冠拜之呼為兄以不能與
世俯仰故數困友仁字元暉力學嗜古亦善書畫世號

小米仕至兵部侍郎敷文閣直學士芾塔吳激字彥高
建州人書得芾筆意工詩能文尤長於樂府使金以知
名留不遣授翰林待制知深州卒有東山集十卷有馬
定國者字子卿在平人宣政末題詩酒家壁王譏訕得
罪紹興初遊歷下以詩撼偽齊劉豫豫官之至翰林學
士定國嘗考石鼓書蓋云是宇文周時所造作辨萬言
引據傳記人以爲定論惜其屈節亂賊爲文士羞云
劉詵字應伯福清人第進士歷大晟府典樂太常寺少
卿卒詵嘗上歷代雅樂因革及宋制作之音故委以樂
事在太常纂續因革禮居母喪盡禮有雙芝生墓側

宋史新編卷五十一

倪濤字巨濟廣德軍人年十五試大學第一遂擢進士
歷司勳左司員外郎徽宗有事燕雲大臣爭先決策爲
固位計濤抗言曰母輕議以詒後患王黼怒坐貶監朝
臣縣酒稅再徙茶陵船場卒卒之明年金人犯闕朝廷
憶濤言官其一子有雲陽集傳於世

李公麟字伯時舒州人第進士歷御史檢法官好古博
學長於詩多識奇字自夏商以來鐘鼎彝器皆能考定
世次辨測款識聞一妙品雖捐千金不惜紹聖末朝廷
得玉璽言人人殊公麟以爲秦璽議由是定以病痺致
上歸肆意於龍眠山巖壑間雅善畫黃庭堅謂其風流

不減古人然因畫爲累故世但以藝傳云

周邦彥字美成錢塘人疎雋少檢頗博涉元豐初獻汴
都賦萬言神宗異之自太學諸生一命爲正歷事哲徽
至徽猷閣待制提舉大晟府知處州府卒贈宣奉大夫
邦彥嘗製樂府長短句詞韻清蔚傳於世

朱長文字伯原蘇州人舉進士乙科以病足不試吏築
室樂圃坊著書閱古吳人化其賢長吏至必造請謀政
所急公卿多薦自代元祐中起教授於鄉遷太學博士
祕書省正字卒哲宗知其清賻絹百有六三百卷六經
皆爲辨說又著琴史其序云方朝廷成太平之功制禮

宋史新編卷五十一

作樂比隆商周則是書也豈虛文哉蓋立志如此

劉弁字偉明安福人登進士第繼中博學宏詞科歷官
太學博士元符中有事南郊進大禮賦哲宗覽之動容
以爲相如子雲復出除祕書省正字徽宗改著作佐郎
實錄檢討官卒弁性嗜酒不事拘檢爲文辭劇剔瑕額
卓詭不凡有龍雲集三十卷周必大序其文謂廬陵歐
陽文忠公以文章續韓文公正傳繼之者弁也

陳與義字去非其先居京兆後爲洛人登上舍甲科歷
太學博士擢符寶郎尋謫監陳留酒稅及高宗南遷遂
避亂襄漢轉湖湘踰嶺嶠久之召爲兵部員外郎紹興

汪藻字彥章德興人入太學登進士第歷江西提舉學事司幹當公事徽宗親製君臣慶會閣詩羣臣皆賡進惟藻眾莫能及時胡仲亦以文名人為之語曰江左二寶胡仲汪藻累遷著作佐郎以忤時相王黼出通判宣州提舉江州太平觀終黼之世不得用欽宗即位召遷

至起居舍人高宗嗣位召試中書舍人時次揚州藻多所論奏宰相黃潛善惡之遂假他事與祠明年復召連拜翰林學士帝以所御白團扇親書紫誥仍兼給黃麻似六經以賜屬時多事詔令類出其手嘗論諸大將擁重兵寢成外重之勢且陳御將三事後十年卒如其策紹興二年除龍圖閣直學士知湖州言古者有國必有史故書榻前議論之辭則有時政記錄柱下見聞之實則有起居注類而次之謂之日曆修而成之謂之實錄今諭二十年無復日曆何以示來世乞即臣所領州許

訪尋故家文書纂集元符庚辰以來詔旨為日曆之

制可俄以事貶秩停官起知樞州御史張致遠又論之予祠六年修撰范冲言宜令就閒復卒前業詔賜中館餐錢聽辟屬編類書成上之凡六百六十五卷藻再進官升顯謨閣學士尋知徽州逾年徙宣州言者論其為蔡京王黼客奪職居末州累赦不宥卒秦檜死復職官其二子後徽宗實錄成以藻纂集詔旨有力詔贈端明殿學士藻通顯三十年無屋廬以居博極群書老不釋卷尤喜讀左氏傳及西漢書工儷語多著述

葉夢得字少蘊吳縣人老學蚤成多識前言往行談論疊疊不窮登進士第歷祠部郎官大觀初蔡京再相向

所立法度已罷者復行夢得言周官太宰以八柄詔王取群臣太宰得以詔王而不得自專上書曰邇來士多朋比媒進鄉言獨無觀望遂除起居郎時用事者喜小有才夢得言自古用人必先辨賢能賢者有德能者有才常使德勝才不使才勝德願繼今用人以德為先累遷翰林學士極論士大夫朋黨之弊專於重內輕外且乞身先眾人補郡明年以龍圖閣直學士知汝州尋落職奉祠政和五年起知蔡州復龍圖閣直學士移帥穎昌府尋又奉祠自是或廢或起逮高宗駐蹕揚州遷翰

兼侍讀除戶部尚書陳待敵之計有三曰形曰

勢曰氣而已形固則可恃以守勢強則可資以立氣振則可作以用如是則敵皆在吾度內矣既而帝駐蹕杭州還尚書左丞門下侍郎顏岐知杭州康允之皆嫉得又與宰相朱勝非議論不協會州民有上書訟夢得者以夢得深曉財賦乃除資政殿學士提舉中太一宮專一提領戶部財用辭不拜歸湖州紹興初起為江又撫大德兼知定康府兼壽春等六州宣撫使八年除一東安撫制置大使兼知建康府行宮留守又奏防江措畫八事初建康屯兵歲費無算權貨務所入不足以支至是禁旅又與諸道兵成集夢得兼總四路漕計

宋史新編卷五十一

西

四

以給饋餉軍用不乏故諸將得悉力以戰詔加觀文殿學士移知福州兼福建安撫使平寇五十餘群然頗與監司異議上章請老特遷一官奉祠尋拜崇信軍節度使致仕卒湖州贈檢校少保程俱字致道開化人以外祖鄧潤甫恩補官坐上書論事罷歸起歷著作佐郎宣和二年進頌賜上舍出身除禮部郎以病告老不俟報而歸建炎中為太常少卿知秀州金兵南渡破崇德海鹽馳檄諭降俱率官屬棄城保華亭留兵馬都監守城朝廷命俱部金帛入行在既至以病乞 紹興初 必書省召俱為少 奏修日

曆祕書長貳得預修纂首俱始時庶事草創百司之書例從省記俱撫三館舊聞比次為書名曰麟臺故事上之擢中書舍人兼侍講俱論國家之患在於論事者不敢盡情當事者不敢任責言有用否事有成敗理固不齊今言不合則見排於當時事不諧則追咎於始議故雖有智如陳平不敢請金以行間勇如相如不敢全壁以抗秦通財如劉晏不敢言理財以贍軍食使人人不敢當事不敢盡謀則艱危之時誰與圖回而恢復乎武功大夫蘇易轉橫行俱論文臣所謂庶官者轉不得過中大夫而武臣乃得過皇城使此何理也徐俯為諫議

宋史新編卷五十一

五

大夫俱繳還以為俯雖才俊氣豪所歷尚淺近聞俯與中官唱和有魚須之句號為警策臣恐外人以此為疑仰累聖德不報後一日言者論俱前棄秀州城罷與祠久之除徽猷閣特制俱晚病風痺奏檄薦俱領史事除提舉萬壽觀使實錄院修撰免朝參俱力辭不至卒年六十七俱為文典雅閎奧為世所稱張嶠字巨山襄陽人宣和二年上舍選中第歷利州路安撫司幹辦公事以母病去官紹興中召對嶠上疏論邊事召試除祕書省正字再遷著作郎既而何掄以刊改神宗實錄得罪語連嶠出為福建路轉運判官上疏

路曰古之人君其患有二不在於拒諫在納諫而不能
用不在於不知天下利害在知而不以為意陛下渡江
十年矣外有勍敵之國內有驕悍之兵下有窮困無聊
之民進言者多矣今皆以為陳腐而別取新奇之說任
事者衆矣今皆習是以為當然而更為迂闊之事此近
於納諫而不知用知利害而不知恤也除司勳員外郎
兼實錄院檢討官金人叛盟上命兩省卿監郎曹各草
檄獨取嶠所進者播之四方擢中書舍人升實錄院同
修撰未幾右正言万俟卨論嶠罷去頃之起知衢州除
敷文閣待制為政頗尚嚴酷歲滿得請與祠時方修好

宋史新編卷五十一

六

息兵朝廷講稽古禮文之事嶠作中興復古詩以進上
將召用俄卒

韓駒字子蒼仙井監人政和初以獻頌補假將仕郎召
試舍人院賜進士出身除秘書省正字尋坐為蘇氏學
謫去召為著作郎駒言詞事樂章辭多牴牾於是召三
館士分撰親祠明堂圖等之澤等樂曲五十餘章多駒
所作除秘書少監遷中書舍人兼修國史尋兼權直學
士院制詞簡重為時所推未幾復坐鄉黨曲學與祠高
宗即位知江州卒進一官致仕贈中奉大夫與遺澤三
人駒嘗在許下從蘇轍學評其詩似儲光羲其後由宦

皆以進用頗為識者所薄云

朱敦儒字希真河南人父勃紹聖諫官敦儒志行高潔
靖康中召至京師將處以學官曰麋鹿之性自樂閒曠
爵祿非所願也固辭還山高宗即位部使者以敦儒應
詔召之又辭避亂客南雄州張浚奏赴軍前計議弗起
紹興二年以宣諭使明橐薦為右迪功郎敦儒不肯受
詔其故人勸之乃起既至命對便殿上悅賜進士出身
為秘書省正字俄兼兵部郎官遷兩浙提刑會諫議大
夫汪勃劾敦儒專立異論與李光交通敦儒遂罷十九
年上疏請歸許之敦儒素工詩及樂府時秦檜當國每
獎用騷人墨客以文太平檜子熺亦好詩於是先用敦
儒子為卹定官復除敦儒鴻臚少卿檜死敦儒亦廢談
者謂敦儒老懷舐犢之愛畏避竄逐故其節不終云

宋史新編卷五十一

七

葛勝仲字魯卿丹陽人登進士第累遷太常卿末自建
隆至治平所行典禮歐陽脩嘗集為書號太常因革
禮徵宗詔勝仲續之及建春宮以勝仲兼諫德勝仲為
仁孝學三論獻之太子復採春秋戰國以來歷代太子
善惡成敗之迹日進數事詔嘉之徙太常少卿除國子
祭酒尋知汝州改湖州尋徙鄧州朱劬媒孽其短罷歸
高宗即位赦還復知湖州未幾可祠去年七十三卒謚

文獻子止方官至侍從孫邨自有傳

熊克字子復建陽人御史大夫博之後紹興登進士第知諸暨縣部使者芮輝行縣至其境謂克曰曩知子文墨而已今乃見古循吏爲表薦之人爲提轄文思院嘗以文獻曾覲覲持白于孝宗喜之累遷學士院權直克自以見知於上數有論奏嘗言金人雖講和而不能保於他日今宜以和爲守以守爲攻帝嘉其有志召草明堂赦書克言二浙荐饑蝗且起赦文不宜飾詞帝嘉其識體除起居郎兼直學士院以言者出知台州奉祠克博聞強記自少至老著述外無他嗜尤淹習宋朝典故

宋史新編卷一百七十一

十六

有問者酬對如響家素儉約雖貴不改人稱其清介卒年七十三

張卽之字溫夫參知政事孝伯之子以父恩授承務郎銓中兩浙轉運司進士舉歷司農寺丞知嘉興以言者罷予祠引年告老授直祕閣致仕寶祐四年制置使余晦入蜀以讒劾閬州守王惟忠沒入其貲下詔獄鍛鍊誣伏坐棄市惟忠臨刑謂其友陳大方曰吾死當上愬于天七揮刀不殊血逆流卽之雖閒居移書淮東制置使賈似道恤其遺孤又使從孫士倩娶惟忠孤女未幾似道入相中書舍人常挺亦以爲言因得給還首領以

禮改葬復金壇田云卽之工翰墨金人尤寶之惟忠字肖尊鄞人嘉定十三年進士

趙蕃字昌父其先鄭州人大父賜官寓玉山蕃以賜恩補官歷辰州司理參軍與郡守爭獄罷人以蕃爲直始蕃受學於劉清之清之守衡州乃求監安仁贍軍酒庫因以卒業至衡而清之罷蕃卽丐祠從清之歸直德秀書之國史曰蕃於師友之際蓋如此肯負國乎家居連書祠官之考者三十有一理宗卽位以太社令與劉宰同召不拜特改奉議郎直祕閣又辭奉祠得致仕轉承議郎依前直祕閣卒年八十七蕃年五十猶問學於朱

宋史新編卷一百七十一

十七

熹旣老猶患末路之難命所居曰難齋蕃賦性樂易而剛介不可奪丞相周必大與蕃契屢加引薦竟不受守臣乞錄蕃後詔其子遂補上州文學遂亦力辭又詔以承務郎致仕與一子恩澤景定三年謚文節

宋史新編卷一百七十一

史新編卷一百七十二 列傳一百十四

明南京戶部主事蕭田柯維祺著

忠義

昔仲尼稱述古之賢人如伯夷叔齊比干之倫竝以仁
許之於是徇國之士始重於後世作史者咸表見其事
以勸世之為人臣者夫撓節事讎委城降敵者逆行也
臨難縮觸事緘默者懦夫也士大夫居常論議孰不
切齒於若人及身履其地往往不能自決何者愛生之
念勝也惟夫懷忠者不為禍林抱義者不為利疚隨其
所遇以身殉焉是故捍國難焉而死守封疆焉而死全
宋史新編卷五十五

使節焉而死主辱國亡焉而死忤姦邪犯忌諱焉而死
匪直死也雖剖心鑿支體荼毒妻孥百口弗顧焉茲非
烈丈夫能之哉抑食人之祿分宜爾也乃若謝仕閭居
慷慨赴義常布方外之士亦敢於嬰颺頭啗虎口斯竝
明哲所戒要亦忠義激發非苟而已也易曰過涉滅頂
凶無咎是之謂乎宋承五季綱常頹壞之後而忠義相
踵獨盛於前代論者謂田錫王禹偁范仲淹歐陽脩唐
介諸賢實為之倡嗚呼骨鯁之臣有裨風俗如此哉

蘇緘宋族等 傅察 張克戩楊震張確孫益

李邈羅安國 朱昭史抗郭洪王士言 李若水

劉翰 秋沖之 滕茂實 陳邁

吳革附錄 徐揆李震開道

蘇緘字宣甫晉江人第進士再調陽武尉捕劇盜李囊
素馳馬逐斬其首遂以勇聞累遷祕書丞知英州以禦
儂智高功換供備庫副使為廣東都監陳曙失律誅緘
亦坐貶十餘年始遷職知廉州又知鼎州熙寧中交趾
謀入寇緘自鈐轄進皇城使知邕州緘以書抵知桂州
沈起及代者劉彝論事宜俱不聽八年蠻遂大入緘設
方略拒守發神脅弓射賊殪甚眾蠻知外援不至或教
囊土傅城頃刻高數丈蟻附而登邕城遂陷緘猶領傷
宋史新編卷五十三

卒戰愈厲而力不敵曰吾義不死賊手亟還州治殺其
家三十六人藏于坎縱火自焚蠻至求尸不得屠郡民
五萬餘積三州城以填江邕被圍四十二日糧盡泉涸
人吸漚麻水多病痢相枕藉死無一叛者緘憤起與彝
致寇又不救患道梗朝廷不得聞乃榜其罪于市神宗
嗟悼贈緘奉國軍節度使謚忠勇錄子子元官次子子
明子正孫廣淵直溫同死皆褒贈焉子元召對謂曰邕
管賴卿父守禦昔張巡許遠以睢陽蔽護江淮不能過
也再授殿中丞通判邕州起彝皆坐謫後交人謀寇桂
州行數舍其衆見大兵從北來呼曰蘇皇城領兵報怨

懼而引歸邕人為絨立祠元祐中賜額懷忠

宋旅者字庭實莆田人第進士累官知剡縣方臘之亂
旅遣妻于浮海歸閩獨與民據守以忠義激勸俄盜眾
大至躬率壯銳冒矢石力不敵死之贈朝散郎錄其四
子時鞠嗣復知休寧縣臘破縣脅使降罵之臘念有善
政委之而去加直祕閣知睦州嘗傷於賊未幾卒

傅察字公晦堯俞從孫也年十八登進士第宰相蔡京
遣子儵往見將妻以女拒弗答調青州司法參軍歷遷
吏部員外郎宣和七年十月遣接伴金使是時金將渝
盟朝廷未之知也察至燕聞金人入寇或勸毋遽行察
宋史新編卷五十一

曰若君命何遂抵韓城鎮金人擁之東北去行百里許
遇所謂二太子幹離不者領兵至譚道使拜察曰當以
賓禮見何拜為幹離不怒恚左右促使拜白刃如林或
梓之伏地衣袂顛倒愈植立不顧反覆論辨竟殺之時
年三十七贈徽猷閣待制孝宗賜諡忠肅察幼嗜學不
與同輩嬉又恬於勢利故人鼎貴罕至其門云

張克戩字德祥者曾孫也第進士歷衛尉丞初克戩從
弟克公為御史劾蔡京京再輔政脩怨於張氏以微事
黜克戩踰年起歷庫部員外郎宣和七年知汾州數月
金兵犯河東圍太原太原距汾二百里遣將來攻縱兵

四掠克戩畢力扞禦論功加直祕閣靖康元年金兵復
至以城守有勞連進直龍圖閣右文殿脩撰太原不守
通判韓琦等相繼亡克戩召令兵民曰太原既陷吾固
知亡矣然義不忍負國家辱父祖願與此城終始以明
吾節諸君其自為謀皆立不能仰視同辭而對曰公父
母也願盡死聽命乃益厲兵做守賊至身帥將士環甲
登陴雖屢却敵而援師不至具述危苦之狀募士間道
言之朝不報金益萬騎來攻愈急度不得免手草遺表
及與妻子遺書繼州兵持抵京師明日金兵從西北隅
入克戩猶帥眾巷戰金人募生致之克戩歸索朝服焚

宋史新編卷五十一

四

香南向拜舞自引決一家死者八人金將奉其屍禮葬
于後園羅拜設祭為立廟事聞詔贈延康殿學士優恤
其家表揭門閭紹興中諡忠確同時有楊震者字子發
代州人知麟州建寧砦初契丹之亡其將小鞠鞞西奔
招合雜羌破豐州攻麟府諸城震父宗閔率兵屢摧敗
之俘其父母妻子靖康元年十月太原陷鞠鞞驅幽薊
叛卒與夏人奚人圍建寧扣壁語震曰汝父奪我居破
我兵掩我骨肉我忍死到今急舉城降當全汝軀命震
矢盡力乏城不守與子居中執中戰沒閩門俱喪唯長
子存中從征河北獨免明年宗閔亦死事于長安震時

年四十四高宗詔贈武經郎後與宗閔並賜謚立廟事
在存中傳又有張確者字子固宜祿人第進士知隆德
府金兵圍太原確表言河東天下根本無河東豈特秦
不可守汴亦不可都矣敵勢必南下若得秦兵十萬猶
足以抗敵不然唯有一死報陛下耳書累上不報明年
金兵至確拒守戰死欽宗悲悼優贈述古殿直學士又
有孫益者以福州觀察使知朔寧府被命救太原冒圍
至城下死之益初在朔寧察郡人孫谷可用奏為掾屬
待之異於常僚益出師屬以後事益死敵騎來攻且別
命郡守眾議欲開關迎之谷爭弗得嘆曰吾身已許國

宋史新編卷之三

五

又不忍負孫公之託諸人不見容是吾死所也或舉刃
脅之無懼容遂見殺當太原之陷也劉士英為通判王
稟為副都總管稟負原廟太宗御容赴汾死士英持短
兵接戰死太原守禦凡九月稟力為多金曾得稟屍戮
而暴之高宗賜稟家田十頃

李邈字彥思臨江人唐宗室宰相適之之後少有才略
見事風生以父任累擢通判河間府以迂蔡京童貫換
右列由承議郎換莊宅副使知信安軍遷知霸州貫將
連金人夾攻遼邈有異議都轉運使沈積中摺邈罪免
官久之監在京染院歷知嚴州代還密教貫陰佐遼以

圖人貫不能用乃乞致仕貫收復燕山奏邈知涿州
改易州皆辭不赴嘆曰國家禍亂自茲始矣金人犯京
師詔趣入見邈慨然起就道既至會姚平仲戰不利京
師震動欽宗賜對問禦敵奈何邈言勝負兵家之常勢
陛下無過憂耿南仲方主和議不合乃換右文殿脩撰
京畿轉運使辭不拜金人猶駐毛駝岡乃以邈為京城
西壁守禦使邈言姚平仲敗績而敵猶不敢留是畏我
也不以种師道再戰已失機會尚可尾其行及河半渡
擊之猶足為後戒議復格三上章致仕不允後歷青州
觀察使知真定府金人至邈乞師于宣撫副使劉韜且

宋史新編卷之三

六

問道走蠟書上聞皆不報城被圍且戰且守相持四旬
城破邈巷戰不克將赴井左右持之不得入幹離不脅
邈拜不屈以火燎其鬚眉及兩髀亦不顧乃拘于燕山
府欲以邈知滄州笑而不答且曰天下強弱之勢安有
常特吾中國適逢其隙耳金人命邈被髮左衽邈憤詆
毀甚力金人搥其口猶吮血嘆之翌日自去髮為浮屠
金人大怒遂遇害將死顏色不變燕人為之流涕高宗
贈昭化軍節度使謚忠壯邈之被執也本路都鈐轄劉
翊猶集左右巷戰已而稍亡去顧其弟曰我大將也其
可受賊戮乎乃之孫氏山亭解條自縊死同時有霍安

國者知懷州金兵圍城安國扞禦不遺力梟澧兵亦至
相與共守拜徽猷閣待制城陷將官王美投壕死安國
等俱被執粘罕引安國以下分為四行問不降者為誰
安國曰守臣安國也通判州事直徽猷閣林淵兵馬鈐
轄濟州防禦使張彭年都監趙士訥張謚于潛鼎澧將
沈敦旅行中及隊將五人同辭對曰淵等與知州一體
皆不肯降會令引於東北鄉望其國拜降皆不屈乃解
衣而縛殺十三人而釋其餘安國一門無噍類贈延康
殿學士

宋史新編卷三十三
朱昭字彥明府谷人以效用進宣和末為震武城兵馬

監押攝知城事金兵內侵夏人乘虛盡取河外諸城鎮
震武距府州二百里最為孤絕昭率老幼嬰城拒敵是
時諸城降者多昭故人從旁語曰天下事已矣忠安所
施昭叱曰汝輩背義偷生不異犬豕尚敢以言誘我乎
我唯有死耳因大罵引弓射之衆走凡被圍四日城多
圯壞招以智補禦皆合法然不可復支昭退坐廳事召
諸校謂曰城且破妻子不可為賊汗幸先戕我家而背
城死戰勝則東鄉圖大功不勝則暴骨境內大丈夫一
生之事畢矣衆未應昭幼子戲階下遽起手刃之長子
驚視又殺之徑領數卒屠其家人昇屍納井中部將賈

宗望母適過前昭起呼曰媼鄉人也吾不欲刃請自入
井媼從之遂併覆以土將士將妻孥者又皆盡殺之昭
謂衆曰我與汝曹俱無累矣賊以利啗守兵得登城昭
勒衆于通衢接戰自暮達旦屍填街不可行中矢而死
同時有史抗者濟源人為代州沿邊安撫副使金人圍
代急抗夜呼其二子稽古稽哲謂曰吾將死事汝輩亦
勿以妻子為念當令自裁然後同赴義一子泣曰唯吾
父命明日城果破父子三突圍力戰死于城隅代州
西路都巡檢使李翼屯寧縣金人既取代執守將嗣本
遣來諭降翼射却之率士卒堅守義勝軍統領崔忠紹

宋史新編卷三十三
都監張忠輔擢首陴外以示金人金兵夜入城翼搏戰
達旦力不敵被執怒罵不屈與縣令李聳丞王唐臣尉
劉子英監酒閭城將官折可與同死之又有郭許者德
順軍安堡人為涇原第八副將金人之犯陝西也渭帥
以下皆叛降獨許義不許稱病去帥惡忌之傳致以罪
下之獄脅使俱降許奮而呼曰大丈夫今得死所矣終
不能受汗叛逆大惡天地所不容吾雖死誓不爾貸當
斷于地下耳衆醜其語即殺之贈武翼大夫忠州刺史
同許死者涇原第一副將朱友恭西安人贈敦武郎又
有王士言者為河東防秋將金人陷澤州士言巷戰死

贈忠州團練使又有劉化源者耀州人紹聖進士歷官知隴州金兵至不肯降城陷被執金人使人守之不得死遂驅入河北鬻蔬果隱民間者十年終不屈辱

李若水字清卿曲周人元名若冰上舍登第歷太學博士靖康初欽宗選使金者議以賦入贖三鎮若水預焉召對賜今名遷著作佐郎見粘罕于雲中纔歸兵已南下復假徽猷閣學士副馮澥以往至懷州遇館伴蕭慶挾與俱還及都門拘之于沖虛觀獨令慶澥入既所議多不從粘罕急攻城若水入見帝道其語帝命何桌行桌還言二人欲與上皇相見帝曰朕當往明日幸金營

宋史新編卷五十五

七

過信而歸擢若水禮部尚書固辭帝曰學士與尚書同班何必辭請不已改吏部侍郎明年金人再邀帝出郊帝殊有難色若水以為無他慮慮從以行金人許中變逼帝易服若水抱持而哭詆金人為狗輩金人曳出擊之敗面氣結仆地眾皆散留鐵騎數十守視粘罕令曰必使李侍郎無恙若水絕不食或勉之曰事無可為者今日願從明日富貴矣若水歎曰天無二日若水寧有二主哉其僕亦來慰解曰公父母春秋高若少屈其得一歸觀若水叱之曰吾不復顧家矣後旬日粘罕召計事且問不肯立異姓狀若水曰上皇為生靈計罪已內

禪主上仁孝慈儉未有過行且宜輕議廢立粘罕指宋朝失也若水曰若以失信為過公其尤也歷數其五事罵不絕口監軍者搥破其唇喋血罵愈切至以刀裂頸斷舌而死年三十五高宗即位贈觀文殿學士諡忠愍有自北方逃歸者云金人相與言遼國之亡死義者十數南朝惟李侍郎一人臨死無怖色為歌詩卒曰矯首問天兮天卒無言忠臣效死兮死亦何恨聞者悲之

劉韜字仲偃崇安人第進士累官知越州拜述古殿直學士召為河北河東宣撫參謀官歷知真定建州福州加延康殿學士因事罷起知荆南河北盜起復以守真

宋史新編卷五十五

一

定金人已謀南牧朝廷方從之求雲中地韜謀得實意以聞且陰治城守以待變是冬金兵抵城下知有備留兵其旁長驅內嚮及還沿梯衝設圍示欲攻擊韜發強弩射之金人乃退自金兵之來諸郡皆塞門民坐困韜獨縱樵牧如平日以時啓閉欽宗善之拜資政殿學士是時諸將救太原种師中姚古敗以韜為宣撫副使至遼州招集糾募得兵四萬人與解潛折可求約期俱進兩人又繼敗太原陷召入覲為京城四壁守禦使宰相沮罷之京城不守始遣使金營金人命僕射韓正館之僧舍正曰國相知君今用君矣韜曰偷生以事二姓有

死不爲也沐浴更衣酌卮酒而縊燕人歎其忠瘞之寺西岡上通題意壁識其處凡八十日乃就殮顏色如生年六十一建炎元年贈資政殿大學士後諡忠顯幹莊重寬厚與人交若有畏者至臨大事則毅然不可回初在西州爲童貫所知故首尾預其軍事及以忠死論者不復短其前失云子子羽子聲孫珙自有傳

林冲之字和叔莆田人元符末第進士靖康初爲主客郎中副陳過庭使金同被拘宇文虛中受其命金人亦以是邀之冲之奮厲見詞色金人怒徙之奉聖州既而過庭不金人逼冲之仕僞齊不屈徙上京又不屈置顯

宋史新編卷三十一

七

州極北沍寒之地幽佛寺十餘年漸便飲茹以義命自安髭髮還黑病亟語同難者曰某年七十二持忠入地無恨所恨者國讎未復耳南向一慟而絕子郁從子震震郁字襲休宣和三年第進士調福建茶司幹官建州勤王卒爲亂殺漕使毛奎等郁聞變急入諭卒遇害震字時勇崇寧元年第進士歷祕書少監以不附二蔡有聲崇寧大觀間震字時隱政和五年第進士爲敕令所刪定官詆紹興和議謂不宜置二帝萬里外不通問卽挂冠出都門權臣大恚怒亦廢放以死莆人稱爲忠義林氏寶慶三年卽其所居立祠後又給祀田百畝

滕茂實字秀穎臨安人第進士靖康初以工部員外郎假工部侍郎副路允迪使金爲所留時茂實兄絢通判代州已先降金粘罕素聞茂實名乃遷之代州又自京師取其弟華實同居以慰其意欽宗自離都城舊臣無敢候問起居者茂實聞欽宗將至卽自爲哀詞且篆宋工部侍郎滕茂實墓取奉使黃幡裹之以授其友人朔寧府司理董說欽宗及郊茂實具冠幘迎謁拜伏號泣金人諭之曰所以留公蓋將大用迫令易服茂實力拒之茂實請從舊主俱行金人不許憂憤成疾卒雲中說按歸言於張浚上其事贈龍圖閣直學士官其家三人

宋史新編卷三十一

七

金人拘留使者率散處之有進武校尉朱勣分在粘罕所勣遠求妻室粘罕喜令擇所虜內人妻之勣取最醜者不半月亡去追之還粘罕大怒勣含笑死挺下蓋勣求妻者所以固粘罕也明年有魏行可者以太學生應募奉使假禮部侍郎以行仍命兼河北京畿撫諭使金人知其布衣待之甚薄因留不遣行可嘗貽書金人警以不戢自焚之禍大國舉中原與劉豫劉氏何德趙氏何罪若亟以還趙氏賢於奉劉氏萬萬也數年卒贈朝奉郎祕閣脩撰優錄其後其副乃吳人郭元邁以上舍應募補和州團練使不肯髡髮換官亦卒于北

陳邁字亨伯其先自江寧徙永州登進士第為縣令有政績歷廣西轉運判官蔡京啓蠻徭地建平從允三州邁言蠻人幸安靜輕擾以兆孽不可京惡之以他事罷歸旋知商州與元府累遷龍圖閣直學士經制七路治于杭時縣官用度日出邁創議度公私出納量增其贏號經制錢倣其式者號總制錢於是天下有經總制錢實自茲始語在食貨志又進學士徙河北都轉運使進延康殿學士歷知中山真定河間府欽宗立加資政殿學士積官至光祿大夫復為真定又徙中山金人再至邁冒圍入城堅壁拒守詔康王領天下大元帥命邁為

宋史新編卷百五十一

三

本

兵馬元帥受圍半年外無援師京都既陷割兩河求和邁弟光祿卿適至中山臨城諭旨邁遙語之曰主辱臣死吾兄弟平居以名義自處寧當賣國家為囚乎適泣曰兄但盡力勿以弟為念邁呼總管使盡括城中兵擊賊總管辭遂斬以徇又呼步將沙振往振素有勇名亦固辭邁固遣之振怒且懼潛裹刀入府害邁於堂及其子錫元僕妾十七人長子鉅以官淮南復免振出帳下卒邁曰大敵臨城汝安得殺吾父執而碎裂之身首無餘城中無主乃開門出降金人見邁屍嘆其忠斂而葬之建炎初贈特進邁性孝友為人寬厚長者往

部刺史二十年每出行郡邑必焚香祈天願不逢貪濁吏中山之難適亦被執以歸後死於雲中

吳革字義夫華陽人廷祚七世孫也少好學喜談兵再試禮部不中乃從涇原軍以秉義郎幹辦經略司公事金人南牧帥兵州圍使粘罕軍庭揖不拜責其貪利敗約粘罕少屈授書使歸欽宗問割地利害對曰金人有吞噬意願悉起關中士馬赴都為備詔以為武功大夫閤門宣贊令人持節諭陝西行至朱倦聞金人犯京師復還與張叔夜夜同入城陳事宜皆不聽上皇妃后太子出郊革白孫傅乞留之不得乃與傅謀於啓聖僧

宋史新編卷百五十一

四

院置振濟局募古民就食一日之間至者萬計陰以軍法部勒將攻金營久之遷于同文館所舍已數萬多兩河曉惶士既而有立張邦昌之議革謀先誅范瓊輩以三月八日起兵謀既定前期二日有班直甲士數百人排闥入言邦昌以七日受冊請亟起事革乃被甲上馬至咸豐門四面皆瓊黨給革入帳即執之脅以從逆革罵之極口引頸受刀其麾下百人皆死時河南府少尹阮駿率所隸兵擁護神御殿抱神御罵聲不絕口卒被害特贈朝議大夫駿與化軍人紹聖進士徐揆衢州人入太學靖康元年試開封府進士舉首末

及大比遭國難欽宗詣金營不歸揆帥諸生扣南薰門以書抵二酋其略曰昔楚莊入陳欲以為縣申叔時諫復封之後世君子莫不多叔時之善諫楚子之從諫千百歲之下猶想其風采本朝失信入國背盟致討元帥之職也都城失守社稷幾亡而存元帥之德也兵不血刃生靈幾死而活元帥之仁也元帥有存社稷之德活生靈之仁而以金帛之故留質君父是猶愛人之子弟而辱其父祖與不愛無擇願存始終之惠反其君父班師振旅緩以時日使求之四方然後遣使奉獻則楚封陳之功不足道也二酋見書使以馬載揆至軍詰難揆

宋史新編卷一百七十二

十一

厲聲抗論為所殺建炎二年追贈宣教郎官其後

李震者汴人為小校靖康初金人迫京師震率所部出戰已而被執金人曰南朝皇帝安在震曰我官家非爾所當問虜怒絳諸庭柱斃割之膚肉垂盡罵不絕口聞進者原隸宣武靖康從通問使至雲中金人拘留使者散處之凡三亡乃見殺臨刑進謂行刑者吾南向受刃南則我皇帝行在也行刑者曳其臂令面北進踊身直起盤旋數四卒南鄉就死
顯寶者代州人為五臺山僧正學佛能外死生靖康之撥與其徒習武事於山中欽宗召對便殿眷眷隆纏真

寶還山益聚兵助討州不守敵眾大至晝夜拒之力不敵寺舍盡焚酋下令生致真寶至則抗詞無撓會異之不忍殺也使郡守劉駒誘勸百方終不顧且曰吾法中有口回之罪吾既許宋皇帝以死豈當妄言也怡然受戮北人聞見者咸嘆異焉

宋史新編卷一百七十二

宋史新編卷一百七十二

十六

宋史新編卷一百七十三

列傳一百

明南京戶部主事蕭田

者

忠義

陳東

歐陽澈

唐重

徐徽言

向子韶

楊邦乂

劉汲

郭永

李彥仙

趙立

朱蹕

郭永

陳東字少陽丹陽人蚤有雋聲倣儻負氣以貢入太學
欽宗即位率其徒伏闕上書論今日之事蔡京壞亂於
前梁師成陰謀於後李彥結怨於西北朱勔結怨於東
南王黼意貫又結怨於遼金荆開邊隙宜誅六賊傳首

宋史新編卷一百七十三

四方以謝天下明年春貫等挾徽宗東行東獨上書請
追貫還正典刑別選忠信之人往侍左右金人迫京師
又請誅六賊時師成尚留禁中東發其前後姦謀乃請
死李邦彥議與金和李綱及种斯道主戰邦彥因小失
利罷綱而割三鎮東復率諸生伏宣德門上書略曰在
朝之臣奮勇不顧以身任天下之重者李綱是也所謂
社稷之臣也其忌疾賢能動為身謀不恤國計者李邦
彥白時中張邦昌趙野王孝迪蔡懋李稅之徒是也所
謂社稷之賊也夫一勝一負兵家常勢豈可遽以此傾
動任事之臣幸陛下即反前命復綱舊職付种師道以

闕外之事陛下不信臣言請徧問諸國人必皆曰綱可
用邦彥等可斥也軍民從者數萬傳旨慰諭眾莫肯去
方昇登聞鼓擗壞之喧呼震地有中人出眾鬻而磔之
於是亟詔綱入復領行營金人既解去學官觀望特宰
議屏伏闕之士先自東始京尹王時雍欲盡致諸生於
獄人人惴恐朝廷用楊時為祭酒復東職遣聶山詣學
撫諭然後定吳敏欲弭謗議奏補東官賜第除太學錄
東又請誅蔡氏日力辭官以歸前後書五上既歸復預
鄉薦高宗即位五日相李綱又五日召東至未得對會
綱去乃上書乞留綱而罷黃潛善汪伯彥不報請親征

宋史新編卷一百七十三

以還二聖治諸將不進兵之罪以作士氣車駕歸京師
勿幸金陵又不報會布衣歐陽澈亦上書言事潛善遠
以語激怒高宗言不亟誅將復鼓眾伏闕府尹孟庚召
東東具冠帶出別同邸乃與澈同斬於市四明李猷贖
其尸瘞之識與不識皆為流涕時年四十有三越三年
高宗感悟並追贈優錄其後及駕過鎮江遣守臣祭東
墓紹興四年並加朝奉郎祕閣脩撰官其後二人賜由
十頃
歐陽澈字德明崇仁人靖康初應制條敝政陳安邊禦
敵十策州未許發退而復采朝廷之闕失政令之乖違

事復為書并上聞已而復論列十事言臣所進三書實為切要然而獨權臣者有之逆天聽者有之或結怨富貴之門或遺怒臺諫之官臣非不知而敢抗言者願以身而安天下也高宗即位南京伏闕上封事極詆用事大臣遂見殺見陳東傳死時年三十七許翰在政府聞之遂力求罷為東澈著哀詞澈所著飄然集六卷唐重臣聖任彭山人少有大志大觀三年進士累遷中書舍人詞命多所繳奏又言近世不次用人其間致身宰相有未嘗一日出國門者乞先補外以為之唱宰相執奏以為不可明日臺諫皆得罪重落職知同州金人

宋史新編卷三十三

三

已陷晉絳將及同重度不能守乃開門縱州人使出自以殘兵數百守城以示必死金人疑有備不復渡河而返降詔獎諭擢天章閣待制二帝既北行重移檄川秦十路帥臣各備禮物往軍前迎奉未幾高宗即位上疏論今急務有四大患有五所謂急務者以車駕西幸為先次則建藩鎮封宗子通夏國之好繼青唐之後使相犄角以緩敵勢所謂大患者法令滋彰朝綱委靡軍政敗壞國用竭民心離欲救此者宜守祖宗成憲登用忠直人正賞刑誠今日之急務以天章閣直學士知京兆府兼京兆府路經略制置使重前在同州凡三疏上

大元帥府乞蚤臨關中以符眾望且畫三策若引兵南度則國勢微弱人心離散此最無策暨至末興又六上疏皆以車駕幸關中為請并條奏關中事宜俱不報金將妻宿渡河陷韓城縣時京兆餘兵皆為經制使錢蓋調赴行在重度勢不可支以書別其父克臣曰忠孝不兩立義不苟生以辱吾父克臣報之曰汝能以身殉國含笑入地矣及金人入境重遺書轉運使李唐孺曰重平生忠義不致辭難始意迎車駕入關居建旆之勢庶可以臨東方今乃南幸矣關陝又無重兵雖竭智力何所施一死報上不足惜及金兵圍城城中兵不滿千固

宋史新編卷三十三

四

守踰旬外援不至而經制副使傅亮以精銳數百奪門出降城陷重以親兵百人血戰諸將扶重去重曰死吾職也戰不已眾潰重中流矢死初唐孺以其書聞俄以死節報上哀悼之贈資政殿學士後諡恭愍時同死者副總管楊宗閔轉運副使桑景詢判官曾謂經略主管機宜文字王尚提點刑獄郭忠孝武功大夫程迪贈恤有差宗閔震之父忠孝雍之父迪開封人亦諡恭愍父博古部郵延兵戰死末樂云

徐徽言字彥猷西安人少為諸生汎涉書傳負氣豪舉喜談功名大觀二年賜武舉絕倫及第以功累遷武經

知晉寧軍兼風石路沿邊安撫使金人忌徽言欲速拔晉寧以除患建炎二年冬自蒲津涉河圍之先是徽言移府州約折可求夾攻金人可求降金將婁宿挾至城下以招徽言徽言故與可求為姻迺登陴以大義雉數之可求仰曰君於我胡大無情徽言攝弓厲言曰爾於國家不有情我尚於爾何情寧惟我無情此矢尤無情一發中之可求走因出兵縱擊遂斬婁宿寧之子嘗是時環河東皆已陷獨晉寧屹然孤墉橫當強敵勢相百不抗徽言能得衆心奮枵餓傷夷之餘哀折渠斷刃以死因守既自度不支取守具悉火之曰無以遺敵

宋史新編卷三十三

五

遣人間道馳書其兄昌言曰徽言孤國恩死矣兄其勉事君一夕裨校陰約婁宿啓外郭納金兵徽言與太原路兵馬都監孫昂決戰鬥中所格殺甚衆退嬰牙城以守金人攻之不已徽言置妻子室中積薪自焚仗劍坐堂上慷慨語將士我天子守土臣義不見讎敵手因拔佩刀自擬左右號救持之急金兵狎至挾徽言以去婁宿出金制曰能小屈當使汝世帥延安舉陝地并有之徽言怒罵曰吾荷國厚恩死正吾所此膝詎為汝輩屈耶飲以酒持杯擲婁宿曰我尚飲汝酒乎慢罵不已遂射殺之粘罕聞其死怒婁宿曰爾羸狼何專殺義人以

是爾私治其罪甚慘事聞高宗撫几震悼顧謂宰相曰徐徽言報國死封疆過於顏真卿段秀實遠矣謚忠壯再贈彰化軍節度昂亦被執不屈死贈成忠郎團練使徽言子剛既同死事而從孫適亦以守安豐死昂父翊宣和末知朔寧府救太原死于陣各世著忠義去

向子韶字和卿開封人欽聖皇后再從姪也強學自奮登元符三年進士第欽聖錫賚甚渥銓注保州司法參軍有旨改承事郎蓋特恩也差監京炭場秩滿知吳江縣蘇人私鑄黃錢流布一路諸邑聽民自便守亦以為然子韶為書極言其害禁之事聞置獄諸邑皆曰太守之命守意子韶必以抗論不從為功比子韶至無一語

宋史新編卷三十三

六

及守守德之以為仁人君子也獄成守以下皆貶秩子韶獨賞一官大觀三年除開封府右曹參軍有告李彪草疏欲論蔡京擅權誤國者下彪詔獄有司欲當謗訛重典子韶以未上爭之張商英為相卒用子韶議薄彪罪已而京復相流彪海島子韶追三官停任後敘復歷官知淮寧府建炎二年金人犯淮寧子韶率諸弟城守論士民曰汝等墳墓之國去此何之援兵未至城陷子韶率軍民巷戰力屈為所執金人酌酒於前左右抑令屈膝子韶直立不動戰手責罵金人殺之其弟新知唐

州子褒朝請郎子家等與閹門皆遇害惟一子鴻六歲
得存初工部侍郎楊時聞金兵襲淮寧謂同列曰子韶
其死矣蓋知其素行云再贈通議大夫官其家六人諡
忠毅

楊邦乂字晞稷吉水人博通古今以舍選登進士第歷
婺源尉廡盧建康三郡教授改秩知溧陽縣會叛卒周
德據府城殺官吏邦乂立縣囚趙明於庭欲誅之因諭
之曰爾皆里中之豪誠能集爾徒為邑人誅賊不惟有
罪當上功昇爵明即請行邦乂飲之卮酒使自去越翌
日討平之建炎中金人至江上杜充率麾下降金人濟

宋史新編卷五十五

江逼建康守陳邦光及督餉戶部尚書李稅具降狀逆
之十里亭金帥完顏宗弼既入城稅邦光率官屬迎拜
惟邦乂不屈膝以血書衣裾曰寧作趙氏鬼不為他邦
臣宗弼遣人說以舊官邦乂首觸柱縱流血曰世豈有
不畏死而可以利動者翌日宗弼等與稅邦光宴堂上
立邦乂于庭邦乂叱稅邦光曰天子以若扞城敵至不
能抗更與其宴樂尚有面目見我乎有劉團練者以幅
紙書死活二字示邦乂曰若無多云欲死越書死字邦
乂奮筆書死字金人相顧動色然未敢害也已而宗弼
再引邦乂邦乂不勝憤遙望大罵宗弼怒遂殺之剖取

其心年四十四事聞贈直祕閣即其地賜廟褒忠諡忠
襄官其四子紹興七年加贈徽猷閣待制增賜田焉邦
乂少處郡學目不視非禮同舍欲噉其守拉之出託言
故舊家邦乂不疑為娼館也酒數行娼女出邦乂愕然
疾趨還舍解衣冠焚之流涕自責其立志如此

劉汲字直夫丹陵人第進士歷通判隆德府方士林靈
素得幸徽宗郡人班自改易繫辭為妖言以應靈素及
攝守下自獄靈素薦自有道命轉運使陳知存按驗掾
史懼欲變獄汲責數掾史知存憚之卒以實聞通判河
中府辟開封府推官宰相王黼初領應奉司汲對客輒

宋史新編卷五十五

詆之黼聞奏調監蓬州稅欽宗召對汲奏願驅馳外服
以衛京師時置京西轉運司于鄧州以及添差副使范
致虛至陝汲貽書勸以一守自蒲中越河陽焚積聚一
軍直抵鄭許與諸道連衡敵必解散致虛以書謝汲而
行建炎元年金人再犯京師諸道不知朝廷動息者三
月馮延緒傳詔謂車駕出郊定和議令諸道罷兵汲謂
副總管高公純曰此金人脅朝廷以款勤王之師爾可
速進兵公純難之汲請自行公純不得已俱至南陽不
進汲獨馳數十騎赴鄆城二帝已北行汲素服慟哭尋
代公純攝帥事捐金帛饗士為戰守計高宗立詔鄆州

備巡幸汲廣城池飾行闕所以待乘輿之具甚備就加
 直龍圖閣知鄧州兼京西路安撫使金人急攻京西汲
 遣副總管侯成林守南陽金人奄至殺成林汲集將吏
 謂曰吾受國恩恨未得死所金人來必死汝有能與吾
 俱死者乎皆流涕曰惟命敵大至汲死之贈太中大夫
 諡忠介時有鄭驥者字潛翁玉山人登進士第歷直祕
 閣知同州兼沿河安撫使金將婁宿犯同州及韓城驥
 遣兵擊之師失利金人乘勝徑至城下通判以下皆遁
 去驥曰所謂太守者守死而已翌日城陷驥赴井死贈
 通議大夫樞密直學士諡威愍郝仲連者節制河東軍

宋史新編卷五十三

九

馬屯河中權知府事婁宿以重兵壓城仲連率眾力戰
 度不能守先自殺其家人城陷及其子皆死之後贈明
 州觀察使

郭求大名人以祖任歷知大谷縣部使者及郡文移有
 不便於民者必條利病反復或遂寢不行客謂世方雷
 同母以此賈禍求曰吾知行吾志耳皇恤其它大谷人
 安其政以為自有令無求比者既去又復過之老稚遮
 留如求始去累遷河北東路提點刑獄時高宗在揚州
 命宗澤守京師澤厲兵積粟將復兩河以大名當衝要
 檄求與帥杜充漕張益謙相倚角求朝夕謀戰守具囚

結東平權邦彥為援不數日聲振河朔已沒州縣皆復
 應官軍金人亦畏之不敢動居亡何澤卒充守京師以
 張益謙代之而裴億為轉運使益謙億齷齪小人也會
 范瓊脅邦彥南去劉豫舉濟南來寇大名城孤無援永
 率士晝夜乘城伺間則出兵狙擊會大霧四塞豫以車
 發斷碑殘礎攻城樓櫓皆壞城陷求坐城樓上或掖以
 歸諸子環泣請去求曰吾世受國恩當以死報然巢傾
 卵覆汝輩亦何之茲命也益謙億率眾迎降金人曰城
 破始降何也眾以咎求金人召之求正衣冠南向再拜
 易幅巾入辭氣不屈金人奇其貌屢啗以富貴求瞋目

宋史新編卷五十三

一

戟手罵不絕金人麾使去求厲聲曰胡不速殺我我死
 當率義鬼滅爾曹大名人在勢者咸以手加額為出涕
 虜斷水所舉手并其家害之時年五十三建炎二年十
 二月也求好學見古人立名節者則慨然慕之杜充守
 大名名稱甚盛求畫數策見之它日問其目曰未暇讀
 也求數之曰人有志而無才好名而遺實驕蹇自用而
 得名聲以此當大任鮮不顛沛者公等足與治乎充大
 慙靖康時金人再犯京師中外阻絕或以兩宮北狩告
 求號絕仆地家人舁歸不食者數日聞元帥檄書至始
 強一餐紹興初贈中大夫資政殿學士諡勇節官其族

數人同末時念兵陷濰州知州韓浩通判朱庭傑皆戰死權北海縣丞王允功司理參軍王薦皆全家陷沒贈錄有差浩琦之孫也州人朝議大夫周中率家人乘城拒守中弟辛盡散家財享士城陷闔門皆死

李彥仙字少嚴初名孝忠彭原人徙鞏州嘗為神師中部曲入雲中獲首級補校尉靖康元年金人犯境鄰縣募兵勤王遂率士應募補承節郎李綱宣撫兩河上書言綱不知兵恐誤國書聞下有司追捕乃亡去易名彥仙以效用累功得知陝州兼安撫使遷武節都閣門宣贊舍人彥仙蒐軍實增陴濬湟益為戰守備盡取家屬

宋史新編卷三十三

二

以來曰吾以家徇國與城俱存亡聞者感服金將烏魯撒拔再攻陝彥仙極力禦之技窮而去後婁宿乘兵自蒲解大入彥仙伏兵擊之婁宿僅以身免授右武功大夫寧州觀察使兼同說州制置婁宿率叛將折可求衆號十萬來攻期以二旬必拔彥仙日與金人戰將士未嘗解甲婁宿雅奇彥仙才嘗啗以河南兵馬元帥彥仙斬其使至是使人呼曰卽降昇前秩彥仙曰吾寧為宋鬼安用汝富貴爲命這弩一發斃之設鉤索日鉤取金人春斫城上殺傷相若守陴者傷夷且盡金益急攻城陷彥仙率衆巷戰身集身如蝟左臂中刃不斷戰愈

力金人重賞募人生致之彥仙易敝衣走渡河曰吾不可以身受敵人之刃遂投河死年三十六舉家被害惟弟夔子毅得免張浚承制贈彰武軍節度使建廟商州曰忠烈官其子給田宅孝宗易謚忠威彥仙頎而長嚴厲不可犯與其下同甘苦故才樂爲用有等略善應變嘗略地至青澗猝遇金人衆愕貽彥仙依山植疑幟徐據柳林解甲自如金人疑有伏引去彥仙追襲於隘囁死相枕關以東皆下陝獨存金人必欲下陝然後併力西向彥仙以孤城扼其衝再踰年大小二百戰金人不得西至城陷民無貳心雖婦女亦升屋以瓦擲金人哭

宋史新編卷三十三

三

李觀察不絕金人怒屠其城全陝遂沒時裨將呂圓登宋炎賈何閻平皆力戰死而邵雲被執大罵不屈金將婁宿怒釘雲五日而磔之金人有就視者猶咀血噴其面至抉眼摘肝罵不絕並贈官錄其家趙立徐州張益村人以敢勇隸立籍靖康初數有戰功爲武衛都虞候建炎三年金人攻徐知州王復拒守命立督戰中六矢戰益厲城陷立巷戰奪門以出金人擊之死夜半得微雨而蘇乃殺守者入城求復屍慟哭手瘞之結鄉民爲收復計金人北還立率殘兵邀擊斷歸路奪舟船金帛以千計軍聲復振復徐州詔授忠烈郎

權知州事累遷忠州刺史會金圍楚州急宣撫使杜充命將所部兵赴之且戰且行連七戰勝始達楚兩頰中流矢不能言以手指麾既入城休士而後拔鏃詔以立守楚州明年正月金人攻城立命撤廢屋城下然火池壯士持長矛以持金人登城鉤取投火中金人選死士突入又搏殺之乃稍引退五月兀朮北歸築高臺六合以輜重假道于楚立斬其使兀朮怒乃設南北兩屯絕楚餉道立引兵出戰大破之會朝廷分鎮以立為徐州觀察使泗州漣水軍鎮撫使兼知楚州立一日擁六騎出城呼曰我鎮撫也可來接戰有兩騎將襲其背立奮

宋史新編卷五十三

十三

二矛刺之俱墮地奪兩馬而還承州既陷楚勢益孤立遣人詣朝廷告急簽樞趙鼎欲遣張俊救之俊不肯行乃命劉光世督淮南諸鎮救楚高宗以書趣光世會兵者五光世訖不行金知外救絕圍益急九月攻東城飛砲中其首左右馳救之立曰我終不能為國殄賊矣言訖而絕年三十七眾巷哭以參謀官程括攝鎮撫使以守金人疑立詐死不敢動越旬餘城始陷立家先殘于徐以單騎入楚為人木彊不知書忠義出天性不喜聲色財利與士卒均廩給嘗戒士卒不幸城破必巷戰決死及陷眾如其言自金人犯中國率以虛聲脅降惟太

原堅守踰二年濼州城破殺傷大相當皆為金人所憚而立威名戰多咸出其上計聞輟朝贈奉國節度使開府儀同三司官其子孫十人謚忠烈王復者歷官龍圖閣待制其知徐州也與男倚同守城率軍民力戰城陷被執詣軍欲降之復慢罵求死闔門百口皆被殺獨子佾先去州教授鄭褒罵敵與巡檢楊彭年並死焉復贈資政殿學士謚壯節立廟楚州號忠烈官其家五人陳亨祖者淮寧大豪也紹興末官軍已復蔡州亨祖遂領民兵據淮寧執金知州完顏耶魯以其城來歸命為武翼大夫忠州刺史知淮寧府金兵攻城亨祖力戰死

宋史新編卷五十三

十四

之舉家五十餘人皆死贈容州觀察使廟號閔忠朱躡安吉人知錢塘縣建炎三年金人陷杭州初犯餘杭守臣康允之退保赭山躡白允之前路拒敵使杭民為逃死計行二十里遇金兵躡兩中流矢左右掖至天竺山猶能率鄉兵禦敵後數日遇害時兀朮自安吉進兵過獨松關曰南朝若以羸兵數百守此吾豈能遠度哉躡事與胡斌相類斌潮州人殿前司將也提兵戍邵武紹定三年盜至斌奮身迎戰格殺甚眾賊益生兵官軍所存僅數十人或告以眾寡不敵蓋避之斌曰郡民數千人由東門而出我不綴其勢使得脫走則賊躡其

後無雉類矣遂巷戰大呼曰我死救百姓兵盡矢窮卒
遇害事聞贈武節大夫錄其後土人為立廟祀焉

唐琦者開封人行在衛士也高宗航海避金兵琦以病
留越州守李鄴以州城降金琦不勝憤袖石伏道旁伺
守者蹙八出擊之不中被執顧鄴曰我月給才石五斗
米不肯背其主爾享國厚恩乃甘心降虜豈復齒人類
哉詬罵不少屈蹙八趣殺之至死不絕口論者謂自金
人內侵凡六年士大夫畏避至不敢稱虜為賊視琦有
媿焉會稽帥傅崧卿請於朝為立廟賜名旌忠

宋史新編卷一百三

五

易青者歸善人為都督行府摧鋒軍效用紹興六年十

月經略使連南夫與統制韓京會于惠州督諸兵以討
廣賊曾袞京募敢死士夜劫袞營青在行中為賊所執
驅至後軍趙續砦外謂續曰汝大軍為我擒甚眾青大
呼曰勿信所擒者我爾賊又言第令經略來招安吾不
殺青青又呼曰勿聽任賊殺我我惟以一死報國賊怒
焚之青罵不絕口死贈保義郎閣門祇候

范旺者順昌巡檢司軍校也初順昌盜俞勝等作亂官
吏皆散土軍陳望謀舉砦應之旺叱之曰吾等父母妻
子皆受國家廩食以活今力不能討反更助為虐是無
天地也凶黨忿剔其目而殺之一子曰佛勝年二十以

勇聞賊詐以父命召之至則俱死其妻馬氏聞之行已
哭賊脅汙之不從節解之旺死迹在地隱隱不沒紹興
六年贈承信郎賜廟曰忠節後又曰啟節

馬俊者或曰進太平州慈湖砦兵也紹興二年砦軍陸
德周青張順等據州叛青為謀主約翌日屠老弱擁眾
渡江俊隸青左右得其謀陰結其徒十人殺賊然後諭
眾開門其徒許之俊歸語其妻孫氏與之訣至南門伺
青出上馬斫中頰九人懼不敢前俊與妻子皆遇害青
被傷臥旬日賊黨散官軍至德青遂伏誅贈俊修武郎
為立祠號登勇

宋史新編卷一百三

六

宋史新編卷一百七十三

宋史新編卷一百七十四 列傳一百十六

明南京戶部主事曹田柯維祺著

忠義

華岳 楊震仲 史次秦郭靖附 李誠之 秦鉅附

高稼 曹友聞 陳寶子坤附 劉銳 趙汝鄭襄彝維之何充附

陳隆之 王忠植趙淮附 王翊 清東附 陳元桂 唐震附

張順 張吉龍天順中官邊居道可馬家附 陳焯 毛公倫劉師勇胡應炎徐道明等附

密佑 馬瑩 張珪

華岳字子西為武學生輕財好俠韓侂胄當國有事北征岳上書略曰侂胄專執權柄公取賄賂賣名器私爵

宋史新編卷一百七十四

賞睥睨神器窺規宗社此外患之居吾腹心者也朝臣有以虛瑣之資請媼師且驟入政府者有以諛佞之資附阿侂胄致身顯貴者陳自強老不知耻貪不知止私和黨與陰結門第此外患之居吾股肱者也爽爽汝翼諸李之貪懦無謀俛僕倖某諸郭之膏梁無用諸吳之恃寵專僭諸彭之庸孱不肖皇甫斌魏文諒手致通秦世輔之彫瘵軍心瘡痍士氣以至陳孝慶夏興祖商榮田俊邁之徒皆以一卒之才各得把麾專制平日剜膏刻血包直侂胄以致通顯饑寒之士咸願食其肉而福可得萬一陛下付以大事彼之首領自不可保奚暇為

計哉此外患之居吾爪牙者也程松之納妾求知或以舊妹入府或以獻妻入閣魯館之貢子為郎富宮之庸為充位此外患之居吾耳目者也蘇師旦以穢吏冒節鉞牙僧名爵周筠以隸卒冒戎鈐市易將相此外患之扼吾咽喉者也且所貴乎中國者皆聽命於陛下也今也與奪之命黜陟之權不出於陛下而出於侂胄是吾有二中國也命又不出於侂胄而出於蘇師旦周筠是吾有三中國也女真以區區之地猶能逼我淮漢曾謂外患之居吾腹心股肱耳目爪牙及吾咽喉而不馬陵吾之宗廟社稷乎曾謂一家之中自為秦越一舟

宋史新編卷一百七十四

之中自為敵國而能制遠人乎比年軍皆稽克而士卒自仇其將佐民皆侵漁而百姓自畔其守令此又啓吾中國億萬之仇敵也今不務去吾腹心股肱爪牙耳目咽喉與夫億萬之仇敵而欲空國之師竭國之財而與遠人相從於血刃相塗之地顧不外用其心歟書奏侂胄大怒下大理貶建寧園上中侂胄誅放還復入學登第為殿前司官屬鬱不得志謀去丞相史彌遠事覺下臨安獄寧宗知各名欲生之彌遠曰是欲殺臣者竟杖死東市

楊震仲字華父成都人蚤負氣節雅有志當世登淳熙

二年進士第知新井縣以惠政聞辟興元府通判權太
安軍吳曦叛素聞震仲名馳檄招之震仲辭疾不行時
軍教授史次秦亦被檄謀於震仲震仲曰教授非城郭
臣且有母在未可死脫去爲宜因屬次秦曰吾死以匹
絹纏身斂以小棺足矣曦遣興州都統司機宜郭鵬飛
代震仲趣其行益急鵬飛宴震仲終飲不見顏色歸舍
然燭獨坐飲毒死次秦如其言斂而寘于蕭寺闔郡爲
之流涕震仲之未死遺家人書曰武興之事從之則失
節何面目在世間不從禍立見我死禍止一身不及妻
子矣人孰無死死而有子能自立卽不死自震仲死蜀

宋史新編卷一百一十五

三

之義士感慨奮發始有協謀誅逆者明年曦伏誅贈震
仲朝奉大夫直寶謨閣錄其二子表其里曰義榮後又
賜廟曰旌忠諡曰節毅史次秦者眉山人及進士第曦
招次秦甚遽乃以毒藥傅兩目比至日益腫母年高而
賢命家人以疾篤馳報且曰恐病不足取信以計聞可
也曦乃聽還曦誅改秩至合州太守方曦之叛也四州
之民不願臣金棄田宅推老稚順嘉陵而下過大安軍
楊震仲計口給粟境內無餓死者曦盡驅驚移之民使
還皆不肯行有郭靖者高橋土豪巡檢也時亦在遣中
至白崖關告其弟端曰吾家世爲王民不忍棄漢衣冠

願死於此爲趙氏鬼遂赴江而死

李誠之字茂欽東陽人受學呂祖謙鄉舉第一入太學
舍選亦第一慶元初釋褐爲饒州教授丁父母憂廬墓
終喪歷官知蘄州蘄自南渡以來未嘗被兵誠之曰備
禦無素長驅而來將若之何相視城壁而增益之教閱
廂禁民兵激之以賞積粟四萬酒庫月解錢一無所受
寄諸公帑以助兵食嘉定十四年二月金人犯淮南誠
之喟然謂其僚曰吾以書生再任邊壘行年七十抑又
何求獨欠一死爾當與戮力以守不濟則以死繼之乃
選丁壯分布城守募死士拒戰累日累敗之金人謀益

宋史新編卷一百一十五

巧攻益力未幾傅城下圍之數重又連敗之誠之料敵
應變若熟知兵者金人卒不得志會黃州失守倂兵爲
一凡十餘萬誠之激厲將士勉以忠義城陷率兵巷戰
殺傷相當子士允戰死誠之引劍將自剄呼其孥曰城
已破汝等宜速死無辱妻許及婦若孫皆赴水死事聞
贈朝散大夫祕閣修撰封正節侯賜廟曰褒忠厚賻之
仍賜爵三人士允贈通直郎妻以下並贈有差從誠之
死者通判州事秦鉅

秦鉅字子野檜會孫通判蘄州與守李誠之協力禦金
人城破鉅與誠之各以自隨之兵巷戰死傷略盡鉅歸

署疾呼吏人劉迪令火諸倉庫乃赴一室自焚有老卒
具煙焰中著白戰袍者識其鉅也冒火挽出之鉅叱曰
我為國死汝輩可自求生掣衣就焚而死次子浚先往
四祖山兵至亟還與弟濯從父借死特贈鉅五官祕閣
修撰封義烈侯與誠之同賜廟于靳贈浚濯通直郎各
厚賻焉州學教授阮希甫防禦判官趙汝標靳春主簿
審時鳳錄事參軍兼司戶杜諤監靳州都大監轄靳口
鎮倉庫嚴剛中各贈官有差時統制官孫中小將江士
旺陳興曹全丘下軍士李斌等皆鬪死淳祐十二年加
封鉅義烈顯節侯

宋史新編卷五十五

五

高稼字南叔蒲江人嘉定七年進士歷官直祕閣知沔
州利州提點刑獄兼參議官始至告于神曰郡當兵難
之後生聚撫摩所當盡力去之日誓垂橐以入劔門乃
葺理創殘招集流散民皆襁負來歸元兵入西和薄階
州稼督制置使趙彥呐登原督戰進稼二官兼關外四
州安撫司公事措置西路屯田元兵自鳳州入東軍不
能禦遂擣河池至西池谷距沔九十里吏民率逃議欲
退保大安稼白彥呐曰今日之事有進無退彥呐曰吾
志也已而竟行留稼守沔元兵大至下沔州先二日子
斬復待以時危任重為憂稼舉田承君五日不汗之言

語之且曰吾得死所何憾又以書告李心傳曰稼必墜
守沔無沔則無蜀矣自謂此舉可以無負知己城既陷
遂死焉詔進七官為正議大夫龍圖閣直學士諡曰忠
後以子斯得執政累贈太師稼推轂人士常恐不及視
財如糞土死之日聞者莫不流涕所著有縮齋類藁三
十卷

曹友聞字允叔栗亭人彬十二世孫也少有大志與仲
弟友諒不遠千里尋師取友登寶慶二年進士授縣竹
尉改辟天水軍教授累立戰功積官眉州防禦使左驍
衛大將軍利州駐劄御前諸軍統制兼沔州駐劄兼管

宋史新編卷五十五

六

關外四州安撫權知沔州節制本府屯戍軍馬弟萬差
知同慶府四川制置司帳前總管仍總管忠義軍節制
屯戍軍馬董仙駐劄專與沔利兩司同共任責措置邊
面明年友聞引兵扼仙人關謀聞元兵合西夏女真回
回吐蕃渤海軍五十餘萬大至友聞語萬曰國家安危
在此一舉眾寡不敵惟當乘高據險出奇匿伏以待之
元兵攻武休關敗都統李顯忠軍遂入興元欲衝大安
制置使趙彥呐檄友聞控制大安以保蜀口友聞馳書
彥呐曰吾重兵在此敵有後顧之憂必不能越沔陽而
入蜀又有曹萬王宣首尾應援可保必捷大安平曠無

險可守正敵騎所長步兵所短况眾寡不敵豈可於平地控御彥呐不以爲然一日持小紅牌來速者七友聞議爲以寡擊衆非乘夜出奇內外夾擊不可乃遣萬友諒引兵上雞冠隘多張旗幟示敵堅守友聞選精銳萬人夜渡江密往流溪設伏約曰敵至內以鳴鼓舉火爲應元兵至萬出逆戰矢石如雨萬身被數創令諸軍舉烽友聞遣諸將分擊前後隊友聞親帥精兵三千人疾馳至隘下先遣保捷軍統領劉虎帥敢死士五百人衝前軍前軍不動虎衆銜枚突戰會大風雨諸將請俟少霽友聞斥曰緩必失機遂擁兵齊進友聞入龍尾頭萬

宋史新編卷百七

十

聞之五鼓出隘口與友聞會內外兩軍皆殊死戰血流二十里黎明元兵益增迺以鐵騎四面圍繞友聞歎曰此殆天乎吾有死而已於是殺所乘馬以示必死血戰愈厲與弟萬俱死軍盡沒元兵遂長驅入蜀事聞特贈龍圖閣學士太中大夫賜廟褒忠諡曰節萬特贈武翼大夫並錄其二子時端平三年也先是紹定中有陳寅者知西和州元兵入蜀寅散資財以結忠義爲必守之城遂陷寅顧其妻杜氏曰若速自爲計杜厲聲曰安有生同君祿死不共王事者卽登高堡自飲藥二子及婦

俱死毋傍寅斂而焚之乃朝服登戰樓望闕焚香號泣曰臣始謀守此城爲蜀藩籬城之不存臣死分也臣不負國臣不負國再拜伏劔而死賓客二十八人俱死一子後至亦欲自裁軍士抱持之曰不可使忠臣無後與俱縋城亦折足死詔所居鄉所守州立廟贈朝議大夫華文閣待制諡襄節特推官賈子坤潼川人攝通判協力城守城陷子坤朝服與其家十二口死之追贈承議郎封其父崧官其子仲武仲武子昌忠純孝同登進士純孝至朝散郎厓山師敗抱二女偕妻牟同蹈海死劉銳知文州端平三年元兵來攻銳與通判趙汝鄉相

宋史新編卷百七

八

誓死守被圍久沒道絕兵民吮妻子之血無叛志時援師不至銳度不免先飲家人藥家素有禮法幼子同哥才六歲下拜受藥俱死焉城垂陷汝鄉猶提雙刃入陣中十六矢被執斷兩臂而後縋之銳與二子登文王臺自刎死汝鄉宣城人詔立廟賜諡是年元兵犯金州通判蹇彝拒戰兵敗被擒不屈而死子永叔復力戰城破舉家死焉參軍蹇維之其弟也亦迎敵力戰而死彝潼川人與維之俱第進士又有漢州人何充通判黎州攝州事元兵至被殺妻陳罵敵不絕口東望再拜曰臣夫婦雖死可以對趙氏無愧矣衆以石擊殺之

陳隆之不知所仕履為四川制置使淳祐元年十一月成都被圍彌旬弗下部將田世顯乘夜開門元兵突入隆之舉家數百口皆死檻送隆之至漢州命諭漢州守臣王夔降隆之呼夔語之曰大丈夫死爾母降也遂見殺特贈徽猷閣待制錄其二子賜諡立廟初紹興中有王忠植者本太行義士為河東經略安撫使金人圍慶陽急宣撫副使胡世將檄忠植以所部赴陝西會合行次延安叛將趙惟清執忠植械詣撒離曷不能屈使甲士引詣慶陽城下諭使降忠植大呼曰我河東步佛山忠義人也為金人所執使來招降願將士勿負朝廷堅

宋史新編卷一百一十四

九

其

守城壁忠植即死城下撒離曷怒殺之贈奉國軍節度使開府儀同三司諡義節官其家十人後德祐中有趙淮者為淮東轉運使元兵至戰敗與其妾俱被執元將阿木使淮招降揚帥李庭芝許以大官淮至揚城下呼庭芝如隆之言亦被殺

王翊字公輔郫縣人寶慶元年進士吳曦嘗招之入幕及曦以蜀叛抗節不拜為陳大義曦怒囚翊欲烹之曦誅而免嘉熙元年制置使丁輔辟為參議官先遣其家歸鄉里為文訣先墓誓以身死報國及元兵至輔敗死翊與司理王燦運司幹官李日宣募兵拒守兵入公署

翊朝服危坐問為何人曰小官食天子之祿臨難不能救死有餘罪可速殺我又問何不走曰願與此城俱亡元兵相謂曰忠臣也戒勿殺敵縱火大掠翊以朝服赴井死轉運副使蒲東卯亦死之元兵屠漢州權州事劉當可判官邵復錄事參軍羅由司戶參軍趙崇啓知雒縣羅君文皆不屈而死復乃雍六世孫也元兵入眉州知丹陵縣馮仲燁死之取簡州簡守李大全死之邛守趙晨親率兵出戰力盡而死至重慶進士胡天啓負母而逃兵欲殺其母天啓妻張哀號願以身代不聽卒殺之天啓與其妻呼天大罵於是夫婦同死至利州守

宋史新編卷一百一十四

十

其

將南末忠降統制呂達戰死隆慶教授鄭炳孫不從末忠降先縊殺妻女隨朝服自縊事聞達炳孫贈官錄其子翊立廟贈諡餘褒恤有差寶祐六年元兵拔吉平隘守將楊禮周德榮死之拔長寧守將王佐父子俱死至閬州推官趙廣死之至蓬州轉運使施擇善死之至順慶帥守段元鑑城守麾下劉淵殺之以降

陳元桂撫州人第進士累官知臨江軍時聞警報築城備禦以焦勞致疾開慶初元兵至元桂登城力疾督戰力不能支左右屢勸之避去不從城陷罵敵以死初有勸其移治者元桂曰時事如此與其死於饑饉死於疾

病死於盜賊孰若死於守土之爲光明俊偉哉家人或請登舟不許且戒之曰守臣家屬豈可先動以搖民心贈寶章閣待制爲立廟錄其子諡曰正節繼後江西諸部皆降于元有唐震者字景實會稽人登第歷浙西提刑嘗忤賈似道免官咸淳十年起知饒州元兵至震發州民城守元兵使人入饒取降款通判萬道同風震降震叱之曰我忍偷生負國邪城中少年感震言殺使者明年二月元兵大至都大提舉鄧益遁去震盡出府中金錢書官資揭於城募有能出戰者賞之衆懼不能戰遂潰震入府中玉芝堂有頃兵入執贖鋪案上使震署

宋史新編卷百十四

十一

降震擲筆于地不屈死之兄椿與家人俱死贈華文閣待制諡忠介廟號褒忠官其二子震客馮驥何新之驥後守獨松關新之守閩之新壘皆戰死

張順民兵部將也襄陽久受圍生兵日增援兵扼關隘不克進乃咸淳八年五月朝廷出重賞募死士得三千求將得順與張貴命爲都統俗呼順曰矮張貴曰竹園張俱智勇素諸將所服者令曰此行有死而已汝輩或非本心宜亟去母敗吾事皆感奮漢水方生發舟百艘進圍山下越二日進高頭港夜漏下三刻起碇出江貴先登順殿之乘風破浪徑犯重圍至磨洪灘以上元軍

布滿江面無罅可入乘銳轉戰百二十里黎明抵襄城中間救至人人踴躍及收軍失張順爲之短氣數日有浮屍溯流而上被介冑執弓矢直抵浮梁視之順也身中四槍六箭怒氣勃勃如生諸軍驚爲神帥呂文煥力留張貴共守襄貴恃其驍勇欲還鄂是歲九月貴募二士持蠟書伏水中數日達鄂還報許發兵五千駐龍尾洲助夾擊刻日既定別文煥東下點視所部軍泊登舟帳前一人亡去乃有過被撻者貴驚曰吾事泄矣然急出意未知耳乘夜順流斷絕破圍冒進衆皆辟易至勾林灘漸近龍尾洲遙望軍船旗幟紛披貴軍喜躍及勢

宋史新編卷百十四

十二

近欲合皆敵兵也蓋鄧兵前二日以風雨驚疑退屯三十里而敵得逃卒之報先據洲以待沿岸東荻列炬火光燭天如白晝皆敵謀也貴戰已困出於不意殺傷殆盡身被數十劍力不支見執竟不屈死之敵命四降卒昇貴尸至襄城呼曰此矮張也守陴者皆哭文煥斬四卒以貴附葬順冢立雙廟祀之明年文煥降元荆湖都統范天順同貴入城者仰天歎曰生爲宋臣死爲宋鬼卽所守處溢死贈定江軍承宣使封其妻官其二子同時有牛富者霍丘人爲侍衛馬軍司統制守樊城數射書襄陽城中遺呂文煥相與固守爲唇齒兩城凡六年

不拔富力居多樊城破富率死士巷戰力不支赴火死
贈靜江軍節度使諡忠烈賜廟建康裨將王福謂將軍
死國事吾豈宜獨生亦赴火死邊居誼者隨人以京湖
制置帳前都統守新城元兵破沙洋城執守將王六用
呂文煥既降元列沙洋所斬首招居誼降不從明日縛
大用至壁下呼急降不答又射勝檄入壁中居誼給曰
吾欲與呂參政語耳文煥馳馬至伏弩亂發中文煥者
三弁中其馬仆幾鈎得之越二日總制黃順開東門出
降遂使順招居誼又不從文煥乃麾兵攻城居誼取金
散將士往來督戰城將陷走還第伏劍不殊赴火死贈

宋史新編卷五十四

七

利州觀察使立廟死所又有司馬夢求者光之後嗣母
程節婦也舉進士調江陵沙市監鎮元兵至夢求朝服
望闕再拜自經死

陳炤字光伯常州人登第歷知朐山縣兼主管機宜文
字丁母憂歸劉師勇復常州攻走王良臣以王安節張
詹守之既而朝議以姚訔知常州訔以炤久任邊知兵
辟為通判或謂炤難有辭炤曰鄉邦淪沒何可坐視
遂墨衰而出嘗入常甫十餘日元伯顏會兵圍常時呂
城再陷張彥被執常州勢益孤訔與炤及安節師勇率
義兵戰禦伯顏射書城中招降至再三不從詔加訔炤

等官城被圍已數月伯顏麾兵破城南門訔死之炤斂
兵巷戰家人請出東北門走臨安炤曰去此一步非死
所矣日中兵至死焉伯顏之攻城也日殺人熬膏作火
炮城陷悉屠其民皆甘心就戮無降者贈訔龍圖閣
待制炤直寶章閣並官其子訔參知政事希得子也
王安節者節度使堅之子察功為閣門祇候浙西添差
兵馬副都監以功轉三官同姚訔守常城陷安節揮雙
刀率死士巷戰臂傷被執有求其姓名者安節呼曰我
王堅子安節也降之不得乃殺之

宋史新編卷五十四

七

守伯顏遣張彥招降師勇責以大義繼遣范文虎來射
走之遂潛師復取呂城又加福州觀察使總統出戍兵
城陷師勇戰且行歸從二少帝至海上憂憤縱酒卒
胡應炎字煥卿常州人授溧水縣尉未赴守姚訔署
為節度判官同禦元兵應炎歸謀父兄皆曰願同死國
乃命其弟應登侍母護妻子出城以存宗祀應炎乃應
訔命屢出戰殺敵城陷猶巷戰手刃數人既被擒慢罵
不屈腰斬之城屠父聰兄應發俱遇害徐道明者亦州
人乃天慶觀道士為管轄賜紫取觀之文籍為石函藏
坎中元兵屠城道明危坐焚香讀老子書兵使之拜不

顧誦聲琅然以刃脇之不為動遂死焉時有莫謙之者
宜興僧也糾合義士捍禦鄉閭詔為溧陽尉戰死贈武
功大夫

密佑廬州人咸淳十年為江西都統十一月元兵至隆
興劉槃兵敗乃嬰城自守黃萬石時移治撫州將道嚮
佑不從乃調佑兵援槃且戒以勿戰未至隆興槃已降
已而元帥張榮實呂師夔提兵逼撫州佑率眾逆之進
賢坪兵來呼曰降者乎鬪者乎佑曰鬪者也麾其兵突
戰進至龍馬坪元兵圍之數重矢下如雨佑面中矢拔
之復戰又身被四矢三槍眾皆死僅餘數十人佑乃揮

宋史新編卷一百一十四

五

雙刀斫圍南走橋斷被執眾見其勇飛勿殺輿歸隆興
月餘終不屈嘗罵萬石為賣國小人使我志不得伸宋
都解命劉榮呂師夔坐城樓引佑樓下以金符遺之許
以官佑不受語侵槃師夔益不遜又令佑子說之曰父
死子安之佑斥曰汝行乞於市第云密都統子誰不憐
汝也怡然自解其衣請刑遂死有宋立者淮人三世為
將初從陳奕守黃州奕降元立潰圍出江西制置使黃
萬石署為帳前都統制元兵略江西立迎戰于江坊被
執時萬石降元元遣萬石諭立立曰三世食趙氏祿趙
亡何以生為竟死之

宋史新編卷一百一十四

六

馬堡宕昌人一家父叔兄弟皆以忠勇為名將而堡與
其兄堃特顯咸淳中堡知欽州徙知邕至閩門宣贊舍
人未幾以左武衛將軍徵入朝會恭帝入燕堡因留靜
江總屯戍諸軍護經略司印守城元將平章阿里海牙
攻廣西堡發所部及諸峒兵守靜江而自將三千人守
嚴關兵敗退保靜江平章使人招降堡發弩射之堡與
參議官劉子薦及蜀戍將黃文政協力守城凡三月夜
不解甲前後百餘戰城中死傷相藉訖無降意城破堡
率死士巷戰刀傷臂被執殺之斷其首猶握拳奮起立
踰時始仆文政被執大詈不屈元人斷其舌以次剝削
之文政舍胡北咄叱死不絕聲子薦亦死之知靜江鄧
得遇亦投江死書幅紙云宋室忠臣鄧氏孝子不忍偷
生寧甘溺死彭咸故居乃吾潭有屈公于平乃吾伴侶
優哉游哉吾得其所時邕守馬成旺及其子都統應麒
以城降元獨堡部將婁鈴轄猶以二百五十人守月城
不下圍之十餘日婁從壁上呼曰吾屬饑不能出降苟
賜之食當聽命乃遺之牛數頭米數斛一部將開門取
歸復閉壁元軍乘高視之兵皆分米炊米熟生鬻半啖
立盡鳴角伐鼓元諸將以為出戰也甲以待婁乃命所
部人各擁一火炮然之聲如雷霆震城城皆崩煙氣漲

天外兵多驚死者火熄入視之灰燼無遺矣

張珪字君玉隴西人年十八從軍以戰功累官中軍都
統制又以功加寧二軍承宣使德祐元年升四川制置
副使知重慶府五日加檢校少保徵其兵入衛蜀道斷
不得達而瀘敘長寧宮順開達已渠諸郡不一月皆降
元元合兵圍重慶援絕糧盡珪屢以死士間入城許以
赴援且為之畫守禦計二年正月遣其將趙安襲青居
執安撫劉才參議馬嵩歸二月遣張萬以巨艦載精兵
斷內水橋入重慶四月合重慶兵出攻鳳頂諸砦珪結
瀘士劉霖先坤朋為內應六月遣趙安破神臂門執梅

宋史新編卷一百七十四

七

應春殺之復瀘州重慶兵漸解去圍瀘州十二月趙定
應迎珪入重慶為制置瀘州圍經年食盡安撫王世昌
自經死元兵會重慶駐佛圖閣招降珪不從元兵破咸
淳皇華城軍使包申巷戰死既而元兵破紹慶府珪率
兵出薰風門與元將也速解兒戰扶桑垣珪兵大潰城
中糧盡趙安以書說珪降不聽安乃與帳下韓忠顯夜
開鎮西門降珪率兵巷戰不支歸索鵠飲左右匿鵠乃
以小舟載妻子東走涪中道大憾斧其舟欲自沉舟人
奪斧擲江中珪踴躍欲赴水家人挽持不得死明日萬
戶鐵木兒追及於涪執之重慶降制機曹琦自經死珪

至安西趙老庵其友諭以盡節亦自經死琦蜀進士也
有趙立者字德脩亦蜀人第進士以上書迂賈似道被
調德祐初起為太社令湖北提刑使蜀趣諸將入衛至
重慶則咎萬壽已降珪方城守為後圖立無以復命還
至涪沉水死時制幕趙晉泰亦自殺

宋史新編卷一百七十四

宋史新編卷一百七十四

六

